

孫寶瑄字仲璜錢唐孫子授侍郎 詔經之次子慕韓總理 寶琦之胞弟李筱荃

制軍 瀚章之次子 以陰生 治甲戌 與余同歲 甲午平壤喪師 上書主和 謂晚明取與本朝言

和以致亡國為主戰派 以訶奉 母出都 厲滬八年 四都簽分工部行走 長沙張文達公賞之

派編書局 文達長郵傳 調充庶務 習主視後 與陳兩蒼 為書不合 拂衣去 又入大理院 民國初

簡寧波 汝閩監督 致於任事 五十有 君幼而好學 敬兄家事 皆幕韓料理 多極書供其

淵覽 同時師友 皆績學 幼則之士 故所得 宏富 終已以前 好讀宋儒書 研義理 之學 以後

泛覽史鑑 於歷代興亡 得失 及典章制度 之沿革 遷變 究其大凡 又喜誦漢魏六朝之文 賦居

滬後 獲文章 太炎 貴翰 香嚴 戒道 漳壯 飛梁 任之 夏德 仰蔣 觀雲 汪穉 仰歐 陽石 芝印

二我 諸君 徧涉 諸之 乃家 旁及 釋道 家言 又習 日文 凡新 譯東 邦書 無不 讀 尤注重 政治 哲學

於清代 大儒 服膺 梨洲 之智 齋 故以 心時事 嫉朝政 之不 綱 主張 民權 道為 君主 立憲 佩太

炎之 文學 而反對 其逐 滿論 但未 嘗不主 革命 嘗讀 明史 謂必 王振 汪直 劉瑾 嚴嵩 魏忠 賢之 跋扈 當時 擁強 兵必 孫承 宗者 倘與 晉陽 之甲 入清 君例 即并 高君 黜之 以自 愧於 石 教病 在膠 執程 朱之 說 拘守 名分 太過 云云 可知 其思想 進步 之一 斑矣 君於 癸巳 年始 為日

記每年一冊未曾開到今僅存癸巳甲午合一冊戊戌一冊辛丑一冊宣統元年一冊丙午丁未戊申各一冊
若一冊計戊申以前老敏七冊已而以五張世考老有一冊均於杭州兵燹中失多君極佩李文
忠甲午之戰主和而反對占俄訂密約庚子以後深知文忠之聯俄有救國之苦心又佩項城
之雄才謂其贊皇主憲有功於國家惟現存日記中對於項城罷斥三年不知辛壬以後其論
如何君之論學論政論人論事皆平心靜氣不執成見不為空談必蘇浙各省拒款築路一事
此倡彼和粗於致亡國亡之說君獨引外國已事為鑒謂借款築路並非失策可謂朝陽鳴
鳳日記中於友朋酬酢家庭瑣屑以及按法押邪諸事多不據實直書絕不隱飾蓋君固
以毋自欺為宗旨者也君之姊為余姊岳夏厚菴先生敦復^{子經}以姻姊稱之每入都必往
來談談以為莫逆國變以後會面甚稀今日於彭謙零屋中溫其緒論斯誠光緒以
來讀書明理之君子矣辛巳十一月盡葉恭綽識

孫仲瑜君之日記十二冊因向^中合眾圖書館借閱每
披閱不能有所貢獻姑記概略如下

仲瑜為侍郎孫子授^{治經}之次子侍郎^{學問淵博}有名於
時長子慕韓^{廣琦}在袁世凱政權時代做過很多很大的官是

一個胸懷主宰的官僚其品極與顏惠卿相似并與慶王顏
惠卿袁世凱都有姻親關係而其弟仲瑜交游極廣因淡於名
利之故做官並不顯達仲瑜日記共十二冊但中間缺的很多光緒三十
四年身之後^{即光緒帝與西后那拉氏亡之後}即身日記之查此所存
之十二冊為合眾圖書館之鈔本也日記為有葉揆初先生的
叙言極其允當惟有些微不同之意見如下

仲琦資質很高又有博聞強記之能力其學識上之成就似應大有可觀惜乎生於世家衣冠世襲足而又不幸為合肥李鴻章之婿對於甲午朝鮮以考日之歷史全不瞭解竟稱「朝鮮並多東學黨之事實而謂東學黨者乃袁世凱杜撰之名稱以欺騙李鴻章而鞏固其自己之地極並甚感稱朝鮮國王李熙之父大院君李昱庶為正人君子而不知乃賣國於日本之^日也一段歷史也考光緒甲申年李昱庶勾通日本之領事領事派兵竟入朝鮮王宮意圖擒拿國王李熙及王妃閔氏幸為袁世凱所偵知^事領兵入王宮保護而宮內已有日兵閉門拒守世凱之兵攻

入王宮將日兵擊破始將國王及王妃救出暫住兵營日領知失敗遂不承認有派兵入宮之事李鴻章於事後亦聽日人商謀之言心疑世凱有意^激辱乃遂奏派北洋會辦大臣吳大澂^激前往朝鮮查辦查出實在情形完全由於大院君李昱庶勾結日本領事之所為而日本政府亦^默認日領行為之不首撤差回國另換別人^皆皆官文書中兩^載載之事實吳大澂^激回國後竭力保舉世凱并與世凱結見^親親(袁克定即娶吳大澂^激之女)而仲琦竟犯極大之^誤錯不啻把自己一生的學問名譽完全燬滅矣至於其他政治知識亦似博而不精太各主筆其最^初在上海而認識和服

膺者為上海人宋燕生及次徑甫二人此二人對於政治知識及其主張皆極淺薄而可笑較之梁任公李太炎嚴幾道均不能比擬仲珍與太炎性來頗必而對於太炎學問並多所得也
撰論人極其平恕中有云「現存日記中對於項城罷斥之年不知平任以後其論如何」又云「今得於劉謙零壁中遇其緒論斯誠光緒以來讀中明理之君子矣」善之從長誠為確論蓋吾論何人皆受時代環境之支配不能以現在之眼光評論數十年以前之人物也

此乃劉厚生先生撰備閱所記時年分有一一九五三年三月廿日

梧竹山房日記

癸巳十一月初二日晨陰日中晴晝晷短極倏忽已昏暮

晏起讀左傳補閱明紀夕讀謝希逸月賦觀郭景純遊仙詩左太冲招隱詩及謝康樂諸紀遊詩

初三日晨微陰俄晴余具衣冠往謁房師戴少懷師為今科薦卷受知者既見歸吳修兄徐博泉適來寓未去溫左傳補閱明紀兼閱明史徐達李文忠胡美茹太素等傳夕讀月賦成誦閱顏延年應詔觀湖北田收詩至劉公幹贈從弟詩是晚風甚

初四日晴起聞僕人言市將刑人其一男子惑婦言忤母母服毒死斬決其一婦人與叔通殺其夫凌遲余聞而慘然俄陸冕儕過坐未久去請左傳至崔杼子之死不禁捧腹日中陰晡日光微透復悔觀明紀兼閱明史李善長陸仲亨費聚等傳夕讀孔德璋北山移文詞旨清朗文采明麗觀陳思王贈徐幹等詩

及茂先士衡彦升贈答諸詩風大甚夜深寒氣凜冽
初五日晴風猶未息讀左傳晡閱明紀兼覽沐英藍玉傳傳友
德等傳風始稍靜夕仍讀北山移文觀謝康樂登江中孤嶼等
詩數十首

余謂太祖之薄待功臣殆過於漢高沛公雖猜刻然蒞醢信布
罪止三族若太祖受夷勳舊株連累萬人何其殘與郭德成嘗
醉伏上前帽脫髮種種上曰醉風漢髮如此非酒過耶對曰臣
猶厭之盡雜乃快太祖默然蓋隱刺其心矣

初六日晴余兄弟晨詣長椿寺作佛事永日蓋先子忌日也歲
月不居忽已三年追憶庚寅歲之今日作何如情狀不勝悲感
是日賓友禡至有拜已即去者有坐良久始去者有飯後去者
有逮暮始去者甚覺喧闐夜尚有缺口余俟三鼓乃歸是日詣
寺中未攜書去悶甚因檢老僧榻畔有書毅卷曰禪林寶訓覽

之甚有意趣其與儒門相通者甚多有云巧梓順輪軸之用枉
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駕驥無失性又云桂植中途必無
經時之翠蘭生幽谷終保弥年之丹蓋其篇中俱為住持叢林
者戒故治己治人之道皆備幾不遠於聖人之教

初七日晴晏起錄日記讀左傳數葉已日中飯後閱明紀第六
卷畢太祖已崩惠帝嗣祚燕王桀驚不可制而建文長者懦弱
無斷為之掩卷太息兼閱王弼馮勝等傳又觀太祖本紀夕月
明如晝風大作讀北山移文成誦觀陳思王美女篇暨白馬篇
又陸謝樂府及繆陶諸人挽歌又觀王昭上詩

初八日晴微風晏起錄日記俄頃介軒過坐良久去已日中飯
後詣嚴肆欲購四庫未收書目不獲歸閱明紀第七卷畢觀燕
王殺戮之慘不勝髮指夕讀離騷經及仲宣公幹諸人雜詩二
鼓寢月猶未落

初九日晴曉起約冕儕具衣冠偕赴市觀秋決值囚車方出犯者約十餘人衆蜂擁至入其南有囚棚止焉其東北復有棚南向狀如屋脊監刑者所居也旁有小棚祀刑具俗呼曰神器自明至今數百年殺人無算血跡斑斑似鈍甚而用之若新發于劍亦奇物也是時刑部各官併至執事人布滿衢路執戰數十人皆立而待云候旨蓋凡部臣具獄上其生與死猶候上意故必俟旨降乃決須臾羣呼曰至矣則見警蹕者前趨有監刑牌清道牌數對中一美少年不知為何許人朝服輕騎端奉黃篋徐徐行繼一老者服乘如前從之其後有朱輪二皆刑部長官既至棚咸降車入南向坐餘執事官旁立冠裳齊整書吏唱名衆擁罪人出前跪報名訖牽而東衆皆隨之俄頃催呼而西一人持首級血淋漓趨而前報首級到於是吏復唱名如前如是者凡四而畢然其後三人皆絞唯前一人獨斬蓋其犯較重也

餘得生還者六人時衆皆散余及冕儕亦歸入中厨窺水甕中影云祓除不祥

午後偕仲驥駕小車出廣安門遊天寧寺寺有古塔高矗雲端猶隋時所造塔之北有銅佛亦二丈餘應試舉子率以青鈇擲其手以卜中否習以為常塔之西為寺正院堂宇深邃庭植白皮松數本蒼鬱可愛迤而北曲折行入一曲院登高臺有小閣數椽閑靜無塵濁氣啟窻可以遠眺余挾詩一卷高吟其中樂甚其西有小山寒林古木繚繞其次春夏間必有可觀者自西階下一鹿居短籬中憶秋月間曾偕履平地山遊此納雜花敗草飼之今皆枯盡鹿不得食矣遂出其東南有別院靜闕無人廊宇樸雅凡榻皆精潔小坐片時不啻仙境其西南有小堂東向堂後有短垣啟牖望之則天低野曠西山歷歷在目又有遠樹含烟節屋數家疏密可繪迨則田疇十畝而隆冬更無青草

洗然平淨亦有別趣須臾暝烟四起余偕仲基遂相與歸是夕月倍明讀離騷經及陶彭澤雜詩謝康樂望所逢客詩

初十日晴晏起錄昨日記仲基來書舍中小坐余與觀客歲在杭以及過蘇抵滬諸日記中敘西湖之勝及留園頤園愚園等遊行之樂其景物如在目前偶一繙閱可以排悶須臾已日中余甥水孟庚來視余余與午飯晡覽明紀及紀事本末會大哥自東城歸曾至汪柳翁為余謀萬壽慶典差速暮孟庚始去晚讀離騷經及九歌之東皇太一章又讀司馬長卿雜蜀父老雄直之氣瑰麗之辭卓絕千古又觀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山陸士衡諸擬古詩是夜寒甚月色朦朧

十一日晨晴止潛過坐須臾即去云與子頤出沙門視粥飯余苦讀性鈍舊書重理皆艱澀不能成誦故於前年曾揀擇經書中精粹之語溫麗之詞隨手摘錄頗無恆性或斷或續至今日

始成一帙蓋五經皆備焉因題曰經籍膏腴晡覽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篇下晡陰霾四合若欲雪然夕月稍露甚闇仍讀難蜀父老又誦江文通雜體詩及王貽上古體詩

十二日晴曉起觀貽上詩詣余師漱蘭先生不遇乃入城至李新吾處探其夫人病坐良久歸已日昃會陸勉儕來邀仲基及余東至大柵欄觀劇既至以齋戒日罷絃吹悵然欲返遂南至仁錢館訪夏粹卿粹卿適觀洪北江伊犁日記又以錢謙益列朝詩選示余云已散失今搜輯尚未全也須臾余欲還渠亦至官菜園看屋遂俱與西余先歸頃之粹卿亦至坐談詩良久去覽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篇是夕月明虛幌玉宇空淨如洗讀屈子九歌九章及宋玉九辨招魂劉安招隱又觀江文通雜體詩王貽上詩

十三日晴天子於己正詣天壇宿齋宮以翼日冬至將有事於

園丘也余晨偕仲基及大哥詣正陽門前義和公綢緞鋪自牖
竊觀始則車塵颯沓人聲沸天教有赤衣乘馬者噓呼騰躍而
過云皆天子輿人沿途換班者頃之翎頂補服乘馬過者不計
其數既而戒道者至聲漸闐寂各塵閉盡闔路畔惟見戎衣佩
刀者旁立無算又頃之遙見一曲柄黃蓋迤邐來其後有負長
刃者佩弓矢者數十人咸侍衛乘馬左右整肅徐徐行俄乘輿
至昇者三十二人後從騎無慮數百匹冠服不一又豹尾槍大
纛旗皆天子鹵簿也既過市中人蜂擁而出喧闐如故余与仲
驥大哥等遂相与歸
飯後整治書帙碑版移徙厨几畢日已薄暮微陰夕月復明而
暈懼有風閱明史紀事本末燕王即位建文遜國壬午殉難諸
臣方孝孺鐵鉅景清等死事最慘烈讀王昭上詩至蠡勺亭觀
海早眠以夜將至天壇觀典禮也

十四日夜分起月亭亭清光可愛具衣冠乘車偕介軒仲基適
堂暨大哥由珠市口出詣天壇約二里許路砥平燈火歷亂唯
聞車聲馬蹶聲襍還不絕須臾至入其西外扉一望寥闊林木
慘疎人影在地有青布冪無算皆各署長官止息之所鞍馬布
滿遂入其內門迤而南不數武有迴廊赤壁云即齋宮牆循牆
曲折行過一石橋復南行數十武始抵壇門既入皆長松翠柏
夭喬盤拏微風動清香芬鬱又曲折數四有雙石扉相向屹立
其南即園丘北黃穹宇也遂入其南出壇後遙見長木三懸燈
火搖映仰視壇凡三成中祀大明夜明星辰風雷雲雨最上則
皇天上帝旁祀列聖配位皆布帷燈燭青瑩遂登而徧觀其祭
品乃下是時孤月斜轉衆星寥落四顧清曠良久冠裳雲至樂
器羅布執事者皆集介軒以誦官應陪祀遂前五餘數人退避
西偏遙而望之俄見燈火前導迤邐入又久之鼓鐘皆鳴樂作

燔燎光噴起不絕禮郎讀祝聲遠聞然皆滿洲語嘔啞不可辨
時月微晦北風慘慄頃之四圍燎光皆起燭天俄見介軒暨諸
陪祀官皆散余數人亦從之復循故道曲折行良久始得出各
登車歸東方未白仍伏枕眠

日高始起風猶不息觀南北史午後觀明紀事本末及明紀永
樂二年三月選三甲進士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餘人及善
書湯流等十餘人為翰林院庶吉士今則殿廷考試專取善書
而文學優等与否不復問矣是夕月復明讀枚子七發又觀漢
武諸詔潘勗冊九錫文任彦升宣德皇后令及王昭上詩

十五日沈陰黯黯有雪意閱南北史晡覽明紀成祖遣中官將
兵四出初建文帝御左右嚴成祖北來中官竊出漏京師消息
成祖以為忠于己即位後遂委以事權嗟乎成祖以一時淺識
褊見遂啟一代禍亂之階抑何其不仁也夕月復明讀枚子七

發觀傅亮修張良廟教及王融等諸策秀才文

十六日晨日光微闇天色黃大風寒覽南北史日中開朗聞余
兄暨仲基均在廣和居酌飲余亦踵往則何遜蕃夏粹御方嘯
霞樊濮兩公皆在乃大酸咬畢遂歸閱明紀成祖殺陳瑛紀綱
二人事為之快甚夕月出稍遲讀枚乘七發及孔北海薦弥衡
表至李密陳情表

十七日晴曉起詣漱師處坐頃之又有曹某來謁遂共坐痛談
近來朝廷紀綱之頹以及士林風氣之壞太息久之日中歸飯
後閱明紀下晡余具衣冠詣止潛處蓋止公於是日釋服升衽
晚在江蘇館設醮款客余亦与焉飲畢各散夕覽陸士衡讓平
原表是夕倦甚不樂久坐

十八日陰雲驟驟起閱南北史日中約冕儕來共午飯畢同往
慶和茶園觀劇余素性好絲竹雖非知音而聽之忘倦最喜徽

曲尤愛其老生謂其一唱三歎有激揚慷慨淋漓悲壯之致若
遇忠臣孝子事則尤能感人薄暮歸夕覽明紀仁宗踐祚倚任
二楊蹇夏虛懷納諫大非其祖父可比又觀劉琨勸進表至任
彦升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天色猶未開豁

十九日晨積翳未散日卓午晴粹御過頃之渠暨大哥咸赴徐
博兄之約余飯後詣署當月同事者為滿人榮斌既至署亦無
他事惟詣監印處監用堂印又至堂官前畫押畢散署遂至李
新吾處新吾云杏孫令弟謀出洋事可望成坐良久日已薄暮
大風遂出城復謁沈蘭師談陝西查辦事甚詳頃之歸過市燈
火爛然夕覽明紀宣宗立復觀任彦升為蕭揚州薦士表至為
范雲求立太軍碑表二鼓眠衆星歷歷斜月東上

二十日晴風閱南北史飯後閱明紀晡余詣朱桂御兄處小坐
為余診脉云左脉較前頗健唯脾胃脉仍稍弱遂索前擬丸方

余適忘携去辭以須歸即奉上頃之復至沈萼孫處遂返復閱
明紀是晚連聰肅要余及余兄仲基等酌飲仲基等咸往獨余
辭焉暮侍母親晚飯風息夕讀枚乘七發觀李斯諫逐客書及
鄒陽上梁王書又獄中上書漁洋山人詩

二十一日晴天氣和煖晨書對聯數幅午後覽南北史晡閱明
紀初太祖不令中官讀書識字又曰內閣官但備使令無多人
又曰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至成祖時即令中官將兵而聰選
教官入內教習及宣帝立遂建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紳專授
小內使書復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於是始通文墨
掌章奏竟有擅傳旨者古今事前後相反往往如此

給事中戴綸於成祖時侍太孫太孫好遊畋綸具疏為成祖言
之後上問太孫宮臣相得為誰太孫以綸對因出奏付之太孫
由是怨綸及即位綸卒不免於死李時勉曾觸怒仁宗宣宗怒

召而親鞠欲殺之罵曰尔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諫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為之色霽遂以為忠由是得解人情偏私有如此者可發一笑

暮方嘯霞約晚酌余偕仲基方出門見一老馬頹瘠骨立一老僕夫在傍曰此張宮保即張之坐馬也自關外來者仲基曰宮保升天矣余笑曰斯真可謂淮南雞犬遂至嘯霞處須臾羣賢

畢集既坐甘脆嘉珍咸備飲盡懽乃歸

夕讀枚子七發又觀諫吳王書有云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凡吾人論議學問之間須務夫大者遠者善為奇論細辯宜日形其不足也又觀江文通上建平王書

二十二日晨晴與雲覽南北史

王宏之為桓謙參軍殷仲堪還姑熟擊送者頌朝諫要宏之同

行辭曰凡祖離錢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此可為今之世俗人戒

午後厚盪過訪適余兄方趨署與余坐談良久去下晡天忽晝晦覽明紀初黃福治交趾得民心後召還及黎利反帝復遣往未至柳升為黎利所敗福走雞陵關為賊所執欲自殺賊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黎利聞而歎曰中國遣官吏使人人如黃尚書我豈得反哉然則自古邊圉之啟釁寇賊之萌芽未有不由於官吏之失人也得人而治而又更調豈不可惜

夕寒星滿天讀上發又觀任彦升奏七夕詩啟至奏彈劉整又觀漁洋詩

二十三日早晴覽漢書藝文志及陳涉吳廣傳暨南北史日向午晝忽冥晦飯後子頤約余及仲基至慶和茶園觀同春部木

一齣有老生名叫天者亦名優也音喉宛轉激楚抑揚有致惜已曠黑不能卒聽急歸時介軒止潛博泉冕儕皆在為骨牌之戲燈燭輝煌須臾陳果肴饌飲盡歡而罷

仲基云十四之夜在天壇樂作時有大星東南方貫光芒閃灼適余亦見之然不為意至昨晚始聞浙撫崧鎮帥駿於二十日卒官蓋去星貫日纔七日也仲基謂此事甚奇前聞張朗帥卒之前數日亦有星貫之異古來如此類甚多不得謂天象竟無憑也

夕觀沈休文奏彈王源至陳孔璋荅東阿王牋是日腹瀉三次倦甚

二十四日晴覽漢書項籍傳作讀項籍傳書後

余幼時讀項籍傳烏江之役至天亡我我何渡為為之悽然淚下以項王將百萬之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卒有今日不弟籍

不自信抑亦千載後讀書者所不信也雖然籍之敗固當獨惜其嗜噍咤叱氣冠三軍湛舡破甑而破秦鉅鹿百世下猶有生氣焉乃亦困頓窮迫不能自脫如此為可悲耳

日中大風覽南北史暨明紀下晡詣冕儕縱談須臾粹卿亦至談洪北江賜環事及中外通商情形頃之梓泉自江蘇館歸遂在彼晚飯畢介軒亦來

夕歸覽吳季重荅魏太子牋至阮籍詣蔣公奏記風猶未息復觀漁洋詩

二十五日晴覽漢書陳餘張耳傳天氣和煦有早春意晡覽南北史及明紀

初太祖十五年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民生甫定復設此必重擾杖之流海外後宣宗三年錦衣指

揮鍾法保請米珠東莞帝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下之獄可謂善法祖訓

宣帝四年陳瑄言濟甯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命黃福同往大臣督漕運自此始

明故事官吏有罪不問輕重許運輒還職至是御史王翱請犯贓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贖帝從其請未幾有贓吏納米贖罪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遂詔文吏犯贓如律科斷罷贖罪例今之朝政有類此者惜不得御史如王翱者言之耳

宣宗用顧佐為都御史任事歲餘姦吏訴佐受隸金私道歸以帝以問楊士奇對曰中朝官俸祿薄僕馬薪留資之隸道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帝歎曰

中朝官貧如此由是得解此蓋明時相沿之習如近來官京師者輒受外官別敬炭敬亦此類也又如各省學政鄉試考官所得之贏餘皆非公法然亦無傷大體余每愛古人之度量恢廣為不可及如韓魏公有玉盞絕寶也每召客特設一席置之一日吏誤觸碎之惶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夏忠靖公吏污所服金織衣曰勿怖污可浣也此皆是令人愛敬或問忠靖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

是夕余兄讌客余及仲驥不與焉讀七發及太史公報任安書又觀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二十六日晨起晴頃之忽聞晦寒甚余更燒獸炭覽南北史方嘯霞未坐頃之去日晨始稍開朗頭忽脹手足驟冷乃薙頭畢

脹如故倦觀書遂至厚卷處坐良久復還至寃儕處頭脹不可解會大哥暨仲基偕來余先歸已昏暮始覺發熱早眠

二十七日晴熱未退不能起

二十八日病愈甚夜輒魂夢顛倒桂卿來診云冬瘟尚不甚重

二十九日新吾來候桂卿不至延梁醫來診服其藥

三十日梁醫復來視云是瘟疹急擬一方已服其二煎晚桂卿來云梁醫非是宜用石膏勿耽誤也遂復服朱藥

十二月

初一日晴梓潛來視余小坐即去始延葉 診服其藥自此

日至

初二日終日陰

初三日早陰午後晴

初四日晴新吾來

梁晉林 午度精

黃是年申四

入都庶此開為

施診是為余

桂林祖

卷記

初五日晴下晡熟睡中偶成一聯云其中有磊落不可塞之懷常迴往於周秦而下漢唐而上思得數十名賢相與醞釀琴書從容杯酒此心有低徊不能置之概常瞻顧於深山之東大澤之西覓得一椽老屋以此優游形迹頤養精神晚桂卿聰肅俱來診

初六日薄暮新吾與陳級三同來昏黑始去

初七日晴自廿六日以後胸中煩腥夜寐不得安自服葉朱兩兄方屢用石膏參鬚等藥至是始得小瘥晚陳菊生自天津至是日頗思飲食

初八日晴清晨購益梅二本尚含苞未吐置南窓下饒有生趣

晡觀漱師挽王可莊七律十六首薄暮新吾來

初九日晴觀湖山草堂園趙松雪晚年行書午作字為戲母親不許命屏去筆硯

初十日早陰俄即晴病大有起色惟作咳不已

十一日曉旭光可愛時聞鳥聲襟懷豁然讀司馬子長伯夷管
晏屈平三傳又觀歐陽文忠豐樂亭記頃之又讀唐詩午着衣
起坐觀漁洋山人詩十數首俄復登榻小眠復觀唐詩是日咳
小愈

十二日晴暖坐榻上讀外戚世家序高祖功臣侯表秦楚之際
月表項羽本紀贊五帝本紀贊俄又讀歐陽子秋聲賦心境為
之灑然午觀張雪鴻竹石卷蔣南沙梅竹卷老幹橫斜蒼潤之
色瀟灑之神玩之不置哺起小坐旋即登榻薄暮新吾來坐未
久去是日精神甚爽

十三日晨披衣起靜坐久之窓前茉莉花放微香撲鼻日卓午
誦唐詩俄觀新吾處假來楊子鶴山水花卉畫冊神韻骨格無
不引人入勝中有一冊繪松風澗水圖覽之不覺釋卻凡想餘

梅蘭竹菊皆神味超然真名畫也既又觀漁洋山人詩暮桂卿
來診云病勢已大減

十四日曉咳吐痰俄起視痰中微有血絲甚驚訝須臾陳菊生
來示之渠謂此瘟病後往往有之無妨既診脈云已平靜惟陰
分猶稍虛宜培養頃之葉來其言與陳大同小異午日光
滿室微風余下榻小步至南窗下看梅花復還坐榻前始稍食
飯畢讀漁洋山人秋柳詩及姑蘇懷古三首深情遠韻極往復
之致俄又觀唐詩因憶彭剛直登泰山有集唐句聯云我本楚
狂人五嶽尋山不知遠地猶鄒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數語沈
雄豪放想見其為人是日步履稍健

十五日晴晨起讀吳梅村七古觀國初三家山水首玉石谷次
高澹游次無名氏畫筆皆足相敵午後觀張桂岩山水皆蒼勁
可觀尤善着色烘染幾無筆墨痕又觀馬文璧秋山紅樹圖夏

覽楊子鶴山水愛之不忍釋俄接讀叔父家言知得松澗五釐
局差慰甚暮購三國演義燈下觀之排悶

十六日晴晨作書与濮止潛欲取還禪林寶訓適止潛入城未
歸也午後誦梅村七古圓圓曲俄作字為戲臨趙松雪晚行年
書既又觀漁洋山人詩

余此次卧病舉室惶懼母親及大哥尤甚既余稍瘥而大哥忽
咽痛發熱母親亦病喉身痛幸陳菊生朱桂卿更相診視不數
日咸有起色母親刻已大愈唯胃氣尚未開余兄亦瘥第未能
下榻耳隆冬早乾久不得雪一時受此疾者不可勝計余其稍
重者早晚止潛遣人送禪林寶訓來

十七日早陰日光時露余坐窗前理髮讀吳梅村七古始聞許
星翁之沒於前月廿九夜今已半月餘矣因命僕持邸報觀之
郵典甚隆重兩子長賜郎中次賞舉人賜陀羅經被賞銀二千

兩遣貝勒奠醊余謂吾杭鄉老中又少一人矣既復詢之僕始
知孫萊山調補兵部尚書薛雲階遷刑部尚書午後沈陰觀渾
南田畫冊作字為戲又讀梅村詩

十八日曉覺紅日滿窗起觀宋景濂閱紅樓記劉青田司馬李
主論及賈柑者說俄坐窓前吸淡巴菰酌茗日光射地暖甚梅
開數萼微有香命僕持自余病後二十餘日邸報閱之二十八
日御史鄭思賀奏各省州縣不宜輕易更調近數年久不聞此
等言語真高岡之鳴鳳也已奉旨着吏部議初三日上命徐用
儀入軍機學習行走初四日上諭三載考績國家大典近來各
屆京察各部院往往有舉無劾殊失激揚之道嗣後着各堂官
認真考劾如有庸劣不堪造就者即據實嚴劾勿得瞻徇情面
稍事姑容十一日御史恩溥奏參捕務廢弛之將弁近來盜風
日熾皆由於此是奏頗有關係復觀瑤華道人畫冊日中讀梅

村詩俄臨倦舫法帖李太僕札復臨陳海樵札作書與新吾是日掃屋舍

十九日晴起食粥味寒具畢誦梅村詩虛虎丘夜集圖長句閱

郵報邀仲基入坐談仲基將南歸已定期廿二搭伴陸行相聚

無多日矣仲基云已得徐筱雲書來歲或可得京餉差又得

會面此不過暫別耳仲基此次捐同知分發江西坐良久去觀先祖日記自

鈔病後日記日中啣鯽魚飯已觀王廉州山水畫冊每頁咸有

自跋語畫固超妙不名一體字亦帶烟雲氣每怪名畫家無不

善作字可知書畫固相通也臨倦舫法帖聞新吾世兄秉庵於

今早抵京復自鈔日記晚誦梅村九峯草堂歌及觀王石谷畫

山水圖歌是日菊生來診云余陰分亦漸復

二十日早晴起浣漱畢會新吾送國朝別裁集來遂靜坐誦之

宗嘉升題南陽旅壁有白云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

侯陳玉文發南陵詩秋從黃葉聲中若人向青山缺處行皆名

句也觀高西唐筆墨山水畫冊用筆天矯不羣布景皆奇絕出

人意表每頁皆有題句超然不俗午作大字臨畫像贊俄陰晦

雪花飄灑而日光不時露余笑曰可稱雪日交輝室人在旁亦

笑曰此時雪正與日鬥余謂此語趣甚急識之須臾秉庵衣冠

未醉容可掬蓋從聘師處飲酒來相見勞苦訖坐定始稍稍醒

雪大甚屋瓦盡白良久秉庵去對雪窓觀梅村詩草莫雪止燈

下覽先大父壬戌癸亥日記及復見心庵餘冬錄臨倦舫法帖

聞雪復大作

二十一日晨覺白光盪漾雪猶未止披衣起浣漱食早粥俄晴

霽半晌忽聞母親語聲則已扶僕姬手微步出後軒來余驚喜

蓋多日不見須臾至余臥室中坐談前病事悲喜交集日中復

還前室讀別裁集忽傳傅相處有人來餽室人年物教事飯後

臨畫像贊作大字日昃微闇俄即寘晦讀韓文復觀梅村集晚
仲基來作別因留共飯話良久出接到擷珊兄書云已戒烟托
余購參為調養計余因作答書聞窗外雪復作

二十二日枕上聞僕人語雪教寸厚余驚起視猶霏微不絕頃
之仲基復入坐話良久因相揖慙勤而別寒甚讀別裁集張玉
函詠早梅詩淺瀨影疎人小立曲簾香動鳥先知詩有畫意既
詢之僕知仲基已登車良久飯後臨畫像贊天微朗雪不止俄
復沈晦新吾處送花燈來讀昌黎文即沈歸愚八家讀本為先
外祖舊冊每卷後皆有手蹟記某月日閱又或襟記陰晴自首
至尾墨筆圈點無一挂漏可見先輩用功之歎勤且有恆性斷
非後生所及復細讀畫覽子政列女傳俄余兄亦有與擷兄書
送余觀之大哥日來中宵不寐忽覺京曹味如難肋思改捐改
道員分發直隸因於擷兄書中發之并道其所由且言有五善

語皆具書中然吾不知兄意果決否也覽筆并余書封入付僕
明交早去晚張花燈懸臥室中暉耀如白晝請母親兩妹來觀
皆坐歡笑小妹嬉弄解頤良久母親暨妹復還前室覽柳文愚
溪詩序等篇大雪竟日夜復甚

二十三日遲起瓦上雪堆五六寸日光微透復隱雪如故自鈔
日記午讀梅村集臨畫像贊余素能懸肘作大字頗善榜書雖
不工而縱筆奔放尚有豪邁之氣時輩頗許可小楷最劣且性
亦不近也讀別裁集秦泉南先生夏日閒居詩有云微風生秋
意雨氣在遠山良友欣然來小酌俱陶然語近天籟有柴桑神
味晡朗霽坐窗前觀堆雪獅讀陶詩晚閨郎報

昔有與名氏女子頗擅才譽工詩詞偶行橋上為絕對云人立
小橋形影不隨流水去苦思不能屬對以是病死後每夜橋上
輒聞人朗誦此語未幾有學使舟過夜泊其地聞之詢於舟子

悉其故乃悟為鬼因為對云客宿孤艇夢魂曾自故鄉來此自其聲遂絕此語傳之久矣余亦曾戲為對云客穿曲徑履聲如逐落花來已而嫌其上聯形影二字似太悽冷近鬼語為改孤影云人立小橋孤影不隨流水去余下復為對云鳥來聞院低聲疑為落花啼亦佳聯也

是晚祀竈余兄弟俱不能行禮命厨子代叩閨柳文永州新堂記等篇柳最長於諸記曲折摹繪皆有生趣余最愛之二十四日遲起天色晴朗風起簷下窗梅大開鈔日記午靜坐觀畫忽聞兩童子庭中偶語蓋每日來余家擔糞兒僕人輩戲令續成昨堆雪獅於是博雪刻形拮据喘汗頗解頤因憶客歲在里中偶與兄偕遊湖上兩童駕小舟皆十歲上下嬉笑癡態可掬問其姓其一自云姓沈其一曰我亦不知趣極俄頃其不知姓兒忽失足墮水中余一手挽出之至今憶之猶在目前也

飯後作大字讀陶集有云淒淒歲莫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自皓已絜頗有數日來光景晚覽先大父冬餘錄

馬少游嘗哀其兄援慷慨多大志云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縣吏守先人廬墓鄉里稱善人足矣致求盈餘徒自苦耳又聞昔有詩云寧與燕雀翔不學黃鵠飛黃鵠志四海中路將安歸具此等見解者自是一流人物然余謂必其人智術淺短自問才不足有益當世學不足裨補國家於是作為抱朴守貞之想深伏閭韜匿以獨善其身是則深於自知不屑屑與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者比肩而伍亦豪傑之所為也若其人學實足有補于國才實足有用于世而亦翫歲愒日志氣衰墮甘自委廢將國是安寄生民安賴耶故少游所言在少游則可伏波則不可耳

二十五日起浣漱畢日將近午讀別裁集新吾送盆花八九本

紅梅碧桃月梅天竹四種室拉雜堆砌無可位厝因將紅梅碧
桃送桂卿處留月梅置憶蕊室天竹兩盆置余榻左右天竹與
花垂子如櫻桃紅而小葉敷舒有致天竹月梅亦一佳對也日
中大哥亦出房來余室談許久去哺微陰即晴磨墨作大字讀
靖節閑情賦歸去來辭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日暮靜坐晚觀
柳文平淮西雅表桐葉封弟辯封建論劍門銘寄許京兆孟容
書夜風

二十六日早起覽柳州文與蕭翰林倪書與昌黎論史官荅韋
中道師道書末後論文自參之穀梁以厲其氣以下余謂柳文
勝處盡此教語上段蜀日越雪皆憤世嫉俗語所以警當世也
其與昌黎論史官意義正大較韓書為長午觀倦舫帖諸家書
甚夥然余合意者少而趣態無不超然拔俗余亦能摹之奈僅
得其形貌飯後燔獸炭雜頭少息閱昨來邸報周福清已定案

斬監候先是刑部奏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其與已成未中者
有別請從末減上不許曰科場舞弊例禁甚嚴該員輒敢遞信
函求通關節目無法紀膽大妄為命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復作大字算子頤餽余板鴨醬豚各一晚秉燭危坐讀杜詩
二十七日早復觀柳文興州江運記四門助教廳壁記道州毀
象鼻亭神記零陵郡復乳穴記日中余潛步出戶至母室坐話
尋詣子頤謝昨餽物遂入視兒嫂皆小坐還至余書齋中凡几
榻茗椀筆研壓架之書護牕之竹皆宛然一如故態余衷衷良
久復旋臥室午飯僕媪輩以近年張燈施幕文以綺繡華美如
新婚時俗例如此蓋始婚之首年也哺作大字是日新吾處復
送燈來方絹繪山水頗雅晚復誦杜詩
廿八日晨起詢之僕人問杏孫來未云已遣車往迓蓋杏孫昨
日向午聞其已至乃出相見勞苦訖暢話時冕儕於廳日中復

入午飯畢覽柳州始得西山宴游記及鈞鈕潭記等篇觀其鍊
局之奇琢句之堅刻山繪水奇鑿瓏瑤畫筆所不到寫石寫泉
寫林木小石潭記寫魚袁家渴記寫風皆有神助又石渠記亦
寫風云風搖其顛韻動山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袁家渴記寫
風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蒨勃香
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余正披覽神往忽風作窻戶
間搖觸淒夏余瞿然掩卷聽之乍近乍遠其聲不絕余遂不敢
復出磨墨作字晚晴畫報觀之讀杜詩

二十九日晴暖是日立春晏起早粥出詣前廳僕隸輩拭拂几
案掃灑庭戶燈繫垂赤鬚極易新聯氣象嶄然適杏孫出何頌
臣來坐子頤室余往見之渠亦病後強出尚未復原也午倦小
憩起覽永叔文柳文幽崎奇崛多悲慨語歐陽則紆徐溶漾中
正和易大雅之音也晡沈晦暮新吾來是晚祀神余兄弟衣冠

出將事祭品既秩三牲咸備乃相與獻爵焚香行三跪九叩禮
頃之再獻禮如初又頃三獻如初迺送神燎燔于庭爆竹震于
戶醜盞灌于地三揖禮成燈下仍讀杜詩

三十日晴稍積翳未消起詣書齋中杏孫不見頌見其案頭書
泰山紀遊詩七古長篇讀之敘次歷落摹擬詭奇止何而杏孫
至蓋杏孫竟於某日過安州泰登山絕頂杏孫且言余在泰山
頂時更與他憶獨恨少孫仲愚一人蓋是日風色淒冷且日短
極易他人必怠且倦豈肯岸然不顧作此癡遊苟與偕則有阻
而無勸又安望其從吾行乎而吾遊興亦為之不鼓仲瑛則不
然此吾所以不憶他人而憶子也杏孫又極稱泰山之勝為生
平所未覩謂此次北來獨獲登泰山為最樂其他實與謂余亦
謂然時廳間已懸像陳設咸備飯後陰晦覽歐文王彥章畫像
記樊侯廟災記六臣傳一行傳昏暮編張燈燭祭品既列乃編

拜六世祖像先考妣像禮畢乃向母親辭歲室人進歲燭獻茶
俄設讌母親中坐余進酒室人更進畢余辭出暨杏孫子頤月
塘大哥子頤世六人共飲宵余復詣杏孫談杏孫曰今夕盍往
鏡聽鏡聽者古法持鏡至竈間暗祝旋其柄隨所指方持鏡往
竊聽人家語以下來日之吉因為余言國初崑山三徐科甲最
盛三人未第時於除夕之夜竊出鏡聽其父愚之因戲拱手賀
曰恭喜三鼎甲三人亦不為意遂出未數寸武忽聞兩醉漢行
相謔竊聽之一人大言曰嗤兒子乃翁語不差三人竊喜歸其
後果一狀元兩探花符前兆又國朝黃檝其未達也嘗鏡聽則
聞一人家似將祀神婦問其姑曰宰黃雞乎宰白雞姑曰宰黃
雞檝始聞不解其疑焉後卒為相國宰天下二事皆見熙朝新
語杏孫為余述之可謂善於選言

光緒二十年甲午

正月丙寅

初一日己卯元旦試筆口占七律一首隆隆竹爆催銀曙隱隱
羲和麗赤霞案底猶燒除夕燭總邊新放早春花墨烟灑作吉
祥字槐火煎成安樂茶陸放翁詩莫年常苦睡為崇好事新分安樂茶况是草塘初起
候一庭瑞色倍添華是日早日光微見午沈陰速暮夜又書七
律一首贈憶菴就寢時風大作

初二日風靜晴和天色明淨介軒來晤午接新吾字云昨接閣
報家君得宮保銜家叔得三眼翎又送來傅相与大哥賀歲書
并饋炭儀三十金甫新吾世兄來云今午入內觀筵宴談其狀
云天子中坐諸大臣皆旁跪陳果肴積數尺許皆不能食頃之
忽傳天子退皆紛紛攘掬充然懷袖殊可笑俄秉庵去覽歐文
猶記今早大哥与余談詩謂古風雖不拘平仄任意揮灑而亦

有一定音節試觀聲調譜每詩一句中或一字兩字必有萬不能不平萬不能不仄者皆有細圈誌出可省驗也余始不解今晚覆案杜詩細驗之頗有所悟蓋凡句中着眼字上句既平下句萬不能不仄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照字既仄風字必平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日字既仄花字必平吹字既平攬字必仄諸如此類然亦不可泥定要在平仄上下呼應讀之音響鏗更有全篇平仄相呼應者此亦天籟自然合拍成章在作神而化之耳

余謂天下文字之佳兩字盡之曰不同譬之詩上用平下必用仄此聲調之不同也譬之文前既疎落後必縝密此格局之不同也即如琢句其新警動人者必有萬不能合舉之語而竟合焉則語始奇此琢句之不同也即運詞亦必揀上下字絕不能聯繫者而竟聯焉則其藻始新此運詞之不同也亦有尋常沈

腐之語而所用之地自不相同有萬不應用者而竟用之則腐化為奇矣其餘如此類甚多要之字字有來歷非可杜撰耳余觀名人著作每每如此然亦不能細為毛舉而其理自不易也初三日晴余未下榻大哥送詩來示余除夕口占及元旦感賦七律二首日中余晤兄因道昨晚所悟兄亦謂然是日讌客晡葉晉叔李新吾戴青萊樊補山俱至乃設飲陳菊生逮暮始來新吾先歸飲畢眾星歷落各散菊生遂留宿焉夜覽杜詩有客諸歌因歎文章造神化之境雖嬉笑悲吒皆有趣態故史至馬遷文至退之詩至少陵千古不多見也

席間閱邸報元旦慶賞凡軍機內廷六部尚書侍郎以下有賞紫韉者宮保銜者雙眼翎者黃馬褂者交部議敘者各有差等不可勝數外而封疆亦如之下至提督亦有宮保銜及尚書銜者真異數也

初四日早微見日俄陰午後稍晴復陰母親為余言昨晚夢見
烏雲翳然四合天色晦闇俄風起披拂散去仰視蔚藍可愛是
何祥也余曰此所謂披雲霧見青天乃大吉兆因憶病前偶夢
天大雨余趨避溷軒中矢狼藉滿地無可置足然無如何既而
雨止天大晴陽光四射余謂此皆主余病先危後安也是日讀
杜二鼓就枕

早間詣杏孫談詩杏孫云其客歲北來途中攜得李純客詩一
冊自首至尾細閱一過吐屬雅飭自不愧名下士然氣局魄力
終嫌狹小是真不可勉強耶故凡世之擅英聲馳重譽者非與
人也偶成一文戚友朋儕交口而推重視其所作合諸所稱非
盡溢美也一旦刻諸集以閱世覆視其文而改觀矣夫人之目
非寬于前而苛于後也其所成就者小而不足以致乎遠也譬
之舟楫泛小船于澗谿已覺其鉅也試之江河則眇然與物矣

浮巨舫于江河已覺其可行也試之海則倏然不見矣故必有
甚巨舟而後可以行甚巨水文之行於世而得名者何獨不然
故今日之友朋交相譽者一時之名也刻書以傳世者千古之
名也一時之名如澗溪池沼之間至極者不過江河故船与舫
可容与而遊千古之名乃大海波濤雄闊非甚巨舟不能游也
古今舟之至大者不過三四乘其餘雖不無巨者而乘風破浪
堅利猛銳且不能相抗若夫濱岸漁艇蜂擁蟻集不可勝計彼
非不揚揚自得曰吾亦浮于海也而又安足數哉故以一時交
遊之推重而遽欲刻集以傳世是以船舫之材而入大海吾懼
其日与漁艇為儔伍也悲夫

初五日晴子頤以五十金購得董文敏墨蹟一冊中皆裱以示
杏孫辨其真贋余亦見之前數幅頗可疑敗筆固多且氣亦不
凝後四幅筆墨脫化精神飛動皆歎絕以為雖僅此數幅亦值

五十金晡補山來晤讀蘇明允文梅花已齊放而恣態殊不勝
前夜仍讀杜

初六日晴出詣杏孫閒話余於同鄉中所最契者有四人焉吳
君子修濮君止潛姚君稷臣陳君杏孫四人者與余交最密故
知之深吳君清峻凝遠粹然而和濮君閎肆英雋秩然而平姚
君恬曠明邈超然而夷陳君和易朴直廓然而有容其資稟氣
質雖各有所不同而臭味之投性情之得與夫植學樹品志趨
福澤皆不相遠余又嘗謂子修者伯夷之風也杏孫者柳下
惠之風也他不敢輕許焉余又憶前年由杭至蘇偶遊留園碩
見其西偏一堂上橫額書曰振衣千仞岡躍濯足萬里流大丈夫
不可無此志翹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大丈夫不可無
此胸襟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此殆見格言聯璧
川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此殆見格言聯璧

及呻吟語等書中余甚愛之謂丈夫生世間果能盡得此數語
亦極人生之樂趣焉然吾思四君子中固有各能造其一語者
至是與杏孫道及以為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吳濮二公當
之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姚稷臣當之海濶從魚躍天空任
鳥飛杏孫當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仲愚自當之相與大
笑

晡雜頭覽章實齋文史通議筆墨蕪冗議論雖有可采然識解
頗小可見著書立說之難又觀渾子居項王都彭城論梅伯言
龜錯論戲作詠筆歌七古晚寒甚夜閱杜近體詩

初七日早詣大哥書齋聞無一人案頭置蘇長公詩一卷余拊
案高吟須臾大哥出知許星叔於今日同鄉公祭送徑共三十
餘人日中補作日記下晡覽昌黎南海廟碑柳州羅池廟碑晚
閱梅伯言臣事論管異之蒯通論范增論朱伯韓續蘇明允諫

論等篇連日遙聞金鼓聲喧襍滿耳即俗所謂年鑼鼓也因賦詩一首云獻歲回春教日中幾家箫鼓送東風喧闐不僅賡人樂絃吹還疑答聖功天子勤勞憂歲旱小民歌舞拜年豐試看歲暮連朝雪應識璇宮樹德隆

初八日風色晴和遲起母親已出賀歲庭作傀儡戲價甚廉不過京缺數百文殊可笑余檢閱憲書知初八成日吉因閒步詣止潛晤冕儕介軒亦在焉頃之介軒去余獨留談良久梓潛歸共午飯冕儕呼余為再世人飯後復至介軒處下晡始歸覽曾文正批牘晚讀杜覽續辭類纂

初九日晴風案頭水仙花放補鈔日記出晤杏孫大兄已先在杏孫云袁簡齋詩曰早仕如早起所見人事多早退如早眠心神安和蓋大兄素有早仕早歸之志嘗慕梁山舟山舟有詩云一事比人差勝處不曾彊仕已歸田故杏孫道及此又冕儕昨

對余言渠將來亦無大志惟詞林不可不得不留館但求散一知縣歷任教年歸享泉林之福足矣以余觀之人世升沈泛泛如一葉之浮江湖任其飄轉其權豈能自我操哉隨所居之地盡所當盡之道斯無入而非樂境無往而非享福夫樂与苦之相尋猶陰陽之互為消長者也未有不苦而能樂者也田家力作勞筋苦骨盛夏之際日曝其背徇倭喘汗不少歇止苦矣無何日薄西山涼風徐來柳陰下与其儕荷鋤而歸雞犬迎門妻兒懽笑樂也遐愜寒暖家無僮石咕嗶半生崩波數千里釣心鏤血撐腸拄腹以爭長鬥技于矮屋之下苦也及至春風榜下金殿一呼杏花插鬢繡黻纏身躋瀛橋登赤陛我我然于于然樂矣今夫豐約之家日燠衣飽食不習勞苦天潢之胄日裁冠襜褕立廊宇之上而亦不覺其樂何也樂不可久久則忘其樂故驟得之則矍然移時則安然又久之則索然彼先苦而後

樂者且不能長且久如此而况生於安樂者哉故樂必由苦而得小苦則小樂大苦則大樂苟能於苦中尋樂則隨所往而皆有樂境必欲俟抽簪散髮歸向亭林泉而後以為樂萬一人事牽阻不如子之願則一日不歸一日不得此樂奈何耶且即幸而獲焉吾猶恐其久而忘其樂也

日中覽朱伯韓名實說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陳平周勃論暨魯通甫秦論又觀其蓋寬饒論朱建論斷制深嚴使魏侯平原君兩人無可置喙薄暮至青萊處小坐晚覽杜觀蘇長公議學校貢舉劄子

初十日晴觀眉山代張方平諫兵事書廬陵論杜衍范仲淹政事狀浮一杯茗復觀姚惜抱古文筆力太弱不足取也日中饒餐衣冠出賀歲先詣下斜街晤子修謁漱師已他出不得見至長椿寺晤淨波小坐復周轉十餘里車中覽小倉山房尺牘重

裘暖汗促與人返轡歸日已晡頃之步至止潛大哥已先生介軒冕憐補山止潛為骨牌戲逮良久各散余歸時月明在地復覽隨園尺牘隨園云所讀之書不古則所作之文亦不古故昌黎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懼其雜也隨園才筆橫世吾獨惜其氣息殊不古當亦是讀書太褻之故復讀杜大食刀歌王兵馬使二角鷹

十一日晴大風杏孫招余出兩人倚裳對榻談詩談古文談人事談物理語刺刺不休余謂古文最不善觀蘇如檐間之溜石上之瀑崩騰倒注更無滢洄渟瀆之致杏孫曰是不然凡飽學之人皆喜為繁稱博引執不得不尔袁隨園毛西河皆是也余曰西河於古文本不深究袁隨園文雖亦縱橫恣肆然尚有停頓流轉第氣息不古不及東坡耳必謂飽學之人文皆如是則昌黎學問豈遜于眉山而文章之深醇博厚操縱起落含宏萬

象不必繁徵博引而蔚然之光蒼然之色自不可測視豈若子
瞻之碩筐倒篋不稍含蓄耶子才云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
黃河之水天上來且九曲而後達于海文猶水也能曲則其勢
緩其味長余非敢輕議東坡但苦其議論太快筆少曲折不耐
尋味耳

飯後余示杏孫日記觀至初六日覽惲子居項王都彭城論忽
謂余曰日見聞曾見一人詠項王詩奇崛異常劈空數語云不
殺沛公不都關中不渡江東三以天下讓項王真重瞳天然韻
脚古人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信然

下晡与杏孫同至蓮花寺蓋杏孫於明日喬遷約余往視其屋
迤邐行不半里已至門迤蕭然老樹三五行修幹扶疎曲折而
入忽得一靜院頗闊敞房櫳明絮庭前亦植木數本春夏間布
葉垂陰必有可觀者覽畢歸逕一曲巷忽有聲頗厲回視兩女

孩怒目相向余顧謂杏孫曰奇此兩人非欲鬥也耶言未絕竟
大為所詬擗申申不已余行不返顧若不聞者因憶去春偶至
敝肆遊人填塞彼此擁擠腹背受敵忽身後一人扑地願之一
四十餘姬行不數武其人自後大聲辱罵余亦聽之又記在杭
時行街巷中忽劈面一人來与余適相觸其人大言曰尔真無
目人耶余亦不与較歸言於家咸謂余曰尔宜拱手稱謝云老
兄目光如炬自愧弗如余笑曰其時余亦忘之但深自咎責何
暇及人耶至今思之可發一笑

十二日早復出与杏孫論文反覆雄辯杏孫不能屈余午入卧
室舒紙伸筆戲作文說云

魯論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其美矣文之見重於聖門也文以
載道道非文不傳國朝人有云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

斯言至矣故歷觀千古賢豪忠烈峻節奇偉之士其兼能文章者而其名愈彰何也文以傳道亦以傳人讀其文見其人天無往而不覆而人不見天之神也觀日月風雷而瞿然驚矣地無往而不載而人不見地之大也見江河海嶽而聳然駭矣道無往而不在而人不見道之用也見六經四書而矍然顧矣故無日月風雷而人不知天無江海河嶽而人不知地無六經四書而人不知道六經四書古今至文之所萃也而歷聖前賢笑貌形聲雖百世下猶覺躍然森然如目見如耳聞者何也文在也道在也人在也分而言之吾知為文也道也人也合而觀之吾不知為文耶道耶人耶

既卒稿擲筆徘徊嘯咏會杏孫在余兄處隔壁聞之大呼仲愚余亦大呼應之遂各大笑聲相聞因急趨而往相視復大笑坐久之杏孫將往蓮花寺什物已往大兄因與偕行余辭不往暮觀

書黃石孫來夜覽梅伯言與人諸書蘇子由家誠序章實齋答客三難杜工部魏將軍歌是日杏孫去余即在前廳東室觀書書籍皆携出

十三日雨水早起觀魏默深海國圖志何頌臣來子願出細花磁酒杯示之潤潔可愛午後觀吳才老韻補長春真人西遊記廳後忽聞鳴金聲出觀之則弄猴與鼠為戲者猴眇小尺許長自能啓篋戴進賢冠噉鬼面作人行須臾又立木架于庭細刻雜戲具其上出鼠與算荷校者汲水者偷桃者左右指畫唯所命嘻猴與鼠微物也而性又至頑然而飲食之教誨之且驅遣唯人不少忤何也與人習熟且久而性情相浹也夫物與人且能浹以性情人與人何如哉然而天下猶有不化之民無用之人居上者之過也

晡讀馬季長長笛賦忽思杏孫小步詣蓮花寺日已沈西相見談甚懽業頭置其令伯七十歲時照像鬚眉如畫壽終客春年

八十三其一句山先生紫竹山園圖亦縮小成照片林麓城堞
峯巒庭院歷歷可指又諸皇子題詩無算入畫時直上書房也
算還過吳虎臣小坐是晚為上燈之夕家祭月色甚明復讀稽
叔夜琴賦

觀文史通議婦學洋灑數千言實齋自云所以救頽風維世教
飭倫紀別人禽非好辨也不得已而言也以余觀之其大旨盡
於末章古之婦學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因詩以壞禮二語其
意蓋欲使婦人學禮而已而所以學禮之細微曲折條目工夫
並無一語道及乃長篇累牘猥瑣繁重不過盛舉古來由禮通
詩之人某某痛詆後世因詩敗禮之人某某羅列故實以炫其
博譬之教人射者不告以若何彎弓發矢而但舉古今某善射
某不善射者以示之何異于隔靴而搔癢耶頽風安救世教安
維倫紀安飭人禽安別嘒嘒多言徒辭費也尤可笑者中間忽

夾論教坊曲里傾城名妓戒人漁色自干禁令實齋自謂維世
教救頽風者蓋在此耳抑知齊國女閭謝家樂妓自古有之無
害於世世道人心自有大者遠者豈區區禁狎遊而謂可以挽
回之耶且此種議論與婦學直風馬牛不及吾不解直齋搦管
時作何主見

十四日微陰庭院靜閑鳥聲瑣碎覽沈子敦新疆私議見落颿
樓文稿中大旨謂守邊之道不可輕言棄地自轍藩籬而歸本
於屯田積粟以省中國轉輸因歷舉自漢逮明邊防得失之故
昭然可鑒此君深於輿地故言之鑿然也日昃時衣冠謁戴少
懷師復至南橫街晤地山堅仲暢談暮歸燈下復讀文說云
古之以詩文鳴後世者衆矣然而翕然推奉為大家者其所作
必博且繁其下筆時必不假彈思苦索頃刻無不成何也人生
之光陰有限也苟筆性淹遲十日而畫一水五日而畫一石一

歲之中所作幾何且凝思竭慮移日累時其心必苦苦則必不肯多作其勢然也夫為文不多而欲其登峰造極進窺古人之堂奧是猶作萬里道而日行不數武雖三尺童皆至知其畢生不能至矣聰明智慧人所固有也不屢用則不生精采光氣文所自有也不多著則不出多則熟熟則化化則神老杜詩子長文足以互天地並日月歷久而不磨者化也神也雕琢詎不甚工耶潤飾詎不甚完耶乃雕琢愈工而氣機愈促潤飾愈完而魄力愈小何也彼為文既艱且少自顧中不足制勝乃斤斤焉飾其外以救之未見其有濟也故自其外觀之遲者工速者率矣少者精多者雜矣然吾正以其率且雜為人所難能何也大也余居京師久凡自遠方來始至者未有不厭且苦詢其故曰街衢凸凹塵風泥雨牛溲馬勃糞濁蒸鬱穢區也未幾余與觀廟廊壇宇間壯偉巍嚴森寥廓則矍然愕然訝為天上退而

歎曰惜哉使衢巷間皆平除盪滌苗蓐髮櫛抵平如申江夷界間乃完美矣余曰不然王者之都地大物敷藏垢納污故有至賤者有至尊者有至富者有至貧者有至清者有至濁者無不包無不容也有容乃大今子欲修而完之是直欲斲而小之也故文之有大家猶天下之有京師也彼大家之文其隻句片語獲譽議于後世者衆矣然而不揜其為美者何也大也從事于大不能不遺夫細其勢然也

十五日情晴憶昨地山云聞杭省有舉子十五人連辭控仁和縣皆陰受錢塘縣某指使者仁和某不知作何弊實有私冊在某舉子家故挾為憑會仁和出賄丐其冊其人貪焉竟與之餘十四人皆大怒聚訟于杭城之松瀾閣不識確否又聞京兆孫駕航余太撤任調還陳六舟邸報未見也覽管異之文觀唐兩京城坊放徐星伯松撰凡城垣宮殿街坊

寺觀池渠及名賢故宅皆一一博考確證使千百年規模形勢瞭如指掌快甚趣甚

觀袁簡齋答尹相國書有云飲食之道不可以隨衆尤不可以務名燕窩海參虛名之士也盜他味以為己味雞鴨魚豚豪傑之材也卓然有自立之味各成一家妙論解頤

是夕笙歌四起月明如晝聞邸報孫京兆果以屢被劾開缺另補候簡用順天府尹着陳彝補授

覽沈歸愚詩有夷曠恬適之致其王耘渠春曉讀書園詩云耽書詩如貪人年老志未滿又如遊名山深入自忘返

十六日早杏孫來覽續辭類纂午後偕杏孫石孫大哥及甥孟庚往觀劇方至騾馬市履平堅仲亦踵來遂偕觀回春部戲甚佳有名優曰小桂鈴者演長生殿色技雙絕且舉止閑雅有閨秀態度觀者眉舞色飛暮還過市燈火笙箫故是昇平景象晚

地山厚罨來寓共酌飲畢觀放花爆噴高三丈墮地如金錢古所謂火樹銀花者似之俄懸一具狀如盒俗即稱盒子燃火線徐徐上忽烟歇噴薄盤矯而下現五彩花籃頃之又現一樓船玲瓏盪漾又久之現葡桃一架光青碧可愛觀畢內作戲法共四五人目睫手敏做詭幻怪竒譎不可測覽曾南豐與孫司封書

十七日晏起讀杜成子蕃來飯後出拜客車中覽曾文正書札向晚歸天色半陰空中聞紙鳶聲遠近不絕燈下觀黃仲良呈朝經籍志

十八日晴又覽其三長物齋詩畧仲良又字虎癡其詩洒落有致刻有三長物齋叢書中多自家著述編輯之書又其父石櫓兄花耘詩文遺稿惟集古錄金石錄等書係其重刊者讀杜古體畢閱近體每怪古人詩至佳處雖極淡語皆有精神

如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真善於寫水令人想見空明澄澈之狀妙在一淨字為傳神也

日向午往謁漱師先至子修處晤炯齋談聞師已他出遂不往

至長椿寺蔬飯案頭有同州聖教序塌本精絕余素愛褚書謂

其細勁峭折如極疲人而筋骨強健者又無量壽佛經一部飯

已至徐季禾年伯處賀喜新放浙政復周轉教家投刺畢遂詣蓮

花寺大哥及青萊咸在有長老白髯瘦頰精神矍鑠善談笑云

是張子盛大令亦杭州人久為直隸州縣刻已宦成解組矣其

人頗諳書畫持何子貞手卷超逸入神良久皆散余俟暮乃歸

夜覽吳南屏文

十九日早起沈陰乘車入城至呂祖閣還慮遂至署是日午正

開印內外皆張幕結綵朱綠暉映煥然改觀余小坐即行遍謁

長老如翁叔平錢子密徐筱雲又孫汪兩堂官皆投刺畢至新

吾處時已日中小雪坐良久歸車中觀曾文正詩集興至則朗誦往往漱塵蠶溢人聲喧喧沸而余吟咏自若如坐書齋哺杏孫邀飲赴廣和居坐中有伯唐伯舉百約青萊補山暨余兄又有將出洋之宋芸子席間談燈謎甚歡有絕佳者如上去一下去十一四書一句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上土下尸截四書兩句城郭不完為其不成享也數虛字皆有神散時已昏黑雪猶灑衣

灑衣

歐陽永叔為其叔歐陽公墓誌云嘗奉太夫人之教曰尔欲識

尔父乎視尔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尔父也余家叔父亦酷

類先子憶壬辰歲秋至蘇館叔父家晨暮侍坐每於黑闇中聽

叔父言笑儼然吾父猶在為之悽然而悲然任蘇不過三四日

即由滬北上雖甚樂日親叔父且不可得也先君身後有遺像

殊不肖近西洋照像法絲毫不爽而先君亦竟無有抱恨終天

復何及邪

二十日早晴俄陰微雪午後晴風覽曾文正答劉孟容書論格物誠意之學與朱仲我論小學書又觀蔣心餘四六法海朱竹垞經義考復覽明儒學案師說謂吳康齋日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為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

夏東巖云卓然豈得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又云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又云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方知兢業兢業是堯舜氣象余謂二者堯舜兼有之精一危微是堯舜憤處春風沂水是堯舜樂處

下晡詣梓潛暮復偕梓潛冕儕同至伏魔寺晤補山介軒小坐即歸晚讀杜復讀成公子安孺賦潘安仁笙賦

二十一日晴風坐竹窓下讀梅村詩

余謂人生世間不為大貴必為大富而後快吾之志而為所欲為蓋貴者居高位扶權力舉目搖指出生民于荼炭而燠味之潤澤之小則造一方之福大則天下受其利固極人生之快事矣而富者積錢累百萬蓄穀千萬斛視有愁苦窘急窮餓無聊之人而振之翼之扶之起之頃刻間皆蘇息寬緩而熙熙然有生意如涸鮒之遇大川槁苗之逢急雨嗚呼豈不快哉豈不樂哉夫今世之貴者眾矣富者亦不少矣而吾卒未聞其有此快有此樂者抑獨何邪抑獨何邪馬伏波謂富不能施者為守錢伏波見之抑又守位之何物耶一笑

覽俞理初癸巳存稿又鄭浣香復光鏡鏡論癡中原光原色原

景原鏡色原鏡質牛毛繭絲剝析微渺談鏡之理可謂精矣

晚覽文選及吳梅村詩是晚入內室洗足觀花燈亦一韻事也

二十二日晨謁淑師談及殷秋樵之弟名如珠字還浦為江蘇
教諭有聲經師保薦以知縣用出任雲南亦著政績未幾竟卒
師為聯輓之云季智本儒生小試已登循吏傳伯仁由我死大
招難返故人魂

午後覽通鑑又觀竹柏山房刻書暮厚餐來晚覽梅村畫中九
友歌觀魏文帝與吳季童諸書

林鑑唐名其齋曰竹柏山房以庭前有竹有柏也左太沖詩峭
情青葱間竹柏得其真而余齋前有梧有竹因亦自顏曰梧竹
山房自題一聯云翠竹碧梧常覺生機洋溢麤茶淡飯無忘物
力艱難以自警云

二十三日晴午後陰觀羣書法要又元朝秘史卷語皆俚俗首
敘元始祖乃天生白狼與鹿交而生者殊可駭快怪卷末錢竹
汀跋皆刊楊墨林連筠菴叢書中与前觀鏡鏡論癡長春真人

西遊記等書皆在焉

馮短夢兩歐置案頭
硯池之側新翠可愛

日昃時詣林清宮至

許恭慎公處叩真懸遺像極肖繪冠服工細絕比其價蓋百餘
金是日飯僧誦經一日以明早出喪回憶去秋余偕杏孫來此
觀劇夜演鳳求凰燈彩笙簧團花簇錦余顧杏孫曰富麗極矣
不謂今日重來惟聞滿耳此梵音哀厲激楚為之愀愴不已屋
宇東西雕欄畫棟皆數年來恢拓添造者今皆冷落令人有仰
屋之歎

暮歸燈下覽邸報日來朝廷殊有振厲氣象屢讀上諭語皆嚴
峻可畏蘇老泉謂宋朝以弱政敗疆勢今誠能用威一賞罰一
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力赦有罪力行
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
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
不可逃遁今近之朝政頗有類此者且言路亦頗開吾知海內

當有額手相慶者矣

二十四日起陰雲闇藹赴金浙館同鄉官為許大司馬路祭霽
輦詣長椿寺旂幡鼓吹引導二三里觀者闐咽入寺時大雪賓
友雜還拜已各散

覽通鑑梁統請光武更定律令謂刑罰在衷無取於輕刑輕則
民輕犯法惠加姦軌而害及善良因歷數初元建平前車之鑒
立論非不甚善也第統顧未嘗審度時勢使當承平日久政教
廢弛則猛以濟寬古人有行之者孔子產是也光武之時何
時哉大難初平海內疲耗瘡痍未起正宜和平寬大與天下休
息而復用嚴刑重法以從其後豈復仁人君子之用心耶劉青
田謂明太祖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謂宜稍減刑威布施德惠
太祖卒不聽胡藍之獄死者累數萬人夫光武豈明太祖之儔
哉史臣責統苛虐神人共憤亦不為過

韓歆之死也綱目書自殺是以過委光武也吾謂光武特小不
能平耳必無欲殺韓歆之心歆不當自殺歆自殺成君之過
也夫郅鄲拒闕不開郭憲拔刀斷車鞅且優容之不加罪何區
區指天畫地之細故必欲殺之而後快哉歆好直言直誠直矣
惜乎悻悻然小丈夫也

夜讀杜有云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
無數語尋常情景使他人為之必流纖小唯此老信筆濡寫不
失醇厚氣象故為大家

二十五日陰飯後詣杏孫談余謂杏孫曰余昔行路每欲速至
而愈覺其途之遠唯信步而行則倏忽已至杏孫曰善哉言乎
為學亦然循序日益必有精造之日躁情躡取終無見功之時
斯至理也而子於行路得之子真默而好深湛之思者乎
余平素於科第甚淡非能淡也其所以致此者有由也人或家

計彫落朝不謀夕專視科名以為出路而余無有也豐衣厚食擁書冊享安樂傲逸自得恐一獲科名反不能如初也此其一也或欲羨富貴營情絃冕壹心單力務在必得而余亦無有也生長京洛習見熟覩貴官顯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思即躋身其地不過如是此其二也或曰子之所以輕科第者信矣獨不見夫韓稚圭與文文山乎彼若不獲甲第能若是之經緯事業而不負所學耶子何輕視科第之甚也余笑曰然使余之樹立果能如韓文二公則一登仕版身非己有尚何暇逸閑放以自適乎姑與妨遲遲吾出豐其羽毛養其精銳多享數年之福俟學成而後用何必孜孜而迫不及待耶故余於科第甚淡者有由也或又曰子獨不為顯揚計乎早獲科第則親心慰矣余曰不然夫余曷嘗不欲應試耶特功名得失有命存焉非可強而致也知其不可必得故視之甚淡耳豈真欲屏棄帖括遲之

數年耶

覽通鑑余最愛馬伏波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貧賤之語能如是則自無患得患失之心矣如伏波者其人也觀廿一史四譜廿六日晴大風余兄弟在餘慶堂讌客皆先君庚午丙子兩科陝西福建門下晡歸厚齋來晤夜覽曾文正聖哲畫像記聖門高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不過偶然自分品格遂使古今人物不能出此四種亦奇矣哉

二十七日晴朗溫經覽書經傳說彙纂午訪杏孫不遇

蘇詩云鳥囚不忘飛馬繫不忘馳又云君者厭事人無事乃更悲余兄謂子瞻真滿牢騷情見乎詞余曰此亦至理凡人久於仕宦者未有不厭倦而思退也使其果退則又問靜不得復思出焉皆是也

觀竹垞詩近時詩人運用典實競尚新僻竟有金首不能解其

出處者余謂能用僻典者不足貴惟能化陳為新者乃足貴如
竹垞詩短髮參軍帽重寒范叔衣二事人人知之而不覺其腐
者以作者之善用也詩所以道性情何必專以難人為能事耶
二十八日是日驚蟄晏起溫經書午後觀往劇會座已滿無位
置處遂至做肆攜得元遺山集及清儀閣題跋記歸讀通考序
晚閱古文辭類纂柳子厚論語辨二首方望溪評云標然如秋
雲之在遠可望而不可即又辨列子一首余謂列子道佛其言
有云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即輪迴之
說也

輪迴之說世儒所不道然合諸陰陽消長四時旋轉之理亦不
悖謬吾雖不能斷其必有又安能保其必無邪佛老之言精澹
奧妙要非聰明絕頂者不能為故亦能自樹一幟歷千百年攻
之不搖闢之不絕第未可為常法耳

覽元遺山詩清健排宕純任自然有蕭齋詩四首九日讀書山
用陶詩露淒暄風息氣清天曠明為韻十首皆可想見其胸襟
懷抱

二十九日晴硯池旁麥高數寸蔥翠有生趣立日鈔冊分經史
子集四門凡閱羣書有可采語或足為詞章之助者皆錄其中
以備遺忘

午偕余兄詣杏孫小談即歸覽通鑑冕儕來晤夜觀張平子兩
京賦復覽曝書亭集自立課程午前治經治帖括午後作字治
史治文選晚禱覽詩文錄日記

二月丁卯

初一日早微陰即晴晏起溫書經余謂堯既知縣方命圮族何
以仍令治水註謂當世廷臣與有能于鯨者故岳言試可乃已
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蓋縣外著之才幹實有足以釣弋華名而

驚動一世者雖堯之明聖心知其不可尚難衆意必任其績用弗成而後黜之甚矣小人之可畏也如宋之王介甫是已當時豈竟與深識遠見如老泉者然卒不能禁當世人心使終不見用也溫公曰有德而無才謂之君子無德而有才者謂之小人若蘇占荆公其小人之尤者乎蓋其才其能實足令人愛慕雖欲攘斥不用而不得也噫

日中醮客座中有二長老一汪子長一張子盛皆清臞洒落詠笑如少年飲盡懽而罷晚占大哥偕方甘士往湖廣館觀劇夜四鼓乃歸

初二日晏起晴午後陰觀書經傳說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諸解余平日於天算一門如墮雲霧中嘗疑先儒言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彼何以知之今觀陳氏師凱說云渾天家見天體圓如彈丸南北東西縱廣如一遂借三百六十五度濶狹之限橫布

於天以記二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中間所隔廣狹多寡之數余始恍然大悟而笑前此之愚也又鄭康成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即土圭此說吾不知從何而起抑何據而云然耶容他日質諸算學家者至其句股推算自成有法苟能細心測度余謂亦無所難

杏孫來晤同詣子修共晚飯時土地廟西偏施放烟火余偕杏

孫子修徇齋暨余兄是日徇齋約在等六上人登看山樓望之

人聲騰沸燈光歷亂如繁星可觀花爆連放忽起忽落有如明

月者如連珠者又且棚花架惜遠望視模糊不得細視最後放

盒子凡五層亦無大詭異不過燈火聯綴暉耀而已觀畢後復

詣子修小坐始歸

初三日晴覽尚書註疏書言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註蔡氏曰百姓畿內民庶也孔穎達曰百姓百官也是

說吾以孔為長蓋由九而百由百而萬以次遞言文勢較順若以民庶解則豈但畿內民可稱百姓即萬邦之民何不可稱百姓僅言百姓何以別耶且何不直言畿內邪董子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董子所言百官蓋統中外而言所謂朝廷者必在公卿大夫未有公卿大夫不正而可以正諸侯者夫至公卿與諸侯皆正而萬民有不正者乎故曰黎民於變時雍也由是觀之作百官解於理既確於文勢亦順不然則百姓既下與黎民重複且又須分別畿內畿外似古之史官不應如是之費辭也

然余竊有疑者下文百姓如喪考妣百姓不親罔睟百姓以從己之欲豈皆指百官邪又如允釐百工則百官稱百工謂其亮天工也至率百官如帝之初則直稱百官何必此處獨以百姓作百官使與下文百姓相混邪且何不直言百官邪若如此說

則又疑蔡說為是古人文法往往有不甚醒豁者學者但得其修齊治平之大意更不必於字句間深考細辨轉至左支右吾陶靖節云讀書但觀大意不求甚解斯言最得

下晡讀杜詩地山來云自署歸道余得慶典差晚厚菴復來夜風

初四日晴日向午履平來晤與談算法測度星月去地遠近里數法履平於算學頗能深造言之皆有根據午後子願約大兄及余往觀劇甚不佳晚至萬福居小酌夜歸余昨聞初一日午未間日重暈有白環三相連余時未見也余兄言通考載之主邊兵動不知確否

初五日晨往謁汪柳門少司空謝慶典於路覽玉谿生詩日向午至仁錢館春祭同鄉至者二十餘人團向而拜拜已相與酌飲晡歸黃石孫來晤

初六日早溫經書讀管韞山時文午後作文半篇仍去歲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題覽杜詩晚至湖廣館觀夜劇夜深歸初七日晏起讀杜詩瞿塘兩崖詩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諸葛廟詩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秋日閑居詩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南楚詩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溪上詩古苔生窄地秋竹隱疎花天地間一名一物一形一色莫不有真精神真趣態或過焉不留或日當其前而不知或知焉而不能言多矣而惟詩人能刻劃之形容之使天地間名不虛名物不虛物形不虛形色不虛色故畫家能畫其迹而已而詩能畫其神有詩筆到而畫筆不到者未有畫筆到而詩筆不到者且詩與畫其傳世之遠近何如耶畫依乎楮與墨雖有名繪而彫殘剝蝕漸久即烏化有而詩則火不能燔也水不能濡也蟲不能蝕也風霜不能侵也遂使天地間真精神真

趣態偶一呈露即長留於人間噫嘻此詩之可貴也

是日午前陰日中晴晡復陰吳虎臣來囑余書大字真詣止潛晚飯歸覽曾文正送劉椒雲謝吉人周荇農諸序

初八日晴晏起觀文選書大字永聚豐橫匾午後詣孫變翁及懷塔布英年各堂官處投刺車中覽玉谿生詩其夕陽樓絕句云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歸時日猶未落步訪杏孫不遇微風拂面

余竊怪曾滌笙畫像記獨不列三閭彭澤兩人豈以其人微有不足法者歟抑或編輯時有所遺漏歟夫屈子行吟澤畔未嘗忘君陶公采菊東籬未嘗忘世之二字子者其胸中皆有磊落瑰偉奇崛之氣抑鬱不得伸雖一則形諸悲騷一則託諸閒談而高風峻節同得天地清明之氣而卓然獨步於千古者無殊焉然而曾滌笙獨不列諸三十二子之列者何歟抑別有故歟

陶靖節觀山海圖詩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皆有托吾亦愛吾廬四語吾謂其有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氣象初九日晴早起溫經讀時文觀文選治史午後詣杏孫談許尺衡在焉須臾粹卿亦來與談初一日日異向晚歸讀杜及漁洋精華錄又昌黎集是日有新科舉人三名在保和殿覆試皆去歲中式因槍後為御史言者不知若何情形能否完卷晚詣江蘇館許赴尺衡約二鼓始散月甚明

初十日早課程如昨日嗣後每日如常不復倦載飯後乘車至廠肆還詣石孫偕往謁聘臣師不遇又詣蘭秋師亦不遇仍至杏孫處談近時丁饒兩公事得其原委蓋其始也做書肆中有所謂二酉堂者江西饒姓人業之其人与饒公同族去歲考差後饒公之族人忽來言曰目今得差非安坐可得然子欲之不難問其故曰禁中某宦者與吾有故頗往來吾家賄之使為某謀無不可饒

正色拒之他日丁公亦來謂饒曰聞廠肆二酉堂與內監通可為力有之乎饒曰然此余族人曾為余言已卻之矣丁嗤饒曰迂哉果然何必擣虛名而遺實利饒曰苟子欲之吾為子謀遂倩其族人者與內監約廣東若干四川若干而已亦與焉約既定未幾兩省差出皆非其人疑而詢之內監曰此亦無奈何者雖然必有以報子俄丁放陝西考官內監問二酉堂索賄丁饒始俱不可後丁許五百金既而悔之以為所獲違所願安知果內監力縱饒來取金丁不與饒怒曰子覆反食言何面目見故人遂相詬厲丁忽遁入不出饒無如何蓋丁識饒而不識二酉堂饒識二酉堂而不識內監故內監日向二酉堂喧逼二酉堂亦日逼饒饒大窘而丁堅不出未幾輟車遠颺於時都中物議騰沸饒懼乞假歸江西越數月陝西試竣丁還御史疏劾其事詔查辦訊丁丁不承傳旨召饒饒至丁遣人於路迎謂曰爾寧

抵賴毋承吾贈公千金饒大怒曰子之謀也五百金尚吝鄙不
與今竟不惜千金邪既至都歎曰不招無以對君不死無以見
吾親一念之差身敗名裂遂書清供縋述其始末服醜而卒於
是丁褫職嚴訊今尚不知若何噫饒之死可悲也丁實殺之不
然彼其拒族人時固佼佼丈夫也而竟為丁墮行利欲之誘人
可懼哉然其終也不貪丁千金必招必死饒固猶可原若夫丁
則吾不敢知矣

十一日晴飯後放筆作大字頗蒼勁可觀作書荅仲基中有云
人生聚散飄忽無常閣下一北一南不過旬月間忽而相親忽
而相隔今人心日顛倒恍惚不知世間之境果以何者為真何
者為偽邪真杏孫招余往談即留晚飯杏孫云最喜東漢名流
之十六字郭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黃叔度清之不濁澄之
不清以為可作絕對俄余戴月而歸覽曾集

十二日晴續成前故君子題文尚得手送還杏孫之文選集腋
因論史漢不當史讀宜仍作文集讀蓋其書重在文不重在史
也書以示杏孫渠以為然夜仍覽曾集

十三日數日來溫經看望溪稿覽經義讀管文治文選看史尚
無間輟以餘暇雜覽他書或出小步是日飯後詣介軒不遇因
訪冕儕歸命僕隸持斧芟庭前竹去蕪穢者讀杜覽養一齋集
古晚復覽續辭類纂魯絜非上朱梅崖書及梅崖荅書

十四日午後訪杏孫不遇歸覽文選及史書畢整治書籍拂拭
几案窗外叢竹迎春風灑然硯池水清瑩可觀觀閣筆小山黝
黝而磊珂有古趣余坐嘯其間甚樂讀杜晚復觀養一齋文集
又觀惲子居大雲山房集皆陽湖宗派國朝古文家陽湖占相
城並駕而馳然桐城用筆輕趨盤折其弊也薄陽湖用筆質重
直遂其弊也滯夫文各道其所欲言各遂其筆性之所成期于

達而已而必拘以流派摹擬而做效之而所固有之天資性靈轉汨沒焉而無以自見噫何其愚邪生計顛迫不克自振而衣食依于人者有之矣奈何為文而亦依于人邪是可恥也

十五日起稍晏衣冠詣陝西巷還願遂至聘師處絮談久之師刻結網珊齋文稿攜二冊歸午飯後偕兄步詣介軒復過梓潛偕往蓮花寺觀許竺生王晉吾等占杏孫書札字圍超敏辭亦雅澹晡歸陰霾密布讀史夜讀玉谿生詩

十六日晏起陰作粵東書二函余最愛坡老詩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謂可作書齋對聯遂書而懸之沈蘭秋師過談觀史忽見竹色深暗小雨廉纖逮暮不絕晚讀杜

十七日雨坐小窗下食早粥鈔日記午霽俄復雨向晚始晴治文選觀史晚讀杜覽玉谿生詩及元遺山集義山詩多適麗哀艷之句神韻疎朗氣骨清聳惟出語間涉纖佻失詩人渾厚之

旨為足憾耳遺山詩文亦瀏亮豪邁然輕浮與醇厚氣不耐細玩也二鼓入寢疎星朗月淒澹入畫

十八日晴朗微風覽元文類向午詣于忠肅祠杭郡春團晡至全浙館林蓮孫壽其母稱錫演劇賓友雜啗余昏黑始歸讀通考序

十九日晴日中半陰大風余晨觀史即詣下斜街黃師母生日也復入城至新吾處小坐即歸午後至湖廣館觀劇夜還月色滿庭

二十日陰觀史飯後許季侯以將南旋來別占談詞曲甚詳季侯言夏月酷暑疲涼會夕陽既下涼風入夜邀良友教人攜第留羣坐於綠陰之間明月之下引聲度曲令人精神聳然亦一樂境也憶昨又与人談奕謂奕可以觀人之心術性情其誠實者誦詐者謹細者粗忽者皆與遁形晚讀通典通志序

二十一日晴觀史飯後覽文昌格功過格暮石孫來晤

二十二日晴衣冠入城詣長官徐會灃鳳鳴兩處投刺過甘石橋舊居門庭如故不知僦居者何人又出神武門望見萬壽山亭即明懷宗殉國處也歸日已斜

二十三日晴錄日記覽趙子昂蘭亭跋窓前花忽欲放不知何名色黃而小對之甚樂飯後寫扇臨松雪蘭亭讀杜庭間柳漸有綠意

二十四日晴晏起日中詣金浙館團拜觀劇甚有情致夜演夢遊上海燈彩繽紛夜四鼓始歸是日傑臣抵京亦來會館團拜二十五日晏起觀史樊銘訪彭伯偕來覽明儒學案下晡詣蓮花寺訪稷臣談即在寺中晚飯談外洋事甚詳至

又論曾文正稷臣謂曾文正其人近于詐余曰此非詐也權也稷臣曰其所著于事者如此而本心之誠足以副之謂之權其

著于事如此而本心之誠不足以副之若是者謂之詐然則曾文正若何曰吾知其非盡出于本心者也可以知之曰吾以一端窺之昔者天津教堂之案詆毀文正者不知凡幾竟有投以書詬責之者而曾公囑幕友作答書無不婉辭遜謝深自咎責乃私觀其于來書則皆痛加塗抹若甚自以為是者夫公論大臣體國之心則大難初平瘡痍未起若成持重自不能不隱忍一時之小辱而奠社稷于安全正公之所以不可及也然當時執一二無辜冤民殺之以弭外國之患難事出于無奈而返躬自問能無愧疚疚心而尚敢自以為是乎吾是以謂公為詐者在是也余曰不然此公度量之稍狹耳非論詐也夫人之所以責公者大都不識大體不察時事而第見夫甘于自弱舍戰而和以為非理遂作此鄉曲之論以相訾訾而不知公之有定見也其自信甚深也其所以塗抹者必於此也若夫戮無罪百姓不

公何嘗不內疚神明而謂其於責之者而塗抹之必無是理也
蓋觀公平生之氣象与夫所以自命者而可知也夫第據至微
之一事而不深辨其所以然遂欲重誣一古今之完人抑亦過
矣

二十六日晴午訪介軒不遇詣稷臣則介軒亦在馬蹄鮑祥士
姊丈抵京已來寓晡行李始來即下榻于客廳之西舍是晚室
人舉一女

二十七日陰吞孫衣冠過寓

二十八日晴飯後詣吞孫暢談論陰陽果報事

二十九日晴詣署復至新吾處小坐即出城大風塵沙迷路

三十日晴作治盜議

治盜之法先輩言之詳矣有云宜分別首從者有云不宜分首
從者余謂二者皆失之分別首從將使盜之為從者咸謂罪有

所歸不即幸被獲法不至死而為首貪于財物希冀漏網遂謂
不妨一試於是掉臂一呼從者愈夥且竟有一案既出為從者
盡獲為首者遠颺此案遂不能辨者此分別首從之失也不分
別首從則又恐有愚懦小民困于饑寒為盜所誘未嘗踰垣登
屋但為之接贖擔負受其役使一經破案駢首都市而凶險元
惡或轉有逍遙法外者仁人君子所不忍聞此不分首從之失
也以余觀之國家設刑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一定之法以
法斷者也無定之法以情斷者也以法斷者守法而已矣以情
斷者視乎用法之人夫分別首從法之至寬者也然其間或有
凶悍異常為盜已久或刃傷事主其情可惡者雖僅為從而亦
不得不殺不分首從法之至嚴者也然其間或有懦弱無知迫
于窮餓初為盜誘情有可原者雖已為從而亦不得盡殺此所
謂以情斷者也無定之法者也然必聽獄者能平其心察之虛

其心體之而後能得其情非鹵莽滅裂者所能辦故又曰視乎用法之人伏思當今之時盜風日熾豈能復作分別首從之談然惟期聽獄之人咸能于不分首從之中畧示區別酌乎其情以量為減等度幾無知小民不至緣餓寒所迫偶然失足而遽干至慘之誅則我國家仁厚為治之德庶幾無微不至而澤被無窮矣

三月初一日日食自巳至未一千分食至六百八十六分可謂甚矣而是日陰霾不能見余日中詣汪少司空處蓋其弟婦始入門會親友也其東院新築屋十數間廟宇精雅陳設字畫皆有幽趣惜少花木為之烘染也晚大風

初二日晴風日向午詣陶然亭讌客座中有子頤齋霞頌臣及詹黼廷太守多舒農觀察子頤教伶人絃歌侑酒盡歡是日山色不見楊柳漸成陰野水晶漾可畫暮散歸

余前數日因觀垂柳得句云東風吹綠庭前柳苦思不能屬對是晚小步階間祥士忽為對云細雨黏青石上苔妙在一黏字極生動

初三日晴

初四日午後詣湖廣會館己尹團拜演戲晚讌客稷臣杏孫俱在座

初五日工部團拜詣安徽館夜深歸

初六日祥士移小寓會總李蘭孫徐聳閣汪柳門楊

初七日萬小湖為母壽稱觴余午夜冠往賀賓客甚夥並招優伶奏清娛母

初八日大風作大字數紙履平未晤暢談渠不信鬼神因果之說余為反覆辨論渠終不愜心然亦不能得也答暮詣蓮花寺夜深始返稷臣頗信果報与余意同

初九日晴錄先君請治盜分別首從奏議一道甫詣伏魔寺示
介軒又見安曉峯近日劾甘肅巡撫祖庇冒藉一摺明白曉暢
用筆如刀此曉峯第二奏議也前請慎重館選一疏立論正大
亦卓卓可傳數年來所罕見曉峯甘肅人先君庚午門下士平
日訥然如不能出諸口不論其立朝侃侃之節有如此氣概可
佩可佩

初十日母親誕日具衣冠拜已乘車詣于祠接場晤王信臣日
向午翔士姑出午後歸過廠肆攜得石渠餘記一部歸余兄已
檢束行李擬明早啓行南旋場內題為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十一日早起送余兄行讀時文午後臨畫像贊覽庾子山集作
粵東信一函晚覽章實齋文史通議是早晴晡微陰

十二日雨作文即達巷黨人題至中股文思艱澀詣地山談時
雨已止路泥瀆溥天尚沈陰晚大哥來電云已抵津

十三日雨終日午後堅仲約同往于祠接場遂冒雨行於路見
人家牆內樹木遙翠可愛至祠中則祥士已出須臾厚菴亦至
時已將晚急歸至室中則上燈已半响矣

十四日晴飯後入城至新吾處小坐復至靈清宮晤春卿門庭
冷落氣象迥殊歸復詣萼孫處謝壽

十五日錄前作文詣蓮花寺示杏孫稷臣皆云此題宜對針下
文博學二字則大哉始有着落謂余作不免於空因留暢談論
鬼神事不計其數晚歸則大兄自津門來函因作荅書

十六日復將前題重作至晚成中後四比尚自許可晚詣止潛
因同至小湖處小坐晚觀放洋花子頗所購也其形圓如開花
炮子立竹桶數尺高內藏火藥置子其中下以藥線燃之大聲
如雷其物至空中忽崩裂噴薄蟠變有如掃帚星者如柳枝下
垂者有如殘星數點者皆中國所未觀之物羣歎詫以為奇惜

是晚放者不得其法故可觀者甚少

十七日祥士歸午後同詣杏孫不遇遂至江蘇館閒步屋宇曲折精雅綠籬之間楊柳倒垂海棠滿地是晚復放洋花

十八日錄前數日日記作杭州信一函詣黃師處繳文至寺中小坐觀淨波作八分書復至金浙館則杏孫稷臣菊仙炯齋會課將畢余將至會館門外觀上諭始知月二十六日翰詹大考遂偕杏孫至敝肆購書昏暮始歸

十九日早詣訪伯皋不遇復至厚菴處小坐又詣石孫詣介軒午後復拜客至餘慶堂赴范贊臣之約座中有伯皋伯唐皆見是日午後陰悶欲雨暮歸與祥士談余將來果得兩榜誓欲復歸原班不願詞林蓋余於詞章小楷均非所長不如就故職而補缺較易也

二十日晏起夜醒時已聞雨聲起時微滴尚在詣漱師小談論

文復至子修處即歸午後朗霽偕祥士同至陶然亭碧葦插渠山翠欲滴即邀厚菴來遊會有海寰同鄉在彼接場醺飲極歡俄盡散余與厚菴皆歸復至蓮花寺俄至敝肆為杏孫購書大

哥來電云已到滬

二十二日陰余兄生日作書寄杭州溫經書讀時文觀史算詣梓潛晤修甫夜大風是日戲作山水一紙小窗人靜清風徐來頗有逸趣

二十三日晴風擬作時文苦思未能下筆晚間復詣梓潛晤厚菴

二十四日早陰午後晴金浙館同鄉接場演劇連暮而止余上燈時歸母親小不適意延梁醫診視云微受時疫尚不甚重須稍見汗即愈因擬一方為解毒和肝化飲之劑服之而眠二十五日晴母親小愈出謁客傳聞陶然亭後有水怪其聲如

牛發水中皆不覩其為何狀余暮詣觀之亦聞其聲數日來觀者如覩堵喧闐特甚

二十六日晴風暮微陰余是日午復詣陶然亭日暖風和柳絲搖曳唯見檻外遊人襟連多次第作聲于于然遠近雲至余與子頤等酌茗閒話須臾即歸暮至湖廣館觀劇

二十七日陰早往視介軒復詣杏孫即歸衣冠偕子頤梓潛厚菴介軒同入城至平則門詣崧鎮帥處公祭甫畢登車微雨灑衣同還備酒款客晡復詣蓮花寺

二十八日早詣署當月退值過新吾小坐復至桂御處即歸始知大考第一為文芸閣余房師戴少懷在第四日晨時詣澈師不遇過子修小談知菊仙在等二第三復詣杏孫渠尚無消息也

二十九日午後謁東城客各投刺歸復擬子修杏孫昏黑始歸

四月初一日早詣江蘇館鄭仁黼拜壽即詣澈師謁見談文午後詣地山偕履平同至陶然亭歸詣介軒始見大考全單

初二日早至願學堂大課題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余成一誦日已卓午筆枯墨燥渴思水不得敗興而歸初三日晨起讀經書覽時文觀史午後謁見少懷師賀喜復投刺數家即詣蓮花寺

初四日全浙館演劇丙子世兄弟約往

初五日子頤請粵東館

初六日

初七日雨戴少懷師邀江蘇館燕聚晡詣廣和居

初八日晨詣潘仲午復至陶然亭繞道而歸午後詣蓮花寺知

杏孫遇缺題奏傑臣發俸一年 初九日

初十日午後邀稷臣來為母親診母親虛火上延口上脛潰痛

擬一方是晚偕地山堅仲同詣梓潛與冕儕辨食色非性相持不下

十一日早作食色非性論示冕儕午後同往聽紅錄云場規甚嚴音息不得出遂同車至陶然亭天色清明山光疎朗晡始還至厚菴處復詣梓潛夜二鼓歸未眠祥士報至中六十六名大快

十二日早起觀題名錄熟人中並無餘人午詣長椿寺厚菴為祖母誦經一日

十三日早謁激師不遇晤子修晚訪青萊小坐夜色甚明徘徊槐陰院中精神爽朗

十四日起溫經書午後訪何頌臣不遇歸覽皇朝經世文編晚大嫂發熱染瘟延醫擬一方服焉夜至梓潛處送冕儕行渠因下第甚憤憑擬明日南歸

十五日早謁激師復詣何頌臣談次觀方蔡如集虛齋古文幽峭有別趣然以詞勝故覺駁雜不純又觀頌臣所作陶然遊記過午歸晡復入城至東華門新吾小寓接考是日祥士亦入內覆試寓在方畧館余往覓之尚未至也薄暮歸

十六日早陰起觀史溫經書訪杏孫稷臣復談食色非性与稷臣辨駁不相下歸偕頌臣詣祁景沂渠客舍甚精潔歸午飯誦李義山詩覽明儒學案白沙先生云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方覺退便是進也纔覺病便是藥也晚雨數日內梧桐葉大書齋中饒有清翠之趣

十七日起作性善論錄前食色非性論二篇午後詣稷臣示之渠不謂然蓋稷臣認性為二認理亦為二故占余所論大相反也晚覽荀子性惡篇

十八日晴作占稷臣論性書為祥士抄殿試比格晚詣伏魔寺

晤彭伯銘舫又詣梓泉未見渠肝氣痛卧在牀也晚秉燭坐齋中錄日記

十九日晴早溫經書覽方霽皋稿稷臣覆函未渠猶不服余復書難之覽曝書亭集衣冠出詣黃慎之處賀喜復至萬小湖處賀喜觀新婦入門交拜合卺鼓吹闐咽晡歸覽經世文編畿輔水利疏數篇晚復往則見樂妓如雲奇形異狀不堪入目遂私歸二十日晴起食粥未畢稷臣覆書至觀之渠駁語仍近隔膜遂復作荅書是日沈先妣忌日備祭品上供

二十一日晴覽時文午後入城詣新吾處小坐即至霽清宮晤春卿為張府上租屋事既出城復看水孟庚甥仍至蓮花寺昏黑始歸

二十二日早聞梓潛已遷居即衣冠往賀喜坐久談午歸窗前竹筍出余命僕輩以水澆之傍晚獨坐庭中清香撲鼻覽古文

晚復至蓮花寺

二十三日午後大風

二十四日早偕祥士衣冠詣乾清門聽臚唱狀元張季直

二十五日偕梓潛等觀大臚唱天子御殿受賀朝容肅整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晚詣東華門內接祥士考

二十九日暮至新吾處小坐先晤聘臣蘭秋兩師

三十日

五月初一日方霽霞處新婦入門余往賀喜賓友如雲譙聚甚歡

初二日謁客一日晚晤梓潛伯皋

初三日夜冠入城至廣濟寺晡復詣梓潛是日天子祈雨

初四日早風午後陰厚菴未即去會何頌臣亦至談次天作雨
因留晚食對酌聽廊外聲暢話因論吸烟之品格有殊以淡巴
菰為最高蓋以之觀書以之讀畫以之吟風而醉月明窓淨几
之間深院曲欄之地無適而非宜若夫水烟已落俗韻大都談
讌之場酒肉之會宜之舍是而外不宜攜入至於芙蓉鷺粟又
烟之至卑下者不足登大雅之堂然而沈痼其中者雖知其非
不能自脫尤可悲也昔人集洋烟一聯云重簾不捲笛香久短
笛無羌信口吹工絕佳絕

初五日夜冠拜母禮畢詣厚菴小坐即歸備祭品祀先午飯後
內兄幼珊來晤晡地山堅仲約往陶然亭是日天色涼潤山翠
欲滴遊興甚鼓日暮歸晚復詣蓮花寺暢談

初六日日中水孟庚甥來晤逮晡始去覽竹垞詩梅伯言古文
晚詣介兄處絮談

初七日晴訪祁景沂不遇見其小叔友蒙十二齡眉目疎朗如
畫氣度穩重而老成可愛是日在子修處午飯晡歸大兄來書
自松江發也

初八日晴是日祥士入內引見晚陰詣安徽館黃榜團拜觀優
初九日

初十日午後張仲仙來同詣陶然亭天色半陰坐久之始歸復
詣龍泉寺一遊歸知祥士得知縣

十一日早晴詣觀音院為四先姊之十週年厚盦在彼誦經一
日寺在南下窪之北庭院甚幽靜而基址甚高其東有橋亭下
可以行人谿徑甚佳有山谷間幽趣又其西曲折而行有園植
老樹數十行中有池水不甚清旁有土山林草蒨愛儼若西湖
之孤山光景日中即在寺中蔬飯午後偶與老僧閒話其人曰
淨天者年三四十餘頗解理趣余笑而問之曰和尚亦肉食否

答曰否余復笑曰即肉食亦無妨如以為過則吾輩寧無過乎
僧曰不然織縞之文梁肉之美天所以養人亦所以報人彼夫
居高位者出一謀建一策與非往為蒼生造福則一日所為之
事与所享之祿功過足以相抵也若吾釋氏之徒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無功于人而日受十方之奉養即蔬食已過分而敢言
肉食乎余思其言頗有見地默識之以為吾輩素餐者戒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夜雨

十八日雨止陰霾未朗早詣土地廟購白石榴夾竹桃各兩盆

置庭院中槐陰下魚甕之側饒有生趣

余素無恒性且心思多滯礙一小事即胸內不能自解故自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數月間時忽忽不樂兼之倭
人肇釁屢有鋒鏑之警長安居者遷徙紛紛以是心緒惡劣
而日記遂輟而不續者六七月矣繼而思之人生天地間胸
中自有真樂豈利害所能搖惑即離徙患難間而吾但事于
無愧于己有益於人八字則何往而不能怡然自得苟胸中
無真主見則其為外物累宜矣故日來稍覺胸襟泰然不致
如前之不自解時時跨馬出遊返則靜坐觀書如明史紀事
本末及先正事畧吳梅村集聖武記海國圖志羅列於左右
興至則信手抽一卷斜倚南窗而吟誦之時或揮毫作大字
亦頗勁健可觀足以寫胸中憤鬱之氣苟悶極則更跨馬或
趨公署或尋僚友喜馳騁嘗悟騎馬有飛鳥之樂憶七八月

間放馬於陶然亭之左右夫道蘆葦叢深後一望無際於是
心為大快一若天地之大唯我一人此等景象不可多得也
然非筆墨不能傳其精神留其陳迹故今復作日記每日所
看之書所歷之境苟有心得誌之勿忘時十一月二十五日
書

十一月二十五日晴讀湯蛰仙大令所撰危言一書專論時務
洋洋灑灑數千萬言其分目曰遷鼎尊相議院中學考試書院
部臣停捐保舉冗員限仕世俸包釐鹽捐小輪開礦洋稅錢糧
郵政鐵路兵制海軍籌還保朝防俄夷勢教民僧道盜工罰錢
京路內旗水田水利衛屯分河堵口東河北河變法凡四十門
皆洞悉中外利弊當興當革牛毛繭絲剖晰無遺而文筆則如
長江大河浩淼無際令讀者爽心豁目開拓心胸足以闡中朝
士大夫數百年之蒙蔽惜不令當局者見耳

二十六日冬至晚具衣冠家祭覽閩縣王雁汀文勤公石渠餘
記是日晴無風

二十七日黎明起詣太和殿賀冬至也時百官雲集冠裳琳麗
須臾鐘鼓鳴靜鞭百官皆就位跪聽宣詔書既而行三跪九頓
首禮畢各鳥獸散歸甫食時天清日晏

向午詣聘師處是日為聘臣師點主馮仲芷先生禮成余即歸
聘師長於制藝余兄弟從遊甫半載館於余家面而受業辛卯
南旋壬辰復北上遂致從黃漱蘭師然情誼殷殷有愈往日不
意得暴疾遽捐館舍曷勝傷感

晴借青萊地山詣園通觀之粥廠觀扶箕扶者葉懋如等五六
人用沙盤方尺餘箕具木為之如丁字勢而屈其尾二人持柄
則箕尾自畫沙上作字皆大草書點畫雄勁語多不可解有云
口外桃花口裡人家白雲封洞紅葉停車又云奇勳稱匹馬陣

勢演長蛇但聽鏡歌曲何勞蝶戀花不知何所謂也

二十八日晴晨起日无滿室閱明史紀事本末至甲申之變明祚半誤於官寺懷宗即位首誅魏忠賢罷天下內監之軍天下稱快乃不數年仍令中貴四出資其耳目此仍不可解迨李闖陷宣府內使杜勳杜之秩首迎降賊至京都曹化成一開門內應明社遂屋噫怪哉晚覽石渠餘記紀本朝科舉篇目

二十九日早聘師出殯余詣廣惠寺賓友雜沓安靄訖鼓樂競奏哀聲感人聞之淒絕拜訖歸飯後偕地山觀優為葆勝和班操秦聲繁音促節盤薄摩盪頗有歌呼嗚呼之道歸而悔之曰子於是日弔則不歌余朝弔而莫觀劇可乎遂記過一次晚微雪即止

卅日晴大風竟日早閱明史紀事本末終卷午詣長春寺許恭慎公週年汪子常老伯於是日殯於寺中弔者雲至歸作陳聘

師挽對云神仙幻術戲人間桃李無言至今成讖語都市開門作師表絳紗宛在何處聽琴聲蓋聘師於未病之先曾至南橫街粥廠中禱於箕仙先詢國事若何繼問己之行止擬移任霸州曰某家師之及門者也箕於國事云事機將定有居者行者俱無恙也之語而答師之行止則云公門桃樹留東道笑贖無言李半邊殊不可解時師母方抱微疾師殊惡之不謂其應竟在己也奇甚余故於挽語道及之以誌感云尤可異者二月間華懋如等偶然扶箕忽書無算兵亂之詩類皆血肉模糊語恠淡已極末綴語云闕內則無恙也彼時東事毫無動靜邊圍靜謐成大怪之迨後人摩訶始知神人有先見云

聞欽命張蔭垣樵為全權大臣卻小春副之詣東洋講和又聞卻辭不勝任改命李經方未知確否邊事如此不得已出此下策非可戰而和者比也彼中朝士大夫動以和為耻其心固可

嘉柳思為朝廷謀所以為戰之具耶戰無可恃而又恥言和是以宗社生靈作孤注也噫

十二月初一日晴擬作消寒九字圖未成昔人曾有舊句云庭

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皆九筆巧極後有人續撰云盼封姨飛度

紅香音信亦字各九畫余苦索不能得自歎才盡也

午後詣夏地山家兄往復至徐博泉處觀博泉與兄對奕奕有深

趣合於戰法錯綜變化不可測度其扼要之着正如兵家制勝

必先占據形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若是其精細也

晚閱先正事略汪漁洋熊文端諸公事蹟文端當聖祖初年權

臣擅國首疏侃陳時政得失毫不避忌當亦國朝有數直臣

與魏敏果楊以齋諸人並駕而齊驅者

初二日晴觀書書挽對午後風甚乘馬詣長春寺為七妹榮姑

化紙衣冥器母親亦往又汪子常太守於是日設奠俄偕夏厚

盒詣勉善堂煖廠廠在善果寺之西皆茅舍紙窗中窪下如都

中所謂花洞者貯木榻無算皆收養婦稚每間可容十餘人

前有司事所一椽俱新築未久擬初五開廠地左右皆平曠多

林木俄歸日西斜晚間邸報上諭近因時事多艱凡過言官

論奏無不虛衷容納即或措詞失當亦不加以譴責其有軍國

緊要必仰承皇太后懿訓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誠心天下

臣民早應共諒乃本日御史安維峻呈遞封奏託諸傳聞竟有

皇太后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肆口妄言毫無忌憚

若不嚴行懲辦恐開離間之階端安維峻着即革職發往軍台

贖罪以示儆戒欽此

初三日晴觀書飯後至廣惠寺聘師於是日設奠師繪像極肖

賓友皆至晡始歸晚覽先正事略于清端公事蹟欣快無似幾

欲浮一大白公知羅城縣每春命兩犛持昇竹舉行田野中見

力耕者輒呼与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与飲食笑語歡如家人獎勤扶惰民大勸東山寇作巡撫張公國珍命公討賊反者劉君孚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衆未合遂直趨賊寨未至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投者日千人賊勢孤欲即降懼誅公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羸一人張蓋一人鳴鉦前導命行呼太守來救尔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鎗弩數百公疾驅抵賊舍坐廳事賊衆環列公問老奴安在君孚嘗隸公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若何若良民何為作賊取屠戮時方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若邪賊皆羅拜泣公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鼾聲如雷移時寤又謾罵君孚老奴何為久不至客至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紹及是出叩頭受撫即日降其衆數千捷聞張公持露布語僚屬曰人謂我不當用醉漢今定何如公常襄事故聞大吏觴公抵掌

論時事飲數十巨觥吏人竊笑公酒狂故張公及之也

初四日晴觀書徐博泉來留午飯石孫亦至閒話至昇覽蘇文忠詩集余每愛讀名家專集以為讀其書如見其人如与其人為友聆其議論歌詠想見其模範故每讀一集輒精神為之一變日讀數集如晤數良友其益我何窮耶

晚覽石渠餘記紀吏治紀守令乾隆十二年諭知府非久任不可有云題陞題調此地得一良吏即彼處失一良牧孰非赤子孰不當善為撫字顧數言更易乎至哉王言惜部臣不能善體聖心但知以遷擢鼓勵人才其議止於限年陞調而久任之法遂格不能行

初五日晴觀書青來過小坐去向午乘馬詣觀音院秦幼蘅師為其弟病歿設奠余即歸午後至廠肆購得皇朝直省府廳州縣圖又得嘯亭雜錄一書為禮親王汲修主人所輯皆紀國朝

掌故逸事鱗次可觀共八卷又續錄二卷補諸事新吾渠方見
客余入其室顧見案頭破書一卷閱之蓋識緯書也不知從何
處假觀者然語多俚俗無文理謬誤亦多

新吾言安曉峰事天子實為援手蓋上見其奏大驚急召見大
臣擬旨畢始并其奏呈太后覽太后怒曰即此足了事耶母乃
已輕蒸炸跪奏曰本朝開國三百年從未殺諫臣乞太后原之
太后意始為稍解

初六日晴飯後詣聘師處師母囑為聘師作哀啟遂入見口授
事績余以筆記之擬揚歸復往視安曉峰渠託疾不見客然余
兄晨往曾見之渠擬於十五啟行
晚覽石渠餘記列朝兵制大略

初七日晴風覽經世文續編通商新議續議又劉韻珂致直隸
訥制軍書飯後為聘師作哀啟或晚閱姚熙之尚書及宋牧仲

陸清獻事蹟熙之嘗說耿精忠降單騎入其營精忠饗之熙之
劇飲健啖指畫佞孽精忠曰此李抱真之流也必不欺我遂降
与前于清端降劉君孚同一英姿倜儻豪傑之士不可多見清
獻理學有實政及民非空言者比其從祀孔廟宜哉牧仲以詩
名亞于漁洋聖祖稱其居官安靜和平得大臣體前後居巡撫
任多善此清獻為天下最上嘗賜御書懷抱清朗又賜聯云兒
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存禮讓中亦異數也

初八日晴午後風觀書舊僕張忠自宣化歸此人於前年冬與
人鬥毆刃傷人訴諸官論法徒二年至是甫歸然其人頗剛直
事上勤幹有血性余故賜名曰忠惟素負氣不容于眾其獲罪
也亦有激而然也是日博泉青菜介軒俱留舍晚飯

初九日晴起錄聘師哀啟畢飯後詣公坦出哀啟令呈師母師
母素諳文義汎覽書史近體羸多病年甫五十餘余由公坦處

復詣新吾余昨得秘法翦紙作圓周書十二辰揀骨牌不類者
十二各置辰下令人默思所識年幾許屬某即由某辰下牌順
子丑寅卯點數之滿其年即停點記所止某牌余輒能知之不
爽毫芒余以難新吾渠大詫怪以為神後告其故渠始爽然余
因尚欲難人故不欲明言於此時出城詣長春寺與寺僧閒話
許久歸行過牛街一帶人家踈落地間橫一若風俗醇茂熙
然有太平景象折而東見矮屋數椽中有讀書聲清朗遠徹余
跨馬過即至夏地山處余兄已先在暮與伯唐地山同至便宜
坊晚酌夜歸

初十日晴妹霞裳生日始著衰梳髻年甫十五庭院奏雜技彈
唱雖里歌巷曲亦別有風調至夜深乃已

十一日晴觀史補昨晚看先正事略時乘馬詣夏地山適厚菴
抱微疾介軒梓泉咸來視問衛汝貴將械至都蓋前月有旨拿

問者也夜月明如畫覽張清恪公事蹟讀國朝別裁集張半園
為友賦夕客夜吟詩半天霜墮杵聲急一院月明人影單又廖
人也飲酒詩萬古此一時天地為我宅又先遷夫病起截句移
植甘蔗為綠陰經年長大已成林天寒霜落休輕翦恐有秋來
未死心自寫逸民身分寄託遙深又吳鳴夏出甯卷馬上湯成
有馬首青橫劍外峰之句又云天邊鳥道秋無際雲裡猿聲樹
萬重皆雄濶清健可稱詩豪

十二日晴聞張樵野侍郎今日啟行由山海關登輪詣倭議和
此數日內都中頗平靜士大夫酌酒相慶矣早覽史午後沈鄂
孫來談妙峰山事憶去年四月閒詣妙峰山山在京西北地絕
塵墟泉清可汲山雄秀絕壁萬仞盤紆第鬱龍從峯萃余盤折
而上約四五十里始抵其巔四顧連峰疊障巉峭嶺岒雲浦煙
騰迷茫巖巒皆在其下多聞瀑布聲冷激玉亦北方罕觀之

境也鄂孫言戎等所經乃北路少風景若南路絕險然多茂林
巨木蒼翠夾道桃李花繁然滿谿谷可愛晡余乘馬過湯壑仙
談時務良久復至李梅孫見其所為甲午寶鑑游戲之筆仿水
滸三國標目狀皆類今年事蹟有涉談諧裁對極工可為噴飯
余強携歸

十三日風冷早陰向午晴觀史午後石孫過會胡仲基自江西
解餉抵京昨晚甫到今始來寓抵暮乃去

余昨聞李梅孫言大同溝之戰鄧世昌因船破躍水其所畜二
狗泗水翼世昌抵德國兵輪遇救世昌既蘇見士卒皆盡仍不
欲生復赴水死時二狗因救世昌倦睡熟不知也既覺不見世
昌亦皆赴水死始而救主繼而殉主大義凜然忠臣孝子之所
為也不謂於狗得之嗟夫使天下人皆恥不若狗則使節死義
之士接踵起矣

十四日晴觀史向午余兄命車來遂至致美齋有樓數間頗高
聳余兄及仲基兄皆在相對小酌須臾夏地山亦至飲訖同步
往觀劇抵暮始各歸晚覽陳恪勤楊文定朱文端陳清端諸公
事蹟又觀石渠餘記紀國家會計之數一

十五日陰寒甚早觀史午後詣上斜街花廠購梅花遂至新吾
處觀其所畫山水晡出城詣廠肆購得中西紀事竹葉亭雜記
萬國史記携歸竹葉亭雜記桐城姚伯昂著亦多載本朝掌故
共八卷萬國史記日本阿波岡本撰共二十卷聞倭人又增精
銳萬餘人皆東行日聞恐奉天告急張樵野侍郎雖已首塗尚
未抵其國時事如此不知作何了給曾見樵野有七律二首云
六朝煙水氣常清濁世何當有盛名掌上未逢天外使膝前遙
隔塞垣兵山川莫喻人情險風雪懸知驛路平一語贈行應自
慰不曾賣賦綴金羸論都旁魄豈馮虛昏眊慚無諫獵書地上

麒麟西苑馬天邊
槐虎北門魚已看
七技能為武始信
長安不易居
聞道成城資眾志
風雲應為護儲胥

十六日晴昨購梅花送來置窗下紅萼未吐向午李梅孫來同至江蘇館赴戴青萊姚菊仙之約肴果雜陳飲盡歡罷大風夜尤甚覽竹葉亭雜記

十七日晴硯池水結消寒圖已入三九矣命僕持梅花一株遺地山讀史腹微泄午食不下咽補仲基石孫咸來小坐晚加餐觀先正事略史文靖沈端恪諸公事蹟二鼓寢月明如晝

十八日晴觀文明神宗紀有明一代半亡於宦寺而宦寺中未嘗無賢俊者如明孝宗初立刑部尚書何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欲借升秩以遠之遷南京刑部尚書中官懷恩詣問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神宗有疾召見沈一貫諭以罷礦稅及江南織造江西陶器撤還所遣中官一

貫方擬有進翼日帝瘳悔之追還前諭一貫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使宦寺盡如此等人未必無益於國而人君又未必盡納其言而寵任之也其所寵任者則皆頑庸無識之徒也悲夫聞蓋平失守王師又敗續此信頗確又聞張樵野於十六日自津啟行倭人亦派大臣其名曰井上馨此得諸地山所言

十九日晴讀史午後詣廠肆見安御史奏稿晚接擲珮來書日

印封

廿日晴天氣煦暖厚卷約仲驥小酌余亦與焉座中有蔡穆如方嘯霞戴青萊許子元及余兄設座廣和居飲罷余歸往視陳世兄公坦疾發熱未退復詣李新吾不遇即歸晚作上岳父書議論時事約千餘言燈下作字甚潦草余昨見安御史奏稿於書肆

中其所言仍劾合肥語多市井無稽之談膚淺已極文亦夾雜不堪入目不意此君竟自鳴得意於原摺擲還後令人各處傳寫已徧都市適足資為笑柄焉耳

二十一日晴風沈蘭師來小坐即去送至門外聞市將刑人往視則甫搭棚觀者如堵知為衛汝貴今日刑部方奏定其案必奉旨處決矣至日中尚未來即歸午後復同地山伯棠往視仍未至羣謂今日不復行刑俄日暮忽報已來余即往觀人聲聞咽擁擠不可近視執戟者數十人須臾有乘輿者至云為薛雲階大司寇既至半响始散則已畢刑余遂歸赴徐博泉之約夜飲於廣和居甚風

二十二日起觀史忽聞吹螺聲出詣市觀之旌旗拂天戈矛林疎水刃露潔趨材之士捷勇之夫風驅而霧集無慮數千人馬步相聞皆自西而東云咸赴南苑蓋自山陝調來之勁旅入衛

者其能否制勝則未敢必也午至江蘇館樊介軒封翁鴻甫先生生辰

二十三日晴仲驥於今日出都余往送行復詣長春寺與寺僧談即留蔬飯是晚祀竈爆竹聲不絕晚飯時余與兄論食物之品格當以雞魚為最高雞之品雄魚之品逸勝已為庸材而鴨尤其下焉者也若果實之類以橄欖為最高清苦堅澀毫不取媚於人久而知其味故名敢諫果其次莫如橘亦非凡品至於花則蘭為君子而梅為高士木則松似元老而竹似直臣皆品之極上者也

二十四日甫四鼓起偕兄詣隆門內乾清朝蓋是日為全浙謝錫恩錢子密宗伯汪柳門司空皆已先至餘同鄉甚夥其在內服役者曰疏臘國語也凡給使及傳命皆用之屢在左右或獻茶或來翦燭有事輒通報坐久之忽報謝恩摺下內傳知

道了錢汪諸公遂偕同鄉出詣乾清門外望闕叩頭禮畢月色猶明遂坐朝房待曙始徐步出○○門繞○○御箭亭及文華殿後身行時曉色盈、四顧瑤甍飛宇寂靜清涼幾疑天上唯聞履聲索、而已出東華門遂同至叙風堂小酌有廳三間亦樸雅不俗

二十五日晴寒氣襲人書春聯讀史至元成宗紀覽嘯亭雜錄內臣世祖鑿前明閹宦之弊立鐵牌於交泰殿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官不過四品皆隸內務府總管歲時謁見如堂司制有周官冢宰統攝之義和坤在純廟時雖貪黷然其居內務府也制內官頗嚴軍機隨侍嘗有背呼梁文武公名者和開之奮然曰梁為朝廷輔臣汝輩安可輕之立杖數十近日内務府大臣多由僚屬驟遷又無重臣兼領故故事總管輩多與大臣分庭抗禮無復統轄之制矣覽先正事略復觀石渠餘記

二十六日陰覽通鑑元成宗五年罷征東行者以平章克呼濟蘇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聲正之蓋元時固嘗有為高麗革政之舉今日本啟釁之初亦以為朝鮮革政為名而中國弗許請中國為革政而中國又弗應以致鋒鏑相尋兩國構難誰執其咎歟午後復書春聯曉跨馬詣新吾晤費妃懷屠靜山屠有詩諷合肥相國云清時談笑空三島今日憂虞到兩宮二十七日晴覽通鑑元武宗仁宗時事元人封拜之濫古今所罕見凡僧宦伶人皆可以拜翰林學士或開府儀同三司甚至使宦者祀孔子仁宗元年又欲以伶人為宗伯張珪諫而止其開國未久即如此紊亂欲其運祚之長得乎昨在新吾處聞日本攻威海可危今日聞榮城已不守時局如此奈何奈何飯後訪李梅孫渠新選安徽青陽縣時梓泉厚菴地山皆在議論時

事梓泉謂今日中國之不振非不肖者多也實似是而非之賢者多也余以為名言

二十八日晴覽史午後偕兄詣沙灘關帝廟謁王慶翁姻伯不遇晤稚巖表姊丈慶翁自滇南奉詔米都前數日甫到今早召對派充幫辦北洋大臣稚巖談雲南風俗情形甚夥歸晚祀神俗稱燒年紙禮畢余兄弟偕至嘯霞處晤勉甫年伯勉翁與先君子三十年舊交通籍後居京師屢往來其家嘯霞時年十二三為言當時情景歷歷在目今猶其故居也勉翁今由天津道挂冠來都年已六十有六少先君三歲精神未衰余兄弟既見談良久余不覺悽然幾欲淚下

二十九日晴覽史午後觀德人所論歐州大局及日本與西洋定約各國旅本民歸本國管轄皆余兄所手鈔者俄李梅孫來余即詣新吾渠甫起與談至暮歸地山在舍方與兄圍棋晚與

兄談西事西事類編謂西人議院之設亦多流弊每樹立黨援挾持朝政不論理之是非而一二有識之士或以寡不敵眾引身乞退如是者比之故西人亦有稱中國法制為善者天下無無弊之政信然

三十日晴早懸像備祭器午後衣冠跨馬出謁黃漱師未見至長椿寺小坐由上斜街一帶徧投刺遂至周滌峰處談良久渠屋宇甚寬綽獨橋梓二人居其中閑靜特甚余復至水孟庚甥處渠家書籍碑帖滿架上復有奚鐵生墨蹟山水一冊頗雄奇未辨其真贋也聞其隔壁粥廠中因擁擠斃數人此皆司事者辦理不善救生反致戕生抑亦可笑暮歸家祭厚養地山藝仙博泉成來相與酌飲盡懽是晚燈燭爛然氣象頗佳

形乎上者謂之道形乎下者謂之器得人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於中國甘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和為敗壞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富強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大一統

戊戌 中歷光緒二十四年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正月甲寅元日晴未明起盥漱畢靜坐待東方白肅衣冠焚香拜天威

磨墨作書錄山谷詩二十字 即胸中吉祥
宅云 日出晶朗成元旦漫興五律

一首時去五春尚十四日

東風遶解凍歲序已逢瑞未見寒梅發猶餘爆竹殘擁書忘理亂閒

戶祝平安題罷宜春字朝霞映日丹

補日食陰霾蔽天不可見讀王介州詩懷古作最勝晚五成五律一首

續前作海上雲樓客歐東天放瓦琴書成者友魚鳥五前身厭倦池

籠若翹瞻世界新餘寒何日退大地盡回春

初二日陰出賀歲詣鐘觀堂

余始悟平者不喧之第一語 天演家說 蓋人思自立不欲居人下此事也而未嘗

喧太平之統有此境界夜復成二絕句詠留音映像二器

舊聞聲是無常物氣浪搖空過不停誰遣俗倫造音器封藏萬籟關

乾霧留音微塵色相鏡中塵燭見翳眉畫不如天為幻生留幻影不隨
面敲交釘徐照像枕上又成一絕詠寶燈

愛力相摩火起無六街涼月白千珠行人盡在光明裡畫出齊城不夜圖
初三日晴起又成自來水一絕

應手承源日未出騰霧赴我遣迴千字嵐飲百流集一蓮龍吟萬家開
過午有彈箏搖撥音者坐中庭使敬里卷之曲其人大半竟濟塵歲
荒南下以求食送燕公不遇歸覽金烏簡要編畢夜誦空公詩

初四日晴肩輿入城詣諸戚友賀歲補歸觀西學述略啟蒙十種之
一也中多載西學派別源流如謂文字之祖於非尼基輪迴說本於埃
及諸學始於和耳或耳吉利又有曰群學不惟見理之明而尤能以啓
吾達其意蓋為議事及爭訟設也西國所以賴有訟師者防民之長於理
而短於詞不能自達其委曲而見証也有人為之中說使盡或德之理
於委理曲者乃不敢訟

夜讀定公詩賦絕句錄卷末云秋鷺清晴寓思萬玉哀鳴君自知
誰向忘山廬外聽孤鐘夜詠瓊人詩

初五日曉起觀書

忠也者心在中也格物家所謂重心是也人各有重心觀其所在而已在一
身之中者保一身在一家之中者保一家在一君身之中者保一人在君一
家之中者保社稷在一國之中者保種類在萬國之中者保萬民在衆生之
中保衆生保衆生者謂之大人保萬民者謂之天民保種類者謂之仁人保
社稷者謂之社稷臣保一人者謂之事君人保一家者謂之孝子保一身者
謂之養生主若夫縱欲敗度者其重心不在於身而在于物逐物而忘其身
身猶不保何論其他

西學識略載波斯理學方稱彼教上帝有二一善一惡善理陽惡理陰善
者名和摩斯惡者名亞利購善者欲調四時和水火惡者欲毀四時滅水
火又言光為和摩斯達之家暗乃亞利購之家是故其俗奉日拜火蓋趨

光避暗之意也其教之聖人曰梭部斯猶基督教之有耶穌也

又三能十二思範說稱覽與識之分覽者入身目為思之質識者出自
中國范陸時人

心意為思之範所推闡極細其說出德人干得
陸時人

補造英人李提摩太虛與譯久之有摩雷器自海外携來者持物搖之二
球間火星爆烈有聲

晚日占五絕云大地如秋橘室王掌上圓風輪微轉動塵世幾千年

初六日晴西學迷略云泰西著名史學家最先者一曰希羅多都一曰都
其後德踵而起者曰休摩著華史曰班哥羅夫著華史二公皆於民主政

治三復其意焉

創電學者美人弗蘭華林創化學者曰加芬底夫乾陸曰伯理斯理曰拉非

洩創光學者曰奈端創重學及流噴重學者希臘人亞奇然德泰政研精動

物體學者近代法國人曰畢非也者創植物學者和蘭人曰羅貝勒明中葉

繼其後者復有英國人曰格路曰賴氏又德國人曰哥底素精醫學者首
推希臘人希波拉底創其何原本學者亦希臘人曰他利斯曰布大哥拉首

以代教學名世者曰丟番都亦希臘人皆中國六朝時而印度人亦多精是學者後因天

方國人穆罕偏謨撒得來印習其學傳佈歐洲西人習便流行

夜作太虛歌一首云太虛造境奇快自雄大會當搏扶搖直欲窮其外

太虛盡外奈若何天風吹萬明星羅明星大如瓜世界多如沙克塞布空

際飛灑無周遍細者類河漢巨者名魚蛇或如白雲淡或如牛柳斜中有

日輪不知數光搖上下開榮華提挈諸星馬摩日盤旋遙攝終古無訛差

吁嗟此境真奇絕借問何人為創設世間惟有佛能知問佛云不可說

初七日晴觀書過午出街閒步書肆見虞伯生集購歸

夜偏閱大清會典及石渠餘記諸書

初八日晴寫日記過午陰冷觀明史食貨志明太祖定天下制賦稅甚輕

官田畝稅五升餘民田減二升獨蘇松嘉湖怨其為張士誠守稅獨重如

私租蓋以減其餘備也

張唐正文章曰欽頤以溢額為功有司爭改以弓以田多於天下按
強額田增賦亦困民之舉

夜讀道園詩集沖淡真樸尤長於古風蓋皆能自寫其情真者

初九日微陰仍讀明史食貨志明末賦稅之重百計倍蓰如練餉助餉勒
餉諸名目有加無已民不聊生其亡天下蓋有由也

晡走訪襄孫石過造次申廬譚久之登其書樓羅設富麗

初十日晴觀元史食貨志元世祖胡動于民事觀其勸課農桑設條法
不遺餘力不得以蒙古人而輕之也且賦稅亦輕減無異常苛虐之政
修史者皆明人當非諱飾似可信

十一日晴燕公過譚以為文弱之卒不能敵武強之兵武強之兵不能敵文
強之師明季與朝鮮皆文而弱也國初八旗勁旅武而強也故能制之若今
日東西諸國皆文而強者也雖中國自兵力如龍興時而當之必敗

又謂中國平民以不見官吏為樂秦漢而下皆然也故政法以簡為上簡則
府吏胥徒少與民接而民少安故唐揚炎之安租庸調為兩稅明之併丁糧
地稅為一條鞭皆易繁為簡之意雖不能無弊而視其舊法之病民則少
減善過徧也

觀金史食貨志

十二日晴馬車出答詢諸耒視余者日中歸觀書

余入中原遠從其部族來與漢民雜處者曰猛安謀克戶猶今之旗籍
者也其制曰賦種古而稅法外又有物力錢及諸雜課惟猛安謀克戶
祇徭牛具稅三圖之初諸稅亦輕迨後軍旅日煩征調如重民不聊生矣

十三日陰夜成七律一首余謂今之時局權在英俄兩國相持不敢動若
事言相激致成交倭勝負之見而地球大勢變動將不可思議也喜以海
軍勝俄以陸軍勝所謂兩雄並峙他國莫能及因慨然賦之云聞者瀛洲
似妾奉若若雲海劫旌旗棧深鬪亂與長策勢等連雅憶昔時萬里波濤

寒鐵甲三邊風雪出雄師王盟上國惟秦楚之輕重於今待轉移
金嘗稱李合肥乃救時良相可例以鄭子產惜不能重用耳又賦一首
云最憐赤縣有僂王偃息強鄰卧榻旁風氣晚開蠻草綠文明中絕漢
沙黃當車一國於蟻臂食案何人飽龜腸幸有鄭僑元老在和戎堪譽
救時良

十四日微晴起讀史史官有志字人惟司馬溫公深達民間疾苦宣在臨朝
時嘗抗疏請民得自上封事以為難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惠直貢其誠
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王注勸民裁桑有不趨令者做屋粟里布為之罰
然兵民之吏不能完宣德意民以為病至是楚邱民胡昌等上書言其不
便詔罷之且賜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為牧地民亦自詔悉還之仁人
言其利溥哉要之君民睽隔之世其為政必以少興事少使胥吏與民接則
民得安靜否則雖行之者意存興利而實則增害如是者此也且民又不
得自言於朝而民益苦矣溫公此奏蓋深有鑒乎其弊者

商鞅廢授田之制聽民自相賣買雖其人君養民之道然行之三代下亦不得
不然蓋疆土愈廣君之精神愈難周使授受之法猶行則胥吏之煩擾不知
何若試觀漢魏而降世之亦間行均田限田名田之政然民間不見其利日
見其害大都坐此故前人有謂商鞅之革井田揚夫之廢租庸調皆有救時
之苦衷而極有理要之中國生民之困由於封建之廢夫封建廢則諸養
民利民之善法勢不能不與之俱廢而更無善政可行如欲行之非開議會
不可而世之方惡臣下之朋黨其肯伸民之權耶嘻

十五日微晴即陰讀史史官有志南渡以來惟官田之法最擾民凡所籍沒田
券民耕者仍私租額重不堪其累既因國用不足強賣與民多抑配末年又用
虞憲張晞勸等言行限田法強買以充官田實似道實主持之病民尤甚
天災流行為無可如何之事然而人事修則水旱不為害如北方之溝洫南
方之湖圩皆以時蓄洩使上下皆能盡心經理廢者興之弛者修之何有旱
潦之虞又西國防地早之法每以多種樹為第一義蓋潦則能蓄山水勢

使不直或早則又能吸雲以致雨若夫鐵路之足以拯饑又善後之一事也
要之人定勝天其理不易惜非所論於我國之治民者也

十七日晴晚成生日自述五古一首并贈字子燕生錄之云行年二十五讀
書慚未多流光催老大君子意如何悲我失怙慈親承義方少口誦文遺書
懷憶令人老伯兄長七年友愛兩不相今忽隔南北長枕誰與眠幸有聖善
母壯健猶如昔晨夕侍秋堂譚笑承歡劇幼姪十一齡長姪今十九尚未婚
嘉姻至難惟求偶嗟我骨肉親寧落僅三五惟我與伯兄相依持門戶亦無
百款田祇餘萬卷書始承父餘蔭同向長安店中午忽聞定烽煙動幾動煙
臂力當車朝士惟言戰我家忠孝門不作違心語上書效北江慷慨陳邊緒
書上計未行俄頃犀誘集拂衣出都門未居滬城邑滬濱今桃源名賢若星
繁高侯散霞綺指顧八荒吞逾年甲兵息伯兄官漁陽留子奉母居海上一
身藏海風知天寒問卷知胸寬大千懷袖底萬事浮雲端鄰右宗葉子平情
察物理學術貫古今理亂掌中握朝夕相過從深譚無厭時疑難資啟牖

願奉以為師

十七日晴覽宋史食貨志宋承自唐五代以來兩稅之積弊其制賦之法
曰公田之賦曰民田之賦曰城郭之賦曰丁口之賦曰雜貨之賦其輸有常
處其入有常物律之寬為之期以紓民力其兩稅外諸無名苛細之釐常加
剝削或以類併合為一如仁宗明道中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第
分粗細二色亦便民之法也是時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至移折交者治
諸路轉運使前期半歲書于榜以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蓋與溫
公所請民得自上封事同一用意故仁宗誠不愧居仁惜所願之詒及諸恤
民之政官吏罕能承帝意者蓋自秦漢以降律雖有簡正而無補于民強
半坐此

清查戶口均定田畝治國者之善政也然後世不可行者亦以多擾害也如漢
光武之行廢穀宗神宗之行方田不惟擾民而田畝經界亦卒不能敷實
南渡以來預借之法困民已極故陳東魯言之于理宗並請整法官吏採夏

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法祖出朝紳為今之典

十八日陰為不彊是會樞議事規條終日不讀書然亦未脫稿

十九日早晴過午陰仍觀宋史食貨志深建炎二年初復鈔幣定帖錢疑即
今所謂印花稅之類

仲弓向子嘉伯子子可也簡一簡字蓋為三代下臨民之要法疑去亦自為而發也

二十日晴錄外史晡蔭亭過談晚復修定議事條規

二十一日晴過午錄外史晡詣內弟滙東處譚無所記終日不讀書

二十二日晴錄外史晡表兄子涵來問表甥伯倉病危在滬就醫與子涵同車往
視至知歿已二日未大殮也傷感之至晚歸作書達余兄

二十三音陰覽宋史食貨志和糴漕運諸政其自熙寧以來和糴之外又有
坐倉博耀結耀俵耀兌耀寄耀括耀勸耀均耀等名要之名目愈繁其病
民不待言坐倉一事司馬溫公曾與呂惠卿力辨呂惠卿云糴諸軍餘糧
可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溫公曰臣聞

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財

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

豈通財利民之道乎蓋北宋一代如司馬溫公之深達民情者無幾人也前

聞蔭亭之中國之開墾不力地利不盡者強半以所獲雖多而委積陳腐銷

售阻滯不能流通獲利是以人無鼓舞之志江北一帶皆然其病在甚卡繁

密使之然也若能裁撤釐卡復廣開鐵路加以官能督勸地利有不盡哉

晡觀舊五代史食貨志

二十四日陰晡蔭亭過譚謂行事如製器而論事如繪圖圖繪而器不製不
可也欲製器而不先繪圖亦不可也

相近處有法蘭西書院蔭亭之弟履平入肄業焉是日余與蔭亭往觀規

模宏敞樓四層讀書之所寢食之地有常處外闢大園平曠縱容嬉戲

跳舞每日二次皆於功課之後每禮拜有二日皆終日放學故學生無拘苦如樂園

二十五音陰微雨庭濕錄外史過午出街晚歸觀唐書食貨志夜雨而雷

唐人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与衆知之亦一良法五代後唐時稅田
妻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項數多少五家為保妻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收送
省州縣不得造差人檢括皆有深意

今之譚新者見西人富室闔戶服用豐美遂以為西人尚奢而視崇儉者
以為舊不知天下無所謂奢儉要在量入為出耳所出輸于所入則為奢不
輸于所入而尚留有餘財為儉彼西人雖侈而生財之道廣安知其所出之
數不尚未滿所入之數耶則信矣中人生計艱難仕宦空服用雖遠不
逮西人而較西人已為奢者其所出之數踰乎所入之數也夫能量入為出
又知積無用之費以留待有用此理財者之善法也今乃以為儉薄之誤認
西人為奢而慕之甚深矣

唐元宗處天下富庶之餘驕于供樂用不知節所出常過于所入於是錢穀之
巨始事腹刻以毒天下遂致民物耗斂而大亂起不儉之禍一至于此
唐故事天下財賦皆歸左藏而大府以時上其數自肅宗時第五琦請皆

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出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唐後國用急甚苛斂於民者如青苗錢借商閭架除陌皆極病民又自兩稅
法立初行頗有煩擾久而資輕錢重乃愈困陸宣公曾上疏德宗請釐革
其甚害者言最切而以讒逐事無施行者蓋唐之陸宣公宗之司馬溫公皆
深達民情者也

又有所謂助軍錢能入粟者按以官差如今之海防捐者

二十六日陰錄外史補諸次甲歸訪燕生譚宗人漕運多出于和羅元明以來
漕運皆出于加派燕生謂和羅乃加派名似異而實同也宗人雖名曰和羅當
時州縣何嘗實与民錢其与加派無殊

二十七日陰錄兩補枚叔至自杭晚中招飲

二十八日早陰紅梅花放覽隋書食貨志

隋文帝受禪後賦課役及收受之法皆略踵北魏遺制又躬履儉約以當威
服漸濯之衣當時府庫充溢戶口增跡其生平與甚失德事惟命楊素造

仁壽宮黃山增谷役死人夫累萬帝始聞之不悅及宮成入遊觀復喜稱其忠
嗟以此為忠豈足為制耶迨煬帝即位復以楊素為著作大監建東都每月
役丁二百萬人大開苑園採木江南往返遠送千里不絕死者載道天下騷然
非其父作備而何嘗考西譯書載埃及古所營建塔寺殿宇及名王墓猶存極
雄麗堅美千年不變想見當時島雄之君相率用其民以作無益中西有同慨
也尤可笑者隋煬帝在遼東開楊元感之變而歸及元感平謂左右曰元感一
呼而從者如市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則為賊不盡誅無以示勸乃窮其黨與
悉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

二十九日陰雨連日暖甚日稍冷覽隋書食貨書及北魏書

北齊及北周諸史乘皆有紀傳而無志其因賦之法略見于隋書要皆踵北魏
遺制而微有不同北魏書有志在紀傳之後記載頗詳其述均田之制則始于
孝文帝太和九年詔行其法云用給事中李冲言五三長五家主鄰長五隣五里
長五里主黨長皆取鄉人穩謹者為之蓋魏初時所專也考文可謂善復古矣

廣土眾民之君主無法法也非上欺下即下欺其上試觀北齊時舊制未娶者
輸半林租調於是陽翟一郡屋數萬籍多無妻者有司劾之稱主以為生事不
復究而姦欺益甚隋文帝時舊制課役凡十歲已下為十六十為老皆免而山
東尚承舊俗賦巧避役惰游者多又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文帝怒令州縣大
索覈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又開相糾之科以防容隱民於是不堪其擾
三十日陰微雨俄止中人禮拜日孫廢平來自書院予眠未起聞之始披衣下樓
日中微晴開觀明儒學堂胡九韶編克欲之法當日不見可欲始理頰精與腹
平潭履平舊讀書淮城即淮因道淮城風土及揚州古蹟甚詳蓋揚州去淮安
三百里

二月初一日兩覽晉書食貨志

晉人亦有占田之法男子占七十畝女子三十畝惟是否如此魏之授受則不
知也餘租調注略相同其官之貴賤占田各有等級東遷之後百姓率自板
南奔蓋謂傷人律之散居也晉土著凡軍國徵賦皆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任

之所出其無曾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官教任量維所
輸多優於課宗齊而後其吏乘往之無志或有志而無官債一門據隋書所
載其治法大抵沿晉舊而不改

魏武時欲經略四方軍食不足東祇建屯田議用其策數年間蓄積饒裕晉宣
時又用鄧艾策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于陳蔡之間分休且佃且守復大
治諸陂穿渠溉田其後大軍出征資食有餘而無水害又應虞表云趙充國農
於金城以半軍營諸葛耕于渭濱規復中原皆踵其食且兵之故制也惟欲
用其子始思所以養贍之則牛馬之用雖然使無敵國外患吾懼民之求為
牛馬而不得耳

初二日微晴錄北史蓋當路德創耶穌復原教之時哺出街

覽文獻通考鄭文滄云北魏均田法民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
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似皆荒閑無主之田必
諸遠流配謫庶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借授受財固非盡奪

富者曰以予貧人也又今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膏其盈
不足者得膏而不足不得膏其分亦不得買過而足是令其徒便買賣以令均
給之數而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與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
無弊其言近理

初三日微晴錄北史叔道譚終日與爭露魂之有無久之不能決叔道謂露
魂不能離質點而存如電氣之因摩擦而見在質點之中無質點斯無電氣露
魂亦其然也因男女精血相摩而生成形之後復因血脈流動相摩而存血
脈停滯則血相摩遂無露魂而人死矣言似有理余驟未能難也

初四日晴錄北史過午世街詣蒙學教館與浩吾談俄至時務報館購得國聞
彙編又至譯書公會晤叔道晚歸是日得見三書梅或問出讀滿室讀漢書

仲尼述治民之道惟富之教之二語尚未至富何論於教三代下人主能教民
富者蓋已鮮矣見於史傳者惟漢書稱自文景以來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非
過水日千家給人足晉志稱孝武末年天下無事時初年豐殷帛殷年幾千家

足唐書稱自親初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畜糧民物著息天下斯獄死罪二十九人號稱太平又稱元宗初年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湖斗僅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大兵自是而後歷宗元明其史所載不聞有此等語然究不知史所載者果可據否

初五日晴間棹昨夜到滬將赴金陵入儲材學堂肄業

補錄外史燕公過譚謂海門有奇士陳姓字清卿道術達人輒勸學仙以爲仙果可學仙之法奈何曰先鍊心次求仙受訣鍊心奈何曰須常使心不動自事能行之鍊心術成矣其一寂處窮林出谷中与木石与鹿豕遊略不聞是音而其心渙然若在城市室家之內而不動其一終日合尊佳飲履寫交錯越眉皓齒繞其前後而其心澄然若無所觀而不動其二置身戰陣馳驟決闘之間礲石而集死生頃刻而其心夷然若片紙飄風更無所覺而不動行此三不動鍊心成乃立志求得真仙而師事之志堅必有所遇而得其訣則道

成之謂道成而身不死或化極靈物能遊大千世界孔子耶穌佛無元法其死傷也持之甚也燕生不敢信

又云杭州旗營滿人貴林者字翰香磊落有為志識超絕特躬嚴正德管中推稱清朝孔夫子梅青書院滿學校也例將軍妻人主教學其原會全責任之責不可曰師嚴則道尊主教宜孰聘否則不就將軍從之貴林是大展其志規模宏整教弟子以王陽明顏習齋之學聚書並以買譯報及新學圖史全備觀不逾年凡出其門者人無不翹異

初六日晴早掃掃雜事作書兄書過午開估三叔枉至滬補錄外史

初七日雨覽國聞彙編嚴又陵述斯賓塞爾勸學論論學不可緩謂凡測物家如治天文者推較既精外尚有儀器差地軸差清濁氣差此外緩也又有入差則於日治手識之文臆肺之遲速寒暑之宜皆謹嚴之微以察物之難如此今於儒事之學往之思之以爲甚易不加推較遂欲武斷不知政教之火曲折與博聞繫尤重者有不事其學不通其方而能是非然否于其間也且推較

加詳而亦有人差與測物同如一人之情識行習或或以種業不同或以居養
互異故觀事論從人自為差此賢不肖之所同而無或解者也不知人差則論
事必違其實而生心害政其禍尤深云云語極精透不可不函錄之以備忘

初八日陰詣表瓦子涵即歸錄外史內見佑三卷過午去

夜觀明史兵志明人營制於各省郡縣皆置衛所外統于都司名曰都司統于

五軍都督府有征調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兵領之謂之班軍事平則各還

衛所有唐府兵遺意其於京師則設三大營一曰五軍肆其陣一曰三千肆巡

哨一曰神機肆大器及土木之工于謙為兵部尚書以三大營者乃教令臨期

調撥兵將不相習乃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創五團營其法頗善自是雖屢罷而

每師其意略改其法要之入團營者皆謂之選鋒不任者歸奉營謂之老家宏

治時流寇起邊將江彬請調邊軍入衛於是集九邊安騎家丁數萬人於京師

名曰外四家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於中官廳曰德元年所選官軍

擇于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為選鋒而團營且為老家矣嘉靖二十九年俺答

入寇時營伍廢弛兵部請興革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然其後
法屢更始立大將一人總之三營嗣用大學士趙貞吉言三大營者設總兵尋
改曰提督復設六提督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後知其弊乃更之以有明一

代京營沿革之大略也

明之營軍多若于工役蓋凡西郊九廟及諸營繕多役軍士雖班軍之上直者
亦不免焉

初九日陰錄外史晚觀明史兵志

我國人用兵將不知自倭卒不知有餉蓋倭不足以贖將惟恃侵冒餉不足以

給卒惟恃擄掠由來久矣及至承平卒無可擄之地將則尚有可冒之餉故雖

雖名衛所養兵其將無不以名者多糧往者多而人不備臨操時則集市人

乞兒充數呼舞博笑而已軍政安得不廢弛哉要之欲用其人而不足以其其

身猶之蓄馬者不飽其刍秣而望其馳千里必不得矣

初十日醒時聞窗外雪飛冷甚復睡去及起雪已消終日陰錄外史過午燕公

借陳君濬卿未談濬卿謂凡道成而超輪迴皆不遺肉身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其已知長生之訣而甘心輪迴與眾生同俯仰于生死海中隨時度其若厄不
遂欲超生者如孔子之類是也則屢遺其肉身矣然歷千億萬劫必有道成之
一日及其成也又不遺肉身但能化之使糟粕為精華而成靈靈之物能以一
身化千萬身出此度人而本體猶終日入定不相妨也蓋道成之後猶精進不
懈無止境若不進修功亦可退濬卿宗者無非謂仙佛名異而實同皆不遺其
肉身以為常人法佛學者知有性不知有命更不知身心合一之說此亦學道
之大關鍵不可不審辨也惟燕公及余皆一時不敢決

夜觀元史兵志其兵志篇末有疏書乾隆辛亥年亥初一刻錄記時
陰天十八字按乾隆辛亥為高宗五十七年去今百有七年矣筆跡宛然殊色
不受不知係何人觀後有西書清字當是滿人好學者夜深庭外地散作響風冷
十一日而錄外史檢先祖日記及先子遺墨

太虛公理皆始于一而終于萬故開創世界者豈有君權而守成法則以民權
君權者以一人治萬人也民權者萬人自治也如美國合眾世界創于華盛頓
一人則君權也及其成也眾人守法而民權也蓋民權不必待君權闢之也天
下未有無君權而能有民權者且君與師不分師即君也執權以行道者謂之
君無權而傳道者謂之師之教猶君之令令皆知不可無師何獨于君而疑
之聖人不在上位則君之任潛移于師而彼所謂君者非君也今因世界有君
之害遂疑世間無待于君凡為君者皆盜賊之類則大謬矣第君之道皆可暫
不可久故其終歸于無君也猶弟子學于師及學之成與師等則無師矣故師
亦暫也而不可不有也

嚴又陵譯天演論云上古之民有約而無令出于君而民遂若是亦不然夫
民生而有約造人愈多而約不能齊故是有君以齊其約此令之作也使能立
善令如華盛頓者令民之約恒齊豈非更賴有是君子惟自稱約之令不得善
法於是有梟雄輩竊君之令以虐其民而民始苦于令矣

夜觀元史兵志元兵制在外曰鎮戍在內曰宿衛典兵官有萬戶長萬夫千戶

長千百戶其軍士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家有男子無家者盡令為兵既
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戶出一人或二三人或二十戶出一人或
二十戶出一年又有所謂匠軍實子軍驍騎軍諸名目其鎮戍皆於邊徼
地河洛山東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屯之淮江以南各藩列郡各以
漢軍及新附軍戍焉宿衛者天子禁兵國初立謂之四怯薛蓋太祖功臣四人
命世領其職者後其制漸改要皆分番宿衛庶事則以備禁庭有事則惟天子
所指使為尤親信者

屯田之法以守邊也元人既平中原內而各衛外而行者戍於皆立屯田以資
軍餉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蓋亦古所罕見者

元史卷中又見一紙書今日廟白旗值日引見幾名又召見某後書嘉慶六
年十一月初六日此蓋衙門中知會及抄報之類召見人中有紀的誤書高紀

莫占祿三人之名因繕閱世宗東華錄是年十一月己卯命侍郎高杞莫瞻萊
疏濬通惠河當奉差請訓而召見也惟曉嵐先生不知因何事想亦衙門

值日耳

十二日兩訪陳藩卿于老橋記棧俄燕公亦至縱談潘公有答趙頌南辨神仙
書謂太虛中有二物曰神與氣二十六原皆皆氣而成合神與氣則為人及諸
有生命物其元也則神氣離惟成道者能以神化氣而成至神至妙至精之物
不可謂有不可謂無極精濬之謂太虛中以太即已過諸成道仙佛之體蓋
與覺海之說通

日中世飲于一品香樓酒罷遂回至五層樓最高處若禪下不聞車馬聲極遠
晚歸夜觀金史兵志
金人初起時用兵無敵蓋其俗奉誓劫兄弟子姪皆良將高倍保伍皆銳兵無
事若耕有事若戰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故常能以寡擊眾

國朝入中國數百年而滿漢人尚不能通婚姻此亦自亡之道也試觀金人入
中原自顧國人宗族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之守極安謀克離
廟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此實善自為謀惜其國勢浸盛遂欲罷

遼東渤海漢人之製極安謀克者以兵柄歸其內族仍不免多別之見耳以是
待人亦以是待之金人行兵部長皆曰極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統及制勝
中國者凡歸附者即以此名制其人使鎮戍諸地又設立諸總管府以相統制
史云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輒下令簽取于民使從軍遠近騷動民家丁男
若皆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注動鄰里嗟怨道路驅此彼其勝敵難矣

金末又有所謂忠孝軍忠義軍皆獲迫用史稱大率招集亡命之徒終不可制
及後擅殺北使以速金亡即此曹

十三日微晴錄外史叔過禮至夜乃去

陳潘卿言噴者氣之所化世間惟神氣二物予疑氣亦神之所化是故能鍊質歸氣
鍊氣歸神

十四日陰禮拜

十五日微晴錄外史與仲舉襄孫等同車至高昌廟

十六日陰覽金史及遼史兵志過午詣燕生譚燕公福中國大勢窮盡無後生

機不更政尚可延若驟圖自強歐州人必速分其地蓋懼黃種復有強大之國
也前閱某報載密士麥初立大功時見輿圖見東方地大恐其振作與白人敵
急商諸國謀所以少之嗣遣人刺探知我國決無自強意乃寢其事又李提摩
太赴德商向政府索學校章程云將以示中國人使規效政府大臣怫然曰爾
尚患東方強國之不多乎使復有一日本非歐州之利也觀以上二事則知西
人之用心矣

十七日雨訪陳潘卿午共飲于一品香樓陳潘潘而著論十則有長生原生原
治諸篇皆先以次序攝其大要原生篇內有蟲相食而蟲轉大人食蟲而蟲為
人三語意謂凡業若難而有功者皆不在受報之列如蟲為人食於人有功則
米生能受人小蟲為大蟲食則將漸受大蟲此皆潘公之心得者予謂世間有
為名效死或為道受難者可以此理推之

十八日晴祥子蓮兒偕至過午去潘卿勸予觀華嚴經限十日讀畢予諾之
遂覽華嚴共三十冊日讀三冊

十九日晴戴朗臺至譚時事聞俄人索我旅順大連灣作租界以九十九年為
限如德人膠州已事不知總署若何覆也余得今日防內亂及尤要內亂不作
外人雖有虎狼之志不過各據要害而已余亦猶未也內亂起中原歷沸外人
將謂代我驅除其事不可測者今之計惟有練團以防內亂即可收養無數飢
寒無業之民不可信也

晚覽華嚴經

二十日內世間文章之妙至於佛典蓋別成一格雄深奇崛不可思議當時譯
手殆皆菩薩化身也

昨觀華嚴其世界品中言世界種蓋聚多世界而名之又云或作江河形或
作迴轉形或作漩沅形或作輪轉形或作壇埤形或作胎藏形或作雲形或作
種子珠網形如垂茅語蓋與西人天家言所謂星團星氣螺旋白雲天河諸
星狀之說暗合奇哉又云每世界種中有一世界其狀若何外輒有微塵數世
界周匝圍繞此語復與星團繞日及恒星之說通

二十一日晴晨小車出訪峻齋不遇

夜讀華嚴經五諦品光明覺菩薩問明品胸臆為之浩瀚雄偉

二十二日晴作親友書極多枚叔過小譚即去撰練團章程粗定

連日感寒作嗽痰壅唾不止是日哺偶唾語視作紅色知為肺熱燥所致夜
仍觀華嚴

二十三日微陰石明來夜風

二十四日晴詣枚叔日光燈廟

二十五日陰微寒晚雨連日讀華嚴無所記惟察得有與陳潘卿所言異同者
如華嚴云菩薩亦能分身百千億世界潘公言菩薩未修肉身者又云未修肉
身不為成道然則菩薩似未成道何能分身可疑一也華嚴云以不堅固身不
能求堅固身潘公云人可使以身長生則不堅固身可以求堅固身矣可
疑二也華嚴云菩薩發願欲令眾生受淨妙身不再受骨肉身潘公云離骨
肉身者未為淨神不遺骨肉身者為陽神凡成道者皆陽神然則菩薩何以不

願衆生先受骨肉血身使成陽神乎可疑三也惟十迴向品中云衆生所須一切施力或時施彼摩尼寶車以劇淨提第一女寶充滿其上或復施與金莊嚴車人聞女寶充滿其上或復施與妙瑠璃車內宮妓女充滿其上或施種種奇妙寶車童女充滿如天婢女或施無數寶莊嚴車寶女滿中垂明辯慧或施所乘妙耕檀車或復施與玻璃寶車悉載寶女充滿其上顏容端正色相無比莊嚴莊嚴見者欣悅云云衆生亦有豈別有微意乎又所謂寶家寶馬之類皆不可解安之內典中怪誕奇云云說甚多非尋常人所悟出也

二十六日陰夜讀華嚴

有為一人一姓而受難者有為萬人萬姓受難者有為微塵世界一切衆生受難者其志識之大小廣狹相霄壤而其受難也則同其不畏苦則同其視苦樂之境毫不足動其心則同夫豪傑聖賢菩薩之與凡夫庸愚異者一忍己身之苦以求衆人之樂一貪己身之樂而忘衆人之苦也平之樂者必有苦在苦者自有樂在由樂之苦者苦無極由苦之樂者樂無盡是故志士常欲先苦

二十七日晴或問菩薩為度衆生受諸苦難願衆生無盡則菩薩受苦難亦

無盡安得由苦之樂之境曰是不然菩薩以衆生為體衆生多一得度者即苦薩多一樂境不惜己之苦也猶人終年服藥以愈其病雖苦于口而身病日祛則樂在身雖終身服藥以苦其口而不畏也菩薩視衆生猶身視其身猶口視受苦難猶服藥以樂者大豈專為一身專為一身者凡夫之樂也何名菩薩行

華嚴十地品之第七難勝地中有云此菩薩為利益衆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咸所通達又善方藥療治諸病文筆贊頌歌舞技樂戲笑譚說悉善其事園地村邑宮宅園苑泉流波池草樹華葉凡所布列咸得其宜金銀摩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等藏悉知其處出以示人日月星宿鳥鳴地震夜夢吉凶身相休咎咸善觀察一無錯謬觀

以上所說則知世間人以為講佛學者皆將屏棄一切不盡人事者悞也且所

謂技藝無論天算格致化學算學如地水火風四事尤學醫學農學工學

礪學及種種技能包括無遺亦可異矣

二十八日晴覽華嚴峻齋未晴宣仲橫偕匪東過夜同詣觀優陰欲雨
二十九日昨夜風起陰終日銘船過譚謂議院為治天下之機器首無此器不
能製造種之物又云中國農田多種鷺粟頗受其害

覽華嚴諸已成佛者多修善賢行自備于菩薩以度眾生易云以肯下賤大
得民也又所謂用九元首剛而能柔雖諸佛行不離此法

三月初一日晴覽華嚴如來相海品如來有九十七大人相於此可知孟子所
云天氏大人易乾坤所謂大人与天地合德其稱大人皆指佛言更無疑義
如來出現品云三千大千世界將欲成時大雲降雨名曰洪雲今考史書載中
西上古之時皆有洪水名曰洪雲之所為也又云風輪持水輪地輪地
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而能令三千大千世界安住
所謂風輪者即格物家所言包裹地球一百三十餘里之空氣也西人謂地為
球佛家謂地為輪皆圓也

初二日陰收初過譚謂皇侃論語義疏其於顏淵死子哭之慟註稱聖人本無
哀樂其哀樂也蓋從眾而不駭俗之意為斯語者疑別有見
叔叔又云大學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教語今蓋聽其如內典所言自
格致家出而皆徵實則知所言不虛而信力堅定非意誠耶

初三日晴覽華嚴佛家善譬多有理趣有云如人夢墮河中攀援河岸力竭呼
救及既醒時怖畏全息前所用者皆可越止喻到菩薩甚深地即不勉強也又
云如列于甕屠油及水人行其側下皆見影然於其人并不污染喻菩薩長住
生死與眾生俱而不染著也又云如推乾草等須弥山置火其中如芥子大無
不燒盡喻凡夫有少善根能燒盡煩惱也

初四日微陰覽華嚴無所記

初五日陰過午燕公來譚抵草去

燕生論周易確寓民主之義我如天地為否地天為泰又山下有火賁文明之象
世說卦義以乾之二爻與坤之上爻對易蓋使上六柔弱下賤之民處君位九
二剛強之君反處無用之地也皆民主義頗有見

夜覽華嚴經日文申明言佛身千億於諸世界各住母胎而現受生則陳清
卿所言已成道者不復受生未成道者不能分身皆與是理相違

初六日陰覽華嚴其入法界品有五十三刹使善財童子徧往求法然所傳授
語大抵相同此無他試善財之心疲懈否耳稍有疲厭則精進之志退而不能
有成觀強勒之讀善財可知矣又諸善知識屢云如是如是財可受如來記則
可受祕密法或受祕密藏所謂祕密者云何斷非常所說語否則不得稱祕密
由是觀又實可疑

初七日晴讀華嚴經終卷日中觀金陵刻選佛圖如尋常漢官儀之戲差使人
習練既熟則於善惡升沈或佛階梯可了然也過午訪陳清卿於老橋北棧同
詣五層樓縱談天色清朗

初八日雨詣訪清卿不遇至棋盤街購得悟真篇卷同契合刻坊奉歸約略觀
之頗得其宗旨所在

初九日微雨於一品香樓為陳清卿餞別

清卿將往江
西五當山

復邀吳君瀚濤來談瀚

清為落頰通仙佛之音晚後齋榻飲坐有朱君雲卿縱談朱君亦有志仙佛者
皆云儒釋道教理同出一源皆有祕密之訣散見於人所共見書

初十日雨母親生辰晚燕生陵齋等集燕燕生留談夜深乃去

十一日晴寧人二十初度詣杏蓀留午餐時偕杏蓀及其甥詹君遊龍華去
滄城南八九里桃柳夾路春色徧野寺左偏精舍數椽曰避巽廬短廬野竹僻
靜可喜住持僧亦居也寺前塔極高登馬甫及半瞻見塔西有人家板屋庭院
靜闊羨之遂下往蹤之水鏡其廬渡板橋始達入戶間無人徘徊久之南有小
扉下臨溪一女子浣衣不顧遂相與出日已暝矣杏蓀買桃花三五枝以歸
十二日陰欲雨補撰議事條規次申來

十三日陰間旅頓已允俄據如德人之在睆州補撰議事規條幸禍連日不讀書
十四日晴過午訪吳瀚濤偕訪楊姓者蜀人有志道年五十餘恬靜無塵俗氣
詢以應讀道書者以金心證論慧命經天仙正理仙佛合宗金丹大要金丹真
傳方壺外史三才全集太上十三經九種晚歸見枚叟九江舟中寄懷五律一

首錄之云雷均哀郢土而我獨西馳江樹隔雲遠沙禽飛雨漚帝閭終不見毛羽復誰施回首一惆悵孫登長嘯時故叔于月初七日應鄂督張香濤之聘乘輪西上瀕行未語別故以詩見寄也

十月晴復觀悟真篇是日清明家祭昧請香孫晚歸撰藏書樓章程

十六日晴撰藏書樓章程稿請旨申夜觀遼史兵志

遼人初起時其大馬不給糧草以抄掠為生盜賊之行徑也然中國自三代下用兵大抵如此匪獨遼人為然其行兵在北界內則多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

禾稼既入南界沿途民居圍困乘柘必夷代焚蕩以非其國中地也然用兵之

操縱奇正神變無常且戰士多耐寒習勞故能強其國遼行兵有遠探擱子軍使夜聽敵軍人馬之聲者

遼人有所謂屬珊軍者宿衛親軍也

十七日晴錄外史以讀華嚴故又較業二月矣

十八日終日雨錄外史夜覽宋史兵制宗矯唐藩鎮之弊收天下勁兵列於京

畿謂之禁軍以備宿衛又分番屯戍以捍禦邊圉而諸州之鎮兵以分紘使

則謂之廂軍又有所謂鄉兵番兵皆團結訓練所在防守者有事益募土兵則又謂之就糧軍大略如此

十九日雨止微晴錄外史請燕生談晚修政議事章程以條目太繁欲擊其綱領

二十日晴詣香孫請至張園觀訪人習試呈蹇車

二十一日晴芝兄來留午食去錄外史晚詣燕公譚夜覽宋史兵志

二十二日晴過午與芝蓮兩兄同車遊龍華復憩息於避賢廬中老僧獻茶果坐潭良久始歸登五層樓憑欄望見龍華之塔日暮始散

夜觀宋史兵志宋人能考核事理深通經濟者莫如司馬溫公觀其與韓魏公制義勇一事已可見矣三代下人遇事每喜援證古法而不知時異勢殊古利

而今害者不知凡幾無他名同而實異也今不考其實而徒循其名此迂儒無識之所為也

二十三日晴詣香孫廬禮膝重自滇別三載握手甚歡

晚禮禮膝于一品香樓禮膝云乾坤乃已此倫古語世多知者復聞有西人言

史難而謂在 曰闕達在 曰梅蒙在 曰柔兆云 亦已以論古語中是可
考中國種類而由來並可證亦難非偽劉歆所不能造又云周禮大司馬一篇
凡繪圖測算之人皆屬焉其識遠矣以是可知周禮非偽
二十四時錄外史過午至時務報館過稷塔及汪頌虞

悉日始見官者寇連才所上之書數十餘款末款有云請國家選制不以親族
而以才德先令天下府縣各公舉然後擇定一人使為國副

夜觀字史兵志編名善之制蓋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征役多亡命者梁
祖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宋初因之又以木棍選軍差以尺寸高下謂
之等長杖

二十五日晴連日微風詣燕生館燕生論擾亂之世治天下不惟宜與民休息
且宜與官休息何謂與官休息蓋今之談行世者如整頓釐金與錢漕必曰杜
中飽整頓營伍必曰裁虛額此二事名甚正然行之則民愈不勝苦何也凡天
下文武職員正惟慮俸不足以贖家不得已而有中飽有虛額今一概禁之彼

豈甘餓死將吏而計以擾於民耳近聞征釐收漕者徵斂輒倍而各處防營每
每極良為盜以肆勒索皆不得已為之強半杜中飽裁虛額之所致也故知與
官休息而後可與語治擾亂之天下

夜觀唐書兵志府兵強騎之沿革及宋兵志王晏石劍五保甲之法

二十六日晴造香孫碑

治天下之術無他法而已法善則小人不敢為非法不善則君子不得行其是
泰西多為善之人非人心善也法使之然也中國多為不善之人非人心不善
也法使之然也或問中國之法與泰西何以異乎曰公私而已矣法為萬姓立
則公法為一家私則私

覽宋史兵志及文獻通考王晏石劍若兵為保甲其志欲復古寓兵於農之意
而天下騷然司馬溫公及王岩叟皆上書力爭其言痛切蓋保甲之法無論主
客戶輒而丁出一人已極切過甚而又統束於官如巡檢指揮提舉司之類官與
民接無不擾者且凡所謂保長保正皆由上選不由下舉則王岩叟所謂羈縻

鞭笞誅求之害誰得與之論理宜其民之如在湯火也

文獻通考云五代晉初置鄉兵魏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嫻軍旅竟不可用
悉罷之可知兵之難復也

二十七日平晴日中微陰覽公報

夜觀文獻通考唐府兵之制實因周齊隋之舊而益整齊之耳考北齊制軍分
外內二營凡民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周太祖倣周典作六軍籍六等
之民擇魁健者為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統于河府大將
軍隋分十二衛如羽衛驍騎衛武衛七衛之類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
之兵其略如此及唐興高祖太宗遂錯綜推廣其制而成一代之成憲焉

二十八日陰晦稷膳未夜錄外史

二十九日晴覽文獻通考自唐以前作史者皆不專列兵志欲知其兵事者觀
於通考而載可得其崖略焉後魏時明元帝置四府大將又置十二小將詔天
下戶二十輸戎馬一匹宋齊禦敵多用民丁元嘉二十七年代魏以兵力不足

暮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晉武帝懲魏氏孤王去討同姓去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十國
一軍兵千五百人卒致八王構兵之禍太康初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陶璜山
濤皆力爭之以為不宜武備不聽及永嘉後盜賊屢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
大亂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遂愈重矣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
征四平之號每歲出討多取奴兵用乃協議也

漢踵秦制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唐人南北衙蓋仿漢制三屯南軍尉主掌

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掌京城門內之兵其兵類皆郡國番上無官在
者有事則以羽檄召郡國材官騎士以備軍旅各因其地以中尉官號將軍將
之而京師南北軍不圻也自武帝置八校以習知胡越人元之募兵姑此則門
羽林皆宿衛為之則長往姑此蓋自是有募兵之病其後兵革數動凡屯戍召

募然無復舊制有募及卒命調及悉少刑徒又以羽林飲飛胡騎越從事是
南北軍復出矣兵制益壞自光武中興京師南北軍如故惟罷郡國都試外兵

不練凡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連年暴露奔走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至安帝初胡寇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桓帝時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半條於五原師之兵亦單弱矣

魏制略如漢南北軍如故復有武衛中壘二營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蜀漢昭烈初置五軍其將校亦略如漢

歷代兵制之善惟漢與唐然皆不可持久要其法固精密焉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唐民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擗步射每宿衛者番上兵部皆有民兵之意焉

是日午後偕蓮元詣丹桂園觀優暉天息黑雨至俄止昇還與叔和飯于一品香樓夜歸

三十日陰錫外史補遺公過譚夜觀明史刑法志明太祖制刑多遵唐舊後季善長之言也然懲元雖弛之弊刑用重典亦一時權宜後屢詔繫心至三十年

始申畫一之制又慮法在有司小民不得周知故命大理卿周顛作律令直解又作大誥刊布中外用心可謂周矣其律法之最令人情者令親屬有罪得相宥隱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證兄妻不證夫蓋以全天性為閏三月初一日微暗錄外史過午詣大馬路緣道觀者蜂擁知為西人操兵將赴跑馬場予遂至時務報館登樓而觀俄遠見團隊迤邐至馬上人皆黑衣步兵紅衣奏軍樂整暇

夜觀明史刑志明立三法司曰刑部曰都察院曰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然太祖過大獄多親鞠不委法司者以天子親為刑官之事亦非治體

明設登聞鼓蓋以通下情也然嚴越詐之禁又命老人理一鄉詞訟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白於官此法頗善明刑制有非古者即廷杖廠衛之類

初二日微陰錫外史晚成和章叔見寄五律一首步原韻云古義翔相勗良朋忽遠馳雲霞識面晚江海寄書遲論事不回屈譚徑得寸施高懷章友直

莫肯定至時

夜觀元史刑志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獄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
理混一始定新律疏至元新格簡除繁苛頗用輕典其死刑有斬而無絞世祖
嘗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違回一二日乃覆奏可謂仁矣
自後繼體之君多以恤刑為事惟懼郡國之有冤者史稱其百年之間天下又
甯亦非偶然而致又稱其得在仁厚其失則在縱弛

初三日而錄外史時詣格致書院鐘鶴堂大會同志欲與中學破蒙新法諸人
列坐靜聽使朱君孫元官說西國教小兒自三歲至六歲所用之法皆寓意于
戲具而皆有學問根柢卒以錄其心思焉有書以載之名曰兒童花園又述父母
教而生嬰兒條約曲折有精理

夜觀金史刑志金人立法頗嚴無疏戚貴賤皆就緹約蓋欲強主威也其弊甚
至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以深文傅政為能吏以慘酷辦事為長才蓋失
之極焉

金人居初盜者之獄掘地深廣為之其杖罪則臂背分決未幾以民不欲罷分

決之法

初四日而覽元遺山詩集遺山詩有秀骨尤長于五古

初五日而錄外史夜觀宋史刑志宋人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律法之外有所
謂敕頒行于一司一州一縣者也神宗以律為不足用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
斷以敕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蔡京嘗因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
南渡以來秦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雜入錄冊至與成法並立後乃削去之蓋
宋之刑制為至紊亂也

宗亦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緩姦惡歲時亦躬自慮因務底明慎而
以忠厚為本海內悉平文教頗盛士初試官皆習法律令其君悉以寬仁為治
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

初六日陰微雨錄外史治中過時少以叔至晚送燕生盧譚久之論其在威海
可以拒俄人在旅順之勢英俄東方之權又平中國或可少安夜錄日記

初七日微陰錄外史補作富新書夜觀遠史刑志遠制刑最殘毒立國之初
即有五車轅殺熟鐵錐橋口及投崖泉磔生瘡射鬼箭砲擲支解等刑乃穆宗
尤刻虐墨殺無辜甚至用炮烙鐵梳又惑女巫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益
衆景聖而後法律稍寬開泰五年諸道皆報獄室有刑錯上風馬至天祚時用
法復務嚴酷骨肉相殘以至於亡

初八日晴錄外史感寒頭重登樓晚烟熱欲眠

初九日早陰過午雨杏孫過登樓譚良久始去全體熱未盡終日不下樓覽虞
伯生詩伯生詩有餘韻國朝諸家皆不能及夜雨甚

初十日雨止猶陰下樓錄日記體小瘧日中復登樓覽道園詩道園筆力直可
上接老杜觀其畫馬詩工絕不學杜自成一格

十一日陰庭溼知夜雨晨坐樓下觀諸報

西人新法新學日興月盛其造端皆明永樂時英人信根之所倡導信根英布
衣也嘗請于國家凡著有新書者賞以高第清秩制新器者予厚幣功牌並許

專利其尋得新地或身任大工者酬重賞予世爵於是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
求新法以取富貴數十年間哥倫布尋得美洲墨領鏡大地知地乃球哥白尼
脛地球鏡日之說自是而後瓦成因沸水而製汽機弗蘭林因磁石而製乾電
奈端因蘋果落而悟吸力萬立里尤因兒戲而製遠鏡其餘受爾敦始造火輪
船施蒂芬森始造大輪車惠子敦始設電線凡是新學不勝枚舉西國近年創
開新法領憑專利者年出累千萬種其無聰明日闕而不窮矣

化學家肥田之物曰壁他利亞以其能吸留淡氣也植物最喜淡氣故能滋茂
十百午靈詣燕生盧譚及俄人索旅順事燕云得聞諸自都米友人頗知其
詳當俄人之索租我旅順英使累未譯著勸我拒絕李傅相謂曰敝國兵力勢
不敵俄貴國能以兵相助否答曰不能雖然貴國決不可輕許逾數日俄使突
至譯著秘有要事與傅相語良久傅相來俄使謂曰適奉敝朝廷命所索旅順
限一日貴國覆允我則已否即宣戰速往見汝大皇帝商我坐是以待傳
相無如何即入見上問曰我國果能與俄戰否曰不能英能助我以兵否曰不

能於君臣相對痛哭遂令傳相還署与俄使查押觀此等情狀而人猶傳相
有受俄人賂及賣國等事亦不辨自明矣

補請仲異學堂親文教授一切法督肅嚴靜俄同至張國晚歸夜觀書

宗太祖德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始令諸州奏大解案委刑部詳覆至慎刑之選

周世宗用法嚴刻殺人甚多其罪有不至死者

晉天福時患天下盜賊多欲重法治之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者其四鄰同保

皆令族屬輯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不得已去全族字

十三日晴錄外史燕生過譚燕生前閱金瓶撰民兵以誠藏書諸規條作書復

五言古詩一首云東髮慕儒使立言祖虞唐重南窮蠻城迎陵思樂方樂方在

何許沙界阻難量閨裏未忘情愛淚數需裳竟美孟德使形神傷出岩

桐無枝濁世麟不祥夢中見玄聖堂上彈清商長恐雷其曲欲寫斷人腸吾子

抱仁術惻然憐梓桑既陳闕門法復著新良章勳華風之絕珠河學哉之病名

屬昏虐大義詆同庸懦孤燈暗灑秋夜長已矣待來業勉武守先王

夜觀書中國人重視名分太過致陷尊長敢為非常昏虐之事其弊甚大包慎伯

齊民四術中載一事有為欲強污其婦者方知衣惠以剪刺為股為負痛遁事

白官翁僅徒而婦擬殺候為其犯尊長也包慎伯為之平反云當為行強時為

婦之義已絕則所刺傷者路人也婦宜旌反坐極刑非是後婦卒得減死禱云宗

史刑志載太宗興國五年澤州官寧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

詔曰刑憲之設蓋厚于人倫者慈而生害由于天性刻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

殊法肯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

論蓋如是方免名分之禍人

夜深榜眠樓下望月有感口占絕句云無計能安漢何方可避秦樓頭孤月明獨照意人

十四日晴錄外史補造古孫盧素豆牡丹二本秀絕含芳未放又仙人竹青蔥

可愛晚歸夜觀書通志載容齋洪氏隨筆曰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唐明宗

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救天咸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之以

竹竿習戰鬥帝即傳令付石鼓塘處置詔增殺之次日方知是兒童為戲下

詔自晉以為失刑減常膳以謝坐寬罰數增一月俸漢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
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令如法葬埋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
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者之又稱周世宗用法嚴刻薛史備載歐
史多羨去之觀是可知歐陽永叔修史之疏漏且其平日宗旨不留意于民情
治體概可知矣

後唐時斷獄律有諸死罪不待覆報而決者流三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
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立法可謂仁矣而官吏往往不覆如故是
以天成二年有大理寺之奏後奉敕依前法

梁朱溫有新官格式至後唐廢之不行不知其法如何也

宗燕生先生夙節為當今第一其行世之學遠在色慎伯之上無論魏諸人
先生之平於古名臣中最服膺唐陸宣公司空馬溫公二人皆洞悉民情深達
治體者也而先生之宗旨可見矣余比年僑寓海上與先生交最密凡請書函
世一得力于先生心中師事已久顧世之知先生者蓋罕焉先生尤長于詩每

或一章哀感頑艷國朝諸家中罕有其匹生平律已尤嚴於非義一介不取而論
事不屈撓于人必窮源盡委不肯稍作違心語其於古今政治利弊民情隱微
瞭然指掌蓋曠世之大儒也

十五日晴立夏錄外史日本政記載明人亦為朝鮮與日本戰敗于平壤遂議和
在癸巳年與本朝甲午平壤之敗祇差一年大奇

補諸製造局晚歸夜觀唐書刑志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
刑鞭笞兼數皆輸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百
徒刑五自一年至五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二千里死刑絞斬除其鞭刑及梟
首輟裂之酷唐皆因之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要其用刑有五曰笞杖徒流
死自宋以後多因之蓋惟殺人劫盜
請罪處以死刑太宗時又有斷右知之法既而除之覽明

堂錄矣圖見人五藏皆近皆陰經者刑其待獄囚務從寬厚

十二日晴錄外史駕小輪舫泛太湖勘地以一湖量人楊姓者偕往鄉語瑣曠
衡巷漱隘日中飯酒樓中見五六人聚飲極悍皆自強軍後有數鄉人偶語喧雜

期青地事是私作租界地價騰漲也飯已利登茶樓臨江可瞻遠海復一室濃
煙鑿鑽多人袒卧詳笑揮汗腥濁不可暫舍晡近棹昏星至家是日頗苦搗
十七日兩覽日本外史晡造李提摩太廬

夜觀文獻通考及清書刑志隋文帝初三國時更定新律於前代峻刑頗能革
除然性猜忌每於殿廷杖人一日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極禁不甚即令斬之
恒令左右覘內內外輒加重罪又詔令諸司屬官若有僭犯聽於律外肆的決
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致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的恣每回不止盜
一錢帝法聞見不若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椀捕三人共竊一衣事發即行
決有勸人劫執事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未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
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血類矣帝聞之為停盜
一錢棄市之法然所殺無辜不知凡幾及煬帝之殘毒益甚楊元感反誅及九
族其尤重者復行蠟製梟首三刑

周宣帝性殘忍暴戾誅戮無度嘗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而
衛者一日不直罪削除逃亡者死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罪其決人云与杖
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天杖齊文宣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
任情喜怒乃大鑊長鉤坐矧之屬並陳于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屬製僕射楊遵
彥乃令憲司先宣死罪囚置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詔之供御應三
月不殺則免其死又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蓬條為翅命之飛下謂
之放生墜皆致死視以為笑樂

十八日陰錫北史夜錄日記覽隋書刑志
梁武帝承齊昏虐刑多僻既即位今察法度刑宜舊法以為梁律其制刑頗有
等差務尚寬簡惟帝銳意儒雅復不以刑法為意公卿大臣皆仿效之各更始
權巧文弄法負貽激市多效枉濫又其為法每急於繫庶緩于捐貴致至侯驃
橫或白日殺人帝尚能誅討也

陳人制刑多用梁法有南獄北獄之別南獄建康縣北獄廷獄寺也雷刑於市
者夜須明兩須暗晦朔八節上齋月在張心並不得行刑

十九日陰錄外史夜觀魏書刑志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疎簡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太祖既室中原慮前代刑網峻密其法之酷切于民者其後網紀禠頓漸復濫酷世祖時闕左懸空闕故人直窮寬則搯鼓太近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者於吏凡庶之凶悖者專求牧守之失迫脅在位取索于閭閻而成降心待之高免而無恥貪暴猶自若也七年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決之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獄案積年不斷羣臣頌以為言帝曰獄滯雖非古體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世苦則思善故國圖與福幸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因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魏自孝昌後法令不恆或寬或猛及尔朱擅權輕重在官者多以深酷為能焉

二十日晴訪中興錄外史補燕生偕二日奉人來訪不能作華語筆談達意二人一姓森井名國雄布衣業農一姓小田相名勇廣政郡黨人皆米華俗歷欲覘中國在下者風氣智識皆錄何等有意聯絡同志係黃種也其始去夜錄日記

二十一日微陰欲往吳淞不果錄外史映過峻齋譚夜覽文獻通考

南齊孔稚圭上言以為古之在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智者世識所輕合若直律助教依五行例國子生有欲請者策試為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詔嘉納之事竟不行

宋明時有照刑之制其法不久遂寢

二十二日陰錄外史映借燕公答視日人森井國雄筆談予詢豐臣氏德川氏子孫何如答云豐臣氏血食百世本年行三百年大祭於京都全國男女行香者幾二百萬人然無嗣可惜也德川氏現為華族公爵三品而貴族院議員中最有勢望燕公撰議十條皆辨稱中國者不在滿人而在漢人語一切中以示森井君

二十三日陰庭溫知夜雨頭背感寒傷痛過午痛覺晉書刑志

梁州先生之凡治天下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為古今特識三代下罕有見及此者惟晉書載漢孔融獻議有謂古者號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

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未一陵遲風紀壞亂政統其俗法害其教云云蓋爭肉刑也彼知法足以害教故足以撓信則三代下人心多不善法使然抑可知矣自漢文帝除肉刑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蓋死刑太重生刑太輕也於是後漢鄭元陳紀之徒及晉劉頌衛展唐亮等屢議復之卒不果晉安帝時桓元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為蔡廓所阻二十四日晴燕生過談近世譚時政者莫不以科舉宜減中額庶杜濫取之弊而燕公謂宜增加中額驟聞若無理而實有深意焉蓋凡各省府縣其地多紳士則地方官不敢肆然為非而民得少女試觀江浙與滇蜀其官吏之仁暴蓋相懸焉何也吳越公卿不絕于朝而滇蜀通顯者蓋無半是故其民之望吳越如天人宜也紳士之多寡皆視舉人進士之多寡故中額宜增亦所以潛扶民權而為今日救弊之權法也

夜觀文獻通考

二十五日雨叔來余尚臥聞之始披衣下樓蓋伊於昨是鄂歸也繼談至晴秋五方去

魏晉時刑法承用秦漢舊制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增為九篇是後叔孫通張湯趙禹諸人漸增至六十篇及後漢馬融鄭元等各為章句十有餘家魏衛親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有不由此也請置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魏嘗令陳羣劉邵韓遜唐震黃休高詵等改定刑制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其序略一篇載晉書刑法志

二十日晴微熱錄外史過午訪叔叔談燕生俄至縱論古今叔謂伯夷近楊伊尹近墨孟子尊伯夷伊尹而闢揚墨者因揚墨以是主教則懼有流弊若獨行其是斯皆有弊早獨到之境非不可貴也燕生又云五代時潘道可其行事最近柳下惠蓋無論其君為伯夷為禽獸皆可屈節以事之其志苟欲保全善類為吾所欲為而已叔叔云揚子所謂披一毛弗取者非吝財之謂也墨子所謂磨頂放踵為之者非殉身之謂也揚子志在勵已損己之節以救人不為

也。墨子志在游世，故雖污己之名，亦為之。孟子蓋以節操言，而取喻于身體也。夜觀文獻，通考東漢自建武以來，屢有省刑薄罰之詔，然上下視乃具文，仍以苛酷為能，而拷囚之際，尤極殘忍。楚王英坐反，誅天下名士，株連死者不計其數。及桓靈鈞黨之獄，收考布徧天下，宗親殘滅，郡縣殘破，可異已。馬端臨論曰：自昔昏暴之君，誅戮諍臣，直士如龍逢，此干之嬰禍于夏商，而竊議于時者，未嘗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誅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堂銅諸賢而坐，即偶語腹誅之罪，而昔商王甫輩蓋襲斯湯之故智也。又漢家之法，以殊死為輕典，而治獄之吏，以深竟黨，與為能事，如義縱、成瑨所為，比之皆然。若故黨銅之，株連根連不可勝計，雖曰昏昏改亂凶瑣，而為而由來漸矣。

二十七日陰錫外史覺明何大復詩

二十八日雨叔來，作竟日談，折簡招燕生，俄亦至。縱論時暢，叔於國朝古文家最折服，憚子居汪容甫於人品最折服，李榕堂誌文，字其而痛惡者，方望溪之文章安漢之為人，豈實有卓見也。補叔取壹酒飲，遂命意頭市一壺，至時索

頭芳蕪感聞三人柱花下對酌，意興豪美。

二十九日微晴，錫外史過午，燕生偕一溫州志士陳介石過，譚介石主持湯明梨州之學者，晚兩招叔及燕生，介石談鮑于西酒樓，叔謂曹孟德於中國非無功，惜其試伏后殺皇子也。余謂孟德子孫如不答漢即日本之豐太閤，亦當血食百世也。國朝鍾世顯學前自亭林梨州，船山習齋，鑄萬後有慎伯璉人，點深樹薄實齋十先生之書，皆不可不深究也。

四月初一日雨，錫外史補登樓，與雲岫主園茗。

初二日晴，過午，諸客舍晤，念劬談久之，復訪介石，同至格致書院聽法，吾宣徧叔叔燕生皆在，俄偕登五層樓，茗話晚歸，家祭夜錄日記。

覽漢書刑法志，漢法三章，不足御姦，於是蕭何據摠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為唐宋而後律法之所祖。

君主一統，世民固無權，其君亦未嘗有權。試觀漢書載元成累下恤刑之詔，而百司不能廣宣主恩，至有鈎孺細微，毛舉塞詔之事。宋史載仁宗累有優民

之政官吏罕有承命之意者由是可見君權有時不能伸也見于史尤顯著者
惟此其所不載者可類推矣或曰然則權何在曰權在為惡之人蓋欲為惡則
無論君民皆有權欲為善則無論君民皆無權法使然也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宣帝時于定國為廷尉皆能平天下之刑任賢之術
豈可少哉武帝進張湯趙禹張深故之罪急維出之謀天下嗟怨矣

漢初誅讎罪詛者有斷舌之刑後乃除之

燕生前論中國為工番書差之天下東西文明之國為士農工商之天下然哉
然哉

初三日微陰覽劉子元史通昨聞燕生論古今善讀書者推王充劉子元章寅齋

三人蓋能於數千年典籍如庖丁解牛披卻導窾一無障塞者也昨喉微腫樓

初四日晴錄外史映入城詣旌叔七園廬至樓上閒話俄蓮兄至偕遊城隍廟

之內園邱石林靈鏡呈出趣俄別至翠香堂亦一園林較內園稍大景物尤深

曲長廊洞扉花木蓂蔓有小山盤折而上一亭孤簷可瞭遠下俯新池南有

堂面水望之開敞前多石欄顧視良久始覺路下憩小閣間若譯園丁俄復導
遊數處仍還內園坐久之遂出城蓮兄亦歸

初五日雨錄外史補覽史通子元於諸史之歸駁深誤指摘辨晰有類然犀燭怪

俚古人每可遁形於自叙則云己嘗徵修唐史及撰則天實錄又往不能行其

意致不免依違而後与俗浮沈蓋為同作謗人所常事也甚矣言行相符之難

安知古人著書者皆無是難白之苦哀乎是故實齋有云後人讀古人之書可

辨白而不可呵罵至言也且一人精力有限著作過多非僅難如人意且難盡

如己意假令子元自著一史更無監督自及同作者与之齟齬未敢信其過

于身雖陳范也雖然子元亦古人之諒友哉

初六日早微晴過午雨晴後晴錄外史觀史通終卷

初七日晴錄外史補讀燕生廬論日本安法事燕生云日本史載其創議字法
之人多出於貴族其諸侯伯往往自願獻出土地歸于皇家夫安法之事利于

卑賤而有損于尊貴乃皆不以其介意不可及也且日本士氣尤堅猛凡侯伯

諸國之臣民無不各尊其君親其上人心固結久矣故一旦受法遂能雄視五東
而卒不辭其人心何以能然豈地運耶余曰是仍封建之利也地以兩君與民
者相親所謂士食舊德農服先疇上下之情易以通矣且日亦自開闢一姓相
傳森井所謂君臣分定而不可移非若中國更興迭滅皆我相仍使人心屢渙
散而不可結也且就令一姓相傳而土廣人眾君民之氣疏隔忠憤之志何由
生哉於是知封建之非無間繫也

初十日晴錄外史覽文心雕龍考和深于文知幾深于史所著書實便初學
王陽明先生發明良知之學嘗謂返諸己心而不安者雖其言出諸堯舜孔子
不敢以為是燕生最服此言余謂亦有弊惟斯賓塞本勸學篇人言之說是以
補救之其語見前不重述也

初九日晴錄外史補讀汝中莫歸覽文心雕龍終卷是書於文章之體例神貌
源流本末盡發其蘊可謂得文之三昧矣雖然文猶虛車也曾維管有此語尚無所載
而惟飾其車亦何貴自此車耶所載維何曰明理紀事達情而已

初十日陰俄大雨過午晴覽諸報有載格致之新理云江海波浪間以化學之
法能分生金銀可謂奇矣人皆知土石中有礦不知水中亦有礦且即浮寄於
水面者也尤奇又有蟻類者牛取乳事見知新報第五十三期

今之為目錄學者動云經史子集蓋從流俗沿稱之名也然治經之儒遂翹
然於異子集之外而別啟途途余竊謂未若蓋觀十三經中實有近史迨子近
集者何以皆目為經如尚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三代之史也論語孟子者經可
列子書詩三百篇可歸集部也戴四十九篇本入史半入子也雖為當時初學
識名物解字義之書且難歸類惟周易一書奉三儀之宏奧闡自然之妙理強
論之公綜貫萬事非一人之私言乃太虛之公法不得不謂之經者常也
萬古不變者也若子者雖有言出聖賢而皆各發其胸臆可以翼經不得直謂
之經論孟諸書是也史者載言紀事述典章明制度以昭懲勸以備考證其中
得失沿革與時迭安得謂之經尚書春秋三禮是也集者萃聚諸篇而成毛
詩非一人作不過孔子所編商周詩選何以亦謂之經如因孔子手訂者不尊

曰經則不載諸篇何嘗為孔子刪定且多非孔子之言乃亦列之于經未不可通矣
或曰春秋乃明義之書而非記事之書子列諸史母乃悖乎曰古人不為無
益之文無補紀事載言皆有明義之音必曰春秋為明義之書則尚書獨非明
義之書乎不得以其明義遂謂非史也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未
至孟子固以為史也又何疑乎或曰春秋為史既得聞命矣周易必尊為經其意
猶未明也曰易乃古聖人因太極中自然之奇耦象數而窺見無窮精義為之
闡發著于簡編以詒後人與夫自著書立論者不同故謂之經

十一日晴錄外史叻出街購物夜至圓明園路觀西人戲法奇妙不可思議
之法有二曰以字解經以經解理以師說解經朱熹生云宗旨者求道之門徑
家法者治經之門徑而博家法者即師說也其妙也不能不由斯入其終也守一
先生之言而不化猶非法經之上者也故吾嘗謂無論何事皆先身後化不易
之言也

十三日晴燕生過譚云二日奉人將者訪過午里偕二人至一日藤田虎雄曰
山根物又相與筆談余詢日本國中從景教者有若干人山根曰天主教自二
百餘年前流入聖臣氏織田氏以其害於國體盡其誅惟有西南一帶其民陰
奉其教以至於今日其徒不與昔日增減計不出一萬以上基督新教自來美
景教士來宣教甚不感其教二三萬以下希臘教俄國教士尼哥米宣布其
教行于北方亦不出一萬人要之景教總如君父貌視忠孝二語似不與存國
之體相合故市井愚氓及不逞之徒以外無信奉之者由是觀之日本至今猶
以景教為諱蓋與中國同也

燕生近讀日本國史略細考其未受法以前情形而知其國所以易興之由頗
深疑余所持封建之說蓋地也耳目易周其賢人易得志鄉閭之議有權君不
必甚愚其民直等中國商周之世而漢猶不能及也其質本美故受之易古人
云甘愛和自受采信然其故曰奉人有言曰欲受法先宜復古蓋世運不日進
則日退即以中國論宋明之世不如漢唐漢唐之世不如三代三代去秦而猶遠

然則以今日之天下而欲驟躋于泰西是主知學步遽欲奔而馳也必不得矣
知漸引之學者乃可与悟治世

十四日晴夜覽戴東原集東原先生自云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
顧未獲見其書不知何若要之先生自有遠識非專以名物訓詁見長者也

高祖契周祖后稷後人多稱其有母而無父以為美談此皆會無稽之說耳東
原以為其事不誣豈別有所見耶又西教書載教祖之母馬利亞字于列瑟未
婚而孕遂生耶穌豈聖人常有母無父者耶

十五日陰覽戴集區人溝洫之法考云溝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水強侵敗
隋高就下治之難易洫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洫而為法令
民治洫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
之力畢以供上於其洫洫不治井田而由廢也中原膏土雨如沮洳水無所泄
竭為枯澤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觀是可知窺東原先生用心之所在
又編六書轉注之義以為轉相為注互相為訓也是故說文於考字訓考於考

字訓考此為轉注而後儒誤解以考考二字左迥右轉非也
十六日晴檢書將奉母返杭曉登舟即解纜行風微盪夜月明舟窗覽戴集
全因東原先生周髀北極瑤瑤四游解頤悟歷法之理蓋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論每地球晝夜自繞一周其值日中輒過一度此即歲差也其所以致差之由以
地繞繞日故大地繞日每日行一度故其自繞輒差一度也因之月望亦為差一
日故有小餘然而四時節氣不為之安必準三百六十日故必有閏月以調均之

書曰以閏月定四時者此也中國依月之盈虧朔望以定歲故謂之太陰曆西人
依四時節氣定歲三百六十五日是以無閏月然而大地繞日與自繞率軸積年則
差一日故數年而閏一日謂之太陽曆
西人以節氣為準節氣之定由地之方所
去日先遠近與夫日與地之斜照之別故稱太陽曆

十七日晴與風舟行甚急覽戴集句股圖記諸篇不解其義是非專其業不
可也國朝算學著名者曰梅定九同時又有王寅旭謝野臣諸人

東原又有原善論性諸篇語極精粹如云忠可進之仁信可進之以義怒可進
之以禮謂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天下共親其忠義者人事之宜裁萬物而

天下共視其信禮者天則之所正行于人倫庶物多無不盡而天下共安其恕不愧名信
東原有性與材之辨未精審余謂仁性也智勇材也

下哺舟至拱宸橋夕陽在山舟子搖櫂行薄暮盤壩至東新閘泊馬去良山
門尚二三里兩岸竹樹密月東上流螢亂飛舟中熱悶蚊雷鳴終夜幾不成眠
十八日晴晨舟入良山門至茅竹街口乃俱登岸詣見叔父母皆無恙

過午肩輿至旌營中訪前所謂耆翁者其人齒樸雅識綽遠為漢人一語不見
諱時為相對歎嘆而已首近先佐領所屬旗丁五十人每月三日相聚中平等之
約坐以齒許違所款言此亦創破格之事果非常人也

十九日晴覽戴集詣介軒留午食哺訪叔叔不過歸仲華來縱談

二十日晴哺微雨即止晚火起晷日叔叔過譚

覽戴集東原力闢佛機陽明良知之學墮自足自大識宗儒言理墮意見且謂
言理而偏近於法家之法一家以法殺人宗儒以理程人言似過激非無見蓋
東原亦言理言性而必由考覈實學以入

二十一日雨叔父誕日賓友雜至樂奏于庭哺與仲華縱談

仲華云西教中所謂十字架者實測量之儀器也景教碑文云判十字架以定四方
蓋人初生而迷方向有十字架以定東南西北而經緯線始明蓋測量中最初之
儀器又云古傳太極生也儀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義皆由十字架出法極精
儒家尚理自以理冠其學而學惟景教尊天自以天冠其教而教壞法固者審
法自以法冠其法而法失其本

二十二日晴覽東原年譜先生有言陽明之講學實自緜晦亦成功不居之意
也先生教人學貴精不貴博云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底不如知得一件而到底也
晝觀傀儡夜張燈作雜劇來觀者夥

二十三日晴觀徐北海中論其貴言篇云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必以其方如
農夫以務穡百工以技巧之類是也又云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
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衷然後唱馬以觀其和導馬
以觀其隨蓋深得三言之分量矣又讀定考偽二篇頗呈砥近時人之弊又對

祿篇云古者爵有德祿有功故爵祿可貴後世爵無德祿無功故志士皆以富貴為恥
二十四日雨肩輿隨母詣張家園瞻拜松楸晡歸夜毛子丹諸人招飲

記昨聞揚介堂述雷擊二則云某縣民相聚觀候忽有物墜空諦視頭顱也口
鼻調然動皆駭而走言於官府方為逆鱗未笑鄰郡移書至云有奇案一田
家子厭薄其父累忤逆父積忿謂子曰盍速我死子曰諾逾日荷鋤與父相隨
至郊日光徧野西顧無人行乃掘土深廣數尺謂父曰此死地速下父猶行顧
子厲聲曰尚求生耶父乃匍伏仰卧子掩以土父哀告乞稍薄氣閉不可忍子不
答掩鼻息大聲如霹靂父自顧植之道側瘞者乃子也共其首事聞于官以
故來詢遂命持所墜首往驗之果其子也遠近悚然又云帝縣有老嫗生五子
一女一嫁鄰郡五子皆娶妻成主約五日更養其母一類而病子婦多不孝母
飢或竟不與食惟四子之婦賢事姑唯謹輒私匿饘粥以救姑不使夫知夫及
諸子婦微聞之怒日禁伺之所藏或不密為搜獲累以餽狗婦不忍陰典衣市
物供焉以是致怒一日母告婦曰吾行矣無以累汝遂扶杖蹣跚去將適女家

踏險而遠山洞盤曲相去百餘里母中途顛頓足折不能行坐大石間仰視歎
曰天乎父母生子者固如是也觸壁而死冀日行者見之漸播鄰郡女家女
明幹有識聞所述狀類其母疑之奔往視果然大哭已踞石指天而詬且曰
神有窮耶我坐是待尔語未已天驟黑雷震而雨注九人跪于前皆死諦視惟
少四子之婦

二十五日晴

二十六日晴衣冠出謁諸鄉老與中觀王符潛夫論去日希兄試連日晚殮
後與介堂譚奇案可記者甚多而不勝記

二十七日雨星博招飲夜作書寄外舅故老余謂中國在下之人宜各籌自保
之法尤以講鬼學為要圖而在富家大族尤以立義田義學固本族之心復
推恩他族以為自保之計

二十八日陰錄日記朱敏文蘭州先生左泉師皆來視余

二十九日晴覽潛夫論實貢篇云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德舉世多黨而朋

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貴士者非復依其質幹舉其材行也直虛造空其掃地洞
說觀此則漢時徵辟賢材往不實亦略可見

班祿篇云太古之時悉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
搖度或相侵虐侵德不止為萌巨害於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
利莫不被德余謂此即易初九潛龍勿用至九二見龍在田二又之義

王安寧深知秦漢以來生民疾苦如云以亂民與豪吏爭而勢不如以一人與一
縣爭而勢不如以一人與一郡爭而勢又不如又云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
廢十萬人上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為日二萬人離其業也以中

農率之則歲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皆極沈痛之言

是日晨訪故叔日中少叔招飲過午至湖上叔叔先在蓋余早間同注舟至高

莊修竹益出茂亭閣如舊徘徊久之返棹至彭公祠坐譚閑放臺間薄暮歸

二十日晴錄日記過午肩輿出曉歸過竹簡齋購得汪中述學二冊揚州刻本尚

精晚者仰招飲於第一樓譚都中新政知常熟罷歸田護帥而召召入樞府

五月初一日晴覽潛夫論漢時民猶有上書闕下之例故孝明帝令公車受章
無避反支然而其風古矣哀制篇云治世者若登邱岳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
得履其高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皇之政可施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可行

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可從此即漸引之法也燕中前云中國欲步武泰西必

先復三代由三代然後進於泰西不易之論

潛夫有故邊邊議實邊三篇蓋就當日情勢而論實為要策復有上列正列相

列夢列諸篇皆不無見其夢列篇云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

有反有病有性悟精晰

初二日晴將近滬時有蒯氏母女偕行輜重多懼稅閭投聽託友索免單不能

驟得議明日奉母及諸人先行留僕待免單暫行李後至是日過午詣呈據見

其家人惶亂詢之知葵甥暑中疾不省人事灌救無效醫來者終日皆束手俄

遂化去其母姑號痛欲狂乃之悽然晚高厚裁招飲其家

初三日晴早厚裁字涵乃戴元康皆未送別日中登舟曉至括宸橋泊焉薄暮

三八

輪舟始曳以行船窗東燭初潛夫論終是

德化當云民之上智下愚者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猶鏗金之在鑪也
從篤變化唯法而為方圓薄厚隨鑄制而其意蓋以為鑄制者在德化耳不知
德化虛也其要在法也非管商之所謂法也在公法則小人亦趨于善法私則
君子不免為不善所謂方圓厚薄隨鑄制者此也

王安宜頗詳究于姓氏故有志氏姓一篇是資後人之考證

初四日晴舟中覽鹽鐵論

秦漢而降邊有胡番之患腹地有寇賊之虞其故皆由封建之廢封建破壞則
天下蕩然無限而失藩籬王船山先生嘗言之矣三代而上非無戎翟獯玁然
命師出征平之甚速非若後世之耗竭海內以從事邊防也雖有崔蒲之盜取
之亦易非若後世黃巢闖獻之流寇蔓延而不可收拾也得共之由儼然明矣
世運不日進則日退西人日進故多暴令而非古中人日退故多尊古而卑今
夜舟至滬登岸已二鼓

初五日兩家祭時訪燕生談燕論中國士夫其正直好仁者多不考核事理其深達
事理者少如王幕書差甯山詐偽之流世思所以壞也余曰此無他知者不仁仁者不知
訪陳志山札於長春棧小譚歸夜觀鹽鐵論細味水旱一篇可知秦漢下百姓
與官吏交涉之苦甚故鹽鐵權雖非不可行也行於封建議院之天下則無
弊行之於郡縣獨權之天下則有害

初六日雨嘉軒蔭亭過譚過午同車至高昌廟勸地時詣杏孫譚杏孫為余述
春間鄧尉觀梅情興躍其敘事曲折生動余余同游無異

夜寓書友元終日不讀書是日得兄入都台見之電

秦始皇絕世聰慧其文封建為郡縣也知外無以禦胡故築長城以限之知內無
以靖盜賊故銷兵器焚書坑儒愚其民而鉗制之卒之草澤之民不能禁而囚
世為中國患私智之不足為也如此

初七日微晴夜觀鹽鐵論和戎之事自漢以降皆視為美談故以匈奴之禍盡
無教之種類而贖良文學猶堅持之知親以安百姓可知當時明審事理者

猶多要之以和為諱自南宋始也

初十日晴覽鹽鐵論終卷是書以殫戰息民重農桑罷鹽鐵為宗旨當時以為不達時務豈知隋良文學所持固甚正惜其未審病源徒作空語宜不能服丞史大夫也病源安在曰無封建耳封建猶存胡人何至猖獗為邊患邊無患何至耗竭天下財帛而國貧國不貧則籌國計者何至興鹽鐵今罷鹽鐵無以禦胡不罷鹽鐵則困農商維胡則外患深困農則內亂作二者無一可也故不審病源而論治疾求疾之愈不亦難乎

晴詣中夜至徐園觀煙火

初九日雨過午晴燕生過談晴偕至亞東時報館訪東人安藤山根諸君等談東人至今痛詆德日氏忠德日當日愛士恤民較中國今日勝百倍彼祖見實法以後之治故仍不免痛詆耳夜觀嘉軒諸人所定廢考機徵章程

初十日晴作寓親友書夜觀唐虞夏孔子改制考余謂制者法也古人不肯空論理而必定法使可遵行是以謂諸子皆有改制之意其說極善惟書中所列

諸家亦有並非立意改制如原壤嬰解衍之類乃皆牽強附會目為改制創教以曲圖其說則頗沿作時文之陋習矣考古之學貴精確其似是而非者實必援據以貶笑耶

列子所載楊朱說古之人損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今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余謂今日泰西之治近之

十一日晴晨詣時務報館議常事蓋浙撫已允開省義學改用新法教授今在下同志者詳議其法也日議定三條一先立師範學一崇學分已成未成二班譯書及編書昨閱報特旨廢四書文政策論五百年積弊決去於一旦快甚

補与程勝偕至四馬路西奎樓雜譯程勝謂三代不用兵者多以陰謀奇計為至寶而於教鍊軍實法不加意故古今兵事亦多虛少實惟威將軍練兵紀效二書差可貴焉夫天下至精存於虛然必實至而虛以運之未有徒虛者也昔諸葛公拒魏常以羸之陣正之旗致司馬氏畏蜀如虎蓋其練兵之精實有非所能及者矣陳壽識為將略非所長特因其不用奇計耳不自知識

他日用兵有經有權兵出于正經也出于譎權也知經而不達權非也知權不知經尤非也權可偶用相輔耳治兵之本不在是也今平日無整軍經武之實而臨時驅烏合禦強敵思出奇計制勝是莊子所謂適越而昔者也甲午之役是已余曰非獨兵為然也我國有三大病焉兵以詐立功商以欺致富士以偽竊名

十二日早晴日中微陰覽孔子改制考

淮南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大守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後黨之盛如此宜皆當日與儒教齟齬而角力也古氏春秋欲墨家有鉅子長素以為如佛且有達賴班禪天主之有教皇信然

為教主者往往自讀書甚多而教人不讀書不知何意見於改制考上卷余謂此仍愚

氏之旨蓋想人讀書多而意見與之歧不能專壹而獨其教則效力不堅強而難行遠

十三日晴向午陰晚改制考長素述老子後學西漢酷吏皆列入堅特刑名出於黃老之義然觀後漢樊豐為天水太守政啟猛好申韓法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

肯為吏夫既好黃老即恥為吏則黃老與法家冰炭不相合抑可知矣
十四日晴嘉軒昆季過談日晡去覽改制考長素以儒為孔子教名非不可然必謂孔子以前無儒之說則大不通茲據其自引之書辨之如魯哀公問孔子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邛不知儒服此必春秋時相沿有所謂儒服者為世所重哀公不知作何狀故問孔子而服是君儒服孔子不敢以儒服誇于人的云不知儒服猶言無所謂儒服也若果孔子自創儒服何必云不知耶此顯而易見者可知孔子以前未嘗無儒未嘗無儒服長素專以儒名始于孔子是則唐人魏唐不許前有唐之國號宋不許前有宋之國號矣尤可笑者謂周禮儒之道得民一語為劉歆有意奪孔子之說以與前人斯亦不足辨

推孔子為新王為素王以春秋當一代之謂以殷室夏以周室殷以春秋定周皆有至理不可易者也而亦解者必以經皆孔子自撰作而非述抑何意耶

十五日晴酷熱晴汪頌虞過談即去覽改制考

長素以為何為孔子嫡傳故為孔子所言強半皆孔子宗旨又以禮樂制度皆孔

子自定荀子多以屬之先王遂謂所稱先王皆孔子非三代先王也然荀子又
多稱後王長素以為後王亦指孔子夫孔子一人而已何以忽稱先王忽稱後王
既稱曰先必別于後稱曰後必別于先荀卿尊孔子必有一官之稱焉有任意
先後間認至此耶又莊子稱春秋經世先王之志長素以為春秋孔子作所稱
先王必指孔子不知孟子明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古先明王皆有春秋經世之意然惟天子有其權故
曰天子之事若素無此例孔子獨創則不道自撰一史何必慮人之罪我天下
之人又何必罪之耶且莊子既知春秋孔子作何妨直稱孔子之志而必曰先
王之志且書中述孔子事甚多皆稱曰孔子或稱仲尼無稱先王者何獨於所
著書獨混稱曰先王尤不解矣

長素改制考九卷據異教攻儒專攻制度知制為孔子所改一節內注云墨子攻
孔子禮樂厚葬久喪最甚若墨三代舊教大同定禮墨子豈敢肆口詆訶其為
非先王之制並是創造無疑其說似不可破余謂孔子果自創造墨子必知之

試觀非儒篇有云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當新
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
曰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倭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
車匠皆君子也而羿倭奚仲巧垂皆小人耶且其所循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
皆小人道也長素自云每以別教攻儒之言證孔子之創造吾亦以別教攻儒
之言證儒之非創造夫循而不作即述而不作之意也墨子譏以為陋可知孔
子無創造之事孔子果創造墨子但可譏其言行不相合豈得尚以循而不作為
譏耶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確是儒者之言可知孔子當日衣冠制度多因古
制並非自創若果自創墨子當知之安得尚以服古病之耶此二條可為孔子
不創造之鐵證也如長素所謂鐵案如山猶不動萬牛回首邱山重矣蓋春秋
時先王禮樂冠服制度日就湮沒世無復循守者獨孔子與其門弟子修明道
禮古制服其服循其法為世駭怪曰儒者之制蓋忘其為古制也猶今人觀
秦西民兵學校忘為中國古法而曰西法也墨子當日亦隨世俗之所詆者

而誠之然猶知儒者實循古制而非自創故笑其服古識其循而不作則以墨子
曾讀古書也何物長素既知崇先聖而專以先聖創造為宗旨使先聖等子
詐校猶欺世之人且以為聖人固如是也噫孔教之亡黃種之滅其兆是乎

韓非云儒墨皆迷免舜而取舍不同又墨子述古人事實有與儒異者如稱夏禹
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孔子稱禹致美黻冕此確可疑然安知墨子所奉
非當日僻書及流傳失實之言故言之不確抑或墨子實有杜撰古事創造古書之
意孔子決不為也何以證之於墨子攻儒之言證之且衣裳細布黻無所用八字出於
墨子佚文不在七十一篇之內安知非後人偽作乎素於不合于己者雖真亦斥為
偽於合己志者雖偽亦曰真且無不可與論理

謂孔子改制非不可董江都諸人皆主其說然所謂改者斟酌損益刪定舊修
如答顏淵所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之謂改制並無造
制之說造制亦非不可造制以誣古人則古不可也長素因繁露有孔子改制語
遂誣孔子造制並誣孔子造制以誣先王抑何悖謬至此

十六日陰蚤起

長素謂古無親迎之禮自孔子始發之然觀公羊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傳曰
識姑不親迎也則明古有親迎之禮若古無此禮則云識不親迎是矣何必曰
始長素最信公羊以為真經若如長素之說則公羊亦偽造耶

淮南紀術訓云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矣久矣以送死孔子之
而立也而墨子非之長素據是為孔子創造禮樂制度之證遂并指古所傳韶夏
漢武四代之樂及一切禮制皆孔子虛構甚至謂夏啟當天地開闢時安得感琴
瑟鐘鼓見政制考四
呂氏託古余謂長素既按證淮南則淮南必為可信之書然其序四代

也曰夏后氏殯于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
同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堅周殷人用槨周人槨置妻也矣不同也夏后氏
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
湯大濩周武象武樂之不同也以上所述同在紀俗論一篇內由是觀之當時諸
儒所謂禮樂孔子而立者不過孔子析衷有法而立之未嘗杜撰古法也何故輒

證為孔子創造若諸儒均知為孔子造當直言四代之樂皆偽烏得沿襲其說不待長素乃敢發其部耶若謂若書人無識長素何又援引其說以為證說者又曰當時諸儒為孔子諱故云然也夫欲諱則全諱何故復有漏泄之語使長素得而據若謂諸儒無意流露則因孔子所立一信迹以為創造証古之證不足服天下何也如國朝制度多得明舊而談者必曰大清會典大清所立蓋雖沿明制而斟酌損益自我定之孔子之改制亦猶是也故謂所立可也謂其造古証古則何據而云然長素其所引淮南下雖自註云證為孔子所改無創造二字然其意實以證孔子創造古法於其全書命意見之晚詣燕生示以日記所載長素語燕生頗謂然既而曰子以考古證長素甚善然長素非立言之人乃立功之人自中日戰後能轉移天下人心風俗者賴有長素馬何也梁卓如以時務報震天下使士夫議論一變卓如之功而親為長素弟子亦長素功也八比發能令天下人多讀書五百年積弊豁然掃除而此詔降于長素召見後亦長素功也長素考古雖疎然有大功于世未可厚非也余亦敬服其說

十七日晴覽改制考長素於世雖有功而考古之武斷不能不駁正之如云王制一千八百國同時必無此制乃孔子所改又云百里亦孔子之制是謂封建孔子所創造也其下又稱孔子意在削封建發大一統之美夫既不以封建為是而欲削之則何必創百里之制既創其制斷無欲削之意明甚而長素初存其說此自相矛盾也然若長素又稱井田孔子之制然季康子曰賦使冉有訪仲尼仲尼曰君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錯在長素注云魯為秉禮之國季為世祿之家先祖周公之錯尚不能守此必無之事長素於此並無實證妄以秉禮二字武斷遂謂必無之事必無二字何以服天下

而漢諸儒但謂孔子論六經定詩書追定五經作法五經及孔門講習五經與孔子作五經之語此據長素自引之書證之而長素注硬謂秦漢諸子無不以六經為孔子所作者此尤面欺駭童之語

謂孔子於五經文句間有默氣塗改者理或有之然不能因是遂謂孔子作譬如子弟初學作時文之體皆佳而字句有未妥者必先略為默氣塗改不得謂此文即先作

墨子公孟篇云儒者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經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並無作詩三百語長素亦以此證詩三百為孔子所作何謂

淮南云詩春秋時哀世之造長素據是以為皆孔子作不知造詩春秋者自有
人在孔子不過筆削之刪定之直稱曰作是與憑虛營構無異長素既知孔子
於詩不過點竄塗改何仍誣之曰作曰創造

尚書殷盤周誥諸屈聲牙孔子既欲全經重造何難改歸一律之文乃仍因其
舊使與唐虞典謨絕不相似據是亦可為孔子非創造鐵案

長素據論衡稱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孔子鴻筆以為鐵案不知後儒推論古
人有寬泛不審實而姑作是說者以不然也如班孟堅前漢書前年多沿史公
原文不改者猶未成爲其妹昭所補則非孟堅一人筆明矣而世儒注論每欲
辨史漢之書文之優劣一若漢書皆孟堅鴻筆也亦非不知姑作此論耳仲任
稱孔子鴻筆亦猶是也或曰然則世多稱史記爲孔子作漢書爲孟堅作何也
曰此亦世之評稱謂之編輯可也謂之作不可也溫公以紀年體編通鑑孟堅

以紀傳體編漢書其例一也而世皆以為撰共實也非正名辨物之義也故劉
知幾亦稱漢書之典而周之誥孔氏所撰此豈為長素稱口而實非也夫謂孔
氏撰其書不過失正名之義耳猶可言也長素所謂造者蓋謂造其事實以証
古則不敢開命矣

長素以為夏啟嘗天地開闢時安得咸琴瑟鐘鼓據此則存書蓋曰夏擊鳴
球搏拊琴瑟云云尚在夏啟前為孔子虛造者無疑有此理耶

孟子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又云克崩三年之喪畢舜崩三年
之喪畢云云孔門明言自唐虞以來皆行三年之喪墨子則痛詆三年之喪其節

葬篇云厚葬久喪非聖王之法長素云墨子聞之便稱禹湯文武若果為禹湯文
武之舊斷不敢肆口謾罵可知孔子偽託無疑此似有理然細觀墨子節葬篇詆

厚葬久喪為非聖王之法援堯舜禹以為證而專述堯舜禹葬事未嘗一及於喪
夫墨子既喪葬並數何妨直言堯舜禹皆三月之喪乃竟無一語及之節於後之節

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此可知堯舜禹雖薄葬而實行三年喪墨子志非之而不

敢言故僅舉其薄葬勉強含混以曲圓其說耳且孔門未嘗一語道堯舜禹之厚葬可知墨子所云薄葬其實而孟子所云三年喪亦非偽也

世傳堯樂大章舜樂大韶唐書於舜之韶言之備矣而墨子三辯篇云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五脩九招長素註謂墨子以堯舜之樂為茅茨以招為湯以護證孔子移九招樂於舜沒茅茨名而舜實無韶樂也余雖觀之哉無可辨然考三辯論茅茨註云蓋作第期今據大序御覽改之御覽真偽不可知而第期二字安知非章韶之訛下云湯脩九招註舊作循可知九招實古樂而湯脩之循之耳其非湯樂可知既非湯樂安知非舜樂且古書述章韶之樂甚多呂氏春秋云帝堯立乃命夔為樂贊乃效山林鳥谷之音以歌乃以康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教舞百獸皆舞乃辨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必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帝王世紀云靈放山句稽谷之音作樂大章淮南子云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雷并成歌其樂成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呂氏春秋又云辨立仰也

乃辨鑄史之所懸蓋八絃以方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夔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由是觀之呂氏春秋及淮南所載亦多孔門所未言者必更有所採自古書今已不傳耳安得因墨子一語而斷之

或曰墨子云樂愈繁則治愈寡唐虞之樂簡可信矣曰簡則簡矣而笙鐘鼓鼓安知其必真也但其後史繁耳即如長素言堯舜樂名茅茨茅茨之物果可為樂耶墨子云古者聖王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等瑟以勸衆也以為骨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菲不知累世彈國以奉死哭泣慶哀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長素極樂以為禮樂孔子作春秋然余觀周秦諸子所言往往自相刺繆多不可解夫墨子既以鐘鼓等瑟為聖王所無而外篇第七又載墨子對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致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期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此亦是徐哀樂剛柔適速言下出入周流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此亦是

子之言也使先王無鐘鼓等瑟則五聲以律七音清濁以尺短長不知何由而見
非自相刺謬者耶故余疑晏子所稱古者聖王恐指堯舜三代以前而言蓋周秦
諸子立言強半高言古初而卑堯舜禹湯亦習激風氣也惟孔門立言斷自唐虞
所以與諸子異且晏子於談孔子之前有曰周室之卑也威儀如多而民行滋薄
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可知孔子前未嘗無威儀特如多耳未嘗無聲樂特繁充
耳周之聖王既有威儀聲樂安知夏殷也無且聖子非樂而於三辯篇猶稱湯因
先王之樂作大護在湯時稱先王必夏先王矣夏之有樂明甚而長素猶稱夏故
當開闢時安得威鐘鼓琴瑟何也且晏子稱古者聖王而不稱先王所謂古者去
今已遠決非三代余惟不敢望堯舜以前耳蓋堯舜時雖亦有禮樂未制而較
之三代或更簡略未可知也

余惟疑儀禮一書或孔門所創定蓋其書但詳載周旋登降進退敘兆之節而不
言其禮為何時所定何朝所用或為殷禮夏禮或為周禮孔子既欲託古則開章
宜首言何王之制今不言則孔子自創當無疑也惟必有依據而作耳此猶朱以

孔子不過斟酌損益非憑虛而撰謂改可也謂作不可也孔子既自作則決不託古於是可見託古者必非
自作明矣夫創法改制皆聖人之事惟杜謔古事誣後古人聖人所不為
十八日晴淨掃齋中盡去坐具布席憑几觀書古法也東人有行古者

覽改制考長素以為樂傳要眇其傳最難以其音節鏗鏘寄之於聲易於喪失
因歷證秦漢以降音樂流傳律教百年輒亡而難存以是知孔子去唐虞數
千年安有韶樂猶能存使孔子聞而忘味乎則古樂皆聖人創作明矣余謂不
然秦漢以下事與三代迥殊不能相例何也吾嘗聞竇齋章氏之言矣古者
官師合一道器不分也故當時士夫於一藝被服如衣食人下習以為固然未
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取一經之隅曲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當官
師合於古人為其易官師分而後人為其難言或言乎余謂三代以上古樂能
久存者亦官師合一之故也秦漢以下官師漸分惟恃專門名家私相授受故
久則散失而無或微存矣據此為例豈確論乎

易經自卦畫外其文辭思皆孔子而推演長素此說可信

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長素謂古之人專指孔子此說似不可易由是以觀則前者秋結世先王之志所稱先王果否指孔子亦難決也

長素據孝經鈞命訣有孔子自謂遜順以避禍災與先王以託權之語謂孔子自明微意然孔子何不云託先王以明權僅云與先王以託權吾謂託權也者藉其權力于先王也蓋與上文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意正貫合作舉以行權解誤矣惟曾子撰斯所問者文字駁不同何也八字實不可解夫所謂駁不同指何而言本書如不同耶抑與他書又不同耶今觀本書無不同證以他書不見所謂不同如長素之意必謂所述制度與當時所見書不同然存經一書多言禮性喪親章述制度亦甚略蓋曾子之意果如是耶然觀文駁不同語意似專為本書者使果與他書不同當指明何書今僅云文駁不同未敢決定吾意孔子或先著一書亦名存經與此本大旨無異惟不稱述先王故曾子疑問夫子遂自揭宗旨以言不能不託稱先王我無權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為孔子背蒲人三盟三誓也若真為託古証古發當云言不必實方可為據長素又以慈母養子託之鬼神為喻余謂此我國之惡俗耳使駭稱繒種詐偽之根長而好誑語父母之教也故西人禁之

墨子稱三代聖王既沒後世君子或以厚葬久喪為仁義或以厚葬久喪為非仁義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後世之君皆疑惑二子之言也此亦長素引為鐵案者吾則謂墨子嫉孔子守唐虞三代之法過堅故為是說以動搖天下人之心使不信儒者之言耳不然墨子即非厚葬久喪而祖述堯舜者何以不言堯舜皆三月之喪乃僅舉其薄葬於喪制則不著一辭而墨子之惰虛矣尸子云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衣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據是則禹當日誠有短喪之制然不過治水時之權法耳且可見三年喪當時已行若古無此制禹何必有水不救之慮觀於制喪三日禹而特創可知及水土平禹崩而天下仍喪三年蓋禹之權法仍不能令天下久行也尸子名佞亦戰國時人衛鞅之客苗子嘗稱其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術而其所言反足

為孔門作證可信其非虛語矣

齊宣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百諸孟子曰於傳有之長素據是以難文王以
百里王三說曰文王之國果百里其囿占舍國大半無是理也不知世嘗當時
後書倍託所載不足信孟子欲因導齊君于善姑妄應之耳若文王果有囿七十
里亦在諸侯歸服疆
域漸廣若必謂百里之說孔門為託則楚令尹子西非孔門也何以其沮王封
孔子書社地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平王天下可知文王百里之說
當時古書多載之非獨孔門有是言也

孔子當春秋時書籍未遭秦火人之謂之人一見之如丘墳五典八索九邱遠古
之書猶存何況三代之書孟子雖云諸侯去其籍然時周天子必不其籍即私
家而藏亦必尚不少何能盡去使孔子果偽造掌故當時通人必有知者將皆譁
然者明為周室之徵藏史孔子自為妄人不當于眾是孔子欲託古以行其權者適
是欺其術耳尚能道濟萬世乎

長素既知莊周尊孔子乃於其攻孔子寓言並錄入諸子攻儒考曰何其憤也

莊子謂夫子取先王已陳扁狗取弟子寢卧其下使果偽造則為新製之扁狗矣
韓非謂夢詩書談說之士多則民遊而輕其君蓋既欲重君則不能不思民
韓非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情以吏為師李斯佐秦一
統天下即遵行此二語而長素以為書未嘗焚猶設博士以教天下學者使天下
以吏為師吏即博士也而仍教以書簡之文古謬之論自以為特識抑何可笑
十九日晴晚微陰風作俄止稍涼覽改制考錄日記

二十日晴觀書長素因太史公有李斯知六藝之歸一語遂謂斯佐秦定天下
實傳儒學之一派且以為書不盡焚之證不知太史公意明之措斯既知六藝之
歸而不務明政以誦主上之缺持爵祿阿順為容嚴威酷刑蓋譏其背儒術也安
在其為傳儒一派耶長素又以公羊有大一統之說而李斯佐秦定一統罷侯置
守以為謂其傳儒術不知公羊大一統之說而李斯佐秦定一統罷侯置
教于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日故云政
教之始據是可見三代聖王受命皆稱大一統所謂通三統也但有王二月王三

月之分耳且非廢諸侯乃稱大一統一統之者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
以盡莫不統于王也今必執罷侯置守而後為大一統抑何謬耶三代以下之為
亂世皆李斯置諸侯不便一語釀成之王船山曾有此意余復暢發之詳于前吳
使孔子所謂大一統果志在罷侯置守如李斯之言則孔子為二千年之罪人矣
烏得為教王哉是日香綠燕生來作竟日談入夜大雷雨狂風撼窗俄止

長素云韓非李斯同學于荀子而二人之敗其事同其禍同又云二人皆以急功
名之故遂嚴法酷令以投時君時君視之其禍中于人又云李斯預聞荀子之說
而行孔子大一統之制意若李斯實傳儒術者夫韓李二人既背道而馳安有傳
儒術之意則李斯之罷侯置守非孔子所謂大一統之制明甚

二十一日晴覽改制考引淮南子稱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
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葬葬以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宜見形
而施宜也長素據此以為漢時遺書尚有知禹武不為三年之喪三月之葬者此
亦自命考據家也今我笑死夫武王之不為三年喪漢時遺書明言因伐紂載尸

海內未定之故可知未伐紂之前奉行三年喪海內既定復行三年喪矣禹立朝
死葬葬法實因洪水之患陂塘之事與尸子之言正相發明及水土平安知石仍
舊制長素所引證之言反足為人所攻彼之證抑亦太阿授人矣

二十二日晴杖叔至自杭過譚映燕生來三人暢論至夕偕步公孫花園納涼
夜分乃散

二十三日晴早起詣城內日中歸

孟子滕文公章然友反命官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長素據此以為非大周定禮不知當孟子時諸
侯之不尊周已數百年雖有周禮而諸侯皆去其籍不復奉行視為國姓父兄
百官又皆肯游子弟非讀書考古之人其所稱先君殆據近代而言若世遠年
湮方則茫然莫深究猶中國人詠秦西制度以為非先王聖人之道彼直以大
清律例為先王之遺也八股為聖人之教也豈不謬哉勝之父兄百官殆以此
輩人安得據為確證且所引志法非會典通禮之書蓋既喪祭從先祖語意似

斷制有據論者疑私家論著也更不得為據要之戰國之際列侯之朝無復官書可稽而私家所藏尚可考證所謂禮失求諸野也孔孟皆據私家流傳古書慨然方為表章欲復久廢之制宜當世駭怪多阻撓也

長素又稱康誥云古之人若保赤子而夷子以為儒者之道見於滕文公章明甚可見書為孔子所作不知儒者之道一句朱晦翁解已誤此道字實與孟子道性善之道同一義當連下讀猶言儒者之所以稱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若道字讀斷則原文語氣難通矣康誥今讀人之可稱道以此語尤為儒者所常道者故墨子就其而道者進而折之亦常事耳豈能據為孔子作書之證耶

論衡云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禹三尺儒者以為卑下長素據堯舜為儒墨改制不同之證以又大謬墨子所稱堯舜堂為三尺亦古書所傳實事儒者以為卑下亦腐儒偽存此堂論身孔門何嘗更創為堯舜堂為三尺之制耶且所謂高三尺者言其階高三尺故仲任有過高則視莫不能從戶闢見之辨若屋為三尺人將俯而後入無此卑下者吾意儒家所以譏之殆亦謬會以為屋為三尺故以為卑

下

階高三尺不得謂卑下矣

所以號腐儒也其非孔子及門弟子可知

墨子虛造妄言謗毀孔子孔子猶逐條辨正之孔子虛造妄言以誣先王何竟無逐條辨正之者必待長素而後發耶孔子偽與否不可知而辨正者不可謂無其人也

長素既引叢子諸墨知孔子譏墨子三心之說非真而猶錄入儒改諸子考可笑

荀子禮論既識擅作典制者則孔子之不擅作可知

心辨而險言偽而辨行僻而堅志愚而博頓非而澤五者康長素皆近之未可詳者嘉其有功于今人也

二十四日晴讀張茂先鷦鷯賦鴟鵂賦鸚鵡賦曹長沙鵬鳥賦頗得賦之旨趣蓋能於寄物體與詩同

輔覽改制考畢長素以為古無學校選舉自孔子創其制漢武帝始大行之遂作漢武後儒教一統考不知漢武之興學崇儒果堂其實乎抑僅有其名乎有其名而不務實則與未行無異焉臨通考論曰武帝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公孫弘請選用之為學官而復補平史及郡國備員意

軒可知其言甚甚蓋後世人主視儒與俳優等其建立學校如築劇場之臺取其潤也鴻業而已若謂立學校便是行孔教則自漢以來幾無代不立學校試問有益乎天下否耶漢張湯傳稱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湯雖又深意思不專乎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才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則當時諸儒曲學阿世傳會經義以行法家之術抑可想見而長素所謂漢之善政皆出其中者此其證也長素謂西漢郡吏以儒術化民而所舉僅寥寥數人若以是為孔教大行則歷代多有而漢豈得專美于前耶

晚至張園初涼歸詣杏林

二十五日晴銘所及芝兄至自津過譚留午食去

覽王深甫困學紀聞述易脩辭止其誠云脩其內則為巧言修其外則為巧言名論乾坤三次也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可知聖人之微意三代上之治以封建三代下之亂以無封建若漢晉及明雖有封建皆非先王規制與封建同

愚按易乾坤復屯有封建意義有學校意當有井田意訟者刑所由始也師者兵所由起也

深甫曰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名論

易之宗旨扶揚抑陰愚謂陽君子也陰小人也蓋扶君子抑小人之意也觀於泰否二卦可知若謂專為尊君抑臣言之謬矣

二十七日晴錄外史過午叔叔未譚夜偕至浦灘觀燈

孔子之徒皆習禮樂詩書墨子之徒能使驅湯赴火故孔教近文學教近武韓非所詆為儒以文亂法使以武犯禁者也然孔墨皆志在傳教以平世主之權及後世人君崇法家之學而儒墨皆為所用蓋世安則以儒飾法具世危則以墨供驅役何也漢經術搦文詞者儒家之事也非飾詭具者乎衡鋒犯難效節捐生者墨氏之學也非供驅役者乎故曰儒墨皆為法家所用

二十七日晴錄外史晴至當學館與法吾譚晚歸覽困學紀聞

深甫云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引玉泉喻氏云春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

子也頗有見

二十八日晴錄外史補遺收叔諱偕至張園夜觀煙火奇妙

二十九日晴法人索爾班義我塚甯人不可在滬者皆罷市聚眾大譁西人發鎗擊斃十餘人猶未解

余前論言秦傷考所稱秦焚書未焚博士所職者此語自為貴與已發之可見
秦官板書未焚之說頗確然蕭何入秦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亦未收博士所
職者及後咸陽一炬而完書畢竟無存矣壞壁所得古書非劉歆偽造無疑自
謂心得可折秦唐語故叔亦以為然及觀因學紀聞始知王伯厚已有此說蓋
述帝王大訓末云若為帝能除挾書之禁蕭相國能以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
所讀者必不墜矣又呂叔公大事記云秦始皇三十四年所燒者天下之書博
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書惜哉字蕭森希通錄曰李斯曰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必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
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書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於是可見古人

讀書精審非如長素鹵莽滅裂者也

左傳曰舜日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不及君臣夫
婦朋友蓋以五者皆天合三者皆人合也可知古人重天合而輕人合者也孔安
國本左氏以解虞書五典堯往語深意以為不如程子李柱孟子者為是余謂孟
子所述五倫蓋謂堯使契教者在傳述五教謂舜使八元教者非一事一令所
謂五典不知果何屬而要不得以是病左氏蓋於左氏所述猶規見古人之微意也

三十日晴錄外史補遺時務報館晚至並業會館葉浩吾等為法爾爭門事集議
因學紀聞述帝王大訓之存于漢者于二卷之三頁中頗多精卓可誦者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蓋墨劓剕刑官大辟為賊刑
科月後世止以未為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
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悽莫大焉為先哲云

帝王世紀載商容事云商容嘗執羽箭馮于馬後欲以代紂而不能遂去伏于
太行及武王克商欲以為三公商容辭以無勇余謂是人行德令之宗遺生

六月初一日晴表元子涵至自江甯

觀于呂氏春秋載城之戰雍季之言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可知兵不厭詐之說為末世之名義非用兵正理也
魯之西生民獻之十夫皆以無名而不朽者也

深富先生亦云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歷代醇儒深識多有此說
周公營成周以居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亡無德則易以亡又云惟予一人有善為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又云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皆見史記呂
氏春秋說苑諸書可見聖人雖制封建傳子孫而猶有公天下之意

初二日晴晴詣香孫談子涵亦至

周書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二語啟後世媚上頌聖之大病先儒謂成王失言
當矣後世惟漢光武嘗下詔禁上書者稱聖其他無聞焉

洪範五福不言貴閭百詩云古人之在位也如有重負其去位也如釋重負得
昔賢立言之微意矣若視貴為福則近于以位為忍睢而天下事不可問今日

秦西之法其人亦多不以居官為樂蓋文明之世理當如此

初三日晴詣陸齋歸錄外史

王伯厚云堯舜名臣止任一事仲尼為弟皆為一科愚謂此可知古人重專門之學
又云武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威儀之則聖蹟傳心之學惟一則字愚
謂則法也所謂道與理皆法也故內典劫云佛法又云法空

宋武帝留著燈籠麻繩拂而不能禁者武之侈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梳而不
能禁明皇之侈故知垂裕後昆之難元英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線
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

宗節儉如此朕
等敢頃刻忘之張安七之於湯沈動之於克張燥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其能
蓋懲固也而父子霸性之不相聞亦可信

初四日晴向午故叔友譚論譚甫生仁說有云男女媾合事因其合日具生
於隱曲處故人以為羞若生廟頂則雖朝會燕饗時猶可一試余謂此好為
新說而未潛思夫理也男女之事生於愛力愛力生於對待自無明風動妾德
為人我於是有世累有眾生有對待有對待則有愛有拒拒之極至於相殺愛

之極至於相淫聖人不能遽禁其淫且殺以返于無對待之境故是為之節制
許烹殺禽獸以洩其殺之機許娶妻置妾以洩其淫之機有所洩斯有所止乃
能有所不殺不淫者以仁相接以禮相限而世界可少女然由斯漸進公理日
明必期于淫殺盡去愛拒惡化返於無對待而後已故知肉食妻妾實據亂不
得已之法而非天理中本有也是故聞聲于庖厨者惻然男女結褵而色艷然
皆天理微發露者若如甫生言媾合之具若生廟頂則不足羞如是豈盡人可
以淫乎而淫遂足為天理乎盡人可淫則亦盡人可殺矣且淫者穢垢之事也
性體清淨故非所當有豈交合于頂顛者遂不穢褻耶以口相交謂之接吻西
人惟夫婦行之不避人亦不施于他人也中國人偏視為穢褻而譏之曰夷禮
可知即生廟頂而終以為穢垢事亦不可行于廣眾間也

初五日晴覽困學紀聞香孫過譚午後大雨而俄止薄暮詣張園孫若愚招飲夜晴
初六日晴錄外史聞次申有母喪次申赴津未歸晚香孫招飲

余少詩文則勝處為三曰理曰境曰情近忽悟詩之三體曰賦興比近于理賦近于境興近于情

虞書而載鳥獸率舞鳳凰來儀事人多疑之然觀于宋觀漢記所述王阜為
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集學宮張樂擊磬鳥萃足垂翼翱翔而舞其事不虛
初七日晴晨入城日加午歸昧枚叔過譚晴雨
初八日晴錄外史晚覽困學紀聞

我國自古重文辭聖門有言語一科文辭即言語也毛詩字之方中傳所謂大
夫之九能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
山川能說喪紀能諫祭祀能語皆謂文辭也西國古時亦無前見梁譯書載昔
希臘教房九女神號曰慕賓在人間分司文明之事九女座平列首座左執簡
右把筆主增慧於詩事二座座書一卷主增慧於作文三人三座執笛主驗歌
四座執劍以葡萄葉繞首主哀曲五座執琴主舞曲六座左執琴右執琴撥主
演譜慕悅之詞七座作思慕色主步虛游仙諸八座執杖向一球作指主天文
九座執杖戴假面具以五加皮繞首凡調笑詩詞及牧歌皆其所主果以春
西國有著者美詩文三人象即言其獲諸慕賓所默佑其風如此

梁之有聲無詞者南陵以下六篇投壺魯薛鼓之節亦然

周穆王遣戎于太原以亡周與晉武帝使劉淵監五部軍事將兵在鄴以亡晉國詩權輿四置至於每食不飽醴酒不設之意

王深甫格學之學莫近于詩一節懷之可誦真善學詩者矣

詩講舍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主百福之宗萬物之戶惟四始之說終不解春秋急攻戰留意學校者惟魯信公衛文公

初九日晴錄外史觀書詣燕公談

唐太宗夜讀周禮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愚謂太宗果聰明過人彼已知井田封建為先王政法之綱領惟念財謂不封建而欲行井田亦不可得也初十日晴錄外史晡觀書

卓茂不隸吏之受饋遺杜密不恥謁守令陳託劉晏不除造船之寬剩錢崔祐甫用人不避親故蘇軾請許漕河綱運者亦攬貨物皆極深於事理而洞達治體者盧坦趙鼎不抑氣價李孟諫元仁宗劉史云吏亦當有節者錢士升諫明莊烈在江南富民財云富戶者貧民衣食之資也陳球諫明英宗云不煩民而役軍之獨

非國家赤子乎

十一日晴與仲遊詣泚中過午大雨中始歸知母及晚痛不止

晡歸夜觀書

王伯厚曰禹畫象乎溝洫潏然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水也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因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地子驅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誘晉欲將盡東其畝而戎重且利甚而西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為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外為溝洫在易之師當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義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如入無人之境悲夫註云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朱氏漢上易侍郎大冢傳或曰隱至險于大曠伏師旅於民眾井田之法也愚謂觀是可知井田之利且可以佐封建也

十二日晴錄外史晡觀書估三過譚祥士亦至

漢光武云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此頗得用九先首之旨蓋厚尊位必以柔也故東漢循吏如宋均劉寵唐亮劉寬輩皆以寬得民

十三日晴秋過譚蓮生亦至福事又不合補項時務館

漢家法已嚴切而崔實猶病其寬蓋嚴及無辜而寬於縱暴之權貴也安得治以光武寬仁之主然其下詔嚴檢田畝戶口猶不勝擾民以宗操王簡相然其禁悉錢也氏猶嗟恐可知據亂之政宜簡宜各靜多一事必多一擾矣

十曾晴錄外史晚觀書

漢家外戚之墮者以陰識為最焉序次之鄧騭又次之

十五日晴在次申家終日晷中成服帛者踵至晚歸觀書

王者往也眾所歸往也君者岸也岸所立也說文作尹蓋天下君与官一也帝諦也審諦

於物也桓帝時李雲敢露布言帝欲不諱此真氣節也

漢家尚無忌諱故李固皇甫規荀爽輩對策皆指斥時政亦無獲譴者

十日晴錄外史過午故叔來譚

愚謂堯舜傳賢其為公天下之心大矣然不能大開民智大伸民權立公舉之法

使天下萬國世世遵行如華盛頓之推美利堅者豈識猶不足耶抑或私心未盡

化雖無利子孫之志而猶有保君權之意耶識未至則愚私未化則誣二者必居一焉

十七日晴昔山濤見王衍以為亂天下者生必此人石勒誅王衍亦曰破壞天下非

君而誰世遂謂王衍清談誤國以是極罪老莊愚謂不然夫王衍之為人誠不足

道然謂晉亂為衍所釀則大謬蓋晉之內亂始于立晉后外亂始于劉淵為左

部帥立晉后而八王之兵構任劉淵而五胡之亂成即使王衍不善清談不崇老

莊亦安能拒八王杆五胡耶當時為崇老莊論者非無裴頠與張茂先同輔政而

未忠議其德而無厭棄也禮而附賊后可知當時即不善清談亦無補晉室之亂

試觀王導庾亮謝安輩固不善談老莊而佐成東晉之偏安為清談者何負天下

耶黃老之學清靜虛一蕭曹漢文以是為治東漢循吏如宋均唐亮諸人亦以是

撫民蓋據亂世之天下為政尚寬靜者皆老氏之學蓋政煩則擾民水清則無魚

有不得無也老莊之言正救法家之窮如王衍者特能談耳其為人固不足

道然以亂晉之罪歸之並委咎于老莊余則不能不辨

十分晴觀書子願乘甫至自都小談去日跌詣子願補歸錄外史夜石孫來將詣都觀周禮司寇一職所述詢國遷詢國危詢立君皆詢及士庶人而當詢之時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皆有所之位又凡決獄亦往之詢及庶人則古人似有議院之法章枚叔云

十九日晴祥士過蓮元亦至跌詣子願復訪香孫補借牧叔至張園晚歸扶鸞一事世俗多有不知其所自始惟魏書崔浩傳載浩受冠謙之術有所謂天宮靜端之法且浩上書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奇言于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于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豈可以世俗當慮而忽上需之命疑即近日扶鸞之事

二十日晴日中雨晚復晴觀書是日立秋南北朝之際其政治之美自元魏文帝以外獨推劉宗之元嘉而齊武帝亦差勝然考元嘉之治史稱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上者為斷吏不為免民有所

繫齊永明時史亦稱郡縣久于其職由是可見郡縣之天下官吏果能久于其職不數遷調其政治必有可觀者蓋即行封建之意也二十日晴俄陰微涼有秋意錄外史補觀書夜雨

二十二日雨錄外史日中晴襄孫使人送融齋書院課卷來屬枚叔閱者補觀書夜雨自魏晉以來歷南北朝以至於隋凡更姓易代者莫非臣奪其君君逼于臣之勢而行禪讓論者皆以篡竊為罪不知當時凡臣之能代其君者其才略德器實過其君什倍以公舉之理而言則司馬炎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楊堅諸人皆在應舉之列是時守成之主既昏懦而不勝任理當禪于其臣其臣代之亦於德義無虧而世儒認之痛詆以為悖義傷教亦何所取耶夫君為民而設也君猶庸闇民已不勝苦况如東昏叔寶之荒亂者耶而猶曰臣官守節而不可代之此真官官官妾之見也惟自劉季奴以後凡既廢之主無不保天年或且殺前朝宗族殆盡是則不免以暴易暴

二十三日晴嘉軒過譚晚觀書

易繫辭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人之爭此寶也至唐割天下而不顧其君之私此寶至父子兄弟不相容懷藏海盜家蓄焚身悲夫公舉法立使人視此物不足為大寶而天下爭乎

二十四日晴枚叔過談終日夜同車遊惠園在西湖小樓茗話甚無風
二十五日晴觀書日中問權至自杭錄外史補詩次申晚造香孫盧維譯

子與氏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云見孺子匍伏將入于井雖盜賊亦動其心天良之發人所固有也以隋文帝殘刻御下坐觀其囚旱饑遺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猶知流涕乃不御酒肉者曷寧可知平日不見不聞則民雖流離困于不彼殊漠然無所動矣非果忍其民也民与君疏隔大甚而其君又深居簡出安得知民之艱即知之亦僅於耳目所及其所不聞不見者豈不知凡幾夫君既不知民之艱則雖有歸主其所補于天下抑亦微矣故吾謂行君主之政其惟三代封建之世民或得稍舒何也君与民相親

二十七日晴日中詣子頤往視次申補歸夜觀書

秦銷天下兵器隋亦收天下兵器然皆不旋踵而大亂作遂以覆其宗社後五代吳復禁民私畜兵器而盜賊益繁可知民之為亂与否不在兵器之有無也今鄧中大吏總之然以士民私藏鎗炮火藥為懼抑何其見之陋也

二十七日晴觀書南皮所著勸學篇有云主昏于上臣忠于下二語以為美談不知實為中國禍根之最深者有此等名義獨夫民賊始得逞行其志說者歸罪于宋儒亦未盡然蓋自唐以前已有是陋習故雖昏虐如楊廣朱溫猶有許善心竟君素王房章輩為之效死且自以為名義所在竟君素守河說降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自苦不知此名義是誰創設蓋法家之名義也為法家之說者令人廢孝弟詩書而必效忠于上且欲使弱主能制強臣故君雖無道必不可背主為一姓非為萬姓也補六而晚晴

二十八日晴燕生過譚持明治新史示余謂日本定法之初先設議事而舉國人議事蓋得定法之要訣矣俄雖僅圖富強不伸民權然仍設上院議士惟所舉者皆貴族耳可知欲振興諸務實事求是者非議院不能有成今採議

院緩立、說者皆大誤天下也。余難燕生曰：今之民多愚，假議院開八股必不能廢矣。燕生曰：然議院果開時文不廢，亦無害何也？有議院則天下之學使鄉會試考官書院院長必由公舉矣。所舉者雖不必驟獲碩學淵德之士，而庸劣陋惡頑闇之人必漸少。天下之為時文者必有進無退。時文之進亦由多讀書。讀書者多，民智漸開，公理自明，必有廢八股之一日。今不開議院，僅改時文為策論，雖足一新耳目，而主試非人，則棄取非法，棄取非法則眾心不為鼓舞，日久之必至攻策論如時文，仍無補于天下。此其間升降所關益甚鉅也。

二十九日晴，觀書。唐太宗論為治之法，以為隋主專任一己，故亂而吾博採眾議，故治。可知雖據亂之世，君主之政猶不可不議。蓋雖不伸民權而上議院仍不可無也。然則謂議院直不可設者，真愚人也。又太宗自云：少得良弓十教，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矣。又云：一日萬幾，豈能一中，理皆名言也。彼執欲任人之智而不許開議院者，其令智不如太宗遠矣。

七月初一日晴，詣子園午歸，晡觀摩季平四益館叢書。

宋先生云：史持論謂大地種類有喜守舊者，有喜進步者，此大謬之論也。夫人之性莫不欲進步，雖禽獸亦然。譬之犬人所畜，畜也而鄰日飢而捷之，東鄰日飽而既愛之，則必舍西鄰而就東鄰矣。又試持三飲器，其一價昂而粗惡，一價廉而美好，詢諸愚人，必取價廉者。此非進步而何？人与獸同，此性也。今獨謂人有不欲進步者，抑何說也？夫今日之人，特患無進步之權耳。使假其權，則無不日思進步者。且日進而無退矣。故吾謂中國能大開上下議院，自宰相督撫以至州縣，咸由公舉，行三十年則十八行者必可進，至後人未變法以前局勢行之四十年，必可進至日本今日局勢可法也。夫法不可不受，然須先得其根本要領，其餘枝葉參日聽民之自愛，與運會漸進，日新月異，而不勞援則其愛也可恃，而期於有成。若果領未得根本，未立而徒煩其條目，業其枝葉，則雖受法百年，其國愈貧，其民愈困，於是天下之人仍以受法為詬病，而甘于守舊，非果守舊也，無進步之權也。

初二日晴詣龍門舟送子蘭行向午歸觀書

余昔謂先問民智而後扶民權今始悟非先扶民權不可問民智民皆有爭自
主之心今重抑之而皆心悅、俯首下心者以尚愚也稍智則必起而相爭
爭之不能得後殺無辜如孫逸仙是也惟先設議院以伸其權而後徐開其智
則民心已平而無事爭無事則自不為亂

或曰秦漢以來大抵愚民然之起為亂者屢矣何嘗問民智耶曰不然彼為亂
者強半迫于水旱飢饉凍餒窮困自欲救死非出其本心蓋飢寒死為盜亦死
彼求緩死故為盜始為小盜劫奪人家繼為大盜劫奪城邑皆志欲救死而已非
得已也若民智既開而猶無議院以伸其權則其亂也不必因凍餒窮困而始作
官府稍有不平將羣起而抗上矣使復欲討而殲之有不出於死鬥者乎大亂
作矣民與君樹敵國矣雖然使其亂而果成也中國之君權去非不深幸也然吾
吾決其必不成何也中國即不能自半歐洲強國必代平之瓜分之局宜矣瓜分
已則歐人必重抑吾民重愚吾民而黃種將為黑奴矣哀哉
中國之民今日貧困
極矣即不聞知亦必

孔惟民愚之亂中國自平之易民智之亂中國自平之難故必待歐人平之耳為
開議院則無論民智民愚皆可不亂何也議院開而行必舉則貪虐之吏必盡去
而民之貧困者漸少盜賊不趁亂何由作乎夜大雪風雨交作

初三日雨觀書錄外史唐書載貞觀二十二年結骨使利發入朝結骨人皆長大黃髮錄
時自古未通中國上因以侯利發為堅昆都督注云結骨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者非不詳今何地
在故叔遺譯余謂中國今日如不圖富強但開議院修內政或可自保種類叔謂然
初四日陰微涼唐書選舉志云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為宗時劉曉上書
云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
眾矣可知科場檢替之弊當時已有之

漢之弊英音之殷浩唐之游嚴皆以隱士盜虛聲者求如孔明李泌梁震之流不多見
也而馬廖之萬煥而其子弟猶驕者不謹以姚崇之清倫而其子及孫親信猶受賄賂者難如此
唐府兵之廢世多歸若于張說不知當日亦救時之弊不得不然蓋自高宗武后
以來天下久不用兵府兵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又其家不免雜役漫以貧
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而宿衛亦不能給故張說建議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

從優為之制於世道亡者事出由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雖分實可紓百姓之困亦可厚非也若如華陽范氏之所議以為當補偏救弊不宜并其法廢之不知大凡撥亂之政積弊已深焉非大改舊法一新耳目則其弊決不可救即欲救之亦無其法如楊炎之宜租庸調明人信諸雜稅為一條鞭皆叶意若謂既改之而仍有流弊則君權獨擅之世固去之樂之改惟初改之時民得稍舒而謂救時者欲持之無弊且欲隨時補救使弊漸少而不欲真廢其法則非議院大開民權競起不可此說吾得諸燕生不易之理也

初五日晴觀書賦語燕生譚補視中返至時務館館賸柳叔叔復詣查孫晚歸知履平來

知仁勇三大德世所重也然中國今日非無至知者里書府史之流明習文法洞知情弊雖泰西亮等政治家不過也非無至仁者閉戶誦書之士砥礪廉隅躬行孝弟雖聖賢克己之學不過也非無至勇者負盾搥籐擗囊之盜操刀橫行殺身不避雖烈士慷慨赴敵者不過也然而知者不仁故奸猾者為害害矣仁者不知

故迂腐者為棄物矣勇者不知不仁故悍暴者為患若矣
初六日晴故叔道禱

孟子謂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秦漢下惟徐有功馮道二人近之

初七日晴燕生過譚余謂周東諸子百家競起而散分四派曰儒曰墨曰法曰秦漢以降法家主持世間儒墨復學強半為所用見前獨老秦潛与之抗而救其窮試觀歷朝魏魏稱循吏賢相者莫不得老秦之微意蓋彼以嚴吾寬彼以動吾以靜彼以煩吾以簡庶幾民得稍舒乎

補詣日本真宗本願寺訪松林僧登小樓相對甚談

初八日晴錄外史日中松林僧來縱談補去余至九和調莊略稔詳

晚歸觀書對晏為唐室功臣卒被誣而死世儒論之以為興利之臣利於上必不利於下故罕有保其終者余獨謂不然夫晏雖為國家興利然未嘗擾民且有救民之功試觀晏傳云晏於諸道置知院官的月報豐歉之狀若豐糶糴或蠲免或救助不待州縣申請輒奏行之當時民累以無困弊流殍者晏之力也且晏史之亂朝廷

空耗軍需正急倚是辨使無是為之調盈劑實以充國用則括富開禁除陌之困援何待德宗時而始見耶是不死而復能竟其志朱泚之亂必可不作而德宗且免幸奉天矣今以其被殺而歸咎于興利自古忠賢英傑死于非命者眾矣何嘗皆興利之民哉若夫王鉞輩輩固不可同年語何也豈理財而常以養民為先彼則專事腹下以奉上也

初九日晴程勝過譚偕訪嚴徵老觀名人書畫甚夥稍歸觀書

讀史之要必精求其制度廢季平云說往者亦必精求制度然武世武蓋制度者經史之樞紐所賢精理與義之所由見而世界盛衰治亂所從出也

初十日晴佑三至自江甯過談錄外史

松壽字鶴齡滿州人前為江甯布政使會朝旨欲行銷捐法部行文制府制府以問松抗言曰由地商民痛苦者眾若復苛罰必大困民制府曰朝旨也汝敢違耶松極言不可遂寢其事云何朝命復督迫制府堅欲行之松乃与約曰必不得已某任其事用人由某制府曰諾松退召僚屬廉謹者

四五人謂曰銷捐事一妾卿等但擇商民尤殷實者略取之畢當以所獲數至少者為上考吏知公意遂故延緩不行逾月果有旨責吏苛擾遂停銷捐公聞之早夜追諸使還世後白制府

十一日晴觀書魯論稱或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所謂以直報怨者其人賢而有德于人必善視之其人不肖而有害于眾必思所以除之不以怨兮懷亦不以怨避嫌也唐劉仁軌在東吳或真以德報怨者也若以直報怨者其惟陸敬輿之於竇參乎

鄉峇里選法曾与公峇相近三代下不復行矣然西漢徵辟其所舉人猶聞采鄉閭無心之評論魏晉以來立九品中正劉毅等已議其非法至隋設進士科唐人因之於是州郡貢士皆投牒自舉矣夫公峇受而為自舉其得与失亦何待言乎
十二日晴錄外史

古人飲食用力也今人用匙箸然古高封時已有玉杯象可知用箸古人已有之後人但廢刀匕耳前漢時景帝賜周亞夫食不子箸三國志載劉玄德聞孟德言

失著唐書高宗文傳崇文討劉闢令士年折民是著者新繁食用匙箸由來久矣
唐書穆宗長慶元年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仲容以書
房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文昌憾之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
皆以關節得之上命覆試點所取十人而貶徽等可知通關節之風自唐時已有之
但徽等實冤耳然當時此等禁令殊寬故徽等僅點黜而已若在宋朝必置極刑
史又稱唐李景讓不肯通關節可知當時此風甚盛

十三日晴詣滄南高昌廟日中還佑三招飲哺歸觀書晚蒙祭
東漢光武与嚴子陵共榻而眠唐肅宗亦与李鄴侯共榻而語當時君臣之非
如今之朕渴亦可略見

十四日晴錄外史補詣格致書院杏林校叔稷陸仲巽皆在為識蒙學報以重事
晚歸觀書唐自憲宗以來歷穆武宣皆以領方士丹藥殺其身前車既覆後車
不戒可謂愚矣長生非竟無生理要且丹藥所能為哉尤可異者以徐知誥之
人亦亦以是斷其壽至死乃悟晚矣

道士中有可取者如徐洪客之獻書李密請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軒
轅集之勸唐宣宗屏欲崇德自然受天進福王栖霞之書李昇未能去飢嗔飽
喜何福太平陳搏對周世宗云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飛昇黃白皆卓
然為傳人

十五日晴晴霞自津來過譚久之去友人每尚鎮定如謝安石之後折者偽矣亦
實有非偽者宋王景文之賜死也與害國甚白竟斂子神色不妄此非安石所及
矣他如唐之李藩賈耽李石輩皆能臨死生利害不動其心而非矯飾者

十六日晴日中集晴霞銘伯謙飲于一品香樓哺歸

五代時馮道世譏為販國老于然觀其誦頌中書詩贊劉審文德政蓋能留
心于民事者當五代播亂之際號稱家傑者半為盜賊驅殺或自為盜賊十能
以百姓為意道雖辱身數代而猶知恤民生全獨救其為人

十七日晴錄外史日中微陰微船招飲哺晴校叔過談伐虜仙燕生偕至
世皆皆私其子孫於是不私其土地私其土地於是戰爭始起而民以無

龔

幸覽錄曰填溝壑者不知凡幾矣我視五代創業之主雖半同時人李嗣源莊宗之弟也石敬瑭明宗之皆也劉知遠敬瑭之臣郭威知遠之臣使皆能不私子孫廢此效唐虞傳賢之法則存勳傳嗣源嗣源傳敬瑭敬瑭傳知遠知遠傳郭威指讓官府四境是然安有稱兵劫奪之事而契丹亦何至入腹地打草穀耶惟其私子孫太過卒不能保致自相奪取或召寇患亦復何益

十八日晴詣龔景張歸錦外史補訪塾仙晤童亦韓及叔返道燕生盧論扶民權亦須有序要在居王者漸散其權而已今之許士民上書言事即散權主議而議院之先聲也余謂欲扶民權宜先扶卿相疆吏之權次扶百執事郡守牧令之權次扶紳董生員之權然後漸扶農工商之權

十九日晴觀書李泌為唐肅宗畫討服安史之策王朴為周世宗陳平定吳蜀出并之策其於形勢攻取皆瞭如指掌宜為世主所重

古云衣冠不正朋友之過夫衣冠細事而君子必謹者蓋欲以外制其內也未有慢于外而能教于內者故仲尼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儂生猶然而況帝王

乎鄰生見漢高洗且長揖不拜沈景見河間王政服不正箕踞時不為禮實儀見宗祖岸憤跣足卻立不前皆知所以正其主矣

二十日晴觀書以德報怨誠不免矯枉過正然有怨不報自是美德如漢光武不忘朱鮪之怨劉知遠不報晉陽僧之怨趙匡胤不報董遵誨之怨元懷育黎不報李邦彥之怨餘如班超不因李邑毀已而留之郭進不因軍校誣已而殺之仍使立功亦皆有不可及者若夫恩怨大明且髮必報者如李德裕趙普輩其遺穢于後世宜哉

魏思溫說李牧業李夢說顏真卿聞邱仲卿說李筠皆操勝算以制敵者也真卿故濟故業筠不用故敗

二十一日晴觀書代果叔民之義三代下無有兵以孫浩劉鋹之殘虐晉武宗祖滅其國而擄之皆不能明正其罪使得善終不卒之甚者也他如蕭銳王衍輩反皆無辜被誅此世之所以多暴主

劉宗毅檀道濟南唐毅材仁聲皆自壞萬里長城

謝晦之先贍顧竣之文延之盧多遜之文德伊江阿之弟英發人本朝皆有遠識者
王忠嗣不貪功而多殺人徐知浩不貪地以苦百姓庶幾仁人

二十三日晴錄北史迨午燕生秉譯夜觀書

茹拔佳以胡人而知聚天下書李嗣源亦以胡人而知刊九經板頗為難得

晉謝安舉子玄唐杜仁傑舉子光嗣宋曾彬舉子璣理皆可謂內舉不避親足

繼祁奚

唐宣宗云若太子立則我遂為閒人宋太宗云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甚
矣私其君位者至父子不相假豈不可哂

漢武帝任張陽尚文法嚴刻而公孫弘等以經義增和之後世所謂通經致用者如此

言偽為天書而陳亮史等亦以經義增和之後世所謂通經致用者如此

突厥至便橋唐太宗出禦之而突厥請盟契丹圍澶州宋真宗駕臨之而契丹

請盟其制敵之機實如出一轍也

二十三日晴訪古孫譚余擬為中外古今九等人表一夫人二天民三仁人四民父母

五社稷且六事君人七民賊八一夫九六盜

晡歸錄外史觀書狄梁公不願知譖者姓名呂蒙正不欲詰朝士指者姓名皆有

雅量

漢疏廣不為子孫留財東漢楊震不為子孫開產業唐張嘉貞亦不為子孫置產

世稱為美德余謂若使二人為君必不下于放勳重華也

黃南雷云君世及輔有宰相不世及故有置相一篇宰相之漸為虛位也自宋而

已然太宗雍熙元年詔求直言曰錫上疏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

任之何以置之若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真宗咸平元年詔求直言曰錫又言樞

密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蓋

宋制以中書省樞密院對持文武二柄故錫云然而宰相權輕亦可見矣

二十四日晴觀書元魏時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傳年格薛琠上書以為若取年

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宋寇準乃相除官吏持例簿進準曰宰相進

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余謂君主之世人重法故有治人而後有治法

民之世法重于人故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如鍾進以資給所以杜用情弊也
而隋才沈滯眾職不舉弊即因之使選嘗得人能秉公去取又何患焉故云有治
人乃有治法若夫民政之世公舉法立則隋才自不患沈滯即掌用人之職者亦
不敢稍涉情私蓋為眾察覺罷之甚易也故云有治法自有治人

劉宗明帝作湘宮寺壯麗甚慮以為百姓費兒貼婦錢所為趙宋太宗子元傑造
假山姚坦以為血山太宗又自作開寶寺塔曰錫土疏云眾謂金碧耀煌其為法
唐太宗欲自觀起居注褚遂良諫之文宗復欲觀起居注魏謩諫之至宋太宗時

梁周翰請以所撰起居注先進御後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此始

二十五日晴詣滬南桃園勘地日中歸觀書

東漢宦官之禍自和帝封鄭眾為勳鄉侯始唐宦官之禍自明皇以高力士
為禁門將軍始宋一代宦官所以無大擅權者由太宗不除王繼恩宣徽使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君子所以貴防微杜漸也

宋太宗嘗花後苑觀燈乾元樓自謂太平即讀史者亦必指當時為太平而江南

鐵民都城外凍死之民為血山時鞭笞之民一若太平時應有之事蓋彼所謂太
平者一家之太平非萬家之太平也

二十六日晴嘉軒兄弟過譚甫自揚來過午去錄外史夜觀書

宋得天下所未收者東北之幽薊西北之銀夏西南之南詔深為中國患卒能晏然
無失者寇準富弼范仲淹韓琦四人之功也

宋魯宗道位密對劉后云武皇唐之罪人也哉危社稷其功不下於杜衍傑李昭
德而王曾可方唐之古項蓋能弭禍于無形

范希之柄政願欲變法故興學校立學各科舉令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
賦其意甚善乃更張無漸規模大論者籍之則當時奉行者必有妨援不便
於民之虞抑可知矣希文卒罷相而科舉新法廢變法之難如此合長亦自得
志遞謂以名權定天下法三年有成教亦言之太易也

唐王劉晏宗之富弼皆有實惠及民可稱民父母矣

二十七日晴作荅孫頤齋書過午大雨雷震夜觀書

王合甫上萬言書自謂欲致君堯舜及其得志乃勸其主獨斷專任且宗旨在於富國強兵皆堯舜之所無也故曰堯舜而行事乃效法商鞅者宜致天下之撥商鞅之時地小而法又簡故尚可以目前富強之效合甫時地方而法繁所以更出商鞅之下

二十一日晴漢之簡后稱焉鄧皆名臣之女而宗仁宗后嘗氏其父彬亦名臣也

仁宗崩英宗即位有疾后稱聽政能撥經史決事重委託綱要疑未決者令諸

臣公議未嘗自決簡視曹氏及左右未嘗假借帝疾愈即用韓琦言歸政以其

簡置中於焉鄧武且有過之無不及矣名臣之女固自不同

李鄴侯韓魏公李忠武三人皆善處人主家庭骨肉之間是日叔叔過譚

二十九日陰微涼俄晴復陰觀者中原自遭唐末五代亂離之苦至宋建國以來

雖未致太平而民頗獲休息乃有王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以倡之遂致海內困

擾民不聊生世雖多為安石怨而終不免于民賊者蓋始則生惡閭無識其後遂

狂執意見知民之怨苦而不恤以與異己者為難可無誅乎嘗考當時預知安石

者韓琦唐介孫固李師中呂海晏蘇洵也謹信安石者歐陽修韓維呂公著元

弟及趙抃也為安石羽翼者呂惠卿薛向曾布曾公亮蒲宗孟呂嘉向陳升之

謝景溫鄧綰王珪王滂也濟安石之惡者孝定王廣淵李承之葉祖洽陳舜俞

王韶韓絳蔡確童惇也力為安石為敵者司馬溫公呂梅富弼劉恕鄭獬王拱

辰錢公輔范純仁蘇軾蘇轍張方平范鎮孫覺程顥張戢李常王子韶孔文仲

呂陶楊繪劉摯之廣博陳襄鮮于侁也其安石之門人子弟不阿附者陸佃鄭

俠王安國安禮也

昌黎云通經是用介甫云經術所以經世務經之見重於後世如此吾謂後儒

治經者多不能窺其本原故以經淑身者尚眾而以經益世者蓋寡三代以上善

政善法所以可行者由於封建議院相輔實君民共治之天下故上下懸隔之意

而政和民安後人讀經者強半注意于封建井田學校而忽于議院之制此其所

以不知本也議院之見於經者孟子洪範述其意周禮序其所當議之事而並詳

其制如小司寇之職云見下今謂介甫某欲致君堯舜而法周禮宜先立其等制度一切安

法成聽公議則治無不日進即行青苗保甲均輸法又何至病民乃昧此不為而

徒欲獨斷以行新法失行之意矣不崇其弊而廢其末末事之濟不亦難乎
秦漢以下治法得經術之意者惟兩漢之徵辟元魏之均田唐之府兵
以一人舉一人不如以十人舉一人說文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而顧會玉高皆
作推一合十疑注以為推推十合一為長蓋學者由博返約之意余謂若推一
合十之說有公舉意

宋咸平時嘗請乘西夏國危子弱滅之復河南為郡縣而真宗不從慶曆時朝
議頗欲因夏主涼祚幼弱而取之復為安撫使種琳所阻論者皆謂失機會至元
豐四五年間竟用王珪俞允神謬等謀輕開邊釁致有冰梁之敗軍陳死之喪夫
殆盡夫前之不棄危不代表誠不得為過而後之決然用兵以損威者則神宗誤
用小人之言亦安在傷言富強自以啟之耳

漢之直不疑宋之徐積皆受誣不辨且僭人之金以是為高余謂終非中庸之道
蓋自誣與誣人無異不辨可也復僭人之實是自誣矣如以自誣為當于理則孔
子見南子何必自矢以天厭乎

不如孟子與韓人辨竊
廢事而不欲自誣也

八月初一日微陰觀書王安石欲復古學校言科舉蘇子瞻駁之近人梁啟超復
駁子瞻之言以為科舉合于學校千古偉論荆公當時無助而敗後人廢其學校
之闕議而沿其經義之偏制道盡甚一日不知當日荆公之法何嘗不行所謂
三舍取士神宗已舉其法于歲旬至徽宗時遂推行於天下盡罷科舉貢士悉由
學校乃史稱時人頗患苦之且議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
故至宣和三年遂罷三舍復用科舉則此法當時必有積弊且終於有名無實
抑可知矣夫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欲行之後世而有實效且持久無弊必自開議
院始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政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
三曰詢主君其任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聲曰西面聲曰東面安石設法
不以此為先而僅加意於科舉學校則其法雖暫行而其不能持久也決矣何也上
下之情不通公議無權則法行而不弊豈特學校也哉
子與氏曰徒法不足以為治必有治人而後有治法何以能使常有治人必設
議院公舉之法而後故又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唐張柬之定武氏亂以除惡不盡復構三思之禍宋呂公著及元豐之政亦以除
惡不盡致鉅聖諸小人倒行逆施蓋君子或可容小人小人必不能容君子也
初二日晴詣惡東時報館晤山根虎巨筆談日中歸檢書晤訪平陽先生晚歸
觀書蘇氏兄弟當安石受法皆能以極諫被譴及元祐時子由復力斥呂范調停
之說不可謂非忠矣何杜揚畏之請進用呂惠卿章惇黜范純仁竟無一言以助畏且
讀其禪文以請純仁是何心耶厥後紹聖小人競進揚畏實為戎首則子由不得辭其咎
觀於哲宗力反元祐之政復章惇呂惠卿等官雖若惑于小人之言實則故與宣
仁意蓋太后在時母慈必有嫌隙故宣仁臨終有告范純仁等語哲宗自欲泄
私怒于家庭遂羅諸小人荼毒天下其罪可勝誅哉

李清臣於哲宗之寵文彥博曾布於向太后之立端王似皆持正論不附章惇者
其實以与博有私怨故也又蔡卞之諫用章惇亦因与京不合蓋小人偏發論近
正強半因私便云無私心不為公論信然

初三日晴檢書將於九月間入都故案上書皆鈞筒中夜觀書

自法家創愚民之術欲使一姓子孫常得肆志於天下而其流極故小人得志并
其君而愚之如唐仇士良致仕而教其黨勿令天子讀書宜以嘉靡娛其耳目宋
齋郎方幹上書徽宗言蔡京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子治亂豈
不可也後劉摯得上書言陛下母乃未
然于胸真為京所愚矣

漢朱雲以折檻諫宗程本以碎衣諫世主皆欲留以旌直前後差出一轍

信儒豔稱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夫天下惟有一家故破盡天下之家而不恤中
國之大惟有一人故寧盡國中一人而不顧此皆法家絕大宗旨

李斯對二世稱申子云有天下而不忠雖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徒勞形損神以
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其黔首之役蔡攸勸宋徽宗云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
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

初四日晴嘉軒過談落亭品呈留午食映始去觀書

孔稚珪譏周彥倫作北山移文曾誕譏鄒浩作玉山主人對客問

梁蕭衍之困于臺城也始終誤于朱异宗徽欽之見虜于女真也始終誤于王

蕭人不知大計壞人分國一至於此郭景師之背宗而為金謀主益為佳景師叛梁無異
初五日陰檢書等過于觀書

用兵有利于速戰亦有利于緩戰者如哥舒翰拒崔乾祐于靈寶李光弼拒史思
明于邙山神師道拒韓萬不于汴水神師中拒粘沒喝于敵能領皆須緩戰乃能
有濟卒為楊國忠魚朝恩姚平仲許翰所誤以致敗北惜哉

宗字文虛中為徽宗草罪已詔與陸官公之為唐德宗草罪已詔無異然而德
宗能收復故都徽欽卒被虜者以德宗尚能信用陸贄頗聽其言徽欽不能堅任
李綱而且徽宗實有不如德宗者德宗用盧杞坐不知其奸徽宗知蔡京之姦
者也乃屢黜而唐用之所以更出德宗下也葉彬得譏其未能了然於胸信然
李忠宣力主禪位上議亦因徽宗昏庸不可任大事故欲更立君以振士氣以保
宗社詎料欽之視徽亦猶虞舜之視德唐堯哉

強敵猝犯京師則天子出幸以避寇自古決大計者每以為非然而唐之明皇德
宗皆出避敵者也卒能恢復廟社明之懷宗不出避敵而明祚遂亡其以不避敵

而存者于忠肅之禦也先是也避敵而失天下望者宗高宗之南渡是也余謂避
敵一事無所謂是非但所任將相得人与否而已唐之避敵而存者以能內任李
泌陸贄外任郭子儀李晟也明景泰之不避敵而存者以能專任于謙也宋高宗
雖避敵使能堅任韓岳諸將中原未必不復明懷宗以不善用人致強寇猖獗即
垂都而遣亦安能雷奔朝之兵故知國之存亡其要皆在將相之得人專任与否
而不在避敵与不避敵也宋靖康元年金人渡河犯汴欽宗任李綱以治兵可謂
得人矣會欽宗命將避至京鄧孝忠言痛與挽留欽宗感悟而止遂治戰守具
以禦金人蓋即于謙禦也先之策也然吾謂忠定其計為雷欽宗之行也宜聽
其去而留上軍之半駐城內增募壯士以戰守自任外倚神師道堅不許金人議和
則鞏固不患必得志而國事非不可為也惟欽宗自留城中金人始得以議和誘
李邦彥始得以求和阻之由是神宗二公之任不專徒髮指目怒卒不能有所
挽救遂陷金人計及粘沒喝再來二帝竟蒙塵是難不避敵而何益國事耶噫忠
定之於宗室可謂忠矣惜其不能審度大計以成其志也

初六日晴檢書走訪陶心雲晚歸衣簿感寒夜發熱早眠

初七日晴遊風不下樓觀書是晚見中外報館傳單知太后復垂簾

謝安寇準宗澤三人皆能臨大敵而博奕談笑如平常雖近瑞制而實足鎮定人心不可少也

初八日晝晴過午秋秋來登樓視余之邪感猶未盡也秋秋告余以駭人之語謂得京電云不敢信晴兩夜醫來遂服其藥

世或以今日之和為是遂歎為昔日之秦檜原者甚大不然夫檜誠宗之奸臣也

當是時外有鞏新王岳武穆矣對鑄諸將皆有材勇能田兵者使能言說令明

當與力與金人戰中原無不可復豈可與今日之時勢同日語哉且金人之惠然肯

與字和者亦深不能與字敵若方可若宗必為元世祖矣尚答南人之偏安耶

或曰日本之實力實能吞中國者何以肯和曰此因歐人通商牽制故耳否則必

不免焉要之日奉決非金比而宗人亦非今日之宗也

初九日晴寂坐樓中覽報有嚴捕康長素之說

初十日陰過午下樓覽之選日內而軒陰學屢過談是日又聞奉旨緝捕十六

人有譚嗣同張元濟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等目為逆黨下獄康長素至矣

淞口為英兵輪所截否亦被獲蓋亦密旨令上海道嚴緝也朝局大定康在都為上信

任官增設農工商局為守舊黨而不悅以是實禍

十一日陰

十二日晴燕生過譚有人傳述此次朝政之變為俄人播弄蓋日臣伊藤至京朝

臣有請留伊以備顧問者俄人聞而大懼恐中國政權漸移于日本因以危語伺

喝王大臣云維新黨人潛通日本謀弒逆王大臣驚恐入告致有此變未知事屬實

十三日晴詣昌言報館晤秋叔復詣述成叔習此堂過勉齋樓談映暉晤杏孫

嘯震偕至蕩草同車遊松柏園蓋為予姓者西唐亭廊曲折有荷池飲許花葉

娟之可人杏孫子均盪小舟入蓮葉趣甚晚大雨雷寒

十四日微陰觀書昔唐裴晉公以恩極蔡州之人崇事忠堂以一言活建州之民

民皆感更生二公可謂仁人

梗

日中在殿後者屬午陰間奉旨康廣仁譚嗣同等六人皆於是日正法
十五日陰雨母感寒胸膈結轉數日未愈是晚延醫費某來診視服其藥
十六日陰雨嘉軒蔭亭借過譚觀書薄草勉齋至

秦檜之和而令人處敗盟入寇則當日之和實不可恃明矣無怪諸君子之強議
也且今日李傅相言和未嘗議撤守備秦檜則撤備存諸將兵權以言和思其利於
傳相言和未嘗戮一主戰之人秦檜則密殺戰將屢興大獄凡与抗議者無不連
坐以罪誣斥殆盡則檜誠無以自解于後世矣要之當日以野蠻攻野蠻其孰可
相抗非如今日以野蠻拒文明之師也當日所可原者惟有王倫一人彼不過往
來奉使傳命而已和議非其主謀亦無所謂積成厥後卒能不屈于金見殺則固
猶有氣節也續綱目謂其有可殺之罪竟哉

十七日兩覽報紙上諭宣布康有為罪狀始知有結黨謀逆置太后事蓋先欲
剪除太后黨用故檄密旨令袁世凱擒榮祿即以新軍入都移宮袁不從以告
榮祿榮密告太后太后震怒故降旨嚴拿康已遁僅獲其弟廣仁及徐致靖楊

深秀譚嗣同等七人後徐致靖免死盟禁餘六人皆斬西市張蔭桓亦不赦有詔成選
十八日兩女疾小瘳觀書時微晴
梁曹景宗書嚴二將和故有鍾離之捷宗題忠節宏淵二將不和故有苻離之潰
帥克在和洵不誣也

人患不自知者自知焉雖其材質屬下而能安于恬退者亦亦豪傑也唐郭崇以多
為歌後詩丘為相察駭恐以為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景讓不獲乃視事晉
周瓌辭三司使曰臣自知才不稱職何以避事見景猶勝買龍獲羊此之皆有可取

自來屯田之法行於邊境者居多至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後
周太祖罷之及金人取河南慮中原士民懷感復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集
部徙居与百姓雜處計戶口授田使播種至元入中國而天下始皆列屯田矣

十九日陰觀書日中故叔過譚偕詣燕生病不能見俄至昌言報館聞上復有不
諱之信詣陶心雲絮談歸而

張柬之于武三思趙汝愚之于韓侂胄皆輕視人謂其易制卒受其禍

尹焞以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禁中行以家狀必令書不是偽學五
字不願考校是皆能自立者

二十日晴詣嘉軒謁映訪峻齋晡歸觀書日光滿室

漢諸葛武侯治蜀嘗欲集思廣益以理諸事唐太宗為政每事令宰相諫官公議
宋曹后聽政有未決者令諸臣議未嘗自斷岳武穆用兵輒與諸將領聚謀上
定而後戰富宗時劉珙上書請遇大政付大臣公議勿徇己見蓋以一人之智慮
百事不如眾人之智慮一事

朱子社倉法所以能便民而可頒行于諸路者因所設社長里長皆由公推聽
民自理所以無弊若朝廷一為設官則無有不擾民者

二十一日晴造杏蔭廬縱譚晡詣連成書堂方備茶果待款伊藤蓋伊藤甫自
津至滬欲來觀書堂之規模薄暮歸觀書

真西山既知蒙古滅金非宋之利但可勸朝廷盟圖自強聯合以拒蒙古不當驟請絕金或
幣乘人之衰危而背盟非君子之所為也厥後宋人助蒙古滅金卒受唇亡齒寒之禍西先生得詳其詳

二十二日晴觀書

李業譙元王皓王嘉貴貽任承馮信不臣于公孫述揚震仲陳成史次秦李道
傳節性甫不臣于吳曦皆西蜀達識之士知其必敗不甘受其羈縻也

梁上紉侯景南宗之紉李全卒致叛亂由是可見敵國叛臣未可輕納蓋天下
之惡一也

劉晏理財以濟國難而民不病孟珙脩邊後梁以杆邊患而民不知役是為至難能者
元耶律文正可謂仁人太宗每謂其又為百姓哭耶則公平日所抒陳者可想見矣
其言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真得治攝亂世之法

二十三日晴觀書映訪俞恪士春歸晚成七絕二首輓譚復生歸之

慷慨悲歌氣若虹志扶赤縣有陳同可憐字法須流血莫讓先生血獨紅復生被
外國使館人來言可以保護復生慨然曰丈夫不作事則已作事則死達時有
一死何足惜且外國安法無不流血者中國安法流血請自譚嗣同始樽
酒徒禪把臂旁前年予燕生雁舟仲其及復生共飲於外國久於生死等鴻毛何
期當日竹林友坐看先遊法界高丙申秋予復生雁舟遊生種柳亭如仲遊合賦
一係拿題一偈云幻影本非真願鏡莫狂走他

年法學人當
日竹林友

又成七絕二首贈李傅相云綠野堂前春草生滿朝風雨使人驚誰疑文母恩偏
重記名當年雅意平 籌畫疆圉生白髮可憐余玠被負名任他慣作虻蜂
撼古柏蒼松老更清

二十四日晴觀書常古息必烈問張德輝曰遠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遠事
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親宰執皆武弁世爵惟用一二儒甘及禍軍國大事又不使
預聞然則金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忽必烈然之今日也教師謂中國亡於孔子教
不知孔子教實未行世非無補儒書者人主輒以俳優畜之其人亦以俳優自待
嘗謂儒教於孔子何与耶蓋猶當古之謂金以儒亡也或又謂中國亡於佛教不
知日本佛法最盛性辛以興國釋氏亦何負於人耶要之此皆浮妄不究事理之論
五代史劉知遠稱帝儀率民財賣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業未有惠澤
其民而先奪其生之道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請悉出宮中所有募軍卒免理宗
時召金昭孫女入宮問曰尔父没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

民尤可念也帝異之納為太子妃

二十五日晴覽文選映詩昌言報館晤德卿甫自津來談久之與同車訪浩吾
俄遊張園及松栢園晚復約浩吾共飲於外國酒樓

二十六日晴觀書宗尹毅將殉節猶為二子行冠禮元許衡疾革猶強起祀先
雖近迂濶亦可見其至死不受之概

宗太子桓即欽 碎蔡京所獻大食國琉璃酒器元太子真金斲江南行尚所獻歲
課羨鈔四十七萬出雖未節亦足風厲後世

二十七日晴覽報紙知太后諭自今取士復用四書文並詔各處封禁報館捕拿
主筆者可歎日中詣嘉軒談映歸觀書

三代之法不行久矣後世請復封建者有蕭瑀請復鄉舉甲選者有楊綰請復學校
者有王安石蔡京請復井田者有林勳辛與請復周官司寇篇議院之制者不知卒也
元喬復謙為國子司業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詳理俱優者一分
詳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十分者為高等此頗有泰西學校之意

二十八日晴嘉軒過譚向午去薄暮詣叔叔譚晚嘉軒招飲外國酒樓

二十九日晴履平至自杭下榻金家明訪英教士李桂摩大

宗太宗光義背其无臣亂而傳其子允伋元仁宗阿育黎背其无海山而傳其子
碩德八剌甚矣不私天位之難

自古以大義滅親稱者周公之於管蔡石碯之於厚李璿之於懷光既之於伯顏

九月初一日晴昧借履平訪李孫同申游張園若語俄復至愚園登其正偏之小

樓斜日迴照秋柳扶疏窗外薄暮三人閒步下樓繞道至平園觀殘荷時漸昏黑

詣李孫家晚食譚久之復與履平至張園是夜放煙火雜劇

初二日晴蓬亭昆季過譚論儀院極暢俄李孫月望偕至留共午食兩集於第一

樓釋膝亦在座暮歸家祭

元左丞尚文却實胡所獻押忽七珠之語較之薛威王折魏惠王所謂珠照二者者尤為明捷正大

初三日晴寓書星樓晴履平赴蘇登舟余往視次申晚歸觀書

元文宗后宏吉刺氏能舍其子燕帖古思而立明宗子妥懽帖睦爾不可謂非公卒為順

帝所幽徙不免負德難逃宏吉刺氏曾殺明宗后八不沙順帝蓋報母怨也

宗太祖之母杜太后元世祖之宏吉刺后皆能於開國之初而有亡國之慮不可謂無遠識

初四日晴妻弟匪東患痢甚重晨往視日中歸跌燕生過談

宗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為君元順帝亦此變之諫所謂對症下藥也

明太祖初起兵時攻城克邑戒諸將不妄殺人推誠待眾卻方國珍質子張瑄理

降民寬仁大度有類光武何於定天下之後反遣殺戮戮元功宿將殆盡涼國

之獄死者萬五千人其殘忍近武墨朱溫而猜忌過之蓋前後若兩人也

初五日雨過午微晴補視次申晚歸觀書

初六日晴觀書元泰定以鐵失之亂而罷大臣急理軍務明太祖以胡惟庸之禍

而罷中書省政歸六部可知世主改革政法無往而不為身謀也

索元禮來後且之事歷武后柳傑之事朱溫陳瑁弒綱之事明燕瑄皆以好殺媚

其上者也然卒不免自殺其身謂無天道則余不信

請雜之禍當洪武九年平逆訓導葉伯邑上書預言之可以漢之賈生矣若齊春

黃子澄輩特朝錯之流耳

明官官之禍始于成祖累以中官典軍及刺事蓋靖難渡江時內且多逃入北軍
漏朝廷消息因以為忠而任之也以一已之私禍貽三百年
又如太祖怒蘇松
氏為張士誠守故稅
額獨重而其民亦受困數百年未已甚矣
萬姓之苦無繫於一人之喜怒可悲也

初七日晴觀書薄暮詣燕公談

元世祖時詔詣路華儒吏云儒必通史事史必知經史者蓋當時猶無專儒賤吏
之習至明永樂有御史勿復用史之詔而吏自是益為人賤則其人愈不自愛是
縱其為非也且觀氏事者又莫如吏而妻諸家廉鮮恥之人民獨何辜而宜聽命于此輩乎
縣令者親民之官也而自古及今每輕視其職故有以處流品濫雜為縉紳所恥
如後魏時者有以處難能無能如五代時者有以處貪庸老懦清流不與之人如宋
天聖時者其視民固賤則親民者亦所必賤無幾

初八日晴觀書南北史調用人之法始於明洪武十三年

初九日晴五日中為其太夫人所題主禮余往襄助時至張園浙人合宴星使許質觀後

宋文潞公叔唐介事後世咸稱獨明者質以為潞公亦恩歸怨朝廷不顧效之也
文達亦君子也稱者莫能言其是非余謂兩人皆可取第所見不同耳凡事須揣其
心而略其迹若潞公曾有而恩歸怨之意則雖救唐介亦不足稱惟絕無其心故為
美德文達欲避此嫌以是不救羅倫所以亦不失為君子

初十日晴終日在次甲家是日投奠弔者踵至

唐高宗謀立武昭儀為后先以金寶指帝賜長孫無忌宗真宗欲崇奉天書先以
美珠賜王旦明景帝議廢其姪見深而立子為嗣先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湖商賈
等半之蓋皆欲緘其口也隨其術中者自不敢言言之則愈觸怒

十一日晴日中詣次甲家送瑣簿暮歸夜觀書

宋李之靖玩為相時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旦以為細事不足煩聖聽玩曰
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
之事作矣明李文達贖常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偏心而用之
於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賑貸怕違本朝舊武襄楊古征噶爾丹凱旋諸將皆

露布宣功績獨揚古秦但述士卒於某處絕糧某處迷路某處敗績幸賴主上洪福得無虞或問曰天子深居九重見成功之易如此必啟其好大喜功之心軍士勞瘁不可不令上聞庶可消窮兵黷武之事也三人皆深得大臣體

十二日兩訪後齋即還過午觀書

官官中之賢者世稱漢呂疆唐張承業及明之張永乎謂張永亦劉瑾黨與高鳳羅祥等並用事時號一虎其後誅瑾非其本意特以私怨相攻為楊一清所用故誅瑾實一清之功也永安得此于疆及承業耶餘有不甚著名而賢于永者尚多如漢良賀自諱不敢為隋明懷恩正色言新君宜用正人曰義力爭礦稅皆難能而可貴者

張璉所爭與獻典禮頗有深識未可厚非且其後於何淵之請祀皇考太廟亦持曰力駁太后弟張延齡下獄璉又力救其人非無可取惟其當時異己之諸君子排擠不遺餘力是亦古今有之流耳

明世宗八年廣東金事林希元上言論叔荒缺得安領能舉而實力行之可媿美富鄭公朱紫陽

十三日微晴薄寒詣江字舟視治申蓋是晚扶柩赴江甯日中歸午後觀書

張江陵法家鼻也故其為政以尊主權數名實為主是以亦能起衰振惰言富強者可以師也若謂民受其惠則無是理觀於萬曆八年度民田而以溢額為功致有司短編步弓以求田多後遂按溢額增賦其病民不勝言矣

方逢時上言封疆之事無常形何必負市非而戰守亦可謂通達事理之論

小人固足誤天下君子而昧於事理者其誤天下亦不減小人而中國草昧之世君子往之不達事理明中葉後益甚蓋小此誤之也通事理者反在小人此小人所以益得志也

十四日微晴觀書是非淆亂至嘉隆以降朝士之論後而已極矣如張學敏事與獻事其理本正而士夫至欲撲殺之王錫爵力爭廷杖請罷職造不愧謹直惟不能阻並封詔遂欲一切歸罪高啟憲以舜亦以命為命題誣其為張居正勸進方

從哲會粹未能正紅丸至斥為裁逆餘如李三才頗得民心以命為被劫能廷獨自膽略知兵以破壞疆事被論下獄死逆後又狃執和戰之見致寬殺袁崇煥陳

新甲而明祚遂墟許國所謂若身恣在權貴今在下僚者顛倒是非在小人今

乃在君子言願切中當時論事者亦未可謂皆君子惟君子不

或曰然則議院不可開乎曰是不然正坐無議院耳無議院則士夫士書者若競

意氣並尚私智徒亂人主之耳目而無所折衷其害愈甚有議院則公舉有法辨

難有規條諸有使總制者人後違畫一意氣無所施私智不得逞收廢益之效無

盈庭之弊民智日進公理愈明尚何虞乎

日本深山大虎大郎曰公議之國人人皆愛國之人獨裁之國愛國者惟有一人即其

君耳痛哉斯言予謂獨裁之國以億兆人身家性命繫於一人之身其人不必大無

道也即喜怒愛憎略有所偏而天下已不勝受其禍時西門內有新屋可住居是日余

往視坐榻上七榻前有短垣臨

小渠前處皆菜畦統曉

十五日晴觀書唐德宗初即位頗疎斥宦親任朝士而張滂薛苞相繼以職敗宦官

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職至鉅萬而謂我曹獨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德宗始疑不

知所倚仗明莊烈即位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倚乃復遣

宦者王應朝等監視諸軍鈎校事務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瘕心為國朕亦何藉內

臣意因噫廢食往世矣

十六日晴以上宅故入城禱神得籤語吉其詞云萬竿玉立近清溪傲雪凌霜動

節奇不必將生三徑闢月明先有鳳來

德風樓日中歸闕以寫李筱老至自廬州往謁暮還夜觀書讀選詩

唐劉瞻眩原州刺史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

岩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坐貶梧州守趙汝愚罷相鄭湜草制曰頃我之難翰碩

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駐詞亦免官

十七日晴觀書

據亂世雖無議院果能州縣得人民亦賴以粗安願得人与否非地方之民得操其權要皆

聽命于氣數及時運而已運盛則吏賢民樂運衰則吏不肖民若非民得自主天也惟議院

問公舉法立人始得与天爭勝於吏吏常得人不聽命于氣運矣

平陽先生云據亂之世治法尚安靜興事過繁民無不擾觀古循吏多有此意斯言

當矣然古亦有興事而不病民者如劉晏理財百姓不困孟珙興後民忘其勞方克

勤徵稅田稅吏不得為奸是何故歟余謂能如是者必其精力智慮德量什倍於人

故用人而不敢欺理事而事無怠惰使牧民者盡得人如是則何事不可為然
而豈易觀哉蓋千人之其萬夫之雄而拔人于千萬未敢期于必得也况非公等
之世誰能望于辛勞銓注之守令乎是以苟無其材不如簡靜與民休息雖無興
利亦不增害

十八日晴親書古人禮制甚精惟喪禮中父在為母服期庶母無服頗不合天理
人情之公明太祖洪武七年命諸儒考定古人禭服母喪者四十二人廟服三年
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遂詔定為父母皆服三年庶子為其母亦三年嫡
子眾子為庶母期年太祖此舉直如集古人為議院而從眾者可知從眾之法行
則事合於公理者居多

十九日雨親書明太祖待臣下極嚴苛動加殺戮然有一事可取蓋當時天下守
令輒坐小過被逮如費震余彥誠輩甚夥然或以良吏被釋或因部民乞闕乞留
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起擢者至英宗時于謙巡撫山西河南獲罪論元吏民
伏闕留之得釋蓋有太祖之風

二十日陰過午晴親書明太祖罷丞相權歸六部置大學士備顧問秩正五品故永
樂時解縉等入閣皆編檢講讀之官即仁宗即位始以尚書侍郎兼大學士閣職漸
崇大學士之為宰相自此始明宣宗始置巡撫官蓋過矣荒盜賊則遣往巡撫事已
台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巡撫之為疆臣自此始

二十一日晴晴詣杏孫偕至徐園觀女優夜歸

二十二日晴親書學政官始於明英宗正統元年從黃福至滇南北直隸置御史
餘置按察使領事掌之學校之有坊學生始於正統十年從知縣楊瑞之請創舉
為國子生始於景泰四年然當時惟許生員納粟

廿三日晴心潛將至詣其新屋晴歸觀書

言路之開前明勝于本朝其上書者不必皆有官職也如葉伯巨以平遙訓導上
書郭佑以監生上書章懋黃仲昭以編修上書徐佳以刑部吏上書孫磐以進士
上書楊椒山以兵部員外郎上書海瑞以戶部主事上書如斯類者不可勝計然
而終無補于有明之治者何也言者在下而聽言者在上操其權下不能奪焉

言了而不見信譬諸喻鹿豕以理勸虎狼以仁多言亦奚益耶惟閣議院使捧出
于下而當事者得操之則無患天下之不洽

廿四日微陰故叔過談今日中國之反覆小人陰險巧詐者莫如西湖總督張之
洞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舊黨相爭其人之罪
狀始漸敗露向之極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難知也

廿五日晴止潛至自津余往迎候哺歸

韓侂胄以俳優惑宋高宗使斥朱熹阿丑以俳優寤明憲宗使去汪直二人之
用心不同一欲傾君子一欲除小人

廿六日晴觀書過干入城視新屋哺詣叔叔談晚譙飲止潛家

明考宗時因姪為戶部尚書於監稅官課入多者輒與下考與近時江甯布政司

松壽命人徵舖捐而獲數少者為上考同一命意私事見七月初十日誌茲不贅述

二十七日晴觀書晚讀莽蒼齋齊詩之友證復生作也悲壯蒼涼有杜少陵白香山意
哺詣平陽先生談頗悟佛家損漸之旨蓋天下事無論精麤鉅細處者必以頓實

者必以漸平陽有哭六烈士詩四章錄之

悲哉秋氣忽揚塵命絕荆南第一人空見文章副同甫長留名字配霸均英魂何

日忘天下壯士終期得海濱遺恨沅江流不盡何年蘭芷為芳春其一秋風夜動釣

龍臺三峽猿啼蜀客哀獨秀才華鬢死去雙忠魂魄思歸來濤聲聞海怒難盡塵

暗岷山慘不聞最痛賈生年弱冠一刃參政骨橫苔其二晉人荒二百年欲憑壯

志挽山川十年京國避驄馬一夕津橋啼杜鵑徒抱精誠填北海更無匡復起南

天家風燕市林山血萬古長留氣浩然其三春秋種說信非誣崩海於今出鉅儒兄

弟承恩宣室帝君臣同難素王書無衣孰為斯人歎此骨難求大俠儲不反兵讎

何日復 西望痛莫如

二十八日晴向午詣止潛譚哺往視鴈望于滬南製造局從譚

二十九日微陰翔士過向午訪賓鉢羅居士不遇哺見叔叔晚始晤宵鉢夜偕省

山觀優連日不讀書無所託

三十日陰檢碑板張菊生至自津旅中虹橋往視譚都事惆悵久之即馳車詣味

八

花園杏疎及其瓦完士置飲款賓鉅開軒面平蕪草樹整淨微雨澆然至賓鉅愛
子考珪年十二韶秀玉立余携之嬉遊園中且登女凱第之角樓俯瞰馬車駘驛
至四望煙樹蒼密天猶沈暉而已止矣暮歸夜秉燭作上叔艾書

十月初一日陰整坐至握談留午飯去檢書簿暮與陰衛至二北渡橋觀菊花會
多佳種肥大可愛

夜觀書宋安丙之謀吳熾明仇鉞之誅實錯皆利在神速猝不及防王陽明之平
寇滿亦世明之孝東陽雖不能如劉健謝遷之力爭劉瑾然能保全善類可以媿
美長樂老人

初二日晴晨入城至梅松書院補去福外舅晚歸途見叔叔凌霄台石燕生四人
偕行下車詢之知相約來訪遂同至余齋圍坐茗談二鼓始各散所談多奇理不勝記
余贈叔叔以美梅獨鶴四字肖其性姑叔贈介名曰朋屋陸石余又謂凌霄如
鷹收叔如鶴燕生如雁

初三日微陰晴微雨觀書

趙宋極有中原而東遠西夏皆與抗衛遼先為金滅西夏以二隅之地延祚亦至
數百年與宋哉相等至蒙古強盛始亡國元人雖建國不過百年而順帝北徙
祚祀未絕其後鬼方赤小王子猶屢擾明邊至本朝興始亡然天山北路如回衛
拉部皆元裔其後亦以叛始撲滅

初四日雨止潛過譚圃冒雨登舟與止潛同赴杭余以菊花自隨是晚舟中對酒不覺
初五日晴霽舟窗日射縱橫極暢向午以煎菜助飲日眺心游得十字云白芷菜黃
花綠酒碧波紅樹夜二鼓舟至拱宸橋外

初六日晴晨舟抵新馬頭舟與入城與止潛先至楊雪漁家屋曲折有池館幽爽止潛
下榻其間余坐良久即往謁叔艾皆無恙午後過戚族數處譚夜作家書

初七日微陰詣介軒弔喪介軒父病歿謁吳左師譚明至旗營訪賈翰香翰香亦主持開議
院者謂議院為根本根本不立枝葉不可為又云議院公堂之意行有不違十行之大

初八日微雨止潛及堂克芝生偕至留下視松楸飯于墳親吳老泉家賄歸舟與緩行
山嶺合出林竹叢密數里一涼亭有慈人帝家戶出資營微舍公理

天演家言以人勝天蓋以天為勢也自然也無知也必為理也當然也有知也世界
日進必使理勝勢當然勝自然有知勝無知
初九日晴白晝肩輿出詣戚友教處夜觀書

耶律文正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弊為治極亂世之名言然自今思之除弊亦難觀
於明嘉靖時行一條鞭法合里甲均徭雜稅總徵之吏得少與民親胡祿簡便似
亦除弊之一端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民所出賦役反增于前黎
州先生言之詳矣是非欲除弊者反增弊乎可深歎也請後漢書廉范傳所謂不
禁火民安作二語益悟此理

七八月間新政行時有許都屬及府道等上書得專達之論此事明萬曆以前皆
然觀于楊德成洛瑞等皆以貢外部主事上書獲罪者也至萬曆十四年以建儲
事大學士申時行請帝下詔令諸專達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
專達蓋自此始

初十日晴將為六姓行聘初署禮物及銜彩酒醮擇期明日行禮請為張勤果之瑞理
十一日晴水人至為楊會漁濮止潛毛彬士樊霜莊四人復教請陪宴者數人
半皆杭城諸老如吳左泉所陳藍洲盛劍南王壽莊等飛觥暢飲日晡而罷壻
家來賄物皆循杭俗答亦如之是禮也吉稱問名納采

十二日晴東行裝將近海上晨肩輿詣謝諸友督者殊造藍洲文執履雪源止潛勉
齋皆在因與止潛偕出城止潛赴蘇異舟與余同舟者希尚堂先嘉將至上海松
書院肄業舟中聯榻余復以菊花通商暮舟泊拱宸橋外俄稿船棹行夜觀書

十三日晴風日加午風甚舟近嘉善繫纜岸左候至晡風微息始鼓輪行夜入黃
浦波平岸潤皓月如畫秉燭觀書四鼓到滬余已眠

十四日晴平明登岸至家屢中几案皆空蓋遷居事漸就緒俄至新座鋪陳井井
書畫爛列晡送希尚入梅影書院去新屋祇里許晚復出城明日始進卷

十五日晴日中奉母並車家人入新宅祀神鳴爆竹友多賀者是屋在西門內地名
靜室蒼涼夜月色甚皎

十六日晴出城至棋盤街買筆訪仲遜譚開魏卿在此訪之於昌言報館略作數

語即他往晡歸復至梅菴書院晤鍾翁先生坐良久返杏孫來徘徊宅左右流連久之暮去

十七日陰詣日輝港桃園地去西門三五里夾道多柳疎密高下幾萬株歸途遇雨至前雨甚冒雨歸檢晝晡新吾過夜作家書寄津

十八日微雨部署壁間晝晡過午出城視佑三俄詣王家沙訪新吾見所繪山水冊精絕歸已昏黑而甚夜觀日本新史專論維新以來事自明治元年起共七年尚有續作日本自孝明天皇末德川勢已微將軍久無權皆大老老中擅政而處士倡尊王之意者日多德川慶喜見人心已離故甘心辭職奉還大政其勢有所迫而然也

十九日晴作諸親友書過午出城買樓晡訪燕生譚

燕生云日本當明治初能振定諸政較易於支那者其故有四一封建未改獲藩兵助也一國中一家無滿漢別也一處士皆世家有權力也一文武合一標論議者能將兵也有此四美故能三十年而爭衡泰西中國反是故雖上有維新之主

下有奮起之士而所如輒阻職是故也或以地之大小論之抑未察其深矣二十日晴錄日記晡杏孫過譚晚同至外國酒樓邀何伯梁及新吾等醺飲夜歸觀明治新史仲尼云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三世希不失矣日本明治前之情

形也惟其自大夫出故處士有權力一旦倡發大義歸其權于天子天子總其綱復散其權于庶民蓋得操縱之意焉國有不治平者乎二十一日晴觀晝晡鶴笙燕生仲吳先後至縱譚

亦弱性雖于皆點之說論者或疑其不然曰人之智慮屬于肅性者也壯者而或衰亦弱性無老何以而衰余曰是理甚微難辨善妄念起而受軀殼窮明之體為所錮塞幾等頑石是以嬰兒無知也未久而漸長漸壯大有文師教誨遊因耳目聞見徐及其聰明因是能用心思異于頑石雖然窮性附合全體而總聚于腦故用心時其血管腦筋皆動搢用心過則皆點必受傷甚者損壽常見有人用心不息而自覺其苦者其皆點以運動而蓄之故也當少壯時腦髓血輪充宜用之而皆點能耐勞故露思易運而無不年衰則皆點虛損將不堪其勞心思亦倦用愈

淪 裁 海

少則智慮淺短不然之勢也是皆受質惡之害与露性何与
或問人愈智則用心愈多而損其身然則人當愚毋智乎曰不然露性精妙者也
軀殼麤濁者也精妙者曰靈靈濁者曰質有志學道者烏肯固保其麤濁而甘
捨精妙者耶

二十二日晨詣梅嶺書院晤鍾甫先生過午出城見杏孫及汪頌慶復謁外舅夜至
丹桂園觀優演湘軍平逆傳其於駱文忠曾文正諸人事蹟皆奉湘軍志饒有聲
色曾文正素衣而出蓋時方丁憂在家也狀貌魁梧令人有志金所於夜演歸斜月東上
二十三日晴鍾甫先生過譚飯罷步訪履膝昨聞履膝已至不過詣族友數家晚歸是日
成七律二首題為新屋蚤起錄之如下

十年京國染縹塵來作江南小隱偷半畝田廬千畧眼萬家人海一漚身依牆種
竹能留客繞屋栽花為春親亦合沈冥今已矣還看門內自為春結廬人境無車
馬論學天涯有友朋鶴瘦不辭滄海路雁孤時伴郡齋燈蕙書香讀精神異新地
多聞墟慨增思昔年燕市夢恍如卧起早霞升

二十四日晴觀書是日外舅為七內弟約采杭城吳曉帆家余充北往來西家至晚禮成
二十五日晴觀明治新史過午出城晤陵齋過九和調莊見履膝譚晚歸夜觀書

日本維新政法而於釋氏一教未嘗廢之故於明治三年猶許奉願寺僧徒至北海
道教導其民但布告寺院釐正宗規各守僧律而已及後學校規模大定而內典亦
設一課卒使佛學大興東土為功豈淺鮮哉

日本維新後最嚴鴉片煙律販賣謀利者斬引誘人食者絞吸食者徒軍自首者皆減罪二等
日本自收還大政首開議事而所謂徵士貢士皆因公議選擢者徵士任考与貢士
任議事官後改稱集議院其制度皆明治元年而定而學校諸創設皆後之可謂能得維新之
二十六日晴陰亭過談晤始去昨往視堂妹於小南門藍公堂夏子純家其子婦也子未
娶而歿因過河守節可哀之甚夜觀書

日人皆守法之初已知城郭之無用有熊本藩知事細川獲久請墮熊本城朝廷允之
二十七日晴寓書新書酌更家用出入規條昨訪諸孫不遇夜觀明治新史

雅俗也者文明蠻野之所由分也入其境而村名市名里名人名物名官名莫不雅切而

有義者其國文明之國也入其境而村名市名里名人名物名官名莫不循俗而無義者其國蠻野之國也雅者正也切也俗者不正也不切也

至平之世無史至樂之民無詩史者有事而書也世平無事故無史詩者有鬱而發也民樂無鬱故無詩

二十八日微陰覽明治新史向午楊掉田先生過譚良久去映仲巽裏孫偕至同車詣桃園地即歸誦定庵詩余主持議院之說詢之守舊老儒每多以為是者而与喜談新政諸公言之反皆目為緩圖余自是不敢薄視舊黨

二十九日雨俄少止詣止潛甫於昨日對滬晤談日中稷膳呈俄穰卿頌虞踵來語低徊不休幸皆勾欄趣史今晚歸區畫家政

十月初一日晴風穰卿有妻之喪是日設奠余往弔俄詣止潛晚裏孫偕飲於海天春樓酒罷夜歸

初二日晴風次申迨向午詣小南門海潮寺蓮兄為先堂叔禮懺俄堅仲踵來蓋甫與次申同至自津映偕歸小坐曉出城余赴徐園是晚與竺生合譚賓詩居士

連日不讀書堅仲是日下榻余家

初二日晴向午與堅詣止潛家映往視次申曉味純園晚登海天春夜歸枕上覽燿子居辨微徧初四日晴晨偕堅仲至梅鬆書院歸途往遊一粟庵亦僧居也在西門內迨南人煙極稀殿宇孤峙外繞竹籬門徑出曲佛堂卑隘堂東偏屋六七椽頗闕敞庭養花數盞可愛迨北出佛堂後有大池冰凍池上齋館柳比軒窗面水隔岸多老樹葉竹心目頓爽坐久忘返向午歸映偕訪張菊生不遇曉詣浩吾晚入城

夜觀嚴又陵譯天演論上卷赫肯黎以為壯壯媾合人類孳生祖孫再傳食指三信傳衍無窮地力有限養生之道將不呈以贖之勢不能不出於爭，馬而勝者存敗者亡於此豈養生之物常與生類相配也物競天擇之說也余謂赫肯黎氏此說仍野蠻之見也世為文明人知公理共享乎權安有爭者慮滋生之弊則民智大進之際必有公法以限制之使男女生育不至過多以耗地力也且哲學日精嗜慾必淡媾合一事必無妄行豈如蠻野之以為為聖耶限生育以與地力相配二千年後不患無此良法也

日之好色也身之悅聲也口之嗜味也身之喜安逸也皆人欲也吾以為天好色而不淫於色悅聲而不溺於聲嗜味而不耽於味喜安逸而不貪著安逸皆天理也吾以為人蓋天者順其自然也人者知有當然也順自然之性所謂任天行也法當也之理所謂盡人事也

昨讀天演編導言四嚴曰陸稟語有云島國僻地物競較快暫為最宜外種闖入新競更起往一歲月之後舊種漸湮新種迭成如俄羅斯蟋蟀舊種長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剋滅舊種今轉難得蘇格蘭舊有雀眉善鳴忽有班畫眉不恣何來不善鳴而善生剋善鳴者曰以益稀澳洲土蜂無針自窩蜂有針者入境無針者不教其滅余為之掩卷動色曰誠如斯言大地之上或黃種及黑種紅種其危哉

初六日晴寓書新吾過午偕暨仲出城同車馳往味範圍有江西人趙仲宣與俱若談薄暮始還買得伶人名三益燈者映像携歸此君為余所賞而心醉者記客歲旅新津友人潘子靜謂余平日議論心折荀不絕口者猶有三人曰宗燕

生曰三益燈曰李合肥余聞之以為知言是夜遂為三人各製贊詩錄下

帝如春海深心伴秋月皎流言徧九州蠅蚋徒紛繞 嫵曼舞春風明豔媚朝

日休言兒女腸更抱英雄骨 張三益燈姓 斷霞晚猶明孤雁秋還唳蒼茫世界寬中

有人揮涕淚

初七日晴覺明治新史過午與暨仲偕遊北柏園，亭榭頗出曠惜雕琢過甚俄復至味範圍茗話薄暮詣杏孫家晚食夜觀優

初八日微陰有釀雪意冷甚覺明治新史日本自太政復古以來官制改法日新月異不憚屢改是皆變獨裁為公議之實效也蓋天下有公議而後有公權有公權而後有公法有公法而後有公利

日本學校之制於明治五年七月始大定分全國為七六區曰東京曰名古屋曰大阪曰廣島曰長崎曰新潟曰青森皆設大學部以統轄所屬各縣規模至宏遠也其詔書普諭國人申明厲學育才之意殷拳懇摯如必見之誨子弟宜足振動

舉國之心其民共之制亦宜於是年

初九日陰晨訪程睦午歸哺程睦來超仲宣亦至繼璋至暮各去微雨
初十日陰冬至觀明治新史

朝令夕改為獨裁政體家之所忌何也上下之情隔絕法令愈繁則吏易得為奸
而民愈受其苦惟共法政體則無此慮尚有不善雖朝令甫改亦無不可也要之
獨裁之治尚爾共和之法為策

十一日微晴為重開雅集折簡約諸同志訂於十三日集余舍旁忘山廬是舉
於乙未夏秋之交鍾君鶴笙創議先集於仲異家嗣致書院未幾時語報館
立遂復政集報館中風氣日開新學友漸多意嚮稍歧遂倦而散今逾數年新機
復大阻所謂天地開闢人隱之際而我海上三五同志渺懷孤詣不忍與之俱息
復議恢復昔之中江雅集亦亦燼之餘也

十二日晴覺明治新史昨往湯外曾德老談湘軍平髮逆事以日來丹桂圍逼平
逆傳也塔忠武之健鬥當時諸將實少其匹德老當舉匪初起時即至湘南隨曾
雅望營中治軍餉故戰事皆所親歷為言岳州城外之役塔軍與匪首曾著泉對

敵後老自登某山觀戰遙望兩軍隔狹河而陳屹不動良久忽皆收隊以為休
戰也俄見一賊跨白馬而前我軍一騎黑馬者亦前之黑馬渡河俄二人皆
下馬相抱持未久一人仆地一人袖刃割其首躍跨黑馬奔還極聲急呼諸軍
鳴鼓如牆而進賊大潰走及歸詢之知塔公陳前與曾商約單身相搏不鬪軍
士也塔公每出戰必跨黑馬下馳哮如雷賊馬皆辟易及塔公卒馬未數日亦不食死
十三日晴於忘山廬中設長案置餅果花橘如西餐式待雅集諸同志晤至者
七人為鍾甫鶴笙程睦仲遜仲宣燕生志三暨余與堅仲共九人茗譚抵暮各
散是為重五雅集第一期夜觀明治新史

日本明治五年徵兵令下詔書引用西書血稅二字蓋謂百姓出稅以衛國也
其生血所為故謂之血稅視民不解者誤以為較血之稅遂畏怖倡亂如此條
縣民官吏以兵威鎮制且曉諭其意始各解散甚矣安法之難

十四日晴覺明治新史七年始設警察察規則凡違拘留不至罪案書鈔印
三日其罪有無未可知不得視同罪囚義精矣嗚止潛松飲

十五日晴過午送聖仲登舟赴杭晚歸

十六日晴止潛將往牒江履任補往送禮膳頌虞襄孫皆在談笑抵暮始返止
潛於是夜登舟是日金歸寂坐賦秋風歌七古一首錄下

濕

秋風怒吹碧海立長鯨飲浪百鱗泣可憐東南錦繡一原阻蠻草年三吳犀豕吁
嗟此墊出埋三千年幾閱周舒与秦急羸秦一盡元又米鞭笞刀鋸如東隰兇狠
千輩戴冤屠驅策民賊膏血吸膏血吸民不給愁雲覆九區犀龍相鏡裝犀說若
犀龍何情之太忍若坐視吾民困出墊會逢海南一聖人起排帝閭悲鳴地悲聲
震庭不敢止天子感動下階揖下階揖忠言入頌新謹蕩腐習若雷一聲動九天
萬物若皆歡輯忽遇凜風朔雪捲地來頃刻乾坤交凍澗雪盛風勁凍不開鬼
域競若厲風厲避山隈百卉已隨若寒死松柏不受冰霜摧松柏于松柏今非其
時兮空道遙乎清涼與白石

十七日陰寒甚覽明治新史終卷

獨裁之國有誹謗之刑公權之世亦有誹謗之律誹謗之事不得謂無罪也若設
此刑律者有公私之別耳私者惟誹謗其君長為有罪公者雖誹謗平民亦有
罪也日本史載明治八年令誹謗律云凡不論事實有無植發公布害人榮譽
者者謂誹謗非舉人之行事輒加惡名於人公布者謂誹謗由是觀之文明野
蠻所行其政律其進同而用心則相去遠矣

十八日陰晨詣香孫過錢君彭山其人自幼蔬食不能茹葷物入口輒嘔不止示
奇人也晚歸夜作寄兄書二鼓眠枕上視惺子居三代沿革論

惺子居云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天子与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善或言
乎得治天下之平矣泰西上下議院蓋即与百姓共斷之意

惺先生以為農工商士民之不能治十一民故天下救聖人之道必欲不病農
工商而重督士使士不濫士且不濫彼十民者無由濫不能濫則常虞不足而
天下爭歸農工商矣是言也知其理而未所以治之法夫士何由而能重督
何由而能使不濫苟無善法猶託諸空言也世界而有公議公舉則士毋勞重督
而自不濫說文推十合一為士亦有作推一合十者推一合十即公舉之意世儒

昧之空論治道而不窺本原如懂先生者蓋比下也

十九日晴晨詣梅嶺書院向午歸晡覆觀文獻通考嚴氏所詳節者与原書恭閱取其簡而省日夜枕上觀憚子居某國朝古文家以憚子居及汪容甫為上品二君皆善讀書有通識故其文亦異於諸家子居原性為析理至精與余論世之理暗合

二十日陰晡出城至格致書室購書晚歸夜觀書
漢書武帝元狩四年造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其文龍二曰以重差小方其文鳥三曰復小橢其文龜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鳥人用莫如龜也此殆彷彿秦西所流入之銀錢字履雜詩引證齊梁鑄餅金以為中國古有銀錢之始不知漢時已有此法特未能久行耳

二十一日陰歸外史翔士過

二十二日晴歸外史余自己未秋末日以此自課積二三年尚未卒業蓋中間斷亦多曠日半廢涉他事甚矣功之不可不密也自此欲積成前稿不敢稍輟每日行亦不復記惟禮拜日休息晡詣杏林夜歸

余讀通考職役一門而知我國自秦漢以來治民之法日退其視民亦日賤也成周之世為民設比長里宰閭有族師黨正皆以下士中士上士下大夫之命官為之以其近民也而尊重之即所以重民也漢時去古未遠故每鄉有三老孝悌力田每亭有亭長耆夫游徼皆有祿秩而三老孝悌力田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役則猶愛之重之也至唐時設里正坊正村正選人充任而當時稱之為差故自科差輪差之名而人多避免則其職已勞苦輕賤可知矣迨宋時所謂衙前里正戶長者長弓手承符者等手奔走驅使之賤役胥民差充而不勝其苦於是差役領役遂為北宋一大議端要之者古愈遠先王重民之意蕩然無存諸儒不完其本源而惟爭執于末流亦何能補救斯民于萬一耶

二十三日晴夜觀書獨裁之國民不能與上論理故改令之積弊沿之不能改往之有極可笑者如五代時鹽法有所謂鹽益者授人以鹽而徵其錢也有所謂兩稅鹽錢免鹽之權而均諸稅也行之既久則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推再行又有所謂脚錢者亦起五代時納錢而民間許自賣酒也時時事變脚錢為定制而仍

禁私酷他如南宋之抑官錢者本起于私買官信錢以買鈔銷其後也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左令以每匹之價折鈔見錢而謂之折帛我國時民之無理見于歷史如斯類者不勝枚舉蓋為他國所罕聞也

二十四日晴映諸訪菊生見日人所著清日戰史皆知文不能讀惟多戰蹟圖可觀俄造燕公廬不談暮歸夜觀書

君者為民而設也民各私其身至於相爭有君以平其爭使人各遂其私而合羣私為大公此君之職也故謂君家為公家以其能合羣私也民有田有貨必知稅于君非納于君納于公也以君取其稅即為合羣私之用故也古之謀國者矜言富國非富君也君欲為民興利除害非富不能為而有妨於合羣私之事矣是故管仲之於齊也桑孔之於魯也對晏之於齊也皆能潛操輕重徵納之權以漸饒國用而使富商鉅賈不得兼并小民誠以利益于私家不如聚于公上聚于私者僅供一人一家之用聚于公者可以贖萬人萬家之用也故管仲桑孔對晏三人之術未可厚非也然而後儒持論者每以其事為可為而行之往亂

天下者何也誠以後世人君不明君為民設之義以為民皆事我者也不明合羣私為公之義而以己私為天下大公也不明兩稅為民用之義以為此奉我者也於是取于民之財不為公用實則用之于合羣私者良少而強半銷耗于一人一家之中則其視富商巨賈之兼并小民者亦無少異也而酷烈又甚于富商巨賈矣且平民之相兼并也不過相競于後急者賤之間點者勝焉然而交易出納必有法也還納取與必有信也無官吏之抑勒刑法之逼迫故雖受虧而不重苦使君而效其所為則大異夫平民而種之苛擾累民之事業起而不可禁欲天下不乱得乎是以儒家為言之非無故也或曰管仲桑孔諸君行之不聞其甚擾民何也曰管仲治齊猶封建世地小而精神易周桑孔二人皆有過人之材足以能潛操輕重歛散之術富國于無形且其於法又迫甚後世馬貴與先生言之詳矣若處今之世無古人之材而復為之廣立官屬峻立刑法以求濟其術其不墮北宋之覆轍者鮮矣

昔者陰海上望雷甚切聞杭州一帶已得雷矣

廿一日晴晴多味花園散步夜觀書

國家盛時輕徭薄稅財入少而用有餘及其衰也橫征暴斂財入多而用反不足
是所故耶蓋財入少則用者有節有節故財也財入多則用之無節故不足也
但不可不以之衡
今日泰西之制

財之不足強半由于縱侈縱侈者以無益之浮費始有益之實用也人之所急待
以養生者衣食而已食出于耕衣出于織衣食贍足何仰于財聖人之制財用者
所以為流通調劑之具耳使天下多農夫妻婦人知務本節用工安慮財之不足
哉自縱侈者出輕米粟而重珠玉賤布帛而貴錦繡於是天下始漸棄本逐末業
珠玉錦繡之人日多而為農夫蠶婦之人日少矣然而珠玉不足以免飢也錦繡
不足以禦寒也所食必賴米粟也所衣必待布帛也耕織之人少而衣食之人多
則米粟布帛不得不翔貴物貴則財不足以配之安得不貧非財不足粟與帛不
足也粟帛何以不足為珠玉錦繡之所為也此縱侈之所以為害也

二十七日陰陰亭過晴燕生經甫查孫仲異感至為雅集第二期縱譚至暮者散

治平之機出於公議公議之人由於公舉公舉之法決於投瓶投瓶之功也大
矣哉東西各國之興皆行斯術也余因賦絕句一首以誌讚歎銘如下

能簡自古非良法移作歐西選舉公欲破天行千載鬼神機偏在一瓶中

二十八日陰晏起詣查孫譚夜觀書

昔子與氏稱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好行其德
者每不謂然以為一介不取則廉矣一介不與不亦恪乎此非察理者之言也夫非
義非道而安與人者適足以害人何也人生世間萬非不得已必當自食其力自食
其力者必能務本業人、能務本業則財、道廣而國富矣使天下多好行其德
之人恃財富之多而濫施則恤民皆甘於游乞也食而不務本業不務本業者日多

則生財之道狹而國貧矣故吾謂好行其德者其必與維傳善也又曰然則古人

政施仁每重恤養之章者何也曰古人恤養之章必於饑饉孤獨老病無告或政

殘疾不能力作及過早飢饉流離生所之人而後賑恤之若夫年數豐熟之日

筋力強壯之人徒以游惰荒本業而致貧者雖坐視其餓死猶不為慮何也彼固甘

於死也使復招之悔之所謂非義非道天下之人皆將效尤而捨本業矣古人無
是也

于張學于孫仲尼告之曰家尤家協祿在其中據是可見當春秋時雖已世衰道
微然而賢人志士學成于家者尚多得通顯于朝蓋當時鄉閭之議論猶有權也
三代下惟兩漢三州郡徵辟魏晉之九品中正其舉人雖非古法然頗采輿論不
失古意自隋唐以降士以科目進於是顯試文藝不問器識事一日之短長不問
平時之毀譽而天下豪傑之士始多窮愁抑鬱者矣

二十九日晴翔士為其先人行祔廟禮並行題主禮余往寓事
夜歸觀書國家專以考試文藝取人於是不能不嚴搜檢之法蓋防其鈔襲也然
其待士始如罪囚如盜賊焉考之法蓋參於唐乾元中禮部侍郎李揆言主司取
士多不考實徒峻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擯其詞藻
乃於試日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於牀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經籍在
茲請悉檢

糊名考試之法始於宋真宗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八年始創謄錄院

近代文學之士多聚東南此五省疆陲每少聞人平陽先生以為經金元之亂所
致蓋信然也故北宋時歐陽永叔稱東南之進士西北之行學不過云東南
好之西北者嗟而已雖質猶多行學則尚首學也自南宋而後北方學者遂不可
多見矣

三十日陰微雨晴出城晚歸理家政終日不讀書

司馬溫公謫王女石以為罷詩賦用經義以乃復先王令典不易之法但不當以
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此教語可移贈今日之康南海

十二月初一日微陰族姪某日細采往賀晚詣杏林與朱琴甫論算學句股術夜觀傳
初二日晴余以唐宗名臣八人擬今日之李傅相曰託身強后持口不阿似狄梁公
曰勸業盡世盡忠朝廷似郭汾陽曰朝綱紛變身居事外似裴晉公曰名高望重
忘科第似李贊皇曰心近光明不學無術似寇萊公曰豁達大度恩怨兩忘似文潞
公曰覆軍折將敗非其罪似張魏公曰奉公潔己橫被負名似余新州

初三日晴晡微陰出城晚歸夜觀書

朝廷取士用人判為兩事所用非所取所取非所用其病原於儒吏之分途蓋三代取士用人之法見于王制如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升于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辨官材論官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其時無所謂儒而無所謂吏蓋取之則皆儒而用之則皆吏也至西漢時公卿大夫始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於是儒吏始分世亦當抑揚輕重其間也是故由吏者身者亦多名目如丙吉龔勝尹翁歸之流皆名卓著於時迨東漢而儒吏派品漸分儒漸辭吏故丁卯有不肯為尚書令史之語自是以後天下日益尊儒賤吏儒惟自尊故蓋不習吏事墮于拘謹不通吏惟自賤故愈不守儒理流于放蕩無恥天下於是不能得儒之益而日受吏之害沿及唐宋此風難返惟元世祖時詔諸路舉儒吏儒吏不通吏事者必知其非似尚儒吏並重者西漢遺意迨明成祖時復有御史而復用吏之詔而吏由是復輕矣吏之所以輕者由共與儒分途故也既分途則久必有輕重使後三代其法取之則皆儒用之則皆吏天下又安有不習吏事之儒不守儒理之吏哉甚矣漢人之

作俑也

下之進身也必由衆所公舉則品之賢否不能淆上之用人也必使吏得自解則才之短長無所隱周官之鄉舉里選公舉也不可復見矣而兩漢用人尚由徵辟自公府郡吏皆有其權且當辟召之時猶采鄉里無心之毀譽是則自辟之法行公舉之意未亡也魏晉以來立九品中正法雖略安而選舉之權猶分于州郡至隋文帝時始收天下選舉之權盡歸吏部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者矣夫用人既不由自辟而下之進身也不設科目聽其投牒自舉公舉既亡為自舉用人又不得自辟於是天下之賢才無由出賢才無由出而天下困矣善哉秦西之治也凡國之宰相由議院公舉而諸曹職長皆由宰相自選用故凡宰相易人則諸曹長亦俱去蓋兩得之矣

初四日陰夜大鐘鳴不知何處失慎

初五日雨外曾以車來拾往午食坐有陰亭屋首始知昨夜沈城橋外火焚去西式樓屋六七家補詣杏林禱晚歸雨猶灑衣

夜觀書儒吏之由於官師之分周禮黨正者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州長掌其
州之教法政令故董正為一黨之官即一黨之師也州長為一州之官即一州之
師也官師合一所以無弊秦漢以來設郡守縣令以治民後設博士官文學博士
教民於是官師始分官師分別為政与為學始不相侔而儒吏分焉天下事往
合則多相用多則互相為病亦不止官師儒吏已也
古人文武不多也故禮樂与射御兼習為學与治事不多也故書与教並重於
此見古人以藝之名有精意存焉
初十日陰晴微雨夜觀書

周官黨正孟月屬民而讀法讀法也者讀國家之法律也是人一無不知律學矣
要有不習吏事之儒或唐人設學始有律學則當時人已多不知律可知至宋時
以練水去儒猶謂不宜置明法一科以為日誦徒流級斬之文習鍛鍊文致為士
已減刻薄從政豈有循良去以律令設專科取士則業是科者必至盡棄詩書道
義而不講練水之慮及此固所宜也然謂知道義者不必明法律自能与之冥合

則未盡此去所謂冥合者不過大旨所在若夫條目曲折豈能盡知惟士夫以此
自持故遇事方吏所欺隱而不覺也善夫周人孟月讀法之制既未嘗專設一科
而人又無患不明律學其於意之深遠抑可知矣
初七日微晴晴出城晚歸夜觀書

漢書曾祖傳天子不喻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其業不
法太師之責也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行于百官不哀於喪
不融于祭不誠不信太傅之責也天子處位不端學業不敎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
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太保之責也天子燕坐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
蓋諸侯過大臣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
制御器倒側不以度采服冠好不章忿悅不以義与奪不以節太傅之責也天子
居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節玩好器弄無制少保
之責也云云凡是上職之重皆為天子一人而設一人之身甚微而不設如許官監制
之者何耶誠以天子異乎常人蓋其一身足以樹萬國之表率而係億民之安危者

也舉止高尚微涉時邪足以移天下之風俗喜怒愛憎皆有偏倚足以生百年之禍患如是而可弗加之意乎是故立官必眾防範必嚴視天子一人之身直如千萬人之身也三代盛時法良意美思深慮遠有如此者宜為後儒所推重矣而愚意以為此皆君權世及國不得已之法民權之國無此事也蓋民權之世有公議以維持國政則民生之苦樂無与于君之身也有公法以陶鑄人心則風俗之厚薄又不係于君之身也君特為民總挈公權以保吾國而已有德則舉之無德則廢之故視之甚輕又何必終之設公孤立保傅相其言動與其起居之不憚煩耶蓋与君權之世正相反也要之君權之世聚其權于一人則視其君不能不重民權之世散權于眾人則視其君不能不輕

初八日晴蔭亭過維濟甫始去晚治外史如常課

初九日晴晴出城晚歸家祭夜觀書

昨与蔭亭譚謂非開議院不能辦事然於設議院之前必先廢舊書文之科取士使士夫知講求實學留心政治以為議院之始基金始猶不謂然胡与蔭亭再三

辨方悟此理然後知南海得志時首受考試為得要也八比廢人多讀書民智開新黨必多而諸公持之過急致激此變前政盡反可惜也

初十日陰有雪意日治外史如常課夜隨母往觀優

十一日陰雅集第三期至燕生領首鶴等三人從譚

日本之所以能獨立于亞東歷數千年不為他種所侵滅者以有封建故也封建之國列侯分土各國疆圉雖強鄰初敵未易長驅直入攻之較難無封建則州郡不能各自為守敵入而達州破州達縣破縣矣此蓋君權世保種之良法也

封建之世列國之君莫不世及雖甚私然較之郡縣世推許一家世及者則私之中

又有公馬古抵郡縣之國一君封建之國多君君愈多則國愈強若民精公誠之國

幾于人之皆君是以無敵于天下語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故多君之國雖小而能

存如歐洲之丹麥瑞典諸國是也嘗君之國雖大而必亡如支那國是也

十二日晴晴暖陸過譚翁始去夜觀書

儒与吏之分為古今一大弊而兵与民之分為古今一大弊宋王介甫立保甲法似欲

復古民兵合之制而其法不善反貽口實非民兵之不可復也不知其本則古法適為害而已試觀元祐八年蘇軾奏稱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推擇家貧武藝眾所服者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趨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上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戶相望遇有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虜甚畏之云此與介甫保甲法無異何以行之略不援實且能制敵保衛桑梓而有實效其故安在則以由民間公議創立毫無官權故也苟以官權行之則其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温公之所以請罷保甲者以此也由是觀之欲復古法者非由民間自治不可

十三日晴路西更如常課晡出城至味苑園散步寒林斜日遊人甚稀歸途詣杏孫廬與朱琴甫小譚俄造小園叔新屋留晚會夜歸朗月照人

十四日晴夜觀書古者稅無蠲免刑無赦宥非不知恤民也稅無定額豐地則納多歉地則納少量時而宜其取捨非無蠲免也未嘗普蠲而已刑不妄施罪無疑則誅之情可恕則宥之因人而決其出入非無赦宥未嘗普赦而已後世人主每

喜普蠲普赦以希恩于民於是頑民有抗區錢糧以待蠲恣犯罪過以待赦者矣豈可為治天下之常理哉

十五日晴出城晡歸夜觀唐鑄萬曆書是書蜀板書肆無可購者會有蜀人販巫書來燕生聞之往購一部欲復為全買而書已罄矣余因自燕公借觀是日甫開卷知其人亦不喜宋儒者謂其為學者性體而無事功有心修身之學而無治國平天下之學蓋得聖人之半體流為無用為必詬病職斯故也

十六日微陰晡者孫太夫人書壽言余兄撰文太夫人明年壽八旬正月七日生日同人亦多以文祝者夜出觀優歸觀書唐子之書曲折奧衍近由典之章之類周秦諸子善剖析名理於近儒最服陽明子良知之學亦以其能發為事功也

十七日晴晡壽言書畢晚仲翼招飲外國酒樓坐有燕公在孫等燕公亦極壽言孫太夫人文及詩淵雅淡逸品格為絕夜歸觀書

唐子云德性事業分聖人之道裂宋儒之罪也愚謂此其病源仍根于儒更分途說文云吏者治人者也天下爭以治人者為賤則夫求肯于天下者安得不

尊古而卑今淑身而忘世或故吾常謂儒吏不合天下無治理

十八日晴晨詔次甲日中在杏林家閑談晚歸

十九日晴晴借小園族叔遊城隍廟堂下樓飲酒食饅頭十餘枚饅頭俗稱以虧
裏肉起于武侯字南蠻時漢以前無有也北方呼曰包子而所謂饅頭則有虧而
而無肉者也南方猶沿古稱廟中鬻是乃業者三十年最著名一藝之工即能專
利如此利專而工益良不待言

夜觀潛書任官者必循級序進雖衰世之弊法然亦用人之公理何也任官必擇
賢之何由擇必察其材之何由察必試以功試之財必先於徵職能任一事然後
使任十事能任十事然後使任百事能任百事然後使任千事萬事是故大將必
出于卒伍而後可恃宰相必出于胥吏而後可用蓋歷級多任事久財才之
長長德之為卑無可逃也無可隱也以此用人以此知人豈非善法乎惟自後世
儒與吏分取士與用人分徵辟法廢而所謂序進者不問其才德優劣但視資格
年勞皆可推遷則去之遠矣故天下有通相向而命意懸殊者此類是也

二十日晴過午詣味菴園過種柳晚歸夜觀書

唐子憂君之失其道而亂天下無治以處之作遠諫之篇所以勸為君也憂君
之失其道而天下亂無法以處之作枕政之篇所以勸為臣也夫勸之者空言
也六經之文所以勸者君為臣者至矣豈待唐子之言哉然而數千年來君不
君者如故也臣不臣者如故也不得其法而徒勸雖盡椒房無益于事曰其
法安在焉西之已事可知矣民權不扶用人不由公舉行政不出公議豈能責
為君為臣者哉

是日閱蘇報載曾餘請受通政例疏沈痛明辨者為四百兆人請命之概因是
罷職曾公不朽矣

二十一日晴晴詣梅嶺書院與鍾甫先生談夜觀書

君權之國最奇而無理之事莫過于用奄人自繼淫而絕他人之嗣何其忍也
魏叔子謂奄人起于周而夏商無之夏商以前女御少至周而女御多也此則
周德之不及夏商蓋可知矣

二十二日晴夜讀潛書竟鑄萬先生躬行孝弟書非秦漢以前者不讀專孟宗
王謂孟子實聖人而陋程頤之因深慨三代以後無法法而開國君臣將相莫
非屠戶故於室語一篇發之其闕識孤懷可與梨州先生並傳吳先生蜀人
嗣以獻忠之亂蜀民死盡赤地千里無家可歸乃卜居吳門卒年七十二無子
其人姓名不著世罕知者世固有隱沒于前而顯于後者歟

世有三學曰聞見學曰知學曰行學讀書而博記誦聞見學也而非知學讀書
而志得知學也而非行學讀書而勵諸己有法施諸人有用斯為行學之乃
全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聞見學也博思之明辨之知學也篤行之行學也
不外是三者

二十三日陰晴禮膝過後風冷夜觀大雪山房集

二十四日晴書春聯仍觀揮集過午往謁外舅敘老叻詣城隍廟遊人雜當
者滿路余探囊取錢散之嘗憶唐僖宗時宰相自好施者囊錢自隨行施白者
每出襁褓擁至朝士規其宜舉賢任能使萬物得所何必行小惠宰相大怒余

所為得無近是雖此余居士也非宰相此力不能施大德則小惠在所當行者
二十五日晴昨觀書略有所悟世多言道家之者在保肉身而釋家者棄軀壳
其言皆而馳也及過陳潘卿則聞釋道同旨一說謂釋家亦保肉身但道先修
命而釋先修性其所以一也余疑之者其載至是竊疑釋既踐形體而戒殺生

欲天下人各保生命則其視生命非不重也視生命既重或者亦有所賴于生
命乎雖難決乃空論而理頗可通

是日為雅集第四期至者齋筍燕生仲巽丁向棧至自烏鎮燕公持來叔叔寓樓
御燕生及余三人書閱之略知亭北情形謂學民蠢愚百物翔貴日人為創學校
及藏書樓雖人入觀臺民其漸開智識乎又見陳潘卿寓吳淞潘燕生及余書潘
卿於三四月間赴湖北襄陽武當山求見三丰真人預行時與余在滬握別久
無音息今已逾半載忽來書相告云到武當山先居紫霄宮後移磨針井當由
均州陸行往紫霄時行李先行至半途忽見路旁一古廟門距大路僅丈餘
橫榜三大字曰過真宮筆畫雄秀似右軍書旁有古木參差倒懸廟內直閉寂無

一人欲進內遊觀因行李急行未畢至紫霄閣武當山志始知武當有八宮過真宮其一也

過真宮距紫霄四十七里距磨針井十七里

昔人於此過真故名又聞過真宮數有小疾未果既而移居磨針

井始得至過真宮至則向而見路旁過真宮已失所在問土人指曰此非

過真宮乎然後知過真宮實距大路里許而廟旁古木藤与橫榜三大字筆法皆

与向而見不類往復尋而見路旁古廟不可得始悟真人感來意之堅化古廟

相迎也乃月西朝三丰銅像以報真人之意云此事甚奇潘仲非作妄語人當

可信也愚不可不記

二十七日晴覽清議報自友人處假觀晚觀揮文

黃梨州作明夷待訪錄明夷離在坤下如日在地下憚子居明夷說云晦者明之

漸入地者登於天之漸梨州取其義以喻亂久必治也唐鑄萬善潛書亦有曰自

秦以來至今日可謂亂極矣天下無終于亂今其將治乎二公皆有有心人當明末

國初時發此遠識其言似不驗然當乾隆時佐治華城頓已創民主局于美州於

是歐羅巴君權之逐年漸減至同治間亞東日本復興起一變而為君民共治

雖我多邦人至今略無改革然合大地而論之亦可謂日進于文明矣明夷之

說其非虛言乎

或疑民政之國其國人多以意見為黨相爭以為此民主之弊也若曰君權之

國獨無爭乎且其所爭者勢与利也民權之國獨以理爭耳夫市人以飲食貨

利相爭而士人或以學問辭難相爭同一爭也相去不啻倍蓰矣爭勢之國爭而

為爭理之國是市人爭而為士人可不謂進乎若夫理猶不爭則非待數千萬年

後不可今未易語此

二十七自晴覽揮集

釋氏書云佛之視人間富貴為甚苦甚危險而聖人之作易也亦寓斯理如用卦

九二朱紋九五赤紋九四金重皆指富貴言也困蒙甚於富貴憚子居之言然

二十八日晴憚子居善作遊記不喜柳子厚諸作以為體近六朝末乃至凡狀山

水莫如足而說文次之故子居諸記多學亦雅說文意也

補与白棧希尚間步出城風甚塵起撲面
二十九日晴部署度歲事不讀書

辛丑

陰曆光緒二十七年
陽曆一千九百一年

正月一日晴昨夜四鼓始寢晨起冠帶拜先人遺像向母賀歲
畢復坐觀書銘舫來談久之去過午出城發電至西安遂詣石
芝談

新歲景家街衢間与平日大不侔余車所過見市廛家戶開戶
金鼓聲聞于外路上往來者鮮衣華服三五成羣紅男綠女嬉
游道左馬車馳而過者我冠博帶端坐直視亦有衣冠楚楚坐
人力車者情態不一莫不晏舒閑整熙然有春意

二日晴信濟過談

史書宜分五類曰年曰國曰政曰事曰人通鑑之類曰年史國
語之類曰國史通考之類曰政史紀事本末之類曰事史史記
漢書之類曰人史

論文宜分數種有說理之文有記事之文有論事之文有言情

之文說理取明白透達推內典記事取簡峭生動推史記論事
取汪洋恣肆推蘇子瞻言情取纏綿悱惻推汪容甫
三日晴肩輿賀歲歸晚峯過談余問商家有所謂牙行牙帖名
目如何情形曉峯云牙行者承攬行商運來之貨為之行銷其
人必至公署領牙帖乃可充此任又問販鹽者每鹽一石納諸
公家幾何曰每石價不過三十而須納一千六百于鹽商其歸
接之處弊實叢生不可究詰豈獨鹽已耳哉
我國風俗制度各處不同欲考究其詳者非徧歷十八行省不
能知即如里正一職自隋以後視為賤役動遭官府鞭笞与奴
隸等然去年偶遇一人自陝歸者云彼處地保皆舉人進士充
當視之極尊每易一人領地方官親往拜之此種情形為我輩
聞所未聞前以語銘躬銘躬云江蘇溧陽縣亦然

四日晴往視佩慈于旅舍中佩慈昨年偕慕兄西行在陝居兩
月忽得家電知其太夫人逝世遂星夜遄歸自云自庚子五月
以來僕一途途者六閱月其太夫人亦因積勞遂至壽終道及
端剛輩猶切齒也案間有日報數紙取閱之見有罪已詔千餘
言半罪人之詞又昭雪許袁諸公詔猶謂其為敵匪交關和戰
而難時詞意兩可蓋猶自復短不認為誤殺可笑日中歸哺復
出觀劇

啟

五日晴馬車出賀歲訪宋芝同見日報載徐承煜領孝毓賢奉
旨正法莊王及英年趙舒翹賜自盡徐桐李秉衡斬監候剛毅
斬立決以己死邀免蓋為外人所逼不得已而從命也
是日晚歸車中觀書

六日晴詣彥復與同游味莼園

七日晴詣盛杏蓀不遇訪匯東妻弟談及去歲變法之詔實因

合肥於十一月間有疏陳請革政故兩宮遂定大計補遺彥復
談晚過石芝晚飯夜歸觀書

石頭記雖小說而於支那人情世變官場利病言之切中能發
人深省如宵政出任糧道一節寫得一正人君子竟為家奴書
役所愚弄始知在今日欲做好官之難法契則然也不改法而
但責人未見其可也

八日晴凌霄至自海門過余小談飯後詣胡二梅即訪仲遊燕
生亦至縱談

泰西男女自擇妃偶世界之公理也視強為父母所牽合者相
去遠矣支那人多為禮法所箝制夫婦之道遂若有飲恨終身
不能自脫者吾觀石頭記如迎春之夫薛蟠之婦抑何不幸乃
尔寶玉黛玉兩情相結盟天日汪鬼神使寶玉能遂其志何異
自擇之夫婦哉乃忍視其一病一癡卒使病者死癡者逃不知

者乃識二人以為無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相慕悅敗禮傷
化而不責寶玉之自違公理抑何謬耶他如尤三姐自刎柳湘
蓮斷髮田棋潘又安同死皆令人肅然起敬

九日晴青煖晚清至自杭州過談遂同訪凌霄知於昨晡赴武
林矣日中訪襄孫映詣佐伯留和文晚歸觀書

吾讀石頭記至得通靈幻境悟仙像一節而後歎此書實為悟
道之作蓋乾陽中交流入坤乾交雜坤交為坎故道家取坎填
離最末後一事謂之還丹寶玉者何丹也失而復得還丹之說
也故甄士隱謂此玉是天奇地竊鍛鍊之寶寶玉復得此物遂
起生死閻絕塵緣矣

十日晴冷鮑翔士妻吳氏向蔣姓者索債不得至相爭呼余往
為排解蔣堅謂其先人已付出有簿記為証余索觀之見其筆
跡不合實蔣偽造無疑為代辨數語即歸晡出城見焦樂山俄

諸佐伯師暮入城是日觀石頭記終卷

此書實為悟道後之作無疑蓋其學非全從參同悟真而未書
中有點睛處如述寶玉應試之先習作回書文遂將南華參同
契等書厚置不視可知其作書宗旨也謂大虛幻境即真如福
地寶玉自得原物後遂視兒女之情極淡未丹還而塵境界書
中大觀園隱、為張三丰鹿春院寫照讀者能參透此說即知
十二金釵之為何物必具寶玉之性情才智乃可與開此道也
書中云將真事隱去試問所謂真者何事說文真實變化謂仙
人變形而登天也則所隱者何事可知矣以俗對真別有命意
贊云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但云作者癡情解其鼎味余謂
解味者果無人能解其味其人即可解甘露味也

十一日晴昨歸見首自鼎陞客舍未書者啓視知魏卿至自祁
門約今晨視余而午魏卿果來遂借出城至稍叙酒樓對飲醉

官

後談道德卿云決無此事此外道也慈恩宗派如唯識論師地
論等書皆有教外道之說可細觀之余曰敬請魏卿又自述在
祁門時當去年五六月間招集義民驅殺外人之旨到於是百
姓屬集治所求民允許余計無所出乃陽許之令其重票上又
斥其不合初修改遂延遲五六日陰令教士速治裝遠遁迨所
票批准教院空無人矣百姓故肆焚掠余又禁之曰其人已去
財產屋舍公家所有不得擅動乃封其屋更出賞格曰獲得一
教士者銀千兩百姓相顧無如何又遲二十日而係衛教民之
旨到矣於是教士晏然歸相与安居樂業如故天下事固有曲
以濟其直者使余稍不慎則為吳曉村之繼矣又云余在祁門
籌餉練兵無丝毫之權儘諸紳士蓋純用君權壓服其下治今
日之民不得已也居今日為稍假民權必為民所殺而後已又
云今日之民墜黑暗久矣吾治之吾惟潛引之光明也處驟用

高茅法法未有不崩潰者余皆以為然是日穗卿大醉余隨至
客舍聽其語漸無倫次俄洪吾公恪信倚仲宣仲巽又陵相繼
來晚又陵聽諸人於外國酒樓

十二日訪穗卿問相宗內應請之書穗卿告以冠道本俱舍論
又唯識論述記及瑜珈師地論三種皆購自日本昨詣房復燕
公亦在縱談房復贈余五古錄如下

春風扇江海皎日懸空虛索居易不通言訪忘山廬藉問主人
誰實瑄字仲璣見道已忘山見君亦忘予莫指鹿為馬馬知子
非魚從君一日游如讀十年書莊叟壽得長尼父誰毀譽習靜
摹禪悅治經乃蓄金嘉禾茁九穗非種固必除出蘭生當門佳
士肯見鋤身脫塵網中手搦秦灰餘修竹蠶軒籜清流繞林巢
稽古異桓榮下惟同仲舒庭有稽阮倚門無卿相與始知天爵
貴何處專城居坦懷樂疎放末俗恆齟齬乃嘆世路險合轍難

送車滄海安為田官闕莽成墟萬物類易拘天地終遂不相逢
淡忘歸獨立空躊躇

十三日晴訪平陽山人于新鼎陞客舍縱談

東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自明治維新以前而已然是徵德川
氏政治之美

日本維新有二級其先為攘夷尊皇之界其後為共和立憲之
界尊皇之界吉平松陰諸人開之立憲之界大隈重信諸人開之
德川氏使德川氏有天下竟廢其主改封建為郡縣專制之國
體以八比取士日本安能有今日哉嘗以難東人東人無辭蓋
東人日以詆德川氏為事者也

東西諸國男女之防不嚴所以不嚴者以男女皆沐文明之化
雖相交游不必有苟且之事也其居室無垣墻夜不閉戶所以

然者以國人無偷盜之事也

東人視賭博為極下賤者之所為而我國高孝人猶習為之不以為非

十四日晴訪同壽巨日中在巖子均家飲極醉歸往視宗芝洞晚歸是日聞人談及天津之城已為西人所毀馬路通入矣京師外垣亦毀教處自炮火興而城郭為無用之物且遇大難而民人為城所隔不得逃奔以致合家悵覺者多矣毀之便

東人來我國者見居民莫不高其垣墉以為異事是何也是其腦髓中無偷盜之一事也余昨聞燕生言日本自維新後凡通商口岸其民多沾染支那人習氣風俗遜前故鐵車旅舍中時有失物之虞此則為吾所未聞

飲食所以養生男女所以傳種於世界動物類有極大關係不可一日無者也余讀書數年今始悟尚有一軒天蓋地之事亦

不能外此所謂不思議境界

十五日晴觀梁任父飲冰室自由書

日本中村正直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自助論其序云凡人民所有自主之權者先有自主之志行也故謂二三十家相圍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會則曰國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為之也曰某縣多出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為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講藝者為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為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余以為至論

余分治民之法有二曰內導曰外導內導教也外導政也始疑東亞諸國風化之美外導使然與內導無涉故視世界上之有教義等病曰教惟行于擾亂耳若升平太平之期代非教之

能為功今又加數年讀書觀理之力乃恍然於世界之平因由
于內導外導相輔而成者也內導之力先貫注于一二人之腦
筋乃能昌明外導之理漫行于千萬之腦筋於是遂因其理而
創其法如盧騷之民約論孟的斯鳩之為法精理其有功于世
豈其微哉然使先與內導之力又何由知外導之理斷然矣
西儒云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受人自由之人若任父
謂法民能悔其放棄自由之罪故國王貴族不得侵其自由日
本人能悔其放棄自由之罪故敵國強鄰不得侵其自由
任父記自奉伊藤古隈設東海道鐵路一事乃受英國商人訥
耳遜之資金而成因表明自信力之可用
凡人論事有其詞相反其意相合要當于理而已如任父論強
權二字不可不印於人之腦質中村正直論欲強之一念大悖
於正其言皆為救世而發似相反實相合也

蒙的斯鳩學術亦以良知為本者

十六日陰雨觀飲冰室自由書曰日本人猶病其太學外倣文明
而內腐敗當局者一依德國主義其所以為教者非以服從政
府為之精神遂使全國少年缺獨立自重之氣蓋假文明之名
以行焚書坑儒之禍更慘于秦政十倍云嗟夫人心不知足
者有如是夫以支那視日本蓋海外之福地神仙所居矣乃其
人猶詆當局以焚書坑儒且謂慘于秦政其言不足為訓
東西國之有兵也所以使民人各衛其身家以禦外侮也我
國之有兵也蓋朝廷自衛其身家防民之起而奪也支那今日
所修之武備禦外侮不足平內亂有餘此支那人所以不復見天日矣
東方朔十洲記謂諸洲大都仙家所居今支那人之望海外文
明國不異神仙即謂為其地皆仙家所居豈不可也
晡詣燕生談述及壬午年支那人取朝鮮始末云朝鮮國王庸

主也其始大苑君專政頗整飭紀綱號稱清明之治無何閔妃
煽其黨與奪大苑君之權於是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國民嗟怨
朝鮮有軍籍世襲之人如我國八旗兵丁者食王家之餉舊矣
自閔妃再權不發餉者數月軍籍人噪受辱起擁大苑君入宮
討閔妃窮治其黨大苑君為人心直而不明外交亂臣作也誤
毀日本使館日人怒將問罪我國北洋大臣聞之命馬建忠往
調處其事建忠抵朝鮮問妃私餽黃金五萬兩建忠受之誘大
苑君來見劫以歸時吳壯武公引兵至朝鮮建忠謂公曰凡作
亂者皆叛民也殺無赦公受其欺乃盡屠軍籍民朝鮮人自是
莫不怨支那而親日本

燕公又云甲午之役朝鮮無所謂東學黨其事為袁士凱所虛
造而兩國因之釀戰禍至於割地賠費使支那受重辱損元氣
書云惟口興戎可不慎哉初袁士凱之繼吳壯武鎮朝鮮也頗

預其政權嘗受人私賄強國王予以官或有私怨亦強國王按
捕之國王間拂其意士凱乃偽為國王謀叛書達于朝廷謀廢
之國王亦上書詆袁而自訟我國北洋大臣李鴻章聞而調停
之然信袁不疑是年朝旨以潘某代袁袁聞而怒乃電告北洋
大臣云朝鮮有東學黨將作亂某宜暫留不可歸且請兵北洋
大臣信之為遣葉志超統一旅赴朝鮮日人聞之疑支那將
乘間滅朝鮮奪其地亦遣兵往兩國兵皆至東學黨不知所在
日人遂正告于我國曰朝鮮政批民苦我二國盡代為改革
朝鮮能自主斯不虞俄人矣朝廷不許曰朝鮮我屬國也我不
預其內政況貴國乎日人覆曰貴國指朝鮮為屬朝鮮與我
往來未嘗自言屬貴國也所請既不見納則各行其是而已戰
禍遂開支那自是一蹶不振其後衛汝貴誅矣葉志超誓照瑛
囚矣李鴻章解任入閣矣袁士凱獨回翔于事外且奉命與聶

公廷去練新軍為朝廷倚重未幾又巡撫山東為封疆大吏無
有發其善者不亦異哉雖然甲午之禍袁士凱為罪之首而庚
子之變袁士凱又為功之首前則妄稱東學黨以召禍後又鎮
制義和團以保安東南以功抵罪或可恕耶

有利于人謂之有功有害于人謂之有罪正直無私謂之君子
貪利妄作謂之小人雖然有功者不必君子小人有時無心而
有功有罪者不必小人君子有時無心而有罪李肅毅君子也
然其誤用匪人致釀大變豈得無罪袁慰庭小人也然能從容
坐鎮屏蔽東南豈得無功然而君子之心公其有功常也不幸
有罪受也非其本心也無害其為君子小人之公私其有罪常
也幸而有功受也非其夙志也無收其為小人

十七日晴覽彙報論露珠作圓形之故以水之元粒無所阻而
遂其互吸之力自成圓形既圓則不粘於所在之物故露在石

上葉上皆不濕也余謂其成圓形者仍由於所在之物性有拒
水性之力故水不能粘濕之既不粘濕然後遂其互吸之力而
成圓性也

又論化生之說不可信謂凡蟻蝮蚤虱皆空中人不能見微蟲
所傳之種又謂空際飛塵為微蟲藏身之地此論余頗謂然嘗
見蚊蚋生水中人謂水化余謂實水中微蟲所化若馮虛無端
化出動物萬無生理也

十八日晴諸佐師授讀哲學論綱文頗艱深難曉訪彥復不過
造芝洞小談晚獨飲于萬福居折簡招彥復來云和議復有變
動得信于盛京卿所知情不知也是夕余飲盡醉醉後與彥復
同車至左翠玉家全眼中視人矇矓觀燈光閃灼自謂別成一
世界不知天地為何物也每發一語旁人莫不笑然亦不解何
故醉中讀彥復詩稿拊案高吟手舞足蹈俄隨彥復至其家聞

清議報朗誦梁任父與張之洞書及海外奇遇詩二十首夜分
歸月明如畫

十九日晴訪盛京卿不值日中歸

覽說文第七篇宏字訓屋深響宏蓋凡堂屋寬深則發聲不由
空氣散泄聚成一處故聲能宏大又寧從心在上許謂血人
上食飲器所以安人也愚謂車舟衣屋皆能安人何必皿器執
皿器者許之偏說也竊以臆見度之皿當是血之省之心在血
上血能養心其心自寧

是夕仲昇招飲坐有燕生信備彥復石芝信備正告諸人謂俄
人逼我立東三省和約萬一朝廷許之各國援利益均霑之說
瓜分之勢成矣我同志當發公電至政府力爭此事盡我國民
之職在坐諸人莫贊一詞余先行

二十日雨詣燕公談薄午訪盛京卿談及東三省密約云列強

噴有煩言以為如許俄則我諸國皆欲效尤而俄人堅持謂不
盡諾則不退兵議和大臣欲令各國向俄緩頰各國不許曰此
汝國地也我不能預聞公等但廢此約倘俄人翻然與貴國決
裂則我輩可相助合肥以為各國不可信而俄人可信乃請政
府許俄東南劉張二督聞之力爭謂俄密約當廢否則立致瓜
分合肥不謂然曰此二公皆中英日之毒者也余曰合肥何以
袒俄至此俄人幣重言甘誘我也公宜力爭此事關係甚大盛
曰爭之合肥未必聽我余曰不問其聽否公爭之公之職盡矣
上之對國家下與自合肥二十年知遇感極以為然俄嚴從船
借二害至余因退出至張讓三所坐談良久聞李伯行來訪盛
公密談不知何事如能從余之說此兩君合詞電爭或可轉移
合肥之意蓋合肥所信者此二人也

二十一日晴日中余發電至西安

合肥生年大病坐不讀書彼於俄人前此之殘滅波蘭田種、
利動威脅手反一毫不知故見俄人以禮貌隆重之又以甘言
餌我遂謂俄可信不知皆其詭計也外人疑合肥受俄賄實寃
然其受俄人愚入其彀中罪不容逭也此次果能翻然省悟聯
列國而与俄絕功亦不小否則尚何面目見天下人哉
余与合肥雖至咸甲午以前每三痛詆之自審知中外政務以
來始不敢厚非稍一敲重之凡遇管議合肥者必為力辨非袒
其私欲伸公義我於天下也其後聞人言合肥聯俄余不信曰此
誣合肥也遼東地俄代索還有功于我俄權勢大伸于東方天
為之也何能若合肥昨聞咸京卿言始知合肥果袒俄者也果
受俄愚者也不信各國而信俄不信劉張而自信使果允俄和
約列疆將援例效尤釀成支那瓜分誰尸其罪歟合肥合肥其
知所變計哉

二十二日晴訪蔣信備不遇詣耕餘談留午食見菜頭置姚惜
抱選近體詩圖點極精因与談歐州古史朕余將至穿河濱習
東文途過信備歸復迴車詣其舍談告以要事余復就佐伯請
解哲學論綱補入城會銘船過縱談暮去余秉燭寫日記

二十三日晴風覽續經世文編道光以來諸名公鹽法論奏

鹽法之弊在於朝廷多設官吏以病商凡大小衙門官屬胥吏
丁役仰食于鹽者不知凡幾故商人於正課之外所有種種規
費名目繁多并計所輸錢數倍鹽價於是不能不取價于食鹽
之人而官鹽蓋貴官鹽貴則私鹽銷矣私鹽銷官鹽益滯矣國
課愈絀矣昔者陶文毅曾文正諸公知其弊也於是議革浮費
不知此浮費所由起官吏為之也既設官吏而禁其取費譬之
畜馬而絕其鬻束也彼何以為生哉且設官多所以緝私也然
官受賂則庇而縱之是与不設同矣善夫劉晏之治鹽也但於

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
餘州縣不復置官可謂千古治鹽之良法矣

二十四日雨出城至日本郵局寄書朕詣佐伯受讀哲學書
訪琴甫聞履勝往視晚與譙飲于萬福居

二十五日晴觀書

鹽河漕為我國三大政實則何名為政直弊云耳然而我國游
手不肖之官吏丁役仰給於此三者以為生活者不知幾千萬
人故雖知其弊而無力以除之蓋除之則此幾千萬人皆將為
餓殍也是故顧亭林之論鹽以馮桂芬之論漕皆深究本原創
為至當不易之法未嘗不震動于人耳目而獻議者宗之卒為
當事者所阻亦無怪其然矣治河自古無上策然如昔年李肅
毅巡河而歸建策以秦西法修治之未嘗不可一勞永逸其如
歲、仰河工之費分贖其身家者皆不樂聞何也

阻折漕之議者謂米有時價賤至四錢五錢者而折銀每石必
一兩又何嘗便民耶不知徵本色而由糧戶納縣官由縣官發
交旗丁轉運數千里經時累月種、脚費規費盡蝕于官吏丁
役之手者每石豈止一兩耶此骨於何出仍取諸百姓而已然
則折銀雖過米賤時不過一兩折本色斷非一兩所能濟事請
問孰便

顧亭林據李燾說鹽法謂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同所之此
說極精善可行乃不但當事者阻之雖卓識如馮桂芬亦駁之
吾誠不解也夫謂鹽地數百里而就地定稅仍不能禁其漏私
請問不就場定稅能禁其漏私乎夫張官置吏為疆分界結、
者何為不過朝廷欲多收鹽利而已欲杜絕私鹽而已然而私
之不能絕者如故也徒多耗盡使利為私所奪則何如就場一
稅不問所之之為愈乎雖曰不免漏稅之弊然以此例彼所益

實多也陶文毅行案鹽法近于就場定惜不能不割所之身要
之阻斯議者皆藉惑於素食鹽利之官僚吏卒蓋若輩倚是為
生一旦變法將為涸轍之鮒矣

非惟鹽漕等政為然也即如釐金之病商捐納之病官人、知
其當罷然而不能罷者亦以食其利者多也食釐金之利者外
官之候補者也食捐納之利者京官之候補者也故欲罷此二
者必先為若輩更圖謀生之路然而朝廷無力為此也故法終
不能安也

自捐納開於是商不安於闡闡農不安於畎畝士不安於場肆
士不安于警宇稍有力者摩趨于仕官一途朝廷亦遂以仕官
為養游民之淵藪矣夫民生在勤勤能致富天下皆勤民天下
皆富民矣天下皆惰民天下皆貧民矣今日仕官之人去抵惰
而坐食之人也自捐納開使向者士農工商之勤民相率為仕

官之情民於是惰民多勤民日少矣貧民日多富民日少矣天
下未有不富其民而能富國也故捐納不可不罷

民之所以不安于士農工商之業者以民生計之日窮也所以
日窮之故釐金害之也自有釐金以米石物稱貴而商農之業
尤困故釐金不可不罷

雖然我國一種弊之區也弊政不可勝計而賴此弊政以為窟
穴者又不可勝計今議除弊政是欲破壞若輩之窟穴也而此
窟穴之構結也數百年者有之數十年者有之盤據把持者不
知幾千萬人今欲一旦破壞之彼獨無存之力哉勿謂我國無民權也
二十六日晴詣彥復談借游味花園晚余翼齋招飲于錦谷春
二十七日晚發電至西安訪張讓三聞東三省事略有轉機
可喜是日陸苑伯善善指無策於味花演劇一日招集海上官
商數百人來觀每人出銀餅二枚或一枚以助賑余亦往觀

支那國尚不至遽亡以好善之人尚多如去年薊北遭慘劫秦
中又大荒東南富人所輸給各數十萬以救其同種至仁也今
之譚新者動謂此等事不足為曰此小惠也余曰不然惠無大
小苟能益人吾嘗分內事也未有不能行小惠而能行大惠者歐洲人優為之矣
二十八日晴至許南仲家賀壽諸佐伯留東文暉訪稷膳晚復詣
南仲觀戲術

世界上萬物皆有定質不能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惟戲術者能
使物之忽有忽無以欺人之耳目余昔年在此間之園明園路
見海西人所演戲術奇變化不可思議哉疑其有鬼神之助
若我國之為此者不過手足之輕捷而已無他技也

團民之禍肇始於京津鐵路之開向以挽舟取車設旅館為業
者不知幾千萬人一旦流車行此望嗽，無以為生於是羣聚
而為義和團故其舉事也先拆鐵路蓋積怨久矣使朝廷無端

剛諸公亂起而勦滅之易，然亦多殺無辜之民其情殊可憫
憐夫創鐵路不得謂安法也而其收效如此則安法甚難

日本近有新黨派羣起而辯團民之非匪曰此吾華人爭種之
起點也因出報紙騰其議論于國中政府禁之蓋恐西人因此
疑日本陰助團民

二十九日晴訪平陽先生與同飲于萬福居樓譚

平陽云居今日而議安政必先求所以安頓仰賴舊政為生之
人故欲裁一事必先增一事欲減一官必先增一官使此輩人
欣然無失所之虞而後舊弊可除良法可立若不議增加而先
裁減者未有不召亂者也

孫夢岩昨告余曰余山東人也山東舊多循吏其所以致此者
以凡州縣收民賦稅時皆有盈餘足以供州縣之用故肥缺多
于他省國之居官者咸知自愛而循吏多自李東衡先撫其地

將賦稅例外之浮費大加裁省意欲薄百姓之歡心遂不問州縣官之苦夫其官既苦其民有不苦哉官不能自給仍當百計取之于民理之常也余因歎曰孔子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豈謂縣官足民孰与不足縣官不足民孰与足二月一日晴終日不出觀書

平陽先生云余前居仁智里樓上下二間後有竈舍瓦隙漏雨以報屋主屋主遣匠來葺治既竟功高而雨漏益甚怪而私詢匠人匠人曰使塞補完善吾嘗於何謀食耶嗟！推吾屋可以見支那之黃河

黃河非不可治也如劉成忠為議水謂建壩以移溜築重堤以保險他如更歸制放淤諸法皆切實可行即河夫河兵老於治河者莫不知然而歲決之弊不能免者顧亭林所謂人心甚于抑洪水也余謂人心不正由法之不受法受人心自正

二日雨詣佐伯輔訪履膝晚歸觀書

余嘗不解自漢武帝塞轅子決河築宣防宮導河北行復禹舊蹟自是河不為害幾及千年有宋以來河始南流或南北分流由是遂累有河患豈宗以後之人心不正宗以前人心皆正耶說者謂河不為害者以復北行故道則然耳然而咸豐間銅瓦廂之法河徑由大清河入海亦可謂復漢故道矣而河猶歲為災山東民不聊生致議者復創導淮通泗引河南行之說則河之為害与否又不係乎南北也是必有故必深考而後知也三日終日而坐窗間讀書

世界上先有萬物物与物相感而後有萬情情与情相接而後有萬事事与事相引而後有萬理雖然理之目有二曰自然之理曰當然之理自然之理屬天者也當然之理屬人者也惟至人能以人勝天春秋繁露云凡物莫不有折伏從人題直立端以是見人之絕

于物而參天地然而今日發明新理者多不然其說以為人為萬物之貴者人自言之耳安知萬物中不有聰明過于人者或小于人或大于人人特不能見耳余於是說尚不敢決其是非也四日晴過午詣張讓三不遇補至郡中丞家瑤閣燕壇楊柳會新綠張維甫先生時應中丞之聘權為課其子讀書余因登樓與先生縱談先生教幼童每設新法使人樂而忘倦如教學之法取古人或句隱其著眼之字使諸生者以意猜擬有所擬不遠原句者亦有過原句者極能疏濬人之腦筋於讀書大有益是日攜一白試余曰家貧○買書第○字為何字余思之良久不得孰知竟是夢字因意透過一層欲別換一字不可得也談久之去至張園俄訪稷塋視子丹墓入城夜讀書

何氏公羊解詰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七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

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余謂古人無報而有詩天子採民之詩而知其苦樂則三代以前凡民人、識字能歌詠可想見其文明矣

五日晴詣彥復晤味菴園是日同志第二次集議為阻俄密約也聞俄約限于初六七日為諾故海上志士齊集共議發電至我國政府及各疆臣力阻其事又議電告英泰母士報館告各國援助到者三四百人推余首登臺演說余因大聲告眾曰中國將亡矣諸君知之乎中國將亡矣諸君知之乎中國何以亡之何以亡之有遠因有遠因者何不能立法自強之故近因者何東三省密約之故若允俄人列國效尤利益均霑中國主權由是盡失凡我同志稍明公理須知人、有國民之職分不得視國家為身外之物且中國既亡無論何人不能自

保其性命財產庚子山玄一馬之奔與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
無一物而不沈諸君聞之能無懼乎既知懼斯不能不共謀挽
回之術即不可無今日集議之事以下所演即會中同人所擬
宗旨已登報矣不贅錄也余演說畢遂下餘人相繼上演說者
共有七八人中有僧名宗仰有女子年十五六名薛錦帆皆各
抒所見辭氣慷慨大衆莫不鼓掌

六日晴詣稷塋談俄詣中外報館補訪彥復晚歸觀書

鄭氏詩譜序曰一綱舉而萬目張余謂古人所謂三綱恐是以
君臣父子夫婦統括人類故名曰綱後人不察妄以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為言是大謬也凡綱所以統目也必綱少
而目多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父少而臣子多猶可言也至
謂夫為妻綱一夫一妻目之數與綱等何必以綱繫之也或曰所
謂妻者統妻而言也曰妻與妻不平等但言妻不足以括妻

七日微陰詣中外報館俄訪稷塋不過視仲英映復詣稷塋小諱仍
至中外報館因報紙妄載前日味莼園集議事以余為主席余不敢
當因令報館更正之昨訪張讓三歸嚶道視彥復夜讀書

古人所謂七情者何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也余謂尚闕二情仇
而怨思而感尤為人類之公例也當加感怨二字合為九情
余又謂當增一懼字與欲對合為十情

白虎通曰五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
也余謂情者性之已動者性者情之不動者性與情不能分為
二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
發者性也發者情也中節者合乎仁義禮智信也當未發時無所謂仁義
禮智信必已發而後見故仁義禮智信不得謂之性也可以謂為情之中節者耳
董子曰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心我不在心人此
則矯世之弊為是言耳其實我與人皆當愛但當權其輕重而

定取舍之義人與我皆當正但當知其先後而成感應之方
八日晴詣蔭亭還訪仲英又往視頤齋頤齋甫歸自海外患嘔
血故不能出門與譚歐州事甚詳晚夕以叔如伊陵齋皆招飲夜觀優
春秋繁露曰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
于衣食斯言也時行白種人衛生之學白種人居室養病皆以能得室
氣為主也余今日聞頤齋自言且病非難治惟必多得室氣為佳蓋信然矣
說文云妻齊也與夫齊也又云婦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何以言妻
若是之尊言婦若是之卑細釋之始知婦對舅姑而言也妻對
夫而言也

九日晴詣輪船局訪周壽臣向午詣佐伯習東文輔詣中外報
館中歸寫日記

鄭氏儀禮注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者所以養廉恥也余謂
近日白種人男女自擇配偶豈皆可謂之與廉恥乎蓋文明世

界男雖與女交游決無苟且可恥之事故不必設媒以為介紹
也若支那男女尚非家人至親則不可相見以防可恥之嫌故
昏配必以介紹職是故也

趙氏孟子章指曰取與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無金
不顧余獨嘗改之曰於其可也雖多不辭義之無處一飯不受

十日晴終日在家習僮僕灑掃屋舍移置几案蓋余於忘山廬開
一扉通至內室室故穿榻榻雜物盡徙他所開一扉而嚮欲遷書齋于
此牖外圍竹籬頗通明晡朱琴甫過談晚去寫日記

禮記緇衣若虛棧張注者括于厥度則釋注曰為政亦當以己
心參于羣臣及萬民可乃修施也視是則知共和政體漢書亦
見及此

孟子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倍薄正趙氏章句曰孔
子仕于裏世不可卒暴改度故以漸正之又春秋繁露曰天之

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首徐徐來不暴卒也觀是則知受法宜漸不宜暴卒

十一日晴檢視管中書畫兼卷未映訪徐藩卿先至中外報館閱日本近衛公履電蓋海上志士有電乞其相助拒俄也晤藩卿約淡于四馬路茶樓遂開步借至女僕金家晚時飲于萬福居夜歸鄭氏儀禮注曰太平之法以賢者為率此數千年來中外之通理也雖如何知其賢而任之豈專恃一人耳目所能為哉知人古今至難事欲得賢才莫如公舉余嘗曰以一人舉丈不如十人舉一人又曰任賢故遠也不知任公議尤遠余嘗以一人慮十事不如十人慮一事韓詩外傳曰明主首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人以官職事業者余謂官職事業所以治民其事甚勞卒不當視以為利自後世視官職事業為利於是民不勝苦矣

十二日晴檢書畫兼卷未出城訪琴甫晚藩卿招飲夜觀劇

十三日晴晚燕荔軒蔭亭諸人于一品書夜歸寓日記

士大夫之家恥与百姓爭利古義也然必重福之朝乃可以此責人若今日廉奉微薄在位者人不能自給其能自植生產營利圖存猶為上品之人較諸貪取于民者抑有間矣

白虎通曰若既收藏皆入教學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于禽獸而知人倫親是則知三代盛時無不學之人不教之民

清議報論既有云支那古時動稱以禮樂化民其實乃抑塞人之志氣使俯首帖耳于民賊之下是偏激之論也三代盛時封建井田主持世界君臣上下不相睽隔士食舊德農服先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陶然遂然于至平之世斯時也有禮樂以範圍其志遠動其情相安無事各遂所欲亦与自由平等奚殊惜不能持久耳若一概謂之民賊是不讀書之過也封建既廢於

是獨夫民賊始無忘憚矣余謂古今分二期一君主期一民主期封建井田君主之期也議院公舉民主之期也既不封建又無議院故既非君主又非民主謂之無主之天下

孔氏論語傳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安上二字方有諸病宜今日自由黨目禮為便民賊之私也余謂禮非但安上亦所以安下世界未能驟躋平等既非平等必有上下無禮以安之則爭此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也韓詩外傳曰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今我國號稱四萬人大抵愚民何得謂有民乎欲有其民必以開民智為第一義

十四日晴詣彥復日報載粵督陶履泰奏变法疏頭中要又札諭南洋志士詞旨諄切有解黨禁之意吾知必為人望所歸連日又聞俄約已決不畫押不知俄人意如何某日能出而相助否

世界上相爭之事夥矣物與物相爭人与人相爭國與國相爭教與教相爭賤族與貴族相爭民權與君權相爭爭愈久所爭

之事愈進於文明余謂其終也歸於人權與天權相爭而已何也天道扶強抑弱者也人事不修為天所勝此間種、不平事皆天為之也我國人所謂氣運氣運即天也自物競爭存之理出而後人皆知振刷精神挽回氣運以求所以勝天為使天權為人所奪人有據天無權乃為文明之極點

我國人凡創一法行一政好稱一勞永逸此所以為天所勝之原由也天下事惟永勞乃能永遠勞因也逸果也一勞之因不過得一逸之果今而欲其永遠是欲以一因責萬果也庸可得乎故欲求勝天者必毋憚勞易曰自強不息此之謂也

天無知者也有人不知者也天無心者也有人有心者也天自然者也有人當然也一室之內白壁華榻明窗淨几數日不灑掃輕塵翳如矣數月無人居蛛絲鳥糞狼藉上下矣使人居其內灑掃帚輟則向之所謂白壁華榻明窗淨几雖日久而如新可也此

天人相勝之近譬也。世果亦然人而不明自由之理不奮爭存
之日於是獨夫民賊遂得肆然盤據于人類之上而莫敢誰何
是猶一室之內所謂蛛絲鳥糞所謂輕塵者是不得咎天也
其罪仍在人何也。天無知者也。人有知勝之則天無情。天無心者也。人
有心勝之則天無權。天自然也。人以為當然勝之則天又無權。故人不可不與天爭
十五日晴命僕輩看書筒十餘具出啟視取書雜置几案間飾
去書屋徐列架上終日不出

十六日晴訪壽臣為慕克完夙債計銀五十餘兩。兩歸檢書

十七日微陰整比圖史拂飾几架井然。洗然。兩訪行甫石遇遂視受欽
歸途見旗仗鮮明知賓會遂隨行里許駐立觀之。華幡彩蓋駘驛而
過神輿五六乘前後呼擁者二千餘人。晚歸寫日記

以人理與天欲爭勝之說創于西儒赫魯黎而我國宋對夢得已先言
之。至陽明問良知學派亦潛以理屬諸人力救宗儒之弊。居今日而言

事存言物競尤不可不發明此理也。西國有天主教我輩宜創全教以與之敵
十八日晴訪少川叔向午視藩御遂偕至四馬路酒樓飲盡醉
兩適至所識位家若談晚共飯于金谷香夜觀優

十九日晴東裝返杭。兩登舟行薄暮過龍華夜秉燭觀書

世梅願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
抄為三大奇書。余謂李書嫌疎漏不若易以馬驢釋史

萬充宗叔嫂有服。辨接喪服傳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以為證。其說甚
是而儀禮小疏謂兄弟者指母之女兄弟。殊屬強詞之奪理也

錢大昕論古禮婦人七出之義。非徒可以令丈夫亦所以保區婦。紀的奏
請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狀者一例旌表。皆通論

二十日晴舟中觀書

戴東原云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情之微于欲聲也臭味
而愛畏分此語正與余增一懼字與欲對。說合又云生養之

道存乎敬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精論本朝漢學家善說
理者無過于東原是以故宋需之失矣又云君子之治天下也使
人各得其情者遂其欲勿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於
道義又云道欲之害甚于防内絕情者知克塞仁義又云人之飲食也養
其血氣而其間字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皆極精之語宋儒不能言
二十一日昨夜到拱宸橋黎明兩食時有興入城聞張受之暴病在甯人
事而午往視坐未久哭聲已大作矣晡詣星塘石過至卷石書塾見
邵伯綱陳叔通陳介石袁文敷孫錫耕諸人

二十日晴間止潛在此詣同善堂訪之已行賄造梅孫譚知止
潛在雪漁家諸人公錢遂趨往視之坐有白叔藍舟仲修介軒皆驚
起促余入座肴酒雜進止潛志興甚豪且由蘇府存并荆宜施道
回里掃墓是日買舟赴申江矣酒罷坐演史止潛披衣登輿余隨諸人相
率送之亦遂歸未幾介軒偕藍州先生來訪晚撰聯挽受之錄如下

讀君旅館詩歌知已江楚水到處是游蹤且欣精與不衰白髮蕭蕭還故里
留我家庭文獻莫酒後茶餘歸來憶舊事何意琴書與畫青燈寂寂少良朋
二十三日晴書挽聯作寄慕先書寫日記

當甲午中日之役海內莫不言我獨吾浙人上書言和且言之最苦
蓋于平壤甫敗之時若徒吾輩言何至割臺灣賠費二萬萬哉去年
團民廣聚京師官兵助之攻使館遂動八國之兵而徐許袁三公以諫
阻罹禍皆浙人也今年俄約作鯨幾危大均幸之最力者亦吾浙人而
疆臣中以言新政為眾望所歸者而廣制軍陶公又浙人也蓋我國開
化之志士廣東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自康梁被逐譚唐慘死於楚湘
粵士氣稍挫獨浙人猶激揚慷慨志不少衰其亦碩果之僅存耶
二十日兩肩與訪親友晡而甚至日文學堂視楊凌霄凌霄在抗留東國
語言文字兩年矣有言海一書日奉字典也檢字極便凌霄勸余速
購備用晚星塘招飲飲盡醉譚笑歡甚

二十五日陰陳仲恕來訪遂為稱竊妹婿延聘汪君敏士為師言明以新法教授余允偕六妹去婦回申故妹婿在上海勾留一月因邀敏士來滬課讀其教法互相補助也支那教小兒素未講求良法故學生進益極速非天資超邁者往往讀書十年與不讀無異幸今日海內教育規制漸流播于亞東於是師範一途稍知改良而社稷時之弊矣嘗聞人言我國人年長者治小學小兒反讀大字其顛倒無次也有如此午後台石林通文數生訪為杭城鹽務中擬開學堂已稟陳上游事有端倪欲公舉余為總理

二十六日微雨與孟廣並與出錢唐門至楊家牌樓掃墓在吳老泉家午飯時贈拜新塋即歸與中觀書是晚香中拾飲酒者皆用泰西式

昔顧亭林自云喜居北方慣餐麥跨鞍不樂舟行會稽嘗謂澤中有牛羊不作江南之想矣余亦北方生長者也性恬適與亭林同祀在都時日馳馬今居南方久未嘗跨鞍跨肉復生矣若或舟行食福之性亦漸安之然平素最心折先生忘山廬中懸先生一像而所行與先生異筋骨不强志氣類靡能無愧乎

亭林不臣二姓志節不在謝疊山之下亦君統人物也

梨州亭林之君為有明一代學術之改良開本朝乾嘉漢學流派功不在禹下二十七日晴清霄者談俄袁文數過縱橫持師範學校條規示余即前日所談者過午肩輿出訪友至求是書院見勉哉仲恕聞俄人已允將東二者約作廢是六好消息惟所侵地能還否則不知也薄暮詣月笙談晚在星塘家晚飯

是日與勉哉論志余謂殺身而足以救天下吾則為之殺一身而不以救天下吾弗為也金一身而足以害天下吾弗為金一身而不足以害天下吾則為之保身之說當今志士皆引為羞余獨不諱蓋保身者身存物競之起點人人固有性不足軀也但不得以己之身害人之身耳張園拒俄一事余前登臺演說翼日報紙騰布謂是日余為之座余乃急奔日報館令亟更正或謂余膽小余曰此事不足懼禍余矣畏祇

以有兄在陝督電局萬一事聞于行在名公鉅卿皆知某人之弟在海
上聚眾發電則於兄實不利馬惟余尚有所欲改之語頗碍大局余
未之思也幸為諸人所持僅允為辨明主座一條且加不敢稱美謙不
敢當八字余不勝感故故又嘗謂人曰以己好名而不顧家中人吾甚
為也以己不好名而累及大局吾亦弗為也今於此可兩全矣
二十八日晴至佑聖觀奉叔母康談久之過午走訪范高也高也甫
歸自遼東難後傷然無存為述東三省情形云俄人入據於地方無甚
播害惟兵敗時土匪自焚自掠耳且云壽山已身殉禍首實吉林將軍
晉昌蓋彼主持開邊學今又不知逃往何所矣高也自云石歸故鄉者
三十年所見皆異昔時余與高也別七年狀貌無大改惟鬚有鬚耳
二十九日晴過午借務霖登瀾如妹至城外登舟當晚自搭宏橋開駛夜
三十日晴續伯與余同路赴申浦其舟在前余過其舟方譯致
西安實余亦附數語致慕兄俄還舟寫日記

東三省約俄人允廢實出意外余始謂海內人力爭盡人事耳奚能回天
石期果收效也雖然俄兵一日不退出黑龍江恐諸國未必袖手歸
耳事變之來石不可逆料諸君子且毋快意也

杭州喧傳俄日將開戰石知有無此事然余固可決於前矣彼外豈輕言開戰哉
晚大雨夜三鼓到滬潮急舟不能泊岸候潮平乃維舟余冒雨黑夜入城
三月一日雨止以馬車迎務霖瀾如至西門然後易肩輿到三多里浦余與
務霖同車游味范園過孫蘭齋小談晚在金谷香夜飲邀彦復至痛談
二日雨止訪麗軒歸順道詣少川叔石過遂入城

俄約之立也東南官商士民莫不爭言不可畫諾也而合肥獨堅持之世
於是爭於合肥雖然合肥之畫諾者抑有故焉蓋原約之原起以俄
據吾東三省政府乞其退兵俄人曰欲退兵非專約不可約立則兵可
退故是約也退兵之約也增祺首與密訂者利權虧損過甚合肥亦
不謂然於是增祺罷職而俄人索款乞改較前輕減數倍矣於東南

疆臣士民猶力持不可畫諾夫不畫諾何授于俄人但據地不還方
自謂得計何必強我國立此約哉若國見俄據東三省既不能助我
以驅俄亦必不肯從容訂約袖手而歸萬一敵俄所為別國占地是必
分之分國不畫諾而成矣畫諾而右國效尤也不過攫取利權兵
權為暗底分不畫諾而各國效尤則奪據土地為明底分暗底分者名存
而實亡明底分則右實皆去東南諸君子徒攘臂裂眚斷然為此
爭也以為如此可以拒俄可以保種可以免瓜分及其終也庭戶牀窻
依然為外人所踐踏寢處為奴為隸卒不可免乃始瞠目無語悔前
力爭之無益也不已晚矣難此合肥之苦心於是殆可自矣合肥之
心曰天下事已不可問矣故吾嘗願畫諾而使合肥蒙冤也
吳彥復有言曰合肥之主持俄約者忠于四萬之人也四萬之人
力爭俄約者忠于合肥者也雖戲言而實公論

二日陰借務霖至天仙館觀劇是日合肥名班會演觀者極夥以無日

光微闇不可辨視遂復至寶來觀女優金月梅演富春樓一齣觀
畢游味花園晚登為福居酒樓小飲夜歸寫日記

天下有二種人曰立言者曰立功者立言者必先明理立功者必先明勢
不明理其言無當不明勢其功不成雖此明理而不明勢言雖當而不
可行也明勢而不明理功雖成而不足貴也故必兼明理與勢而後可
也今日海內號稱新黨者夥矣然明理者多明勢者少故大都為
空言不能密合事理終成畫餅也

四日微陰為軒為甚太夫人治喪于平江公所余往弔為代陪賓晤易
便服訪黃韞甫遂至中外報館未入門有人拍余肩視之枚叔也因偕
入登樓見穉柳信齋俄聞宗仰禪師來訪穉柳遂同下至客室縱談
宗仰欲創僧徒學校與諸人商酌尚無成議會汪鑑齋至因與笑語
移日晚歸觀書

美國伯蓋內著政治學一書專論民族國家政治之美稱民族國家創

始于偷通種人偷通種人者散布于法蘭西瑞典挪威日耳曼奧地利俄羅斯諸國者也為白種最聰明傑出之人此為余素所未聞又云民族國家之說足以破大同之說為大同之說者原欲保百世太平無如一由其說政治無後進步甚且既為專制不如民族國家使人老伸自由之權與各國交通互相爭競以增吾人智慧之為愈也其理甚精五日陰早出訪周壽臣俄至寶記視石芝遂送彥復歸順道謁少川叔過午歸佑三來談夜約經甫及寐寐至寶來觀劇六日陰叔叔考後子言三君來訪維談忽得向權自都來書稱西安政府遣劉光才替師至紫荊閩軍容甚盛士有驅逐聯軍之勢於是法德二國各派勁旅前往備戰傳相聞之大為憂懼前見黨報論大地種族之不同由地界使然據所說有數証一歐人遺美生兒豆小眼大面白略瘦一加拿大有二百五十萬餘法人愛說或如紅人一葡人至錫蘭印度有黑如土人高既明此種種族之見者不亦陋哉

同

又云巴黎有人能為查戲教查御車放炮又載車載大履一節謂西人自有火車之制雖為堂大履皆能置之車上遷徙他方此皆極奇之事為我國所未聞者記前樣柳言西人有照相法能照人心中所營攝之形狀此較照骨法尤奇西國所謂催眠術能將己之想念滲入他人腦中又能使人自然被我所驅使余謂我國向來所稱靈藥神通之事每託諸仙怪其說極虛不謂近日西人能以至寶之法行之也

七日陰觀書

出晚經甫招飲于一品香後至丹桂觀優

國法汎論私權利專言利而公權利兼言義故有公權利必兼有公義務余謂孟子義利之辨實則公利私利之辨

英人接利斯托路氏分政體為三種曰君主政體曰貴族政體曰平民政體以為政體變遷一起一仆循環無已政治學提綱論之以為與近代政治歷史相背實多蓋自立憲政體出合君權與民權交互而成世界無所偏重則不虞其相爭既不相爭安有變遷哉

八日觀譯書彙編

君權之國難為其下民權之國難為其上何也權在君則民居君之下者皆倚君之喜怒為禍福禍不遂君之意重則誅殺輕則流放不能踵矣權在民則居民之上者皆視民之愛惡為去留稍不滿民之意小事引若大事辭職不稍寬假矣由前之說我國歷朝被罪之臣是也由後之說近日東西國之宰相是也

九日陰訪松林禪師松林日本僧也在此間興宗本願寺住持前舍居三元宮時屢與筆談嗣松林移住蘇州余遷城內不相見者二年今聞其又來海上而余習東文未得良師遂擬就松林學因與商定三日一往月送銀餅二枚松林允諾賄請中外報館權解為余言汪笑樓排演黨人碑北京蔡京故事蓋隱射戊戌朝政也明後日同志皆欲往觀余亦欣然曰願附末坐因詢笑樓之為人信僑言其人善談吐工詩文開化堂也遂與方守山三六橋三多橋汪鑑齋偕訪笑樓于三山會館是晚燕于金州駐防谷香夜觀樓

十日晴母生日與稼霖著冠服拜祝是日稼霖師汪敏士到館日中藩卿經甫頌南仲遜咸至相與譙飲南方俗有以四五人圍坐彈絲吹竹嬉笑歌唱者名曰攤簧是日以壽母故招業攤簧者於庭間奏技娛賓坐中有林步清丹桂菊部名優也善談諧尤解頤

十一日晴稼霖始入學余令教師授以蒙學譯本講解字義及地理史學三門是日寫日記觀譯書彙編夜呈幼徒會聽嚴又陵演解名學在坐者三餘人稱名學會孟德斯鳩萬法精理云恐懼者親睦之媒也或謂既恐懼何以能親睦曰凡人懼則思人之相助是故能親睦也余又為增一語曰安樂者仇怨之揚也或謂既安樂何以致仇怨曰凡人樂則虐人之相侵害是以致仇怨也

又云在共和政治則宗教之權有害而無利故在所必去在三君政治則宗教之權有利而無害故在所必需若專制政體尤不可少斯言也與余意極合蓋惟無政之國不可無教有政之國可以無教非無教也納教理于政之中故可以無教也夫國家苟不修政權則不得已以教權輔之既

修改權而後自執權其流弊必至官政權而後已非教之足以官政也相害者權也故在所必去也雖然此特為羅馬教皇言之耳若夫儒佛並權之教即共和政治之世又奚足為害耶

十二日晴詣松林習東文晚在石芝家飯畢詣天仙菊軒觀黨人碑
十三日陰風甚觀書

國法汎論者或謂探理國法論探蹟國法論由探理而為偏理國法論由探蹟而為偏蹟國法論皆偏于一而為害于國家者也惟純正之探理論必能與探蹟論相合純正之探蹟論必能與探理論相合余謂探理國法論者即今所謂明理者也探蹟國法論即今所謂明勢者也余前所謂天權人權之別人權理也天權勢也今日支那天權積重人權為所過制不能伸故以人勝天之說行於今之世蓋甚難矣欲破天之權非增其人權不可欲增其人權非聯團體或一大組織而後可與天角勝欲成大組織非民智大開人之知物競爭存之義不可吾輩今日所力能為

者亦惟有開化內地之風氣以開民智而已今代銷新書新報無他術也民智既開不畏人權不增長

十四日陰詣松林習東文日中訪徐藩卿晤儲妻復金月梅家小坐傍晚歸飯罷復偕稼霖至名學會聽演說歸已深夜聞芝生來

十五日晴晡至寶記照相館俄頃名學會人陸續來遂偕詣壽生廣後某姓花園柏照嚴公首坐餘或坐或立計三十人照畢詣芝生談同至松盛胡同謝桂香家小坐晚名學會公錢嚴先生于一品香嚴先生將北行諸人別送武君昭裔相攝會長各遺禮拜一四演說武君亦別在坐者二十人十六日晴詣芝生日中與同飲于金谷香映偕游張園晡還至謝家小坐夜中懷譯書彙編三卷取出卧而觀之

萬法精理云主君之國尚名譽名譽與品行有互相抵牾者或有利於名譽而有傷于品行或有妨于名譽而不害其品行當此一時意聽名譽為主余謂此數語可為近日好名人下一鍼砭

又云專制之國尚竭力于教化以造或國士適以速其禍患蓋人民苟有愛國之情將不受政府強暴之壓制必起而謀所以脫之斯言也亦可使今日支那兩國者聞之如彼等如此理必不肯廢科舉必不肯興學校必不肯愚民則專制固不可一日立也

信齋前謂余云近讀萬法精理而後悟墨子非樂之有理其第八十章曰賢者之聞斯有言曰朝北之野有豆開大人者焉欲和其性情柔其風俗則於樂之外無他法也云云於是可見凡人有慷慨奮猛圖功創業之志者一聞樂而性情為之和平意興為之消阻故樂也者害人之物也余曰樂之作也本在太平地改世界開明之後如今日者五洲種類方逼處于物競爭存大劇場豈同樂之期會乎雖然樂有數種曰養人德器之樂琴瑟是也曰調人性情之樂笙簧是也曰發人志氣之樂鼓舞是也禮云君子聞鼓鼙則思將帥之臣蓋其音節奮猛壯厲能發人之雄心而作其壯志非他樂之比也故余生平最愛聞鼓舞

十七日晴寫日記補佐三米譚至晚去

萬法精理云古者政法試一旦視貴族教士之特典奪府縣自治之權利則其國為不安為民主政法必宜為專制政法無疑也斯言也深為切中蓋國中雖無民權而有貴族教士及各縣自治者以君之權較之以一人專制天下者猶勝也今併此去之是直欲專制而已奈政廢天下封建世襲之法而為一己子孫萬世之業其病正坐此

盧騷民約論云強者不得為權利從順不得為義務余謂或者為至敗者為冠此所謂以強者為權利者也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此所謂以從順為義務者也國法汎論所稱古今國法皆理順道備者如上古之亞里斯度得爾羅馬西施羅法人白劬意人希夸英人伯克勃耳克又意人馬克哀立法人孟的斯鳩萬法精理論民權政治或喪其德則其國必亂且不可救藥是理也余前曾不慮此及讀希臘史而後知此弊希臘之患也士怕太王亞治士年少勵精圖治憫國法紊亂欲復利古尔厄奮憲國人媮惰不悅新法竟捕王

殺之由是觀之民權之極而弊莫當以君權救之乎
純用君權與純用民權皆有弊也折衷之道其惟立憲乎立憲也者幼君
民于法律而莫敢不遵者也

萬法精理云各人各謀其私利一國適受其公益此生存競爭所以大有裨于世也
十八日晴福松林留東文晡約藩卿銘躬等至仁壽里手談余常坐觀書
政法哲學之品行道德之高尚野蠻人種有遠出于文明人民之上者是其
不足疑也蓋使舉世之人多致力于品行道德毫不為利己利人之事則世
界何由進于文明耶難者曰有品行道德之人非不願利人也但利己而
已余曰不利己何能利人農者耕田以利己也而人食其業工者製物以利
己也而人用其器商者轉輸貨財以利己也而人賴其流通儒者講學著
書專利購讀者為之紙貴非不利己也而人之聰明闢焉才智增焉故
凡利人即所以利己利己者無不利人焉孟子所以羞言利者為損人以
利己者言之耳雖然權利既平我能損人人亦能損我不受人之損而保

其利人亦不受我之損而保其利於是立公契約而適得其平故曰一
國受其公益也若夫甘受他人之損不知自保其利者道德品行非不
高尚也然使舉世多如此則彼以損人為事者將益肆志而無所憚而君子道
消小人道長適成其為野蠻世界而已故赫胥黎有言曰克己太深自營
盡泯者其害又未嘗不敷也

十九日陰風冷終日不出覆觀天演論

哲學家有唯心唯物二大派唯心之學勝則以物主持世界矣唯心之學勝
則必主持世界矣唯物之學相持至今不能相破也余謂心物二者交相需
也然心可以勝物物不可以勝心何也物勝心則天權勝心勝物則人權勝今
日者扶人權而抑天權時也唯物學大行其弊蓋天者權而人無權世界將退化矣
人權所以不勝天權者心不勝物也蓋以言之凡人一身主宰者心也明理
者心也耳目百體受心之命令者皆物也心不能主宰物為耳目百體所
用斯物勝矣於是君縱欲之人矣有縱欲之人於是君貪橫之人矣貪橫

主人有主持世界之權即為獨夫為民賊矣夫獨夫民賊一二人之心為物
所勝遂足以病天下則知病天下者非獨夫民賊也物也可以敵物曰心
非獨夫民賊之心能自敵也必借他人之心以敵之亦非一人之心所能敵
必合舉國之心以敵之於是心與物戰心勝物則人權勝夫權矣物勝心則
天權勝人權矣

嚴先生天演論云英國平稅一事明計學者持之蓋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
太深國民抵死不悟故也後議者以理財啟蒙諸書類令鄉塾習之至道光
間遂阻身去而其令大行通國蒙其利觀是而後為法當以教民為先
二十日兩自柏林所習和文歸訪徐藩卿暨朱毓堂補詣彥復譚簿
晚至謝家過東廣是夜藩卿約飲余携天演論袖暇輒觀之
斯賓塞任天之說謂任情非任習為如其情而止不患其或過譬飢而
食食而飽渴而飲飲而滋是情也使飽而猶食滋而猶飲所謂習也違
其情矣余謂不然蓋任天之情為無人理以為之主未有不適者非可專

以飲食為喻也好色者恣意于色無有厭期好貨者恣意于貨無有
足境其或深汨于二者之域而忽能自拔者皆以人理自止者也任天任
情必為禍害故吾仍取赫氏之論

赫氏導言十三云人居羣中不能不自營顧侈于自營則相爭而羣道
息所幸人當自營之時常有物焉以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羣之
主所以制自營之私不使過用以敗羣者也余謂天良即人理也凡自營而
侈者皆任天任情而或過者也苟能以人理自止於保羣乎何有

亞密斯丹創計學其中有六公例曰大利所存必其兩益損人利己非也損
己利人亦非斯說也余主持者二十五年自謂心得之祕不謂西儒有先我言
嚴幾道曰國中生意日繁過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治之能
不容不進格致之家教焉以盡物之情為事也農工商樞其理以善術而
物產之出也以多蓋多余謂識如是言則何憂夫人種過庶之患
二十一日兩東庵未曉往視銘船車中觀天演論

嚴先生又云宇宙生之物至多不僅過庶一端而已人欲圖存必用其才
力心思以与妨生者為鬪負者日退勝者日昌勝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
大而己三者大而後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之備愚謂智者知也德
者仁也力者勇也中庸演此三者為天下之達道未言其能与宇宙妨
生之物戰也今得此說而後知古今名家之論此心同此理同
拿破崙入埃及時法人治生學者多挾其數千年骨董歸而聽之舉
古今人物無異可指申斯以談則天演之學其計數動逾億年邊
邊數千年數百年之間不足以見其用事也嚴先生云
赫氏導言十七云法國之道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必使一國之人羣
趨于善而後已如一壺之水然熨之以火而中無數莫破質點映者
自升冷者旋降回旋周流至于同溫等熱而後已又云不賢者之在
位也譬諸重濁之物傳以氣膠木皮使一日者取所傳而去之則本地
者親下修歸其所也余謂二喻皆極善惟如何而能取不賢者之所

傳而去之惟有平國人之權去君主世及之毒而已夫不賢者之能有所
傳者一傳于弊法資格用人是已一傳于時主媚其君以固寵是已平
權立而公議興則無弊法矣破世及而舉賢明則無時主矣夫不賢
者自退賢者自進矣一國之人可如一壺之水同溫等熱矣

導言八云格物家所用以推證者振其大要可以三言盡焉始於實測繼
以會通而終于試驗愚謂實測者觀已然之跡也會通者察未然之理也實驗
者習當然之法也彼不過專為格物家言也余則以總括古今中外之學問
嚴先生曰人道以苦樂為究竟而善惡則以苦樂之廣狹為分樂者
為善善者為惡若樂者所視以定善惡者也余則曰縱樂之為惡知
苦之為善縱樂而不知苦其終卒歸于苦也知苦而不縱樂其終歸
于樂也足以發明嚴先生之義

二十午兩至新聞報館購得嚴又陵譯原富一書晚訪德杏村于華英古樂夜
歸寓日記

教源論云未有文字以先謂之野蠻之字既興斯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經理也明者異于草昧也余謂文明野蠻之等級亦無窮蓋以有文字之世視無文字之世則無文字者野蠻矣以有文字而有理法條教者視有文字而無理法條教者則無理法條教者野蠻矣以有理法條教而君民平權者視有理法條教而君民不平權者則君民不平權者又野蠻矣故文明野蠻必相比較而後見也

生存競爭之世界其競爭力也其競爭智也又進則爭仁爭愈之所爭愈文明今日地球蓋由爭力之期漸入于爭智之期也天演論之民惟安居樂業乃有以自富于學問思索之中前之爭也爭夫所以生後之爭爭夫不慮其更進也則爭有以充天衷之能事而無與生俱盡焉所謂爭仁與貴長房撰開皇三寶錄謂佛生于魯莊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恆星不見夜明星隕如雨為瑞應與佛書所謂六種震動光照十方國土者同物此說存疑而已不敢決其不然也

二十三日晴往習和文映借陸亭訪金月梅不遇因往謝家及花寶林家小坐歸寫日記

佛氏曰前因後果人所自為天無與焉而赫胥黎駁之曰天固何如是之不憚煩此所謂不對針之駁語也夫佛氏原未嘗謂天與人因果事因果人所自為與天何與而忽謂天之不憚煩耶既與天有與則亦無所謂為天証道也故天演佛釋論吾與焉

婆羅門之道為我佛反之以兼愛佛之異于婆羅門者在此

嚴先生謂佛經不可思議四字乃最精微之語與石可名言不可言喻不能思議者迥別也何謂不可思議姑指一端而論如太虛無內外之外復有外內之內復有內焉古無始終始之始復有始終之終復有終也此之謂不可思議也又如寂不真寂滅不真滅二語亦是不可思議古人云日進無疆自強不息不強則弱不進則退無中三勢宇宙內之公例也國之風俗政化無論已即以學術言之師弟之相傳授淵源互接有越數十世者為非弟勝其師而但知學守而學者亦傳愈之愈

失其本來觀於中外古今學派教派未流之得失可以知矣
斯多噶教主樂天任運喬荅摩教主悲天問人余謂樂天者其弊必至天
勝人悲天者其功可以人勝天蓋既以因果為人自主而天無與則斷非天所能曠也
二十四日晴與少川叔同訪仲巽因欲令兩弟入鍾正學堂讀書也仲巽素
頭有北清戰史一部東人著俄故叔借對齋來少川先行余留午食映至
福安店以與銘船約同詣月梅家適月梅出觀後因往謝家潘鄉郁堂
皆在諸人留彼手談余坐小車游園遇法國人生長亞洲者輩商上海十
餘年從未歸國貌亦類支那人余曰君籍隸西方極樂世界何為勾
留穢土荅曰不然歐洲居大不易若東方之省費故不願歸晚復至
謝家齋飲夜深歸

二十五日晴往習東文日中在潘鄉所午食映詣頤齋不過見若愚瞞
歸未至西門過支應局入訪陵齋知荃谷是晚招飲荃谷汀州人以武
進士授金華督師先人問下士也丙戌丁亥之交南應殿試授侍衛居京

供職與余業師香清溪先生友善荃谷雖武人頗好文學為先人所賞
因至余家清溪為講解粗淺文義殊獲益焉其後先人沒世而荃谷亦
游宦南方不見者十年矣丙申秋余已居海上荃谷過此獲一握手自述
音息者然於今又六年前日歸自城外見葉頤陵齋留字云與荃谷借
訪荃谷明日續要贅于大東門外生我樹楊家有暇蚤來可暢語翻情
余素自適有事不能往賀而今日荃谷之招猶未之知也因與陵齋約同
往余坐小車先行以至相見縱談荃谷神采奕奕語指較蒼老而已俄陵齋
亦至晚間張燈奏樂款賓推余首座余暢飲大醉而醒夜深陵齋以肩輿送余歸
二十六日晴日中齋荃谷于一品香陵齋作陪縱談

今日東西文明國政法度之進化無他術也能分其權于人而已
今日東西文明國學問技藝之日精無他術也能專其利于己而已權
分則人互結其團力求政之公平等而不得也利專則人若奮其聰明求
學之不遺極而不得也學知也政行也知行並進所以去野蠻日遠矣

補請考復因与叔虬齋偕游張園薄晚歸彥後招飲于薰語樓
二十七日晴欲往習東文會三橋來訪不果日中始出任藩卿所午餐後
詣農軒談補至廣學會購得天文圖說地理全志萬國史記佐治芻言
持贈金月梅月梅音唐名女優也聰慧與閩解文義欲捨所業從事西
國語言文字余謂曰汝欲通他國方言宜先明公理知宇宙大勢乃有
用遂購四種書使觀之且為指示大意曰熟此能換凡骨月梅欣然
二十日晴往習東文日中詣考復補与考復糾齋偕訪三郎不過因至丹桂觀其演新
劇薄暮始三郎至金谷香醪飲叔亦來三郎未讀書不識一字然談吐極風雅
二十九日晴終日不出寓日記觀書

禽獸之所以不及人者以其能品者殊而不相為用但能用其所受于天者以
自為養而於同類則無利也惟人則不然才論勞心勞力皆有相益之事試觀
一室幾之家一室所有至粗極陋而其沐櫛衣枕刀几鼎鑪与夫飲食餽酒之
類皆必有無窮之人工与為通工易事而後濟微福富貴者矣斯密亞丹

原富云

人之所以能通功易事者無非財与物交易而已定物之價曰租曰庸曰息生
財之道曰地曰力曰母蓋有地而後有租有力而後有庸有母而後有息也
四月一日晴往習東文補偕張冠霞同車游园觀打彈游人甚夥
薄晚往松栢園閒步夜醺于金谷香少川叔之約也飲畢觀女優
二日晴詣考復余是日為叔叔書扁元規塵汗人五十字云為糾齋書贈
妓詩成復至張園余先婦晚昌士來問談即去觀傅爾雅譯佐治芻言
人上有維新性質無守舊性皆何以言之人心皆利是趨而害是避彼
守舊者懼新之足以害己恐失其舊利故堅不肯受革使一旦知新之
利察舊之害未有不談新者也故余謂無新舊之別有愚智之別
野蠻人處于汙濁之地而甘心焉有人引之清潔世界則大驚退視其
汙濁不可一朝居焉然則好潔者人之本性然也守舊者不知新之
利及聞新理退視其舊亦不可一朝居然則維新者亦人之本性然也

三日晴習東文歸訪森威恒茶棧訪藩卿不值遇頤齋因借至金谷香從談晤同訪徐藩卿于公陽里林蕊香家藩卿方手談薄晚歸觀書余嘗不解鑄錢之由予讀嚴先生原富書云英法二國泉幣古皆用銀而以一磅為單位此猶古黃金之稱斤金紋銀之稱兩皆以重行也未嘗以一磅為造幣者造幣初制乃取銀一磅折之造二百四十枚為便士而德十二便士者先令由是二十先令為一磅曰先令曰磅皆德便士之數以重為名無專弊洎元大德四年義德華第一折一磅為二百四十二便士以征其民自茲一降代有所增至依利薩伯尚有明嘉隆間折為七百四十四枚仍名便士而二百四十便士猶號為磅實則七百四十四磅之二百四十而已弱于三分之一也迨有明之季查理第二時民往非州西新開墾者眾多挾金歸乃造幾尼金幣一枚當二十先令二百四十便士猶今之金鑄磅與鎊之分自此始

四日陰坐小車詣南洋公洋規模宏敞張菊生新為總理適不

在學中見武昭南購得敬先生譯原富乙丙兩部歸觀書

埃及印度之俗凡民之業皆世守之不得觀異物而遷此取無理而害人匪淺蓋人之性質為天所賦不能強同性之不近而令強為志事未有不顛蹶者莫若各因其性而自擇其業之為愈也子何必循父業武於是而後悟世襲之為害非特君位為然凡百事皆為可世襲也

贏利薄傭錢厚則其國必富傭錢薄贏利厚則其國必貧此亦世襲之公例也傭錢既厚其民勤於耕作勤則出產益多而富者益富也贏利厚其民安于坐食坐食者多則出產寡而貧者益貧矣嗚呼聞子涵未晚至一品香叙契濶

五日晴詣豫里與子涵同車張子虞太夫人之喪日中頗齋子涵務霖及三郎攜集于金谷香時至張園打彈晚復至金谷香探釣少川敏士飲夜至寶來觀劇

六日微陰出日東裝送稼霖夫婦返杭晤登舟敏士同行吳舟

七日陰大雨舟中讀廣子山哀江南賦少陵詩庚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古今詞人憐子山家國者前有廣子山後有杜少陵其懷才落魄悲傷

身世者則馮敬通稱公平汪容甫三人而已蓋詞賦以言情為最高能哀感頑艷管滿宇宙者古今不數人也

晚舟至拱宸橋與稼霖登岸飲于第一春夜觀劇

八日陰肩輿與瀾如妹偕入城稼霖跨馬先行到竹竿巷猶未午也與蒸嫂及婢輩相見甚歡午後與稼霖並馬出錢唐門至勤果祠小憩登樓俯視游人如織蓋是日為放生日也丐者持蛇與龜售與游者遂拉湖中抗俗如此良久復跨馬繞山麓行約十餘里至露隱萬木構橋下馬先至春涼亭小坐俄聞步雷雷亭中聽泉怪石峭巖壁立皆生叢樹靜坐久之遂與稼霖偕故道疎余不來騎者三四年是日兩膝酸痛甚厲

九日陰蚤往謁婦母日中至養正書塾見介石伯絢伯絢以扇索書余為作熟視不見泰山之形八字因留午飯俄至舒蓮託為三郎購扇三柄遂訪星堦復至清吟巷小坐因詣貴翰香縱譚晚回竹竿巷飲士已未館矣稼霖夜約飲于聚豐園

十日陰將買舟回海上登閩翰香叔通凌霄錫侯咸來視余飯後出城至拱宸橋復詣第一春小飲拈歌伎將月紅者來擊鼓唱天津時調余忽憶昔年卜居三里時得城隍截語云不必養生三徑關月明先有鳳來儀何其字之有驗也奇甚曉登舟即解纜觀書

昨聞翰香言當今之人明理者或不明情明情者或不明勢能明情理勢三者斯為通才余謂情生于勢理生于情理自情與勢出者斯為真理不由情與勢出者其理不立據也

康雍之間蘇格蘭始設版克造賒貸法民大便之國以日富其法出財以貸民使民勤而貧滑以為母民欲貸則聯數家者為之公保至少無下二人名保誠歲終計息納之其法與新養之賒貸北宋之青苗錢無稍異所異者彼民自為之而莽與宗則以官斃其收發而已嚴先生之斯密氏或書以來計學家後起者有三大例關於民生治亂之源甚鉅一曰理嘉圖之田租升降例一曰馬羅達之戶口蕃息例二

家皆其人自其論出而計學之理益精密矣

泰東西之舊教莫不主義利為兩塗自天演家計學家出而後義利相
合非義不利非利不義民樂從善而治化大進嚴先生論及此蓋以舊教
為不然吾則謂必治化大進而後義利可以合若處野蠻不平等之世界
義利不能不分者勢也蓋公法未立公權未伸君子每易得禍小人者時
蒙寐為義者不必利為利者不必義若執義利相合之說以導天下人誰
信之而慕義者愈少矣惟公法兩途而後潔然自好者有託足之地不為
世受所推移是故天下雖亂猶有獨治之人百卉雖枯猶有不彫之松
十一日晴舟中觀書

泰西工商家業聯之法禁其工不得一時細二徒是亦猶治國者懼生
苗之繁禁其民不得一人生二子業聯之設也所以圍其業之物競且物
競與市價將跌市價跌則庸與贏日趨于薄矣故不得已而為約聯以
壟斷焉雖然是法也於本業皆有大利而於通國則有大損蓋利于在邑

之上商而損于在野之農民也且其事必絕外交而後可使其國已弱力
不足禁外交而他人叩閩求通與為互市則其術將窮何也貨之存可賤
者吾有法以使之貴矣而他國貨之賤者吾不得而禁之其勢非本國之
業掃地無餘不止前此歐洲各國知其然也於是立護商法入口皆重稅
以困之乃此法行而各國皆病洵斯密書出英人首弛海禁稅曰無遠通
商而國中車權壟斷之為不期自廢蕩然維新平均為競也雖智有立
梅亦以英之貨通于他國者故樂為用也自此以還民物各任自然地產
大出國用侈富百姓樂成而斯密氏之功偉矣

泰西今日工商家壟斷車權之法盡廢獨其中郊鄙農民尚有創為田
約欲以保持利權者遂起與時之計且政府為難而計且政府亦聯通人
為會競反日約黨相持爭論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皮勒當國反日約黨大勝
而後無遠通商之大法始行嚴先生云今吾後觀之是以規泰西世運
之升降矣

斯密原富曰工之良格貨之真價非業聯規約之所能為而視庸與用者之取舍惟其失業之憂而後爭為其善而不敢惰欺業聯三則其業其貨無論良楛勤惰欺信皆必售則何所勸而為善業乎嚴先生云斯言也適于治道國之理民之精必常使賢者得優不肖者得劣則化良成俗日進無疆設循而同一使民之收效東售賢不肖無以異人亦何所勸而勉為善人多遂以法義教二國界白山之山者為喻甚確也余謂資材用人之弊坐此

是夜二鼓到滬即登岸入城宿樓下

十二日晴作寄杭州諸親族友人書賄語彥復與叔叙縱談是晚彥復自述其生平奇遇一節可驚可愕余為記之於此彥復云余於丁亥歲遊海上識一伎者曰張寶枝婉媚動人每飲必招其至時芳聲未著猶處子也友人勸余為其破瓜余囊資告罄謝以寸薄一友曰吾能任之乃化出銀餅二百枚余遂得宿林家盡一夕權之何余輪帆北行供職京師逾數年

復以他故來歌浦欲尋舊好偏問無所謂張寶枝者一日至某書樓品茗偶與儒者談則云有一林寶枝名頗重不識即君意中人否乃招其來視之果其人光豔猶昔就坐低唱數曲與余甚不相識然晚余微笑者久之余不能忘情自是醞會輒邀來侍飲寶枝與余殊淡然既又置酒其家坐中客咸曰汝二人舊交今夕不可去寶枝默然俄若散余遂留宿夜登榻並枕寶枝衣服不辭余睡就之忽厲色曰以英雄千乘舊情可續也余大失望翌日悞喪而歸時感甚余偶值晚注散步愚園遇一艷者呼余曰吳大少余驚異良久詢知其人曰金佩香貌雖不遠張而嬌艷絕世因探悉所居由是每適必呼余至金懇之之意過張余亦移所以愛張者愛余夫一夕遂其家訪之則與張同居者始大悟因設酒款客張大譁曰必設双堂余如其請會金欲留余宿張大怒曰汝欲宿先宿余然欲宿者以英雄千乘余私謂金曰汝何時入都能少待乎余不久必他徙汝可來彼安能禁我余諾之自是金待余情益篤暇輒與余同車出游或置酒款余余心感

之莫解其故未幾一友告余曰汝知金佩香意乎彼志欲嫁汝曰閱歷風塵數年可終身仰事者莫子若汝其有意乎彼擁資數萬他人誑其財色者多矣彼殊不屑而獨鍾情于子不可負也即汝無力彼能代任繁費可無憂余嗟然曰余妻暴悍必不相容奈何即異室居終非久計公為我謝之然彼之情吾銘骨久矣客既去余思得都中家書云妻病重促余歸余恹然不樂乃借數友飲金家席間謂佩香曰卿猶未遷耶吾不能待子矣吾妻病漸死將束裝去圖一見言未已淚落下須臾席散歸客又踵來語余曰佩香告我矣彼誓嫁汝曰矣生果天下多情人也吾聞矣生佻灑夙不睦今聞其疾為猶不勝悲果天下多情人也吾念是其美歸子善為我圖之客語未畢余曰佩香愛我義不可負然余行在旦夕矣為我告佩香秋以吾期客曰諾越數日余遂行以至都妻病已愈余心恹自是無暇去南亦遂置前事逾數年有人自淞浦來者云聞上海金佩香嫁高蘭蕙挈以入都矣余錯愕久之歎曰佩

香不負吾吾負佩香也為廢寢食者累日京俗永定門外舊有南鼎之會每春季游人如織余時策馬往游觀瞥見鬻茶臺上無數女子粧麗服羣坐而笑語中一麗人貌類金佩香趨視果其人也時諸女子見余至中呼序復招手余上則皆素相識之滿洲貴族余習與滿人往來故与若輩稔熟遂忻然下馬登臺者就其坐恣意飲啖遙睇佩香佩香見余來若甚驚者目不轉瞬視余然始知然無一語余不覺淒然注下微窺佩香心垂淚相對舉生莫知所以然俄頃忽見白馬銀鞍一不年如飛而至下馬登臺就佩香坐余意度必高蘭蕙也乃別諸女友從容下臺去即歸或七絕三十首編示諸友一時傳誦久之忽聞者入言一少年來謁引入則在南鼎亦見者也捐余曰賤妾之志夙在君君負德矣天假之緣与君再遇君盡未舍嘗使賤妾与君叙契濶也余諾之因問所居適日往視佩香豔服而出余歎曰因緣離合莫非命耶豈能相強乎我誠負卿然卿今日亦得所矣佩香然然与余作也語復話別

後事俄蘭孫出酒肴三人暢飲而別余後詢知蘭孫亦純孝子弟也揮
金如土佩香所積蓄皆供其用未數年資產蕩盡甲午秋邊警日亟蘭
孫將携佩香出都無資白金余為羅掘白銀四十兩又馬一匹
贈之蘭孫乃得治裝行遂不知所終又數年余以上書言事與刑部長
官龔懿乞骸骨南歸至上海聞所謂林寶枝者則已嫁湖州某富家
子矣今年之間其婿而復出一日在張園見之貌漸老而姿態猶動人問
所居則云某所問何故復出曰新聞舊耳尚何言他日復有客告余曰
寶枝今日奇窘前常君英斌十公能如其願乎彼或能歸矣也余視客
微笑不答

是晚借房復至天仙觀孫菊
仙魚藏劍音節蒼涼壯厲

十三日晴晨起觀諸報午後補寫日記

前聞王浣生言政府已主張安法所不安者惟心術耳故觀累降諭旨輒
再三注意于心術二字此何意耶余曰心術者即君權之代表也彼懼法
安而民權之說起故以心術二字壓倒之然浣生曰然

十四日晴詣北林不過映約徐潘鄉至金月梅家余至而潘鄉已去
俄朱毓堂來因與毓堂同訪藩卿于林蕊香家晚歸觀原富

秦漢而下盜賊以為患者以封建廢也有封建則無盜賊之慮矣觀于西國史家
謂諾曼奇美時部酋分地各私其土督率最密盜賊無所容可知東西一理也

今人動曰非不願隱居也若無買山之資余曰古之隱退者豈皆資產饒足
之富家翁乎其所以能恬退不干仕進者以能耐勞苦自食其力云尔試觀
龐德公躬耕隴上妻饑于前元延祖灌畦披薪自給今之士夫能效所為乎
使既作高士而欲安坐而食者則亦游民而已何足貴乎

十五日晴東廣乘午後偕出城晡游張園夜觀優

王陽明云禮樂不復作矣今日而欲陶情善俗轉移風化者其惟留意
于戲子乎戲能勉于善而不知亦可化人于惡而不覺也余謂支那為
部之歌調凡三種曰秦腔哀怨激厲亡國之音不足尚也曰莫腔則柔
曼靡麗但傳才子佳人之情緒而已惟京腔中老生所唱者雖詞涉鄙

俚而奇節悲感蒼涼能曲傳忠臣孝子仁人志士之胸懷擅其技者惟京師之諱心培孫菊仙二人余生平所最喜聽者也至西園之樂發場踴躍固治世之音也而其感人處不及焉余嘗云民樂則無詩既無詩安有樂十六日晴補東履復未與余偕出至福安居樓下雇馬車不得余在樓上以待乘履一人別往覓車俄飛字促余至昌記客寓始得共坐一車游張園遇林質齋方守以晚邀其至金谷香酌飲夜至寶來觀金月梅紡棉花俄至桂仙聆寶玉書琴最觀晝夜與東履質齋至左翠玉家小坐又訪月梅歸時月明

十七日晴往習東文晷歸為考復撰買笑記成即前序復自述之奇過事也夜觀晝西人販賣黑奴之由蓋因西班牙在秘魯洛摩礦橫毀土民力作之過迫于牛馬西印紅種被其虐者戶口日稀神甫拉若沙目擊盡然謀所以救其子遺者於是議以非洲黑人代之今日則已著為禁令矣

原富云畜牧之利當使與耕種之利相等設牧不及耕則國雖有至美之田無由惠壘此理余始知之

嚴先生云西國稅重中國稅輕西國物賤中國物賤當倍之情且中以此為民生樂業之據而豈知中國所以貧弱之由即在此欲稅重而不堪欲物貴而不能之故乎蓋原富有去欲回境之內莫不盡闢而有充物力之所能生非物產者極其善價不可石易之理也今人但知若貴是以利農不知而物皆貴則通國勞作之人無不獲利所苦者惟游手坐食之人耳夫使民見勤之效如此而惰之害如彼則人之勉于勤地利有不盡闢哉地利盡闢今饒且則雜稅重何損魯論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以此謂也

國之貧歟不在金銀之多寡而在物產之豐歉余持此說亦數年矣蓋金銀既不能食寔不能衣衣食所賴仍在物產物產多則雖無金銀可自他國流入物產少雖有金銀將不久流入他國故吾謂東國之人若但注意于礦利而不謀求農業與畜牧無救于中國之貧也蓋農業與畜牧也礦產利之末也如何能使民爭趨奪利日增有開通鐵路使物產流通易消售獲

利則民自爭為之矣能以化學導民使得善法而出產益多尤為本利之
方者也雖然今日欲興辦各事而無資以濟之則本利亦不能出也於是先
借助于礦利亦無不可

十八日晴觀書

西人制祿最重亦備錢厚之一端也蓋勤為富國之本所以導其勤者必
以重利而後人爭鼓舞于下官為國理事民為國殖財莫非勤也一國
之中人能勤其國無有不日進文明者

大地日轉在軸而不息江河日注東海而不息血輪日周肢體而不停劍
戟不用則鏽戶樞不轉則蠹天下百物皆以動為自存者也人處世界上
為不動其體不運其腦欲圖自存亦難乎其備薄羸厚之國惰者能
自存勤者反不足自存於是其國遂多惰民日益貧弱矣國貧弱則
其國不能自存國不能自存人又安能自存耶

九日陰佳習東文午歸擬上夔老書未脫稿乘庵東晚同出飲于雅叙園夜觀劇

二十日雨終日不出觀書

余嘗甲午乙未之交始談交法今越四五年矣論議益凡數定初則注意
于學堂報館繼則主張民權以為非先設議院許公舉則一切法不可受受
之徒滋擾卒又知偏于民權之不能無弊也遂主持立憲政體納君權民權
于法之中而君民共治為數年之論之歸末至于鐵路礦務諸端視為未
節不稍措意也乃今讀嚴譯原富一書始知富國之道在流通物產欲物
產之流通無鐵路其善望耶於是乃歎鐵路之有益如此夫鐵路之益人
人知之今舉其大有功于國民者有數端焉一曰便商販貨產易銷與業
紅貫朽之弊一曰通聲氣消息靈捷無聞見僅隔之虞一曰利轉輸有無
相通無水旱鐵錐之憂一曰便徵調撥救既易無供億滋擾之苦蓋自負
產商則農利興矣聞見捷則民智開矣有無通則救災易矣援救速則
寇亂不憂矣由是觀之德國利民莫大乎鐵路者也國當與學堂報館
議院並重而不可輕視也

開民之智莫如報館育民之才莫如學校興民之利莫如鐵路平民之權莫如議院
我國未嘗無民權也願有私權而無公權有強者之權而無弱者之權有少
人之權而無君子之權民非無權但不平耳議院公舉者所以平其權而
已故不曰扶民權而曰平民權

二十一日晴約藩州郁堂諸人在金月梅家手談彥復亦來俄適彥復至
其家因留晚飯夜至宵未觀劇

二十二日晴往視月梅已雇車將游張園去余因至吉陞客寓訪佩慈晤
與東廣同車游園遇月梅在遠南樓上聽莫曲俄仲宣潘仰郁堂彥復
相繼來是日游苦雪集俄則都下名優二農來此年逾二十頰而長見余
猶相識也晚潘仰招飲于金石齋飲畢復在仲宣之約夜觀劇會梅演極動妻極化境
二十三日晴日中邀金月梅于雅叙園坐有東廣及文部儒館儒善京調音
節宏朗學菊仙得其神映歸觀書

觀已然而跡廓其間見也察未然而理增其智識也習當然之法儲其材
能也古今中外之學問分此三界不可稍之混亂有聞見者不必有智識有
智識者不必有材能必兼此三者而後其學有用

二十四日晴東廣來午後聖仲偕鑑齋至以聖仲去年避拳匪之難移家居汴
八越月今春自汴南歸現其家居蘇州履平返抗聖仲欲東渡游學前一
日到滬是日得從僕俄仲宣亦至晤佐三來久之聖仲等相繼去佐三候
至夜分始行

家庭為自古戰爭之地父子之乖戾婦姑之勃谿兄弟之齟齬夫妻之反
目骨肉之爭爭人生莫大之苦也然而支那國中被毒害者十室而九矣欲免
其害莫若異居夫婦則自擇配偶家禍於是不得稍行焉
父母之恩誠大矣然使于子女之既長也恐其沒產則從前鞠育顧復
之德掃地而無存矣但責子女不責父母非持平之論也

二十五日晴訪聖仲縱談見仲宣時至金月梅家仲宣亦來晚入城作書
致書燕韓陳安法所宜先者三端一開礦造鐵路以開利源所以救中國

之影也一設專科取士愛用人之法厚其俸祿所以陶鑄中國之人材也
一曰直隸事所聽民公舉議事與政編又舉軍心之職使有權與聽官
抗所以歸中國之民困也能行斯三者謂之立法不然雖言如不立也
國家所以貧弱情民之生食者多也立法者奪情民之食以與勤民國家
所以顛亂小人之得志者衆也立法者奪小人之權以與君子勤民獲利君子
有權國以日昌情民獲利小人有權國以日亡
二十七日晴往習東文輔歸堅仲追談遂留宿余與抵掌論古今當通曲證極暢
論理需識辦事需才然自古未有不運其心思而可以有識者未有不勞其
手而可以有才者惟才與識動而愈出焉與動才人之成業物未
堅仲為述內地民風土俗蠻野榛狂不見天日之若使有人經營開闢則
田土肥美物產殷盛皆不患不運于文明也以此五省視清浦以南風氣差
數逾五十年以江北視之越感之區風氣差數又逾五十年余曰地處
古荒而不治今日支那之病所以不治也坐不治也

二十七日晴借堅仲至月梅家小坐遂去過東廣同至公陽里胡謂會晤共
馳馬車游張園甚晚作芝洞招飲于錦谷春夜復至新太和館赴楊子道約
晤見報紙知慕兄為東梅袁慰庭所奏係奉旨由吏部帶領引見矣
朝廷已降旨擇七月十九回鑾敵兵漸撤退和局以四百五十兆賠款畫諾遂定
燒燬例案裁汰書吏及舉行特科習翰林院諸臣講法實學詔下頗有維新之意
設政務處掌文法事榮相奏派陳瑞圖鄭春楠徐菊人樊雲門及慕兄
五人為提調細閱摺奏斟酌可否奉旨請施行

二十七日晴往習東文訪子均留午餐晤歸閣培致函報已積四五期矣
我國之民非無權也但小人有權君子無權而已我國之民非無利也但情
民利厚勤民利薄而已是故設議會聽民公舉所以抑小人之權伸君子之
權厚儉錢許民專利所以削情民之利增勤民之利一國之中握權者皆
君子專利者皆勤民人孰不慕為君子樂為勤民哉
權歸于君子則公理出而國安利歸于勤民則公利出而國富

君子議政必平其心勤民殖財必勞其力平心者靜也勞力者動也
君子自愛其身能使舍身皆保其身勤民自強其利能使舍身皆盡
其利聚數千萬君子以治國必義所由出也聚數千萬勤民以理財必由興也
今日沮安法者大抵小人与惰民二種之人也小人与惰民以舊法為害不可
可以攘權攫利一旦破壞其所據者有不奮然相抵抗者乎雖然彼何以甘
為小人為惰民則亦舊法趨之使然也欲化小人为君子化惰民為勤民惟
有安法而已法安之初彼小人情民亦不免有其所者亦不能顧也蓋一時之人
受害寡而世之人受利多也兩害相形取其輕而利相較取其重多寡
輕重之間秉者者其有所取決乎

經濟宇宙致遠生機惟公与勤二者而已人無爭心而後能公人有爭心而
後能勤故平權者所以息天下之爭也專利者所以導天下之爭也
二十九日晴終日不出乘廢未過午去補數日日記
余旬月以來頗為聲色所汨沒日与妻姪乘廢相奴觀優宴會微逐

無讀書之暇此心蕩然泛然若隨風之蓬若不禁之舟似甚樂也其實
甚苦思欲徐收放心靜坐數日溫理舊業不知能如願否且浩然持之一
日讀書我如磨井蓋腹餓則思食腹餓則思書學問智識不進一日則退一日
可無懼乎

五月一日而觀斯密氏原富 是日為金月梅書聯云尋常一
樣富前月鏡有梅花便不同

古人云積精為身之寶積財為家之寶蓋精所以養身者也工所以傳
種財所以贖家者也又云以殖利故皆宜寶視之不可妄消于無用之地也
夫耗精耗財之事莫如耳目百體之欲是故善保其身与家者必以節
欲為先 春西生物學家福植物或生多珠或生獨珠常為二
類之用此蓋与身中
精家中之財無以異也
斯密氏教人崇儉儉之道在損其支費以益母財蓋母財能生利
者也支費不能生利者也

我國生利之人少不生利之人多此所以日窮也

蘇格蘭人創板克之法貸財於民使民貧而勤者皆足以致富良法也願此非專制政體之所能行行之未有不擾民者

言陰而止習東文訪藩卿會東廣亦未持扇索書索產自繕一僧坐茶杯望雲余因為書雲在堂俱違五字窗外雨聲大作晴造產後靈俄訪月梅晚歸觀書

我國有君權而無民約然而工家商家自主規則章程往人盡其盡善故業工商之人每能循規蹈矩亦無我詐我無尔虞謂此即我國之民約無不可也然則民之約勝于君之令遠矣斯密富云往在歐洲中古君上橫征

暴斂而未嘗為民責此諾故商賈往自威風氣亦猶我國之今日者也二百年來新法日出政漸趨平則轉取實人之規則章程信之以為理財之政吾謂支那將來尚欲修理財之政亦必取資于民約焉可

原富云國富而後金銀歸之非金銀多而後國富也二語與余意已合泰西計學家謂民巧為國富之一嚴先生謂於斯密氏所刊農工商實四端難定何屬因應更列一門余謂民巧二字可以括農工商實四者有農

工巧工有工之巧商有商之巧實有實之巧蓋巧也者業精而熟能變化也能變化則獲利多至于操一藝以食于其羣者如醫師畫匠俳優之類亦可入工

業一門

權平而後國律定焉故是民皆依律以者保其權利專而後民巧出焉於

是民皆依巧以各享其利耕田用奴歐洲之古俗也農者不進職志之由是

如不得私言無利可圖其謂肯書于賦也自奴廢用考太耶法為世

治中一大進境斯密亞丹云當一千二百餘年教皇亞歷山大勅民縱似及不縱者固無罰也故自是奴猶用四百年而後廢

三日陰日中林曾齋約飲于雅叙園坐有林李鴻及部下名伶二麗酒後絃歌甚樂時歸觀書

自儒家言利於世好高自潔之士皆不屑法家人生產而以求田問舍為

無志不知天下未有無利可以立國者也一人自務其利與數人受其益今

者務其利一國之人受其益而不務利則相率為游民為惰民游惰之人多其國亦有不實者孟子曰雞鳴而起望之為利跣之往也余謂孟子於利

月梅如不願見我我即去矣頃之月梅始下神情淡然余因拂衣去時郁
堂招飲于金谷香坐有子年叔雍聞聲來訪之不遇因詣視勸甫薄
暮至登樓樓遇仲宣梅仙梅仙去晚置酒款余

十日晴起觀書得銘船書知出口局事已辭退移居錢江會館時訪之
與借游張園仲宣復款仲宣與軒陸亭皆見晚仲宣招飲于一品香飲畢至天仙觀劇
九日雨出城補歸觀國家學德國伯翁知理著日本五妻兵法譯

今日東西文明國之治也強弱貴賤不相凌矣然而家教之民必屈于多
數之民是亦勢之無可如何也

伯翁氏曰國家之為物與無生氣之機器器渾殊蓋機器亦有諸邦家局
然無有主體主官如國家者又絕不長有唯有一定不變之動作耳非隨
其心之所欲有臨機應變之力志山居士曰嘗讀管子明法篇云先王
之法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之意蓋欲為國
家立法使與無生氣之機器等不知國家法物也法不可執一宜隨時

宜改若與無生氣之機器等則久之未有不朽靈者也惟公舉議會主而
後此機器為有生氣之機器此國家為有生氣之國家何也衆眾智合
衆權何意不能隨其心之所欲有臨機應變之力

世界上所有國者皆人民互結之團體而已與太虛中之星團無以異團
體既結則萬身如身萬心如心自覺自決自語鑄成隨自己意志而動作一物體
以力服人而成國者力衰而國亡夫以德服人而成國者德衰而國替夫惟民智
大開民權大伸以其智與權互結而成國者則其國可以常存無感衰之憂態也

伯翁氏曰古埃及印度人以為國家止于神造忘山居士曰非獨印度埃及
為然凡世及專制國莫名如是也蓋必託于神造神授乃能長此盤據于
萬民之上而使人莫敢覬覦也

十日雨晴而止觀書 去晚少培招飲
于西菴著

自由之權人之所者具也惟彼此皆欲自由或至以權相爭於是不可不求所
以平其權者而政府之權立矣故近政府之權祇能施諸兩權之際而不可

侵越人自由之權此政府一定之權限也若權過其限礙人自由是則政府降而與一凡民爭權矣豈非大謬于理耶

日耳曼自古分等族曰僧侶曰貴族曰市民曰農氏皆世襲也然而僧侶貴族處于逸市民農氏處于勞不平等也今也受四等族皆為營業等族不拘門閥就人之職業以分等族於是遂無貴賤而各食其力夫日耳曼貴族皆才識非凡長於車戰騎鬥之術復能讀書作文修法律政事之學以視我國滿州貴族之一字不識一事不知者相去遠矣

十百往留東文日中借潘所寄至金吾香噴歸觀書

國家學云世襲君治政其任官或不問貴賤不論門地獨至於王位則必限一系不名肯雜異姓是該政體之所以為僭也何則一以絕英雄之覬覦一以使民免兼任革命之慘禍忘山居士曰觀是可知借留天下學為僭之矣亦有所不得已云曰共和國維令制度得其宜要之須使政府權威足以高民之上大權足以制御國民忘山曰君法世襲之固不可不扶民權共和政體之固不可不重君權

十二日昨夜雨晨止間燕生到造其客舍已他出乃訪鍾伯詣南仲見春卿由杭來未數日也補過謝家小坐即歸

世多謂三憲共和政體其君可以拱手無為謬也國家學曰無為素餐非人君之道忘山居士曰君豈可無為三憲政體特存世襲君位以杜覬覦重位之亂其實徒有君之名耳國中之事皆聽命于相故君可以無為君之實已移于相是故三憲國惟以相為真君若共和國則不立相君即相也相即君也觀于三憲國之相共和國之君皆不能無為則知能無為者實非君也

十三日晴往留東文日中訪燕生借至新叙園雜譚

政法有是非而無新舊道德有新舊而無是非余持此說久矣與燕公復暢言之蓋施政以適于人民之最宜者為主無所謂新舊也蓋新者不以舊存舊者不皆非也論理以發人所未發者為主故有新舊也至于是非有識者自能辨之然必是者乃謂之理非者決非理也既知為理則是非可論矣故曰無是非

始惟知君君權之專制及讀國家學乃知復有民權之專制何謂民權
專制即亂民之權暴蕩壞憲法恣行無忌憚也

法律者國家之筋骨脈絡也一國之人無論尊卑上下貴賤賢愚賴其
組織而合成一體也故國無法律譬之人無筋骨

補歸觀書夜雨

十四日陰

國家學曰美國以三種法制限民權一參議院為二使互相牽制其二付大
統領以不允權其三法律能合憲法之精神各審查之之權付於法衙
是也然且不能無弊蓋即代議士之嬗選舉者或枉屈以眾之權利自
由所不免也又代議士之逐事低下蓋憲法之本旨在利中等以上之民而方
今中等之民互選為代議士上等人士却居閑地此皆余所聞者姑錄于此
又曰多蓄常備軍為共和政體所不許蓋懼將帥握兵柄或至覆共和政以興
君治政也其所貴者獨有民兵然民兵終不通常備軍訓練之精不利於實戰乃知共和

政體畢竟不適于外交與交戰獨適于平和安甯之時

人不可無權而權不可無限伯希和理曰人類皆非可握無限之權者故無論
為君為貴族為全國民必限其權誠或迷言也何以限其權曰以法律限之
十五日晴晴曉集芝洞次申少塘紙生南仲仲避強伯于謝家晚生招
飲于黛語樓夜觀優

十六日晴觀式訓堂業書

錢澱亨與某人書論及小學謂自古字書多以形為主吾欲創一字
書以聲為主者蓋語言在文字之先必有聲而後有形也可稱草見
君權者集令民權以為權也故君權與民權實有關係而儒具洛咄斯之
言曰人之思想屬人之全體而發露之者口也言有善惡不是非其口
而是非其人故君權者其口也民權者其人也

孟的斯鳩曰國家須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不可使一人總之恐其權
過重也伯希和理曰全世分離國權使者最宜抑又不可蓋懼其彼此

互爭權也歐洲邊閭氓民士丹氏欲防三權之難之禍曰惟有別置王
以統一之調和之禁其各出權限之外

歐洲中古空官制世襲之法為世界文明之一進步

十七日晴日中詣燕公與偕至維叙園內的

為學之心貴虛論事之心貴平待人之心貴公

在立憲共和國每大統領及宰相易人則政府官吏大半見更迭以為恒

例然此事頭至釀政事上弊害無人近稍矯正其弊方今政府及王

室之官職因內閣更迭而移動者僅不過二十名

昨晚中道談晚譚集于德語樓坐有旭莊芝懷叔雍子未芝閣諸人月色朗然

十八日晴昨午於維叙園見黃蓋齋持新譯書一冊曰男女交合新論其人

法烏羅著詢以售此書處曰在第一樓後理文軒余是日往購一部遂詣

松林留東文日中訪林質齋偕至維叙園過邵季英甫自常熟來因與維譚

道及去歲都中團匪事甚詳季英善音律能歌嘯昨歸寫日記

西國古時教權威時往之教會財產免稅教民犯法不得按律處罪此

亦世間不平事也其後國家權力漸上恢復此弊始除

國家學云德國詩學大家列威哥衣的西路勒魯三氏名著書以一洗宗

教上舊弊哲學家看度吠喜考二氏憂古來學者拘泥宗教不能出其範

圍始超然于宗教外議論縱橫闡出微排古說之靈露以見真理之曙光

於是天下之人初見人心自由之實靡然歸之由是觀之宗教之衰由於哲學之日盛也

十九日晴往留東文訪次中昨詣仲驛過頭齋與偕至松威謝家小坐因

同入城時微雨二人坐忘山廬維譚是夜頭齋留宿

二十日晨乘履偕履平來頭齋去俄邵季英過向午去日中詣維叙園過林李

鴻儀黃蓋齋文劬儒邵季英皆至數人皆知音者相與絃歌笑語樂甚昨

訪琴甫共詣杖叔晚之偕至酒樓序復亦隨往沈飲盡醉夜余至春仙觀劇

二十日微陰觀鮫綺亭集有極瑰麗文字如湖語刺中九曲諸篇皆傑作也

謝山為明末抗節諸臣作碑誌如錢虞孫張煌言諸人讀之可考見當

時許多事蹟為史所未詳者

二十日兩訪邵季英李英云金生年奇夢之則一夢冠衣負刀自午門入直
行宮禁中則見滿目荒涼殿闕殘破荆棘怒生聞無人焉未幾行至乾清
宮後有臺銘然而高登臺瞻見垣外人家遂一躍而出一夢願亭林邀余
飲酒並見其夫與談家世與地事孰不休說清癯頗似陳少洲先生又嘗至
保定偶行街市間瞥見一古寺林木蔭蔚遂入觀馬行至佛殿後忽覺為舊
游之地並憶及迤西有圓圓門門內一院落草堂三楹為方丈棲息之所乃
依所默識結徑入探視果然自念生平從未其地何由知之豈前身事耶
昨夕觀男女交合新論美人法烏羅著論製造子女之法極奇云凡交媾結
胎時其父母偶懷一不善之念則所生必凶惡之子醉後媾合者生子女為
酒狂故欲子女之聰明醇善者必其父母之心思心術有過于人而後得屢臨而不爽矣
二十三日陰觀華嚴金師子章唐沙門法藏述初明緣起二辨色空三約三
性四顯真相五說無生六論五教七勸十玄八括六相九戒苦提十入涅槃

佛書多以金喻真性解者謂取其不變也究不知真性之為何物及以
金為喻之由也

夜讌法中宣叔雍芸閣梅仙旭莊竹一生于松感謝家酒罷詣天仙觀
孫菊仙演法門寺

二十四日兩往習東文適松林他往因至方馬路德鑫里遇李伯淵談梨園
中評語甚多伯淵自創繁華報銷售頗廣上海雜報林立然皆詳于此里嘗故
於菊新則從略焉伯淵於繁華報中首刊菊部記事及叢談意在提倡風
氣焉日中偕至精叙樓中小飲兩聲漸應相對縱談頗有逸致俄行齋李鴻
相繼至酒罷與首齋同詣游戲報館過伶人余玉琴及法國人葛福意晤至
謝家觀路索氏釣橋

路索曰集合眾人之生命財產而結為團體因國民之趨向而定為輿論又
云一國之人遵守民約而外無可遵守之事崇奉公論而外無可崇奉
之人又云欲求他人保護我之生命則我必出其生命以保護他人今日以前

所得世居樂業非彼君之所賦畀實民約之所賜若之指驅以殉者即以報民
約生成之德也皆極精語

二十五日雨觀王船山遺書

船山名夫之湖南衡陽人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設偽官招之船山走匿南嶽
賊執其父為質船山引刃自刺股體昇往易文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
脫歸居石船山耕門著書自易詩書春秋諸經禘疏通鑑論宋論張子正蒙
注黃書雜夢等書四十餘種為國初大儒

夜讀藝定卷能令公少年行長歌大風雨

二十六日晴觀物競論日本加藤和之著

我謂國家之進步也以人之自由為歸然則欲世臻極治必先去兵刑而後可
何也兵刑二者皆以權力壓制人使不得自由也曰不然兵刑正所以保人之
自由也蓋自由之性人之西國有不教而能者也苟無以限制之則必有自由
過其量而害人之自由者所謂強凌弱眾暴欲求今之自由難矣兵刑

之設也蓋欲使人毋侵人之自由乃且保己之自由而侵人自由則不能保己
之自由如斯而已然則被兵刑而不獲自由者皆欲害人自由之人害人自由
之人焉可聽其自由耶

自由而害人者固不可許其自由而害己者亦不可許其自由如年少
不守父母之訓而縱欲以戕身浪財以致家者所謂自由以害己者也

物競論云喜壽主之君主與倡自由之人民其心皆欲自由者也余謂君之
意蓋謂禁民自由一人乃得自由民之意蓋謂奪君自由萬人乃得自由不
知君民皆不可自由者也君民之權平而國治矣

二十七日晴次申返哺借訪毛實君縱談即歸夜隨母至春仙觀優

二十八日晴觀書

物競論之意謂民之所以屈于君而聽君之號令者以君之權強不得已而
許之也君之所以屈于民而俯取民之公議者亦以民權之強不得已而許
之也故天下無公理惟有強權

西國古時君主雖世襲必由人民擇其子孫之賢者而立之如歐西大陸各國
至西歷九世紀之初襲位者必經人民許可蓋沿用往例也英國古時亦此
法國則加配珍之際凡王嗣之適否必詢諸人民德意志各邦選王嗣君由
人民于王族中選之今謂國官不可冠篇詢者則支那三代以上似亦皆
然自主君不詢諸民與君始疏隔矣

海島咸云曰吾歐人種古者人民皆有自由而其後則為君權壓制之世蓋
往古之自由在文明未啟之時與禽獸雜居無異當此之時所欲以禽獸之
自由一蹴而進于開明之自由其勢有所不能故進于開明須經一番磨
剝者則明自由之先聲而不可不由之階梯也余謂此說與四年前余所持
之統一說合蓋禽獸之自由者據亂前太平之統也開明之自由據亂以後太平之統也
二十九日晴是日送母返杭補登舟即解纜行

三十日晴舟中觀理財學德國李士德著
此書言貿易工業之盛首推意大利十字軍起更增其殷富焉及意大利

衰微而通商之利為日耳曼聯盟所獨據聯盟府邑皆握商權者三百
年至英女王依利薩伯時始漸為英人所奪繼起者有荷蘭擅製造貿易
航海業荷甚而英人始稱雄焉歐洲商業大略如此

農者能蓄育萬物者也工者能變化萬物者也商者能流通萬物者也
三民者國富之源也

補舟至拱宸橋即登岸乘肩輿入城到竹竿巷已曉黑幕建及六妹往晤
西湖俄皆歸與母相見甚歡

六月一日晴肩輿出視諸親族日中至雷臺谷家小憚時詣星塘石遇
榜霖延一券教師劉姓者山東人自云素以係鑲為業在蘇州鑲局十五年
矣是晚與從諱始知鑲者與鑲通其能衛行旅不專恃武力也蓋習作箇
中語過盜問答不相刺諍者盜豈敢動稍違失則盜主斃其人而掠其財
蓋以是為符號也鑲者所贏之潛以分潤于盜惟不使人知耳昔者有兄弟二
人一作賊一係鑲蓋鑲與賊互倚為生者也

二日陰與敵士務霖善卿及劉教師四人偕游湖坐小舟故亭樓外樓飲啖醉
飽遂往高莊登岸入遊觀坐讀雪堂年高竹陰森使人忘暑俄返權至
彭祠山頭雲重未成風雨大作電耀雷震遂避祠殿中不敢行待風稍息始
解纜歸至湧金門外而勢甚急余乘扁輿與諸聚豐園茶館飲

三日晴快別母妹出城至拱宸橋登舟即返滬也薄暮放行

四日陰晨過嘉興日昃至嘉善驛而即止舟中熟讀子山哀江南賦序夜
二鼓到滬即登岸入城

今年福建浙江江西三省大水徐汝霖書言浙中之災在桐廬官陽一帶
田廬人民淹沒者不可計余有共業在富春山下幸無損毀汝霖欲集賑
郵之費向余募金余在杭作復書允以百金矣此次往返杭滬間見河
兩岸田沒水者甚多蓋久而未有不為災者也

五日晴早間大雨積數日報紙知北方連莊會以抗攤派縣款故遂至與官
軍戰官軍為所敗潰勇散卒及團匪餘黨往往與之合掠取兵械甚多勢

頗盛蔓延直隸河南一帶又劉彥子在東三省倡亂俄人與戰頗不利
北省一時難靖殊可慮也

又知醇王赴德謝罪於初一日過滬西人甚禮敬之今晨乘公司船放洋
矣余晏起不及往視也

訪林質齋余謂上海價極貴之物有三曰妓人之牝富人之家黨人之頭質齋大笑
曰吳考後見有日存石印古名人墨蹟三冊過沈幼沂挈其子年十二詣善拋球
國家不受法則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義士也國家受法而此輩黨人猶
不解散則皆亂民也可殺

六日晴約林質齋飲于維叙園時歸寫日記

魏道深云孟子闢墨止關其薄葬短喪愛無差等而未嘗一言及于明鬼非
樂為用此攻余謂墨子之書恐孟子未之見也墨子兼愛尚明，云愛人不
外己正在愛之中而孟子識其厚項故踵述與其宗旨相反不亦可異耶
豈深云凡者可以新天承命造化自裁立為人能與造化相通則可自造化深思自得語

耶云：余謂此當與章實齋文史通議公言尚志觀善晚近以來實齋深
而先生皆明達治體而不知治天下之要道不出于公議東西國所以日進于文
明者百姓亦與政事故也專制獨斷未有能理天下者遠西哲學家某有言
曰君權之國愛國者獨有君一人無助之者其言可謂沈痛

然深謂春秋以前列國與夷狄錯處後世則塞隘要盡屬王制而長城以限
華夷戎狄攘諸塞外此則縣得于封建之一斯言古謬蓋秦漢以前中國所
以與戎狄盜賊之患者正以有封建也封建廢而盜賊橫行戎狄長驅矣何
也守土之責分任于眾諸侯則各保其疆各精其兵者衛其民無往而非國
塞隘要也連土地盡屬王制天子不能獨守遂倚任官吏官吏又皆視
如傳舍無肯盡力者節有閭塞隘要亦不能守此所以有孤秦弱宋之歎
也區區長城遂足限華夷乎迂哉然深之論

然深謂後世之事勝于三代者如柳子非封建世族安肯舉皆三代私而後
代公余謂封建世族誠私也然許天下人各私其私則私之中猶有公焉三

代以下惟天子自封建其一人自世族其一家而他人則各此則私之又私者也而
觀其治民則不如三代前精神之易周也觀其擇難則不如三代前藩籬之易
固也所謂勝于三代者安在哉故吾謂如欲廢封建必并天子而郡縣之欲安
世族必并天子而貢舉之夫而後天下可以治也何也公議起而民權立也民
權立則民皆能佐君之治愛國之人蓋多矣

一國之中君愈多愈強君愈少愈弱郡縣之國君封建之國多君民權之國少君
九月時觀書叔雅過談

求人材于山林隱遁之中此皆據亂世之惡俗也蓋人材必由朝廷設學以造
就之魏默深有言曰城中曰都人革則氣華氣華斯材數焉野外曰鄙人
人淫則氣渙氣渙斯材少焉夫學問以成材也一人獨學則難成與人共學
則易成聞見之廣靡師友之扶持在野不如在都也是故國家之興也人材自
學校出國家之衰也人材自山林出

默深又云人材之易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難政治之得失上達下易下達上難

忘山居士曰知此而後知公舉議院之法善

十日陰翳齋招飲于一品香坐有劉何二伶未幾李伯淵胡仲舉皆至
余謂滄居有三善一觀劇之苦一游會之苦一獵圍之苦萬人嚮呼金鼓餘
歌不合律舞不應節眼枯頭眩心煩耳倦意中三人連細不出此觀劇之苦
一也豐肴衍之清醕鼓之異獸饕餮腹飢欲死項直身疲笑談有味以燕會
之苦也夜行歸之言母所歡樓空無人燈燭未闌頑樞魂悍獻茶拂茵展人
石歸枯坐沈以此獵圍之苦也

晚復約劉何二君及林質齋張冠霞于金谷香夜觀劉伶演劍美索
十一日晴觀書

默深之天下其一身与后元首相股肱諍且喉舌此則孰為其鼻息夫非庶人
与九竅百骸四支之存亡視乎鼻息之可以終日閉而鼻石可以一息泥
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今天下往之反之者以一言而被知過者有以一人獲
罪而所著書至燬板者默深曰古者工替冒荒皆獲進言此若以人廢言

之一證也然未聞一言可采即擢以崇高一任此不以言舉人之一證也
書之有錄板始于五代及宋而大行唐以前亦無也

反切始于魏祕于荀孫炎韻書始于晉李登音韻四聲始于南齊沈約周顒當
時為詩者稱承明體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八字以為作詩之病不可犯也
十二日晴日中訪叔雅映与偕至金谷香因邀產復叔叔及張冠霞至以談

枚叔輩戲以石頭人名以擬當世人物謂那拉實母在田實玉康有為林黛
玉梁啟超葉錫棠孫張之洞王鳳姐錢惻中兒樊增祥梁鼎芬黎人汪穰卿
劉孝之張百選史湘雲趙舒翹趙姨娘劉坤一賈政董公度賈赦元廷式賈
瑞揚崇伊抄玉大阿哥薛瑞豐鴻璣寶釵蔣國亮香沈沈鵬金梁章炳麟
焦大余為增數人口譚嗣同時愛李鴻章探春湯壽潛孫寶琦薛寶釵壽富
尤三姐吳佳初柳香蓮宋怒夏增佑孫漸空道人

補同馬車至張園若徒記去歲在寶記余与枚叔彥復叔籍四人同影一像今
日四人又至一處不易得也晚偕訪李匯東薄暮歸夜觀黨人碑第三本

十三日微雨向午止觀書質齋折簡招飲余謝不出

說文形書也亦足誦書也玉篇廣韻音書也六書綱領不出形聲韻三端然深說文擬雅序正漢學家之轉注字學家之格物皆至今無定解轉注有以五訓為轉注者有以高首後轉貫注為轉注者格物有以讀書窮理為格物者有以格去物欲為格物者

秦以書簡墨書常不率謂之筆石墨相著而研墨秦能書也書帛墨筆墨研古皆有之十四日晨詣張讓三為履大兄電託其轉呈感系鄉登一等報以前免貽書成余不許再與好議福國事人往來速遞杭甯以避禍余復電云弟近日異常驚悔絕口不談時事蕭然物外交游甚稀雖在滬絕不干禍免不必慮映歸過

王旭莊諱及陳仲舟三沒相對扼腕並言其妻以身殉義烈可風嗚呼到家觀書默深明代兵食二政錄叙云明時舉天下仕進一出於科目無他途雜乎其間無色目人分占其間無論甲乙一第未有終身不沾一祿者內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需次十數年始補一缺者過銓選之人則輒赴廢田間旋踵錄用士之得官也復官也易則其視去官也不難又士自或進士釋褐以後財不

復以聲律點畫為重士得講求有用之學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厲奮發危言危行無所瞻顧凡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傑出乎其間雖供君亂政屢相與維持匡救而不適亡忘山居士曰明人勝於本朝之處在此又進呈元史新編序曰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衰海漕之富其方物之雄廓過

于漢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與一重昏暴虐之主而又內無宰闡奄宦之蠱外無苛政強臣夷狄之擾又有四倍薛之子孫世為惡良相輔政與國同休其肅清寬厚亦過于漢唐而末造一朝偶亦失取曾未至此屬桓靈之甚遂至漁爛河潰而不可救者皆由內北國而疎中國

內北人而外漢人南人也忘山居士曰本朝鑒元人之弊滿漢並重不稍偏視故浩揚之亂猶恃漢人為之蕩平迨咸同以後漸以禦用滿人擢抑漢人乃不旋踵禍起輦轂宗社幾至為墟噫

十五日晴寓日記

黃河宜北流不宜南流元明以來余溯胡世富本朝之孫文定表文達及胡

渭孫星衍輩皆知之顧皆無如漕舟直達之無策由其時尚未有漕塘濟運之法故言改河北流世至道光間行之始萬全無失也魏默深力主其說又云一人倡議眾人側目自非一旦河自北決于開封以上國家兵力以挽回淤高之故道浮議亦術以阻撓建領之新道豈能因敗為功邀此不幸中之自元人斷北流後至是始復故道為古今河流一大變遷

默深云河自愈多河事愈壞此千古不易之理也補昌士來從談良久去

十六日晴熱仙過談即去俄首齋來日中偕至雅叙園以酌朕並坐馬車往曹家渡時溽暑烈日懸空揮汗不止俄過張園一帶綠陰蔭鬱如游深山魚行後七八里質齋曰至矣須臾遙見園林一所指而示余曰此郭家花園也呼門而入蘿欄花架綠蔭蔽車路有草堂三椽開敞明敞余二人下車入觀簾櫳几榻殊雅潔坐久之聞水聲澗澗蘇州河繞其背也時有帆楫往來檻外顧而樂之相与坐卧談笑未幾聆車聲自外來園主人至兵主

人姓郭字懋之閩人質齋熟友与余亦相識也因与從談良久主人解衣往浴余二人亦登車行遂復游徐家十景十景者何曰楊柳樓臺曰梧桐庭院曰四時春曰水雲鄉曰小蘭亭曰曲水流觴曰茂林修竹曰曲徑通幽處曰桃李園曰禪房花木深園一往游竹木亭臺皆曲折出勝薄晚歸車馳甚疾淫風驟人

十七日晴觀書

我國饒富區首推東南其所以致此者以水道四通八達物產易流通農商之業易興也西北無水道故地方貧瘠異常然則水道之功不亞于鐵軌也考之史策言漕運者自古以水運為便而陸運為艱如漢鄭當時請鑿山東漕渠後魏刁雍請造船嶂此水次以轉粟唐人之治廣運潭明人之開會通故道是也他故皆以水運之勞費大減于陸運也凡人之性莫不好簡易而趨便利水運既便于陸運則舍陸而就水矣今鐵路更捷于水道壽國者將何以應之耶

補命僕蔓竹之蔓生者晚坐院中納涼待月出

十八日起腹痛微泄詣奉願寺松林為余荐一師曰茂源者解漢文惟不諳華語余與約進二日未嘗因往視設齋即歸天色陰晦不定坐窗間觀書過午風起雨噴齋招飲于雅叙園

十九日陰風甚觀書

西園教規有禁人拜偶像一條彼意謂野蠻人誤奉木土以為神惡莫甚焉吾則謂彼教中人之為斯言其愚過于野蠻何也土木之非神人不知之野蠻人豈真奉以為神哉特因神石可見肖其衣冠形貌而祀之與西人鑄銅像之意無殊蓋以誌不忘已耳西教人不容竟以凡拜偶像者真奉土木為神抑何其遠于事情耶

寫日記觀東華錄

二十日陰風不止向午至金谷香折簡邀頤齋至縱譚時借登黛語樓小坐晚復飲于一品香晤仲宣

二十日終日不出寫日記

天下之政有實為利民而施行者然行之不得其法適足以病民如順治二年救者民間出痘者驅逐城外蓋防其傳染也而趙爾志謂有身方發熱及生痲疹者概行驅逐實苦小民移居城外無食拋棄子女殊失朝廷愛民之意云云夫保衛民生而防病之傳染誠國家之職也西人亦嚴此法故凡通商口岸過外船進口輒有專人搜查患病者悉送醫院不許隨眾登岸蓋與順治二年所行者同一意也然送之醫院較諸驅之城外則仁暴判焉矣

元滅宋時兵渡錢唐江湖三日不至奉朝滅明兵渡錢唐江湖亦三日不至豈非天耶

本朝初入閩時漢人投充滿州部下者輒倚勢橫行鄉里抗拒官府今日五刑人投充耶穌天主者亦倚勢橫行欺壓平民依倖異種自職同種此我國之奇風也傷哉二十日陰語茂源留東文日中造嘉軒談賦歸聞塾仙過時與川如妹等以戲擲選佛圖頗有禪趣夜觀東華錄

順治五年曾有許滿漢締結婚姻之諭不知何故迄未遵行滿漢之界所以猶釐此者以不通婚姻之故

本朝創業之功當推睿親王多尔袞自入關以來理財造將用人行政西平陝蜀南下吳越皆其一人之指麾也順治帝時方以七齡早當時天下惟知有攝政王不知有帝使於其時自踐大寶誰敢非之乃始終擁護幼主不負太宰付託之重何其忠也生平共德惟幼王妃一事然其定天下之功願可沒耶胡以尸骨未寒遽行論罪奪爵謂其有篡竊之志所刊罪狀有二一以黃袍束珠潛置棺內一欲於永平府圍房借兩旗移駐與何洛會等密謀夫人有不魯竊于生前而魯竊于棺內不謀篡竊於京師而謀篡竊於永平者乎此明係挾仇之輩無睿親王既死欲取嫡于世祖遂忌意誣陷以快其私耳卒之篡竊二字直與岳武穆之莫須有三字同寬也雖然多尔袞可謂有功本朝矣其於中原百姓安得無罪五但謂本朝之負德云尔

二十三日晴勢仙過談成質齋來向午與余偕出捕有楊姓者未質齋家彈弦作燕趙里巷之曲嫵亮悅早晴歸觀書

漢光武下詔不許臣下上書稱聖本朝世祖亦不許諸臣章奏稱聖其實皆虛文耳禁臣下稱聖不能禁心之自聖抑又何益

日人求直言曰黜直臣以本朝列祖之常法也

宰相者理天下之事疆臣者理一省之事皆宜用會推法亦歐西公舉之意

也明人廷推沿至國初猶存遺意特祇用之於督撫耳此法不知何時始廢

內外官互用良法也國初猶行之如順治十年諭吏部之旨

二十四日晴未日立秋蚤衣冠答拜王覺生祭酒日中訪陳省三省三丁內艱自與錫移家返滬與從談

余信流轉生死之說故絕不好名或問何故余曰古今名大者無若孔仲尼

本朝名大者無若曾滌生子安知吾前身非孔仲尼曾滌生乎然而今日之

名仲尼滌生自享之與吾何與吾之不好名蓋有由也或曰如子之言則忠

臣孝子無人肯為矣曰不然吾信流轉生死故不好名惟既信流轉生死故

不好名而無害何也吾不為身後名字計不能不為身後性命計也身後性命奈何曰吾身可死吾性不可死性存將轉易無數身受無數果一念之善惡則善樂隨之如形影聲響焉可不慎哉

二十五日晴宴王覺生于金谷齋藝仙在坐縱談晡與質齋偕游張園余與質齋談因果質齋不信余曾記燕生有云凡人於因果有全信者焉有半信疑者焉有全不信者焉全信者必為君子全不信者必為小人半信疑者中人而已天下半信疑者多全信者少全不信者亦少邊疆禍廣朱溫之流全不信者也惟其不信故敢于為惡而無忌憚若夫口稱不信者大都半信疑之人不肯明言者所以自高也

晚楊子堂招飲夜詣石芝談

余自檢生平過惡於淫殺二字去殺淨盡未能去淫身淫不犯意淫難除今欲致力佛行必自掃蕩意淫始余前未覺也今日覺矣請自今日始

天下之人未有無所為而造因者也造惡因者為目前之快樂利益而已造

善因者取不為名中等為果報上等乃為行其心之所安吾不敢借地于上等當居于中等
二十七日晴觀書晚訪鍾甫

觀于順治十五年張懸錫遺疏所謂皇上嚴禁逃人而地方假借逃人之名以詐皇上軫恤釋遞而沿河緝夫受過往人役需索凌虐至死者不計其數云云則知專制政體雖有英明之君無益于百姓也何也愛國者惟忠一人也
二十七日晴晨觀書日中詣石芝談俄訪彥德叔叔及勤甫晡游張園晚至雅敘樓上啖蔬飯

余自來每飯時見動物之肉輒作惡念曰此死屍肉也於是不能下箸矣
二十八日留東文訪大叔晡歸寫日記

余前數年作佛之志甚極日讀內典以期薰修漸入正覺此年悟仙佛同原之理始知枯坐單修僅煉成虛靈之體不可以入道乃置佛書不觀欲安坐待緣遂復浮沈于濁世中悠悠沈沈先逝矣而德業無進數日以來忽發大勇猛自念此身本自來因豈可忽令失墮乃疾振厲精神收斂此心使不

為外誘所奪或問余曰復新作佛乎曰佛則吾豈敢但求生世不失人身格願足矣
二九日晴大風觀書枚叔身復過譚

人有肉體之快樂有精神之快樂際飲食美衣服肉體之快樂也誦詩
讀書屬詞博見精神之快樂也

聞邱菽原既就陶督之極為文痛詆康梁謂其結黨營私夫康之結黨營私
豈自今日始耶何前之豎石不置一辭而乃肆詆譏于兩年之後哉是明之欲
藉是避康黨之名圖富貴已耳又國聞報中諸生作論既嘗保皇又販革命
殆亦見許使臣奏保學生賞給舉人進士之諭因欲自表白于當朝廷耳要
之功名利祿不為所動者天下幾人若輩不且責也惟願其既得志勿改前
節其在國家維新之法則亦庶乎其可也

七月一日晴習東文訪麗軒

論均貧富之難曰凡人得自食于其羣者必其勤而有益于羣者也國中
人能勤則人能自得食而貧富即隨其勤力之多寡以為差等使勤力均

則貧富亦均矣今欲以一人之力而強均之勢必至勤無所勸惰無所懲國
家之法未有不因是進化者也

歐西諸國有無政府黨勢甚盛其說近許子並耕之旨余謂是說之謬有斷
然者也蓋此及之君可去公舉之君不可去譬諸衡市之商必用警察吏是
亦也或曰此世運未臻極治耳極治之時人化于善德無警察可也曰不然所
以立君者欲使人各守權限不相害也既人之嚮善矣則有心之相害可以
免矣而無心之相害不能免也譬諸交衢之間兩車互馳一自東而西一自南
而北相觸而傷也不相知也必有警察吏障其一俟一車過一車乃行而後
各不相害此雖極治又焉可廢耶

二日晴晨訪郁堂日中饌于金谷香三郎在坐晡至江南春李伯淵招飲劉
永春汪筱穰先在与笑穰談知其人旗籍於己酉年入庠出先人門下先人
時督學直隸也以子應試此闈中式遂以候選縣官河南未幾犯姦案者覺
褫革自是無聊賴甲午南游海上遂入菊軒棧技以糊口又屢至姑蘇博利

甚微落不為人知年來在天仙部排黨人碑一處浪射時事為新黨所推
重與之談亦略聞新理頗能讀書者晚落與少川叔及曾齋飲于金谷香樓
下聞忘師譚鍾培到此蓋就桂仙部之聘也桂仙主人亦於是夕設醮樓上
款鍾培會飲者三十人有梅五者善奏胡琴為南北之冠與鍾培稱二絕曾齋
邀甚不樓相見遂同至歌伎高文李家過林季鴻季鴻善唱青衫與梅五合
奏曲季鴻病後氣稍健梅五則響逐逐清聞之令人羨煩俗有王熙庵者
都下舊相識也是晚亦不期而遇

三日晴晨觀書夜建齋醮余沈桂雲家過敬又浸了叔雅

聞赫德為我國壽賠款之費欲設彩票十萬紙每紙售銀五十兩獲頭彩者
得銀百萬兩餘以次遞減買票惟許外國人不得本國人亦不願復侵削支
那人也余謂此事行之平日所以飲財至可鄙也而處今日國難之後以此救
急扶危則與保險無異嘗讀周禮春官禮禮哀國敗既謂國被禍而喪失
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物以歸之金謂即歐人之保險法也赫德此舉其

禱並我國人匪淺也

四日晴履平來自蘇州不見者數年吳日中與偕訪少川叔遂同至龍德午
餐映往觀日本雜戲時尚蚤臺空無人遂辭歸獨與履平至謝家小坐俄復
詣堂語樓遂同坐馬遊張園愚園履平云古歲攜家奔走吳火之間顛播危
若不圖復有今日言之太息晚飲于金谷香三郎在坐是夕至茶樓聽歌伎
奏曲皆觀妝連襟而坐或抱琵琶或執簫管畫中人也

五日晴觀書及報紙

英人石許我國增稅之議僅允值百抽五滿其數此英人之共計也往今俄
人見好于我國耳聞俄人竭力主持增稅謂此時姑照各國之議如將來賠
款不足猶可設法增稅也

俄人在東三省東三省人深感其德

補出城訪履平值他出因待之於茶樓間薄暮履平來因共飲于吉祥春
上海一區蓋以聲色嬉娛為世界者也而出入此世界中者大抵間民最多間

民約分三種一維新黨人一依西商為生者一富家子弟今者前二種人漸就衰感且多落魄不能自存者惟後二種人特盛且力能維持世界蓋有金城湯池之功也

上海間比所屬聚之地有二畫聚之地曰味苑園夜聚之地曰四馬路是故味苑園之茶四馬路之酒遠之相對

上海解音律人甚稀故觀劇人雖多而視之不甚重故五福上海有戲世界而無聲世界上海每夜所銷鴉片之費並北里中及大茶館等計之殆數萬銀餅不止若官抽其稅每銀一餅稅二角亦可成巨款也

六日晴訪藝仙不過日中訪名芝談佛

論真念妄念之別曰凡一念之起當于理者謂之真念不當于理者謂之妄念人但存其當于理者祛其不當于理者斯即學佛之功夫也使并當于理者之念而去之斯墮于枯禪家無益而有損修也人既有此心必有此心之用則愈靈不用則愈塞用之適宜則為物用用之不適宜則為妄用若竟廢

而不用則使此心為朽木為死灰安有朽木死灰之人而可以作佛哉故六祖壇經有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生之說又馬祖謂知忍大師磨磚作鏡皆為枯禪下一感照也在芝喜恭禪故余略為說此晚季鴻鈞飲于一品香者梅玉在坐明日叔叔將赴蘇州後亦在彼設宴餞行余亦陪飲

是夜余寐微覺聞窗後有人作細語聲知為偷兒乃呼僕起視見軒扉洞開一衣笥失所在至垣外跡之笥在而衣無矣余自三元宮遷來數年無事因急不加防所以致此也

七日晴觀書晤藝仙過談去之去

八日蚤乘輿來余往留東文日中在雅叙園午飯劉永春梅玉及噴齋咸在坐永春為余推此生命運者出頃逆一詳談余謂永春曰凡人一輪之轉一胎之結皆各有一惡心組成之八字隨之據是可知其平生焉我有八字其間繫直貫于轉無量輪結無量胎而未有已也八字云何曰無愧于己有羞于人永春曰具是八字者生之世不遭劫矣

夜觀禪龕培演孔明鼓琴却敵一事論中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出塵想見諸葛當年
九日晴凌霄未談

男女交合有肉體之愛有精神之愛以肉體之愛而交合者生子必愚以精神
之愛而交合者生子必慧而人自擇配偶有男女為友數年而後配者有為友十
餘年而始婚配者皆精神之愛也凌霄云人生有三樂一男女之樂一求之樂一讀書之樂
歐洲好名之士有慕拿破崙者有慕亞力山大者慕拿破崙者稱雄于一時猶創立良法美制以利而
力山大不可言也拿破崙雖以霸力稱雄于一時猶創立良法美制以利而
姓今日歐洲之文明不致盡沒其功亞力山大不過以勇傑之資殺人數百
萬并吞數大州有何功德且重者耶亞力山大可慕則呂政鐵木真何不可
慕使世界上皆亞力山大呂政鐵木真等為君則野蠻之極境矣

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病我獨康甯以此名之所由立
也眾人視以為可樂聖人視以為可悲樂也者樂人之不如我也悲也者
悲我之孤立於人中也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舉坐且為不歡何況滿堂哭

泣一人飲酒其能下咽耶

不好名譽不畏因果以仁為體以恕為用立身行事處世接物皆求其心之
所安以為樂者千萬人無一人也

十日晴留東文歸過寶齋小談入城寫日記夜數日出與石竺談

余前分別宇宙間學問為三大綱曰觀曰習曰察然曰習者然曰察者然曰
理今又細別其子曰觀跡之學者有二曰因耳目所得之跡曰因文字所得之跡
習法之學者三曰致用之法曰因慮之法曰悟情之法察理之學者三曰分別
之理曰原因之理曰適宜之理

余生平無他長能虛而已矣能受而已矣

余比年主持與新舊之說昨聞凌霄一言曰昨日舊也今日新也已過舊也
方來新也已知者舊也未知者新也余曰新舊必如是解而後可
人皆曰好利不如好名吾曰好名不如好利何也利可公諸人存不可公諸
人也利與名異之而利存存與密異之則名主矣故好利者必望世之治何

也衆人不利未有能獨利者也好名者必望世之亂何也衆人有名將奪己之名也

十日晴觀書寫日記仲彝來
論孫翁仙譚靈培之分別余曰翁仙鐘鼓之音也靈培簫管之音也惟汪桂
吳蓮西人之少長

未有文字以前人与人相通僅賴有口耳之功自文字興而目与手之功大
于口耳蓋以目助耳以手助口也目与耳主受手与口主施

十一日晴向午出即歸寫日記晚陳果食抗俗謂之迎祖以抗人嘗矣時皆
自汴遷來謂遠祖皆在汴故先一日迎之

人之心靜雖處擾攘之境而靜人之心亂雖居清冷之鄉而亂凌霄兮夏山
居一月看雲聽泉日不暇給胸中擾攘都消止矣既入城得句云問行塵世
結無異在山林

十三日蚤購得東文書數種曰普通妊娠法渡邊光次著男女造化新論武藤忠夫
著生植苗美國佛果智國著又日本新地圖萬國新地圖兩冊

海中微蟲能結珊瑚島空中冰雪能成六出花紋山中頑石能自現山水人
物形皆造物之奇者山頭噴火謂之火山能致地動然則地中有火豈疑
也今西人多火山為三種曰活火山曰睡火山曰死火山

專制世界雖有明聖之君深知下民之疾苦而卒不能挽救者勢派于上也
如康熙十八年六月之詔蓋於地方官吏之禍塌上官苛派百姓克敵諸軍
之掠百姓子女擄取財物及水旱偏災時蠲糧賑災百姓不需實惠一上洞悉福
諒以告其臣下不可謂不明主矣然而未見百姓之苦自此減官吏之弊自此
除也亦不得謂聖祖無故民之心而慮為愚言也愛之愛國者惟一人無助之
者其何能濟耶

十四日晴詣耕餘讀日中至佑之家午餐歸觀書

余嘗持論以為保險一法為世界社會上人權勝天權之一可與分權專利
二法並重何也分權專利二者但能禁小人与情民為一羣之靈使人與人
共處世界中外凡稱福利害者有自主之權不相侵損而已然而殃咎之起有

出于無心或非人力所能禁止者如火災水旱災兵災之類亦天權之一也惟
保險一法足以救之近日西人但有保火險而無保水旱險兵險者考之我國
古時周官以禮禮哀園敗保兵險者也歷朝故荒有設常平倉平糶之法保
水旱險者也

十五日晴晨乘履偕劉永春及于右卿范序東過日中書時重亦韓來訪自
云甫由杭州來求是書院地齋已辭同志議舉呈下充總理子其有意乎余
曰鄙人亦才無學深懼不克擔此重任亦韓曰求是書院閱浙江一省人才之
消長每身費公款一萬餘金若一時無人肩其事則已滅之局勢將墮廢良
可惜也書院之存亡在是下今日允諾与否余曰鄙人素喜談理從未作事
故不敢自信但扶持桑梓亦分內事如諸公不棄必欲某出而典領之所不
敢辭姑先試辦數月如輿論不符仍當循例告退也又曰鄙人生平無他長
惟虛心二字尚能自信將來事之求諸公匡我不遠且天下之事斷非人聰
明才智所能理必合眾人之力而後有濟也亦韓曰然

十六日晴郁堂過談俄有蔡鶴卿劉保良二君來訪縱談久之去日甲与郁
堂偕至金谷香招三郎來共飯時語及後談薄英仲宣來因与偕訪信倚不
過見清游談佛

儒家之教以名動天下釋家之教以利動天下人何也儒使人求為聖賢非
名而何釋使人免墮苦海非利而何儒家之名非一世之名千百世之名也
釋家之利非一生之利無量生之利也人生世間不歸名則歸利故不歸儒
則歸佛

佛之大有功于世者使人知窮明長在而已使人知為身後性命計而已
夜与右之觀譚鑫培演討魚稅一劇稿有英雄落魄氣概

十七日晴往留東文相得冠導本俱舍論唯識論述記歸觀書

千古好學之生無有過于本朝之聖祖者非僅耽情翰墨娛志典墳而已實
有心得焉如康熙三十一年春召見羣臣論算數謂律呂新書時言徑一圓
三之法用之不能合蓋一人圍當三人于四之一聲有奇若積累至于百

文昭差至十四文有奇等而上之其為舛錯可勝言耶又曰所言任一國
三止可算六角之數

聖祖為河工事屢採訪百姓輿論蓋事關百姓之利害必百姓自言方能親切也又
所用諸名臣如于成龍郭琇張鵬劉世明其諸人皆訪諸百姓知其情而用之可謂明矣
十八日晴依卷慕兒書論君權民權余謂君權而無民權則君權有專制之
弊有民權而無君權則民權亦有專制之弊必以民權防君權之專制以君
權防民權之專制君民合權者謂之憲政體又主憲政體之所謂君權者有
主決國政之權有用人之權而已所謂民權者有參議國政之權有舉人之
權非有造反之權作亂之權也且其議政自然不造反其舉人自然不作亂矣
今日之歐西待國內之人則文明矣則國外之人猶野蠻也故由歐屬文明之事
不可不兼用民權外交屬野蠻之事不可不純用君權蓋凡外交涉之道如
用兵無頃刻萬安當機主決若詢諸百姓延以月日則貽誤匪淺矣故外交
政策俄人處之爭先用君權者也英人處之落後用民權者也

薄莫張往甫過即去夜觀書

十九日晴往習東文適茂源他出過回車過嘉軒小坐因至雅叙園都堂邀飲
又過王旭莊及志仲魯良季久之頗齋踵來遂與共飯哺借至餘語接見翠玉
稍坐窗間梳粧蓋甫歸自蘇州也因入坐其旁觀之與頗齋從談余謂人生有
肉體之樂有精神之樂日觀美色耳聽麗聲鼻聞妙香舌嘗珍味體被華服
居則高堂廣廈行則怒馬輕車此肉體之樂也觀東西古今之陳跡探幽明上
下之奧理日新月異左右逢源此精神之樂也頗齋曰所謂體中之樂也
精神之樂決非肉體之樂所能及也

哺借游味苑園在平蕪千里處甚瑛過李一琴及彦德諸人

前所論人生之樂皆非凡夫所能享何也日笑入于聲色酒食之間者不知男
女之樂日漁樵于江湖岩谷之間者不知山水之樂日寢饋于考證瑣碎之間
者不知讀書之樂

二十日晴信僑過談

信僑頗推重法家以為法家之法與今之立憲無異余謂不然蓋法家宗旨之誤即專為富強其國使其君揚威名于天下其視百姓也如造物之質料供其驅使運用而已是以不許百姓有學問不許百姓有議政權自其法行而封建破壞釀成數千年專制之政體焉得與立憲相提並論乎信僑不取此理則由成見已深牢固而不可破也然而學術之偏一旦得志將誤天下吾為信僑危矣

夏厚菴云賭博一事我勝人則不仁人勝我則不智誠哉是言
余謂信僑云我今日不急求作佛但願生一世之佳輪迴中教化眾生使由黑暗入光明之境此我之志也

二十一日晴往習東文訪簡齋日昧至雅叙園舒季英六到佳梅雨田約雨壽伯湖乘廢飲在隔屋屋中見余至咸來周旋遂皆邀其入坐須臾簡齋亦來是日遂易余作主人而雨田一局改他日矣從談盡致補借譚鍾培有季華亭為鐘培擊鼓者也譚八國兵入都事甚詳據云日本待我國人最善有

教民恃勢掠取民物為日本人所不知擒去嚴懲因是地方賴以稍靖亞于日
孝者惟英美而已德法俄最遜晚歸觀書

自古大將用兵于外而指授方略由人主者惟奉朝有之非惟用兵也即治河一事

張鵬翻以才短肯聽命于聖祖之學畫亦從古未見也

二十二日晴乘履借季英蓋齋過笑談終日始去

蓋齋精于化學電學及一切格物學嘗備辦各種儀器徵諸實驗自云所費

不下三萬金又云因試驗電學有新知之理二雷善擊精怪之理蓋世上

最毒之物為引雷氣嘗者電機取者蜂蚊蚋置其下雖甚近而頑然無覺惟蛛蜈蚣之類難相離甚遠已盤旋不自安以此試驗而知也一雷擊之人也跪而死之理自云曾發雷機自擊其身自覺一身官器徒然皆失其功用手足奉曲竟與雷擊死人無異自謂從此以後不敢再試驗矣

二十三日晴日中梅雨田邀飲于雅叙園坐有季英季鴻曾齋乘履示春伯淵補往習東文晚過省三律夜深歸

二十四日晴豫鄉過談謂東之大局必壞于俄人之手而地球之大局必壞于自由黨之手蓋歐洲所謂無政府黨均貧富黨及一切亂黨甚多屢挾意見之偏聽起雲合以與國家相爭勢岌岌也匪報云近來西國盛行一種會黨俄名密教多教種在俄國名除俄會欲滅去君目上下善惡之分也在英法德稱通財會欲將股戶財帛分之于衆人必殺盡天下國主大臣教長巨紳而後寸中方快故統計五十年中該黨謀殺國君余日無傷也我輩欲救其志惟有講學而已學何以講曰惟明世界之公理而已蓋天下之理界至微極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稍不慎焉則學術所推演將足誤蒼生故凡治志學者必先虛其心心其意精其辨別沈其智慮如是久之則真理自躍然現于吾心而無一毫之偏然後筆諸書騰諸報使此理灼然如日月經天山河行地可為天下法可為後世師彼持偏見者不如魑魅罔兩但伏于夜胡耳晨光一動則皆潛匿而不敢露形又如霜雪霧露見現而消矣

坐藤椅上觀書晴亦韓鶴卿來訪晚赴亦春金谷香之約

二十五日晴呈三元宮後寄致堅仲書訪菊生及示韓鶴卿日中在佑三家午餐

佑三云我國官制有極可笑者如西江總督名為統轄三省文武體制甚大其實權力所到僅及四府惟沿江上下提鎮等官歸其調遣耳其餘如雲貴總督僅管雲南一省兩廣總督僅管廣東一省閩浙總督僅管福建一省惟于武職則皆能兼管兩省

晴習東文墨坐公家花園中觀書

惜哉我朝聖祖之不問立憲政體之美善也秦漢以下愛民之主自漢文光武唐明宗宗仁宗等數君而外一人而已而用心之公體人之周好學之深則莫能及焉若能知世界政體必歸于立憲乃可以長治久安未有不然改其專制而散權于民者也觀其用人之法河漢之訪問百姓則固已明其理矣聖祖之時歐洲各國非無民權而法制亦未盡善況我國乎惜也聖主之生也夫豈美使生于今日必奮然游學各國考政法之奉原歸而受法豈不能及華威頓必在拿破崙之上

二十六日晴走視滙東縱談

今之稱人者動舉其天資學多之優佞余謂姑無論其學力也即天資亦二
種一曰高明一曰沈潛必兼有是二者乃可謂完美之天資若高明而不能
沈潛或沈潛而不能高明其於天資皆不逾得半而已海上所遇諸志士能
兼高明沈潛者滙東一人而已

學問智識心術志趣四者皆體也可合而不可分也志趣不高雖有學問成就
必小心術不正雖有智識見理必偏故無心術志趣亦無學問智識也而學問
智識又之文相專用無學識將安出無識所學安在秦漢而下四者分途久矣今
其猶有會合之機乎

二十七日晴往留東之歸途訪質齋不過即歸

近日持民權之說者目君為公僕隸此亦矯枉而過正也既云人下平等何獨
于君而僕隸之且以舉國所公選之一人必其學識志品十倍于人百倍于人
者也方宜尊之敬之奈何反輕賤之乎余以年壽持君民共主之議論故於君
民兩無所偏也

二十八日晴覽說文

欲讀書窮理講明東常令也明上下之故不可不先治辨學欲治辨學不
可不先治名學欲治名學不可不先治小學蓋理託于文字而後顯故謂之
文理有文而後有理也未有不能分別文字而能分別義理者也

晡詣省三晚歸觀書

居官之貪與廉不在其家之貧與富如聖祖稱張伯行家計饒足而居官甚
清是也蓋以我國今日之制度惟家富而居官清者其端可信若家貧而忽
得清廉之名者必有曖昧不可告人之事何也官俸既薄而無所取斷不足自存也
度書云一日二日萬幾此皆君權專制之世界國事無論鉅細皆君一人躬親
故有此著名目若共和立憲之時人君但總大綱安有一日萬幾之理

二十九日終日不出天色晴朗坐忘山廬觀李通玄華嚴合論其會釋感言華嚴為摩
藏之海一切法華楞伽涅槃維摩諸經皆不能及因細辨其異同之所在
前見其注言天界之男女不必交合但兩意相投即能生子必有此理

長阿含經云男女交接必兩人皆有意乃能生子若一人有意一人無意斷不能結胎此理亦精

三十日晴整仙過談云杭州求是書院勉齋又暫留美國勸余在海上海自創一學校余出其言味至純正學堂索得章程二冊訪琴甫還語少以叔時歸因核算創立學堂中學為等學出入度支之數

外國辦立各種學校除武備學外從無國家貼銀之理其取資于學生所出之費令我國設學堂以官款養學生斷不能持久者也且學生不出學金而仰給于國家之養養是其人鑄成奴隸性質皆難成大器或曰我國寒士太多安得出錢曰朝廷果停科舉使天下人皆由學校進身則有志上進者無不肯出費試觀鄉會試之年彼由外縣赴省由外省赴京者遠涉數百里或數千里所耗之途費甚大豈亦國家為之供給耶余嘗核算凡設學校招學生百人每人出銀餅十枚則每月有一千之數每年有一萬二千之數一學用費寬綽有餘然學生每年所出不過二百二十銀餅雖極貧之家能得親友月助二餅者五

家即足辦此何難之有

八月一日微雨至省之市中喧客來甚多日中歸昧往習東文訪示韓鶴卿不遇歸途視嘉軒隱亭

嘉軒以治佛學為端空余謂我國向未治佛學者大抵窮愁鬱抑不得志之徒以此為排遣之計故墮於空也若真能治佛學者其慈悲熱力不知增長若干度救世之心愈切矣救世之心切則一切有益於羣之事無不慷慨担任且能堪破生死一關如禪濶陽其人者誰謂佛學之空哉且以經濟者名為康梁輩皆研治佛學之人如謂佛學則此一輩人皆音息影空山為方外人何必擅攘于朝堂之上以圖受法救國耶公輩既不讀佛書不知佛學之大而妄加贊議似可不必

初二日晴觀書

叔深于小學力持逐漸之議以夏秋為非人類謂說文西羌從羊南蠻從虫北狄從犬東貉從豸而貉部以貉為在此方段氏又以為東北方究不知在何

所然而來人多稱東夷西瓦而鑿此狀稱東貉者殊少如以東夷而論則說文
夷從大大人也不得與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信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後
漢書東夷傳云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滿州廣東
方正其東夷則自古稱仁人稱君子宜在當逐之列乎余素無種族之見因故
叔善言小學厥種類之辨故即據小學與之爭

初三日晴亦韓鶴鄉妻訪小談日中至雅叙園約翁齋永春雨日怡會諸人飲
哺話滙東探問合肥之病愈否會伯行來云病已小愈哺游味範圍見信僑清
漪浩吾諸人間美總統考余震之喪蓋彼無政府黨人所刺也余得此一黨人
實得罪于萬國之心理天下未有無君而可以立國者也無論今日之世界即
一切進化到太平極到之時亦斷不能無君余論之于前夫今行刺之人平日
與總統略無恩怨乃忽為此事自稱豪舉所謂病狂喪心者也聞粵總統之死
美利堅一國人莫不哀感為之罷市然則殺考總統一人與殺美國一國之人
無以異也烏得不重治其罪

初四日晴訪亦韓鶴鄉日中視頤齋頤齋將有京師之行因與繼談問及德國
學校規制

頤齋云學校之制各國大略相同約分三等曰小學曰中學曰大學小學子課
語言文字及算法中學課普通學因人性之所近則偏重于某學以為入大
學習專門之基大學則分教各種專門學問凡入學者皆自出學金以為學
堂經費其由小學入中學由中學入大學皆按年限以次推升在學堂畢
業後由本學教習考驗惟須待國家給札始可任其事考法所以所學作為
問題亦令考生撰文字以對其文許在家構擬寬以期限如求助于人亦可
但繳卷後則坐其人于中主試四人圍坐各取其所撰文字內與義問之若
一二答皆與文字相符則取中給憑給憑後以兵法取者往營中充兵三年
以法律取者往衙署中充吏三年三年期滿皆可升為隊長更可遷作法官
皆循資不進其以醫法取者往內院助人行醫三年由國家再給憑乃許懸
牌為人治病餘可類推矣余又問官制若何

頭齋云官制凡三憲國亦大略相同凡畿內分設九部曰內部曰外部曰水師部曰陸軍部曰度支部曰教育部曰司法部曰郵政部曰公家工程都其外有省官府官縣官縣官鎮官皆簡用于朝廷惟但司承上接下之權至各本地官事除獄訟外皆本地公舉人辦理如收稅一事即由本處紳董自行收齊留去多為本地用以五分歸朝廷每年朝廷自派人來取惟司法官掌民間獄訟者皆府縣鎮皆設一人亦由國家簡用余又問議院之制曰上議院下議院惟設于王畿內若省府縣鎮事一切紳董主持辦事之人即議事之人不別立議院之名也又問兵制曰除水陸提督外每省設提督一人統制一省民兵按期操練提督以上惟過士軍務則簡放元帥提督受其節制平日則無節制提督之人也至其練兵陣法一切有譯書可稽毋俟贅述也

補習東文茂原師贈余日中游学指南一部夜臨于金谷香坐有示韓鶴仰俄又赴萬年春有九人公餞頭齋

初五日微雨薄午至金谷香招冠霞來共飯飯罷与偕入城坐談向晚冠霞始去昨与鶴卿論佛書所謂天堂地獄余謂曾見格致報云地殼自地面起計每深三十邁當合九丈許熱增百度表上一度大約下至五十餘里已非堅質然流動如水漿或如薄粥究竟何如地心之熱度當在三千度說者謂地獄即在此云云此言極可信既有地獄必有天堂天堂碼在何處而難知曉惟所見某經云星居諸天宮殿余因疑星味之中時別開極樂世界為我輩世界所不及者即悉天堂亦未可知

初六日雨詣張讓三談至宵記照像館索得桂香倚榻觀書圖貌絕麗因携歸置案頭終日玩對夜雨甚觀東華錄

世宗憲皇帝自謂用人行政一秉大公毫無偏見乃於雍正三年正月明知蔡逆有罪因年羹堯參奏遂將蔡逆寬免此何說耶

允禩天性驕傲蓄異志久矣既欲全兄弟之愛當置之閑散之地奈何復令總機務又派其管理諸事直欲釀成其罪而已故吾謂世宗之於允禩猶鄭

莊公之於其叔段也

察之為明者非帝王之度

初七日大雨寫日記夜出觀譚鑫培演犀英會活畫一畫甫

八日晴自五每日課程跡學曰報曰史曰事曰書法學曰文曰字理學曰論曰記

古者君所用奄人宦家所用奴婢皆有罪人始為之可知無罪之人人、早

等也今則奴婢奄人皆無罪之人為之所以不如古也

說文業字所以飾懸鐘鼓提業如鍤齒註云凡程功績言事業者如板上之

刻可計數也然則無論功業事業必由積累而成

東華錄雍正五年二月諭大學士云功名富貴是負命馬不可俸而致也云

云吾不解所謂命者天命耶君命耶若謂天命則非人君所宜言何也朝廷

之賞罰黜陟既公則一切富貴貧賤皆自所自主不復聽命于天既謂聽命

于天則是人不能自主也人不能自主朝廷之賞罰黜陟亦不公也故吾謂

非人君所宜言也

世宗於是年三月忽令會試舉人公舉其同鄉素日推服之人或數人舉一人
或數十人公舉一人此則頗合秦西今日公舉之例

九日晴觀書

朝廷降詔各省大書院改為大學堂府書院為中學堂縣書院為小學堂
內地風氣從此大開矣又令各省督撫派人出洋游學國家要需經費
遣將來學有成效許賞給舉人進士又香港邱煒燾粵中巨富為南洋之望
前以漢口之役有私助唐才常等軍餉事疆臣行文名捕未獲今自呈願報
効朝廷奉旨賞給主事並加四品銜以為嘉道効順者勸蓋國家既設法則
海外會黨皆解散矣康梁其敗乎雖然康梁不為無功

佐法易言之歐西從各國所立法度中擇其尤合公用得一種格致學問而法民之真
始備余謂格致學出其於世界國民利用厚生之道進矣

野蠻之國無良法衛生人多夭折國既文明財人壽無不增蓋者近時英國
有人壽比較數稱較百年已經增蓋若干此信而有徵者也

十日晴前為房後樓買笑記是日別紙寫一通飯後持以示房後又答枚林書云法果安必再談逐漸當以亂民相待房後以騎呈踏車跌于路傷肱乞醫手東人未愈也晴至味花園過潭不似三郎不交一言晚歸家祭先人生忌也夜復出觀優

十一日晴觀書晴往昭東文所歸

古人飲食中有極美之品為今人所不留意者如作醃一法先膊乾其肉乃後坐之雜以菜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甌中百日則成名曰醃余料其味必佳惜今人專有仿其法行之者也

古辨別幹辦無二義蓋必能辨別方能幹辦也二今俗作辦辦二字

考國律法皆從各國風俗斟酌而出是故凡事不可不順民情也

人与人交涉則有律法國與國交涉則有公法

十二日晴晴三郎來夜觀書

雍正時陸生耕通鑑論款封建之不復得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可謂特識

本朝法制之善以不建儲為第一蓋儲不立長官錫我國數千年弊習故本朝之君無甚昏暴者坐是故耳

人之性情與其行事有未可以常理測者如以世宗樞切之至而忽能釋曾靜不誅大是難事

十三日陰觀書終日不出

佐治書言云英人瑪刻駱嘗釋理財兩字為辦理物料之律學此言殊不可解然細論之凡人日用所需莫非萬物惟有財能化萬物使供我用是故以財為物料以理財為辦理物料之律

衆人之事宜聽衆人自理之若事之用一人為之經理鮮有不敗者如歐州史載拿破崙以五十萬衆伐俄軍中所需糧餉均由拿破崙自定章程派人撥運不准就地購取軍人雖有收人庸人磨麵人做饅頭人包人以及書辦賬房監督銀錢大小正副事皆自專司然所辦之餉終不至濟五十萬人之用是以經過數國行至俄界軍餉即不敷不得已遂於交界處駐兵其已

入俄地之數千人有因絕糧餓死者又有因餓後得糧過飽致死者亦有得
肉而不能得饑頭者得饑頭而不能得肉者艱苦情形不能盡述其辦理精
細官因此皆受極刑有絞死者有用鎗擊死者佳法雖嚴終無濟於事故
入俄之軍能生還法國者十人中不過一二人而已夫以拿破崙之精神材
力十倍於人百倍於人猶不能以一人兼理衆人之事況不如拿破崙者哉
是故西人於民間地方諸政皆聽民間自理之君不過而干預者有幾於此
也凡人從事粗工者一人能作一人之事其從事需巧工者一人能作千百人
之事蓋粗工用力需巧工用智用力固不如用智也或曰然則子云一人必能
理衆人之事何也曰非謂一人必不能理衆人之事也然所理者皆網領而
已若條目瑣屑皆必衆人自理譬諸機器需巧工但能掌機器之關鍵若夫
或物皆聽機器之自動需巧工不能代其動也

佐治留言曰天地間最珍貴之物畫人可以公用者空氣日光而已余謂二
者尚有水火二物然飲自來水用自來火需錢買惟空氣日光則不用錢買也

十四日陰晚微雨訪蓋齋是夕借質齋怡雲共飲于九華樓

十五日雨琴甫過待三郎不至

余與張冠霞二人分等君生恩福父子愛若兄弟情同夫婦交游往來如朋
友蓋君在倫之外而能重五倫者也

余三年前移居三多里時詣神卜得籤有月明先有鳳來儀之語今日始驗

蓋三郎於本月初五始來忘山廬十二日又來一次皆在中秋前也

晴冒雨與琴甫至茶樓坐待晚歸夜復出觀素雲灑灑向射哉

十六日晴訪省三不語因往視香中薄午飯于金谷香三郎在坐晚香中邀

飲于謝蘭卿家與香中縱談香中云凡人處事接物以庸為貴余曰是則是

矣但萬事順理不可於意有意于奇固非有意于庸亦非也香中文云致知

而後意誠一語聖賢歷歷有得之言余深服其說是夜痛飲醉觀素雲白門樓

十七日晴又訪省三縱談補余意味飽圍晚入城家祭夜復出索雲演岳家莊

前聞人言美國有某山洞深約數十里不見天日洞中有地魚極多然皆無

目則以生長黑眚中無睹物之思想故不生目也申是可知天下動物之有官
器皆身之思想之所構造而成

凡立法必使人可行而後人莫敢犯法立法而使人不可行則法雖嚴而
人不聽反致一切可行法皆不立以取效也如秦朝禁大小官員私交私宴
及廣賀餽送此事為人情之常何能禁止以此立法宜天下人之玩法也
明太祖蘇松太之重稅至今日而始稍輕陳友諒南昌府之浮糧至康熙時
始獲減免君權專制之世界往如此

十八日晴觀書

說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一見而八分之余謂此蓋謂分至手無分言其極小者
也又公字說文謂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余謂不然夫公非背私也一
己之私于天下人使人各保其私故謂之公也造字之意蓋以八為分能分
己之私以及人所謂恕也已而不欲勿施于人公之至矣

余法小學發明教種義一君為尹曰官天下也士為推一合十公舉也公乃分
私人之保自由之權也
萬物中能有益于人而所體最大者莫如牛故物從牛

韓非法家之學忠于一姓故以背私為公蓋必使天下人不致自遂其私而後謂之公
即梁州所謂以一己之私為天下之大公也小公家徭賦其說共古人造字之本意矣
十九日晴觀書

佐治翁言云凡人用力作事無福其力為筋骨所出或由腦子所出皆可稱之為
工志山居士曰工也者心竅出而構構萬物以益其羣者也無論其力出于筋骨
或出于腦子皆不能不用心竅但用筋骨時費心竅者少用腦時費心竅較多耳
禽獸蠢類亦有知能造物以為己用如鳥之為巢窠之築以屋蜂之釀蜜然皆拘
執舊法而已惟人則能時時受新法精益求精其極也能奪天地之造化如驅水
火以駕舟車運電氣以通消息人之所以勝于萬物者也

二十日微陰觀書

說文周密也忠信為周忠信之人無不周密者余謂信然蓋忠信之人其心必

沈潛則接人處物無往而不細心細有不周密者乎

晚訪季中於謝蘭卿家小坐即詣鏡伯強伯前日到海上今夜即欲返里余
與幼子談教語為求愚書院事遂至泥城橋金陵大旅館晚膳食物精美而
價廉飽罷語琴甫談夜歸

二十一日而余昨夜夢為雷為擊擊恐久之既醒則安睡枕上天已明矣

佐治易言論西國有準一人或一公司專造一種貨物出售如他人違例私

造雖其人指控擊究者以為病民之政蓋謂貿易之道必有數家互相爭競

然後物美而價不至甚貴若止有一家則必任意索重價貨雖甚劣而國人

不得不往購之則買物者受害無窮矣志山居士曰由此說也則專利一法

豈亦有弊乎雖然欲救其弊亦非無法也其法奈何曰凡創新法製器者除

自己售賣外有他人欲仿造以博利者聽惟所得利必取五分之一於創物

之人如是則創物者不失專利之益而又無一家居奇之害矣

人與人共處世界上必有相抵之權力乃不敢不盡其職分而彼此受益若

權力不能相抵則世間一切事皆將退化然抵力分二種一國家設法律以

生民之抵力者一聽民之互為抵力而國家不與聞者如通商貿易之事即

聽民互為抵力之一端也國家萬不可與聞說詳佐治易言第二十六章

同業而爭利者必爭兩敗俱傷或國人往來時於此理

通商與製造工藝二事能消兵禍于無形實為至言

前論內政參用民權外交則他國君權然為與鄰國決戰則又非民權應許

不可何也蓋選君權之私則戰禍將未有已時而大有妨于百姓通商之業也

二十二日陰作書致介軒德伯薄午怡雲招飲于聚豐園余與皆齋共飲哺入

城大雨得而安電知回壘石改期蒸見於廿二先行

人之資質有所長必有所短悟性與記性皆不能兼有長于悟短于記者

有長于記短于悟者雖然長于悟者不慧無記性長于記者未必有悟性也

古今疆紀之人甚多如宋何休五代朱遵度南宋陸澄皆于歷代書籍能成

誦者又如唐蔣乂能誦聖歷中侍臣圖贊不遺一字宋杜錫凡有檢閱以
某事見某書第幾行告人取視無差此種人原為世界上所不可少然往
往無悟性使舉天下人皆效其所能亦無益于其羣也

國中有銀行之設有賒貸之法所以濟一國之財源使國人無論貧富但能勤
于作事即可獲利

二十三音陰稷塍來自蘇州過談履平亦來過午履平先言

稷塍云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即人有自主權之理又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即許人有自由權之理又云易乾卦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即物競之理

又云近人多高言政治學薄視工藝農商學不知農工商則政治何用
蓋國家必振興農工商而後人，是以自主政治也者所以使農工商各盡其
業也兩者必並重未可有所偏向也

周末諸子百家各以其學競爭于國內厥後諸家皆敗獨法家之說勝居世

主所用遂流毒二千年蓋法家之術善取媚入主故能戰勝也
二十四日陰休息日

聞舊黨多以無父無君詆新黨而新黨中歐洲無政黨之毒亦儼然以無君自
居議會自由平等之理亦毅然以無父自居余謂舊黨固未盡知新黨所持
之理而新黨亦大謬夫羣類相安賴有法律無君則誰為執法誰為行法兼
愛平等固為由事然於大意思于我如父母者尚不能愛何能愛人由是觀
之則無父無君之人誠一羣內所不容者也但我國數千年来偏重于君父
而無在無子固亦有弊然今日偏重于臣子而無父無君亦大有弊必君父
臣子平等而後可

所謂自由者蓋欲天下人人自由非僅我一人之自由也我自由而礙人之自由
則我國數千年来何人不講自由蓋必聞新法新理而後知或謂平等者非
破除一切爵位名分之謂平等蓋欲凡國內無福尊卑貴賤長幼皆人人各盡
其所欲各給其所求庶然燁然無不得所以謂平等者自由道理極為完

美然毫忽者錯即贖官不淺

日本學校章程首列修身一科可知身之不可不脩也明矣蓋惟修身而後自由有權限不至害人之自由我國古聖賢所發之理實與歐州哲學家之語相通也顧我國有種講道學者專治修身學修身而外無學所以但成一鄉黨自好之人而無益于天下乃種其弊者遂不治修身學此大誤而亦為初者也二十五日晴觀書薄午訪履平与偕至冠霞家邀冠霞共飯于金隆映至寶託小坐映往東文睡坐心旁花園內觀書晚飯于金谷香喚謝桂香來既未者桂香之姊也云桂香已嫁余為惘然微遂親至松盛胡同入桂香所居之房見几榻林厨如故而其人杳然不勝人面桃花之感与其舊姬談良久始去

二十六日觀書

夜至天仙觀怡雲演劇

西國人重稅而國富我國人輕稅而國貧誠以為民間利源而民皆富稅雖重不為害不為民間利源而民皆貧稅雖輕無益於民試觀我朝列祖裁減賦稅之詔屢頒行其實所減于民者無多於民無大益且官家以用度不足

往仍巧取于民而民之受害實大也故余謂減稅以惠民不如加稅以增俸

唐崔佑甫云非親非故何由知其材不材是故保舉人材者必避親故之嫌非也

乾隆初年詔各省督撫題補人員不得於同鄉世誼違例請補蓋未明曉此理

國家收賦稅于民而官吏承上接下于其間者有平餘耗羨之利何如明增稅以

蓋督藩府縣有羨之俸

二十七日微陰觀書

東華錄乾隆三年諭利之一字聖人不諱引易利物足以和義為証謂後人但見利之害遂將義利分為兩途如冰炭水火之不相入云此語甚合心理

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所謂正辭者即辨學

高宗即位詔曰開利不十不受法官不十不易制政有恒財易守法教習則奸生云此皆君權專制之世界不得已而創此條理也若正憲共和之政體難

年安月安日安何害之有

西國凡地方有六工作興利于百姓者其費用皆由百姓攤派此亦甚合理之

之事而或國往、動朝廷、帶不欲猶派于民亦有故也蓋西國摘輸之事
多紳董主之而我國每假手胥吏故不免于苛擾

顧亭林曰古時大官少而小官多今也大官日漸多小官日漸少故有地檢
裁替換添之歎余則謂亭林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蓋共和立憲之政體小官
不可不多君權專制之政體小官不可不少何也凡居官者既非本地之人
又無公舉之制則任官愈多愈擾民也

晚過宿平香中于金陵飯後偕履平訪履膝夜復至謝蘭卿家見香中
二十八日雨觀書

八大人覺經云第五覺悟慧癡中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增智慧成就辨才
教化一切是以大樂於是可見讀書講學亦佛家之所重

林間錄云王文公大拜元宵賜宴于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情甚公作偈曰俳優
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此蓋喻人在世間凡尊卑貴賤
貧富與戲場無異何必欣怨耶

楞嚴經云當知虛空中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二語狀心體之大
晚與履膝飲于雅敘樓

二十九日微雨觀書

觀于乾隆七月上臨軒試士以辦理耗羨作問題諸生無所敷陳且有不知耗羨
為何事者又降旨詢問九卿翰林科道並外省督撫等以期集思廣益而諸臣所
答多非所問即說到耗羨在究竟不知原委則當日朝野上下之愚蔽頑陋墮于
昏闇之中不窺天日者可略見一端也專制政體不得不愚民而愚民以效至
形如此可謂慘矣

雖有形軀而無知覺其身已死雖有知覺而無智慧其心已死人不食則餓
而身死人不學則愚而靈死身死而靈不死猶可化為智慧之人身死而靈
與俱死則將化為蠢然之一物是故凡夫為學所以求名至人為學所以保靈
九月一日而詣張謙三譚讓三約飲一品香薄午先往視考復聞頤齋在都喧血
而亡始聞之以為訛傳急持兩具往一品香折簡詢其家中得履信云廿七日西
極血亥刻故痛極俄其弟李錫慈來相對神傷飯罷趨至其家見周金堂語及頤

齋余涕淚交迸何天奪吾願齋之速耶余自己未春來海上與願齋一見如生平蓋性情志趣相契于無言也越數年願齋游學德意志余曾與書札往還聞其學日進今春始回國余往視知其抱病歸體猶弱尚欲調攝其後屢見之見其體稍復自云歸時外國醫生謂其病不治此在滬醫者云病漸瘳而性命憂願齋言及此頓忻然以為獲再生矣又云凡人若壽病而亡亦無所懼若於未死前有人預告之曰汝將死則心中何以堪耶余曰生死一闕余讀佛書後略能看破願齋曰在自身或可看破其如堂上親何余然其言此次入都蓋約意為卸卸欲入外部供職上月初五日北行初四夕上海同志十人公餞之于萬阜春余亦親為不意從此永訣也哀哉

人莫不有生死如旦暮晝夜耳死者可以復生猶若晝夜必復為旦晝此佛家輪轉之說余信之不疑故在願齋自身亦何所恨且今世勤學老生必復為聰慧之人學業不虛擲也惟輪轉之後則凡前生之君且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不復相認識合眾散之間至可悲耳夫合者不能無離聚者不能無散固

宇宙之公例然既合既聚則不能無情以合聚為樂不能不離散為苦余與願齋朋友也而一月之內合眾離散之速如夢幻如泡影能無傷心

查孫余友中至密者也去秋七月二十四沒于沂水願齋亦友中至密者也以今年八月二十七沒于京師而年之中喪吾密友二人能無傷心

二日早晴往視子涵表兄日中在季中亦繼譚

季中云凡人于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有難言之苦者其於相得之朋友必異常密切余深以為然蓋我國五倫之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由天定惟朋友可隨人自擇若西國則夫婦朋友皆可自擇也人擇之倫較諸天定之倫自勝何也天定者或不相得人擇者無不相得也

凡談論之時必兩人相對則所談可至深處若有三人談則其言必浮泛矣蓋朋友之情如夫婦白樂天長恨歌云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朋友密談之趣近之

人生世間於功名利祿文學路有一端異人之處而其餘乎其外未有不盈

而驕者器小則此也是故觀人必先器識器大者常虛器小者易盈
三日晴觀書

乾隆時諭旨有詔御史條奏往來一時風氣辦水利則競言水利辦錢
價則競言錢法飭乃民則競言乃民云云此習俗相沿數百年未改
南北更調用人始于明本朝雖未因其法而奉者人必不許任奉者皆專
制政界內法弊之術也雖然奉者人不得官于奉者猶主可也若奉者播紳
不許奉者官員如乾隆十二年之諭者則大謬矣夫官之貴否惟奉地方
人知之親切乃反不許其舉則朝廷將以何術求賢才耶

晚石恩招飲一品希子涵是夕登舟返江甯

四日晴觀書藝仙招飲江南村

內憂外患皆國家之不幸也然國無外患必有內憂惟外患可以消由憂自
秦并六國開一統之世界外患敵國遂任意愚弱其民於是歷數千年凡一統
之君無不奉行其術國民所以頑蔽困頓以致屢更大亂也今日又一度為外患
興學其宜朝廷之銳

意安法固自強法
望則內憂可以弭

張華博物志曰削冰合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此法今人
從未試過

晚經市道談及宋人之詩謂與唐人風格雖殊而詩律加細神味之厚有
耐人咀嚼者如王荆公詩云欲寫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二語
極得沈鬱蒼涼之致詩之形質曰理曰境曰情詩之精神曰神曰韻曰味
五日晴觀書

專制國界凡人君巡幸所過之地無有不騷擾百姓者雖極明聖之君亦無如何
蓋徭役既多約束殊難是故奉朝列聖每於巡幸所過州縣往來蠲免其錢糧其
所以蠲免者即所以償前日之騷擾也

觀于乾隆十三年之諭謂市井之事當聽君聞自為流通一經官辦奉亦有益於
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杆格異者京師辦理錢債屢空其法訖無成效祇得以不法
治之云云皆深通利弊語此則非特專制為然也佐治愚言發明此理去精余論之於前矣

夜訪香中不遇是夕觀金塔青馬

六日晴芝兄過即去觀書

妙玄節要云此間所宗要在忠孝五行心藝天文地理醫方卜相兵法貨法草木
千種皆識禽獸萬品知名於此見活佛學者不廢多能
智無形之光也仁無形之熱也勇無形之力也

佛書善言七寶樓閣妙麗衣服飲食及各種音樂女奴香華幡幢等物者
因衆生所重者惟在寶玉衣食聲色之間故亦以是導引之

愛与慈有別愛也者慈己身之樂境也慈也者悲衆生之苦境也故佛斷愛而尚慈
淨土十疑云凡夫發大慈悲心願生惡世救苦衆生無有惡處何以故惡世界
煩惱強無忍力隨境轉聲色所傳自墮三途焉能救衆生是故發心凡夫要須
求生淨土常不離佛忍力成就方堪處三界於惡世中救苦衆生是說也余猶
未見及此今始知之

大弥陀經四十願第五願願我刹土中自地以上至於虛空皆有宅宇宮殿樓

閣云此不知有此理然既發此願當有此理

七日晴觀書

西儒有言曰野蠻之世不得已尊神以取其民故我國古時聖人亦以神道設教
說文示字言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宜示神事也故遇禍福禱祥等字
皆从示謂皆爲神所示人因當聽天命于神者也迨氏智既開講明學字而後知
禍福皆人所自造蓋人精強則天權衰無天權自無神權

薄午凌霄過談

余日來務一願凡与我往來之朋友雖有明知其爲小人者不忍与之絕交何以故曰
小人者天下至可憐之人也不幸陷于昏濁之中無由自拔能使彼常与我親近或能
化導之漸入于光明未可知也今与之絕交是我無仁心矣

說文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爲備無所不順則福之至矣
夜至春仙觀菊仙演劇

八日晴余於春東偏開側門自後出入而閉屋後牆門觀書

依廷玉為一朝元老乃以既老乞休之年戀于旣享太廟之故求崇厚可謂不學無術之甚者矣

九日晴沈伯別來日中與偕至雅叙園共飲哺至晚花園登高晚暮船離余危小寶林家坐有張欲南八年不見矣

十日晴觀書凌晨宵未談余昨日購得菊花數十盞羅置垣下秋色爛然晴陰凌霄去薄莫余出城留東文晚詣石芝蔬食

余年来立願不求淨土惟欲常往輪迴救苦眾生及觀淨土十疑始知凡夫無此心力懼為纏縛不能自救安能救人因復受計欲從事淨土與石芝言及石芝固堅持淨土者也每日清晨誦大悲咒七遍能不起一念亦以是法勸余余固皆誦大悲咒每誦一週心境乃之清涼

旅居海上數年往來之友甚夥約分數種曰學友宅燕生章叔叔符信備曰談友張鏡甫黃益齋李耕餘孫麗軒蔭亭丁叔雅應季中朱琴甫邵季英劉永春曰詩友吳彥復曰道友伊陵齋朱雪卿曰佛友歐陽君道曰情友張冠霞

此間譙會每在北里之中徵歌選舞習為故事不知者以為此男女之樂也余則曰非男女之樂朋友之樂耳斯言也能領悟者猶鮮其人

十一日觀書晴晚詣堪甯

十二日晨大霧樓窗外迷漫一色如舟行大海中俄霧斂稍弱未消薄午始晴

匯東過

我國聰明英俊之士多以不信輪回因果為高即有談佛者亦視為下乘謂不足憑信是則大謬也其言輪回因果則世界眾生之受苦樂報者皆不過數十冥界間適然之事死則已矣佛又何必起大悲心憐大慈悲求所以度之哉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不信因果輪回者自以為智而笑信者之愚不智古今大智之人觀其外固類乎愚也

曾滌管有言曰三家之市利析錙銖百錢通負息及孫子通閩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百金有無不暇計較蓋以此破浮屠氏為善獲報之說謂小善小惡不必有報夫謂小善惡無報猶可若大善惡無報可乎且積小善遂成方善積小惡遂

或大惡者見世之富商大賈黃金百萬者其與人貿易也亦毫釐必較誠以積
微是以成鉅積小是以致大也禍福之於人也如影隨形皆人自主造物豈認
為人劫若耶昨訪任達年不過留仲聾晚稟孫約飲于一品香

十三日晴觀書晚出東文訪蔭亭

伯夷叔齊不食薇餓死首陽山其後又有鮑焦者飾行非世廉潔自奉種蔬充
食人謂曰子惡其居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遂意蔬飢死夫以土為君之
土以蔬為君之蔬抑何重視君而輕視己乎今日公理大明回視古人之行事不直二西
以老桑煮蕪以神木照妖諸葛元遜張茂先何由知之殆以讀古書多也然此等
格物之學不知古人於何考驗而得

十四日晴日中噴齋松飲坐有閩姓者燕人去歲避拳匪之難奔陝西今年日河
南米海上訖跡縣圍此君與內監請燕談及李聯英頗謹心慎微並無跋扈弄權
之事惟其屬下之人不免倚勢橫暴耳昨訪身復石過過信備余前復故叔書云
法果豈必再談遂滿當以亂民相待不意為海上新黨人所知皆譁然謂余改節

有媿朝廷余付之一笑蓋生平力破毀譽一障但問心之安否德之計不計也晚
揚警鄉約飲江南村遇張碩夫魏仲良

十五日晴觀書

本朝歷聖每於天下自舉其親的者輒被譴責以為有邪妄之公則與斯矣之公
則不可也夫公私在人一念之間何由知之當以所舉之人賢否為斷而不同賢
否輒責人無邪妄之公人不服也

政治學提綱論國家之目的全謂目的有二一保衛人民之利益幸福一增長國民之
智識才能

凡國家事之緩者當從公議用民權事之急者當從專斷用君權

忘山廬八是日短垣修竹曰曲院葉蕉曰菜圃鋤雲曰竺窗洗硯曰遠樓斜日

曰急雨寒渠曰水閣聽書曰高齋誦佛

夜詣芝芝石芝方與客共飲客為羅純伯父子善吹笛為曼下之曲

十六日晴寫日記蔭亭過談留午食哺借游味菴園晤叔翁考復

園林之幽深奧曲有饌之溫淳甘美文章之安婉周折三者我國之所獨擅
于世界下也西洲之園林整齊適觀而已無入勝之境有饌腴潔養身而已
無調和之味文章樸直達意而已無傳神之筆

十七日晚叔雅招飲一家春坐有彦復聞叔叔有書復我為彦復所毀不以
示余未及談及有逸滿人甘十族盡贈之鄰為燈之語皆三字句頗含怨意
夜枕上忽思所以答之得四字句云扶桑一姓開國至今談革命者猶而不
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任負已背不聞絕交前言戲之公母怒我杜叔呈下
孫漸頓首

是日酒坐中過自陝西來者曰魏君實湖南人云行在政務駐在都中易辨
因公卿大臣羣集一所有事可面商者無數文書簿領之繁恐回鑿後不能
若其之簡易也

又云行在諸臣有津貼係仁和相同一人而主持蓋善能體恤人情

十八日陰昨得軒復書因又作書答之介軒新喪子彭伯於老境殊無聊

余昨與彥復論果品分上中下曰甘蔗曰荸薺曰菱角曰蓮子曰藕曰栗子

曰石榴下品也曰平果曰丹梨曰柿曰檳曰橘柚曰西瓜中品也曰荔枝

曰蕉果曰水蜜桃曰牛乳葡萄曰橄欖棗曰櫻桃上品也

上品之花發清香以怡人者惟三種曰蘭曰桂曰梅蘭之香清而恬桂之香
清而甘梅之香清而穠

名花之香以悅我鼻美人之色以悅其目嘉肴有酒以悅我舌衣竹象絲以
悅我耳能於一室之內一時之間使眼界耳鼻舌各得享其所樂而色聲香味
畢身焉斯樂也人生之至樂也雖然此惟富豪者居塵市則易致耳若夫
高士逸士惟有聞松柏之香觀雲山之色嘗瓜果之味聽林鳥之聲以娛其
眼耳鼻舌四界而已

聞鐘聲使人思靜聞鼓聲使人思動

是夕出城觀孫菊仙演蘭相如完璧歸趙語之皆根據史記典雅有味
十九日晴芝生逸與偕至少以叔家賀生孫彌月午陰晴同詣其書會

館晚飲于金谷香坐有叔雅房後子言酒罷復至一品香方守上格飲俄
與考復守上二人獵圍過謝清雲家問考復言俄人不願還東三省英德
二國有欲調兵入長江之說其說如何信則必不免矣

余方悟聯華聯俄與從前之主和主戰無以異也主和之辱國聯俄之受欺
人之知不然而不敢不主和不能不聯俄者勢為之也俄人虎狼之國據我
之背兵又最強若稍一開罪則我國莽其腹中矣英日政府之用心路人皆
知豈真能助我耶是故卑辭屈禮以事俄者迫于不得已非樂為之也蓋與
主和之命意同也

二十日陰蚤作大雪晴詣估三簿暮過茂原習東文晚獨飲于九華樓詣石
芝談夜歸余於東文即習閱哲學書近所治者為西洋哲學史分上古哲學
中古哲學近古哲學上古哲學之第一期余盡知其派別矣其派維何曰迷
力多士派曰伊力阿派曰皮地廓拉士派迷力多士派三人曰他力士曰阿
拿奇西孟的羅士曰阿拿奇士梅耐士伊力阿派三人曰廓息那佛阿耐士

曰巴落梅尼揭士曰基濃皮他廓拉派六人曰佛伊勞士曰非拉廓拉伊多
士曰伊睦皮多廓力士曰羅伊奇子波士曰揭睦廓多力士曰阿拿奇薩國
拉士以下所列哲學名人不計其數余尚未覽及也此書蓋與梨州宋元儒
學素明儒學素體例正同蓋海西之哲學素也欲講哲學者不可不知
二十一日雨局與至仲學家吊其祖太夫人之喪晴歸觀書及報馬日記
西國人民凡許其有舉議員之權者必擇身家殷實能出稅金若干磅以上
之人此載在憲法一守而不移也或疑其於貧富猶未平等不知此正國家
鼓舞之妙術也人惟能勤方能致富既富方能有權然則欲爭此權者不能
不謀所以致富欲富財不能不動是故使富民有權者即所以使動民有權
也彼夫終身貧寒潦倒大半惰民惰民者無益于其屋者也其無權宜也
專制之朝廷每以大臣擅權為禁不知其臣擅權固非其君擅權亦非專制
者即擅權之別名也天下之事必與天下人議之專擅于一二人之手者不
問在君在臣未有不敗者也

前見法國律例載有息訟官一職余謂命名之意仁至而義盡仲尼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息訟也者即欲使無訟之意也觀其命名而我國遠愧焉
二十二日晚聞某嫂已於昨晚到此卸裝長發客棧急起作書致汝霖林向干
趁見嫂遂邀善卿孟庚飲于雅叙園坐有張冠霞甫入城修書致蕭免

陳子言弟復為余製志山廬八詠詩云千挺琅玕節偏然趣獨殊山
陽開窗後愁對七賢圖短垣奇境關綠天勝君莫校繪要知珍木多凌

寒九州外曲院蒼蕪猛雨響虛廊疑有蛟龍注萬古一朝昏奔流何太急而
渠危樓若飛隼斜日耀崦嵫待挽羲和馭含情獨坐時遠樓荒蹊杜門

屠植蔬自怡悅索寞對豫州千載有司轍華園濁世忘威名踪却龍蛇
字秦灰有子遺太息阿房事小窗華嚴一卷經三昧無量礙人我而相

忘便為女自在高齋歷興亡話清商變徵多玉塵輪欲盡小劫竟如
何水閣
聽著

二十三日晴詣長發棧日中訪少川叔共飯于金隆間醇王自海外歸

甫入城慕嫂已來俄孟庚亦至夜与抵掌談
孟庚問曰輪回因果之理庸淺人皆信之子高明之士何所見与庸淺人同曰
庸淺人之信也不可憑也何也彼據亂以前之太平也未嘗學問也未嘗閱歷

也若稍一從事于學考知海西格物之理必翻然不信人見其已進也不知實
由太平而據亂也果其人奮志不懈學問日精閱歷加深必又將由據亂而入

太平其信輪回因果當与前無異雖然前此之信不足恃也後此之信乃足恃
也何也學与不學之別也釋典云鑿金鑿金金質本同所以異者已煉未煉之別也

二十四日晴在城外終日消游味徒園過魏仲良感元之晚臨少川叔及匪
東于金隆夜送慕嫂登舟

聞英日二國以俄新約問劉張二者以為然否劉張復力持不可畫押奏太
后太后因電告合肥令拒俄請合肥聞者驚而病甚自与蔭亭談及余謂英

日不能以兵力助我拒俄但為空言以冀我之不信俄不亦難乎夫以我國
積弱之勢何力以与俄抗且東三省在俄手中尚不允其約於俄人無損也

九三

彼惟有永據不還而已矣東三省猶以馬步也若列強欲俄之尤肆其瓜分
我國何以待之而官相形則取其輕許俄約而各國欲均需利益害之四者
也不許俄則俄人不還地而各國將欲其所以為害之大者也請問海上諸君
子甯者國瓜分土地乎抑願各國均需利益乎二者必居其一慶亭亦恍然其言
今日之聯俄非聯也事俄而已俄兵強馬壯形勢利便他國不能與爭我國
不得已而俯首屈節以禮教之正猶韓趙魏之事秦無可如何也能緩俄之
兵使俄不驟據我之土地則瓜分可暫免我能奮自強猶可以回今若與
俄啟釁俄之舉兵滅我也甚易各國既不能助我必不許俄人獨據土地則
爭調兵以取南方而亞陸果無華世界莫不觀波瀾之已乎俄人始恃普人
為助以拒俄不意普人忽變計助俄共分波地此載在史策人上所知也安
之各國外交策皆在利己斷無不利己而利人之事東南士夫誤信英日為
可恃蓋惑于外國報紙之議論而此輩狡諛者之抵英日開散之人亦不知
其政府用心所在也政府所以縱其狡議者亦欲以此要挾我國之人心至

其外交宗旨則正相反然必設虛詞以桐喝我政府者蓋意謂如此則許
俄約後利益均霑有以藉口也英日之暗肝吾已洞見無遺矣惜也上海
同志諸君子而夢之也

二十五日晴昌士過談

昌士備述生平游歷所至如兩廣兩湖四川皆足跡所徧及其間風土人情山川
險要皆躬親閱歷凡星相技藝一切雜術無不習學故能與江湖術士往來知其
奧蘊然嘗出門時囊無一錢而能身行數萬里路蓋其所遭遇皆極奇特故也所
識之奇人偉士甚多昌士為余一言之余勸其自撰游記必有可觀昌士矜力
甚強膽識甚壯其所以敢作遠游者蓋慕顧亭林一流人也

昌士主論必先和兩宮和滿漢和薪舊而後可以言定法余深韙其言
又論學以爲宜由宋入漢蓋先講正心修身而後致力於文字訓詁則學有
根柢而不墮歧途余告昌士曰鄙人甲午以前未開化之時即治宋學堅持
三綱五倫名義及移家海上窮究海西政治家言始一室而為民主今日學

再進復歸於主憲政體於君天子而無所偏不墮新黨人過激之弊猶賴
前日宗學考本也

余謂凡人於天下之書有應涉躐者有應闕者有應請者涉躐不厭博聞且
讀者不厭精

夜觀劇于丹桂園鑄培未登臺時余於萬人叢中持一卷書觀之不異明窗
淨几時也所觀者即譯編之物競論

萬國之商軍或可以隱銷戰禍此佐治翁言之說也而物競論亦有此意蓋
即利害得失在各國之民無甚異同故皆不樂戰爭而願太平也

二十六日兩寓日記內婦女婿下伯眉吳仲過即去晴吳虎自來自蕪湖過談
薄晚張鍾甫先生來訪夜觀哲學史

希臘古代哲學第二期自所謂詭辯學派謂天下有對待之理無絕對之理
其流弊甚大今日夏冰語將智由一流人持無是非之說即此一派人

二十七日晴熱仙過談薄午去豫州亦未談借出中門見旌旗翩翩觀者

如堵詢知為醇邸將游南洋公學辟行人固共登茶棧少選馬車三乘飛躍
而過不知王在第五車因往訪虎臣與同至雅舍園樓下飲盡醉睡至周桂
林家小坐余往習東文夜完臣招飲于林愛香家

是日聞傅相凶信疑為謠傳然傅相一人之身關係大局倘有他故時事必
大受故余雖在歌筵舞座中而方寸已亂對酒不樂

二十八日晴見報紙始得傅相薨逝確信為之大驚因詣張讓三談日中與
秉養共飯于飽德哺歸

以理論之東三省約我國難允俄人列強斷不容利益均霑何以故去年各
國救使館之兵我國與八國開釁也故議和時我國當與八國立公約俄人

入據東三省之兵我國獨與俄開釁也故議和時我國自當與俄立私約當
東三省戰時與各國毫無干涉豈有訂立私約之時在國反得利益均霑之

理倘去歲東南各處占奉偽詔與各國生釁各國入佔我地與俄據東三省
等今日允俄利益而不允各國是救中國厚于俄而薄待各國各國不服宜

也。如東南去歲並不曾問罪各國有與東三省事同者是。此次俄約為一國
與一國交涉之事。豈各國可援例均需耶。如謂一國與一國交涉而各國可以
援例。則乙未年中日戰後賠款二萬萬。對送台灣我國所予日本利益之厚。如
此者。國何不援例均需。此理瞭然。易明。使我國辦外交大臣持此說。與各國中
辯當。無辭以對。俄約雖畫決無妨礙也。但合肥既逝。我國無後支持危局者。各
國屢強橫世界。又欺我國無人。恐不可以理爭矣。天子

二十九日晴。部署裝具。將近。歡迎。母歸。晡。登舟。薄暮。解纜。夜舟中。然燭。觀哲學史。
海西上古哲學之第二期。首說辨學派。凡三人。曰伯羅他。廓拉士。曰廓落者。阿
士。曰飛摩皮阿士。而索格拉的名。噴。立於此時。出焉。其後又有小索格拉的派
別。為四小派。曰米克阿拉派。其人名馮伊曰伊力士派。其人名佛曰犬儒派。其
名安著斯曰奇力耐派。其人名阿力繼索格拉的。其音曰柏拉圖。柏拉圖之甥
斯波衣西。學博士。又創查阿克河。基穆衣阿。學派。其後起與索格拉的。柏拉圖
並稱者。曰阿力斯多的離士。

三十日晴。舟中觀書。

轉回之說。是教所不道。然當西歷紀元前四百餘年。希臘名噴柏拉圖。宇宙
所論。中有云。人之靈性。自高等世界降而入於肉身。如一生純粹。無過。則死後
復歸于高等世界。若稍不純粹。則或再入人身。或入動物身。云云。其為此說。固
在佛出世之後。並未援引印度學派。乃據可知。其佳心得也。景教出。昌言天
界地獄。而不主轉回之說。此其說之終于不圓也。

柏拉圖申言其師索格拉的。之概念論。謂概念既是吾人之真正智識。則所謂
智識者。必以客觀之外物為證據。方得謂實現之觀念。此即心物交合論。乃吾
意正同也。乃阿力斯多的攻擊。以為觀念無運動力。不能造成現象之原因。
遂標明特殊性。噴以為必有造化主。為萬物始基。不知實非對針之駁難也。柏
拉圖之言。專論為學之宗旨。當以一心取萬物而已。阿力之言。則推明萬物所
由運動變化之原理。與柏拉圖所說。毫不相涉。何得云攻擊。何得云駁正。其師之說
夜。每至拱宸橋登岸一游。仍歸宿舟中。

十月一日晴平明入城見母及姪皆無恙日中詣星埠留午食晴往九曲巷見春卿
余前於權卿前辨明俄約之當畫聯俄之非失計於是上海報紙遂不敢復以
俄黨抵李文忠矣聯俄之主和既皆不能咎公則公為完人奈何又咎其甲午
用人之失當以致敗名如二十九日新聞報之編者大可笑也夫海上主筆之
人亦抵新黨言受法者也甲午之敗敗于不蚤受法法不受人材不出安有
者必其不主受法之人也不意海上新黨主持以議乃亦樂頹固之積習為
是矛盾之辭隔膜之語真咄咄奇事

報紙又譚西人責文忠無廉節之風是蓋以家之貧富定人之貧廉也須知
善理財者雖廉可以富不善理財者雖貧可以貧以貧富定貧廉俗人之
習見耳不足與辨

二日晴仲恕來談燕生亦踵至繼論時事夜深始去

余無新舊之見惟以學問之進境為新舊何以知其學之進則以其善受

也善變者日新月新不守者謂之守舊可也上海同志諸人惟余之儀論見
識最善受故惟余可無愧為新黨

李希聖政務處條議明辨謂變法雖搜括無害不守法雖不搜括民不免于
坐困余謂其言近是而有語病蓋外國取財于民非搜括也民自公舉一人
斂令眾人之財以待官家之取故無騷擾之弊今謂受法則可以搜括此王
安石之受法也民受其殃矣

王安石受法尚專制不取決于公議病根在此條議短之甚是而李希聖
祖安石余所不服也

杭州諸老以事俄約病余故於求是書院事肆其阻力及湯藝仙致書藍
舟丈以余所約三章程告之於是諸老始大悔而勞王初已就求是無及矣
三章云何一章程公議一年月出入款項貼出示眾一試辦數月如輿論
不合即行告退

三日陰晴雨觀呂新吾先生呻吟語

呂先生云一則見性兩則生情故知情生於對待者也

理自理性自性宋儒謂性即理因有義理之性之名不通之論也性且能混
理而言之又氣質亦與性有別宋儒亦混而為一之故又有氣質之性之名
皆辨之不細也要之性無善惡其順義理而行則無不善任氣質而行不免
于惡

俗云善養兵平日用兵一時余謂集義平日用義一時

呂先生謂重心最難除凡矣熱念驕於念華美念欲速念浮薄念聲名
念嗜重心也至論

先生甚愛為籍無聲業此一室之趣余謂其人難於靜中自得者不能
薄暮有求是書院學生二人來訪一許姓一沈姓皆出色特班生各手日記一冊示
余余且讀且與剖析名理而君議論皆精頗有與余合者

曾兩讀沈許日記許君讀福一謂古今學者但有直觀世界未有橫觀世界
者故學理但有日進後人無不遠過前人今世人專教主義反不視教主義也論極新闢

書素將挽李文忠即前年所撰二十八字

文數未談晚介石叔通及汪叔敏皆來痛談

世未有不通政治之本原而能辦一小事者故往來平日談民權稍得志必
用專制其病由於政理未精不知君民合構之道而欲偏用之皆是誤事也

今日海內黨派有四曰宣法黨曰革命黨曰保皇黨曰逐滿黨宣法黨者專與
阻宣法者為仇無帝后滿漢之見也保皇黨者愛其能宣法之君捨君而外皆
其仇敵也革命黨者惡其不能宣法之政府欲破壞之別立政府也三黨所持
皆有理惟逐滿黨專與滿人為讎雖以宣法為名宗旨不在宣法也故極無理而品最下
者日徽陰將出門勉齋來遂引至客室坐談

以上制下謂之壓力以下抗上謂之漲力平等之人相拒謂之抵力一國之中三者皆
不可闕也蓋無漲力則君權過其限其上無壓力則民權過其限矣平等與抵
力則自由與精限矣

徧過親族家薄晚歸樹珊來談

余數年來胸中所鑄成之條理甚多故與人辯論時用之如堅甲利兵無往
不戰勝而平日但織于腦筋內有如銅牆鐵壁不可動搖
六日晴將侍母返海上日中登舟時至拱宸橋薄晚放行
夜舟中燃燭觀呂新吾呻吟語

凡人之學問及國家之治化其進也必漸其退也亦必漸呂先生之人情所易忽
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故余自名曰漸

新吾先生亦主持空法談民主其論政法救弊謂此事動為世人所訕笑不
曰天下本無事安常無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
弊瓦解崩而後付之大命焉又曰人君與民豈可與氣不相通心知不相
及又云愈上則愈替其聖蔽者愈愈下則愈聰其見聞者真故語見聞則君
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百姓又云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七日晴舟中與母閒話一夜行黃浦中燭下觀書

戴記所謂天下平即是平等之義古先生云平字極有意味蓋世間千種人萬
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此
之謂平非等尊卑貴賤大小而指之也極有精理

古先生云聖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後世乃以天下之命易一身之尊悲夫吾
不知得天下將以何為也余謂教語可括盡梨州待訪錄原君篇鑄萬潛書室語篇
又云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
証之而人莫敢辨余謂教語善狀法家政體內之氣象

又云夫禮也者嚴于婦人之守身而疎于男子之縱慾亦聖人之偏也先生能為
此語其膽識千古矣

八日蚤陰昨夜舟至滬余已眠平明入城俄母亦乘肩輿到家行李隨至向午訪
應李中于宮舍時訪者復譚微雨溼衣晚與李中共飯于金陵

余最愛前人格言有所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志趣月到
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大丈夫不可無此胸襟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

可無此度量珠藏澤日媚玉韞山金輝大丈夫不可無此德藉教語是日書以示石芝
九日晴朱雲卿過譚留午餐

虛空之中能建立世界為諸神象之所居釋典中每言此理不敢欺其必無
蓋至虛至實相依而立也

道家之術其說已古此多為世人所不信其信者又墮入外道福薄則然也
聞西人近創有機化學能造活動之人有知覺能飲食但不壽耳余在杭州
見平陽評學生日記始知之前所未聞也宇宙間理真有無出愈奇者
薄晚訪匯東譚夜歸

十日晴陵齋過談

聞都中肅王近管崇文門稅務厚增辦事人薪俸而自不取一錢曰吾有莊田
歲收至養府中人莫以故崇文門稅務日益旺或此猶商務未大興之時也若
大局定後貿易往來者日多則所收何可量耶最故得材幹之人易得廉潔之
人難得廉潔之人易得廉潔而能體下情之人難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

志不百廢俱興耶余有友人丁問樵方為肅王所賞識曾有書告我矣

十一日晴觀書仲巽過談

觀格致報載外國人有睡至四十日或半年始醒者識者謂人之睡也以周身筋
脈之縮筋脈之縮則人可以久睡又云有耐飢之藥水服之可以數月不食但身
體不免消瘦耳

仲遜在湖州演說有二語云人有身則不患貧但問其身所行者何事國有民
則不患貧但問其民所辦者何事余為助一語曰惟有勤而已矣能勤則富
十二日晴詣叔雅談甫詣茂原習東文夜叔雅譙余于迎春坊余觀哲學史

哲學家所以異于宗教家者宗教以敬神為主哲學以察理為主余謂即佛家止
觀二義敬神止也察理觀也

古今學派之大本端不外心物知行四種問題總括之以二字曰虛實而已虛實
不可偏重余所持如此

龍舒淨土文云佛嘗謂阿難云人有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為惡死生天堂

者阿難問何故佛言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盡前世之惡已盡也
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盡前世之善已盡也忘山居士曰由是觀
之則人無論君子小人尚欲從事習量學者不可不懺悔始善也今生雖無大惡
安知前生無重罪故占察往今人刻木為三輪日占宿世所作善惡業多少如
惡業多厚者不得即修禪定應當先修懺悔之法因宿習惡心猛利若不懺悔
令其清淨而修禪定智慧者多有障礙不能剋獲此修佛者不可不知也
十三日晴終日不出觀書

淨土家言經云諸佛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心想佛時是心即起三十二
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忘山居士曰此眾生心與佛心通故海西人
所謂以太太者即諸佛之寶點也人有此寶點故能與佛法界身通
又云臨命終時一心不亂稱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乃至極惡逆人臨終
獄火相現十念生淨土者蓋仗我稱佛名號滅神一際之功承佛連疾救護大願
之力如壯士正戰陷圍得一勇夫與之強弓銳刀良馬善策即便躡身突圍而出

忘山居士曰佛家教人持淨土者猶之景教使人敬神能歸依神者雖有罪過
可以消濯死後不生天界與所謂誦佛號者身後得往生淨土無異

淨土十疑論云設令具傳凡夫得生淨土邪見之毒等常起云何生彼即得不
退若彼有五因緣不退一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持故得不退二佛光常照故
菩提心常增進不退三水鳥樹林風聲樂響皆說苦空聞者常起念佛念法念
僧之心故不退四彼國純諸菩薩以為良友無惡緣境外無神鬼邪魔內無三
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生彼即壽命永劫共菩薩佛齊故不退也忘山
居士曰嘗聞吾友居是之言謂淨土者佛家之大學校也求生淨土者求入學
校讀書也國家設立大學校不得濫許人入讀書必由小學校中考驗其材質
之可造就者然後許入既入之後則其學問不患無成

十四日晴與鍾甫先生飲于金谷看坐有三郎晴造宗芝棟談俄詣味菴園海上
人士莫不以此園為聚集之區然皆注意于安壇第而舊園平蕪千里處往來
與人惟好是嬉車者輒游戲于平茵之上即有一二品茗者不過坐廊下而屋內殊

修雅整潔則無有過問者余性與俗人相反往人棄我取故每至味菴園必坐其老圃之屋內覺有蕭然物外之趣是日方獨坐榻上習靜忽見叔雅自外來蓋前日與余相約故縱至也叔雅與余談及前日所見之饒石頭謂生平第一知己蓋石頭得當文正遺傳觀人之法以為曷年海上所遇新黨無有能成大器者惟叔雅則不可量將來必任專閫而所見一切人材皆為所用云叔雅眉宇有奇氣目光奕々余謂其言可信

晚訪匯東見其所撰挽文忠公聯云旌麾編歷瀛洲快乘風破浪歐美縱游觀昂藏天上神仙談笑一時仰丰采梁棟能支大廈痛志決身殲江山勤補綴辛

昔生年籌策是非千古待詳論
夜觀三郎演新安驛風姿不減當年
十五音晴銘船過漢觀書

美國伯蓋司政治學云人類有生之初惟能建立民族國家而已待民族國家遍播全球而後世界國家或有發現之一日忘山居士曰余生平熱心注目于世界

國家之未能安全全球各國皆為主憲政體君皆公舉民能參政有商戰而無兵戰凡居世界之人得以餘暇講治各種學問使慧力能力日增而長保和平之福是謂大同不知何日得見此世界也

日本井上毅各國國民公私權考引脫沈生解釋白耳義憲法之言曰凡國民不問其為何種族於外國之執國務無不悉之往古之慣習為今日憲法原之胚胎者其禁止尤嚴在同一主權之下非有特別交互之約束者甲州之住民不得任乙州官職一市一邑之吏員惟其地之住民始得選用云云忘山居士曰此法本合于公理乃我國後世人主防民之擁地而叛也遂不許本縣人任本縣之官並不許本省人任本省之官甚至南北更調用人卒致居官者多不諳地方情形而假其權于胥吏為害百姓良可悲也

晴習東文歸訪謹齋于旅舍晚共飲于九華樓縱談夜觀樓
十音晴勤甫來談晴叔雅過晚觀書

英國有一良法凡平民之有才識資財或勤功者皆得列入貴族而貴族之

子弟則以次降入民籍蓋如是則人民有入貴族之望必爭自濯磨以圖榮貴而貴族子弟既降入民籍亦必有所執業不至于游惰素餐事見德國李士德理財學余謂深得鼓舞國民之法

余前論辦理外交不可無以民權固矣然近見日本島谷部銳政治學提綱有云締結條約固為君主之大權而條約之細目有不可不待議會之審贊者蓋因執行條約之故或不能不增損法律法律為不為議會承諾則條約即歸無效云云余於是又增一識

十七日晴日中詣叔雅見饒君石頑石頑與余譚良久即顧叔雅曰此君家境必優于足下余先試下此斷語聽否叔雅與余皆大笑石頑遂謂余曰君心術正大將來可由部曹至兩司督撫則不敢許然必能做事且富貴福澤享之終身因相與作他語復論及爭俄約事余謂頑石頑曰當日難為此事慷慨登壇名震海外然及今思之非但無益尚懼有損蓋前因不明時勢今瞭然矣故深悔所為石頑始不謂然余為辯析種種石頑亦無以答既而曰君之悔也何所畏

乎曰余不畏禍也惟懼瓜分耳石頑極言決不至瓜分余終不敢信因曰余非悔演說悔認錯題旨耳蓋余生平立身行事但問吾心之安否不顧天下之禍福毀譽也在頑默然良久曰余誤矣此君非寄人籬下者豈兩司所能容耶頑謂叔雅曰與君抗衡矣但君住邊疆此人則腹地也將未必可有益于國有益于民為地才所愛戴者余曰君既許我做事則我國除督撫外無有做事之權矣若我官僅止兩司則甯高卧忘出廬不出相顧一笑遂辭歸

十八日晴觀書待謹齋不至晡往留東文薄暮詣琴甫繼譚

生平所交之友各有專長以雄于世燕生以詩雄卓如以文雄枚叔以記誦雄秀復以氣節雄惟余以義理雄考証闕博章故叔文雅縱橫宗燕生才辨英舒梁卓如理想沈虛孫仲愚志行卓犖吳彥復

夜與琴甫觀劇于丹桂三郎未出臺時余靜坐觀書

古代理學之第三期曰斯記河學派曰伊氏他儒士學派曰懷疑學派曰混今學派其第四期曰新皮他廓拉士學派曰皮他廓拉士他柏拉圖學派曰

猶太希臘派曰新柏拉圖學派

中世哲學分二期曰教父哲学期曰煩瑣哲学期教父期分三種一尼琴衣
阿宗教以前那基士派護教派之教派二尼琴衣阿宗教會議以後之教父
哲學家煩瑣期內有創立時期實在論名目論之爭論有全盛時期中古亞刺比
亞哲學家及猶太哲學家有衰減時期

中世及近世之過渡時代曰古代哲學派之再興曰伊大利之自然哲學派曰政
法及法律學派曰佛蘭西之懷疑論派曰獨逸之神學派曰自然科學之創立
十九日晴晡至中外報館與穰仰維譚晚在是處屬飽食夜詣丹桂觀書
海中西近世哲學過渡期中所謂伊大利之自然哲學派者有基羅拉磨克
阿蒂地那氏達自然哲學之二原理一所謂原理物質是也一能動原理世界
精神是也運動之原因曰引力曰拒力所謂引力拒力者即不外愛憎二力志
山居士曰此說與余三年前所發之理正合余謂世界之成必有對待有對
待則有愛力拒力愛之極而淫怒拒之極而殺起

政治法律學派廓羅奇福士分法律為二種一人為法一自然法人為法者即
歷史中凡民任意而定之契約自然法者以人性為基礎永遠不變化者也志
山居士曰人為法者所謂刑罰政體貴族政體立憲政體之區分也自然法者
即君臣父子君盡職分仁義禮信確守範圍是也

西國古有懷疑學派其論理之目的常列為二無一定之是非然亦嘗不講
躬行實踐故其學派猶可以立如過渡時期佛蘭西人米西衣羅及孟定二
公是也今之持無是非論者多侮視修身學其弊尤大

二十日晴寫日記訪伯刺于長發客棧晚僅齋招飲于小普慶石愚
于東帶芳伯刺叙于清和之皆設酒款余是晚見仲英不在湖州學堂
演說而余中有我國以病為身以債為家以弊為政三語余曰不知衛生
之學故人多病不知理財之學故家多債不知強民之學故政多弊
二十一日大風陰晡雨甚甫借其徒來即去余冒雨訪匯東

余與人言不出四種曰有理曰有情曰有趣曰有交涉外是則不發一言

前論上海有三苦是晚與滙東談及又得之樂一道路平坦之樂一消息靈通
之樂一避亂免禍之樂前論人生有三樂若又得三苦一聽俗人談論之苦一
性急於望之苦一瞻顧禍福毀譽之苦前自題獨立圖一聯鍾鍊字的越三
甲年任與教人商改今始改聯云掌中七萬里圖浮此身非小眼底五千
年史傳我壽何長

滙東嘗為燈船中撰一聯極佳聯云每管欲問誰料今宵任管嗷嗷應有
魚龍潛總會心在遠看此際波濤盪漾試參水月前身因

滙東今年完要金擬贈喜聯云翻濁世佳公子落清閨女丈夫

二十一日晴風冷張子虞太守過談日中樓仰拾飲于杏花樓坐有念叻益齋
誓心翁生又湘潭羅君頃巨相與痛談謂四書文已廢誠無用之物也然我
國數百年間全精神皆聚於此不可不擇其中宏深粹美之作存之以為
將來之紀念補賜觀書

杜氏通典載匈奴單于以女為糧妻產子漢威為高車回後漢書南與傳高

車氏以少女嫁樂飯負入南山生一男一女遂為今長沙武陵蠻如此類事載
于史者不少由是後人遂確信外夷皆非人種不知此等說皆我國人臆造以
示輕賤彼種之意蓋於本國之帝王則往尊為神種如玄鳥生高辛果呈祥
之類於他國之人則目為獸種如狼生犬生之類皆與種不可信乃通人學士
公然援據以構成種族之見抑何陋耶且既信外夷為獸種則於本國自宜亦
信為神種耶言之可發一哂

二十三日晴觀書寫日記

余早年曾作絕詩理境極高惜有聲懷習氣今乃改良其句語錄下

歷盡榮枯萬劫未六時淵默鎮風雷恒河水發朝見了覺吾心非死灰一

卷釋嚴鷲幻夢三千世界破虛空霎時大海浮漚起誰信靈光萬里通讀釋嚴

磨磚難為鏡枯坐不成佛靈山龍女珠光照大千國讀法華

張鏡甫先生為題忘山廬六詠

數竿便作渭川思風雨滿靜對宜莫放檣高遮望眼丹山仙有鳳來依短

竹似徑橫庭數丈延難花疎處種蕉聯涼陰便可移牀坐誰信紅塵有
綠天曲院小沼天然曲繞廬最宜檻外雨來初潛魚爭起當新水勝晨

南華樂事圖意而誰家傑閣轟蒼冥碧樹丹霞鳥背明何石登樓羨王

築斜陽為我綴詩情遠接斜日城居播事若難諳何幸開軒園在南漢史殷

勤餉新菜四時光獻北堂甘菜圃元精耿洗滌潔大塊文章飽眼中

硯之良布有活未敢臨池輕澆墨祇愁得水便成龍於窗塵緣露電淡

相忘爭奈瘡痍觸日傷吾道已窮天未厭欲將悲憫證空王高齋年來

不敢輕投子金為都因一著差誰料池邊擺袖者熱腸更比局中加水閣

二十四日晴筠青過日中出城訪陸醇伯俄至阜豐公司午飯留坐觀書

近世哲學之第一期即康多以前諸名人之經驗論合理論二派創行驗

論者曰畢孔繼紹其說者曰陸芝廓曰皮伊漢曰巴廓羅創合理論者祁

克阿庇鐸祖述其說者曰施拜那渣曰未薄尼華曰倭止佛

陸芝廓之哲學分認識為二種一直覺之認識一證明之認識所謂直覺

者即樸實說理是也所謂證明者即援引經驗之事物以為證是也

二十五日晴觀書

冠服之制自漢及明數千年相沿無甚改定雖違金元初循其因俗其後仍用漢

唐儀式蓋至本朝而後大改前制考古者不可不知也

佛為象生有八萬四千煩惱故設八萬四千律儀蓋與國家之律同其繁密夫

觀佛三昧海結中祇物理裏真金之聲令人發深省說見十

晚与友芝偕赴羅醇伯之燕醇伯父子吹笛度曲俯飲肴饌豐潔

二十七日晴觀書

所謂平等者在精神而不在迹象若欲并跡象而平等之勢必至無貴賤無

貧富於是國民與所款動無所鼓舞則流于怠惰而學問智能皆將退化大

有礙于文明之運

既有迹象即萬不能平等如一身之中耳目在上手臂在中脛足在下一層之中

棟樑在上戶牖在旁砌礎在下其清其次序則不致為身与座而况國家反無尊

一〇六

卑貴賤皆享自由平等之福吾則謂為無尊卑貴賤則人不能享自由平等之福何也
天下之大庶民之衆有勞心者必有勞力者有治人者必有被治者有德挈其綱者必
有引領其目者而後一國之事可以理若一概破除之則人与人不相維繫不相但微
欲國無亂得乎國亂則無非強凌弱眾暴寡而已民安得享自由平等之福乎
二十七日晴往留東文院飲于金谷香坐有三郎及穰柳夜歸觀書

自由二字与易乾卦元亨利貞之利字同義所謂利者以美利利天下公利也非
私利也所謂自由者欲使天下人之自由非縱一人自由也利一人而不利天下
則利可恥一人自由而礙天下自由則自由亦可恥

二十八日晴余偶成七律一首曰賦歸

獨立湖階觀戰鬪忽傳雲海動旌旗九州狼虎雄風在一局樽蒲冷眼窺國
勢縱橫難豫測天心殘酷不勝悲請看用九犀龍日便是人權戰勝時

是日星期訪彥復借游味苑園過叔雅
二十九日晴觀書

有明風氣重文輕武本朝雖文武並重惟於有勳勞之武臣則重視之若
注之由科目進者仍為人所蔑視此風不能改也聞諸海外歸者云西人
亦有此風蓋武臣除兵略外律一無所知宜其見輕于人

滿州舊稱滿珠三韓者三汗之馮唐時所稱難林即今吉林見東華錄乾隆
甲十二年諭旨

本朝高宗隱然自比漢武故於北史文苑傳題斥漢武名者大以為非

弓刀石為武科進身之階當乾隆時已知其無用然而不能不以此取士者蓋
与文科用八比之意同也觀於乾隆四十二年之諭以為烏槍難制勝要器而
民間斷不宜演習山東王倫之變幸庫賊不諳放槍易於勒滅此頭而易見者
然則朝廷之用心亦顯而易見矣

補寇霞過借出街闊步俄登城堞一望萬家煙火蒼蒼然因此行至大境樓
小坐晚歸夜徐錫臣約飲于花文寶家与楊采南痛談

前於樓聯叢話中見有某感慶聯云竟齊生湯武淨五霸七雄丑志耳其

餘拜相封侯不過執旗呼擁稱奴婢四書白五經唱諸子百家雜說也此外
咬文嚼字大都沿街乞食鬧蓮花

錫臣云人不可明白但可糊塗糊塗樂明白苦余曰人不可不明白明白之
後能不問已過未來但知有現在亦未嘗不樂

三十日晴觀書

路駱氏鈞論云法律雖可保護利益而無予奪之權然則予奪之權不屬之
君而誰屬乎既有君則不能無尊卑上下矣蓋君不尊則無權不能統馭全
國故尊也者權之所集也或曰人君之權眾人授之君安能獨尊曰常人之
權止于一身一家而君則兼握萬身萬家之權其權自重于常人權愈重則
身愈尊無疑也惟人君能尊不自尊雖執予奪之權而仍聽命于輿論之趨
向此易乾用九羣龍無首之旨然過勤大難定大疑亦當排眾論以獨斷者
君固有此權也不然何貴有君哉

日中仲巽招飲于聚豐園坐有言復和雅念勿信齋穰卿

補詣惠東遇楊宋南觀惠東為余題忘山廬八詠詩

風弄綠衣瘦露凝翠袖寒隔牆何處是日報平安短垣窗紗分積綠古徑

碧石出窺虎休尋夢孤燈聽雨秋曲院萬木靜無聲汲涵星月朗忽驚風而

來溪流作泉響急雨夕陽度西嶺輪奐絕遙輝吾亦吾廬愛開窗天外歸接

斜鑿甕研陌首嫩甲生土香溪水碧帶月一角輕菜圃日光閒疎影春

冰玉壺新石古痕微瘦磨穿絕點塵竹窗淨心持妙法斗室梵聲聞世界因

緣轉精靈天地間高齋臨流觀逝水靜裡玩閒聲黑白了記江山一局爭水閣

光明与淺露相似深沈与陰險相似精明与刻薄相似渾厚与糊塗相似豪爽

与浮彊相似謹慎与畏蕙相似是故光明而能深沈者自無淺露之病深沈而

能光明者自無陰險之病精明而能渾厚者自無刻薄之病渾厚而能精明者

自無糊塗之病豪爽而能謹慎者自無浮彊之病謹慎而能豪爽者自無畏蕙

之病

惠東云學者尋理猶礦師尋五金蓋礦金自在地中真理自在眼前

十一月一日晴觀書

東華錄乾隆四十三年論立儲一論可謂明白痛快如云漢文帝最賢並非嫡子使高帝令其嗣位何至有呂氏之禍又如唐太宗為羣雄所討明承樂亦勇略者則使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則太祖不立建成而立永樂則元武門之受命亦時之難皆無自而起何至骨肉傷殘忠良慘戮此立嫡立長之貽害不大彰明較著乎由是觀之則本朝之立賢不立長已有官天下之意矣

又云億萬年後或有拘泥古說復立太子者必不能安然無恙及禍患既生而始歎不悟朕言悔當晚矣今日義和團之受果應高宗之言
宋趙彥彬為貴溪令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白尊名言也

二日晴寫日記終日

余生乎自負有三絕一作摩索字一唱詩一說理

人后世界上仰給日光熱以遂其生存者也入夜則日沒而無光於是出

燭以代日之光入冬則日遠而無熱於是圍爐以代日之熱

西廂石頭二書皆小說中著名者也西廂之詞以寫境勝石頭之文以言情勝
金聖歎善批小說世稱其才之大然余觀其語多枝葉正如長林豐草有天
行而無人治

三日晴觀書

我國古說謂天積氣所成彼國不知離地面二十五里以外已無氣矣如執
氣為天則人日游天中而二十五里以上出空氣外名曰太虛而非天矣然
則太虛中凡一世界即一天地世界如恒河沙數天地亦如恒河沙數古人
言天地大之極矣今人言天地小之極矣今人之眼界胸襟較之古人益大
至無量倍不亦奇耶人於晝間居此世界不能見別世界惟於夜暗時則三
千大千世界皆在目中是人在問之眼界大于晝間也余嘗賦太虛歌有
云明星大如眼世界多如沙

呂新吾先生云勢之所往天地聖人不能違也而聖人每與勢忤而不肯甘

心位之者人事宜然也忘山居言曰勢即是天行與勢忤即是人勝天
又云秦以後是一截世道其法却之而已愚之而已又云漢以後是勢利世界
皆千古傷心人語

四日晴觀書

回教景教多因爭教而開戰禍獨儒教行于我國從不聞與別教爭戰者
人少為儒家有教理而無教權余則以為儒教實未行我國所行者法家
之教也周末諸子競爭法家獨戰勝為人之所崇尚數千年來無不法其
意以馭天下若夫儒墨之家特為法家所驅使耳世治則用儒之禮樂詩
書世亂則用墨之赴湯蹈火皆奴隸于法家者何足以言行教更何能因
爭教而與人戰

佛家之旨非淨非穢非實非虛非空非不空非有非無非有我非無我故宗
鏡錄云二乘雖斷人我常被無我之所滯外道謬認識神恆為妄我之所輪轉
夜秉燭寫日記忽成一聯聯云黑夜雲開忽見三千大千世界若海夢覺不忘億劫萬

初輪回

五日晴見中外報載美國某報館論李文忠與余所見不侔而合即為白其聯
俄之苦衷也美國人最能持公論其心平其誠遠文忠薨時都中各國使館無
下旗者惟美國下旗余謂美國下旗文忠可瞑目矣何也美國世界上最公正之國也
文忠於古人無可以者惟春秋時鄭之子產可與頡頏蓋其弱國處列強之中
能安內和外支持數十年為敵時之相古今祇此一人
美國人稱文忠法國之才不下俾士麥克信然

六日陰風余前錄日記中四說一無父無君辨一自由平等辨一福修身以字一編

君權民權此說詞句略改非日記原文送中外報館遞至今日始為登出新黨人見之氣缺必

為稍挫然於此輩人固大有益也蓋近日偏激之論風起雲湧中于後生小子腦
中流毒無窮余此編出或冀稍有挽救

自由于一人權限之內不礙人之自由固可許其自由矣此一人權限之內亦有時
不可自由者譬如未成丁以前不聽父母之教不受師長約束必至曠廢時日荒其

學業一無成就既成之後不守名賢遺訓不納朋友箴規不至縱欲敗度自戕其身自破其家二者皆自由一人權限之內無害于人者也然而足以自害矣害人固非自害亦非他則必如何而後可自由乎以合理與否為斷合理者可自由不合理者不可自由

七日晴訪叔雅維談晚飲于雅叙園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孔子言今有自主之權也已欲主而主人已欲達而達人孔子言平等之義也從心所欲孔子言自由也不踰矩者自由而不背于理不礙人之權限也凡海西大儒所發公理與孔子之言若合符契可見道理本來一致何有新舊之別今日我同志中往高談新說而鄙薄孔孟不知其言實不能出孔孟範圍中人可輕視耶

法國當君權橫暴之後民日受壓制凌虐焦然不能自由故路騷創自由之說以蘇民困我國今日之君非若法國之虐者也其民非若法國之受壓力者也但朝廷政體未變上下之情隔絕不通國日以強民日以貧而已其民

固未嘗不自由也何也盜賊橫行于路土豪武斷于鄉納賄以行私者滿朝弄智以欺人者盈市皆我國之自由民也自由之效亦可觀矣我輩所以欲改公法扶公權者正懼其自由太甚而思所以防止之豈可復昌言自由以助其焰耶是知自由之說在法國當日為療疾之良方在我國今日為毒病之毒藥或曰我國向之肆然自由者皆小人也今日談自由者皆君子也小人不可自由君子不可不自由曰吾未見無君無父之人可以號稱君子也吾未見不治修身學者可以自居君子也夫自由之說為人而言非為己而言也故君子之待人也唯恐人之不自由其律已也唯恐其自由使先以自由自待必多不顧人之不自由非小人而何

八日晴陰亭過侯圃去觀書寫日記

奉朝一祖二字與漢之文景武三帝略相似而才識遠過之使生於今日必能受法開立憲政體者蓋雖高寬高嚴嚴與同寬雅正用嚴乾謹寬嚴並用各異其趣而宗旨皆在愛民也惜也專制政界內愛國者惟一人無助之者可悲耳

今日之談自由者佳。欲借此二字破除一切範圍拘束任意妄為遂其所欲以為快此大謬也。夫人立身世界上雖不當受人之約制而不能不受公理之約制。公理之在物也千條萬緒有物若日星者有細入毫芒者凡人一舉一動一頓一笑莫非公理之所貫注。人而欲自由也必自審在公理界內則可若出乎公理界是為妄行何得託名自由。

九日晴。李英過談為言都中情形甚甚。日中去館後觀書。

朝廷既許各疆臣任土作貢謂所以通上下之情即斷不能禁疆臣受州縣之餽遺如乾隆四十七年御史鄭激之奏所謂自相矛盾也。吾嘗讀後漢書而知卓太傅之識過人遠矣。

晚詣琴甫見查孫子規傳作四辨歌意。余日記擬列入譯社編中。晚在惠東處談前在張讓三案頭見李文忠致盛宮保書蓋錄孔壇中語也。文忠自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孰知竟未已也。此事人皆謂不可信而余深信之。

夜復詣琴甫談論平等。余謂可平等者精神不能平等者跡象跡象之不

平等所以保精神之平等此理至為深細今日之號稱新黨者莫能解也。與琴甫偕至春仙觀優。

十日晴觀書。

或謂人之自由不可越公理界既得聞命矣至於舉動嘲笑間猶有公理防閑不得自由之說而持此乃過乎曰此說至易明也。譬諸有人揖我而我傲慢不答此舉動自由之越公理者也。見袁麻哭泣之人對之大笑此嘲笑自由之越公理者也。何在而無公理乎。何在可越公理自由乎。自由而不顧公理所謂任天而動任天則天有權而為虐矣。以公理防閑自由者所謂以人理與天欲爭戰奪天之主權以與人也。公理本乎人心之自然故人理可許其自由而天欲不可許其自由。

要而言之。一國之中苟智者許其自由愚者不肯者禁其自由一人之身為善許其自由為不善禁其自由。苟智者為善之所以許其自由者以能有益于其身及其身也。愚者不肯為不善之所以禁其自由者以能有害于其身及其身也。

夜詣石竺談觀優

十日微陰潤錫侯來談

談新舊不論是非今日浮浪子一大弊也夫是非之所在公理之所在也無
是非則無公理既無公理則此世界或何世界我輩所以痛心疾首于今之
世界者謂其有勢利而無公理也諱明公理尚不足敵勢利之競況不論公理乎
一切平等有何種族之分故知凡講種族者皆我列平日自尊自大之惡習也
錫侯云調和滿漢可乎余曰言調和則猶有滿漢之見存莫如無滿漢
余今日曰無黨曰無新舊無滿漢無唐后無君權氏權惟善惡是非則不能無耳
觀書我國三綱之說所以大認者欲使父子軒輊其父母夫父母平等豈可判尊
卑且母之恩尤重于父尚不較恩之重輕則可乃反欲尊父而卑母大悖于理也
如本朝乾隆五十三年諭稱為父子者過其父設母至死事自當容隱不言若父
被毆死經官審訊應據實訴出此綱常大義也云云余謂人子處此當一切容
隱無分父母方為正理豈得于生我之愛橫生分別高宗之為此補亦誤隔于三

綱之謬說也

夜魏誦梁招飲于迎春三街

十二日星期誦梁來訪同出城聽于金谷香待冠霞不至晤偕至陸素娟家
獵園見垂髫女名金蘭者鬢秀可愛夜聽于洪蘭生家飽食即歸

十三日晴觀書

漢馬少游願乘下澤車騎款段馬出入鄉里稱善人唐杜佑願致仕之後買小
駟飽食跨之著粗布衣入市看盤飧僂僂此皆不愧為宇宙內高人
人居官無驕貴氣誦書無迂酸氣為將無穉悍氣甚商無市井氣是皆能有餘乎其外者也
凡老年須有少壯氣女子須有丈夫氣優伶須有貴介氣倡伎須有閨秀氣
天下凡民中之最可貴者無過于營商務農勤儉致富之人最可賤者莫過于
飽食嬉遊無所用心之執袴子弟

石頭記鬼女史也水滸英雄傳也西游記妖怪史也聊齋狐鬼使也四史皆於小說
中各開一境界

晚訪李英借至維新園俄產復如昨雖主留飲夜觀優

十四日微陰語少寂甫歸自京師云在大沽舟欄淺者十餘日甚苦跌歸無序
至自持來嘉見一書詢志行在情形云上海報紙所傳大都的確

夜與借出觀優是日買冷金餅及珊瑚戲欲書以贈張冠霞冠霞於下月四日完
娶婦崔氏余贈聯云月圓碧海開箏鼓曲譜西廂引鳳凰昔因君瑞雙文故事也

十五日雨孟廣赴杭州是日上海郵導郵君來訪與談佛理即去昨寫日記

是非者公理所在也小人行事往不福是非不顧公理固矣而君子亦有時不

論是非不問公理與小人同者雖然君子與小人有辨小人之不福是非不問公

理者為勢所奪也君子之不福是非不問公理者為情所奪也尼山所謂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子與所謂竊負而逃連海濱而居皆君子之不福是非不問公理處

恩怨分明者常人之情也上等之人有恩而無怨下等之人有怨而無恩或問無

怨者未之知有恩無恩者未之知有怨上下二等入殆皆無恩無怨者也曰不然

上等入非不知有怨但不計較耳其於無恩者尚不忍薄待况有恩者乎下等

人非不知有恩但不感動耳其於無怨者猶忍于殘害况有怨者乎
十二日陰觀書

十二日陰觀書

一家之中父母有感子之孝者一家之不孝也一國之中百姓有感君之仁者一國之

不孝也何也家運衰使父母有所患若而後見子之孝國運衰使百姓有所患若而後見君之仁

德國萊佛學之經驗學派以為精神物質之精純者物質精神之粗雜者二語似有見

智慧為人生最大之福益有智慧者必有度量必有胸襟故能處貧富貴

賤福禍毀譽之中夷然無所動其心樂何如也西國哲學家康多常有以

審知為幸福之說余因是悟入

康多云所謂純粹理性者必由有制約之智識起入無制約之智識必由有制約

之品行起入無制約之品行志士曰所謂有制約者不自由也所謂無制

約者自由也智識而至于自由品行而至于自由高矣美矣意以加矣然必以

不自由為基礎而後可達于自由則亦自然之階級也康氏之論猶矣

不平等而後可以平等不平等者國家平等者精神也不自由而後可以自由不

自由者不德之始自由者成德之終也

康氏之倫理學亦持嚴肅主義所謂欲自由非不自由如

十七日晴觀書覽格致報

人主故軍赴地鄉律之不服水土不能久居即卒不禽獸也此西人考驗而得者
大千世界中既有無窮之天地則億劫輪回中亦有無窮之父母故佛報恩信之一切
眾生亦曾為如來父母如來亦曾為一切眾生父母

余嘗論唯心唯物二學派不可偏重蓋心與物交相為用者也然必以心為主觀
以物為客觀若反用之未有不生弊害者此康多門人佛不厭疊之說也

我自由而合理者即以己之自由擄奪人之自由權無不可譬諸朝廷遇犯罪
之人加之刑在執法者自由而犯罪之人不自由矣然而不得議執法者自由
之論界也何也合理之自由雖侵人自由無害其為合理之自由

十八日陰觀書

高宗晚年由寵和坤北任畢沉釀成以社稷遊之受而謂滿洲湯也若蚤能

傳位仁宗當不至此乃必遲至二十年則年逾七十耄耋而精神不周亦甚怪耶
高宗自云欲舉行慶典之一念近于滿假而不知所謂滿假不在此也余觀高

宗之滿假在誤認天下為太平百姓疾苦茫然不知且累於諭旨中宣布臨御
以來普免天下錢糧若干次若唯恐人忘其恩德者又自以為是於曹錕寶尹
壯圖二人之言不虛加聽細是則可指為滿假之證

十九日醒時望窗外白光輝耀由曉屋瓦皆積雪至三寸遂披衣起奇冷
時雪已止矣向午出城買物至金谷香與冠霞共飯哺詣彥復譚

余新構成春申八景之名曰味花園登高曰大境樓眺晚曰龍華寺桃花
楊柳曰四馬路燈火樓臺曰曹家渡修竹茂林曰忘山廬清流平野曰黃

浦灘雪後玉宇瓊樓曰王家庫晚行疎林寒月游味苑園寥々無幾人遇
林質齋黃蓋齋晚約冠霞至金隆飽食夜至天仙劇場借益齋至黛語樓
聞譚論道釋相通之處且有心得復至天仙觀鐘培演王左斷臂極有神采
二十日晴觀書

東華錄仁宗補編紀的讀書多而不明理此言深中漢學家之弊紀文達
似尚不至此

明世宗時嚴嵩當國往之羣臣參劾之奏為其私人所聞歷此在明時每有
此弊不意以本朝高宗之英聖而和珅亦膽敢延閣奏報此亦非常之變也
仁宗間教匪滋事皆以官偏民反為詞遂惻然將擒獲之賊首王三槐暫
停正法誠不愧為仁矣蓋我國數千年百姓造反者大都迫於饑寒不得
已之故不責官吏之失於柎循而惟咎民之叛上豈理也哉仁宗能知官
吏層之剝削之弊歸咎于和珅一人可謂仁而且明
夜出詣天仙觀劇過質齋

二十一日晴觀書

仁宗四年諭云自古惟開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于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
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此等詔書至今不忍卒讀

仁宗善能通下情願採輿論如褒贊優卹縣民人揚道純所遞策表

年四

九月及四日舉人某所上書古有聖祖之風

以楚陝教匪之可以累年不得平者始誤于和珅之延擱軍報繼誤于福
甯之駢誅降人

禽獸鳴相和必有言語以互通意見于古書者甚多如周禮所謂寧與鳥言
寧與獸言者左傳介葛盧解牛鳴論衡荀偃解馬語又譯書古教匪番中
亦有辨鳥獸語言之理

唐劉晏之妻兄李讓清令自持屨中簾敝晏令人潛度屨狹以粗竹織成不
加裝飾將以贈之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其清而令人生畏以此吾友宗
燕生前旅居海上教年家赤貧胡仲吳憫之當于除夕懷白金送其廬間談
將以贈之亦竟席不敢發言而去古今人往之有相類者

二十二日晴詣蔭亭不遇訪勤甫談及春中八景又增之景曰律師踏綠
陰馳白曰泥城橋曉日觀兵舍成十景

石芝日來自撰一聯閑合佛理及照像者余為之致正聯云圓鏡放光明照

見未來面目幻身觀自在長留不壞金剛

二十三日晴蔭亭過談

蔭亭論我國欲增長百姓之權必先培養百姓之實力所謂實力者何農工商賈之業盛而民富富而後有實力則民權在其中矣今但聚三五貧寒書生徒愛國談保種而囊無文錢手無寸息何補于天下哉

錫侯前與余談亦悟強權之說在我國尚最蓋百姓何由得強權以與上爭哉

輔章華生過談佛談國事皆極暢

我國今日不患無異常人患無平常人所以此者以國無普通學也東西文明政界內幾今通普通學雖下至婦孺莫不識字能閱報紙故人人知愛國明公理以我國平常人較之相去幾霄壤焉然而國家之興也可但恃一二異常人無益也必平常人皆識普通學皆明白淺近政理而後可以號稱文明

晚與蔭亭偕登萬福居山酌

二十四日晴觀書

財之在天下也分之則甚少合之則甚多改善理財者每分取衆人之財以合辦國家之事宜至善也然而在主憲國內君民相通故有事而斂于民民樂輸焉何也無官吏藉端漁利之弊也在專制國內君民不相通故有事斂于民民不樂輸焉何也君取其一官吏將取其十民不勝擾也是故欲治國者必先理財欲理財者必先改政體政體不改而言理財未有不病民者也

晚往程合肩家賀新屋落成主人以酒款賓夜深歸

觀海西哲學史終卷

歐洲近古以來折衷于經聽合理二者而獨持偉論者申康多德康多起者有

四家曰佛衣展登曰飛羅巴結多曰西不羅陵國曰飛衣非奇羅

飛衣非奇羅論倫理學有家族社交國家三階級余謂家族即父子兄弟夫婦社交即朋友國家即君臣

二十五日晴觀書

朝雲吹笙而諸君來降劉琨清嘯而胡人解圍解之感人也深矣
余自問妙諦於一切理豁然肯通遂自謂欲成佛果不待外緣而靜以俟之
可矣然自見石之身于淨土亦頗涉獵淨土書始知淨土一門為學佛者
下手功夫能于平日行住坐卧以弥陀之念敵一切妄念待臨終片刻遂一
切放下念佛而去其說似極有把握切實可行因主願今生如未能成道必
當以淨土為結果遂亦廣勸朋友及家中人共持此法
余因淨土一說不覺起疑恐係佛家權設淨土一法引導不慧者注華所
謂以度車羊車誘羣小兒使脫離猛虎蛇獸之厄也然又不敢決其必
然蓋覽古時記載見有多人持淨土者臨終顯各種靈異一若淨土實有
其境雖此使淨土之境果可信則於所聞妙諦不免背道而馳何也佛言
死歸淨土者親近諸佛壽命無量永不退轉則似不復入輪迴受人身既
不受人身則所謂金剛不壞身者於何處鑄成耶是故既信淨土則於妙
諦不能無疑既信妙諦則於淨土不能無疑

晚出城夜還覽淨土家著作

三十日晴終日不出讀書如常課

載記孔子云負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為己四
語包括今日東西文明之業蓋負棄于地則農礦不興失天地自然之利
矣力不出于身則工商不振失人生自然之利矣負藏之己非公利之道
力必為己非保羣之義精矣美矣

淨土家教人念佛者蓋以正念制妄念如以毒攻毒用兵止兵

孟子所以闡揚墨者即是昌明人已兩利之說與西儒暗合蓋楊氏學派
利己而不利人墨氏學派利人而不利己矣利己不利人固非利人不利
己兩非惟人已兩利然後謂之公利孟氏之宗旨也

十二月一日晴觀書

補讀莊生談佛余與論淨土之有無莊生謂昔者彭大木言余深信淨土之必
有唯知修淨土而已即使如來降人間則以方便法教余成佛而余亦不信唯

知修淨土而已余曰我輩既不能決淨土之有無惟有救法救尺木而已

二日補寫日記

三日晴休息日映諸考復使

余前所登中外報之忘山廬日記四段痛詆新黨者復以為其理甚正而不免張舊黨之缺余曰天下祇有是非無所謂新舊既知理正則新舊兩黨皆宜各悟其偏而趨于中道何得曰張舊黨之缺耶且無臣無子一語詆者當亦無餘地張氏何有今以復理之正者即目為助舊黨是新黨自居于理之偏而以理之正者歸之舊黨夫不亦大可笑耶

余之為是說者有二故一以故新舊兩黨之弊一以平舊黨之心免新黨之禍然其苦心而諸浮浪輩輒不以為然蓋其人以破壞為宗旨謂天下不大亂則不大治從忘山日記之說互為破壞之阻力故心甚恨抑知今日我國之民受壓已久羣力渙散專權專勢不當列強並峙火器盛行之時欲鼓動互毀破壞大局難乎其難蓋朝廷而練之兵禦外敵不足平內亂有餘即官軍力不勝外

人懼損其高利必助朝廷以除禍亂雖欲破壞烏得而破壞此限于勢無可如何者也苟若守保全之義因朝廷之法以撥發明公理徐闢民智數十年後全國之人皆通政治存原則政害平上下之權必有此一曰仲尼云欲速則不達天下之事必以漸進從此輩之志小且以害其身家大且以為新機之阻則害在天下奈何迷而不悟猶欲僥倖一試耶

四日晴介石先生來自杭州過談俄卓厚齋過介石先生因與厚齋談會信齋來書作臥室後信齋書而厚齋亦去晡訪見于容舍俄銘舫亦來因偕至梅香館坐談至暮晚飲于一品香夜歸觀書

養生家謂人宜寧睡多睡則氣昏非所以調攝精神也佛家亦以耽著睡眠為戒謂如人覺悟便能修德造主善奉耽著睡眠便失此法故謂愚惑忘山居士曰世間愚癡之人由於不用心不用心由於懶惰耽睡眠者即是懶惰之病

俗謂修德在積善而積善必遇善緣為善緣何由積善德善去以立不知所

謂善者不必與人交接始謂之善凡人平居動靜坐卧于一日十二時中時存善
念不起邪念則所積之善已不可勝計善者謂存善念夜間得善卦又皆善也
出曜經云夫人欲至德日夜母令空日夜連如電人命速如車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一話一言一頓一笑能求有益于人莫非善也故人能
行善則無地而無緣但欲行大善也待大緣耳然不善所積可成大善若輕小善
勿為者大善之緣亦恐無由遇也

五日晴觀書映訪介石與同坐馬車至味花園痛談

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是故以言舉人不可也雖然心術不
正者識解必偏而常流露于不經意處則即其言亦略可窺其德也但必兼
考其素行而後可以為據耳

觀人之行於其無心體人之言亦於其無心而後知其人

論王安石余謂介甫以學術之偏誤天下窮其源忘心術不正使然也介石
曰介甫學術則偏矣必謂其心術不正未敢知也觀其莊敗事之後大有悔意

亦姑願不及此余曰然介甫雖非心術不正好名之病則不能免好名即一念
之私也夫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者乃中人言之耳若自居中人以上者不以
好名為戒可乎有好名一念之私遂不虛心因不虛心則致學術之偏因學術
之偏遂誤天下介甫能辨其弊乎老泉辨奸論以其因循而誤詩書為蔽此

則言之過也好名之一端耳充好名之極豈以誤天下則好名豈小過也哉
哲學家所分唯心唯物二大派至今相持無定論唯心家言心母物子先有心後
有物唯物家物母心子先有物後有心而說皆有精理不能相破余與介石同車

自味花園歸車中偶然悟得以為本來是一物精者名心麤者名物年不能別乃
二何由定先後譬人行一善事謂事善耶謂心善耶謂心善者若無有事何心見

心得事善者若無有心何以成事譬人出一善言謂言善耶為心善耶謂心善者
若無有言何以見心謂言善者若無有心何以見言夫言與事即所謂物也或曰

必先有善心而後有善言善事則心仍在物前曰當其起念之初事雖未行而事
之形模已成三言雖未發而言之條理已攝指不得執可見可測者謂事與言而

而人不可見之事非事人不可聞之言非言也是故心與物同時而有非一非二無有先後

晚與介石偕入城至梅谿書院經甫約飲繼談

六日觀書

明人王叔所得之雲母疑即今人所食生木根上新鮮蘑菇之類

古今人單字姓多雙字姓又有三字姓如宋史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以侯莫陳三字為姓古今不多見也若蒙古滿洲人之姓不在此例

漢書卜式牧羊對武帝曰惡者輒去母令敗辱即天演論所謂擇種留良之義我國言屠學以下式乃始

出曜經云不寐夜長疲倦結長患生死長莫知正法其所以不知正法者以其愚也悲夫

七日陰觀書

人有合必有離有合之樂必有離之苦故出曜經佛說人有六苦曰生苦曰老苦曰病苦曰愁憎會苦曰恩愛別離苦

佛云婦火熾盛便能焚燒諸善之本忘出居士曰吾於此語悟善果之由哉余前持福以為喜忘哀樂愛惡欲之下當如一畏字與欲反對今觀出曜經所謂愛欲生憂愛欲生畏無所愛欲何愛何畏則愛畏識與愛欲對待又云世間妙色不名為欲內欲深固與神相染心為福首殃及身口是理甚細

佛又云智慧厭足者不復觀愛欲忘小曰欲愛也者後天之靈氣相感應也者智慧之人燭見後天靈質所凝結者有形有相担濁不淨之物故斷其相感之根使龐濁之質不能相感

晡詣香復談晚同飲于九華樓又至春仙觀劇

八日陰觀書偶然檢卷凝思忽悟淨土者佛出其身中之質所化而成象生念佛生淨土如人投胎親為佛子分得佛之一體故亦能享無量壽但神通變化不及佛耳愚以佛云生淨土者尚待修持

晡有興至求志書院訪益齋以所得質之益齋云有此理但能生淨土為佛子何必功行圓熟始有此一日嘗聞道家亦有所謂服仙人之丸藥而飛昇

不以精止法力与此說同也

景教聖人死于十字架七日復活請問十字架作何理余忽然有悟
蓋即受道之時其象如此

蓋齋云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一死字即耶穌死于十字架之死也蓋所
死者後天之形元神入混沌矣莊周曰七日而混沌死混沌死則天開于地闢
于丑人生于寅故耶穌亦七日復活從此我命不由天矣古易曰七日未復其見
天地之心何強德性之若有眾生特佛在視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
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淨土皆以七日為節候意者其有相通之旨乎
蓋齋又云世間稱小兒以手出精謂之非法出精其說見于佛經

余問凡人受道必有器以載道載道之器豈生不具者乎蓋齋云道家所謂
黃庭即載道之器必煉而後成

蓋齋又云世傳有所謂歡喜佛像皆作天地圓盤狀不知造此何故
九日晴觀出耀經無放逸品首言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不放逸人雖死

而不死始悟蓋齋昨日所解之死字誠不謬也

佛經所謂暖法頂法忍法疑皆有妙意

如東漢道日不肯受天上飲食精氣而服食人間之食於是梵志二女供餼
五百牛乳牛乳之蓋人大矣哉近見西人養身者每食牛乳蓋其功用實能補人
家以蒸戰沒在深泥而智人復推鐘鳴鼓像如戰鬥家聞鼓聲遂自拔出此喻
亦佳見出耀經

十日晴休息日詣考復日中造渭東廬與談道者以所知者渭東曠然大悟
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

為渭東書五言聯云居高聲自遠勝因夙所宗
晴至味花園游人眾多過節季英晚借至雅叙園季英歌聲朗俄蓋齋
諸人或來暢飲席散與蓋齋至茶樓閒談

余昨讀中庸二卷始知今却宗者於待其人而後行而非至德至道不凝焉三語有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味字無人能解余謂即溥博淵泉之味

君子之道四惟有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不及夫婦為何理

父母其順矣乎与易繫辭夫易逆數也一語相呼應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字作何解

僧家誦經輒敲木魚俗傳三藏取經還渡河失經所在蓋為河魚所吞敲

木魚者欲令吐經此何意

十一日陰寫日記補蓋齋季英借過縱談

蓋齋精于格致或言電學之功用謂電化為水火不能乾之電化為火水不能滅之蓋其言乃真陰真陽所謂太極非凡水火可例也非惟能化水火一切萬物皆有其主宰有其功用今人於此學甚淺但知傳電通意于數萬里外運電力以動機器等數事而已

雷火落磁器上与燈火落紙上無以異蓋凡火所不能化者雷火皆能之

天下有大殺者必有大生如人觸吸着氣以生及其死也着氣入則屍壞砒霜水銀服之則中毒止然於死中灌砒霜水銀則死久而不腐此何理也火遇水則滅水

水能制火也而論其原質則水者輕者而火遇輕氣則熒增以着氣火焰愈烈依然輕者二質也何以水能滅火此又何理方皆蓋齋所言記于此

蓋齋之言部中有滿人善黃白之術能化銅為銀有實驗據云獲秘訣不傳其所鍊之藥有二曰先天汞曰出山鉛非凡鉛也不知自何得之皆聞所未聞

十二日雨季英昨宿余齋中午前始去林質齋招飲新太和館生有芝標菊仙季英翼齋晚歸寫日記

智慧固為人生之福而不虛心者必無智慧上祖受道時先題四語曰苦操奉無樹明鏡亦非臺奉米無一物何處染塵埃其心虛之極矣故受大道而能擔荷人睡時心中所幻之景不夢也人死後心中所幻之景大夢也睡夢時忽見有人擊我我亦覺痛此因心所攝結而在夢中則為實境死後幻作地獄相受種苦若雖亦心所攝造而在受者亦未實境人於醒時不為惡則睡中無惡夢生前不為惡則死後無惡夢或曰人言不信佛氏地獄之說即為惡死

後心中亦未必幻作地獄相曰不然為惡之人死後其心迷離顛倒即生前不知有地獄亦不現種。昔相如出曜經云罪人坐劍樹地獄中者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顏貌殊特心懷意樂欲與相通相率上劍樹枝下垂刺壞身體毒痛難計欲至不至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遙見諸女在地復懷憎喜復緣樹下劍枝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為聲嗙呼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云云似此情形彼罪人雖在地獄猶不自知尚貪淫欲何嘗肯信自地獄之故耶佛言罪人在地獄受苦每經億萬歲然夢中之光陰無定可縮萬年于一時中觀于黃梁一夢可以悟矣

景教聖人為道受難而情受難者即得道後七日之難也過此則萬化生身造物在手矣回教聖人教其徒戰死則登天國所謂戰者即拔象出淤泥戰陣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相授之薪傳也可以悟矣
十旨陰觀書

國家用人而懼其專擅必多設官以牽掣之於是凡遇公家事則互相推諉此志玩疲懈之習所由來也嘉慶二十年以官地畝積業久近諭責諸臣不盡力謂若係官吏私產孰肯聽其荒廢因欵先公後私之良臣少不知非官吏不盡力實因權不專于一人遂致此觀望亦何足怪

覽景教書其詳稱之上帝余改之稱曰神物神物者何佛家所謂金剛不壞身儒者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家所謂窈冥其一中者精

景教狀神物曰無形無象又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其言與儒佛老
狀道體同

又謂神物能造天地萬物即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神先造者其光者智慧也佛書云慧為人寶神後造者一男一女男曰亞當女曰夏娃士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二人違犯神禁令為神所逐罰其受老死病若於是所生子女孫皆有老死病苦所謂犯禁令者在神謂之道在人間則謂之順所謂順者即中庸父母其順矣乎。順又謂神造人之始用土此土即佛家所謂淨土道家云祇因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得返還儒家云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景教聖人愛幼童曾言容幼童來就我不必禁止之因凡入天國者皆與此幼童無異所謂幼童者即道德經之嬰兒也

又謂神物一體之中分為三曰神父曰神子曰神而此即佛書中所謂六所謂三寶也

基督教其徒祈禱之言有云願神賜我所必需之糧所謂糧者佛家之牛乳儒家之淵泉道家之金丹也

孔子未成道之佛也釋迦如成道之佛也耶穌已成道之佛也
十四日陰觀書

本朝高宗自誦普蠲天下錢糧數次以為至德余竊疑致以楚決放匪之亂者即以此為禍階何也普蠲之惠百姓不盡沾恩徒使官吏飽其囊橐且恃上時有蠲免之詔遂於平日百姓所納錢糧敢於侵沒以供其驕奢淫侈之資而陽稱施只在民萬一上之權過稍嚴則百計搜括于民以自卸罪故以楚之亂百姓皆以官逼民反為辭此鐵證也嘉慶以來雖普蠲

稍希而官吏染此習氣故態依然觀于仁宗累次之諭可知夫願後洪揚之亂亦必不由於此
晚益齋招飲于雞叙園夜與益齋偕至浴所共談

大學物格而後致知所格者何物即佛祖所稱吾有一物無頭無面無首無尾之物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心正而後身修鍊己之功也身修而後家齊築基之功也家齊而後國法還丹之功也國法而後天下平則丹成拔宅虛空粉碎之時

景教書云到末法世界時耶穌再來掌審判大權凡在夢中者聞其聲皆出為善入天國獲永生為惡者入地獄受永苦其理余素所不解是夕與益齋談忽有悟蓋所謂末法者即出曜經所云如來最後而飲乳糜是極危險之地善則成佛惡則墮地獄之慎之
十五日陰詣夢中見至叔雲家為冠裳之誼會晤語琴甫晚飲于雅叙園夜益齋隨余至忘山廬作案談

聖人制為親迎之禮德寫妙義道德經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
變理陰陽調和鼎彝外黃之功能也故國之宰相每以此為喻

蓋齋云間有人能造珠蓋置藥于生蚌之中養以一年之功珠可成大
顆惟不知用何法其法自何而傳

佛說三界曰欲界天曰色界天曰無色界天不越此三界終不得作佛
或問越三界之功用奈何曰是在鍊己築基之中

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其氣塞乎天地之間即是道家溫養工夫
莊周云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能越三界所謂相忘

十日陰觀書

出曜經云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侶善與道家之伴侶同意

佛家有謂命財非命財者象馬牛羊奴僮僕使是謂命財非命財
若金銀七寶穀食田業養生之具是謂非命財凡欲成道者求法更須求
財而財之來也必以正乃可為道資故華嚴經未復有善財童子徧歷五十三刹

佛家所謂乞食亦大有微意
仲尼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所謂時者即出曜經所謂當自防護時不再
遇時過生憂遂墮地獄

晚誦春招飲雅叙園蓋齋叔雅彥復俱在坐蓋齋為嬉談云嘗見某經
載佛入室時有魔登伽於佛前現身欲試佛之法佛乃出其勢繞堯
峯山三匝欲求能容此物者不可得一坐大笑

季中招飲于謝蘭鄉家坐客十餘人諸伎翩跹並集余喚僮語樓不至坐
者一五齡女孩海上所習代為者也客皆大驚蓋余軀幹甚偉而幼女
坐其側故以為奇

十七日晴詣省三昧訪曾齋同游吐苑園薄暮德國團練兵屬至以明
日德皇生辰在安凱第演劇相慶華人旁立而觀劇臺左右叢竹峭倚中
為樸靜垂先有人出立宣讀祝辭俄捲幙放電光現人物樹石德兵皆起
五歡呼雷動良久悒下遂止未幾又捲則演戲人飲酒狀且歌且語不解

為何事余遂出空車訪渭東留晚食夜登丹桂觀復復詣天仙三鼓歸
即就寢與憶苑談

仙人每言騎鯨魚又云鯉魚躍過龍門則化為龍此皆形容道妙
尋常所食淡菜其狀酷似女人乳戶即蚌蛤之肉也蚌蛤育水中產明月
珠珠有大小方者價值數萬金全為人間至寶商人採得之可致富故佛
家即取以喻天上無價之寶

十八日陰雨觀書日中李英招飲晴訪和雲晚入城

富陽山中宋濟顛祖師臨壇金嘗執禮為壇弟子去年春間託人代問此間
科否祖師降筆有金花插巾帶露回之句又云金花二字仔細猜教道前村
酒旗空始以為臆唱之兆也乃秋間團民肇禍乘輿西狩天下皆罷試遂以
為祖師之言無驗及今思之金花二字及酒旗之酒字女有妙意悟真篇上
陽子注云家園自有金花種子自可栽培不須爐火吹壚功成丹熟脫胎又
悟真七絕詩云長男乍飲西方酒少女初開北地花意者仙師指示在此乎

十九日陰徑雨為其家婦設奠余往吊留午食晴出城詣李英晚歸覺悟真
成道之法難知藥物不明火候亦是徒然而所謂火候者工夫細微余無真
師傳授故不能知然觀丹經所云七七略移一年之氣候于一月中復移一月
氣候于一日中又移一月氣候于一時中其進火退符有一定時刻不可絲
毫錯亂蓋法天地消息盈虛之理也若同契注中言之較詳然無師指授終
是隔膜

月之圓存乎一決子之時妙在心傳所謂活子時已悟得惟月圓終不能
解細讀丹經有釋月滿之說謂龍虎二強之氣若以半輪之月相合合則月
滿矣所謂月圓想即指此不知是否

讀金丹真傳知道之節次首九一築基二得藥三結丹四煉己五還丹六溫養
七脫胎八得玄珠九赴瑤池前三節可謂人仙中三節可為地仙後三節可為
天仙余初意以還丹為最後之功今始知還丹之後尚須得玄珠方成正覺難哉
二十日陰觀書晴寫日記夜觀圓覺經

佛喻圓覺之性未成道時如金在鑛金非銷者既已成金不重為鑛忘山居士曰金何以不重為鑛以受錐煉故也夫以道家日修道日修煉道之難成有二障為害一者事障續諸生死凡夫之貪著者是也二者理障礙正知見堅持孤修者是也勤斷二障方能悟入見圓覺經又云一切眾生皆證圓覺達善知識依彼所作因地法行不知何所作何地何法果遇善知識必能指授又注云理障者由不達一法界義所謂一法界者何佛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悉梵行蓋入大乘者所謂不可思議境界也

又云正如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難現塵勞心恆清淨乃至示現種種過患况復博財妻子眷屬善男子於彼善友不起惡念即得究竟成就正覺佛圓明之言也

又以四病示人一者作二病二者任病三者止病四者滅病所謂止者即永息一切妄念所謂滅者即永斷一切煩惱而佛皆以為病然則所謂不病者若在

二十一日陰雨觀法界無差別論
眾生界不異法身法身不異眾生界眾生界即是法身法身即是眾生界
佛家此等語甚多

道在乾屎橛如金在糞中如此等語皆不知作何解
一粟米中藏三千世界所謂一粟米者何金丹也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者何三拳之流日以殺人為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

出城買金丹大要不得睡与石芝後晚借宿齋守不飲于雅叙園夜觀優
二十一日雨作家書寫日記

余始悟佛家戒殺之義蓋天下不殺人者往之殺己不殺己者往之殺人惟
不殺己者又不殺人此所以為聖人

犯淫行無倫理者禽獸之行也殺人以肥己者禽獸中之虎狼也
二十三言淫甚起視白光遍野知夜作雷向午夜冠乘車出先詣渭東

途遇余晉珊出瑣儀從續訪見涓東詢知新吾昨夜對入室相見猶坐牀
上未起略談數語即至三三徑為向岷作冰人女媒徐燕改對良久因坐
談日中偕至吳家蓋於是日行聘也俄頃采幣亦至李英設饌待哺醮
罷復至舅家俟吳處回幣未始散余仍詣涓東則書堂上燈燭輝映冠裳
踴躍陳肴果將款賓蓋涓東亦於是日行聘暮歸夜祀竈

二十四日晴晨間有人來自稱吳健師嗣子名春榮字松卿由固始來途為土
匪劫去白銀三四百兩雖報官而素未結對此下榻拉圾橋劉家以其姊為有
三三媳現欲就京職到部明春北行耳余作書致意友為之地又言今夕乘輜
至卑東視子頗其姊送途資銀十餘餅尚缺五六枚向余高借余遂呼僕取銀
如數與之徑容而去映出城至拉圾橋訪所謂劉姓者惟一家南潯人非首三
家屬心知受欺因憶其人云與吳彥復舊相識乃詣彥復問有吳松卿者否知
其人否彥復茫然良久曰秋間曾有人自稱吳子健嗣子來拜向余假錢未應
之遂去不復來問此人作何狀曰矍目短面身不滿五尺余曰是其人矣惟與

余談頗能悉吳處家事一符合世情詭詐百端可畏哉昨訪新吾夜
留匪東家晚食匪東岳家姓陳余感匪東云佛經有言我看玉體橫陳
猶如嚼蠟相与大笑

二十五日晴書春聯晡詣中外報館俄訪蔭亭晚造名芝因過質齋与
共飯于書樓中夜至丹桂觀劇演梁山柏祝英台故事冠霞扮英台色
妙麗不減當年易男服游學三年与柏同卧起不知其為女子此英台
歸家山柏訪之則靚妝出見山柏銷魂余每為醉倒蓋冠霞居然大方家
閨闈也余有歎何幸享是豔福

二十六日晴整沽書案晡換春聯夜祀神讀金剛經

經云不住相布施不住也聲香味觸法布施不知而住者何相而施者何物
又云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注以禪師曰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頃曰正人說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歸邪江北成相
江南楠春東都故一般危此作何解又云斯院舍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又

云不應佳也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謂東已聞道近日詩中有維摩花影空三界龍女珠光燭大千之句

二十七首靖觀冥心詩皆隱妙道無能解者

觀金仙證福及慧命經雖知修命之法而堅執孤修所謂理障未破

佛云布施曰乞食皆有妙義所謂未復一向之向字乞食之乞字造

立文字者皆有深心金剛注云飯未開口睡時合眼開口之時即十字

街前受道也合眼之時即七日混沌也

佛家所謂合十即是景教之十字架

補諸子英俄訪石芝又造彥復談晚飯于金隆招冠霞來共食夜到少

叔家小坐遂入城

昨見諭旨遣宗室出洋游學又禁漢人婦女纏足許滿漢通婚但惟朝

廷選秀女不及漢人余窺此意蓋欲融化滿漢

二十八日晴晨用嘉過與偕詣大勝洋行日中歸映陳者三來談補復

出薄著在孫著愚家小談晚詣用嘉弟以俗事交涉夜入城新吾在余家
晚食談至夜深去

前聞渭東言李文忠公易箚時直隸藩司周馥來見公已昏迷不省人
事周大哭公忽張目謂周曰我國將來如長此貧弱惟有聯俄倚能富
強則宜拒俄言已氣絕周哭倒于地

余今年於三絕圖中人物一不有以報之於合肥則贈挽聯云與五洲萬

國締交從古英豪誰可及為宗社生靈受謗此中心事幾人知於燕生財

為薦壽春藏書樓放習月倚白銀五十兩初燕生辭求其杭人皆嗤薄之

以為生計自此絕矣聞余此舉皆為奪氣於冠霞則飽餽餅二百枚冠霞

得於月之四日完娶有室家之樂此三事如不在一時不為奇也而奇者

今冬西月內並了此三事則尤天造地設莫非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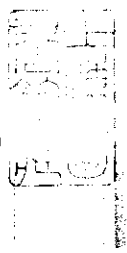
二十九日晴極日記已積七年蓋自乙未起至今未嘗間斷也晚懸先代遺

像陳酒肴衣冠贍拜

夜讀周易繫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韓康伯注引道德經

常无欲以觀其妙一句甚奇豈康伯亦聞道之人乎

壬寅 光緒二十八年
一千九百二年



正月一日晴晨衣冠出賀歲日中詣省三留午食映偕出城至丹桂觀優哺游
張園李氏昆弟皆在晚歸及倦早眠枕上為涓東樓洞房喜詞兼涉詞侃語去
太極兩儀生四象春宵一刻值千金吉日良辰洞房花燭新是聰明富貴人豈
英雄兒女好婚姻莫辜負繡枕香衾祝他日期頤壽老百子千孫又戲向岷詞
云銀河駕鵲橋牛郎會織女最恨張園茶飯盈一水阿脉不敢語違今日
佳節良辰陽臺下雲雨蓋渭東向岷同於初六日完婚向岷妻吳姓累借其母
姊至張園往與其夫家人相遇恬不_△怪是日元旦至婚期五日耳猶至園
品茶向岷兄弟輩亦往聚而觀之母女三人熟視若無觀者咄咄奇事

二日晴島車出賀歲晚銘船招飲于高文秀家夜歸

初三日晴待三郎不至補至味莼園徘徊久之遂歸詣曾齋談留晚食夜入城
質齋為余言曰我國日下官民之交固有友不可終日之勢如何如何余曰
蓋自中日一戰義和團一變支那元氣剝喪極矣挽回補瘡者肉盡而骨見奈

為

何竭澤而漁者魚將盡奈何凡前日之言張排外保種之宗旨者適足以困
其生自滅其種而已或曰尚不大亂朝廷安有安法之意事曰安法亦何可易
言耶試問朝廷今日除廢公設學堂外所設者何法任安法之事者何人恐
日後仍不免泄之輩上有名無實也夫以數千年弊壞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
有大手段大見識者不能奏功而今之當軸者半皆不學無識之徒所謂力不
而任重鮮不覆也悲夫

初四日晴衣冠若拜毛實君日中至金谷香呼三郎來小設談語叔雅晤吳季
英家送函至李康余與徐頌民作冰人夜宴于叔雲家

初五日微陰觀西游記

西游記一書為長春真人所作蓋指明金丹要路使世人知所嚮往觀于觀音現身
書中留簡帖示唐君臣云西方有妙文可以悟真玄甚所取者無字真經也試思無
字真經是何物若作浮屠所誦之經解何得之無字一人能之悟無字之經可稱開道矣
篇中各互錯綜種種皆譬喻無非形容妙道惟火候工夫則不能解必得師訣

而後可細辨認也

晚詣江南村醮飲坐有石芝麗軒蔭亭之約麗軒有弟字少侯亦喜談佛嘗謂觀
三年釋典涉瓊珠多游白下見楊仁山繼談數日知其涉之功成就以為當代字與吾者是日亦在坐
初六日晴暉東向岷兄弟二人皆於是日迎娶同時禮成新婦皆美而匪東婦尤有富
首福澤多相夜紅燭高燒鼓吹雜奏余先送匪東入洞房然後至三三經觀向岷夫婦

合食團圓飯

是夕聞曾君和談及都中拳匪之亂自云於太后台見時力言團民之不可恃瑞王
怒請斬曾某以謝天下幸皇上為之緩頰獲免此退直家人報云宅中被匪人掠劫
一空大夫人避至城外夫人已傷斃矣蓋瑞王陰使人縱匪為之言之痛心君和文
正公之孀孫能侯爵者也

見張子虞先生詩稿皆軒妙麗秀之筆是詞家神韻非詩家體格

初七日晴聞芝生兄來詣客所訪之已終矣日中約仲遊琴甫及三郎于九華樓
飲罷仲遊琴甫散去映与三郎同車遊愚園循廊繞榭登山穿途忽見面東堂宇

三極因坐而茶話聞箏鼓聲出閣中補至張園觀游人試足踏車薄暮歸飲
于雅叙園復赴袁孫子約夜觀劇于天仙譚靈悟演寄子

初十日晴觀書

西游記謂江流和尚是極樂中降來佛子見十二所謂極樂者淨土也而經又云凡
生淨土者不再入輪迴則其樂又自何處來者

俗畫門神每圖秦瓊敬德二像今乃知出于西游記又俗門上書神荼鬱壘四字今乃
知出風俗通

薄暮詣匯東晚飯夜送石三與談久之而仲吳至邀余三人往圓明園結觀外國劇
西人之劇男女合演其裳服之華潔景物之奇麗歌詠舞矇合律而應節人問其佳處何
在余曰無他難而已矣我國梨園幸皆俗樂西人則不愧為雅奏

初九日晴初穀返談自云去歲臘底始由京師來此道及都中情形謂從前旗籍中
富戶頗多往往於壁中或石板下藏白銀黃金銀萬蓋朝廷不許其治田營生不得已
出此計自圖其家外兵以奸民為耳目故所藏者皆被掘無遺而財貨之可見者

無倫矣於是富者驟變為赤貧與前大異余又詢及黃石孫何如曰石孫為人者
氣骨稔氣未除為御史未一年中外官被其劾去者不少無事時輒以罵人自遣
而性儉樸能刻苦故雖薄猶能度日

補諸君復問劉漢有難蓋因前結怨于某公故必欲致死事為督日電奏有密
旨嚴捕立決以天下之大仇一匹夫雖然劉漢固自有取死之道也

余謂君復曰我輩平日不以種界之說為然設此時以劉漢之故波及于我亦不悔也
劉漢所著書出頗鼓動一世造孽無窮

初十日晴續甫先生過小談即去

觀西游記今日方悟古代傳語女媧氏煉石補天說即妙道之寓言

余自獲聞于聖相傳之秘旨於五凡東西古書荒堂不經汗漫無稽之說前所不
能解者今皆一一解之夫然後知古人凡立一說必有至理之微意斷非無所為
而發也即西游記中離奇駭怪之事不一而足若非悟一子之語何由知其為道
書然而能解者鮮其人也惟封神演義一書余尚未見不知其宗旨所在暇日當

取觀之

孔子答子路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意蓋謂能知生自能知死也生我之門死我尸也來往何處來去往何處者也

接黑室集禪家之說謂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所謂殺人者七日混沌也活人者七日復生也

明鏡止水皓月禪心古人講道者引為扶助却都不知皓月二字譬況何物或以為喻心地之光明淨潔也請觀西游記三十六回劈破傍門見月明一節便知

晚詣江南村何氏昆仲招飲陰亭與余辨死後靈魂之有無余曰其有陰亭始終以為無據余曰未嘗無據凡古書之而記載友朋之所傳聞靈奇受怪之說甚夥若執一己之耳目不及遂一切目為偽造則天下可信之事少矣時在坐有叔

雲向岷芷喬等始皆不信吾言良久不相繼述鬼幻事不已且皆指為確據陰亭亦問諸數則余笑曰此等既敢吾言何又為我作證是夕行雨

十日微陰至九和訪程勝禮睦改道員至黃東候補將於今夕登舟南下日中燕

程勝於九華樓縱談

程勝謂今日人爭言受法矣然須先求受法之人与受法之法而後可以受法無

無法之於何受余以名聖言蓋法之當如何受與何法之當受海內士夫欲人之能

言多矣而受法之人在受法之法何出無有能言之者但曰說于眾曰受法受法其能有蓋於國家耶凡答天下之大事必藉三者而行一曰人二曰法三曰財得

受法之人与受法之法而不得受法之財亦不足以答事故理財亦要政也雖世得人与法而後可以理財蓋理財必有理財之人与理財之法焉非其人非其法惟有

叢撥殃民而已嘻其難哉
晚耕餘過談夜坐觀書

十二日陰午食時忽聞西友鉛甯化去驚異不止鉛甯英國人遊支那有年始標

舟為業年三十許要意大利之離之婦為妻婦生長我國能操粵語常往來各官

藹然可親余屢造其家與其飯甚愛之會去冬大雪一時多患喉者死人無數鉛
甯於月之七日得是病醫藥失法以十一日之夜没于虹口病院中痛哉

映觀書

西游記評云佛性三藏以陰陽言之天為一藏地為一藏鬼為一藏鬼二氣之良
能盈天地間皆是也中庸曰云鬼神者之氣之良能也言神而單言鬼者言鬼而
神在其中矣能收天地之精氣與其神合體則為仙為佛為聖羅天地之精氣者
即能孤修其性不過為陰神為靈鬼而已此必然者也

晚詣石芝共飯居其子勸余持淨土以待外緣之至余深以為然夜觀劇將往天仙遇新書
十三日晴觀書

西游記中每至水窮山盡輒有觀音大士現身而謂觀者以心內觀也合心与音成
意字而謂真意也

第二回孫悟空自稱當年飄過東洋大海行至南贛齊洲學成人像然則猿猴演
變成人之說仙師固已言之蓋人之能演變而為佛猶猿猴之演變而為人也持

自有官器之生物變化以來皆由順生惟人佛之界則以逆生一逆即止為天演
之絕境矣

世稱盤古開闢天地何以稱曰盤古無能曉解者余讀西游記始悟得觀第二
回評語云菩提祖師設為盤古之謎示以秘處密傳悟空打破盤古長跪信受
然則盤古之盤字取意盤中之謎也古字十口之意也十者十字街頭也口者
上口相傳也

余從未親西人喪儀聞其於死人尸棺斂竟必昇至天主堂神甫為之誦懺悔詞
然後葬其日晡余以鉛甯之喪往天主堂在芝罘其二子先在須臾霜驟至門界
其棺而入者皆其朋友也舍古人執紼之美歷階至中堂陳于木龕內侍者五六
人白衣執燭繞棺而行神甫戴冠博衣出喃誦經久之復昇出至車中鼓樂前

導往至墓所是日送殯者男女甚眾半皆我國人余亦隨往葬所在南泥或橋之
南開闢洞開方廣數十畝皆西人汲我國者之墓石器雜種花樹雜生鉛甯棺至
迤南垣下有多人掘坎以待坎列橫木棺陳其上神父復持小冊誦懺懺其五

乃下權朋友亦相助灑水其妻雜眾中掩面哭甚悲

晚歸家於月明忽聞叩門聲急表元子涵至挈余出城燕于一品香夜觀劇演萬壽山人參果亦西遊記故事

十四日晴觀書日中至金谷香頰之子涵及石愚全堂成未須臾者三亦至飲罷

子涵登舟往蘇臺余與者三訪劉詠春詠春扶病出見與者三舊相識十餘年不

見矣談久之遂散余詣匯東薄暮與新吾散步至三板廠觀李翠所造新屋觀其

高峻惜無樹木翳衛也夕在匯東家晚飯

余得一絕對無能屬對者曰海內三琪花裏二梅翠玉

花中花姓徐名琪二梅姓胡名翠玉姓在名琪

十五日晴風起觀書

西游記評云儒存於黃帝之製字發三才化生之妙道黃帝寔為儒存孔子特宣

明其教矣何後世以黃帝為異於儒哉此語有識蓋會頓為黃帝史官其造字隱

寓妙道相傳天而粟鬼夜哭其後孔子問禮于老聃則黃帝與儒是一家後世妄

生分別以不知殊途同歸之旨

又五十六回評云物未至而有近物之心物既至而有滯物之心物已去而有迹物

之心悉即如來所說諸心皆為非心忘山居士曰於此可明練心之法

三藏取經必道由女兒國得其通關信寶忘山居士曰說破不直半文錢

西游記文章之妙不必言矣而其筆力雄奇之處無過五十八回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節即如來對大眾云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競鬥而來也石破天驚令人猛省

日中出城至雅叙樓上獨酌俄詣源豐潤晴四車至棋盤街買筆即歸薄暮新吾

至夜家祭月明茶畢與新吾對飲盡醉飲罷新吾倒榻上飽啖鴨菜煙醒酒夜

深去余登樓往視母見川如妹與女僕共持竹筐上簪花髻女帽下插竹箸於

米盤中畫圓燃香燒燭若甚恭敬余問何故曰謂三姑娘余悟殆與板瓦相似因

與妹二人扶之問仙能作字否仙忽書何仙姑三字又作家文道字余不覺大驚

以為信有神至俄又作去字遂不動乃三揖送之屋以為奇

十六日登晴日中風起揚塵晦陰微雨是日入小東門謁劉乙矣俄至寶善街買燈

詣石芝游味花園車中成七絕二首為渭東題紅且相思圖詩如下

雲煙深處萬樓臺，綽約仙姑海上來。千種相思託紅豆，幾人從此換凡胎。人見肌膚若冰雪，我觀色相出風塵。眼前直指蓬萊境，去向笙歌隊裡尋。

晚觀三郎演賣塔花，夜飲于錦谷春歸時，而露衣。

十七日陰而未止，補作半月來日記，將觀書所得之理及友朋所談之語，耳目所見之事，一一錄出，以備忘夜觀書。

西游記七十九回，孫行者假作唐僧，割股出其心，示眾都是紅心，白心，黃心，慳貪，心利，名心，嫉妬心，計較心，好勝心，望高心，戒懼心，殺害心，根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妄心，無名，隱晦，心種，不善之心，無端於此處，寫出眾生心相，令人悚然。豈覺何異，善鼓晨鐘。

世人見丹經所言，每誤會為御女採戰，不知此大謬也。惟御女採戰，亦能駐壽，但人過多，元後必墮地獄。其法術若何，亦有秘傳，余意欲考求其法，使能盡知，示於學問者，蓋何也。聖人與小人，別炭不相入，然聖人必洞悉小人之一切作為，而後不為小人所欺，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十八日晴，觀書，補訪嶺脚訪陰亭。

周少侯談一輪回事甚奇，云某地有寺僧甲，與相隔數里之寺僧乙，友善。一夕，僧甲夜寢，忽覺披衣起出戶，徘徊中庭，月色清麗，因欲訪僧乙，胡談遂散步而往。途見一車載美女數人，前行甲心動，尾之。一女視甲微笑，招與共載，甲欣然上其車。俄行近僧乙寺門外，偶轉念曰：倘若人見，余何即有人推墮之。覺天地皆搖，一身綿軟，無才良之息，見燭光閃爍，間有人語，似僧乙聲曰：大生五子矣。甲自顧亦一丈也，大驚悲涕，不欲生，因投入大母身下，被壓而死。一夢驚覺，猶眠已榻上，也。翼日訪僧乙，問其寺，大果生五子，乃往視，牝四而牡一，牡者不動，常視死矣。僧甲曰：此即我也。昔以昨夜之夢相，與悚然。

晚訪石芝，石芝於修命一說，猶多疑惑，余多方譬解，終不能堅持，謂但修一心，可矣。余曰：修性不修命，死為冤鬼，不能出輪回也。且佛成道後，果有心而無身，何必稱金剛不壞身。其金剛二字，作何解。石芝不能答。夜雨東釣觀。

十九日陰，觀書，補訪新吾，陰亭亦在坐。

麗軒產亭兄弟二人素不信仙佛鬼幻之事間人談及必以為虛語謂人生不過
無端而有我無端而無我需魂豈能離人身體而存者日來產亭頗有三分疑惑
思考得實據余與匪東再四曉解之產亭似略首信意

本朝祭祀之典宗廟社稷外又有所謂堂子者祀以太宰每祭上必親臨然其莫
知其所以何神新吾於元宵在余家談及謂堂子之祭疑即旗人所謂祭竿子相
傳瀋州古時有家高落相雜長中有一高乃家所如恨羣引兵與戰苗戰敗兵潰
手持旗竿而逃伏于道旁草樹之間見追兵駑驛過不暨竿暗視神祇佑我會有
寒鴉三五繞竿飛鳴追兵見鴉在上以為其下必無藏匿者遂趨去不顧由是獲
免遂為本朝之始祖此旗人祭竿子所由來也堂子中所祭者恐不過一竿而已
與日奉人祭
神鏡無異

匪東告產亭云五年前在合肥應院試大病幾不起夜去姬持白紙示我書十字一
行云上帝因尔念母情殷錫尔進齡俾得侍奉下猶有字模糊不可辨遂覺病自此愈
晚譙新吾介眉子金陵夜觀劇

二十日晴風觀書

西游記九十一回金平府元夜觀燈僧到金燈橋上觀看原來是三五盞金燈悟
一字評云三五盞金燈正水中之金平滿之候宜看得明白急早下手云、在他入
見此數語極平常而余則以為大奇蓋張冠霞何以名此名何以與我相遇何以
暗合道妙豈非預兆

布金禪寺四字蓋明欲行此法非財不辦

非假不成真故西游記曰假合形骸紅樓夢曰假語村言

映至一品香見子誦誦與同車至販古玩處購名人書畫俄至張園遇考復
昨見叔雅知太炎於十四日到海上在因庵家宿一夜次日始日奉舟東渡會者滿
人來君遂處探太炎消息其僕悉舉以告君遂其危哉

晚齋于九華樓夜與子誦觀劇春仙

二十一日登晴午陰大風微雨作日記湯誓仙過晚李英招飲于一品香夜觀冠霞
演錯中錯前在都見田際雲演此劇頗佳後無續響者冠霞此時雖未減前而聞

開風度自若也故演此劇稱不俗

二十二日晴余觀西游記於昨日終卷記去歲亡月曾觀石頭記一遍蓋与西游相
為表裡者也石頭記之書通寶玉即是西游記中傲來國花果山所產之石卵二書
著眼處在此雖然讀西游者稱有知其為道者讀石頭者則皆夢

余於己亥重陽後一日与冠霞合影一圖庚子冬後二日与玉嬾閣主人合影一
圖此乃生平快事皆告即數紙編贈友人其藥水玻璃貯黑匣內携歸置書架上
不啟視者一年餘至是偶取觀之則匣中空一玻璃不知何往豈寶物不能久留於
甯的壁去耶

二十三日向午藝仙招飲一品香叔雅序復讓三諸人皆在坐又有汪子淵者嘉興
人在或告孫侍郎處掌譯外國語余始與晤談

子淵論及德相俾士麥克之始當國也受謗与李文忠等蓋因湖平民与貴族之
權歸諸朝廷故百姓莫不恨之迨勝法國復仇後又漸散權于民其操縱之間
有微意存焉國人至今始悟而感其德

又云俾相嘗向國家索黃金數十萬曰吾取此有大用國王子之而疑為議院亦
疑以為俾相家貧肥己而已俾亦不辨陰送國中男女嫖客數十人使日相配
合往居法國生男即入法籍長入法學校讀書而者皆用皆俾相供給之其後德
与法戰軍士所携法地圖皆上等精細膠地情形德人無不深知俾相之功也
補諸瀾東談晚軼于江南村

二十日陰雨喉間作痛坐樓上終日閒觀品花寶鑑是書摹寫都下梨園中人物
筆墨尚清雅惜無甚宗旨余謂石頭一書寫女子多美品花一書寫男子多美皆
非其佳處又今古奇觀一書每一事自成一卷不相聯屬其事蹟曲折亦頗悅目
二十五日晴前為川如妹近一節即琴甫之弟昌甫在杭州新娶婦須臾月始
克來海上琴首為攝其事是日到館日中落亭修其弟少侯來談

憲法未改民約未立而動言自由者必為其一層之害何也縱我自由則足礙
人之自由也或曰彼言自由者有權限之自由也自由不踰權限何足為害曰
權限亦何可易言哉權平而後有限不平則無限處我國專制政界內凡民之

際在一實一富一貴一賤之間者其權必不能平權不平而猶知守夫限者必人皆聖賢而後可否則必縱其自由而不復知有限自由而無限則依然一有勢利無公理之國氏云耳何足以語文明

釋家之學有所謂觀法所謂觀丈六金身法觀白骨法皆如想心結恍惚有此境界二十七日晴日中與三郎共飯于金谷香昧往視劉詠春哺歸

觀天象止觀終卷此書說止觀種法門甚細並言修止觀功候既深身心明淨自有種種善根開發心眼所見種種異相復言其後有種種魔事皆可以正念却之其治病篇言以心治病法謂臍下一寸名憂陀那此云丹田者能止心守此不散即無所治有師言常志足下莫問行止坐卧即能治病又云善用假想觀成形氣能治癆病如人患冷想身中火氣起患熱想冰成冰皆有經驗不知有人試其法否

證果一篇謂修止觀者了知一切法畢竟空寂名從假入空觀能於空中脩種行者名從空入假觀此二種觀名方便觀非正觀然因是二觀得入中道第一義

觀云何謂中道第一義觀此上乘之法千聖不傳即法華所謂止不須復語則天人鬼神皆當驚疑也

從假入空觀亦名三諦觀亦名慧眼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觀即墮聲聞辟支佛地從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亦名法眼亦名為這種智若住此觀智慧力多難見洪性而不明了故此二觀皆名方便觀非正觀

夜詣經甫談

二十七日晴與友人約同舟此行檢行李裝時匯乘及芷香偕來遂行哺出城詣陰亭途過陵廡俄至寶記與張冠霞同影一相晚與後齋飲于江南春

陵廡論道書中雌劍雄劍之別曰剛者謂雄柔者謂雌其出游也以雌劍將之其歸舍也以雌劍迎之雖然劍不鑄則無雌雄之用

又云採藥在赤龍將至一候與生人生物之理殊
又云進陽火言其動也退陰符言其靜也

禮尚往來小往而大來不往非禮也彼以偽亂真者輒有來而無往有取而

無与有進而無退此所以去道日遠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二十八日陰微雨出城至棋盤街普通書室尋購得新譯書十餘種既而指
飲于雅叙園

飲冰室主人為李文忠撰一書名曰李鴻章又稱中國四十年大事記蓋於文忠一
生事蹟備載而加以論斷有褒有貶其意也鄭重其詞其賅也則游移其詞吾逆知
著者蓋深服文忠之為人其於文忠生平辦事不得已之苦衷皆洞若觀火然於書
中仍不免委曲其詞而不敢直言者深以目前海內人之腦筋不易感動必如是至
編庶幾文忠之冤可以少雪耶

二十九日晴詣匯東與同室張園過張冠霞薄晚及匯東同映一相是日在匯東家晚飯
三十日晴晨後齋過即去作日記

前讀中國四十年大事記飲冰主人謂李文忠為廿世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
雄也蓋德然以造時世之英雄自許余則謂天下非無造時勢之英雄然其功業之
結果往往在數百年數百年後其及身而能立奇勳者皆時勢所造之英雄也如華

威頓如拿破崙如俾士麥雖云能造時勢不知實為時勢所造何也三人之出現
于世界上也其國中之文明點已徧布國民腦中而蒼萃于三人之身故仍不免
為時勢所造必如法國福祿特名路索之流乃可謂造時勢之英雄且日本之井
伊直弼以欲師歐美而長為國人所殺卒與日本維新之進者之志以談洋務受
重傷亦聞中國之風氣今日亦不頗異伊直弼之功安知中國將來不頌李文
忠之文忠之功由是觀之雖謂李文忠亦造時勢之英雄可也

晚乘孫招飲于一品香又首迎嘉四赴陸齋之約夜視劇

二月一日晴日中毛實君招飲坐有嘉孫及劉君葆良

古人無坐具皆席地而居故人与人相見行跪拜稽首之禮以示恭敬觀于日本之
風俗而知之矣今我國之無席地之法而獨留跪拜之禮何也

劉君葆良曰人之談新者動云自由吾不知其為文明之自由乎為野蠻之自由乎
一語破的蓋近日持自由之名義者半皆野蠻之自由也半皆被其惑遂欲放縱自
恣不守範圍大為人心風俗之害

哺詣考復語別薄晚入城夜寓直館一品香將於明日北行衣物竹具皆入船
夜不往視之問希尚自北米

二日晴晨希尚來小坐即登樓別母登舟叔雅來擁別舟於食時解纜向午出吳
淞口同行者為王維伯舟中觀衛生學問答無錫丁君福係所著

西人近來考得脾胃不相連脾胃消食之事絕不相干惟主生白血輪之功因能
殺各種微生物微生物能害人白血輪能殺人白血輪與微生物互相吞噬其勝
負與身體之強弱有相關此亦新理

讀書有記重有思想記事屬于文字學思想屬于格致學文字流于陳迹非台
人所遺之事不問在理與否只一味順受而已格致學須步步思索步步進并
能察其成見而別錄一境故格致家謂文字學所練之心思不若格致學所練者
雖然記事與思想無不可偏廢必互為用而後可

我國人謂疫有神故設法以驅之西人謂疫有蟲故設法以防之神不可見而蟲可見
微生物乃天地間一大種類經日與人事戰蟲敗則人生無恙則人死

聞前數日蔣御史上書請躬行節儉蓋內務府曹而戶部索每年供慈聖之費十
餘萬因請停止其事上大怒斥其昏謬蓋欲得母后之歡心不能如此也然為
太后計宜勸皇上留中不發亦保全名之一端也

七日晴向午出城至北火廟巷晤老估三留午餐遂詣厚庵談俄訪黃君孫補至
長椿寺門宇堂殿如故惟窗櫺多為西人毀去佳持淨波漆續修補未竣工也
清蓮師樞猶未與余晤拜其前不勝悽惋與淨波晤談即歸入順治門過化石橋
厲屋入視閩無人馬聞兵部將假此為公所日暮歸夜向樓過談

凡當大事者其先當能知人既知人矣者能任人既任人矣者能取人蓋明辨其心
之邪正精審其才之短長謂之能知人授人以職當其所能任人以事稱其所學謂
之能任人厚祿以養之使人懷恩蔽刑以防之使人畏威懷恩畏威則莫不奉法謂
之能取人蓋斯三者法固如示諸掌矣

居上位者不可無容人之量尤不可無容言之量自矜者不能容人自是者不能容
言故無往而不孤立以天下之大庶民之衆未有孤立而能治者也

能容人者則能用人，才能容言者則能用人，謀能用人之才者吾服其量，大能用人之謀者吾服其心，虛。

八日晴晨出城訪趙仲宣復話厚卷日中歸乘卷過，雨出門謁諸親友至賢良寺晤楊遠甫俄詣總部胡同拜于李文忠柩前晤李舉又至慶相家見稚嬰晚歸道路之平潔無過于上海房屋之爽塏無過于京師二者不可得兼奈何

上海馳車最樂京師馳馬最樂蓋馳車必待路之平馳馬不必路之平也而飛騰奔放縱控如意則馳馬之樂過于馳車惟塵起眯目且污及口鼻微覺苦具夜吳萬柳過談

九日晴向午到工部銷假工部署已為外人圍入使館署四暫假化右橋寺新舊舊宅為辦事之所出口仲宣先在命雜科儀銷假呈因漢堂官無到者遂未登堂擬至其私宅謁見晤往拜沈蘭秋師亦五年不見矣已生鬚面猶白增俄至甘石橋訪陸孟亭孟亭館于百揆先生宅其屋乃我家十四年前舊舍自戊子年遷至化右橋余後未入其門既見孟亭遂導余周視諸處亦無大改變惟先人書齋院中藤蘿架易

而為低且小者又丁香樹一枚伐去前者屋三楹余兄弟讀書之所庭中棗樹依然追憶前日事如夢如幻不勝感慨徘徊久之始出登車去時至教場五條胡同晤朱古微又訪仲宣不遇遂繞半載胡同南橫街等處而歸夜向橋東談向棧謂定法時新舊兩種人皆不可不用蓋新政之利新黨知其條理舊政之弊舊黨盡其情形然而不能互相知也必使二種人相與辨論而當軸者執兩以用中則得之矣余以為此深于閱歷之言

十日雨終日不出補作日記晚暮見與稚嬰晤集賓友于慶小山園中蓋見所居即小山屋園在屋東樓廊樹石頗勝工燭時諸客當堂有倫貝子那琴軒清階平及汪頌年於城外使至備飲彈琵琶鼓吹曲坐客皆甚

倫貝子為宣宗嫡長曾孫人極伉爽與孟亭兄相契藉仲仁師值上書房時課其讀書故與兄為同門

十一日陰觀禱壯飛仁學

仁學云凡物小至玉于目而不能辨之一塵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如吾所履之地而

一、地球云云此等語乃今日談佛与格致者所斤工樂道而余不敢決其必也
蓋大虛中之物質既叢列而雜居其小大以此較知之大世界自有小世界固
也然而小大之間必有等差有至大者必有次大者有不可見之小者必有可見
之小者微塵中既有小地球為目所不能辨必有稍大之地球為目所能辨者如
地既大於月若干倍日又大于地若干倍大小既殊豈能概為目所不辨由是以
觀微塵中有山河有小地球者不敢信也吾但信其有微生動物有動植物耳
或曰世界之在空際相離不相聚如月之去地甚遠地之去日又甚遠安知無可
見之微塵世界小大相去遠因之去人亦遠故又不能見耶曰不然凡物之去者
其相離之界大物之小者其相離之界亦小故物与物相離之遠近与其形之大小
小有正比例蓋小大有相吸之力若太遠則吸力不能到矣微塵之地球既小而
至日月不能見則尺許之遠可作數十萬里數百萬里觀一若月之於地之於日
日也豈有去人甚遠而人不能見者哉 佛說粟米中藏千世界
別有所指非人所能知
仁慈忠孝名詞也記說而已仁慈為君父之專名則忠孝自為臣子之專名其不

三日晴晴大霧舟在暹中洋須臾霧散而觀衛生學問若終卷
紐約格致報論道之功因甚多其一條云已摘之花以鹽水養之令花鮮豔暇時
嘗試其驗否

飲冰主人為李文忠作傳篇中着眼處即寓其所以文所以忠蓋當攻圍金陵
時有詔會勦公託言盛暑不欲多嘗國羞之功其德量過人所以為文為國議
和時雖被刺創甚而猶不敢服逸懼國事重且和約定後疾大漸且不及
家事惟痛恨毓賢詔國至此長吁曰兩宮不肯回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不愧為忠

四日晴舟折而西望見羣山橫翠海波作綠色觀日吞維新兒女英雄奇遇記排闥

俗云英雄肝膽兒女情腸余謂英雄不可無兒女之情腸兒女不可無英雄之肝膽
蓋英雄有直性兒女有真情有性而無情者非性之至者也有情而無性者非情之
至者也故英雄与兒女可合而不可離

余於兒女英雄四字不覺悟道蓋試問天下之真英雄當何等入其功業之成

下三十三行 五七

就自何而來是不足為俗人道也

夜間舟停出觀燈火燭色已至六法乃安眠

五日起視中作黃色猶未觀岸汽舟十餘艘岸泊海邊不能入口乃先雇漁舟
運衣物筍篋至塘沽余與繩伯二人緩行眺望見西北烟起有汽舟于上而未知
為來迎者蓋繩伯自上海行時常電達天津招商局也久之乃漸近俄界我舟泊馬
時風起波浪洶湧舟動盪不止余與繩伯登馬遂駛入河薄暮入大沽口砲臺皆
剝削幾盡惟餘殘壘在焉須臾至塘沽相與登岸出夕宿客舍中與繩伯等談笑甚樂
六日晴晨登汽車向天津進發一路民屋多殘毀者俄軍到津以駐招商局周壽
臣來車中一談即去久之復展輪過楊村廊房黃村豐臺諸處皆稍一停頓到
京師穿外城而入繞東便門過崇文門至正陽門始停車乃易驛車入城瞥見
城闕巍巍乘高車者駢肥馬者出入帝後氣象甚雄久之至椿樹胡同若元宅兄
已他出見嫂及姪女輩皆無恙下榻于西廂房薄晚兄歸相見甚歡夜高仲英松
飲往赴宴楊連甫在坐縱談

以此反之君父者以君父與臣子不平等故也若權平雖忠孝為臣子身名亦
無不可也

西人謂請東門之楊其葉肺之體物象形最為工緻此亦訓詁之奇而確者
一夢之短能容數十年月一腦之小能容無量世界

好古之字在進化世界為非在退化世界為是必執於文從古皆非佳義亦近穿鑿
壯飛穢老聃以崇倫謂其殺地球含生類不知孔子亦有此意論語曰奢則不遜
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富固孔子亦尚儉矣要之奢儉二字皆非中道善理財者當
用者固之似奢非奢當有者奢之似儉非儉者財者所以善其用則蓋節無用以
納于有用雖大富之家豈得不量入為出乎即東西各國其於每年度支亦有預
算表未聞昧然濫用其財也若一味崇奢而不顧其後其弊與崇儉善美崇儉則
人不需要其惠其害在人崇奢至財財不貲其害在己也己受其害則不能復有
餘利及人是害又在人也或曰不見壯飛之說乎財用不足但可耐源不可節流
曰耐源是也然不節流則源有時竭奈何以不可不慮也壯飛以是矯崇儉之弊

則可直以崇信為天地之常經不可也

荀曰性惡孟曰性善金曰性無善無惡此善無惡謂之無性可也

十二日大嘗讀李長吉詩觀仁學終卷

壯飛謂通商者相仁之道也而利之道也夫然蓋萬國通商所以使全球之血脈相灌注也否則此有所壅彼有所缺不相交通譬諸人身精血偏枯壅滯則疾作矣故為開闢絕市之說者何其不仁也

仁學曰眾生之業識無好而自終業識轉為智慧是識之終也忘山居士曰眾生之業識既有終無好則佛之智慧有始無終矣

謂孔子之徒皆指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以就朋友之倫然孔子二聖人皆未嘗不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職分為教也使世界果無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則人種何由來果可無君臣之倫則羣類安能相安吾恐四倫無朋友之倫亦無也安之三綱可去五倫必不可廢何也五倫者人生自然之秩序也本無弊害害五倫者三綱也今以惡三綱之故並欲破壞五倫是因噎而廢食也

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偏詆羣教獨于佛教則歎曰真聖人也

善士阿多格嘗糾同志創佛學于印度不數年歐美各國皆立分會凡四十餘處法闡信者尤眾

壯飛先生自云每於靜中自觀見腦氣之動其色純白其光燦爛其微如然其體紆曲行繞其動法長短多寡有無屢定不定而疾速不可名言如雲中電當其萬念澄澈靜伏不可見偶萌一念電象即呈念之不息其動不止易為他念動亦大異愈愈愈異積之至繁即又滴濁不復成象矣

壯飛謂人日趨于霄必集眾露人之露而化為純用智純用靈魂之人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風可以住空可以地行往來諸星諸日雖地球全毀一無所損害云云忘山曰斯言也先生意擬之詞非有所據也余則以為佛果圓成之日純然此景象也

余昔年在海上與同志諸人論乾卦自謂頗有精理壯飛先生竟載其說于仁學中

十三日雪霽日出檢書觀日本制度提要

我國之談國政者動曰欲振作自強非上下一心實事求是不可然高不改政體何由而能上下一心實事求是蓋專制政界內上下之情隔絕不通一欺蔽蒙混之天下也惟其不通所以不能一心惟欺蔽蒙混所以不能實事求是今欲通之惟有改革制為立憲設上下議院萬機決于公攝庶幾朝野君民之間無壅阻隔閡之患人自能實力奉公矣

日中佑三過談云我國雖償列強銀數百兆而西人仍用之于我國界內其或携出海外者必易金以去何也我國銀色者下携至歐洲多而虧耗故不得不然是以賠款雖多而銀債無慮其出洋也此為余所未聞姑記于此

十四日晴隨慕先入東華門至政務處聞生俄往工部朝房見本部長官食時歸易便服出城至楊梅竹斜街購朝珠及眼鏡訪吳石崖日中偕至萬福居小酌章霖伯在座

天下怪事奇事無何不有石虛談直省一葉以親生子與親生母為夫婦復生二子余叩其詳曰其人五富家之婦年十四未歸其夫數月而寢遺腹生一子婦不安其室欲再醮族人相讒許其坐產擇夫乃閱十數年無當意者而所生子漸長大

母子相依猶舊同食夜同衾無頃刻離也其後不知如何故相携逃去族人立聽之會婦之母家族弟某甲以流蕩無賴為族中不齒遂為其行乞度日越數年行至順德縣城內見一人家屋宇整潔門首立一婦約三十許貌與其母相似諦視果其母也乃前相認婦怒叱之甲堅不肯去婦呼僮僕持杖逐之甲大恚因探詢鄰舍有知者曰此家由遠地遷來時惟夫婦二人今生子矣言未已聞車聲

響一四視姊門外一少年下車入街辨其甥告者曰此人即其家之主人也甲大疑也漸悟其物所為因返本鄉播告其事逾月復來姊家強索錢曰尔母子逆倫我輩知之不與將發尔罪如怒縛而笞之以惡乃還官甲大恨遂盡以姊事白諸掌印情懇官為我鄉人張子純先生聞而大驚訪知此家門戶甚大不敢拘訊乃誘其男子至溫言慰之次問其父何名其人室色長鬚泣下曰云年幼無識事母命未從罪大乞死而已乃招其母來母猶少艾搔首弄姿見縣官直供不諱曰敵獲人許我坐產招夫姓十餘年無當意者不得已以子為之會自愛懼為人知因挾微費借遁至此經營十產數年未再願致饒富今事覺天也官曰爾已生

二子安在遂傳其子未一歲一四歲貌酷其母惟髮皆逆生如豕毛然官以苦情
重入上聞則官長皆坐罪遂處母子二人極刑並殺其二子以其逆種故也

補借肅伯石虛至松鳳堂選得一雛故名寶如者溫文語秀潤其家有父母者
答曰如有父母何至臨入此中余乃之心動抵者乃去

十五日晴訪杭州館訪樓汝同儀陪石虛借飲于萬福居幼冊至館後觀劇于
天樂園戲之佳妙無過于京師雖平常之脚色皆有精神最後演駱馬湖其扮黃
天霸者英雄儒雅兼而有之

是日依三談及駱文忠之得民心于蜀中也以設夫馬費其後丁文誠之失民心也以
裁去馬費何謂夫馬費凡官長過境例應民間出丁充差徭駱在蜀攤派平民出錢
官自募人充之於是窮民頗需其利而富民免擾累故百姓皆感其德丁不知民間情
形以為夫馬費近近加賦遂一切裁去貴州縣自捐廉俸入之於捐廉之事有名無
實遂復舊例百姓仍被差徭之苦丁公不知也以此愚人感怨之嗟夫居官而不達民情
雖其心出于愛民反足以病民者類此甚多

十六日晴他宣簡齋達侯石虛相繼至觀書薄暮羅羊甫及向棧過

觀止觀輔行弟四卷有云九縛凡夫不覺不知如大富貴兒坐寶藏中都無所見動
轉里疑為寶所誘之乘執病謂諸珍寶未見鬼虎龍蛇棄捨馳之於路辛若五十餘年
雖縛脫之珠俱貧如未無上珍寶忘山居士曰此數語已將大乘示人人自不悟耳

晚至愛相家未得見詣向棧欲上書愛相言警察經理余力阻之曰此非專制政
界內之事夜與同訪高君于日本使館携新民叢報二冊歸

十七日晴訪方晴霞又訪花農自中視石虛借飲于致美齋飲罷復往松鳳

初余見寶如即嘗其有志貌亦可人石虛無端問其願從良否寶如答曰甚願余笑
曰我頗有他妾之意石虛曰此人可要汝戲談也而寶如自思與余懇懇甚至余亦
愛之適日晴石虛因今晚聞往視寶如密探其家中細情且窺其意寶如一下言之

且云欲我出甚易但贈白銀二百兩與我大母足矣拔我于地獄中厚德不敢忘也
石虛以告余是時遂與石虛復往石虛因詢其所居答曰不知神情與前日大異石

虛大疑以力何嘗之速豈有他故耶余曰此兒女常情此等語可於人前問之即宜

其不言因燭石虛明晚再往探詢遂告散歸

十八日晴復出城晤林蓮孫福伯約郭春奮晤三同聖堂高子毅以香松飲坐客甚晚見萬柳遂入城
十九日陰拜客薄午至杭州觀杭人於此日園拜冠裳路語見石虛始知昨夜之事竟不妄
石虛昨夜至松鳳閣其所晚故素雲曰實如家中尚有何人素雲搖首曰不必
問矣彼已為君等罪若矣公等之意我豈不知顧入此網羅中欲振翅飛去良難
實如雖於去及到妓院時歸家而復出令其留客決意不從至今猶慮不也然
受難逢非一日矣前夕鴛母知其有婦志倒惠而告之青其不學好公等欲救之
非不善持之過意適以害之不然我豈不願嫁人其如無自主權何言未已實如
至旁坐石虛僕素雲出徐問之實如不肯言既而曰我事公已知之何問為又曰
孫君何不來良久歎曰我孽報猶未滿痛哭而去石虛嗒然若失俄披衣行寤身
出遂握石虛手曰為我告孫君有暇常過我勿因是來也是日石虛一語余
余聞之為酸鼻稱遂偕石虛往第外至三人共談若無前事實如佳歡笑時
橫枕金勝帶視滿目皆淚痕

晚与石虛赴方晴霞之約夜深入城

二十日晴觀書

梁卓如改清議報為新民叢報議稿較前尤持平蓋年來學識之進步也其新民
說謂國家之日就衰弱由民德民智民力之未充不得專責一二君相可稱至言
又云古之強其國者由於一人之雄心今之強其國者由於民族之漲力一人之
雄心不過振其國威於一時民族之漲力可以綿其國脈于永久今日欲與東西
人馳逐於物競之場專責於一二英雄勢不可也且如之意如是忘山居士曰
觀於此言則吾所謂造時勢之英雄功業每成于百年之後不能及身而見者豈
虛語耶雖然不望諸君相而望諸國民不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億萬人則受政之
難從可知矣外國之受政也無不由百姓自奮智識上朝廷相爭爭之久而後得
之無異其百姓自奮之也今我國之民愚而昏下者皆不知有憲法之事藉智者
羣墜于官途窟穴于弊政中而不欲安其樂起談及法者不過二三書生然皆志
貧無聊非如泰西素傑優于空闊道德者往一宙于贊產可以聚其羣力以與政

府相抗也是故我國之安法望之于上固難望之于下尤難欲求之為是也也蓋亦知天下之不可為矣

晚余悔若過誤見李頭傷書慨然曰身世茫茫不可知矣惟有從事于此聊以自安又曰少時擁書萬卷上下千載俯仰自愛今類矣無復前日之襟懷矣後書亦不記憶腦力其將退才夜与慕兄及陳瑤園汪頌年余悔若諸人宴于慶山園中

二十一日晴乘車在宣武門以北拜客見沈小沂胡梅仙捕歸感前日靈如之事賦絕句三首

誰家嬌女玉丰神化作茫茫孽海身我本多情游色界可憐拋鳥欲依人簾幙深重夜漏長悲仰耿節涼如霜枕花菱度紅春雨紅淚潸潸濕我裳 含情欲訴復藏羞花落隨風不自持搔首青天更誰怨三生因果說從頭

二十二日晴晨朱筠青過談出世語甚樂歸其語如下

所謂進者動也所謂退者靜也所謂沐浴者溫養也

洪水始至暴流混濁漁人不可以取魚數日之後將涸水涸涸漸澄宜中有鱉旆出

現然後結網

凡入空用功者一月之內用一口一日之內用一時

余奉欲至天津訪筠青乃無端自來亦奇緣也

二十三日晴郁堂來自中世城晤筠青因語蕭州午飯有二伶在坐兩借郁堂至松風晚歸

筠青為言張三丰有聯云八百大牛耕夜月三千美女哭春風

凡國家不患與異常人患與平常人外國平常人無不通普通學此其所以盛也今我國非無二三異常人惜通普通學之平常人寡以我國平常人與外國平常人相較而文野之程度相去霄壤矣請以觀劇福之上海之戲平時遠遊于京師而近因義和團亂後頗有三五著名伶人南下人遂謂新口之戲移于上海矣及余至京流連劇場之次覺戲之精神終什倍于上海何也以平常之好角多也上海雖有三二異常之名伶其戲之若如故猶我國雖有三二異常之管人國之野蠻如故其理一也

二十四日晴觀書

無行徑去貪欲即是道若人難貪欲而更求菩提譬如天與地佛既教人戒貪欲即是道如此等語甚多皆不知作何解

慈山女士請云玄關路斷無消息去遠人莫浪傳似慈山亦問道者

觀慈山年譜終卷自述生平一替甚奇之替文殊召往冷甚熱活也有一女人在馬俄化為男人有一人提骷髏嚇其其驚恐甚甚甘如飴最後飲血水味同甘露皆不可能

清議報累責我國此方之人於聯軍駐京時送萬民傘德政牌及自稱順民者以

為多那人之大辱蓋生或奴隸性肯甘心服人者也余以為不然夫撫我即吾產

我財雖古之常理何足為恥且當時力既屈矣使猶不服惟有盡受西人之屠割

而已事聞不忍甚為奴隸者反思其受鋒刃也人誰不愛其死世固前以死拒之

者而其發源仍出于救死之心豈偉夫必死耳若絕無可望而始終不屈以為高

者此藥州所識宦官官妻之行為自猶不可何況于民吾不意海外新之而猶守

此陋見殊可惜也

二十五日晴初青過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故信為人間之至寶昔人請去早知潮有信始與弄潮兒

甚真其日中詣種障壁赴仙宮約哺至平介龍觀後時時管下下其致盈齋石芝

二十七日晴觀學日契

從無入有謂之後天生人生物也從有入無謂之先天成仙後佛是也

佛云萬法歸一老子曰得一萬事畢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者何坎之中爻

也人能知一則宇宙在乎手人若得一則萬化生乎身矣

止觀輔行云意若一者何事不辦若集得一則不難

回此則得一不至于終乃不至至老死占最得一則產彼岸惟此岸快

乾失其一而妄為離坤得其一而妄為坎此不能之謂其生也故必取一于乾然後其

乾體此不為之理也

造字始丹後月生水象坎卦日月為易意至深遠

晴了向樓過晚詣從白送行

二十七日微陰溽午許主層招飲乘車往所居即恭慎公舊宅庭院靜深海棠花未發也晴出城訪石廬與僧至松鳳門首一車一人抱被枕以出車中坐少女諦

視寶如也問何故曰以病將歸去見余未遂下隨余入石崖曰今日可謂巧極若米
進一步行其處不見其人矣寧如信余坐復時一枕余睡上呻吟作病苦狀兩目含
淚問之亦不答石崖為許所則云此皆肝鬱也余因溫言慰之使善自調攝勿過愁慮
安命待時寶如善愈意者晚歸夜兩觀書無興早眠

二十八日晴釣青過後道

丹書云濟其美者賞之敗其事者罰之賞之權須自我操而罰之權宜假之于土也
地天泰天地否水火未濟大水既濟故必陽下于陰男下于女君下于臣而後天下可治
昧詣李高知仲彭於令晨病沒哺歸

觀止觀輔行書中所發揮之中道第一義即金丹大道也釋家不敢明言但云意思
路絕不可思議而已

中庸之庸字筠青言篆書作庸用二字相合大有微意

二十九日早晴得川如佳書知家中被盜去書畫星物件無算

向午出城至葛鎮領酒券甲其夫人之喪日中在長橋寺與淨波談哺至同豐堂赴祁子

敏之約子敏祁之恪公第三子余前見其人尚垂髫今則岸然成人矣余因慨自己
未春移家海上至今僅閱八年而幼者一變而為少壯者漸字而為老者漸字
而為耄倭再閱八年吾不知所言又將何如也

晚歸夜觀書

天地間好景惟詩與畫能寫其真如照相留影然願畫家但能繪死景詩家能描
活景如李長吉詩小而歸去飛煙雲此非為筆所能到也

梁任父清議報而登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議論精闢如我心中所欲言是徵其學識之進其結
論之知有合群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軋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
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皆名言也

三月一日晴觀書

止觀輔行第十五卷云愛是養業之本如水潤種因愛有憂因憂有畏此佛家所以
令人斷愛盡愛涉私若公其愛則名惡不名愛是故佛有慈無愛
有愛則有憎佛無憎有悲憎與愛相反而悲則與慈互用

道家亦外復佛家亦外復其所以亦外復者不解其何故

向午方晴霞返映出城至琉璃廠購書晚歸夜作書寄南中諸友

二日晴風起出城車中觀書

佛家深呵于色其所謂到色彼岸見色中道此八字又鄭重出之蓋別有微意凡人腦中皆有喜新戀舊二種質點喜新者人之性也戀舊者人之情也不喜新則無變動力不戀舊則無固結力無變動力則世界不能進化無固結力則群類不能生存

要而言之喜新者離心力也戀舊者心力也二力交相為用故諸星能繞地球而終古循軌道也近日持進步主義與持保守主義者兩家儼分黨派蓋進步者以善為宗旨保守者以不妄為宗旨若相反也而我則二者適以相成何也天下有不可不妄者弊法是也陋習是也有不可不妄者熱心是也愛力是也故必有不妄者而後可以善其妄此亦離心力向心力互相為用之意

日中謁十八年前受業師秦幼衡先生先生館余家時余尚垂髫今又五年不見矣日中至江蘇館赴仲吳之約時歸住藩卿朱郁堂陳善卿成退

三日晴觀書

佛呵妄五蓋謂貪欲嗔恚睡眠掉悔疑也此為凡夫說也若夫依空能起蓋依中亦能起蓋此為二乘及菩薩說能食善睡者命終墮于餽蟲蚌蠃螺蟲中五百萬歲常處黑暗不樂光明此言可以警貪睡之人

止觀家言入定時調道令不寬不急調息令不澀不滑調心令不沈不浮此法蓋用之于溫春休息之時即道家內火候也又云善調三事令託聖胎吾與道家養胎之說相合見止觀輔行 第十卷又云不精進欲界難過寂坐孤修者何有欲界有何難過此不可解豈別有所指耶又云用邪相入正相無漏心修還成法是為巧慧何名邪相何名正相書中亦未明言

徐孟翔來談留午飯時仲宣過即去余至工部局閱無人馬遂出城訪雲卿談時至同豐堂藩卿邀小酌俄請松鳳晚入城

觀飲水室自由書所謂煙土辟裏純者功用甚大人雖此質不能成象傑世界雖此不能進打文明四日晴范桐士過桐士高也子來自杭州是日飯罷同車出城觀劇

夜觀書止觀輔行第九云因緣有逆順順生死者有漏業為因愛取著為緣逆生死者有無漏正慧為因行不為緣所謂逆順與道家所謂逆順之理同

載記云知止而後有定何謂知止必問道而後知止不問道則浮沈苦海無止期也釋家之書動輒言法者以為佛所謂法即道理而已不知道理自道理法自法不可混視止觀云若念不住如汗出而退即當以止對治馳蕩靜默無記與睡相應即當止觀破諸昏塞故止觀互為用即不求佛亦可作為善心之法

五日晴觀支那文明史論日本中西牛郎著

西人謂我國之長城為地球一大工事其長千二百五十英里高二十英尺乃至二十五英尺以巨石與煉瓦築成六馬可並馳于壁上若取其巨石與煉瓦作六英尺廣二英尺濶之壁可得環繞地球三重云

我國人口繁殖甲于地球之故由男女配偶不能自擇皆為父母所強定故男子無妻者蓋少且相傳古訓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重嗣續故男子無不娶一人此生蓋所以日見其繁也若西人則匹偶聽自擇不能聽女子嫁人故男

子有終身不得妻者殊不以為怪且嗣續之見輕不娶妻亦無責其不孝者是以人口不及我國之多雖然余又聞之西儒云種類進化用腦筋多者生育亦自然能寧生有難寧而不生人其質性必皆聰明強健反是而生育難多其人性質必粗濁而鈍由是觀則人種固不貴多而貴精也

支那文明論以郵去馬融孔安國之徒歸諸注釋之文學家誠為不謬蓋專以訓詁解釋古字古義為重謂之文學實也雖然漢儒於三代之名物象數典章制度未嘗不博稽而深究則置之文學考古家亦不愧也

我國哲學發源于周末諸子而大盛于宋元明諸儒本朝又尚文學考古而哲學稍衰至今日哲學又稍發而然而今之談學者其間見廣博其胸臆偉大與一不通東西古今學術源流與政治之沿革者以是而講哲學宜其新理日發精緻與美決非宋元諸儒所可擬而及之也

謂作辭儀文體為束縛思想之自由誠哉是言乎

言晴觀書筠青過談談至王部公所晴詣官書局待李亦元不至在杭州館與蔡談談向孫及歸

七日晴晨作家書映作日記明觀書陸孟言過談

居今日世界上為無權以為國謀為民謀惟為身謀為家謀復非身家之外為親族故舊謀能稱得一人有益於一人皆無儒生往編

凡為道之人著法而中愛謂之貪執法而妄想謂之癡見壞阻其法者則生瞋見不得其法者則生慢四者皆所當破

佛家用功之階梯自乾慧地起有所謂性地歡喜地薄地離欲地已轉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此皆於心中修性之功候次第故上觀輔行云此樂深妙聖人能捨凡夫捨為難注云凡夫於諸地生愛故捨為難輔行又云女有六欲謂色欲形貌欲威儀姿態欲言語聲欲細滑欲人相欲忘山居士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此寂坐枯修者所易為也惟止欲在前而湛然不為所動方是大英雄大丈夫佛書累言亦有漏亦無漏不知所謂漏者何物

又云我人眾生如龜毛兔角求不可得惟有實法迷此實法攝起見思見思無常念上生滅觀是可知所謂法與理者別理不過見思而已別有法妙非人所知又

云若不取著皆能通入若取著者即為所燒是故禪宗家言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也又引大經云空者即是外道解脫者即是不空即是真善妙色又云諸見皆依色此色非污穢非不污穢皆不審作何解

八日晴觀黑奴翻天錄晨出城訪石孫與偕飲于廣和居

石孫云公等投票良法也而我國今日不能行者戶口未清故也蓋投票舉人以票數之多寡為斷若我國今日行投票法則舉主皆不必實有其人庸可據乎又云欲行警察法必一街一市之人無貴賤貧富莫不可去一法而後可以人奉法若法行于賤且貧者不能行于富且貴者則設警察何益余皆深服其言蓋石孫閱歷人情世故最熟故其所發心得者

映與同車游江亭登眺空廓山色如畫水閣蘆葦搖新綠橋垂垂景物也晴時至龍泉寺與僧人閒談清碧一層使人於熱臘中耳目涼潤臟胃澄澈晴至廣坊橋官書局晤簡齋仲宣善歸

九日晴桐士及演甫返補訪工部館歸噴道出正陽門拜謁入崇文門至右坊園

戩極

指揣拳

榮確鬚鬢

狝叫牙

瞞也目也 眇目也 眇目也

訪羅革甫不遇遂往視高子衡即還默坐觀書

凡人年逾弱冠往一歲則稍壯生悲惟余不然蓋自視豈識閱歷与年而俱進故每過一年輒益加喜勝人之恒情也

以美利堅極之明之邦而黑奴之受苦慘酷至此吐之怪事夫然後知南北花旗之戰果為義戰也
晚赴陸孟字之約孟字夜臨客于德昌

十日晴是日為余母誕辰嫂氏具麵餉余味出城至琉璃廠携得道藏心珠集及道

書諸種又容齋五筆寒山堂詩社置車中哺至松鳳小坐余聞齊如日來有所苦乎

寶如搖首含淚不言余歎曰我迨來於此中沈味甚透久矣見尔等輒動悽涼悵悵

之情復何心取樂故殊不願作狎邪游嬉汝有志不忍不一來視汝實如餉馬余又

曰我自汝上為我罪若我盡知之實心隱不能問何事余曰我不知也實如曰君猶

不知我何從知之相對默然余手道藏心珠集一卷卧而觀之寶如斜倚余懷口中

吟哦不絕未幾夕陽西下余遂入城

余覓二林居集及尊閣居士集數年不得蓋彭大木羅臺山皆本朝治佛學之卓者其詩文

皆粹美是日歸見奈頭二林居集一部知為曾經堂書實送來者也閱之有文而無詩
十一日晴觀黑奴籲天錄此書寫黑奴受虐情狀慘無天日而黑奴中大有聖賢豪

傑其立志之堅用心之平恕如湯姆之為人百世而下聞風興起矣
此書於悲慘悲苦之中寫出義夫貞婦孝子仁人無涯際之情潮時而排惻纏綿

時而激昂壯厲能令人喜於未知此書之不可不讀而不忍卒讀也
余讀此書益感實如之事我國富奴有禁故男子羅星苦者鮮惟女子或禦身為

婢或墮于勾欄中其苦不減于美國之黑奴
我國最苦之人無過犯罪而入牢獄者蓋視之直不以人類手足桎梏与多人聯繫

黑間土室中動轉不得自由過獄者之酷者頻施笞捶且向其索賈不得則益虐苦
之此過善良獄吏亦可獲寬假惟視罪人之所遭其即美國黑奴雖多受凌虐然遇

主人慈厚者待之未嘗無恩使黑奴所遭盡如解而培聖路來夜娃之流則為奴亦
何苦之有故天下事未可一律觀也

補讀止觀輔行

慈不能吸鐵佛以大慈故能吸眾生使念佛求淨土極樂

十二日晴觀黑奴籲天錄終卷晚向棧過後

俄約已畫仍与李文忠第二次改奉之約所減較者無幾然必遲之又久俟其聯盟德
意與聯盟俄法再聯盟之後而後畫此約一若救國仍務外國事始了此事果何益耶
世但知青曾胡左李佐異種以自殘同種不知洪楊得志于天下豈能定法以救民
耶依此專制政體擁擠十八行首凌壓四百兆人而已或告李少荃何不自帝曰李
當時豈知共和立憲之善者耶就令知之而稍有異志則海內討賊之師奮起勢將
竭全勇以國人重戰流血千里即幸而勝也非十數年不能底定精神智力耗其大
半矣復何能經營國家耶且以全國督閫曉曉之人不知有學更不知有政即欲安
革而翊助之者誰乎其學者又為誰維李之學識雖極項亦不能以一人而獨不之
況李之識才固猶有未到者耶吾恐戰勝功成之後仍不免襲二十四朝之舊軌乃
億萬軍子孫金城湯池之業但於政治中暗受其面貌效法歐西耳而臟腑中已朽
壞依然不動也則亦何貴其能自帝于是故支那之不與天為一也天行之以力橫豈

數千年矣非人力旦夕所能回也

十三日晴晨觀日本國史略逾午至工部公所與同寅十餘人詣葛振卿家公祭
其夫人補至同豐堂赴席卷之約即歸觀止觀輔行

第二十七卷云真法名無漏道品是有漏有漏能作無漏方便方便生西真理
難會忘此數語內藏秘訣治佛學者莫能悟入

凡男女媾精之中有微生物曰精蟲此近日全羅學大明為人所恆言而佛書中已先有之大
論云身內欲蟲人和合時男蟲曰精如淚而出女蟲亦精如吐而出骨髓膏流合此二蟲吐淚而出
余讀釋典向不解隨喜二字今始知之蓋隨喜名為慶彼佛既三轉法輪眾生得三
世利益我助彼喜故名隨喜又佛書所謂煖法頂法似皆有微意

夜讀杜詩杜於詩律極細凡於律詩八句之中其每聯上句結尾之一字各日為聲平與上下聲
十四日晴觀書

日本德川氏末代尊王之義大明于天下難以將軍慶喜執位之尊亦迫於公論所
不容遂因山內豐信之請自上書辭職歸政朝廷可謂順人心而知天命矣乃其下

將更不忍王之失權復以警說搖惑之始權之把關軍敗東歸又為之負國效死直
至函館之役方東身歸而何其愚也雖然日本國權屬于將軍之家其規制綱紀部
分所組織者千百年矣一旦欲破壞之豈不血刃而能奏功耶猶幸當時幕府威德
日就衰微國中人心皆嚮往于皇家故兩年之中削平大難而國勢一變遂與進與
文明諸國抗衡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明治三年有薩藩橫山正太郎投書集議院自屠腹未殊人問其故曰朝廷開集議
院下情壅塞有名無實故建議十事以死諫耳蓋當時雖名集議院尚無民選之人
改下情猶不上通其後遂有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連署上
表請起民選議院事在明治七年朝廷雖未允行而輿論紛紛已而當官條陳其
意旨揭之新聞誌公布天下議院之說一時動朝野至八年遂置元老院七審院又
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欲漸次立國家立憲之政體

晡偕暮見諸汪頌年居慶小園中亭石池臨極幽麗楊柳垂新綠落花滿階三人方圍石桌
坐而悔若至稱曰日須往游西山碧雲寺約明年並馬去余亦欣然願往

十五日微陰晦若頌年跨馬先行余始亦乘馬苦其顛遂易車出西直門經御河水
沿碧通昆明湖玉泉山水所灌注也河堤垂柳籠籠行十餘里至藍店場小憩酌茗
啖餅飯良久復行一路疎林遠村如畫亂山雄峭漸逼人山下多奇觀覺宇絕麗不
知何名俄繞山坡行碎石聲礫躑躅又逾數里始至寺門既入則每厝一殿層累而
高蓋其寺倚山建立為明宮監于某所造禪房靜深杉柏蒼翠老僧獻茶心境幾與
山泉共清良久與悔若頌年游殿後歷階而上至最高石塔上俯視寥濶悔若云晴
明時可望天津海舟惜此時微風塵障都城猶蒙隱不可辨塔左右山巒環抱其後
懸崖萬仞下皆白皮松蔥蘢蟠拿濤聲震耳時日如午相與下塔聞頌年云寺左有
佳境余因振衣獨游蓋悔頌先余游其地故不隨往穿殿房小扉至一院落頗垣敗屋老樹蟠屈怪
石嶙峋石隙中泉流冷冽作響余倚石坐聽久之不忍去會一僕來促余行曰將往
卧佛矣遂偕出過五百羅漢堂復入觀之殆与西湖雷隱寺無異觀竟隨悔若頌年
徐步至山門外里許皆跨馬并卧佛寺在碧雲東北門外松篁夾路樓殿亦闕整
花木叢茂入殿見一佛橫卧始知名卧佛之故其西有庭院多高樹幽石廊宇靜爽

惟簷檣殘破闕無人看時相隨一童子年十五六警秀可愛自云蒙古人與言笑頗
解事因導余等登山盤曲而上至山巔亦能勝遠然不及瑛雲寺塔之高會日晡遊
下尋寺僧所居解衣憩息淪茗共談良久三人從容出寺各上馬揚鞭而歸余馬行
遲至藍店場仍易車薄暮入城蓋余前居京師十餘年於西山未一往游一西山自今
月始故不可以無記

意觀書

日本景行皇時有皇子小碓以征東夷歸卒于伊勢葬能褒野忽有白鳥從墓飛出
發墓視之惟空棺耳此事甚奇豈仙去乎

晡頌年追談余謂今之時世有三無曰無事可為無人可責無議論可發

彥復於元旦試筆擬一請太后歸政書余入都旬日間其書始郵寄以務處無人敢為
代奏而彥復揭諸新聞紙此等舉動余視為人生莫大之恥蓋東南名士之陋習也而
彥復猶甘蹈之自鳴得意故前日貽書責之

大論第七載有二比丘一名喜根一名勝意勝意讚說持戒喜根不讚說持戒語第
子言淫怒癡即是實相無所礙勝意聞而訾毀之謂此人教他入於邪見厥後勝
意以大瞋惡業而覆入于地獄無量劫中不聞佛名可知佛法難測豈可輕謗
法之罪重於謗佛

十七日晴觀書

佛法入日本蓋在我國梁武帝時由百濟國獻佛金像及行論于欽明天皇其後
大臣蘇我馬子與皇子豐聰首入教造塔殿寺觀佛教自是大興然馬子親於教
逆而僧徒往往倚勢橫暴為世患若孝謙帝時又有女僧道鏡幾亂國家於此論
者歸咎佛法抑知佛固不任咎也學佛者之過耳夫飲食所以養生也然無節度
足以傷生不能以傷生而廢飲食也男女所以傳種也然無節度則致淫亂不能
以淫亂而廢男女也佛教人持戒平等清淨寧欲立誘惑眾生為惡者耶彼假佛
之名而不循佛之理者雖佛亦無知之何也因其子孫之不肯並誣其祖父可乎
晡與桐士出城觀候晚歸夜觀書

十八日陰觀國史略

日本上古史事紀載甚略蓋因物部蘇我二家被難後典籍焚滅殆盡故無可考
當尊武皇時嘗遣下道真備等使于唐觀唐家典禮其後真備歸國至高野皇
時遂斟酌古今以之儀制故日本制度多沿我國唐時

補作十五日游山日記夜觀止觀輔行

佛家動云淨不淨之言非淨非不淨蓋欲人知無所謂淨無所謂不淨也若以不淨
觀則而身中五臟六腑外而宅宇錢財穀米衣服飲食山河園林江淮池沼悉皆
不淨若以淨觀雖世人目為極穢汚之物亦可云淨要之淨不淨皆人圖于耳目習
俗妄生分別以佛眼視之何淨穢

十九日晴觀書筠青逸暇自天津來此也飯罷借宿向樵映至琉璃廠書肆得弄丸
子悟真篇圖注此書罕有寬處筠青言凌齋有抄本從未見有木板者弄丸于平叔
每詩一首冠以圖而闡發妙義尤為明透可寶之至又神仙通鑑呂祖全書二部亦
購定補到松鳳小坐薄暮歸

宋太宗時有日本僧裔然來朝太宗引見問其國中世紀裔然對以皇統一系萬
世名華宰輔以下諸臣亦皆世家太宗歎息不已蓋日本之能如此實為地球萬國所無
佛書明言空見偏僻即是邪見而學佛者執空以為正宗悲夫

注止觀輔行者明言金丹圓法也初發心時成佛大仙準龍樹法苑金身丹故名金丹夫金丹
既即圓法則釋道可判為二家耶智者大師未深研老莊之書故動加駁斥耳

二十日晴觀書晡雜變幼飲于福全館五日裏孫過蓋甫自上海來

夜觀弄丸子悟真圖注解周易中庸四章義甚微妙曰周從用從口易從日從月中
從一從口庸從庚從用又言朱考亭亦聞道蓋純陽所傳授陽明子少年時頗顛張
伯端所著書晚年始聞道

二十一日小雨隨養兄至榮相家賀喜蓋榮相以其姓女嫁倫自子是日過愈夜與余
與榮相素未覩面始拜見人極和霽溫雅薄午余先歸晡復詣倫自子賀喜甚多皆
不相識因相隨入洞房觀之陳設豐麗時天色晴明早聞之兩所以洗塵也余即還
晚詣頗事談

夜觀飲水主人所撰南海傳諸凡聖賢豪傑之故世任事如維新也

又云人生世界上種之苦惱約有三端一曰天生二曰人爲三曰自作天生之苦惱人智日開藝術日精則可以勝之人爲之苦惱公德日進政事日修則可以勝之自作之苦惱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則可以勝之然哉

南海以爲各強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最爲文明進步之害此大不然蓋強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大爲文明進步之利也我國風氣之所以遲開欲變法而不能果於成者正坐自元至今日一統之高太久而壓制之力太甚外既以敵國外患於是不得不視其民若仇敵唯恐其有智識學問唯恐其有才能而束縛之閉塞之摧抑之不遺餘力也使皆如土偶如傀儡如死人或方得長保子孫萬世之業而無虞噫人之自用此法以取我四萬之人我四萬之人遂入其牢籠機械之口顛倒迷瞶數百年不能出更古望其文明進步乎夫東西國所以文明進步如此之速者正以其不爲封建割據之國各君其土各子其民時有敵國外患不能不倚恃其民爲心腹手足以爲扞難之用而民之智識因之易開民之材藝因之易進蓋處生存競爭之大劇場其君常有恐懼于外遂足造成國民之幸福也若夫世界大同地球之上無一國不富強無一民不智慧夫此後可去國界消其互爭雄長之心今尚非其時也

南海欲設胎教院使凡子女皆受養育于國家欲養父母之恩雖然養育雖受諸國家我身自何而來生我之恩無能逃也惟有國家能創設機器造人使受生不由父母而後

又云朔年以來工價倍增時刻屢減實世界進化之一大現象也哉

又云凡男女二十歲卒業學校後必須充當養老院善病院之看護人一年如現世各國民皆須有當兵之義務者仁哉是言

各國之婦女有權投票者不過美國及澳洲間有一二國耳餘皆無也

佛說今世界外無法界差別有微意南海不知因欲造世界中之法界其心良苦

佛教人出家南海謂大同之世人無家則人亦出家

南海亦主張早開我國地方議會惜僅存此說而於戊戌年未見諸施行

二十一日晴觀書日如午乘車至西城拜客歸是日暮見生日晚飲于福壽堂

夜觀神仙通鑑此書爲國朝康熙時人湯明徐道乃纂集護之使人於苦界中開

一境其中有寓言有實事不可拘泥其文字之迹也雖然洞道者觀之洞達融徹不洞道者則目為荒唐之說無稽之言而已

二十三日晴觀書映主工部公孫遂往帶嵩尚書夫人之喪補請厚養小坐厚養邊新室在鏡匠胡同極宇高爽

今日改科等法以榮論取人於是頭一場考生皆抄荷其所對之存國政法外國史事千手雷同非不能不以書法之工拙定甲乙去取勢使然也愚故以此廢而鄉會試考字矣

下晡繞道崇文門而歸夜觀仙史
我國古書載者古氏時西漢其治民使男女自擇偶一男止配一女不許淫亂為合九區遵

行如一蓋與今日歐西風俗無異特彼為據亂世以前之太平耳
二十四日陰終日不出觀書

仙史云凡至蓬萊之境必過於水三千蓋弱水最難過雞毛必沈世人無有知弱水為何地者余今為指出弱水即是欲界色界無色界能超三界入佛境矣

洪崖了道後常竦入雲霄無翅而不飛潛行入海無鱗而沒或駕龍取鶴上造天階

或隨心變化下游塵世出入人間而莫之識隱遁其身而莫之見每遇清風皓月

靜夜良辰想得道之趣拍掌大歡聲達四遠此亦見諸仙史

西人體操即我國古時之舞儀也當伏羲時河濱歲久不流陰凝陽竭人之氣脉亦鬱于內血為不行手足拘攣土龍氏陰康知是坐卧濕地又感風寒三氣雜而

為痺因想通血脉之道乃制舞儀教人引舞或持竿持輪轉或以肢體轉舒以科導關節是為大舞痿痺之病遂去舞儀始於此

世傳陝西慶陽府城三鹽池富貴亦有大小二池山丹衛有紅鹽池皆蚩尤血所化因為亂害民故令萬世食其血此等語傳自上古殆無稽也

古史云龍與鳥精遺化而為蠶然則蠶可名曰龍鳥精
二十五日晴向午詣厚養賀為其子納采見嘒霞子教

履平云今日國民進身分四途曰文章由科場進也曰實錄由保舉進也曰捐納由銅臭進也曰繙譯由外國語言文字進也余思之良久果不出此四途

映与筠青同入城筠青往謁蕭郎余歸家待之良久筠青始來与談道俄少以叔來蓋於前日到京

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戶字作何解世無知者所謂者天地根生死門也俗傳月中有兔又有嫦娥搗藥又云牽牛於七夕會織女銀河駕鵲橋而渡皆是妙道筠青云聞道之後即不能了道永無墮落之虞轉輪回而不迷共故我輩聞道皆不始於地又云聞道之人鬼神欽敬直不以人類等視

二十一日晴與婁氏談仙佛之學因果之理極暢薄午履平桐士過映與履平同車出城先至松鳳山坐哺觀劇晚歸夜向棧來談

西國政治家持論莫不以哲學為無用且有害于國家謂希臘羅馬之亡坐其國人之趨于思想家名理家太多而無治實事者故也志山居士曰斯言近是而非蓋人之性有火日外景金水內景之別古因性之而近不能猶天下人而一律之也偏于事學曰火日外景偏于理學者曰金水內景國家興盛兩種學人並行不悖且文相資何也理明而事益治事治則理念明觀于今日東西文明國皆是也若國家衰亂於急其士夫無治事學者非不願治事也固事學須賴朝廷以政法維持之而後人材出焉政法既廢事學荒矣惟理學可以不藉王宗之門戶而專修羣居而

深譚權在我也且世愈亂其學愈愈不得求其所以然之故而名理念出是故哲學之盛每在國家衰亡之時今乃以國家衰之歸咎于哲學抑何其不察之甚耶二十七日晴詣西河沿客舍視少叔日中相對痛飲飽啖即歸哺往獨書邸未見而返星衣象緯流水落花天地之文章

是日与少叔戲談謂南方居非但尺地寸金尺天亦寸金也樓高院小呼為天井坐井觀天安得不謂寸金天

昔伏羲取史倉棺中無遺之金煉成三鑑鑒明潤澈照之能洞見人之藏府其後南北朝時佛圖澄亦能以法見人藏府此不過見于古書人皆以為悠謬之說不意近日歐西人煉光學照骨之法竟實有其事

黃帝訪道廣成子後晉學而起余之遇黃蓋齋結為道友亦從音樂而起

伶倫受音律之學于洪崖以陽律陰呂配十二支冬至黃鐘子月以律管橫埋于淺土鋪灰于管孔之端氣自下升吹其灰動則知一陽復生以此候氣之應人但知其以律呂通四時消息而已中藏妙道無有知者

黃帝曰神欲靜而心血朝弗治將為大鬱矣觀是可知欲斷欲者必先道

二十八日微陰筠青迨同車出城筠青至官署而下車余往吳鳴居是日方勉甫之約多人游崇教寺看牡丹先集於此薄午遂與厚黃雅慶等七八人至崇教寺牡丹果盛開夠麗芳艷又有白黑綠三色者殿宇亦蒼古花樹繁茂遊者甚眾觀之懸靜觀二大字適動有神為本觀高僧某所書俄寺僧復出謂難圖觀之已盡一老僧坐蒲團誦經懷中一雜僧名德安乾隆時人後有題跋詩詞甚多

余默成一絕句云雜聲破夢三更夜此是天心來復時萬古禪家談寂滅真經消息豈人知

晡至同豐堂赴李亦原之約亦原即著政務處條議明辨者也

聞湘中于戊戌春間設保衛局去收功效幾至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詢其辦法則曰凡司警衛之人由地方官民公舉余曰得之矣治道必始于此也

為治不可無君權蓋無君權則辦事不能盡一也必先有民權公舉一可以任事之君而受其統率焉若其人不足為君則斷不能握權與無君何以異

二十九日微陰詣工部公廨晡李仲朋家晤伯行見耕餘耕餘甫自上海來也小坐即還晤若

過談佛言無下手處余昔以道家之嬰兒即是佛家之丈六金剛身夜觀書

凡學佛者須以信輪四因鬼神為初階此雖是佛家下乘然確有其理並非妄言不可不先知猶讀書講學必先識字也僅識字而不復講學是誠陋矣然未有不識字而能講學者也

三十日陰晨觀書逾午乘車出風起揚塵至虎坊橋見仲宣俄詣朱桂卿談晡送厚卷俄子穀來相與縱談久之始歸

凡言之出諸口而不能密合于事實者謂之空言若其言皆由閱歷考歷鑄鑄而成之條理所經緯貫注者安得謂之空言但言中分二種一曰提綱挈領之言一曰條分縷析之言世人開條分縷析者則以為實聞提綱挈領者則以為空不知此非空實之別細大之別耳蓋條分縷析者言其細提綱挈領者言其大以細為實以大为空可乎

四月一日晴觀書作日記夜復觀書

神史更載周穆王駕八駿馬造父為御西游崑崙車馳馬驟迅疾如鸞帆飛鳥光眩如匹練流星耳畔惟聞呼風響雷一息數里過目萬山盡有今日外國氣蒸車行鐵路之神速

昔周王命秦伯逐西戎盡以豎岐地賜秦猶近日李文忠假俄勢退各國兵即東

三者根本地利益贈與人莫非天意也

後世賣卜者以錢代著之法始於春秋晉平公時山後人王相嘗設筮于市以三錢代著法三才之理圖包方外家天地四布之著人事王相即鬼谷子

二日晴寂坐無事執筆戲擬改專判為立憲之詔書成二千餘字

三日詣工部公所補出城訪學者不過晤郁堂偕至松鳳山坐薄晚又詣百順胡同選得一夜聰明而豐厚端莊而流麗難得之才也郁堂又約余小酌曛黑始入城及觀書

梁母傳歐冶鑄劍之法以必用人祭其後于將鑄劍其妻莫邪自投于鑪不知者誤謂鑄神劍必先殺人非也所謂用人之術利有妙傳與余數年所悟者殆相彷彿

近日多別談時務者凡有教派其中有所謂製造派或輩學道之人亦是製造派中人物蓋天地間一大製造也

昔魯班造車復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自能曲旋進退謂之任意車其巧思雖今泰西製送家不過也

范蠡作顯微神目鏡以讀度人性蓋因其字小以鏡觀之則能放大然造鏡之法不傳竟為

西人所得

陶朱公池中聚石為九島以蓄鯉神仙舉動不凡

治天下者必集衆人之心思以議一政合衆人之材力以成一事學道者何獨不然豈靜脩孤煉能成佛耶夫治天下之術不過道之士直入禁法耳尚非此不可何況出世之大事業哉

四日晨出城途遇筠青與僧訪少以叔甲飲于萬福居

余前論上海有三苦三樂而京師則苦少而樂多蓋除車馬道路之外別無所苦也其樂者六曰山林之雄奇曰宮闈之壯麗曰林木之蔥鬱曰寺觀之蒼古曰街衢之廣闊曰房屋之軒爽其他如酒樓論道廠肆收書妓館譚禪劇臺聽樂會前為十樂皆南方所不能勝或有乃他處所絕無者

晡往觀劇奏技極佳末演蝴蝶夢即神仙史莊周鼓盆故事有伶曰福才子艷粧作莊子之妻絕麗及歸觀書

五日觀國史略補覽仙史

釋迦牟尼佛即是老子化身今始知之蓋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西去世傳其化胡所謂胡者即印度也

孔仲尼即水精子化身孟子與是柏皇化身孔孟改道名其偶世游戲人間又漢留侯是風后化身漢武是周穆化身東方朔是莊周化身老子即廣成子周武即殷湯周公即伊尹至漢末又為孔明余嘗謂本朝三帝聖祖似漢文世宗似漢景高宗似漢武紀曉嵐似東方朔羊漢堯似周亞夫田文鏡似張湯李紱似汲黯思亦皆其後身也

徐福奉始皇命以巨舟載童男女三千人及財帛糧食入海求長生藥余今始恍然于徐福之用意蓋自在海外求藥服之仙去不為始皇求也始皇受其愚而不知徐福即隨老子出關之徐甲

老子居陝河關化梅河上公行漢之世度人無數其功甚偉

嘗觀書桐士過逾午余至李仲彭家馬真即還厚卷至桐士尚未去時與桐士偕出城先至松鳳小坐俄訪筠青即與同至百順胡同樓悟真篇圖注一書因問道筠青下言之余又有進境

問何謂法輪常轉曰始于地天泰終於天地否終始如一若轉輪然故曰轉法輪退陰符時宜靜何云用武大武則非靜而動矣曰其動在刑其靜在心防危慮險在此時也何謂卯酉沐浴曰凡一月之內三日庚之前二十八乙之後皆當沐浴休息

悟真圖而畫月之盈虧

晚與筠青至酒肆小酌飽食復至百順胡同夜留宿馬未眠之前余正襟危坐朗誦道經聲出金石此中人皆驚異問所讀何書曰天書也此書所在處有神兵擁護能鎮邪魅時風起震窗戶作響

戰罷心不甯一夜無眠

七日平明重整旗鼓健鬥九十合始小休朦朧若睡非睡叩門人至矣筠青大言于窗外曰尚未起耶自鳴鐘過九點矣城內車來待良久余急披衣繫鞵下榻啓扉與相見筠青贈余律詩二首題為夜與忘出居士花街福道心相印極天上人間之樂歸來得二律

踏破紅塵覓仙侶未逢誰者是知音春江密語肩頻拍夜月勤耕藥待尋長嘯一聲雲外鶴細研八兩水中金知君亦是蓬萊客故授黃庭一卷經

畔道離經總是狂與君子細覓仙方雲笈動節意龍髓自桂飄香煉虎漿一黍米中藏世界兩
指蘆內混陰陽何時携手登雲路共住逍遙不死鄉

時天作黃金色與筠青共食罷因詣其旅舍中向午同車游長春寺松柏蒼翠禪
房清幽寂坐閒談啖蔬麪飲素酒時登車去仍行過西瑛市口筠青下余遂歸見署
中有人報知秦長官諭憲盧衡司行走時天色愈黃而暗室秉燭彷彿唐子三月
初十在上海時光景蓋風沙蔽空也俄小而天漸朗是晚余兄弟在什錦花園瑞鶴
莊家饌客鶴莊盧衡司掌印余之獲惠司其人之力也屋宇踈朗有奇石嘉樹夜或
設饌饌痛飲

我國醫野法制有至怪至奇不可思議者蓋防人之淫則制其勢防人之盜則裸其
體如宮中之官寺座中之丁役是也

八日晴晏起訪尹新吾新吾先君門下士也人極風雅精六法藏名書畫頗多是日
出董玄宰所畫山水冊觀之渾厚超逸洵神品也有一冊其墨光紙色若新畫者不
知為贗藏三百年之物午歸時筠青過久之始去晚于晦若未夜臨於慶小山園中

二鼓始散月色清妙

九日作日記觀書 是日簡齋過

今日西園博物院家每于一切動物植物皆能識其名如其用則以有博物院供人考察故也而
我國古人亦往能之如孔子之辨洋實商羊鬼谷之識養神芝如此類者甚多不知自何考得者也
代張良狙擊秦始皇者其人名滄海公後飛身走脫入東海島中立業為琉球國主今始知之
秦始皇焚書而易以上竺之書獨免豈天不絕道耶

十日晴薄午至工部公所盧衡司掌印瑞鶴莊已先在囑余上堂畫稿是日長官松鶴齡到任
因隨僚屬參見晡出城至林梅珍家賀喜遇李鴻儀至杭州館見仲宣簡齋晚過筠青亦即歸觀書
是日余閱鈞青凡成道者聞可以益升九祖一家同去化為仙者何以蘇耽不能自度其母曰仙
家之能度其祖宗家屬者必成道之後再修功德功德盛大始許造天元大丹以度其家屬非
人之所能也

漢武帝為孝少君立宅第賜遺無數金錢甚廣少君黃金充足乃密自作神丹作
丹必用黃金是故耶蓋欲求天上寶必借世間財

十日晴謂順天府請陳雨者不值蓋雨者昨有咨文至工部調主監修惠陵俄謁工
部長官松鶴齡復造瑞鶴在小談歸逾午出城拜客晡至江蘇館赴姚挹堂張中秋
之約見吳虎臣王稚變吸鸚粟二十餘年忽欲斷絕不食勇哉至杭州館見朱郁堂
晚復詣筠青

筠青云近日過一專心訪道之人詢其所嚮則云欲求劍術此小道也

夜觀書梓匠家魯班之不宜置巫炎一席巫炎西漢時涪川人少為郡小吏心肅慧
志在救人忽患病過公輸子傳以妙道病隨愈由是木工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因欲
飲岑山上神泉高峻無路可上命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
作大舍四間梯道而上其顛可謂奇思矣其後武帝聞其名召而問道答曰誠知此
道為真善皆百姓日用之事臣所難言又行此皆逆人情樂此者少故不敢以聞帝
留于邸卑辭叩之炎略授其法久之忽隱去其所傳何法究為外人所不知也噫魯
班巫炎二人亦天地間之大梓匠

十二日晴名虛過談及唐宗之亂自云知其顛末因告余曰唐宗鄉間有兩謂景廷

審者武舉人也家有田二百頃自攤派賠款議起廷賓書與責其田產代鄉人納捐
于官府百姓咸感其德會勸捐委員阮貞元安徽人性貪鄙知廷賓曾為義和團且
家素豐因而其索白銀三千兩廷賓不與則拘之于縣中曰不納此款必治尔罪廷
賓曰可也然我田已盡必釋我，更謀諸里人或有以報命貞元令寫呈據遂放還
而里中紳董皆大不悅曰諸捐已盡納矣復獻此三千兩為入彼私囊之物誰肯承
認耶因具公稟控于省中大吏大吏斥其越控且因阮為同省人遂右袒焉不問其
罪事為貞元所聞大怒復逮繫廷賓以極刑掠治百姓移是時動公憤眾擊鼓噪欲
毀縣署以救廷賓貞元大懼請兵于大吏不許遂益懼而釋廷賓歸百姓勢猶洶，
與貞元不相下貞元遂再請兵直督許之發兵數營往彈壓兵之初至其地也百姓
猶安堵如故會軍士有入鄉滋擾者鄉人縛而送諸官署乃營中謀出百姓大怒乃
伺兵勇有再擾其村者悉掩殺如埋之營官聞之大怒乃募兵駐紮數村人以首級
歸獻功曰皆圍匪也皆為逆者也百姓愈憤遂將景廷賓而起事其原因如此
晡至松鳳待石虛俄石虛至見寶如言動與前大異若已別有所屬者殊駭然也

余日來大動慈悲有欲援救之意但志不在自要之欲為擇配耳彼竟先自絕我大奇哉可以告無罪矣晡時與石虛偕至百順胡同薄晚在翠紅家對飲石虛曰昔梁星海所識都中一妓亦名翠紅臨別贈一聯曰修竹可憐翠之陽無限紅是夕石虛談至夜深石虛與余復留宿焉

十三日晨余披衣起小遺見天尚早仍掩扉翠紅猶熟睡乃披榻再戰俄日高遂並起盥沐忽見襟隅猩紅數點揭視則袴間血污狼藉大噓不解翠紅與女傭並皆掩面而笑問其故始知翠紅月潮於今晨通來乃急取水至為余澣滌翠紅曰僕為家中人所見奈何余曰無傷也未午入城中衣冠至東陵工程處在帽子胡同梓潼廟中晡歸筠青過小談去晚與蕊兒爭論漢宗亂事相持不下會領年來始解圍是夕早眠

十四日晴晨詣嘯霞見先人所畫團扇皆山水墨蹟蓋為勉甫丈及嘯霞二人畫也先人山水雄厚超逸不下戴文節家中無復藏者移友朋家屢見之然皆三四十年前物蓋自庚辰年由閩中歸遂不復畫又摺筆一柄灑金畫老梅蒼勁垂頭題語蓋叙與勉丈訂畫之原因情致纏綿猶先人未達時旅京師以會試下第歸而繪此留

別也嘯霞以其團扇贈余使歸而藏之日中在厚菴家午餐俄詣石孫談石孫謂今日士夫不必為談政治但講求製造足矣余因所擬改革憲論一節示之石孫頗首肯晡歸晡詣慶相以有疾未見

夜觀書

漢時廣漢人析象素好黃老術家世豈贍自謂多藏必厚亡乃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見其濫于用財戒之象曰我之施財乃造福非避罪若夫子孫果自為計何必與之籌畫惟方寸一片心田使其耕食不盡

漢武帝仙去世罕知者蓋棺殮時所入梓宮之物有玉箱玉杖及道書五十餘卷其後不知何故皆在民間為人而獻而陵寢無恙也

俗所稱三尸神其實非神乃蟲也神仙史云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藥除去三尸殺滅殺蟲三尸一名青姑伐人眼令人目暗面皴口臭齒落二曰白姑伐人五臟令人心耗氣壯善忘荒想三曰血尸伐人胃管令人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明所思不得若不去三尸而服藥穀食雖斷蟲猶不死

余於客老參悟景教及天方教与仙佛三宗旨無殊今史果將耶穌穆罕默德三人叙入可知所見略同

十五日晴彤士過為我抄錄改正憲論一篇備誦少以叔在俄去余復得議院駁難十餘條是晚唐少以招飲散酒精美是日保和殿考差策題為加稅免釐得失論題為明于其利達于其害十六日晴趨署日中出城訪朱古微俄詣唐卷復往徐藩衙家質其母壽遂至陶然亭綠葦高二尺許一望無際風動如波浪山色深翠是日大譟賓友三十餘人晚者散歸余復過筠青始入城詣向接心談與中稿贊聲事蓋亦郎奉命辦理京師營務也
夜觀書

昔日李豐臣秉吉臨沒謂德川家康曰吾今日以天下託卿為我努力秀賴成其當立与不可立一在卿之心此与蜀漢昭烈託孤孔明之言如出一轍雖似為辭亦其實情差矣之權与其才必相副與其才而控其權未有不顛越者也然而千古英雄每於此理不能勘破遂使子孫無辜而受屠毒則私不孫一念遂足以害其子孫秀吉卒怒于石田三成之言不能決然以天下讓於家康致其後者賴等辱辱兵与德川氏重

衡自取滅亡而豐臣絕後哀哉

德川家康疾篤各诸侯伯論曰吾老病旦夕將入地吾既平治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為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志山居士曰日本今日之難政至憲政體必將軍相蓋伏于家康當日之一言也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何等偉識為我國秦漢以後帝王所罕能者

十七日作日記

十八日晴晨在東城拜客日中歸飯後筠青過

余問筠青神仙修煉而稱爐鼎者其譬喻之辭何以仙史中輒言某煉丹服之飛昇而爐中尚有錠丹為人所竊食者此不可解筠青曰煉丹自服者人元丹也煉丹而留遺為人而食者天元丹也地元丹也天元地元非已成之神仙功德高者不能煉

楊雄慕胡女之學道想其風一日有老人乘鶴下自稱胡女雄拜而師之常降塵譚究名理三年學成安孺曰能達吾春義會進道之域也二語大有妙諦与余所聞諸筠青者合

漢韓伯休以婦人女子知其名遂深遁入山蓋古人之隱也不特不欲人識其面亦不欲人知其名此之謂真隱後世之隱者唯恐人不知我名此則欲以隱為顯者也可恥哉

西國人每新造一物輒以其人名名其物我國古時亦有之如漢延陵杜康造酒甘美

世雖呼酒為杜康

子持其酒造劍即呼其劍曰干將莫邪

十九日魏署日中訪內姪東庵留午飯

東庵云昔有某君嘗挈其妻出游東南在勝頗自得其樂時其妻年逾三十色衰或謂曰子何不覓嬌好之女子与之同游乃以三十許之老妻為伴有何樂耶答曰吾妻今日雖老且醜吾猶及見其嬌且好也忘山居士曰余與張冠霞之事情正以姑終不渝者即此意

東庵愛馬因呼僕牽其所新得名馬三疋中觀之氣骨雄健毛澤秀潤曰不必騎也雖撫摩之猶覺快意

昨出宣武門詣厚養侯訪筠青于西珠市口因同至百順胡同晚歸夜讀書

漢末名士中屠蟪夏馥二人皆汝地仙晉稽康實未死臨刑時為孫登王烈引去學仙今始知之

漢張衛生女名玉蘭幼而潔素不如葷血年十七替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繞繞數十尺光隨入其口覺不自安遂有孕母孕之女終不言所夢一夕無疾而終思有一物如蓮花白腹而出開其中得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一文許幅六七尺文明甚妙將非人功乃傳寫其經而英此事甚奇

昨聞筠青言論語首節學而時習之時字中有妙理後儒無能解者

二十日彤士過為余改寫條陳補石屋過邀余至德昌西菜館小酌夜觀書

余善歌詠古人詩章音節闕屬人多以此孫登長嘯余謂非僅嘯詠似公和即為人亦似之蓋公和智深行曠性無恙怒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公和既出便大笑余生平亦覺天下無可怒我之事亦無可怒之人蓋其人君子而愛我者我還生愛之之心其人小人而害我者我但見其自害而已更起憐憫之心安用怒

劉淵養子劉曜是蜀先王嫡孫其後復稱帝建魏于長安但後忽改國號曰趙不免忘本耳

王子順自魏管城子造神筆出售每枝一金初學者用之書能成字素醜者忽化而妍

晉時越鳥里老張叟誕生一子身常有光即俗所奉梓潼君也其後化去屢顯應人世

有降筆身在閩中梓潼縣廟中亭內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口銜筆用金花箋數百番留筆下其降筆皆剖世文今俗所傳者是也扶鸞蓋始于此于甯感其文婢殉葬十餘年不死人間其鬼還魂因信鬼神之足徵作搜神記蓋平日固不信鬼者也

二十一日晴風起拜客車中觀書

日本創程朱之學者曰藤原肅創桃江之學者曰中江原

殉葬之惡習我國廢革久矣而日本猶相沿千百年至德川時代始漸廢去

日本自足利氏之衰武臣多不識字今僧徒掌文墨及海內既平儒者承其弊風皆不蓄髮人亦待之以方外之徒至德川光園始命儒臣皆蓄髮而編之士伍此亦日本一奇聞

凡人不能名人所但患不能為人徒蓋師者善益人者也徒者善受人之益者也吾視天下人無福貴賤之愚智為有一行一可取片言一足錄皆我之師而我受其益樂莫大也

俗稱曰才學才學然有學者不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學蓋所謂學者求之于平日者也日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能而未能斯之謂學而謂才者施之于臨時者也隨機

應變而輕重緩急皆得其宜斯之謂才學可以人力勉之而才必由天授

二十二日晴彤士過為余謄寫所擬條陳後致難十條賄往謁肅王一人極贊樸厚禮下甚謙與余略談在坐有三六橋其餘二三人皆不相識也晚歸夜觀書

晉書成帝時蘇峻為亂帝夢游鐘山神人迎謂曰都中將侯也峻為逆吾當相助遣步象牽蹶其馬則成擒矣明日峻果馬蹶被誅帝遂勅侯為大相國立廟時祭至濟

梁時晉封為帝案著霄應終六朝時代與今之崇奉閩壯繆相同

二十四日晴作日記晚詣德布胡同蓋李文忠之柩于明日出都由潞河赴天津乘海舟南去聞天津士民鱗萬金設茶棚以待文忠甯舟之至焚香拜奠者殆過萬人文忠督直前後二十餘年又值大亂之後百姓追思蓋感其德故欲以此報謝焉是夜早眠

二十五日黎明起與嘉兒偕至德布胡同送李文忠之殯儀甚盛觀者如堵沿途絡祭甚夥

余送至朝陽門外即歸晴霞乘夜逾午詣長椿寺蓋金方外師普道和尚是日浴佛薄晚入城觀書

日本惡幣之行始于萩原重秀獻媚德川綱吉清金以銀銅清銀以銅錫欲增多海內金幣以供網吉之用夫民間私造惡幣在我國犯者有禁乃日本竟由官家自造之我國所未聞也

網吉信浮屠之言愛及狗馬不許毀傷犯者至死百姓以是罹罪者甚眾仁于禽獸不惜百姓之命亦可異也

柳澤吉保以詐謀詭術惑網吉欲放李國昌不韋之斬為韋其事未成否則德氏之詐絕矣
二十六日趨署車中觀書

日本西學之始祖為新井君美及青木敷書二人蓋新井君美始開荷蘭學而世未之知敷書欲倡西和之乃如長崎從家看學洋文講蘭書近世泰西學之成二人之力云

德川氏時以循吏稱者前有板倉氏父子後有大岡忠相石河政武皆獄訟廉平能雪冤申枉者也
日中雜集德衡西司同僚五十人於聚寶堂始散往百順胡同視翠紅病久之石虛亦至余暮入城

二十七日晏起日中出正陽門至西珠市口訪筠青尋詣江蘇館為司司湖州沈君招飲
散復訪筠青與偕視翠紅病猶未愈勉強出見晚歸夜觀書

仙史載晉人王羲之似亦登仙者謂至粵西過張道陵授以丹訣因隨道陵飛昇
余杭州城湧金門內有金華將軍廟不知始於何時今無意考得蓋在晉咸和七年水驪發湧進錢

塘西門有金色牛奔入水退復隨出至北山不見眾因金華將軍廟祀三門名湧金

甯隱寺古名金牛寺為晉僧慧理所建即感金牛入門事

二十八日觀書作日記晚頌年
過談

忠孝為立身之大節今之諱於者多以父母語為迂腐而非迂腐也蓋所謂孝者非但施于父母凡待我之恩人而我固所以報之皆孝道也而謂忠者非但施于君上凡我之事而我竭心殫力以求無負所託皆忠道也

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書也以舊眼讀新書亦舊書也
人之記性秉于天賦決非可學也自古學人其過目成誦者皆不勝屈姑無論矣又有

不必過目模以手而即能記憶者如某代人忘其姓名夜宿古廟觸石碑時以手拍其字翼口寫于紙毫不差誤又有聞之于耳即能言者如日本德川時代有替僧

瑪保己一石能自讀書竟使人讀而傾聽之久且能暗誦不錯一字後以無聽多遂成博學能貫古今

唐之官者仇士良日本德川氏之老中田沼意次皆不願其君親近儒生知古今之成敗得失其用心如出一轍也

二十九日赴署日中訪石孫見所著拳匪紀事詩二十四首皆詠寓居子午危城中
怪亦可笑之事觀其所注皆可噴飯後之者名家不可不讀也晴詣百順胡同視翠
紅病已愈矣乃訪筠青雅談暮歸夜闌管學大臣張治老派余編書局為纂

五月一日晴晏赴向樓過日中赴書局是日開局同派編書者總纂二人曰李希聖

曰張鶴齡字鶴屏曰桂垣字南曰姚大榮曰王儀通字衡曰蔡鎮藩曰韓樸存曰

羅惇融及余其章程蓋參經史子集及修身倫理數門欲每門各責承二人編修簡

明之書以為學堂課本余時張小圃即名鶴齡略談以史學自任昨在徵招飲遂赴約

見示元晚席散入城夜觀書

魏書古弼族子元之夢游和神國其天時地利風俗比之華胥史勝蓋儼然神仙也

南北史云當時奕棋或于江左瑯琊王抗為第一品吳都褚思莊會稽夏志松為二品蓋志松

思遠善於大行取勢思莊思遠巧於鬥子攻堅惟抗兼二人所長同時錢唐五絕中褚亂亦善奕

魏崔浩好道而祇佛勸魏主盡誅沙門不知佛者本是一家奈何以偏執之見戮及盡

事也厥後受熱油灌頂之難宜矣

仙史載有人噴墨于紙能自成文義者有人見障障屏風畫人物音樂以手拂之

皆能飛走歌舞者此等事在人以為奇在神仙家則小術耳不足為奇

二日詣編書局簿午亦元至與談編史法余謂讀史所最重者曰地理曰職官不通

地理則於其戰守攻伐之形勢懵然墮雲霧中不通職官則於其人物之賢否優劣

不能論斷蓋凡人必有所居之官必有所用之事能盡職則為優不能盡職

為劣為劣尚不明其官所職掌則何由知之故余意每編一代之史必先以地圖職

官表冠其首使學者先明此而後可以讀史又云史有二類曰事史結亂興衰也

曰政史典章制度是也事史詳于通鑑政史詳于通典皆學者所當知也然二書所

以不能合一者以通鑑編年紀月通典類別部居皆通歷朝為一書也今欲合之莫

如用斷代法每一代為一書或合數代為一書而於一書之中首以編年紀月敘事

繼以類別部居紀政事地理職官則為圖表冠于編年紀月之前如前所說亦先極

然余言

午後編拜編書同事諸友詣藩州談晤往謁管學大臣未得見遂歸

三日晨赴署問奉長官諭派余幫主筆工行走日中至官書局見亦元復談編史法
余謂也固職官表之前復宜增一帝王年表即仿紀元編例專列紀元及甲子使讀
者醒目亦元亦謂然且曰韓君力勝到局力勝湖南湘潭人精史學尤與余同編史
時諸筠青筠青遷居春元棧在官書局對門屋較寬而費者余與亦談即歸觀書
余素慕陶弘景之為人今讀其史始知弘景其後亦仙去

三國時華陀稱神醫齊梁時徐文伯亦可稱神醫

嚴光足加漢光武之腹何點手搏梁武帝之鬚皆是一派人物

張果娶揚州曹掾韋恕之女因隨之作神仙眷屬此女亦是非常人

隱士趙逸晉武時人多記舊事至梁武帝時常謂人云永嘉末二百餘年達國者
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鄙日曆其事滅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于人引
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其治典無失凶暴符堅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史官皆此
類也觀此可知史書多不足信

四日晨往達官家賀節午歸晡達齋過夜觀書

金陵雨花臺蓋造于梁武帝時因雷光法師講經于南天龍寺感天鑽於雨花故築
雨花臺紀蹟

紀昌學射于北衛王霸智學射于晉君模

五日桐士來少川叔亦至日中共飲雄黃酒應節景也晡出城至天樂園觀劇薄晚歸
周易哲學也高書三禮春秋史學也論語孝經修身倫理學也毛詩美術學也爾雅
博物學也故我國十三經可稱三代以前普通學

經學為三代以前普通學聲韻音韻諸為三代以前語言文字學

余數年來專以新理新法治舊學故能破除舊時一切科臼障礙

旨指工部所工部長官如鶴齡有志整飭新政欲令書場習練文簿以漸收晉史
之權日中訪書局見韓力腴議編史凡例余所創新法力腴深以為然晡入城夜遶草
相宜章程數百字以前亦元所編之宗旨

是日余又示元誤及小學書謂非重編善本不可宜用日本文典法名詞代名詞動詞自
動詞他動詞受動詞助動詞以類別我國各種文字每一字必標明作或讀或聲轉音述其今

古之遷源流及二者造字之微旨使學者瞭然心目不必復窮究心學諸書矣

七日陰微雨詣書局力腰先在以前粗定章程予子眼圍皆首肯俄而大雨滂沱滯足予亦不克往候余謂孔仲尼能求新之人也非頑固者比何以知其言言迫則弗憚改人為不憚改過皆不愧為新黨

補訪筠青暢談即入城路沈滯難行夜觀書而聲復急日本不能言革以新其國者外激于強敵之文逼而內倚處士之勸也蓋無敵國外患則處士之不能鼓動而全國精神安習其振作也故攘夷之論雖謬妄然因攘夷而討論因討論而尊皇因尊皇而愛法法宜而民智開攘夷之論不期破而自破矣是故我國甲午言戰諸臣及庚子排外拳民皆日本攘夷之流風也然而日本固是而驟強我國固是而愈不振者則以日本國民有權力能鼓其攘夷之氣以改革本國政體我國國民無權力不能運其言戰排外之熱性以助朝廷愛法也愚故人謂愛法非君權不可我謂愛法非民權不可

八日微晴晨詣官書局與亦允談編史法其言議定午後訪筠青不過遂至百順胡同須臾筠青亦至坐談至晚始入城夜觀日本國史略終卷

日本之愛法也原本于不能講忠孝夫前惟其忠孝故皆有情故真能愛國愛同種而一舉一動咸出于公合眾人之公心故法易守也我國所以不能愛法者以朝野上下之人心素以忠孝為迂濶加之新黨人高談無君無父推波而助濶既無君父則其人無情無情則所謂愛國愛同種者皆偽也故有平日談公理一得志即逞私欲以敗公者有平日談民權偶任事即因專制以壓眾人者此其然也夫一人之身而所行與所言前後不侔者以其人當出言時非發于真情也其所以不發真情者以其人本無情故也執無情之人而責其愛國愛同種聚無數無情之人而責其會眾以愛法吾亦知其難矣

九日晴甚暑薄午出城訪力腰復編史法力腰以典章制度自任余遂任治亂興衰力腰自云病頸風不能至局余遂至書堂書局衡司掌印瑞齋齡等七八人為主席以德客上對者五十餘人其地開闢有亭樹竹石酒半余先行訪仲英而賃屋十餘榻樓野有湖致客座懸一聯云奇書古鼎良朋百年相伴皓月明花美酒四季皆春映室書局晤亦允

十日早初終日在家作日記

余謂窮日奉道法之原因依此出于孔孟之學此言為近日新室所聞不自為腐迂則以為怪誕而皆非也蓋孔孟之學在我國為法家所亂凡士夫談孔孟下書而心乎孔孟者蓋鮮惟日奉未受法以前其人心風俗莫不敦為氣節服膺道義孔孟之遺教也故能一宣其道

晚簡齋過即去

十一日蚤詣書白時已掃除淨室一間設榻其中架上列羣書以備檢閱過午訪厚者厚者舊書手陳君繼賢回車訪之不過因至麻肆購書即歸雲羅四合感大雨

觀仙史唐翟乾祐在結言岳州雲安人其地有雲安井自大江沂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如鏡舟楫無虞迨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沿泝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溪城上結壇考召羣龍凡十四處皆化為老人而聖諭以灘波之險害物皆人使者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雲霧蕩盡為平川唯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後嚴勅押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馬因責甚不伏應召之故女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且富商大賈力皆自餘而傭力負運者皆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荷至

近井潭以給衣食者甚眾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邑之貧民無傭負之而絕衣食之結矣余富險灘波以贖傭負不欲利舟楫以安富商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各復其故隘

十二日晴詣書局是日管學張法秋到而余亦力映著進見晤至百順胡同觀書

仙史載唐陸川氏譚叔子子名宜二十餘忽失所在遠近以爲神鄉里丘廟祀之大歷元年忽還白父母曰兒為心官不當久在人世此不宜作此祠廟恐為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人請毀之忘山居士曰觀此則世間廟祀神著靈驗者其皆為他物所假託者可知矣晚入城慕兄謙雅愛于東四牌樓福全館余亦赴飲

十三日楚暑日中至書局薄晚始散夜在百順胡同藩御解堂來談遂宿焉

十四日未午到局殊赴丁校甫至招校甫所居有樹二株頗涼爽噴霞及家少以叔皆在相與閒談哺香中之兒叔寅來叔寅新納質以徵官聽鼓于直隸者余前聞吳季英夫婦變亡之信以為不確至是問叔寅果然日暮余先入城夜觀書

仙史云道是道術是術相需而行術以濟世道以延長知道而不知術如欲通萬

里而足不行術者雖萬端文化未除瓦籙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華五功助于外
鍊魄存于內、外齊一可以通道

十五日晴詣書局余在編史中任事每門擬分十期自伏歲起訖秦為第一期兩
漢為第二期三國為第三期而晉為第四期南北朝至隋為第五期唐一代為第六
期後五代為第七期宋遼金為第八期元為第九期明為第十期

晴百頃觀書

每見歷史記載凡積善之家其子孫往往昌大然而祖考骨財已朽矣其鬼已不知輪轉何
所矣子孫之盛衰與祖父何而增損耶若僅留此因果以使人知而親感焉恐未必也
吾意子孫與祖父一脈相連屬者也其子孫昌大其祖父於冥中必有受益之處但不可知耳
月斜鐘響良夜無多道人告隋煬帝之言也凡世間甜酸富貴中者聞此皆宜發深省

隋人金元起曰聖人愛精重施則精滿而骨堅此即大丹之旨夫曰重施則非不施可知矣易
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金剛曰不住于相布施不住色聲香味布施之時義大矣哉

十六日晴晴自書局歸在頤年齋中縱談薄晚石虛折簡招至餘園夜飲園舊為

懷塔布所築懷沒其第以宗計窮迫遂設酒館其中縱人入游而收其利余至園已昏
黑惟見燈火映射林樹間不辨方向俄燈一為樓晤石虛遂相與飲談告石虛曰余在
書局中所編者史也日不過數頁課畢即歸、時同人必勗曰明日早來王君書衡亦
向友也戲成一聯曰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來石虛大笑余又云昨擬
贈翠紅一聯曰翠竹倚風笑紅芍當階翻

十七日晴觀書

杜子春為黃冠叟守爐史歷試以尊神惡鬼猛獸地獄之妄狀皆不能動其心最後
以不能忘愛故而上升不成甚矣愛之難祛也

薛肇謂李升曰繁華易盡回頭須早無使山中白雲久待仙鑑十三卷九前余欲書此半懸諸斗室中

唐裴行儉與盧照隣往見孫思邈與語竟日莫測其佳止退謂盧曰猶龍之歎茲復見矣
晴台虛過談久之復同游餘園老樹蒼蔚亭榭頗曲折登酒樓對酌夜深送石虛至

順天府歸時月明

十八日晴書局事畢詣百頃待石虛俄石虛至忘談至暮遂歸

唐武攸緒晚年日光晝見星月李泌身輕能于房風上行董龍上立竈尚正直性無忌憚太極真人墳唐若山之言也謂仙家尤重此行蓋世間原有竈者心直之人而性不免忌憚亦有性無忌憚之人而未必竈尚心直意之者鮮其人也故乃仙家所重

十九日晴赴署日中刻書句晡入城是日少以叔移居城內問帝廟余往視小談即還時姪忠惠候延醫來治謂病勢甚重急用鎮攝之藥消日夜視書

人之博古不及仙家之博古蓋人僅據古書為斷而受古人之欺者多矣惟仙家則上下千百年能以身歷而目觀其所考見固尤確于人世也如前所編趙逸能知史書符生之非真則為古人辨誣尤有功于人世他如張果識漢上林仙鹿此類事甚多不彙奇也

紅線自云前生本男子以醫術無心救人陰律降為女職醫者可不慎哉或曰過悞出于無心其情可原不當受罰曰人命至重若無心致人于死可以免罪則行醫者蓋視人命如兒戲矣且天下過誤之事強半出于不慎無心之過可恕不慎之深不可恕也

余謂世間有二種人最重一司醫者一獄者皆能出入于生死中也

二十日晴姪喉未愈作日記飯後至書局間筠青來晡與偕至百順談夜宿焉

二十一日晴在書局終日編書之暇仍觀仙史

唐韓滉是仲由後身韓愈是墨翟後身皆素所不聞又韋皋是諸葛後身亦著績於西蜀而名不甚顯

顏魯公為李希烈所害歸葬日棺朽敗而屍形儼然徧身金色其後有宵人於羅浮見二道士奕棋樹下一道士託其寄書至偃師顏家主人發書知乃公親筆問客言道士容貌皆酷肖公乃卜日開殯棺已空矣是知神仙皆忠孝之人所成就忠孝之人入仙者古來甚多第世人不知耳

晚涼甚衣衾坐庭中是夜早眠

二十二日晴書局事已晡謁秦幼衡師俄至徽香閣小坐遂入城反觀報

天津日新聞著一編其意曰西國教主動稱天帝以為尊無與二也謂天帝之權實足以統制萬民使人莫敢不從其命也其與我國古時稱天而治者似異而實非蓋

我國非不侮上帝也非不侮天命可畏也然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仍以天權歸諸民權而天之一字不啻公法公理之別名西人則異於是雖然不得以是咎吾教之不善也蓋西教侮天者所以戒其民乃民而言也我國古語稱天者所以警其君為君而言也

二十三日晴自署散直遂至高聖草堂公讌合署同僚曉到書局編書晚與筠書詣徽香談夜復歸局中觀書大雨雷電

燈燭畢馬鳴生以吾教傷生墮世可知秘天道有罪

是夕聞筠書述鬼事甚詳云有人以陽魂在冥中為官者嘗告人以陰界情形言陰界城府宮室與陽間無異其城中亦有衢市羅列百貨人聲喧闐其交易用銀楮云陽世所焚化之錢以手摺者為上等銀若用新漿粘合者非純色矣其天氣常似濛濛作細雨狀不觀日光官府斷獄皆因其功過了輕重而處置焉毫不能假以情私所謂刀山劍樹油鑊皆實有不足為異又云陰界亦有妓館客來作狎狎游者甚多蓋凡陽世人死而無功無過者則生前執何業死後亦執何業也

二十四日晴晨起入城復閉日小睡向午起作日記

友人病者於今日赴天津清人畫園前贈余所畫乃牡丹肥麗獨絕題詩一絕云世人莫解花王事我道花王妙識時不羨箇中透消息化工春色倩誰知

晚驅車至喜鵲胡同王第見譚廣生章霖伯諸人俄詣少以叔觀其與友人朱某作象器因留晚飯畢余與少叔對壘彈盡心力依然敗北余因布一棋譜名曰龍擊連環陣猶覺難時所習者今尚一丁記憶其局勢極巧妙耐人用思

二十五日微陰細雨灑庭作日記過午出城至書局入張小圃字間無人焉惟業上陳膠紙蒼蠅千百布滿其上皆粘傅而死有蠕蠕然動者余取筆大書不合公理四字于膠紙上噴聖徽香閣暮歸

二十六日晴赴署日中至書局晤諸同輩堂茶先德客皆同甲諸友約三十人晤方晴霞偕少川叔及余至林桂生家坐薄晚各散入城歸聞時姪復慈熱延醫來診視

是日在局中見向槎向槎告余以明日南行蓋甫邸為籌自鏹六千兩將遣往歐西習法律此向槎性情于公法交涉最近學成庶可為國家他日之用

聞粵西匪勢有糜爛之說又聞天津有不逞之徒皆不知可信存

法使將易人政府有道慕先出使之意聞法人許可惟以年俸官卑為嫌

林桂生家有姬年四十餘養清高之曲悠揚嗚咽響徹雲漢坐客為之聳聽

二十七日晨詣書局與書衡力腴等雜談

天下事有趣味者佳無用有用者佳無趣味如我國學人所治之經史詞章至
有趣味然而無用人生至有用者莫如錢帛而錢帛毫無趣味欲求有趣味而兼有用
者其惟飽食男女才力腴等皆大笑

書衡云凡詞章必發源于經小學者始有根柢余曰然哉蓋泰西人文字亦必以能發源乎
滕丁文者為高晡詣百順胡同夜宿馬記六橋在滬時入城訪余于三里云屢訪不識途
徑而乞槐三名曰三多因出聯云三多不識三多里余今始得對語曰百順胡同百順班
二十八日晴到局已命書手鈔通鑑而漢事跡僕其成卷然後句已

書衡誦人所藏名聯並自撰者甚多錄其佳者于晦若代劉健之挽李文忠云已看萬
相當需待留老能憐儘多軼事我愧王郎天壤為謝公一慟仍屬養生又書衡挽萬鎮

卿夫人云回思擇牧三年方韶敝東歸○○○憐季子最恨酬恩無地正驟鸞西去

後堂何處拜宣文又代人挽其姨云錦瑟倚年空○○涼月虛情夫婿瘴情侯環珮晶

簾○影瘦○○重陽着雨閨人秋鬢減榮英又壽錢幹臣世云冠興慶班行唐宮禮重

向平反幾許為母願聞余之記安已年婚時黃漱蘭贈聯云齊莊為女國次男幼有文
才兄比慧明復取資政貴女家傳禮法婦能賢

晡入城夜早眠

二十九日晴赴署日中歸晡道訪十川叔留午餐為象戲晡還會希尚未自滬詢及家中知

憶純回揚州

六月一日到局供役之僕名何順者於前夕染時疫化去為之愕然

讀仙史始知儒儒多孔門弟子降生者三程即公治南宮邵雍即伊子王安石即寧吾

塵世間數十寒暑在仙家不過數日夢寐中如過一生及醒又不過頃刻間始知光
陰之長短無常皆由心境之自造也

袁盎殺鼂錯在西漢時而冤仇之因結直至唐宋猶未解也唐懿宗時所奉國師

有知玄膝上忽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饑以飲食則開口吞咬痛不勝言其後
往西蜀過一僧指岩下泉令洗之知玄如所教瘡忽大乎未可洗我有宿疾因公曾讀
西漢書各公曰當讀瘡曰富不知表盡殺龜錯乎公即盡我即錯也我累世求報于
公而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受人主寵過於德有損故能報而害之
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往不復為冤矣師凜然魂不附體忙掬水洗之
其痛徹髓絕而復甦其瘡不見

二日晴晨詣什錦花園在瑞鶴莊家為其檢書

北方人於夏天每以冰塊置熱茶內待其涼而飲余是日在鶴莊家試嘗之貴入口殊不甚
與余謂凡遇酷熱之時莫如飲滋茶既能解渴又可却暑否則直飲冰水使益中間澆冽清
屬惟夫不熱不寒者到腹食使人煩悶不舒

三日趁暑日中到馬嘯歸觀書

神仙有隱于屠市者大奇如唐僧悟玄所訪之我眉洞主其人姓張在嘉州市門
屠肉命妻烹肉與玄為饌謂悟玄曰游山不食肉何由得達但所食之肉非指凡

間之肉別有隱語昨俗人所知潛師云一塊爛蹄一壺好酒若宴作神仙酒肉於酒有

寒山拾得為文殊菩薩化身有人問佛理止答曰隨時二字隨時二字作何解世
罕有知者嗟乎時在天地間最可寶可重者也凡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在時女
子及時而嫁英雄乘時而起草木及時而生魯橋曰山梁雌雉時成時成人若悟
得時字造化生身宇宙在手矣

寒山子謂空禪曰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歸諸身所以
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意過不在小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可稱名言

甲日赴甚不可耐飲茶甚多晨觀書曉出城夜與小園舊實翠坐書房庭院中間談
諸人所談絕妙燈謎數條錄之仿袖珍本取便再重詩經一句縮板以載重圍紅一
曲四書一句推慈之心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四書一句未可與權周公執璧

東主敬告太王王季文王西相一句說子一病久又談佳對草面而對土耳其對頗

秀好海對荷蘭水杏仁水對李義山簷水無魚蛛結網對屏山有雀蠅彈珠鉅風細
雨對正月繁霜又針破紙窗風送梅花香一線無人能屬對者人淡如菊亦難對

有新后来其蘇者有對詩正而葩者皆不甚工蓋官面易對而意義難對也
時涼風襲懷袖從譚時或忘暑者夜三鼓乃各就眠

五日是驅車出彰儀門至南河泡其地在京城西南角有荷池數十畝水終年不
涸築堂會教楹園以林樹夏間遊人甚多記於前在歲隨先人入都時居西城十
半截曾隨母姊及戚友來游一次余方七八歲今逾二十年矣出日乃方勉甫
年伯父子亦邀若來頗野半皆同里人雜生談笑會汪達齋亦在達齋述其尊人
官江寧時所理獄案自可記者

有督者控所役工人殺其妻工人備受拷掠不肯承以是三年未結案公抵任傳
而造嚴訊工人始呼冤既而曰余不復能忍刑惟有伏罪而已公視工人體殘傷黑
瘦骨立然親姬善似非殺人者因問督者何由知為彼所殺督者曰是日也余擊幼
童市中買魚肉付童令先歸使妻治早餐余以倩輩聚譚于肆俄童子哭奔而來
曰家中殺人矣余借家友趨至家則妻死于地血痕藉衣物翻騰盈室檢視夫金
銀髮飾數種他無所遺時室中別無他丁惟植在門外汝曰非其人而誰公曰保無

有他賊來乎曰余家山居出入惟通一徑而前外人至余在市必見之捨去不能飛越
也公於是大疑命督者追釋工人之刑具問焉曰汝服從督者家嘗自矣曰五六年曰
督者夫婦平日睦睦曰不睦曰何故不睦曰其妻憎其夫之督其夫病其妻有德疾問
何疾曰溺管裝臭達於戶外人莫肯娶之故嫁諸者然也甚美諸者不能見也某相
嫌時問語諱諱非一日矣公又問其家復有何人曰有姪孫尚幼公忽悟督者所言幼
童必惡人也乃懲諭工人使退密傳其姪孫來不令督者知越日引入內室見之貌
絕秀問其齒曰生十四年矣計督者妻死時方十歲非能殺人者問腹飢否兒曰猶未
飯也命左右具飲食餉之兒飽嘆既聲公溫言慰之曰尔母懼尔叔祖母之所以死尔
盡知之我亦盡知之今日尔來欲使尔為證如盡言与我而爾命已否則尔不
獲免焉兒神色頓異曰顧汗懼不敢言公曰汝畏何人兒與語再問曰畏我叔祖
也公曰有我汝叔祖奈何且彼先畏我矣如不言將与彼同受刑于市兒色懼乃
盡以諸者自殺其妻狀吐露蓋諸者持包中膏切之刀乘妻不備自後握其髮而斷其
吭時姪孫在側大哭諸者亦持其髮叱曰尔如妄言亦猶是也遂取妻釵環物並己身

血污衣瘞院中大樹下陽罕免出贖物使先歸而已與隣舍地保等飲酒劇譁史
至家則佯嗚哭未報於主諸人隨往視果然血有疑其自殺者遂坐罪于不用
心抑險且毒矣公既得其情乃坐堂上傳替者來替者長聽長然曰願明公為我
妻仲寬公笑曰尔妻之完今日仲矣替者曰嘻有此事乎兒手安在公厲聲曰在
堂上遂呼其姪孫出使旁立依所言一之兒始猶不敢公曰有我從索尔何兒輔
發聲替者聞之毛髮皆張擗臂起撲兒賴役卒拘挽之力大如牛幾不可制良久
免言畢替者太息曰吾當日悔不并殺之也公曰毋多言尔妻之完仲矣遂以替
者抵罪分所遺田十餘畝賜工人即命其姪孫奉替者祀席其餘雇使工人佐治
之兼敘替者屍葬焉

是日逾午始設饌以天暑陳瓜果冰水從人飲啖晚涼時始散歸

六日赴署時微香閣夜復宿中晚飯後偕二橋散步于石頭胡同徧游諸妓館所見者皆
狀類牛鬼蛇神余歎曰此地獄之相也興盡而歸是夜聞小園迷香製詩鐘二聯極佳錄之
鴉片煙竹林堂玉集之一丸灰萬劫癡情雙淚石三生合婚與臂唐殿秋皇金作誓劇夜月玉雲寒

七日晨復至南河沱家少以叔之約也余到時寂靜無一人荷池吐清香獨坐冥懷
遂斜眠榻上俄聞呼仲惠聲則少以叔者也須臾嘉客駉驛至有某君者貌絕美優
伶中無其選向予示見亦至遂羣坐譁笑或為家戲或賭骨牌俄陳酒肴雜嬉娛竟日
八日又至起先詣官書局與二橋談

前聞人述及昔時有一女子行橋上忽得向云獨坐小橋人影不隨綠水去若思屬
繫不可得因之病死然行人舟泊橋畔者夜間橋間有人吟此句蓋女子之魂也其
後有客過此知其事遂為對孤眠。艇夢魂曾自故鄉來自是其聲逆絕而所繫
殊不佳余愛其出句若欲對以佳聯十餘年矣而所成皆似不通前夕在書局偶與
仲寬博及仲寬云欲對此者必攝一眼前寶物如電線如德律風之類然後可以送
句余因是忽悟及廿七年前在西湖孤山放鶴亭間吟得應聲自對岸山中湖下而
出與余聲無異亦一妙境也遂成句云放歌空谷詩聲如應隔山來

薄午至管學張治秋而書室是日諸俊傑大會蓋擬定大學堂規制將出奏也故延
諸人公議余謂果欲行公議之實必先以章程使諸君與議者備閱限一月之久使諸

人各書所見黏貼章程內然後由管學招集會議折衷審定若今日者何名公
議仍三三人主其事無所謂集思而廣益也

間鄰居已簡克駐法使臣乃過歸咸少川叔過談余連日渴後刺痛知為白濁將
至是哺果米少川叔教以飲沙斯白臘及果子藍

九日微雨詣少川叔為象戲哺歸觀書

南北朝時所崇奉之祿帝至宋初南唐時忽自大其廟自是遂不復著實應

華山陳搏嘗吟曰侯火輪煎地脉撐然神漢漢涌涌山椒二語不知作何解

呂師自遇黃龍禪師後題詩云重却靈樞秘丹非獨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囑付凡流
着意尋余於此殊有所惑大丹既非獨水中金而是何物須訪明師方能知之

十日晴詣書局哺至南橫街訪著御都堂蕭卿為余診脈謂余白濁由受寒非外毒也

京師數日內疫疾甚感死人無算皆因霍亂有頃刻死者有半日亡者西人考驗傳染
下故蓋有蟲在空氣中故能波及于人

人有病而善醫則病不為患人有過而善改則過不為患所懼者獲痊而忘醫獲過

而憚改之人然而吾見人之能醫病者矣未見人之能改過者也

俗云痛癢痛癢令視痛与癢若相及者余謂不然蓋余嘗倦眠有蚊飛余肩上嚙

余覺而痛甚余竊怪蚊嚙人身他處皆癢何以肩上獨痛因悟他處膚皆厚而肩皮
獨薄故覺其痛厚故覺其癢也然則癢者不痛也非与痛相反也

十一日至書局悟達齋知古學堂立應之友已撤其撤差之故因与局中人意見不
合哺詣徽香閣坐至晚始歸觀書

程道明云人心虛明自能前知恐有是理蓋嘗聞歷古坐禪家有深功者往能之不善
克夫受呂道人口訣獲尸解此見于仙史

東坡在惠州初寓松風亭有蒼松三千餘株長夏忘暑余最喜之蓋生平最愛松其次則竹也
東坡又登毗羅浮諸山中夜子時見太陽出海霞彩萬變大是奇觀

程伊川渡溪江風急舟將覆岸相顧呼號獨危坐已而及岸眾中一丈夫問曰當時君坐甚
莊何也頤曰存心以誠老曰又不若無心也頤方欲与言忽不見此殆亦仙人坐存心以誠

是強密之功故能進一籌

十二日陰往工部同司于梓生母喪歸書贈徽香主人又為題徽香閣三字
自稱夢為蝴蝶生又稱偶游色界之界保天忽大而達者至小徒去晚觀書
張珍似呂師所度之位也嘗曰自念入此門中吾施捨豈不微為真諦歌觀曲以
悲為樂可謂道盡此中之况味

宗秦少霞夢虎情人在去使書名碑所刻蒼龍溪新宮銘為紫陽真人山巨源所
撰醒而記其文銘之文果甚麗可誦見仙史卷十九第七節三百

宋汴京被攻時右丞孫傅奏郭京能施六甲法破虜擇年命合以四者七十七百七
十人不問技能自為調定朝廷信之蓋與今之義和神團無以異也

十三日晴詣署時已散直遂出城至書局既往賀錢幹臣母壽在嵩雲草堂題刻款
實時臨觀書仙史空同會稽王讀經各序所見極有妙趣一人名晃迴者語曰處世
之人不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常而性如故吾試言乎

馬宜甫夢遇仙人送之食飯送蒂起怪問之曰香從冥裡得甜向苦中來

觀於唐狂僧些能前知能示寂而尚籟回于苦海中以名得丈六金丹之故

宋王中孚受道後立願普化三洲乃設一榜隨所在懸之中有語曰心忘念慮即
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

隆奉梓潼神君蓋唐玄宗時始

十四日詣書局見亦元亦元云凡人不但讀書博物謂之學問即至身處世接物皆
學問也又云孔子曰以直報怨蓋異乎以曲報怨者也以直報怨者君子以曲報怨
者小人余以為名言

補歸作日記

余到京以來數日不見都中有兵燹之象惟正陽門外廊房胡同一帶略見斷瓦殘垣然已
陸續起新屋亦忘其為亂後也惟月之初八日余在管學家湖隣居簡後信先歸繞道西安門
內驅車至地安門一路所見荒涼滿目其房屋皆遭焚毀如從前有人煙稠密之區也

十五日詣書局觀書

春秋三丁釋奠孔子始于元至六年間

觀于薩君曾之事都會城池乃在身中神仙真無奇不有

張良是風后轉世劉基乃容成降生帝王佐命固不凡也

閻公在元文宗時始加封王號

仙史云陳致虛自號上陽子自長春老仙慶會之後真仙聖師不暫降遊百有餘年世之欲聞

道者攀躋無路上陽乃願累行積功用是求諸仙經搜香撰粹作金丹大要十卷

十六日趨署日中即歸作日記

十七日晴嫂氏生日偕希而聖書尚希尚往視藩邸過十丈而雨止余詣藩邸希

尚已去因與郁堂著作石頭城之游晚歸觀書

漢之張子房明之劉青田皆以神仙中人降為一代佐命其後子房從赤松子游人知之青田之

佯死潛遁人不知也

佛氏所謂因果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羅漢曰阿那含即是道家所謂投胎奪舍移居舊住

明太祖命劉基誣班竹著基吟曰一對湘江玉細攢舜妃曾灑淚痕班太祖曰秀才氣基曰未

也續吟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問太祖大悅曰先生吾子房也

十八日詣局補歸觀書

宋末王魯齋為其師何北山制服明初倪元鎮名瓚為其師王仁輔制服

求道之志惟患不堅如沈萬三於張三平千古能有欲人以漁為職致巨富外丹成內

丹自易為矣人血中有鐵質則丹中有金質抑何足怪

徐天明胡日星皆得郭景純之傳其被殺于明太祖也亦與郭璞之死于王敦無異

明人遇元代子孫頗有恩禮而本朝於明朝陵寢不加毀掘且春秋勅祭示天道也

十九日趨署時奉長官命凡書檄須習練文書親自擬稿庶可熟諳吏事是日余試擬馬與同

僚張君石樵商榷

日中至書局與書衡等酬談

今日之政府所謂以權作為敷衍者也昔者再臨之婦孺續娶之夫人贈以一聯云又是

一番新氣象依然兩件舊東西可以為今日政府寫照

明太祖因孟子草莽寇讎之說欲去其祀意以刑書為書錢唐力諫遂報其議史記太祖堂

命僕臣其甚文凡不以尊君為主者去之不知其事究竟行否

二十日詣瑞鶴莊家晤蘇若東過干諾亭白晝至今浙館訪藩邸不遇歸

未知動趣安喻精功震澤小兒之言也確有者理

金陵城有飛雲門蓋明初沈萬三所築太祖忌為三年命相同而大富者謂曰余家有龍泉寶亦能飛去築門才萬三不敢解亦命懸危基此詞者再三無奈以丹金數斤暗投其穴始成寶蓋

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亦直五干推人富貴貧賤壽夭始于唐袁天綱及御史大夫李虛中

二十一日訪局編者日過午希尚至余詣江蘇館赴趙仲宣之約歸與希尚偕至百嶼微香以有事故避去二人坐其室中閒談晚言車將入城過信人聽苦招余入則希生尚所深設皆西式極精美

二十二日午局中觀仙史終卷晴雨

徐人瑞程完璞二公仙史中之班馬也以數千年仙人蹤跡與人事貫合為一體有神助

佛兜身父造乘駕之物在舟車上設碧幢油蓋下具轉轆四輪在陸則奉御馭水則撥棹其間凡床鋪寢寢器具無一不備亦百稱古今之奇創

二十三日大雨詣鶴莊為其箴架上書薄午歸作日記觀書晴孟庚至自上海

埃及近世史云埃及之租稅片束以尼羅河水量之溢涸定其增減水量達于二十天

以上者乃為大豐之兆故水溢則神為一國最大之祭禮

二十四日雨冒雨出城詣嶺霞晚宿于蕭卿家夜雨聲不絕與蕭卿郁堂等為客棋戲

二十五日終日在局與書衡談

人動以及及史所載危險之情狀類今皇支那余曰不然支那何故望埃及耶埃及之君曾有英明奮發如何梨者埃及之民有慷慨壯烈如亞刺飛者以何梨之苦心經營師法歐美改革庶政乃一再傳而後國權仍不免墮外人之手以亞刺飛之能鼓動民氣糾合羣力圖保種排外而加佐志廣一役依然為英軍所敗束手被擒況以支那之求如何梨者之君亞刺飛者之民尚不可得者耶故觀夫埃及之已事而益歎我支那休矣

昔平陽先生云我國幸而不能受法不圖自強故猶可為安使果能受法圖自強歐洲人必速必多之斯言也余始聞之疑信參半今觀埃及史益信先生之言不深情親阿梨將入為土身其宰相美人懼施計以離間二國一事則知歐洲人之用心矣我黃種有日在崛起東方白人已大震恐肯許我神州四百兆民之復

強我故天子一役聯軍盤踞京畿而和約十二款不問歸政之說雖我固今日情勢而論即天子自操大柄亦必能新其國家然而外人不知也彼之不清歸政者固存不願支那自強之心于其外也支那而自強於彼必有所不利也今之談新者衆矣知此理者蓋鮮

二十六日微晴時仲歸自日本是日來石後

時仲云東人飲食極簡薄學生尤甚非不知衛生也國多物力不能贍也然而野無曠土國無游民決非我國所及又云梁任公新民叢報新理盈篇爲憲幅我國人讀之得目擊心而自日人觀之皆唾餘也其程度相去懸遠又云日本堂堂其街衢隨處掃除則甚潔淨

補入城

二十七日晴借夢庚詣局觀書

西人嘗有見他國有義戰挺身往助不避險難者如美利堅之拒英自立也法人多往助之布臘之拒土自立也瑞典曾耳曼人多捐身赴義者此皆古來俠之風

是日見中外報有論鄰居出使事痛加詆斥無一確當之語余晚歸作書致積卿責之蓋報館

者主持天下之公論者也然必訪察明確稟呈中理然後乃善者有所勸爲惡者有所懲令其所指適者皆不根之談與實事相反不知其所謂公論者安在其所以有裨懲勸者安在也據外國報律凡報館以無憑之語誣人者人而告發經官判斷屬實者小事罰金數百大則數千數萬如此其嚴也故報館不敢輕毀人苟有所毀必獲其罪狀之實証而後可也報館之毀譽聞人一生之名節名節被損將終身不齒于人類故人之視報館重報館之自視亦重也今我國呈稱崇效西法報館學堂林立年而事之與人相友人之視報館輕報館之自視亦輕故其主筆者多皆無賴之徒或藉是詐人錢財如中外報館而其稍傑出者耳我國政事之權操于有吏議掄之權操于無賴也

二十日晴與替庚往視聖仲甲至局時應叔寅來談俄替庚借聖仲至談至暮各散夜觀書歐洲列國政府於一千八百四十年春既被埃及化治之叙利亞還之土國不許埃及獨立此事大爲世人譏議我國北方政府爲俄人所轄東南士民爲英日所惑卒之英日與俄等耳彼真助我支那耶聖仲游日本歸與余言相符可以爲宜論矣雖然政府之受制于俄不得已也東南士民之受惑于英日何不得已也

二十九日晴詣向觀書

阿梨王乃埃及也最留意于農者業所栽植樹木過三十萬株又購桑苗二十萬
本植于各處其他于百工技藝致其勵可謂勤矣又埃及之富源在觀察水利以
何謀于富家役其貧者縱橫而壅塞河通其澤涵人或議其出于壟制不知阿梨略收
永遠之利益不得不尔又于富家及有功之士數十人等與大未開之地迫脅而使
開墾之至今稱埃及之富者多當時被壟制而與土地者云阿梨又以議院未能通
問遂招集團中有功及富于農識閭閻者大開會議名為評議院以諮詢衆議又欲為
官吏之不正以伸下民之冤苦哀訴請其聽其自由從信箱投書躬親檢閱忘山居士
曰阿梨王之為埃及改革政治經營計畫可謂至矣然猶有今日之禍何也則以不能
及身改三憲使國民舉賢相代己為政死而妻權于子孫子孫不肯而同事休矣是故
欲保家天下之向勢惟有宰相公舉者之政

晴暨仲來與借善徵香閣閒談

三十日星期日晴霞過飯後偕希尚出城至廠肆過連夢惺俄詣徵香閣

七月一日蕃卿來為余診肺即去余詣向編書與書衡談

笑罵由他好官我自為中人以下者能之富貴由他好人我自為中人以上者能之
書衡談及王荆公與秦檜有怨辭余謂王荆公之新法未為善也其所以善者早
若秦檜者以善理責之則有罪無功以新理衡之則有功無罪何以言之蓋天下者
非一家之天下豈必全趙氏獨據始為善耶就令中原恢復金人破滅宋家復興然
而生靈屠毒已不堪矣不如和兩家而使南北之百姓相安也但秦檜未必見以此耳
二日詣向晴暨仲過同飲于致美齋從僕晚歸默寫日記

埃及史云阿梨王孫亞馬斯以減政費太急使先王於道之事業中絕此失之儉矣
而濟度咸明斯疏二人又皆優游於歐洲文明之驗者中視金錢如糞土逆墮外人
街中而國民脂膏耗竭此又失之奢矣然使埃及世之為善者皆如亞馬斯則埃及
尚不至有今日之慘狀仲尼曰與其奢也寧儉信然
三日在局與示園談

編史至春秋時某國某公平某公立某國伐某國或假某國取某地外紀皆依舊秋

詳書之始以為皆闕文無間繫者盡刪去及後敘至諸侯中有絕大事業如禹桀者文者雖亦略其荷蒙后獻于前世於夏獻祖之不叙其年五則夏獻之人不知從何而來為無根矣楚王謂隨人曰今周室諸侯皆欲相殺或相殺我有救中欲以觀中國之政今刪去國侵伐事則楚王語又無根矣孟坊問易知錄或以穰苴書之陋正在此今欲矯其弊惟有存此善類文萬不可刪

四日仲舉招飲于高廟高廟者如南河泡亦一清幽避暑地也仲舉携眷居其間連日約亦圍等七八人適集余以服藥不暇往仍詣局外作句乙終卷

劉氏外紀所採書極博且多今近日新理以千百年前者儻有此特識甚奇如武王欲築都大折山及武王不肯為王繫襪按新理必須採入而外紀皆言之可知讀書者者究与凡陋不同外紀所採之事皆出于國語諸子于左氏傳幾不錯一字

補語嚴吾問晚瑞詣高子數家觀女像子數語曰三十初唐也

五日微雨与孟庚偕至局

仲尼稱伯也叔齊求仁得仁其能兄弟讓國也雖識死首陽而不怕乃後世妄傳其

諫武王不當伐紂因恥食周粟故餓死於州亦為無稽之說耳是周宣王不藉千畝世傳以為大失德事誠思藉曰典禮不道國家一虛文耳至不行此虛文何名失德故余所編史中刪去

六日自局歸作日記是日晴
七日晴詣高廟訪仲舉逢与之遇仲舉方騎馬欲詣劉襄孫見余來遂馳而光返余車行遠以是日薄午矣其地為明李東陽故宅面城荷池十餘畝楊柳拂

堤有小樓可眺既歷間名士題詩甚多最奇者有佳句云花在葉中成綠梅奇從破底見紅接余与仲舉坐而縱談

仲舉性豪逸舉動輒不与人同其居高廟也携三馬一姬以往可謂既享清福又兼艷福

八日至書局見亦園亦園与余商西編書法謂三代以前事跡多採諸子書又稍艱奧非注不詳

夜視新氏叢報梁卓如有新史學一篇其論我國舊史之弊如云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箇人而不知有羣體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又云能鋪叙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非此而見而余平心思之終覺其有未

安之處一時亦無以難之也惟所推史家有創作之才者古人則頗允當古人者何一曰太史公二曰杜若卿三曰鄭漁仲四曰司馬溫公五曰袁樞六曰黃梨州九日諸著日中到局訪陸仲談稱伯玉亦至伯玉又陵先生長子游學歐西有年精英吉利文字為人溫爾善諱

伯玉云法人盧騷所著之民約論赫爾黎曾將其書逐條致以此乃余所未聞蓋盧騷身處君權壓制之下境世嫉俗發為言論不免矯枉過正施諸法國當日猶之可也若播為萬世不易之公理則必有許多空礙不可通處赫爾黎所談語雖未見亦可臆度而知矣精神不可平等跡象萬不能平等今盧騷並欲跡象而平等宜其說之何能立而非真能立也且盧騷所著者有自相矛盾之處如以國家比之人身謂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性隨也諸職官意欲及威獨上器也若工商賈之及腸胃所以營養全身者也財政血液也出納之職心臟也國人身全體之支序也由此言之則人民在國家之中不過如皮肉血液為身中之一部分耳以跡象論之豈能與元首之主權者平等耶梁任公知其說之不可通曲為掩護始終不能圓其說也

十日詣白親日本政黨小史

日本政黨分三期第一期為淺嘗必學者所創造而有主張不外民權民主然而黨中之組織無秩序無節制集散離合無常故謂之幼稚政黨其政黨之名則曰愛國公黨曰立志社曰愛國社乃板垣退助等諸人所創至第二期則自明治十四年諸開國會起至二十三年國會第一回開會止黨派稍一進化於是有所謂自由黨立憲改進黨立憲自由黨會見臺起雖講自由而仍尊崇皇室雖主張民權而不願急進過激至第三期則各政黨別為三大派即自由進步憲政三黨互相戰勝雖其間或合或離或定形易名而卒此然不相下以至於今其中人物如板垣大隈伊東野松方山縣諸人運動力甚大而黨會之組織大有秩序節制非可與前之幼稚政黨比也十一日晴余頗欲致編史法因紀事本末體例似較編年為善而京原不以為然十二日到局編書親任公中國說

以飲水主人之開故英發日以新學新理灌其腹中者而吾端筆下猶時不離中國二字試問中國之稱其自辱大辭耶抑以是為國之名詞耶國之名何所取義若據地形而

曰中則不過亞洲東亞之片土耳也若對外人而曰中則是以蠻夷視東亞文明國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于學識間見雖遠不達任公然而吾端筆下久無中國二字也曰我國代或稱我支那

今日幸稱我國曰清國清字實稱名而非國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卻甚古然外國人呼

我非我以此乃國名也我人民重穿如地球之上更有他洲他國如此者多自謂天下惟

有我而居一統之世界此外皆蠻夷耳故自稱曰天下與古言其時其幸無所謂國何必

立名令忽知天下非僅我一種人民其他種人民在海外各分種或各異其國名者不可勝

計且皆文明國或非蠻夷者此而我人民於是不不得不別成爲一國矣既別成爲國不可無

國名舊名既無不可不創新名創名惜人不知則莫如即因外國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

嗚呼伊仲親劇譚著至勸吾聞先是主人以他故避去是晚由粵返留宿金宿馬

十三日黎明至局日爲不冠遊署簿字諸乘廣傳出城飲于茗插店味仍至占觀書

若有人論演劇者曰凡劇中有人演劇之演人之別余曰豈獨劇爲此耶凡讀者若有人讀書

讀人之別凡寫字者有人寫字之寫人之別也他一有精神一無精神也推之天下切事莫不皆然

梁任公曰我國自古號稱英雄輩羅千古者皆一姓一家奴走狗也然哉然哉

十四日終日陰雨星期日無事拜客歸于市而等閒談 是日沈承俊來

十五日晴對局觀書

飲水責當胡左李諸賢能爲國民官亂不能爲國民國治或解以當時與歐洲交通

未盛故諸公不知西法不解維新而任公又以爲國法維新不必拘一西法既知官

場之積弊去風之積壞民力之瘡痍即當爲政變更張之志公曰任公之說近是然

言法不自設議院改憲法始則言如不交而議院憲法我國當無此名焉不知西法

者斷不解也當胡左李既不聞歐人政治本原其不能受法乃國民國治情有可恕

任公猶責之毋乃多事

歐洲大家又論曰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事者文明之母也可稱名言然此乃國民競

爭言之非國名之競爭也國名之競爭特動于一己之貪欲忿怒而戰死其百姓吾見

血流盈野屍積山邱何有文明進化之望

歸時已昏暮則屋中圖書枕單一空詢之皆云已遷至錫拉胡同北洋公所中飯後

六三

与希尚借往逐宿其間廟宇閣敞窗几明潔居處甚適
十六日晴趨署到局觀書

歐洲自古有分國民為教等階級之風以亞里士特德之為識猶為奴隸之制為天然公
理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而其下級社會之民動被虐待至若合眾國自十九世紀時代猶
多買奴與于七佛國為共和政體貴種之權尚不替推之亞洲各國印度亦分人為四等之
俗至今未改日本維新以前猶有穢多非人稱號由是以觀階級之風可稱萬國之公俗
直至今世紀以來此風始漸衰息獨我國民則向未平等無所謂階級試觀兩漢以來
白衣致仰相者不可勝計雖晉時行九品中正法積弊而至有寒門貴族之分亦非立法
本惡行之不久亦遂廢散迨隋唐以降投科取士平地青雲更無偏矣近世雖有免親奴
才禁登仕板然其數甚微不能目為一種階級故我國可謂之無貴族之國其民可謂無
階級之民為我國一體與外國一大異點志山居士曰以外形觀之則無階級之國民似
較勝于有階級之國民不知此正我國歷代民賊愚民之術巧于欺人者也梁任公之論
當兵欲求其理可觀中國魂

十七日晚自局歸車中觀飲冰室自由書

而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而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
道理也此教語蓋近日物競世界中萬國交涉之公例

日本中村正直所著立志編第六序云泰西人所以有剛毅之行者由于有剛毅之原
質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名言

立于亞洲發明公理洞見本原切中世弊者前自我國黃梨州之明黃特訪鏡後有日
本深山虎太郎之草莽危言梨州之原君篇原且篇原法篇深山之民權篇共法篇君
權篇體例亦相近

十八日晴映与希尚開遊晚入城夜觀書

孟的斯鳩与盧騷並以法國大儒見稱余謂孟氏尤有功其以立法行法司法分國權
為三使互相牽制使居民工者不能假權以害民政治上一大進步也又禁奴隸廢榜
訊今日歐洲文明國一一行其言可稱地球上特立政界之一偉人

自由書論慧觀云因男女之戀愛而看取人情之大動機惟有一慧士不歷因無名之野花而

見造化之微妙惟有一富兒哲富士此二者不富為何時何國之人待考
云云俄兒士後唱信語詳誌見于南歐一事亦待考
德富蘇峰之論曰使高城如彼其高者有無名之石礎為之也使英雄如彼其大者有無名之英雄為之也余亦熟為確論

西語曰天謂衆生曰一切物皆以界汝但汝須出其價值志山居言所謂價值者指所勞耗之心与力而言也

俄國工人於十八百九十六年同盟罷工于聖彼得堡凡三萬餘人而十萬人之土木工作應援之遂使政府震恐於次年不得不改布新法律以蓋俄國將來改政體之起點

歐洲希臘諸國當千餘年前各自改元不能劃一後乃皆耶穌降生紀年

十九日晴到局編書補至太和館觀劇譯藝培演曹孟德殺呂伯奢一家事見三國志注非演義所捏造者憶當我負人無人員戎千古英雄心事難忘天下能反其道而行之者又有幾人但不肯如孟德之直言不諱耳惟其直言不諱所以稱英雄

是日聞某報載十餘人

二十日至緬甸胡同看屋日中請句見伯玉略談覽新民叢報

近世文明初祖之大家一曰培根一曰笛卡兒倍根之學以為非賡諸實物而有微

者吾弗肯從也笛卡兒之學以為無論大聖鴻哲某某之說為非以諸奉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志山居士曰笛卡兒之學與我國王陽明先生宗旨無二陽明亦云為反諸心而不敢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而倍根頗似朱考考考素以即物窮理為主聞其嘗登為峯之上見群山如波清知大地初起時必是流質不知何時結成空質又見山石中有螺蛤形知今日陸地從前或為滄海皆其始物之有故者也
二十一日休息謁請王未見訪岳柱臣不遇觀書

外國凡碩學大儒能著書者其書出版世界身日而後以受其教者實行其說而於世大有益如有孟德斯鳩而歐洲人廢格訊其必釋有斯密亞丹而英國行乎稅法富裕日盛此而人皆以立言立功者也我國之人何以難有學術思想雖能著書出板而於世罕有裨補人心亦不為勸勉為何故也則一處共和政法界民智未開之時一處专制政治界民智未開之時也故不可同年而語也
二十二日詣為溥晚與望仲至徽香閣是夜宿城外觀任文現今世界大勢論

才權一受而為強權民族主義一受而為帝國主義者之視約內強食為理所當然

風令財以爲天經地義之公德蓋自瑪克脫達亦又而君出發明人而之惠及
物競天擇之理於是身爲工之身目爲之大家也

今日海內學生思遠宗之大勢其資本家與勞力者之關係也而階級論者曰
富貧者日貧自機器製造之業與有限之公司制力而時言一習一手藝設一屋
肆得以致中人之產者殆絕跡于西方矣自托辣斯特之風行各公司聯盟以
得競爭之力也而
小製造廠小公司亦無以自立矣自今以往五大洲物產人力之著美將乃最心
教之大資本家所吸集在以外之多數者亦非必道之使多餓殍而要非極危瀕
伏于大資本家之膝下則決不能自存志士曰物競強權之說既行則不但
國與國競爭者強權而富與富競爭亦有強權無且怪也

任父以爲土地物力全爲少數之大資本家所佔而其多數盡驅而入勞力
者一途此亦東亞之黑暗世界也余謂不然當權原富所備錢之利厚薄之關係
而勞力者與坐擁資本者孰爲可貴吾必取勞力者矣蓋凡資本家往來不覺腦思
不用筋力僅游坐享與游民無異游民者最無益于其業者也無益于羣而食羣之

利使其人占多數必乃羣靈而世界退化今能自趨于少蓋莫大之幸福也資本
家少則勞力者日多於地球上或于人以己之心與力日長而更無坐食
之閒民此正進化之機何得曰未來之黑暗

二十三日兩訪者適值日無長官復歸爲觀新民叢報載有蔡公使要求日警督察拘學生始末
此事蔡使與學生當其過蓋學生視公使太輕而公使視學生太重也

二十四日晤到局編書晚與堅仲共飯于玉樓君歸已昏暮燈下共談
外國學校中所重之德育體育三大端不出儒書知仁勇三字德育以仁教
也德育以知教也體育以勇教也

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相倚而立也皆不可偏重偏于人民者使人民之權無限陷于無
政府者偏于政府者使政府之權無限陷于專制政體皆非也梁任父今始見爲此故
其論政府人民之權限於此理三教意焉然任父猶稍偏重于人民余則兩無所偏
二十五日編書事畢即歸車中觀書

德皇維廉第三演說于柏林小學校曰凡吾國民若不注重體育則男子不能負

膏兵之義務女子不能服孛魁傑雄健之嬰兒忘山居士曰非止此也人之身體壯健財能操作一切有益於屏之事且壽考常聞享英大之幸福

是晚與暨仲等飯于德昌夜返北洋公所

二十七日避暑日申至為編書作日記觀書

奧大利政府倚其國權凌壓匈牙利禁止外人輸入他國之貨專用奧國製造品而嗚蘇士竟能聯合外人反抗政府不許國民買奧國之貨物以致奧國工商反大受損害政府亦無如何忘山居士聞此事以為快

梁卓如論今日不但新其學術新其政法而已尤必新其道德以為我國古聖鴻儒所提倡者詳于私德略于公德惟無公德故不能合羣此今日之痛點也忘山居士曰孔子教人言盡公德私德無偏重如仁義二字仁公德也義私德也忠孝言者私德也忠公德也私人曰忠曰孝盡己之自儒學為法家所亂歷朝君相恃其術以行專制以保一家而天下學者亦遂迷濛罔惑認賊作子不知儒術之真諦視公德為私德而稍稍知明公理者以迫賜于專制政體下不能行其志蓋此也今任父欲易明公德以

求合羣進化之的其識甚為其心良苦余心許之矣

補常伯敏曾幼君約飲同豐堂略坐即入城

二十七日到為作日記觀書

任父新民報議論太多其中失當者有之矣如論道德所以利羣而無它理謂古代野蠻中者以婦女公有為道德或以奴隸非人為道德後世哲學家猶不敢謂非道德忘山居士曰此野蠻之習俗耳何關於道德若果係道德今日何必改言之耶或曰道德即條理也條理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故當言曰此等之條理亦不合于道德之條理也今所改者合于道德之條理也

奈端因詳實陸地而悟吸力瓦特因沸水蒸騰而悟汽機皆在借根實驗學後故信根古有功于學子也

梁任父曰凡欲為善德者其始當為與福之敵其繼當為與福之母其終當為與福之僕名言二十日休息日申與暨仲同至意大利館肆飽啖而歸去日未符曾在此洋公所聽集諸人二十九日詣局入見嚴又陵略談即出編書已作日記觀書與書衡等談

孟德斯鳩定租稅之基本分國人財產為三一曰國人不可一日無者二曰國人所有得藉此以圖利者三曰即國人有之亦不必有益于國人者第一等政府決不得稅之第二等則不妨稅之第三等則稅之不妨稍重蓋使租稅之額有輕重以求合乎平等要之從百姓財產之厚薄及有餘否否以爲租稅之輕重若今日壽必征稅之法似已暗行此意忘山居士曰今日我國困弊甚矣民力竭矣日後爲賠款計其苛欲于民未自己也使富者能奉此意以爲理財之法則造福無量

孟德斯鳩又曰治民以法不善反政民于惡猶之治病以藥不善反因藥生病梁啟冰學理頗進彼亦知自由之非謂今之以放縱爲自由者名爲自由實情慾之奴而非真自由也其說與余數年前宗旨頗合余嘗謂人之爲惡非生乎心也生乎上根上磨人前無困知勉行厲志克己之功則此性不昧者終其身乃上根上磨所驅使無所不爲是情慾之自由非心之自由也對向有云聖人以心役身目家以耳目役心心役于耳目身目之奴隸尚得云自由乎

戰國策有云管仲三年歸而名其母今之談新理講自由者大半躬行實踐於此二語八月一日到局與又陵談今日支那有三奇人其一曰袁世凱袁以北洋之練兵小將擢授山東巡撫忽於庚子之歲勤拳保境爲中流砥柱東南半壁賴以安全李文忠沒驟任北洋大臣其威望氣概而凌政府外壓劉張一舉一動皆中外人所注目非奇人而何其一日盛宣懷爲李文忠版下之物名矣初不過一附生祠候補道以善理財能營幹見賞于李不意數十年後舉全國輪船電線所有財政之權歸其掌握中非奇人而何其一日梁君超

梁一區書生當甲午乙未之交不過康門生徒耳自充時務報主筆議論風行名震大江南北改政宣康梁並出支朝廷降懸賞名捕之捕獲于通國之民皆聞其名莫不震動而注視焉然康自是匿跡銷聲隱伏海外梁則棲身東島爲樹一幟日積其怨氣熱腸化爲詞旨偉論騰播于黃海內外亞東三國之間無端甚四言乃精爲鏗乃正爲偏而凡居亞州者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君超非奇人而何

梁能於我國文字中闢無窮新世界余故附之佛耶回所以有教權者以言天界地獄言輪迴使信其教者皆注目于身後一切

脅和害故堅守其教規不敢違犯也孔子所以無教權者以不言天界地獄不言輪迴使信其教者僅注目于現世無間痛虐之毀善故也既久漸視乃逆商並亦可聽從或陽奉而陰違也此孔子所闢之惡也

二日作日記語微者闢薄晚將入城大風驟起俄而雷雨交作而漸大三日晴作日記觀書

理者理也經緯整齊曰理之與亂對亂者條段錯紊是也故凡事謂之有理者必其秩序之整齊而不紊錯者也徒凡執偏駁之論亂曲之說者不得盜理之名自居何也甚而言之皆錯紊而不整齊

晴歸晚與堅仲希尚及鄰居同飲于意大科飯肆甚夜眠適

四日訪何頌臣于西城也循胡同頌臣余八年前舊交也人極磊落有情工詩

今日居官者必不能有用也混之一字足以了之今日講學者必不能有用也消遣之二字足以了之

世界雖紊亂我腦界中不可無條理世界雖野蠻我腦界中不可不文明

此世界二字專指去邪言上

康門之學說謂三代以前封建井田官禮制度皆孔子一人捏造以為古時皆野蠻土番安有此等文明故六七年前梁任父與余反覆辯論非一次時堅持此說余終不謂然今觀其論我國學術思想之遷之大勢亦自安其說謂周初乃胚胎時代學術精神條理粗備之時遂大書周心兼三王作官禮且加注云近儒多攻周官為偽書蓋由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之存無物焉是卓如竟自破其前說是徵其學識之進西籍所言凡人羣進化之例必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牧由畜牧進而耕桑任父固是疑殷之五遷其都未脫行國之風孟子頌周公曰兼美秋驅猛獸詩美宣王以牛羊蕃息以為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此論不獨

史記秋郊狩著書十餘萬言其法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瓦特第蘭克合皆恃此術而悟新理創新物也飲冰云

四日晴在局補寫前十餘日記畢觀書

梁任父於我國在學白南派以派北孔而南老謂北重實踐南重理想其說頗圓又謂北之有學南之有揚皆走于兩端之極點而立于正反對之地位又謂北方政論主干涉主

義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

此兩主義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如盧梭放任主義伯倫知理干涉主義格蘭斯頓放任主義比斯麥干涉主義

皆近理

又云學術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至學術分爭而益感其同出一師而者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忘山居士曰凡學術之支流分裂互立門戶與政黨之意見紛歧各樹黨援無以異也天下之人誰能無事此爭事爭政較之爭勢爭利者其程度相去何如耶故國家分爭而出于公者愈爭而其國愈盛或男女居室精氣交接也朋友講學智識交接也商賈運輸往來財貨交接也五日到局觀報

秦相呂不韋集諸侯游若作八覽七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飲水稱爲千古類書之先河一代思想之淵海誠哉

秦而後政治常隨學術思想乃轉移而我國之政治足以轉移學術思想皆由西國之勝天我國天勝人之故

外國頒布法律初載之官報繼而各書店應刊之以最賤之價售于全國中令婦

孺貴賤皆得而閱之而我國又与之相反宜其不識不知而多陷于法網也馮邦幹云

又云學法律則可以明自己應行之義務及應有之權利而諸國民之富于權利思想者以人多知法律之故又云吾人之不可不知法律猶不可不知衛生也

衛生學之細理應委之專門醫者其大則應人皆知之法理之精奧可委之專門法家其要領應人之學之精粹也

孟子與白人有言不為而後可以者為而儒謂為日積極的義務謂不為日消極的義務晚語稱愛觀劇忽大雨寒友多散罷演夜深雨止乃復張燈奏技

六日晴趨署賜觀章氏文學說例與仲說

章太炎余莫逆友也學貫古今尤精經學乃當代鴻儒其文章取法周秦諸子

然余痛其詞勝今覽新民報所登文學說例一篇知太炎於文學新有進步其言曰文蓋離實則表家多而病亦益甚如近世臺贛閩粵中葉一事也不云

織悉畢呈而之中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初胎可絕而云釜底抽薪皆表家之病也即史記漢書之文言亦則曰吹毛求疵喻極則曰鷹擊毛鷲其病也同太

夫見及此可謂能自知其病所在矣忘山居士曰文章所以用表裏者欲以達難顯
之情也善為文者不得已而用之非不可也若專以用此等語為文詞之工則太謬
於雅雅之學我國文字之根原也本朝精治此學者休富之數高郵之王諸家皆大有
功而近人多以破碎識之夫夫為之証寬曰西方論理要在解制使之破碎而後能
完具金之出什必糶沙玉之在璞必銜石鍊錐改斷必更數周而後為流之勻終
莊之去夫如是則不先以破碎必不能完具也破碎而後完具斯真完具也忘山居
士曰太夫以新理言舊學精矣余則謂破碎與完具相為用也昔人多專法破碎之
學今人多專治完具之學完具不由破碎而來非真完具破碎不進以完具適成其
為破碎之學而已

昔在為燕取映詣南橫街訪蕃仰借至徽香閣薄晚冠帶入城宿雜變生日觀劇
八月晴赴署擬稿逾午至總捕胡同訪岳君柱臣乃播然一老者頗研究格致化
學及機器製造諸學曾隨醇王乘辦軍政建鎮炮學校造就學生甚多前並為采
書稱其善畫白樹余故訪之夜宿中其飲之意大和飲肆

九日到局觀書作日記

凡天下樂事有肉體與精神之別即以觀劇論之袍甲雄艷采光慶所以悅目也
絲竹壯逸歌謳和婉所以悅耳也然皆肉體之快樂也故善觀劇者必求其精神入
化動合自然音韻統攝蘊藉於天機而後滿吾之所欲何也不如是不足為精神之快樂
求天下之理有二術一曰解制一曰比較制解之術合者之也如危了解牛竅要勝
理無不得矣比較之術分者之也如樵夫束柴長短考差無不見矣
人不可不治文學然好文太過則其講學也每多穿鑿博會之病最是害理
十日而到局作日記觀書

兼愛之說一言而為保種則愛之不能無差等可知矣平等之說一言而為強權
則人類之不能平權可知矣天下之理有設想極高而時不可見諸實事者此類是也
美利堅人空教育為公共事業凡一國之兒童皆有受教育於國家之權利凡一
國之兒童皆有為國家教育兒童之義務宜其興也
任公曰現在所行之實跡即為前此所懷理想之發表而現在所懷之理想又

為將來實際之善行故實踐者理想之子孫也信然

昔虞舜以幼子大麓烈風雷雨其迷見稱而西史載英國名將幼也遊五歲時
常獨游山野遇迅雷風烈入夜不歸其家遣人覓得之則危坐于山巔一破屋
也其祖母責之曰異哉何物怪童此可怖之現象竟不能驅汝歸家耶則若
曰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為何物也以五歲幼童而膽力如此迨于大舜遠矣
晚噴道至徽香閣即入城

而甚入夜不止與聖仲等從談金曉峰至自海上余因其來安兀如天外飛來呼曰飛來峰
十一日夜未明起盥漱畢冠帶登車至西華門外僕持燈籠引余步行穿闕左門出
午門見燈火雖密皆執從人王暗中不辨多少又有冠裳擁腫者屏立而語蓋天子
於坐夜祭社稷壇余奉長官命隨班迎送久之鐘鳴眾紛去各就位整肅以待俄
內侍五等首黃蓋前導望見多人執燈燭火光中擁一杏黃輿冉冉而至時余與諸
人皆跪候上過即起立以待徐聞壇內奏樂了冬約半小時御駕還宮余等復跪送
禮畢各散歸時天色微明到家仍就榻眠

食時出城詣馬車中觀書

梁任父論我國萬事不進惟專制政治日有進化誠哉是言蓋君相愚民之術取
下之法其工且巧至今日乃極矣安得不謂之進化

又考論唐虞以前政體甚確當曰君位傳繼以禪讓為名實由貴族擇賢而立曰貴族權限與
君主相去不遠君主稱元后諸侯族祿厚后任用官吏以羣后之薦而用之曰執行政法諮詢羣
議而後行

謂周之于幽厲齊桓晉文宣朝諸侯有天下之共主論亦極是

唐子一役東南督撫有敢抗朝旨擅與他國立約者東南浮淺之夫遂認為中央地方兩權消
長之證其實不然也飲水所見竟與余同謂此有特別原因決不可與漢牧唐鎮為比例

十二日繞道北城賀節補到局作日記

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我國封建滅而君權強者歐洲有市府而我國無有也
日本有士族而我國無有也市府之制一市一村民皆自治近世歐洲諸新造國未
有不憑藉市府以分者日本各藩國中有所謂藩士帶貴族之資格與共和國所謂

市公民相類明治初年討幕尊皇開維新之業其主動力皆在於藩士夫藩士與市
府皆民也以民之權力破壞封建較諸專以君權破壞封建者蓋有別矣此我國與
東西各國之所由升降也

十三日晴往賀工部長官松壽泉壽星日間謹於妓家映歸時至餘園少以酒飲
晚在公所中庭與鍾望叔及堅仲等七八人圍坐夜話

十四日到白藤幸詣叔室俄赴方勉丈之約哺歸飯于德昌以先一日飲食不調腹瀉
故我國危人所治之饑不敢入口

十五日腹疾少瘳與希尚諸人談

余生平有三愛一愛早起晴生二愛赤日之中綠陰之下三愛夜月細涼四愛花香五
愛鐘歌聲六愛同心好友促坐對譚

希尚亦云有四愛喜愛游山看批柳及愛槐陰中聽鐘聲秋愛月下聞笛冬愛雪夜圍爐共話
前聞何頌臣言近日凡新出小兒以其生年月日時而直支干推之土等人多言煞甚重
者下等人多凶險將死于非命者由是可見未來之時勢

十六日到白作日記

歐古時學者為螺絲形雖千變萬化強皆一線所引我國周秦諸子學界為最
難平衍線形雖問題繁多千條萬緒無有引而進之者此西學之所能制煉
逾千趨者暮迄東庭談

十七日晨在局與書衡等辨教育法補與彥東書衡諸人小飲于萬福店

僑人朱桂秋者乳名小八余丁而在都時偶遇客名朱伯爾今五年不見矣是日考
東折閣招其至與余幾不相識而桂秋面貌之改甚多余不能記認桂秋善譚
吐瀉風雅嗜沈溺鴛鴦年已二十有五

余未嘗不遊戲色界然取人財以貌不以色與色美而貌醜甯色惡而貌美

十八日午前訪蒲州俄訪厚翁談

京書洋人所賴以養者印結書而已摘細停廢則印結之源涸且加稅免稅兩下凡
已報捐者多踴躍不前以此數月之清輸亦無幾矣不知釐下數萬人之浮沈即若
者何以有生有某君者以御史拜外省知府職自去瀕出都時欲上一疏請增如

京官保俸厚云

我國民自此之後日趨困窮中戶降而為下戶富戶降而為中戶僥而強者僅足保其生者而弱者死之而已其所以死自二年壯不嗣者死于槍礮老羸殘廢者死于溝壑或日哺紉而薄暮歸與兒伴雜談閒話管謳歌之聲

聲音之道最易動人之心移人情無倫有何等襟懷何等抱負何等感慨何等情思皆一一傳寫而出與聞者之腦筋通相合

十九日晨微陰繼同僚于嵩雲草堂樹明麗樹石出峭柱香飄散遠聞鄰店赴頭和園請到余與陸仲希尚等相議五日往送此其皆運至西直門外矣余德罷天欲雨憚途遠又不能歸宿遂往視微香俄大而遂留不去

二十日晴薄午入城屋局閉惟雲孫在家須臾亦他往余命庖人沽餐飽喫後駕車詣韋霖伯書館靜談秋聲滿樹俄均叔開話均叔夔相孫也是有殘疾人極精核有條貫善讀書識明透過人
二十日晴訪石觀書

歐洲自西羅馬之亡所謂黑暗時代也當此時存一線光明則耶穌教我國自秦漢以

後亦所謂黑暗時代也當此時存一線光明則孔子教

飲水論世界人士爭自由分四時代曰宗教自由時代曰政治自由時代曰市民

自由時代曰衛生計自由時代其論極極合並列表示人見新民叢報第七號

歐洲中世之始奴隸制度一變而為諸農制度其後南歐市府並隸農廢之於是興業家與勞力家始有平等之干涉此乃衛生計自由史上一新紀元飲水云

補往福張野秋將送嘉韓至滬乞假兩月既歸聞嘉韓自頤和園回且日請訓召對西宮垂問極詳

二十日抵府同人推陶然亭設宴公餞鄰店余與希尚等成往酒後流連景物晴嵐如畫

夜觀李提摩著生利至利至利福者云天下不外二種人一用心者一用力者然用心之人未嘗不稍用力以助其心用力之人未嘗不稍用心以助其力

二十三日詣什錦花園訪瑞鶴莊又往福陳兩蒼午歸飯後至公所晚飲于華東

連日驟寒余著錦衣不覺暖風起鄰店擇二十九日出都故僚友送錢別

余五年前發論謂性無善惡善惡生于苦樂知天下有樂境欲從其樂而惡生焉知天下有苦境欲故其苦而善生焉今觀新民報十五號任文所叙樂利主義

秦斗邊沁字學說亦以若樂為善惡之標準但其說與余小異彼謂使人增長其幸福者謂之善使人減障其幸福者謂之惡雖然彼所編者為一岸而言余則專為箇人而言夫減障一岸之幸福其若源由于箇人遂雖樂之志增長一岸之幸福其發源由于箇人懷故若之心則邊沁說與余不侔而今也

二十四日詣局與力陳東原諸人談

東原云吾粵有陳姓者名啓沅生有異稟目力過人尋常遠鏡不能及常以字典中九千餘字悉書于摺箋上其字極細非用顯微鏡則筆畫難辨西人考聽其瞳人子與常人殊

午後詣鍾匠胡同視夏地山自日本歸來昨晚甫到旬日略談即冠帶赴頤和園往見慶邸

曉陳仲寬約飲于福州館酒半辭居先往余亦去遂入城

官書局東鄰有屋為阮文達故宅全始欲賃居是日探知為人購去

自瑤兒校發明人滿之患於是世界上人皆竊之然愛之不知人滿之所以為患者因土地所產貨物恐不足供人之食用也然今日化器與機器日興月盛凡耕與織皆用新法使所收穫而製造者皆什倍於既往何懼不能贖給邪古人云耕者一人食者十人

織者一人衣者十人今泰西一人之力實足以抵百人之貨物無患不多物多則價廉無患不能養命

二十五日晴檢書室取鈞飲于同豐堂曉詣書局與書衡偕至南京截胡同看座即徐壽衡者書故宅扉宇整潔有古槐一株高數十丈綠陰蔽日余生平愛樹有奇癖故凡過房座雖極醜大輪奐而無樹者必不取也人謂凡植物能吐養氣收炭氣故林樹最于人有益不祇也余謂人之得樹猶魚之得水且樹之顏色尤能養目

字音義諸子殿時望叔見來頭有新世界學報甚中法編多襲錄飲之緒餘惟陳介石文章高真可觀且待細讀

凡文章不可過為只取不簡繁達理而已若有意為文欲臻深妙之境文則佳矣其於義理必有妨碍

曉歸見外務部姚某其人籍江南而游宦於黃河流域者頗習北方情愛自言居汴梁久余問以黃河情形其人云河之堤岸為于開封者城故處城內者甚危險若不幸決口則時為魚鱉矣沿河無善法難以朝廷所為金盡散用于河防毫無益者亦不能禁河之不決也此余猶不敢信也

夜飲曾啟治家生有沈仲禮是時都中有外國馬戲新到往觀者甚多仲禮因談馬戲謂從前在歐洲所見有極神妙者一人途中衣單覺寒馬能歸家為人取衣取至又有人披著復衝板刷而去其屨又馬能解算學人告以三五則以蹄觸地者八告以九九則觸地者十六人或以銀餅數十枚亂擲其前彼暗諦視即觸地數十次適符其數

履初啟拾見也善以銅箭音韻清遠可聽

二十七日晨訪仲翼見陳博甫日中詣王書衡不遇至嚴輝輝書數種曰歐洲財政史曰左法學士小林丑三郎著曰憲法精理湘鄉周達編譯曰萬國憲法志同上曰政治學德國博士那特理著馮自由譯曰名學無錫楊蔭杭譯曰中國最新度支無名氏著曰財政四綱錢詢著

二十八日乘廢過與同至德捕胡同書文志舊宅蓋推十月間入都先借住其屋又鄰居行後而遺木器贈貯彼處過午歸覽財政四綱課稅之法分二種曰配賦稅法曰定率稅法配賦稅者無一定稅率惟政府豫算五

給之所需而其款額配賦于全國人民者定率稅法者先定稅品一例之價格人民業何事業得若干之利即知若干稅政府不能豫定收入之金額志山居士曰行配賦稅法則便政府行定率稅法則便人民然政府之立為人民所公許者也政府所辦之事求人民之公益者也但便政府不便人民因非但便人民不便政府亦非欲求而便必若用二法調盈濟虛使政府無財用不足之虞而百姓無強派之苦則得之矣

歐洲二百年來財賦社會形態凡三變其始也貴賤之階級多別太嚴全國租稅專課于下等人民而貴族僧侶富有財產不納稅其民間積息日深而比例稅之普及或欲使一國人無偏貧賤以財產之所得平均比例定為稅格自法國國民黨之後遂以此種主義而貴族平民之階級已消矣乃自十九世紀以還萬民同等之競爭漸起智而強者占先愚而弱者退後於是貴賤之階級轉而為貧富之階級占先者得利而愈富退後者失利而愈貧而相競即而相激富者挾資本而競霸貧者結徒抗於是同盟罷工社會之騷動又漸起識者憂之別出調停稅法以為市面

今租稅宜應他稅者財富之度而異其稅率乃得實富之平因改比例稅法后遞加稅法此法創于十八世紀法儒孟德斯鳩曾沙諸人蓋原存於希臘古時梭倫氏之法典至于近世協國信行殆遍

二十九日鄰舍擊春赴天津送之登汽車者多人皆衣冠楚楚余過午歸有販估衣曹姓者未索值待布尚不至時余無事遂與聞談先問其同業中公議之規則若何答云無甚規則惟同業之夥侶如有虧負錢財逃遁至累其王者凡同業中不許收用而已又問凡初習是業者其階級若何曰首須亂分列貨之名色能辨其真贗高下某貨能得若干價些價亦無定以供求之多寡而漲落要在隨時判定期不虧失又得贏利而已又須習裁度布帛知其長短能配合製衣之用又須習酬對買賣之法凡言動語默隨機善應使人忻悅甘心買我之貨雖需餘利不使彼知余又問其人籍某地曰冀州因詳問冀州風土人情皆一一答余不啻讀一部冀州志也

晚希尚歸希尚去歲隨隣居作秦中游余問以秦中情形答云西安之城雉其廣廓不及北京而崇焉相若亦有外郭如梅花式作

紅四外

惟皆土垣獨內城以石砌街衢房

屋與都中彷彿城南有大雁塔旁石碑叢立凡歷科中武者皆鐫名其上由來久矣東有溫泉依山築亭廊水自山灌注成大池入浴者不寒又有八仙觀在城西旁多古碑觀碑林皆其地各勝出西安城至渭南中有灞橋長數里即古灞橋也以其石為之上下皆平沙土人云黃河內泛時始有水余又問秦中險要曰凡入秦者道經二關曰函谷關曰潼關進函谷行三日始至潼關皆路如羊腸而山壁立潼關以內乃見平原曠野

二十日詣瑞鶴莊不過歸檢行具過午訪估三復至書局書衡鈞飲于慶和居每于街市見人家屋壁下多立石碑刻泰山不敢當五大字不解其故力贖諸人云不敢當古勇士之名老學庵筆記曾考據其事甚詳

補至汽車棧見行具皆自城內運至晚噴霞招飲于萬福居夜宿厚養家與夜談人莫不曰學問學問者學于古人問者問于今人問之功尤大于學也故今善學必善問助之乃完全學問二字余日來得十六字秘訣曰有書必讀逢人必問學不厭博問不厭精論人與勸人善論人不妨從寬勸人不妨從嚴

九月一日黎明至汽車棧即與管叔同登車俄少以叔亦至遂共乘馬俄車行如電未
午到天津開鄰居駐北洋醫學堂因往視則已出遂訪翁青不遇歸良久翁青踵至遂
共談哺與翁青偕作此里一游夜宿于外

天津空還之後凡外人所辦地方之事皆由華人接辦而一切悉照外國規則並未廢
死與京城亦還後大異足見袁慰帥之能力

天津市面極空虛故外人
所運之貨物極積不銷

二日哺與鄰居等乘汽車赴塘沽晚登安平船同行者嚴伯玉劉芝生及希尚雲孫少叔諸人
三日睡醒時舟已出渤海風起微簸舟中人皆臥或嘔不能起惟余及堅仲等起坐飲
食如常哺登船樓與饒姓者談其人籍台州問以台州情狀答曰民間貧富相等而風
氣大開一百人中必有七十人讀書識字者官紳所設學校數所學徒極多外間各種
報紙銷入者幾數萬若嘗閱訪遊生云吾浙民智之開以溫處為最今果然矣

四日風靜舟平行里小洋

五日薄午望見吳淞口映舟抵金利源樓閣林立又見海上景象地方官輩遣差并登
舟相送並備錄輿為鄰居乘坐云行轅設在福興棧余先下車至西門入見母及家人

此皆無恙哺鄰居亦至夜與母間談

六日訪居是日往視渭東別七月矣渭東自云桂色界中實駭大有進步觀其
日記頗見心得渭東喜作詩多警句哺至泥城橋見王輝伯僅伯子為鄰居別
備為大樓宅在橋西約運集木器鄰居即欲移入也晚入城知叔雅未訪留
簡云因母病昨夜乘舟南返舟明解纜不審能一見否余急出城訪其蹤跡至
雖叙園過之在坐皆熟人有鏡何者後云言小徑等因坐而賜談

聞劉峴
莊夢斯

七日晨飯于九華樓飲和雅日中詣敬子均

八日訪蓋齋晤丹房大候晤傅公而公談及都中余所見之岳君柱臣善黃白術
從前鳩此糊口然不能致富日中歸則鄰居及嘉軒渭東咸至間朝廷洋論獎厲游學
西洋生徒蓋因日本學生公使相開一葉故以此慰安之也余謂學生公使及政府皆
可憐蓋憐學生者憐其無力憐公使者憐其無能憐政府者憐其無知

我國後前雖羸弱不能自振然猶有知覺運動則以魂未去也魂何在曰在李文忠公
文忠公與人交涉及一切作為雖不能振國威伸國權然猶有條理界限及一定宗旨

殺然不可犯故外國人以事与之遇者莫不驚憚伏不敢略施欺侮之術又患死而我國真為頑蠢之物所謂魂者並前之知覺運動而亦無矣於是任外人之愚弄醫割而冥然罔覺夫

昨往視簡齋簡齋赴江西將到任即聞喪歸亦貧無僮石儲殊可悲夜仲宣招飲九日孟齋過談告余以所得之理云我國素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格宇宙之原質而佛書及西人格致家皆言五行曰土大木氣然周易八卦實具五行如乾為天天氣也坤為地土也震為雷，亦氣也艮為山，亦土屬也離為火坎為水而兌為澤，亦水也巽為風，亦氣與乾同也總八卦所指仍不出五行可知五行乃宇宙原質之公例不云古人造字風從蟲竟与格物家考驗空氣中皆微生物之說暗合蓋造字之妙已有所見耶余曰思字從腦從心，与腦合則為思較西人專主腦學者尤勝古人之不可乃如此

日中与孟齋小飲于雅叙園同訪渭東余授以周易中庸之旨渭東大悟因解得無上上乘字

昨孟齋与余至味花園登亭是日重九
十日飯後詣小東門外善濟公司俄至源豐潤晤与鄰居游園遇虬齋彥復夜宴諸友于翠霞閣履平來自姑蘇

十日薄午孟齋過借出城至萬年春樓呼曉客甫詣貽德里訪春仲晤老生

菊生云此以所議商約種，与外人利益而自絕華商之生計當局者猶沾沾自得以為此約所當我國殊未受虧不知百姓之受虧即國家之受虧彼視民与國離而為二亦不怪其然矣印花稅之病民將來更甚于釐捐釐捐不過病商耳而印花稅仍取價于買主則其病民猶間接也若印花稅行官府日有人入民家搜查其病民為直接而民不勝其苦菊生云

十二日晚聽集信借讓仰浩意徐諸人于金谷香

小徐欲以釋家相宗之理推闡哲學故与信齋斷，字福而論者即原知推知此量現量之別其

實無可爭也原知即現量推知即此量原知為直接之覺推知為間接之覺道理顯然何益且異

凡為學者必先操練其心思使之條理井然其疆界分明然必且以研考一切學問故名學辨學

皆哲學之分支也若人專治名學辨學而不復究他學則不善于專治其學文學者之無用矣

十三日渭東為其妹袖采余往贊即為款賓

渭東讀維摩經至香積飯處大有微悟余在渭東家晚餐畢乘車至鏡煙樓語琴邀
飲也覽報見浙閩榜夏履平中第八名俄酒者羅列諸位翩僊來夜半歸

十四日張叔和于味菴園設醮請聽昆曲余兄弟偕往赴宴

詞曲以崑劇為最雅劇然可讀而不可聽蓋其音節繁促轉折太多無延長之韻故
對耳即過未能深感腦筋以其病也

晚與鄰居偕至拉圾橋李宅觀女優夜深始散月明

十五日出城車中觀書

西人以立法司法行政三部組織而成國家使互相牽制此與我國設官外使總督巡撫布政
使及將軍等互相牽制而使軍機大臣六部滿漢尚書侍郎等互相牽制用意正同皆所以杜
人之擅權也然而我國則因不能擅權者遂不能行權西國則雖不能擅權而可以行權

立憲之國共和與專制同時而並用立法用共和行政用專制共和民權也專制君權也

留一尊嚴不可犯之君使為一國之代表而陰制其權歸之于相故相負責任而君不自責任也
予立法所以監察權予司法部以委任權予行政部以尊嚴不可犯之權所謂不可犯者君也

君亦在行政一部中也

晚在剃店行轅因嫂病有侯姓之醫生來診視余為款接醫生而足与右手皆癱廢不能舉
動以左手作字頗完整夜後舫招飲

十六日出城曉歸訪益齋與談道

丹徒所編進陽火退陰符大与符咒甚何物人不能言而以余猜擬必實有所指非空
言也大是真火水是真水但其果屬何物我不敢明說耳

仇詎悟真篇言卯酉沐浴甚精細謂卯酉指門戶地位不可誤作時音

益齋新考總理化學得一法製染料能從兩日晒而顏色不受其法不傳一人將來可以專利
日前在益齋處見傅公兩公兩云曾見一人有志求道其於釋典讀之爛熟而究不詳從何入手

公兩戲言曰徑色入手其人悟此公兩曰色即是空益齋聞其語大喜其染法成就不染法豈從色入手
夜與益齋同來忘山廬痛談

十七日鄰居入城日映侍赴菊生之約曉與銘舫至味菴園夜飲于金谷香觀女廚

十八日益齋過与偕出城飲于雅叙園雅談

昔吾純陽曾有黃梁之夢蓋神仙點悟之也而蓋翁自云曾有奇夢彷彿黃梁一日
在友家坐談日向午厨人進膳飯甌已陳羹者未至在榻上恍然覺已身在舟
中蓋欲赴省應大比也行數日始至遂入場試竣待月餘榜出無名遂憤然歸里自
是絕意科第越數年有奉命使西洋各國者因隨往游歷入其學校讀書十年才學
大進復隻身回亞洲行至緬甸道羅諾國遂留居焉越數年朝廷聞余名召返國任
以海陸練兵大臣余殫盡心力經營而練又十年我國武備遂方駕泰西會英法諸
國事與我相齟齬天子大怒授余大元帥統戰艦與列國爭雄海上二戰挫其鋒再
戰破其軍三戰而進奪遼北直搗其國英法事遣使請和我國責其賤貴割地皆唯
唯聽命始振旅歸天子大悅封余一等侯爵進位宰相使整理國政余悉引海內知
名之士分列六部及十八行省改革憲法變易官制興學勸農通商惠工又三十年
國內大治於是朝野上下莫不感余之德頌余之功屈指自秋試報罷時至今六十
年矣耄耋將退休朝廷命刻紀功碑余讀其文典麗適皇歎曰黃其不意有今日也
忽有人自旁推余曰速醒用牛膝張目見案上有酒羅列飯甌中熱氣猶達動則一

幻夢然那開耳而夢中歷有七十年之久天下事皆可作如是觀

蓋翁云余嘗考求音韻之學以今音證古音有字有字者即如昔人所謂天語
與今之吳語迥異甚異觀世說新語載有某人作吳語以手拊案曰何其闊也皆
不知閩字作何解今聞姑蘇人呼天寒曰閩始恍然矣又齊東野語載一弄人童
謠兩句之尾皆有能言二字亦不解今之跡人謂如何曰那言始知能言即那言之轉音
哺同訪渭東見新吾雖使俄至陸園晚得東約飲于金陵

蓋翁論我國拳棒之學絕于地球莫能及者蓋一人能拳十日之物實出西人拳學理界外
十九日振清來自杭州過談話諸鄰舍晚孟威約飲孟威為陳白山先生後人与余兄弟交
游十餘年矣近年在溧州營辦礦務以与外人有交涉事故來海上不別五六年前髮盡白人
極和年懇款有勇字仲考以老疾病沒入亦幹練可惜是日在坐有子儀斌生及鄰舍希光

聞范昌士言仲考自謂年並未諳書惟得力于二書一唐法平略一大清律例
二十日余与鄰舍及舍家人至羅華館以次而影或分或合用玻璃四五片
人之形態字而愈老人之言語過而不留且必同在二處因在一時而後可聞其聲見其

形也自有留聲為影之法而人與人難相陽數萬里相去數百年亦能觀其面貌於
其音聲豈非奇事雖然不足奇也宇宙內原有此理為人所偶得耳

新氏書報而利歐州古賢之像如信根金卡兒盧駱孟德斯鳩斯賓塞諸人皆古今
或數十年或數百年倘無為影法後世何由瞻仰

都中昔有石印曰陳長庚者人呼為戲中聖人其音調渾厚流傳獨步古今凡後來
之考如心悟桂芬諸人皆分其一支流而各自成家者如譚仲欽諸皆分石印之體

也近惟自同仁堂藥店周子衡能得長庚全豹復刻其韻味者與謂與長庚無毫髮殊
自西人為聲機器輸入於世凡精此技者皆以長庚為奇筆而長庚亦可不朽然而長庚

死矣故子衡每以謂長庚無福享英達子衡之語以告余，笑曰長庚未嘗無福子衡
以長庚之為醫機器也吾莫曰然

二十一日兩詣鄰后湖新吾來因車訪之新吾以知命在浙江候補今身甫引見到首談
及此甲課吏事甚詳為人溫雅能文章精醫之術收藏書畫甚多以此奉差赴溫州查辦東

件過此旬為數日鄰后與小談即同往觀西成園偕游味花園

味花園有登高處南見龍華東望海門每有九日游人攀而上者極夥而似惜非塔
在馳舞堂東北隅如角樓然去日而中與孟誠新吾鄰居偕登見雲脚四垂煙樹濛

濛水星煜梁之輝而園饒有景趣

二十二日雨晦不出謂東同母女弟是日皆晴，乃直趨布政使周洪之子字少翰時始乘
輿入門鼓樂送登樓結綉晚設醮款之飲盡歡入夜賓友皆散惟余及胡之梅著多入洞房

俯首憑檻之內孟翁探已裹素果之類謂之喜果取以布散陪幕間且須誦喜詞使余任
其事余枯窘不知作何語新吾教余宋人灑帳之歌使誦記侍灑時遂唱曰灑帳東兼暮寒

圍燭影紅佳氣蔥籠去不散畫堂日醉春風灑帳西錦帶流蘇四角低龍虎榜中標第一
鸞喜語裡樓雙樓灑帳南琴瑟和鳴樂且耽碧月團圓人似玉雙雙錦帶佩宜男灑帳北新

添喜氣肩向寒去客並帶本來雙履寒仙伴蟾宮空灑散之一双雲裡玉芙蓉錦象洗就湘
波綠綵執符將琥珀紅灑帳畢諸位親朋藉請出夫，婦，咸有家子，孫，樂無極

二十三日微晴詣鄰后日中與尹新吾及孟成等共飲于金隆補鄰后登舟返杭余偕伴姓者至
味花園過勉齋勉齋甫自杭州來將赴都為携幼兒隨園徘徊良久即去晚詣石愚石愚饋朱

八二

古微于家中余往陪飲古微新簡粵東學使使將履任也在坐有沈道傳周舍唐諸人石惠贈藏
碑帖甚多有宋元拓漢隸十餘種甚精刻為後世書楷者多以此從出

作字之法當首多于因不可因多于尚字上精神魄力皆在骨中

由隸書寫作楷書不知始于何代何人待考

為書心字作也形令心字作斜月三星大有意趣始于漢隸吾謂文字改時字者正已聞道

二十四日蓋齋遊從蓋齋請于天算及理化學此次考得此法以助成軒天蓋地事業如有神

助前聞蓋齋云莊子曰萬物皆入于機皆出于機所謂機者誠不死物如人及植物動物雖有

生死而其傳種之一物固不死其不死者非所謂機也

俗呼女子牝戶不毛者謂之白虎固能噬人者也可不望而生畏

昔入北洋醫學堂視蠅人剖鮮女人子宮中有所謂精珠圓顆二者不可勝數云凡天癸盡時此

珠易墮出與男子精通即成胎惟一動物殆莫不然嗚呼是物也關係甚大生人生物皆賴焉

蓋齋平日學問由靈腦入手余則由理想入手蓋齋是信根未考亭一流人物余則王陽明笛卡

兒一流人物皆不為文字障名譽障而蓋齋故能入理精深獲聞至道

與蓋齋出城蓋齋往視穰柳余詣渭東夜德姓者約飲于吉祥庵余新購日本新譯李鴻章

論孝之為人頗得真諦謂是我國政界中希有之人物及是書為故人胡翳雲所見獲之去

二十五日蓋齋未飯後與偕訪渭東

余所居之屋湖軒面場圃下臨渠余嘗於其中研道妙故題之曰忘山廬取見道忘山之

意百年以來今將北行則此屋易主然大都俗人以此勝地不相稱也蓋齋與余議將從

居焉余大悅曰余居于此則吾當忘山廬極願不若使此屋永存忘山廬何如蓋齋亦喜

蓋齋善音律又通小學能以古音輸入曲中覺韻味特沈厚不同凡響

渭東又新傳一人曰吳少山為人亦端厚嚴肅且以擴翁

二十六日作日記終日湯熱仙遊談晚與少山以私公誼古微夜雨

二十七日雨訪蓋齋談

蓋齋稱嘗過一朝鮮人自云能以異術讀書任指以某書其人不必開頁但問書默念

良久即背誦如流不差一字試之屢驗謂其人曰亦持此術則欲為博學人易矣若曰

不然三日即忘

又稱傳公兩考得一理凡人于其收體上某處某用則其處可水不壞如與夫
之兩肩骨死後埋土中水不腐爛也

色聲香味觸五者惟味與觸每相連如人食魚肉及一切植物皆取其新且嫩者也
二十日晴日隨母登舟回浙瀟暮始解纜夜舟中與母閒談水聲恬

二十九日晴舟中觀書或持日雨岸風景晴過嘉興

越中山水最為明秀難岸上所有野樹湖危其枝幹高低向背皆有姿態如老蒼家筆意
道德者法律之母也法律生于道德而法律之用所以維持道德一而法律則一人
悉入于道德一國有法律則一人悉入于道德萬國有公法律則萬國人悉入于道德漢
季游日本曾語一人云我國無道德奈何其人曰亦國無法律法律改而後道德生焉漢季
以為名言

天下有勞力勞心之二種人勞力之功用小勞心之功用大使驅天下之人盡歸于勞
勢必至皆勞力之人更無勞心之人何也凡勞心者必其不從事于農工力作而閒坐多
暇然後能運其智慧以探微鉤深使均皆遠富則天下人皆必勞力而後足以自善

更何暇用其心勞心之人遂絕于世其上矣

無差別謂之平等有差別謂之不平等然世界為一次進化由不平等入于平等第二次進化
又由平等入于不平等何以故蓋人之權力幸福愈進化而愈無差別此由不平等入于平等
者也人之智慧能力愈進化而愈有差別此由平等入于不平等者也

十月一日平明舟抵橫衣橋即登岸隨母肩輿入城會時則竹竿巷恭先祠未出門

補諸榻榻榻新纂湖學孫氏家譜或孫氏祖籍南唐遷徽州再由徽遷杭自七代

祖楚新公以上名字無考蓋先世業農謀生結樵無暇留意譜牒故數傳而後子孫遂
不能遠溯焉榻榻草就此譜祇得以林林公為第一代次尚柳公次浩賡公次匡公

匡公以下分二支一為唐公一為堂公一為子孫稍多今余嫡從堂兄弟共八人

皆堂公一脈也唐公以下皆單傳今惟存子香林父子二人榻榻此稿雖不得為
空前大略具矣

我家故宅在湖豐日輝廟先人及先叔父先方姑母皆生焉也亂後屋燬僅存地基二

畝屋之西北有桂樹二株為先人讀書之所今其地被族人侵去然二樹猶無恙焉過

百尺蔚然成陰故我家可自願其堂曰雙桂堂

我家始祖楚粹公奕孫家井其地湖河有古樹一株而所公奕碩家牌樓在山麓間與
其牌宜修補浩瞻公匡公右女公成美水車池補築公奕符家塢以堪輿家言論
諸地脈皆擅佳城之最勝處

二日晴借齋居樹網諸人出城省墓與中觀者

歐洲大陸所以能政立憲政體者以行濟社會驅使若道中下之民多致巨富故有
權力漸能參與政治此其大原因也

國家之機關有二大部曰司法曰行法司法主靜行法主動蓋司法專理國家物質
之保護行法專司國家精神之運行

昨自楊家牌樓歸過勤果公祠堂高樓瞻眺甚樂湖光照人樓後倚平岡亂石磊
砢間將起亭造齋等學堂于此

三日晴晴修甫等公誼齋居及余于花園中園石修甫家所闢池竹亭樹清風秋

菊盛開

甲日游湖上白叔及蕙洲文諸人載舟以待余與齋居登舟先泛至平湖秋月遂舍舟
散步岸上入陸宣公祠觀之因繞道至孤山見匡作甚夥方為林迪自太守造墓放鶴
亭故址改為太守祠孤山前有林處士高隱死埋首馬鬣賊亂時杭城陷有林典史小
巖殉難其處士墓側英靈數聚云大義正間公取誼成仁者史從今尊縣尉忠
魂依處士補梅松鶴孤山終古屬林家今又有林太守墓其地孤山果終古屬林家
矣俄返舟解纜過行宮後停權入觀登之湖閣貯書庫全書及圖書集成此間難離
後重修橋往南規樓也補移舟至岳墳因往游孝公祠蓋新建者猶未完工文忠於
吾浙有克復嘉興之功也古祠鄰近因易小舟直放靈隱學館回望紅葉滿山秋色
入畫舟中有陳蕙洲潘鳳洲諸人未幾暮色蒼然遂復回原舟後歸棹日回舟中
賓朋盡歡夜至聚豐園看仰釣

吾往福在泉師順道訪介軒遇履平因至佑聖觀是拜列儂母又詣中書堂晤潘鳳洲及
陳仲恕鳳洲曾游歐洲人極精幹以此繼楊雪漁雖學堂雖能整肅學政人咸服之
昨聞若玉初言新民叢報中誠論近頗致宜歸于平實甚有益於後生小子忘山居士

曰凡立言果能出于中正自然人之佩誦何有新舊之別耶

六日隨鄰居出城省視遠祖墓如六飲清操南村孫家井中泉恩皆徧瞻拜辭晚
至拱宸橋送者實至并放行時已曉思

七日舟中與稼軒林孟庚者尚等閒談

人之言語皆有根原余生長燕京所操語言更淺也然與內地旗籍人語微異即城外
今語亦不相類惟聆家中所用北方女姬言談則宛肖恍惚然知己之言語往往著
薰習而未盡幼時寢饋長養于此輩人中宜習其言語而不自覺也

夜半到滬妻病甚重

八日防蓋齋知香英未飯後訪匯東談

今人動稱人曰忠厚外似讚美其實則憐其無用也無用之人被忠厚之名則有用之
人其不忠厚可知故余嘗曰智者不仁仁者不智我國所以不振也

世間善談諧者或稱其似劇臺上丑角抑知生旦淨丑世間原有此四種人演劇時正
假此以形容世間人耳非人似丑人似人也

九日匯東少山偕來薄午蓋齋過飯後匯東少山去香英至縱談夜共飲于雅叙園

磨礪以需問天下頭顱幾許及鋒刃試看老夫手段何如誦雜頭聯也連林倒醉非因

酒滿屋生香不是危鴉片煙醉也亦有醫士善屬對世不離醫書中語如遊者最宜深

竹院對傷寒須用小柴胡井桂香飄福滿三千界對梧桐子大毒服二十九尚有數聯

余不能記憶極佳蓋齋云香英善騎足踏車雖在肩磨較擊中能游刃自如蓋熟習生巧矣

十日日中與匯東少山琴南蓋齋五人共飲于雅叙園皆道友也潛見板壁懸一聯作古

篆有萬年如意字五十字款中又有禮法二字皆暗合道妙數龍僧室寶記共映一圓印

題曰如意圖補至味花園蓋齋匯東少山亦至

味花園有大樓廳名安壇常規制宏敞有人云彷彿美總統官殿每禮拜日主女雲

集几座茶壺皆極精雅凡天下四方人過上海者莫不游宴其間故其地非但為上
海閩邑人之聚點實為我國全國人之聚點也

夜旭莊子堂公謙謝居及余在子堂家香英亦至香英自易新名曰韶我統曰二我願

余曰今日可成乃完全無缺之我矣余曰未也亦不過二我耳尚非一我欲求一我必

在常樂或清時李英領馬金因勸李英求志李英曰我志已定問志安在曰利而已矣
利之後將若何曰吾利金曰此不學為志也為有大志者李英曰我今日無志天下
余曰維君有志天下不能受政體富其國強其民成華盛頓之偉業以我輩觀之不直
一西李英大駭曰然則志於何求蓋指示我余因告以三種書當讀曰中庸曰老子曰
金剛經

十一日東庵老自都蓋將隨梁震東至美州金嘗問梁廣志蓋何答曰惟願普救十
萬財於京師中起造高堂廣度院中養花木鹿畜肥健之馬出則乘騎或觀劇或登
酒樓酌飲醉為歡樂陶然也歸則覓一二佳友清談終年如此於願足矣志山居士
曰人之志趣相越豈不遠哉吾讀法苑珠林道遠游二篇有感矣

日中飲于金陸晴陽作日記晚至將叙園李英隨東出山蓋齋房庵同未醺醉且荷唱
取成都全勸送李英行李英將此工也

十二日聞冠霞者自蘇臺招予德話生有汪敏士薄晚請李英譚道
凡人心不可與事觀其好之物即知其心之所寄也然所好不過名利而已不好名則好利

不好利則好名然好名之人較好利之人勝一籌矣高出于名者惟有道人焉知道
之可好且淡然于名何況利耶

宋儒亦震驚聖人之道之大然不知其道為何物誤以理混道不知道自道理自理
不容強合也精佛家之所謂法亦與理有別讀佛書又誤解法為理皆非也

以理混道故人視聖人之道亦不過空言而已抑知道有實事非空言能了此事也
此事為何事即佛為大事因緣出世之事也

十三日兩晚至滄洲別墅新吾滙東景張公德齋居及余坐有子辰子梅竹樓諸人
清東題如意圖或一絕云供養香花三界天欲從大底覓金蓮祇愁夢醒黃梁後沽酒
囊無阮籍錢余前占戲題石頭記或一絕云讀書觀海幾春秋勝友相招最上頭從此
華嚴問德界黃梁不夢一紅樓

十四日連鄰居出吳淞口登法公司海艇送者如鄭鄰居此行帶素贊二人潘譯二人隨員
二人外學生及自備資糧者計十人餘男女上下又二十餘人的行三十一日可至巴黎若
人視行大海乘風破浪為極險合則如履平地忘山居士曰古今人道化相越豈不遠哉

歸時已暮明月在空聞是夜有霜恐海艦不能展輪

昔人親飛蓬以為車蓋悵造輪之法今汽舟不用輪是舟同于車矣尋常之車不足載數人而止今汽車可載數十百人且在車上飲食坐卧如居室也且車又同于舟矣自有汽蒸舟車而地方之縮自有留聲留影機器而時力之縮

十五日兩遊著室宣伯昌士健齋諸人于金谷香生多冠霞

聞宣伯昌言蓋為考得日光留影之法能攝人物之顏色留紙上余為未之知也此法西人亦考得與蓋為不侔而合

人但能動用其腦思何理不能明何法不能精何事不能成歐洲人能開五今日之新世界何一非從人腦思中發現者耶

十六日與雲孫寬希尚于姑人張雲蘭家曉訪滙東晚至宣伯昌飲一品香夜錢博慶程君眉曾于住家置酒譙客余皆赴馬上海傷仗不下數千家沉迷其中者不下數萬人竟列組織一世界此世界中亦有條理部有權限善此世界者亦亦有經濟學問近人有著海上花列傳一書即此世界之表象也文華閣慶惜余未寓日

淫欲者人皆視為至樂之境莫不視為至惡之事然用之不得其宜至樂亦變為至苦用之得其宜至惡亦可為至善何也哉身敗家非至苦耶情種保家非至善耶

十七日晨出城日中進城訪蓋齋

世世大道萬劫難聞，而不信與不聞同聞而無以辨與不聞同音道之中有蓋齋蓋天生之大獲法也彼積二十年之窮思渺慮以成萬善之理化學不意正為今日之用神矣哉補復出城而往視身復見無數人皆袒衣西裝湖女禮拜日相集體操此輩人皆聰慧才敏士也皆慕為歐美新世界之人愛自由又愛特立皆實不外名利二字自由也獨立名也以我輩視之誠可哂矣雖然使彼等不此之愛更愛何物不此之慕更慕何事人苟無所愛慕不幾成槁木死灰耶我輩所以能不受慕此者以別有所愛慕過此萬一也安得以此責彼哉吾但見其可憐而已且夜蠟集介眉博慶雲孫諸人于王引鳳家

十六日兩命僕人先進行具北行乘協和船去與蓋齋訪學東匯東適他往乃共游東園為粵人某某所造雖有樓臺池榭而殊少匠心菊甚肥與蓋齋坐竹亭中共談

和尚斷婚娶本非印度之法蓋蓋齋曾來中土後唐太宗處其種族強盛乃設此法以限之蓋齋云

本朝冠服之制如履帽係從釋毘盧帽變演而來朝珠則因牟尼珠而起本朝可謂崇佛之國矣

佛家所謂自利也又所謂自力他力他字作人也即道不遠合意

補與孟齋同入城晚飯甫過談及南洋公學之生散堂蓋因總辦以學生犯過黜退而闔堂學生不服然要請更換總辦此固近日談民權自由之弊而辦理不善過仍在上而不在下也蓋凡辦學堂之先即宜與眾公議規制嚴立各人之權限使闔堂之人相與承認遵守有犯規者世後議罪大過小罰則人自知懼而不敢犯今一切規制未與學生約定迨臨時極以總辦一人之意進退之宜不能服眾也

專制君權也共和民權也余每主君民之權兼用者蓋立法須用共和行法須用專制萬古不易之理今於二權之界不能劃清是主民權者并行法亦欲用共和主君權者并立法亦欲用專制此大悖也

十九日晴送少川叔行日中飯于雅叙園跌歸作日記晚行甫拾飲一家者

錢南雖不能西語頗通西文能流覽泰西說部謂其文章之佳妙如我國石頭記者不少

今觀時人以漢文譯者往往減色可見譯才之難今人長于譯學者有二一人一嚴又陵

一林勤南嚴長于論理林長于敘事皆馳名海內者也

二十日不出城晚訪益齋

今日於天下萬理皆可勘透惟先知之理不能明其故先知分二種一曰有心一曰無心尋常夢中所聞所見者往後有考驗或一言之動出于無意而為他日之語此皆無心之先知也有心之先知則如山中習靜者能覺三日未來事樹上鳥雀結巢能察一年之風人類物類皆具此能力果何理耶若夫識緯家能預推千百年後事相傳之推背圖燒餅歌皆甚奇不可解

崇禎帝亡國時登遠閣視遺傳之鐵冠圖竟錄帝之像被髮跣足作猛虎狀且圖之表面大書崇禎若干年開身號甲子皆符一若事後造者

相傳推背圖出于孔子祕房記李淳風見此託因繪為圖蓋齋云

二十一日到上海以未行日錄之無暇讀書惟與益齋集談論然益齋近以藥料

頗精銷故日夜製造貨物無暇晷亦不能多見而余之日記已半日無筆字矣頗奇

君乃連日補記並不讀書則無新理透現幾至無可記也幸益為時舉其所得者
錄餘數日所記尚不寂寞

在都時得朱筠書謂有日者推余生年月日以為今自秋冬間尚有大得意事
至今不解為何事意者必為商染料製成之事耶此非僅余一人之幸福凡嘉禾
派中同志皆當頌手相慶也

二十二日兩觀歐洲財政史補出訪黃石孫慕歸夜觀財政史終卷

歐洲中世都市勃興市民獨立曾因十字軍戰後所獲之功效且戰役中以實物交
易大石方便逐漸使用貨幣之益而兌匯銀票之一切制度亦漸發達

歐洲財政史述世公債制度租稅制度皆有進步然核各國之度支出入皆足相抵
而無不足之患

歐洲十八世紀中葉對於君主專制則有孟德斯鳩盧騷等創自由平等主義對於
商業保護政策則有俄羅波邦亞丹斯密等創自由放任主義皆在政治學界財政
學界放一光明現象者也自是以後國家政法及工業商業果皆有進步遂造成世

界之文明然據財政史云晚近三四年各國又皆有反動之力蓋因自由平等放
任著主義行之既久復有流弊故不得不復歸于國家社會主義以干涉保護限制
為用要之治世之法因時而文寬極相濟古有明訓以世界中之歲月之綿長而謂執
一主義可以久行者無是理也

二十二日兩止滴得東談訪州齋信備考復晚與考復及祥子放信語復得諸君
家餘夜作日記

前聞孟蘭云近日歐洲人發明透骨光學法其光照人肉如水精內見其骨脊也以此
極奇余嘗見宋人說部中載有人忽患目疾其視人皆骷髏也意者其目因病而改受
平常之能力適含此等光學法耶

已過莫辜繫未來莫將迎逢人語也蓋其意謂摩繫將迎而無辜者不如其已也然
天下有一種人竟於已過不知辜繫於未來不知將迎是也悟性也無記性悟性則胸
矣何也已過不知辜繫是無記性也未來不知將迎是無悟性也無記性悟性則胸
中毫無謀畫算度如禽獸如嬰孩而已安得曰成人

二十四日陰日申飲應震伯于雅叙園時在味苑園与王宜伯及葛軒蔭亭著詩讀
晚歸觀劇本所著西學探源頗有精理

韃靼王帖木爾及蘇圖王藩理命斯皆因見蜘蛛張網屢敗不屈而悟人不可無忍耐之性蓋
天下事非由忍耐不能成功也前子曰鏗而不金石可鑄忍耐之意也

副奉曰態態拒絕勝于簡慢授与斯言至矣蓋雖拒絕而能懇懇則人自諒我而不
怪知此義則處世之道得矣

凡人能沈默者是聰明之睡眠也歐人伯公語

二十五日晴肩輿往視城內諸親族時由城見石芝

嚴坊字紙惟我國有此風氣著西人專直用之杖屨毫不為性金始未能斷其是非也今
乃恍然于我國字紙不可不敬惜之故蓋外國文字記籍而已我國文字能載道豈可輕視

暗新吾新吾素王水合魚能畫人物逼近宋元新吾嘗云善畫人之能力与上帝等萬物隨意可造也
晚歸館後与憶純商議入都後所以制取稼穡之法稱稼穡如一駟馬野性不易受羈絆也

聞蓋齋匯東前數日夜間步行庭中地白如畫渭東某頭唱日月繞天際幸輪明蓋齋

應曰早有龍吟虎嘯聲相与吟大笑

二十一日觀箴匠等篋行具覽西學探源條理一篇載悉西古人者悖之行及嘉言甚
多錄之索格拉德謂其子曰汝若不感父母之恩則汝復為汝親友者矣他人知其

效忠謀之無益也富拉董曰父母生我育我其恩無比不可不竭力報之事父母不可
毫釐不敬之言父母若怒勿逆其意馬基頓王亞歷山大之母于彌政權廢乃王累王

遠征東方每獲敵貨輒獻之嘗贈其妻政大臣母后大怒蓋群威福大臣告王王曰卿
六百道書為母后一滴淚致歸無效法帝拿爾尚事母致其尊敬每晨夕起卧時謂母

問安母欲云之者帝親為之不敢委臣僕

昔羅馬人某從軍有功會其在敵軍見虜王屋大維將戮之某苦請臣父敵王罪
固當死然臣為王竭力願王錦日功殺臣代父王感其精诚遂赦之又法國女子

路易年二十述父病失明百方看護不離左右以父樂為己樂父或行步身為之杖
遇女伴宴會招集則辭以侍養無人久之匪懈人皆感其孝志美國博士俄留亞之
女亦勒沙母病卧褥不能就學而天資伶俐年甫四歲讀書又畫動物題詩父母喜

其才欲使就學無奈資力不給十二時有一貴紳見其詩深賞之與金二十元以充學
資此格初欲買書一念及母不能自禁獻金于父以供母養有姑其才者苦父廢讀書
不給其規規察知而不言事敗數月心竊愁苦體亦衰德母聞之始所以廢學
大驚告公從事于學身體復舊知識日進遂為世所稱賞此皆養于天性自然不待
矯飾者也

補與震伯同車游味花園晚湖東招飲一品香

二十七日觀書

中學探源識耶穌教之愛重其妻情逾父子余於新約書亦曾過目不聞此說使果有
子則別有深意存焉非凡夫俗子所能知也

聞赤順輪船到急令人定艙位嗣聞明早八鐘開行乃改坐海晏

二十八日詣匯東又至招商局日中訪蔭亭晤匯東汪德于江南村余與益齋皆在坐晚陪
游手園美酒飲教微醉後好看對半開時卸席常語也中會道意誰則知子即子實聞道
人惟了道与否則無考耳史稱其出處一室冬不爐夏不扇揚此觀之似道力不淺也

蜂能釀蜜猿能釀酒天賦之能力也

大真垂天九萬里長教按地三十年益齋撰此聯贈余

天下好境界不曰有味則曰有趣味於何生於深層深厚故有味若淺薄則不
耐人尋繹而意味矣趣於何生於新奇新奇故可喜若陳腐則易起人厭而無趣矣
二十九日中蔭亭著招飲金隆晚去饌賓友于一品香

三十日補讀中外報館與稷仰談

財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不能一刻出于水之外而生活人不能一刻出于財之外而生活
今日海內競稱開化之人但明新理而已未解新法何也如近日南洋公學之生教業事凡
視學生者皆謂自教習以上須由學生公舉則地球無論何國不聞有此法也

夜觀劇忽厭倦遂開步至第一樓而茶室有三種曰吾妻鏡曰男女合歡曰快樂

吾妻鏡通州楊凌霄著凌霄與余舊相識也其論人生三樂與余不侔而合五謂凡
歐洲自古大人物強半野合而生蓋野合者必兩情相逐故其種性精良造為子人
往之不凡我國男女禁自擇配偶其交合皆屬勉強故種性不精良而人才罕觀國

之不極非一原因也

男女交會無上之快樂日本入著之心合新論略同其中有云男子精液乃中之金銀女子精卵為海底之珠玉皆至可寶者頗有悟境

十一月一日薄午與蓋齋偕出城飲于雅叙園石芝台坐時訪渭東觀其作家戲時游味花園晚仍至渭東處縱談

渭東得句云零落山田鋪破袖迷茫江雨微重兼金又出口云海底龍珠光照夜金渭東蓋齋二人屬對皆良久不能對蓋其詞渾成雄潤難得銖兩悉初也

二日馬車出別諸友輔在中外報館談晚至杏花樓石芝台飲坐久之蓋齋來欣然若曰昨日之對已屬成矣問何曰若曰鼎中神菊才回天余款帶不止

三日連日為北行料檢瑣細乘車東馳西突輔在石芝台所坐談余前年自照一僧服像即與玉蟾閣主合影之散花園也今鳴石芝將余一人像放大作半身極端嚴擬自題曰忘山居士前身

晚彬甫少翰渭東蓋齋四人公餞余于江南春宵友滿座語俊翩然未集一時明眸

皓齒鬢影花香短笛柔箏豔有昔酒色香聲味俱備也
垂夕余又置酒于公陽里胡翡翠家在坐有夏地山王寅伯孫振叔周夔一汪穰卿汪繼齋諸人地山移前數日隨美使梁震東到海上

四日向午乘車至高昌廟狀往視海晏船塢諸源豐潤取辨途費晚竟渭東西營若張五寶家渭東自述其近作有孤負瑤臺十二層雲裝未飲已成冰之句余極讚賞
夜在渭東家與蓋齋渭東三人共譚
張道陵子孫世居龍虎山其山所以名龍虎者因其進路數十里左山皆蜿蜒如龍右山皆雄踞如虎直至上清宮有二山作最鉅龍虎形勢擁衛左右其宮殿雄展無比有

法官十餘人居焉天師別有法亦不過一凡人並無神通者所以能役鬼神除妖邪者特其相傳之法寶耳

我國堪輿家言以西流水為黃勝利曲阜孔氏美處有水西流龍虎山隱氏所居亦有水西流故其子孫皆世不絕也蓋我國萬水皆東去乃順西流則為逆矣易逆數也逆者最吉

是夜余宿渭東家憶范登舟行具皆運至舟矣

五日午新吾渭東並喬少翰游商塔送余登舟映鮮纒出吳淞口晚過南茶山風起舟盪夜風大作波濤洶湧

六日風浪不止舟震撼甚厲終日所不起而食因憶渭東所述某人詩有侍魂亂打浪花中之句極佳又臨別時並喬之願君乘長風破浪甲浪果遇風浪

七日胡僕人言昨日非但風浪且風而大作是日晴風勢亦稍息起啖粥飯觀書

商務盛能使各國中之人民財貨互相流通如血脉互相灌輸將為一體自然彼此不願爭戰何也戰鬪一開則西國百姓之財產彼此互有損傷無論勝負皆於國人不便

是故商戰以銷兵戰確然不易也彼頑固之徒斤斤以閉關絕市為上策者何哉

日中散步後艙始知昨夜風浪甚危險船尾被擊破米艙裂灌水客人行具皆浸淫舟不沈者幸希

八日晴風止舟中作日記行綠水洋面直入渤海矣見遠山夜四鼓舟停知抵大沽外

九日無輪米薄午風又起胡僕人曾奎等來迎仍不能進口在舟中一日與瑞霖立約規此次以風浪故舟中所攜食物皆為浪捲去故飲食簡薄

十日風息接隨身行具十餘束挈家屬易坐小汽舟薄午進口映中塘沽入旅舍宿焉尚有筒篋木器百數十束命僕監運渡日入口

十一日黎明坐汽車入都薄午過安寧黃村一帶白光皓野人家林樹餘雪未銷一幅圖畫俄入城至正陽門外下車僕從備車與來迎遂詣德輔胡同李文忠故宅暫居焉夜幼珊過譚


十二日陰詣瑞鶴莊鶴莊新聞園庭極闊敞有花果雜樹隆冬葉盡脫喬中熾炭奇溫几上紅梅花含蕊未放坐小談即行復過鐘萃叔譚久之歸時日已暮矣是晚行

具感對余居上海八年今始來都下設立門戶矣

十三日晤少川叔招飲同豐堂晤至琉璃廠購書晚至義善源戴月入城

十四日二我先生過談晤始去是日授二我以入道門徑二我快然有悟

周蓮環愛蓮二子為物入汚泥而不染者也佛之稱蓮胎同此意

太極圖  中一陰一陽形狀彷彿二蟲盤互

父母未生前誰是我本來面目自古禪家教人參悟多道此二語悟人多游心于空虛寂寥不從實處涉想故始終不能悟入

俗以事問人知否輒曰汝知道否若曰知道或曰不知道又凡事說破謂之道破奇
二我云聞人言佛當日乘大車行街衢中有小兒被佛車輪壓傷而死其父母號哭而
來佛云毋恐此兒往我西天作佛矣於此語者家人俟佛出時以小兒置
佛車下由是以觀方知道之不可輕言輕言則害人

十五日捕出謁城內訪友薄晚到大學堂規模闊峻見晦若心文履初沂仲宣上橋
諸人問將於十八日開學設茶先師光一日禮禮晚歸家祭及觀者

世稱印書法自東方傳來而並元法則西方所自創加以郵便電信之力而世界上智
識聞見殷繁日上考英國人口三千一百萬若英新報雜誌一千二百九十二種每日發
兌一百四十二種其盛者至日幣二十四萬紙運樞用並元車甚急者從電信郵政往復
亦極繁數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郵書之數七億八千萬餘八年後至九億六千七百萬皆
主辰寓思想言行所以推廣開見交換智識者一息之停德法雖不及英而開進之勢
日甚一日要之創印郵便之業大起而並元電信助之也並元電錢創印郵便二者為
萬國開化振源功亦偉哉

受人謂見婦德知其國文野之度察其母品行知其子之善惡家為婦人販園小
兒為其屬民母氏品行銘不兒心中者雖極微不消靡及後必為天下公論
如小木彫字隨長益廣大也語云創蒙播力大於政府信然同本云

德國人誘之經驗者愚者之也道理者智者之也信然蓋天下愚人非其事經
驗于身目則不信有此理智者不然雖非經驗而據道理亦可斷其必有此事

人不可無學又不可無業聞美國人教育子弟先令蜜蜂袋尾鷄鶩或復使其專心
保護飼養及生兒產卵乃獨之得利托父母以借學習百般之用得利愈多乃牧羊
羊豕等使息之以供婚嫁之資使自樹立以成一家是學與業相伴也新法也銘所未聞

十六日晨出拜南城詣至文見張少村郭春榆左子昱晴入宣武門至甘石橋過管學
大臣張楚秋復與沂沂東禱為歸月明夜觀書

時之可寶於出世道法已固然矣即入世道理凡處已接人并常日用問而居之不可
後時矣欲不後時與他法惟有勤而已矣惟勤則辦事迅速毫不耽延於是吾列無虛
擲有益子已有濟於人皆不淺也昔英人斯格的常謂每日須費若干時間于事務事

諸將行軍前隊見沮安其常度則後隊亦必混亂故他人書至即作答書不敢稍違
法高拿破前辦理細裕兵不周恙常任人口凡事不可以睡眠或贈書其將有曰凡事
貴神速不可停頓致誤機宜又英古王亞弗勒三命一日二十四小時初八時聽政次
八時為學終八時休息時未有自鳴鐘用燭三條逐次燃之官閣格令日時間即黃金
欲得黃金不得不藉時開馬何點得曰今日之一時貴於明日之一時以上皆西國景傑
之言懿行可為法守者也蓋自其玩電機發明之時之愈可寶貴盡人而知彼懶惰廢
時者英誘謂乃百惡之巢窟不其然哉

十七日終日不出觀書

服官與為學二者不相妨也如西本所述英人斯格的為詩文鉅匠而終身服吏務巴墨
斯敦博爾強識及老勤勉過于壯時嘗曰官吏繁劇者增益我庸強也又如近日夏粹卿
官祁門三年而算學大進故人但患無志有志則何事足妨之

貞潔者婦女之美德也然而男子能清靜寡慾不履邪徑者亦可自潔曰之美人
富蘭格令分克己之目為十三德中有貞潔二字指室淫慾而言也

西人薄味吉曰人之食品要寡亦要新陳交代不可嗜食一種使胃為之奴隸否則
害榮者其說不可破此飲食之新理

政誘有云得富則失才智與壯健貧窮者壯健之友志士居之曰此猶歐人古語若今
日雖富人亦莫不沽學問習體操者何患失才智與壯健耶

夜往馮慶相未見坐章霖伯室中觀其程前之通華雜記

十八日晨起訪古學堂是日開學自管學大臣以及總辦教習學生各執事人員咸集
薄午鳴鐘排班次約二百餘人齊行三跪九叩首禮于至聖先師前禮畢學生退至講
堂前與總教助教及編譯各執事人員行相見禮日中各散歸夜觀書

亞拉伯人拿伯兒畜駿馬甚愛之有太伯兒者欲傾資買之不聽知拿伯兒仁厚長者
以藥塗面繼獲獲身為乞人狀以俟其過謂不食三日寸步不能行陳請甚哀拿伯兒
下馬扶乘之太伯兒突起一鞭奪馬而去拿伯兒大呼留之謂曰汝能奪我馬命也不
可如何我欲得汝奪馬之說以告世人否則今後人皆恐其見欺雖有真病德者世復
顧故者矣是汝阻人為善之心也太伯兒聞之悔恨不言忽下馬還之拿伯兒乃返太

伯兒還家總之數日遂乃何類之此據德義以於人非心者也可乃後世法夫

歐洲均貧富之學說計于法人倉志向在美人獨立時代其說余曩日頗以為然近

知其非西語云財猶菜圃之肥料不散則無功此与戴記所謂財散財民聚正相若

也蓋財者衆人公用之物須散布流通若壅滯于一處未有不為災者故雖大富家

其財必置諸都市銀行中以供衆人之用若私藏諸家者必必遭盜竊即匿于壁

間屋下亦必被盜掘而後出某和國之亂都中王公貴冑常被外人掘去金銀無慮

千百萬可鑒也

十九日逾午趁暑晴出城晚歸夜觀書

浪費之戒言之最親切者莫如雷學始祖之富商格言其言曰人苟買不惠之物旋

至嚮有用之物信然 煙灰別名煙葉

罔卒譏西人主利以為即仲尼所謂放於利而行抑知不然平民自務本業營利

者曰私利國家振勵工商為衆人興利者曰公利私利公利皆理之宜然也惟翫

法以求利害人以圖利者乃所謂放于利而行者也

商賞龍斷誠世之所大禁然良工之造新器頑儒之著新書不可無專利之權其專

利雖近龍斷而不可與龍斷同日語也何也每專利之法則營學術工藝難期進化也

二十日均青昨來自天津薄午過訪同車出城至同豐堂是日適集泰昌子毅諸人

晚詣愛相德見略談數語愛相明日生辰有多人來頌祝者在歸觀書

德國人黎斯篤言經濟學 凡農工商間才國人主保護主自由應隨時適宜蓋謂社

會者達者一言以序第一曰漁獵時代第二曰畜牧時代第三曰耕作時代第四曰

農工時代第五曰農工商時代凡邦國在第三時代者宜從自由貿易以智農業者

進其達第四時代農業既進工業亦將大起者宜從保護法以保其國生產農工商

既進能達第五時代則宜從自由貿易大開門戶與外諸國競爭無禁也國家命

脈与天地身窮不可与一人百歲之利相比擬故自由保護亦隨時而變此所謂本

歷史之觀察以為經濟者也其識偉矣

泰西人多好儲蓄以固其日之快樂故貸金于人取利甚微蓋其志在儲蓄不在取

利也東方人富家貸金于人每圖厚利其志在厚利不在儲蓄也性情相反如此

二十一日晨詣慶相祝壽晤子修日中歸晤主大學堂晤痕初六攝藩室性文仲宣晚歸夜觀書
英國人視定法甚重雖有弊害不敢輒改曰改而有益不能償定法之害故以習慣法
為國憲大本雖改憲法亦與習慣法斟酌而行定法之難如此也故英國至今猶有守
舊黨與維新黨對峙者也

余謂凡國家定法之初不可不留一半守舊黨人使與新黨相敵蓋舊黨但知定法之
害不知定法之利新黨但知改法之利不知定法之害當局者即各用其所知使互敵
其所不知於是法可定矣

岡本曰法律之進後人文之進凡世界上需用新法愈感法律之不完忘山居士曰文字
亦世說文序曰字者孳乳而益多也凡世界上需用新法亦愈感文字之不完法律者亦
以保持天下一切事物也文字者所以配合天下一切事物也

私德公德之界何由分曰一人有德萬人被德謂之私德人各有德互被其德謂之公
德凡私德與文明而消公德與文明而進是故人君不可但施小惠以行己之私德當
興教育設憲法使國民有公德也能使國民有公德即謂為人君一己之公德亦無不可也

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故孔子欲求天下人能自立而不貴博施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之倍深可哂也

夜深讀古人詩極有興致故余每臨睡時必朗吟數首回顧蒼茫情景文感造化與心通矣

二十二日昨夜觀西學探源終卷晨起作日記

選人之法猶醜酒其真醜者取其精者醜而再醜不厭其精古雅與法人有選舉權凡被眾
人公選是為受選者又使法官再審賢否若不堪任則從眾彈劾之所謂不厭其精矣

余每主持設議院當在五學校之先自謂所見極高然人辯論此理往往詞不達意今見
日本當日創議院時其勳奮建議之語先得我心其言曰我國人民不學無識未達開明
之域說者謂今設議院迫于早計宜待民有學有智然後設之殊不知欲民有學有智宜
先使有義務有權利振起與天下共愛樂之情審如是則人民豈肯安其固陋不學無識
自甘愚已權利付之度外者云誠不利之論也

百姓之一舉一動謂之行為有法律制之不得違法律也政府之一命一令即政府之行為
亦有法律制之不得違法律也

英國議院亦不能無弊有所謂公室見者似賄非賄議員所得之花息也固亦謂其議政
諸人仍不免徇私忘公需索百姓余謂言之過甚議院雖有弊較諸野蠻專制之國其百
姓苦樂天淵之隔也

歐陽云剛勇之人往之天性溫柔和平外性懦者中必殘忍忘山居士曰是理不難明也
清冬大寒之時井水必溫盛夏酷熱則反是惟人亦然

太窩善士曰未聞之國境者最可畏聞明之國安人最可畏

談民主者動主張無君抑聞美國之法才美國人犯罪無論君民一體同罪而特重反
逆之罪謂犯主權者為毀萬民殺衛事急則合眾力誅之不問其原由

耶穌之說何嘗蔑視君父固亦未將新約書仰望年要之忠孝二名固天地之大道此
須活看為暴君效死非忠臣父之亂命非孝

歐人於外交其歷史為三曰服役時代曰開放時代曰整理時代余於內政亦分為

三曰專制時代曰自由時代曰立憲時代

滿洲及加拿大自治殖民地未嘗脫英國羈絆也而主權稅權則由自主未嘗受英國

干涉我國視之不亦遠愧乎故增開稅必與他國相商合地球各國所無

固亦頗有獨到之語如謂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一地不可有二王猶一天不可

有二日也非萬國一君之謂也後漢執春秋大一統之美我欲律之于萬國大謬

羅馬帝亞的煉堂築長城于日耳曼諸國自萊茵河至大羅勃長互萬里與我國

秦始皇真所謂東西響應無獨有偶

薄午與病者同車至四眼井坊季英俄詣長橋寺共談晚病者復與余同歸夜坐論道

二十三日晨繞道地安門外至皇城拜客過午詣公所晤始還家中覽歸田瑣記

服銅未能醫骨折死而刻之析處有銅結因慨理之不可解者見歸田瑣記是者福州梁荏林著

筠青昨為余言食物中俗呼落花生者取種埋土中待其發芽以漸長大花葉聚於花

落於地久而掘土中得果可食而謂落花生也故名落花生

次曰為孟子去一為子耳門乃開口門為問時字之載道者

俗語稱置千金于虛地不知何解其語自何來甚奇都意世間俗語殆皆自上古流

傳經千百年不更決非後世人所能創造也

俗稱婦女之年少者曰花謂其鮮艷動人也全則以非特女子為然即男子之年少者亦可以花目之蓋人自幼而少為含苞蓄蕾之時少而壯為開華謝結實之時壯而老為果落葉之時老而衰為木葉飄墜之時無偏男女皆一律相同也故不但女子有發華時男子亦有之當為華時名曰花之名不可專屬諸婦女也

二十四日詣瑞鶴莊小談留午餐是日冬至味饌飽滿人怡也昨歸車中觀歸田頭記

製房蘇酒法用大黃枳椇白木肉桂各二兩六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各為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中懸沈井中令至沈正月朔旦出約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飲之可除瘧氣其方出孫思邈思邈唐名醫蘇故稱屠蘇酒

晚家茶觀茗學初級英國旦也恆理著

一植物也而有野產家種之別蓋野產植物一經人之選擇培養年勝一年遂變為甚佳之家種觀於田園間物是矣雖此植物改定不能持久若欲其常得完善之形必培養之功始驗如一而後可否則家種將復變為野產志山居士曰於此可知天令之定孰非人勝天則天勝人二十五日大風厚蒼道淡薄午出城慶起晴少川叔又見徐藩卿晴歸俗之過向晚衣冠詣

夔相家觀劇夜深回風猶不息

二十六日風未止映牀靜山約余看屋之所皆不滿意晴詣少川叔送行將於明日坐汽車至秦皇島乘開平局船返海上也少動于萬福居夜歸觀書

天下萬物無端動植莫不有種子其種子佳者則生長者有所成之物莫不精良種子不佳者反是故悟真云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鍋壇經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水大之功大矣我能助舟車之力鼓盪機輪使人日行千里電氣之功大矣我能憑一鐵線使人相隔萬里互通心意于俄刻間故周易曰水火既濟水火未濟全剛任曰如露復如電

二十七日風息終日不出門作家書寄杭又寄孟爾渭東者作日記夜詣夔相家觀劇

大千春色在眉頭看者皆玉煖珠香重游膽部十萬營花如夢裡記當日丁歌甲舞力睡竟為京都慶樂園舞臺上聯也不知何人所作當是故國遺老手筆

二十八日晴和晨詣大書堂見志園力辭編書事歸途訪子毅篁叔晴又偕靜山看屋即還夜仍觀劇劇僕人來言今晚所延西醫女士東方余妻療病者送歸家車迴

至船板胡同為西兵所扼不放行適切叔齋中有德國醫士畢姓者余與相識之其
往為緩頰畢遂與僕俱去良久僕人奔回言西兵竟燃槍推我我二人皆狼狽逃散
問畢姓者何往曰不知但見其嚮北去程走遺其帽余曰必往訴於德國使館也
好也夜深余去時畢尚未歸

二十九日薄午詣工部公所暇游廠肆購新書數種又自翰文齋搗得玉魚洋感舊集
及舊板抱朴子歸日西沈

抱朴子微旨一篇有云始者下月与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十如彈丸
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此
關三曲折中丹堽上獨無立足之命門形不平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
畏萬鬼五兵也又二山扶云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緬邈在危崎
峴和氣烟縕神意並游玉井沁瀟灑溉匪休百二十官嘗相留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緯
樹特生其寶皆珠金玉岷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抱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俦長谷之
山香之魏之玄氣飄之玉液霏之金池紫府在乎其懷惡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

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以上語世無能解者

覽感舊集余最愛梅村七律沈雄蒼鬱其七古亦溫麗獨絕又藝孝升詩綿邈有風致

三十日陰長橋寺住持靜波過談飯後往借姚靜山看屋微霰即止晚觀農學終卷

讀書不過明理而已觀跡而已若欲習法致用不可專恃讀書非親歷其境習練其事
不可蓋書中所言皆已熟者也不受者也日新月異既非陳迹之可拘因時制宜又恃
一心之妙用是故學醫者非僅獨醫書中可治病也學武備者非但讀兵書即可將兵
也皆必親歷其境操習其事多歷年所乃可成良醫名將非易也

十二月一日晴觀傳種改良問答日本森田峻太郎著

女子所以有月行者因泡蛋長足時其內必迴觸鬱激致子宮積血而外口俱腫極而
微紅管破裂則經水行矣此余所未聞記之

又云男女生殖器其形狀雖異其構造殆同取男陰翻轉向內即成女陰之形取女陰翻
轉向外即成男陰之形忘山居士曰常見史書載有女子化為丈夫或男化為女子事以
妖異其所以能化之故於此可明其理

世界文明之極則男女自擇配偶以學問為媒約并以學問為防限何也無論男女苟有學問必不與無學問之人忽然相愛也

過午詣大學堂時書衡亦圍及上橋廊堂幼研著晚至餘園雪史招飲

二日觀傳種改良終卷又觀露淑格蘭小傳終卷夜復觀胎教育日本伊東琴次郎著

忘山居士曰夫婦配合宜由自擇歐人之風也然与苟合有別何也蓋苟未結為夫婦

先彼此先為朋友必待二三年之久互相察知性情之如何品行之如何以及身體之強

弱學問之優劣無不體察周備然後兩情認許再以父母考成之敏眼認可之方能訂盟

結縭至不易也若夫苟合者不過因一時之情慾為且而後婚姻往有後悔及者如

胎內教育中所載加曲那之貧婦是矣見古書是故婚姻之事由父母壓制而或者固不

可也由兩人一時之血氣熱情而成者亦不可也必半自擇半由父母庶得中道

夫婦合性不合格往一四舉小兒多夭折此泰西某國博士拍威羅所考證之新理

希臘柏拉圖氏曰男女婚姻之期男自二十五歲至三十歲女二十歲以上最為適宜此

與我國古制男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正合

天下美婦不在貌以強健完全為第一此語吾信之

三日詣香英賀其嫁女至長橋寺午飯與老僧靜波閒談時趨公所即歸觀胎內教育終卷

同姓為婚其生不蕃此我國古語也見于左氏傳余初不得其實據今見伊東琴次郎所

考得血統婚姻之害始恍然矣蓋日本人多有從兄弟為婚者其生子非聾即啞或身弱

或夭死親于音啞皆棧中十人有九人其父母皆血統婚姻者可不畏哉伊東又嘗試其

法于鷄始以異種相配一月間產卵十八枚乃至二十枚者產卵十枚其不孵化者二枚孵

化後弱而死一羽餘皆長成嗣以親雜配子雜其親子相配者每月產卵十七枚乃至十

九枚兄弟相配每月產十四枚乃至十八枚者產卵十枚孵化之親子相配之卵腐

敗四枚弱而死者二羽其雛長成後其體重皆減于母雞百分之十三兄弟相配之卵腐

敗三枚弱而死者二羽即有長成者其體重皆減于母雞百分之十一厥後年々如此足

證血統婚姻之害由鳥可以推之人事忘山居士曰是理不難明也觀于農學家研究

種植往之用輪種法蓋於一處之地而種物若歷年不易其地即疲而產物少易種他

物便能茂盛細考其故則因土壤一物必遺毒噴于土內再種此物必受害易以他物

使得前物所遺之質不特無害反有益也植物如此動物何獨不然

無論何人皆有善心之萌身于中所謂平旦之氣所謂自然之良心然須以學問
加意養成則發達可至無根若放棄之則雖有佳種亦無收成之望也

西諺曰小兒者以乳汁與讚辭二者助其成長者也忘山曰乳汁利也讚辭名
也豈惟小兒人一生一世皆以此二字所推挽牽引

四日詣夏厚養厚養為其子納米晚至鐵夫鶴廟購新書十餘種夜歸

憐之為物不知係何種性衛生學家言凡動物皆含磷如能補身內之磷質則心
之土性益顯皆能消除年雖老而身力腦神俱可不衰惟服磷之劑易致腸胃皮膚
蒼黃故無妄法又養學家言土內有一最要之質曰磷養此質能使瘠土受肥各植
物無不藉此質以茂盛也又云凡植物若種子多憐養之肥土食之於人大有益

五日飯後又偕靜山至東安門內看屋晚觀日本飯泉規矩三氏之修學篇藉寒
方譚文覽澤柳政太郎之修學法

凡人立志與業有別業者眼前已成之志也志者遠大未成之業也

諸稽察氏曰西人所謂一人萬能之時代乃野蠻之世法簡而事易治羣小而智力
粗淺若世界文明必以分業協力之愈繁蹟而愈進化蓋合羣之內動力未有不由
此起也則專才則精一人之生必百工給之而已亦就羣內不可缺一業而執之
故其事不必同而必相為用羣力之合力乃固忘山曰觀其外國學問但求專精足矣
不貴兼眾人所長也

修學篇云讀書宜融會化解分類歸納又云讀書宜時記其所得善惡之想像不
得言以表章之則秩序不立而其貯蓄也不能足且倘昨得之而今忘之矣忘山曰余之
勤于日記即此意

法人蒲豐為人好學嘗欲誘妻起習謂其僕約瑟曰此時以前能起余者每度與之
銀一鈞瑟每晚必呼之仍不醒即醒往一轉身而復寐矣約瑟欲得賞乃以鹽或
水入蒲豐寢衣下嚙而醒乃起嗣後以為常而早起之習止忘山曰余亦病已之妻起
思欲矯其習而未能

蒲豐平日辦事不論大小精粗皆秩然有次第其言曰有才智氣而無秩序四分其三

歐賢若克孫曰財而失由儉約得以償之今日失時不能取明日之時以償之也又日本中村先生曰時者產業也商傑之積學也建功也著書也皆以之皆名言

六日逾午出城隨佑三往有羊肉胡同之屋前為新吾舊居尚寬綽有園林惟殘破需修整晚繞道地安門至大學堂小坐夜歸作日記

七日風請訪羅華甫小談晚觀新民報

今日說稱新人者非但不肯服不正不善之法律並不願服正且善之法律以是為自由不但不服也集之君主並不願服公舉之總統以是為民權飲冰主人譏之甚矣邊心之政法論謂亞里士多德及孟德斯鳩之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說尚有闕漏者蓋即政事之權須在三權之上有以統一之庶免陷于政權分裂之弊而亦未之明政本權究以何人為代表任父敘述其說亦頗躊躇而不能斷以為屬之君耶防其權太盛或至蹂躪箇人之利益當之民耶則與下議院有何差別且勢分不專意見於政安有統一之權非邊心之本意也志山居士曰此理余思之審矣天下之事或才三而止不得過此數也是故天地以精氣神結合而成人以智勇仁德合而成德者不過三數然則人民以立

法行法司法三權結合而成國亦宇宙之公例何必于三者外更議增加是蛇足也若慮無所統一則試觀精神氣三者以神為主智勇仁三者以仁為主立法權比精與智

行法權比氣與勇司法權比神與仁即以司法為主權總統立法行法未不可蓋國

民所以必立君長者非欲平眾人之事而為之裁判也考之往古立法行法未創立時先有司法一職即為判法官人之事而立也有司法而後出立法立法

見于西國法律家所著書

則知司法于三權中為最重最貴無疑何不可推為主權故都憲議院屬立法一部宰相屬行法一部國君當屬司法一部凡國內立法官由人民選舉行法官由宰相選用司法官當由國君選任雖此使司法官有決事不公者立法官可排擊之行法官亦可禁遏之惟遇立法行法二部互爭不相下時國君可命司法官判決之余意如此邊氏梁氏殆皆未見及也

英吉利日本諸國其君世襲實無國權之在人民公舉之宰相美利堅諸國其君皆公舉四年一任不復設宰相余意凡國君自宜由人民推舉世襲誠弊法也然既推舉一君不可不再推舉一相使君掌司法一相掌行法一部庶合于理或曰西國

例司法官多終身任之國君亦可終身任之乎曰君果賢明何不可終身任之若不賢則隨時可公黜之豈必至三四十年耶

邊氏又謂無論何種政體其掌行政之大權者不可不自人民出身而非此者必為人民之敵專制君主國敵也立憲君主亦不免于敵志山居士曰此說不盡世固自始雖人民出身及至為君忽與人民為敵者亦有雖非人民出身而心在人民不與人民為敵者要之立憲國之君雖能統轄人民而立法在議院行法在宰相雖欲與人民為敵而不能展其手段也即行政之首長欲有所作為亦有立法院牽制之與編指不協不能辭職斷難與人民為敵也

飲冰所述之布衣特奇之英雄傳奇則之羅馬史二書不知日本有譯本否
八日工部察選堂於昨今日余是日趨公所時始敘事晚觀經國美談夜深行卷
志書寫希臘荷武國中巴比陀威波能等一時奇傑能職除奸黨修內政振國威
聲震九州名播青史可歌可服可羨為我國小說中所無

書中分別民政黨與憲政府黨之差異蓋相似而相反者也民政黨如巴比陀李志
諸人是也憲政府黨如黑槎諸人是也巴比陀以其法興齊武黑槎以其法亂雅典
利害較然中又極論切實富之非直可作一部政治書讀

九日傳香英縱談香英大有徹悟助聖施家胡同聚慶堂待客未至先往觀劇觀
畢始回車相與飲啖夜入城與瑞霖為象戲五時見戰守機權頗有趣

十日風起甚晏終日不出作日記

觀任父敘述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說始知古代希臘民主制度與今之民主制度不同
蓋彼之所謂公民權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自餘則謂之奴隸不謂之民按亞氏所
生之雅典號稱最文明之國然當時公民數不過萬中人其奴隸殆十倍之據此亦可考見
亞氏政體循環之說謂由君主一文而為貴族再變而為民主民主行之久而弊生將
復歸于君主蓋與孟子一治一亂說正同任父不以為然謂政體果宜為完美之民主
必無復為君主之理彼亞氏亦相于歐洲歷史中既往之陳迹果有由民主變為君主
如羅馬之該撒法蘭西之拿破崙第一第三者不知彼所謂民主一切憲法條理未備
非完全之民主不得謂之真民主若真民主如今日美利堅者決無復變為君主

之一日忘山居士曰是說與余意同余謂凡天下所謂治者以一人強治萬人使全國
無弗俯首下氣以受一人之治此之謂治稍不聽焉而亂作矣所以自治者亂而治亂
循環若今之美國其執掌國權者由人民公舉其權不盡人民共委之使乃國民之代
表而立法權財權由議會主之則與人民自治何異人民既能自治則無所謂治亦無
所謂亂是之謂真民主

十一日風出謁諸權要車中觀書

梁任父言使國中有一學說獨擅人之心而不容有他學說與之並立若是
謂之學說之專制而專制果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未阻學說之進步
忘山居士曰然哉然哉凡學界內上至國家之政治制度下至箇人之智識才能皆
則及一切百事皆欲求其程級日進者皆不可不遇敵不過敵則不進非惟不進且
日退故敵者吾之師也何也有敵則有所比較易生我之感情不得不鼓舞其心思
材力以求進而益上而無止期無敵則無比較稍有所得即盈滿自喜不更求進天
下事不進則日退詎有中立者耶既日退則並其前之所得者而亦亡之噫

十二日風止觀舊作日記溫其平日所得者讀文選古詩晚覽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
社會學餘抗章炳麟譯

亞當夏娃之說本基督教寓言別有妙義非凡夫所能解而教中人竟極其以為世
界人種所由來則大深矣豈必人種學地質學古代生物學高明乃知其非

證生民之始在五十萬年前此由地質學家據地層中古物考得之理其說殆不
謬也查探開痕德窟在美國特溫舍亞州者見其最上為石灰層次為黑泥層又次為斯他拉

哥馬衣德層層在五尺次為數寸之燒木層數尺之土層次復有第二斯他拉哥馬
衣德層深且厚有逾十二尺者自此以下為赤沙石層其厚不可測凡此諸層其最
上層已有二千年遺物最下至赤沙層猶見人力精造之燧石器據地學家言凡造
器一因知西國多一夫之斯他拉哥馬衣德層需有三千七百二十年之石灰則積
至一尺當得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年積至五尺當得二十二萬三千餘年雖其考證
者亦不無一二可攻駁之處然大致可信

十三日詣瑞鶴莊映歸作日記

社會學緒論云人類有各種科學則有統一之之法其一欲其見一切科學之原理而據此原理以綜合一切科學者是為哲學之目的其二欲測定複雜之程度而使一切科學從其發現之早晚而排列之是為社會學之任務故社會學與哲學皆稱科學之科學也

自有生民至有史時代前此數十萬年其進化之力遲至有史時代而進化之力速忘山居士曰世界自有文字圖畫以後為第一步進化自有格致機器以後為第二步進化格致機器學所以昌明者倍極之力也故第二次進化較第一次更速十四日往謁秦幼衡師讀書極多每日早間精究輿地工作小字教行頗自期許蓋於書法極用功也嗚呼幼衡先生有曾獲初易實甫諸人子修云有人問錢潛將科之經濟二字出何者諸君能言否一時皆不能答余嘗聞歸田瓊記載阮雲臺在相任時每歲除前用松江花翎方箋家書天下太平字分貽知好潘芝軒問者以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在五經中乃屬重機章京教人者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行此二者方足以

天下太平也世間習見之語出于習見之書而人不能舉其出處者行類此晚歸月明中途腹痛欲遺不可忍遂遺于袴狼狽至家十五日黎明起奉長官諭派至午朝門坐班以沿前明例因天子不視朝故羣臣相集于午門外坐守以示格君之意今天子日召大臣治事未嘗一日廢輟而猶沿此例真所謂具文日高始歸觀書

社會學又云自太古以至有史時代各種長物之若見一曰直立二曰言語三曰火四曰器具五曰慾望六曰自己七曰畜牧八曰農耕九曰社會十曰道德其所以列此者皆至理

大凡人觀察力長者思索力必短如野蠻中非洲之柏修門人其視官如望遠鏡映不息亞州之佉來衣人移距離稍遠之物他人必重鑿眼鏡以視之者而彼能眺見之柏拉齊爾一因或女人能見白人而不能見黑人而不能聞北美之因或女人能聽聲音極幽者而識別其音不息蘭島之韋達人能以遠聽之音而知遠處業所在其觀察力可謂至矣然皆不能因其觀察所得而演繹其利益如何又聞柏拉齊爾一因或女人凡事非直接親體者一切無而動念遠馬拉人奉教以左手撮右手之指而計之故

數至五以上則不能舉又以物而論買煙草二本易羊一頭供給煙草四本合取羊二頭則茫然不解其意思及綜合之力如此志山居士曰今日文明之人其觀察雖不遠野蠻思索遠過之且能以聰慧之力補其觀察之不足而更趨之野蠻如蒙達鏡鏡面倍者能窺星中之月設電機能測數百里外人語此豈野蠻人所能及耶

東文哲學書中有所謂抽象而謂概念余初不解其義今始知之蓋欲言赤色則言金魚欲言黑色則言新炭金魚新炭為具體離金魚新炭之實而言赤色黑色則為抽象能抽象則能綜合何謂綜合離此金魚而言凡赤色之物離此新炭而言凡黑色之物是由綜合而得之者所謂概念也

凡萬物之形色聲音臭味五官所能觸也法度原理物質神識非五官所能觸也五官所能觸者用觀察之力五官所不能觸者用思索之力

境遇於社會有關係曰氣候曰土壤曰植物曰動物有構之境遇也當民智未開時社會往之為境遇所困自世界進化器具機械一切衛生之物志發明而利用之可避境遇之害且可因之以為利社會學云

十日詣胡雲相家賀壽日中趨署請厚蒼家賀其子娶婦賓友群集觀其結褵晚至偕人二麗家適飲夜戴月歸
十七日凡觀書宗史對鏡傳順昌之役夜暮壯士五百斫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

辨髮者輒識之辨髮胡制自古也然不自本朝始但不知金人之當日亦難辨髮否待考
元儒許衡言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若生理不足則移為學之道有妨彼害本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害于生理之所致也志山居士曰古之學者往之半耕半讀又商本西學探源載美國人教子弟業與學相併之法皆是

夜詣雅慶談聞徐頌閣以私函請託為其門下士尹銘綬所劾尹以舉者大遲遲近報復一併議
前朝廷之意電報改歸官辦是日又奉旨改為官督商辦以有某御史奏陳利弊也
十八日晨詣亦元談日中往視厚慶儀至嶠霞處午飯哺入城觀社會學結卷

社會團結之始蓋為人類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自然結果也何以故凡與人爭鬪者多助者優勝寡助者敗者敗者死之優勝生存此所以不得不去離散而為合眾以成社會此自進化說也志山曰較神命社會性民約三說為勝

凡社會以三種系統成立曰督制系統官兵是也曰供給系統農工是也曰分配系統商賈是也或以士歸入督制系統余謂此三種系統之進于文明皆非讀書不可故士也者貴也二系統之中也

督制系統以干涉為利以放任為害供給系統以放任為利以干涉為害若分配系統則恐時宜干涉時宜放任也故以為宜論也

是書引英國哲學家阿京喬所列社會性質五說而皆闕其非五說者一曰多元說二曰一元說三曰器械說四曰化學說五曰有機說志山曰前四說誠有合而余獨取有機說何謂有機人之身體是也岑氏之闢有機說也曰有機體不過一人之身身手足指臂離于身體則與瓦石等不能自覺也社會為人之身之聯合也雖有離社會者依然人也能自覺也且軀體為中陰所存在而保護也中陰超絕於軀體以外若社會之須保護為社會也不為超絕於軀體以外之物也余謂不然凡社會既合為人之身為一身矣亦合萬人之中陰為一中陰人之中陰超絕於軀體之外則萬人之中陰亦超絕於社會之外保護社會者即保護萬人之中陰也故軀體不能離於軀體而有

知覺箇人又安能離社會而能存在是故社會之組織與有機體正無異也且有機體之中陰為靈氣聚于神經腦髓而不散布于百體者或因此故社會中箇人雖有貴賤為下之差別而箇人之中陰無貴賤高下之差別也惟無差別故平等惟其平等故能互相保衛扶助雖萬人之中陰不齊一人之中陰也惟有差別故不平等惟不平等故能互相統轄維持雖萬人之肢體不齊一人之肢體也

社會之發達與進化賴有二種之能力曰情曰智情者慾望也智者所以審度慾望之廣狹得失也故互有能動受動之關係智者所以促其情之進化情者所以促智之發達慾望如蒸汽智識如鐵道人類如車慾望驅之於後智識導之於前而後向方無誤社會學云

凡人類之利用動物而為漁牧利用土壤而為農耕利用林木而為宮室利用礦產而為貨幣皆謂之天然征服

家族者利他之學校也一語可謂高言兼愛平等反夫親之誼者此一語也火器日盛人知戰爭之害愈可以保和平所謂轉禍害為福利

十九日各街署封即余衣冠趨公所。補歸是日務霖生日呼善謳者多唱北曲絃鼓聲相聞俗樂也聽之不倦

二十日作書寄杭州与憶純稱霖為豪戲觀俄羅斯大風潮英國克喀伯著

二十一日晨詣西四牌樓美善之樵家余所看室之新屋即其樵產也在其宅東隔一

牆可通為一宅日中出城至長橋寺寺僧以蔬飯款余飽啖小談遂行訪高文卿于

廠肆有心書局晚入城觀書復赴子毅之約在東長五街京都飯店坐有陳亮伯

俄羅斯大風潮一書言無政府黨之宗旨也彼其意欲得完全無制限之自由者奉

自然之產業給自足互相助濟無少缺乏之人有平等之價值一切政府威權地方

法律為人類所連結者皆廢棄不用又云人須明自然法律自然法律之理明則外

來之法律皆可不用故不但專制之君吏當除去之即被民選舉者亦當除去之此

學派創於俄羅斯最高貴族巴枯甯蓋目觀夫波蘭人民為俄國專制惡政府所荼

毒殺人如麻有所感憤而創為此種議論實出于公心何以知之以其身為貴族而

知之若出于平民則不可信矣自巴氏以此宗旨著書流播于世於是其主張之道

理不但深印于俄人之腦中即法蘭西及瑞士現今之社會皆染其印記而不可洗

黨與日多革命之事遂屢萌動率為俄政府所壓止里昂司之役被擄者七十八人

而克婁利特亦親至法國大著名地學家亦李辟勒克名俄羅斯名士拉吾婁夫皆

与焉可謂極無政府黨一時之盛矣然其說極枉過正流入古雅典黑桂一流黨派

行國其勢必墮入野蠻人之自由大非世界之幸福也故余謂創此派之人其心為

救世非不可嘉也病其識不足若徑其說反為害於世

俄皇亞歷山德第三及美總統林肯參金麗皆被刺客所殺即無政府黨中人也

刺客手段如為無政府黨第三級受相蓋其第一級即巴枯甯咬眾造反之手段

第二級即俄羅斯回國學生創為去而与人為伍一語盡力感化國中諸少年

之手段既皆無所成功始改其為刺客手段以殺人流血舍身成仁為獨一法門不

但男子入其黨即婦女亦与焉如刺死俄將雷特累剖夫為女家傑者其外則死

俄皇亞歷山德第三者為貴族女傑薛非亞

二十二日作日記晚詣維慶

人民犯罪故監作工此至輕之刑也而無政府黨以為政治社會上之大罪惡謬甚
我國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自趙宋太祖代周而舊臣王質等懼帝英睿請用劄
子而取旨退者疏其事同列書多以誌生論之禮遂廢見宋史

宋太祖嘗儀識蜀宮人鏡背鑄字遂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忘山曰宰相所以需讀書人者為
其能觀古今成敗之迹深究本原然後佐朝廷用行政無或乖失豈貴其多記誦備顧問哉
聞白人鬻字獄皆清潔寬放被監禁者無異他家我國則反是矣凡犯罪入獄者無異與
犬豕為伍其苦不可名狀惟宋史太祖傳稱帝嘗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檢視流掃獄戶洗
滌桎械相傳為美德

建學置學田自宋真宗乾興元主始後判國子監孫奭請也

宋史載仁宗時韓琦為相與曾公亮歐陽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
治忘山曰朝廷稱治四字甚好能得當日之真相何也專制政界雖有仁君賢相不
過朝廷稱治而已天下百姓未必治也但不十分愁苦耳較之暴君虐政相行虐政時
則稍勝

二十一日黎明起是日我浙同鄉官集乾清門前謝恩余趨入東華門則諸人已散
出矣乃偕至酒館中飲啖俄余詣陳雨蒼午歸觀書

說文姓人所生也又曰從女生釋文亦曰女生為姓而不言從女之故今觀族制進化
論始知族制初起時女系族譜法先起進移於男系族譜推其所以然之故蓋上古人
民無婚嫁之禮始皆男女雜處一女或交數男一男或交數女無所謂夫婦也故女不
能專有其男亦不能專有其女其後父乃以勇力掠他族為妻由是妻始為夫專有
把習成風以為榮耀而配妻本族女久之各族皆強彼此不敢爭鬪遂而和好勇力無
而施於他別族女勢不能掠乃定為以所掠外女而生之子女使別為一姓如外族然
而本族可知其女非是姓之義始起蓋皆從母之姓也而女系族譜法立焉且與人
往不知父子之關係故祇能以母姓為族譜法此姓字所以從女生也迨其後智識
日開漸之皆知母之外尚有父且父之權力大於其母故又定為從父姓而男系族譜始起
二十四日終日不出視族制進化論終卷

馬克勒蘭所著之原人婚姻論及羅博氏著開明原始論多載各洲島夷嫁娶之

法皆親為推奪以標奪為婚禮此蓋沿前婦女之風也故要字從娶也

標奪他族之女而強使為我妻此野蠻之夫婦制也國之人而強使為我奴隸此野蠻之君臣世界進化而後文標奪為嫁娶之制為公舉

觀上古原人村族羣體之時代各人無私有產只同耕共作而分其所得耳見族制進化論

第四章 則知井田法惟古代始宜用
日本古化以後之選人法律云凡選人之法先盡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才用同取勞動多者余謂千古選人之法不出此數語然單取德行或單取才用單取勞動者皆非也

二十五日觀道德進化論日本戶外寬人著
西儒之論進化也百重智識重道德而派如排克亦重智識克特重道德其實皆有西偏智識不能離道德道德不能離智識也兩者並有維持世界之力

近日蒸汽電力功用日大人盡知為智識進力矣道德之進化安在曰如英國力查一世以後各國製造武器遞求不盡與人痛苦而能奏效者又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歐洲聖約自後戰爭時須保護傷病之人及近日各國禁賣黑奴皆道德進化之證據也

二十六日過午詣戲肆購得何大復集及書滄溟集歸作日記
宋吳奎嘗言曹王女石同領郡牧見其護非自用以為迂濶萬一朝廷用之亦系紀綱志山曰使安石但所為迂濶而不護非自用其人猶可用也惟護非自用則無救矣自古未有護非自用之人而能當大事者也近日言變法者猶推重安石大謬

人每怒安石之用小人曰當時止人君子皆不附之激之使然也不知安石之與呂惠卿寧交因與論經義多合之故與諸君子何與

宋程明道與伊川問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徑亦知世界中百可貴重者曰道但道在何處未之知也觀其注濼諸家出入釋老數十年近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則知其終身無所得也

唐宋之制凡國家詔勅或有差失凡給事中黃門侍郎等官可以駁正及封還之如唐德宗時將以裴延齡為相陽城欲取白麻壞之憲宗時李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

諫臣隨宰相入閣議事有罪彈劾可對仗諍彈文如唐高宗時侍御史王義方奏李義府擅殺六品官對仗叱李義府退乃請彈文中宗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戎狄受賂貽致生邊患宗仁宗時殿中侍御史襄行唐介劾文彥博緣間寺通官掖以得執政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寬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激鼎鑊不避何辭於通神宗時唐炯將劾王安石至御座前指笏展疏曰安石曰王安石聽劄子因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旨安石身作威福曾而表裏擅權至誠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言惴惴自若略不遲懾讀已下殿再拜而去

二十七日俞理初奏已類稿外尚有遺稿內有積精篇刻本多刪去沈子培家藏抄本猶存此篇是日借讀之不過拉雜引房中術列無精義黃蓋齋因未見過囑余代索擬覓人抄一通寄之寧教喜耳薄晚觀新出書二種一曰二百年後之吾人一曰地球之過去未來皆日本人著

歐洲人類學者帕類嘗著極善地就六百年以來之風體而概調查研究其腦知每百年為人類增大之級不知可據否

聞法國有學士某某著通俗天文書述近時於火星表面之數處有見為三角形或四角形之光點甚恐大星人類與吾地球人類乃欲試交際之標幟也亦有貴婦人欣然之因以遺產十萬佛郎謀設光燈以答之而不果此亦近時之笑談也
有機物之所以進化起于爭競所以爭競者起於世界上營養物與生齒之不相當也對人類過庶可懼亦可喜

汽蒸之舟車及一切機器皆賴有石炭而大地之石炭有限採掘將盡則奈何曰將來物理學化學之進步必有一物可以代石炭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其在空氣乎
二十日觀公法論綱吳縣楊廷棟述

於公法中有絕大勢力凡此種公法例曰條約曰法律曰宣言曰學說曰公文
問學說何以有勢力曰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役而議者事公法中皆身係英比荷蘭各國公法家病之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創立公法會議會集各家設疑討論所決者即備各國政府採用學說之有功如此
公法中不但一國政府與外國政府有權利義務即一國人民與他國人民往來交際

各有權利義務又與國家相關故皆為公法所統

凡兩國相爭各引公法以自直則由相爭之國協請中立之國裁判曲直如日本與秘魯相爭由俄帝決之又如意大利瑞士疆域之爭亦由他國出而裁判之又英意新訂通商航海條約載明兩國他日有爭議之時由他國決之是也

凡不在公法以內之國亦與各國交通特訂修好條約凡訂修好條約之國亦在公法中不認為國之證據

二十九日觀名學無錫揚蔭抗述

余初不解東文哲學書中內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所謂外延者譬指動物中鳥之一種而更廣連及於人類獸類昆蟲類此外延也若專言鳥而更狀其喙爪羽翼等言之此內容也

蹟

名學之書與算學之書對峙蓋一為探賾之法門一為探理之法門

三十日觀書補作日記

唐玄宗因姚元之奏請序進郎吏而不答曰此項屬不當煩朕聞者皆服其知大體

何其後疑吏部選舉不公而欲親決裁判又既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未幾復使

楊範入海南求珠翠奇寶所謂出外反求

唐王忠嗣為朔方節度使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當撫循士卒不

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可謂知大將之體

唐宗時往之京官不稱職或大臣犯罪者輒授外任邊遠之處此實不於合理蓋使其人係賢而被誣者則不當貶若果不賢遠逐百姓獨非人耶何辜而當奉有罪之人為官長耶

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惟奴懦恐不能守社稷無王恪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使太宗果立英王恪則其後必無武曌之禍無忌之爭雖出于公而誤人家國之咎二何能辭以視衛瓘之告晉武帝曰此座可惜者有愧多矣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宗陳兢亦九世同居然兢之九世同居上下和睦人無閒言出于自然也公藝之九世同居則不過善忍而已觀其善忍字百餘以進于高宗可知則出于強制也

癸卯 陰歷光緒二十九年
陽歷一千九百三年

正月一日黎明至太和門內隨百官朝賀時尚早人數寥二因登階入殿中縱
觀無他陳設惟中列御座旁有熾炭爐四具懸一額曰達極煖猷此殿改造殆
亦二百年矣崇閣巍峻想為地球各國所無昔蕭何有云天子宮闕非壯麗無
以威天下蓋歷朝規制大抵如此陸上陳樂器兩階下羽幢旌蓋照天耀日所
謂仙仗食時天子登殿百官咸集跪聽宣詔有糾儀御史八人植立不聽儀樂
作於進百官行三跪九頓首禮靜鞭三鳴乃各散余復至各處賀歲跌歸觀書
晉謝宏徵為叔混理家政唐段秀實為馬璘治喪儀皆以君子而有才足以幹
事宋富弼行賑餓法于青州朱熹行社會法于浙東皆以君子而有才足以救
民余最愛有才者尤愛以君子而有才者

二日賀歲車中觀書

唐臣之有功國家者以狄仁傑李泌陸贄李絳李德裕為最宋臣之有功者獨
有呂端寇準富弼趙汝愚四人而已其餘正人賢士雖甚多而朝廷不能竟其

用故不能有功

以鯨為父而有禹以司馬牛為兄而有桓以柳下惠為弟而有盜跖又如以張湯為父而有安世以謝晦為弟而有謝瞻以王安石為兄而有安國他如沈勃為充之子李泌為繁之父桓沖為溫之弟王導為敦之兄由是觀之父子兄弟雖同一血統也而性情絕無相闕之處惟交合新編中所謂皆悔會時善良之父一念之私遂生惡子凶暴之父一念慈祥遂生善兒可解此理三日不出門觀書厚黃來

昨覽名學所舉種類之別一類分數種則謂之種一類又分數類則種又可謂之類又舉政體之類別有二曰一人所統治曰非一人所統治非一人所統治類別有二曰少數人所統治非少數人所統治非少數人所統治類別又有二曰衆人所統治曰非衆人所統治志山居士曰天下政體至衆人所統治而極矣決無有非衆人所統治者有之其惟無政府黨才無政府之說但以此妄想耳余可決其無是事也

四日城外賀歲車中觀書

晉書劉寶傳寶著崇讓論謂除官之法今凡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此暗合東西國投票公舉之法

魏太祖分南匈奴之衆居并州而晉武又封劉淵為左部帥遂居五胡亂華

楊唐太宗用溫彥博策虛突厥降衆于幽薊諸州其後唐室世有戎狄之亂石

晉劉燕雲十六州于契丹而中國遂受金元之厲書易曰履霜堅冰至

近世凡同歲得科第謂之同年同年之誼甚固古矣晉書劉宏傳陳敏據江東宏遣陶侃討之或謂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恐侃有異志宏曰侃之忠吾得之已

久必無憂也唐書李絳傳元義方媚事實厥承權李吉甫欲自托于承權權之為

京兆尹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知其同年許李同除京兆尹故出臣廊

坊帝明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

于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

嫌而棄才豈乃便身非徇公也

晉琅邪王睿嘗中魚海陽時無北伐之志宋康王南渡後亦與收復中原之意二

人之用心皆同

五日黎明入內至乾清門外隨同鄉京官謝恩以有詔捐免浙省錢糧也遂繞道至西域賀歲車中觀書

晉書王述傳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終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讓汝字不及也後人或有以是議述謂禮讓完是謙德述不讓非是忘山曰此王述嫉世人多為詐偽故以直率矯之不可非也如宋文獻王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問門吏齋飯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厨吏置飯于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此等讓法亦可稱美德乎安石之詐于斯已見

秦王姚興嘗命羣臣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之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于野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又唐太宗令封德彝舉賢之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

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

劉宗徐羨之傳亮謝晦之廢義符拜王晏徐孝嗣之廢莊業蓋與霍光之廢昌邑王宗趙汝愚之廢光宗其用心亦同但不當裁之耳如沈慶之不肯廢子業又發柳元景顏師伯之謀可謂悖矣君子所不取也

六日詣戴少懷師賀壽日中至義善源午飢遊遊戲由暹仲宣文仰及考東晚歸觀書漢文帝除此等相坐律令魏孝文罷門房之誅皆不愧為仁君

魏宗朱榮知代我主軍忠者惟有賀正渾瑊日本豐臣秀吉知代已有天下者惟有德川家康

陳文帝舊每寢數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矣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寢寤輒歛而悟名曰警枕此雖安屬之法然亦太過蓋人雖不可貪眠精神亦不可不養也養精神方可以任天下之事

古今之刑律至隋始改良觀于文帝初立即命高頴等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臬轅鞭法非謀反無族罪始制死刑之流刑之徒刑五杖刑五管刑五之制議減贖官當三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代訊囚酷法民有枉曲縣不為理者聽以次往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申訴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見隋書刑志

隋太子勇亦好著侈淫樂即不廢立使勇繼為皇帝亦足亡隋之天下

王通弟子賈瓊問息諺曰無辨胡之怨曰不爭余嘗讀此數語有省

七日飯後偕稼霖並挈兩女游麻甸晚歸觀書

古人坐皆席地故凡作事必跪史記鴻門之會范增擁盾直入目眦盡張項羽按劍而跪曰客何為者又張釋之傳釋之跪而為某公繫襪皆因席地坐則然也今日奉人猶沿古席地法故每客至必跪迎

史記稱秦采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為高祖定朝儀大抵皆襲秦故大史公為此語亦有微意蓋不以尊抑太過為然也

漢高祖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幔屬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侯之封用不測之屏施不測之恩野蠻時取人之法非此不可
音學中有三合音四合音化學中亦有三合質四合質

八日觀書飯後出山賀歲歸夜復觀書

史記稱漢文帝除誹謗法謂使眾目不敢盡情也又戒祠官當祭祀時致敬無有所祈謂專為一人祈福也忘山曰誹謗不妨有法非但誹謗朝廷也即無端以不根之語誣人者豈可無法以禁之但不必死罪耳祠官亦不妨祈福但毋得專為一人祈福也余謂凡天下書籍浩如煙海不能盡讀宜擇其要者分為三種曰當讀之書當記之書當尋釋之書蓋當讀者詞章之類資以作文也當記者掌故之類資以考古也當尋釋者義理之類資以益智也

九日連夢清約飲復游徽曲是日觀書作日記

漢武帝時患盜賊多作沈命法曰盜起不覺覺者覺而捕弗滿百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而盜賊愈多是故罰不

貴重而貴重其罪不當其罪雖重無益而反有損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宋王安石與漢桑羊是一流人物皆欲導人主巧取利於民以為富強之計卒之
擾害百姓而朝廷亦不受其益乃安石猶妄竊安法之名不知當日法何嘗安但增
無數擾民之法耳謂之增法非安法也

十月風詣羊內胡同新屋與穆霽同車往歸時游龍虎寺順道飲于福金館
嘗見明史載嚴嵩為相時用趙文華為通政使疏至必先閱副封有彈劾者輒屏不
奏當時以為弊法不知此例自漢已有之漢書魏相傳稱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
其一曰副封領尚書者先著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因曰去副封以防壅蔽上
書用副封人主所以自障蔽者至矣

漢相丙魏並稱二人皆知大體如丙吉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問逐牛行幾里矣
人或問識之曰民間京兆丙當禁宰相不親小事方春未起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
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又魏相諫伐匈奴曰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非小變也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織芥之忿於遠夷

十一日訪筠青與偕詣李英縱談李英長于工藝能電氣鍍金銀器皿然自悟道後
而其術愈進

晡游白雲觀見西石碑知其廟創于元人邱虛機即西游记中所謂邱真人故
有邱真人殿是日游人不多晚歸觀書

漢宣帝時蓋寬饒上言堯舜官天下湯武家天下帝時貢禹上言天生聖人蓋為
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哀帝時鮑宣上書曰官爵者非陛下官爵乃天下之官
爵也桓帝時行過淮陰有文人耕于田駕過不顧使人問之文人曰天為萬民而設
君耶抑為君而設萬民耶此等語兩漢人猶多有之

姓名之人往避嫌因避嫌遂至當為之事不敢為雷用之人不敢用以誤天下者有
之如漢元帝知馮野王之賤而以後宮私親不敢任為三公是矣

漢武帝置中書官官遂居恭顯之權權明成祖置東廠令中官刺遂居王振汪直
劉瑾之跋扈

十二日筠青來與偕游殿莊購得皇朝掌故彙編晡歸觀書

才學與才能有別學可以人力為之能則由天資非可強也故漢書薛宣傳稱宣知子惠不能而不教戒曰吏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薛宣為左馮翊時嘗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馬援為隴西太守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皆得大吏之體

君子小人之別不得以其自奉之奢儉定之如王安石囚首垢面衣不浣濯秦檜不著黃衫王莽妻衣不曳地布蔽膝和珅姬妾日殫粥皆不能掩其為小人唐郭令公窮奢極欲而人不以為非文信國未起兵勤王時亦自奉甚厚聲伎滿前何損其為君子十三日出城拜客詣厚菴城歸車中觀書

君子往之愛小人之欺如漢王嘉受孔光之欺宋冠準受丁謂之欺歐陽修等受王安石欺胡女國等受秦檜欺皆使人有千古之憤

漢書王莽傳稱莽陞小漢家制度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秦壞聖制度井田疆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畜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縲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此等見識未可厚非

漢高帝不事家人生產而光武則性勤稼穡二人同得天下

秦二世惡聞盜賊隋楊廣亦惡聞盜賊田況為王莽進忠言莽畏惡之令人代監其兵楊義臣為隋煬帝擊賊煬帝忌之乃放散其兵前後如出一轍也

十四日詣鍾望叔即歸觀書

東漢時之竇融五代時之錢鏐皆一流人物

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欲所長而達之蓋勳與蘇心和有仇猶陳梁鶴而救之和之死皆不以私怨廢公義也

後漢書章帝詔曰亮試臣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取天下士千百年於嘉謀小人百計害君子縣思藉端以徇之而往成君子之名東漢鄧禹惡侯霸謂以為朝歌長使討縣境群盜而謂曰以立功梁冀恨張綱以為廣陵太守使平寇亂而綱因以服張嬰得南州人心宋呂夷簡不悅富弼遣使契丹弼因以拒進燕之兵且却求地議婚重結南北和好惟唐盧杞徇顏真卿使往諭李希烈被殺雖成功而身死名蓋不朽

東漢穎川杜根得罪鄧太后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太后崩乃出拜御
史或問根曰仕者過禍何自若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慮避道者露袒及親
知故不為也竊帝時鈞黨事起張倫亡命及被用之歎曰孽自作空行良善一人逃
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定形入林慮山中為酒家傭覩此則士君子處世
雖當峻其樹立潔其操行而因一己之所為放及無辜亦所不忍也

十五日薄午將去日過五日不出門觀書

漢書王嘉傳嘉嘗成帝時上疏曰考文時吏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
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尚且之意其後稍以交易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求
全下材懷危內顧後漢書左雄傳雄嘗順帝時上言吏數易則民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
服教化日以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忘山曰此皆專制政界內至當不易
之理

王嘉之死成于孔光之手李固之死成于馬融之手二人皆號稱儒者以通經學古為世所重噫
後漢劉寵傳寵嘗為会稽太守簡除繁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

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
民間至夜不絕或猶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
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乃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忘山居士曰民不見吏四字竟為秦漢
以下政治家其談則吏之如虎狼如蛇蝎其為民害可知矣

漢武帝以游宴置中書宦官東漢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
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此兩深宦官之禍由起

後漢荆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十陽以始破三七多獲珍寶士卒驕富無鬥志
而乃誘之出獵密使人焚其營獵還皆泣而慰營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而士人
何足介意眾感憤踊遂破之此即項籍戰鉅鹿時破釜沉舟之意使人退無所恃前
更有所貪故制勝

十六日連孟清過為余書春聯晚乃去夜觀書

漢書帝好文學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諸為尺牘及工書為家者皆
加引召宋徽宗亦好藝文置書畫三學書習篆隸草三體須明說文與雅博雅方

言通學以不仿前人筆韻簡高為工算學須明九章周髀仍本歷算三式天文書為
本志山曰露微皆亡國之君而所好者如此蓋不知治天下之本而專于藝術亦與
好聲色狗馬無以異也

後漢書常彪傳彪為新息長城南有盜劫害人者有婦人殺子者彪出黃輪搽吏欲
引南彪怒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先案置其罪又唐
書柳公綽傳公綽知某州一吏犯贓被繫一吏執法事覺議罪重輕公綽曰贓吏犯
法者也執法吏亂法者也犯法而法在亂法而法亡竟重治亂法者

俗呼違官曰大人此風蓋已古矣後漢書蔡邕傳邕對靈帝曰今道路多復云有
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蓋指中常侍程璜也可見彼時已稱貴顯者曰大人
東漢末年州牧之任甚重亦擁兵與唐之藩鎮等時以天子為曹操所督制故各處
舉兵皆以討賊為名使無曹操則此輩亦不肯受朝廷節制也

富兵戈擾攘中獨能修理疆界安集百姓者吾見三人馬東漢末之劉虞隋末之
辛公義五代時之張全義

范增之於項羽田豐之於袁紹皆以過非其主抱恨沒世夫君擇臣亦擇君當自
咎知人之不明耳夫誰怨

後漢書光武紀帝既定廣河進拔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文閣毀謗者數千章帝
皆不省金檠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三國志魏武紀操破袁紹收紹書中得許下及
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紹之疆孤不能自保况眾人乎昔書劉道規傳道規擊斬桓元
子謙于枝江檢得江陵士民與謙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悉焚不視眾乃大安
荀悅中鑒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名言

十七日詣新屋車中觀書晚過大學堂訪李姚琴琴歸

以諸葛武侯為相而猶躬校簿書夫武侯之聰明豈不治為政有體大臣不當親
細事耶然猶不能免者殆因精力過人不甘于暇逸也

蜀志蔣琬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慎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
不及前人無可推宗史王旦傳冠準嘗短旦于真宗而旦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此臣在朝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德遂見其忠

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三公皆有偉度

十八日出城拜客還易便服詣殿肆購香叩歸

漢武帝迫于太后枉殺魏其侯竇嬰成帝迫于太后枉殺京兆尹王章元仁宗亦迫于太后而捨銖木德亦不誅是故刑賞出于一人而不出于公議者則舉措必多掣礙彼三君者亦豈得已而然耶

十九日是日各衙門開印辦事趙署已遲同寅集于同豐堂醺飲余亦往補詣新屋即歸家中厨內忽失去銀餅六十枚不知何人竊去

二十日不出門補作日記夜深乃止

二十一日補出城即歸夜觀書

梁侯景攻臨臺城見武帝于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梁主神色不受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曰吾嘗跨鞍對陸兵石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國初吳三桂進兵騰越緬酋執送明桂王致軍前三桂初見桂王甚倨長揖不拜王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數問始稱名王

切責之因曰朕欲還北京見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對曰任之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色如所汗浹背後不復見忘山侯景與三桂皆天良偏者見也

二十二日戴少懷師招飲昧赴謙薄晚入城

耿恭拜井甘泉湧出步以為美談奉朝岳鍾琪征青海時亦然行至哈喇烏蘇水泉斷一晝夜未得飲食乃禱于天甘泉隨湧出一軍歡奮豈果有神助耶

歷朝名臣援內舉不避親之義往往以父為其子或為其父之子未聞有以子為其父者惟本朝雍正時衛柳巡撫汪楫舉其父刑部司官汪雲曰學問優裕政事疎達忠愛之性出至誠詔除知府此事恐為有人誣也此余讀書亦不敢堅持也

二十三日趙署詣羊肉胡同都中房屋雖極潮蒸者一糊裱裝飾則儼然新屋矣此次所賃屋約在五六十椽庭院寬敞林樹甚多春夏間布葉垂陰必有可觀

二十四日詣瑞鶴莊談即歸檢書將于廿六日移居新屋
近日世界上機巧日新幾奪造化前聞李英言西人有創一脚
搭車能浮海而過豈非奇事

二十五日覽柴虎臣著考古類編

天文災變之說自新大明遂謂果無問于人事然考之歷史所
載亦未嘗無徵應如太白再經天秦二世即位五星聚東井漢
高祖入關孝武好兵蚩尤旗見黃霧四塞五王封侯晉元王吳
四星集牛女隋煬見地于天知遇烈風唐太宗以秦王有事太
白見秦分室祖陳橋之定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是皆驚
在人耳目者也要之星象自變動于太虛之中謂專與恆河沙
數內一世界一國累一家一人閱繫原無是理然亦謂有心
與人事觸合而可引為休咎者所謂機兆是也凡機兆皆于無
心中得之如生日飲酒醉其玉杯元旦趨朝墮其冠頂人每以

為不祥斯二物者何預人事其所以碎且墮者皆人自不謹所
致何足為異然適与生日元旦相值遂亦往、有驗噫知此說
者即知災變之說矣

二十六日遷入羊肉胡同新宅部署一悉大致停妥

二十七日出城拜仲華時已延為稼霖師擇日到館日中至義
善源午飯時詣敝肆歸掃除客室懸名人書畫

書畫篆刻詩賦詞曲皆為五邢之美術精其技者亦足雄于一
時而詩賦及書法朝廷竟用以取士者千百年然而應制之作
漸、精神銷亡故善寫朝殿試卷者必病書法善製館閣詩賦
者必不能為詩賦蓋日習于光整圖美恬熟而古茂蒼勁之意
蕩然無存安得不趨于卑也

二十八日敝肆販書畫賈人來持名人墨蹟示余留教種試觀
之時作日記

祿不足以養人而橫欲責人之廉是猶欲馬之健馳而吝其芻
秣也歷觀古今兩漢及唐宋制祿皆厚至明而始較前代差儉
然正一品猶歲千石俸鈔三百貫本朝則雖貴為宰相而歲僅
一百八十兩俸銀甚與元魏之無俸者幾相等矣是故居本朝
之官而能絲毫不要取者必人之家境極實如張伯行而後可
二十九日趨署夜觀書

以書法取人蓋始于唐唐人選法有四一曰身體雄偉二曰言
言詞辯正三曰書楷法通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是故唐人以書
法名家者最多

二月一日晴論古書又以書畫數十種未有石菴夢樓得天諸
名家行書惟夢樓得天為真蹟石菴一幅疑贗作也又洪北江
篆聯款字可疑惟陳玉方行書羅文泉諸書頗佳又陳曼生及
阮芸臺墨蹟皆橫幅似非偽然余仍以書之優劣為重而真贗

所不計也

二日仲華到館設齋款接坐有秦臣霖伯孟清篁叔及屠停善
芝橋叻各敬

昨論古携來之書畫中又有冊頁四本一方蘭士墨筆山水一
明人陸叔平著色山水一陳元復山水一尤韻夫花卉皆極精
之品惟元復作稍遜

凡書畫碑板花木魚鳥皆怡情養性之物與其擲千金于聲色
淫管中則莫如以此類高雅之玩好代之為得真趣

是晚仲華業頭失去銀鈔三紙計十有四兩不知何人所竊徧
搜家人箱篋皆不見

三日昨聞季英踏車過上斜街車覆傷足遂往視之日中赴憚
寬仲之約于同豐堂晚入城觀書

凡欲觀人之德於其待人見之密人之心於其處事見之現人

之識於其出言見之是故以德取人者決之於平日以才取人者決之於青日以識取人者決之於立談人馬度哉人馬度哉人能兼德才識三者謂之完人有德而無才識者自守而已不能自功于人也有德有才而無識者可辦事而不可論事有德有識而無才者能論事而不能辦事若夫有才識而無德者其才識皆不足稱也說才而已小智而已足以害天下而有餘曰日桐士過覽日本幸德秋水帝國主義終焉鐵必經火之鍛鍊而後成犀利之劍人民必經戰爭之鍛鍊而後成偉大之國民二語雖發于唱軍國主義之人而實確論也乃主大同之說者往往非之忘山曰戰爭非無益于文明然利敗不利勝敗則民恥之取則奮之勤之則智術學業不期而自進勝則民榮之榮則驕之則怠之則智術學業不期而退故吾謂戰爭非無益于國也雖然敗者之利也

非軍國主義者以為世界各國悉指戎備不相猜嫌是謂大同抑知不然大同之說有此理無此事果有此事其亦日中之星乎蓋人無憂畏則心放佚心放佚則志萎靡不求進世界上人不求進一切政治學術必皆退化而大亂萌此矣不觀一人一家乎豪富之子弟必驕淫不知天下有憂畏事也貧賤之子弟往往好學守禮知人生有可憂可畏者也夫軍備為戰爭設戰爭非世界上最可憂畏者乎然而不敢去者非禍之也所以為福也

野蠻世所號稱英雄豪傑樹偉功成大名者追考其平日或少年時強去不修操行無慮恥放蕩恣肆之人忘山曰是不足怪也野蠻世之英雄豪傑與盜賊本無異也甚而運動營皆私于一家一姓無丝毫公天下彼一家一姓者固盜之魁也屠城掠郡而取天下強臣服之追功成而其下之爪牙鷹犬皆謂之然

心英雄豪傑自居矣噫

均貧富之說雖知其不可通然歐人貧富之差程度太遠富者壟斷致貧者無以爲生此亦大可懼也苟縱任富民自由而不加限制則貧民日受壓于富戶不爲亂不止與政府黨人所由作也

一國之財利聚積于一部少數人之手而多數人之購買力極其衰微固非貧者之利亦非富者之利也何也貨物不銷利折焉固無已其惟求售于國外乎此歐人所以競求于世界上多湖商埠也雖然不禁壟斷不爲貧民計吾亦知其不可持久也何也總世界上富民少貧民多富者壟斷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勢必至富者貨物專恃富者銷之於是所售日少而物價跌物價跌則虧母財彼富者能長保其富耶故曰亦非富者之利也愚故居今日不必言均貧富要不可不限制富民使毋得壟

斷縱貧民以智力与之競夫然後可救其弊

五日陰微雨瑞鶴莊過午餐時與仲華談吳曉春事映趨署出城至廠肆購支那地圖晚回寓夜作日記
六日晴風起以廢入庭院觀書

外交通義云道德與法律其性質相近不易定其分界也志山曰是何難區別也道德者治己之法律也法律者治人之法律也處世法律之世界惟賴人有自治之道德而已故無道德之人不可出法律之世界

野蠻世之君主皆視土地爲重人民爲輕故奪其地而居其民者有之不知無人民雖獲土地猶石田也土地雖廣奚益乎常駐外交官之萌芽始于十五世紀之前後東羅馬帝覆沒以前羅馬法皇派遣常駐使臣于康斯坦丁堡薄爾及巴黎雖不過宗教上之使臣實爲今日常駐外交官之起原自是以後其

制度漸為各國所承認直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惠斯脫否利亞
平和會議定各國之勢平均各守境界之主義而 剗外交官
於各國首府一事亦同時議決

七日作日記觀書

日本隅谷己三郎所著精神之教育內云立身之大途有三一
曰謹慎機會之來亟注意也二曰猛勇機會既至盡能力也三
曰忍耐機會未熟貴利用也忘山曰三語誠切要而所譯謹慎
二字在著者原意似未密合擬易以機警二字曰機警機會之
來勿錯過也此為古來英雄傑成大功立大名享大利之秘
胎如英國水師提督迪爾之海戰拿破崙聖韋爾拿多之出險
米國鞠閣多將軍既他阿額之戰希臘地米斯多之戰波斯二
十萬大軍皆能轉危為安或反敗為勝以能察其成功之密機
復鼓猛勇與忍耐之力助之安得不奏績耶雖然非特戰略為

然也美國人烏安打比尔多審知汽船航海之利益首創行于
紐約而獲巨富穀高非卜亞尔摩預測立哪孟多之海落而盡
賣其穀物裝麥伊羅察石油為必需用之品傾產以創之遂成
今日美國斯坦打多之石油社會皆善乘機會之人也非特高
業為然也亞尔機米見杯水而發明物體容積之學額利諾阿
見寺院明燈而發明動搖器瓦特見沸水壺而創汽機奈端見
萍果落而悟引力他如拉卜列斯之於天文科倫布之於新世
界若蘭克林之于電氣甚若見原因皆絕不關係之事而由是
奮造化滋鬼神推測宇宙變移天地功用溥哉故易曰知幾其
神乎

啣鴨水有言曰古之賢智者不待機會之來也於其未來之先
而急捕之是故善乘機會者名為善捕機會蓋與一抄忽聞而
偶懈其注意也忘山曰是與色探之偵盜無以異故名曰捕最

的當之名詞也

忘山曰最可喜者過去已往之事足為鑑也最可尊者現在瞬息之機至易忽也最可懼者未來綢繆不豫悔及也

隅谷已又云凡機會之出現無定場之所在無定時之所限其未不得而知也其去不得而見也羅馬古諺曰汝勿失機會機會如怪物其前毛髮垂其後斷然禿不撫其前毛其逝在倏忽馳馬不得追警察不能捉

八日詣梓潼廟即東西陵工程處日中散余至東西牌樓福全館午餐時見筆友之見春自霖伯時至義善源晤向岷甫選得陝西常武縣米都引見昨始至晚歸夜作南中信札十餘封九日趨署曉還觀書

西書有一故事某國人名安多烏曾受顧于霸諾尔化利耶羅家為洗血之賤役一日見庖工誤污食業急取牛酪于其中央

作獅子象以掩其污既而貴客臨席見之許其竊妙亟詢其人知為洗血役所為以此與我國古時點墨血婦之事相類是日論古齋又持耒何子貞篆聯子貞作篆仍不脫家廟碑筆意蒼鬱超初可寶也

十日聽茗坐有亦元亮伯華甫書衡數人書衡後至向岷亦來近入坐

有耿廣詩稿者者手抄小行書不知何許人後有黃瑞圖跋稱之曰孝章先生稿中有甲申國變感賦殆明末人然亦元書衡皆不能辨其名也又有王芾柳跋跋為蘇州先輩

夜觀書者者設官分職有一職必任一事無所謂差遣也自宗始有其名而與實職離而為二甚至專以事任差遣而實職反同虛設無事可辦非經數名實之義也

十一日覽三國志作日記

十二日詣厚庵復往視中華日中歸子信悔若過哺觀書
法國名儒盧騷能達十八國之國語通三十三方之方言皆於
鍛冶之暇得之蓋盧公少卑賤從事鍛冶之職者也是可見人
患不好學不怠無暇

美利堅南北戰爭後令廢奴制度是役何自起乎起于波斯
頓府木質宿之貧困二少年一名便格星蘭芝一日維利曼二
人皆甚播偉論登諸新聞述奴隸之慘狀遂致鼓動國人之腦
筋而致千古不磨之業

精神之教育云人之生涯積分秒之時而成者也故分秒時皆
宜貴重耶利呼巴立書教人曰予之事業如蟻之為埳蟻之為
窠也以勤勉勞苦思耐勤之而已蓋積一分子之分子一思想
之一思想一事實之一事實而成也曾庸克德有言曰山溜穿
石靡風磨銅無間斷也最可思者分時最可慎者分時惟貴注

意而利用之彼伊植之歌曰丈夫造命運一刻不容肆分秒之
時間偉業基于是所以古聖人競勵其志偶然有怠惰前功
暮然棄悔之復悔之毋視同兒戲吁嗟乎此日大可惜吁嗟此
日大可惜忘山曰金諺是歌畢為之肅然起敬

十三日陰趨署哺觀書

野蠻時代強權常在少數者文明時代強權常在多數者梁任
父曰得幸福之多數少數即文明差率之百分比例雖覽數千真
世運其幸福之範圍愈競而愈廣自最少數而進于次少數又
進于次多數進于大多數進于最大多數中世之未貴族與國
王爭政權十七世紀人民與教會爭政權十八九世紀以來
平民與貴族爭政權自今以往勞力者得與資本家爭政權皆
以多數與少數相爭其初也必詘其究也必伸此天演進化之
公理而亦賴有學理以左右之蓋有學理則多數之弱者敢于

相中而少數之強者不得相讓今日歐美之治皆此一爭一讓而成之結果也又云有宗教家言以勸讓有哲學家言以勸爭兩者相劑而世運乃進焉忘山曰名言

十四日論古齋又送來三種一郵一桂畫花月高宗手題詩一紙校山行書手捲一宗搨御所奉定武蘭亭皆精品索價甚昂檢字畫晚觀書

自東漢王景治河導河東行而河遂訖廢不為患其故安在曰是時河自滎陽入千乘而德棣之閒又播為八水自所淺而力分蓋即法神禹治水之遺意也後世治河無非議疏濬議隄防而已毋肯多開河道以分其力河之所以難治而歲為害者在此

治河宜師王景治滎及漕宜法劉晏

十五日檢書仲巽來新選江西安遠縣兩日前始至自上海余

與經談

昔聞王子蕃師之言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旨哉斯言蓋處今日無教育無政治之世界苟不思所以防人則易陷人于惡非愛人之道也或曰防人者是以不肖之心待人也可乎曰人無德有無克己學問則不肖之心隨時可以起不問其平日人而如何也我防之曰所以泯其不肖之心不使之生是余人之令德也庸何傷又子蕃師之為此言實合于革野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義且與西儒人已兩利說相通蓋無害人之心利人也自防人之心利己也但主利人而輕視利己亦不合于公

子蕃師諱丕聲湖北黃岡人庚辰進士入詞林為先君門下士余從其授讀時方十一歲師愛余甚摯至今不敢忘也戊子秋師拜雲南學使之命任滿回里以所獲廉資分贖宗族而族人

多至相爭反咎師不公無感德者師以是抑鬱病卒年不滿六十
十二日陰過午趁暑晡詣湖廣館成侍御易為其父峻峰先生
稱觴獻壽蓋八十有九矣奉旨重赴瑛林是日召集園大醮宴客
十七日微雪檢書終日

余家所藏書不下二萬卷皆隣居所購置凡經史子集著書之
書幾備彙居以年游宦無暇讀書皆以之餉余故余頗年坐擁
書城此福不易得也可虛度歲月耶

明窗大几圖書羅列階前種嘉花牆外垂綠陰晴訴其中覺字
宙間尚有何樂余今日所處之境亦人生所希者仲華曰人志
有福不知所以享若余者雖不敢謂獨能享福然視彼不知所
以享者差勝焉

十八日詣梓潼廟即歸仍檢書余家借書二百餘種余丙申年
在海上海購也皆金陵楊仁山刻本是時諱復生吳雁舟同過

海上聚談甚樂余之佛經皆彼二人所代購而復生死矣雁舟
官宦劇久不得消息不知何若

十九日晴詣長椿寺是日觀音大士誕也寺僧每歲為善會小
女多往拜者余幼記名于寺中故憶髫齡時年二赴善會今不
到者十餘年矣故僧清蓮余方外師沒已二年憶懷今昔不勝感也
過香英傳以服大丹之旨香英讀經圖已先有悟也香英云余
於鬥蟋蟀中悟道香英慧根絕人可愛
晡游廠肆至論古齋觀書畫見有國朝名人書札二十冊皆真
蹟索價甚昂又宋李龍眠畫羅漢像及唐人寫經墨蹟合成一
幀翁常溪跋其後價千金誠至寶也

二十日檢書

東坡有詩云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是書齋中好景
昔元魏跋板佳問羣臣天下何物最益人智對曰其惟書乎

降勅求書于天下志山曰讀書非惟能廣人之智也且能使人
得非常之幸福焉蓋今之與古人相去千載也不獲覩面也不
獲交談也而讀書則如與古人相見如與古人相語未何幸福
乎我國人之與遠西人相隔萬里也其政俗風土何如也其人物
何如也皆不知也而讀書則如親游其國都觀其形勢如接見
其士大夫聆其論議且不僅見其今人並見其古人不惟知其
今事並識其古事是何幸福乎是故人之求書不觀者皆自福
自不知其也自蔽塞其耳目自隘其胸懷也

二十一日整理內書房余所藏先人墨蹟尚多皆零篇碎簡或
題贈之詩文或率筆之記錄皆珍貯之雖不獲覩先人之面目而
見筆跡如見先人也又先祖補筆公日記三冊詩稿三冊皆手
抄小字極精又先曾祖與伯曾祖析產時所書分撥簿內有高
祖匡公訓言子孫所當世守者也亦在余處又張肖眉先生

詩稿一冊亦手抄者先生謚文節先人問業師也髮戕臨杭城
時闔家殉難無後故先人立主于家奉祀焉文節頗有墨蹟及
所懸之聯屏在余家者余皆慎藏之列置一書笥專貯先代遺物
吾浙人之游學東國者創社報一種名浙江潮蓋仿新民叢報
之作也子穀來未見留以示余
二十二日陰觀遼史地理志

遼雖偏據一隅然傳五六帝歷數百年制度文物頗可觀其疆
域延袤數千里五京並列曰上京稱臨潢府在今巴林南曰中
京稱大寧府在今承德東曰東京遼陽府在今遼陽曰南京析
津府在今順天曰西京大同府在今大同其官制分而南北而
北面皆其族人為之掌其部族及軍旅之事南面使漢人為之
掌治漢人官名以仿漢制雖然使無元脫之為之修史恐中國
人無有追記其事者則有遼一代之事跡亦將湮沒不彰矣

讀船山詩解山長于古風五言尤佳律詩鍛鑄太工反失神韻
余理初癸巳類稿中唐書與版志書後一篇於婦女纏足之源
流考証極詳謂纏足之始于南唐而大盛于南宋然初猶前
銳而向上其後乃平直繼乃向下皆確有引據閱其書自知也
二十三日親皇侃論語疏乃何晏邢昺注疏

皇侃解節用而愛人句云雖富有一國之財不可奢侈故云節
用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余謂深得聖人之意
精神之教育云工業家以最低之價格最短之時間而生需要
之品商業家以最低之利潤最廉之價值而通有無之道忘山
曰工商兩家遵是而行皆是以致富天下事莫非積少成天
積微以致著也

英國顯理八世之時郵書之表曰汝母失時失時即失汝生命
夫失時何足以失生命而竟有其事見于史傳者如西樵奴蓋

世豪傑得一羽書未即開讀遂臨元老院斃于刺客之手前之
羽書即告刺客隱謀者使常時開讀可免于難大佐拉爾軍于
多連頓耽博事得華威頓渡者拉河之報不即開讀而全軍覆
沒身死故一時間之頃或敗之大關係也信哉

額科林坐席止奴隸之事下獄常自言曰患難之友予有二人
一財良心君一財愉快君也

二十四日親書過午詣湖廣館觀劇是晚汪桂芬演唱日蓮救
母韻格超勝孫夢岩謂為字掬九成字

二十五日詣沈子培談子培新授江西廣信府將履任也子培
云廣信從前有一奇聞見于宋人官書中即浸鉄成銅一事蓋

某處一地湧泉成池鉄入能化為銅今已久不驗矣不知此天
然水質耶抑當時別有秘法使之然也今其遺跡尚可尋求到
彼當徐訪之

我國數千年來非無獨闢新理創新法之人其所以不傳于世者以國家無專利之法律也故往者秘其口訣為自營溫飽計不足怪也間有密傳其徒一二人者然久之終不免失傳是以世界不能因之進步子培云

昨詣啟群見戴文節山水手卷及吳漁山歷栢樹園晴赴惠豐堂齋飲晚歸觀書

余素惡王安石張居正皆祖申高之言其學術卑不足道而世無以余言為然者船山竟先得我心其通鑑論曰申高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今南也况今張綱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又三申高家不容掩之藏李斯荖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高害曰有天下而不忍睢命之曰以秦為桎梏此皆法家之宗旨也又云任法則人主勞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名信

精神之教育云謙遜之德如空氣之滿園其中雖無一物而人自覺其快樂

又云但問汝心之老少不問年齒之稚尊其心少者雖老猶少年中歲之可死月之可死時之可死故人雖少不足恃雖老不足懼也但使一日不死猶可作一日之少年雖年老而此心不可衰也

二十一日晴論古復以書畫來有董香光仿倪山水價百金陸道淮山水小品劉石庵行書留觀之晴觀毛西河論語稽求篇西河解為政以德章極確當謂北辰以德眾星比政一德既立而眾政具舉譬之天象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細舉而目張也論語凡言譬如皆望頂上文未有正言一意譬語又一意也此是西河獨得處

二十七日覽漢書地理志漢之會稽不在越而在吳漢之益州不在蜀而在滇其沿革不同如此故治史學者不可不明地理詣東城賀那琴軒嫁女又訪子毅及稚夔晚歸車中觀書精神之教育之有如何之才能必有如何之機智以運動之為無機智雖有才能不可必其成功也志山曰機智殆由天授非學問所能成就也故華孔嘗謂勉學者學問之功用耳至於觀察所得之機智雖有良師莫由教之也云云然機智與前之機智稍有別警者覺察於事前智者運用於臨時

又云機智者五官外之感覺最速者也非眼明耳聰之可擬也有觸斯覺有感斯應歐州名將烏伊利馬謨之征服英國也捨舟上陸撲於地彼即握土沙而大言曰英國土地入余掌握中矣士卒聞之奮勇轉敗為勝彼之機智也志山曰此與我國宗叔青事相類青征儂智高將出師持百錢拜祝於天曰此行

獲勝則錢擲于地面文嚮上者過半擲之乃一一嚮上軍士大悅遂前攻智高大破之實則青陰教人鑄錢令面背如一也日本豐臣秀吉出師代明亦持錢祝天事與秋青暗合

余素不解常識二字今始知之蓋常識者常注目於社會人間多動靜自然而得之智識也

二十八日讀論語觀漢書及通鑑論

船山雷明末深惡滿人入主中國故於夷夏之種界辨之甚嚴而痛詆婁敬教高帝遣女媯匈奴謂自是內地女子婦于胡者多矣亂夷夏之種罪不容誅又云胡離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駭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以佐其所有餘故對淵石勒為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凌操懿而駕其上亦歸罪于婁敬教頗新

二十九日陰視論語註疏趁暑時閒估三聖詣訪之不過連日

定

城內外人多患瘰癧不鮮其故殆少而使然過麻肆以鬱華集
西齋偶得及說文通訓訂聲歸鬱華集長白威呈詩稿也西齋
偶得亦蒙古人所著考據書也歸觀通鑑論及精神之教育
忘山曰君子之自重自任正與小人之自暴自棄為反比例惟
其自重自任故人皆尊之敬之惟其自暴自棄故人皆輕之賤之
隅谷已曰富者社會人間所最重者也人之生命獨立教育修
德美術皆必賴富以輔之賴富以保之養之蓋進化之階級也
故文明現出之時必在物力裕餘之後雅興之文化達其極點
即雅興之文化達其極點之期也羅馬之壯美極其高度即羅
馬之富極其高度之期也

又云古語有之無恆產者無恆心不為境遇所困者惟聖人哲
士能之普通之人常因貧窶之悲而惡力增長

又云財寶豐衍非富也土地廣大非富也人民繁庶非富也投

金錢以恤人斯為富矣投金錢以購安甯斯為富矣聲者耳之
替者目之跛者足之斯為富矣忘山曰所以貴其富者貴其有
力也有力而不用與無力同則守財虜耳與貧者異異

三十日親皇侃論語疏及通鑑論

自來論鹽法者莫不謂天下皆私鹽天下皆公鹽矣故鹽宜聽
民之自煮自取自為賣買公家但收其稅而不必專其利此論
鹽之最高者也船山之意獨不然之彼謂棄鹽利以予百姓
名至善也實則為豪民富戶所擅奪壟斷而已貧者之需其利
亦僅矣利歸私室反不如在公家也公家取其利尚可以佐軍
旅教育及一切行政之需稍有益於眾百姓非一人一家之
私利也使為豪富所壟斷則反是忘山曰所見不為無識
三月一日昨雨於夜晨起微晴讀通鑑夜作日記
隅谷已曰以勞動為職業者屬敗小人之寢言也昔羅馬之制

度農夫可為將軍退將軍而仍為農夫合農夫與將軍為一羅
馬之所以疆忘山曰農夫者供給系統之一分子也將軍者督
制系統之一分子也重督制而輕供給人將皆趨于督制於是
供給之人日少供給少而國貧矣如我國今日賤視農工商任
意侵削而優士曰可以服官也又聽民捐輸以入官於進仕途
擁塞天下人爭入于督制系統而有兩官管一百姓之語朝廷
專設官以養游惰國安得不貧

又引古人勉志詩云前途靡止境進德無窮期勉哉亦青年勞
勳無失時一境復一境嶮巖安可辭嶮巖歷已窮蕩平任所
諸葛武侯黜李嚴而嚴不怨巴尔克彈劾蕭鞠斯而蕭鞠斯不
恨皆公誠之足以服人也

二日雨讀通鑑是晚幼珊過談至夜深去
三日晴出城車中觀書

我國儒書最重德行之感化如陳仲弓如王羲之皆卓犖千古
者也歐洲亦重品性曰品性者最大勢力也西儒卡爾又云品
格者如春風之胎蕩也感之者無不感化焉又云品格者有免
危之時堆如法國內亂初起之時大家小戶皆被其禍孟與閉
門不出無敢擾之者故有品格之人暴徒亦敬服聞古今史乘
以品格免危難指不勝屈忘山曰此類事我國歷史亦多有之
道德感人東西皆同也

哥尔列多答曰國之疆弱視其民之品格何如品格如金城鐵
壁不可破者也至言

谷隅已曰人無品格如建屋于砂旋築旋圮也人有品格如築
室巖上洪水不畏也

捕飲于同豐堂見一同僚者滿人名福蔭字際雲自云不能如
葷魚肉入口則嘔自知已然俗稱胎素是也前在海上海孫家

見一彭姓者忘如之志山曰胎素為天閻相類一生而不能食肉一生而不能娶妻不解其何故或前生之犯淫殺過重晚年懺悔轉世而得此報未可知也

四日晴詣于公祠鄉人壽祭晴往謁袁慰帥未見暮歸星輝之妻余堂姊也嫁三十年生四子而夫其三以痛子故抑鬱成疾今年二月間沒此家鉅富夫婦皆勤儉親族貧者贍助無吝色碩運厄至此豈無天道耶余製挽聯云福德冠姊妹行憶當時曳珮如雲廿載飄零多淪異物仁儉負親族眷痛此日驂鸞不返九原憶恨猶為佳兒

五日得瀾妹信知母親於昨日由杭啟行向午趨署又往視向岷映飲于致美齋遂詣佑三見壁上有木刻錢南園對極佳曠往觀劇暮歸夜作日記

西儒揆紫曰失敗者成功之大道也既經失敗而後若見其虛傷而後愈求其真點屢經試驗始卒底於完全忘山曰天下百事莫不皆然即以寫字作文論未有不拙而巧由劣而優人不可因其初之拙也劣也遂自畫謂永不能執筆作字及綴字成文也惟不憚其拙与劣而優巧之境將自致若憚焉是終不能自致矣

人有平日熟誦兵法委其治軍一戰而覆敗有平日研求吏治奉為守令而措置乖盪有平日精究醫藥壹為人瘡疾往往殺入豈所學竟不可恃乎忘山曰非也天下無福何種學皆不知行二途誦之平素者知學也用之於臨時者行學也知學而造雖極深而行學猶淺嘗者安能責其有效乎故醫家必取之臨診者兵家必取之居行伍者政治家必取之熟練辦事者知行兼進乃為有學可信用矣

六日書晚聯又為藩卿友心如寫七言聯即用陸包山畫所題

唐句云秋館池塘荷葉後野人籬落豆花初論古齋又以書畫
來無當意者明應霖伯過談久之去

余女弟澗如之婿張稼霖名端理勤果公子幼不喜讀書嫻武
藝好談兵法在杭州日與市井無賴往來無賴亦多數黨曰紅
幫曰花幫編幫相仇視或結羣鬪毆無虛日稼霖竟為紅幫推
為首領乃陰部勒其黨如戰陳稼霖難勇悍而心慈遇街衢有
不平事輒為人報仇有俠義風去歲余來都供職借稼霖俱東
稼霖以文功蒙恩特賞員外郎余不願其驟分部延師強課其
誦籀使通文義又限制之除休息日不得出門稼霖亦俯就約
束焉是晚忽告余曰某志素定願入營伍中統士卒為國效力
不樂就文職今強我讀書無益也余曰尔欲為將亦知為將之
道乎稼霖曰縱談攻伐戰守之略及馭士卒之法皆有條理余
大驚曰尔何由知之答曰余嘗讀兵書故講之熟余歎曰賢者

固不可測張勤果有子矣乃謂曰今以後聽汝專讀兵書習韜
略惟亦須明地理知險要方可勝大將任勉或勿懈以就汝之
志稼霖乃大喜

七日晴藩御過飯後起看晴歸觀書晚作日記

忘山曰行學與知學其量之程度階級皆相等各占學問之半
故不可有所偏重稍有偏重則其學不完全矣然世間往往有
偏于知學而略行者謂知居九而行居一又有偏于行而略知
者謂知居一而行居九皆非也蓋知行交相為用因知而行因
行而益知闕一不可陽明先生主知行合一之說當矣
初從事于知學者必多疑初從事于行學者必多敗然因疑而
知益進因敗而行益進

西儒著書每以刪改之次愈多愈可貴
見精神之教有二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厭精之謂也今人不肯著述便欲刊行

騰布以釣名譽往，因其說不精而誤人者有之，後雖追悔無及也。

陽谷子曰：忍耐是人生第一良藥，可以抑怒心，消嫉妬心，制誇慢心，驅斷惡誘，遠其迫害，又可以佐勇氣，和苦痛，增喜悅。凡天下不能成之事，惟忍耐足以成之。

如哥倫布之竟得美洲，伏爾度經失敗，卒能成之者，忍耐之力。見教育精神二十一章三十四頁。

又曰：流轉之石不能生，若定易之人不能成功。

巴爾烏亞曰：忍耐者征服運命之軍隊也。心靈者征服物嗜之元帥也。

陽谷子曰：凡立言必直截簡明，則易動人心。如水之一時迸射，其勢之猛，大莫能禦也。

忘山曰：天下萬事萬類，其初心甚簡，久而推演滋生，則必甚繁。莊子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宇宙之公例也。是故世界

愈文明，則一切事物愈趨于繁，而向之簡陋者，遂變野之談矣。雖然，繁者簡之所生也，繁子也，簡母也。故天下萬事萬物，雖曰愈于繁，而制之必以簡。譬諸種樹，萌芽時甚簡矣，年滋月長，枝葉扶疎，繁矣，而視其根幹，依然簡也。伐其根，則枝枯而葉槁矣。

人奈何貪文明，而尚繁而薄簡哉？

八日晴，天子奉母后謁西陵，晨刻出永定門外，登汽車，車余偕。稼霖往視旌旂，搖曳五六十里，皆姜袁練軍也。左右荷鎗排立，直至午門外，不絕，給七八千人，百官跪送者寥々，車中龍繡黃裙，陳列精麗。

日中，與稼霖飲于魁元館樓上，飲罷，觀劇。晡，余先歸，觀書作日記。

忘山曰：汝欲立言，須破文章；汝欲立功，須破利障；汝欲立德，須破名障。惟文足以害言，惟利足以害功，惟名足以害德。

九日薄午，設讌江蘇館，為沈子培、褚百鈞、饒行坐，有錢叔楚、沈

二七

子豐徐藩鄉相也異方晴霞夏厚蒼米桂柳哺各散因至義善
源迴車廠肆看書畫有元趙松雪墨筆山水及本朝張劉錢楊
子鶴山水冊葉子鶴石谷門人工畫牛其山水筆意沈鬱蒼潔
與陸道淮齊名道淮亦學畫于石谷者也劉錢畫二十葉皆題
司空詩品畫筆雄闊可愛子昂畫未知真贋然題字秀勁有味
似難偽造晚歸觀書作日記
機釣夢曰天才之九分出於精勵也隅谷已曰好運者精勤之
結果也忘山曰但患不精勤不患無好運
馬利卜蘭西曰凡一真理必欲捕之捕而得之則必再探索之
此教人運思求理之法

忘山曰必積數十年之學問思想而後一名儒必積數十年之
艱苦磨練而後成一良將此數十年中西人謂之潛勢力蓋與
此力則必不能有所成就也故云潛勢力者一種不可思議之

大勢力也信然

十日觀書

董仲舒上漢武帝書深知法家之弊其言曰申商之法韓非之
說彘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
飾虛辭而不願實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忘山曰彘名而不察實
一語中法家病根

過午詣沈子敷弔其夫人之喪遇天津一胡君 先人門下士
五年前與余及勉齋湖上飲酒樂甚今又相見憶往事如目前
也哺至土地廟花廟中購得海棠四株及雜花數種因往遊陶
然亭與諸僧談諸僧多六十餘自云住持其中已四十年又云
是地舊名慈悲庵康熙間首漢陽人江藻因監修天壇工時來
憇息遂於寺後築屋數椽推窗望西山飲酒賦詩陶然亭也因
題曰陶然匾字猶在貌陶然亭又貌江亭昔明時亭之四周地

皆高与庵址相等後以修陵廟盡掘取其土深及丈餘遂皆窪
下橫經數里因名下曰南下窪而是庵獨巍然無恙也此陶然
亭原始姑記之

日西斜復游龍泉寺与僧道興談佛道興曰釋教至今亦衰微
極矣無人起而振之奈何振之之法亦惟有興教育而已前明
鬱林禪師創釋氏學堂于金陵其後人才輩起如慈山紫柏雪
浪皆其卓卓者也

晚赴羅莘甫之約于福州館与子毅諸人縱談

十一日晴看園夫種花觀書

十二日論古復以書畫未有了南羽松蘿曉日園王三錫南山
積翠園及文伯仁山水手卷皆價甚鉅飯後趨署車中觀報
康德之意志人甚學問集倍根笛卡兒兩人學派而折衷一集
為歐州近二百年來之大儒其檢點哲學分為二大部其一論

純性智慧其一論實行智慧前者世俗所謂哲學後者世俗所
謂道學而康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新會梁氏之讚康德曰以康德比諸東方古哲其言空理似釋
迦言實行似孔子以空理貫實行也似王陽明以康德比希臘
古哲其立身似梭格拉的其說理似柏拉固其博學似亞里士
多德其在近世則遠承倍根笛卡兒而統而去其蔽近擬謙謨
黎菩尼士之精而異其撰下開黑格兒黑拔特二派而發其華
二派一主唯心論一主對唯心其政論与盧梭出入而為世界
保障自由文學与基特调和而為日耳曼大群名譽康德者非

德國人而世譽人非十八世紀之人而百世之人也忘山曰惜
我輩不通西文不能親讀其書僅見其再三譯之緒論而已
康德曰吾人學問智慧之作用必有賴于空間時間二者如畫
工之有練紙諸種之色相出現于其中

康氏謂真學術者必自考察之作用始所謂考察者在觀察底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給不易之公例也求此等公例所憑藉者有三大原理一曰條理滿足之理謂甲之現象其原因必存于乙現象之中彼此因果互相連屬也二曰底物調和之理謂凡有現象恆相諳相接未有突如其來与他現象無交涉者也三曰勢力不減之理謂凡有現象中所有之力量常不增不減也志山曰此三大原理一係與第二條似無甚分別蓋因果互相連屬一曰與凡有現象相諳相接未有突如其來三曰是一意然而康氏別為兩條說者當自有相歧之處任之不能深解而強譯之反使人不明以余意度之條理滿足一詞不得以甲象乙象互相連屬解之蓋謂天下底物如萬樹林也遠視之雖蒙密重似并作一團而其中根幹枝葉自然分布井不相紊亂所謂條理滿足殆是此意然後與底物諳和有殊也

康氏又謂凡宇宙間樊然淆亂之底物實皆相聯相倚成爲一體譬猶大網罟其孔千萬實皆相屬一氣或離惟然故世界底物皆相紐結相維繫而無一焉得自肆者夫是謂底物一室不可避之理志山曰視於是言人尚可妄言自由以害人之自由乎噫

補請福州館勉丈與厚著勉哉公謙百約子培及錢叔楚余亦倍飲晚入城

十三日向岷追補去請通鑑是日得上海寓知母及瀾如妹於十五乘泰順船北行

昨聞叔楚自言在廣西容縣謀巨楮甘木事甚詳甘木者以辦團練爲名糾積三四千人盤踞某村中橫行無忌百姓受其毒害者數十年矣集控大府故省會皆知其人亦欲按問之終以其強弗能制會黃槐森巡撫廣西而叔楚適以知縣候補省

中黃公知其能乃因容縣人復有控甘者命叔楚往按其事叔
楚一書生也年少素未知名且所携卒僅二百人故為甘所輕
其未入容境也訴甘者不絕于路叔楚盡却之曰甘本乃好人
汝圖兵衛鄉里胡為寃之我來辦他盜耳既至招集紳耆密詢
甘所為盡得其實又捕他匪誅數人甘始稍息叔楚乃布其黨
阮諸險要叔楚遣得之使人謂甘曰我來此不勝繫帶釋竭矣
無以贖罪矣甘乃餽白金二百又使人告曰馬病無以乘矣甘
獻良馬二叔楚陽喜曰我固知甘君奇男子今果然遂約日趣
其來見甘笑曰我不敢來乃鄙夫也遂忻然往從者數百人皆
持兵叔楚盡止之門外獨延甘入勞苦如平生憤謂曰閩某地
有盜梟悍我兵寡恐不能制今欲會呈下共擒之遂問左右已
完具否須臾衛卒二三十人皆結束佩刀出叔楚搗之曰尔等
隨甘去人往捕賊不用命者斬吾手書誦付尔遂趨入又回顧

曰尔輩為何等人見甘去人獨不為禮耶於是衛卒並趨前屈
膝唱曰請甘去人安忽有厲刃自後飛出斷甘頭甘身撲地血
湧叔楚呼曰為我出殺賊黨吾已調官軍即日來矣衛卒踴躍
出擊賊衆猶抗拒乃取甘首拋示之曰甘本已伏誅餘黨不問
棄兵者良民移縣門外賊謹然奔散叔楚遂率城守兵出南門
直搗其巢沿途遇賊黨盡擊破之而賊老小聞之潛遁去守衛
皆散賊所居為空窺視之見壁壘嚴整鎗彈火藥貯藏其中者
不可勝計歎曰使調大兵圍其村非十日不能破也遂以甘所
餽金賞剋殺甘之壯士斂兵歸百姓懽呼相慶亡何事聞黃公
黃大稱賞之為電奏朝廷時戊戌秋八月事也

十四日往視荼相疾至門則車馬喧然疑有異問之則荼相已
于辰刻薨矣時未携素服遂不入往喜鵲胡同見蔣恭臣又至
外部見謝豐鎬繞道正陽門歸部署行具明日赴天津

十五日薄午借務察請前門外登汽車俄而機動輪展晡到天
津居長發棧余即訪筠青不遇暮四晚殮後筠青來從談夜深
去余靜坐觀鬻子終卷

凡人悟記二性非僅讀書之資也要做一好人亦不可須臾離
此二性也蓋無悟性則有過而不自知無記性則知過而不能
改故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
如此生之謂大忠

許百姓以公舉之權設西良法也而鬻子悟之詳矣其言曰民
者極愚也雖愚明主撰吏必使民興焉又曰民者至卑而使取
吏焉必取所愛十人愛之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吏也
千人愛之千人之吏萬人愛之萬人之吏也

道也者混言之也析其道則有理焉理者道之細者也析其理
又有數焉數者理之細者也故鬻子曰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

後有數鬻子文王之師也

十六日訪筠青飯後而止晡與同游津市津中自袁慰庭行操
切之政致商務大壞民間怨恨入骨慰庭嘗言有官民之心哉
特不知政體強以威權干涉民間之瑣細欲救之反以害之耳
十七日晴往渴悶道唐少川其治所即前李文忠任北洋所居
也東偏廳舍懶于火非復舊觀矣日中至義善源視向岷尚熟
眠見余至始披衣起余因留午飯晡回客舍晡復與筠青藩佃
出游

有離妓貌似畫中美人歷年所未遇也名金壽又有一人貌亦
彷彿皆津地人北方竟有佳麗

十八日開泰順船十九到乃命僕將竹具下塘沽余仍造筠青
談晡坐晚車去所過郊野青翠滿目蒼花盛開不減南中龍華也
十九日塘沽居一日嘉順船未至聞極夜與穆霖談笑成趣

俗云忠厚者無用之別名也抑知不然忠厚者未必無用無用者不必忠厚蓋所謂忠者不偏邪之謂也厚者不利薄之謂也世固有至愚極頑無用之人攘取忠厚之名然而其行止偏邪居心刻薄自若也又有聰明機變善用權術者而觀其行止不失為忠推其居心仍不失為厚者矣要而言之忠厚者德也有用者才也世但見人之才德不兼有者多遂疑才德不並立如物之柔能兩大於是指無才者即許其有德見有德者即疑其無才此忠厚所以蒙無用之誣而無用又足以標忠厚之美噫人固有以詐行其忠者如齊武邑比院之判各黨是也以薄行其厚者如漢許荆之奪諸葛產而卒歸之岳也若而人者皆通確達變以不失其經者也

二十日借霧霖乘天津開泰順船侵晨已至乃復回塘沽迎候薄晚肅順入口過塘沽不停輪又於三里泊于中流余與穆霖

乃駕小舟溯流而上時夜黑星露滿天相續登泰順船見母妹惓然笑語益引又幾半載矣是夜宿舟中

二十一日薄午舟抵紫竹林乃隨母登岸皆藉佛照接

二十二日晨偕母妹諸人登汽車望北都進發至黃村忽遇前郎來附車行因坐而縱談

前郎述一友人之言曰我國百姓之視外人始終不以人待賤之則如狗彘畏之則如虎狼卒不免自尊自大之習然我前郎狀貌樞厚曾英偉備出言太輕言事太易我國難得一好人而求全責備良難

甫到京乃先歸寓所候迎母妹入宅庭院中海棠盛開余出京時猶未舍苞也以天氣驟暖之故

二十三日聞估三粒是日早車隨穆貝子行蓋赴日本宴會也余因至正陽門送行冠蓋如雲皆爭送貝子者貝子亦至余先

去視渭東渭東至都已七八日矣與朋談渭東云予所賃屋我家舊居今重來猶擊築記憶中偏園也北駕之屋我讀書之地也時方六七歲可謂強于記矣余亦能記六七歲時事即三四歲時猶有數項事印于腦者記力之遠早幸乎天也余生于東單牌樓頭胡同今其地已剝平多起樓閣居外人不復可認余記憶前巷內有馬姓家門外繫一猿以守門余幼中同司惠英堂年五十餘自云三十年前示馬卷以此事詢之黑然又記東四牌樓賣餅者之婦無故逃去其夫怒而追回又記隨女僕至某家閒坐忽聞房內禁人出但聞鼓聲鑼聲刺以聲自牖窺見錄與入門蓋其家婦女也又記慕先手執紙寫向其索不予余必欲得之兄乃奔入閣者屋中置最高處拍手謂余曰此矣此皆三四歲時事也余亦可謂強于記矣

昧訪嘉臣即歸觀書作日記

二十四日命僕備送菜相賻儀掃除西廂張書畫有張孝達書橫幅字拳松雪動逸有趣致又慎毓林為張肖眉先生書聯句云不欲請人貪客至慣違作答愛書米以高人通病也論古來閱其書畫無佳者余以先人所畫團扇面及與人唱和詩手自書者嚙編古拈去為裝潢成冊頁又先祖墨跡零箋片紙亦令裝裱免遺失是日補作日記

二十五日詣崇相奠祭繞道訪子穀晤嘉臣因出城詣渭東已他往聞其游徽肆遂往踪跡之見其車在也車走云向西散步不知所適使人徧尋不得余在翰文齋小坐遂入城

都中之有徽肆猶歐西各國之藏書樓也文人墨客好學之士所游集焉又好古玩好書畫碑板者亦樂往搜討漁樵頗多逸趣其地在元時名海王村見順天府志

二十六日陰渭東過談自云來都七八日、游北里覺其惡濁

今人生嘔其視南中之芳潔溫雅者遠矣念曰南方人柔媚多飾情貌且高自矜重俯視諸客其氣習亦頗戾人不若北方之伉爽真率其款密也低首下心恐失人意雖然其語燕語畫畫哀鴻鬢影花香微尚苦海故園有向云春生粉黛含愁色風動絃歌雜怒聲蓋紀實也

倡使東西國皆有然彼皆其女子好淫者樂為其事非愛人之強逼者若我國則皆因貧困為父母或兄弟所販買遂勒使充奴稍不畜意鞭撻隨之或用非刑如拷重囚蓋我國使女之苦與美國之黑奴幾無以異

補觀書夜與仲華縱談

詩根于情文根于理情積之久者為詩其詩足以動人理積之久者為文其文足以傳世雖然動人非詩也傳世非文也理也無詩其情不宣無文其理不達

詩文以情與理為骨而其飾語外也則有聲有光有韻有味有趣二十七日下午後趨署補訪渭東與偕游陶然亭

凡人有無窮之懷抱無理之志量者每見奇山麗水則忻然曰此足以形容我胸中所有也聞象竹哀歌則曰此足以傳寫我胸中所有也彼想夫牧豎歌童舞女又奚知

暮饌于同豐堂李英在坐

二十八日晨詣梓潼廟工程所寂無人乃至大學堂與六橋示元談白午復往工程所待陳兩倉不至腹飢遂歸觀書

三代以後官家所與民交涉之事以斂賦稅決獄訟二者為最大而賦稅之苛擾良民獄訟之拖累無辜所常有之弊害也欲免苛擾莫如易繁瑣為簡便簡便則民少見吏矣欲免拖累莫如易遲緩為敏捷敏捷則不延時日矣雖然玩忽以為簡便不可也武斷以為敏捷尤不可也自受職于朝必謝恩君受推戴

于下必封賞皆非也是皆貪爵位為己私利宜其德人之極已也夫君之權任其臣以事託其臣也臣之擁戴其君以事託其君也君未見有以事託人而受託者反謝其託之之人有之其惟我國君臣之間乎船山譏漢宣紀定策功加封霍光以為失君道噫豈特漢宣為然哉古今多矣

二十九日陰詣龍泉寺方勉文為其尊人追慶百年壽同鄉諸友咸集憚君益聲携所家藏南田老人山水畫冊蒼潤勁秀可寶重吳子修携來杭荃甫先生山水亦悉真蹟

補詣施家胡同訪渭東微雨晚復曬于同豐堂

四月一日趨署中前有堂期逢三六九堂司將集辦公到者頗多車馬盈門自改常川入署而每日不過三五人至多七八人甚至堂官到署四司無一人欲求認真反不如前矣蓋工部近來實無事所辦者皆例行之文書凡朝廷有大工作皆歸揀

大員工部若無與焉余謂古人有無絃之琴無字之碑今又有無事之衙門一笑

補都水司公謙闔署人于同豐堂余與鶴莊仙竹等將往赴約出門兩從者馬逸至城門駕車之驟蹄故後至飲罷而長遂歸

觀書

道失而後有德，失而後有仁，失而後有義，失而後有禮，禮失而後法，法于法而弊極矣，弊極則救之以道德，所謂物極則反本也。汲黯用黃老為治，所謂對症下藥，深得施治之術。而船山詆之不遺餘力，何也？且汲黯之忠直，不以為傲，忽則以為滅私忘反，於張湯、公孫宏二人語意之間，每多怨詞。君子所不取也。

船山褒郭昌之言，定往頗切于今之時勢，惟英高帝之困辱高堂，則與今為反比例。

二日晴風觀先能子新民報極稱死能子一書以為可與梨州
待訪錄相頡頏余讀之而無以異也但拾取老莊之唾餘且略
無精義惟彼知形骸自然滯而死者所以能操而趨馮于存不
死者耳則頗通死生之說

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人能以有心法衡與鏡之無心是謂
聖人

漢昭帝以十四歲兒能察燕王旦上書之詐可謂聰明俊傑之
主矣李贄皇云雖以周成王之賢猶有慚德信然惜也昭帝年
祚不永今聞弗彰于後使天假其年豈在宣帝之下哉
高帝時商山四皓嘗出保太子盈而敗如意權呂后而殺戚姬
一家之事何與天下吾利一人必損一人吾生一人必死一人
四皓亦當自悔其輕出也先能子責其廢人全己殆非殺身成
仁則太過

子穀過談余以鄰居寄來巴黎名勝圖冊示之皆以光法留影
著紙者觀之不啻親游其地余謂外國文明已極人力太盡遂
致奪天地自然之趣故其風景有不逮我國者晚出城觀優夜
譙于聚慶堂

三日大風詣工程處歸與仲華論神仙

凡人于耳目所不經見理想所不能到即疑然斷為烏有是其
人必無識也天下之物無窮豈皆我所能見天下之理無限豈
皆我所能知故必虛其心澄其慮一加以窮究不能決者闕
其疑焉夫然後免于自畫也神仙奇幻之事見于古今載記及
流俗所傳為人所目眩者不可勝數今欲以一人盡抹殺之曰
皆妄言也可乎昔者子實不信鬼神其後親遇見怪事始翻然
信為必有而撰搜神記然世間能親遇者有幾人彼不信者更
以子實為妄言矣噫

專信人之耳目而內無以自決者是己為人之奴隸也專信

己之耳目而不信人者走又以己為己之奴隸也不信人亦不信己信人亦信己斷之以理是謂中道
四日親書風止

斯密亞丹論節儉為增進國強之泉源曰惟儉足以獎勵儉而後母增母增而後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蓋節儉之家歲有所餘區以為母以養勞力生利之功一養之後歲已無窮也轉為貨之復轉為母一國生利之民皆將賴之至言也譚壯飛作仁學痛詆信德以為有國者當尚奢余曾駁其說蓋被茫於計學之理宜持論如此

我國之軍歌創于五代時唐莊宗見五代史補余所未見新民報中言之

凡立憲政體中規例政府遇議院人之反對居多數者而猶於執所信不肯變移則所以待議院有二法一則停會大則解

伍

散停會者使議員再熟思其利害也停會之後而議員反對如故則政府謂此不過代議士之偏見非國民真意於是解散現任者而命全國人再選議員重開議會使新議員之反對政府者仍居多數則國民之意嚮見矣於是宰相不能不辭職此一宜之法也日本即慣行之見新民報

趁暑晴出城游于廠肆觀王石谷諸人山水至菴文齋遇武昭齋見殿板開花紙印御選唐詩極精是晚少山約飲

五日作書寄南中向午驅車出宣南內赴陶然亭滑東少山試甫少如皆先在俄賓朋相繼至約十餘人始角拇戰又為樽蒲戲俄陳果鎬情飲時遠山橫翠叢葦搖風水色澄明蛙聲煩碎酒半散步檻外遙見雲光塔影與林樹樓閣成一圖畫日暮者散夜與仲華談道

六日署中改早衙故晨起即往長官已散乃往視渭東尚眠未

起渭東到京後日沈迷于賭博其非是不樂也天下極聰明人不能無所耽著往者明知其非力不自克忘山曰是非英雄之所為也惟英雄不肯能戰勝人但肯能戰勝己今知非不能改是不能勝己也何足為英雄

天陰風起過廠肆購得政教進化論及土耳其史歸與仲華談仲華觀余日記余日記又問斷十餘日矣乃取筆補記至夜深始眠

七日晴風不止補日記畢廠肆會經堂書寶携來顧黃公集及空山堂金石考又墨池編余皆留觀之

補厚著述論及俄人以為自古強秦之勢懼其併吞各國成其統余謂不然俄非秦比各國亦非當日六國比蓋凡國家專制之國易滅民主之國難滅民主之國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非盡殺其人其國終不滅也豈若專制國但滅其一家一姓即

為滅其國矣各國大半民主國俄之力豈足盡殺各國之人哉且彼其人皆聰明俊傑極毅之士豈若愚頑疲弱者可易犯哉俄之可畏固以其專制也惟專制故能以一人喜怒而妄動兵變然此惟其專制而愈不足畏也何也彼俄國之民亦沐歐西之文化聰明矣後傑矣極毅矣受其君之壓制積不能平屢欲刺其君顛壞其政府無日忘于心也使俄之君福張大其威力以與各國角勝稍不內慎而國民叛之俄之滅亡在眉睫矣其如各國何哉

八日晴詣梓潼廟因至喜鵲胡同晤陸勉齋借其大陸車中觀之孔子為我國數千年之偉人如印度之有釋迦牟尼耶教之有基督回教之有穆罕默得希臘之有蘇克萊柏拉圖亞利士度德人之各自以為生民所未有卒之不能評定其優劣而輕軒其向也陸象山曰東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聖人此

心同此理同以宇宙之大生民之繁而謂古今中外惟有一教
主必欲強人以從我可乎大陸報論儒家之思想編列西儒者
家評我孔子之言可取而觀之也其中有極尊敬我孔子者如
飛克比那頓氏愛德根氏約翰遜氏亞歷山大氏是也有貶議
我孔子者如西里大之哲學史乃耳德福克社氏是也有且褒
且貶者如雷格氏多麻斯氏是也

昨訪同豐堂李春卿約飲間俄人為東三省事又肆要挾各國
不許

九日趨署又赴水司同僚之約席散訪吳子修小談即往觀匯
東與同親劇晚歸

人與人相羣而成世界所以維持此世界者曰情與理二者而
已情出乎天理出乎人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故重以情相感
君臣朋友以人合者也故貴以理相守雖然以天合者非盡忘

理也要不可離情而言理以人合者非略無情也要不可背理
而任情

家族以天合者也國家以人合者也父子兄弟相聯而成家族
君臣朋友相聯而成國家後世不明家與國之界混而為一遂
以家長主義施用于國之政治而百姓莫不戴君如父則大悖
矣蓋一認君為父則雖極暴虐之君亦不敢不為其子其弊致
令獨夫民賊無忌憚于天壤間矣西里大以是識孔子非知孔
子者也孔子未嘗以人合混天合也特未明言耳孟子特昌言
之曰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以印孔子之宗旨也

十日往謁馮夢華師復詣署日中歸觀書

耶穌當日有所謂黃金律曰以己所欲者施之于人孔子則有
反黃金律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墨家愛人一律平等儒家愛人有親疏遠近此儒墨相爭之點

也而西儒拔德柱學派與邊沁巴來及其他羣學之爭論亦在
此蓋拔德柱之說與儒家同也有親疏遠近

以分寸尺丈里推測空間以秒刻時日月年推測時間皆出于
算數之功方矣或蓋天下至精之術莫如教

天下至大者莫如空際天下至連者莫如思想天下至易者莫
如責人天下至難者莫如自知此希臘索匪思德與馬里德斯
聖人問答中之粹言也

十一日母為余三十壽乃命設筵于庭歌詠北曲甚覺鳥
中有所謂大鼓書太平歌蓮花落音節恬蕩頗足怡人余坐階
下聽至夜深始眠月西斜

十二日趨署即詣渭東渭東荒于賭博俾畫作夜余婉辭以諷
之厲色以責之渭東唯唯不能從也

忘山曰我于天下人無所畏我所畏者惟最愛我之人而已惟

甚愛我則所以責我之過也無所不至我不敢恣也惟有畏之
而已惟有謹受其教而已天下最愛我者莫如父母故人子莫
敢不畏父母也其畏父母也所以父母之責我皆所以愛我而
不敢不畏也其次則夫婦兄弟朋友之間雖異于父母而相愛
既深則相責愈甚苟有過亦不能不有所畏也

是日伴渭東至去處間生晚少如約飲天微熱解衣搖扇

十三日晨往謁孟華師談久之師奉來如故已十餘年不見矣
又詣吳佩蕙佩蕙始服闋入都供職暫寓孫夢岩家夢岩尚眠
未起與佩蕙談佩蕙云海上西粵士紳又在味莼園演說石爭
俄約事又為粵西撫臣王芄棠將借法款法兵以平匪亂亦合
實力爭其實並以此事殊可笑也俄人要挾我政府已倚各國
勢力堅持不許俄人恐亦無如何也向午往送渭東行占渭東
飲于致美齋共談日中趨署新長官崇到任閣署僚屬咸服參

見補宴同僚于春昇堂

十四日啟睦書實以道藏全集未售中有金丹大要一種指陳
極為顯露仲華讀之不解余曰凡道旨為無師指授而欲妄猜
者則相去日遠矣仲華急於聞其說余因仲華根器為厚聰明
內藏頗欲言之而猶不敢者以其性多拘滯分別相未除也俄
午飯遂為廣譬曲喻破其分別相仲華有會佛家所以教人破
除分別相者非謂無分別相即可以成正覺也惟無分別相始
可以悟道而已亦非謂竟無分別也其分別在毫釐微細之間
為人所不覩不聞其可覩可聞之實相一若時無分別也使人
於相而生分別亦無入道之路矣或問何者為分別相曰大小
也上下也善惡也智愚也苦樂也生滅也淨垢也皆自然反對
之相為人所生分別者也須知大即小小即大上即下下即上
善即惡惡即善智即愚愚即智苦即樂樂即苦生即滅滅即生

淨即垢垢即淨所以然者分別在內不在外相如於外相妄生
分別是謂凡夫

朕仲華聞余所言之旨大有悟境吾堂中又多一同志可賀
十五日終日不出觀書與仲華談玄旨

仲華深研于老子學苦思力索者十年陰陽消息精微奧妙之
理頗洞徹于胸惜知虛不知實知體不知用知理不知事蓋天
下虛與實理與事體與用皆不可離而為二者也

純陽者為仙純陰者為鬼陰陽相半者為人凡夫日損其陽損
之又損陽盡而為鬼至人日損其陰損之又損陰盡而為仙
神者氣之精也氣者精之積也故精氣神三者是一物不可分
也人之知覺運動神主之也而神即於精氣之中但有陰陽之
別耳人為嗜欲所操神之陽者日以銷磨故形態漸就真若將
空為純陰而與鬼近故必取天地純陽之物以填我之虧缺

去者復還雖然陽還而陰猶在久之仍足以侵陽故必以法化
去其陰使陰盡安乃純陽而道成

人陽也鬼陰也人之中又分陰陽男陽也女陰也男女交感而
成孳然當男女交感之時即人鬼交感之時是以有轉樞投胎
之說也人鬼何以交感曰天地凡相反之物每相吸合觀于男
女相悅由陰陽二電之相感而知之矣陰不能包陰而能感陽
陽不能感陽而能感陰彼人鬼亦猶是也惟人鬼交合而能胎
而成人故人為半陰半陽之質

凡人善念之起陽氣之發動也惡念之起陰氣之發動也積善
則陰消陽長積惡則陽消陰長乘故成道之人莫不由積善而
來也

氣之在天地間人与入相通也故神之在天地間亦人与入相
通也神与氣非一非二故人之氣可与我合即人之神亦可与

我合我之能思想能知覺之心佛稱為識神非我真心即非我
真神雖世謂之真神固不可竟謂非神亦不可但其質為陰陽
雜揉或陰多陽少而非純陽之物故不得稱為我之真神真
心而真心猶在天地間我未得也真心安在曰吾稱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此真心也我得之即我之心也即我之真心也
即我之真神也

十二日晨詣弓弦胡同長少各家賀其子娶婦俄又至徐頤老
家賀其贅婿為張幼身之弟佩衡佩衡与其兄叔明同至京
叔明主長為棧是日余亦往賀喜甲中詣厚養園會試榜出中
者頗多邀友与厚養談久又往吊萬薇生之喪甫歸

厚養云衣食足則自款禮讓賢諸謙會中凡頌飲者必互相謙
遜未有直坐上坐者蓋坐位雖有差等而得主人之食則均其
讓也宜哉

陳孟威過談與余談舊事抵著以去孟威為陳句山後人
十七日趨署薄午訪孟威與飲于萬福居孟威談及袁慰庭在
天津所辦之警察其弊害不可究詰竟至白晝入人家為人筭
筮攫人金去人莫敢誰何慰庭東京有人告其事慰庭始恍然
歸而撤局長之差試問今日我國尚有一事可辦否

鐵路初設時人以以為妨民生業今創行既久凡近畿一帶窮
民小戶其謀食覓食轉易于從前以守舊黨而不及料也
十八日詣梓潼廟即歸觀書

我國欲鼓勵其民每以給獎或賜匾額示寵異不知皆虛名也
虛名豈足動人久矣必如西國之許人專利而後足養人之敬
善心也

日人所以百姓之卒業于學校者謂之完全國民其學而未成
者皆國民之候補者也志山曰我國人民大抵不學之人皆未

成爲國民也宜其無愛國之心也雖然朝廷不設學校民之安
往學也又政府自棄其國民也今日學校設矣果有培植國民
之心耶

東西國之教人學也教人學做國民我國之教人學也教人學
做官使人之受學則人皆官矣一國之中不復有民矣
晚以子蕃過譚子蕃所居即甘石橋我家舊居也子蕃人極風
雅雖滿州藉而喜與漢人往來

十九日飯後詣廉琴軒賀其娶婦又往謁甫邸未見即歸車中
觀書

歐西各國其出產多其製造多而本國之人少用之數不敵其
成之數故求銷于國外我國地大物博若盛興農工之業則成
物必富富國內人用之亦必富餘則溢于外理之常也今
農工尚未大興國民貧弱驟欲與人從事商戰亦甚難矣無已

亦惟盜取他人之學問法術以興我農工無人則用其人無財則假其財農工盛而後以商運輸各地各地豐足而後可与各國言商戰

西國凡旅居于外國者皆富民貧者傭于本國工廠耕地而已我國凡流徙于外國者皆貧民富者高居豐食厚自奉養無肯離鄉遠游者与西人為反比例

重徵出口之稅則我國之商于外者受損重徵進口之稅則我國之百姓買物于內者受損然則如之何其可耶曰惟有擇其易銷之貨無論出口進口皆不妨重稅蓋出口者有他國之民代我納稅進口者其稅雖仍出于我國人生取之于無形較之種之苛斂使民抱怨者勝矣難銷之貨則無論出口進口皆宜薄征或免稅蓋重征出口則貨銷愈難商民受困重征進口商船不來開稅短絀此至國計者所當權衡其劑而使之得宜也

二十日避暑日中至義善源連日天氣忽涼可御綿衣映入城過子蕃談周視舊居見西偏園中及後屋已改觀皆煥然裝飾矣補歸大風觀書仍与仲華談

顧亭林有言曰胥吏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忘山曰是法也乃法家之法非立憲之法也法家之法創者一人出于私見立憲之法創者萬人出于公議法家之創法者自創而使人守之立憲之創法者共創而共守之法家之守法者不能創法立憲之守法者亦能創法守法者不能創法則法不能受而為死物守法者能創法則法可屢受而為活物法為死物故任法不任人法為活物故任法亦任人察而言之法家之法但能制人不能造人故法立輒無用法之人法之所以為死物也立憲之法能制人亦能造人故法立而不患無用法之人法之所以為活物也

余始悟性之一字作何解說蓋所謂性者是有質之物非可以
空虛之心與理解之吾在何悟吾在父子天性一語有會也
二十一日陰往送孟華師行因訪仲華于其家薄午偕游廠肆
覓尋書畫因飲于玉樓春又至工藝局晤黃慎之見壁上懸王
石谷山水雄渾超秀不易覲也俄至彝古齋見到石菴小行書
甚精晚歸補作日記

二十二日晴補作日記終日不出得暮先函并一妹及慧姪女
小像

佛家稱真如又云妙明覺心又云大乘覺海西人所謂以太儒
家所謂一元道家所謂先天真一之氣即是純陽無質而有質
有質而無質弥漫于空間寂然不動者也凡三千大千界中一
切衆生皆具此性自嗜欲日動而陽邪耗散陽日銷陰日盛陽
盡安為純陰遂化為鬼然陰之極而陽生故鬼以陰感陽又受

為人以是人鬼輪轉無窮即陰陽互相消息之理惟聖人能取
是純陽練而成道故永脫輪轉之苦也或曰鬼陰氣當其輪轉
時所感之陽由何而來曰是陽也在父母交媾之時人所稟賦
于天之本性即分大乘覺海中之一滴也有是一滴又得父母
之精氣以結合而成胎故人當初生時無不稟是一陽之質鬼
之所感者即此物也鬼不藉此物亦不得成爲人也或曰子既
言陰鬼投胎受爲人必藉純陽以爲本性則似性爲無知鬼爲
有知悉陰爲陽之主矣陰既爲主何又言陰非真心陽乃真心
也曰陰與陽本非二物皆在一片心海中相聯屬者也其寂無
不動者陽也似爲無知而爲真知也其爲思想願欲者陰也
似有知而爲幻知也蓋陽其體也陰其用也人之死而爲鬼也
如人睡而有夢者即日間妄想受幻所成非心所能主之夫
妄想屬陰我心屬陽心不能主夢是陰與陽恐離爲二物矣迨

其醒也而陰陽始相合鬼之投胎猶人之夢醒也當其為鬼時
與陽偶離雖有知嗜幻而不實必至投胎時陰氣合于真陽而
後幻境皆消猶人必待夢醒時妄心合于真心而幻境亦消也
蓋陰與陽本非二物是故投胎時未有不相合者然陰鬼完為
幻知陽性乃為真知陰性不能為陽之主而陰非真心陽乃真
心也

或問據釋家言凡中陰之投胎也如燧撲火蓋當男女構精之
時慾火一動鬼眼望見不覺身入其中此一說也又有臨產之
時其家人夢見某人來或產母恍惚見某人來而生者此又一
說也究竟鬼之入胎也在交媾之時乎在分娩時乎答曰以常
理論中陰之至皆在交媾之時若夫臨產而降者必前生有道
力之人是名奪胎蓋曰果從中人也何名曰果一曰奪胎二曰
換舍三曰舊住四曰移居奪胎者奪人之胎以為己有也換舍

者以法與人互易其體也舊住者保其形軀使不更壞而久存
于母者也移居者過壯年夭折之人借住于其身中也余始惟
不明奪胎之理今始有悟

二十三日晴風詣梓潼廟即歸京都之風塵沙隨之風愈甚則
塵沙愈高人行街市對面不見人亦一奇景也晴觀湘報

談及法之根本者多不曰民權民權民何以能育權曰非民智
不可雖然徒智不足以得是權也蓋智而不務實業則與今日
浮浪少年何以異口能言也手不能舉一物足不能行一步集
區、小會仰面求資于人夫抵寒士而已雖多朝廷願肯假之
權乎然則又如何權始歸之曰歸于富者民何以能富曰務農
工商之實業則富

歐西百姓凡有選舉人資格者以能納稅多寡為度凡國家
取民之稅愈多者其民之權愈重何也有義務斯有權利納稅

者民之義務也。若與政事者民之權利也。譬諸商人集大公司，股多者權重，股少者權輕。百姓歲納稅猶歲買股也。朝廷凡有興作事，仰給股東。若抑之不許問事，彼百姓肯源，輸將耶？我國人民惟貧，故不能納重稅于政府。是以政府視之甚輕，雖歲徵其錢，不啻收佃戶之租。曰：彼耕我田，受傭于我，如隸也。且故輕其租，以市德而民更感激之，不暇孰知稅愈輕，權愈重。朝廷政令雖有不善，欲出而干涉，難矣。雖然，百姓果堪重稅乎？曰：不堪也。善為不堪曰貧，故善為貧曰游惰。民多務實業者少，故

今我國非無富者，然不治田產，不營商業，雖富而國家絲毫不能取其財。即從事農商而納稅，無異平民，亦不能多取也。於是朝廷不得已而濫捐，例誘富者出錢而授之以官。夫官爵國家名器至重也，而富者有財足以攫取之，有餘是。蓋見富者權大

可無所不為之一端矣。

我國富者之財，由農工商實業而得者蓋寡，往往出于仕官之家。其祖若父，擁高官，臨封圻，或宰邑，制郡，掌閫司，卡而攘取平民之饒，或浮冒國帑，以致累數十百萬，甚至窖藏于地，不使人知者，國家雖欲稅之，惡得而稅之？而營商務農者，強半皆貧民。賸家糊口之不暇，又何堪國家之重稅？此理財之術，所以難行。毋怪司農之仰屋矣。自國者，誠能移農工商學，加意講求，廣立學校，舉天下游惰之人，悉驅入三途之中，其貧者為農，其聰智者為財使人。二者務實業，又復大興水利，以防旱澇，多設機器，以助人力，廣開鐵路，以便運輸。期之十年，而民之業農工商者，不皆巨富者哉？不信也。農工商富，然後科以重稅。如是而國用不竭，不足者吾不信也。使朝廷僅造就士學，而不造就農工商之學，僅開士智，而不開農工商之智，則雖有人材，武能知兵，文能

習律而財源耗竭府庫空虛彼人材其肯為我用哉

農工商者供給之系統也士者督制之系統也有供給不可無督制有督制愈不可無供給今國家但望士之有實學而不望農工商之有實業是重督制輕供給也可乎

余嘗禱天下之權歸于有才者蓋財有財者其力強也今始知更歸于有財者蓋才為虛力財為實力也天下之民既富則人握財握財權握于下則政權自不敢專于上稍不遂民之意民且舍屏中之實力以抵抗政府而政府之危亡立見是故民富則不患無民權不患無公舉公議誠以公舉公議者政治之本原而富又為公舉公議之本原也

二十四日大風詣故善將軍家賀妾婦俄繞道至署即歸觀書人或以農工商為生利而以商為分利不知商亦生利之人也何也農工商之貨非商不銷者多則貨出愈多銷者寡貨出亦寡

無商斯無農工商也天下惟無業坐食之游民謂之分利為執一業無徧何事皆與生利者有間接之關係焉舉不得謂之分利而況商業與農工商有直接之關係乎

俗稱我國為重文輕武之國抑知不然我國非重文輕武實重士而輕農工商也重虛才而輕實業也此我國之病源也夫農工商為一國之根本命脈乃賤之如奴隸而獨貴士天下人稍有才智者自不安于農工商事趨于士之一途僅餘頑閥愚鈍之人守農工商之業而已以頑閥愚鈍之人治農工商而求農工商之進化不難哉

二十五日風止向午又起詣長椿寺工部同僚公祭唐長官景崇之先遊鄉社至廠肆俄入城

朝廷所以貴士者以其備服官之資格也官之所以設者以其能督制農工商而使各安其業毋相爭也故官之与農工商亦

有直接之關係非游民之比也自官多而有候補者且有候至
十餘年始得補一闕者此十餘者中其為游民審矣雖然捐納
未開惟士可以入官官猶少捐納開後非士亦可入官而官愈
多候補者亦愈多甚至有終身不能補闕者而游民益多矣於
是而朝廷之官遂空為游民之淵藪矣

游民之在天下猶一身之腐肉瘀血也腐肉瘀血最為害于身
體游民最為害于國家

二十六日未明起善芝橋家為其送親蓋芝橋女婦醇親王之
弟滿人婚禮每在夜中燈火照路鼓樂前導隊輿入門東方白
矣余歸日未出觀僮僕灑掃徘徊廊宇間俄盟漱畢讀船山通
鑑論

船山於唐魏元同之請復辟名揚館之請復孝廉皆痛斥之以
為斷非三代以下所能行如欲行之必反封建之天下而後可

其識可謂偉矣蓋法不能泥必隨時而變古人之良法美意有
斷不能行于後世而必須改者當其改法時總因其有弊而改
之如即以唐人論租庸調之改為兩稅因租庸調之有弊也府
兵之改為彊騎因府兵之有弊也然而所改之兩稅彊騎又不
能無弊然不能因是而復用租庸調復用府兵而勢使然也船
山曰竊則安未有既安可使復窮者哉

二十七日詣署向午出城訪止潛于杭州館不遇回詣厚慶午
館即歸車中觀書

船山云言者所以正人非所以正己己有餘而不思物之不足
財出其聰明以迪天下之昏翳而矯之以正子不思于父臣不
思于君士不思于友聖人君子道不行而不思于天下後世忘
山曰然哉遠古之時道而已矣人游于道中而相忘也自道衰
而德見蓋名之曰德以有不德者与之相形也不德者多而天

下亂於是聖人不得已出而救民之危於是有功不德者多而斯民愚聖人不得已出而開民之聰於是言由是觀之立功立言皆出于不得已也出于不忍非好為之也使天下無功可建無言可說聖人求之不得矣

二十八日止潛過即去詣梓潼廟歸觀書

今之談時務者莫不曰議院之設必在學校修明之後余獨謂無議院則學校必不能修明故每持先開議院改政體之主見以為此乃一切政治之根本也今而後所見又有進步蓋農工商不大興百姓無實業富戶太少不堪納重稅之時議院無從而設蓋凡民有舉人及被舉之資格者必每年能納重稅于國家納重稅則義務盡而有益于其羣然後可予以權利此宇宙之公理也

二十九日詣署出城訪濮又至湘鄉館亦元病未見見其同鄉

陳君遂歸

秦西人世爵與選舉並行養兵與徵兵互用殆皆有互相關繫之微意余尚不能詳考其利故不能深明其理

泮澣子曰兵法中善守而後善戰但守法不獨守城守壘守礮守陣守隊而守時守拙尤其要事也忘山曰是之為善言守非但兵也天下百事莫不皆然蓋戰者力與天爭也守者善順天也必有忍耐之性而後能守

三十日楚署詣子涵未見至喜鵲胡同見秦臣詣鶴莊不遇見其子因觀其新闢之園築屋三楹前後窗櫺明燿園中編種嘉卉及果木有井可以取水灌澗

五月一日陰子涵過子涵出言如懸河記力亦強談一事輒能窮源竟委

余新購得成親王小說帖行書初逸可愛又唐子畏抱琴歸去

國趙秀蒼桓的是名畫家年畧以十二金得之可謂廉矣又楊龍友唐忞二人山水真贗莫辨惟馬坦者尚佳

與仲華移露世平則門游農園間俄傍城行垂柳依依遂徑至船塢有御河中連昆明湖兩岸亦植楊柳水清漪不殊西子湖下車徘徊久之又詣酒肆中酌酒食麥薄晚入西直門踞見森樹繞廊蔥鬱蒼蔚坐庭院中品茶談閒佳趣勝車馬足中二日晴論古來購名人畫扇四頁觀書

廬山編第五琦對晏二人專竭東南以供西北移是東南民力日困垂千年未紓而養成西北滋惰之性以致溝洫不脩蠶桑不事云云是說也不盡然蓋對晏等當日所供之財賦皆以給官府以養官吏以贖國用西北之百姓固未嘗享其利也即可姓亦待養于東南必出財以易之而後可出財力有盡豈能持久吾見西北之人多佞權無華衣帛食麥皆仰土產其器福

被竺者蓋少似未嘗有賴于東南至其安于固陋由風氣未開國家無以提倡之焉嘗因東南者足以驕之耶謂東南民力之彈固矣然數千年來餓死之人多在西北東南雖納重賦而衣食贍足者尚多實未嘗困之而困也果何也稅歛愈重愈是導民于勤民勤則富賦雖重無所苦斯山論事仍不免文家積習非精確之語也

晴詣啟韓南書畫見王右谷大幅山水青輝南田點跋又戴文節及南田兩人之山水冊頁皆錄極品出神入妙

三日詣署出城至義善源賸往視子涵坐談久之子涵索頭置有唐宗十三家名人墨蹟如王右軍趙松雪黃文獻楊鐵崖及宋之張魏公皆說帖題詠零篇斷簡裝成長手卷中又有唐人手寫鐘鼎墨蹟又一手卷為余忠宣寫莊子齊物論余前日未此飽觀而去子涵未在家也是日又見樂志先生夫婦寫真

國樂志二字為門人私謚先生原隴寧城但其姓名別未考出
大約明末國初人其後錢南園朱竹垞諸名人題跋稱寧城以
書畫名家晚年怡志泉林不慕榮利高風足仰

補詣梓潼廟見陳雨蒼時酷熱汗如雨下
四日詣署即歸觀書

船山先生云三代以下選舉漸衰而科目專以文取士亦不得
已之故也蓋謂以文取士而得偽飾之文以行取士而得偽飾
之行然而偽行之害甚於偽文且設科以取士必授之以武文
者言治而要之軍言道而要之理即至駢偶聲韻之文亦不裁
之章程可武者也行而務為之成法則考何據以為考之擇庶
何據以為厲之則不問其心而但求其外非鳥鼠皆可言者非
盜賊皆可云庶極其弊委之守令而奔走于守令之間臨以刺
吏而奔走于刺史之內以聲譽相獎以攀援相競乃至以賄賂

相要以行取人之收效不到此地位不止不如以文取士之為
得也抑非謂以文取即可得真士也設取士之科止以別君子
野人而止身雖有知人之術不能于始進而早辨其賢姦也取
之以文止以覘其讀書与否而已文學既優雖其心不可知終
勝于野人迨至明試以功論定後官而肯不肯智慧勤惰忠佞
貪廉自有秉憲者執法以議其後但有明君在上嚴其賞罰精
其察別何患不忠不能得人船山之慮如此亦可謂有洞徹矣
五日晴湖變老拜武英殿大學士之命文華殿自榮相沒不授
人武英遂為首相飯後余往賀兼賀節補出城觀劇未晚歸
六日趨署午歸余到部已八年尚未奏留以在京供職日少故
現前後制合年月甫滿三載遂呈報學昭期滿例捐納者奏留
之先長官面試論一道余以廕生出身遂獲免考月杪可少帶
領引見矣

惟大智者能受人之小欺惟大勇者能受人之小辱察之為明
睚眦必報其人必不足以當大事

船山云人之善惡也蓋有二種一剛而責物已甚則疑一柔而
自信無據則疑兩者異趨同歸以名敗之一也剛不以決邪正
而以行猜收票不安善類而以聽讒使是為兩失

聖人之用機權與奸人之用機詐相似而非也蓋聖人之用機
也必待人之機良而後以機應之偶用也非常用也故謂之權
非詐也且奸人之用機也唯恐人知聖人之用機也唯恐人不知
以機應機者如以毒攻毒以殺止殺也

七日詣署與同僚諸人往弔王步亭日中屏飲于廬和居時語
止潛談又拜莊幹卿即歸是日風甚塵起觀書

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船山以為此三代之餘風教尚存人
心猶樸直道不枉之世乎後世教衰於薄私利未損無不可齊

餌之士無不可利囚之人邱民又惡足恃武盜賊可君之之矣
婦人可君之之矣夷狄可君之之矣且與之食而旦謳歌之夕
奪之而夕咀咒之思不必深怨不在大志山曰由是以觀則民
權之未能驟用抑可思其故矣

民權之不可驟用有三原因一貧民多富民少一愚民多智民
少一邪惡者多方正者少惟其貧也愚也邪惡也故不能盡一
羣之義務斯不足享一羣之權利此世界之公例也

西人教育其民有所謂德育智育力育梁任父亦曰國之本在
民德民智民力三者志山曰惟其邪惡所以無德惟其愚所以
無智惟其貧所以無力

德智力必兼備而後可闢一則其資格不完全必不能盡義務
享權利也

八日詣署見同司中有新自日本游學歸者曰長壽鄉人極開

敏其腦中已灌注無限新理想之石孫与之友善是日石孫約余與壽卿及潘錫侯共飲于春昇堂縱譚

壽卿云今日之遊學日本者多主張革命排滿或立會或演說吾雖滿人決不斥以為非引以為憂獨患學生中有誤會自由說者往往出言無信任意妄行或立樓上滿人之項或入人園中作踐人花草人或責之則曰吾自由也是則可憂矣九日風觀書輔往謁陸鳳石即歸風甚盛沙蔽天白晝晦闇室中燃燈乃能觀書

城破陷于敵守土者死之軍敗卒潰大將被擒亦不屈而死此我國奮名義非是不足表其心贖其罪也而西人則不然城邑不可守則當避去徐圖恢復戰不勝而為人所獲則速降不足為恥也忘山曰是說也行于有文治教化之時代則可頑野之國一聞此義則可守不守棄而先逃者有之矣可戰不戰委軍

而先降者有之矣尚誰為捍疆圉除寇暴耶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故我國用兵軍中之統將每不敢身臨前敵懼為去石所中則全軍潰亂矣西國則不然為將者未有不躬親戰陣者也其出而與敵交綏也每儲副貳數人以隨一將死一將起而代之又死更有一將繼起而代之故將之死

生不繫于一軍之勝敗是故西人之軍不可破也

西人之國家亦然彼其君一身一家之存亡不繫于一國之存亡縱能擄其都擄其君誅之不得謂已滅其國也彼雖失一君更立一君如幼術者斬其一頭更生一頭屢斬而頭屢生人其念之何哉是故明英宗土木之災被虜于也先明人更立景泰帝使人謂也先曰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先於是不敢肆其要挾而仍歸英宗然則一人之存亡且無關於一國之存亡况一

國乎

晚侯正亭釣飲于慶壽堂夜歸風息月明

十日趙署見石孫略談午歸觀書

學問之益人大別有三增多聞見曰滋長智慧曰鍊錘能力
人之聞見以探蹟而日廣人之智慧以窮理而日闢人之能力
以習法而日充不探蹟則聞見不廣不足以察理不窮理則智
慧不闢不足以習法不習法則能力不充雖學無所用

習法之學別為二一屬於養生之用一屬於衛生之用屬於養
生者別為三曰農學曰工藝學曰商學屬於衛生者別為三曰
醫學曰法律學曰兵學

人以圓顛方趾處于搏土大地之上苟欲有益于其羣必於此
六種學問中因其性之所近而各專一尚專則精則足以致用
十一日延莊幹卿課二女謬書是日入學

都中自正月以來無雨即雨不過數滴而止故近畿一帶苦旱

麥苗盡槁

天子雖屢卜虔誠祈禱亦不應也但應以風往吹沙撲天日
光為隱於是者詔命順天府尹陳璧詣邯鄲請鐵牌聞此頗有
驗牌到必有雨昨聞沈仲禮言前年山西旱命委員至邯鄲請
牌一出邯鄲界雨隨之行以至山西省城大雨如注地方官吏
迎者皆冒雨而跪衣履透濕迎至龍王廟滿城文武皆齊集禮
謝自是連日而迨派人送牌還邯鄲亦一路冒雨而去可謂神矣
十二日趙署向午出城答拜邵伯鈞及陳叔通皆令科新進士
也日中詣龍泉寺厚養為其曾祖及余胞姊蓮儀晴經晤葉揆
初晴歸補作日記

昨與仲華談人莫不有趨利避害之心即莫不有慮同一慮也
而者遠近大小之殊其慮愈大愈遠其人愈智其慮愈小愈近
其人愈愚

余最長于窮理之學探賾之學次之獨習法之學茫乎未能也
今欲奮其志果其力以從事于習法學且欲專擇其屬於養生
之用者而習之蓋惟此是以致富

養生之學以農工為要而從事農工學必先從事算學再習格
致學但習算不習格致則算學無用但習格致不習農學及工
學則格致又無用

十三日晨揆初過談即去補作日記補厚卷未晚作書寄上海
杭州及南昌

十四日晴風與仲華談記憶二性皆有得諸天者有本乎人者
凡一書過目而即能記終身不忘者此屬於天者也必苦讀熟
溫而後能記而後能不忘此屬於人者也一理入腦而即能悟
頃刻能決此屬於天者也必窮思力索而後能悟而後能決此
屬於人者也雖與與其有天而無人也痛有人而無天何也過

目能記者其如不讀書何入腦能悟者其如不窮理何而苦讀
熟溫窮思力索者乃薄有所長矣

昨訪長壽卿詢及日本官制及一切法度壽卿述之甚詳

十五日趨署始聞戶部治所於昨日失慎燒去房屋百餘間向
午至義善源因訪止濬石遇見履平遂詣琉璃廠又訪林勤南
石遇入城

昨聞常壽卿云日本之官制有親任官內閣總理大臣是也天
皇自擇而任之有勅任官內閣外務等諸省大臣及各處地方
長吏是也有奏任官大臣所用之佐貳是也有派任官則又次
于佐貳者一切任免天皇不問百姓納稅于朝廷則於村町之
間公舉一人使代各家獻應納之稅于官而由民間別酬以薪
費故賦斂雖重而永無苛擾之虞

天皇雖無責任而遇事有裁可之權蓋宰相提議下院協贊必

得天皇裁可然後宣布否則文議院重議學校林立無論大學
高等學小學皆分官設公設私設三等

十七日掃除書室整理几案不許有穢雜物置前惟陳古硯奇
書名畫贊胸中豁蕩無纖塵之擾

十七日晨起觀書過午出城至隸古齋物色碑板自漢魏及唐
人楷隸刻石拓本甚多余於魏碑中最愛弔比干取其瘦而勁
多骨少肉前在仲華見一搦本尚精故親至廠肆覓之

訪長伯啟鄭幼谷于譯書局俄過子毅談久之入城
或問道德經云虛其心實其腹作何解答曰真空不空又問弱
其志强其骨作何解答曰少用識神之意此一解問

十八日詣梓潼廟繞道至喜鵲胡同王宅暫雜夔補鴻臚寺正
卿是日晤蔣秦臣及均叔
學相既沒齋居時以白銀四百兩自海外寄交秦臣秦臣囑予

親送去是日四日以銀鈔來余藏諸刺囊內十餘日幾忘其事
會聞恆和銀肆倒閉秦臣詢余藏有恆和鈔否答曰無之問榮
相贈物余愕然曰猶未送也秦臣瞿然曰是亦恆和鈔奈何既
又聞人言恆和行且閉乃與秦臣議姑緩以俟之薄晚余登車
去車中袋刺囊見銀鈔猶在其中

十九日趨署出城詣揆初談日中同飲于廣和居午後與晉哉
同車至廠肆皆載下車為揆初買書金至福古齋見沈石田山
水畫冊雄秀蒼潔價直六百兩又趙文度山水陳眉公題跋書
畫皆臻極品又至桑古齋見劉石菴行書冊頁亦真蹟也

二十日晨探刺囊則銀鈔已不在不知為何人竊去抑遺失於
外幸恆和閉肆得者亦無用也乃使人告秦臣令託人往恆和
檢其既數遂挂失索即恆和復開偷物者亦不能持以取銀
兩雅慶來沈蘭秋師過薄晚出城至同豐堂童傑三約坐有吳

佩蕙余胸間結縵不能飲食先歸

前聞張伯訥言日本令心術與智慧頗有遜於我國者獨其法度優勝遂能措其國于治平而與白種人抗雖然語其法度亦無甚奇特不過應有儘有順其自然身忘山曰自然有二種一天行之自然一人為之自然我國未嘗不自然特有天行而無人為譬諸田園任其蕪穢無整理之者宮室任其頽圯無修葺之者夫物久必敝此天行之自然也知其必敝故時加整理時加修葺此人為之自然也彼日本有人為之自然我國惟有天行之自然

我國朝廷無政治士夫無品行蓋為極不完全之國極無教化之國獨商民頗重信義為泰西人所稱許

二十一日終日間昔人有語云人惟有品始能制蓋無品之人必日夕奔競日夕徵逐其精神之所注耳目之所營無非求名

利涎富貴遂不憚苦其筋骨屈其意志以游媚于要人雖重煩苦甘之如飴也若而人者欲其領會閒適之味恬淡之趣難矣是猶加猿猴以袞冕強鹿豕使聽琴瑟也惟有品之人則不然其胸中豁然無一物之染朗然無一事之滓擾故能有餘暇以流連魚鳥嘯傲琴書天子不得且諸侯不得友自號閒人此閒能有幾人乎或問曰子為此言世乃譽己已甚也曰余惡能閒特作此想耳

二十二日趁暑出城至義善源小坐俄訪佑三談久之赴萬福居沈仲禮約飲

仲禮自述庚子之役在張家口竊糜外國兵事言之可笑蓋非人力實天助也是年八月京城陷兩宮西奔於是各國選勁旅數千人追駕至張家口會先驅之將士半皆前受雇于中國教練自強軍者仲禮曾在江南統自強軍故與之相識既見仲禮

相与道故仲禮因問追向官何為答曰非敢加害也將請尔國
皇上親政惟太后則屬治之如前拿破崙之法放于海島為之
建宮室厚供贍但不許問國事耳仲禮佯作感謝因使介紹編
見諸國將諸將爭指仲禮曰此中國之好人也時九月初朔塞
上早寒漫天冰雪軍中戰馬有凍死者會西北風大起仲禮知
明日必作奇寒乃謂列將曰尔所携戰馬幾何曰約數千頭又
問自何方市來曰自印度又問曰價直幾何曰每頭直銀五六
百兩仲禮愕然曰矣方產奈何入寒地不數日斃盡矣諸將未
之信翼日馬死加多乃大憂急召仲禮問計仲禮曰是馬皆不
堪用惟有速牽歸北京閉之於室藉之以蓐庶幾不死諸將怒
曰無馬何以進仲禮曰無憂也塞外有不畏寒之馬或為尔購
之價廉數倍諸將大喜於是盡驅其馬回京師更責仲禮為其
買馬仲禮使人至塞外取之俄馬至亦數千匹皆羸瘠不堪馳

騁者諸將大怒曰尔詐我行將斬汝用此何為仲禮笑曰此方
產大都如是殊少佳者諸將相對蹙額良久又問曰聞尔在江
南練自強軍所用馬皆塞上來何以肥健如彼仲禮曰健馬固
有非精擇不可欲得良好馬貴時日矣價亦稍昂諸將曰可也
尔以馬來我自選之仲禮遂令人往各地求馬陰教其濡延
及馬來又羸多健少選已更選如是月餘得馬寥寥諸將忿極
自遣人出塞求馬數日歸亦僅得五百頭乃相議西進風雪又
大作仲禮進曰諸軍欲深入繕行軍固否曰已繪仲禮又曰雪
甚矣行軍固何用拿破崙前事猶記憶乎深入俄都為雪所敗
不如且俟晴霽未晚也諸將曰沈公之言是也乃止未幾天晴
又欲前進水草乏絕蓋仲禮已潛令數百里內居民空室而行
庶可掠奪河道又皆南北流去河略遠即不得飲諸將計出無
奈乃使人往報瓦帥以實告瓦帥大怒曰爾官已至西安矣汝

輩猶未入晉境自問應得何罪速引還不須前也於是諸軍迫
施久之而和議成此沈君自述者也己有人筆其事予為重記
之手此

二十三日詣梓潼廟復至大學堂晤于晦若即歸觀書

都中自請鐵牌後略灑雨數點即風吹雲散猶亢晴天子日
派人祈禱或親自行香終無效應聞龍王廟由官設壇僧道連
日誦經有人朝以聯云兩班惡道淫僧七打八敲呵退風雲雷
雨幾個賊臣污吏三跪九叩拜出日月星辰

二十四日趨暑日中至江蘇館同鄉公讌濮紫泉朱子涵及錢
叔楚到者甚多是日天氣酷熱新科進士皆在保和殿試晡
席散天色微陰與履平同車作狎邪游

履平與余談及王著之玉磬蘭一書非可以尋常陳腐之作視
之蓋凡摹寫一社會中人物必曲盡其狀態神情使人不同

一聞其語言一見其舉止不問而知為某一人辛酸淚一書即
以此擅長而述書有過之無不及也凡此等書皆為上智者設
愚人觀之則味同嚼蠟真所謂造孽也余於小說所見最少不
得不急取讀之

是晚與履中在去冬舊游之徽香閣中共飯履平先去余亦入
城夜大雨

二十五日醒時雨聲浪浪披衣起持盞著油履始得至前書房
過午微晴見日庭前樹木蔥翠欲滴晡時與稼霖同車出城至廠
肆購物因復登車行途遇李亦元天色忽陰間而又大至俄到
同豐堂雨甚余是日饌客坐有張叔明昆仲及子涵佑三諸人
陸續來酬罷佑三始至與子涵談久之去夜黑入城泥濘不堪
行到家更深矣

二十六日大雨作日記過午微晴

二十七日陰趨署日中至東昇樓觀衣賁人曹姓者約飲坐有
子涵嘯霞飲罷至廣和樓觀劇晚嘯霞設飲于天福堂坐有紫
雲則梨園老子弟矣久之不登臺又有月琴華雲桂鳳皆在坐紫
雲與子涵十餘年前舊交懽然道故桂鳳馳名殆二十年賞鑒
殆不乏人然或老而死或少而壯或賤而貴不知幾度字移
而桂鳳神姿之媚媚如故也舉止之婀娜如故也年已三十六
七殊不覺老即卸裝時笑貌舉動仍宛然一婦人莊周所謂神
動而天隨者非耶

二十八日微晴乍陰趨署薄午出城因昨日介石來訪答拜之
不過遂詣杭州館見紫泉之郎君是日浙省同鄉在越中先時
祠團拜演劇設醮余亦往觀劇到者約五六百人皆浙人多不
相識者復有外官數人即紫泉子涵等皆居客位劇所演極精
妙一夜尤勝其戰宛城一齣寫得曹孟德軍容之盛如火如茶

雖在狹小劇臺上而有千人萬騎之勢及其戰張繡也戈矛飛
舞金鼓動地忽然走出張繡孀母一段龍爭虎鬪安為鶯歌燕
語使人耳目一新其後醉典韋盜雙戟寫曹操自卧闥中奪窬
狼狽情狀真堪發笑夜四更猶未息鼓余先歸到家東方明矣
二十九日署中司員首領數人設醮源豐堂款飲同僚余亦往
陪飲過午詣喜鵲胡同蓋王均叔於昨日病沒余昨在越中先
前祠已聞之是日往送殮均叔人極明白喜讀新書腦中頗文
明出言有條理惜幼年不慎致成殘疾股間又生疽潰爛不結
口者三年矣體遂弱血不華色唐子之綬舍宅皆道惟均叔病
不能行迨敵兵入城均叔設法求外人保衛宅中竟獲安全似
是見重于夔老而他人莫敢輕視之又命掌家中唐去而聲勢
遂赫然相府中矣今春住醫院中月餘西人盡力療治無效乃
歸數日前又患痢不能飲食遂不起夔老為大痛身後殮殮皆

從優馬

閏五月一日而作日記

人亦衆生之一也與一切衆生同處于世界上而最靈者莫如人此不易之論也或以為不然夜生之中有同時與人並在世界而聰智靈敏或與人不相上下或竟勝于人者彼亦自謂在此界上為最靈之一種也在彼則不知有人在人則不知有彼而不相知遂各夷然自大亦猶我國當三十五年前自以為天下地上最文明最尊貴之一種而更無起與我相抗者孰意海禁大開萬國交通後竟有聲名文物倍勝于我之國列東西島陸尚者不可算也由是以觀則人為最靈之語烏足恃乎志山曰吾有一言析中之蓋窮人目所不能觀耳所不能聞一切種類而言則不敢知矣若就人目所能見耳所能聞之種類論之人為最靈之說可信也何也人所能見能聞者大而至于禽

魚也牛馬也虎豹也小而至于蟲蟻也蚊蠅也種類甚繁求其知覺技能有能遠人者乎鳥有也即偶然蟻能治兵蛛能結網蜂能釀蜜猿能製酒不過天生一偏之技耳以視人之全知全能者蓋百分不及一十分不及一萬分不及一也且庶物稍有所能即受役于人而為人用如牛能犁田而人用之馬能健走而人用之犬能守戶而人用之貓能捕鼠而人用之不聞庶物有能用人者是知人之智慧與能力百倍于庶物之銖銖也雖然吾特就人所能見能聞之物論之而已若出此則吾不敢知也

二日而余以飲食不慎患痢日遺三四次

林木者天所以樂鳥也而人築室于綠蔭之下者與鳥同其樂矣江湖者天所以樂魚也而人弄舟于波濤之上者與魚同其樂矣雖然人能樂魚鳥之樂而魚鳥不能樂人之樂

余前在友人家見案頭置一紙方廣尺許黃色如膠死蠅滿其上問之則曰一月所積故多至此然蠅殊不畏猶飛躍游戲于死蠅之間余歎曰甚矣蠅之不智也使以人處此雖至愚極頑見其同類死未有不魂折膽戰望之而去之乃猶敢嬉怡飛集相率以蹈人履轍耶然則彼謂微生物之中有靈智勝于人者過矣

余素能擘窠大字惟不善小楷蓋腕力雖大而指力幾不知所以運今乃習運指力法作小字甚苦

寒甚著尚重袂衣為律歲夏日所無今年始終未過酷暑余葛衣後未著身也

三日晴郁堂過俄陳介石至介石亦新科進士由燕生相知也余前約其今日來談蓋年餘不見矣須臾郁堂去介石遂留縱談人當境遇極不平之時而議論愈平其德器必有過人者如宗

燕生是也境遇不平而識見議論亦愈不平如章絳蔣自由一派人物皆是

今之人但從事于智育不崇德育其弊害甚大

介石問余曰張之洞創議停罷科舉為是耶非耶余不能決介石曰學校興辦不善科舉豈可驟廢科舉廢天下更少讀書人矣今之學校非強有力者廣通聲氣善錯業者往不能入此種學校何益天下使并科舉廢之而天下寒賤之士能望將時

廢書不觀矣

曰自由曰強權皆新名詞也介石云二義甚善而造名詞者下字未穩故與實義不能密合令人易誤會而多弊害宜思有以易之

四日癩猶未愈飲啖如常薄午趨署即歸觀書作日記

唐佛摩云天以六十四元質配合成物猶人以二十六字母配

合成文錯綜變化華乳蓋多物与文一也

萬物微點皆合元質各點而成而元質合成微點又皆有不易之率差之毫末即不能成如西國一種油母微點為炭輕所結其炭四分輕四分若炭四分輕三分即不成油母又我國有一種膏砂為鉛養所結其中鉛二分養二分若鉛二分養一分即不成膏砂推是可知凡物皆然

五晨出城詣尹芝田談久之往送止潛行不遇詣厚庵見揆初履平硯強過午携得明人著作即玉罄蘭一書歸觀之是書寫得一人無惡不作厥後種下惡報蓋与石頭記近似而非也語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從石頭記之時為即君子得之固躬從玉罄蘭而為即小人得之輕命也

六日大雷雨

七日晴詣署訪泰臣又往視友三即入城中觀書

我國女子種一裝飾無一非導淫之具惟有字改服製裝束使与男子無甚殊異而後可蓋服飾既同則男女相見彼此相忘陰陽二電不易感動則淫風庶幾少息

男女天生之形貌自頭面耳目髮齒鼻舌以至手足臂指腰腹項肩一二皆相同所異者胯間之一物耳有衣以蔽覆之其物不可見則男与女之外状有何殊別耶乃女環其耳纏其足粉其面脂其口矯揉造作種種与男子作分別相使人一見即覺其女子者不知其居何心

八日作小楷頗悟用筆之法余平日長于挽力而短于指力不知運指之法故作小字異常勞瘁

是日肯齋過肯齋厚庵之子履平之弟

九日趨署聞友三有腹疾往視之途遇龔景張是日或暑景張戴西人白帽而行蓋白色最能敵日光故西人用之景張居水

光孝西街與其弟懷西偕來京散館懷西授職編修而景張降
為部曹與余在部下猶未覩面也無心偶遇下車相見慨然道
故秩至友三寓所友三疾小愈時詣廣樂園觀劇

十日子涵逸子涵嗜腹睥目笑飲無節口如懸河日以罵人為
樂然人無怨之者蓋人雖遭其惡罵而適有急向其告貸亦皆
周給故雖罵人而人不恨

黃石公素書六章宗張商英注余愛其二語曰言莫苦於知足
苦莫苦於多願余擬為易二字曰樂莫樂於知足苦莫苦於多
欲多欲之人求樂得苦其樂愈濃其苦愈烈是故至人尚恬淡
而後有真樂

素書又云同志相得同仁相愛同道相成同義相親同美相妬
同智相謀同巧相勝忘山曰是故凡民有才而無德者必不足
以合羣何也德同則相為利才同則相為害自古此矣

十一日赴署出城詣厚菴午飯映往視景張談久之遂訪介石
與維談薄晚偕游長椿寺

唐人林慎思度中著仲蒙子一書其後罵黃巢而死書遂傳余
讀其書亦無甚精義子書中類此者甚多惟其中有刺者篇云
一樹之花人爭盼一株之棘人爭忌為人皆愛花之鮮妍不知
鮮妍能誘人為禍者之患矣人皆忌棘之傷害不知傷害能誠
人行正直之路矣故花為禍人之根者也棘為利人之本者也
數語尚可取

十二日詣署因往吊均叔均叔於明日出殯在壽化門外我國
俗凡人死必紙構之為車輓焚之並構房屋謂之陰宅又種
衣服器皿皆以紙為之甚精巧逼似真者價亦不廉所以媚死
人也死人有用與否不可知飾生者耳目而已此法不知始何
時或曰即古人明器也曰不然明器所以殉葬者此僅供焚化

与明器有異

十三日雨中自署歸晡亦元未小談即去

說苑云善夜居者不能早起或于彼者衰于此忘山曰是為善
起者之通病其人未有不善夜居者也

桓潭新論曰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步形解仙去言死
者示民有終也

漢王充頗信命相之說其著論衡一書有亡命不可勉也智者
歸之于天又曰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者命歷陽之郡
一窟化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此並有命耶命者曰命當溺
死故相聚于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聚于長平穽沛公初起相工
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

十四日往送子涵行見變一吉齋是日熱甚蟻飛滿屋吹西風
我國人以霜雪霧露屬之天文部近日格致大明始知屬之于

地不屬於天然此理王充論衡已早言之論衡云霜霧雨雪皆
由地蒸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冬則作霜溫則作雨寒則作雪

風俗通云牧守長不宜數易按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往政三年民乃服之嗚聖尚須
漸進況中才乎數易豈不致錯道跡也忘山曰是理亦易解無
如今之長吏多因缺之肥瘠欲思調劑屬身其所以不能不數
易者勢也古者為地擇人今者為人擇地其宗旨異也

先武車駕從都洛陽載素箭紙錢凡二千輛董卓盪覆王室天
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于道遇雨多半投棄卓又燒
燭視閣籍籍書在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
矣見風俗通應劭著劭三國時人

十五日日記熱甚晡與稼霖偕至高廟去夏仲吳避暑其地
余曾往與雜談今一年矣蓮葉田下花未放壁詩猶在也踈柳

擁高軒斜陽返射品泉踞坐其間樂甚迤南有園畜一鹿見人亦不避

十六日為明日赴頤和園預備引見是日詣署演禮日中同僚約飲春昇堂映歸觀書

抱朴子載鴛鬼獼猴鬼二事云吳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鴛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鴛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又云余友人膠永叔嘗養一犬獼猴以鐵鎖下之於林間犬齧殺經百日許鬼見者云承塵上有獼猴被瘡流血忘山曰觀是則知萬物死皆有鬼不獨人也周生烈子云辭者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今日本稱行政法曰行政機關機關二字確當

仲長統昌言曰父母不好營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士惡子孫友之可違而交也忘山曰人苟不肯于正雖父

母之命可不必盡從雖不從不得謂之不孝

小人之稱不必皆惡人但資稟魯鈍不學無遠志僅可為凡民者皆是也故魏子曰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之所以奉君子無君子則學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任子曰一人之智不如眾人之愚一日之察不如眾日之明宗王信伯曰凡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皆是此意

十七日熱甚與仲華等調冰納涼晴乘車出平則門向頤和園進發薄晚至海曲因繞道上即莊亦一村莊也高樹茂林人家甚多溪流曲折使人摩挲一洗去幾多工部公所堂宇高爽屋後有荷池數畝瞻眺平澗時雨集夜共燃飲黑雲四起風吹雨至稍涼

十八日微雨即止猶陰是日工部長官帶領引見蓋三年期滿奏留也與余同奏留者有吳君教寅名曰曰華廣東人亦主事

分部者中明起整冠服迷見諸長官會時排班入宮門先有莪
冠博帶者十餘人坐而談笑金華亦遂植立以待須臾側扉啟
乃魚貫而入見巍然而向者仁壽殿也遂隊前跪背誦履歷誦
畢即退不敢仰視故未窺見天子之面而向午返公所易便服與
諸人共飯已遂歸至家日未哺也

十九日趨署出城訪命石談及章太矣在海上海獲入獄或云
自詣官投到者著書一生窮愁潦倒致陷此惡果豈不哀哉日
中仲華約飲哺而遂歸觀書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曾糧絕謂其
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
無罪此人為是耶非耶孔文舉以為是弟侍中以為非事見余
亦莫定其是非天下事竟有一時難決其是非如此類者
大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孫毓或敗志曰密

者天地之際會或敗之機要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棟宇
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是故佛家有秘密藏而國民有秘密
社會密之時義大矣哉忘山曰凡成大業者有三可寶一曰時
二曰信三曰密

徐偉長中論云君子不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或言予
蓋人之老壯不以年而以志衰雖壯亦老也志不衰雖老亦
壯也

又云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凌善人也
又云取士不由鄉黨考行不本閭閻多助則祿賢才少愛者則
謂不肖忘山曰此漢以來之通病

二十日大雨在義善源與尉亭為象戲因詣泰昌俄訪許稚筠
稚筠墮馬傷面養疾于家十餘日矣談久之冒雨至某相家又
訪鶴莊遂歸觀書

仲尼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忘山子曰言者辯之大者也義者利之大者也道者義之大者也尼山教人毋以小害大而巳

凡人自有可原之過一曰不知一曰無心雖然二過可原而不可原也可原者在臨時不可原者在平日何也必其平日常於一切事物不加考察而臨時則自護為不知未必其平日疎忽於一切事情不加謹慎而臨時則自護為無心矣夫懶惰與疎忽二者最足敗事余尤患此病書此以自誠

或問曰天下何者最強答曰有道德之人最強

今人或得科第或進爵位或嫁女娶婦凡在朋儕故屬無不往賀者獨有一事當賀而人無賀者則病愈是也蓋病不問大小皆足以死人故凡病愈之人不異再生之人也然而人不賀者何耶

二十一日晴睡同僚于長吳館在正陽門外長卷三條胡同蓋因秦留答謝諸帶領引見者晡至殿肆論古齋飲冰梅湯色醇味清美且沸水製成飲之不病腹也見伊墨卿行香道劫携歸二十二日昨有法人婦人來訪見瀾如妹談久之去蓋自巴黎來我國尋其夫同婦者齋居有富書及木笥一具囑其携至自云三五日即回余因偕瀾如往答拜其人婉秀清麗能作英國語詢其海上行幾日答曰在坐汽車由西伯里亞東來非由海道也僅行十八日可謂速矣晡往視程變即出城晚膳于清華樓介石鈞飲

二十三日不出門作日記

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此韓詩外傳所載仲尼語也人能不為財色所動者其庶幾乎

孔子曰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故今人動稱曰時勢時勢

說苑載仲尼之言曰弓矢調而後求中馬馬慤慮而後求其良
馬人不忠信重厚而多智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不可近也忘
山曰人但有智育力育而無德育是不豺狼也

顏回之信子貢之敏仲由之敏子張之莊皆賢于孔子而四人
皆事孔子何也蓋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
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惟孔子能信能反能敏能屈能勇
能怯能莊能同是謂聖人亦見說苑

二十四日詰署無人者下車遂出城往謁幼衡師日中在厚菴
家午飯厚菴傳即御史入臺閣矣時赴友人李君之約登車行
忽大雨如注行徑于宣武門外覓全福館久而後得之蓋即財
神館舊址也新築堂舍款極極開爽小坐即行至廠肆論古齋
觀書畫俄履半亦來晚至同豐堂在坐有姜孫介石班侯伯錫
叔通履半夜錢叔楚招飲于謝家院燈燭灼燠就寫交錯圖

而坐者十三人皆露腹搖扇汗如雨下樂也善如

二十五日微陰自城外歸觀新小說報

稱其人曰聰明者謂其無所不見無所不聞也若夫資高而憚
讀書是自塞其聰自蔽其明也惡得謂之聰明

新小說出報已久余今始得觀之其種類分為五曰歷史小說
曰政治小說曰科學小說曰冒險小說曰偵探小說屬歷史則
有東歐女豪傑政治則有新中國未來說科學則有海底旅行
冒險則有二會少年偵探則有離魂病

二十六日晴熱甚觀東歐女豪傑此書專寫俄國政府之下虛
無黨人事蓋苦俄人專制之壓力欲起而破壞之而弔國人于
大同平等亦辦不到者然而黨人致志不稍懈為首者一貴
族女名蘇菲亞屢隻身往來演說因是被囚繫於是同盟人百
計思有以救之去始如此

二十七日作日記天氣酷熱晡微陰將往游高廟不果
二十八日觀新中國未來記

今日舊黨之頑固無論矣即號稱新人者亦無人不頑固一蓋執
此即是舊黨之頑固者不知法之常言也新黨之頑固者不知
法之不能常也妙也舊黨以頑固而主排外今也新黨以頑固
而主革命同一不度德不量力也或曰梁任父新黨之領袖也
其人為頑固否乎曰任父非頑固者但處在頑固之中又欲藉
筆舌以自存不肯直作不頑固之談然其心曷嘗不知守法之
程度太早也革命之無成也破壞之無善也頑直言之則使人
心灰意沮且不免衆頑固之譏誚是以毅然作新中國未來記
然於黃季二人辯駁之中有微意焉其論今日之時勢正如燃
犀照怪無微不見且說得虛室粉碎而中國之必亡黃種之必
滅雖有拿破崙俾士麥格朗它華威頓復生于中國亦不能救

其萬一何況現今之政府與現今之志士耶故新中國未來記
者烏托邦之別名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斷無此事也其書所出
不過五山曰方在黃季自西伯里亞回國之時吾不知其此後
若何下筆也吾恐其從此閉筆矣何也凡撰書如演劇然必密
合于情理然後讀之有味演中國之未來者不能不以今日為過
渡時代蓋今日時勢為未來時勢之母也然其母之斷不能生
出子梁任父知之矣而何能強其生乎其生則出乎情理之外
矣是書何必作乎何也子可偽也母不可偽也梁任父天資彈
絕者也豈肯為無理之著作乎故吾料是書之必不傳也
或曰然則任父何必強下筆乎曰任父新黨中最狡猾者不被
豈不知是書之難成乎然不得不以是媚諸新頑固者而又恐
被有識者之訾笑故其書處于自為矛盾且筆墨閃爍使人不
測視所撰李鴻章一書可知矣

補与稀露及仲夏幹竹游高廟辟暑作齋戲晚歸聞義善源寶
聚源於昨夜失火燒去三家

二十九日熱甚往佑三眼未起細詢失火情由皆不知火所從
起時善寶兩家皆移他處賬目皆未毀失惟夥友衣物及字畫
陳設皆在燼耳日中歸料理南行

昨臥窗間觀海底旅行讀書之樂使人於腦中多洲嶼數世界
余是日居然隨歐魯士李蘭姆等游海底矣海底各種動物植
物奇形異狀皆為陸地所未經見並有高山峻嶺奇花茂樹与
陸地同者至若大魚巨龜之類多不勝計無待言矣余觀書正
神往間忽狂風驟起天地陰晦俄大雨如注雷電交作涉下成
池薄晚晴瓦上見殘陽

六月一日女病危語介石又往視仲宣所居有高樹二株亭
如蓋仲宣出見与談久之去詣甘蓮田遂至廟肆購金年小說

報因至義善源取行資午歸補觀二勇少年及離魂病

西人小說每處一作驚人之筆使人不可猜測而又不肯明言
須待之終卷而後了悟此實敘事之常例也即中國小說何獨
不然但中國人喜言妖邪鬼怪任意捏造律下不合情理西人
亦往往說怪說奇使人驚愕不定及審觀之皆於人情物理無
不密合者此其所以勝我國也

觀西人政治小說可以悟政治原理觀科學小說可以通種
務物原理視包探小說可以現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
詐說字有非我國所能及者故視我國小說不過排遣而已觀
西人小說大有助于學問也

初二日女久病長熱不退服藥數十劑無效是日班侯來診亦
謂難治懼成重癆日中厚葷米厚葷新傳到街史是日天熱如
故又來二醫視女疾所問方藥皆不同卒服最後米陸醫藥

三日乘早車赴天津向午到行李運五佛照樓余先訪筠青談
西人凡子女年過二十有一則父母聽其自立此即古越俗子
壯出分之法也蓋人至是時大都學成足以自贖不復仰給于
父母故可離父母自營家室不取父母分毫之財蓋自是而父
母養子女之義務盡矣使父母不遵此限期而欲修身養之反
至害子女不圖自立盤樂怠傲我國純孝之習且子女多父
母之財有盡豈能徧養何如立之限使彼急圖自養而不養
為養子或曰父母不終身養子女之理既得聞命矣然子壯出
分之後或不免視其親如路人父母既不養子女子女亦不復
養父母矣豈非離父子之情乎曰不然凡子女二十一以後父
母養子女之義務盡矣子女養父母之義務亦盡也子女既壯
父母可不養子女父母年老或家貧子女不可不養父母父母
盡養子女之義務在子女年幼之時子女養父母之義務在父

母年老之時蓋年老之不能自養與年幼同子女幼而受父母
之恩則當報父母于年老之時理之常也且子女之身自何而
者所報之恩非但幼時養養之恩其當盡之義務較父母尤重
誰謂行此法即離父子之情乎

補与筠青同至佛照樓遇香英從談香英談格致之理甚多記以
香英云余得一千數百倍顯微鏡用之照極小之物奇妙令人
喜愕然人為之物不足觀也惟天生之物則最有趣無論動物
植物如蠅之一翅花之一瓣照之雖不窺見全豹而據其一隅
已足使人驚歎蓋其構結之精巧密麗有為百思所不能到者
甚矣造化能力之大也

形之小者能以法放大使大足補目力之不及矣聲之小亦能
以法漲之使大補耳力所不及乎曰有之外國人能設機于耳
使人聞蟻鬪聲如千軍萬馬之勢

凡鋼鐵銀錫之類皆能以重力壓之使空為真金惟須造三千
幾百噸壓重機器始得人安能造此

是日宿佛照樓晚噴齋來談噴齋前月到京曾晤一面即來津
猶未赴滬是夜余及噴齋季英復談音律之學季英高歌聲出
金石

四日晨噴齋來季英已他往久之筠青過余約噴齋筠青將往
西武酒樓行過長巷旅舍望見上一女子向余招手即上海舊
識使金月梅乃與噴齋等偕登其樓飲然道故遂邀其同往游
飲月梅人極伉爽善應對落，有丈夫氣時余於其已上新豐
輪舟故飲罷偕噴齋登舟一視開舟明日黎明開駛遂復下坐
小車北去至估衣街詢佑三晚車始能到乃隨筠青等開游狹
巷薄晚復至紫竹林酒樓仍招金使至噴齋酌飲也夜詣小白
樓浴身浴畢噴齋送余登舟佑三夜半後來

五日舟鼓輪行余猶眠未起薄午抵塘沽待潮浦始出大沽見
佑三榻上有春面說部叢書之一皆已探小說取而觀之情節
離奇夜半閱畢

六日補作日記食時舟至煙臺停半日聞煙臺水災斃人甚多
舖鼓輪行晚過孤山月明

七日黑水洋一日風激盪卧而觀書

知人之術自古為難人豈能徧知哉故人君惟精擇夫相而已
相精擇列卿列卿自擇僚佐然後人君執簡以取繁而所用
無慮不當使不知此術而於大小臣工必一一自觀察之皆而
少功抑何益哉故孔子對衛出公曰人君所慮者多多慮則意
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用人者其識諸
孔叢子載子思之言曰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王公簡其
富貴忘山田人苟能聞道知道之可樂則無福慮貧賤慮富貴

一也

凡一國之人精神不可不平等而形迹不可不平等思想不可不自由而行為不可不自由蓋形迹平等則不能聯合統壹而團體不固矣行為自由則道德法律破壞欲保治安難矣夫團體不固治安難保則并精神之平等思想之自由亦不可得矣

西儒愚智兒與瑞林格同時以哲學名瑞氏之學務與康德貴息特相反對愚氏則以論理救世之而自標新義黑氏之宗旨以為主觀與客觀無差別心思與事物亦無差別有一名言曰物即非物二者為一又有一根論曰相反者常相同如有與無相反也然物不能自有借人思想而後知其有亦不能自無借人之思想而後知其無倫有與無皆現于人思想中故有與無之差別也又有名言曰凡物莫不相異而相同之故即存于其所以誠哲學之美福永不可欺者客之愚智兒懷疑派也無所

謂心無所謂物物即是心即其物忘山曰其說之是否不敢決姑存一種學說錄之

愚智云身體之老為衰顏理想之老為成熟不易之名言也

八日補到上海舟不能傍岸遂坐小舟上陸命僕携行李至義善源全因訪石芝及淄東少山

餘杭章炳麟一布衣耳而政府疆臣至以全力與之爭訟控于上海會審公堂清政府延訟師章亦延訟師而造對噴無端勝負如何本朝數百年出隱不可告人事必被章宣播無遺蓋訟詞一出俄頃騰走五洲滿人之醜態可掩矣章雖敗亦何恨昔欽冰主人撰李文忠事蹟曰甲午之役西人皆謂日本非與中國戰乃與李鴻章一人戰也以一人敵一國鴻章雖敗亦豪哉今章炳麟亦以一人與一政府為敵且能任意侮辱之使不復得伸眉吐氣炳麟雖敗亦豪哉

夜留宿渭東家見其案頭有迦因小傳取觀之僅半部蓋寫男
女二人私情也是日微陰南方多雨

九日晨晴霽訪益齋仍坐忘山廬經譚益齋懸一聯云掬水月
在手弄花香滿衣新吾贈也亦道意

益齋亦長善律學汪桂芳甚肖桂芳與鑫培皆長庚之後起者
也季英云益齋之于桂芳猶周子衡之于長庚蓋貌稱神似者
忘山曰審曲與觀畫皆極難事必以能尋其味為上曲之味從
一字一字出畫之味從一筆一筆出

在益齋家午飯罷小坐即出城回義善源開估三往蘇州詣
送不及因訪芝生不過復詣渭東與作象戲負一局去視石芝
留宿馬會章生來與暢談

十日訪蔭亭處軒遇伯良仲錫昆仲

蔭亭云我國腹地出產頗豐衍人民亦富多貧少故不患無財

患無理財之法患無完善之法律不足以維持官民調和上下
遂使政府與人民情意不接血脈不通故民雖富而國之貧如
故也蔭亭是說亦實有所考據非空言故余不敢不信

天下之理有三曰道理曰事理曰算理道理其大綱也事理則
精矣祿理則尤精故但明道理不明事理者未為可也但明事
理不明祿理者猶未可也故必先由道理而事理由事理而祿
理皆無不通夫然後謂之精于理

訪浩吾于中外報館遂至維叙園待益齋首生石芝未至

余此來實為富陽典中司飾房之胡國琳舞弊虧去銀數千圓

一事雖已函告管總徐蕊林嚴捕懲辦始終不獲其人故潛身

南下欲有所整厲海上均留不逾數日將返杭也是日在維叙

樓上忽僕人來報稱富典犯事者被徐寬對在大東門外郎家

橋源泰紙棧中促余速去余聞之急披衣下樓坐小車狂奔而

往見忘林略談仍追雅叙則石芝等已到余小坐即向上海縣汪瑞亭既見迷顛未瑞亭
善源具衣冠乘肩輿入城拜上海縣汪瑞亭既見迷顛未瑞亭
允出差往捕余辭歸薄晚忘林來詢知胡國琳已被捕入縣署
若余固為走事未不意神速至此且能在海上緝獲非所計料也
晚仍與益齋飲雅叙夜宿寶記是日微發熱以昨夜感寒故
十一日間友三自蘇州歸往視之而眠未得見歸途過嚴筱舫
有對仲雅者直隸通州人久居福州工繪事善鑒別書畫是日
所携石谷山水冊頁渾雄蒼潤碼走真蹟又黃君鞠工筆園林
圖極佳筱舫亦出所藏名人墨蹟甚多無一可取者蓋受人之
愚所費金殆不貲也日中留飯余胃氣塞滯飲食不知味殊歸
腹瀉時許芝生相見談久之同至福女樓茗話晚雅叙園見益
齋益齋昨晚隨余至寶記與石芝譚發行名理甚多石芝疑根
忽為之破其功甚大

是晚董質甫約坐有陳公坦余執業師聘臣先生之子久不見
矣其人善胡琴是晚與益齋二人合奏技者盡其妙

十二日拜上海縣歸日中話芝生睡偕游愚園幼涼園中有猩
猩人面似猴而非鐵索繫池圍邊與之食則食下狀與人同惟
終日貪食不知飽也徧體生毛無尾足指能拳曲如手形稍與
人異又觀狨虎閉鉄籠內形似貓犬十餘倍爪牙醒濁日食牛
肉是日感病疲卧聞園丁云無病時觸之則能發威頗懼人志
山曰狨如虎狼如狼終為人所制勇而無謀者其可恃哉
薄晚游味菴園過金翼齋俄芝生歸余話滑東

詩文書畫為宇宙間四靈習齋先生之言也忘山曰四者引
為陶情怡性之具則可若於其中求名則難詩如子美文如昌
黎書如右軍畫如六如而我猶恥之

晚雅叙園坐有質甫公坦益齋少山夜仍與益齋在石芝處談

十三日買書訪傑醫日中芝生過談俄徐汝霖亦至知胡國琳
已起解蓋按縣換差到富陽須七八日余亦於午後借汝霖同
下船返杭薄晚開行夜月甚明舟中熱甚

十四日侵晨過嘉興日中至石門浦到拱宸橋肩輿入城下榻
竹竿巷張第

十五日向午訪星輝星輝病潛夜不成寐時猶眠未起余坐以
待之與青儒譚杭州連日晴或暑逼人余袒露揮扇猶汗下如
雨倦寄巴黎信薄晚入見星輝則秉燭坐黑屋中戶望闔不通
空氣悶極時日猶未落也星輝以此為衛生養病法焉得不病
十六日拜高子韶代仲華投信訪毛子丹子丹房宇闕故有馬
樹、聲滿屋又詣蔭村蔭村與仲華叔也新築屋數楹庭亦
有花樹頗得生趣薄午詣佑聖觀卷見媪母及樹珊談及因琳
事屢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訪春卿春卿之妻去年死欲續

要因兒女幼撫育無人春卿與余談久之出西門餉余哺歸順
道訪翰香不遇

十七日蔭村過翰香亦至略談去高潔承米潔承余富典中之
譏察人也行將與余同至富陽逾午補作日記觀書

昔孔子為游道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魯文節送行流涕交
頤子高抗手而已既而背就路子高謂其徒曰始也謂此二子
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
乎其徒曰凡治者一處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
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節錄孔子忘山曰泣有出于天性流露不
能自己者雖丈夫曷能免焉惟大姦之人亦可以偽為也若見
人之泣即謂其非大姦即懦夫殊未盡然或曰丈夫而泣不幾
婦人女子乎曰英雄肝膽兒女情腸必兼有之乃稱丈夫
西儒曰賦稅者乃人民義務上所應納之股多金以爲一羣中

辦理公事之費用是言也。與余意中不謀。而今故嘗論欲得民
權先務實業。實業興。或則民富。足則可多納股。分金股
多。自然有權。即無權。亦有力。與之爭。是故富者為政治上根本
之根本。不刊之論也。

余讀英國工商業發達史。而知十七十八兩世紀間。英人工業
之進步。有二原因。一西班牙強盛。齋食佛郎達斯。佛郎達斯
歐洲製造之中心點。為各國所仰法也。既被西班牙之侵相。率
遷入英國。英國製造業。不獨免佛郎達斯之競爭。又吸取其遷
居者。大新國之工業。其富。忽倍于昔時。一法王路易十四。行撲
滅新教之策。國中。新教徒。萃工業之精華者。盡逃于英國。英
國受之以振興工業。時銷業。玻璃業。紙業。一時大起。盡出于新
遷外國人之手。由是觀之。一社會之盛衰興敗。雖曰人力。豈非
天運哉。人力不盡。天產之人力。既盡。天賦之恃天者。必有賴于

人。情人者。必有待夫天。以人造。因以天。結果。其庶幾乎

十八日詣道街。見少川孀母。又往拜陸德生。代仲華投信。日
中訪謹齋。月望留午飯。與謹齋。總譯會羅。短人來。蓋月筆家中
患病者三人。延短人診視也。杭州城內。時疫。流布。幾于無人。不
病。大都發熱。頭眩。熱退。則四肢。皆紅斑。此死人甚少。非如去年
疫氣之盛。昨復詣蔭村。詢及仲華。籌款事。知子韶已允百金。陸
處。則無消息也。仲華由主事。改知縣。因選缺。無期。大悔。欲贖金
報捐。員外郎。而價昂。非二千五百銀。不辦。其南中。所籌集。不
過得千餘金。但足恢復主事而已。下。昨至同吉。典內。晤[△]紹[△]齋
十九日終日不出。與荅生。作家戲。梅孫過談。

梅孫精數學。能推測未來事。蓋以上。壬法。貫穿。易理。所推。頗有
驗。庚子之役。屢謂必亡國。而梅孫。猶以為未也。其後。和約。果成。
列國兵解。余因問。滿朝廷。將來如何。梅孫曰。尚有五十年。國祚

暮字不誤

我輩皆不及見也但欲其興起則無望日薄崦嵫光線愈短而已又聞那拉及雷令如何曰見龍不久將躍淵矣惟西山老佛福根頭大開龍興時亦有一雌皇倚樹其間此語不知以何考以此終殆天數也且此人不過粵西一富婢身一暮得志遂歷六宮朝四海誠上應天運豈偶然而耶又聞杭地如何則云二十年内可保安堵過此不知也都下可居否曰無他譬如拳初必不再起況不以官為家但點些潤跡于庸俗人中又何患哺梅孫去晚陳震權來大雨雷電

二十日雨止金雲孫來即去逾午詣塔兜巷昨晚得仲華電走日嶺之律與蔭村談仍往視星墀晴訪粉香不過至豐樂橋獨坐樓上酌茗啖麥時或暑樓開風來頗爽下臨河隔岸亦有茶樓杭人善談者聚集於此北望有山一角色醜翠不知何名余馮閣徙倚久之薄晚歸作日記

余日記不能每日筆錄必隔三五日或七八日十餘日然後補記一次所記皆實無虛詞也余五日日記規則三條一每日所作事無福邪正善惡皆直書不得稍有諱飾一日記中不許贊議人亦不許無端贊美人惟已沒世者不在此例一凡用他人之論說精粹者亦可筆諸日記但不得攘己有須冠以某人之字樣以上三者為作日記之金科玉律不可不嚴守

二十一日早陰陳震權來約余游湖上會鈿桐齋過范桐士綉士亦至俄銅齋去余命雜髮匠髻容畢遂偕震權及桐士昆仲步出錢唐門至張祠肩舟直放高莊在蘇堤之西時天光晴霽湖波蕩漾綠葦嶂擁翠舟中三四人笑語忘形俄頃舟泊危港乃徑登岸過于忠肅墓道不數步已至園中竹樹依然池為半開廊榭迴曲惜園牆太峻不能收外景為高氏一家林園耳坐久之遂返舟游彭祠舊名三潭映月西湖最勝處在水中央有

九曲石橋荷香遠聞四圍長堤皆種楊柳之外衆山今抱蓋攬
一湖之全景焉欲至彭祠須由圓洞門入竹徑中乃得至退
省盦登小樓四面可望湖迤東有開放臺用高常侍聖代休甲
兵吾嘗得開放白意其後垣臨湖皆高竹蕭森幽茂迤西即彭
公祠殿彭移吾浙無戰功忽於其遊息之所建祠抑無謂矣日
日中腹微饑泛舟至樓外樓忍意飲飲罷游蔣祠蔣祠建立
早蚤記己卯庚辰之間余隨先人由閩返杭時方六七歲曾未
游山石亭榭如今狀時祠已興築七八年矣尚無所及祠彭祠
也登款峰間拜明末諸賢主遂下步至俞樓雖狹小而頗曲折
坐久之相率登舟放入裏湖往視李文忠祠蓋新落成者猶未
竣工殿宇巍峻然無可游觀遂返舟入金沙港一路亂山聳翠
草樹雜出荷芰咸開天然園畫須臾至蠶學館繞道步行游唐
莊實唐姓家祠堂宇整麗其後闢地十餘畝徧種荷花造曲廊
臨水日晡風起最宜避暑且面北高峰山勢雄兀逼人余及震
權桐士翔士坐廊間品茶吸煙良久始議歸去至張祠日猶銜
山忽雷聲殷々震權云雨將至連入城相率急步而行未至相
臺分司風雨交至余衣盡溼奔至一人家小避俟雨勢稍緩乃
持蓋蹶躡歸桐士昆仲亦狼狽殊甚

二十二日大雨終日昨晚慈林自富陽來仍為國琳事欲緩解
富陽在錢唐暫押十日如能盡償所虧蝕則已逾限不償然後
解富懲問余允之是日飯後冒雨乘肩輿往拜錢塘縣鄭瀚生
告以顛末瀚生許諾余遂歸觀書

二十三日陰作日記終日不出

二十四日觀新民報

是日國琳解到
慈林已回富矣

無競爭者無進化此宙合之公例也若強欲免世界之競爭以
求大同無論必不可得即幸而有成而世界之進化已萌芽于

此矣

羅普政黨論云人類相約而成人法既相約成法而公認之則不可不授以強判之力而彼此俱從其命云試問但立法而無人以守之執行之彼法自能強制人耶皆守之者有人執行者有人則彼為無專制之權不能辦也譬諸司警察者見人遺棄于路當時即拘入警察署矣是非專制之權乎故居今之世人罵專制矣吾獨謂專制不可盡廢當與共和並行立法用共和行法必用專制不易之論也

飲冰主人撰英名物格朗宅傳謂英人當二百餘年前憔悴呻吟于虐政者與法國革命前無異猶可言也謂與中國數千年歷史之性影無異則大謬矣試讀中國歷史果係何朝何代有貴族平民挾兵力與上爭立憲如約翰之故事乎又於何年何代有豪傑如西門者引兵戰勝王家扶立民權耶然則中國之

程度較之英國二百年殊無影響之可及何得妄用為比例飲冰之論事亦太踈濶矣

二十五日謁左泉師師病卧在牀一家皆染時疫余至房中見談久之始去訪介軒繼論時事日中在孀母家午飯哺詣謹齋日望又至中學堂晤潘鳳洲俄造星輝與談片刻即歸觀書英人既為立憲之祖國而近百年來其待屬地之法又逐漸改良吾意地球將來為無一統之日則已有之必英人也

吾始也謂黃種雖不能自立亦不必滅亡或與白種人媾合異化出一種人在黃白之間者亦未可知今乃知其難蓋讀觀雲中國興亡一問題內有云優種人與劣種人結婚生子能失優種人之性質吾恐西人入我國後有鑒于此遂懸為厲禁使黃白人不許為婚則化種一說亦無望矣雖然我國人究不得全謂劣種其聰能力有突過西人者或冀西人之不之禁也

作書備
誌林末

二十六日連日或暑揮汗不止觀報

英人貴族之制由血胤貴族進而為功勞貴族又進而為財富貴族或曰功勞列而為貴族宜也財富何得亦占貴族之位曰不然歐人之有財富者皆由務本業所致往其家愈富則納税金愈多夫國家本以百姓為股東税金即股分金納稅多即股分多之人自然應享權勢應列貴族

薄晚借球拊蓉生子瑜四人步至鹽橋登鶴揚樓酌茗開談皆
黑乃歸

二十七日少亭來自富云蕊林染病急切不能到杭余告以蕊林不能不來之故俄字涵過少亭即去會有楊家牌樓墳親吳雲善來問余何日謁墓答以出月補觀書

言語不同歷史不同風俗習慣不同斷不令成一國此世界之公例也然自輪船鐵路大通萬里之人漸相親狎則風俗習慣化而為一必有此一日也則此後國界亦可漸泯矣

新民報二十八期政界時評云俄今皇尼哥拉第二現已許國中宗教信仰自由且謀擴張自治制度並救助農民壓制之勞動同時美國議院新定法律凡殺害大統領及大使公使者處以死刑謀害未遂者亦定處死無以府黨人嚴禁其行入境噫嘻以專制國而扶植自由主義以共和而採用禁壓政策可謂咄咄怪事志山曰以等議論確是無識之徒所為也夫以民主國之大統領苟有罪公黜之可也以一二人之私怨殺害之可乎且公舉之君與世襲異既全國人戴仰之必其賢明能任一國之大事業能保持一社會之幸福者也今忽死于一二人之手是不啻全國人被其傷害焉可不處以嚴刑以何得與專制禁壓政策相提並論也且無政府黨尤為世界無理之黨派雖

此派萌芽時亦有激而然顧流播已久竟自視為天經地義不知過猶不及其弊患與獨夫民賊之初世界同美國文明政府豈可聽其受此黨人之害乎若執是猶以為壓制是從天下人為惡坐視其害善良也新民報乃有此等語亦報之污點也
二十八日陰雨過午往謁雷源未得見覓其子劍心晤詩星堦即歸觀報

歐洲列國衣食不給朝不謀夕之貧民甚多無政府黨即此種貧民之淵藪也凡人所以致貧苦不由于懶惰即夙罪使然何所用其不平乃必藉此為名以害社會之治安其罪更重矣
凡一國中之思想議論不患其歧但患其同愈歧則真理愈顯愈同則真理愈晦莊子曰異端曲說蜂起道術將為天下裂此大謬不然之說也然當印刷郵便鐵路輪船未通以前人之見聞智識不能日下增長之時誠有此弊蓋各守一家之言不能

相通故也今則一日之內可見無數人之議論所見多則人下皆能析衷集益何患真理不出而道術之將裂也
歐美人有所謂保護動物協會雖一雞一犬一蟲一蟻苟有以非理虐待者必加懲罰仁哉

二十九日微陰頗涼觀書
新民報雜俎載小兒科醫生某云小兒之生長全在睡眠中容

有是理
所謂倚賴者無一業而專仰食于人謂也若與人分執一業

而文相換文相助是不名倚賴
今以之國民不許女人有政治權竟欲使降男子一等也而偏

許一女人擾其國王王位此最奇之事強勒約翰女權說云
西諺曰必然者創造之母希臘哲人瑪里特士以必然為天下
之強力謂其可以捍百難而不顧也信然

昨日以昨夜稍寒手足重滯不舒薄晚發熱因飲薑茶覆被眠汗出

三十日晴疾小愈胃閉喜食甜物食他味皆覺苦終日與球拊談七月一日晴熱甚胃猶閉不出門薄晚月望未談

觀新民報說希望云自古之偉人傑士類皆不肯苟安于現在之地其心中別有第二之世界足以饜人類向上求進之心誠哉是言但彼等之所謂第二世界與吾所謂第二世界大不同耳

法王路易十四亦有求不死藥事與秦皇漢武同此余所未聞千七百七十二年有佛禮兒法蘭西人亦哲學家其宗旨以為欲救治社會之罪惡則莫如先自救其罪惡救治之道莫大於克己又以為倡一學說欲世人行之則莫如先自行之其學以躬行率物為先頗近于我國之儒教

晚庵法言云語法律之宗旨則曰劃人之權利之界限定人之義務之分量務令各得其平忘山曰權利既有界限義務既有分量自由云乎哉夫人所以不可不愛自由者對無公法律之世界強凌弱富欺貧使我弱者貧者不得自由而言故平民羣起議改革必以恢復自由為名既有公法律則人當守法人不得自由惟人不得自由而後人自由矣

又云野蠻自由之極其終必成一強權強權生而自由死矣名言二日晨肩輿出錢塘門至張家園謁墓松楸無恙惟槐桂根老宜加肥料薄午又至蔣家塢謁祖墓日中在墳親家午飯余甚熱後胃猶結齏飲茶覺苦遂索糖茶解渴略有味境親吳雲普引余至屋後游觀高竹數畝攢雲拂日此外有山山多細石流泉淙淙清澈見底頃所飲茶即取諸此余謂田家人果有福哉飢食自然之蔬穀渴飲元質之泉水渾然不知世界上事而

一家之中兄弟怡、妻子嬉、日相對於岩壑間、彼居城市喧
囂之境者、安能及哉

三日熱甚、觀書作日記、汝霖來自甯南、議辦國琳事、夜深去
四日作日記、晚步亭來、云國琳允先出三百銀圓、餘二千圓、乞
人作保、限年、拔歸、余謂事無不可、惟將來如國琳不肯、還須保
人代繳也

國琳在牢獄、每日與余通信、余亦作書答之、國琳有病、余為延
醫療治、其飯食亦余任之、旁人或謂余仁厚、余曰、此非仁厚也、
惟我如此待之、彼尚敢抵賴、則余終治其罪、彼亦不敢怨也、辦
天下事、無論大小、必須恩威並用、乃足以服人、我之為此、乃機
權也、以仁厚視之、誤矣

我有天生兩隻手、一剛一柔也、我有天生兩幅面孔、一慈祥一
嚴厲也、忽剛忽柔、忽慈忽嚴、厲皆隨機、應變運用在我

五日飯後至佑聖觀卷待擲珮歸縱談余或推章枚叔文章在
梁卓如之上蓋卓如之文枚叔能為之枚叔之文章卓如不能為
也且枚叔偶然降格為卓如之文其氣味淵雅遠在卓如上故
枚叔真不可及也卓如文章人之優為之雖然此以文論文也
若發人之蘊潛人之智鼓動風氣則卓如一派文有用而枚叔
之文人不能解也

晚訪星塘留飯夜深歸

六日潔丞過談俄宇涵偕國琳之弟國榮同至國榮始欲覓其
表叔周琴孫作保而琴孫病目別請徐君德華保任余曰德華
余不識非汝霖保德華不可國琳不能償德華償之德華不能
償之則可許也於是國榮去晴微陰國榮偕汝霖至德華亦至
岸然年長者也慨然歎為國琳任余曰德華先生余初識荆尚
須蕊林擔此重任蕊林能允乎荅曰不能遂各散夜余作書致

蕊林曰德華余不知何許人且家境非充裕何能為國琳任巨款國琳狡猾非鮮富廉比不可我明後日即拜縣起解毋須多言
七日補國榮又來乞緩期蓋見余昨日致汝霖書懼遂欲別覓
鏡于質產者作保求展限二日余曰果得其人三日亦不好國
榮感謝拜舞而去薄暮球柎來自家中球柎足底生瘡前日在
書館內一夜宛轉哀號喘不忍聞蓋奇痛也昨日歸去延醫對
姓以刀割去腐肉痛始止今日來余與開談道及國琳事余忽
警覺向球柎曰即有身家殷實係人為國琳保此二千圓分五
年十年撥還然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保人於三
五年中有变故我向何人索錢我此時僅得國琳之三百銀圓
財餘款雖保如不保也球柎曰是亦難料也余因丐球柎速遣
人召國榮明晨來我別有計議球柎允諾

八日晨左泉過為仲華籌款事左泉允五百金俄去國榮果余曰
我已稍有更安矣余如覓得切實保人非先墊付一千圓不可
并與所出得一千三百圓然後餘款可緩數年撥歸亦須三思
如事必不成速告我即解富毋延時日國榮再四懇情余終
不允國榮曰有鐔仲美與余兄友善我電召其來或彼允代出
未可知遂去薄晚蕊林又來坐久之去余獨坐觀報

今日之守舊者非守古人之舊守現前陋習之舊也若果欲與
反古必笑為迂矣故浙江潮社說中有二語云語以古則譏為
迂語以今則駭而走確論也

西人有恆言勞動神聖也彼視職業無上下無貴賤而惟以勞
動為最尊貴而惟以自食其力不食于人為最尊貴其所賤則
怠惰而食人者也忘山曰此與余前謂最可敬者勤而務本業
自給之人最可賤者盤樂怠傲無識無能之執矜子弟語意正
相合如前所見之墳親吳雲普彼真最可尊貴之人也彼於一

年四時之中或受傭于人代人耕種或入山樵採賣薪于市日
得數百錢以養身命以贖妻子無求于人吾欲五體禮拜之呼
曰神聖

我國福建上海蘇州杭州驅疫之法誦經禮佛日本神戶東京
新瀉驅疫之法柵居燬屋然而日本有效而我國無效蓋我國
以疫為有疫神日本以疫為有疫蟲蟲耶神耶孰是孰非耶
九日微陰游湖上与子瑜若生偕泛舟先至南屏山游淨慈寺
老僧餉以蔬飯味復甚高莊補至彭祠味藕於夕陽在山從容
返棹舟至錢唐門登陸步歸

十日晴晨少亭來補園學亦至云鏐甲美今日始由上海行明
日可到嘗與商乞再展數日余允之園學去薄晚汝霖又至
與小談

凡居人上有權勢者不要使人畏但要使人服之一字非思

威兼至者不能以仁厚為體以嚴猛為用者君子也以狠毒為
體以善毒為用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辨微矣

余生平無他嗜好惟見人有不平之事必出而干涉之扶其善
者抑其惡者以是為消遣又處事接物及與人談論但問理之
是非絕不知避嫌怨此余之特別性也

十一日補微雨即止作日記

今日號稱開智之人動以我國富戶受從事興業盤剝小民之
利為詬病不知興業實我國之小銀行也其利濟貧民甚溥設
并此無之則貧瘠下戶遇有緩急何以為生人但知恨富民之
得利獨不為貧民計耶

以支那比印度為近世通時務者之常談矣余獨謂我國不可
與印度同年語蓋自開闢以來皆以奉種人治奉種獨自者至
隋中間數百年北方受異族之管轄南方猶自治也直至元代

以後始全受別種人之壓制然中間明人猶恢復自治之權數百年非如印度當古初時代即被阿利安人種侵入凌壓土人分為四種階級而其後又屢易其主或屬波斯或屬馬基頓或屬回部或屬蒙古或屬阿富汗其土人從未有自治之權者也若論支那將來或為印度則可而印度從前之歷史斷不能比支那也

十二日晴徐左泉過文來銀餅一百三十枚蓋助仲華者

薄午誦湯虞樽金源紀事詩晡星墀邀飲晚歸觀書

俄人近亦受其政治之侵略而為經濟之侵略觀于去年十月中俄大藏大臣威第巡視東亞而歸蓋即經濟政策發動決意也歐洲偵探家皆有換形術能屢受其狀態雖与之至熟之人對面不相識此較之我國隱身術能力更大

十三日詣左泉杭州俗例凡人死在一年之內者遇中元節親

友皆來拜其竊左泉時丁父憂獨設齋座余遂便服拜之俄詣星墀留午飯晡詣榻榻暮歸觀書

說苑曰聖人以心役耳目衆人以耳目役心呂氏春秋曰物也

所以養性也今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以耳目役心以性養物皆

所謂顛倒而失其輕重者也

室大財多陰
臺高則多陽

呂氏春秋解天園地方亦極有理謂精氣一上一下園周復雜

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園萬物殊類異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

地道方

忘山曰師弟者人合之父子也朋友者人合之兄弟也人合往

往勝于天合故師弟之相規有過于父子朋友之相愛有過于

兄弟

十四日終日不觀書及報

呂氏春秋尊師篇云義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

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忘山曰然哉然哉以教為利人之大者以學為利己之大者然則人以教十年之光陰生在世間無一日不教即無一日不學無一日不利人即無一日不利己也仲尼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之謂乎
安法主本在立憲立憲之本在財賦財賦之本在實業不易之論也故日本維新之際士族皆改業工商今我士夫稍開明者動好為大言談民權自由不務實業有愧多矣
十五日球拊來書館足疾已愈晴陰村耒談道及餘杭人之陋僕云人下惟知痛詆章炳麟語及學校則動色相戒以為此最壞人心風俗之事無非教子弟皆效章之所為而已忘山曰叔叔所為過激然彼固以鼓動風氣自任者也孰知適足塞人聰智阻人之開明始願不及此也噫

晚觀書

上德之士最重報恩既受其恩即不能不報不問其人為何如人也是故士夫立節必自不輕受人之恩始輕受人恩而不審擇其人雖君子將不免為小人所竊刺而無以自脫也是故爰旌日富餓死不食狐父之盜之食義之正也蓋中郎不能以死拒董卓遂致墮其牢窰辱沒以終豈亦未聞斯道歟
呂氏春秋禮聽篇云人主之性莫過于所疑而過于所不疑不遇才則不知而過于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教則是非無所失舉措無所過

十六日雨雪孫耒談相對飲酒為樂
觀理財學綱要忘山曰人在世間凡居處飲食衣服器皿及一切養生衛生之類無一物不需錢買其不需錢買者亦有之在天則日光與空氣是也在人則心思與氣力是也心思與氣力二者既不需錢買而人能善用斯二者即足以致富故人但患

不勤

聚無數人民各執一業公會于商界競爭場其百貨價值忽低忽昂忽平隨時變動者由于一社會中供求相對之故非一二人力所能為也亦聽其自然而已如海水然誰能禁其無風以作波浪而常使平如鏡耶故商業競爭場可名曰商業競爭海

十七日兩天驟涼衣皆重襲觀書及報

忘山曰人不可無忍辱之能力忍小辱足以銷大患世間固有以不忍小辱而激成大禍奇安破國亡家者楚卑梁處女與吳邊邑處女戲于桑下卒致兩國構兵殺人數十萬魯季氏與郈氏鬪難遂使三家叛亂昭公出奔社稷危甚矣星之之火可以燎原消之不能將成江河小辱不忍必召大亂如是夫萬物之面積以度量之尺寸表之萬物之分量以權衡之輕重表之萬物之價值以金銀銅之錢數表之萬物無遁形矣

呂氏春秋任數篇云耳之聞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名言

十八日微晴觀書

凡人處天下之事其能使我可信者理也故君子必據理為斷不專信心亦不專信耳目信心防為心所欺信耳目防為耳目所欺非不信也不專信也昔者孔子窮于陳蔡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得米而饗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少選食熟進于孔子孔子佯不見起曰今日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入甑中彘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心猶不足恃西園偵探家往之能窺人言語動靜之微衣物瑣細之故即瞭然于其人來歷及今日所為何事言之一一符合如神此種能力我國古人亦有之如東郭牙察管仲之容臂口態而知其將

伐晉齊夫人察桓公之行步氣志而知其將伐衛周襄知察晉使之色貌而知其將有戎事當時皆驚為聖人在今日西國直偵探家之慣技不足奇也

辨學之不可不講也以爲出言立論之條理規則而已雖然辨學中確有謬誤不可不審蓋于詞似順於理實非者如西國有某律師忘其名一人執贖為弟子与約曰今先納修金半數俟學成助人爭訟得直然後償其半師許之亡何盡得其所長辭去數年不聞其助人訟事師怒乃詰其弟子于公庭既相見師謂之曰今日不備尔訟之曲直終需償我金訟而曲尔服官之論金償我宜矣訟而直我之教也如約償我矣弟子曰今日不備訟之曲直皆不償尔金訟而直是官論我不償也訟而曲有約在如之何其償尔也我國古時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于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此凡事人以為利也死

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願可以見人乎又秦趙相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為趙助之趙所欲為秦助之居無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使人讓趙王曰秦趙約相為助秦攻魏而趙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使平原君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為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以上二事皆見于氏春秋如此類事皆辨學中之最堪發笑者

十九日晴雲孫過与同詣豐樂橋小酌食盡飽乃登悅來閣茗話逾午歸是日欲游吳山不果晚因茶來云已假得房屋一所作抵值一千圓明日可往觀也在上羊市街余諾之

二十日晨同程震權往觀羊市街之屋朽弊不堪不過值五百圓想因茶之作妄堅不許遂歸薄晚榻珊來談會因茶又來再四懇乞余勒其再繳五百圓并屋合一千之數則可允因茶曰

屋實值一千有契可驗契在紹興明日取來觀之足證也余因聽其取契因崇去余夜與容生商之容生獻三策余納其上策於是國琳之事始議定

二十一日訪季中談是日晤蕊林告以昨夕與容生議定之策蕊林無辭日中詣呈輝因函告球村已許國琳房屋抵押作八百圓算餘款仍立據分年繳歸但須於數日內將房屋交涉事辦成則可了索球村允諾甫歸晚范昌士過談

昌士於去年奉肅王之命往香港就學堂教習之職到彼半年餘學堂猶未成立遂辭歸蘇門至是來杭應秋試昌士自云在香港雖未辦一事而於南洋情形頗研究知其崖略焉

華民之寄居于香港者人口五百萬皆產七百兆不可謂非既庶而且富其地之政權在英人而商權在華人華人与英人有平等權利非若支那別口岸華人盡受西人之欺壓仰其鼻息

者也彼民皆自視其地為樂土非不繫情宗國而斷不敢言歸蓋感于政治法律之不若彼也噫

康梁之在海外聲名掃地蓋自私自利之見為人所窺破雖其議論有足取者而卒不信其人

印教團者亦饒于財始與康合漢口之役暗助其軍械既聞事敗又背康求媚于政府其人蓋進退失據者也

夜微雨昌士去

二十二日晴作日記震權來
二十三日步詣塔兒巷與星輝談甫歸球村遣其子炳之來議國琳事余約以二十四日將房屋成契則可釋放國琳且非屋主任姓者到場不辦炳之晚去余更約高潔翌明日来此
二十四日晨震權來未午國榮炳之及任姓者到潔亦至集議于張宅之客座炳之等欲先釋國琳出然後成契余堅不許

要其先成契立據聽國琳在待質公所查諾然後議釋放相持不下彼等乃創定通法成契查諾皆從命惟契成置之堂中案上彼此不取請往釋人，到則人契互換余與潔丞等允之會炳之為餘款券上立名查諾事小有抵牾余大怒曰天下事往往有功成八九而因一二無足重輕之細故足以敗裂大局者此類是也炳之愕然去達暮父子偕來願如約遂於燈燭下繕寫契券有多人襄助契成已二鼓不及釋國琳始議契件由球拊收攝俄球拊欲歸任姓者曰不如徑交居停乃將新舊契據及糧串戶貫租約等物一一點交余收未藏于篋中

二十五日國崇炳之來余命僕持新契據偕往待質公所命國琳盡諾訖然後以余函達錢唐請釋放錢唐不許曰非具稟文不可彼由上海解富陽之犯犯中途放之亦須備文書通告兩處豈得據空函輕釋耶僕歸交出已盡諾之契據乃令速具稟

入日暮不得音息晚殮後僕歸云錢唐始終不敢釋放因富陽控案尚多也須移詢富陽待其覆文為斷久之球拊偕其一黨人至勢洶，爭詬錢唐無禮並索還契據余婉言却之與球拊約俟明日親拜縣歸決定眾始散

二十六日往拜錢唐未得見探知國琳仍決解富陽蓋已有他人控考之也歸而大雨詣塔兜巷星塘家招球拊來談峻辭拒之曰無論國琳放出與否契約必不可還若欲還者俟到官請縣官公斷可也球拊無辭久之去俄又來強余書國琳欠款銷案不再追問之筆據余即書以予之曉歸榻珊先至因與談會日暮球拊又來強余再往拜縣為國琳緩頰余因冠帶肩輿往又不得見因傳其閩者出諭之曰謂國琳仍解富如專為我家一案則案已銷結矣倘因有他人控案我不能過問也閩者曰國琳富陽控案猶多解富非為君家一案也余即歸告球拊球

村失色倉皇去

二十七日陰肩輿詣濯聖因寺偕往富陽出候潮門四人并余行自杭至富陽八十里一路山溪迴曲林壑幽深如觀數十幅名人山水畫每行一里許輒變幻境界使人心中間翕幽朗無有疲厭蓋富春山水名甲天下久矣而其佳處尤在竹樹之多是故畫山水者必先畫樹木者山水之精神也無樹山減其秀水失其潤矣是日也中途遇大雨景殊勝晚到富陽已上燭人生縱不能周歷五大洲亦須徧游支那腹地好山水蓋山水者天造之園林以娛養人之心身者也人有自然之福不知享乃專因縛于城市中抑何愚耶

余嘗得句云丈夫一身託天地奇山麗水便為家天設之山水專以供高人志士游息之所非為凡庸設也惜今日民貧盜賊多山居每多危險故以居城市為宜

二十八日卧未起聞國琳解到俄聞琳村語知与其世兄炳之及國崇小園等咸未起与談令汝霖速具銷案稟初覓人代擬以未妥適令潔臣為刪易薄晚始就汝霖親往投縣中猶未肯釋放必索保人並云尚有外債慮人續控也是日炳之未與晚飯同一救人也救善人則有功救惡人則有罪同一殺人也殺善人則有罪殺惡人則有功卜式對漢武帝曰治天下如牧羊去其害種者而已矣天演論云治天下如園丁之治園其於園中植物也擇種留良故扶善鋤惡宙舍之公例也

是夜与潔臣共擬典章十六條夜深眠二十九日外間有浮言云國琳一日不放出通義典事一日不放了余聞而大怒乃近球村告之且謂曰通義事有何不了豈非君族昆季欲与我為難乎球村曰無之余曰如此甚好君在抗要我書筆據我亦要君書筆據云無論國琳在富如何凡其親

族不得向通義典及徐汝霖滋擾如有犯者聽我辦理球拊乃
舉筆書之以付余遂偕其子姓散去午後令潔丞與汝霖議彌
補虧空事及議典中新章遠暮猶未定蓋善後事宜決非一日
所能措辦也余因欲携所定新章回杭令諸親友詳議之

八月一日潔丞行晨往拜王達成抱病未見午後登貫山瞻拜
南屏考人蓋此次余所辦事皆暗有南屏維持余不勝感謝
歸沿江干行山水明麗以次日將近杭晚餐後集同人囑咐款
語始寢

二日肩輿自富陽行天清日麗溪流山色樹影雲光堆入眼裡
如行畫圖中薄暮到杭

三日晨詣潔丞與商典中各事日中造欄珊談

園琳舞弊盜物被拘彼胡氏族中以為辱其門第乃從而袒庇
之是大誤也夫宗族衆多豈能人人盡善有一人為惡當驅逐

出族不認為族中人与門第何傷耶若袒庇之則是令族人助
其為惡反自辱其門第矣不如此柳下惠為弟而有盜劫以司
馬牛為兄而有桓魋彼盜劫桓魋二人者能為柳下司馬門第
之累耶

凡一人辦事斷不能無過誤過誤者精神不到之處也有過誤
必有人指摘是在當局者善能者過認過改過而已能如是則
雖有過而人諒之則不生阻力而事無不成

晡詣星埕談留晚飯

四日早陰過午與球拊震權及子瑜三人游湖上舟至彭祠登
岸，上一買菱女子艷甚因緩步行九曲石橋見殘荷覆水時
天晴日光濃射因穿竹徑入至開放臺坐談談竊粉晡迫棹向
湧金門進發俄至臨水之仙樂園小酌飽留魚蝦晚仍自錢唐
門進城夜與蓉生譚

人能不說人之短不眩己之長至矣雖然在二三知己前亦不妨略言之然皆當留餘地不可盡也說人之短太盡者謂之刻說己之長太盡者謂之滿

五日晨命僕運行李出城日中訪孫耦耕談余之持論與今日新人異後生少年發為言論激烈而作事平，無奇余則謂言論宜和平手段宜激烈

訪星塘方設酒款客余亦與馬映復訪昌士因出城至拱宸橋登舟赴上海

六日舟中默日記南方陸路風景勝于舟行舟中窗左右望不過竹樹人家亦平，無奇也惟陸行則溪湖林麓空動移換景趣橫生富陽之游猶令我追戀不置也夜到義善源無間屋乃下榻阜豐公司樓上

七日訪益齋知己赴蘇亭又至杭彼此相左張然益益尚曾替

人教至甯隱相待授以外丹術因欲踐夢中約故至杭也出城請石芝聞筠青在此不知居何所又訪渭東渭東病登樓相見八日詣石愚小談訪王子辰蓋瓊珊有所託于子辰余往為代達甲中至昨飯園獨酌以次到海上益齋少山皆不在此又不獲見筠青殊敗清興快，欲速赴都時歸作日記

日內與蔭亭論廢科舉余謂以今日政府及督撫手段雖停科目而學校亦必不能養育其才何以故以辦學務者不得人故學生程度稍高必不肯低首下心甘受無禮之壓制於是動遭嫉疾不免無故被斥如浙省大學散堂事可鑒矣充此以往則凡國聰達才敏一派必不為學校所容而舍此又無進身地不驅而之亂黨幾何哉不如暫留科目使草野通儒志士得藉此上進蓋科目中多一明白人即官途中多一明白人明白人通顯者日多終為國家之利科舉實為無用耶蔭亭始不謂然辨

之良久終服余之說

九日晡游味菴園遇石愚歸途訪渭東筠青在馬相見大悅
余不解圍碁頌工家戲自謂得先為不可勝以待敵可勝之秘
訣在都時與仲華幹卿戰到杭又與蒼生戰屢以是獲勝頗自
負然一與渭東角輒敗蓋渭東善攻百守不能得因歎家戲雖
小道猶有無窮之奧妙焉

十日晨筠青過俄峻齋來蓋至自蘇州談久之去與筠青訪石
芝日中同飲雅敘圍論道

筠青云凡天下九流百家無論何種法術能稍一顯神奇皆皆
避女色惟其中有一門可以不避夫其所以不避者乃不避而
避者也

石芝根器極厚天資略遜故始終不能悟入自謂持靜功有年
並做小坎離工夫筠青問其避女色事荅曰有時不避筠青曰

凡持靜功者非絕女色不可也既不能持靜何益石芝爽然
筠青舉動頗不凡有仙器年五十餘神趣似二十許人飲食起
居皆健強無老態其於鴉片煙也啖吸可量一日或半
年不食亦殊不思此絕大本領余遠愧矣蓋余於鴉片寧不敢
近也

晡游伎館二三家晚峻齋約飲一品香

十一日訪建齋途遇胡所之別至日奉醫館因隨至其處縱談
建齋問余都中情形荅曰不知余身居京都不啻在深山中耳
更無聞目更無見也建齋又問聞汝兄保人才數人有之乎余
亦茫然蓋余在南粵兩月餘一切無所聞日中詣子均

我國人之與外人交接也始則驕倨自大不肯與之講理繼又
怯懦退縮不敢與之講理而國事民事俱不可問矣如上海租
界中華西交涉案件有種之華人直西人曲者而華官畏怯不

敢与争致使我國民含冤抱恨者多矣其實西人非不講理其
如我國之自適理界外河耶噫

晡訪筠青于江甯公所登樓見其抱疾卧牀上會渭東以車迎
之遂同詣渭東久之峻齋至縱談即去晚訪芝生与同至一品
香夜飲峻齋在坐是夕又赴子均之約

十二日過午肩輿進城先詣譚受欽又詣蓮孫家晡訪張信甫
小談遂出城易車至寶記晚与芝生飲江南村夜游五鳳樓鳳
皆妓者有五人皆以鳳稱同居一樓以五鳳呼之

十三日晨詣渭東筠青數日宿其家病小瘳會少山至自江甯
相見甚樂

少山人極伉爽篤信道術慷慨自任彼与蓋齋香英三人皆擔
承絕大責任將來三家相見為吾道中養成實力可預賀也
晡与筠青偕游園過芝兄以昨日有約故若談久之筠青辭歸

余与芝兄飲金谷香夜芝兄代余購食物備帶京餽遺者是夕
又至五鳳樓有雜妓亦捷靚秀可愛

十四日出街購各種新書自東園游學途關東學之輸入我國
者不少新書新報年出無窮幾於目不暇給又那人腦界於是
不能復閉矣日中歸修函致仲驥述所辦園琳一案並籌善後
事宜薄晚筠青過談

余有意聯一佛社嚴定約規庶有志學道者皆可互守庶不至
將來以各懷意見阻道德進步筠青以為然晚赴一品香嚴篔
簹約飲

十五日晨入城往視蓋齋猶未歸筠青已先在待余因同出城
詣芝生談遂訪少山与偕至雅叙園飲甚樂晡共游鳳窟樓空
無人知諸鳳皆飛去禮神鬼矣待久之始一歸余坐樓中雜
髮薄晚又至謝清香家小坐俄出散步街市天微雨共飯金谷

香是夕中秋節在鳳樓中設齋集友朋暢飲諸伎多集笙歌迭

奏惜天陰無月色

是日在鳳樓中一妓僕持神籤示
余輩中有一粒金丹吞入腹之語

十六日陰為芝兄料量匯款事過午同游味苑園茗話

園舊為張叔和產今賃與西人月得銀千兩西人移園中築高

臺臨池上下以車、作司形輪行鐵路用機閘運動人出以銀

圓二枚則許乘車登臺即坐小舟自臺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顛

盪若甚危險其實無妨也西人喜之乘者頗眾華人瞻怯多不

敢嘗試是日余與道生二人乘坐一次始大悟此戲可以練膽

夜在渭東家談要朋友何為所以彼此勸善規過為進德修業

之資此第一等之朋友也若有無相通急難相助者尚屬第二

著下此則酒食徵逐以勢利相聯今而已勢衰利散觀面不相

認矣余與渭東相交時、規其過失知無不言、無不盡蓋相

愛之深不自覺而出于此

人必推誠待人而後可望人推誠待我誠能動物是言不虛

凡朋友相處過有小不合可諒者諒之不可諒者直言規之若

貌合中離互藏意見是最為敗羣之毒藥

人能善知己之過是為大智人能善改己之過是為大勇董子

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人誰無過能自知自改則過日少不能自知自改則過日多聖

賢何異于人善改過而已矣

十七日雨購船票請渭東談筠青來譚笑為樂余決乘新裕

船北行聞是夕開行、具已運入舟遂於飯後偕筠青同車先

至丹穴話別夜深登舟始知明午放洋乃與筠青仍詣鳳樓借

宿睡眠中有鳳來儀余因行借鑪鑄劍之法

十八日晴復至阜豐公司與嘉軒蔭亭作別急登舟聞舟夜開

始聞於是不請渭東因得拜其母壽筠青亦在焉共談昨夜事

以爲是天錫也。時與少山筠青步游松栢園及愚園。愚園構造亭屋雖多，然頗瓌瓏曲折，且四圍有高樹大林，造者殊費心機。馬余三人坐池上水閣中，若譚久之，逮暮後容歸，夜設酒共飲。石芝在坐，飲罷，余高吟古今體詩，章悲感蒼涼，聲出金石。

夜半登舟，即解纜駛出吳淞輪聲震。

十九日風作，舟動盪，終日卧眠不起，倏忽又入夜。

二十日風平，晴，同舟者孫勉、臣、蔭亭之共祖，見人極樸謹，與余談極合。

忘山曰：凡人器量之大小，視其心之虛與不虛而已。心愈虛，器量愈大，無所不容。

在上海間有人譏歐陽石芝，謂其接待人之禮貌不無于貴賤貧富微有區別，遂呼曰：勢利之俗兒。余曰：不然，此人之常情，不足爲異也。所謂勢利者，平日交好，一旦驟富貴，驟貧賤而待之。

忽改其常度者是也。若夫漫不相識之人，酬接之間，豈能一律平等。

勉，巨人極方正，在壽州本鄉公舉爲總董，鄉人咸推重焉。

舟中默日記是日行黑水洋，晚過汝山，舟折而西。

二十一日，晴，到大沽，西人登舟驗病，凡坐客之男子皆登艙上。

排立西人來審視，一周余僕雲秀在杭患病多日，已愈猶未健。

復面有病容，被人驗視再三，始釋之。余與勉臣即換坐小輪進。

口至塘沽宿一宵。

尚有行李在新祐船命僕留押俟船到紫竹林再運入都。

二十二日晨，與勉臣坐汽車入都，日昧到正陽門家中，已遣車。

來迎，遂至羊肉胡同，與母妹相見，皆無恙。閱慕兒迭寄手書及朱陽先生書，又聞慕兒於六月間條陳時政，保舉人才，頗不稱上意。所保者陳寶琛、黃紹箕、楊文瑩、樊恭煦、黃遵憲、張元濟、六人。條陳中所言不一，中有請飭宰相大臣坐而議政及改官制。

二款慕兄自謂十年學問閱歷萃在此摺中亦可謂敢言
庭前海棠葉頰肥大蓋屢經大雨遂得活天氣已漸寒窗紗皆
易為紙矣

二十三日在家終日觀精日大公報

二十四日晨起訪李英談李英道力堅固自聞不二法門無毫
髮疑近又考完新法可助道力者祕不宣于人僅與余言之蓋
其所以生信心者信其有實理可據是事地起屋非空中樓閣
可比俄訪厚卷論及慕兄條陳厚卷囑余往謁夔相余諾之日
中獨酌于致美齋午後詣春臣繞道地安門歸車中觀續色探案
西人文字與言語不分聆其言語即可覘其文學如鵝腹藍寶
石案內亨利培克往見福尔摩斯時吞吐風雅用字猶謹足證
為飽學之士是也我國人多不治小學每于文字間尚用字不
謹無倫言語

余最喜觀西人色探筆記其情節往往離奇俶詭使人無思索
慮而色探家窮究之能力有出意外者然一說破亦合情理之
常人自不察耳

二十五日趁暑知虞衡司掌印瑞君調署節慎庫桂君芝圃署
虞衡司晚歸與仲華談

人之性質各有所近余平素亦無書不讀無學不研究然必以
義理為歸是余性質之所近也蓋余之學問以明理修身救世
為宗旨故於名理之書每酷嗜之不厭不倦也

我國人之大病在自以為是但知有己無倫新舊兩
黨皆易犯此是何以故曰闕德有凡有德者其心必虛則不
耻下人能下人而後可以居人之上而後可以由人
余每不解令人動喜譏議人雖小過無不指斥及觀其自己則
於立身教品之法漠然不講也何其重人而輕己耶夫人不注

意于道德克治而謂可自然寡過能之乎

二十七日晨驅車赴頤和園至工部公所易衣冠往謁王相談
久之辭歸一路看山，勢雄壯非若南方之幽秀者中途風起
過海向下車飽食復行到家風甚落葉滿階吟陶詩門前多落
葉慨然知己秋之向有感

夜與仲華共觀張菊生中英商約收議一若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而按之實情有未盡合者可見下筆之難故人每曰當局者
迷旁觀者清吾則曰當局者清旁觀者迷

二十七日謁陸鳳石出城訪花農縱談花農罷官復隱迹玉城
種花課子以自娛樂所居屋多樹果皆手自植者座間懸聖祖
高宗御筆匾額皆賜其先代徐公諱潮之物花農頗談時政余
唯一日中訪藩卿留午餐又謁方勉文，兩詣同豐堂新掌印桂
君約飲

余昨赴頤和園在車中觀書為同司潘經世所見是日經世謂
余曰車中觀書最傷目力而余殊不覺也雖然混迹京曹為車
中不能看書則無限光陰銷費于道途中矣

新譯哲學要領日本井上圓了著也謂講求各種事物之原理
皆名曰哲學故有政法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審美哲學宗
教哲學全平素治各種學問皆深究其原理則余所治實哲學
也西人謂哲學與理學有別理學是實驗有形質者哲學是論
究無形質者理學為事物中一部分之學哲學為事物中全體
之學

二十八日詣印結局又訪子毅留午餐縱譚

我國近年辦事人不患無才而患無德無德則統馭措置之間
不足服人既不能服人有何事可辦雖有才將奚施耶且也無
德之人非第不能辦事並不能從事學問蓋學問之道最貴虛

而能受彼無德者何以堪此是故東西人皆極重德音

昨往謁陳瑤圃瑤圃慈謫人現官戶部侍郎

二十九日往大學堂晤于晦若又至什錦花園訪瑞鶴莊不遇

日中飲于福全館繞道正陽門歸

九月一日赴署新任長官溥蒞任合署僚屬皆齊集日中在泰

昇堂午飯因出城訪勉臣勉臣居壽州相國家相國適歸遂得

進謁是日陰俄雨晚歸

我國非無法律而不能使人一一遵守者以法律組織之始不

過出于一二人之竟見非一一揆合乎人情物理之適宜者也

其後又不能隨時更改法律中有許多難行者若事一依據

必於人有妨礙是故善守法者不能不於法律外交通行之

以求合乎情理之中然而於法律則背矣雖然是不得咎人也

法律未善故也夫立法律而使人可背安用法律為哉且人之

初背法律也不過于可背者背之浸假將終不可背者而亦背之矣是故有國者之定法律也必先使法律必可行而後能使法律不可背

二日晴觀書過午詣慶相慶相之第四子在杭州于是日完娶人之行為稱曰品行品者判其優劣別其貴賤如入博覽會百物羅陳于前一一可品定其性質與價值也故廉正之人雖處卑僚而人肯之邪曲之士雖居高位而人賤之其所以貴且賤者出于自然之品定也故謂之品

今我國人被白種人呼曰三等下賤之國非以國勢之削弱國權之不振而出也由于我國人民僑居海外者品行大卑者故為外人所輕賤曰此支那人普通之性格也既賤其人安得不賤其國乎嘻

忍辱與知恥二者似相反而實相成也不知恥則志不立不思

身財事不成

三日詣梓潼廟歸而請報，紙于數月未騰言日俄將有戰事，然余卒斷其必無難，然俄日果啟釁，無論孰勝孰敗，皆非我國之利。

粵西土匪之亂，法人之前驅也。始任王之春繼任岑春煊，始終不能奏功，豈非天數耶？朝廷雖繫蘇元春欲殺之於軍政，何補湖蘇部下數千人皆從匪矣。

商部雖設，恐于商政未必有進步。蓋國家無財不能實行保商之權，則商人不能受國家之益，又安能育益于國家？徒為上增消費為民增擾累耳。

四日晨詣長椿寺，又至花廠購菊數十種，蓋菊之種類最繁，各異其名，時全浙館難後重修已竣功矣。因入觀之，復詣厚菴留彼午飯，肯齋甫歸，自汴甯訪馮潤田于恆裕金店，俄繞道琉璃。

廠購書即歸車中觀哲學要領終卷

泰西哲學自古希臘以來迭演迭變，約分數派。曰物心二元論，曰唯物無心論，曰非物非心論，曰無物無心論，曰唯心無物論，曰有心有物論，曰物心同體論。大抵理化家言多持唯物宗教，家言多持唯心，而調停兩家者又云有心物二元，持一元論者往，非之於是門戶相爭莫衷一是。余則謂皆非中正純粹之說也。蓋物心二者同時並有，非一非二相依而立，離物無心，離心無物。人以物有形質可見，心無形質不可見，遂強分為兩，不知心亦有形質，物即心之形質也。但以靈敏活動之作用言之，謂之心以形相質點之排列言之，謂之物。此由人之思想計慮強為分別，其實不可離為二也。心與物既不可離為二，又誰能妄臆其孰先孰後而偏主唯心以為物由心造，偏主唯物以為心由物生乎？又誰能平列心物以為有二元乎？

或曰子以不主唯心不主唯物又不主二元則以物心同體論為是矣曰不然彼主物心同體論者以物心二者歸于同一謂之理想之體理想屬于心是猶偏主唯心論也吾則謂心物本是一體當無始末產于恍惚窈冥之中所謂太極分陰分陽化生萬物稱之曰不可思議之妙道殆近之矣

人之智識以經驗多而增長然我之生也不過數十寒暑其經驗能有幾何故不可不讀中外古史古書取教于百年古人之經驗以為我之經驗又不可不讀並時名人著作取他人之經驗以助我之經驗經驗愈多智識愈進

五日晨起觀書昨昨購菊花生送未置之簾下毛實君過談是日陰飯後趨署自余南行後同僚中多納新婦者而部中右堂張燕謀亦于十一日續娶

六日雨終日不出作日記朱桂卿過談

忘山曰世界以上無論何種事業但屬人為者皆可以工名之如士能著書造論組織學理農能墾土耘田培植植物商能運翰貨產流通財幣官能理人民斷獄訟兵能除寇盜捍邊圉凡此諸業之人其平日各盡其職分所當為者或用心思多于氣力或用氣力多于心思莫非工也故工之一字不可專歸諸執錘鑿運斧斤之一類人

人不讀書則不明理人不閱世則不明勢不交者道理也屢交者事理也道理不隨勢為轉移事理則屢隨勢為轉移是故明理不明勢者謂之明道理可也謂之明事理未可也

道理不明不可以律已事理不明不可以知人不可以論世不可以御物不可以處變

凡學人辨析推測天下之理當如治幾何學者其于直線曲線三角方圓比較量度不得有毫釐偏差謬誤夫然後可以著書

可以立言否則察理不精盲發論議生心害政其罪至大
七日仍不出寂坐觀書

篆文日字外作圈中有黑點即所謂日中之黑子也日子黑子
究為何物泰西天學家聚訟久矣屢舉肆言載諸家之說以韋
理森為最先其說曰太陽外輪自發光氣猶地之風輪再下則
為雲輪以裹日體不發光不透光之凝質與大地同日面見黑
子者外輪光氣震盪震盪故有裂積裂積故有縱裂黑子者以
縱裂而露內質者也走說維廉侯失勒極主之錄古人多持星
球世界之說意曰球可住等語曰球維廉之子約翰紹家學精
過其父馭曰韋說雖足辨黑子形然據全力常住之理曜露光
熱二物必有其從來韋說無所發明是為巨謬今按太陽全
體乃極熱流質能自發光而自元始來光熱二度不甚減者由
以攝力吸取奉天散質時射入日體之故其外輪純為光氣

布獲渙溢乃諸金散氣所成是說也與世界本始為墜普星氣
之說合然而黑子究何物乎嗣德人克得卡佛以為黑子者外
輪金氣搏結成雲由其質稠故隔光景至種之相因日輪自
轉甚駛則然合而觀之似於韋說進矣顧黑子之相與雲氣不
倫克氏之言猶未得實於是法費展進曰太陽外輪誠能發光
內質則非凝非流乃極熱氣而無光彩外輪震盪縱裂時內氣
衝罅而出遂見黑子非他物也然有不可通者日面黑子常現
洄漩之狀又極熱光氣雖不自發光然不隔光景使近處見罅
對徑之遠處猶明不應見黑其說未圓最後約翰侯失勒折衷
韋言斷以已見論日體有決無疑義者全體神熱非人間一切
諸電諸火所可方擬一也金氣騰上化為光輪苞舉全體煊赫
照耀二也日球中衡左右若地身之赤道溫帶常有大力輪旋
或羊角颶母之屬三也當回旋處中心或虛壓力外抄質點內

吸以其輕虛熱度驟減氣凝返遂能隔光也以此四理黑子
情形冰融雪解而一切柳葉窪陷固兩間虛諸相皆有真因可
言黑子之說庶幾論定也猶有疑者蓋用約翰之說凡有黑子
當盡旋形而實測又不爾豈為旋較微遠難測耶抑約翰之言
尚未盡耶然則日中黑子至今尚有疑義也右皆錄嚴
幾道譯語
斯賓塞爾著羣學皆發明一社會之內其人情風俗習慣所組
織而成之原因結果層累委曲甚多非深研精察未易瞭然欲
以一二人之力於旦夕間發令施政求適合于民之性質程度
必不得也忘山曰是說也蓋足證專制之必不可行矣蓋專制
政體者收一切地方之政權于政府無論其幅員疆域若何廣
大斷不許有地方自治之權皆以政府代治之是其術未有不
窮者也何也譬諸一家其子弟僕婢雖受制于家長然個人欲
食衣服織細切身之事必個人自理必非家長所能代之理也

今欲一切禁之曰尔個人不許自理皆當稟命于我我一人代
尔料量之於是家長不勝其勞矣然而一家之人非特不感也
且惹生焉何也衆人之心意家長豈能盡知也不知其意而強
干涉其事其鑿枘不合決矣今以政府一二人而盡攬諸州郡
地方之政權是何異家長強代理子弟僕婢個人之私事也吾
故曰羣學不難以一人治之則難聽各地方自治則易
八日晴訪邵季英談季英云人之相交有愈疎愈親愈親愈疎
之理余以為然昨歸車中觀愛國精神談

歐洲行軍之用輕氣球蓋始于一千八百七十年普軍圍巴黎
之役當時滿城糧食乏絕諸道為敵所阻電綫鐵路皆斷於是
法人專注力放輕氣球以保交通之道有名剛伯者單身乘輕
氣球脫重圍至浪華河上招募軍卒勵以克復大義遂攻取阿
耳倫城与麥北軍相應合擊普軍大敗之于堅城之下蓋自是

年九月至翌年五月之間以六十四輕氣球及通信鳩三百六十三隻齎各國文書報紙三百萬于巴黎其氣球落于敵手者僅五枚而已以故法政府專設學校徵工兵下士為學士以研究此術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太尉克培伯及盧拉遂發明一新輕氣球可以東西自由者其術益精忘山曰將來列國必有以氣球載軍隊與敵人在空中鬪勝之一日

九日晴驅車出南西郭門至唐家花園舊名小有餘芳園內依田萊畦秋水半塘水邊皆垂柳迤西有土壘可以登眺是日方勉文為重陽登高會邀集同人如花農厚菴及王引之潘安濤陳幹秋皆集乃相率看菊花游步柳堤上又登其土阜望西山山容明瘦無纖塵障翳所謂秋高氣爽使人有健翮凌雲之意日昃始設醪于花園東偏齋中酒肴豐衍飲盡懽

前在善芝橋家見刑部奏案中有一奇冤事蓋奉生父強姦已

嫁之女，抗拒不從致其父顛踣誤觸物傷頭流血身斃刑部終以親女致死生父有闕服制難從未減以斬監候定擬忘山曰是案也為以情理論之蓋大不順者也其女本無致死其父之心其父自有取死之道女豈特無罪耶當賜旌表彰其貞節獨奈何猶欲抵死豈以父所為固善女不宜拒之耶昔者包慎伯嘗論雪一案彷彿近此蓋以翁強姦媳，拒不從時方治針膏情急以剪刺傷翁臂事白于官翁受薄罰婦反獲重懲以其犯尊長也慎伯駭之曰雷翁行強暴之時為媳之義已絕安有所謂尊長斯言當矣

十日往賀張燕謀因詣秦臣車中觀書

西國醫師常言多食肉類之人其忍耐勞苦必不及多食植物之人緣多食肉類激動過甚血液運行過速非特身體不能強壯且易致病故肥養身體以植物性為宜視肉食者遠勝蓋嘗

考察身體最偉碩氣力最勇猛之人大都由植物性滋養而來也忘山曰是言極有根據非臆造之說也試觀貧賤下等之人日食蔬食多健壯富貴之家日食肉食其疾病夭折反眾可以悟矣

水之益人也非徒療渴而已常混合于食物之中而入人體一入人體則混合血液滲透筋骨與肉組織之內於各生理上大施作用作用既畢由肺臟及皮膚之毛孔排泄水蒸氣而出之見家政學

補至同豐堂約勉臣桂卿仲華幹卿筆叔等晚飲

十一日觀書終日

查疫驗病一法行之于西人本國內亦頗有所苦斯賓塞爾羣學中言之但其所指為三十年前事不知有無良法能救斯弊凡居上者施一政行一令而百姓因之受無窮之毒害者每

然矣既受其毒害則莫不怨其政府曰何為害我也豈知政府之意方且以為利之昌常欲害之也然則其害之也非知而害之也彼實不知而害之也夫知與不知其心雖不同其害人之罪正等蓋既身居政府無論何事皆當虛心體察可安于不知耶不知而猶為之是強不知以為知其罪大矣

斯賓塞爾譏其本國考官發策試人之非法曰吾嘗聞一徒師言嘗見考試法學題紙設以問彼必將飲墨又聞一古文專家言國學前番試題非己所能悉答福若特近世史家眉目也於安得祿之會對眾自承某校師為史學問題十二條所能對者僅兩條耳又不佞親聞殆蓋斯言文部詞章諸題已若就試必申白也而殆蓋斯為撰述者宿國人亦共知彙前事觀之吾有以知今之試士者其發問之題初未嘗為就試者地以誠驗其學之治否淺深也將以自張其多聞身忘山曰然哉然哉凡人

之為學也各有心得之不同其於古人之書豈能盡記譬諸西
人共讀一書亦各就其所心得者而記之不必同也若互相難
問彼此皆窮矣今日考官之發策題幾于無所不問更有喜出
冷僻之題以難人而欲人之一一盡對且入場時不許有所懷
挾憶似此則凡應試者非讀破四庫五洲之書而逐字逐句一
一盡記者不可豈非強人所難耶且即能逐字逐句記之亦有
何益夫學問所以致用原不在記誦之博而在心得之精彼強
于記憶力者必短于推理力故記誦博者心得必少無心得則
不能神明變化之雖學將奚用耶觀於斯賓塞爾所言可知東
西有同病矣

十二日詣芝田談又訪勉臣不遇遂歸哺郁堂過小坐去薄晚
亦園未訪

天下無術何事何業必須有精理貫注其間昔有人問雄名畫

家阿昇氏州人曰君畫之精如此以何物混入彩色中乎氏應
之曰腦也名言

十三日趨署哺出城觀劇

十四日陰觀羣學肄言

斯賓塞爾曰凡人之目有視差在近則大在遠則小當前則晰
遙望乃蒙雖然豈徒目視有差哉惟心亦然瑣細之文出于鄉
里則為驚心非常之故見于異國置若罔覺志山曰是人之常
情也吾常見人于切膚之利害莫不明晰而能遠慮者蓋罕非
心差而何亦猶目之明于當前而蒙于遙望也

推往古聖野之世其祭神也必用人其殉葬也必用人徵之舊
史歷一可徵其後文明漸開不忍于用人之虐無已則象形以
易之此尚竊作俑所由起而祭祀則易人而用犧牲皆改良舊
俗不得已而然也

今之談新者每笑我國人守舊好古不知西人何獨不然如斯
賓塞爾所述不可以更僕數也詳物蔽篇四葉

十五日晴作書寄巴黎午後仍讀羣學雜誌

英國魏林立憲之祖國矣其百姓公舉議員考與政事自古有
之當斯賓塞爾著羣學成書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其時憲法
之組織愈益完善矣然據書中所指陳則官府吏胥極不免營
私舞弊或侵蝕公款或損害百姓甚至援例斷獄亦可上下其
手而民隱不盡上達者則大可異矣夫為治至于開議院布憲
法亦已極矣而官吏弊竇猶不能盡去甚矣其難也但此皆三
十年前情形西國之進化軌近最速不知今日能有法改良否
斯賓塞爾曰羣制必依乎民品而立羣制高于民品者為民品
高于羣制者憂名言

忘山曰余始有悟蓋一社會內為無普通之道德教育專恃完
善之法律以相維持必不得也
一羣之安有二教常為之進退二教者一為人之教即宗教家
言專主利人也一為己之教即物競家有專主利己也民之德
慧術知二教實糅而成之蓋為己太過則損人為入太過則損
己損人損己皆為羣害故二教當並用常使相對而得其平不
可偏勝也此斯賓塞爾之說也忘山曰今日新譯書中所稱權
利義務四字即是兼用二教蓋權利者為己之教也義務者為
人之教也

人心因依世運之轉移變化為不能時設法防其過不及而
聽其自然則屈伸相報盛衰相嬗一彼一此迭為消長迭為盈
虛周流循環如晝夜寒暑之無窮已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天道固如是也幾何家畫曲線任作何長短必與原點相遇而
成圓形天道亦圓也

忘山曰一社會中道德與法律互相維持道德者內導之用也法律者外導之用也外導與內導闕一不可

談新者莫不曰畏服人之心者奴隸性質也雖然民德未完之社會此性質不可一日闕焉一無畏服人之心則將縱欲妄為無所不至矣何也人莫不有欲能防欲之過度者惟有畏之一字耳畏能尅欲如水尅火

十六日謁秦幼衡師師以工部郎中記名御史前蒙召對問答至數刻之久蓋痛陳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及外憂內患之關繫語之沈摯兩宮頗為動容師自謂當入對時初無意有所建白迨揭簾入極見二人並坐儼然孤兒寡婦情殊可悲遂不忍不言故就所知一言之殆發于至誠也

東三省事日亟聞俄日在東京協議俄要日本云滿州事汝不得預聞高麗則南境歸日北境歸俄日本不許忘山曰夫俄豈

不知高麗者日本所有俄不能與爭哉其所以故溢其權力于高麗者所以防日本干預滿州事也必如是則日本保高麗之不服安能與俄爭滿州神武俄之外交手段也

十七日早陰觀報午後作日記

外交之機密如圍碁關勝然今日俄與日兩國爭角投子之時俄人在亞東所注目惟有日人眼中惟有俄若我國與朝鮮適為彼兩國之碁盤供其投子而已曷嘗視為有人之國哉今之談者動責政府以為當堅持不盡諾當極力抗拒噫是欲碁盤起而與人抵牾也其可笑孰甚焉

二十世紀中黃白二種交爭世界上黃種之強者惟有日本一黃種立安能敵諸白日本其危哉

當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俄德法為我國索還日本所得之遼東地時西報錄之言以為世界上黃白二種勝敗之機關蓋白人

素憂黃禍至是乃獲高枕焉

十八日晴作日記風起木葉幾盡落與稼霖同車往游護國寺
購得西湖圖志一書寺中游人寥落以風故

人但知空氣最能養人人離空氣則死不知此外尚有一切要
之物日光是也日光能助生物之健康人久不見日光則身體
薄弱嘗聞鑛穴中之役夫因不見日光顏色常青此一證也忘
山曰凡一年內之寒暑溫涼皆日光為之故雖盛夏陰雨時心
稍涼雖隆冬晴霽必稍暖地球人物倘非日光時、注射則皆
凍死安有生發之機哉

居今日而欲談名理以多讀新譯書為要蓋新書言理善于剖
析剖析愈精條理愈密若舊書非不能說理但能包含不能剖
析故常病其粗

聞俄人在奉天練騎匪為兵會騎匪無故劫掠地方東邊道袁

大化派兵勦之禽斬無算俄人大怒遂藉端要挾勒令我國誅
袁大化政府不允俄人因進兵佔據奉天省城以兵圍將軍署
又因我國與美日秘定條約將奉天安東二地開作通商口岸
不知照俄人因是決裂

十九日風止聞榮華卿入直樞府那琴軒調外部尚書因往賀
過大學堂訪晤若談及日前兩宮召見袁張即為俄事袁有鎮
靜觀定之說日中詣喜鵲胡同晤秦臣知外部奏定西班牙駐
使事歸駐法使臣兼理補廷署即歸作日記

心理教育學云心象之彙類古來頗有區分要之不外二分法
三分法二分法之元祖乃希臘鉅儒亞里斯多德分心象為智
意二類至十八世紀中葉德國之心理學家德顛斯及冥白魯
梭二氏悟二分法之不可始提為三分法曰智曰情曰意其說
復康德氏之修正幾為近世學者所公認矣忘山曰人之腦界

中亦如國家之三權鼎立

斯賓塞亦謂人之知覺力中有直視元素復現元素蓋即記憶力也人無記憶力則不能錯綜糾合其所觀察之萬事萬物而運動其推理力

西國哲學家有言曰人者有言語而後有思想如離言語則思想亦無發生之地忘山曰視是愈悟心物為同時並存且本是一體不可分為二也蓋言語物也思想心也言語與思想可相離乎

心理家言教小兒宜先養鍊其概念之能力概念者於天下萬事萬物紛羅錯雜之中能自區別其部類而尋覓其綱領者也余謂我國教小兒常用屬對法凡相對之事物必求其同類者此亦著其概念之意也

哲學家謂語言文字之力可以定人之心痕腦印勝于貔貅百

萬又云凡古人書籍中舍有多少之毒物貴人能自取捨忘山曰語言文字最能益人亦最能害人不可不慎

二十日晴訪邵季英又至源豐潤銀肆午後歸作日記

美國不允調停俄外部又推諉謂一切東方總督阿拉克塞夫主持國家無力節制於是支那之禍無已時矣三省根本地英俄腹中俄則英王長江上下德于山東法于雲南廣西皆將調兵佔據瓜裂之事成矣我生不辰逢罹百憂如之何如之何

日今之禍皆釀成于東南之爭俄約使俄約早畫諾用李文忠之言若國雖欲效尤不過暗分權利而已何至有今日余已於前年日記中論辯之甚詳燭言不幸而中噫

賜

報紙言俄人在奉天勒令各廳署皆騰讓縱兵佔據一切電報文書皆為俄把持音息不通不知碼石忘山曰俄人之舉動素強橫是言殆非虛也

二十一日詣瑞玉如賀其娶婦車馬闐咽賓友如雲皆衣冠鹿
都入游其鋪闥嚴飾雅靜陳列多東國物蓋玉如甫游日本歸
也時適其未盡到命婚在夜余不能待遂往喜鵲胡同視秦臣
並欲謁慶相適因其側夫人病篤未得見

東者事樞廷極祕不欲宣播致外間謠訛紛々秦臣云決裂可
無慮俄人多同喝然白山黑水必不久假不歸矣榆關內外有英
日及諸國兵扼守防其內侵京師不至搖動

二十二日觀屏營斯賓塞爾曰憲法之立也立于民品既隆之
餘然後有以存而不廢使民品既污而強尤效者將形具而精
神之雖立猶廢因舉其鐵路公司事以證之蓋公司之當事者
為眾股東所推舉又於當事中推主席主持公司諸事有年矣
一旦不与眾股東高議直將其路轉賃也公司既已成議路已
在債者手中始集股東于其所使各具諾而眾股東既至無一

人致議及當事此舉之是非者悉依言署諾而已夫以股東之
眾而舉當事及主席設所行非法可以廢不任職者可以更也
顧法雖具終莫有申而用之者說雖共治權常操于一人且股
東非輩々之民皆經向學為殷商法家為牧師田主彬々有文
者也顧所為如此然則學校雖興憲法雖改謂民即能享自由
之福用自主之權者抑未盡然見改惑篇第八頁

忘山曰甚矣政理之難窮也吾始謂共和立憲苟成立于社會
中則上下之情必通而發令施政未有不悉當于民心者也今
乃知民品未優之國雖強為尤效而所舉代議者一不當其病
與專制同蓋有平時取媚于眾以求充選逮一握議政權即反
其所為而最日之舉主亦無如之何也觀于斯賓所述英國三
十年議院之弊亦甚大至于今日殆盡社矣非僅法制之善也
抑亦民品之進也

斯賓塞爾曰徒尚自由之法制而不尚自由之實者今日言民主之通病也雖占據非平政也雖代表非民權也凡此皆其所由而非其所止志山曰止也者謂所行之良法美意而有實效之成立也由而不止譬如耕而不穫實為不穫曰有形式而無精神故不穫精神奈何曰民德民品是也

二十三日訪李英李英方踏飛輪東行與余車相遇問何之曰往菜市余遂驅車至其宅李英亦歸坐而談詢知東事無甚變異日中詣厚菴

俗之詆人者有曰打官話官話二字作何解人不能細辨也余曰凡理論之不密合于情與勢而但依國家一成不變之法律及迂儒固執不通之知識所組織而成者也是名曰官話迂儒動曰天不變道亦不變道誠不變者也而理則屢變蓋理隨情與勢為轉移僅執其不變者以言理其墮于固執不通也

必矣

斯賓塞爾所謂民德民品非彼迂儒固執不通之智識所能範圍者也曰品曰德大有變化

祈報相反祈者不至者不祈往一法既立所不求者常過于所求羣學中言此理詳矣論者遂欲執此以破因果之說抑知不然凡結一果莫不有因但所謂因者不在祈者求者之心而視其行事之何如其心甚善而所行不如法謂之事與心不相應事與心不相應則擾其事以為因心徒善而因未必善所以其果亦未必善也其心甚善其所行如法則謂之事與心相應事與心相應然後可擾其心以為因於是其因善其果亦善矣斯賓塞爾所謂祈報相反者殆皆由事與心又相應而然也二十四日晨詣汪伯唐談伯唐任外部參議其於國事流涕而已問之亦不肯言薄午訪勉臣同飲萬福居飲罷觀劇晚歸得

祥澹廟未文稱奉陳兩蒼侍郎教遣往惠陵駐工

家中更夫三人以爭財鬪毆余歸時已逐出矣

二十五日訪尹芷田惠陵督辦也詢以駐工時所當行事又至施家胡同跌趨署歸檢先代遺墨貯一篋中余家中無他長物書籍外惟御賜物及先世遺墨而已今年略購書畫亦不能盈笥也然所陳度之木質器物及皿具極粗重者甚多一有定亂自隨身重要外棄之如敝屣亦深悔去冬席捲來都之左計也雖然天下最累人者莫如物物去而人脱然輕舉且可縮小其局勢而度支改良豈非莫大之福耶前与季英談及季英大然之二十六日余自謂往駐東陵一月大可專心讀書因携地理書及各種新書其夥檢入行笥中芷田過談間同差者為田君東芳、晡東芳過面約至通州齊集同行

二十七日先以驛車載行具命僕監運至通晡余坐汽車出京

抵通已暮是夜宿通州北關外旅舍俗名柵欄店店舍在郊野路畔晚間燈火雜遝寒星滿天

二十八日乘驛車進城訪吳石腴石腴時領州事聞者云尚眠未起余至其齋中坐談暖日射窗戶須臾石腴出因縱談日中出肴酒對酌晡石腴他出余步至偏院中見有高坐堂皇者前跪二人左右吏役分列蓋州中發審委員方聽訟也余自旁靜聽之造訊至三四案有因錢財細故者有因中途被劫獲盜求訊者盜犯三人問之不肯承乃施鞭笞宛轉呼晡猶堅執如故晚回客舍田君猶未至余亦不復待

二十九日黎明登車行石腴以差役二名護送因前途三河境內不靖也臨望荒郊無人煙塔影亭一在州城內渡潞河二十里至煙郊小憩飽食復行過一村落名柳河屯有淺港垂柳數株搖曳不數武遙見林樹蔚然又一村落名大柳河屯也余則

驅車東行又二十里至夏店夏店亦一村鎮覺宇峻整三十里
至三河縣城狹小迤北多山皆作土色童然無草木過三河行
十里有大梁阻路水淺涸結草橋車行其上又十餘里至嶺上
一山村也多碎石礙輪是晚宿馬土舍數椽極敞迺
三十日晚行日光射塵迤東土山盡漸望見薊州之盤山在州
西北層巒疊嶂削岩峭崿二十里至幫軍村停車暫憩車夫秣
馬久之復行三十里至薊州穿城市過有高闕南向洞開題曰
古迪陽城中塵跡閑靜過薊州數里許一碑矗立道左下車視
之則明自幽信基碑刻諭祭文此外無一物林樹皆斬艾淨矣
俄車入亂山中南北峰巒起伏多石少樹又行二十餘里日斜
西投濠門旅舍宿焉濠門背山面田人家三五寒樹槎枿田畦
有淺渚殘柳依水邊余步行柳間眺矚遠山簷列暮色蒼茫
風起急入旅舍飽食罷觀書夜深眠

十月一日晨起未行見壁上懸長白慶某書橫幅云旅館無聊
憶及江南風物每當春夏之交一葉扁舟煙波無際岸草搖綠
白雲在天間漁笛買魚數尾烹以下酒醉後推窗看以朝山色
以視眼前之四面童山兩窪乾泥半段殘橋者景物孰勝
早餐畢登車行一路寒山雄瘦嵐光射日凍河冰結十里過馬
林橋楊柳夾道又行里許車夫以鞭指曰此吳可讀墓也視之
程松繚繞蔥鬱成林可讀當穆宗上取時以尸爭立嗣自欲依
惠陵埋骨故葬于此又行二十餘里山巒愈多溪流汨汨頗有
南方景味俄至石門鎮停車午餐盡飽復行考顧景范方輿紀
要云石門鎮在薊州東六十里後漢中平五年漁陽張純叛詔
中郎將孟溢率公孫瓚討之戰于石門純敗走宗宣和五年遼
蕭幹敗宗兵于石門鎮遂陷薊州冠掠燕城其地山峽斷絕壁
立其中洞開俗呼石門口余車過其間形勢宛然果是用兵阨

安地也。口外迤北半山中有石如人形植立不動自是去東陵僅十五六里東折而北久之遙見松柏蒼翠麓闊壯麗車夫曰是也。俄繞惠陵前過彌望皆長松蒼森蔽天日自松林中看山色尤多妙景。到馬蘭峪凡言峪者在羣山窪陷之中東陵駐工者皆居此亦一小城鎮人家數千屋宇櫛比余至工所下車始知田君先一日到矣堂宇寬潔可以安焉。

二日晴余在工所掃除一室陳列圖書俯仰自樂午餐畢與田君並車至惠陵陵前有御河跨以石橋春夏之交水流漲或冬日則乾涸橋之北有石坊又北則宮門巍然東西列朝房門內舊有殿曰隆恩殿殿朽壞已徹去重修今未監工者即此也殿後有門三座再進有樓曰明樓樓後有寧城梓宮在其內陵外祭以宮牆有守陵之郎中主事上半年辰代其地四圍皆山周迴八百里種松柏無慮數百萬株蒨鬱蟠拏諸陵皆參錯列峙其

間相離或三里或二三里惠陵者穆宗陵也此外曰孝陵世祖陵景陵聖祖陵裕陵高宗陵定陵文宗陵又曰昭西陵在龍門口余昨車行未至石門已隱隱望見蓋龍門口兩山洞開在石門之北余前誤為石門問逆旅人始知昭西陵制度稍狹蓋世祖太后陵也又曰孝東陵世祖皇后陵更有端慧太子陵及諸妃陵凡帝后陵殿瓦皆黃妃陵獨青色余是日先入觀惠陵殿基棟柱未立構高架先欲擇吉懸標以明年方向不利故又至工作場周視其執鋸鑿操斧斤之匠役幾數百人俄往拜守陵之郎中主事去此約五六里行過孝陵及景陵裕陵其規制皆如惠陵而略高大前列石人石馬惠陵所無也孝陵尤宏壯有兩石橋牌樓峻麗自樓至陵門路二三里長松老柏干霄拂日一望無際蔽衛諸陵車行其間濤聲震耳蒼鬱滿眼山勢起伏其際名畫不能到余至諸處拜謁畢歸途望見景陵碑樓下車

往視以碑並立高二丈許一刻滿文一漢文題曰大清景陵聖
德神功碑碑左右並表四柱余直步過石橋至其宮門前徘徊
良久乃還登車復行四五里回馬蘭峪

三日晴觀地理書補作日記

余自通州來一路車中觀泰西學業

蘇格拉底嘗誦特爾佛之格言曰余然毫無所優于人唯自知
其無知者也忘山曰夫唯自知其無知則其心虛心虛而腦界
乃愈大宇宙萬象萬理無不可苞羅其內

蘇氏之宗旨在使人赴善如流水獨未明言善為何物其後弟
子各以私意解釋往往有所偏注

我國曆古學派之傳演往往弟子不如師每況愈下泰西則弟
子往往代過其師如柏拉圖之學過于蘇格拉第亞里斯多德
之學越過于柏拉圖顯露柏羅部之學又過于裴司塔若藉氏

是也所以學派愈演愈進

柏拉圖以為人之感覺變化無常獨觀念則常住而無變化不
知謂觀不受則可如釋家之止觀寂然不動寂而常照是也若
人之念亦每日隨萬事萬物變化無窮何得謂其無變化
柏氏云人類為世界精神洵哉是言蓋世界無人則皆天行無
人治天然之物雖自有妙境然無人之精神灌注其間不可也
譬如山水天然之物也必有人為之種樹木築亭橋闢蹊徑而
後山色泉聲皆增佳趣此特其一端而已

柏氏有名言曰犯過失而不受罰其恥甚于罰也忘山曰有過
而受罰如有病而服藥

泰西近世史中有哲學二大派曰英國派倍根倡之主實驗曰
大陸派笛卡兒倡之主心得兩派對峙不能調和於是又有康
德出而集其大成康德所以能為晚近哲學底柱者彼蓋尤重

德育其持論以為道學者哲學之本必有道德而後哲學有所
附麗誠千古之卓識也

唐德曰我之真我我之道德性最當自由忘山曰然哉然哉自
由之幸福非道德性莫屬也蓋有道德性者其智其仁皆能滿
其量故可以不為社會上禍福毀譽所拘縛而獨立特行是所
謂真自由真自由者即勇之謂也

是故道德性之真自由決不畏專制之壓力凡受壓力而損其
自由者非道德性之自由乃肉體之自由也肉體本當受道德
之範圍若不合乎道德則不可自由惟合乎道德乃可自由是
自由者仍其道德性非其肉體也世人誤認肉體離道德性亦
可自由謬矣

仲尼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是道德性之真自由
矣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自由之化境矣

所謂道德者亦非拘守繩墨固執不變之道德也必存於其智
其仁鍛鍊變化而成其所謂道德性此道德性可以自由
或問曰自由必有界道德性之自由有界乎無界乎曰既有
界何得稱自由自由有界指肉體言故肉體決非真能自由何
也以有界故也惟道德性之自由為無界自由如佛欲普度三

千大千世界眾生其志願之自由安可限量誰能為之界耶
忘山曰道德性不完全者亦不可自由何謂不完全曰仁與智
闕一即不完全蓋道德固以仁為主然智不足以輔之誤用其
仁者有之矣故必仁智皆滿其量而後稱完全之道德性完全
道德性可以自由

或問人如之何能致道德性之完全乎曰必由學也讀書聞世
虛心積理以清其智以養其仁戴記曰博學明辨審思篤行其
庶幾乎其庶幾乎

忘山曰今之東西人莫不曰愛自由愛自由矣吾則謂宜愛道德性之自由不可愛肉體之自由

四日作日記觀書

余五六年曾發一論謂善惡由苦樂而分界域知天下之有苦境欲解救之而善生焉知天下之有樂境因縱肆之而惡生焉其後觀西儒邊沁學說亦以苦樂為善惡之標準但彼則謂增長其樂利謂之善減障其幸福謂之惡似與余說相反而實相成也蓋救人之苦若安為樂縱己之樂樂安為苦邊沁之所謂苦樂即余所言安境之苦樂也

公德私德之說亦出于邊沁彼謂道德專以產出樂利為目的其樂利關於一羣之總員者謂之公德關於羣內各員之本身者謂之私德

邊沁又為苦樂計量之法謂取大樂去小樂者謂之善取小樂去大樂者謂之惡亦與余旨不悖

忘山曰人但知有樂不知有苦未有不陷于惡者也蓋樂之極則往、因己之樂而被他人以苦或耗財損身失名譽罹刑罰而致己于苦是苦也皆從樂生若從樂生即名為惡或曰然則如何謂之善曰其惟知苦乎何以證其為知曰苦在人者生憫憐心若在己者生退悔心憫憐則思拯救退悔則思改過二者皆由苦樂之機也由苦而樂從苦生是名為善

是故自古鴻儒大哲爭性善性惡不已不知人類自無始下等動物演變而來惟有好樂畏苦二性而已無所謂善惡也善惡由苦樂之大小廣狹比較而生所謂大小者何也蓋兩樂相形則取其重兩苦相形則取其輕人能取大樂去小樂取小苦去大苦斯之謂善其或取小樂去大樂取大苦去小苦斯之謂惡所謂廣狹者何也好樂畏苦不獨我有此心人之所同也人能

推己好樂之心而無損害人之樂推己畏苦之心而能憫憐人之苦其所推之界愈廣者如由家及親族朋友鄉黨同種異種動物斯謂之善反是而其界愈狹者斯謂之惡雖然知苦樂中大小廣狹之界域者必由學問人當遠古榛狂頑蒙無知學界未開之時任天而動雖所行近善近惡而不能判斷其為善為惡也彼不知其為善雖善不能加以善名不知其為惡雖惡不能加以惡名也故曰民性之初無善無惡惟有苦樂

五日大雪簷積厚數寸中庭皓白飯後出游山陵松柏間好一幅圖畫歸觀地理書

人皆知慕富貴不知有精神之富貴尤可慕博學多聞廣思積理精神之富也宗閔道德砥礪操竹精神之貴也

凡至人之心量如海學境如山天清氣澄萬里浩淼海之所以大也巖幽溪曲探索靡窮山之所以深也

六日雪霽游湯泉其地在馬蘭峪之東北山麓間福泉寺之側方池水滿泉自下起氣蒸如滾沸前有流杯亭池水流至亭中盤旋曲折遂出牆外入荷蕩中當其自石隙湧出以手觸之熱如已烹之茶殆其下者地心之火近四時薰鬱故終年成沸水也後有塔碑刻湯泉記明成繼光撰又有聖祖仁皇帝題詩碑蓋其勝蹟由來久矣

七日晴游馬蘭鎮出長城缺眺覽塞外皆大山環擁城水閣為山泉所衝致欄圯其殘碑舊石堆砌磧者蓋幾千年物甚矣秦政之愚西人稱支那長城為古今大工作如埃及古塔墓然工雖鉅無益民生不足貴也試觀今日地員上電絲鐵軌縱橫貫聯數千萬里山可洞海可填其工之鉅大過此遠甚而為萬國所利用古今人可相及耶

八日陰微風詣惠陵因往游大紅門是門為諸陵之總路前者

石坊極高峻面銀杏山迤右望見龍門口又西皆重巒巨嶺環
而北數百里不斷時雪未化山皆衣白晡歸作日記

亞里士多德之論音樂也曰無事時可發揚自然之精神涵養
德行使不為惡有事時可鼓舞軍士之勇氣使奮往直前不畏
死噫古人制樂之精意盡此矣

法國毛塔耶尼教育之法不貴文學痛詆當時修古文學如羅
甸希臘語者及專脩記憶與記誦之教授法由是觀之專脩詞
章記誦之學凡社會未開明時自然之習慣東西所同也毛塔

耶尼生千五百三十三年蓋在三百年前毛氏又痛詆當時艱
待以寬大又謂教法宜使學生自思自悟又謂
為學非學他人所言之事應學自己為人之事

近世歐洲小學校教科書多加圖畫蓋創始于廓美紐斯庫氏
生千五百九十二年

盧騷有云凡人當種上情欲擾亂時須以道德思想自整理之

可稱名言蓋盧騷少年時頗不羈嘗犯欺詐竊盜淫佚等罪其
後改行遂為一代巨子

道德之學以情操為本此言出于盧騷之言也是故我國儒者
論道德必推至誠又曰誠意所到金石為開蓋不存于至誠雖
明理無益也斯賓塞亦謂德盲必因于情感徒恃理想僅增
長其智慧而已無裨于德行也然楞嚴經又曰想多情少者飛
情多想少者沈忘山曰釋典之所謂情乃指情欲而言非道德
中之真情也所謂真情即是精誠孔所謂仁佛所謂慈悲

斯賓塞亦謂人之識論理想有人羞之病可於裴司塔若籍
氏及佛羅卜尔二人論教育之異點證之裴氏倡言幼兒教育
宜在家庭委任于母佛氏則云世之為母者多不暇任教故送
諸幼稚園為宜蓋裴氏父早亡嘗受育于其母佛氏則母亡而
受繼母之漠視其所經歷各不同故所見有異也

九日閱舊日記觀書

顯露柏羅都德人也學于裴司堪若藉氏為教育學大家裴氏
矯正歐州古來空讀誦教授之弊發明實物教授重五官銳
敏及知覺練習其結果不過多知鳥獸草木金石之名而已頭
氏之新教法則曰知覺之所以可貴而有益者不僅在見聞與
接觸之物而在心中之融會其知覺以通其條貫也忘山曰裴
氏之學主格物頭氏之學主致知

頭氏又謂人之精神有二一良知一意志良知所以分別意志
所以決行良知與意志相均相和謂之誠意與我國儒書所謂
啟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而後意誠暗合

報善之心曰報恩報害之心曰復讐此人羣內天理之原則也
其後因復讐之事多弊害遂改良其制度定復讐為刑罰使凡
受害之人訴于官長由官長代為罰之不許私相報復惟報恩

之事仍聽民之自便

經濟學中分業之說始于柏拉圖財產共有之說亦始于柏拉
圖願分業之說至亞密斯丹而發輝光大之遂為社會上應用
實理共產之說其弟子亞氏即破之雖後世有聖西門強勒約
翰諸人主持而于今之社會尚格不相入也

孔子論人之德有三曰智曰仁曰勇柏拉圖論人之德有四曰
知曰勇曰節曰義節者言有節制當服從理性之命令以制其
情欲故謂之節忘山曰今人稱婦人守貞謂之守節節者即節
制其情欲之謂也故余謂男子寡欲不犯非禮者亦可謂之節
戴記稱仲尼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而柏拉圖主持共產之說至謂妻子皆宜共有斯其論達于
極端矣

柏氏云人宜各專一職業終其身從之若有多材多藝出眾

者為衆之害當屏之國外忘山曰凡多材多藝者所治之業必不精業不精則無益于其羣徒使人眩其多材多藝之名皆思旁鶩不肯專精一事其屏逐也宜矣或曰然則從柏氏之說人不必務博學矣曰學有二別一聞見智識涉于虛者不厭博也一材藝職業涉于實者貴專精也柏氏所謂專指材藝職業言之豈欲並人、聞見智識而限制之乎

十日觀書

斯賓塞謂羣治當隨民品以為高下此理自柏拉圖已發之亞里斯多德哲學大家亦政治學大家也其言曰集多數人之材產可以勝富族集多數人之聰明可以勝一賢者名言亞氏主意以為寡頭制之國易起革命民主制之國亦易起革命惟斟酌于二者之間施適當之手段成立憲政體乃可以保存國家于永久也是理極為中正萬世不易亞氏當日已見及

此可謂遠識

霍布士者英人也其學之宗旨謂人、皆以利己為心其後知非利人不能利己遂不得已思與其羣互相保持而契約起因組織而成國家然其始實萌于利己之一念非以與人相愛而生也故謂人決無所謂道德性也此其說與荀子性惡之說不侔而同而其終也卒歸于專制蓋謂人若識見不高心志不壹或破契約勢必肇亂故必用威力保護之而此威力必歸于全權之君主或問曰權既盡歸于君設君主妄用其權國民能以法奪之可乎曰不能也使眾人一日能復其權則君權終不專而契約不能確定也時霍布士為英王理查第二之師大見尊寵或譏其為是言者所以獻媚一人忘山曰霍布士非獻媚也其學術使然也彼以為人無道德性惟有強權苟不歸于專制其說不圓也是故荀卿之學派流為李斯創我國數千年專制

之政言性惡者之流弊如此推霍布士之意蓋謂人決無憂人之心其平日為道德仁義之言者皆因自處于貧弱而望有勢者以如是待之也無非愛己而已故一旦居高位握重權未有不私自利即小有不善斷不肯屈于公論而讓權于人倘其權可見奪于人其權仍不固則無威力以促契約矣是故在霍氏意中非不知專制之弊終以為無善法也不知霍氏沒後百餘年竟有美利堅之華盛頓當戰勝功成諸將擁戴之際忽自解大權辭職歸里遂使美國得組織良法成百餘年立憲共和之治是霍氏所夢想不及者也

陸克英人也創勞作自由之理以為人有所謂勞即有所謂權是權也可以自由忘山曰然哉然我能享自由無界福者其惟道德之性與勞作之力乎蓋以勞作自由雖有時因勞作而侵人之利無罪此工商業競爭所以方興未艾也

陸氏又謂一人徇其無厭之欲積而不能散者其罪與掠奪同科忘山曰苟以勞作而致富無厭倦亦不能非之也但所積之財當流通于市間使人得藉其財以為勞力之資若藏貯家中既不肯貸人又不置諸通商銀行是真與掠奪同科何也因其財不流通遂絕貧占勞作資本是與禁人勞作無殊矣夫因己之勞作侵人之利可也因利在己並侵人勞作之力不可也蓋勞作者自由權所在也侵人勞作是侵人自由矣

或曰今之富商往來壟斷求利是亦合于勞作自由之利忘山曰不然壟斷最阻人勞作之力亦與掠奪同科也蓋所謂勞作自由之一大部分專指商工業家中等富戶而言其力但能勞作不能壟斷壟斷者必出于巨富之家彼不自勞作恃其多財一切託人為之即可壟斷以壟斷而絕人勞作之路其罪至大斷不能自坳于勞作自由蓋彼既可不假勞作則其自由已

出于勞作界外也非陸氏勞作自由之義也
勞作自由與道德自由雖皆稱無界之自由亦不得謂竟無界
即以道德與勞力為界也蓋在道德與勞力中則無界
陸氏又曰父權與政府權異父權由自然責任而生政府權由
官民之契約而生又謂父權可暫不可久忘山曰當野蠻世父
權與君權本無所謂分別以國家之成立本起于家族也世界
文明而後知君權與父權不同源之故陸氏又謂專制國其君
主視民如寇讎民之視君亦如寇讎舉國上下隱然在戰鬥之
中其後孟德斯鳩亦謂專制國所謂太王其中隱含擾亂之種子
以柏拉圖亞里斯度德之明識而不非奴隸制度以為此天然
法也陸氏始首破之謂人皆當平等萬無以一人壓制他人
之理自其說出復經孟德斯鳩諸人之闡發而奴隸制度至今
幾絕跡于地員上

陸氏又謂革命之亂因官吏破壞契約自召釁端故不得責百
姓之悖逆

說者謂英國之陸克法國之盧贖孟德斯鳩諸人皆能以學理
變易一世之心思耳目而國家政法因之改革遂造社會幸福
其功匪淺迨于孔孟遠矣吾則謂孟軻未嘗無功于後世考其
學術所主持有二宗旨一克舜禪讓之義一湯武征誅之義禪
讓之義謂庸闇幼弱之主不宜擁天位也征誅之義謂昏暴之
君當受誅于天下也厥後漢高滅秦李淵滅隋皆法孟氏征誅
之義即至有明及本朝咸以平中原之亂而得天下雖開國之
初小有殺戮不及漢唐謂之征誅亦無不可又若曹丕代漢司
馬代魏趙宋代周如此之類雖皆以強臣奪國然其所事之主
類皆庸闇幼弱代為天子理所宜然何愧禪讓之義惟南朝梁
蕭諸人每于禪代後輒殺故主滅其宗族是則不可耳要之孟

氏之二主意已實行于後世不可謂無功也

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之說始于亞里斯度德氏盧騷氏民約之說始于姚伯蘭姬氏在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亞密斯丹分業之說始于柏拉圖氏皆有所祖也

盧騷學說多有自相矛盾處如謂既聯民約當人之平等不得有君主臣庶之別又云凡一國中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腦髓也諸職官意欲及感觸之器也農工商賈口及腸胃所以榮養全身也由是觀之則君主臣庶之等級仍不能不分立與伯倫知理有機體國家之說暗合顧伯倫知理主持君權者也故其說如此盧騷專言平等何其言与之同可見公理本如此雖結契約斷不能無主權之人固不可如霍布士之專制亦不可效無政府黨之所為也

盧騷欲使主權在國民又云主權合于一而不可分夫以若干

國民持主權使不推一代表者則意見紛歧烏能合于一乎有代表者即不能不以主權歸之然後能一

盧氏又謂立法權決不能使代我必躬任之蓋不以代議政體為然此則萬不能行者一因既地廣人眾各有職業或營商在外或游歷他方豈能盡拋棄本籍而悉入議政院且人之智慧不同學問各異豈能人人勝議法之任是皆其說之短者

凡法律不可不隨時修改此學說出于盧騷甚有功其言曰凡握權之人當議定法律後始終不許交易者政治之罪人也

盧騷示知其平等之義不可無分別故又以說自解曰吾所謂平等者非謂欲使一國之人勢力財產全相均而無一差異也若是者決不可行之事也但使有勢力者不至涉于暴虐富者不致倚財力壓人則于平等之義斯已足矣

良知之學說在我國為之最早者南北朝時之陳遵明宋之張

橫渠程明道迨明之王陽明起始大闡發之成一種學派在泰西則此說為于笛卡兒最有功于世而孟德斯鳩繼其後遂卒之以論治體

孟氏論自由亦曰必不肯于公議之法律乃可以自由而今之談者非之曰使人之服從法律非真自由因法律或未盡善而有背于自由平等之理者則不從服從也忘山曰法律設有不善倡議修改之可也未修改之先不可不暫時屈從何也人情法律為生命為因其小不善而任意背之則非其善者亦可背之矣如此則法律可以不立矣又何必爭言法律神聖世界耶今日各國皆實行廢拷訊設陪審寬刑律孟氏學說之功也孟氏又曰世界文明則每以惡名之暴露為譴罰之極點故刑法不妨從輕其後白加梓祖述其意著刑法論

亞里斯度德亦經濟大家也其所論貨幣價格及分業諸理皆為亞丹之先聲惟以為貨幣不能滋生貨幣凡斥本取息者等于掠奪其說頗眩惑後之學者幾數千年

亞丹斯密喻泉幣為地上之道路鈔幣為空中之飛輪故我國唐憲宗時有飛錢之名即今會票是也馬爾達創人口增加之說謂地員上人口之繁殖每二十五年輒增其倍而產物之增加不能與之比例謂人口之增加為乘數食物增加為加數故謂社會今日雖甚治迨人口既增食物不足以養之未有不亂者忘山曰據斯賓塞所推生滅相抵之說則人口以物競天擇亦無過庶之慮也

理查英國人亦嘗時經濟家嘗有名言曰人類之自利心最重物體以引力而左右水依高低而運動人心之依利為向背同一理也忘山曰所謂利者不必專指財帛而言即人之好名譽亦包括在利中理氏所著最馳名之書曰地代說與馬氏人口

論並傳

十一日飯後游普陀塔即西太后之萬年寺地也修築多歷年所今以其頹壞重修之往瞻定陵即文宗陵地勢頗高在山腰開立宮門前俯視羣山氣象雄潤

十二日與東菴僧登迤東之小山有石塔高矗塔前有碑刻記稱明萬歷二十年有陝西王西涯名通以參將來守馬蘭因其地形勢似舟故能載甲士然舟必有樁始可穩涉波濤乃請命于總帥戚繼光築塔于臺子山上以象舟之樁焉塔中祀摩尼佛像今猶存塔之迤西北有藥王廟余因入游殿後有堂宇三椽軒窗開朗可遠眺老僧獻茶坐久之歸

十三日觀地理書作日記並覽舊日記

內典稱佛有心通之能力凡衆生一念悉知之又云于一念頃能知萬里外所降雨點之數又云能于一念頃能分身遍至

三千世界余謂佛有大神通力人亦有小神通力試觀博學多聞之士閉戶不出而能以心游歷五大洲覽其山川觀其形勢察其風俗人情蓋與身往游歷無異以其神通力為何如耶

十四日得家書知室人於初五日亥刻生一子家中皆安余與慕兄皆艱于生男慕兄有五女一子余有四女殤其二今始得一男余擬命名曰用勤

十五日連日寒甚余又往臺子山晚觀書

余乙未年在海上與燕生談即發明文學為見道門徑數學為見藝門徑燕生頗嘉許今見履譯羣學載斯賓塞爾論治羣學先治三科首玄科即名學數學名學西人謂之辨學又謂論理學即文學是也與余所見不侔而合但斯賓氏於玄科之後有所謂湖科如聲光化電及水大質力諸學又有所謂著科則天文地質醫學動植法律心算皆是

我國習俗凡古人書畫及古器物多廢為以欺人取利者西國亦然如羣學繕性篇查塞往者者法之碩師也而不知所收奈端巴斯爾諸手蹟為極易辨之贗物

斯賓論專治玄科不治間科之弊曰譬如聲學聲行氣中求其速率奈端以數理求之其數與實測者若六之一繼而拉不拉斯考其相差之因則謂以聲力入氣生浪浪有排擠因而生熱熱生而原力耗減所以行遲忘山曰移是可知天下學問無窮盡斯賓又曰凡智者冥思渺慮其標一義而風施一時者大抵與時相得而去人不遠者也使其超俗邁時邈焉先覺則雖有甚精之義將莫之萃而遂亡忘山曰移是見著書立說之難

十六日與東芳偕赴陵夜觀書

羣學述神篇云民德民智聲然而事智育求之於理想德育者以感情終之以行習徒有感情猶無益也必自感情施之有

事夫然後能由勉强至於利安至於既久浸以為習則行其所無事矣忘山曰由是觀之則錫蘭耶露二教派專以天界地獄警戒羣生者即所以動人之感情也斯賓以為教未可厚非者即此意

孟子曰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仁民愛物必自愛其親始所謂親者非但指父母而言也凡家庭之間自父母兄弟夫婦子女何一非親若于所親尚不能愛安能愛及疎者是故西儒有言曰家庭者利他之學校也又斯賓塞亦之言曰激發民良之功莫捷于為父母其克己其敏事其國將來皆緣其愛子之情而遂發其磨鍊德性也蓋時使之棄當前之可欣以為其所生謀久遠然則減其自利之私而趨于利他之仁者必自慈利始矣親是則知康廣夏欲聯立育嬰園以奪人父子之思者非是羣學家新舊相推之理余于去歲夏秋間已悟是理時猶未讀

斯賓塞氏之書也

十七日觀地理書夜觀政法學報

外國法律有二源一基于羅馬之法律一基于英國之憲法蓋羅馬法與英國法差異之點即私法公法所由分私法多出於者文互聞之權限也所謂私法者維持統治與被治者文互聞之權限也故公法又名憲法私法別為二曰民法曰商法歐洲近古以來最文明之舉動莫過於普魯士民法草案公布一事蓋當其編纂也開委員會總會議者數百餘次及其脫稿也又公刊草案及理由書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四年之中分六次之公布廣徵公眾之意見書不僅徵諸普國境內猶廣徵諸德意志全國及澳大利之大學校裁判所法學家辯護士政事家之批評於是愛國之士莫不披陳意見

見其意見書已盈箱累篋一為編輯得三十九大卷之多傳為盛事厥後普國草案修正據以為粉本者不知凡幾迨修正告竣始頒為法典溯自編纂伊始已垂費十三餘年之歲月矣是故現今各國中稱為法學之泰斗者莫德意志國若也

欲望之在人猶水之行地也水性趨下人之欲望趨利善治水者因勢利導之善治人之欲望者亦因勢利導之蓋不因勢利導而從事壅遏則欲望之潰決汎濫將無異於洪水也自古善治水者莫如神禹其次則漢之王景而善治民之欲望者厥惟經濟家亞丹斯密氏

地理與文明有關係汪袁父史學概論稱埃及人所以夙明哉何學者以尼羅河每歲定其國土之形非藉精確之測量則土地所有之爭訟不能定也印度人所以確立宗教之基礎者以印度河流域之豐穰喚起其讚美自然之思想也使羅馬人去

意大利之半島必不能擴張其帝國之偉業使今之英國四面不環海內地不富石炭必不能輝其國旗于日所出入之處也十八日飯後與東芳往游撫軍山在馬蘭峪迤北余登山肩未及頂已俯視雄湖山下有公輸廟晡往視鹿園有鹿三頭皆去角夜觀書

治理化學者以聚然之萬物為其實質治政法學者以過往之歷史為其實質

法律者國民生命財產之所係也故與經濟學相為表裡馬法律者又國民行為風俗之所係也故與道德學又相為表裡馬美國兒童最樂談選舉大統領之事與支那人豔羨臘唱時之狀頭無異輒自豪曰他日吾必被舉

泰西古時法律與經濟二學未嘗分科直至德國財政家邱尔谷出始將兩學中離各成獨立之學見其逸經濟學範圍論

外國人之在本國得享有私權始於一千七百六十一年法國與西班牙結約取國際交互主義交互主義者兩國視相待之厚薄互交換其利益也迨法國大革命後大昌博愛主義國會始宣言有自由之法因宜廣開國土使吾邦人民同享人生固有之權自是以往外國得享有私權為文明各國之通律至于公權則除本國有公民資格之人外一毫不以假人

考地質學者知上古有所謂石期世界銅期世界鐵期世界蓋因其所用器皿而別之也今世界上貨幣之制由銅進于銀由銀進于金亦可分曰銅期世界銀期世界金期世界

社會共產主義非不美善將來或有此一日然必存于生存競爭自然之趨勢而成不可強也

十九日訪葛軍門談軍門名振全字福庭直隸饒陽人善談論極儒雅

夜觀書是日心得之理頗多記之

東西各國較近三百年內之勃興蓋有二原因曰以學理闡公
智以強力伸公權

羣制隨人德人智人勇而進昔飲冰嘗稱民德民智民力吾改

如言人較
能該括

苟卿以性惡學派流毒我國使國人之德智勇性格數千年不進
未故羣制萬不能進

笛卡兒以良知學派促歐洲進化王陽明以良知學派促日本
進化良知者無善無惡良而已矣

野蠻國人顯愚狠戾非仰賴其君之威愛不足以合羣若社會
進化則君無所用其威愛但為專決但為守法以整齊之而已
國雖文明亦不可一日無君蓋法律雖由百姓公議而無專決
者則築室道謀紛、莫定法既立而無執守者無施行者則法

律亦同虛設以無實行之強力也夫君者即統壹決法執法行
法之三權者也或曰西國三權鼎立則三分其權可矣何必統
之以君曰權分為三懼其相爭不能不以君統之特所謂君者
必由全國人公舉而後可

今日雖稱法治神聖時代人、守法似可無待于君也不知無
君則法律不能堅定以無執行之強力也夫法律至于不盡一
不堅定則有法與無法同國無法則人羣不能組織成團體將
消敗散裂無以自立矣是故雖曰有法不可無君

君也者所以組織人羣者也父也者所以連續種類者也欲求
人羣之相安非有君以組織之不可欲求人種之不絕非有父
以連續之不可故君也父也社會上一日不可離也

人之所以能生、不絕者賴有父母以生之父母耦數也人之
所以能相安不爭者賴有君以統之君奇數也

君父自然責任也。人當野蠻時當受制于君人當文明時當受制于父。

自由者生機活潑之謂也。然不可太過太過則自窒其生機矣。視于各國民智之開能聯合有強力者皆以多數勝少數我國地大人眾欲一時開通之組織之甚難。

欲求無君無父之極點非化衆色身盡入覺海不可否則斷不能一日離君與父也。

佛為教化衆生故現色身。

教化衆生化字可細參。

葛福庭云近陵一帶山中時有野火其故因犯禁斬伐樹木以火焚之財痕跡銷滅矣余始歎我國無事無弊人之善忘以不注意故。

陳託性者先從事物瑣雜起於瑣雜中生自然概念然後融會。

貫通之則永不忘。

隨處留心則一事一物皆餉我學界。

學問有博與陋深與淺之別博者指聞見而言聞見多為博反是曰陋深者指思想而言思想邃入為深反是曰淺今人多混視之。

二十日觀書。

日本各地方別置裁判所始于明治六年創于江藤新平新平佐賀藩士也。

外國實業同盟胚胎于英發見于美蓋當十七世紀之時英之煤礦業者組織團體以定煤價是為實業同盟之一種子越百八十年美國設立石油同盟遂為實業同盟之始。

凡人之購買物喜貪廉價者皆生計之困乏為富足則自可不求價廉但求物美人亦不貪廉價但求物美則實業同盟之

法可以革矣

今日歐洲凡勞動工人皆減少時刻多得利益又道路之寬闊及居室之旁必繞以花園務極光麗優美者皆實行德麻司摩克之華嚴界主義華嚴界者哲人理想中之一虛境其書出版于英倫距今三百八十四年以前其後又有加著提之加尼亞旅行是二書皆為社會黨人之原動力

各國官制大都參用事務官政務官二種政務官視其才識可以隨時遷調如有時為文部大臣有時為內務大臣之類事務官任之終身其任有勞績則加俸而不遷官其行政也又參用官治自治二種官治者國家直接使官吏治理以達其行政目的之謂自治者國家以地方事務一部分使地方人自任之而間接以達其行政目的之謂

外國又有行政裁判所之設專司關於行政法上之爭議此則

余所未聞者

歐美商賈之大資本曰誠實而金錢次之名言

亞梓法治國論云徒知有權利者則無協助之公共心是謂放棄公德徒知有義務者則無自營之獨立心是謂放棄人權名言西國獸名曰獅極獸也其猛烈之氣不得伸則跳躑不止故與以毬以消磨其氣終日弄毬而跳躑遂忘矣日本機外劍客以文人之弄文學士之好學何莫非弄毬類忘山曰昔秦皇以焚書愚民而漢武又以求書愚民經學詞章八比又數千百年於此何莫非弄毬類也

二十一日時惠陵殿柱猶未豎立以明年方向不利故先搆木架以備供梁擇期在明日巳刻哺李秀堃白仲謙同來蓋由承修大臣遣二人來監視供梁也

二十二日供梁禮成

二十三日李白二君黎明返都下

昨夜聞白仲謙談都中舊事一則記之仲謙云京師富戶治典業者甚夥有范姓者名華字華甫為人長于理財善治生在都數十年掌典業二十餘家凡所擘畫措注皆條理精密局勢恢廓人服其才以是股東皆倚賴之身亦因致饒富庚子前數年有祝姓家典在崇文門內亦范所莞業者也一日薄暮見一人持翡翠花瓶求質典中人始猶疑不察真贗會華至取視之曰真也價直銀三千兩今質價減半乃以銀千五百兩付之書券而去逾日道路紛傳說某日祝姓典所質之瓶偽也此瓶自外國販來頗多在楊梅竹斜街某店出售價極廉約銀十數兩一枚華聞之駭然急取瓶于日光下諦審果贗物因驅車出城迹訪售瓶所果見羅陳縶之光色均發與所質無異大悔而歸歎曰我代人經營數十年無毫髮差失今以一瓶故使我英

名墮地吾休矣遂向各居停辭職或欲強留之華不可既而曰吾雖以是去吾之心迹昭然不可不表白使眾知之且深願凡業是者以我為鑒遂擇日於某所大集同事數百人暨各居停讌飲酒後恍慨譚自陳辭職之由且出其瓶使眾觀之皆曰是誠贗物也華曰我之悔不可追矣諸君其慎諸又顧祝姓者曰我負居停一千五百兩我自償之是瓶即以贗我何如祝姓許諾華乃取瓶當眾碎之眾大驚華曰我用此瓶何為聊以洩我忿耳有頃飲罷各散逾二日忽有人持質券并千五百兩銀鈔及利金來典贖其瓶典中人惶急往召華華至視其質券標曰某字若干既數因問其人曰尔之瓶自有記認否曰有之遂遣人持券入內尋之須臾抱一瓶出使來贖者自認之果其瓶也其人惶恐揖謂華曰吾服子之能矣言畢狼狽遁去事聞諸居停皆大愕喜乃羣集讚頌其事復邀請華筮業如故仲謙曰華

卒于庚子後一年壽七十餘吾猶見其人拳匪之亂其所筭典業皆燬于火華蓋以是驚之而死

李瑛瑩云庚子之役有營官某甲率兵數百逃而東行沿途大肆淫掠百姓怨忿會有法兵踵至百姓往訴之法人怒使人探知某甲駐某村乃於深夜潛以兵圍之天明數百人皆就縛一以鎗斃之又云美國兵入都畫驢馬市以南為美界其兵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為各國最亡何和約成奉其奉國令撤兵百姓扶老携幼垂涕挽留美兵官惻然憫之為暫留七日志山曰觀以上二事可謂從古未有之奇聞

二十四日觀書無所記

二十五日葛福庭約飲葛有幕友二人一朱姓字儉卿上海人一李姓字方甫與葛同縣葛以游擊前駐江南吳淞十年朱已佐其幕中後隨至臺灣數載又歷廣西安徽山東數省其後葛

駐天津北塘又自北塘移駐馬蘭峪朱皆相從前後二十年朱為人伉爽與余談臺灣風俗頗詳盡是日席散已入夜主人殷勤倍至張燈送歸

二十六日陰微雪赴陵側工場周視夜觀自助論

俗人動誇門第以出身卑賤為辱不知人之榮辱在能立志与否豈論地位古人之堅苦卓絕立功顯名其起于卑賤者十之八九方諸世家官族榮譽尤過之觀于英國比約瑟弗伯洛巴敦為薩爾福德之民委員嘗於議事時自述其少年時在軋花廠備嘗艱苦情況一生起敬斯可知矣

自助論云田畝財產祖父可傳之于子孫學問才智祖父不可傳于子孫是故人貴自勉

富与力之界說富可以生力力亦可以致富互為子母者也

蒸氣機器之理當紀元前百二十年已有人察得之其人名希

洛亞歷山德里亞人明算學及氣學水學始研究蒸氣之力製
為器具厥後事雖不成精理名言永存于世迨薩代禮牛國民
惹迷士瓦德高禮不的爾斯教數人起而繼其志述其事而震
世駭俗之機蓋乃有大成之一日

二十七日作日記視書

自助論云福祉實其慧眼常隨勤勉之人而行西儒或福士他
曰善心火之光之勇者即英才蒲豐曰英才者何忍耐忘山曰
嗟乎人但恃聰明而無忍耐之力者安得有所成就

勤勉之人有化萬物為黃金之能力有化光陰為黃金之能力
至言

仲尼曰曰聖與仁則吾豈敢亦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已矣
西國製鍊家達爾東曰英才之稱則吾豈敢吾之成吾業者勤
勉之功積累所致耳

西語曰習逸性成一事難為習勞性成萬事易作習勞如何曰
反復而已矣譬如讀書看了又看譬如習藝精益求精譬如投
食物釜中以火煮之煮了又煮何患不熟所謂功夫所謂火候
為學之道當如此

法人盧騷英人撒母耳德留皆少年不修操行無惡弗作其後
折節改行讀書勤學遂一為政治家一為文學大家可見人
能自勉雖失之東隅何不可收之桑榆

英人伯拉溫見蜘蛛之絲縷、當所行之路因悟造鐵懸橋之
法伯路涅爾見蠶舄小蟲鑽細孔繅曲窠深更以如漆之物塗
四方上下而居其中因悟造河底地道之法此皆受教于昆蟲
之微類者也故聖人學于萬物信然

黃明電學之理人但知有弗蘭克林不知有弗蘭氏並稱者尚
自曼拉法尼曼氏少時奉無學偶置二種之金類于死蛙之股

聞蛙跳躍如生因是遂發明二金交感之理
奈端之於重力已殫思竭慮莫實通觸其機遂獲前之秘奧學
士雍之於光學已真積力久驗水通感其思遂成曠代之學家
蓋最新奇之學莫不得之最陳腐之事信然
西國自古有名之工及創製新器之人皆不自工業學校而出
大抵起于窮困故曰窮困者創造之母
德至而名歸之業精而利歸之此自然之勢也雖然古人之修
德非為名也其修業非為利也願何以好之慕之致之不倦者
彼蓋視此有自然之真覺天地間更無他物足以易之也
善畫者以萬象為師善學者以萬物為師
自助論曰風俗習慣紛華聲利非降伏吾輩之主人實吾輩為
降伏此等之主人也是故人貴立志
法帝拿破為俄將士活妻皆欲於字典中刪去不能不知等語

曰此我一生所憎厭者也人志不學再學焉安有不知不能
威靈頓之所以過于拿破崙者拿破崙所志在榮名威靈頓所
注意在職分西人嘗稱威靈頓為大將也拿破崙神速如拿破崙如
古雷武及為相臣也智慮周密如格蘭登純粹誠實而高尚如
華威頓

是晚得都中工程處信知下月停工不派駐班故余與東芳商
議後日回京

二十八日檢書理行具是日親自助編終卷

當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印度榜葛喇之土兵叛亂英人之在印
度者自文武官吏兵卒下及平民婦女無一人戰縮畏懦莫不
盡力抵抗叛兵縱或受圍困死傷相繼無一有請降之心於以
見英人精神之強壯教養之完備矣

英人厚亞德創改革獄制之說不避勞苦不顧危難以期其說

之必行及身後而英國獄制果為之改良其他文明諸國效之自此罪人無瘼死者厚氏之賜大矣

創廢奴隸制度之議者有陸克孟德斯鳩諸人而實行其主意者厥惟沙伯沙伯當十八世後半紀代實力救拔黑人並援律法以與政府抗奮創設廢奴公司蓋生平以是為目的也其後格拉克孫維伯福斯勃古斯敦及伯路翰等後先踵起卒脫黑人奴隸之苦其功偉哉

西儒律敦曰理財之事切勿輕忽金錢者品行也忘山曰金錢與品行最有關係不善理財者足以墮陷其身于非義慎之自助福曰人欲保護其品行不可不尚節儉節儉者非吝嗇之謂也蓋節儉則衣食有餘有餘則能慷慨而具義俠之心腸矣忘山曰人所當愛惜者三一曰精神二曰光陰三曰金錢人為不能節財不能節欲則種下品行之不良由此而起故柏

拉圖四德之中節制居其一

西國大將那比之言曰不言則已言則必信不借則已借則必償此二者乃德行之大者有德位之君子必當慎守此也

二十九日黎明登車與東芳偕行俄日出過龍門口路皆大石予輩確難行回望陵宇蒼蔚在日薄午至濠門小憩風起冷甚飽食復行日未落至薊州宿馬夜有某君與東芳相識者未談痛詆其州官之濶考州官姓古名銘猷

三十日未明自薊州行三十里至邦軍日始出又二十餘里至段家嶺小憩午後復行七十里至煙郊已昏黑矣風甚寒舍中熾炭取暖

十一月一日日出始登車行二十里過潞河又十里至通州西門外憩馬

東芳善射鎗覆余一路車中無事所得覆甚夥到旅舍輒舉以

難東方錄其佳者亦頗助趣致太皇太后不得干預朝政射古
人名孫權隔壁戲射四書二句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武備
學校教習帶作醫生射論語二句使有勇且知方也一數射中
庸一句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斷屠四十一日又斷屠四十九日
射論語一句三月不知肉味

映由通州行去都僅四十里到東便門日已沈西抵家昏暮昌
士來京下榻余家相見甚快

二日在家終日會計度支出入

三日晨訪香英詢以東省官態若何香英云都人士皆漠不為
意酣嬉如故雖然病深矣此間不可久處余遇事頗能先知往
有駭故明年解凍復決志移家南去余聞之不置一詞薄午
往視嘯霞蓋嘯霞中風不語者一月近略瘥嘯霞事以孝謹勉
甫文年七十外矣精神矍鑠老興頗濃聞近來潛作北里游不

使子知然嘯霞則暗中多方調護務悅其親勉文亦不知也嘯
霞年亦五十餘嘯自署歸

四日余新生子明日餘月先一日設驪歎客是日女客來賀者
甚多厚廣父子及桐士昆弟亦至晚與昌士談

五日篤甫及幹卿過嘯香英來仲華亦至

露日啟釐之說騰播都市余終謂不可據果尔是出我意度外也
昌士云外國刑獄最重凡聽斷時須有陪審官十餘人皆地方
之公正商民兩造辨難既久雖勝負顯決設陪審有一人懷疑
者即不成信讞

公法中有私萬國公法公法之別蓋公法者各國
際法權也私公法者各國治外法權也

六日作致鄰居書前為新生兒命名曰用勤以紀曾祖諱改名
用恆字伯專

飯後與昌士談昌士論我國磁器與西國磁器異質之所在蓋我國磁雖破碎可以法補綴以質堅厚受錐鑿而體不裂也外國磁則不能

七日前見鄰居書中稱法使館中有繙譯官穆文琦及蘇馨甘嗣東皆甫自巴黎來我國京城命余往拜藉可聯絡外人余是日遂往見之皆一一晤談穆華語甚工蓋居我國久日中在子穀家午餐晤仲華甫往觀工部新署在王府井屋宇宏整大門及廳堂皆欲撤造已興工矣明年五月可以遷入

八日與昌士稼霖偕至琉璃廠工藝局晤季英與往觀製景泰藍及織絨毯之場所景泰藍者以銅為質範形成皿器以銅絲盤裹粘切其上作種種藻飾然後加顏料煊染以火燒之其工尚不難獨織絨毯之法頗神妙蓋不用算法固樣亦無機閤惟恃心手變化自成各式五色花紋皆勻整無少參差甚矣我國

手工之巧

季英在尚克教習不取薪別開齋屋為其坐卧地余教人坐談其中昌士與季英論養蠶之法季英云我國蠶業所以漸避者以養蠶法不精進漸失其傳蓋蠶在桑葉上必常使稀疎俾得飲吸空氣舒轉自如若蠶太多則擁擠受病往往致死又云養蠶最畏蠅蠅來飛集輒遺子于蠶脊上因之蠶受奇累致作繭時工力虧損是皆不可不知者也昌士云吾杭設蠶學館三年僅成就一人姓梁名有立字立屏其人年三十餘於蠶學殆得其三昧屢出新法為人育蠶頗獲奇效

九日余移書齋于客堂耳室之內熾石炭稍溫蓋窗壁嚴密冷氣不易流入也堂中之書架榻案亦易置方位略寬舒

十日子用恒擇是日雜髮季英來抱桐士亦至晡陰季英與昌士各述庚子被難時種種顛頓情狀且曰人不愛勞苦不足

以言學問也晚大風

稼霖談一業云有兄弟二人各娶妻承父遺產同居會其弟暴病卒越數日弟妻舉一男蓋遺腹子也既孫月矣父之其兄醜客有弟妻之父在坐飲罷已昏夜欲往視其女伯兄從馬房中燈火微熒甫及闥外瞥見一赤身男子闖然而出其父大怒罵賤人安在婦方酣睡驚覺倉皇抱兒而起不知所措父因指牀前坐其上男子衣袴曰此何人物婦色變曰不知父大罵曰賤人辱吾門矣其兄婉言曰老人息怒醜也何播為雖然我有一策弟婦不能守明矣盡令更嫁此亦人情也婦勃然曰我必死終必一見官以白吾志其兄許諾翼日以狀白邑宰遂同往就訊既見官婦怒若不可遏自陳曰我夫死未久有遺腹將抱是一塊肉終天年遭是白女望生為然此心皎若天日願明公一洒之官曰尔欲雪恥不難願此男子何為在尔房中尔竟不

知乎曰不知官曰尔平日一人獨居乎抑尚有他人乎曰我與嬰提及女僕三人而已曰是日女僕安往曰已歸家彼自歸乎曰我給省教之歸也官曰何為教之歸婦不能答官怒曰尔之情見矣婦忘極袖出翦自刺其喉役人急自營奪之幸無傷官大疑曰然則必有隱情蓋直言婦故也曰我夫在日終歲遠出營業罕歸家夫婦相見甚難也女僕之夫亦然今聞其夫適歸我故令還相見蓋人有同情推己以及人耳官默然因問其兄曰尔弟死幾日矣曰半年矣葬乎曰葬矣婦怒罵曰吾夫實未葬停柩某所何面漫為官曰既葬莫大善遣役數名往取棺因退至後堂潛召婦入詢以夫死時情形亡何棺至乃復出集眾啟視尸骨露肉盡化惟肚無恙滿貯水銀其兄作色謂婦曰我尚不知我弟死于尔手今獲養覺天也官笑曰以吾觀之此人非死其婦之手死其兄之手也兄大譁曰何以知之官曰汝弟

實未葬汝偽言葬何為婦果害其夫反肯以實告乎害弟之命
非子而誰且我聞婦言其夫死時居別室已不在側此晚來視
氣絕被枕皆易情弊顯然尔何所逃罪尔謀死尔弟復設計誣
尔弟婦之不良尔居何心乎速吐實免罪若兄猶抗辯乃用刑
久之始一服罪盖其人与弟平時素不睦弟又最鍾愛于父
父未死時已為析產弟所獲最優无姑甚欲殺其弟而奪之久
矣一日弟自遠道歸因婦將姪子故別居是晚无進粥調以水
銀弟飲之盡眠至夜半腹絞痛不久而斃七竅血出汚枕褥兄
懼事覺急為易之並浴其尸使無迹侵曉報婦知託言暴病婦
固疑焉未幾子生兄又使人誘弟婦使更嫁婦堅不可因設計
擇女僕歸家之夜賄傭工乘婦睡熟時抱衣袴裸身潛入婦室
伏焉約曰聞人聲則挺身而出即於是日約婦父來飲酒因偕
入婦房使觸見之必含羞逼其女自盡或令改嫁於是无以代

養孤兒為名可盡收其產他日即暗戕兒命亦無復知之者其
用心抑巧矣天道恢恢一朝敗露然非官之明斷又孰能為死
者復讎為生者雪恥乎其後无伏法婦卒教子成立守節以終
十一日終日不出觀報作日記

西儒有言曰真正之榮威自暗中克己而生假使無此學問即
戰勝攻取不值錙銖特為私欲之奴隸耳至言又曰急業之人
伯仲于棄財之人不觀蟻乎夏而備糧秋而斂物其智可師又
云勤儉之人手可造富又云富人不可有德行則光耀之赫灼適
以著其人品之卑劣露其醜行而已
人當幼稚時雖不能受他人之教育及至少壯須恃自己教
育西國凡各種學問藝術之著名者皆得自他人者少得自自
己者多也

於學問之暇作勞動之事如是則身體心靈俱受教養為最善

之規則

醫師洛敷之言曰天才英敏乃光陰與勞苦所結之果實也
自助論曰學問之益不在讀書之多在運用之熟又云讀書必
量力定規則亞伯尼西之說曰吾心有容受事物之力量逾其
分不能容受必致溢出又云自敬者生人最貴之衣服也
西儒或斯打林之說曰稗官小說最害心志未堅之青年更甚
于疫癘

西國凡童子時為鈍物蠢才強壯以後為大人豪傑顯名於世
者自古迄今其例不少如奈端拿破崙威靈頓及機器師之瓦
德其最著名者

自助論曰人間萬事莫非習慣即德行亦習慣而成習慣能自
造也一事當前竭蹶以赴之奮厲以抗之始而覺其難繼而覺
其易終則冷然與俱矣故人不可不勉又云品行者乃小事之

順理而行所集成者也

十二日作日記

自助論曰凡人相與討論商榷有所建白當和氣愉色委婉以
陳萬不可出惡言肆激談仗獨是彈衆非蓋我聞他人所言論
即以客氣爭心乘之則徒見其異不覺其同誠能降心相從精
其學畫雖有與我相歧異者徐一族之終必大同也昔威爾士
之講道者曰我嘗昧爽冒霜行深山中遙見動物迷不可辨視
其形怪謂魑魅也近而觀之乃行道之人也尾而視之則吾弟
也妙哉喻言乎

又曰君子者以儀範自鑄其身者也人之稱有爵位有權勢者
曰君子君子之稱言溫厚和平善良純雅敦義蓋謂有位者必
富有德故用此為貴者之通稱又曰君子必自尊敬其身自尊
敬奈何曰以己之目察己之品行以己之心規己之闕失

親于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英船排肯漢篤沈沒亞弗利加海岸
事使人肅然起敬蓋此船載男子四百七十二人婦孺六十
人沿海岸行忽觸暗礁洞裂時值昧爽衆猶酣眠也水汨汨來
舟子擊大鼓召集舟中步兵如操練狀以救婦孺俄而步兵
板若干艘引婦孺登之鼓棹而去男子之能泅水者欲跳入
板加比舟來的曰船板小人多必覆之道也不可舟中人乃止
是時船板盡亦無他船過此援之者然衆人心平氣靜植立不
少動無一怨懟語無一號哭聲徐待葬身于波濤之中於以見
英國人民之英雄仗烈氣家以舍己救人為樂蓋亦習慣成風
俗矣

十三日趨署晚歸復與昌士同車出城赴羅篤甫之約夜訪東
芳東芳邀至伶人佩仙家飲

昨聞昌士談及江南鹽務中情形曰凡省銷局所職掌在督鹽

之銷行各路商人運鹽至則呈驗驗已放行然局所之開立行
費及委員巡丁之利潤皆賴商人之夾帶私鹽如商人運官鹽
五百包又夾帶私鹽三百包則於每百包中提二十包作為局
所費用又於商人額外所夾帶者提十包以五包充委員司事
之私人以五包予給巡丁焉故官鹽之許夾帶幾等于明認矣
又云鹽梟之販運私鹽每年二次其沿途河道中雖有釐卡重
之然賴有巡丁之得錢賣放故毫不不能禁遏今日官鹽加價則
私鹽愈暢銷私鹽銷則官鹽滯所加之價空無所著何益于國課
十四日是日陽歷元旦詣法使館穆蘇結君所賀歲因詣維慶
車中觀哲學原理有三宗教以信仰為本心哲學以究理為目
的理學亦然故哲學可以稱學宗教不得稱學僅目為教也忘
山曰觀是知教與學異域所由分蓋教家尚信學家尚疑
理學中有討論學實用學之別如物理學純正化學天文學屬

于討論學器械學製造學航海學屬于實用學哲學亦有此二種之別心理學者討論學也倫理倫理學者實用學也

哲學中有所謂物心神三體然其所謂神非宗教之所謂神實以物心實體謂之神體也

哲理中之三斷法可以囊括古今學派之合之故及其甚達所由然詳哲學原理第二十五頁

十五日詣後孫公園訪勉臣俄游廠肆購駢體文鈔及西域考古志歸

十六日作日記觀報勉臣及景周同過晚仲華米昌士及桐士偕至夜談

我國人有業之民約十四種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官曰兵曰丁曰幕曰書曰差曰僧曰道曰倡曰優尚有無業之民二種曰纨绔子曰乞丐合厥十六種尚有不在十六種之內者則江湖

無賴之人約分八種彼中人自稱曰八行曰徑曰皮曰李曰爪曰風曰火曰除曰妖所謂徑者如拆字占課相面算命及育壽聯壽約分九類屬于文學者也所謂皮者如販賣藥材行醫及偽神僥幸分十八類所謂李者如變戲法等分四類所謂爪者如揮刀舞拳賣藝等分三類以上四行者頗夥蓋所操技業多為王法所不禁也若風火除妖四種皆頭犯國憲雖隱甚秘故罕有知者何為風即綠林大盜分七類何為火如冒充官長私刻印璽及假造金銀等分八類何為除即詐騙詭索一統分五類何為妖即慣用邪術以色誘人者分六類此八種人大抵無業游民適而入此彼中各聯小社會有急相助大有共產主義意故其羣能久而不渙然其宗旨不外詐騙劫奪四字是故人稱江湖無真黃金無假此八行中又分南北二派各有其用言語互不相同所謂行語是也南曰春北曰典習春語不得混以

與習此者亦不得混以春

江湖中又有時謂九流非漢書藝文志所謂九流也一流居士
二流醫三流丹青四流雜五流地理六流相七流僧八道九琴棋
我國又有祕傳之鍼法能醫百病最效余友黃益齋之叔石坪
擅此技昌士前患頭風即此公為之治鍼已即愈久不發矣聞
其術得之于鉅盜先是石坪父某以武職官山東膂力過人嘗
捕得一盜技勇超羣赦之使給使左右益感激自念無以報因
出其祕術欲以授人黃公遂使子石坪習之十年始精其術石
坪至今尚未傳一人嘗欲授昌士昌士却之然其今不傳恐後
是將失傳矣

十七日赴喜鵲胡同陪弔弔者雲集蓋慶相之側夫人治喪也
明至殿肆翰文齋小坐晚詣天福堂居傳善芝梅約飲芝梅是
夜大醉

十八日薄午至天壽堂蓋義善源以新屋落成大譙賓客演劇
備飲

十九日楚署

俄日決裂之說久騰報紙聞日要俄三款一朝鮮權利兩國共
享一滿州開放萬國通商一限俄三月撤東省兵否則決以兵
戎相見又聞英人多有自告奮勇來亞東助日奔戰者又聞俄
人國計空虛戰費難籌者又聞俄軍中有自由黨布散社會主
意者又聞俄政府與俄日使臣定約云將來兩國啟釁後無論
如何不得侵犯我國內地西國皆允諾以上皆見于連日報紙
不知可信否

近日凡自奉天來者無論官商百姓皆謂俄雖駐兵不退然地
方頗安靜保護較前尤周密

郵居郵寄條陳內政摺稿二份摺中分四門曰用人行政理財

練兵其子日中有去跪拜于禮尊議事臣重兵部之權改官
別設銀行結銜制獎勵商業等約十餘條

二十日赴壽州相國冢與景周勉臣同詣醉瓊林飽食畢遂作
北里下游晚歸

都中自振貝子被劫後有密旨欲將所有城外倡伎盡行驅逐
又云如有官員人等私作冶游者許巡警者捕送懲辦於是韓
家石頭一帶無復呼盧歌管之聲矣伎家皆白晝閉門當日游
客多裹足即有來者亦潛跡匿影不敢公然為之律下自鮮衣
華服者受土棍所詐索不勝其苦又近日城南盜賊風起大半
魚賴之民平日仰食于此里中者今日生涯寥落遂去為匪人噫
欲興商業而禁女閭是謂不知政體

二十一日詣慶相家賀壽晚筵叔約飲福全館有昌士及羊甫
在坐

練兵處新設所奏調多漢人往加副都統銜以示破格之舉
又東省之呼蘭廳程德全當庚子年俄人入據時盡力防禦頗
有能名為人所密保今亦升受副都統之職蓋本朝從無以都
統職加漢人者今忽有此舉其有化合滿漢之意乎

袁督所擬練兵履章程設科之職者有所司幾盡奪兵部之權
然則兵部實為贅疣

鄰居前有書來云既欲練兵則袁宜授為兵部尚書掌管天下
軍政豈宜以直督兼轄一人精力有限而兼任如許之事保無
稍越乎忘山曰我國士無專學官無專政欲強其國難矣

二十二日終日不出視書

今日朝貴亦終日不有所作為如商部工巡處及練兵處等皆
新創之政局似有意變革者然而綱領條目不畫一權限不分
明為之決無效也是何也以當事者其才其德其學皆不勝任

也雖然天下事未有一措手即能完善者安知將來無改良進
步之時乎然余平不之許者則以改良進步之決無望何以知
之曰於當事諸人之德之學之才知之也

蓋凡德才學兼備之人其於事也亦不能一措手即期于完善
然而其心虛其智周其力果可由不完而漸達于完由不善漸
抵於善仍謂改良也進步也如日本革政之始歲年皆日
夜無一時不求精進遂有今日之美盛今我國哀哀者不過剽
取泰西一二事勉強趨步而用人理事之條皆冥然不知徒靡
金錢張官置吏募高無教坐食之夫至于立法之善否成效有
無及如何改良如何進步殆無有過問者也且鏡于衆曰吾安
政也嗟乎以是言改不如不更

二十三日借景周勉臣及昌士務霖飲于陽春居晡視劇夜觀畫
白山黑水錄一書敘述俄人在東三省經營布置情狀頗詳蓋

俄國西伯里亞鐵軌自尼布楚開多窪分支南過舊托羅海轉
東趨興安嶺下雅兒河水域於齊齊哈爾西南六十里胡拉爾
溪渡嫩江為一直綫又于呼蘭城西六十里之處渡松花江以
達預定停車場哈拉賓哈拉賓者在阿勒楚塔之北呼蘭城之
南位松花江南岸俄人新闢之都會也鐵軌至此岐分二綫其
一則由阿勒楚塔過掖河三岔口至尼古里斯克驛以達烏港
其一則橫斷松花江走長春開原經鉄嶺遼陽海城蓋平復州
金州以達旅順其間路工或有已成者未成者而要其形勢大
略如此俄人又於各處大興建築一切兵房場所逐漸興立不
啻視如己國之版圖烏有奉還我國之一日哉俄人心迹殆人
皆知乃夢之者猶望各國代我身之夫各國亦豈不知俄人之
志固已默許之久矣今日幸怒髮皆據臂與之抗者非為滿州
為朝鮮也使果為滿州則何不蚤出而仗義責言乃坐視其經

營布置于今日始思与争雄哉噫

二十四日勉臣未列以将赴汴後日行也

滿州全地廣袤六萬三千餘方里土壤肥沃物產豐盈然據日
本人考查其既墾之地約一萬六千五百方里不過全面積四
分之一此外未墾之地尚多嗟乎地廣大荒而不治坐使膏腴
廢棄盖与暴殄天物之罪同今也入俄人掌中代為經營以物
競天擇之理衡之何悖之有且也萬國公法有云凡荒廢之地
無倫何人能入而墾闢之經理之地雖終據為己有不得謂之
掠奪人奈何猶怨恨俄人乎當自怨恨耳

據白山黑水錄云滿州之紅胡子亦由來盖即樺太島俄國流
放之罪人越峇丁海峽入烏蘇里以無恆業投入烏賊之岸或
自集徒黨遂有紅胡之名不知是否

二十五日詣厚菴不遇往視晴霞痛又送勉臣行晡造稷卿談

稷卿病卧不能起

墨子云戰國時人有學儒三年歸而名其母者今日東南年少
出學西法數月輒歸而凌其父稷卿為余述種一可笑事太息
良久忘山曰我國民太愚又失教化久矣今日欲闢其智亦須
漸引若驟進以高明之說反足害之如久饑者驟得飽食必死
其理正同

二十六日与昂士談飯後趨署是日觀萬國商業志

商業之者達紐五階級一曰陸路貿易二曰河流貿易三曰沿
海四曰大洋五曰大洋鐵路兼用

京師運煤多用駝駝此物產于北方南地無之然據商業史載
亞刺伯及印度當太古時陸路貿易者使用之蓋因貿易之
區域日廣遠路深林曠原漫野經歷辛苦何止千萬又以盜賊
積數害及商人故商人中團結一氣使用駝駝整列隊伍立一

宜之時期在各地貿易所謂海商貿易是也

西國之商業起點于腓尼西亞而迦太基繼之與迦太基同時並起者曰希臘迨兩國衰微羅馬興起然羅馬人但出資本專用外國人為商業其後羅馬漸衰南亞威尼塞及福羅連司北方之漢摺市府皆以次興或遂成中古之市府同盟商權極大之何葡荷牙西班牙二國發明東西洋航路商權又歸二國之手而和蘭法蘭西等國相繼效尤終達英倫之三島之地英法交爭英勝法敗至近代歐洲全盛忽一躍而波及北美州而今日又為英美競爭之商界也

商業者組織社會之中心點也蓋社會之進化莫要于富何以致富莫不曰農也工也農者所以生物也工者所以成貨也雖然農之物工之貨非但以供一人一家一鄉一國之用也所以供全社會之用也為無商以運輸之交易之則農工無可圖之

利而其業荒矣是故富之本雖在農與工而其樞紐則在商有商而後一社會之物質財貨可以流通可以均平惟其流通均平而人与人之可以能合羣國與國所以能締盟在是矣故曰商業者組織社會之中心點也

今人動曰民權民權不知有商權而後有民權商權者民權之基也吾讀歐洲史知中古世商業市府之發達皆因十字軍之役王侯貴族借餉商人許之特權以為報酬而商人因之構結團體保衛公利脫封建諸侯之壓力漸不干涉政權遂為今日立憲之根基是何故耶蓋天下萬事皆財為命財之權握于商人國家求財于商人商人不能不求權于國家國家以權易財商家以財易權是故有財權不患無政權矣今我國士夫高脫大談不營實業不求商權不握財權而妄希民權是木彈而求兔者未卵而求時夜也不其難乎

二十七日終日不出觀書

商家最忌作偽古時腓尼西亞人致敗之由即由貨物出入偽造居多害人即所以自害又如我國從前絲茶最暢銷于各國其後因商民作偽之故遂致失敗

匯兌銀錢及銀行之制度始于古迦塞基人及希臘人而普達于羅馬羅馬銀行制度區分為三一曰國立銀行一曰私立銀行一曰借貸銀行借貸銀行為借銀于貧民有物作抵與我國之典業彷彿但不取利息則稍異耳蓋當時以借金取利為背人道眾皆禁也

領事館之設所以考察商務判斷紛爭皆所以保商也其制度創于古希臘人羅馬人因之

以軍艦保護商民始于意大利之威尼塞而後世遵用之古希臘時斯巴達人好武尚節儉唐各人私有之私產為國家

共有無貧富貴賤之別粗衣惡食舉國共之愛國之精神人之所重是實所謂社會主義也而商業因之不能發達夫商業不發達國家安能進化是知社會主義之能生妨害也

二十八日觀書

自古強大之國征伐四方為兼併囊括之計者鮮不用其壓力施諸新附之國土如秦政鐵木真且歷山大諸人皆是獨羅馬則不然蓋羅馬人雖以戰爭統一四鄰然其每征服一國也皆以極寬緩之法治之宣戰媾和之大權則握之手中餘則聽其自由絕不干涉即有自作法律以自法本土者莫不聽之是何也則以當時帝國之共和為政異乎專制之君故其待他國亦若是也

羅馬人善于修路每征服一國必使之修大路與本國首府聯絡其路廣大潔淨一石之廣五英尺大小不同接合甚巧平滑

如鏡下敷地層厚三英尺以粗石細砂作之平地稍高云當時
修造大路在羅馬侵略人政策如今日各國侵略人固用鐵路
也者蓋商業因之便于輸送今其遺跡猶存

驛傳郵便之法創于波斯王賽拉司羅馬人用之又將此改良
限以時刻定以規則蓋與修路之事同有益商業者也

希臘之學人多出于商家羅馬之武將多出於農家是故學人
有躬親農業者將軍有退為農夫者此古希臘羅馬之特色也

我國三代井田時兵農不分秦西中古市府盛時兵農不分
二十九日薄午詣惠陵工所聞無一人因至西式酒樓午飯
出城往視穰仰病夜視書

歐洲古時不知有蠶業其法傳自東洋因偶有波斯僧侶於
中藏以蠶子密輸入君士坦丁於是歐人始知養蠶

賣買黑奴之法創于西班牙人拉司沙司蓋彼時西人虐待新

地土人使之開礦土人不勝其苦多死亡者拉司沙司憫之於
是將阿非利加之黑人移此代之而黑奴之貿易遂盛行

歐洲第十八世紀之末工商之業為一大革新者即發明各種
新機器及創輪舟汽車也發明之人多係英國子弟故其國至
今為世界極強富之國考瓦特發明汽機之後發明紡績機器
者為哈格里布司汽車之發明在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汽船之
發明在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而電信郵便之交通機關皆陸續
完全於商業蓋大有影響者也

博覽會起原于法國其初不過國內勸工之博覽會既而為萬
國博覽之階梯其後各國踵行之遂成盛典

保護政策大國行之有利無害小國行之有害無利蓋大國地
廣人眾貨物暢銷于國內而有餘小國地狹人少不能不求銷
國外若生各國仇視而徵尤為則所損甚大如我支那則腹地

遼瀾人口浩繁利行保護政策乃課稅之權不能自操之惜哉
十二月一日与昌士穆霖及莫南桐士共飲于致美齋補親劇
晚訪寄吾于工藝局談

美國南北部戰爭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人但知其為爭黑奴而
起不知尚有一絕大原因則以北部制定保護稅則而南部不
服也蓋北人業製造故利保護南人業農故不利保護保護制
行則製造之物價昂而農家不便於是西部軋轉釀成劇戰至
黑奴一事特為導火線耳非其所爭之本旨也

二日探知金價驟落因以銀易金待價漲時售之冀得重利
又訪二我談

三日趨署歸補作日記

同一商業之國有自動与受動之分自動商業者本國物產國
人自販運于國外与世界交通焉如英法德美諸國是也受動

商業者本國物產國人不能收其利坐視外人為之取其大利
焉如支那印度等國是也

四日昌士遷至東城工程局与穆霖均每星期必一至

人有才与智而無德者但能自用其才自用其智而已惟德才
智兼備之人不但用己之才兼能用天下人之才不但用己之
智兼能用天下之智蓋有德者其量大量大則不妬人天下人
之才皆為其所用有德者其心虛心虛則不自是天下人之智
皆為其所用

文學才德人之四柱也缺一則非完器理明辭達是謂有文博
聞精思是謂有學機警明決是謂有才心虛量大是謂有德
五日訪子蕃即出城晚歸

歐洲古時有息借貸懸為厲禁直至十字軍後市府興起始解
其禁蓋彼時始漸覺貨幣運用之利益也

國家設立財帑者統一財政創始于英人各國效之至今日制度改良益臻完善

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財政所以漸理者以公債制度與租稅制度之進步也公債之進步者以設定總合基金租稅所以進步者以加收所得稅然半因自由憲法之成立而募債收稅之法逐漸改良人民與政府組織而成一體其國之日臻安富宜也
六日詣工程所車中觀書晤在王相家觀人圍棋
七日終日讀書足不出戶

余十年來為學之功偏于積理觀跡於智法工夫未一問津故終覺目前少實用今欲略屏哲理諸書一意趨於徵實再加十年攻苦庶幾有效

人之記憶不可不練習而練記憶之法宜從地理起地理也文學也記法也皆吾人學問所必需之階梯不通地理

不能觀跡不辨文字不能察理不明測算不能習法

八日觀書

日本德川氏霸業成于開原之一戰而征長一役遂使數百年幕府威聲一朝墮地甚矣霸力之不足恃也雖然有文德者亦必待武功扶之然後能置身羣強競爭之間是故平陽先生云文弱之卒不能當武強之兵武強之兵不能敵文強之師自古英雄創業垂統大氏武強而已今日民族國家崛起漸躋文強如日英美德諸邦皆是惟俄國尚染武強餘習吾恐其與日本戰將一蹶不振也

漢書刑法志有云受待敵而不敗德頌成而久立二語可稱精理
九日趨署晤諸廠肆為務弟購得曾滌筆家書務霖近頗有志嚮學

日本德川族中之最著名者前有光圀後有齊昭光圀好文齊

昭講武斯二人者皆於日本今日文明之治有絕大影響英雄
造運會信然

日本維新以前之先覺者推渡邊登費長英及佐久間修理數
子而在當日咸負重謗如我國郭嵩濤一流人物

漢武帝時卜式自輸家財佐軍費上大悅賜爵褒美故以風厲
天下百姓無應者蓋與近日南洋華商張振勳獻銀二十萬賞
侍郎銜者無異此後亦無踵效之人前後如出一轍

前聞昌士言商部中近有一事差強人意蓋旅居上海外國人
某乙假我商人某甲金期滿已償還之矣忽控某甲于會審公
堂欲索還所償華官竟逮某甲至勒使繳出於是商業中動心
情電達商部商部聞之即電告兩江總制先行某華官免職然
後派員秉公審理其事忘山曰觀此則商部之設亦非無益
十日濶如生日濶如余第六妹也即榜霖妻

十一日諸厚翁見履平留午餐與厚翁談國事

聞外部侍郎任廷芳對俄日二國宣言滿州為我國疆土若有
假其地作戰場者則一切官商產業必被蹂躪將來須責承兩
國賠償聞各國公使皆深讚其言

我國今日惟以守中立為無上妙策或曰何不助日應之曰以
何物相助兵精餉足耶且助日是明與俄決裂俄人將於未
戰日卒以前先搗京畿矣

凡人論學能不作門面語福事能不作官話甚庶幾乎
一兩之白金放責生息逾一兩年可至萬餘兩故原富云人不
可不矜節信以培益母財

遇管叔子穀于施家胡同俄訪香英不遇昏暮入城

十二日香英過譯余稽核家中度支今年自春月起已用逾四
千餘兩不堪駭然

人養于財中如魚養于水中水必浮于魚所賴以養者而後魚
得備然樂其生財必浮于人所賴以養者而後人得從容遂其
生若無所浮僅以出入相抵者一朝有不虞必至苦因此理財
學之公例也今我家非惟無所浮且有所闕年虧月累將至受
害之日奈何

理財法有二一曰開源一曰節流源之開也不易流之節也良難
曠昌士過晚去與約後日借呈蕭邱處申表

十三日昨夜大雪晨起庭院皆白觀書終日陰

美國十三州之聯合而共認中央之主權也實感動于強尔敦
佛朗克所著之雜誌英國自由貿易之盛行也因亞丹斯密經
濟學理之編入常學書甚矣書籍報紙且為社會運動之機關
憲法精理云法律者含制限與保護之意制限者制限人之
自由保護者保護被侵之自由故曰憲法者自由之藩屏也

外國訴訟之事有法問與事問二種法問者斷其適于法与否
其權屬於法官事問者問其事之虛實有無其權屬於陪審官
陪審官之制度英國說曰如力蓋訴訟中極良之法也今日歐
州大陸皆仿行之

十四日訪曠士與借詣蕭邱所申曠歸聞方曠霞捕人必愕然
十五日訪方曠霞甫大欲畢厚養願平皆在為之襄理喪儀勉
父垂暮喪子實人生最難處之境余歸而撰聯語輓之云決因
一日彈極勞苦託曾深夜旋車薄寒中人感不起齋恨重泉未
終孝養忍視為堂滉涕暮年思子最堪悲

十六日趨署

日人已停郵船不行專用以載軍士其各師團皆結束準備靜
待令下俄人于西伯里亞鐵軌亦停止輸貨及於旅惟供運兵
且儲待軍糧並購置煤斤食物雖兩國未撤公使無決裂顯狀

然已有萬木無聲待而來之勢

俄日果有一劇戰是出我意料外也余初擬日本與俄不過滿韓互換而已未必出死力與俄戰然中心無日不盼其出于戰也觀今日情勢不戰不休使我大喜過望

日卒而勝俄也東三省必為萬國公地俄而勝日本也英人必出而助日戰無已時矣俄人欲在東方逞其大欲蓋難哉俄日二國財力皆不足久持即開釁略見勝負必有他國出而調停之

日人幅幘生齒不過我國四川一省然而兵強國治峙立東海波濤中雖俄人猶畏之如虎也

十七日終日不出觀書

文章佳妙曰理真曰境真曰情真而已前聞昌士述一婦人病危對其夫及子自撰挽聯云我別良人去也大丈夫何患無妻

異時重結並蘿莫向生妻道死婦兒從嚴父哀哉小孩兒終當有母他日◎◎◎◎四字須知繼母即親娘

說文甘字從口含一一者何物其道乎古人云味道之腴

外國憲法中亦有回避之例如日本帝國規制凡父子兄弟不得同時為參事會員如與市長有父子兄弟之關係為會員者照例辭職

憲法比較論曰南北美洲獨立國凡二十七日皆共和國也然能謹守法律享和平福者惟米利堅合眾國而已餘皆內亂不止大統領有時為囚虜反是則政府強橫被奉之代表人或攝其任數十年不去矣人民奔走戎馬槍械中殆無寧歲所謂平和自由蕩然無遺矣及觀其憲法無一不極合眾國者抑可異忘山曰斯賓塞亦有言羣制必隨民品俱進結合眾國民為殺免遊種其陶冶于禮教文化之間非一日矣故一朝括新地

獨且遂能有是文明其他十餘國蠻野氣習猶未盡泯偶然脫
前西竊車因欲慕效欲米襲取體貌精神不完雖有良制復何
益耶

十八日往視勉文

直督袁慰庭欲仿德國兵制招募常備軍而軍律嚴酷所招募
士多乘間逃亡者即有追獲未久復脫去袁怒下令凡逃人犯
逾三次照臨陣脫走例處斬猶不能禁乃變計使往汴省招募
夫曰常備軍者必取本地有業居民為之今忽借用他省人非
常備之本意矣

聞奉朝故事戶部於每年進款內提銀百萬兩解至奉天謂之
國本銀或京將軍受之更於某山中掘窖取銀鎔合使成鉅石
藏窖內埋之年久如此所藏殆數萬今其地為俄人監守我
雖欲取之亦不能也此事余是日始聞諸金肆馮潤田亦為奉

朝掌故之一而竟無知者奇矣

十九日穉霖二十初度演影劇余赴惠陵工所又赴署歸則華
甫及昌士昆弟皆在夜飲盡懽

二十日坐汽車往天津暮到寓棹兄寓舍夜訪筠青于礦務局
相去五六里中隔大河有新築鐵橋坐小車黑夜往返燈火繁密
二十一日在筠青所午餐罷偕出同至大公報館訪英丹之從
談因以難居條陳時政摺稿示之英允登報時窗外雪霏微寒甚
屋中熾熾炭火之愜慨論東方事謂俄日必出于戰然無論孰
勝孰負我國未有不受虧者余以為若蒙天之福因俄日決斷
諸國調和使白山黑水不為露所獨據則亦我國之轉機也安
知我國今日不恃人恃天而已天而未欲驟鉅分中國吾儕猶
可偷安旦暮也

補与筠青為曲巷游聞春間在津所昵一伎名玉福者已嫁張

失久之是晚又得一侍麗姿貌不亞玉福

二十二日訪筠青譚飯後偕出游步有楊姓者同行亦筠青友也天津之外國居留場自庚子亂後達勝於上海蓋縱橫曲直高樓峻宇皆西國模制無稍一閒雜殆与游歐洲街市無異上海所不如也蓋上海堆黃浦灘及律師路一帶稍潔淨此外則闌蕪龐雜不免厭人但道路略平坦耳

天津闌閭闢家，窘迫有江河難挽之勢而外形似尚隆盛中實單盡欲蘇其困非假財外人不可但需袁為肩保袁不肯為也蓋其力僅足破壞之而有餘

津地城垣庚子之役外人墮之就其基址開為路頗寬平甚便居民是所謂化無用為有用

袁之治所在河北舊淮軍公所屋闕規矩制過文忠當日十倍二十三日晨登汽車回都映到以城郭宮闕之壯麗論之恐五

洲之大無与支那京城匹也但塵雜蕪濁亦甲天下晡書春聯自題其門口塵濁即淨土朝市如深山

夕陽西下圖書滿屋自春間遷入又一年矣流矢如箭胸中增幾許見聞長發許學識

余大腦極豐強小腦最瘠弱故短于記長于悟雖此所短者亦以不練習之故若勤加練習則弱可為強瘠可為豐矣自今伊始日一練習小腦

八年來無他異人惟日記不間斷既自課亦自造也

務霖自獲昌士為伴稍慕文學自慚腹空洞無物不足磨身矍佩之間日來看曾滌筆家書余為譬解漸能領悟略生趣興不似前之視書冊如寇讎矣

讀書之時宜深夜夏宜昧爽

二十四日閱報紙見俄日布訓令撤還駐使聳然

二十五日驅車將出正陽門途過一日本人以小紙塞入車帷中取視之則順天時報社鏡外急報也載要電二一東京特電稱昨日下午在韓國仁川港外俄國兵艦克列悉統被日本兵艦破壞該兵艦之水兵多就擒虜又煙臺電稱今早四點鐘俄國戰艦二隻巡洋艦一隻在旅順口被日本水雷艇擊沈此事確係英國輪船昆崙比亞號之所目覩余為之躍然喜曰日本果出于戰耶非我意度所及也有此劇戰無偏勝負足以挫俄銳使不得龐然夷然逞志于東陸此一戰也日本而果勝即為黃人抗制白人一起若使歐洲碧眼黃形之徒不敢正視我亞東日本哉日本哉馨香禱祝之願一為黃種伸肩叩首也
曉歸夜補作十餘日日記

二十六日向午閱報日俄兩國宣戰明文已見蓋日本前照會俄國要挾數事俄人延緩二十餘日尚未答覆陰修戰備日人

不復能忍因撤退公使下哀的邁敦書俄人宣言日本不待我覆書竟作此舉是曲在日本學由彼開亦遂告廟出師噫當我國歲闌時彼等竟以彈雨礮雷助我年景昔人有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作如是觀可也

俄人在滿州所布電綫近日多為馬賊所毀聞其通本國綫亦斷絕矣

時報云俄國水師之闕點無良好船塢其一也也再戰陳之間一有折損傷亡更無預儲之兵卒足補其闕者故每戰一次輒減其稅日本則反是無二者之虞

外國人最喜觀戰此次俄日決鬪英美人往往作壁上觀者殆不乏人蓋慶戰之場今天地間絕妙麗景如劇臺上看撕殺其樂莫如

逾午趁暑詣維變時日光埃管薄晚狂風大作塵起

二十七日晴為方晴霞書輓聯曠昌士過聞俄人在旅順被日本擊沉戰艦九艘又商船二艘俄人避入船塢內日師會攻之又俄人某處有大鉄橋亦被日本魚雷船所毀又聞日人蓄志撤俄人東省鉄軌久之成子蕃至亦來刺探消息者有頃汪穰卿至自云適自順天時報社來俄日戰爭無稿信勝負軍家常事小敗勿憂小勝勿喜日人雖入手頗銳利然尚不足恃也

聞近日我國政府頗鎮靜已有廷寄電達各省督撫聲明守局外之意

使日本為俄人所敗則如之何昌士曰英人必出而助之然余尚未敢信即英果助日法德必助俄如是則將牽動歐洲大局戰禍無止期矣

穰卿去子蕃昌士留晚餐繼譚夜深子蕃始去

二十八日大雪飄蕭飛灑庭院俄頃皆白與昌士譚閱報所載前數日情狀昨今無消息恐日軍未必得手東人諱飾不肯播諸報帛耳日俄啟釁原由則已詳載蓋日人要俄五款前三端最重一俄日須皆認許滿州韓國在其境內有完全無缺之主權一滿韓境內各國均得需利共興工商業一俄許日在韓全權日許俄在滿全權惟不得背第一款之宗旨俄人將此三者盡行駁斥但許日在韓半權滿州則禁其過問日人又盡駁之於是俄人延遲不覆日人怒遂激而開戰

我國干支之按年排列往來與人事有應誠不可解如法越之變在甲申中東之戰在甲午俄日之戰又在甲辰又京城被敵二攻一在庚申一在庚子遠庚逢甲或無有不主兵戈者奇矣晚雪霽夜祀神

二十九日晴詣順天時報社見日人大田原春山聞俄有戰艦

三艘甫自歐州未過臺灣為日人所擊沈此蓋駐京日使所得
電不知場否昨讀穰卿談聞日人於初入在旅又毀俄戰艦八
艘其擱淺者二十艘俄海軍已盡日人所傷不及十艘惟登陸
四營皆覆沒又聞海蓋鐵軌被日暗黨所毀陸軍亦斷俄聲援
殆絕又聞英美德法意五國簽字共保京畿不許俄日兵闖入
直境

補訪李英不遇詣長春寺見淨波淨波已退老住持一席讓其
徒妙均

三十日徧詣諸長官所賀歲日中歸哺厚養過始聞胡仲驥以
家教不嚴罷官甚矣子弟之不易約束也昔者以陰識之恭謹
姚崇之賢明其子弟猶驕者不率教亦豈能為陰姚二君罪耶
蓋人之皇賦敢消不齊父子兄弟截然異質自非禮義所能感
格教訓所能禁遏者古之賢臣權被赴官不携妻奴鑑于茲也

歐西家法子壯出離習業自贍不仰父資職是道也
歲終無事看小說報自遣俄奧爭蒲加利政權事外國撰小說
亦假端演繹非必盡徵實也晚別歲闔家飲酒

丙午

陰曆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正月朔日風靜日隰余年二楚朝視禮令歲不果往晨起好天
試筆作歲二平安四字時檐瓦間猶留隔年之雪未銷案頭梅
花漸放對之頗欲吟咏惟自昔元旦者送年出色句不遇吉祥
以禱而已此等詩余又何必作也

謫午詣屯胡因賀年遂往獨沈蘭秋師又詣新吾圃至義美
源晚入城順道投刺數家遂歸

二日陰飈食藪署雪飄不止僚友萃集長官六人皆至凡見長
官咸以一揖致敬然後呈畫稿冊晡余冒雪至东城講亦賀歲
略問槎算歸是日同僚王石君孫煥余蜀中株醬一飯晚遂以
為下酒物

椒之為物性最辛辣而人輒嗜之至每食不可離亦有畏之竟
不敢入口者夫味中之有辣猶夫言之有逆耳也辣味尚有

人嗜會其逆耳之言不聞有嗜受之人獨何歟
今之國家所設風氣用事時代夫風氣必本于學理乃不誤其
趨向泰西諸國之所以興也若我國則僅有風氣而無學理如
人之但尚素氣毫不顧道理者故曰天行天行前以語問
槎野於余言

三日晴微風作後游厥肆士女如雲先在會經堂小坐俄至土
地初觀法國影戲內有俄日戰事及種二雜劇挂白畫在暗室
中息燈而演觀畢繞道至火神廟間步晚歸是日車中觀者極
批石甫注

相憲雜錄唐李潛撰中稱李術公長慶中在浙右有漁人於
秦淮垂網獲一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
歷盡見五臟六腑紫脈動疎駭神魂因脫戰而墜是後窮索水
底終不可得

灌畦暇語唐撰人缺其書載後漢蘇欽生茨之詩其詞曰有茨
生蘭圃布葉翳芙蓉窠根膏壤隈春澤以養軀太陽曝真色翔
風散甘身甘液潤其中華實與氣俱族類日夜滋被我中堂陽
忘山曰是詩余讀之有感於不知所謂茨其果茨耶抑似茨
非茨而為特別之系華邪或團本非蘭所生也四真蘭邪昔孔
子見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躍若夫龍吾不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也吾知其是茨蓋亦將信將疑而不敢決其何物
甚矣論人之慕雅也

嘯術失傳昔孫登長嘯聲振林壑如鸞鳳之鳴海長春嘯見灌畦暇語
頃山動澗雲霧為之下墮是嘯亦有術非學不能也

四日晴終日不出觀者雜變父子先後至晚作夜
佑三友

戴逵作閒遊贊云巖嶺高則雲霧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
朗山林之幽趣二語盡之

灌畦暇語著者自稱老圃世言曰古之至游者不出于戶牖之間而高覽于八紘之外內視反聽于几席之上而兼有不同之態度皆足以逃其察彼戴安道安知游者邪忘山曰你是語者與余去年重九訪所詔坐覺九州奔眼底更教何處覓登臨意
正同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悅之從受其術而以釣同于楚國近吳道玄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為卓絕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忘山曰然哉

元魏鹿愈為宗室子直姓詩二章其一云嶧山多文樹彫鏤作琴瑟由中材高遠絃響蕩中葉其一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
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感悟卒為賢君子忘山曰二詩頗有味以上皆見灌畦暇語

五日陰霾沿舊俗祀灶神因登車在西城內外賀歲晤梓生靜波季鷹遲履子又見厚菴晚乃歸車中觀書

季鷹於去年大雪之日和余一詩自電話傳來錄如下詩云悠悠蒼天兮生我何為當此風雪兮不枯槁者為誰道既不行兮棲之將何之孔懷好友兮斗酒以相違有酒當醉兮有興當詩人生之樂兮不亦如斯是日後為季鷹誦之不差一字
余昨觀鵲山筆錄宋觀了翁撰也多有獵取但言朋友之樂述前輩語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又引阮脩語竟有所思率尔蹙裳不避晨夕至或言言但忻晤相對忘山曰余与邵二我有之所謂精神之主者是

夜讀楚辭並誦觀晉間古詩

宗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觀鵲山云按此則人死而後形貌于室以事之乃楚俗也忘山曰今俗新年莫不懸祖先遺像

于室供酒食以祀此制已古

六日晴胡芟孫過談飽食已出城賀歲至義善源薄午趁雪晴
至石菴晡後至城內賀歲車中觀考

華慶明莫是龍撰中多逸語有云人生最樂事莫如寒夜讀書
擁爐秉燭兀然孤寐清思徹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甌茗神氣益
佳又云人居城市未免塵俗喧囂遠處山林又非道法僧侶不
能蓋既有仰事俯畜自有交際寧可絕人世也我願去郭數里
擇山溪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區往返郡邑刈柴
蹇從之良友相尋款留宿躬執農圃之役伏臘稍給尊俎粗
拱哺歌簷楹之下聊以卒歲甘亦可乎又云余最不喜臺石為
山縱令迂回奇峻極人工之巧終失天然不若疎林秀竹間置
臺石綴土阜一仞登眺徜徉故自佳耳忘山曰余因是又得一
佳聯云自有明月在樹清風初竹不須鑿池引水臺石為山

余今晨枕上睡夢之際忽得白云天地已新人自舊因續成之
作為新年二日大雪和邵二我詩之云天地已新人自舊一室
能小心尚寬漫：風雪晴手際我与梅花耐歲寒

七日昨夜大雪晨起已晴風起惡寒極間見林柯上雪因風飛
舞得白云風吹雪墮枝時此處下竹搖曳風中瑟：作響余謂
風花雪月天地四奇皆有妙景獨風之景寓于竹間無竹不知
風之美物也蘇子瞻木怒號波濤洶湧能皆風之聲象所寓能
非其勝處

舊年折簡邀錫文初並電約成子蕃及悅鏡涵昆仲過談俄先
後至余高中遊相與踏雪游园且登臺瞻望晡酒肴對飲芝
樵亦未飲至夜始罷後位生譚笑久之乃散余成詩一首詩云
風吹雪墮枝日照桐垂乳有客兩三人樽酒相傾吐對酒不知
天地闊彈琴細想暮星古靜觀為物皆為去奮袖起休春風舞

八日晴晏起終日不出概亦作大字是日又成五絕二首皆手
題錄如下

一塵不到處芳慮盡空時偶聞清磬響白雲歸去遽其鳥鳴山
更間花開庭金靜此中有真味欲辨誰能省其二又得七絕一首
題為有感錄如下

側身天地空搔首獨愛歲寒松柏姿從古高賢誰不隱古軍謀
孝法少陵詩

九日晴城南賀歲至杭出館與擬免健忘談晤徐徐章甫亦新
學界中少年也餘後偕章甫擬免游廬靜在寶文這小坐彼委
多供文人墨家所需陳列楚、饒精雅俄同至火神廟廟中掛
年正月為珠玉寶器及字畫古玩寶會之所游者如織價皆翔
貴真贗難辨非識其結之受愚瞞後玉殿旬則皆新鸞兒童戲
具製構精巧無論樓舍城郭人物車馬鶴鹿犬兔及雞鵝牛羊

以及人間動用零細什物種之形種之色無一不備未游者更
多車轂擊人肩摩中列茶案坐具可以憩息並寶飾錫及其他
食物自元旦起至月半止日二午間歇也東呂閣帝廟僅供人
焚香膜拜西北之土地祠內設豐泰四和飯棧宇精敞亦士女
麇集地其東北為工藝局製西式器具及景泰藍瓶盃壺鼻
器種什物別有陳列所余是日與擬免等入觀皆先擇膜古模
造精妍斑斕動人落著散歸月明

是日在大神廟遇吳伯棠及仲華經才笠林語人
十日晴越異城東賀歲候忽已真戴月歸

又得詩一首題為寄袁詩云我心自寥闊何必登高山我心自
清靜何必入深林山既不厭高林亦不厭深矧瞻眺天地為物
在吾心何以寫此素堂上有鳴琴

昨聞擬免言今日所改之行皆未完善如經部章程抑何紛如

余曰初辦了身豈能善作莫以能逐漸改良耳能改良者能
未完善年傷也不能改良能已完善者不足恃

十一日晴觀僮僕掃除高舍殊少盡竟日不生晚間聞鴉鳴
得小詩二首題為詠終焉詩云世情薄如紙一身輕于翼飄然
跨風行哀響入霄極其此物豈凡鳥摩空逐飛電回翔多所擊
繫慈母手中綫其二

夜出私于牆間俯見樹影橫斜峯頭見月天觸詩思歸入房中
又成詩一首題為立春前夕即事詩云老樹月明中寒枝影在
地宵靜人不語玉笛何處吹堦前雪未消室內炭猶熾一冬今
夜盡明日春風至

觀古懽錄漁洋山人集古高人逸士芳言集行裏為一寺小牕
淨几茶熟香溫時展卷讀之悠然神往

十二日晴欲訪李鷹電問其在家否李鷹云昨後即出不能待

也因于電機中譯詩良久去樂俄命駕出訪丁林雅譯又詣履
平是日立春落午厚卷歸遂陳肴列盞共飲香酒哺後與履平
游履肆遊人更豉男女新還宿晚入城順道詣屯備胡同到亦
已暮

昨夜曾得句云梅花手語待春風今日補成絕句題為久不視
邱抄如居桃源中半月餘矣昨日又逢立春感而賦詩云荒
涼蕭散空今古一局間棋漫自難寧不問報國事某花手語
待春風

又得小詩二十字題為庭中詩云庭中自生靜觀紛可盡勸
君且莫除此中有生理

觀古懽錄忘山曰吾聞西方之人莫不曰愛自由愛自由我國
伊古以來巢父許由莊周老聃等而下之至于嚴光周黨劉伶
阮籍孫登陶潛戴逵一輩人乃真自由之民彼固不受世網之

羈伴而徜徉自放于天也。若夫社会进化，憲法密布，人之高尚，國民之職分，人之有克兵納稅之義務，且一動一靜一居一游，無在不愛國，亦之干涉欲如昔人之消搖，放任肆志，實外也。尾泥中蓋慕雅哉，蓋慕雅哉。

十三日晴，作日記，天氣微曠。

忘山曰：人生有三福，曰清，曰艷，曰雄。名花，四水，美人，歌事，此艷福也。梧竹，蕭瑟，高鳥，人靜，此清福也。讀書，卷書，倚百萬兵，此雄福也。

又吾好飲茶，愛其清，吾好種花，愛其艷，吾好畜馬，愛其雄。

先日不出，晚亦祭月，明丘庭中，見林際有燈色，赤風，動搖之，蓋隨終焉而上也。饒有物景。

十四日陰寒，與邵二我電機中譯訪二我，自補一詩，極佳，題為訪隱，其不遇，詩云：松風吹白雲，霧入我袖，門掩靜無人，之子

何雅觀

余与二我既通，射以營工商業，利利交也。又冥契大乘出世之學，則又道友也。而相見時，絕不之利，亦不徒道，惟以詩相質，謬誤人，誤以為文字之交，不知非也。余与二我，乃是精神之交。精神一寓于詩中，其相見以詩，正是相見以精神耳。故是日又得短句，題為与二我電機譯訪，云：白雲入我袖，山鳥集其掌，妙語空中，精神自來往。

昨後趁翼訪王稚夔，談晚，掃夜，寂，續苑，補文，送詩，閱古，權錄。

十五日晴，大風，揚塵，靜居不出，閱招帚，羅革，甫已來京，過德，留半，餘，暇，度，渭，東，方，錄，近，作，詩，祝之，晚，錫，文，初，未，訪，夜，芝，樵，過，法。

穠露看燈，掃。

十六日晴，城南，答人賀歲，赴吳，雅，初之，約，坐，省，伺，子，望，林，少，秋，稚，存，掃，除，斗，室，戲，轉，盆，梅，歲，闌，晚，入，城，夜，讀，史，記。

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舍丹朱傳舜以天下古公
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我狄所為攻殺以吾地與民民之在
我與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殺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
乃以私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忘山曰觀古聖賢之
君言不以天下為重一家為重民命為重已位為重以視後世
人主私其子孫固其天位其個然遠矣

薛林耘曰西土之精礦者其秘地中之金玉銀銅鉛錫錫煤
等物多係太古以來所全孕孕者數州木之隨取隨產也余
於是宇宙間開闢日久人民日多攻取日繁千百年後必有銷
竭之一日即就我國論之古時侯營築宮室椅相梓漆皆可就
地取材今則中原千里濯濯未聞有巨材可伐東南數省民間
營造皆用江西閩廣之木遠者運自南洋諸島是徵腹地之無
材漢蕭何造未央宮規模宏麗而終南山鉅木用之不窮不過

藉民力伐之運之而已明代營造宮室採木於黔楚川滇迄
今觀明舊殿有歎其年久再得此巨木其竊恐數百年以內滇
黔楚以及江西閩廣采伐又將罄竭矣古者圭璧璆璫禮數恭
祥雍州貢球琳琅玕梁州貢璆而大夫士皆佩玉若不產于我
國豈能供用如此之廣今編摺十八行省未聞有產玉之地惟
雲南為出翠玉此外玉料則原產之緬甸和闐焉貢荆揚三州
貢金三品今則江浙湖廣未聞有著名產金之地戶部鑄錢多
恃滇銅倭銅而西洋鋼鐵之歲運我國已值銀六百餘萬山西
湖南新出鐵石屬寧一昔漢惠帝取宜平侯女聘以黃金二
萬斤則今之三十萬兩也寶帶之充羨以此造乎帝立配一
依孝惠故事似已不足以錢代之錢至二萬三萬之數又今之
二十萬緡也美論近今三十萬兩之金價可得一千萬緡其
價之高下相懸又美以竊去二千年來我國出金云寧僅以前

古所有據傳流傳而銷廢餘鏹日用日少日少日貴勢所必然
其者不土罄絕其或以新舊金山及俄羅斯與南美洲諸國土
金者富時有流入也夫地寶物之稀皆因我國開闢最早取之
愈盡用之愈竭雖西洋礦師謂我國寶藏甚富然其上層古法
所煉取者殆已罄竭其好美用樣是開挖之力則我國未試之
寶氣固形多于外洋蓋因千餘年來其政不修歸得藏富于地
邇來覬覦者多勢難久固是礦務必將陸續興舉再到四五千
年當省告罄之勢而外洋必已先罄彼時物產精華中外並耗
又將如之何忘山曰人果為天地之靈

十七日晴工部是日祭衡食餼餘編台同僚會食逾午至前門
迤東荅人賀歲遂至玉梳街待極光歸署德因至履肆歸得教
科書數種遂入城後詣屯備胡同即歸晚家祭
是日聞人言雪花在日光下竟飛余則未見

余於元宵日觀大風揚塵有感吟詩未成是日補成之詩云狂
颶動地起驚塵蔽白日有客長安居閑閑靜不出借問誰家子
云是曹掾秩算掃帚詩云供刀筆綸轂安且閑簿領一何
密不暇遑人機甘与凡情暈達人豈誤我欲辨於手術我如在
空山蕭然神心逸

十八日晴稼霖欲奉二我為師是日以贊往見余偕之同去午
歸觀者不出

雷電生于空中今則人終造之以供我用人造之法奈何曰始
則以琥珀摩擦令其能吸雜物繼則以玻璃火漆等物亦能吸
雜物水質注氣足則見有火星爆出尋知五金之屬皆善引之
又以瓶內外貼錫箔蓄其氣投之則有光如電作聲如雷能震
人擊物乾隆三十年美人弗蘭林驗試遇雷雨時以鴉片板空
際初見繩上必縷蓬然豎立繼則氣隨繩下感之充瓶用一鉄

匙稍近瓶口則火星躍出進始有聲始知向用玻璃琥珀等物
所出之氣與雷電無殊電理由是日明眩由摩擦生其理之乾
雷美今日電報所有乃由素大利人噉刺法尼登佛尔塔二人
究得之法以強屬與金屬相感而生謂之濕電其法用紅銅白
鉛薄片數對重疊每對隔以強水浸透之厚紙後以銅絲二條
聯之即能生電佛氏旋因其法易乾則機多力乃以玻璃杯為
電池後又有人造長箱內以磁片分為數十格箱蓋下安銅鉛
薄片數十對以銅條聯之每對入一格箱內儲以強水用時但
加蓋於箱則二室自然相感因而生電於是濕電之學又大興
電氣又有與磁石相關之理驗之之法於南北設一銅絲以指
南針近之其針與磁石相平其所吸移俄用電氣運行于銅絲上
電線一合其針即改向而指東西丹國人倭斯以於嘉慶末年
著書發明此理因謂電行南北而針即東西可知大地自有電

東西行故使針橫於南北也忘山曰是理余尚有未明者南針
指南不指北是又何說也水僅曰雷氣則南北何擇焉侯以問
明于磁電二學之人

佛及東來後莫不指西方為極樂世界彼所謂西方所謂極樂
別有玄奧之旨非指大地上實有其國土也然而此語竟為社
會之預識今日之歐洲豈非西方豈非極樂

所謂極樂園者以其人多靈智也多神通也今歐人之神通亦
可謂至矣乘雲也馭風也古神話家皆曰惟僊人能之今列丹
車皆運蒸汽而行夫汽也者非雲而何駕輕氣球而騰空際所
謂氣球也風而何是故氣球可易名曰風球汽舟車可易名曰
雲舟雲車

西方人能馭雲馭風又能馭電以電寄書以電傳語以電運機
輪以電代燈燭幾乎事物不用電其去神話亦所僊人有幾

十九日晴暑中開印晨趨往已禮成午因僚集飲湖廣館
後至杭州館與擬此劍高談因共作北里游有所謂江劍公著
述之案其人曰洪援之著述二字即字著述之代表蓋述與述
字形相近
余因又改著述曰著書謂之江公著書處千百年心當與孔子
小天下處並傳矣援之似初日芙蓉自修可愛而劍已神瘁
如化身為蜂蝶顛倒游戲在花叢中其樂可知余與擬見對榻
卧靜觀之覺此境界亦不常有俄日沈西遂登車去繞道義善
源即歸是日得一聯可留存劍公著書處曰云室多佳客吾不
寂坐有名花心自閒到家閱贊堯已來

二十日晴逾午趨巽晡歸肯寫來晚作日記

忘山曰塵累外自有山水佳處本為天地間奇偉之人而後或
雄于道徒或深于學問或豐于功業具此三種資格其方可以
身為山水主人享有其樂而不愧也彼庸流俗子固未始不慕

山水之樂然正如寒乞賤兒著弊衣持破瓢見人藐垣廣履亦
色然歎動乘舟人時躡屐而入既歷階升壑終覺自慚形穢坐
立不安而已何也彼多愛其地之資格也嗟之

世間又有一種高人逸士詩僧墨客以及樵釣叟亦未始不可
居山水間然其山水之主人資格何也此輩人猶林中鳥水中
魚花中蜂蝶僅為山水點綴物而已蓋凡真為山水之主人者
必能終歲棲息山水中

二十一日陰寒有雪意晨與穆霖乘汽車赴天津中涂雪飛車
中得古風一首絕句一首詩云朔發燕山雪上天津橋車聲
鬱碎隱風雪何飄之長驅三百里安坐不知邊借問創共誰西
方一名豪水火待筆策金鐵甘饒陶巧奪造化機毋俾騏驥勞
重山穴乃過水條泗以遨陸地盪舟行飛空垂虹腰昔人白日
游竟乃瞬息超光景自儵忽山川何次深解言彼駕長風振翮騰

雲霄古稱会面難胡越路遠：今在咫尺間前至可見招我生
會者時際茲新民躬躬物皆相見天地亦相交其絕句題為汽
車中憶及周穆王馳八駿日行數千里耳邊但聞風響朝馳玉
軛逐春風煙柳陰一望中四海今年穆天子可憐名馬為誰
雄

到津居長者樓晡與穆霖什曲巷游晚歸旅舍早眠

二十二日陰雪與穆霖衣冠乘馬車謁袁項城未見因順道招
陳雲甫即歸餘仍訪荔軒不遇詣彥後彥公以電話局差旅居
津城內龍亭西雜月獲銀餅二百枚程道旁狀亦新舊一炬通
曆史工部祠風雅卓犖而困于病彥後以故鬱鬱不自得時妹
雅亦未津相遇于彥後余與二天晚德俄去時雪已止北風
寒云到棧舍又與穆弟晚出西餐夜觀女劇

二十三日晴晨往訪荔軒于天津銀號譚器將歸已薄午坐電

車周行數里遂返旅舍晡乘汽車回京在三等客位中誼襟福

仄摩肩躡踵到家已昏黑

二十四日晴作日記在穆霖寓中註留聲機落午趨署閱長官
秘書泉調補西安將軍右侍郎李黎花休致晡訪新吾譚俄歸
仍作日記

南海官制議中有論漢之政事虧福彼謂漢世政事可分君相
兩門觀之其在下公府祿曹所用之人所議之法多當者其在
上人君所用之勳戚宦寺所行之事多謬者兩黨相爭時為勝
負為非涉外戚為大將軍志氣道則丞相三公多賢才而下
之政以人才尚可觀過于成也

我國政界有一大弊曰君相爭權非君如弁髦其權為相所奪
即相如閹其權為君所奪如曹氏之於漢司馬之於魏皆相
奪君權時代如漢之事歸公閹三公為閹曹本朝之權歸軍機

大學士為冗員皆只奪相權時代

二十五日晨起陰在贊堯室中譚

忘山曰西人之論雲也多謂由地面潮濕之氣而日光所照上
蒸而為雲其實不然潮濕何能上蒸于天且何能成雲而沛雨
以為日光所照則尤無生理也皆妄度之辭也余推雲與汽二
者是同物在鍋舟火車中以火煮水水沸化而為汽在山中以
地心火煮泉泉沸化而為雲余自信是說礪擊不慮能西方大
科學家質之亦六字辭

是故人所賴以生非地心之火也地心火一日竭斯雲雨不作
萬物焦枯生類滅絕

地軸之所以日夜自轉終歲不停者強亦因地心水火二力鼓
盪所致與輪船汽車同理以此條余未敢以為定論錄之存參
舊年趨署閱工部尚書以松壽鶴巖補授右侍郎以劉永亨補

授補出城至江蘇飯吳子修父子及汪穰卿葉伯舉四君上譚
回鄉在堂六十好人落晚場二我在余寓中

二十六日大雪欲靜居一日正與贊堯共飯署中傳稱右堂劉
子嘉于今日蒞任舊午遊衣冠命駕入署待至申刻劉公始來
觀相印禮成與錫君文初偕至東北城瓦條胡同謁新任松長
官未見歸已昏暮

二十七日晴工部值日晨詣西苑門外候旨以本部有塔爾巴
哈台及江蘇留防二委核銷軍裝摺卷長官皆在六次公所靜
待余及文初錫侯咸至俄旨下知道了遂持稿至各長官前一
一畫稿遇難變正與胡芸若坐談六陽局不見也久之長官皆
散余亦歸舊午方勉文過相議公遜回鄉談久之遂去是日休
日祀為吳彥後方六字聯即余所集白席松葉枕白石垂長衣
談情言

晚乘夫過談留晚飯余又得一聯嘲好作狎游句云美人如玉
玉容如醉胡蝶自忙花自閒

二十八日微陰落午趨巽晡至義善源又詣杭州飯睡擬先後
往版肆為時於時國文教科及修身教科等書歸已昏莫先至
慕姓至累談即與之芝樵夢皋贊堯稱霽洪人譔于同和居夜
散歸聞芝樵夫人病云

二十九日晨陰訪錢幹臣猶眠未起乃詣邵二我小坐談詩向
午微晴後詣幹臣始晤談俄又謂方勉丈夫難髮坐談良久又
詣厚庵留午飯皆商議譔同鄉事項勉丈夫至晤往杭州飯
睡擬先晡趨巽晚觀書

余居滬八年到京三年於此種學問皆曾漁獵惟小腦不足遠
忘其多而種之意味固存留胸中不致之佚去也

讀書人當以天地古今為一社會自是學大昭佛論宏證三

千沙界空無邊括覺天地尚小古今短也二十年前道此

鮮不認為狂謬

大隱在心不問居山林居朝市蓋不求人知即非隱稍之近名
即非隱

余前係病王右軍蕭欵士施愚山諸人為書翰文藝掩其名今
乃歛彼真隱者也故余亦自號曰詩隱

二月一日晨起見瓦上白昨夜雪已晴詣屯鎮胡同俄趨署晡
出城至義善源由版肆歸是夜聞芝樵夫人病歿

死生程晝夜耳人當生時畏死是程晝間畏夜也豈不愚云

余嘗以晝夜十二時配合人之年歲人生于寅故一歲至十歲

為寅十歲至二十歲為卯二十五至三十為辰三十至四十為巳

四十至五十為午五十至六十為未六十至七十為申七十至

八十為酉八十五九十為戌九十至百歲為亥

人有壽有家壽有國壽身康疆少病年逾七八十挂與不衰此
人壽也子孫英賢克家承祚綿不絕世家壽也材智雄起民
富兵強歷年千億隆時日上此國壽也人毋徒知壽其身當知
所以壽其家壽其國

二日晴趙王相談久之遂詣稚嬰尚眠未起見余來則
披衣坐余亦坐其牀上道及在西苑門外公所相遇與作諧謔
稚嬰微笑良久余急起去稚嬰問何往余曰往見雨邸以前數
日邸來我不詢及暮見何日到也言畢亟去去時已晚到雨邸
門投刺值其外出遂自地安門歸已燈火爛然

三日晴詣陸鳳老不遇遂詣屯緝胡同俄趙署晴日觀寺
大梁人尉僚說秦穆皇母愛財物姊姊侯豪臣以亂其合從之
謀謂不遇止三十弟金剛說侯可盡秦王從其計果并天下說
士真可畏哉惟繡既見秦王詔人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顰鳥

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居人下志亦輕合人我亦衣
時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
可與久游乃止去忘山曰觀僚數語千載而下如觀秦皇之面
目可畏孰云當其止去之時殆深自悔獻策之不擇人噫

鴻門之宴沛公如廁招樊噲出因不辭而去留白璧一雙玉斗
一雙令張良獻項王亞父曰度我至軍中必入沛公已去向
玉軍中張良始入謝忘山曰此其事甚不合情理當時項王在
鴻門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即從酈山下同行亦項二十
里豈者行二十里之久而項王亞父端坐席上卻不見沛公而
不問其手況亞父方欲殺沛公豈竟一多防範聽其逸去至行
二十里之久始於其獻玉斗時拔劍撞破而歎亞父愚不至此
也史家叙事不足信類此甚多是晚為三
樵安送三

四日晴趙王即掃落晚與贊堯同詣芝廬談夜何得詩一首嘲

吸鴉粟烟者詩云香温茶匙熟漏遲：夜靜無人私語時半榻
白雲眠不覺涼心惟有一錠知

五日晴詣二我談俄與夫亦未是午与勉文厚菴班侯贊仰在
全浙飯邀集同鄉永日泐學將就館中開辦講堂已屬具高舍
猶未就是日坐中列共四十明人夜恒觀書

是日聞江西又釀教案蓋省城天主教士勒通知孫身死圍城
百姓不服乃群起焚燬教堂製法國人四五命且波及耶穌教堂
六日晴拜雅過訪談久之言適午吳健秋來談吳為俄使館人
先歸也詢蕃見何日到是日代贊堯撰送芝樵夫人聯云兒
女已成行正好高眉開雅壽膏盲本年夢詔知投葉誤庸盤盤
成門為考之

南史阮孝緒著高隱傳分三品言行超逸性氏弗傳者為上篇
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忘山

曰孝緒之品題余以為程未盡之夫隱者當以心隱為上名隱
次之身隱為下所謂心隱者不問在朝在野和光同塵行已無
愧不絕于俗而非媚世不求聲譽亦非逃名所謂人知之亦蒸
蒸人不知亦蒸蒸者是矣名隱者晦迹韜聲深畏人知放浪山
澤獨往獨來如淮陰丈人潯陽漁父一流是矣若身隱則古今
最多大抵以山野林壑為釣名弋譽之地故為最下
七日陰趨署晚大昇堂心鋤約

南海官制議云英法各國官制所自移也其考務官之制先自
日耳曼人傳于阿刺伯人由歐人所稱也其考務官吾國至北
魏有三十六曹尚書及隋唐六官亦至分明阿刺伯人即大食
國回教當貞觀時已与唐相通唐世文昭大行西土法必唐制
西傳于回教而流于英法展轉既久忘所自矣故歐州考務官
可謂我國派出也忘山曰各國考務大臣年不出領曹司內考

大政而有宰相統之此亦合于唐制為英人所首創而他國
從之也其是否自我國流出則未敢斷定之為近古官制最合
宜之法不可不仿行也我國雖設有列曹尚書內直軍機等
或入或否又宰相制講曹之宰相故非完全之制度
南海又論我國官制之弊曰民多自治之權不能盡皆奉政
考中央之運不能操縱合宜此不獨遠遜歐美亦大不若乎漢
宋致其原因去鄉官分六部皆遠去周隋分行者用替接皆根
因于元明周以蘇綽泥古今誤信周官六卿之說元以混一全
亞故分劃數千里行政之區於中間唐宋設司尚多補救明世
用人多不循資至本朝則考收歷朝之弊政如六卿分職之疎
替極多者之大司道府層累只隔之侈鄉官裁撤之害資格年
勞抽籤之滯指徇雜途之衆科舉空疎之甚兼有兩病反加焉
忘山曰教語可謂道盡

八日晴製造庫僚友在宗顯堂酌飲落午赴馬嘯至驛馬市為
鄰居買書案訪厚庵談久之入城詣彭多晚在慕嫂家談
里巷所謂大鼓步及種之俚曲士夫多鄙不屑道不知其品格
實在崑曲二黃之上猶古體詩之在律詩上也擅其技者多一
室之節奏純用天籟抑揚之故挫之直是古詩流亞其曲調亦
千變萬化有所謂洪武正韻一派其詞多雅馴今能歌者鮮余
多記其數語錄之詞云秋風萎之衰艸離之斜陽漸下水流遲
碧天雲外鴻雁高飛青山二字不記 菊花地又祇見採蓮舟中女子

美東園去採菊

在坡與麗安常游黃州清泉寺寺有五逸少洗筆泉泉水極甘
下臨蘭溪溪水西流東坡作歌曰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
淨芳泥蒲之莫雨子規啼誰道人生多再少君看水流尚能西
休將白髮唱黃雞余以此歌如播入管絃即是洪武正韻一派

九日晴工部尚書松鶴翁是日蒞任趨署謁見晡視稚嬰閣中
云有病入視則橫卧榻上精神越傑強作一語時羣童未集共
議藥方頗有雜色徐聞其所語則悟脈象与症不合余心知不
佳由之歸時日已暮夜間鄰居十一晚到京

十日大風陰詣屯宿胡同与慕坡誼僕人未告稚嬰今晨遊世
为之恠然薄午往賀徐博泉鬢情晤班侯子脩花叢遜坐良久
即至杭州館晤健高晡入城至壺鵲胡同謁王相之連聲曰數
也數也余亦去以慰之俄至麻線胡同友齋集相酌咨歎薄
晚又詣回棧不遇因訪致吾向其假馬車為明晚迎鄰居時世
者素京在彼相見天已昏暮急登車至同和居靜園昆弟約飲
暇秋圃子蕃可庵

詠人好作詩鐘詩鐘之品格尚在試帖之下蓋兩手情之題強
鍊製成偶白如時文之有截搭也前束縛筆端之自由性而詠

人樂之不倦人各有癖信然

十日之內芝樵妻愛相表子人生悲懼離合必不可逃幸而
人於福禍休咎不能先知若先知之不可一朝居也

凡作詩歌必極沈痛方能動人如漳江送別一詩云漳江門外
水流亦盡是行人眼中血又郭生挽詞云棠梨花映白楊路
是死生離別處

十一日風詣屯宿胡同為慕兒孝室誌名人字畫俄趨署与經
世談晚与祿霖同棧新吾履平飲于致美齋餘器同詣西車棧
迎候鄰居夜鐘九鳴上車始到鄰居与子琦坐後夜車中相見
云權既下鄰居携暖抱乘馬車先至羊肉胡同余墮祿霖子琦
咸往屯宿胡同相待慕兒俄至留鬚後風采依舊

十二日落午至屯宿胡同映趨署晡詣麻線胡同弔稚嬰喪是
日宸宮滿堂慕兒已到正与穰卿仲致華談俄去余与劍高談

人坐待送三

送三其紙人馬橫屏於街衢焚之焚時群僧唱佛禱會僧未集余不能待乃

至賢良寺同暮見偕子瑜及擬兒往飲慶壽堂余亦赴焉俄移

霖亦至晚月明与子瑜移霽及鄰居同宿賢良寺暮見明晨霞
命夜微風

今者朝權移集本初人送之笑驚有盼眄迴天地呼吸變霜露
之勢鄰居以未獨高視闊步多其事故余甚服之

余挽稚夔聯已成白云連朝頻誌驚鷲啼記曾待漏丹墀伊人
宛在一夢竟隨僂蝶去賸有杖朝黃髮老淚潸然

十三日晴送暮見霞命与移霽同至西苑門外时子丰偕慈子
修咸至俄内傳召見鐘十鳴括出尚不知奏對何語也余暨移
霖同歸晤子瑜仍視劇飯後趁暑晡至劇園已多立爰地乃往
祝州館訪擬兒不遇遂至仁鏡館与观孫谈抵暮与移霽子瑜
飲于通聚館晚至喜鵲胡同暮見方与夔相對談夜与暮見同

歸賢良寺宿与

我國今日之士患在志士之愛國与愚民之暴動糅雜而不清
也夫志士者正氣也愚民者邪氣也譬諸人身正氣既衰當思
所以扶之而邪氣乘焉於是盪其束手而無策蓋欲扶正氣則
恐并邪氣而扶之欲抑衰衰氣又懼并正氣而抑之王稚夔之
病即是正氣虧竭外衰内伏脉与症相反致醫人攻補兩難以
致喪命嗟

今者不欲革政則已苟欲從事當從皆朱起而海之論確乎不
刊也改官為爵改差為官析疆增吏增司集權此十六字實今
日急上之良藥較之高談立憲茫茫多下手處為勝多矣

十四日晴晨在賢良寺客末紛如日中与擬兒同棹共飯時鄰
居已出飯罷趨署晚歸新吾在余高中夜詣芝樵譚連日不堪
諫也

前因南海官制議云宦官之設大地文明各國皆有惟我國與
突厥有之夫閹人而用之最為不義為國家大恥孔子六經皆
無閹人後漢叢楷傳曰古多宦官自漢武帝游于後宮乃有宦
女之制此言至是據矣劉歆生當漢世習見宦官偽為周禮乃
創閹人托之周公後世遂以為聖人之制謬矣且山曰余讀後
漢書至叢楷傳亦嘗疑此事竊怪史記稱皇本紀已有宦者
之名且趙高幾人、目之曰閹人矣今始攷宦乃事人之通稱
古中宦官皆稱宦女豈非閹人自漢武帝始多以閹人充宦官
而宦官遂忽為閹人之名相沿不改後人不察因並古之宦
女盡移為閹人於是趙高亦多有知女非閹者矣要之周禮一
書真能惑世其中二大罪案即是供奉官太多及誣聖人有閹
宦之制後世深受其毒也其為偽書鑿然可證惟是否則歎所
傷不敢知耳

十五日晴在家多事薄午詣屯緡胡同俄趙署哺玉取糖欲購
中西度量權衡表未得在會經堂見有販驢來其肥健可愛晚
入城至賢良寺宿焉

晉方技傳有韋虛其父母使守稻牛舍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
理其殘斃其父母怒之虛曰物多飲食牛方舍奈何驅之父母
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斃其為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種理趣
譯之良有味

人果能僚友萬乘驍螭三軍糧秣富貴晝夜死生尚何得曰神
不全持恐口能言之其心未必如是耳東坡志林中趙貧子之
言殆深知其人必不能如是故作苛語以難之

人視死生當如晝夜祝富貴貧賤當如戲劇如是其心自坦然
多所欣戚

十六日晴自賢良寺歸去挽聯叩送稚孌其薄午止香過臨暮

見亦至其飯余又代暮見挽袖變成一聯云三秋不見何吝一日萬里暫游竟別千年舊晚在蒼樵安而共送聖送聖乃俗語即焚化紙梅庫也夜作日記

十七日晴而甲芝田妻喪至杭於館吟擷見因趨尋晡詣麻綾胡同是日為祿變禮懺一日暮見亦到晚歸夜蒼樵過談

史記樂少李斯諫二世曰放棄詩少極盡聲色祖伊所以懼也經稜細過恣心長夜討之所以止也忘山曰經稜細過四字讀之使人汗下蓋細過人所忽以共忽也故遊經稜不休稜之不休斯成大惡慎哉慎哉

漢文帝既即位有司請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得上帝神明未敢享天下人民未有款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禱天下而曰豫建太子是重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又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問天下之義理多矣問于國家大體吳王於

朕見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朕豈為不豫哉謂侯王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奉有德以陪朕之不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多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豈不取也忘山曰文帝能終為有司所奪不能行其志能為是言亦自可取蓋當時去唐虞三代未遠古義猶存人心故雖多是事尚有是言自是以後寤時多聞矣

十八日晴向午詣厚菴俄暮見亦至是日暮先在江蘇飯廳集同里訪友到者三十餘人盡懽而散晡訪李膺談立古暢晚錢小修之世兄約飲時煖甚重裘蒸鬱汗發夜歸

十九日晴訪子蕃談我國晚近匪惟講學衰歇即區區詞章亦能解其鮮強半誤于帖括人之從事于園美恬俗且以繩墨拘牽沒其自由性而數千年來絕好美術亦靡不振余于詩歌

一術累知門境時問學漢魏則讀者盡茫然無能辨者豈不可
歎迨後新派蔚起其道將成廣陵散者不少日本之程存國粹也
子蕃自述當庚子歲挽一少年聯云大厦問誰支庸知朝露非
為福玉樓胡遽召如此少年實可哀竟無人道其佳者且有說
少年對朝露不工直令人氣死

前午賀新吾夫人壽慕兒亦至映趨署晡在文初家談晚歸作
日記

余又得小詩二首短邵二我云清風吹我襟為君揮素琴古調
豈不彈四海誰知音其至人愛松柏添俗事桃李風譽擅九州
不亦一知己

二十日晴訪梓生談日中在屯緬胡同午飯映歸作日記晡贊
卿過談俄語芝樵家中長晚後至屯緬胡同與慕兒談慕兒以
日將有天肆之行

東坡云江山風月本多常主能閑者便是主人忘山曰一閑字
談何容易古稱人惟有思始能閑然非學自遠遠道德宏深其
不能執嘗其境蓋用此一以心省論不論有事無事其心中常
有高曠靜穆之素夫然後語之真閑否則外雖蕭寂而實擾
其身則閑其心未閑碌碌者流大抵如是

二十一日晴連日和煥重裘幾不可耐為芝樵家送殯至阜成
門外園光寺有冠姓者善拆字術問保然頗有驗晡歸

二十二日晴介石過談逾午趨署晡出城俄歸與同僚某君約
往硝磺庫迷失道不相遇晚至家呼童不至怒詈之遣人往詢
鄰居已自天津歸

人之聚散多常數年以來親朋睽隔如慕先在巴黎擬先在杭
州子頤在廣東新吾在揚州彼中或考問往來或竟音息杳然
各居一方貌不相及今年嘉又皆集京師豈非一玉樂耶

惟必先有別離之苦乃有懽聚之樂苦與樂自相對待者也
二十三日晴晨禱爰方勉文過談俄去遊詣屯緝胡同飯後趨
異晡出城至長椿寺晚歸後至屯緝胡同晤鄰居穆霖亦在焉
宗都陽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字學不諳多因前代諱惡遂致
畫差誤漢以大德王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維今推考
徑作洛而傳記皆作維矣秦始皇嫌羣字似皇自出已意謂非
之多刈有羣也今經書皆以罪易羣獨禮記爾雅猶有可攷无
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為无今易中无皆從无它考刈
禱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稌黍并皆去世而從云漏
洩縹緲又去世而從曳世之与云形相近与曳聲相近若皆從
云刈世為泛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混
之類至今猶從氏也以至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詔音秦諱政
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又云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
相從如彘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
為殘質而不足貴重者為殘木而徑落其為棧青字有精明之
義故日之多障蔽其為晴水之多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其
為晴米之去麤者為精

二十四日晴暮見東看東鄰屋將移居焉賃僕未議定落千金
金錫侯來訪小談即去跌趨署晡出城訪介石仲攷遇書衡晚
方勉文尚欲豫昇堂未替仰等約飲福州飯皆赴焉是夕赴岳
解裝著棉衣

銅園之病民深矣人爭貪近利鑄之至各省開局今則商賈而
之太困奈何

粵東人祇岑嘉萱曰民賦以女馭下操切橫暴強民所不欲也
岑雖慈眷方隆其如輿論已去何千夫所指其病而死吾願岑

且避粵人之鋒而他適也

二十五日晴風子頤過潭不相見又八年風采勝前崗庾嶺以南頌聲載道使人心折落午至嵩雲庵仲攷穰仰健高三人約啟晡趨署歸涂復至屯宿胡同晚到家暮見在焉

莊子云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張世南曰變止一足蛇雖走足行疾于蛇豈如風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美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忘山曰余曾視目大於身心大於目即是此素

佛家千言萬語說心量之大三千大千世界生吾心中終此心究是何物人莫曉了至妄認識神為心走入邪軌夫誰若子所習者冥冥之中有精大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庶幾佛所謂真心真如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二十六日晴晨起雞頭詣屯宿胡同遇弦靜江弦伯訥俄趨異晡詣新吾不遇晚介石約廣和居坐有白鵬南周孝懷丁梓雅葉伯舉汝君共譚教育之理餘訪去衡夜歸

夢溪筆談載鞠真仰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歐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材兼不慣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多敢先下手也忘山曰此亦止鬪之良法

又云古法軍中以牛革為夫服卧則以為枕取其處中附地枕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靈絃納聲也

又云宋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曰馬遞曰急脚遞急脚遞最遠日行四百里軍興乃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忘山曰岳少保伐金車詔退兵一日奉金字牌十二即出物也

忘山曰人有所不知毋強以為知此讀書人之品也唐王起再
主禮闈遠近稱頌武宗召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竄莫
能詳焉特詢于仰王公對曰臣于三教經典竊嘗徧覽向者二
字群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于何文而得上笑曰知仰風儒學
綜朝野偶為此二字相試然於經籍中尋之本朝高宗時彭相
國元瑞以博學為上所重一日上試士出詩題曰燈右觀書因
顧同彭公曰此四字出何典籍公頓首曰自稱學淺實不知其
所出上笑曰今日猶倒彭元瑞矣朕昨日適于燈右觀書耳二
公之事略同其誠敬不欺良可師也為易以他人必不安于不
知且強飾以為知而僅託于不能記憶豈不為二帝之所笑耶
即二我為余述一事云曩者偕友人某甲於春夏間閑遊古寺
中見編地雜花苑圃二我吟一句曰野花多半不知名既語
甲曰此何人詩君記之否甲曰吾猶記之此殆宗陸務觀詩否

刘石湖句二我笑曰此鄙人頃間幸意口占之詩耳其人太漸
唐太宗見圖讖稱後數十年有武王興代唐有天下殺唐宗室
殆盡太宗色懼欲徧覓姓武者盡殺之李淳風曰不可此天意
也且此人更數十年後齒已老矣而心慈或可為李氏稍留子
遺若違天殺之天更生壯者禍發多難類矣太宗乃止此一事
也余又見雲溪友議載唐李釜為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生
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且呼吏于郊市為產男女者不
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釜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
搜訪之乃河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然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
殺之釜曰不可曰此胡離必為國盜古亦有能殺假聖生真矣
其後安祿山起即此兒也

二十七日晴微寒是日春台訪卻季鷹碓
宗東陽俞君螢雪叢後中有思字說余於以為未盡也蓋道徒

中之名詞惟思字爲善惡而言思字從刃在心謂以刃割割其
心也當人爲善時有惡心起焉能以刃割去之是之爲堅思吉
德也當人爲惡時有善心起焉能以刃割去之是之爲謂殘
忍凶德也余之此說似較俞君更精

落午在廣和居譚集諸友坐有周孝懷向鵬南葉伯舉及介石
林抱丁梓雅即二我飲盡懽而散因与二我訪厚菴談晡時義
善源又詣工程至晤尹芝田晚在新多家夜飲

二十八日大雪寒甚作日記

碑士麥曰今日之世界黑鐵与赤血主持之也夏穗卿曰今日
之世界黃金与白刃主持之也忘山曰白刃二字義太狹不如
何易之以黑鐵曰今日之世界黃金与黑鐵主持之也

子瑜及暮見過看東鄰屋議賃價欲卜居焉時雪飛如霰不止
与贊堯譚

二十九日晴風往賀新吾春趁晡詣福州館少秋等約遇子

修又詣馮潤田遇子頤厚菴晚入城後過子蕃談詩

時自四牌樓以南方築路泥土狼藉鏗雷紛如車行視未築日

益艱忘山曰余今而知天下多一事求其完整不從破碎求也

是故國家改革時而欲悉使衆人之私幸失天下之幸夫亦難

矣蓋朝意嚮新必先壞裂其舊舊徒如雲彼亦事自存不殘其

窟窟何繇得新縱他日何猶莫願居而一時受大損必能之數

也廣大者不顧小志遠者犧牲其速古今大氏如斯矣

三十日晴詣屯捐胡同暮見方廷容坐良久始去余留午餐味

趁晡詣至麻後胡同晤履平又至喜鵲胡同晤繩伯暮見亦在

焉晚偕至六國飯店醺飲夜歸

南昌案起中朝士夫相顧錯愕實則此事何難之有我毀彼堂

舍我彼人民必足以僕之彼逼我縣令自殺亦向彼索償當離

而為兩業交涉斯外人之心平我國民心亦平也美軍混殺
亂不為分畫因愚民暴動之故遂謂吾令亦當死捐外人則得
矣何以對吾民

鄰居云所謂經濟也者不必旋乾轉坤之大事業也即尋常日
用間瑣雜細事不問為人而己能每日躬自料量措注得宜即
是經濟余歎為名言

三月一日晴家中醮客余復移書案于西偏之耳室掃除堂宇
拂拭几席以待客至是日到去暮見及子瑜擬冊潤田子顯新
吾伯眉聚坐而飲抵算搖散勢吾最後去溯行後與余偕游西
園指點十年前舊事又同往視墓見所賃之新居

日內又得古風一首題為大鈞陶翁物錄如下

大鈞陶萬物涼燠各異性神農嘗百藥為療衆生病當世賴其
德萬代頌其聖豈知造化機自有調元柄炎夏鬱蒸暑瓜果一

何清隆冬多嚴寒鳥獸毛羽盛陰陽迭倚伏水火紛相勝神功
妙自性聖人受其正

二日晴微風稚夔家是日設奠賓友雲集余往酬接終日落晚
復與厚菴同謁變相歸已上燭閣探見岑督文告頗有悔過意
粵事可望轉機

三日晴晴署海粵東二十八年分軍裝銷案晡歸晚與費堯譚
伯昭鄰居四十壽聯云華開紫荆樹春到綠楊枝夜觀書

東坡志林云張公規言蘇子卿鬻雪咳羶縮背出血年一語少
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可不免為胡婦生子由是觀之人生去

慈是最難事

又云吾稱桃笙葵扇不知笙為何物偶閱方言彙纂觀之間謂
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箏也忘山曰博物之類又為此

劉聰問當為淚遮國王則不後懼死人之愛富貴者吾于生此

月祀太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者甚於生其亦東坡
志林語余愛其語題錄之

都嘉賓雖不忠于君不可謂非孝于父觀其囑門生於己身沒
後呈密考于方回以釋父哀用心亦云摯矣東坡云采葑采菲
毋以下體於哉是言

東坡云吾昔少年時所居之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眾鳥巢其
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皆巢於低
枝其數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殊不畏人
見其異之矣他不枝之誠信于異類耳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
遠則女子有蛇鼠狐狸鳴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則免此
害也由是視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殆以人為甚于蛇鼠
豈不可愧忘山曰余觀是語不覺有感所感維何感夫我國政
府之不見信于民也是故其民爭遠而避之能有賞財不敢貯

諸國家銀行雖有儲蓄不敢應國家之公債何也以政府多品
行也不足恃也為政府可恃彼將人之持其所有以求庇其信
政府當更勝信為常之商家何也政府之壽命長至倒閉之虞
故也今也鳥雀不敢近人矣醜態為人自棄其誠信豈不可教
四日微陰晨至屯緝相同俄出城訪羅莘甫小談落午詣鐵山
寺至崇文門外東珠市口之東稚夔是日殯于是執客送其終
如日中趨暈晚歸夜作復少川并書

余今廼歎我國人安得不慕勢利蓋居今日之社會上為無勢
利將人、可以侵侮之欺凌之幾使不自存矣惟能救今日
之世態尚賴有情之一字耳人之稍能依附勢利以自存其亦
幸有情在

一動一靜互相養每日靜時則看幾句有益之書動時則解幾
件應為之事遂覺此一日精神活潑肢體愉快

五日早晴聞暮見簡署太常寺少卿詣屯循胡同俄趨署籍鋪
案表脫稿時天色微黃狂風揚塵晚歸作霞序復考又作日記
六日晴晨起訪二我譚詩二我贊余大鈞陶萬物之詩以為如
周鼎商彝初出土者落午至殿肆遊趨署哺至屯循胡同即歸
作改蓮見書夜後成挽稚嬰七律一首

霜寒紫殿曉光微日西垣待漏歸一夜精魂夢鄉國九天風
露濕朝衣獨憐元相垂老堪歎孰知落稀他日山房重向
訊林亭全恙主人非

七日晴晨方勉丈過暮見亦來俄皆去日中趨署哺微陰至殿
肆即歸時已設壽堂備明日為母煖壽

世但知堯舜不私天位不傳子而傳賢以為美德豈知古聖人
以天下授人亦豈易哉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曲踐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蓋王其大統傳天下家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此真手稽之談也忘山
曰聖人雖不私其天位以利子孫亦不肯輕于授人以誤百姓
故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斯深知堯舜之心也

東坡志林祀前輩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

東坡云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為惡既廢
刑已矣何至誅其後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宦必有謀
光其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多以淫亂故也二百人其方誅號呼
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時其事秘史無緣
得之耳武王數紂之罪孔子殆且釋之光等數賀之惡亦盡信
哉忘山曰讀史必須得箇東坡中等論斷果有眼光余觀昔賢
札記遇此類語必記之

又云以德招怨行之美也然孔子不取也以其不情也直不
枉買金償止不辯盜殺亦士之高行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

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史記舜本紀舜婦而言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東坡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攷以證西漢以來儒生之失屈原云蘇偉直以亡身則蘇蓋剛而犯上其耳若四族其皆小人也則安能變四夷之族哉

八日晴詣長核寺拜汪健以予人冥壽又詣二我談詩即歸介石過談暮見六未晡繩伯過時堂上已懸親朋所贈壽幛整飾

映麗晚鳴爆竹煖壽微風

時余母年五十

九日晴風而母祝壽一日賓友到者甚多並演傀儡夜涼始散昔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多英雄使暨子成其名二語人多不解以為詆劉項為暨子東坡曰非也此正傷時多劉項暨子指魏晉間人耳忘山曰是說極是不修阮籍何至羨狂如此既以

劉項為暨子則何等人物豈為英雄乎

十日在家竟日不出觀西亭偶得蒙古人博以希哲著其書多攷證亦有理想論梅塔之影透在冥隙中者皆倒垂一則極有趣攷今日映相家視以為常

又說鬱棲二字乃棄汗所積之地俗謂糞草堆也二字古雅出酉陽雜俎

是日胡芟孫來賀母壽因母生本初十以國忌展前一日胡程未之知也

夜觀幻戲俗稱變戲法

十一日晴晨出詣勝門至華嚴寺以鐵珊為其太夫人周年禮懺因往拜焉即詣南郊又在东城謝未賀壽者映趨署詣新吾談因至其園中散步晡時晚在暮見靈談是日聞薛次申逝世西亭偶得云人之疾病亦有古年而今有者如痘瘡始於漢晉

蒸病始於隋末皆為霧素所不載

董斯張吹景集論佛典文字所用名詞皆古雅有來歷本師二字見史記樂毅傳祖師見漢書丁姬傳居士見禮記及韓非子魏志管寧傳侍者見國語及漢書眷屬見史記樊噲傳長老見漢書寧官見郭象莊子注某甲見周禮鄭元注及應劭漢官儀布施見國語供養見稽中散集煩騰見河上公老子注幢字見方言西系東都二賦荻字見釋名

十二日晴晨作致芝見書落午趁暈是日初致試司炙映詣義善源又至編書局晤介石鵬南及仲竣俄往賀壽州相國八十壽是日賜壽賓友雲集晤荔軒蔭亭間有贈壽州聯云壽州相國壽宰相天子師傅天下師又聞新吾聯云帝者為師有廣成子天下大老有齊太公
晡復詣介石與鵬南繼譚晚話入城與慕兄談

十三日晴詣徐菊人適與慕兄相遇聞政府有裁御史官之意慕兄不然之極力抗爭俄往視葉孫因趁暈晡出城訪耆鵬南曰厚菴訪季鷹不遇詣子頤坐上有客兩三人繼譚良久始辭歸是日清明家祭作後徐汝霖書

受人之恩不可背畜里有以報之不同其人之為君子為小人也宗孔道補明知程琳與馮士元通姦利執欲奏之一聞張士遜之言誤認琳為有德于己遂上殿力救琳卒因是被黜道輔受人之惡良可憫也終不失其為君子蓋君子用情有因而過其過也正其仁也誰敢議之

忘山曰人之能以害加誅我者不足畏也惟能以恩加誅我者乃真可畏蓋一受其恩此心此身將不獲自主競之為皇之為國有以報之夫然後脫然而無累否則一遇大姦元惡墮其機中鮮能自拔矣蔡中郎之于董卓荀文若之于曹操皆以賢

人受權強之卵翼可哀哉是故君子立志當自不妄受人之恩也
十四日晴大風塵起出城探訪鐵山寺與王錫伯談向午趨
異晡復出城至敝驛小坐矯得理科叢科書場晚在暮見雲觀報
俄人似已採用兩院制度改為立憲其表面則得美內容如何
未之知也惟信天下事皆自表面做起

歐人以東方警察權託諸日本言欲保支那之安寧防亂作也
彼尚視我國為有人乎漢碑形力勸光武不可還長安曰公既
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
可必也光武從之東漢興亡法於此宋高瓊阻真宗避敵江南
曰避敵國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無與俱西南耳耳
上大驚始決北征北宋存亡決于此

荆公行去苗法亦言欲均貧富僱耳唐庄老民曰貧富之石高
自古已然誰能均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

慶其厚等其薄厚身未動薄身先穴矣可謂名言

十五日陰晨介石過溪即古落午晴暮色過余亦將趨異忽聞
有人來言子頤暴斃昏迷不醒急與慕先出城往視則已氣絕
尚有欲灌以藥其狀詣新吾因趨署晡後往視子頤知已不可
救時殊少玉亦與子頤數十年至契晚歸是夕余亦累有不適
十六日晴詣太廟估修牛羊灶奉長官命前往也俄趨署稱奉
業晡至正陽門外西車棧以雜變樞欲南去往送厚菴肯齋
譚及子頤之表相對咨嗟余曰物有移必有終成有必有毀理
數之常固多足怪所異身死尚太驟使人不及防也雜變者有
二日之病此則直理之卒候而終時雜樞者未至余不及待往
視子頤之靈是日未刻已大殮晚與與贊堯談觀報又觀書
唐人各酒多以春國史補曰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蔭
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陳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之尚道雲

安麴米春方傾一盞便曛人今則絕矣此祿亦一時之習尚也
東坡述某人之言曰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人自以為弄
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有理

十七日晴作日記日中趨要圃訪二我譚研論死生之理晚至
順修門大街為子頤送三昏黑始歸

東坡志林記一事云石普好殺人以為殺為娛未嘗知其暫悔也
醉中侍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桂河指使哀而從之既醒而悔指
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見病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
呼收示之祟不後出普亦愈忘山曰視於此說世之持言鬼論
身鮮不引為口實而亦不盡信吾聞人傳說場屋中有運鬼覓
人索命而誤者則明有鬼豈皆怪中所結之幻相耶若石普
亦乃真惱中所幻耳

東坡夢人告曰知真嚮佛壽不妄吃天厨東坡曰真即是佛不
妄即是天何但享而吃之乎忘山曰夢中二語豈有道詣惜亦
坡不解

鵝飲警盜又欲却蛇蓋其真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亦
見志林

五穀耗地氣最甚有碼據東坡云
東坡又云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處有盛候而大實有贏狀
差之毫釐移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之通患也病
不可不渴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士大夫多祕術所
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于
矜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認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
名至于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向有強愿身者或因主人之言
亦後參以所見而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病莫之悟
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點驗其拙至有於疾而求療必

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珍使醫者按虛實冷熱先定于中刻脈
之精似不能感也故維中醫治吾疾常愈忘山曰凡有疾延醫
者後之

君

十八日晴風塵起來午已赴署因太廟牛羊壯事後長官命
詣義善源做玉嵩雪庵班侯介石約飲坐有仲跋去衡一山菊
生哺入城子蕃過譚夜成挽子頤頤云一別多歲月神采和如
春遙知巖海謳詞父老豈容冠髮去健啖於平生精魂忽已邈
側註寢門痛哭朋友應有巨卿未
矣釋錄云詠葛孔明每見龐德公輒拜牀下龐公初不令止子
韶曰牀下非已為詠葛孔明而受拜於牀上非何為孔施彥
執曰龐德公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踪跡非盛德何以至此
安得使孔明不為之屬將然孔明在物類時才氣如何當下視
一世乃肯將德公於牀下以所以為詠葛孔明也忘山曰昌黎

有言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歐西大學問家大都
弟子之勝于師者居多此世界所以日進也維時弟子不能以
是傲其師師亦不必以是慚于弟子何也吾以淺言喻之蓋弟
子之推仰程子之於父母也父母能生子及其身既長有強健
過于父母者不能以是傲其父母何也彼其身之幼稚時固
受生于父母也師能教弟子及女學院成有深造過于師者
不能以是傲其師何也彼其學之幼稚時固受教于其師也
也是故孝父以列身身多師則多學師乎父母乎其皆尊之重
之不可忘共乎

十九日晴晨書聯通午赴署車中觀書既歸作日記詣慕先譚
晚作復仲驥書又代慕先成挽子頤頤云十年前携手醉京華
忽驚幾度滄桑君到嶺南我游海外一霎時拂衣入霄漢忍看
兩行兒女方摧讓州又折椿陰

人皆曰為善最樂忘山曰有有形之善有無形之善有可名言之善有不可名言之善行善而知其為善未為善也行善而忘其為善乃真善矣

二十日晴微熱晨去聯因詣子蕃小談遂趨署是日換戴涼帽映至工程處俄詣新吾道食新晡出城訪林勃南胡荻孫皆見歸日猶未算視鄰居負品留晚飯

君子有才是以成其德小人有才足以濟其姦是故君子以有才而可愛小人反以有才而可惡所謂惡者非惡其才也惡其才之足以害人而禍世也或曰天下豈盡君子但得有才者供我之用我能駕馭之亦不能為害所謂使貪使詐自古有之也忘山曰不然彼真有才者豈肯為我所用哉能為我所用其才必小於我我或能制之設其才稍大我必反為所用而為禍矣窮矣昔者孔子七日而誅少正卯少正卯之才必大於孔子孔

子自知不能制不忍其禍國家遂除之孔子豈忘才哉誠以才之在小人如虎添翼可畏莫若為其誅之也亦有所以已也豈必令人一遇有才其不辨其為君子為小人遂傾心崇拜之不休必待禍機已發揚燭已成乃始咨嗟太息悔知人之不暇亦已晚矣錄云富鄭公知鄆州有士人出入一娼寮久娼婦泣訴于府公大怒立進言于鄭公曰此人實高才也當汝知其人有才除之深衣者當未得志其嫉害乃出以斯人而後除之必為民害竟決之

二十一日晴出城賀褚伯約姪女又賀蔣稚鶴取婦因至杭州飯贈穰卿健高擷冊

余昨又成挽次申聯云相如慷慨未免有情誰見父君先致死亞父抑鬱費志以殉安得史公為寫真蓋次申亦疽背背死死之前一日其姪人先殉焉擷兒頤贊余聯之佳映又至義善源

俄趨署即歸晚在幕見更送

二十二日陰微雨拜鄰居耆俾蔥細齋借玉俄暮見地出客來紛紛留醴飲逾午客散余亦至全浙館赴仲致幹臣之約時海棠盛開庭院中春色爛熳客皆為賞花來晡歸暮見亦返履平奎章咸至

二十三日晨晴薄午陰雲四起風沙飛舞天作黃色雷聲震之俄而雨雹交作雹大如粒頃之雲開雨霽日光射塔余似趨署又至喜鵲胡同謁王相晚歸與幕見談晚作日記

矣輟錄載有施大任者嘗知秀州嘉興孫孫視事訟牒逾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無理者以七八十皆科罪是日決捷至算女不老者明日又行之自後妄狀者皆屏跡又云有王子思其知悔贖孫視事之初與訟牒亦如大任時子思不問獨摘其一多理者對眾痛杖之杖訖子思往入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教云

知縣將你訟者你罷指揮其無理者亟抽取其牒去及子思你罷出已失其半矣由是言之為政不可多術

二十四日晴代擬先考挽子頤頤云飲水豈易心廉吏可為君不朽指困多雅道大德未報我深慚亦余所撰蓋擬前由杭州赴粵曾以資斧闕乏子頤為代輸以濟之是日申聯亦

當年往謁張少玉未見少玉在學部以與榮相國不合遂調署工部右侍郎

趨署晡詣新吾談同往園中看花丁香海棠榆葉梅皆盛開外尚補種牡丹芍藥移未萌葉有園丁不時灌溉時新吾之女新生子即居園中

暮歸鄰居時在余家談聞所進貢品內侍皆不受僅受十五圓君主縮影夜作日記

二十五日晴李伯芝過談伯芝為余姊夫李柱臣之孫子久未

會面同集游學東島頃袁慰帥之調在天津負擔學界組織
譚久之去俄蔭亭又過譚

過絕米麥外輸是我國至頑之令也立國有三重曰農曰工曰
商農倚工以成物工倚商以通物所通滯則工弛于肆農怠于
畝是故多商斯多工且多農也今惟利商是圖工自務農自奮
奈何過之哉說者曰懼物價翔貴民食艱也曰不能貨物之流
通順其自性多虞不足強拂其性災咎乃生常聞上海一隅前
於某年以不遇雜故米價及廉何以故流通有礙四方之貨不
期而至也彼謂杜塞外輸自保民食者嘻其愚矣

逾午趨署晡出城答拜周鼎臣略厚葢俄糧仰亦至晚聽雨台
飲同興堂飲未及半即赴斌升樓項幼軒約夜歸

二十六日晴與薩子良約往太廟監收牛羊竈工即赴署是日
張玉少副任晡歸作答許星輝書在子瑜室中閒坐晚暮見婦

留晚飯夜觀書

昔东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伎女奏絲竹之聲聒兩耳至終
宴不交一譚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己之厚也或有侯客至則屏
去則屏去伎樂盃酒之間惟終日笑談耳忘山曰做人亦不可
多術此類是也

矣釋錄云天徑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夫夫子所以賢顏回也今人亦云簞瓢陋巷吾能安
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王佐之才使小出所長取卿相如拾
地芥所不肯為進乃安于陋巷此所以為賢也今之人多材矣
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我何安貧賤則大謬矣蓋廟堂之上
本是顏子着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顏子之地矣然能安之此所
以為顏子也閭閻溝壑是汝着身之地今在閭閻溝壑之中適
其所耳又何言安焉其說極然今多志氣人往之藉口顏子以

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與賤豈君子所樂哉然而不去者以我多貧賤之道也既有貧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為去貧賤之道豈不以學不諱歟豈不以行不惰歟豈不以不才矣能歟此所以貧賤也既以得貧賤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諱學日夜惰身日夜進身所不能三身既盡求其窮我身已不得矣能後付貴賤貧賤于度外如是則可矣今乃惰慢荒逸一事所為而曰我能安貧是安于不才矣狀耳安得謂之安貧哉哉忘山曰此說極合人之居官也何貴乎有才能供奔走非才也耐勤勞非才也能治為常之簿書非才也所謂才者貴能適度也耐處人之所難也終上不誤王事下不擾民生之吾觀矣輟錄載一事云宋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唐所需材木大期且急所在鼎沸時鄧公克祖知嚴州某物殊不經意徐集此里正各置之即以朝廷

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紙令各具其畧中凡寺凡廟凡駟凡官道有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視之皆合遂令里正伐官特與糧不使使木乃大集所得倍數他郡皆縣望多斬伐所殘人塚墓及民家要害處甚衆而吏復黃緣求乞于其間所在騷然惟光祖丝毫不侵于民且不一吏所得乃過泖孫斯之謂有才其才可愛

二十七日陰微雨即止鄰居及余譖字于家坐有周君鼎臣及翁生穰卿厚菴蔭亭洪人

觀風雅廣逸皆集古詩歌謠諺彙為一考舊晚玉喜鵲胡同携新出版小說數種呈之王相俄詣垂壽堂聯君瑞庭召飲夜歸二十八日陰早起終日不出檢書過午手抄兩半內所作詩皆散見于日記中國子脩宗觀余詩故錄視之晚文初召飲同和居坐者子蕃是日成挽子頤七律一首錄如下

嶺南父老不堪別京洛執朋多限情飲水何多迷制吏登僊今更惜班生十年冉音方潤一焚沈也著驚莫漫蒲條說身後桑田何地教見耕

二十九日陰晨出城往祀廷士廷士子願之子甫於前二日奔喪未京俄訪二我談訪時至仁錢飯是日因鄉春祭晡時晚歸夜觀報知美舊金山地震損毀屋產傷人極多

日前在子蕃許飯得血史一手歸讀之原名世界著名暗殺案美國佛蘭斯士多遜著首後所叙計三十一人皆身運刺客而止者其中有善有惡有賢有愚觀之益使人慄然社于會之不易居而重權高位尤蹈危險世之皇之於蕃聲利固富貴夫亦可以已矣

忘山曰天苗刺客一種人所以警暴君也所以誠握勢要而放姿也乃觀於是竟有以豪傑之士而被刺如何林斯其人者

以聖賢之君而被刺如顯利矛四林肯麥堅厥其人者嗟之吾於是不能不為社會慟

三十日晴觀書

士載禮保傅篇云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之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此語在吾國社會中可垂為家訓

又曾子立事篇云目其心之浮也言其行之指也作于中則播于外也語云精又制言篇云君子不宛言而取富不虛行而取位又云大鑿為政心從而壞皆古格言

過午趁暈晡至義善源即歸夜後觀書

四月一日晴晨至浙學堂是日開學凡浙中朝官高集觀禮先由總理正副率學生相于至聖先師前次學生謁見總理及教務長等三揖次學生行相見禮三揖次謁見鄉老及耒賓等三

揖往各就演說臺左右生能理人演說用字宗旨尚有
未審陳其演說慷慨激昂頗能動人蔣干詣二我譯詩
五言詩進步漢魏體格尚易七言詩難漢魏人製七言詩殊少
宜于後之規擬也希

暇赴湖廣館觀劇沈蘭秋師之約也暇往視廷士又訪新吾觀
其書挽聯漢隸晚歸夜枕上得詩二篇其一題為游學堂用字
觀禮感賦仿琴操體詩云

我有良田十年不耕兮土壤肥沃棄之如遺兮年年豐凶妻兒
啼飢兮曠彼鄰畝芟之蒿兮相彼宦家飽食以娛兮我獨何
人不自勤苦兮將安適歸兮

其一題為暮春歌以七言摹漢魏者詩云

春花飄落春已暮榆錢滿地不知數靜中惟聞鳥雀喧節之是
聲不住聲不住兮可奈何春將去兮別離多勸君莫惜此別離

年之春風歸有期

二日陰微雨灑衣俄止赴硝磺庫視修庫門因趨署晡歸慕兒
在余家時為恒兒種牛痘有西女醫何姓者來任其事俄歸其
去慕兒亦歸余隨往譚晚四夜歡也

大戴禮所謂天子愛日以學凡民戴民名以修造句皆新勘理
亦遠

嘗聞法國革命志士之言曰自由之樹以血灌溉乃能繁茂嗟
嗟國家之所以必有法律人民所以必有政府非以防礙人之
自由正欲保人之自由也蓋恐不肖之輩恣妄行以私自由
害公自由故必有政府法律以維持之亦不得已而然也其如
行之既久而政府貴族扶其上之權自欲妄行自由以妨害
平民之自由於是平民乃羣起攘袂以爭欲將自由二字在政
府貴族手中奪回爭之不得至於流血亦勢激使然也惟能自

由可以規後政府與法律二者必不能去何也夫法則其失自由更甚推政府之奪之也今也幸政府黨人密布歐美大陸彼其素免欲因噎而廢食豈不哀哉

歐西信教自由於政治上享平等之權利此令之布於社會始於法王顛理第四彼竟以此被刺而死嗟乎顛理第四之血其亦為自由樹作灌溉料乎

三日時至碩礮庫俄趨昇眩出城中曾武如太夫人之喪時在三聖庵設奠賓友頗多俄訪子修不遇時携所作詩稿遂付閣其補訂厚養累誤又指廷士

廷士述一奇事云湖南人有為人饋遺像其往之人死殮已多日彼能在密室中以符咒拘死其魂至圖其面自作肖廷士辭未目觀而傳述紛紜有此事

晚入城夜觀者

車磔之刑我國古恆有之秦西列罕見獨刺法王顛理第四之拉威利刺路易十五之的文皆被此刑其法即以四馬繫其手足而分裂其尸慘哉刑也

卡林遜為俄之良史亦嘗稱俄民族富於一種忍耐之性女服從君主也如帝天其被君虐者則曰吾民當各犧牲生命供君主屠宰以強吾國權俄國之民之心理如此是故自俄王伊凡第四以後其子孫皆不失其祖父酷好殺戮之遺傳性此俄人所以以暴國著名於世界也

俄王彼得第三被廢於其后茹的蘭大類三國時曹爽受制於司馬懿其性懦不決不聽智士之言自死就路尤為酷似觀于們睡怒瞠欲裂不顧而唾所謂曹子丹侯人生汝曹豚犬耳們

事詳血史 古今同慨

塞爾維亞亞力山大欲立特拉加為王后羣臣抗之不送相

率辭職大教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筆力爭敗遂而
去東西事往之有相同者

忘山曰凡男子之貌要雄而多秀女子之貌要美而有威皆是
不凡

伸

四日晴風終日不出作日記厚菴過談良久括去晡到暮見許
時有客極壯者在坐是日微寒晚竹谷宋平陽先生書于陽与
余別羊脚不通書問美先生近应齊东之聘为学務安監督泗
州中丞彭垂青眼士紳知己遭逢不易得也

五日晴晨觀報向午趁暈映出城至福抄館筆抹原約今日括
知改烟初七因復回里閱松長官於昨日延見倭厨晡归与暮
先談夜觀書

歌

山海經一書自今觀之荒渺譎怪毫毛憑驗何以古博物家多
據為典要以攷禎祥變怪之物往之不應漢劉歆校上山海經

秦云考武帝時嘗有獻異鳥者倉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
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曰出山
海經考宣皇帝時殺手磔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遙械
人臣文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資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
山海經對其文曰資負殺冥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極其右足
反縛兩手上大驚忘山曰竟其當日撰是書亦必有所據而外
妄言者今年代湮遠物類遷變殆已成棄用之書
王右軍書論精妙今載續苑

六日晴介石來借往賀長沙壽因赴暈是午松長官鶴齡接見
察案改見談官私事良久括退晡歸休日記晚借慕先詣長沙
許觀夜劇長沙年六十初為國家興學廸学部立列又擯之人
皆不平

七日陰俄晴趁暈晡至福州飯赴鍾筆抹之約晤伯皋譚游學

堂事余欲詣觀之席散伯皋先往待余余俄踵往坐其研究教
育所見其教習數人因与伯皋談又晤吳徑才落晚入城途遇
慕先因後偕往長沙許觀劇

西人演戲能使真境通現使坐客忘其偽一舞臺也德湧高山
能生大海能作風雨能變陰晴忽觀平原忽現樓閣其他可類
知夫歌郎舞女流只高等大吹棚之文雅不傷于凡庶間有富
貴子弟大家閨圍以登臺奏技為榮寵其以視我國鄙為殘後
等戲玩好社會之習為極不相入烏何同日語邪鄰居云法國
大劇臺以數千券佛郎造成可容萬人為地球之冠

八日晴終日不出候正亭過談作日記答後執友書晚与慕先談
余友金君謹述昔賢某公之言曰俗云做人人家做人家視此
三字不道曰能節儉而已抑知做人與做家有辨何為做人當
用其用之何為做家當省其省之人与家之間權乎輕重緩急

爛

而調劑其材以適于當世各母費庶乎不愧此三字忘山岡之
曰眩急錄之

九日晴晨詣蔭亭話別蓋蔭亭將於是日南行俄訪經士談又
祝廷士適至厥肆買筆遂往義善源小坐趨巽晡詣新吾不遇
見其夫人晚歸觀書報連日得詩數首錄之

箬邊誰復有奇謀莽之風雲慘不收屈突徙薪多上賞焦頭類
額盡封侯每從海角懷知己莫向天涯泣楚囚回首滄桑十年
事可憐沂水竟東流是詩題為偶懷甲午舊事懷亡友陳杏孫
杏孫與余兄弟甲午之歲同以上老言和

得誘後七年庚子義和團
之變杏孫金毀沂水縣
君本颯爽多英姿送君西游曾幾時歷歷山川被儒雅菁菁艸

木拖雄奇心驚故國毛髮動苦憶佳人涕淚垂病肺歸來壯心

在何堪重過柵山祠題為追悼亡友孫頤高頤高為余表姪女
夫也少年喪偶鬱鬱不自得游學西歐五

年而歸患吐血既劇上成小瘡因入京欲供
差外部俄而疾發歿于嵩雲庵時在辛卯秋

又成良馬詩一首得云我恨騏驎走千里竟在庸奴跨向死我恨美人顏如花一朝嫁到拙夫家拙夫庸奴紛是美人良馬求不易求不易兮奈美何懷才不遇空嗟嗟勸君莫效運命雞遇非其人向誰言

十日晴晨出城在廷士祥終日是日為子願設奠賓友寥寥後晚始歸觀考觀報

羅大經寫林玉露云宋元豐間洛陽許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後其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考矣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寡如晨星或摧折故柱如滴水如霜木則知其國之衰忘山曰獨治之國其元氣富強少數之君子共國之和國興其元氣富強多數之國民是故西人之觀國者多以品行之高下執業之勤

惰衡其國民程度以為國家之程度

忘山曰凡能勞其身者其心必逸故勞身為養心之一術也農夫晝則勤苦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多從而生士夫生長膏粱雖不能如農夫之力作亦當設法習勞如陶公之運甍是亦一造改而外健其體又修內養其心豈非兩得者邪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之駭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繇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宜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約為夫婦俗演劇有玉虎墜一豹即此事也余謂梨園一業士夫不可不學為整理蓋於人心風俗智識皆有直接之影響其所演之事有不見於經傳及怪妄多理邪淫不道者皆汰除之禁遏之註而潤飾其詞文增減其節目且多選古今忠廉孝義可悲可愕之事

編成新劇使彼曹歌之舞之亦助社會善化通進化之一端也
法國戲園雜誌學部其用意可知矣

十一日晴觀考簿午趨署晡歸時陰雲密布風起雨至暮先時
在余家俄晴文符過候晚留飲月出坐檐下閒談思及前年中
秋之夕望月聯句坐中有贊堯文符芝樵如目前事今越二年
矣文符時在南苑弟亦鎮充書記長譯及新練之軍外客云壯
內實未足恃也夜枕上成五律一首燈文符詩云明月出高樹
孤光萬里寒形懷中秋夜把酒同君看報國心未已論兵世所
難空存殺敵志何日斬樓蘭

十二日晴薄午謁沈蘭師小談因至于忠肅公祠年之春昇杭
府曰紳官多集祠中致祭後行園將禮遂相與醺飲是日到其
約三十餘人午後招為數家由地安門歸觀書

趙季仁言朱文公每經行處閱有佳山水雖迂道數十里必往

游焉携壺酒一古銀杯大瓮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
厭倦羅大經言吾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梁水仁者樂山固自
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
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是以自古聖賢豪
傑未有不嗜山水者也

忘山曰余愛山水尤愛樹昨晚與子瑜閒談云有好明月不可
多樹有好園亭不可多樹有山水尤不可多樹是以畫家畫山
水先畫樹誠以多樹則山水為之精神多生趣矣

牡丹花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
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興李太白為之詩至宋朝劉崇美丹白
標目尤盛矣見鶴林玉露又古詠梅但詠其質所標有梅其質七
芳未嘗及其花至六朝時乃畧有詠之者及唐宋而吟詠始滋
盛或共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天

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或昔多而今省或若凡庸而今瑰異或若瑰異而今凡庸如古人之祭燭蕭酌鬱鬱取甘香也今之蒲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蒲艾為惡叫矣同上見

余是夕撰祭于忠肅詩錄之詩云吾君有君弭國患兮求仁得仁又誰怨兮公室則述其人遠兮今祠即其故址清酒既設備公之神神兮歸來慰我鄉人公去千載公名愈赫凡百君子毋忘公德

十三日晴赴署晡歸觀步是晚暮見醜密坐有子異子蕃新吾奎季休侯達高詠君余亦為焉達日頗甚是晚稍寒

連日觀劉芝生譯泰西禮俗新編如讀我國之曲禮內則少儀及儀禮等書舊於遠西文以之化何殊我國三代之遺所謂風俗禮教周旋揖讓言貌動止皆有一堂之規則而送客中道

合乎天而不違乎人使人歎羨使人企仰

律也者禁人所不當為也禮也者勉人所當為也故禮為積極律為消極

西禮有吉凶同物者如朋友之喪葬持殯花束花園而於人之生也同候產婦亦持殯鮮花鮮果即婚娶時亦有送花束者見十一葉途中觀者可擲花為賀同上三葉

西人男女婚配惟可自擇亦須待父母之允始當官署成熟時必將父母允據繳出驗明方許行婚禮惟法國有一通行之例如父母不允須經第三次婉求後方可不候命而行然成熟時亦必須將第三次求允之書據繳出也

西俗凡男女成婚後二十五年當重行婚禮誌賀謂之銀婚五十年又重行婚禮謂之金婚七十五年則名曰金剛石婚如吾國重赴鹿鳴重宴瓊林之例金婚謂是法極符情理我國人何妨

仿行之 我國徒前亦有六十年重煖花獨一例於六
西禮論人之舉也止謂生譯之際身宜挺直不可傾衰稍萌
倦憊此外如欠伸涕唾更年論矣此身雖莊嚴須容自修不
可失之嚴冷酬酢中舉止矧雅雅曰教養六賴閱歷功深也志
山曰是語最精

英人稱教養完備之男子曰金德孟即我國所謂君子也金德
孟之美德首在愛護婦女以禮自持而不逾界限志山曰我國
漢族男子之於婦女避嫌太過於愛護二字似未固是必如西
人於愛護之中仍潛持以禮乃為最勝

所謂金德孟者尤貴修潔身體其涉世酬應以神氣爽適衣履
整潔鬚髮修理齒爪雅淨為主不如是石為完備之金德孟
志山曰我國名士以囚首垢面不自修飾為高士實大非蓋修
潔身體所以免人之增厭否則以穢惡當人之前使人不悅殊

悖于社會之公德也是故潔也者所以為人非以為己

西俗有與我國同者教事一男女婚娶時選邀戚友中未成家
之男女數人以伴新郎新婦一古時婚嫁亦盛行鬧戲新人之
事今則此風稍殺一凡有喪事分送報表帖遞請送殯僅由家
屬之男子具名其於死生之職業實星等歷之全叙無遺

十四日晴詣廷士又訪李鷹談李鷹贈我古詩一首詩云南國
有嘉卉生長秋水濱越中多賢士兄弟結比鄰兄乃國之柱石
為世所珍閉門修令德獨自善其身鳳凰方擇木黃鶴豈依人
吾道不終窮何必皆前因

清午赴陶然亭方勉文諸人初飲坐有子修仲致介石班侯讓
卿健高厚菴僅余及慕兄子瑜三人為客餘皆主人也時西山
隱之在烟霞中萬葉搖碧垂柳依之天清日晏追感舊游年窮
慨也酒罷與子瑜游法源寺看綠牡丹俄又偕廷士譚至暮乃歸

十五日晴晨觀少落午趨署哺至賓宴樓都中向多茶樓供上
等社會人談譚者庚子訖後出外新創如上海之青蓮閣是
日約子瑜慎行在彼相見哺與子瑜同歸夜作日記

十六日風雨交作晨起冒雨往送子頤樞南行同里講友皆集
于車棧設筵公祭時雨聲浪浪不止落午樞始登車余及暮見
勉丈厚菴輩小飲于斌升樓飲罷即歸而猶未絕作日記晚始晴
唐元次山避水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宋陳后山侍祠郊壇
却去假束之裘竟感寒而死羅大經曰以二子之才誤往望維
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女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餓凍而
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亦卓乎不可尚矣忘夫曰貪夫以身
殉利烈士以身殉名若二子者可謂以身殉德者矣

羅氏又曰余亦涼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松
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起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

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愈文數篇
從容步山徑接松竹坐弄流泉既歸窓下山妻作稚子作箇巖
供麥飯欣然一飽展所藏古碑帖筆蹟名畫縱觀之興到則吟
小詩或作玉露一二節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解逅園翁農
父問桑麻量晴雨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牛背笛聲兩兩來疎而林間月色皎然矣忘山曰余亦盡此一
段語惜其筆墨猶多枝葉特為刪節之錄于是

十七日晴晨作日記過午往中崇延之夫人之表趨署籍催江
西補送銷案法單咨文晚歸夜後作日記

玉露云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
力門者出之晉王顧之效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
隨津邏疑之永河曰奴子不速行捶之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
景弼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杖泰之背曰龍東軍士汝

曹汝主何在而尚留此進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
事相類多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勅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
此意也

十八日雨晨觀書飯後冒雨往賀胡芸楣及徐班侯兩家娶婦
甫歸是日成陶然亭感懷詩二十六韻錄如下

青山如有情隱隱不可見楊柳搖新綠感歎歲月變憶昔清平
時長安花滿縣揚鞭大路西驅車入郊甸何芳菲客至憺
忘歸樽酒合懽譔文雅縱橫飛偶當夏節至白日多炎暉蟬聲
噪不已一路槐陰肥高秋多佳日登臨攬翠微黃葉迷前路涼
風吹人衣隆冬木葉凋雨雪何霏中林挺瓊樹寒光動几帷
陶然共一醉賓主兩忘機當日簪履盛四海波濤靜歌舞滿皇
洲觴詠迭相勝忽聞鼙鼓來烽火照燕臺干戈已滿地四郊紛
煙埃甲午与庚子羽檄時相催天子尚蒙塵何況凡民儕昔時

盛游侶半為霜雪摧东西南北去流離實可哀一自和戎定六
龍後東迴城郭殆未改樓臺劫餘灰恬嬉後故態車馬日喧阗
接今追往昔一夢驚春雷世事且莫問但舉城南杯

十九日晴觀報趁早晡去暮先許閒談俄歸子珍來作致程震
權去觀玉露

劉宗文帝時司徒義康敬總朝權四方饋送皆以上品薦義康
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益劣義康曰今年柑
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
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
者送元載便其至議之載必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宗秦
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
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怒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
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能蓋青魚似子魚

而非特差大耳忘山曰秦檜所以稱姦在此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曾中事素高而語太直為改作兩句云
山禽啼不已道我心中事便佳矣忘山曰余最嗜聞胡琴之聲
其音节悲壯亦如說我曾中事也

二十日晴晨觀盛氏經世文編逾午趨署晡詣王相與慕先相
通歸新吾與其夫人譚晚歸在慕先家晚飯穆索亦在坐

凡人吉凶禍福每有預兆亦往々有應吾重耳出奔乞食于野
人野人與之塊重耳怒子犯曰天賜也拜而受之其後重耳果

得國唐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
燧大喜曰我誅懷光必矣果破懷光宋岳死討楊公時公據洞

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死
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是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

迄平之

我國自古服制皆取寬博雍容揖讓以師儀文據王肅云宋自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

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後用冠帶論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

深衫靴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

宮宜後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忘山曰大都古

人戎服皆窄而禮服為寬元雅以蒙古入主中國其於中原冠

服未之有改至本朝而始大變之蓋亦以尚武之精神立國取

便于弓馬而已至於今日遠西列強其國民冠服之制較我國

尤為簡便蓋國內幾人之充兵者一日忘戰立於競爭之舞臺

上其勢不能不趨此制是以戎服為普通之常服而士農

工商皆宜於是固風會使之然而人情樂簡便習于勤勞崇

實惡虛飾是以觀已

上古之世一垂野競爭之社會也有聖人作制禮作樂褒其衣

博其帶所以化其爭心而進之於禮讓也今則由重野之爭化為父昭之爭矣列族耽之水深火熱使猶是褒衣博帶繇儀飾緹將眈時廢日坐視他人之凌踐而自困于危亡是故居今日不求自強則已欲自強必自改服色簡儀文括服色亦不能全官長軍人及商旅于外國者必不可不剪髮易裝以外則聽其自由可也

二十一日早晴午後微陰趨署晡歸楊翰臣世先過俄仲華亦來談晚暮見來夜觀書

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岡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當時與淵明共晨夕必有高人惜今多不傳矣

淵明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詩云形迹憑化往露府良獨陶淵羅氏曰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動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

二十二日晴侵晨趨署待恩君心鋤不至蓋與心鋤約是日乘

汽車詣豐臺看芍藥有鍾君雲舫為东道主也詎待之既久而踪影寂然遂詣浙學堂與介石談又訪季鷹舊宅又至署心鋤尚未至因返香園陳君同車出城至正陽樓小酌跌盞偕陳上汽車赴豐臺時日光下微雨即止車中坐久之始發軔俄頃已到下車踪尋雲舫許同心鋤已早車未合適歸矣雲舫差次稅務局局中屋宇清寂塔下種芍藥數本皆含苞欲吐清艷動人雲舫以麥飯餉余等會有美花人來與議價買得芍藥六十仔朵伎翼日輦以來落晚後附汽車歸暮見適齏客余亦與焉夜雷雨作俄止

二十三日晴風起揚塵午出城先詣江蘇館花畧召飲俄又至陶館亭馮潤田之約也飲未及半余辭席去到家數家後至江蘇飯席程未散舊晚在子修許談即歸

二十四日晴往賀薩子良娶弟婦俄至鶴莊家以電話呼家人

告以事因趨署又至工程要後訪白眉賀錫鏡落家嫁女晚歸
白詩八韻題為豐亭看芍藥

微雲淡斜陽細雨灑郊路驅車欲何之
舊言看花去此花產何許豐臺三十里其名曰芍藥芳馨播遠邇
年之春夏交士女翮
性至花開多嬌色爛然紅與紫我本愛花人買花不辭貧但求
花解語不愁花見嗔

二十五日晴昨夕穆霖生于晨觀中孟聰來談適午訪子蕃誤
因趨署俄歸夜觀小說即自子蕃許借未者名劫後英雄略
英人司各往著閩孫林君琴南所譯子蕃題詩四首時不觀于
中事幸繇悟詩旨也

韓魏公曰養兵難非古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
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
收拾強悍多賴其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

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忘山
曰魏公此論可謂至當要之我國社會中之政令多利多弊亦
多弊多利害政體者不可不知

紫冰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詔使調登符牒乃色二
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蓋一經兵荒不肖之人安相促
迫州芥其民賊掠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忘山曰
據此亦足窺調兵之為害矣養兵則誠可免是弊矣然官兵所
過其淫掠強暴乃更甚于賊是又兵与民分之後必不可免之
一弊害也要之社會在平開時代多治法可言

二十六日晴晨出城詣花農許看芍藥又至三聖庵弔林始書
家之表遇子丰落午詣義善源遂趨署俄歸晡季鷹過譚
季鷹前成古七言古詩云中秋之月清且皎西風之來雨且哀
我髮已白老將至生不遇時何為哉末句無限悲壯

余日本詠電信七絕一首二我為燕窺數字詩云休憎魚雁手
消息碧海天風吹一絲悵望美人千里隔憑君滴露寄相思二
我云詩之神味極近宋人而峭麗清妍正如時花美女使人心
醉是晚又詠脚踏車得五絕一首欲尋芳艸去盡日踏春風忽
醒鈴聲語玉孫願珍在

二十七日晴晨坐幕見馬車赴頤和園自西四牌樓出西直門
至翁春山路約十八九里之遙皆坦平如砥在馬車中看西山
峯巒起伏林原如畫出為上海所未有共余於上海獨愛其道
路居則必京師之屋以其壘塹絕于他處也始謂二者不可兼
得今則果並之美豈不悖哉

達政務處公所日猶未午時幕兄及吳頊之余與帆因共飯且
飲葡萄酒飯已暮兄將歸余至工部公所時熱甚寤坐觀小說
抵著司中掌印桂君芝圃亦至以明日值日奏事也是夜皆留宿

二十八日晴晨于梓生亦至時奏已上鐘九鳴旨下閱是日
未召見群臣並樞相亦未探知皇上微有不適也余與梓生輩
共飯飯已先歸到家已落午家人報稱弦少秋病致午後作書
致陳省三又詣稱霖聽所語子弟大鼓者亦饒韻味有考其
曰奎君松齋以此技擅名效如二簧中之有長庚也是日亦在
坐視其奏技果不凡昌梨所謂一藝之長玲堂窺奧樂之終身
不倦其是也晚在幕兄更間談

二十九日晴飯後訪葉伯舉不遇因赴昇俄味作日記夜觀書
玉露云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宜夜弭難去抵以多所為而
為之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
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詢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
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游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
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

今世俗有所謂景仰景慕等語蓋本於詩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句而不自審其誤蓋景訓明證所行之光明也今則誤以為訓仰於是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其上以失不可不辨正
閏四月一日晴晨趨署逾午至杭州館修建高擬先俄後詣工
程愛晤芝田達這果臣時芝田以化石橋屋事特與余議典價
也晡詣新吾

余嘗謂天下有四妙景楊柳中看樓臺松柏中看山梅花中看
月竹中看雪皆絕艷境界

玉露云堯不以天下自丹朱而舜人皆謂聖人吾公年我知
愛天下不知愛女子余謂堯堯以國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
朱忘山曰此語絕妙自古人君中可稱為大慈之父者多過堯
舜二人出真能善為子孫之計者也否則以傲虐之資居臣民
之上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愛子孫者豈肯出此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公所許
人愚不學何有登莫

老杜詩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寡寫君子寡而小人多君
子濤涼零落小人躄齒喧競祇此二語使人尋味不盡如方
謂之詩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拱手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
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蒲拜
而正詔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拱手亦能南北朝有樂
府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向客今安在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
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復
為今之拜起于何時王建宮祠云陰上馬時高賜酒男兒拜
跪謝君王則唐時蓋已然矣忘山曰今日之拜多論男女膝皆
著地此風又不知自何時而復也

古人飲食簞豆邊豆高不逾尺便于取食以席地而坐則然也
是日歸見問樵蓋因赴幕先之召故畢將去途遇余遂同歸畧
談旅行

二日晴晨趨署過午至義善源即帰觀劫後英雄略畢題四絕句
秋風未黍太蕭瑟日夕牛羊欲下來蠢尔何知此國懷黃金將
老不勝哀其笳聲哀怨動寒林休怪當年伏莽深後得我王真
面目流鶻繞樹亦歸心其河山碧々百年仇老去悲吟涕未收
可歎王孫空乞食中興心事付东流其漫說紅顏真薄命虎狼
到步亦生仁可憐躍馬豈知已回首淒涼百病身其

三日晴晨趨署俄即至二我許談訪改述昨成數首二我許首
肯又道及前在電話中所誦之詠留聲機及映相術二絕句余
猶未登之日記也前錄之留聲機云小院靜無人但聞留聲機
詠聲何處來天機自添倚映相術云清影可憐云依稀即是君

轉

少影年歲時化作千百身

日中歸作日記晴小眠既覺聯瑞庭過談逮暮去夜後作日記

四日陰晴微雨未趨署寐坐窗向作日記

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媵隸之所為然余終疑為文人
所假托者蓋玩其詞句有非深于文章不能作也玉露云

邵康節曰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

輩有不能其說者以為是取穆公悔過一念而錄之廬陵羅氏
曰當穆公作誓之後彭衛合狐涇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悔

過夫子美取焉况二百餘年于八百國之誅侯豈多一君之賢

一言之幾於道美獨于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

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疑之始也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諺
侯必折而入于秦故定考之末特收此篇豈不美乎且非特定

考為然也其刪詩亦始十五國風莫非中國詩也吳楚涿而入

于夷狄剽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
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于亡之勢惟秦穆有車馬禮樂其詩奮
厲猛起已有拉八抄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刪又豈手操
筆乎

宋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饑不寒
語殊有味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闕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
意嘗多东坡曰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尔余語可以心廣天
地狹對之

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曰諸侯
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州也一年州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古
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待久二語用兵者

所當知

作日記畢坐檐下看報賞雨晚聞暮見返自津因往談叩歸

五日晴赴署逾午詣細齋談繞後門歸向棧末談抵暮去

我國目前事之習仿西歐學之是猶猿猴之學人也其如人格未成何
則秘密黨人陰潛暗長于東南各行省益與某、會匪勾聯潛
運軍火入口大有蠢動之意忘山崗而歎曰是輩人大可憐彼
其志在破壞以求完整姑多論其計未必成也就令成焉亦為
東西列強自相驅除而已我破壞之以為他人完整之地享其
利其終非我族類也奈何猶不悟乎哀哉

六日晴訪子蕃不遇留詩還書赴吳浦詣崇壺稿叩歸以電話
與子蕃談子蕃又假余書是日寫信二封

西儒有言勞苦中有無限快樂余深合是理小戴禮曰莊敬日
強安肆日偷余加二語曰勤勞日樂安逸日苦

七日晴晨訪子蕃談即趨署過午往賀石樵娶婦因謁王相談
時王相似將滿仍欲請開缺以素稿祝余晴至義善源即掃榻
冊毋之來談夜觀報

八日晴為川如抹改論子蕃過談讀余日記俄去是日閱越南
游歷記終卷

華人之在越南者頗苦法人之身稅然亦華人所自取蓋凡來
其地者賢不肖相雜間有行劫及為竊賊者法政府果從豁免
刑以後來法之華民愈多多刑愈不可問矣

越南有一種之病脚腫實因食米所致蓋米中含一種微生物
須經熱度百四十方可食之等害否則必不能免得病須改食
不舂之米醫之如法一年可愈

夜觀西人小說

九日晴晨觀報又視法國司法組織及政教攷二書

法國司法制度凡平民與教士涉訟者官與主教會訊之忌

山曰是法極良我國何不仿行

法國自一千五百十五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為專制時代
當時非無司法之制度惟王家有所謂恩詔分為七等一曰赦
罪詔二曰改減等詔凡有罪者獻金于王持恩詔投司法院以
求免或減等恩詔之輕重視罪人納金之多寡為率三曰易刑
詔免重刑以就他刑四曰照准詔如平民例不得與貴族通婚
有詔者准之五曰後期詔如負債者及期不能償得詔者責主
不能追之六曰廢婚詔平民私立合同合契約如欲廢毀者須
奉詔乃可注銷七曰承產詔承產者得詔可免償先人之欠負
忘山曰觀此是專乃專制之真面目若我國則何曾有此等事
雖有時須赦罪詔然必于罪之輕者或可減等至重罪則全可
移易也是故我國專制之程度未達極點尚有祖宗之法制以

範圍之也。晡與贊堯對酌，談陶詩，陶詩純是天籟，味淡而雄，夜觀小說，早眠。

十日忽陰，忽晴，忽雨，忽止。晨坐馬車至頤和園，政務處晤徐菊人，時慕見借奎章往軍機處公所久之，始返。余遂在彼午餐，時隨慕兄往視鹿芝若病，晡與慕兄同車歸，晚後觀書。

法國有政事高等院，專為審判總統之有隱謀或私通外國圖害政府各部大臣之有營私倖利不守職分及國民之結黨謀叛以圖傾覆政府各逆案。袁山曰：司法之權竟將君民一體歸入其判斷之界內，其權可謂重矣。然非此不足以言法。

法國倡認人權大綱第一條曰：受生立世，人盡自由，厥權惟均。社會階級之本，公益忘私。山曰：厥權惟均，是為平等。然平等之中，又非無階級。此言最善。契。

第八條曰：法律即民意。袁山曰：所謂民國者，統國人而言，即君

亦在其中。

十一日晴，趨軍飯後，至工程處，寂無人，與訪新，吾誤歸作去。致函中，就友蔣慕子修在慕見許，往與談，時微陰，夜小雨，即止。

十二日晴，晨詣浙學堂，訪介石，談俄語，殊雅。暇言時事，留午餐，暇語厚，蔣慕先晡歸，觀書。

人權大綱第五條釋義云：人心之善惡，難以燭照，故法律之力，不問心跡，專及行為，且僅及行為之有害於社會者。國會申明之一端，古代誅心之政，袁山曰：昔者我國漢武之殺顏異、曹操之殺崔琰、隋煬之殺薛道衡，皆以情義悖逆四字定其罪。所謂古代誅心之政也。誅心二字，本非法律界內所應有。蓋法律必有所據，而後能定案。心最善據，故法律之力，僅以行為為界，而心跡為不問。

又有種營業皆可自由，法律不得干涉之。惟醫生、藥師、刻石、

因庸愚是以殺人故法律上有稽察致驗之權

美國憲法謂刊印自由乃守護國民自由之城壕忘山曰是非民智大開之社會不可不半開社會則謬言盲說最足誤人可
以致死

十三日晴廷署時工部已設藝學做有延余為國文教習之說
是日与石孫及藥棋談過午往視王相未見与奎章等談笑並
作象戲哺歸復与慕先及子瑜同坐馬車至六國飯店仍約奎
章至晚餐夜歸月明

十四日早晴午後陰風塵起廷署歸覽經世文及其他書

養兵而使兵但知有君不知有國此大病也是故當大亂時兵
与賊皆為民害

世謂英國之政體乃為歷史所鑄鑄而成斯言良不謬也蓋歷
史二字即代表千百年來演變之跡

法國國民憲法本國年屆二十一歲且未受有損體面之憂分
身核具公民資格所謂資格奈何曰可預選舉可應選舉曰可
充法堂之見證曰可充陪審鄉者可充文武各職

又凡已充議員者所享有最優之權利即在會議期內如被人
控告為非當場捉獲不得拘捕皆法國之制也

十五日晴晨往唁中一峯一峯余同僚時有父喪俄出城詣二

我談日中至泐學堂公錢提學使三人即吳子修湖南黃仲致北

葉伯舉南也是日鄉老葛尚書沈侍郎輩咸到皆為主人先設

醴合飲盡權俄總理引三學使登臺學生臺下左右行列鄉老

嚮臺中坐先由總理演說今日饒別之意次學生唱送行之歌

臺上奏樂歌畢由吳學使演說勉厲諸學生演畢皆下余見慕

韓復登臺演說每演說畢眾皆鼓掌哺復合講提學及鄉老強

理諸人及學生等合映一相始各散余見書又詣師蕙小誌即

陽是日熱甚

十六日晴甚早午歸是日暮也延師課時姪師為張君景川設酒款之余陪坐時風起塵飛

法國各部之外有國察院寺任數查例案剖釋例文贊助政府創擬法律以備議院核議者也凡政府行政有不合法律文意及請解忝差之處無論官民皆得赴訴國察院國察院所核斷必須遵行且作為例案以備援引其為常核斷其以國家與郡邑釋稿之案為多忘山曰據譯其稱國察院累似我部察院其實部察院雖有糾劾之權而無核斷之權不可相提並論

十七日晴甚署暇至義善源晤林耘因詣仁錢館弔少秋喪蒸此厚養皆在焉是日金浙園相在湘廣館演劇余亦赴焉夜半歸十八日晴至金浙館訪介石又詣二我譚萍午赴吳曉至署中新設之藝學館舊充則例館改為學舍凡講堂講堂屋咸備時已

延余為國文教習尚有算學及法律二門算學教習胡君林蕃法律教習朱君石高是日皆見商酌課程館中提調為松君雲青潘君經世教務長為于君梓生庶務長為瑞君際唐監學為容君伯涵陳君宇薌尚有書記二人皆已派定擬二十四日行開學禮

十九日晴坐高中編國文講義補出城赴同聖堂蒿子山約飲子山余同僚新簡浙江金華府知府在坐多金華同鄉亦有杭人晚至醉瓊林犇力腴仍飲坐有于衡

力腴頗持積錢主義以種、捐輸及賑輸施等事為不然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余告以將盡教育義務力腴曰教習初登臺猶處女也君其將為安女乎余大笑

外國民間凡為箇人所有之產業契據多收存官銀行中以官

銀行之在國中為最穩固之地以視我國之戶部銀行其信用之厚信相霄壤

吾讀郁離子而有感

郁離子明對

其論葦屋之言曰吾聞屋壞

而棟不撓者可算今其棟與果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

已不如此仍之則甕桶之未解其有所附以待能其為振而

摧之將歸咎其棟可當也况葦屋必朽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

不問其所產非空中而液身者多所不用今醫國之木竭矣現

矩年恒工矣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為之何其可算耶

又云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

舟未至于是舟泊于游舟以千教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後送

舟至問之曰舟美多也惡乎擇送舟曰甚易也但視船篷折槽

破帆舟即官舟也從而得之忘山曰我國凡事凡物一屬于官

即不堪問孰知當元末明初劉青田之時已如是耶嗟之

二十日晴趨署逾午歸問槎在余家縱譚又為余斟勺國文諸

義指摘其謬病之空余頗心折俄問槎去余因亟而改良

二十一日晴終日不出編講義宗旨以文有二體日記載曰論

說而學文者必先習記載後習論說方不紊次第晚脫稿名曰

國文淺義其文太長不錄于是

二十二日晴甚甚是日易葛衣薄午出城至板橋馬氏文通

此方為丹徒馬板林建中著蓋即仿外國文法書葛郎瑪體例

演講本國文法古所無也余擬以此方課署中諸學員俄趨署

又至藝學館修經世要卯晡歸再商推講義字斟句酌求多

憾而後已夜秉燭命僕寫之眠稍遲

二十三日晴趨署以講義祝教務長于天梓生梓生首肯因付

印蓋用東人印機用手庸錫刻且非排字先以舊油紙鉛筆書

之下襯淨紙手持機軸石其質涂墨而圖結壓之墨皆隨鉛筆

痕下漏既揭則紙上字跡朗然此是書可以印千百紙所謂
用力少成功多也晡陽暮色已返自頤和園至余寓中因與
談俄後欲改所為講義卒止以心思銳入太過則反迷失故
孔子曰再斯可矣晚視馬氏文通

馬文論古文凡三變曰春秋之時文以神論語之神談繫辭之
神化左傳之神雋檀弓之神疏莊周之神逸周秦以後文運以
氣國策之氣勁史記之氣鬱漢書之氣凝而孟子則獨得浩
然之氣下出則韓愈之文較諸以上之運神運氣其愈則僅知
為文理而已故文通內所取為憑證者至韓愈氏而文忌山曰
所論雖未必盡確然頗有思致

二十四日微陰晨趨署俄長官齊集惟胡芸若未到是日藝學
館用學長官率執事人及教員學員等往至聖先師廟行三跪
九叩禮俄教員及執事人等見長官學員見教員皆三揖禮成

頃之設譴長官歛欵三教員譴畢移散余亦歸是日祿霖生子
玉樹彌月肅衣對賀母蔭晚又與慕兒談

二十五日晴晨詣陸崇張三長官謝酒席于趨署是日藝學館
初次開講余上堂演說國文淺義晡歸夜與贊堯談後增擬呈
期一講義

世俗詆人學之不足者莫不曰淺曰空蓋淺不如深空不如實
也余曰不然學之未得也者由淺入深學之已得也者由實入
空故深之前不可無淺之一級實之後不可無空之一境實不
利之論也

各種學問惟算學一科其教人最有次序余謂各種學皆不可
不仿算學之教法而為之即如教人登高樓而不視人以階梯
必何其可

二十六日黎明雨即止晴光滿庭院趨署至講義使付印向午

詣胡荅老又往燕鵲胡同王宅午飯與梅先允玉誥人射詩復
又觀小說書晡謁相累談即退復與梅先為象戲視馬氏文通
俄衣冠謁鹿荅老及松傅二長官皆未見晚歸

柳離子又有言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忘山曰名言

空同子明李夢陽著有言曰五行不望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

作土內汗汗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為
土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眩百物食之腥羶臭味穢離雜
于胃中何以養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
化蓋言土也忘山曰名言

二十七日晴晨趨署收外省解到駕衣落午至藝學館是日二
次上堂講記載體課義晡散詣新亭候晚左惠豐堂飲監學陳
宇香約

忘山曰宋人不言理外之事世以為拘而泥抑知非也所謂理

鯁

者如木之有文理也天下之理皆生于事中當因事而虛心求
其理不可虛懸一理以衡度天下事蓋天下事出無窮理出亦
無窮宋人誤認先有理後有事且持事之有橫一虛理於是
事之起也有與其虛擬之理不合者遂謂斷矣是事則大謬矣
豈特拘而泥邪天下之理未有可虛而擬者也可以虛而擬則
只理在事外非事在理外也

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見空同子

二十八日晴晨作日記落午趨署午後至藝學館上堂問昨所
講課義俟諸學員一一答余為之記分晡歸介石過談述及
燕生未方有新著明之意兄余一時不能為記容他日詳向介
石再為錄之晚後預備講義

空同子圍爐而觀銅餅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而歎曰嗟
至寶不耀至聲不聞天之道我忘山曰斯言與西儒所語何啻

深響愈小志同

陽已回則寒愈劇人將亨則困益甚至禍效萌而氣焰愈熾忘
山曰名言

又云文不必太約太約傷肉不可太該太該傷骨

又云多言畔道故曰訥曰慎曰謹曰寡曰默曰時凡與人談簡
言少失矣忘山曰言為大簡則人將不用腦里其智淺益淺
短是故不言可也不思不可也思而不學尤不可也學而後思
之滿而後言則言能多矣實矣彼曰慎訥謹默者正慮夫不思
而言也

二十九日陰晨作日記落午趁暑映上堂讀荀子勸學篇晡歸
途詣子蕃繼譚晚到家

三十日晴晨趁暑擬咨行稿午後回昨所講課義晡歸後作日
記晚詣慕兌談

空同子云書之言多西土之音如呼我為台本奴來切至今西
人猶然而刊者為怪又如西人語都是為純而純其藝黍稷謂
都是藝黍稷也今刊者為全又西人著刀幹此事則呼為所而
所其字逸王敬作所刊者以為居處

又云理欲本同行而異情此道不明于天下於是這裏者涕聲
利務外者黷貨色又云有恃必壞恃勇其貌必凶恃才其凌
凌必傷恃壯者縱之必天恃勢者驕之必戕又云自高者卑者
卑則危自大者衆者衆則孤又云麴蘖為酒酒成而麴蘖棄讀
少求義義精而文字捐忘山曰語皆是

五月一日晴是日夏至晨趁暑飯後上堂為諸生講馬氏文通
晡歸閩川妹患熱未退作日記晚坐院中納涼連日酷熱久不
雨夜芝樵過談

二日晴晨訪二我談薄午趁暑飯後藝學飯上堂監視諸生撰

課補歸作日記晚閱世生卷評定甲乙余題為奪馬訂交及破
獲故見二事蓋先課誨生作記載體文也分甲乙丙丁戊五班
也列甲班者四人曰永紹亨輝寬仲悅鏡涵崇季銘
三日晴閱卷落午在幕見許醜容風而雷雨作俄即晴赴云坐
有劉聚仰沈譜琴施伯葵李林耘及介臣石稷堂經才奕夫洪
人宴罷皆散林耘至余房中小坐天又作雲風起稍涼俄而雨
逮夜不絕

空同子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實也李廣口咄之不能吐
而亡之曰年後不後哀焉以實也黃憲郭林宗多功業事實文
辭表見于世而天下以之者以是也忘山曰千古多功多言且
無實跡而能名聞于後世如黃郭之流者蓋亦不多見也
或論岳武穆之退兵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退為空同子
曰惡何言也不受命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惟召之使還

也亡之還是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將而叛也夫誰其
與之忘山曰論頗公允

又云天生才必用孔孟弗遇為第世師不遇之用何邪子陵淵
明世道之矣然聞其風者必起塵外想不遇之用邪

又云春王正月係王正月之上明子月非寅月初年宜義而
儒先每以大一統言之近鑿

四日晴雲翳不盡日光忽隱忽見趨署按知是日學館放假即
歸逾午擬覓來俄班侯亦至為川林瘡疾殊患長甚不退前延
庸醫為藥所誤

五日陰晨班侯來視川妹候日中在幕見許午食坐有李旭庵
余甥也蓋余長姊靜儀許字李氏未嫁而卒姊夫柱臣仍以子
婿禮謁先人並館余家時已續配永清劉氏其後柱臣亦病歿
有遺腹子即旭庵也旭庵此時已二十餘素隨母居永清今來

都欲擇良好學堂入肄業焉是日未賀節因留午餐味又未余
為中坐並進謁母親及瀾妹等俄去晡余出賀節即往晚亦
六日早雨即止晴陰不定趨署改藝學館上堂為泐生講毛遂
自薦請畢下堂急回司中坐雨云不能行晡雨小止往喜鵲
胡同奎章輩方為骨牌戲是晚飲于六國飯店沈謗琴約生有
經士及章仲和龐某臣夜掃從騎一僕墜馬傷面

七日雨午後止晡午趨署上講堂問課畢發給泐生課卷即歸
班侯又來懇談至暮乃去晚亦祭觀書

海沂子曰人之生也直心直則身直可立地參天不直則橫心
橫則身橫橫行者禽獸也可畏哉忘山曰人禽之界一直一橫
而已人之身也即心之所造豈不可畏

海沂子曰開闢後五大聖燧皇鑽火女媧補天伏羲畫卦神農
教稼而嘗藥黃帝制度以利用堯舜特潤色耳忘山曰補天乃

道家之寓言非真有是事天本無物何用補邪故開闢後可稱
四大聖

陳龍川子曰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聖也朱紫陽曰攬金銀
銅鐵為一器可乎龍川子曰天地不宜空虛數千年無聖海沂
子曰龍川主心紫陽主德德由心造也純駁或判焉謂非聖則
不可忘山曰聖者通明之謂以天才勝賢者純粹之謂以學力
勝故有賢而不聖者亦有聖而不賢者若堯舜禹湯周公孔子
所謂聖而賢者也若孔門顏曾以下泐弟子所謂賢而不聖者
也至於漢高祖唐太宗聖則聖矣其於賢則猶有漸色何也皆
天才優而學力稍遜者也惟宋太祖一生學失德不當以不賢論
八日晴雜頭蒞午往唁文初文初即趨署是日上堂講文法
晡至松雲庵王相國約飲奎章昆弟陪坐俄歸晚在庭院納涼
海沂子曰無知而良知良知而為性感而為情行而為能運

而為才立而為志由而為思擬而為慮愷而為意萌而為念誌
而為後悟而為覺妙用而神忘山曰教語績心象極精惟擬而
為慮愷而為意二語尚未穩愜

又云古斥鄉愿今懼鄉浮言廢行浮行廢事浮事廢政浮政
廢國鎮浮何階曰惟愛惟真忘山曰凡物虛則輕常浮于水面
實則重重則沈多患其浮矣

九日晴黎明進內繞地安門行未至西苑門則乘輿將出已清
道急鞭而馳比至六項公所禁率肅立鏡吹已動詢之知為連
日河雨駕至大高殿拈香答詢天佑也自庚子後後駕出皆乘
車軍樂稽之吾國舊社會故事實為失體蓋天子之行也以嚴
靜而尊乃為是薰誼之聲以漢為非制也是日見長官白監收
駕衣事訖在公所遇劉健侯談俄歸小眠席午趨署是日上堂
攷課題為毛遂論及孟母不欺幼子事晡歸閱卷並為攷劑至

夜已畢

十日晴暑班候來席午趨署治清淮銷案晡詣李旭庵又至會
芳園龔仁舫約也小坐即歸評定昨閱卷名次分甲乙丙丁四
班列甲班五人揮寬仲增達臣悅鏡涵榮李銘永紹亨

十一日早陰趨署逾午上堂講課藝授給所閱卷晡詣新吾晚
歸雨是日在巽觀海沂子終卷海沂子明王文福世廉撰也

王氏曰國風風雨淒淒風雨蕭蕭風雨如晦氣象愁慘典義之
思賢之意正合乃宋儒概斥為淫詩寃哉又云孔子刪詩存秦
風年衣之章可以知其決霸黃鳥之章可以知祚之不長大學
中庸二篇載小戴記中宋仁宗取賜呂臻王堯臣及第程朱傳
之頌諸學宮

古禮制服母齊衰父斬衰王氏以為父母俱服斬衰自明洪武
禮制始待攷

十二日陰向午晴班侯未休改星墀步日中趨署上堂晡詣林
松徒晚至喜鵲胡同途中雲作風起雷鳴比至王許而至瀾溜
以注晚飲于華東施伯葵章仲和約湛卿伯皋同棹修在坐
十三日晴往信莊幹卿幹卿丁于觀音院午趨署途訪葉伯
皋即至署上堂問文法晡歸觀相鮮迨世史此步日本北德林
泰補編輯我國人劉世珩所校譯也余於朝鮮事蹟素茫然今
始明瞭

朝鮮當我國殷亡周興之日箕子遜虜來王歷九百年至箕準
為燕人術滿所逐而衛氏王於國八十餘年為漢武帝所滅遂
為四郡曰樂浪曰玄菟曰臨屯曰真蕃後又隸二府曰平抄曰
東抄當是時北方扶餘種族漸南進建國號高句麗南方有馬
韓辰韓弁韓統三國號新羅高句麗之一族亦南畧地號
百濟其他樂浪帶方馬韓任那等郡國並滅僅餘高句麗新

羅百濟之間割據陵輾相爭數百年而高句麗亦為唐所
滅新羅統一其地保有二百年至其季世國政大荒甄萱弓
裔之徒接踵而起弓裔部下有五建者終代新羅開國是曰高
麗世：相繼凡五百年至明末元初李成桂起握兵柄為群下
所推戴遂代王氏有其國復古國號曰朝鮮為今王之始祖
朝鮮世系首太祖成桂開創基業七年傳位于世子芳果是為
定宗二年禪于弟芳遠是為太宗太宗英邁獎勵文教十八年
禪于世子禎是為世宗世宗賢明勵精國治在位三十二年薨
世子珣立是為文宗文宗二年而薨子弘璋立是為端宗時宗
室強盛世祖孫竟以梓父奪位先逆備至大類明永樂時代亦
相先後而其治蹟則頗有可觀纂修經國大典不見其成而薨
子睿宗暎立一年薨成宗瑬立王后尹氏垂簾七年還之成宗
時經國大典告成朝鮮制度文物於是大全王且極力興學人

才輩出成宗薨燕山君立有戊午甲子二變殺戮知名之士
衆俄被廢中宗憚立寬殺賢相趙光祖是為己卯之禍而金安
老尹元衡相繼擅威福於時仁宗皓明宗嶺相繼為王朝廷樹
黨相攻殺戮之慘益酷自己己至丁未名賢之死者百餘人國
人痛懷明宗在位二十二年薨宣祖胎即位宣祖稍雪士林之
冤而壬辰亂作日本豐臣秀吉假道伐朝鮮不從遂攻兵連
禍結直至秀吉病死其亂始息而國內已糜爛矣宣祖在位四
十一年薨光海君瑋立而我大清起於滿洲勢日強大明人素
徵兵與共伐滿洲俄明人效朝鮮遂降于清未幾光海被廢仁
祖徐即位又與滿洲購兵卒受大困終臣服納質馬及清代明
有天下遣使往賀松花江所質世子溟歸仁祖在位二十七年薨
溟立是為孝宗孝宗深奮為我朝屈辱志雪國恥密圖報復修
兵備在位十年未及舉事而薨顯宗樹立是時明室全亡而朝

鮮嚮明背清之志移不易也自是歷肅宗煬英宗昉正宗祿三
代猶知思慕前朝外雅陽在正朔內陰用崇禎年號其輸忠于
明如此者時朝鮮黨派最盛自宣祖以來已分東人西人互相
敵排自後東人中更分為南人北人及壬辰亂後國家多故北
人中後分為大北小北而大北中又分為中北肉北骨北小北
中亦二黨為清小北濁小北其初事權皆在東人北人掌中及
西人翊仁祖有慶立功始得志分其黨為清西功西老西少西
此外又有所謂老論少論大抵不外處士橫議如明末之東林
宗臣貴戚皆畏憚之後寢以恩怨為是非攻擊擠陷至多已時
困之互掌國政迭勝迭效或樹旗幟相與犄角直至大院君毀
考院逐儒生不用黨人其憲始息正宗改薨純祖珖立英宗妃
金氏垂簾未幾歸政而外戚及王族由此皆橫純祖在位三十
四年薨憲宗奐立即位十五年薨子迎立金溪君曠子昇是

為哲宗立金汶根女為妃汶根柄國悉用己族金氏一門權傾
內外哲宗在位十四年薨年嗣決大臣議立興宣君是應之子
熙即今王是也而是應即為朝鮮釀禍波及东亚全局之大院
君其事已為人所共知不贅述矣

是夕在蒸兒伴晚食間槎在坐夜雨

十四日晴芝樵約飲福興居往赴焉主人未至乃索食畢即趨
巽昧上堂演說學校規則晡出城觀劇晚歸遇雨

十五日晴趨署是日不上堂以明日將放假散學也且以法
學一堂是日考驗程度之高下遂免國文晡歸後觀朝鮮史晚
在庭納涼月上清風徐來夜大雨如注

十六日黎明雨止晨趨署是日散學長官後至率決人持于
先師前禮成共飯晡歸檢書難頭瓶書晚雷微雨即止

當元盛時高麗為其藩屬及元主北走明興其朝有二堂李仁

任池大淵等主從元鄭道傳朴尚衷主事明兩議紛然既而卒
決從明之議時當太祖成桂未得國以前也

朝鮮太宗命李稷朴錫命鑄銅製活字數十萬印行書籍世傳
銅製活字舫自朝鮮蓋不謬也

又有所謂號牌倣元制政府給之人民每出入佩持所以明戶
口之法始于高麗恭讓王至太宗復興之

朝鮮又有所謂誘文形體倣篆書原于蒙古八思巴文於世宗
二十八年設局有鄭麟趾申株舟成三尚等制作字母二十有

八字分初中終三聲合之成字自中宗至正宗漸減僅二十七
字洎今為二十五字以通用焉

十七日陰往頤和園至政務處公所欲為慕見語事見陳蓉曙
按知先已赴天津遂留午餐以歸途中風雨大作衣服盡濕雨
暈算不絕夜作書

今之條陳時政者吾有以擬之擬之而歌于人之門其為可
憐莫以加矣

今之詆為惡者曰真做得去夫惡人之為惡也則惟患其做得
出而善人之為善也則又惟患其做不出矣做得去三字即才
也才足以濟惡亦足以補善

十八日晴唐長官學使覆命回工部任趙署謁見蔣午歸檢書
終日

十九日終日不出門作日記是日與夫偕
戴郎營過德

朝鮮世宗恤刑獄嘗欲改律文曰前法主殺奴婢不問曲直必
抑奴右主奴固微贱亦天民濫殺多辜豈理也哉

我國從前日日本人為倭奴故明時倭患最大殊不知倭是日
本一種邊寇役不修志于本國遂援及鄰邦朝鮮及我國皆受
其患切於日本國家年涉也

朝鮮世宗有海東堯舜之名

朝鮮李滉字景浩號退溪慶尚道真城人深究性理躬行實踐
朝鮮五百載推為儒宗蓋程朱之學高視末造已行故鄭夢周
以道學氣節名世至朝鮮益盛其尤著者為金宏弼暎鄭汝昌
一趙光祖庵靜李彦迪晦李珥栗谷成渾淵等而滉其巨擘也滉
與李珥頗為宣祖所尊任講學論治一時翕然惜不能殫述而
君選少而讀之

壬辰之亂朝鮮陸軍能連失利而金羅左水使李舜臣慶尚右
水使元均等與日本舟師戰于巨濟洋大敗之其功不可沒也
朝鮮文教當推成宗時為全盛其後英正二宗亦斐然有述作
之志如命金在魯等續撰經國大典及合原續為一書此外諸
儒纂輯諸考如小學訓義兵將圖說續五禮儀劄記錄文獻備
考等列名極繁

朝鮮俚語有所謂世道世道者掌握國柄之謂也初置世道使掌傳奏而已其後權勢最重自領相以下至于卑官散職咸聽其命每軍國大事百官章表莫不先啟世道而後奏王王復咨詢而決焉故生殺予奪惟所欲為首膺世道之任者正宗時洪國榮也

朝鮮於我國世執藩屬之神會其國大院君執政殺外國教民又累戰勝法美之兵法美皆有責言是時我國方有粵匪之亂軍中旁午不暇兼顧遂答以朝鮮非我屬國惟奉我正朔其宣戰講和之權奉委之於彼於是朝鮮始以獨立國聞于五洲而種我國之窮之禍根也

是晚閱慕兒歸自天津往與談

二十日晴晨訪二我縱談映至厚菴許小坐未幾二我亦來因同車至陶館亭別有大開看鶴賓客紛然滿堂滿室手盈膝地

悵然而去後至龍泉寺憩禪房中二人共話俄日沈西共至廣和居丁林雅約也坐有介石穰仰訣人

二我有奇疾一崗俗人言語耳便聾歷十餘小時乃平後如故厚庵偶以小事與人齟齬氣憤上不可抑止余謂之曰母然也人為多量非養身之術

二我授余以養馬之法曰刷臥飲喂憐五字訣又曰料力水精神又相馬之法馬之行也有四種曰走曰顛曰踉曰踈規馬之歲於齒觀之凡馬齒有六初生長短不齊者曰編牙齒齊而中並凹者曰六歲中二齒者凹平者七歲六齒並平者八歲馬之飲食良否於其糞及毛澤現之凡糞出園小緊縮及身毛細整光潤者是多食料者也反是則雖肥壯而多筋力是多食料也

二十一日晴書聯終日不出作日記晡雨即止晚在檐納涼

五律一章題為雨過

雨過涼氣發高槐密，陰蟬聲吟不斷山。色晚來深寐坐抱幽
趣飄然橫素襟石窗一明月相對兩安心

二十二日晴赴畢適午至潤源學潤及義善源小坐與林耘謀
俄入城至工程安即歸作致南中執友書晚庭院納涼

湖南水災彫重好善之士又紛，勸賑願出實合文明程度西
人優為之往，大富之人身後遺產不予子孫而樂存於公家
以助種之善事斯誠達人也

二十三日晴赴畢晚後至義善源與林耘偉侯談晡又持家數
家至厥持小坐遂入城訪朗臺談真歸

友朋多年不見者忽從遠道來相會使我心甚如獲至寶若久
居一地常得晤談反多生趣何以故人生會合無常往往一別
之後有隔數年頓生人天之感者有逾數十年不面音問尚得

連襪握談者其得重見不異已死而復生也然試思既合而再
別之後相見又邈年期日則當此小聚之極短時刻豈能不嘆
視之嗟，稍縱即逝歲月如流使人起生窮之感喟也

余之日記可謂能耐久當丁酉入都秋試時與杏孫同寓伏魔
寺對面而居彼時朗臺螺於青菜泮人常過談談余日記及今
已十年而余記之未輟也杏孫青菜已不知所往世更翻覆所
居所遇令人蒼茫四顧為之神癡

二十四日晴子瑜自學堂歸往與談索得影片歸休去復天津
卓厚高及徐汝霖去適午親去入內談即出寫扁晚納涼

漢書初靈傳有知唐桑艾四字譯音也義謂所見奇異曾見於
吾壁上懸橫幅為馮君志沂所書漢隸即此四字是日為寬仲書
於扁

俗傳園扁自古有之摺扇創於高祖不知確否

西國男子雖感暑不張蓋不揮扇惟女子得用之以示男体健于女也
二十五日晴晨訪班侯即趨署飯後歸觀報擬冊未誤久之去後觀報
俄法憲法已頒布報紙自歐西文明社會觀之其中自多不完
能存專制政界內不得謂非進步據某日報言俄皇忠告我政

察政治大臣曰反對立憲為最危險之事不談此語確否

二十六日小雨趨署與友人談俄歸是日車中觀蘇丹子終卷

田光為燕太子謀曰竊觀太子家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宗彘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
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妄忘山曰一勇而有血勇脈勇
骨勇與神勇之別詞義甚新

荆軻刺秦王時有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制手而絕八尺
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遂得脫
既歸作致友人士輩僕慕哥來同詣稼霖聽音樂

二十七日微晴晨往謁雨郎未見因送子修行與細馬談俄訪
問槎又往視王相與奎章譚晡後詣新吾即歸觀書

胡子知言一書宋胡宏撰宏字仁仲幼事楊龜山先生居師傳
其父安國之學優游衡山下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南
軒先生師事之紹興間秦檜擅國先生上書劾言詞氣慷慨檜
死被召亮以疾辭卒于家

知言有云靜觀美物之理動處美物之變語精

又云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愛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
油煙乎物各當其分而多為者君子也又云強暴威仁義而服
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終者也

又云有道德結於民心而多法制者為多用無用者止淵虞有
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多禮多禮者滅暴秦忘山曰此
注者指多制界內之法制而言

二十八日微雨過午止陰晴不定晨觀日本憲法及東華錄通
詣浙學堂訪介石誤因詣季鷹使相馬遂留縱譚

季鷹曰昔仲尼謂門弟子曰居剡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剡何
以哉公平日抱負不凡矣處今之時局一旦身為首相舉國相

從剡將何先答之曰吾將選于天下而得通政得失久游各國者五
十人以重金延聘集于幕下開聚議所明定評議規則使百人

者昕夕討論于其中題曰國曰腦為平治中國之思想條理其

生之地吾惟國腦之言是聽惟司決行而已吾所先外是我

何日有此事邪子休矣復行言

余與二我高談雄辯抵暮將去二我出為余命駕則余之僕夫
及二我之御者二人亦並坐昵語甚酣歸而告余余笑曰雨小

季猜二老暢譚二我大笑

二十九日晴又有牽馬來售者以昨馬有足疾却之步別一馬
亦不佳仍揮之去終日不出觀去晡經才過談即去晚袖源馳蟬吟

六月一日晴甚甚趨署午飯後至義善源小坐俄涂過廠轉
歸浴身為芷香去廟晚至慕兒許納源大雨如注

二日晴金錫侯來談益者屋即去趨署相客往視厚菴病歸而
遇雨車中觀去

胡子知言曰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盈忘山曰語有味
又云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忘山曰人有學

故其得不窮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君子豈不欲富貴哉顧得之不易曰

有命能安命然後為君子目所可觀禽獸皆能示視耳所可聞
禽獸皆能聽視形體若聲而能錯綜變化于心生無窮之智

慧長年窮之能力者惟人能之

胡子曰修為者必有棄能及能有所取必有棄性及能有所成名言
持出世學者多以抱一守真為道持入世學者多以倫常日用
為道豈知道無不包得道者小之可以持身可以受世可以馭
宏大之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超九天窮九淵不離乎是即一
藝之精一術之微能造其極者皆暗合道妙要之不外乎能操
能從能剛能柔能實能虛明其自性因物付物多往而不如其志
是之謂化道言與道化合也

三月晴日中微雨即止雷機尚厚蒼病袁項城之次公子將游西山到
都時在慕兄許金桂相見子瑜亦在坐俄其飯飯罷聽子瑜撫琴
俗樂悅耳不悅心古樂悅心不悅耳我國今日士夫皆不知國樂所
日聽者皆俗樂也家有彈琴奏古曲者皆沈之欲睡嗟
歸作政親友書觀少散葉晚納涼子瑜來坐庭院中聽沈瞽者

歌夜半大雨傾注而下天以不絕

四日停午雨小止能移未姓終日觀方作日記

胡子云行謹則能堅其志言謹則能崇其德又云以反求諸己
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又云執斧斤者聽於施繩墨者聽
後大廈成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聽後大業定

胡子云湯武以仁義治天下漢唐亦是以仁義治天下惟井法
不立法侯不建天下蕩之無綱紀法所以不如殷周也忘山曰
治天下之法必因天下之勢井法之不可復法侯之不可建勢
也豈能強其所不能哉欲扶井法封建之制惟當周室幽厲之
時有王者興伐暴誅亂以代周室法侯歸之天下庶幾可以復
固不幸東遷之後天下無主法侯互相競爭齊桓晉文相繼開
霸稱而大吞小強凌弱數百年來一衰而為七雄再衰而為呂
秦推是先王良法美意蕩盡無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法制

壞之既久而欲以旦夕修復之亦豈易哉能獨法之壞也人之
心亦与之俱壞矣法壞猶可以人心修補之人心壞豈良法所
能挽回之哉幸也漢唐不用井田封建也用之是導天下之爭
蓋天天下之亂將不可復平治之矣漢景七國之禍新莽王田
之擾豈非叛釐乎或曰井田封建不復於是盜賊內擾胡馬直
入庸涇治乎曰斯言豈不怪哉為之我國數千年無人而已有
人則井田封建雖不可復必有代井田封建之良法可以漸之
祖後而成極鞏固之社會使外患不侵內亂不作也今豈其時
乎惜哉猶多人之興起也即有人焉亦非百年不為功何也法
制移後教育為先改天下之政洽法度易救天下之人心風俗難
五日晴往祝陸鳳老侯因趁署刻已成澤國司堂上水潦汎溢
無置足處俄歸書屏及聯作日記

胡子云事之誤非過也心之感乃過也忘山曰事之誤皆由心
之感心之於事猶形之於影也

又云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知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名言
又云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治必交焉而文生矣物盈於天
地之間仁者多不愛也故以斯文為己任理美物而与天地泰
矣忘山曰文之一字可貴安在此須知聖人之所謂斯文蓋涵
于天地美物而言誤以為文藝之文則謬甚矣

王通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忘山曰語是
忘山曰用人之道曰信曰疑顧其信之也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疑之

也亦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反是則其信其疑皆是以憤事而有餘

胡子又有粹語三惜不能完全余為改之曰天下莫大於心患

不能推之爾莫久于性患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不能信之

爾不能推故遠近廣狹原作人物不能均原作一也不能順故措

注言動原作死生不能當原作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胡子又曰凡人物激則怒怒而不能消感物而欲欲而不能止

忘山曰聖人非無怒也一怒即消非無欲也一欲即止

忘山曰怒也者無形之氣也發而不止能摧傷萬物如風災欲

其貪欲無形之水也發而不止能淹沒萬物如雨災樹靜而

風不止苗欲樹靜而

秀而雨不息

社會上所以多風潮者風即氣也由眾人之氣不平所致夫欲

平眾人之氣必先平己之氣己之氣平眾人之氣亦與以俱平

矣今之有志務事者其知之

胡子又云智不相近雖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名言

六日晴介石過談即去將至喜鵲胡同謁王相余因先往待之

俄介石亦至余獨入見王相適感微疾故未能與介石談政旋

車過署小坐即歸作日記

胡子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

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聖人之分也語是

忘山曰理與義二者之分界理是自然義是當行

胡子云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好毀人者其心必不良

唐文宗曰宰相薦人當不問疏戚若執故果才過嫌而棄之亦

不為公忘山曰斯言極是凡遇嫌而棄才者其私過于袒庇執

故之人何也袒庇執故者為知愛人遇嫌棄才者惟知有己避

己之嫌屈人之才其罪重大

胡仁仲云陸賈對漢高帝之言及古今治亂一大關鍵惜乎帝

之不能用也又云使帝用其言必不繫秦故尊君抑臣必復井

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于顏道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

之法使坐制于母后忘山曰子君抑臣為止秦之餘昭先儒莫

不非之美井田雖不必復而三十稅一之近顏道雖厚于民之

小已實害于社會之公益以故教民養民衛民諸要政皆莫之

舉由是觀之擔荷重稅為盡國民之義務古先王之制本自如此故其稅十一不得再有所損矣後世法制蕩壞常懼擾民不得不輕及今欲復之宜組織地方自治法使果能完備斯重稅可行不必待用井田之制也立嫡與賢者兩賢之中擇其嫡長嫡長不賢斯舍嫡而取賢漢高登立文帝呂氏能為禍哉胡子之說遠矣

胡子假漢高聽賈言徵魯兩生兩生之對皆陳大義上曰願聞其目對曰歷世聖帝明王應天受命之大德小臣何敢多席而議願陛下與天下共之上曰善於是詔天下搜揚岩穴之士忘山曰余前答二我之間也不期與之潛合活天下之禍固自如此商鞅更秦而強之卒以亡之王安石更宋欲富之反以斃之皆多席而議之過也是日嚴伯玉過談夜醺奎松寫絃歌韻調高古非時輩所能及七日半陰晴終日不出作日記晚有摩馬來視者夜至子瑜許談

八日晴趨署午飯暇詣新吾詒又往視文初未見歸暮見亦未余高中坐俄隨往觀其新買花艸生香盡然晚觀少夜納涼知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所謂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忘山曰西儒所謂善捕機會即是此意

胡子又曰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英國孰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英國孰使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猶虎狼貪安得逞其欲而肆其志乎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忘山曰三代而下古治法先儒類能言之不待今日始有發明者

九日晴趨署午詣王相昨日王相以電機傳語見召談俄暮見亦未留共午飯飯已暮先假寐余卧而觀書哺詣視孫談

忘山曰今日當軸決公之有權者無實心任天下事則已其果有實心也吾始以兩言一曰實行一曰改良蓋非實行不知辦事之難又非時之改良不能獲進步之益也

晡訪章一山談辦事之學理甚合即歸晚納涼十日晴戴朗臺過談苗午飯

朗臺云德國膠州總督之駐我山東也瀟海居民爭欲食其肉蓋其種之橫虐肆所欲為地方官亦無如之何有某孫知孫某公明幹有才一日因鐵路事頗與之爭蓋鐵路相聯繫之巨釘失去遂誣道旁貧民之竊之也以告孫官使擒治某公疑馬面見孫督曰是物去寧取之匪易公等試為之吾往觀焉孫督廼命司執人使從事焉俄見輦極鉅且重之機悉未竭數十人力運持之釘搖下某公笑曰民家安能藏是鉅物且以閭晝夜有警兵即執以來取之若是之難啟多人覺察邪孫督不能答公

因厲聲曰評我良民者為誰孫督曰警兵某言之也公曰此人亦我國民盡昇我繫之去法以罪孫督不可公亦不與爭乃輕車入省垣告大吏行文索其人夫吏某怯事不允公曰該由藩庫輸我白銀數千吾欲籍之夫吏許焉公乃以是巨費費電文數千字由膠墨百姓出名告膠州總督不法事于德政府德人聞之亦使來驗問屬實未幾台孫督掃以他人代之人皆服公智累朗臺云各省開辦銅圓局多不一之折閱且種之不如法獨有高松如者保寧人在武昌為香師所信重使籍湖北銅圓局大著明效獲利甚厚訊其所以能則以漸受委時與香師約法三章一不許上游薦人一事權歸一他人不得干涉一銅圓鑄成不禁出口

晡朗臺去余出街浴身時微陰不雨即歸晚納涼十一日晴詣浙學堂訪介石談俄詣二我使相馬又擬談

西儒云哲學為各種學問之政府天下萬事萬物種之學術種
種原理皆受其統轄被其吸力所引去

二我云哲學如黃金湯之者有操縱萬物之權

二我云哲學於萬種學問皆有密切之關係明哲學則萬種學
之原理皆通宜其為治學之政府也

戴記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凡
八級忘山曰凡人之力可以求決在我者則家為止家以上
惟仲尼程有莫我知之數是故今俗語贊美人之所長者皆曰
劉家劉家

補往視厚菴病因訪林雅論治事必先平氣林雅雖云昔在文
襄自云一生辦事得力在氣此何說也答之曰人一日無氣則
死豈可多也要平而已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
也當運用之于無形以佐大業成大功多不能平焉而輕扇動

之則著形而變而狂風斯不能而利反為害矣暮歸

十二日晴相馬趁罽過午至義善源晤芷香晡歸途吊張冶老
之側夫人因訪子蕃談

子蕃曰唐人之詩可謂上矣余笑曰詩至劣亦要似唐

十三日晴往賀沈蘭秋師因至太昇堂是日遜集同僚到者四
十餘人晚归睡奎松高徑歌松高善談因與之談

松齋云前聞都中有所謂慈佛寺者以佛像為端而捫之矣手
於是群五蟻聚焚香禱祈頗著靈效如是者年餘忽有人來言

我輩昔在佛像後粥飯火氣蒸之故慈眾始悟佛心不靈
又某地有石佛寺其初在曠野孤聳一石一日暴雨俄晴遍地

皆水而石獨不濡濡人以為神遂鳩工庇材治廟宇男女禱祈
趨之如鶩彭著靈效如是者數年自後有人來言是日我持盞

踞石而坐雨止即去石均不濕眾始悟石亦自是不靈二說皆

可破人之迷信

十四日晴晨起觀書

薛子道論明薛文清瑄著其言多名理

薛子云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德誇人

薛子云變化氣質之道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忘山曰維至人能重能輕能緩能急能躁能靜能暴能和能粗能細學其但可救其偏而已若得此失彼又非至當者也

又云渾厚中須有分辯者在乃可

通午夏肯過談俄丁問榘來留晚飯夜至慕見評談

十五日晴訪班侯適雜髮數語而去俄詣泮學堂訪介石又詣二我談遂趨巽午後詣新吾不遇新吾夫人病熱延醫治之蓋宿疾也晡歸順道訪文初談即歸

別元城力行不妄語三字至于七年而後成薛文清治一怒字

二十年尚未消磨淨盡力行之難如此

薛子云色斯舉美翔而後集夫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休也忘山曰易察翁云知幾其神乎

薛子有數語皆合乎治事之學理一曰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矣然則近于譎一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一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屬厲聲色与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一曰須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惟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怒易喜者亦然坊到七八分即已如弦弓能過滿則折

十六日晴晨訪子封談泮學事俄視介石于學堂又尋訪二教習一孔步辛一許九晚並晤金錫侯林姪日中因註邀至廣和居小飲復約李鷹子封俄先後至時細齋已先在亦邀入席共

談學堂中內容大致略然酒罷各散余獨隨季鷹子封至工藝場若談其地髣髴上海之味花園有高林曠野頗饒逸趣是日星期晡繞道正陽門而歸

十七日晴賀嫂氏生日趨巽岐詣東城謁王相談及浙學堂將有衝突王相曰可該幹臣班侯等出作調人晡歸將至家遇新吾因邀至高中坐話良久去是晚秉燭寫定規則為十九日游浙學生會議之預首夜寐

十八日晴訪班侯舊午偕往祝幹且亦誌浙學堂事日中往同廣和居後約介石來共議明日商辦條件酒罷各散余偕班侯往祝厚菴病晡又訪二我談既歸觀書

薛子又有粹語云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合薛子又云一法之立也須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忘山曰是說極合而有疑之者曰法律以隨時改良方有

進步當修改之時豈非有違于堅信二字之義荅之曰法律未定時不妨日新月異以求完善既定之後則非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不可也或曰然則法律一定倘行之久而有未善遂不可改乎曰可也必有期限或一年或三年為改法之時當所改之法未宣布以前其行舊法堅且信如故也及夫既宣布之後其行新法又當堅且信如故也夫何疑焉

薛子又云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忘山曰天下之事亦有速則為遲則失兩說皆當參觀互用不可偏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九日晴是日立秋晨詣浙學堂商訂議事規則布置鄉老議費辦事人坐位午後回鄉謁公陸續齊集晡入議事廳以次坐定本堂監督提議要件議員以趙次起立建議駁議提議凡二一學堂中議解一屋產在順治門大街已付空銀二百今因經費支絀應請應輟議一學堂經費特印結費為大宗而捐納

將停印結不足恃以復應如何籌款之法請議嗣經同人互相
論議卒決定屋事後商而籌款之法分三種一由同鄉外官分
任一由本省各府分籌一加增學費議結而散晚余及班侯同
至醉瓊林王奎章約也汪達高亦在坐

二十日微陰飯後詣新吾不值與伯眉談俄詣工程處以電機
與尹芝田談語語器遂至喜鵲胡同謁王相落算往徐子山家
是晚子山招飲坐有新吾伯眉並子山昆季數人子山夫人余
妻妹也父為頌閣先生家有荒園生修多長林豐州瓦舍三椽
子山憩息其中見星曙以道員官天津適歸者亦入席坐談看
膳精美

二十一日微晴詣露清宮晤龔夫談即趨署午後至工程處見
尹芝田因出城答拜決乘投刺者車中觀中

薛子有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林圍祝舵王孫賈皆未必賢以

女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人其于人小過必辯論
不置而遂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又云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己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
聖人于上下人己之間皆一敬之心忘山曰此所謂平等

又云痿惡之心固不可與能當寬心後思可去與去審度時宜
而處之斯多悔切不可閉惡遽怒先自擊撓縱使即能去惡已
心痛矣况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又云觀聖人之去
小人皆從容自在其多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与焉忘山曰
以上皆治事中切要之學理

薛子又云不觀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
鮮矣矣忘山曰所謂陰陽之化即道也人為悟道法道之自修
何事不可為

又云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修之理持之有道則

雖亢而非滿矣又云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于廢忘山曰皆是道故不悟道者必不能辦事又云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又云接物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能太狹而無以自容

又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又云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待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無敢害

又云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又云家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于易者知之忘山曰又是道

忘山曰所謂哲學者即是道故通乎道者之所不通東西人家其名曰哲學其實一而已矣

晡詣厚菴視其病勸其服藥人葉厚菴首肯晚至福興居潤田

約慕見自天肆歸亦在坐尚有景沂幼軒及祿霖昆仲

二十二日陰微雨雜髮何肯雅來先人丙子門下亦十餘年不見矣出城詣班侯幹且皆不遇詣訪介石又不遇因視厚菴病聞畧有轉機晡又訪王稷臺施伯葵二人談晚仍訪幹且相見深談忘山曰凡居眾人之上而治事者最忌善怒一怒而腦筋亂一人之腦筋亂眾人之腦筋亦与之俱亂是所治之事無不亂矣居上之人不必執法百事也其一言一動皆與治事有影嚮者故不可不慎一出言之微而多條理一動是之細而多分寸人即輕之凡居上者一為人所矜則百事不能治矣

二十三日微雨飯後衣冠登車往謁戴少懷師以自海外甫歸來也未得見往視厚菴慕見已先至同服藥葉大見以效坐久之與慕見偕往視方勉文翁與夫訣人談

凡事必經目觀又為身所試驗而始信者其智慧最淺淺天下

事物甚多豈能一一目覩而窮形自驗之君子惟以學理推定
即是以堅我之信力愚人反走

晡至浙學堂與介石談晚歸雨云

二十四日陰駕車訪奎星垣時居武王侯相因余因僚也屋宇
寬潔塔前養花艸談良久歸作日記午後大雨抵夜不休

二十五日微晴作日記終日夜雨

世傳風后握奇經太公六韜偽皆書時細觀其書亦有條理偽
撰者當是魏晉間人故雜偽亦古于也余曾觀一過六韜中粹
語尤多疑當時有所本非妄撰也如文韜云太公曰見善而怠
時止而疑知非而處之考道之所止也又云大農大工大商
國之三寶三寶安民安民乃不慮語皆古精武韜云鷲鳥將擊
卑飛欽翼猛獸將搏強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異色確是魏晉
人語龍韜屬軍第二十三所謂將有三勝冬不服裘夏不操扇

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

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皆定次

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不舉名曰止欲

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勢可誦

兵家所謂陰符者陰為符節以通將意也陰書者通陰符之所

不能盡一合而再雜三卷而一知敵詐聖賢莫測之能後

龍韜又云將不仁則三軍不執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

三軍大疑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亦可誦

二十六日晴是日皇上養壽查君訪慕兄未遇余往與談俄去

介石過方下驢在門外相揖因共至齋中商訂浙學章程飯後

介石先去晡余持章程訪幹臣不值詣班侯談復至浙學堂與

介石小談歸而微雨

二十七日晴趨署積潦不退自後牆闕要入格與同僚相見飯

凌詣新吾叩歸觀少

曩在邵二我家觀壁上西人油畫遠瞻之細入毫芒情景逼真近觀乃極粗以問二我二我笑曰天下事皆當如是觀余領之兵家有言攻擊者最善之防禦也是故能戰而後能守能進而後能退二十八日晴觀少奎章過談逾午擲冊未久之去晚觀報俄人立憲後議院與政府屢有衝突俄皇怒解散議員另奉全國大赦

二十九日晴晨往祝陸鳳老病遂趨署逾午至工程室晡往喜鵲胡同遇暮見晚同在德春堂夜飲歸已三鼓

三十日晴枕上已聞僕人來報厚菴病沒急披衣起盥漱畢因駕車往視履平出見余伏地大哭余亦多以慰之余初見厚菴叩先蓮姊嫁時余方徂角今逾二十年矣厚菴一生忠厚而壽未及花甲理邪數邪皆不可知

又往唁花農五日之內拈掃茲止亦遲至此尚何言落午詣浙學堂視介石預有明日開學事晡至畿輔先哲祠同鄉數人為消暑會俄赴佩葱約又訪幹臣談

七月一日晴浙學堂是日開學余先往與介石等談俄幹臣來慕見亦至遂相與謁聖畢登臺宣布新修訂章程並能學生唱歌歌詞涵昂足壯志概日中始散余及慕見飲廣和居飯後即詣履平待送欽日暮始成禮

二日晴赴署暇歸途訪子蕃晡到家成挽厚菴聯

以忠厚接物非至德欣痛彼蒼不佑善人憔悴受傷以沒世有

藥石如君

厚菴前服日本醫藥已漸愈血屏絕惜已晚矣幸汝子多執一藝聰明後達足承家

晡大雨速算不絕

三日晴命僕磨墨書挽聯以初八藝學館開學備請義教鈔晡

休日記觀

國是二字出劉向新序其言曰楚莊王問于孫林敖曰寡人未
得所以為國是也孫林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夏桀殷
紂不立國是而以合其取舍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
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
穗積陳重氏日本人論禮與法沈氏秉衡譯其語余錄其數條
一曰禮也者由愛敬及畏敬之性情而生以顯其行為之狀態
者也一曰斯賓塞之說禮亦斥人為說而採自然發生說謂彼
高等動物中即有禮在例如弱犬遇強犬而仰卧刈空拳呌四
足以示反抗之狀態或被鞭撻而垂尾下首以表服從之狀態
是皆對於強者示畏敬而慰和其心也忘山曰崇自然發生說
者必以自然自性與人為二說辭一不可蓋所謂人為者必合
乎自然之性而所謂自然者又非人為以盡一之則不能人：

盡其性也

又云禮為人類最先之統制力哀利斯蒞利難與探險志云太
以基中人無裁判所而有精密之禮儀對於神明對於首長而
一切之社會之關係皆依之而定

四日晴晨往市鶴莊夫人之表因視向樣畧談即趨異午以詣
新吾甫訪介石于浙學堂又詣履平晚在藝春園飲坐有村雅
穰仰饒石頑約也是日奇熱

石頑云吾嘗足跡徧歐洲數大國探風訪俗而知東西有大相
乖悖之處往之在彼為品德高者人之稱頌而在我以為不遜
嫌疑被人恥笑如西俗凡途遇不相識之婦人當其衣服汗
塵急為拂拭或持物甚多勿勝其代為提挈送其家匪獨其
夫感激且人以為美德忘山曰是亦不足異蓋西國敬重婦
人如我國尊視老者誠以婦人體弱能力不完男人有擔任持

護之職非有他也

石頑又曰以人心風俗論我國上等社會誠遜西人而下等之
羣民反有能勝之者最橫暴者莫如盜賊而我國之盜或白晝
入人家或中途劫人多先向人索財不与則以白刃脅之必不
得已然後傷人而盜則不特其劫奪也必先斃人之命而後取
財財家多恥者莫如妓而我國之妓家即道大路攬人祛或倚
門罵笑其逼客也或或有羞縮難言意西妓則鬻鬻鬻鬻鬻
自向客求權甚且啓裳自露其私種之醜狀使人欲嘔

石頑又云歐洲山水佳處莫不盡稱瑞士之尼瓦湖然較諸我
之西子湖終覺畧遜何以故人功太多失天然之趣矣余頗謂
五日晴奇終日不出觀報作致純友考觀少

用人必量才而授以事則多揆越則子此齊別畫云伊尹之興
土功也長頸者使之跼錘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

僮倭者使之塗地

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
以子貢之才不讓聖人況其他乎

李恕谷名璠蠡縣人也顏習齋弟子著有閩史都視一少刻載
猶書中是日取觀之多俾後名論使人心折

蔣晚徵升廷召攸同和居與贊堯偕往時熱甚汗雨下
六日昨夜雨晨起程未止暮見自園歸途往談時政察政以五

大臣已還自海外海上既請定立憲及改官制是日午得電
語洪公所上摺奏奉旨交軍機政務及北洋各大臣會議再請

旨決行

有德國女師名遂達者在海外與川妹慧姬女嫻熟暮見歸時
延訂來華課家中男幼讀書是日到京川妹詣車棧送以歸暫
居見愛異日將別賃屋馬作日記晚往與子瑜談

七日晴赴署與石孫談日中歸觀讀史却視

太公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忘山曰此與美國謀實業家告飲公之言語凡事之成算皆須在未事以前安排妥定

美待事起則已措手早及矣言正合

李氏云凡人有大事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不能
臨大事是故孫科教相楚三年不知軛前在衡在後夫以數
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况君人者乎然此為好事瑣小事
言之耳矣夫用兵者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替農者必
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替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矜細小
而辭自居於迂疏也

又云漢高以踞牀洗足見英布而辱之以帳御飲會蓋布雄傑
暴鷲可以富貴邀也故簡于禮以消其暴鷲之氣厚以恩以收
其雄傑之心是以待淮陰則士不可築壇具礼于上座又是

一番作用如此可知高祖之將之矣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薛宣思省吏職下至
財用筆研皆為後方畧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
而後行兵騰拳宿兵臨行令士滌濯其什器李愨谷云人亦須
小事克勤小事皆有次第節奏此後大事可為也忘山曰此節
與前所語凡人有大器者多不精察意如相反而實不相悖蓋
克勤與精察不同勤屬行察屬知君子之于行也雖小而必謹
其于知也尚務遠大而畧細小二義各有界人不可混之

誦杜牧之詩何首雅來訪落晚亦祭是夕暮見醜客坐有芝樵

八日晴晨赴署是日藝學館開學禮成映散歸溫舊日記補作

致星塘及芝兒去夜預南誦義

九日晴晨檢致誨書俄赴署晚上堂誦課晡至義善源小坐即
歸院閱碑版夜作日記

怒谷云漢高天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落會稽為荆吳北界淮潁畧廬衡為淮南彼漢之陽互九疑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與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顯邑其中皆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于文帝粟江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于錙銖而每憂不足所以修者備多而費廣也

怒谷又謂漢景時平七國之功費長沙第一周條侯次之又云宗袁淋嘗詣王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衮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識其淺陋義康固非全材也非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聞也霍光張安世不失為楨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為

邪佞南北史才不遠古學識亦愈下矣又云劉穆之內樞相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多壅滯宸宥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子荅戲少耳行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矚拳玉崑繩曰穆之固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君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之自為亦何為者且因此而有於才競勝之心則愈憤厥事矣忘山曰名言

軍法言賞不遲時罰不踰刻高權軍士有盜殺驢應死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教所在西師盡銳未攻幾不免以可以鑒

人之將兵有多之益善者有以若干人為限逾限弗勝者如尔朱榮謂女子地雖勇不過三千多劍亂人才自有長短不可一絲奈怒谷又云唐高祖以有道伐无道湯武之會也乃聒裴寂殷開山邪說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為場帝為太上皇立

代王為帝自蹈篡逆之罪不學學術莫若于此忘山曰人為學
理未成熟則修大事必至進退失據

十日微雨即止晨作日記落午趨署別人心惶惶皆因近日將
有大變革懼不保改上堂講課為龜錯上貴粟疏哺歸作日記

與舊僕林順絮談二十年事去年所種桂花數盆入冬以來守存甚嚴
中今尚皆枯母怒責厥中人僕還
十一日晴晨出城至泚學堂小坐又詣履平談午歸索食盡飽

乃趨署上堂講課畢即歸檢閱決史夜觀書
李恕谷云秦桧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壞城

誅豪俊坑儒生為弱天下之謀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
四肢病而元首亦隨之以此也嗚呼愚矣沿及後世唐宗明以

文藝取士士坐老于章句聞文且為處武益不問而士弱矣承
平之後不行古田獵法以時練兵而兵弱矣兵民分而民不知

兵而民弱矣宋忘將得士心明中葉以下文尊武卑而將弱矣

郡孫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

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以而不削亡也

唐王君廓入朝李道元寓書房元齡君廓素與道元隙發其書
不後州字疑謀已遂反道元坐是流嵩州以一事之故而成大

禍以此怨谷云凡事體重大與嫌疑當避者皆不可輕用州書
亦涉世者所當知也

親元忠上封事云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
章不取之經綸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能辨亡

與敵何橋之敗忘山曰騎射者武之末篇章文之末惟權略
乃真武經綸乃真文

十二日晴作致蔭亭書備講義落午趨署上堂講文法哺詣新
吾俄至工程處芝田將醴客春昇堂邀余入坐席晚又至義善

源即歸

唐俗稱舉人為貢舉貢者自求也。賤之也。忘山曰：古者士之入官，或為眾所推，或被徵解，及科舉興而士皆投牒自舉，所謂自賈自求，宜其賤之也。

李恕谷曰：天下事成于剛直廉峭之人，少成于宏襟偉抱之士。忘山言名言名言。

又云：東漢時選舉解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材重名，雖等而升者，解召也。而解召人尤崇之。如蔡邕解司徒橋元府，周舉解司徒李郃府，類此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隋列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不復解舉。唐仕身多由科目，而解署亦時有之。如張建封之解許孟容，李德裕之解郃政是也。劉貢父言：唐時許侯自解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尚，所送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取人之道，猶虞宋雖有解法，然不白衣不可解，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

解其可解者，後拘以資格限以舉，主長材，屈于短取比，而是。這以季則絕矣。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難以獨理，皆延請幕賓，非宿登仕版，則雖極知其材，能亦不能振拔，以故其用法，固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漏網而去矣。

十三日晴，落午到署，上堂攷課，晡出城，至版肆，又詣履平談，聞是日有旨宣布立憲，既歸，晚間履平以電機傳語誦詔書全文，計數百字，即以定立憲宗旨也。是晚閱諸人課卷。

十四日晴，詣浙學堂訪介石，不遇，因至松筠庵，是午醞客坐，有何肯雅及新吾子山耕耘芷香伯眉酒器，瞻梓林山先生像，閱髮及指甲，彩是先生留遺之物。

晡歸溫舊日記閱課卷

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事善不即賞惡不即誅兵以需而
效機以緩而失政以制肘而與成平時則文士雜盜資猶吏上
下之手流時則文移遷延啟奸雄跳梁之謀以郡縣之權太輕
陳龍川所以竊歎也宗與金之將亡也乃議封建藩鎮余謂今
日者封建即雖驟復而郡縣之權必宜如漢故事使之得專生
殺人使之得專兵柄使之有事以直達天子數年遣官一巡視
而不後設監司以彈壓之然後郡縣之勢強郡縣之勢強則朝
廷強矣

十七日晴晨有講義落午趨署映上堂講莊子馬蹄篇晡詣王
相譚暮歸是夕暮兒已歸晚與談

閔奉旨用編纂局命王大臣二十餘人會議改定官制局設朗
潤園恭邸慕兒及楊杏城二人為提調自是須常駐園中五日
獲一休息

十八日晴晨作日記落午趨署映上堂問課晡出城至浙學堂
訪介石岡為撤退學生事嘉湖鄉老小不平須急推誠解其疑
頃之同至廣和居因鶴卿在在欲與相見改以天算不能待遂
先歸夜讀賈浪仙詩

畫家續景詩家續神浪仙昇道精舍南臺對月詩云月向南臺
見秋霖洗滌餘出逢危葉落靜看眾峰疎豈惟寫秋景邪註秋
之神趣以及字限蒼茫感慨之至皆躍然矣

十九日雨趨署映上堂講文法聽者寥寥晡歸觀書作日記
讀史却視云宗元吳反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狄武襄右
其為人慎默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行師正部伍明賞
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者尤喜推功
與將佐姑與孫沔破僂智高謀出一已賊既平徑營餘事悉以
諉沔退若不用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

也城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武襄曰安知
非詐邪竄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真大將材也使西事
委此一人而以如珠玉种世衡張元者爲之偏裨元昊可計日
平乃宋不能格外用人而徒倚藉于龐藉范仲淹韓琦諸文臣
何能制敵之死命哉忘山曰吾於唐宋武將中所以心折者二人
一王忠嗣一即狄公也二人皆以大将體

二十日晴晨靛方及報

宋方旆將反召其密詔曰吾等起事之間衆可集守臣聞之
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廷遲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
也朝廷以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
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

江而守徑徭舊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恕谷云郡亦
與權舊少蘇密往來遲滯爲奸盜所窺如法治天下者爲不知
其計哉忘山曰以等擊害以宋爲甚

又余玠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
爲廢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
李恕谷曰宋昭氣習皆如此不慮而止得乎朱子曰去同甫事
功於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于兵嗚呼天下
氣習之靡誰實倡之哉

遼太祖后述律氏獻剝樹皮之藥以攻幽州不仁哉詳讀史都
視四卷一葉

錢牧齋嚮言曰金南渡之後爲宰執者上下因風以爲安目前
爲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退解嚴則大張其會
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受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後能用入必

擇字鋒鉞輒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近侍福諛成風每奉四方災
異民間疾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
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忘山曰一國
體一社會如木之中邊皆腐安得不亡

舊年蔡鶴仰過談即去到署上堂政課與徑世談晚飲于醉瓊
林胡林藩約也夜歸閱卷

二十一日晴晨閱卷向午答相鶴仰未見又詣履平俄至廣和
居是日醞客坐有林雅石頑鶴仰介石訣人哺又至斯學堂晚
歸觀報報紙為今日一種大學問多論何人皆當寓目苟朋友
相聚語新聞而不知引為大耻不豫報者如面牆如坐井又為
木偶如頑石不與社會人相接應也報所載事無不盡可據
然必有可據者存焉久必能辨別設竟置而不觀則並可據
者亦不知矣

二十二日晴晨觀書

元郝經上議曰國家開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道黎殘性
游氣驚魂度劉廟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斯之久者也
李恕谷曰嗟乎漢五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
以至滅宋七十餘年卒不日不肆屠殺慘哉時之乾坤氣象也
明太祖定金陵後立管理民兵兼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
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事之際當因時
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特加簡拔編輯為戶立民兵
兼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
一體升擢年功未還而民如是則民與坐食之墾國多不練之
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恕谷曰太祖少
涉武善不惟開創當行守成亦當行之

舊年趨署時上堂問課既退介石未飯中小坐即去哺歸觀報

二十三日晴介石偕鐵君來訪俄往賀那耆落午趨署暇歸是日暮先君歸暮後詣園

王陽明寄楊邃庵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者能後能挽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能後能濟天下之患而君子之政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二語乃治事敝家之祕藏

隆慶二年張江陵上疏有云天下之事慮之在詳行之在力謀之在衆勢之在獨又云全利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考人之才忘山曰是皆精室百鍊之語

高岱論明代法詳之弊曰事有宜密者腹心不肖聞也而必以關白人有可用者將相不為過也而必循資格錢穀出納有足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憚于稽攷之嚴刑獄重輕有當以情處者遂之可也而涉以出入之議熾狀未具知其為盜而不敢誅也符牒未下知其奸而不敢捕也檄當速應圍之者有留難之虞勢宜有待促之者有遷延之患一金之費于歷諸司一令之行徧咨群長甲可乙否此從彼違圖政理之志徑而稽簿考之念重敷治化之日少而稱文移之日多少有蕩軼則下以廢法而評其非上以悖法而重其譴故君子不敢為善強正于小人不敢為惡矣忘山曰法之所以詳者是者皆所以防小人之為惡而已乃防之太密致使君子不敢為善過猶不及也是故不恃人而恃法必墮是弊

二十四日晴晨備請義觀書落午趨署課畢哺出城至版肆又詣處州館見孟聰後往祝履平即歸

二十五日晴晨趨署時尚蚤先訪新吾猶眠未起與夏彞保談
晒伯眉

忘山曰無大憂慮之人亦無大快樂有大快樂之人亦必有
大憂慮

日中趨署晚上查課畢晡疎視歷史

二十六日昨夜雨早晴作日記觀書

平書王子源良繩著李君恕谷為之訂其中皆實法改改之語

彼時曷嘗觀今日泰西之盛也持論已有吻合者焉

平書曰民不合則離不分則亂忘山曰二語名言是故政學原

理中偏執合之說者非也偏執分之說者亦非也要在合而能

分分而能合則得之矣

古稱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兵即在農內無所謂兵也官即在士

內無所謂官也

二十七日晴晨詣浙學堂訪介石不通晤亦拂又至長椿寺與

僧妙均談即趨署

是日改課晡歸閱卷評甲乙未暮已闌事夜觀西史

二十八日晴介石過談逾午出城詣履平又送何肖雅行詣祝

州飯時因厚菴已故其所司館事移交于余昆季是以日吳伯

唐為代表至祝州館與余藉交涉將結目契券一之清理余携之歸

二十九日晴觀書作日記

李恕谷云論書嘗亟之于復封建曰無封建則不修安之皆兵

天下必弱豈知民間去兵處之皆兵郡亦即可行不必封建也

忘山曰是可謂通論也但能復漢之舊制用久任之法可也

述之利而卒風速之害

恕谷曰古云天下惟有往者居之未聞曰天下惟同姓者居之

也師曠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未聞曰天之立君以為其子孫

也中等語昌言不諱惟明末國初時有之

昨夕暮先歸晨往與談日中趨吳曉上堂誦淮陰侯列傳晡歸
觀報夜觀歷史

八月一日晴晨作日記午趨署映上堂問課晡詣王相晤梅
先問幕見適去坐久之忽見有四五人入列日本欽使來
謁慶相也薄晚又至化石橋晤新吾即歸閱麗軒昨日來是
夕家祭觀報

二日雨趨署映上堂誦莊子秋水篇晡歸作日記至夜已畢
怒谷與憚皋同論封建曰封建不可妄復試觀春秋列國賢卿
大夫惟有管仲定民居成民事子產殖田疇訓子若其餘君臣
所商所事者非朝聘會盟則兵車侵伐每之不相終之四本未
見問及民爭者豈天立君為民之意如此乎

憚皋曰分土當先於和邑制和太則民情難悉政事難舉

聖門藝如冉求聖門許之止於宰干室之邑其自許亦止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可見也

三日陰微晴晨趨署是日丁祭在藝學館行禮禮畢出城詣浙
學堂晤介石又訪履平留午飯晡詣履肆坐肆中觀書薄晚至
工程堂晤芝田建侯果臣晚新吾亦醺飲坐有魏軒公坦及施
炳之炳之魏軒之女弟婿留學東國而歸者也將應殿試新吾
屬余擬論題三四以備施公試筆

四日微陰謁陸鳳老未見因往見戴少懷師日中弔于履平亦
是日厚菴成主賓友雲至余小坐即趨署上堂問文法晡歸成
挽厚菴七律詩一首

風濤百尺秋江晚憔悴行吟楚大夫自結幽蘭為纫佩休哀芳
草化榛蕪紛厚菴極以新政為不修毀後十三日奉旨宣布立憲並派議官制古如此
濯儒冠今竟與我更蒼茫感身世真君惟有一生窮

五日晴送厚菴樞至車棧是日履平扶樞南行午與夫致飲
相送賓友于斌升樓味趨署上堂致課以蕭何進韓信論命題
晡歸閱幕先奉旨署順天府尹舊為陳公雨蒼署以適奉命出
都稽驗各省幣政故也夜閱卷

六日晴閱卷單車至護國寺一帶花欄中燻桂花二本歸桂香
恬遠幽靜使人動山林之思杜樊川詩云秋山念君別惆悵桂
花時余尤愛其句

寤坐不出觀西洲歷史

希臘古代之文明於自然地理上所闡甚鉅一希臘為多島嶼
多港灣之國普達于地中海東部以與古開化諸國埃及腓尼
基等相近一全國山脈縱橫成多坳之小邑因於畛畧皆分
為自治之區有此二端皆是希臘人政治獨立之思想
猶太人之失國在紀元七十年羅馬帝菲士巴山時猶太人反

大將鉄脱司討而滅之破壞耶路撒冷遂使猶太人自是漂泊
為無國之人以至今日

埃及人之建築腓尼基人之商業希臘之文學政治皆上古史
中之特色

今日歐洲人之科學實潤源于中古史中之阿剌伯凡化學數
學數字十位法三角法天文学醫術物理学皆自阿剌伯輸入焉
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英國與西班牙大戰英人得全勝非英人
之勝實歐洲新教即路德之勝也程近年日本與俄國大戰日
本獲勝非日本之勝乃世界立憲政體之勝也

幕見晚過蓋是日謝署缺恩召見

七日晴向午詣順天府幕見履新方接見僚屬俄仲華亦至留
午飯飯罷仲華先去余亦歸晡百約過談是日預備請義觀者
平書建官云官不在多在專且久不在全才在用其長是扼要語

願寧人曰一鄉之中官備而法詳然後天下之法有條而不亂
忘山曰誠哉是言天下者即一鄉一里之所積而成也治天下
不自鄉始可乎

怒谷曰三代而上以躬行實踐為主不惟經史之名不見于命
官即學校之內惟教以禮樂德行其誦詩也所以習樂也觀書
也所以致政也季所謂經史之名也自秦火後聖道之泯大謨
小口傳身授者委委於地矣從者覓於是求夫載道之藉朝矯
誦書士多箋注而經史始重沿至宋明虛文日多實學日衰以
誦讀為高致以政事為粗庸邱濬為大學士著大學衍義補不
期實行但期立言孫燝坐大司馬堂上手持書卷時邊事日棘
為侯執蒲所劾此風一成朝廷將相競以讀書著述為名至於
明末著卷經史滿腹文詞不能者一策鬻一夫甘心敗北肝腦
塗地而宗社墟生民燬矣禍尚忍言哉

八日晴晨觀書又讀文選訪子蕃日中趨署晚上書講信陵君
列傳晡詣新吾時母及妻往游西山去已三日是日歸來晚刪
改陳君典工院條陳

九日晴觀書備講義信于趨署晚上書講天文淺義晡至施家
胡同義善源小坐又至廠排子妻及兩妹姪女師遂達在堂實
高燁筆研雜物余亦買筆數枝先歸觀書

平書曰人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其尚武大司馬春振旅而蒐夏
蒐舍而苗秋治兵而獮冬大閱而狩其教戰之法古備顧以田
而名蓋商周之得天下俱以武而周有古焉周公恐其後之殺
伐是尚也故為之禮以柔之不存其名而存其實使人但習于
禮而武備已無不修此聖人之用也李剛主曰彼之以禮之名
州人皆習而安焉且使之知殺伐勇戰皆禮也不可去者也以
殺人不可以教故殺獸以試之忘山曰聖人之微權在是

十日晴觀少落午趁署晤經世映上堂講昌黎荅崔立之書余疑余借是自發其牢騷抑鬱而不考於余生平未嘗以不獲科第為憾晡經世約余商酌要公晚歸觀書

王崑繩以為商稅宜考夏從前之法而別為制舉權關稅卡種、困億商旅者悉掃而空之別給印票分坐商行商者其姓名里籍年貌與所業注其本若干但計其所得一分之息而取其一注於票中鈐印以還之如本塔減則另給改業亦另給其有僅是本者免其稅忘山曰是即西洲所謂所得稅也歐人近數百年對政進步皆因整理所得稅而然

崑繩又云重本抑末之說固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輕侮今天下有農而無商者可以為國事忘山曰有農而無商則農事亦必不進夫本與末乃物之兩端相為倚也豈可有所時時時重于其間耶

十一日晴風晨出城詣夏肯齋許又至浙學堂訪介石映湯君個鼎談久之即去過佩蕙談落午趁署映上堂問課晡歸觀書
休日記

禹治水開九河以分水勢至齊桓公時拉塞八河以擅地利不百年遂有矜礫之法王崑繩曰觀是則九河之利不待智者後明矣

從來治河者皆主分惟明潘季馴主合其言曰河流分則水力小而沙停故易淤河流合則水力猛而沙行李剛主曰此亦身親閱歷之言忘山曰吾於是不敢贊一辭

平書謂肉刑宜復犯貪者黥之犯盜者刑之犯刑淫者宮之犯賭博者斷其手

又云人有斯須之不敢刻慢易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孔樂矣禮樂之為教不過使人無不敢無

不和而已忘山曰敬即是禮所謂無體之禮和即是樂所謂無聲之樂
十二日晴起作日記向午夜冠衣出賀文子澄娶婦荅拜陳公坦遂
趨署晚上堂講文法少晡繞樓盤街而東入西安門訪細以談久之
又詣綿遠以許弔焉晚歸閱慕兄至家遂往視子瑜亦至
十三日陰終日不出隸古齋碑刻送余瀏覽者甚夥皆魏隋間物
也是日選最精者留之酬以資又杭州館司閩考未索工費予之
胡荻孫來訪俄拜耘亦至留午飯是日觀歷史及報什日記
朱子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注夫子之文章天下
之未喪斯文兩章訓文曰威儀言辭禮樂制度怒谷曰皆有功于聖道今
人專以載籍為文繙讀為學幸朱注尚留此蹤跡與之作證
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忘山曰知仁勇皆美德然而不學則皆全用可
見學之為貴也

或問李恕谷曰先生重六藝將廢詩書乎先生曰此誣坐人罪
也予何嘗謂廢詩書正謂興必於詩攷政必于書非徒繙讀具
耳何者經書乃德行藝之薄藉也所以詒習行非資徒讀猶田
園冊所以檢稼殖非用徒觀也徒讀詩書者是廢詩書也
習焉恕谷先生力矯數千年誦讀空文之弊而謂學必歸于
實用當時不見海西所謂科學而僅以孔門六藝屬學者其
志良苦其後偉大矣

十四日雨終日不出有仲姓字沐清者滙東之司書者也自海
上來蓋為水雲事滙東請其為己之代表來都運動補出訪文
初不遇即掃蕩歷史及報

十五日晨出賀節送介石行介石應粵東之聘明日行落午詣方勉
文及戴少懷師又往視李惕眩至王相家晡訪彭君晚掃備講義
十六日晴晨趨署上堂講普通學午歸誦詩晡美君來自汴晚

去是日作大字三夜与慕見通電語為水雲事觀書

古云禍福無常惟人自招然亦有不自招者邪佞而邀福忠直而蒙禍考比之眩美是何也是由于社會之昏濁是非顛倒黑白混淆而致然也是又由于居上者橫用壓力不肯虛心以察降心以聽逆使人理字由辨寃字由白也嗟乎水雲吾誠不知其為何如人亦未見其行事能觀其循之嚮道勅之勉學卑己而下人一若忠而非邪直而非佞者胡為乎其罹此奇禍一至于斯邪豈果天道無知不佑善人邪抑真不能潔身謹行失其所操持而有曖昧不可告人者邪吾皆不知之矣要之今日社會羣德不進政法不修無律師以為人辯護無陪審以為人證實善者固無由別其寃惡者亦無由塞其口不足以勸善亦不足以懲惡矣十七日晴晨赴署上堂講前仰論講畢至司中坐是日朝審觀者如雲赭衣載道逾午出至仁錢飯荅招昌士不遇因至杭州

館晤擲兄又繞道費家胡同即歸是夕暮先醞客坐有杏城燈下作步致渭東以仲君明日行也

十八日晴晨送仲君登汽車因至署上堂講天文淺說午詣蘭秋師談即掃晡陳樸高過談檢日記去歲樸高未存八月十七相去適一年亦奇否樸高自云去秋到奉天今春至山東皆所如不合而歸頃來自杭州也俄轉軔過樸高遂去又得渭東電仍為水雲謀解其厄夜作字觀書

申君涵煜著省心短語皆選錄古名人格言也余再擇其精者錄之閣下斷語

江邦申曰心安為福心勞為禍忘山曰心安為福劉得之矣心勞不必為禍蓋勞心者不皆小人君子之憂天下也曷嘗不勞當改曰心不安為禍

魏聖期曰為惡輒效是天地待我厚處忘山曰今之為惡者不

必敗殆觸怒于天地也張子垢曰當官臨事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于不暇何暇治事

文法語錄小人不可與盡言忘山曰人不以機械之心待小人小人亦不敢害之

又云事到七八分即已有無窮妙更又云人生當有小不如意便是福

蘇子瞻云國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不在強與弱忘山曰今日西儒亦持此論

十九日晴晨赴署誦文法過午歸作字觀水盂廣返自巴黎來談晚去日來兒病甚不退啼呼不已乃往請班侯約以日來

診夜觀書作字觀歷史世界上夢之擾之波起雲湧皆以已過造現在以現在造未來

特展相續以至于今盡卒之無論事功也道德也美何驚天駭

地震古鑠今皆一過不留轉瞬即變其所組織而完成者一部

歷史而已社會日演日變則時之有新歷史出以餉學界之耳目

美今之報紙其即供新歷史之資料者乎語云今日之今忽忽洵謂俯焉矚之已化為古豈不怪哉豈不怪哉

二十日陰晨觀書班侯過為恒兒視疾席午陳櫟寫過談留午飯

櫟寫勸慕兄建藏書樓暇去備請義晡白鶴洪醫來亦為兒視疾觀書晚慕兄歸往與談歸後觀書作字

余比年以來書法與詩皆好有進者以顏為根柢而仰摹六朝詩

出漢魏自許足與唐人比肩韓昌黎有云凡執一藝而能登峯造極升堂窺奧皆可樂之終身不倦余於二者之藝亦庶幾其近之也世不我用持斯二者是以自蒙

二十一日晴赴署致課即歸班侯來留午飯飲酒共談晡閱卷後有圖醫未為兒療疾疑書診未效因多用表散藥晚閱卷

畢觀報夜雨即止

二十二日晴晨起畢請天文学課畢與經世談詩午至工程安待芝田未至詣新吾在書房中坐與夏燕保及伯眉三人對食共談燕保云居庸關外有所關溝者其地為山環峙土皆膏腴四時皆春美待汽車通後可於其間曠地數十畝築舍通派蒔花移竹隱于其中為天竺之園墅吾愛之羨之其出力不足何

跌復至工程處晤芝田補歸聞子病重是夕延西女醫萬姓來視予藥令按時服之夜作字日來習作繩頭以練指力

二十三日雨趨署以稍遲未上堂即歸聞子病畧愈飯後蘭秋師及班侯相隨至城樓高又偕徐姓者來余適將出皆坐不久咸散時雨霽見日往謁陳公雨蒼談久之又持杏城未見歸觀書

管子曰智女善謀不如當時云美時不可失也陳公有智而遲失時矣

第五倫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執則違憲名言

楊顯曰為政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忘山曰是即今日立憲國之精意魏文侯曰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足踐不如手撥名言

權徑與曰得柔之道為循吏失剛之理為酷吏忘山曰柔亦有道剛亦有理

樂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呂祖儉曰因世身有所摧折失女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身而素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忘山曰人終鍊鑄此心使不為外界所動搖者最難

楊相如云為政在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忘山曰不易也

二十四日晴趨署上堂講課畢在司中午後日中赴城東時子瑜太夫人已到因衣冠往謁見宅在竹竿巷與杭居地名相同亦一奇也

又詣肅邸未見至順天府署在黃春生室中譯遇子穀春生留
俄日戰時在朝鮮目覩仁川之役為言戰時情狀歷歷可績又
云朝鮮近已被滅于日本雖存虛名與多國同蓋其論裁判權
警察權教育權一醉命于東人所謂滅其魂也日又稱其國民
未朝鮮墾荒隱姓為其殖民地物競天擇固守內公理夫誰尤
春生又出留影圖皆朝鮮城郭人民風俗現象
晚歸兒病大愈

二十五日晴赴署講課畢在司午飯飯罷即歸鬍髮與貫光
談時齋中窗戶易紗以紙蓋天漸寒可以禦風觀歷史孟慶
來即去張硯孫過談晚去是夕作字觀報

自立憲詔下東南士商賀立憲海外僑民賀立憲迨日日本又
遣博恭親王來觀亦賀立憲輝乎我祖國亦有立憲之一基
礎乎維時立憲二字非空言可以塞人望也必其民體育發達

能任戰陳實業熾盛能荷賦稅智慧充周能參政謀材藝精致
能盡職守道德完全能循法律然後聚眾多分子上自宰相下
及平民組織醞釀而成大立憲社會談何易邪談何易邪噫

二十六日晴晨詣版肆新寫筆墨山水冊頁已裝潢成俄至義
善源晤伯眉又造復隆店街易銀券仍還義善源留午飯哺赴
署途遇穰仰是日浙學堂公舉監督予未與議晚歸昌士在余
高中坐談又年餘不見矣

以謂東來電云事急仍為水雲獄夜觀報聞昌士云江浙米穀
將盡大可憂

二十七日陰往招楊杏城晤談久之因往賀肅邸壽晤新吾
因共飯在其烟榻畔觀廣廈意大利游記是君筆墨粗豪少修
飾於文學界中雄才大略矣

廣廈云運河乃興水利便交通第一大業吾國自白圭為秦開

渠至漢時為渭渠及至隋時開邗渠為至大至古之河工大地未之有也今歐人以開運河為尋常必修之事業德人於頃年開運河三長數百數十里不等其一溝通丹牛波及來因河不及萊之巨費以便運輸蓋通者為人身治血脈第一法亦國治便民興利第一法其地塞者國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國治民富而強其文野弱強貧富之等差即視其交通之等差為比例若夫氣車迅速縮大陸而通之固必不可少然僅載積小之物其巨物粗料尚不能不有藉於水運故鐵路載人及小物而河船運巨料二者相輔而行其於利用而民兩必相需皆不可少且瀛道愈盛河運亦愈盛亦相因為一言蔽之曰通而已矣

二十八日微雨即止晨趨署是日藝學館月致國文題曰汲黯論舊干致畢下堂午飯與徑世談晡至工程要見芝田俄諸新吾時共弟凱仰痠致是日設位以祭晚歸閱卷評定甲乙

二十九日半陰晴晡風起晨治雜事午後出詣新吾晡趨署是日徑世仍藝學館教員辦事人及學員合影一團蓋徑世新選知府行將出都留是以為紀念晚歸家祭風不息

余前語樸焉云今日各有疆臣非不終之微辟羣材能但取臣僕不取師友此其所以無益于治也

三十日晴大風奇寒仲華妻沒治喪於妙光閣余將往市途過班侯小誤遂往仲華許晤經才仲莊諸人言午詣會芳園徑世靈專約飲晡歸作日記

宗綬云臨事貴守當機貴斷也謀貴密見者心短語

西巖贅語申君居郊著撮錄其精語云性情之所偏即為禍機之所伏調養性情不止見學問進步實大有享用在

又云浮雲世態不入胸次所向便倖然有解看以人情偏反只是襟懷不廣

又云好說己長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長忘山曰禍福相倚者也豈知長短長短亦相倚

又云愚癡障蔽害淺聰明障蔽害深

又云君子於世俗中有不爭之名有不居之善忘山曰惟其不爭不居故名歸之善歸之也

又云善所當為者一報念胸中便要增累口中便要增過

又云智從學問聰明中自悟而生非可強為強為之智便成愚詐

又云憚勞懼怨者不能成事避嫌疑者不能救人

又云居心平然後可歷世路之險

又云傲人不如者必淺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又云誠之一字可以服天

下詐之字不可以愚妻子又云酒肉之場與修士富貴之家與直友

又云天之苦我也加以種拂去事只一味安受便令造物無權

文徵明性不喜聞人之過忘山曰非居心最厚者不能

九月一日昨晚風已止是日天色晴明晨趨早上堂講文法落午歸

前日自新吾家出風掃殘葉淅之墮車前詩思萌動偶得二句

是日續成之題為落葉感賦並懷邵二我詩云落葉不知教秋

風吹我衣天涯故人遠海內知音稀自喜抱閨隱羨君垂釣歸

二我赴日本婿林送
閏九月末可歸 南山有佳色去看菊花肥

作日記晡陳樸翁過譚久之去晚金蔭園至俄去

二日晴晨趨署至藝學館上堂講地文淺說留午飯暇至工程

安見果臣芝田又詣射吾晡歸預備講義

忘山曰志士仁人所恃以扶危拯難樹功立業身莫不曰熱心

也熱心也而今日熱心二字忽變而趨時者之口頭禪極而厭

致其實不過迎合風氣要利其名而已矣他伎倆也余謂君子

所貴身固在熱心於智地一分往之熱力似減一分非減也彼

見時有不利刻須善藏其熱以待時聖言誨天道有善反必有秋

冬茹菽于春夏至秋冬非茹也歛之藏之也天所以善養女
茹力于冬以待春之發生也是故君子雖有茹力亦須法天道
之藏焉養焉待时而動不肯妄發乃趁時者多知反徵君子為
手茹心為冷血動物君子亦甘受其譏而不顧也噫

三日晴趨署上堂講實讓洛河奏而於河流之形勢及古今之
遷變皆不能不為詳論之向午詣陳亮伯是日約飲所居省園
亭也敞菊華盡吐合陳樸言亦至坐良久予先去詣順天府慕
先適醴客有沈子丰陳瑞園吳佩兼沙潤夫諸公署後園圍
起亭榭花徑繚繞秋色爛熳宴集其中晡訪元碑在署後歷西
階下半埋土中刻字猶明整題曰大都路德管府碑記

晡歸李石朋來自杭道談久之去

四日晴晨出城答拜詠來視者詣經世談經世新選得貴州思
州府桂昭日引見俄至肯高許午飯又投刺教示至仁錢飯聘

昌士繼談尋繞道正陽門歸晚觀水

五日晴到署知新膺司務廳主稿前任即潘經世也司務廳事
簡故可仍並國文教習是日上堂講課畢詣長少各家賀其姊
女日中至順天府署慕先適午食因共飯焉飯已暮先至朗潤
園余留與陳冠三談晡歸觀書晚慕先醴客坐有那琴軒昆弟
及倫貝子聯春卿唐少川席散夜涼

六日晴晨以事怒僮何慶遂逐之此人在余家服役二年頗聰
慧可喜而心最狡

廷署講課畢歸途謁陸鳳老崇廷老皆投刺未得見飯後又至
松傳二堂投刺遂詣穰卿遇陳樸言會慕先亦至共談

余十年前在上海所買桃園地園張季直欲購用蓋為江浙兩
省鐵路造車橋廠也予價安畝六百圓

樸言與余又縱譚樸言云余所謁者名公動輒曰卑之無道高

論此語能存予答曰天下之論有似卑而實高者有似高而實卑者但問其所論之如何而已樸翁極口讚曰大悟大悟訪細焉不遲即歸備講義

七日晴趨署上堂講地文學在署于飯時出城謁唐春老繼譚春老精神矍鑠談辭如雲於政治原理洞悉要達官中不多得也

春老云國家之根本在下議院財賦由此出有財而後興辦一切事余對曰然哉下議院之在國家如人身中命門之火也有此火之熾盛則百骸潤腦力強反是則身生理今夏法而不知從事于此務之釐定官制更易名稱徒然也

余欲製造新國家吾意以招集股東建大公司為第一要義何謂股東即國內富于生產之家使其重荷賦稅舉代議員或藉地方自治或者合都邑參與要政彼既年之出財以佐公益其勢不能不予以決議權理之所當然也

甫歸備講義晚入侍母談

八日晴趨署上堂講課畢是日鳳老到署因謁見晤喜鵲胡同

王奎章約飲坐有桂柳佩英班侯沅柳穰柳伯葵汝君晚歸

西巖贊語云凡馭下之道寬縱之後極難替齊余深犯此病後當切戒又云愚不詐不足為愚智不愚不足為智又云為治者

要使百姓愛生士人知恥使厚民之生民始愛生使養士之恥士方知恥士不知恥則教化不行民不愛生則刑罰多用又云

生今之世不必定做官做官亦須微何名豈遮庇身家核可多慮不修即墮居深山層吏亦到唾面自乾漫侵侮愈多李鄴離繫

侯爵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忠山曰予嘗謂科舉足以扶貧民捐納足以保富戶今者科舉既廢捐

納亦將停列保民之法窮矣惟有速組織代議制度使有身家者免受人之侵欺而已

九日陰晨渴陳雨倉未見訪潘徑世亦不遇晤履平履平扶其
先人櫬歸已安奠畢未都美映其履平同車至陶然亭車馬喧
雜游客甚多遇同僚王彞臣吳敬軒適公譔潘徑世邀余入坐
余与坐谈久之顾履履平不見盖已先歸矣俄徑世至遂共飲
舊晚先辭去绕道正陽門歸

是日重陽与王美二君登南郭一覽心目高曠

十日晨微雨趁早上國文堂問課畢午歸与贊堯谈晡相對飲
酒嘗菊註雅谈夜理夜作日記

花不一種神趣有珠蘭有澹雅之趣桂有幽遠之趣梅有仙逸
之趣菊有蕭散之趣海棠有踈媚之趣芍藥有清貴之趣牡丹
亦種花且供愛玩其他不堪取也

十一日晴驅車詣海白晤劉襄孫遇楊杏城同午飯飯罷即歸
車往還三十里馬路如砥不復憶海上矣晡詣东宅晤昌士

盖景川已病歿昌士來代司教讀

昌士足跡徧七八行省閱歷極富余嘗謂人以學校為學校彼
直以震區之大為學校者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夫君子以天地
萬物為學校者吾尤服之

惟文章是我國粹國文如廢國粹盡矣今不可不固保存之
習國文不可不以六經為根柢故教小兒者未入學校之先須
將六經讀完

十二日晨起陰俄雨冒雨賀奎星垣娶婦日中履工部司勛歷
主稿任暇歸往祝穠霖雨不止夜觀報

十三日晴上堂攷課暇詣新吾即歸閱卷題為擬賈讓治河奏
取悅靜涵第一孟庚晚未谈留食即去夜明月在樹涼風襲人
与贊堯坐塔間谈時夜景清幽畫筆不能到以詩一首詩云菊
開微雨後木落碧天秋鴻雁已南渡縱目登高楼風聲動林樾

明月自清幽振衣一長嘯能銷万古愁

十四日晴詣海甸晤翁孫干歸欣于同和居贊堯稱霖咸至晴
歸與贊堯間談備講義

柳州云秦壞封建以自私也而天下之公自此始彼謂以孔孟之
賢其才不能有所展施者以封建為之也語良是矣惟郡縣不久
任不典兵內無以治民外無以禦寇使人不日不思封建耳惟有
改良其法用郡縣之形式法封建之精意如崑崙怒谷所論庶乎
其可也忘山曰廢封建行郡縣必組織地方自治法而後能立
京師西直門外群峯峭立河流清泚大有江南風景

十五日晴風奇寒晨趨署上堂講地文畢答招講未投刺者略
仲宣及李石朋石朋負病交迫扶疾來都有所圖謀晡至廣和
居小酌歸順道至城內接刺風甚至家得謂東信

十六日晴晨趨署上堂講封建論飯後至工程廈與友人遊

歸連日無事可讀其苦萬狀

十七日晴趨署講課畢因至妙光園弔任伯唐之喪晤穰仰譚留午
飯暇至玉成班觀優終日有三麻子者演臨江公作閩雲長狀酷似
園畫中家之所奉記者晚至惠豐堂李芳洲約飲夜歸

十八日晴晨電與芝田談蔣午詣順天府慕先是日醞客坐有
褚伯約方勉文因趨署知惠陵保案已由吏部核准余得免補
主事以員外郎遇缺即補歸途詣陸鳳老投刺未得見親報

譚電云法人廢止重刑已承新由國議人允許惟何等之重刑刑為
不知也忘山曰刑之輕重以國民之袖程度之高下為比例程度
日高刑刑可輕程度下刑刑不可輕也至極也眾程賴有重刑
生其畏懼之心使不敢犯法害群惟不能盡禁舊可止亂反是而
慕寬大用經典長民之玩弊害百起姦暴日滋將不可一朝居矣
十九日晴晨趨署講課畢下堂與建佳諸君談暇歸看菊花備

徑世過談俄去

官制開不日即下蓋由編制局議定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副大臣二人外列十部曰外務部曰民政部曰度支部曰陸軍部曰禮部曰法部曰學部曰農工商部曰郵傳部曰理藩部曰吏部及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外又有大理院為高等裁判審計院稽核國家出入財政資政院皆元老顧問大臣其糾察皆已著刊送總司核定現已入奏請旨旨奪美

二十日未明戴月登車行出西直門未數里東方已白到政務處日出果之幕先代余謝保奏外恩整冠服而去俄張治老至與瑤圍飲少二君共譚良久幕先來稱鹿榮徐銖四大臣皆罷入直苗慶釗以世伯軒相國及林贊予中丞補之向午寶瑞臣劉仲魯二君至共飯映括抄到諭旨總理大臣仍名軍機大臣如故但黜四人進世林而已官制改易悉照編制局所奏惟將工部併入農工商部資政審計二

院緩設諭文七八道長者約千餘字晡夕歸抵家小坐履平忽來因共飲于同和居晚幕先亦歸同樣至縱談時局昌士亦在坐

二十日晴趨署詣藝學館閱將停課三日在署午飯映至喜鵲胡同見繩伯閱長沙邸郵傳部尚書因詣鹿芝老及松鶴帥皆投刺遂至順天府晤幕先談久之回車往賀長沙晚歸是日採得各部

新簡之長官外商學及民政皆仍舊吏部鹿宜興以陳瑤圖唐春仰副之度支部溥頤以紹英及陳雨蒼副之陸軍部鐵良以廕昌副之法部戴少懷師以景厚張少玉副之郵傳部長沙以唐少

川胡雲楣副之大理院正卿作為正二品以沈子敦補授二十二日晴是日立冬晨觀報向午詣陸鳳老未見又往謁陳雨前適抱病就醫遂趨署時合署人以被裁相顧失色俄鳳老亦到司員皆麇集堂上傍徨不知所措問答數語即散映詣东城

賀唐少翁胡雲老歸至化石橋新吾許小坐晚歸觀報

保存國粹主義為今日一大問題國粹者何即本國之文字是也游學
東西歸者眾矣其於本國文有不能假白者本國經傳歷史及現今
情勢有茫然不知者如是雖獲有他國高等文憑發于無所用之
何也彼既不解國學則於本國數千年來舊社會中組織之現象以
及性質風俗皆不能詳究諒政醫者不察病情雖有良藥欲施
無繇况地球美國未有不諳本國學問文字而專研究他國者也蓋
知有他國而不知有本國是國未止而先自滅者也烏乎可
二十三日晴晨詣法老又往謁唐未見又詣王相及胡芸老遂至義善
源甫往賀戴少懷師及唐春卿張少玉晚歸得電話知益齋到京
二十四日晴晨益高及秉庵過日中趁署暇至致美齋小酌甫
與益高偕至陶然亭縱譚益高為余述海蟾所論之內通法頗
極精微為從前所未聞又云道法自修非勉強所能致又云道
自地出自天降使余如聞霹靂恍然徹悟

徐市既赴東海劉阮又赴天台是亦為常事耳吾儕不以為隋土其志
二十五日晴詣法老因往謁唐少前時郵傳部暫借麻錢胡同京
漢鐵路總局作為公所是日開用關防張唐二長官皆至行履
任禮局所人皆衣冠齊集恭見
暇歸至化石橋晤新吾秉庵以病目未他出益高則赴湖廣館
觀劇矣

二十六日晴晨謁法老因出城訪潘經世留午飯時藝學館同
人合影圖成收至郵傳部公所僅鐵路總局辦事房例耳室兩
楹寬明几淨後有園亭林石其地即維夔舊居余為挽詩有云
地日山房重向訊林樵亭年恙主人非亦有報兆余獨坐室中
寂寥一人筆研文方俱與是為一大部之搖基豈不可哂俄馮次台
來持收文簿二冊付余次台為局中幫辦入室未數語而去余
仍寂坐室中良久次台始後來商議劇辦諸事談久之甫余亦去至

夔者家見奎章晚歸復過治老抵家已暮夜香闌心鋤因過訪
二十七日晴晨訪子蕃談又詣治老向午至公所見一人坐室內
為周君佩臣乃外部供事為唐公所命來襄理也與談久之周
君即去余苗局午飯後罷治老遣一人來姓管字麟士素為治老司
書也久之啟扉崇實齋有人來因將欲所燭筆墨紙札及另雜
等件列單為其翼日携至蓋萬事俱從買物起也是日擬公文二
件暮歸遲復過治老談良久既辭去天已昏黑獨飲于同和居
見陳翼仲手簡知來訪余以亦有治老調約明日同赴公所
二十八日晴晨翼仲來訪俄去向午望林後至小談去向午趨
軍坐久之即赴公所管周二君已先至俄翼仲亦至商辦公事
昏晚至吹天府與春孫詠人談待暮先歸共飯夜歸觀書
人有短視者離物寸許即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毫芒觚賸云曹
溪金盃年踰七十見人有疾者輒為披取其疾肉色云疾處有

雌雄者領下有鬚種，能可數亦有老少其色白但其口
稍黑耳豈不奇哉

余遲速來院書幾若不可寓目者能不閱方則日記枯索幾不
能下筆亦一苦事

二十九日晴晨作寄杭州親友書飯後詣公所俄毅仲詠人陸
續至逮暮乃散日來午書要文皆為常公事歸途後過治老
公牘文字有一定格式所謂為。事准。等因前來查。相應
。查。極可厭而勢不能不沿用之蓋不如是則閱其不
能一日勝然

我國官家事冊籍錄重視善字用而一不可廢蓋必如是而
後事不遺誤皆有稽攷亦一定之機蓋弗能改也

十月一日陰寒向午至署小坐因詣化石橋訪益齋秉庵談苗
午飯飯後至公所是日收文三件晚歸家祭益高秉庵自城外

戲園中散借未余高中談夜深乃去

道家所謂小周天內通也夫周天外通也通乎內外徹乎上下而元珠產于窈冥之中即佛家所謂舍利子也然亦非絕嗜欲慎起居調元氣持之又久不克有成

築基也鑄劍也服藥也一而二而一者也散其聚之闕其補之虛者實之是為築基運用自能呼之立應能隨人言是為鑄劍地出醴泉天降甘露是為藥候至人服之乃可以成變化而通神明矣行之固難聞亦不易余積十年而始獲得其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氣相求同聲相應良師益友海內幾人其不期而遇乎心而合蓋有自然之前因非偶然也余安能言感哉

二日晴日中詣治老遇翼仲共談俄暑仙亦至暇至公所擬奏咨稿底是日外務部來文云法國人援案要請我國聘請代辦郵政之法人不審何以覆之晚出城赴黃積仰之約夜歸

我國此次議憲法釐定官制政黨中有無形之衝突相持不下者幾月好矣卒之兩黨人皆失所望而成今日之結果抑亦奇矣競爭海中波濤起伏不常冷眼人自旁觀之頗得無窮之妙趣編製局所議定之州案人之知之及詔旨又似全行改易則朝廷收權之微意也

三日微陰起作日記日中詣治老談暇即趨东城見唐少高蓋甫自天津歸來也談久之即至公所辦事傍晚詣順天府時慕先已返宅遂亦驅車歸是晚尚惠匡未見安謐留晚飯車自云在美對華商演說頗動人之感情有下淚者

四日雪屋瓦皆白奇寒晨詣潘經世談又至履肆向午趨署午後時大風映時霧赴公所室中熾石炭決人陸續至備奏摺用閑防日期摺明日遞晚歸並齋乘庵在同和居招飲即赴焉飲罷益高偕至余為中談

劉公之出獄而赴東也異常之迅疾蓋有墨派人專使接引之

一是供給皆其黨人任之劉公不憂其所歸矣
東南吠聲者輩紛爭駱政之自為而自忘其為閑關絕市主
義稍明理界其多不能之吾不意益道人亦表同意也平陽侯
官一派皆後高于頂終不敢抗言為輿論所箝制也陽春白雪
知音者希為之三歎

五日晴晨觀方日中詣法若即赴公所辦事茲得少翁指咨調
文晚歸途復見法若夜作日記

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
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
云三載致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
乃服之子產賢者也其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常材乎竊見比來
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共一二年少者三五月

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
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
能興行風俗未解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
弊日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州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
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為苟
且而已臣請決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
致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佐
修向并墾土慰勉善公卿有闕則擢以勸修政績與同抵犯貪暴者
放歸田里以昭聖朝賞罰之信則為善方之人一喜于道夫政理捕
弊莫過于此忘山曰此疏于三代下群縣之通弊慨乎言之至今猶
未得革除也蓋不去此弊則天下理民之官皆自視其職任如驛舍
如郵傳誰復盡其心哉漢宣帝稱與我共天下其惟良二千石是以
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功也吾願

當局者且休言地方自治而先用漢宣久任之法庶幾其可
六日晴風晨詣楊杏城不遇又訪子蕃誦湯老落午飯于六
國飯店赴公所辦事晡訪洞齋又答拜楊莘甫賀李偉侯晚歸
擬也墜幕兄在余寓中談風移不息夜秉燭去幕見許從余往
談坐久之即歸仍作日記

宗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
考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
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
十惠化流于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樹蔭垂名斯為美矣
李牧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忘山曰久
之一字乃為事成功之母也然而求速效者紛紛皆是矣
七日晴晨起無事蔡鶴卿過誌向午趨詣公所時張唐二長官
先在商部昨有信至云陳列所開籍請各部堂司入場觀覽竝

贈優待券俄待張唐二公散余與周佩臣偕往勘視屋舍備作
公所屋在石大人胡同頹朽不堪用後往視理藩院舊址步行
二三里仍至公所晤翼仲晚至太昇堂錫文初約欲夜歸
昨聞人談及其報談人之不用者名曰造真機器亦新名詞也

八日晴晏起落午詣湯老談即趨署晤建侯字香許存童六韓充
國文一席遂赴公所晤佩臣謂唐少翁以工部筆帖式名單進蓋
長沙欲安置數人少翁領之俄後有他客至余遂辭去後至公所
小坐見麟士晡衣冠登車將出城赴錢氏昆仲之約途遇陳翼仲
主談教語即各登車去錢氏昆仲設醴款客于全蜀飯坐有佩菊
子平花農勉文子壯稚鶴貫三壯君談及鬼怪事言之鑿鑿

晚歸途復謁湯老談良久抵家已昏暮觀道鑑評語
申涵煜云漢淮陰侯有死罪三一陷鄜生一請假王一期會固
陵不至高祖久不足于中而殺機發動已伏於脩武定陶而奪

其軍不待虛夢之游也

漢三老多賢者觀于廷為義帝發喪白庚太子寃狀皆曰之于三老
文帝遠詔短喪蓋為吏民加恩耳非指太子也景帝竟以日
易月遂為千古罪人

主父偃鼎食鼎烹桓温流芳遺臭前後一轍蓋小人安心立志如此
九日晴晨者康侯過談向午趨公所寂無人乃詣王相家談復至
公所康侯至章晏仙已先在未幾詔重時伯相繼至俄又佳獨
唐少簡談及籍事地太狹小願躊躇晚始歸又獨詔老未見
十日晴是日萬壽街衢間齊懸龍旗結綵慶賀有萬人臚歡之
意是列為前五十年所罕也午偕芝橋赴鄭王府樂將軍叔和邀
食神肉滿人風俗每年擇日祀神招集親友餽以餼好府第中
禮尤嚴肅賓來引贊庭殿森然有如禁園向午出城若持此未
訪其補詣詔重列為未歸因至殿肆小坐遊暇陳列所農工商

部長官咸在樓上下三層百物瑰麗遇達侯果臣許君歡嚴即
入城訪新吾通鑿景殊知益高在三慶園踵往訪之昏暮始歸
後詣次老議事

十一日晴晨頃達且暨壽介眉偕至俄去嫂病延醫蘇姓者診罷
後為潤牒診視潤患氣痛已多日美蔭午趨公所唐長友到同
舊理藩院為去人估去考將退還為郵信作公所明日可至屋
是日未考云多幾多客是地當年飯晚散掃後詣次老
是日治考下堂諭暫設籍事機閱有會計及庶務及文案等屬
于文案其曰收考考交監印委考計委又別設籍事委皆派官
多人余充庶務自是理錄法劇手間暇可靜坐展卷矣
十二日晴晨詣順天府見幕見簿午即赴公所張唐皆至飯後偕金
向目及該重往視就公所皆春派任庶務考也廊廈崇闕後界
加修想時木瓦等匠務集余一、指揮限日竣工晚掃

十三日晴晨赴謁次老運龍伯陽次老出匿名于指斥郵部有
屏滿素因命速調滿員向午至鐵路局小坐因謁新公所督工
晚始歸以車迎益高正演習天宮靜編法回公侍云我步莫崙
巖却見劫冲動豈幸改行人山風吹我領詩有三百篇神味豈
漢魏下所敢望是夕明月在天益高去時已夜分

十四日晴晨來初九謁次老查當後即至新公所俄又謁局
張庚二公至晡仍詣公所望正記一切晚睡經世諸人于因豐
堂坐有梓生華甫昌士講君同胡芸英已病沒

十五日陰晨赴公所聯印出至新公所與記洋行議辦什物
極瑣細舊午至局與講人素衣對語胡象公送殮友雲至晚
仍詣新公所暮歸

十六日晴晨衣冠往賀朱湛卿後送潘經世行舊午至修記洋
行購物因赴新公所又赴局與次老交涉晚賀吳佩高嬰婦即

歸夜存李二君過

十七日晴晨赴新公所過修記洋行是日在公所望工一日晡
與次老向辰飲于東興梅晚詣唐謁張

十八日晴又在公所望工一日晚至義善源又詣新吾園益
高將於星夜乘車漢沅南歸適趨與德益高云明製鍊術其
日知最居居金陵剪子巷益高到都多他事日以觀劇為樂高
後句留不歸一月移徘徊不忍去云夜送益高登車月明如水
車中遇李石棚亦於是日南歸

十九日晴晨赴新公所俄又至鐵路局即回在公所中終日監
工時規模粗定向臣該老均至晚掃鐵柵過談是夜母與慕兒
偕赴汪公侍茶會

二十日晴晨赴公所料量一切舊午時次老二公咸至以是日為
遷達之第一日門庭內外皆結綵凡有調劑差者相繼至此龍

伯揚建章閣伯新冕鉤李璠琴稷勳誦人張唐二公對眾法開
办子宜俄吉是日誦兒孫毓頤可厭

二十一日晴渴次者即趙公所又詣次臺商議零雜事宜落午
次若點依值宿名學新調人員未者又數人如奉一山馮翼謀等

二十二日晴風晨起君彥龍未好亦調郵部者班侯亦至向午
趙公所料尚雜事落晚詣王相即担芳州夜未休

連朝奔馳部省攝措零瑣事物遂與書卷踈隔不覺化為俗人
且又多暇親報仗聞見壅塞如居井底其苦秀狀而日記又荒

蕪多日執筆列多一事可錄矣一理可言
二十三日晴風晨詣次者即趙君俄次者亦至

是時項城以朝廷已改將組後憲法又立郵部遂自請開去
一切兼差存旨命允而唐公所理之鐵路亦恐將歸部轄不似

獨立張公是日對眾畧言之云云一部三長官權限若何查分

聞唐之意欲言鐵路而以右侍郎專督輪電此說實如何眾

莫對

晚出城飲于聚寶堂岳柱臣宿也俄又醉至環林金蔭園約

二十四日晴晨詣公所飯後往視子瑜時適庚春屬亦至晴詣
順天府晤慕兒即恒著思者制組後善法

二十五日晴晨詣公所龍伯揚獻議將文案實分六股一曰
鐵路股一曰車乘股一曰內文股一曰外文股一曰電信股一

曰內收發股在案茲派多人各任其事漸有端緒晚散歸
二十六日晨王相家取婦往賀即至公所為文案辦辦筆研楮

墨並理一切雜務晚散歸
二十七日晴連日奇暖渴次者詣及議官初事宜向午趨署唐

公至以門外不潔怒斥圍者俄張公亦至時公所內外上下已
有七八十人

蘭

江西萍鄉革命軍起官軍一戰而敗巡撫吳重熹以電奏請受
申飭各地方防營皆不可用頃令他省兵合剿蜂蠆有毒信哉
自五大臣致察政法歸相與祖後立憲表鐵大起衝突鐵固器
相表亦失勢所獲兩奴僕傷豈不殆哉

二十七日晴晨起以門外事屬張弁首領坐庭務至心劬
未相助婦辦一切什物晚周采目得飲生省鶴莊劍秋藥塔原
仰詠君采目部軍為金極精夜歸聽大鼓書

郵部開議人之視為膏腴爭欲例肩而入長沙始亦欲藉權材
選其能迫于情奪于勢力不能拒遂致朕裳競進其不免履祿
簞金銀為一黨矣我國事無可為此其一端也次者歎息不已

光陰馳如電於休日記時倍感觸腦筋所設執筆急進俄頃十
日兩降冬短盡遂覺大地之轉更速竟無計使之力留也

二十九日晴晨詣廠律已榮實這小生即趨公所命匠人製生

具長六尺闊二尺許高二尺可以坐可以卧衙署中多用之柏
暖山玉時閱丞泰已簡右丞陳昭常左丞儀那晉右丞儀旋聲
基是日長河至同為都見丞泰儀注皆不相類落晚詣丞將相
同晤後伯夜飲于同和居昌士館也

三十日晴晨詣次老即趨公所同晤日丞泰履任商議接待之
法晚往後過法老語是日官制州案制印成得十好毋至法老
觀之法老去時報所論表鐵交事事期謂局兩堂對峙頗可危
也余謂此類為西國所常有不足異所慮其滿漢之界也自此
並不能解

十一月一日晴是日丞泰蒞任圍軍衣對稽集考記盧洪明以
犯過撤差逾午詠人咸散余是日值班宿署中

更深漏靜錯火微明別有一種蕭索清寂境狀使人沈沈若有所思
電報股唐君 德萱 晚來值夜班與誌良久唐更俄去余展卷几

上微觀之即欠伸欲眠

二日陰寒文案至後壁用窓灰飛瓦石狼藉不能治事諸人咸
集余庭務更相与诋詆又議以設研究会惜以地狹卒從容請
學之所

胡侍郎送摺呈日上有旨郵部右侍郎以吳重熹補授江西巡
按以瑞良調補胡以郵典郎優

丞泰來余往与接話良久陳君尚持廣東人極和易善話那君
即琴軒相國之弟提君則曾至米游學其也

晚归昌士過話時大風狂吼聲震窗戶余肅然聆語昌士曰世
實之素者如此風昌士取余忘山廬詩牀讀之俄頃即去

三日晴風晨到公所丞泰已至是日獲新得日說電術奇談車
中累觀之比至公所則諸輩紛如談事蓋授竟未能展讀是日
文案至壁牖洞然朗徹几案陈列整之坐牀亦製成可用晚為

散余詣新吾晚飯夜归作日記

四日晴在公所終日矣甚事晚归觀電術奇話終卷

我國小說之叙人一事也往往先辭而後合先苦而後樂外國
小說亦然惟我國人叙事筆墨每至水窮山盡要輒借神妖怪
妄以為轉捩之機袖西人則不然彼惟善用科學之真理以輯
敘之如電術奇話所述蘇仲達之感電而反其腦後後運電而
正之秘密傳其所述蘇朗笏之目替而後明皆借科學實理以
證之俟讀其友悲為甚而累多漂眇刻信之語所以可貴

催眠術電術奇話一考別多佳妙實獨寫天香樓上見牀二人

謀害林鳳美一節最可查可快是晚話話設者三人入生良
久妹以他事先去鳳美往壁向鼓琴自鏡中見其袖出藥注
鳳美酒中鳳美陽不知俄還坐舉杯交讓故墜指環于地見倉
皇伏而代拾之鳳美潛易世酒見不知之又勸飲者盡一杯鳳

美後往致珍久之回視見已昏迷仰臥不省人事矣鳳美乃獲
脫身而逸觀此事大有櫛搔背指菊花開之妙

五日晴楚公所唐公已先至俄揚杏城未幾公亦至三人密語
亟泰以下皆避出晚散訪文初即日夜與黃克誠

同人言彗星出西南方夜五鼓乃見究不知確否寒夜無人起
而觀之

天象何與人事星學大明人蓋漢置之而我國數千年社會中
之心思耳目以迷信故遊六組織一習慣之條例爭以為驗則
驗矣蓋高者在江西與一星相家預睹二事皆矣即戊戌庚子
兩次之變也彼人皆窺星象而豫知之豫言之

六日晴謂治老見密摺一件蓋唐公欲專管借款鐵路云已與
即議妥治者為欲持視即往上海大風不止原侯亦未回指云
所映余先出城至義善原小坐俄衣冠往謁戴師未見遂至

長棲寺許志實為其父設奠眾友雲集慕見亦在焉晚归是日
先人忌日亦祭飯後作日記秉履至亦奉調入郵部

今年朝廷等他新政惟立憲二字見諸謠言及各部書設一為
亦不分滿漢又實行禁止鴉片此三其差快人意

東人窺見我國內容之腐如鴉片烟怪其可痛遂其不同其為
改革与否也法製可改也人契何由改之才藝之窳可以學進
之也道由虛心之表何由易之當此強鄰逼處冰凍火煎之時
而此相費為捷私以相競懷小忿以相中傷漢姓不為大局計
嗟之與之不存毛將安附禮樂之下有完卵邪獨何不一思之

袁項城積年為朝廷所倚重權勢薰炙海內莫不側目而視
政府亦幾憚之由今觀之固自君子也不然彼何苦自解其兵
權新於袁程有憲聲豈以震懾遠近袁失兵柄為袁計則安矣
吾為天下危之

七日風晴晨詣陳簡持未見訪顧汝言誌良久即至東廡許與
借至公所引見唐公俄治者亦至閱明日所乘又改易仍坐乘
調人員計三十二人舊晚恒行至基督街馬駟車軸折遂易車
而恒作日記風不息

八日晴晨起易衣對社賀季冀侯將于明日將娶乃河南張公
幼予之女俄送松鶴老之行遊招客數家詣那錫侯植之皆
見日中至公所午飯哺婦途過子蕃誌晚接承報終淮徐俄
民窟聚清江浦凍死者日數百人呂盛二大臣電請賑救誌乞
緩傳實省捐夜作日記

閱益高云奈端創三大條例而呈算學出現一曰萬類之中大
物能吸引小者一曰凡物為不運阻力能動而不止一曰凡物
之身量相殺其大者十倍其與小者之連力亦作正比例此
人之所共知也余亦有三條例一曰萬物之生七年不為動物

可攝聚而成一曰萬物皆動多有靜者一曰萬物之森列于宙
合向未有不相交涉而能獨立者名山曰善析名理而多文字
障意見障習慣障者吾獨服黃道人

九日晴午往獨沈蘭秋師即趨署張治老至誌及郵部開創
不易項設寺內學校培養人材以備任使又派人員至調查
方能將輪電路郵四種情形瞭如指掌不受人欺蔽哺然檢部
中所購西式器具著歸商部郵部均業評改整事

十日晴詣治老呈日治老交下吳州案十八分命頒給評議
員十八人余携至署四數經者每人皆加給編製局所定收

先通則及郵部官制各一份限十日內各投意見書待長官閱
定余呈日早歸擬用議本部官制辦法七條第一條即頒發州
案限十日內各投意見書第二條分別已決議及應採錄之條
款項第三條摘列提議事件騰印頒給諸人為用議時向若

之預備第一條選擇開以期日第二條開以時由主席提議及
決議第六條每決議一事付議用筆記錄案從傳觀畫押成初
議之州案第七條州案定限十日為多異言作為定議倘有
疑難許再投票見分開第二次會議此決議決作為定議傳旨
施行

十百時以所擬開議辦法呈請老園即赴署度書官已先在
舊午治者至是日凡到部任事人員皆約定津貼議事規則已
皆給函奉及文案至所最不能一事即議人畏用議事廳也支
議事廳考乃公理者現之地考一人得行其私考也我國議事
素多規條往之名為評議故實操議一二人手中其解議人皆
不得預聞是故不用會議不設章程則所投票見考何殊上條
陳維云採擇群言其採擇與否不可知也即偶有所擬取美
其當理與否又不得而向也惟合聚于一室許其發言則筆所

不能盡其言所以引伸其意者不相通考而德可以表其情
又況者主產之人靜能物造之詞孰是孰非者自然之判決更
無慮築室道謀也夫何疑何懼

十二日晴向午訪龔仁舫即赴署暇談治者至擬辦咨文向外
務部抄錄鈔錄案卷補錄寫字依各員職掌清單以幕見函交
來內外城女學傳習所捐簿一本晚赴順天府與慕見共飯戴
月乘馬車坦途人抄錄郵部查調人員單

終日錄之字讀書時自啟面目而憎謔言其味矣昨夕將郵部
官制州案大加鈎乙改定多可施行其惟未考而宜俟待調查
案卷及詳酌增立科目一時頗難定之

十三日晴晨公記印方局朱君未通即赴公所是日治先未刻
唐公來余至而末上堂向辰該重感至與治重議定官制法又
見黃葛齡所上條陳詳觀千言時局字墨四及一切籌辦事宜

大段粗定應物子日尚一日惟父業系筆研瑣細不年所需晚
繫仁初得飲醉後林坐者未忘仰楊仲莊識人又有連着生其
連聰肅之子入都引見差分省之通判也夜归

崗萍鄉匪亂強將平靖前英自謠傳云多有陰陽醜凌失守之
說今探知不確所謂我國官軍禦外患不足劑內亂者好此說
於能立也

覽小杜詩冥鴻不下非多意寒鳥归来是偶然用典造化無跡
夜与母姊等共話往事新越二十好年猶歷之在目眠时明月
中天夢里年雲

十四日晴晨觀水

筠邇隨筆載有妓從士人會飲臨風舉玉屬詞公曰如中雲物
寫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妓聲名頓起

宋牧仲才子昭為司勳郎家宰黃公樾問曰淇園之竹古自稱

之余數過其地絕无一以何也子昭對曰淇竹自漢已言之夫
公曰有據乎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今群臣自將軍以下皆
負薪實決河以薪柴下淇園之竹以為榱歌曰薪不屬兮術人
眾燒薪條噫乎何以禦水類林竹兮榱石苗蓋明驗也公為嘆
服忘山文人博古往之有以種趣哉

未午赴筵時皆至日本通信省陳制排印成先後交到一百
部已分散外皆貯存晚归作政星樓及汝霖方

十五自晴書聯保文材借其弟玉俄康侯達臣同來叩去風起

塵飛觀水

亭林菰中隨筆云科舉之法自漢至隋以前惟考卷与秀才常
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昭經常行至國嘗問荆公用事改取
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昭經括廢

忘山曰人患年仁年勇不患年智既有仁與勇則智增一分其

仁与勇亦擴充一分

補郵部缺及暫行章程尚未脫稿晚出城明月东上到聚
賢堂是日悅靜涵仍飲餞于梓生舊同僚如晉錫侯啓功等揮
寬仲錫文初皆在余不禁有今昔之感

十六日晴晨起會經堂少費來携书数种一曰蘿摩亭札记一
曰丹鉛侯筆一曰消暑隨筆余皆留觀之向午趨署唐長政已
到丞春陸侯至是日須臾司員津帖余每月似得八十兩与工
部主稿同晚決人皆散余留值宿李秉庵值電報夜班楊雲史
嵩鶴孫咸留晚會俄去會者南昌午家密電未編覽至此卒也
又徐秉庵亦去余獨坐觀书

消暑隨筆為潘文勤之祖芝軒先生輯多採摭唐宋人說部所
載故亦亦法之習兒共時何一繙閱頗足排悶
夜靜月朗星稀翁翁俱寂

十七日晨起觀书朝曦射窗

大唐新語載张文瓘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瓘
減其料文瓘曰此舍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之美不任其
當自陳乞以廼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惠名國家所費不左
於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不為多也又用元中陸堅為中书舍人
以擢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批道為豐贍詔報刊曰此亦
何益國家空耗為此費損將欲罷之瓘說瓘之語詔宰相曰說
聞自古帝王功成列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耽聲色聖
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弊正即是聖
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
言為未達也

晚報歐洲大陸十日前風狂雪怒成巨災鐵路電報皆受損失
毀斃多人

本日為陽曆一千九百零七年元旦

傳言郵部官吏部抄錄之某調人員摺于人名之旁或作一求字或作一乞字吏部長官不解以問司員亦不知所對遂疑本署人所為欲效壞吾儕之名譽耳使人至吏部探之乃知所謂求者應入求賢科也所謂乞者入冊說也蓋辦事人暗記仍吏部所為始共釋然 是夜陰黑無月光

十八日晴風起余已批就郵部夜掌章程底稿約廷君明為來余高中為余騰寫正本日算終去夜月色皎明

左傳襄十一年臧武仲諱上所不為而民為之是以加刑上所為民亦為之乃民所也忘山曰二語極有意味

夜穰仰來電話稱上海地事孫蔭亭以其兄荔軒之喪年暇代辦交割將先接收料量填土事宜余允之

荔軒昆季五年前在上海往來最密荔軒嗣游海外一周地軸

人極英敏洞悉時事及奉項城之命來天津謀理官報号五遂偕眷來唐津地亦時之至京師余記八月間在彭亨詳程見之蓋烟即歸道山年甫四十四五

十九日晴晨起盟漱已早會奉飽即趨署向午夜少翁未異云接趙智庵書郵部左右民屋可以收買拆擴署中地畧命代抄覆書註辦理是事哺以昭為余錄寫續抄之稿信章程日暮而畢

晚歸檢所抄章程後增數條即于各司皆列入核銷款項之政掌又于電政司中設電學科掌核立電政學堂事宜夜作日記

二十日晴起暇觀書即趨署後仍照常為鈔寫增益更改數條舊午稿成諸重世伯次基皆審觀之暇治老至因呈書閱

所抄政掌大概書設承政廳於承政廳下設三房曰電信房曰文書房曰監印房又設隸于承政廳書四局曰會計局曰庶務

局曰編譯局曰測繪局此外又設四司曰郵政司路政司電政
司船政司又司設部中又外部之司書記官司生外局設
外部以下不設部中有司務及技師承政廳丞丞以下設主
書記官司務司生

存幕但見幕見留晚飯繼續

天下事皆一變遷推移之境豈有常也惟佛乃能真常未成佛
之先無論何境界皆能以暫視之以傳舍視之彭祖豈不
壽乎八百年如俄頃亦暫而已矣亦一傳舍而已矣李爾毅以
宰相建節北洋三十年之久今安在乎亦暫而已矣亦一傳舍
而已矣是故暫之一字無論歲時之長短久促之終歸于更改
則其為暫如故也惟不變者乃真常惟佛能之

二十一日晴晨賀雨郊乃瑞鶴莊兩家姊妹皆於夜間禮成余
言已遲遂往祝王相壽日中到宴午飯略重至余觀侯孫小

說未竟數意也聞張唐二長收咸至馮次臺未德及亦子叔限
蓋以唐侍郎嬖文仲呈閱之遲晡余去詣丁君厚高投刺遂往
送連荷生行連王肯高家皆見肯高改良客產吾精俄經才亦
至晚詣越生樓文君博亭坐飲在坐多不相識者皆外務部司員
英人駐在長沙城內營商部且不許之英使不服也

晚歸成小詩二首題為桃源園詩云桃柳隔前溪漁舟竟自迷
人家何處是遙指白雲西流水自潺湲荒山如畫裏別筆徑可
通祇此二三里

二十日晴連日奇暖閱直隸四境皆有雪獨京師無之起以電
話詢知二我已於昨晚到都欲去訪之落年趨署在中觀少

毛詩卷耳篇小注后妃佐文王求賢審官之詩徐溝喬氏曰儒
女或疑后妃不啻預聞國政不知也姜太任太姒所謂聖女非
可唯酒食是議概之考討之駐歸言其惡其惟其言是從故有

此難司者之戒。后此有遠見卓識知求賢才以助國斯固贊君德而非奪主權也。忘山曰通論。

晉朱伺有言曰：兩敵相爭，惟思乃勝，思之一字，為兵法之祕訣。為孫吳所未道。

在軍中與二我以電話互談，飯後即往訪之。二我時在煙州，三司因睡至，登小橋與促膝談。二我自云汽船中遭風折舵險甚，又在上海重病，幾危，余皆不知也。二我方雜髮，余坐其旁，二我盛贊東國山水之佳，晡時至。二我家中後共談，後為二我誦詩一首，題為秋夜獨坐，詩云：菊蕊俱窈窕，明月上引領，望清暉。天高白雲降。

晚歸觀方作日記

二十三日昨晚陰雲四布，有醜雪素。今早又放晴，光起，鹽澗畢，雜髮即趨，異觀偵探小說世伯話重次，臺均至時，有參論命議。

露

定座泰及諺司亥等之，权限晚散詣新吾，留晚飯。

前觀報紙有詔欲進尼山為大祀，今又議建曲阜學堂，蓋亦昌明宗教之意也。

民政部實行禁烟，又欲禁賭，賭風余皆贊成。

余前悟得自道以外，弟子皆暫無有常理，尚有一語曰：未未之，不能預測，能似極平常，而在我則為閱歷之心得也。

在天曰：自性在人，曰：當性所，謂當性即人心中之自性也。聖人惟以人心中之自性，配合天地之自性，是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是謂人與天化合。

是晚又有雪素，比歸，明星燭照，夜間文符笑語，靜在西偏屋中，就其談別數月矣。

二十四日晴，起，累觀書，即趨署，日中至胡芸若家，與慕哥約公，祭祭畢，飯于六國飯店，仍至異觀小說，晚歸，風起，陳樸高在，家待余，因留晚飯，樸高俄去，燈下觀報，亦無云，乃去，風後觀書。

北史羅結年百七歲後典政百十歲政仕百二十乃卒壽其為
近世所罕惜後世鮮有傳之者

漢後主對晉王曰此間樂不思蜀矣人以為驢語禪雖驢不至
此所以為是言者隱合全身遠禍之道晉王被其欺何後世人
亦被其欺耶乃真驢矣

自古兇人相聚未有不相殘殺也小人共事未有不相擠排也
二十の史中亦不勝書矣

馬一高先生曰樂莫樂於寡欲憂莫憂於多求益莫益於知非
辱莫辱於多恥忘山曰余為增一語曰榮莫榮於改過

二十五日風止晴流鏡觀碑觀書

申涵煜曰嚴子平謹烽燧是軍中正律音羊祜獨經裘緩帶有風流
儒雅氣象與謔晉公胸胸論中岳武穆雅歌投壺可稱古今三絕

又云晉賈北肆先人理滅絕而名士如潘陸左思之徒方且奔

走板門望塵下拜時有董養獨以為大恥將作入蜀終隱真其

高人眼界局外自清

楚畀余昨微咳以感熱故今日微寒咳竟愈

汝老欲甄別書記授意亟奉蒞晚歸見暮見飲于同和居稱霖
約夜作日記

徐構喬氏曰少時讀仲子有文在手曰魯夫人心疑夫入二字

或亦成文魯字筆畫多詎能成文於手邪後知古文魯作𠄎
乃悟手文或能如是 見蕭摩事札記

說文娵妓皆訓婦人小物不知為何物陳詩庭以為是鳥下後
著之物非也待攷

喬氏曰唐以為孟子一書於居詁子之列史曰休曾有書欲列

孟子于取士之科見亦偉矣

皋繇之繇讀作遙鍾繇之繇亦當讀作遙世說庾翼稱鍾會曰

何以望君遂不至蓋以其文諱戲之此其證也

二十六日晴陳樸寫過昨已奉郵部書諭派充書記里詰即去
向午趨軍車中觀書

薩摩亭札記云鮭埼亭集載鮑襄愨廷弼入獄持一藤枕夜必
陳此枕對北辰焚香叩拜既被斬當傳首九邊求其首烏有乃
一藤枕也司馬其駭怪密以上陳而取他囚首以傳此與顏魯
公兵解互相類眉山曰曾閱神仙鑑知魯公實未死蓋道家原
有兵解之說然公殆亦然也

古人中上加帽後改中製加四脚名幘頭其製小殺于帽亦有
竹胎取而著之凡唐人之巾皆幘頭也四脚二繫于上二垂于
後劉智遠將巾兩帶植橫直之即紗帽翅也

鬪桑子之戲其為人形者梁山群盜也其謂之餅其銀鏈也其
謂之索其錢縉也謂之某人則與以錢錢錢者銀錢也故以

一人一餅一索相配後之戲人与併索相離非古法矣亦見摩
薩亭札記

到署程未午是日公祭胡芸老余以待丁厚高未敢往昧厚高
至蓋為郵部推廣房屋子余因偕往踏勘厚高先為圖之然後
散詣順天府與喜生話夜归據霖是日赴部書寫履歷
二十七日晴書聯即趨軍車以觀書

世俗謬人死有歸煞當避之顏之推家訓云備傍之書死有歸
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是此風已古

今之風俗習慣大抵自宋以後多相同如官下文書輒云飛走
火速應選履歷兼供形貌面白面紫微發有鬚皆字時已如此
訃書喪端用罪孽深重八字出歐陽文忠與弟書

火砲宋已有之癸辛雜談載火藥庫培藥火作炮聲如雷地動屋塌
今設水陸通衢舟車輻輳之地為馬頭晉安帝時割淮陽者塗

地設馬頭群俗謬或本於此
唐之祇廟疑卽今之天主教

今人于生日必食索麪且以餉客南北皆同此俗陸放翁家訓
謂有姑嫁石氏歸寧見食有籠餅起問題是誰生日是宋時生
日食籠餅也

今公文平行者用咨容高隨筆云學士公文至三省亦不用申
狀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指謂之諮報今之咨卽諮也
又觀新小說日本劍晴歸夜在贊光室中談

高君素目宦蜀十年為言蜀中景物雄視萬方產竹最饒等語
蘆葦漫山遍野此外青松紫柏葱鬱千里山水雄奇絕麗登陟
最險昔人有詩云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氣象固自尔

二十八日晴起盥漱畢卽出城蒼柏果某遂訪二我談詩薄午
趨巽向辰時伯已先在方共飯余亦入席飽噉同唐長官先至

已去晡詣綱高弔其伯妣之喪俄聞鳳老至遂去共談鳳老先
去余與綱高累誼良久

是日聞總捕胡同有隸族藉其一家六口夜間為人所戕皆斃命
晚歸夜存李二君至俄去作日記

太平御覽引外傳云夏殷之制五世以下得通婚周制百世
不通忘山曰今之西人頗合夏殷之制

今人以端午中秋為令節古人以上巳重陽為令節自六朝至
唐皆然唐代至上巳重陽百官皆休務宰相近臣皆有賜焉

二十九日晴黎以登汽車赴津薄午卸裝長棧往飲于德
義棧俄歸坐馬車中孫荔軒之喪見蔭亭其歎死生無常俄又

訪彥後遇菊生又晤彥東觀彥復握人刻圖此一握懸腕書隸
風稍絕世晚以棧飯後觀劇夜涼歸眠

十二月一日晴黎以登車返都車中閱報紙見有嚴論申斥郵

部諮尚方侍郎各執意見又所謂人多不免瞻循情面屬批物
以命從嚴甄擇分別去留如青天霹靂破空而下余不覺驚愕
落午到京即趨署兩堂已先在時以滬甯鐵路及京漢鐵路兩
關防屬余監收是日日食晡如新月吐光色圍淡俄即後園晚
各散余亦歸寓中方糊裱襪禱坐坐處

二日晴晨趨謁治老談良久即趨署晡微陰有雷意与时百次
臺治重鼻仙訣人誌皆引咎之覆摺成難措詞晚歸是日覽
黃中書條陳夜抄方以一篇錄如下

西儒有言汽蒸郵電為萬國開化根源豈不眩哉豈不眩哉蓋
人之生也有智慧智慧以交通互換而日增長地之產也有貨
財貨財亦已流通灌輸而益發達當古聖人創舟車以濟不通
其視未有舟車以前進化百倍矣至今則以汽蒸速舟車之力
其視未有汽蒸以前進化萬倍矣何也有汽蒸舟車則郵便愈

捷而人之著作思想印刷于報紙者不數日而通徧遠邇夫商
賈之往來愈多而各地之物產製造為人所必需者運輸便利
更無滯積之虞矣更有速于汽蒸者不有電信乎其通志者傳
消息俄頃而千萬里如咫尺蓋人之能力至是幾與造化爭衡
神哉其何術以效之也歐西二百年來國運所以日興文化所
以日進皆因汽電二學之發明而利用之正如人之一身以是
而血脈靈通氣機流暢宜其康強壯盛百病不侵也今我中國
百度維新朝廷創立郵傳所司者即輪路郵電四者中書黃君
上書千言條舉部中應辦之事大都採訪東西成法欲以餉我
政界用心良苦推其所言實多可行其有一時難行者不遇礙
于財政之困耳維維一時則誠有難行者矣不亦不期將未
之必行其願與同部諸公勉之

三日晴向午詣署閱唐長官是日生辰相與備辦祝儀在署與

該重次盡其人縱談又與該重辯論是非之有年久不相下
是非安得曰無要之附麗於事物而後見當于物未前以爲無
所謂是非也其于物已消之後又無所謂是非也惟夫燥性紛
然業列于心目交迫于當境出俄頃之時間必固所以應付之
判斷之如曰是非則將何措手是邪噫

欲判決是非非易也必不可不注意也曰致證也研究也調
查也高年是三其而漫然曰我欲決之是武斷矣未省不誤且
謬也人顧可輕言邪

晚歸向白熈意近晦枕上易之

四日晴晨起多事俄詣卻二我迷昨所成小詩詩云亂蝶入花
叢不覺花之重偶眩風雨來一一驚毒夢是非豈是論浮雲過
眼時當局本自清可惜旁蔽迷

日中趨署與向辰詔重詔人德晚散詣新吾蓋聞蔭亭到京急

往與膠面適已他出昏黑至家作日記而蔭亭至署詔即去
五日晴晨詣法老問疾知暑瘴即趨署覽八家四六文選詞章
以養乎天籟合乎自然而佳不問力詩爲文而散而駢也本朝
文章之所以遜者皆以剛斷太甚失天然之致故品格頗下

王充論衡曰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賊
男女之性漢方藝文志列房中八家而論之曰房中者性情之
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忘山曰
西國有跳舞之俗類皆一男一女相抱而舞我國人鄙之以為
蠻野不知彼蓋有深意存焉男女相悅乃養乎自然之感情不
可制也而既非支拂則不終久遂其欲必有鬱結不能養其
焉惟能其行跳舞之儀使凡愛慕于中者皆得身相接形相依
於以暢其情達其欲而不及于欲豈非至道之極則乎奈何薄之
六日陰雪飛詣法老視疾即趨署日光微霧尚冷老牙關忽脫下

將延西醫治之。蔣午費電話詢之。則已逾矣。昨歸後。過老入
臥室中。見數語。即退。抵家檢方。今所會之。疏丘苗。即东坡詩中
所謂元修菜。

爾雅山卑而大。扈跋扈。其謂不由蹊徑。雜山險。程欲踰之也。
七日陰晨起。鹽激畢。登車出訪。語重。誤及郵部。引答之。素欲
斟勺。改定。語重。極其言。蔣午訪二我。

二我謂余之詩。格自今。及充藝學館。教習。後便漸。卑下。人品
胸襟。強亦隨之。余不覺汗下。又曰。郵部今日之風潮。乃尔之福。
蓋以是介之于懷。則生平之得力。遂此休矣。余向之。如傳夜鐘。
聲。悽怆。惕息。正坐。德間。得小詩一首。風波。搖不定。飄然一孤舟。
休怨風波。苦年。浪白頭。二我。

二我云。往國者。昔有。蠟人。滿腹。編軸。以電氣。運之。於寫字。能知
未來。

又云。天旱。可以法。使之雨。蓋乘。輕氣球。而上。用。硝磺。水。等。數。種。
藥料。噴。散。空中。可。致。三。百。里。內。大。雨。極。皆。奇。

公。值。與。私。情。日。交。戰。于。社。會。中。人。理。與。天。欲。亦。日。交。戰。于。腦。質。
中。卒。之。公。與。私。不。可。偏。廢。理。與。欲。不。妨。並。行。

查。二。我。家。終。日。飽。肉。藥。石。之。言。愧。悔。並。作。歎。曰。郵。部。何。足。累。我。
我自累耳。自今伊始。當息起。猛者。或有及乎。

八日晴起。食。臘。八。粥。用。菱。棗。榛。栗。等。雜。物。聚。而。煮。之。每。歲。十。二。
月。八。日。食。之。名。曰。臘。八。粥。蓋。素。俗。也。俄。登。車。趨。署。途。過。老。者。同。
疾。至。署。中。則。意。國。人。將。未。劫。屋。郵。部。新。起。扈。與。鄰。屋。毗。連。室。其。

屋。簷。相。溜。雨。之。跡。鄰。屋。為。意。大。利。人。故。使。館。行。文。外。都。理。論。之。
是日。余。借。譯。者。黃。君。往。意。使。館。見。欽。使。引。其。所。派。人。來。踏。勘。許。
為。通。水。道。係。彼。等。所。不。便。已。面。議。改。良。法。素。人。許。可。而。去。

覽報。江西。萍鄉。鄂。平。揚州。清江。等。處。釀。禍。江南。徵。兵。起。風。潮。

哺歸成五古一首題曰自責詩云良友不我棄始我藥石言別
君時幾何母乃道義遠富貴身外物貧賤性所安人祝我邱山
我祝我浮烟嗟君高樓其胡為涉其藩詩少想於置物理寧後
研得表相矜繞憂憂徒自煎執迷不還期負君少壯年我聞良
友言汗流心瞿然感君懇懇意金石同艾堅誓彼霧中人再觀
青天懷漸起自責努力塞前愆不遠復可圖累費神自全
九日陰雪散為微雨檢書掃除高中整坐年塵襟落午趁巽時
地還成存冰滑不留是在巽觀報

哺謁王相相病累愈退志已決明日將讀假一月待以正印南行
歸已昏暮室中梅花欲放觀書

楊氏丹鉛續錄云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
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餘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
上有跡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通糧運以備軍需忘

山曰溝渠縱橫且足限戎馬之足使不為長驅古制之良莫大
于是惜哉屠于後人也

易治容海淫楊氏云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
治字送冰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治也語精

十日陰細雨雜雪粒地皆凍滑起觀書俄趨畢將出登車下階
足踐未穩而踏失履股腰間奇痛僕人扶起累運行良久仍登
車去至巽未午以電機詢治老病程未瘳豈可憂靜坐觀報

英倫敦將設支那文學研究会西人好博如此

南史有電數千字極反對改官制乃彼以為府與巡道皆不可
裁又謂理射局及高等裁判所皆不必設中有警語云天下本
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安能擾天下惟才高者後理未深慮勢
未審乃能擾天下耳王安石豈庸人哉云云余反覆其言於目
前之民情時勢頗有中肯者

晡歸新吾及鄰居適在余高中坐晚去夜觀少
却陵川論書云太嚴刈傷意太放刈傷法名言

王與功云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
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忘山曰薛氏此賦惜今已不傳矣
由白見

十一日晴凍皆融起盥漱畢早食食已謁洛老問疾疾加重向午趁
巽世伯診重次臺詠人皆見閔巽中小有風即晡詣義善源晚歸
夜休後歐陽石芝少讀報菴池北何誌

阮亭云今之朝報或曰邸報亦有本見王明清揮塵錄趙昇
相野類要云朝報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後者編定請給事判
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省謂曰探者探衙探之類皆
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飾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
又六科繪音冊子號晚帖以當晚印知之次日乃登邸報故曰

晚帖忘山曰此即今之抄報

十二日昨夜雪飛晨起屋瓦盡白登車訪二我將前所成自責
詩為誦之二我云此詩乃杜之學陶也余又述昨夕枕上所成
洗心一首錄如下

我本清淨士端居多俗好能存朝市間絕不事權要朝起弄琴
書夕歸研至道所友一高人清言盡機妙寄素篇詠中為物盈
懷抱一朝染名利勞生遂州之日月為昏昧天地忽焉擾是非
生荆棘榮辱日顛倒入室愧妻孥臨淵慚魚鳥本性不終沒寸
陰良可寶富貴豈累人洗心苦不早

二我頗贊此詩以為高渾

二我云東游者歸多不嘖之稱道日本之盛法度也山水也人
物也幾疑為神仙居矣以過吾獨不然之吾之游日本凡兩度
矣相與人情察其體勢至孰日本美豈以方我中國人之好世

怪豈不於中國者天然之國也天時之正地利之厚人民之
衆開闢以還越數千年曆古聖王經營之締構之精華歷未嘗
盡洩程有所需而未欲一旦竭之也天運盡人為啓後有作者
其庶幾乎吾不敢近觀惟遠觀焉日本之疆域比中國一省地
瘠而民貧智力罄矣對用彈美其制度文化初竊我唐今勉觀
隨歐西能吾觀其局之然如弗勝未美我國人士思理之偉大
也皇之於此有所窮未美中國之擁據雄厚然美不為素也
中國之止吾知之矣止于人也非天止也日本殆止于天乎人
止吾吾將觀其後後天或將興之天止之國人力其可幾乎
十三日晴霽往賀查城昨奉命補農工
商部右侍郎即詣法老向疾閱署愴
訪子蕃譚薄午趨署觀報

南北滿洲俄日之關已戰卒皆卷甲歸矣而振徐二使歸為人
言露日之旌旆猶林岫而基布也詢之劉荅曰皆衛鐵路之警
隊嗟之戰卒邪警隊邪吾烏得而知之

昨荅相悔若未遲即坦見暮先夜後稿若書作日記耕耘過譚
十四日陰雪飛輒止以電檄詢法老病固視昨如故鹽澉畢坐
高申清理零細穢雜物凡故信及多用字件悉舉而投諸麓
亦一大快也法國書館如是可重不能定天下惜以人治人義
盡者尤當仁至所以為難

蕪報凡居佛寺中晨鐘暮鼓使人發涼省身有知其所有作何
事今迺悟曰時哉時哉蓋不同出世法入世法所寶貴其厥惟
時乎時一過不再來失時身一子不成是故西人愛時如黃金
未有散錘擲之浪費之也晨鐘報晨暮鼓報暮亦使人知時而
已不忘時而已非有他也

陸簡持過証即去觀書

昔晉阮遥集有屐癩祖約有錢癩其癩同初不辨高下會有客

詣約有射物拊播未了見容玉傾身障簾詣院院方吹火燭履
歎曰未知此生當著幾兩履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判

十五日陰展徽戴文節山水冊頁是亦我國之美術與書法同
維其西國油畫有殊而韻趣蕭然足助人之胸次

人之齋中案頭自書籍外不可不置古碑版及名人古畫等事
靜坐時披覽之洗滌多少俗腸

詣治者尚疾閣其言累金因至殿肆購地圖二一大清府歷州
和國一五洲方圖議價甫定觀窗外雪大如掌持圖急登車去
比去雪又微矣未幾果日出

農工商部已將歸併工部事宜辦法出彙余見其彙底頒行各
衙門者

晡往視林耘卧未起即休前与德良久始去詣新寺留晚飯夜
歸月以往視幕兒

十六日晴晨起觀書

丹鉛續錄錫不受命而貨殖焉人以殖利生非也說文殖脂膏
久也蓋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韓文公李邢墓誌家
年殖財即用此意

又云易其廬墜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其
取其身也象其茅屨之名赫神是矣屨形獨覺知象知祥是則
象取于幾也

詣治者尚疾因赴署晡歸觀報

美人經營巴拿馬河招工白人年應其日本西班牙皆拒不
屑乃取涉非洲之黑人而為英國所保護凡越役者以日論價
毋以時論價美人又不使將取法華人於是留美學生大懼遠
去祖國爭之申言利害欲政府堅而與定約

晚讀陸士衡歎逝賦及潘安仁閒居賦感舊賦謝氏雪月等賦

夜休後介石少觀江苑珠林時月食金琴四起狂尋舊例救護
十七日晴衣冠出賀戴少師以得免徑薛平訪林林德余初疑
林所返粵有在津晤彥後始知程在都也俄詣殿持地球圖
即趨軍中觀之

古者謂使者曰信晉武帝奏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
陌頭屬其信會古樂府云有信數寄少無信心相憶王右軍十
七帖云往得某少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
取回少耳今流俗以遺書為信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為
謬矣見丹鉛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為曰阿堵迫世不解遂
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曰阿堵猶唐人曰瓦箇今日這箇也故
殷浩看佛經曰理亦虛在阿堵中顧長康侍神曰精神物亦正
在阿堵中謝安語桓溫曰明公何用歷後置阿堵半且也凡觀

一代少頃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便通一方之言不為不尔也

亦見丹
鉛錄

到蜀向辰諺君皆在哺忽觀邸抄又有旨申飭唐長官並將陳
右丞施右春開缺以為密聖不孚蓋翰林侍讀馬吉樟所劾也
晚歸觀報聞去歲火車炸彈事已有生名一曰陸保良一曰黃
易夜夢吾在蒸見許証

十八日晴范彬士過談俄語以若問疾即趨署為于唐長官
至俄去次臺歸自天津

郵傳部之設種之不顺胡芸若首病故張治老又獲重疾唐少
簡而受申斥新任吳仲老過番陽湖舟覆遂故得不死一歷一
赤年故被逐

晴往細家齋巾真運靈章即至順天府署是日暮見宴客坐有
蔡和甫張載初岳柱臣陸季良許君席散已夜涼月明

十九日晴風奇寒是中部中封印舊午到署諸人皆冠服靜待
朕唐長官始來禮成命僚屬等皆輪日值班補出城至義善源
即歸科量會帳度支觀報

東西國之勃興也若一人不在學問中若一人不在法律中有
學則日進不已有法則律則整齊蓋一者守畧域而不相侵蓋
學屬積極法屬消極國家之治端賴斯二者相與提挈維持以
期于永久

你日記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以邀也勝是
知梟即骰子之也忘山曰古今又不同

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弋所謂需頭也蓋空其首一幅以俟
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也申論之奏用之晉人尚帖
後空一幅仍書空著後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論安批子致之致

尾合二子觀可見古人率素尺牘之制

曲禮負劍解甲名之注謂負謂置之于此劍謂挾之于旁歐陽
作瀧岡序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正是此義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太自危暉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
家諱也皆自丹
鉛續錄

二十日晴晨起豐暇畢出城訪治重會翁銅士亦至共談

余思以一法解郵傳部之困惟有奏請設立學堂得凡不棄面
之人員悉送入肄業改上不違旨而下免詆人之能望豈非功
在法重銅士皆贊成

舊年趙巽昭次甚亦以此榮告之次甚忻然

居今日之社會上自我而外皆敵國也故幸福一舉手一動足
之間皆以機警神速為至要如用兵然緩則敗矣郵部之事即
效于濡緩今惟力矯之

補歸休大字觀報

聞陸軍欲收集天下兵權凡天下各鎮統制皆由部奏請簡派
督隊官始由督擇委用

夜閱幕先查該經費摺蓋欲順天府界內興辦此項政也

二十一日晴晨起衣冠往視陳簡持不遇即望日川如生日入

賀母禮畢揮毫書楹帖作大字逮暮始作三百餘大字觀報

項城自督北洋軍隊所創之學校多數如將弁學堂武備學堂

等今皆歸入陸軍部管轄

夜作後徐汝霖書法覽文選誦其詩篇並觀小杜詩

余為首口占一首題曰自然錄如下詩云何以悅吾目庭前花

與竹何以悅吾口盤中果與橘何以悅吾鼻幽蘭日馥郁何以

悅我耳鳥啼在空谷何以悅我心一理貫萬物其二曰浮屠說

平等安有貴與賤老聃法自然焉知理與氣理氣不可知世事

難與期飄然從漁者去採商山芝

詩釋未已者刻
續作其三其四

國亦歲、言罷指輪民間歲、被水旱災災去由息指去由罷也

宗所以降防禦之法日嚴文去日益嚴密而政法機關日益不靈

與滯滯索引之害往之誤子匪淺自今日燕汽之開通電機之

普及正是對症下藥深足矯數百年之弊也目前於故袁平寇

種之事皆能刻期奏功多後有濡後之病而益豈不大哉

夜雪飛中庭盡白眠已三更倦然無夢窗外雪必大盛

二十二日晨起屋瓦厚四五寸雪程不止鹽飯畢坐於中觀舊

時日記俄命駕訪邵二我一路瓊林瑤樹粉天銀樹到二我處

下車入少待二我即出笑曰我知忘山今日必相形余答曰吾

亦知君之能料我相與大笑繼語久之忽一人戴帷帽笑而入

曰出得門未好大雪那禱祝仍余子厚瞻然若翁而訴語如少

年與二我二十年至交善誼於梨園曲本最熟是日與二我演

除三害一唱一和余旁坐靜聽之樂甚頃之子厚每以冒雪去
余與二我因共飽會會已後詣晡雪晴日光微露二我為余言
年綫電之理仍立一長木木端削鐵而鍛裹出之下面電機其
能通于他所也以電機之裝置配置分積多寡有定數電出則
自亦其相等者能越數百里而應如響西人多用于軍中以通
消息惟相距程不得過五百里將未者遠則不可代有綫之電
能千英里可用也蓋年綫其電之消費最省人尤利之自必通
行大凡有綫者反將電力藉于綫中綫愈長用電愈費其
錢者即空氣為淺藉自能之電力接之也故其用者
又云日本之破俄人沒羅的海艦隊也即運用年綫電機以誘
俄軍俄人中計致全軍覆沒其事極詭譎可惡二我為余詳述
之余以將就寢今日不及細敘容後補錄之
二我為檉朕上白云置身於義皇以上余為續下白云清談在
魏晉之間

是日昨學堂又集議公舉監督余亦到場從家公當經才俄归
夜作日記

二十三日晴起難髮修容考賈至携書二冊名曰快書不知為
何人著也

未午趨署時唐長官已先在方晤接美國人日中余進謁唐公
為推擴屋基而前托丁維忠所囑不成遂輟其而觀報是日立春
我國疆吏候革命徒靈曆輪軍械欲嚴口岸之搜禁而外人不
許也故授語外人奈何

晡詣順天尹署暮歸時西女士適適已移居余園林中部署精雅
觀輿圖燈下復覽快書其一程曰綠雪亭後卷多奇語

晚餐已與贊費雌黃人物信口言之頗多奇語

余生平有五等之交一曰精神之交一曰道義之交一曰誌識
之交一曰文字之交一曰酒食之交

二十四日晴是日洒掃屋宇書費程性其又來携六研高筆記一
書留觀之秉庵過即去日中在祿霏高中午飯時交換書聯余
楹間用所集六朝人句閉戶自轉開卷獨得鳥多困暇花隨四
時十六字

觀報存省農戶商民皆墮極困維中以賦稅之重也

池北偶談云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跡為高往董御史玉虹驥外
遷隴右道留別余筆時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
後讀此史觀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謂梁禦曰此
水東流而朕西上乃悵董謬本以深歎其用古之妙

明何心隱顏山農皆大者惡行何在萬曆間屬夏姓名詭迹江
湖脅人金帛不賞賞顏則挾詐趙文浦千金與安良家掃而皆
負講學名道學之狼藉至此

雍乾間張君箕山以言事謫居廬陵王山有茅屋隨劄一卷

語多奇特見女志行之卓錄其數語云王山堂頂之勝在于高
尤在于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又云絕
頂惟高而孤能天清氣朗年畫不風風聲四起眾山初搖人立
其上安得不危之又云王山第類多苦寒之亦有異味又產苦
菜漫之一宿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苦之幸自不
苦日在苦中安之自怡

濟南公文介公嘉詩極盛余獨賞其一首即南竺寺詩云晚霞
挂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檜響十里聞秋風

二十五日晴詣沈君雨人沈江蘇海州人現官農工商部左參
議自井雅許聞其善祕遊往訪之俄詣沈若問候遂趨署晤次
甚話甚歡報

晴詣王相未見晤靈壽梅先訴談落暮至義善源即歸夜觀水
鏡注及說輿雜地考

性爱游山而體肥恨多滯勝之具惟有編覽說山說水說形勝
之書亦是推擴胸次有一種幽遠寥廓之意縈繞心目間
天地向者自能之山水心中亦有自能之邱壑觀于古今名畫
家所寫亦是也是故善觀畫者不必求與真境相似彼高人逸
士自抒寫其胸中所藏與詩詞賦等以異

二十六日晴為鶴孫過潭即去覽李笠翁芥間情偶寄言園林
堆砌假山石之法極有趣段

又云貧士之家有好石之心不必定作假山一拳特立安置省
情即可壁泉石房皆之癖又云王子猷勸人種竹予後勸人立
石以人之一生化病可有俗不可有得此二物便可醫去俗病矣
飯後衣冠出巾履原民侍郎之表賸楊仲莊仲莊五日之內妻
子泣述人生色不幸也晡謁陸鳳老禮即歸

蕪宗夢大慶著政古賢疑後覽輿地書晚丁同棧過誌

夜誦阮嗣宗詠懷詩慷慨悲歌俯仰今古蓋有感于明帝末路
失政楊為奸詐所窺竊也蕪于孤島西北飛離獸東南下二語
何等悲壯

二十七日晴晏起鄰居過休大字俄即赴舅舅中土木已工後
午過可蕪說鈴

唐末郊際好詠諧每為歌後詩譏朝時事昭宗以為有蘊特命
為相未幾累表請罷惟自云歌後郊五休宰相天下事可知然
固加一人一善矣尤異其原常為唐抄刺史黃巢將至縈移牒
俟多犯畧巢笑而送之群類以全砥諧之缺卻敵必以斯又與
物安之風流存畧異曲同工也

晡至新畧許易衣冠出城為朱湛清送行又往祝勉文未見因
詣土地廟齋白梅花三本也

二十八日陰雪不止起休日記蕪說鈴中湖塘雜記時饒趣改

飯後又觀景民致古質疑

以年考鑄于錢文者以南宋孝建景和為始而北魏太和永為
皆後于此也

爾雅山有穴為岫後之詩人誤用与葦蕙相考如謝元暉云窗
中列遠岫果未越詩高岫驚相連韓詩橫雲時平嶺點之列郭
岫皆相沿誤用也惟謝明雲无心而出岫稽中散幽憤詩采薇
正阿散發岩岫徐幹七喻云栖遲乎穹谷之岫皆率爾雅之義
以岫為山穴也忘山曰文人下葦胡可不怪所謂雅者正也
也所謂俗者僂也諫也

世俗文字女賀人之稱新危子曰管遷蓋本詩出谷遷者之義
不知詩但云伐木丁之多嗚嗚也出自幽谷遷于房木嗚嗚
兩鳥形字所謂管也自唐白樂天誤用之如其詩云谷幽嗚嗚
遷不失遷管侶管侶管遷各異年後人祖述其誤而不能改

理仁錢校帳度支為造出入簿藉速著乃已

夜誦古詩觀輿圖作日記

二十九日晴起見屋瓦堆白昨夜又死雷全眼未知也出微畢
雜發觀湖塘雜記舊年趁暑長安已正以公賞異中差役錢
呈日本作工價已清核算給矣晡詣徐王那三相國研賀歲又
至慶吏部稽考亦不投刺即歸晚子路過高申譯俄去後觀致
古質疑卷夜祀神

馬侍讀大年懶真子錄云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文字各別古

所阿堵者今所仍瓦底也古所謂寗馨寗去聲馨音亨今南人

尚言之蘇州人所程言德地也忘山曰所謂阿堵即俗言這箇

可謂寗馨即俗言這様晉書少山請見王衍歎曰何物老嫗生寗

馨與南史宗王太后病篤怒慶帝畏畏鬼不至謂侍者取刀割

我腹那得生寗馨與寗馨与阿堵皆是以俗語入文章他義也

三十日大風晴宜可履道德良久秉履正可履道云同秉履云

莫道士又將耒都為之狂喜

晡衣冠出投刺數家即歸夜祀先一家園村時西女師遂逢居

余家中未觀禮笑從川水曰尔國禮數最錄故我西方凡稱子

之錄得者皆支曰那支那

夜觀侍守歲祀置後乃眠

丁未 陽曆一千九百七年

正月朔日天朗氣清起程未明盥漱畢俄東方漸白甫衣冠拜

天及祖先遂登車行巳日出矣與慕先及子瑞夢庚吉生等相

會于東華門內政治儀比至則人已先在這時寶瑞臣劉仲

魯左子異林詔方俄晨鐘八鳴集于皇極門外朝貴後譯至

皆服戎冠雍之濟之面北有牆琉璃磚乃之雕刻成五彩九

龍形謂之九龍碑相向有重門內即皇極殿為皇太后受賀處

俄相駕玉帛刀前引身皆御為大員天子自迤西錫慶門外降

輿步行而入御容瘦削突額而頤而微回向曲亦奇相也久之

同樂作天子率王公貝子等扈于內百官扈于外皆三跪九叩

禮成駕返乾清宮公卿以下紛趨集太和殿前余及子瑞孟

庚著隨慕先登殿陞階級而止陞高三丈許殿縱橫數十丈高

五丈文規橫麗闊壯甲于地球殿之後曰中和殿如亭然右

丁未

顧西山朗，在日再後曰保和殿，天子臨軒試士，至時鐘九
鳴，乃傳下至百官，品級山許，得一里餘，良久鐘鼓徐鳴，幢蓋綺
列，靜鞭共三百，宿臨龍宣詔，久之乃傳三跪九叩禮，成各散，魚
貫而出，余至洞高家，投刺即至署，留午飯，適陳樸高黃柄清皆
在，班因與縱談，去城至仁錢稅務，而飯，拈香，略擲見及朱琴
高，又請少懷師及勉丈，許投刺在履平，亦小坐，俄又至，殊少玉
唐，吾仰助侍郎之門，遇章魯仙，爾後詣新吾，即歸拜母，是日早
眠。

二日晴，起補考，夕日祀，即趨署，是日園，異同人行相見，禮飯，食
在东城一帶，賀歲，聘穰，仰遇健齋，又見子琦，詣雨，即繞北城，歸
夜觀，姪女輩，為六博之戲。

三日晴，不出，鳥聲，嚶々，有吾意，改陳璞，高過，譚

觀丹鉛，錄其中謬誤，數條，極有趣，致為月中嫦娥，為常儀之

誤，蓋古稱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古儀娥音同，又羿射

日，該九鳥，鳥最難射，日該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遂以為射

九日矣，檀弓曰：細人之愛以，括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晦，按

尸子云：紂棄犁老之言，而用括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義，始明白。

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泝，凡舟可廢，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

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在坡，詩蕭然，三原步，橫步，舸舫舟

蓋步，即今之所謂埠也。

四日晴，落午，往祝治老侯，遇羅序，亦譚，即趨署，商勺考，記事，飯

後，出城，持客車中觀焉。

天香梅偶得云：尚于康，皓白，若保赤子，傳曰：孩兒未詳，赤字何

義，墨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曰：漆赤，共十

寸之赤也，是知赤子，亦謂孩兒，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

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謂成人曰丈夫

又云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從女今例不分男女皆謂之嬰兒

亦足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所以姪字以女今男子稱兄弟之子皆曰姪失之矣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馮李虞氏曰不讀爾雅即三黨亦混亂多辨

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邱子產事承曰誨侯請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年月不至杜注行理使人通聘問其正指使人古理李通用即行李往來之行李今作為裝具誤補至合涇堂解衣對游殿旬今年巡歷布令別關東北隅地支搭棚殿置茶一切齎雜物戲兒者皆移徙之使游人多擁塞之虞註有巡兵監視南北其出入而東西其往來善政也

晚歸夜誦左太冲詠史訪清雄古壯前多昔人凌字末其

五日晴在城內外賀歲在二我許午飯又遇余于厚閱子厚自述撰丁未年春對極佳句云丁父樽子孫永寤未央瓦甬壽年

疆皆鐘鼎文

曠復好客脯至殿博榮寶高小坐即歸余思將十二年日記分類編輯成考而忘山其作之初集然亦收三二年不為功

殆字古訓疑見公羊注然後論語思而不學則殆及多見闕殆二殆字皆有解矣從容二字楚辭注訓舉動然後戴記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從容有解矣物字訓類又訓法則後周易言有物而行有恆之物字有解矣說皆見高郵王氏考忘山曰今之用古語其往之與古義背如贊義人之文章其曰言之有物其意蓋謂文有包含也不知物字訓法僅可曰言之有法而已与包含無涉也

六日晴起盥漱早食畢即衣冠登車往祝戴少懷師壽因詣王

考衡嚴伯玉梅伯葵許投刺遂楚軍聞吳侍郎昭日晚車到都
飯後又在东城賀歲車中觀考

三山余氏板橋雜記考記金陵花叢之盛茲各名姝小傳余氏
名懷字澹心明末人也文章家之神力与面影模相似被其一
番存寓遂使當日風流踪跡頓不磨滅如歷其境如觀其人

七日晴風起觀積古齋鐘具款識

阮芸臺商周銅器說下篇大畧云三代時其鐘為最重之器故
有立國以具彝為分器考武王有分器之篇魯公有彝器之分
是也有誥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考周王予虢公以爵晉侯
賜子產以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烙以重器考鄭烙晉以重鐘
商烙晉以宗器燕人烙商以尊耳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為重
器考魯取鄆鐘以為公盤齊攻魯以求谷具是也有為述德做
身之銘以為重器考祭統述孔悝之銘赫向述澆具之銘是也

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為重器考司約書得剡于宗彝晉鄭鑄刑
考于刑鼎是也且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社稷而与鼎器共
存亡輕重考楚子問鼎于周秦與師臨周求九鼎是也此周以
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具或至改元稱神瑞考
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考世驚為奇今畧數之漢元鼎汾陰得
寶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帝宣帝時美陽得寶鼎獻之張
敞辨之永元元年寶憲上冲山南鼎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岷
平湘宗元嘉十三年武昌孫章山出神鼎唐貞觀二十二年遂
州涪水中獲古鼎有銘刻用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
寶鼎縣自漢至唐類此者甚多不勝枚舉也北宋以後高深古
冢搜獲良器皆不以古器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考
攷古釋文益日轉核故古圖列宗人收藏考河南文潞公廬
江李伯時等三百十條家士大夫考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

年而道大顯矣

跌汪穰卿過談良久即去

詒

忘山曰聰高耿介之人往：厭薄酬應以為俗人所重以為瑣
鄙事抑知不然蓋既居社會間處多事修多友多往而非應善
應善吉不善應善凶善應善安不善應善危善應善為聖賢為
豪傑不善應善為憐邪為小人孝于親忠于君應也越火亂成
大功亦應也腹餓則應之以食渴則應之以飲倦則應之以眠寒
則應之以衣人來而我往為人問而我答為事在而非應多事而
非應為晚趨署與向辰詔重信信州來

八日晴在西城一帶投刺數家賀歲向午趨署往謁吳侍郎未
見映玉殿轉晡歸觀考

連筠籜叢書為露石楊君墨林所刊平定張石州一：為之序
中有吳才老韻補元朝祕史徐呈伯唐西京城坊祀邱長春西
游記漢石例鏡：冷癡親徵群考志要等書共十種

學問之鉅博浩如大海靡有涯涘吾身子然居其間欲強記而
通覽之良難方寸之腦能容幾何瘦焉其精神靡焉其歲月不
見其樂恒覩其苦學豈困人哉不善其學是故墮于荆棘中不
克自拔也善學者維何曰觀其大據其要而瞻而遊矚焉執簡
以馭繁焉諸葛忠武之觀大畧陶靖節之不求甚解恢之考終
讀其也善法向學也

何

或曰觀大畧其不詳不求甚解其不精不詳其弊浮不精其
弊槩淺浮也淺也。名學問曰不能吾深嫌夫學之苛縻而傷
夫細也故以觀大畧揀之吾深病夫學之穿鑿而失理也故以
不求甚解療之為夫學而過其言之也非為不及其言之也期
于中而已矣彼浮淺之人庸足自托哉

九日晴往視鳳老候又詣長沙見其子稚治譚醫葉良久即行

又投刺教亦落午趁暑晡歸觀寺晚乘庵過留晚舍夜去是夕

鏡、鈴癡姚氏後光著書論光學之理及製造鏡之法乃姚自
憑其理想窮里而得者彼固未探泰西光學之原理也亦可稱
我國之製造家矣我國人愷思殊不亞歐西惜國亦不早定專
利之法幸以鼓舞之使進而益上耳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不可奈何其難聖人亦多如之
何庖人雖不沽庖尸祝不越樽俎言君子里不出其位也楊龜
山曰逍遙游一篇子思所謂年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
所謂行其所無事楊升庵云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園樸之
士可与論九流矣

楊氏云唐用元宰相奏詩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
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拾餘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

能為唐時宰相蓋桐於命詞也

同乘庵云西國大著作家往往自著一小說名馳一世其即身
自登臺演其劇故其神情言動一一如書之人後生歌克洛斯
其色採案即自為福尔摩斯登場寫血乘庵為目觀之

十日未明起盥漱畢冠帶東方已白登車行仍與慕兒期會于
政治館子瑜春生皆在俄詣乾法門外朝房又見傅慈幹巨班
侯及沈敦老是日浙江系宿謝錫免杭表湖憲課恩在乾法門
外望闕叩頭禮畢登陞觀保和殿筵宴所陳禮羔食時集飲于
東興樓向午仍登車行至杭州館擬見眠未起遂訪二我譯
勝固忻然效亦可喜二語無限意味惜無以屬對穰仰前以小
時了之夫未必佳對之殊勉強且素不相敵也

心間則萬物皆自得此語亦多以對之二我年心見小鳥三五
游行啄食偶拈得是句意本務物靜觀皆自得句而神味迴殊

所謂自得者物邪我邪大有莊周夢而蝴蝶之旨

咸知之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桓操宅於
之陽望衡對宇歎情自接泛舟襄裳率尔休暢忘山曰此兩人
亦精神之交也余与二我有焉

人之自視也年往不覺其可樂其視人也年在不覺其可悲方
是聖賢豪傑心胸反是其俗人矣

十一日晴覽落騷楊文稱烏程沈君子敦名姦其亦素道幽人
精西北輿地殊石洲線共有三反一生魚米之鄉而慕葬者多
是不越國塞而好指畫絕域山川篤精漢學而喜說宋遼金元
史事

向午出城是日吳雅初約飲先赴焉小坐即去投刺教家趁早
聞吳侍郎十三日蒞任甬繞道地安門沿途投刺而歸展報紙
閱之

舊金山留學生上政府書籤訂持約力爭彼邦若白分校校之
議澳洲雪梨華商上江欽使書請設領事保衛商民免為租界
所苦或苦暹羅商民亦上江督訴該國之苛待嗟乎國弱
矣其民幾何不隨所嚮受人之侵欺乎

楊升菴愛盛弘之荆州地所記沮水幽昧云稠木傍生凌空交
合危樓嵯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猿流聲于
白雲之上

山凹之地堪而墟市其曰蒸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蒸間
十二日晴起時日猶未出檢閱澤存堂五種一賞昌朝群經音
辨一顧野王玉篇一孫緬唐韻一李文仲字鑑一郭忠恕佩觿
皆小學界中之精品也

仲驥考到有屬分致賀歲函稟即率筆答之註遺人分投訣要
入侍母談往祝治老疾聞已累瘡即歸報說輿地事

補詒重至累譯即去是日成丁未元旦早朝詩一首錄如下
中宵耿不寐兩駕待明發塞裳祀朝露陳情向紫闈掖門何若
堯王道直如髮朱雲麗飛甍闔闔洞然豁觀、殿陛高天語鳴
九霄百官肅多譁一、珥金貂知天子尊不惜堂廉送美哉
梓孫功赫子鄼侯勞

展報觀之御史吳鈞一疏佛識罔議為近日言官中不多得之
文字蓋即論司法與行政權亟宜分立以祛種之弊害語之痛
切陋哉南史猶斷、以爭也

十三日晴起盥漱畢即趨署是午吳仲懌侍郎履任園署皆衣
冠行相見禮補歸展報觀之夜家祭

北京報載美國有天文師名市丙古亞彼早已推算前美總統
麥金利某年被刺以及美西之玄關俄日之戰爭土耳其與俄
內亂金山大埠地震為災所占各事累年差誤又未來之事預

料千九百八年英王秩鬱夢為英末世之王俄皇亦崩土耳其
國王亦逝各國英名總大臣俱自縊紐約全埠火災全球之區
地震不可勝計云、括錄是以驗其後

十四日晴繞道地安門內投刺數家即趨署唐吳二堂已先在
補出崇文門投刺數家因詣厥特在論古齋小坐觀名人書畫
有馬元馭汪東莊訣人冊頁極精亦價值極昂又至殿甸向掃
人舍內捐銀餅四枚蓋為江北難民設也落晚在舍徑坐小坐
即歸

古考以竹簡秦漢以下兼用絹帛觀于漢文集上平囊為惟可
知

師南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
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丹鉛錄云
古考以馬駕車不用騎者騎士乃胡人之制趙武靈王令國中

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是否待攷

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鑽穴頭可穴身即過矣

十五日晴大風觀徐星伯著西域傳補注星伯謫伊犁數年故于山川道里知之最詳因筆力于是書以今譯古精確可據又畢秋帆晉書地理志補正唐初缺賢疏于地理撰志多漏誤畢據古志平正其得失

向午出城至杭錢西飯焚香略擬先談留午飯晴過虎坊橋迤西投刺坡承因訪二我談見前常熟山水冊十二幅渾厚超絕直逼耕煙又畫秋山旅行圖手卷點染青綠竟是宋元手法晚歸亦祭觀報

忘山曰猶太人為世界上第一資本家我華人又為世界上第一勞動家蓋凡地球上大工強半藉華人之力而成今已拿馬

河事又向我國開募矣

管子有云人皆貴則事不成今特懸其言

十六日晴本朝康雍攷據家余最所心折惟學其後風而靡漸演為目錄極劾家此又漢學家之一反相也極劾目錄學誠不可廢惟其瘦心力于此而忘其大者遠者宜夫被瑣碎之譏足以自解也

往視治老侯投刺數家因趨軍閫郵部印信已鑄就在長官諭於明日遣人往取晴出城游觀陳列所因詣新吾適他出與夏整保譯

聞夏君言咸同以前士不讀畢十三經者不為童子師是知當時風尚猶重讀書不沾之以此業也自髮逆亂後風氣一變往之四子者讀罷即寢饋制藝中而經史無問津耳矣聞嘗有塾師端坐為生徒講者適有補瓦匠在屋檐上聽之忽大笑既

下遂以某塾師之不通語人蓋此匠幼時亦曾從名師讀書以
多故改業耳嗟之及君生髮逆前故所言皆其幼時所親歷者
白頭宦女在側坐說元宗余為感慨係之

十七日晴晚惠定字九經古義述首云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
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
說立于學官與經註行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
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詁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
經師不可廢也志山曰古訓固不可改而執古太泥者亦有不
可通之至治經學其不可不知

禺中趨署踰訪林耘尚眠未起入其室坐徐待其披衣結襪漱
齒歛面列六命駕將出矣又往謁王相慕先已先在余亦入侍
坐久之為晚五回堂堂是夕醞集舊同僚坐有石孫建侯幼鶴
懿目毅宣文初靜涵夜歸月明

十八日晴觀惠氏易例余於國朝經學亦亦欲博觀詳覽之
方能辨別其優劣等差經學至本朝諸名家已披卻導窺如土
委地余殊欲搜集諸家採其精華芟其蕪蔓釐編纂成一書
中以餉學界此事頗不易也

向午趨署觀報閱天津有搜獲炸藥一案故適今皇城門禁殊
嚴

荷蘭人又形取締我國學生不形倭日本與未利堅多美于前
也華人游海外隨地生荆棘當自怨耳夫諸尤

晴歸有王姓名瑞觀者送來國史大臣列傳一部啟祝乃先人
事跡入國史者蓋王君充國史館供事獲親見之廼私取別寫
一冊見送

夜慕兒醞集擬兒及喜生等于家余亦與焉

十九日晴起日猶未出盥漱早食畢與慕兒同車至西苑門外

雨

朝房中坐因昨有詔再蠲免浙省錢稅同省系友謝恩也會時
廷異釋寐無人來是日異中開印吳侍郎日中始到誦人亦衣
冠相聚禮成飯罷始各散余亦掃濡筆以補三日內日記報有
家至沈公兩人也沈公善談名理余靜聽之得條理甚多記之
漢官制有曰諫議大夫蓋既諫且議也故當時國有大事必集
議洪容為述之詳矣今之諫官則有諫而無議豈古意乎

曰良法曰美意也其法之精神也今之變革其多繁其形貌
遺其精神是謂知良其法不知美其意

沈公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凡世界上有形有質其謂之陰其無
形其質其謂之陽也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有形有質
其也屬於陰也其界乎陰陽之間而為單本位其曰身而已矣
曰脩身而已矣孔孟皆脩身學故其言曰反身曰誠身曰踐形

蓋陽之界至身而止陰之界自身為始能脩身而後不眇于陽
不瀾于陰陽有所附麗陰有所發生有所偏重而道於是乎全
又曰紫陽一筆多講心性眇于陽其也龍川一筆多談事功瀾
于陰其也陽重于陰其瀾于陰陰重于陽其偏于實皆非也惟
孔孟言脩身而心性在是事功亦在是所謂支配陰陽者過不
及而適于中也

昔稱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謂兩端其一陰一陽之謂
也

禮其有形其聲其也陰也樂其有聲其形其也陽也調和陰陽
用其中能中和而後禮樂作也

今社界上學問也政法也不流于空則瀾于實陰陽不交天地
否隔安望其進化也

二十日晴晨覽江慎修古韻標準及四聲切韻表

江氏曰唐人叶韻之叶字亦本字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
後人疑詩中又自有叶音耳叶韻六朝人謂之協句顏師古注
漢書謂之合韻叶即協也合也猶俗語言押韻

反切二字多別古多所謂反創自孫炎唐末諱言反遂改作切
相城方氏曰古音之亡於沈韻猶古文之亡於秦篆然沈韻之
功亦猶秦篆之功自秦篆行而古文之亡於秦篆然沈韻之
晉以下多以意造考其紛亂何可勝道自沈韻行而古音之亡
使多沈韻盡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其紛亂又何
可勝道邪

作順天府三太字詣長沙回候知昨日頗危險到異映在东城
投刺數家晚歸是夕可庵過語張楊園先生英補昨日記又檢閱先

二十一日晴觀萬庵間語張楊園先生英補昨日記又檢閱先
祖補筆公日記蓋在咸豐壬戌癸亥之間

飯罷出城至杭州飯時擬修葺仁錢杭州兩飯匠人劉
性其末估工因與擬兄先後在兩飯中履劫捕又投刺數家至
殿前小坐歸晚醜集子蕃可庵新吾訣人于同和居可庵飲詩
工部裁改後作多題七律三十首

二十二日晴觀士禮居黃氏叢書中有歐陽氏輿地廣記龐安
民傷寒總論果云九諫張華博物志詠書計二十四種

向午趨署觀報落晚訪穰仰細齋晦翁皆不遇至貴胄學堂晤
子琦是夕聚仰林耘邀飲坐有杏城新吾景周詠君

同商部將開勅物院自北洲贈得珍禽異獸由海舟運至尚在
墜中中有麒麟一雙殆自西狩而後罕得見也忘山向而笑曰

孔子升入祀應有麟鳳至

二十三日晴觀奉省地圖為午趨署哺出城至四如春啖湯園
皆南中風味俄至醉瓊林啟宣藝臣仍也坐有鶴莊仲和詠人

逮算余先婦夜作後李渭東書是夕枕上成麒麟操一首錄如下
麟兮麟兮來何莫海水漫兮山嶽幽阻我皇明聖兮仁風扇
布尊彼尼山兮憲章文武大用靈囿兮萬人游觀珍禽異獸兮
武河且舞與民同樂兮霞霄煦姬師彼遐荒兮後我皇古
二十四日晴日隅中出城訪二我談詩二我極贊余麒麟操謂
此篇為頌聖之作古茂麗雅首二句字限蒼茫感喟最擅勝場
惜曲高寡和也二我入詔余集中詠作以詩篇及大鈞陶萬物
荒山無人跡我有良田四首為最高知音者年幾人
經才喪妻落干往弔遇縹仙俄趨暎晚婦作日記夜覽全校水
經注三國志詠葛恪傳丹銘錄
楊氏云世言輿地圖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
王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地以輿名取易坤為輿之義於天如
張蓋也張衡作蓋天圖義取以蓋天輿地正可作對

三國志陶璜疾篤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也璜卒糜竺迎備
備曰袁公路近在青島此公四世三公君可以安與之孔融曰
公路豈憂國忘家乎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個目則去此公
四世三公六字凌人遂不曉冢中枯骨為何語忘山曰古者之
不可輕刪有如此

石勒自詔遇先武當並驅中原今攷二人有相類之事可以觀
其高下先武渡呼沱河俄頃冰合如有神助其後帝命其臣為
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
曜濟自大碣以河冰泮而神靈助師為靈昌澤只茲一事先
武遠矣

二十五日晴歡吉林地圖吉林在奉省之東南有長白山松花
江則縱互南北吉林城在江之西岫北指哈拉濱東指寧古塔
南毗奉天昌圖府之伊通為善為治亦東方一重鎮也

昔年趙畧觀採閩苗東游學之華人雖一券數千之多大都習
速成其居其大半入高等學校不及百分之三之我國人之性
質一至于此豈不可歎

晚詣慕兒譯
晡歸晚陳壽三國志慶章暨慕兒過因偕邁達師邁達以一女
子隻身萬里外及之好學不倦西方女界中何多慕傑哉

我國社會有殊異之習慣性為改良所苦者富家擁巨資輒布
衣蓬門湯而貧其貧其家多僱傭而門庭恆之裘馬執都又伴
而富誠不可解忘山曰富者不如是將被人侵欺何以保其富
貧者不為是必至貧貧者門槁俄而死矣噫

二十六日昨夜枕上聞雨声漸瀝醒已晏窗不見日起盥漱畢
俄趨畧昔年晴霽是日畧中甫用新印紙報

江南大捕革命黨緹騎四出往之希圖厚賞并多輩其覆後之

幸

冤死多算為叢毆爵為淵毆魚一何俱邪

趙侍御炳麟訪度支部後事每年預算決算部覆全混要有碍
難施行者曠至順天府是日演習就耕禮農工商部堂司多乘
觀其間有耆農年八十六從自云四十五歲時即至府署供役
於今四十年矣是而錄孫之老人也隨見至東板橋善宅中婦
漢史記貨殖傳

太史公言理對之要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
次懲齊之最下身与之爭忘山曰此篇實與平準考相表裏皆
譏武帝有微意也

原憲不厭糶糠匿于窮巷子貢則結駟連騎聘季孫侯仲尼一
內已貧富不均如此

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趙時善猛獸擊鳥之獲曰
吾治生產於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忘山曰新大

陸游記所稱經濟界之拿破崙是也計然之術所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理財家名言

二十七日微陰曉永嘉書二劉文集即安節安上昆仲也又觀黑龍江地圖吉黑兩省疆域遼瀾分稱甚稀往一初地轄千好里地多崇山峻嶺是省尤甚朝廷皆以控馭蒙古新疆之法治之故區盡部分極疎簡也

隅中趨異唐美二長官皆先在觀報聞泉抄械鬪之風甚烈地方官坐視不能捕也西某天文家又預笑地球將與彗星相觸不驗身屬矣

昨詣新吾岡益高來踵往中和園觀劇夜飲于弟福居季鷹在坐

蓋高云我國社會上普通之性質與東西人有異蓋彼國人大都屬人之範圍界域內以不事犯人之法律為榮我國人則不

然亦以破壞人之法律伸其野蠻自由以為榮此大相戾也

二十八日晴觀內外蒙古圖覽薛浪語集即趨署觀報

趙侍御條陳豫籌算法議起度支部將國家歷年經費出入之內容和盤托出蓋數十年來各省銷費未報部共有四百餘起之多無論民不知即朝廷亦不知也財政之紊亂一至於此

見正月二十七
日北系報

法國政教分立新律案出其原因有二一自法國大革命以前教會權力橫肆財產半國中人民洎目革命軍起悉奪之拿破崙出欲優假教門而立條約凡昔所奪皆還之其人又為定歲俸執近教士生齒日繁其權力之橫溢漸復其初已非後舊時之條約矣此一原因也一自舊條約許教會建立學校任教育義務是編國中暨舍林立所教之少年皆溺于迷信又於哲理修身外別無所長而宗旨又往往反對政府於是國不設律

限制教會廢止女教育權嗣又因其不擔任教育遂併以減削其歲俸此又一原因也合二原因遂組織而成今日之新得於是宗教之勢力一蹶不振

昨詣湖廣館是日吾浙同省京官園持演劇夜五鼓始散歸二十九日晴終日不出觀新疆圖又覽德安城守記及方氏集韻皆在永嘉叢書中作日記觀報

時報論我國目前批貧之法當注意私人經濟收入何謂私人經濟凡區內八一國有土地二國有森林三國有礦山四官行工業五官行商業六官行富載業七郵便電信電話事業八鐵道事業又云澳洲政府即行此策其一切租稅取之于民也極輕與我國同而一切大工廠殆無不歸政府之自辦以之應政府之度支俾之而省好忘山曰太史公謂理財之法最下與之爭古今之情勢不同寧不遜與民爭利之權於勝夫百計蝮削

教制之也行此實我國救急之良策管仲強齊何莫非本此道哉夜覽史記日者列傳

二月

一日晴昨戴少懷師贈余所自撰出使九國日記是日夜冠注謝又訪林雅談舊午詣杭州飯館見臥未起俄又詣仁錢飯蓋余於每月朔望必至兩飯焚香禮神也日中趨巽觀報

晚在泰昇堂醞飲電報股相峻山唐遇高詠人約也夜歸

二日晴風觀新疆圖趨巽與向辰同詣慶後山家看屋後山所創強武學堂在女屋後今將有遠行學堂傳歌舍宇一空而吳侍郎所屬余等注視以賃為暫為郵部公所註相去一里餘有體操場可以停車馬余與向辰履劫而歸唐吳二長官皆許可遂與議租價程多成議

三日晴風晨起仍觀新疆圖禺中趨巽落午尚有詔以林紀年

權郵部尚書映唐吳二長官咸至以屋事白劉曰待林公決之
哺與次臺毅仲瑤仰葦衣冠往謁林且請蒞任期未見傳語
曰二月初六午時劉翼遜皆散余歸同慕先有簡德使消息
留京學生又興風波毆傷監察官曰爾之來也為伺吾曹之
行止也吾安肯受楊使大怒將削其學費之支給學界愈憤用
合集議思有以抵制之蓋邇來在京新組統一監督室專與領
學生費用註介紹學費為作保證書以防弊害也且多立監察
官以稽之學生不服竟釀斯禍

新名詞曰年意後之舉動皆哉是豈以狀矣人之有所舉
動也必意以先之說以主之而後舉焉過動多妄是故凡暴動
年禮者干冒法律肆然罔覺其皆謂之年意說

日本東京博士金井演講貨幣之言曰凡貨幣之單位必適合
乎社會財力贏縮之度而後享其利單位其何日本曰因法曰

佛郎英曰鎊德曰馬克日本已失之稍高高則其民將流于奢
侈而耗其國蓋當未改革時日本一國當法之佛郎今雖減之
猶過於法故彼懼然以為威也我國人銳心邦計而鑄幣乃準
一兩為單位抑何不自省邪

四日晴微風觀輿國益高以電語相召答以即去因呼匠新製
註飽啖於登車去至新吾祥見益高乘廢及夏燕保與縱談
燕保云刻少必用宋字其形橫瘦直肥彼為此其亦極有意蓋
肥其短堅牢免受侵損茲瘦其亦賴以保存之且其外圍較粗
者非倚以固其內誠不獲已也迺今石印去往之亦仿宋字而
肥其圍其何邪又云錢版於于五代之馮道

映二我亦至共飯盡飽遂相與談諧益公與二我皆通音律乃
各盡其技二我為鶴鳴九皋益公如雁唳長空
哺者有事出城余至殿前觀慈善舍男女學童俾操唱謨凡入

觀者皆出館併齋券別以優等及次優之坐夜者煙火之戲亦未敢觀逮暮遂行至弟福居又與二我相見

迄今京師登諸行省學校林立其中學子誠不免蒸動染誨不端氣習強半智星雄大有高瞻遠矚之概純是生機原未可遏抑以挫其生長也挫焉彼將化為卑齷巽懦奉天賦之美質斬然多遺不深可悼惜抑且時方幼穉血氣未定何用苛求為苟加之學問彼英厲之氣鍊焉愈純摩焉愈純精光內含自多慮其散亂弗之捄也弟事本自眩獨何於學子而違之噫

五日晴觀張氏叢書有風俗通推氏篇衣冠過治老問疾遂趨巽觀報

法蘭西教宗遭新律之頒失教育權教力微矣我國廼際斯時並隆教主之祀典相反也抑何泰西雖能我國之尊孔處也教之手權力自若也

晴詣鶴莊送行又謁函督松鶴帥未見至順天府因往游太學觀孔廟石鼓時樂器盈庭俎豆陳列明日上丁天子將執行禮已先齋三日矣

衍聖公來都今日召對蓋詢升大祀恩

晚歸過少川族林寺夜作日記

六日晴觀張氏所輯本此考為周秦遺考所著今已止矣張公復從散見于古書所引考案集成篇亦頗不易矣日禺中趨巽車中觀考

高郵王氏解易有精蘊不移身乾天行健以天道解天行謹尊而尤以博解尊不可崇以祿以榮解榮女子貞不字以懷孕解字恆新而不厭以通解雜跡出以律以法律解律

晉干林公蒞任諸人以次晉見皆一揖而退觀報

美國通國鐵道之長過于月地之相距離廿一年遇險傷人之

多猶逾俄旅順死後之人數其每年獲利亦擅非常之厚
英印度議院有倡許土人自治之議其言近公
映往賀吳仲老七十壽在雲川別墅款客余俄造二我談逮暮
乃歸

七日晴觀西藏圖又嗣駟十三日記亦張氏所輯也趨異為公
所賃屋事訪長官之命映又往履劾与屠傳用誤判已有成議
這續園埽晡林吳二公始散異中人漸空余猶坐觀報
政黨之於國精神也欤哉東西皆有之黨援紛歧至各樹幟不
相下往之以抵拒既久相激相摩而反相成此吾人所共聞也
日本三十年前改革大業政黨實握其上之樞樞政府不敢
違遂造成良憲法以利其國厥功偉哉迺新社會既成屬以兵
威其鄰華效于前俄躡于後武功耀大地其程度殆益高法令
愈益齊美而政黨顧藹然不振是獨何欤蓋處患難則相持以

公故綿當安樂時不免沾沾惟私權之是競昧其所宗其墮于
卑弱也宜矣

曰政黨內閣以戰勝而據政權也曰超然內閣不囿于政黨也
也政黨內閣以英吉利為獲優勝

八日晴觀雲南圖又觀張氏所輯涼州記三輔舊事共五種趙
署蔭午詣翁福居二我仍飲坐有出使日本參贊楊君贊臣譯
東洋風土志詳

日本有三異焉他國所絕多或罕有其一帝統之一姓相續一
飲食之簡薄一掃女之多恥

日本山水絕秀適西京之日光景物幽勝我國江南名山多有
突過之者

其商賈之對遇異國人最卑品格缺缺則欺之獨待本國人則
異是

日本屋舍結構局小而精雅殊倫多一家不蔭花木尤愛高魚
或聚小石

日本多奇寒多酷暑

日中微陰有雨去晡歸作小字夜觀于倦而里卧

九日陰觀園又覽子夏易傳司馬法及皇甫張兩諸人集趁罽
觀折日為北京報頗可觀連日殊多精采不解其故映指燈市
日者郵部新屋部署一切晡出城赴范松槎之約於園學堂酒
器與慕兒偕歸觀于

史記酷吏傳杜周之言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
所是跡為令忘山曰律令二字迥如是分別其古今方悟

漢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多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言外國
奇怪求使蓋與今之務求出洋其相似又燉煌置酒泉郡尉
西至鹽水往有亭而畚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去獲田積

粟以給使外國其與今之海關道籌備出使經費亦多異
穉霖將至天津入巡警學堂明日行三月始得歸是夕余餞之
于同和居

十日晴觀園又觀三輔決錄及觀帝侍鐘詩集李君虞為書詩
集趁罽觀折

是日雅變沒之周年在園帝廟禮懺與陸衡浦偕往相馬晡詣
湖廣館吳侍郎在彼演劇欵客達官貴人咸集晚先歸觀于
太平御覽引魏侍中周生烈子之言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
政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
也銖兩所以平者度量平也量所不均也衡所不平也謂之太
平又云行賞不治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皆極精
語

十一日晴星期日休息

迎來新機大啟官府學校年非有休沐期日七日為常肇端於
景教誨國民俗靡然從之今茲疑之流入吾華推稽其故曰元
始神人闡宇宙鑄萬物六日而畢七日迺告厥成功之期也以
故教家徒黨循是日次周雜復始瞻存造物順是為常智者笑
之眩多謹守弗失於斯日也農輟其耜工休其斧斤商止其
營業士罷其所學郡利用之莫不以理之既昧而違其則其毀
何故歟且吾國大易有之矣七日来復而表家子弟其既歿
之父兄也更七日輒有所神啟彼芒之翁里山川遙阻越千好
不相交通迺於是留多端臆合其響果道何道哉意其陰陽之
精造化之機運乎自眩者不自覺歟不然何遠迹之至間為
斯也吾又聞諸醫家言曰人身小天地也精氣流轉更七日一
周驟為其說者有所疑終迺益信彼為是言必有所驗要非無
根夫天地亦人耳又奚足怪

訪沈兩人譚兩人善言鼓與理推本為事以為哲學之原及舉
周易洪範二考曰是至精之作也聖人以此垂教籠括宇宙庶
弗眩也又曰周易下經言人事上經言天運三千年一卦五百
年一爻主夫卦也聖主夫爻也賢主驪岡之義河漢也
又云五兵配五行土首用事其次木其次金方今火當令故弩
矢戈矛屨而槍礮行終皆用水莫後利用術天故不可測也
昧往妙光闔帛楊仲莊妻表細齋希洛仲華皆先在晡歸觀考
是夕詣泰昇堂可庵召飲子蕃林和芝樵皆見
十二日晴觀園又鏡鏡既亭淮南天文訓補注版考及碑帖考
二人來

趁暑南游者病亟林公至晡以事見坐談鐵業久之
湘汕鉄軌成商業也南安上疏更三十年公家贖馬納為國產
岑帥爭之曰是墮商人之志遇其機也將皆觀陞夫誰踴躍以

陸事農工商部御之曰國民實業匡助之不暇胡為限之且鄰邦既以據我利權限年贖之厚國力也將民權之利匪外溢奈何外之與敵國等詔下郵部議為所關甚大未可造次言之忘山曰我國空積弱之勢外債累千百萬新蘇州創百端待舉需財孔亟將多方侵削于民澤竭矣脂窮矣夫惟從事私業為路其礦為森林為郵電惟公家之為澳洲所為其匪敢奪國民之利以為己有也財有所出斯歛民之富害群之事尚矣是故潮汕鐵路限年贖之以歸國有不悖於正也獨我國人性習所望者奢歲逾三十猶患其少是詔一下人將裹足將行省自辦之路皆廢不舉岑振之說匪多見也據為恆理是不然

晡歸為川如講左氏夜作日記雨

十三日陰雪盛墮地輒融觀園澆郭璞墓徑及黃帝宅徑落午

趨異崗三長官皆至逾午微晴映與向辰偕至燈市口新公所納租受屋與慶君談茲履視各地況完葺其一、指視隸役使從事焉晡歸於未曉霽

晚同治老病為甚往視與治重時百談

十四日陰起觀姚氏周易學

包慎伯撰姚君配中傳云姚氏知音律善鼓琴其鼓琴也於對几設副琴鼓玉常助之時副琴絃不動而自鳴又几案所置杯盞及櫺榻時或響應今怪問之君曰凡物皆有數數同則聲應者亦所載寺磬每多故自鳴僧慮其不祥為寶常為剋磬成痕而鳴止蓋其磬與官鐘同數鼓鐘於宮磬應于寺剋痕雖公細而聲之數已與鐘異故鳴止忘山曰余於是悟琴絃雷之理二我言雷多絃而通焉者其數同也夫鐘猶能凡物莫不然曷日趨視治老疾殆重時百皆蹙額久之報內務府大臣至蓋

奉太后命來視疾其家人聽以迎既入省視且索醫方觀之立
欲賜藥異數也

趙署吳長官先在與向辰入見坐談

西園語文字其音讀有平與入而無上去問訊那錫侯細譯
之果性

晡借向辰詣錢糧胡同者屋仍還公所晚詣次考衡力腴皆
相見向辰曰醫者二人皆云不治肝脈已絕不復下藥

十五自半陰晴觀圖又見胡墨莊儀禮古今文義疏畧中往視
治者閱晨已昏暈二小時氣盡矣奉家無處將為治後事俄氣
復回喘聲又作然奄奄一息矣余遂出城至兩飯館香齋午趨
畢以電話探詢氣脈未絕同僚葛德孫者滿人也嘗為余言其
父垂危有趙姓者來為療救獲愈余是日因挽葛偕詣次考亦
以禮時伯該重筆曰事急矣盍延趙君至一試之皆曰可乃以

車往晡趙至入視移日不可為矣既而日括以玉寶丸投之或
有捕余夜必至是丸絕少醫孫家者有數粒債僕取以未盡便
下之至晚至夜初夜向微有效趙後至曰丸可後進也

是夕余醺同者講京僚于醉瓊林席散往視如初

十六日陰觀圖見黃太炎命水經表趙視次考云有終機時未
敢信信午趨巽觀報

中亞美利加二小國玉關一曰尼加羅瓜一曰洪去拉美人時
勸阻之我程亦已也

摩法哥士人變法醫士茂森法人大怒索摩嚴捕犯者並償巨
款且疑及德人陰主之德報力自辦也

瓊州興學教黎人招帝騰譽謂我國苗獠種裸何不遍教育之
使為國民罔強俗有奇特者人病不召醫殺難以祀神不愈祭
以豕復不愈以牛殺牛而疾如故則曰是獲罪于天矣所禱也

迷信至此

晡往觀郵部新公所俄仍詣治老閱頗有生機丸之功也蓋易喘力斷足僵復和能咳能咽呼之自開但不能言耳而誨報傳單已聲言昨晨出闕

十七日陰起閱僕人報稱治秋尚平昨夜丑刻夢逝為之惶然余於壬寅春來都即受治者知命入編考局襄理分纂事其冬以他故告退自是居京師數年以來雖跡跡交疏亦不時相見去秋新省制下又蒙治者首調入郵部佐理一切自顧菲材感深知己豈期不數月而公病終政不起邪公固為新學界中偉人吾為天下痛又哭其私也日中在治者許時廣友紛至群共部署喪儀俄又至署改往東堂子胡同勅視屋舍晡又至甘石橋即晚間來賓盈庭刻入棺先行家人奠用湖南風俗以贊禮即讀祭文次外賓叩禮禮成各散

影

十八日時晏起盥漱畢即趨甘石橋時鼓樂儀飾畢具賓客如雲向郵典優隆已派洵貝勒親往奠醊並賞銀二千兩治喪日中天使至禮成而去

是午余在松筠庵睡室初期在先不能不往坐向在兩人並高牀稍穰卿二我詠人晡席散又群至二我家小坐晚歸

穰卿患噎喉間時作響已久年大妨害自成一聯云百端到眼都成夢羨感填胸欲轉雷頤佳

余擬成挽治者聯云論華夷教育先施公導先路開世界交通匪易帝鑒純忠跋云長沙張尚書負天下重望有年庚子亂後除舊布新公首辦學務學盡賢勞雖未竟其緒至今海內序序林立賦之多嚮學之士惟北蒙南黎亦漸被教育厥功厥不偉哉去秋朝廷改革官制後以公任郵部事務盡心力至悴偶感寒疾誤于醫藥寢至不起豈非天才公德量過人表裏純一

人游其宇如坐春風寶琦兄弟尤荷垂愛為天下痛又哭其私
用製執詞以申哀悼

十九日晴觀園又覽章宗源隋書經籍志遂詣甘石橋晤時百
藩午趨署視報有論東西各國裁判之種類謂大別有二曰普
通裁判曰特別裁判普通裁判者即各級司法裁判關於民刑
訴訟屬之審理焉特別裁判類則為多陸海軍裁判農工商
務裁判官內裁判警察裁判財務裁判行政裁判權限爭議裁
判志山曰今朝廷革官制釐權限期清界域不相侵也而法部
院行政範圍猶視其長官之強弱為廣狹強其往之橫溢其移
雖涉人之藩不顧弱其合忍不致與爭烏曰云平是固當置權
限爭議裁判矣通國情形年同憲法安在乎
映往賀新吾夫人之耆見益高及夏盡老
晡吳徑才為其妻治喪往弔見禮仰聞德素志與我有卻外交

乏人失禮也津鎮鐵路士民又交爭應之其術幾窮

晚在長沙家酬接賓客見子蕃是日同學界人將為長沙開追
悼會又為範銅像感其有功于興學也生榮死哀長沙有焉
二十日晴觀園又覽劉孟瞻左傳舊疏攷正詣長沙詳見方衡
又趨署車中觀中孫林然未創反語以前所謂不可為區奈何
為那何不為盍此是為爾之焉為旃者與為諸之矣為只皆古
之反切音也

彪亭林云三代而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
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顛沈約出音降而為韻矣又云凡易
象左國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之韻與詩
合實古音之證也志山曰研究音樂亦攷古家極有趣味事
晡在仁和許與梅先為象戲是夕鄰居醢客余往佐飲
二十日晴連日奇煖觀朱紫陽楚辭集注詣長沙許遂趨署

觀報

郵傳部將移新公所存儲市口路南車長官指揮月之二十四
五兩日遷彼是日隨那泰儀往視區區部居寬廣是用晴歸後
過長沙天雨与时百畧談即歸至家雨止

二十二日晴考長沙挽聯又改數字云看神州教育重興公道
先路謀世界交通不易天鑒孤忠萬年楚署飯後詣新公所痛
歸

昨見因抄有禮部奏覆汪學使咨呈請歸宗一摺酌古證今
允合情理之當讀之典雅有味

誦部治事惟禮典刑二者須用博古家為之彼引經據典能見
誦實行

余考日來彭覺女退是固我國美祿工之良不易也蓋盛衰必
通到其味乃自然而有

二十三日晴赴署車中觀考本朝治漢學諸儒宏博淵澹考核
精確費數十年之功僅一解得經文字句明白供人之誦讀而
已學問之道甚難哉

劉署觀報伊犁將軍將徙川北民邊農工商部欲實行廣西墾
荒皆邇日重要事

坐人力車至新公所時完算已竟灑掃淨潔以待遷入屋舍朗
朗百餘間殊可喜晚歸余追車市買魏碑甚多王僧司馬晒崔
敬邕崔頌諸人墓誌及姜纂等造像共十餘種

觀典故紀聞明交河余繼登所輯也

二十四日晴觀園又說別靜修文集在畿輔叢書中赴署車中
觀考是日署中將遷移几榻厨筭四筮及一切什物皆紛紛盜狼
藉後得運往新屋肩挑背負人役每襍盡庶務責任故余連日
暇不得息而文案會計公事皆停不化

是午与向辰文舫小饮于同和酒肆回翰卿暨陸衡甫踵至即席共飲盡懽

晚歸讀史記觀其武安孫仲孺諸人列傳

二十五日晴暖觀園又鏡美善花室文集大興方彥同先生履錢撰也嘉慶間人

向午趨署舊公所已空有郵局西人來接受屋舍行將改為郵政總局也因至新公所已部翼安妥規模整潔是日星期人數

察之庶務室西北窗明几潔勝舊屋多之觀招多云耳同晚歸偶鏡亭林先生經說亭林為本朝漢學開先時彼說經有不沾之致證瑣屑頗抒大義鍾其後者自著名數家外皆流入海算沙因而不知返矣

經學別為三曰經攷曰經解曰經義義為考治義理者也解為考治小学者也攷為考治校劾者也

漢學之精者余多責焉英語其流弊所及有二言足以括之曰以校劾蔽群考以小学蔽全經校劾小学二者疲弊人之精神數十年以為經學在是更無暇向義理不審古聖賢面是經典欲何為其也

二十六日晨起觀園又鏡居業堂文集大興王崑繩著崑繩即与李剛主同師顏習齋先生也俄趨署是日長官皆至為遷入新公所之第一日

晡詣長沙時有德國人來弔挽聯緬勉頗多

歸觀京報汪君穰仰所為其本日論說中有教語云曰此之馬出于吾國者每匹價不過數十金一至日本加之訓練特售吾國直千金各省鳩之爭先恐後同一馬也何一經出洋價增數十倍其理不可解忘山曰不獨馬也凡物皆然惟人亦然又論經濟之原理曰生產之數過于消費之數乃謂之經濟之消費

生產之數不敵消費之數則謂之不經濟之消費
時塔前春州編地海棠滋新綠生意盡然嘗以白云春來萬物
多顏色猶多以屬對

二十七日晴裏衣及袴皆易袷惟衫著綿衣歡囡又說帝王禕
名錦通州劉錫信撰題署是日多長夜至觀報多要聞晡玉順
天府慕公出春孫戶亦健焉遂歸

前聞英國遊笛意空中戰鬪艇其製作已臻美善蓋為軍中利
器之一忘山曰海戰將一變為雲戰此其造端也電器日精火
者終廢海戰之用火又將一變為雲戰之用電

又某報云西人某將在海船中設新式報帶用多錢電通陸
地之消息又云法國某欲創浮海博覽會用巨艦肆列百貨游
行五洲著名商步繼人來觀

二十八日晴早間與慕兄在長沙許公祭遇陸鳳老登戴少懷

師落年過新吾之內即趨署是日林長官至林處虛心訪向力
固振作余及向辰以他事見因牽連論及大局固勸林速規畫
官制釐權限於後議治事林唯

晡歸北城孺道已通至家未暮觀考

彭寧人說易良其限引意豁黃氏日抄之言曰古人之所留存
心身存此心于常用之地也後世之所留存心身攝此心于空
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
不運心豈空寂不用之物哉世乃有游子浮食之徒株坐攝念
亦曰存心而士夫溺于其言以將遠落世事以求其所初心以
大謬也忘山曰佛敎人等妄念者非明人等念但不可妄耳昧
者習為靜生等念一派是二乘家言非佛本旨

二十九日晴觀園昨觀劉錫信滋城攷古錄今又說取極王制
後規趨督辦吾壽與丞保益高福存午趨署是日署中議海

火鐵筒視報

上海一區昔其人、得樂土而今盜賊橫行、白晝劫人西捕
亦弗克禁天下事不可思議其如是

英人迫我禁絕鴉片曰十年後此害盡當遣使相賀否則徒
令我商家損失販運之利考罰不償三倍焉

晚後詣秉履與益高輩談語歌嬉夜深始歸

三十日昨夜雨起猶霏微不絕觀園又覽樵香小記即趨署而

止暇周署人公祭長沙廼皆俱具衣冠往行禮睹婦母微感寒

昨臥不思食今日累愈四肢猶痛晚暮兒過即去作日記

比利時皇帝荒淫甚多內寵又窮極奢靡官廈之鉅麗彷彿秦

之阿房宮見中外日報

忘山曰用人之道當善其操縱之宜操也其干涉之謂也縱也

其放任之謂也純操人病將其太嚴純縱又將病其太寬惟能

養

操縱縱寬嚴並濟又用當其時順乎自然斯得之矣情之在天
地間是以固結人群和焉弗戾讓焉弗爭相感于不覺相禘于
年形社會賴之以生活其也聖之水性滋養萬物常潤澤映美
年相焦之患是以是貴

悍戾之氣理不能喻其情是以消之故情常能助理之用

三月

一日晏起昨夜雨稍、晴用赴城外兩館拈香時奉貢庶政者

終之至都蓋朝廷頒特恩使凡被舉于鄉而未成進士者或僅

得副貢生者錄科奉嚴後猶得再試國子監畀以出路

蔭午趨署觀招英日法俄將締四國聯盟

以公所將構架葦幕台工估賈請長官命晚歸母疾略愈川妹

感熱作日記

得上海電桃源地交割已告成浙路股銀已交頗慰此地當議

矯之初年數膠葛今當出隄又費如許時日則哉則哉

二日晴起曉寃平何輝簡通錄何氏論思曰居家之道莫善于
忍亦知所以處忍之道乎蓋忍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
不發不過一而再而已積之既多其怒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
也不若隨而解曰以此其不思耳曰此其多知耳曰此其失慎
耳曰此其可見其小耳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于吾心惟
日犯我十數而不形于言也然後謂之善處忍忘山曰誠以
所言豈特不形言色哉其心固未嘗為之動矣夫所謂忍猶
有強掣制之意也心未嘗動謂之有量加忍一等矣

吳中出城訪二我畧譚閱其將赴津

余成挽俞蔭甫先生聯語云公身既壽公名亦壽前有隨園後
有曲園

日中余兄弟在江種飯醴集同省京宦四十餘人

是日湖廣館中學吏人為長沙開感悼會來者數千人余至已散
晡在仁錢飯相度屋舍備葺黃耒柳下榻晚歸遇子蓄小談

三日晴觀園又說獻孫王好佑乾坤大畧嚮午趨吳三長官皆
玉映與王嘯龍翁銅士談晡歸日猶高整理書寫靜坐神

恬

庭前海棠數株四年来花絕稀今茲始盛皆含苞吐蕊晚坐
橋間吟詩飲酒殊樂幾忘世事

館下晴摹古碑板頗得閒趣作日記

學士作畫詠詩皆能發人自悟之天機超然出塵不受羈縻所
縛自由其真諦也惜解是理趣者艱且少哉

四日晴觀園又說祁少刁包潛室札記因訪益道人因詣岳柱
臣談柱臣藩佐者余諒之三十年前通化學及製造學嘗先

純初年朝野固蔽風氣阻塞之時彼即潛志研究受知于醇邸

是时人以西学相诤病故其名不著如徐建寅如李善兰皆其同时至契其也

映益高随余至署午饭益高先去晡观报端午楫诗用爵指此议蚤有人创之落晚归观中

汉高成帝业美不曰淮陰鄼侯其人功然而據教倉之粟塞成卒之險形勢既得又以口辨說齊而撤其備使韓信長驅多阻酈食其之力也呂后既崩扶立代王盡誅諸呂以安劉氏莫不曰陳平周勃功也然而交驩將相俾能同心戮力以成反正又賴于陸賈之一言夫酈陸二人之於漢家誠握真亡安危之樞紐也其功大矣而人多忽視之其何邪

五日晴曉元安致仲匪集有虞道園序作順天高等學堂六大字訪益道人談益公自初能通鳥雀語得有數十種如结伴尋居夫拂口角之類蓋幼時為塾師禁錮高中自朝至夜深不許

閑出讀書好暇輒留書于此久而通焉忘山曰昔美季野童時不羈為其妹閣一樓中禁之下樓乃盡取樓上所藏書編觀之卒成博學益公即其人也

前見某譯書云凡血統昏姻者非聾即啞益公云以實驗之亦不盡然惟同姓之否或或有是耳又云禽類純是血統昏姻其所生亦不弱余徵之鷓類不信之

晡訪林稚林稚所居乃湘水館有林木門宇極幽室中圖書四壁皆精雅蓄蘭及他卉數種馥郁盈懷袖稚方鼓琴為余徐奏一曲冷然也位坐誌久之因出酒肴對酌縱論名理樂之美如大日晴觀園又覽元忠明王鵠汝南逸事趁晡大集合部同僚飲于法昌飯店入坐者三十餘人得呼笑樂傾費空樽盛會也是夕吳桐高復召飲于鄞孫飯夜歸

七日晴時海棠盛開白者與梨花多以異慕先過園往使消息

已礪行將出矣又有遠行禺中詣衡浦賀壽落午刻與翁銅
士談觀報考要聞補歸作日記

顧亭林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攷其實唐虞之官亦
何止于百蓋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二人其倍九官之佐是折
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藩四出
咸建五長以名達于天子其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賜
慎簡乃僚而天子不執其黜陟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
之暇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觀于立政之書內至
亞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臺阪尹之官又虞夏之
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
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
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
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

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
其美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
曹其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寢移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
由此起也是日商書持刺入刺俞樾二字

落晚金向辰過誌引觀園中林石並賞花派覽碑版後去夜
余詣衡浦許觀劇蓋高秉庵皆在余為益高補曲園別俞樾
詩云平生為此一名姓費盡精神八十年今日獨將真我去任
他磨滅與流傳蓋曲園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終年六
八日晴向午趨署閱唐少簡已簡奪天巡撫蓋東三者改建行
省徐世昌為總督巡撫三人唐與段芝貴及朱家寶也說報多
要同晤詣徐朗秋賀其女壽又謁唐賀喜即歸風起塵沙蔽天
夜作致許星輝書

九日晨觀書不出落午並高過談留午飯

是日論古高橋來董东山山水長幅及高澹游張东谷山水冊
頁皆精品

嚴伯玉胡艾孫來預祝母壽新吾妹耘亦至

晚隨益高玉化石橋因詣惠豐堂顧君台飲主人狂未至也余
遂去至六國飯店飽餐即歸

十日晴母親壽日沈公兩人來賀即去落午邵二我至留午餐
飲酒餐麪酒器相與縱譚穠霖引瞽者來彈絃擊鼓奏百種伎
樂至二我又唱學校中製歌詞語恍惚悲壯俄二我又至余案
既賞各種觀摩有古而媚亦有因而勁身蓋由隸初習楷之時
代神味含蓄未盡散洩序以下遊不足觀矣

又余歷東壁所懸唐伯虎抱琴歸去圖二我欲為真蹟人多疑
為贗物非也符子琴所書集巖太守碑字一聯蒼勁有神子琴
是二我考友常光緒初二我年十四五時符已七十餘考畫皆

精並工篆刻風雅冠世

晡孟康來二我先去

十一日晴到署時郵部左侍郎已簡授朱寶奎旨於前日已降
余兩日不至異美是午又觀觀邸抄順天府尹簡裴維俊署理
心知慕兄已放德使蓋自來隱秘不見明文晡詣府署慕兄未
出子穀在坐舊晚歸慕兄先到亦在母室中語俄因子瑜至夜
沈公兩人在幕許談余及稼霖子瑜皆旁坐靜聽

十二日晴詣肅邸謝壽又詣朱長官未見遂至巽觀探至馬房
晡詣林耘又至祁羅佛洋行購鐵厨頂自上海運至俄往賀壽
州壽晚詣二我談

忘山曰茫茫社會中可懼者勢也可愛者情也勢如山情如水
山之崩也勢壓人固可畏夫水之泛也亦能溺人豈不可畏
人者不得志時勢場交迫如山之崩至多害身之地稍一得志

又虞翁情交迫以水之泛既多以禦之人之居世豈不難哉
十三日晴晚申端愍集中公名佳允明未殉國人國初觀爲介
表彰之又觀輿圖

潘徑世過談俄去星輝之增程君來

蔣午趨異觀時採論政教分新之原因順天採論東西統
計術之善皆有見覽小說晡歸仍觀小說夜作日記

顧亭林有言曰殷之亡也天下之在紂之自燔而亡也國之在
武康之見殺蓋武王伐紂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殷固未嘗亡也
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誅侯不有天下而已武康之存殷猶十
好年使女不叛則宋可毋封而與周相終始也

又解洪範所謂彝倫曰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設五行
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
孟子之言人倫而已

十四日晴觀輿圖覽明趙南星英味槃高文集遂出城登塔未
訪其詣杭州飯又至仁錢飯晤洪同里舉黃來應試其暇至義
善源午飯趨異聞部中長官以京漢鐵路例煤窰及南苑枝路
交評議員會議余遲未與議也無事靜坐觀小說晡晚復至順
天府知裴公已履任矣即歸

余嘗持論以爲弟事皆暫多有常理以語二我二我曰惟暫乃
佳譬如花之有結蕊含苞及盛開與飄落之時皆暫也苟花其
常祇剪之花反能耐久不虞零落何以人不愛之

十五日自觀輿圖覽靈壽馬從聘蘭臺奏疏趨署是日朱長官履
任群衣對進見晡詣壺雀胡同晤鍾伯立入見王相晚歸是夕
沈兩人日飲慕兄在坐席散月明

十六日晴趨詣慕兄談忽招黃壽生至有事相語急歸別
借一人在坐蓋順天候補人員王姓者在軍充監印收發忽自

辭差謀入法政學堂肄業已獲幕批準今見裴公履任又以地
 故自悔謀挽回遂來丐余向慕兄國復收回批准之判語余因
 而言慕兄慕兄之悔言是日慕苗壽生午飯俄蘇伯玉至遂向
 遇慕許子瑜已先在彼飯罷伯玉去壽生子瑜同詣余游觀園
 中登臺眺望俄坐余高閣語述燈謎極點有絕佳者姑錄一
 二也字射四字白子路率尔而對曰是也頗謂喟然歎非也
 夫子莞尔而笑曰是是也直在只中矣川字射四書一句一介
 不以與人又是非之心響字字上一點射一物爆竹蓋一點即
 響者極有趣

昨有批性身小坐即去佐安至薄晚乃去夜作日記觀小說
 十七日雨觀書及輿圖又說小說俄趨畢房午閱長官命園署
 司員研究調查為分定職掌之預備頗有涉事之意蓋署中數
 月以來官制不定人心搖搖無不煩鬱失志長沙改死少川又

言開部之長官遂多一人豈不可致林公又權籌莫不理者或
 務多人主持今固有是機也始皆欣然也查
 薄晚時自署歸仍觀小說

我國小說中之空前絕後其幾如頑石記一書蓋史得漢之
 神髓超化而出也查外國已有譯書者與地球同毀

十八日晴觀書往賀桂月亭取掃出城至仁錢館暇至署觀
 向辰筆園基覽小說人言頑石記為周易而後第一部書非過
 譽也其書實含道旨觀其初開卷之好了歌即可恍然大約如
 葛紀篇筆園而刀不造其遂成是書以寓其嘲諷是日臨池人
 昇西式倚二室來生之彭安適時窗外林樹蔚然影翠入畫海
 棠花已盡綠葉成陰所留青及向景物使人胸次清爽夢辰至
 夜作日記慕兄歸往談

十九日晴晨起慕兄在母房中坐談家常余生盥漱觀輿圖

午趁巽觀考甫往祝那錫侯之為人壽宴室滿堂然竹禱奏遂
苗觀劇是夜宿于郵部公所

人有愛獨而惡群者其性此于靜也亦有樂群而惡獨者其心
此于動也然人不能常獨必與人合則有群又不能終群既
合必離則有獨是故獨之與羣時為消長動之與靜亦互為消
長也苟知其消長為必不可踰之數則考順夫自然之用愛惡
與愛樂為耶

頑石記載眉公史人家錄感醜聚之會不以為喜而以為可悲
所悲者何曰悲其終歸于散也忘山之曰彼常合而多離
是合之何樂之足云

二十日晴在署早起俄見同僚漸集觀小說甫詣肅邸賀其取
掃即歸仍觀書

歷觀諸小說中多說人一家之現象其厥惟頑石一書雖能一

國其印百千系家所集而成也按諸今日我國其不能免于
是現象者十家以共八九夫已占大多數矣新語為我一國之
現象在是烏不可噫

二十一日晴張君孝準來自云留學東國三年習陸軍今將詣
德調查欲一見慕先余遂偕之往見適養坡佐安皆在內坐余
亦入與張馬中詣張文達許是日大學堂舊時僚佐公祭余亦
與焉有祭文一通書衡撰也映造就吾家晤益高談人縱談甫
至巽指同岑雲階補郵部考蜀督以趙爾英調補岑之來都
前數日知之自陳疲病蜀道遠不能去連日對三日為上所哀
憐遂有是命時探知吳寫法華寺與向辰等投刺通謁獲晉見
自云尚欲乞假一月不克即履任晚歸觀書

二十二日晴慕見生日賀壽畢即趁署暇至于公祠是日同里
諸京僚齊集行春祭禮余亦已禮成合飲晤子穀望林擬見諸

人是日奇煖晴微陰訪景侍談遇陳夢陶坐久之去詣厥肆購
書晚寐作日記

國家猶一人之身也血脈不流通精神不貫注其人必病三代
之世封建相襲大小侯國累百盈千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土地
狹小不過方今之州郡血脈易通也精神易周也今則大不
相侔矣合數千里而為一國以一家一人統轄之皆非能自治
曰惟上之所以命之夫豈不可哉顧以一人之耳不能俄頃
能于千里之外一人之足不能匝旬周于四海之內則必有鞭
長莫及尾大不掉矣其何能治今其幸賴海外新機關之出
有鐵軌焉有輪軸焉有郵電焉可以縮地之遙多以限之可
以縮時之長矣以限之特患謀國者之多其耳有人以提
其綱絜其領則血脈亦易以通精神亦易以周周
英人鐵路線今已增長至二千餘里日之鐵路增長至四

千餘里英之商船每年貿易于外者增至一千二千餘艘日之
商船每年貿易于外國者至一千二百餘艘以我國視之嗟乎
遠矣

船業尚屬于國家非確定獎金及津貼不辦日本創始于三菱
會社初由政府借銀八十萬圓其後又每年津貼二十五萬圓
既而共同運輸會社成政府又助給以二百四十萬圓後會社
會社後兩會社會議政府後每年以八十萬元津貼之至大
阪會社由政府又每年以五十萬圓津貼之皆見日本維新三十
年史

二十三自晴星期休息童亦歸還談蔭午訪二我于紙烟公司
談及岑雲若之為人二我以為的是人物時望上懸聯有云心
上多鈞常挂事眼中有尺慣量人与二我同詣賓宴樓與益高
相見偕訪一逸亦不遇晴小雨即歸

我國政府借外債之例往者百兩之債實得八十兩至九十兩或實得百兩而償債百二十兩之本與息今採日本國債之借于民亦不過百元之數往者民祇至九十圓或九十二圓世異之進化也人力漸演為獸力獸力又演為汽力電力鐵路之分類為四曰腹地鐵路曰邊疆鐵路曰原野鐵路曰街市鐵路其目的亦有四曰為軍事而設曰為商旅而設曰為礦山而設曰為農事工事而設

汽船之別有五曰商船曰兵船曰郵船曰礦船曰漕船航路之別有四曰遠洋航路曰近洋航路曰沿海航路曰內河航路電報之種別有五曰官報曰局報曰私報曰軍報曰商報其作用亦有五曰代送電報曰同文電報曰至急電報曰進尾電報曰外國郵送電報

美國電局七萬六千餘所英國四千三百餘所我國僅五百四

十修所望塵莫及

二十四日晴昨日歸來聞朱實奎之褫職又聞吳仲若轉補左侍郎于晦若補右侍郎今晨趙巽勳即抄見者有詔旨一道廼命慶邸管理陸軍部也據其原由蓋岑來都陛見面劾奏員自朱以外如慶如袁殆皆不免劾慶有二事一用朱侍郎一擢段芝桂語如芝桂以夤緣賄賂故以道員驟晉巡撫風向慈聖大怒見慶邸大加呵責云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索縊死我母子乃佳慶懼震攝叩頭不止比舉首則兩宮已退入寢殿矣事為未已深懼波浪為頂大作

昨吳仲若至群躋堂賀晡詣新吾祥新吾園林中有面南三楹極幽爽前望山石林樹霽、清疎晚後至仲若家投刺即歸夜作日記

國家欲伸張航業須知有國際船藉蓋國際訂約法凡船舶之

通行各國非有國際船藉則不能受他國之保護而皆將以賊
船視之是不可不注意也

電話之設非僅供人之通情意使相隔數十里有造膝對談之
樂其於警察之捕盜詰奸多窮便利故人稱電話為天上上法
良蓋信然也

二十五日晴趨署途遇那錫侯同詣岑為未見仍偕玉署政
僚極假寐一小時忽被入驚醒則見邸抄至段芝桂果有詔旨
罷黑龍江巡撫之命而令程德全權攝又有旨稱據御史趙登
霖劾段芝桂濫緣執貴物議沸騰詔曾頌歌妓獻于載振並以
十萬白銀為慶執王春特特責成醇執王載澧大學士孫家鼐
確切查明覆奏云之使人震悚忘山曰盛極必衰泰極否來禍
福相倚吉者凶則不足異也當有月廿九錫春之辰歌舞連
宵貂蟬滿座一何盛也未幾逾三日父子交困報故之可談慶

諫之彈射嚴旨之究詰幾多以自容矣嗟

是晚詣南邸觀劇即還宿于署中

二十六日晴黎明起衣冠靜待同僚諸君俄頃皆集蓋岑尚考
是日履任既至皆晉見一一命坐自考履歷久之始畢落筆余
詣張文達許收歸瓶瓶作日記

振貝子受鼓獻歌妓一事京報蚤登之段頗矜自辨能外間喧
傳遂登白簡哀之朝美其肆能多忌竟以國家之土地生民供
其縱欲之具可謂暗于天日殆賴岑帥之突至以霸虐手段而
政府當頭棒喝豈不使人可愛豈不使人可敬

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多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受勅百
僚為之蕩恐遇吳樾懷中所藏者遠矣

晴大風揚沙作日記

二十七日晴趨署俄岑吳二長官咸至閱已催官長制索觀

評議員所擬底稿又聞明朝有封奏大約保若堪勝丞參之員
補出城至義善源小生運健齋俄詣仁錢稅抄兩飯仁飯已工
竣稅飯尚稍需時日晚歸是日風驟日不息觀者前因那參言
郵政應歸部轄而目前所不敢接受其以郵業毫末者道每年
須貼補費三十萬之多部中空虛多可籌墊殊覺為難云云今
觀日本交通史載日本自明治四年郵政改良辦理至九年為
止大率所入不敷所出政府每年貼補二萬圓至十萬圓自
十年以後除十五十七十八三年外年之收入不止是敷經費
二十六年以来每年強贏餘百萬圓以上至三十年則溢利強
過二百萬圓由此觀之我國初辦郵政即每年貼補三十萬又
何足奇但能經理得人其贏餘自足後也今以一時缺款遂不
敢接辦何其膽怯耶

二十八日晴風晨詣文達伴真輟馱向午趨署是日聞西林

抱微疾不能至署晡復詣甘石協諸仲世伯諸人皆在聞所保
丞泰有郊者胥張元濟李稷勳馮元鼎等六人薄晚歸

前日向辰談李文忠轍事云瓦德西者德之健將也庚子歲因
匪肇釁聯軍入都而宮西將瓦時為列國軍大元帥高踞儀鸞
殿凡禁地重門洞開車馬馳而出入多阻適文忠犯險未京師
舍賢良寺瓦帥召其入議事李相至掖門叩下車步行至殿又
不肯坐登陞瓦大驚下階與言詢何故公答曰此我國天子之
居也鴻章身為大臣非君命何敢上殿瓦爾能致之遂不相強
自是不復召云凡議事及開談判磋商條約皆身就賢良寺為
之

又云兩宮之西行也瓦德西失欲進之李相阻其行語曰爾聯
軍之未犯皆我邊隅港岸故易取勝苟深入涉腹地重山峻險
皆有重防第一挫毀列國軍威將皆失矣必不可也瓦曰多虞

我率軍從之必取以歸李曰如是則孫不濟瓦弗能曰吾與
爾盟之為事成功唯命是聽如女勝也將如何李曰爾之獲志
分也苟能加焉第一有失吾與子盟之和約之事當談判時毋
得再挾瓦說然先之李要其狀瓦因與列國使臣皆畫諾之頃
瓦果率一軍前往李急器傷由地誅將曰汝儕輩其軍來皆勿
與我退走以誘之至紫荆關一帶則慎埋伏以精槍利砲待之
卒而殲滅瓦果中計初見官軍之望風遁也長驅而行如入無
人境大笑曰李某欺我是何能為也遂驕恣不為備比至關伏
軍四起倉卒應我竟不能支敗還以故庚子之約僅賠費四萬
萬更無其他之虧失焉

二十九日晴風止晨詣徐菊帥適楚雲同岑仍不至異說相觀
予與向辰語

晦歸作日記夜佐安養坡借棗留晚飯以車送之歸

四月

一日晴賣碑帖書未披閱數紙俄去余即出城訪二我于紙烟
公司縱譚

見好花則生愛憐之心人人同之余以問二我曰是何故邪二
我曰此天地生之之機也余又問二我曰愛之憎之懼之樂之
悲之凡人目有所見皆不免動于斯可其獨不能為一物焉呈
于目前而覺其可怒是知怒也其後天之蔓起也非先天之
所本有也

視小事視大事視大事為小事為小事為大事也視常事為變事
視變事為常事為常事為常事為常事也治事之學理者然

二我曰仲尼云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余以科學推論
之其理多差蓋凡好動之人其周身之血脈運行也速速則能
傷人惟恬靜者其血脈之運行也遲遲則足以保生而延其年

忘山曰是足以入吾日記矣

忘山自狀其人曰孤嶺春雲二我自狀其人曰古木寒雅
斗室中二人促坐清談忽間步出屋後私焉見馬繫于綠陰之
下僕夫與人箕踞偶語不覺有俗乎所風乎舞雩之樂

晡訪童亦稀談余預國民多品格猶人身多筋骨何以立也
又訪林雅遇飛彥東暮歸

二日晴楚署塗過景月汀之門入見焉縱談久之

魏武帝馳驅戎馬間數十年不廢于史曾文正政定洪楊之亂
指揮諸將羽檄交馳在軍中猶每日讀書或與人圍碁果持
何術以致以忘山曰其心靜也惟靜可以制動

至署問岑吳咸至茲有新調部數人來高鳳岐曰丁潤生尚有
張姓胡姓者皆分職派差出外即參議上行走之姚君是日下
堂論增司員中數人之津貼註定辦事章程及每日司員來此

頂上查至到是而岑到部後第一之新政

晡散署答拜吳項之署談後答拜楊彝仰暮歸家祭祖以忌

三日晴觀園即楚署岑吳皆未觀鐵路講義為領是衣冠答

議行去及是寺為日本商業校師闕一著我國湖南人譯之其

鐵道之定義曰鐵道者於布設軌道之通路上使用機械力兼
有迅速載重二德以供公眾陸上運送之用也忘山曰彼所
以不提明蒸汽力者以鐵道包電氣鐵道而言之

鐵道之種類有平地鐵道山間鐵道登山鐵道市街鐵道之別
其軌間之廣狹有廣軌狹軌之區別蓋軌間標準以四尺八寸
半為率廣于四尺八寸半者為廣軌狹于四尺八寸半者為狹
軌此標準蓋原於英國也

攷鐵道原始之最古者莫先于德國哈爾枝礦山所用之礦石
搬運法此礦山車道當英國依利薩伯時輸至英國鑛山外之

平地亦有採用之者但製與今不同不過敷設枕木釘以鐵
片使車輛走行于上而已自後逐漸改良至一千七百六十七
年有某鐵業家以鐵之板路滯塞乃試製軌條以供鐵道公司
之用其初不過為鋪鐵起見行之既久遂為社會交通之大計
後製之軌為凹字形不免有越軌脫線之虞一千七百八十九
年將改用凸字形而附輪緣于車輛之上遂成今日鐵軌之制
創蒸汽機關車者在一千八百二年脫佛西瓦氏初發明時法
極幼稚僅載重十噸每一時向駛行五里次于脫氏者曰斯皮
勃梭于一千八百十四年製一機關車其法益進為英政府所
特許至一千八百三十年曼且斯他及利里比亞布鐵道成遂
採用斯氏所製之車以展其運送通信之能力而為鐵道發源
之終了時代

補出城云仁錢飯遇笠林云云杭州飯局校仲通網齋

四日晴觀園俄即趨署岑未至時署中忽自北洋來信之約章
成案彙編計十部已分散將盡僅存一部余取之方為連平砥
齋伯所編分甲乙二篇

靜坐多事觀考及報

是晚景月汀已飲余赴焉慕兒已先在坐有端仲剛及衡桂其
景云霞了不群維垂若好讀書記力甚強夜與慕兒同車歸
五日晴趨署暇見邸抄載奉日諭旨醇王等慶泰已上仍以查
拿實據為詞而廷侍御因此罷職聞者多為不平晡歸作日記
是晚與贊堯談

忘山曰天下有無用而有用者直莫如詆諧蓋詆諧非僅以
獲樂人為已其為功甚大然于多形中和解多少猶嫌消除多
少意見泯却多少是非為合群之無上妙藥是以前輩賢豪能
辦大事者皆利用此二字以馭其下為學文正李文忠皆然

舞臺上所招生旦淨丑天下之大不外此之種人蓋一之為其
寫生也曰旦者其能飲曰淨者其能飲曰生者其
取其能中曰丑者其能飲和偏于一者皆有所失通斯之者
乃為全材

六日晴趨署觀考映見邱抄振貝子自訪開缺奉旨允准蓋懼
人言示欽退也慶王父子年來盈滿已極稍自損亦是養福
之道

晡詣甘石橋晤時百詒仲璠琴一山琴串詠人晚歸

七日晴晨趨署是日晴長沙張文達露輻南行表儀甚盛賓友
步送映余迎至虎坊橋晡表至車棧奉部長良吳公率僚屬就
款翁奠饌禮成相與送匯登車叩鼓輪行送其各散余至義善
源小坐仍至公所觀考

日本關一氏有云鐵道之功能不僅往來迅速也其行駐時間

亦有定限是使人類行為漸趨于一定規律之中往時旅客貨
物每以天時障礙中途之滯滯遂影響于計學界之困難自
鐵道運送時間確宜計學行為之信用益以增進其努力是故
泰西人稱稱鐵道為國民之一大時辰機其誠罕有而喻矣
是夕一山穰仰等召飲于德昌飯店慕見及子丰炯齋諸人皆
在坐

朝廷用人之道純循資格非也純破資格亦非也兩者相輔
而行大氏破格而超擢者有且異材異能非其人莫任其則行
之時使並時而有數人焉其才相等其德相鈞於是又不似不
較其年勞之深淺多寡以衡量之向之所謂資格仍不廢也是
皆政界中最切要之哲理

八日晴晨起盥漱畢金向辰過談久之心鋤衡浦踵至會益道
人亦來因聯車出城赴頤和園觀郵部新賃之公所余車輪遇

石峽慶公所在馬殿之根，廟中西偏別闢一院，面南三椽高，
爽可居，面西亦三間，裝飾未竟，心鋤携皮酒數瓶相與飲，俄
還車至海甸肆中飽食，畢遂偕至萬壽寺觀賽馬，游人若眾，樹
林中構棚，販賣茶飲，日西斜，與向辰並高，游寺中，楹殿重疊，佛
象莊嚴，門外修河有御舟，泊焉，兩宮幸以，則乘以入湖，舟殿飾
頗麗，岸上男女聚觀，薄晚驅車沿柳隄歸，連日極熱。
九日晴，乘舟仰末小談，即去，禺中至署，見邱抄陸德憲及趙炳
麟各上一疏，為趙侍御辨冤，奉詔旨，稱之，及之，有膽識，敢言，其
朝廷亦深嘉許，惟賞罰之權操之自上，不使因臣下，乘勢即予
加恩，云：是日李堂論商定本部權限，有陳詒重底稿，頒示大
眾，命合署司員評議，限三日內呈堂，余就陳稿中簽注數條，即
日繳卷矣，晚歸見芝樵，是夕醺飲于稼霖齋中，盡懽，夜涼乃散，
月色不朗。

十日晴，聞徐汝霖伴擬先春至，汝霖在慕先許，余趨往見之，遂
詣署觀焉。

鐵路之國，有民有兩問題，厥難決議，蓋有所持之理，而弊害
亦互見焉也。論者折衷之，以為凡與中央集權之國，利于國者
反是，雖民有亦無害，此說近是，而考者未盡也。蓋天下凡兩端
對持之理，欲決其為是非，必相其國體民勢，以立論。所謂中央
集權與否，固是一原因，亦為有他原因，或與此反對，其不可逆
料，所謂事場之變，其窮而學理未可拘于一也。

十一日晴，趨署觀報，及鐵道講義，晤諸人，皆散，余端坐作日記，
晚子數輩，林等八人，公饒慕先于六國飯店，余往陪飲，是夕與
心鋤談宿署中。

講義中所言鐵道之原理，亦與尋常經化商業者無殊，焉以所

設鐵路資本金當常使股金居多數債款居少數又鐵路建設費之固定金居多數而營業費之流通金居少數又營業收入之支出其多寡成反比例又營業費之節約常因運輸之日益繁多而得效果皆普通商業及之全科玉律

十二日晴晨起觀考決人咸集落午聞明日將開議官制因詣丞議堂論評議之規則晡歸與贊堯談

欽道講義云鐵道擴充則銷路增銷路增生產地之物價必騰消費地之物價必落而各地之市價不平皆漸歸于平矣忘山曰此平者必先求通貨產流通則物之價值平理想流通則人之智慧平存之水能通則所在高低必平此一定之理也

十三日晴訪那錫侯侯即至巽觀考及報曉決人咸集會議所由丞議行走挑君宣布宗旨即將提議十二條一一詢決大眾註相與反覆辯詰其官制大綱皆當場決定畧記其數款曰取

積極主義曰丞政丞議分兩廳曰設郵路電航四司曰設庶務一所曰勸勵分七科曰四司不分科暫分股辦事曰員缺請由堂定曰設掌印主稿諸名目至晡乃散

十四日晴趨署連日奇煖觀考及報

時報論道德法律兩其性質之殊異蓋有道德所許者而法律不許亦有法律所許者而道德不許娠施窮困好行其仁道德中之所貴也而強以法律則謂人當固自立不可有依賴性純行其道德是教人偷惰養成坐食最為社會之害又評其子子控其父法律所不禁而道德界中大非之曰充其所為將化骨肉為路人矣又法律誅行為不誅心意道德乃并其多形之想念而志強之是皆法律與道德相反對之重要件也安而言之

昨日訪應季中于陸衡甫詳談法五年間契詞夜分始歸今日

晚又置酒于燕春園款飲季中坐有鄉浦昆仲歸時夜已深季中即於四日行

十五日晴出城訪治重因訪杭州仁錢兩飯工程皆將告竣見佐安仰坡日中訪二我縱談至暮

以精明稱者雖曰忠厚以忠厚稱者雖曰精明余不知西林之為人何如但見其素調到部之人一一皆忠厚而精明其也人材難遇何其所選竟有此資格余不能不服西林

以靜制動以虛運實治事家之原理也

文有三要貴達貴簡貴雅此应用之文也若高等之文則加二字曰高曰深不達則意晦而讀其難明不簡則詞冗而讀其亦難明簡之與達常互侵其累者也惟簡而能達乃為可貴何以雅而曰文太鄙似則人倦于寓目遂難于傳所謂言之多文行之不遠也

高等之文不主于应用故其運詞行氣布局造句不妨師法周秦漢魏蒼勁典重耐人細繹而味弥永人或疑文太高深妨人不達非也此等文非為淺學其設彼學問深造者亦自覺其易達耳

十六日陰風映微雨在罨中与向辰間談晡時即驟熱尋過晚作日記與樊堯談

十七日雨趨暑雨微止以事往与詒重談忽報正堂岑到方議上堂行過電話室聞接電者聲言岑官保已補授兩廣總督大驚異遂與詒同僚集堂上揖賀岑公言朝廷用人必以改者今日則當時何必稱我滇与蜀我咳血終未止方冀休息而不獲以志我命苦耳言畢歎去時官制甫議成奏稿已就將上達天聽而命先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方岑之來人之惶恐及同將去又多依之不思捨去天下事往之如斯

余既送岑之去也返至庶務室狂笑不止人問故答曰自郵傳部創辦起至今日止盡于我一笑中矣

映去城至義善源小坐因至杭飯一視即訪林雅正譚閻魚周其持刺入陳毅二字林雅曰此亦名下也延之入素衣方居就表其名與詒重同字曰士可蓋同時有三陳毅其一湖南人詒重是一四川人字璠圖在牛帥幕中一湖北人即此也個儻多姿既入編檢視考冊見林雅室中羅陳釋歲因談佛經版本註深覽目錄吐屬風雅余整坐觀其與林雅言談猶見二美人相倚而笑為之神怡

蔭晚仍訪二我二我云凡英雄出而身任天下事所習生且淨丑備于一人如子所云者是矣吾解四身之義蓋且主細淨主大生主正且主和余曰然

十八日晴于電話中得消息陳璧補授郵傳部尚書蔭于暮免

來談即去杭城駐防營佐領貴公翰香至余至驚比見貌形兩年前所學猛進於大乘界中已得初登懽喜地視天下人无一非可憐者惟靜覺己身日日懽喜欲以日縛赴東市安斬釋是懽喜至量彼國進國民主義而為眾生主義日以救苦拯危為願力余仰視之猶見大士雲中生也彼為今日我國演說大慈悲人盡人盡興女學校彼為監督自云代連興女士治事如居其表其待人也以至誠自校尚未時^與女校生別曰我此行惟兩匝月視尔等不能釋然女生皆大哭曰先生行矣我輩謹守法以待先生之歸女感人以中

映芷香過晡向辰過蔭晚偕赴頤和園郵部公所皆呈吳長官

接至因共宿焉

是晚儀改孫蔭亭寺

十九日晴是日黎明乘輿至大鐘寺求雨晨正始返吳長官遂詣宮門候旨蓋郵部奏事未召見曷中與向辰衡浦衣冠往賀

林贊老時林已補度支部右侍郎落午復還公所見吳長坡吳
飯後詣洪要人投刺時後入城余三人亦共飯飯罷小待乃命
駕將歸時日微暝

時所居屋面西自朝至午不被日光故甚涼爽連日暝而光甚
漸入窻戶余既語向辰曰富貴之逼人亦後如是
俄繞道至壽寺柳堤上行晡始到家是晚與贊堯繼談

二十日晴趨署上堂至到高君唱喃桐野在自云明日將別洪
君去蓋聖帥赴粵凡所調部之人皆將携之去蓋皆其股肱手
足不可頃與離也觀報及書與銅士談忘山曰利欲者凡民
之生機也名心者士大夫之生機之多是則不可活

仲尼云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忘山曰惟不能小知者慨于小
知也

將形治大事者不可輕小事抑而蓋治小事即為將來治大事

之練習試驗地也

晡至義善源小坐赴仁錢館又詣祝安飯兄昌士小談遂入城
夜作日記

忘山曰凡大英雄出任天下事必備六體何謂六體一曰腳根
二曰肩膀三曰面孔四曰手鼓五曰眼力六曰肚量闕一不可
或問面孔云何荅曰所謂生且淨丑之種之面孔也必神女
復乃破者清西國偵探亦往之善復形貌使人不測而功用昏
賴焉治大事其何獨不然

二十一日晴趨署與志鈞伯瑯筆談報及書

晡詣西林及唐少翁遊往謁夔相與陳夢陶同見晚在彭子家
飯與益齋筆談

二十二日陰唐少翁於是日行其舊僚屬皆衣冠出車棧送余
往做投刺數家遂造二我談留午餐因以黃公翰系之為人告

之廷得於月之二十四日晡時在公同靜待余將偕其人未
訪二我諾焉映又探刺答好數家至杭飯兒極及莫為汝
霖舍者相至相與繼往晚歸見慕兒夜作日記

二十三日晴霖伯過談即去俄昌士至昌士將隨朱中丞赴吉
林是日震始臨月衣冠向兒投賀喜將登車趨署得署中電話
于晦老將到急赴車站迎焉時來其紛之多異中同僚落午車
至群登車相見一揖又相隨至棧舍小坐晦老即赴此洋公所
余等皆至巽觀報載戶部開股東會議映又偕向辰往謁晦老
訪到任日期獲見晦老口授謝恩摺屬為備办履任期擇廿六
午刻余等還巽相與熱寫摺底使華政往呈因晡余遂歸與贊
堯誌

二我前得余乃五百羅漢之一有降龍伏虎手每以祝為未及
觀音則祥未也

余之祝二我也則如堯之許由孔子之長沮桀溺漢高之高山
四皓光武之嚴子陵

二十四日晴汝霖未與偕往暮見許談俄余至棧室中坐談笑
見孟慶及子瑜映袁伯駿口飲余及慕兒皆在坐晡驅車赴政
和園公所晦老已先在又有楊君彝卿替稱電政是蚤亦未湖
上正与晦老談余亦與相見遂共晚餐彝卿仍入城將于明
日南去余留宿焉

二十五日晴晨起晦老亦起俄冠帶赴官內請為註初校郵傳
部侍郎恩尚是日見余在公所靜待久不歸知被實瑞臣邀
午午飯夫余亦飽食移歸

中國鐵路指南粵人胡棟朝著棟初為美國康里哥魯大學生
留學畢業生最研究工程學故其考多選工程測量構造之術
其原理曰舉凡起築建造能收其界日進文明人觀日多幸福

者皆謂之工程如起屋工程修路工程衛生工程水利工程鐵路工程是也世界文明愈進則工程愈大愈靈工程愈大愈靈世界文明又愈進忘山曰工程之有關係于世界以是礪有所謂學問者可一蹴而就惜我相沿委涉後學士大夫鄙焉不謹非伊朝夕之故矣

晡又訪二我是晚譚集翰集香二我于蕪春園繼談入夜送暮搜珍汽車披挈姪輩赴漢口乘江輪抵滬由海道往歐也

二十六日晴蔡鶴卿來訪即去詣慕先澤吳中趨吳是午晦者履任羸衣冠晉見禮成各散在單手事觀報

時報之議論頗有可觀其評彭程野之得失極公而確彼彼逐末之誣旨顛倒錯謬不可究詰皆衰敗之氣象也言之使人慄然又云我國如仿東西列強售隨表公債券宜改造有信用之政府余深望其言

晡歸與稼霖談夜作日記

二十七日晴肯高過隸古素碑版者未而余裝潢隸聯及橫幅已完好俄借肯高詣慕先遇履平頃之方勉丈至余即趨吳是日吳于二長官皆至觀報及東方雜誌

外國官制中有所謂執行機關者內閣及諸部長地方官之組織皆是也又有所謂審理機關者即中央議會及地方議會之組織是也查里機關四字余所未聞

今世俗之相往來酬酢其目的不出三端一曰借錢一曰荐人一曰託事為離是三其則人之與人雖同居一社會中可以共死不相見守者明之主義矣豈不可哀

晡詣徐頌老弔其喪遇慕先俄至查鵲胡同王許遜出城過嘉善源小坐話仁錢飯時佐安又至杭州報劬祝工程因訪霽伯見伯唐晚入城訪子蕃留夜談各誦所著之詩子蕃為述趙侍

御田別詩有云屬國詔旨彰公道始誤朝廷有苦心此云已南
歸今日首塗

二十八日晴宵我及至與同詣慕兒俄越署觀報

天津海關搜獲私運槍械七千餘枝又聞營口亦同時發見一
案危哉今之時勢也彼革命黨人潛潛密布自急師及各省隨
地皆是亂機之將發聞不察髮繼皆烏合不獲遂其志而以擾
治安則有得矣

時報云朝廷用人如方子園甚屬悔其著置子而定豈不貽笑
外人

前閱日信有同盟之舉已有旨遣人調查與我國有多影響

署中馬廐之棚廠間已構成因往觀焉繞道臨記洋行歸晚汝
霖仰坡回玉俄擬兒亦來因約穆霖與訊人同宴于同和居夜
降格傲

二十九日晴隸古及會經咸來往視慕兒落午出城訪釋之談

觀人不易大姦似忠大譎美樸君子可欺以其方人果能知哉
余昨夕似夢非夢忽成一挽吳贊甫先生聯云在曾李生前惟
我公孰觀我蹟自方批沒沒更無人能繼文名

日中方勉文約集同里人為慕兒餞別以明日將赴津也坐者
百餘班僕訣公哺歸伴兒至夜

三十日陰隨慕兒至車棧送其衣冠如雲車既發遂至梳飯小
坐落午至巽向長官乞假十日哺歸檢理鎖謀夜雨

五月

一日起雨聲微漸止雲陰未開屏常兩飯計儲為人方廟夜作

日記

二日陰晨鐘八鳴玉前內外登汽車行微雨落午到津時慕兒
居河北李文忠祠有車馬來迎比玉列慕兒及陳雨蒼尚書皆

为项城邀饮。翌观剧。即左初内。余晤芷香。葵章俄履平折筒。拙
敏于九华梅。余暨芷香赴焉。盖初后有园亭。曲折入胜。惜少林
木。时风廊水榭。足消夏九华梅者。何其地供游人宴赏。取资
以为修葺。初宇之费。是日履平所约。坐有谨高。蔭園及王欽堯
向子和。讲其谨高。至自塘沽。蔭園来由。莫口王向皆相隨。赴德
井也。谨高善谐语。终席云。樂

晡抹耘来。将帰京来。与慕允一揖而別。俄张伯訥。瑞玉如。亦至
谈良久。去余因访彦復。又半載不相見。谈久之。乃其书。扇註自
其所著之诗。祝之彦復。有古钱癖。搜求甚勤。往之典衣。燻置
之。果是不倦也。时在津地。为项城所困。金盡。裘敝。窮无所告。神
至志消。茶晚。随余至。祠中待暮。允帰小誌。留晚。食夜。与余同出
觀劇。散帰時。已夜深。

三日晴。渐热。衣冠往。谒陈雨。蒼尚书。谈良久。始歸。日中。獨游。初
中殿。宇巍。我碑。碣林立。联语云。蘇殿后有曲廊。臨水。迤西。過板
橋。至一園亭。皆寬闊。雅淨。可坐。以品茶。迤东南。又有水。園陈
几榻。精雅。時鍵。甫未許。人入。余繞觀。即帰。館罷。与蔭園。葵章等
談。晡。讲人皆他出。獨余与蔭園。閒步。至園亭中。坐。縱談。

前日西國天文家言。今日为彗。彗星与地球相觸。之期。當坐以
待命。忘山曰。西人為此事。推算凡幾。次皆多驗。天学家之不足
憑。於是現之。是日岑西林出京。將赴粵。過津。与项城相見。

晚与蔭園坐。人力車。至日本界。因至餐館。飽嘗。東國風味。其獻
食皆女使也。东人酒食。簡薄。余素向之。從未領畧。今始知之。
夜歸。觀芷香。譯電。昨聞子頤之子廷士。又没于金陵。可憐。其一
家掃稚。將安歸。

四日晴。暮。先將於是。離津。往謁。项城。落午。余及芷香。至車棧。待
之。送其多數。未笑。車。至。遂隨。暮。先登車。同車。共六人。余先。車外。

即蔭園芷香蔘手抹妝俄輪動車去如電風云急至塘沽小駐
即發過蘆台唐山灤州重山四合風景如畫俄踰昌黎至此帶
河高柳夾路涼風襲人遙見秦皇島所泊之船聞西林已登舟
由此赴嶺南時臨榆縣譚令之子鴻儀來迎落晚至山海關其
地有外國逆旅高橋大廈供饗華美遂入居焉暮先欲在此憩
息三五日乃出關

五日陰是日為端陽節譚鴻儀昆仲衣對來賀晡譚令廣生跨
馬至相見談久之去與暮先蔭園芷香倚欄閒話時所居樓高
數仞連楹十數丈一覽平曠中起茅亭四圍皆楊柳足娛旅客
暮晚乘車入城至廣生所門宇翫蔽牆屋傾圮西偏一荒園
起堂三椽几榻整之可以留客俄出酒食相餉註以光學留影
話笑盡歡夜出城視劇前數年所明之女
後金月梅者是

六日陰三五人聯車往游海墻曲折行垂楊夾道岡巒起伏入

九里搖望見水色其地有天后宮及海神廟對峙潮勢崩騰漢
海有西人起浴房一所迺相與趨祝水聲猛壯拾白海物甚夥
有形狀極奇者莫辨其名遙見遠處有物峙立以遠鏡窺之其
狀似人名曰望夫石時風云奇寒俄婦途後至天后宮登眺見
西婦六七人憩是邇暑有僧獻茶極恭予銀餅二枚薄干還餅
眾暮先熟睡余與芷香蔘手訣人尋詩覓對為樂晡暮先眠覺
時聞潮聲震耳蔘手吟云高橋臨海潮絕佳多以對也
晚雲坊金重俄而雨

七日雨程未止余昨夕得詩一首題為丁未仲夏鄰居使役相
送梅園高樓瞰海山雨欲來感而賦此錄如下

到此一為別園山萬里情對雲含雨勢高枕聽潮聲且看杯中
酒誰知海外名憑欄無限恨遮莫賦長征

飯後晴霽暮先午眠余與芷香蔭園蔘手聯車出長城關經境

形勢但見群山雄峙雉堞荒頽海水稍遠不能瞭見俄相與自
澳門入跡石凸凹不平車為顛頓門有二重外額曰山海關內
曰天下第一關五字絕雄秀麗城樓上西內向即十年前所見
共余與芷香決人登其樓高約二十丈樓中題壁有南海桂東
原一首時有傭雜人十餘短衣聚坐而謳作秦聲俗稱秦腔其音
哀厲說其謂此聲即秦皇造長城時所留遺未識鴉舌哺余一
人先歸芷香語人語慕公已醒方據案作朋僚于札俄芷香奎
序茅咸至晚餐間坐樓閣向共譚
八日晴拜別慕先即登汽車返京師慕先登芷香決君相送至
車中蓋慕先於初九出關余以廣生父子亦至坐久之聞鈴響
皆下俄輪動車甚遙望慕先等佇立道側須臾不見時頭等
車人僅余一人過北塘河始有西人三五乘同車為午過唐山
車中午餐時抵天津車小駐暫見有人推車房門入劉金謹為

襁

也不期而遇狂查彼亦欲入都遂同坐俄又有人至視之乃及
履平三人皆大驚蓋皆未嘗相約以奇俄車動後行謹為履
平共談昨日上諭方知瞿相已開闕回籍憚薇孫所劾也瞿之
親屬余肇康江西案內被議獲降調處分此次法部保授丞議
瞿相隱而不言而憚所彈遂獲咎余亦猶職瞿尚有授意言官
私通招館等事旨派孫相銜為查核落晚到京又以電話詢
畢中問陳為手已於初七來都明日履任外部尚書補呂海寰
民政部尚書肅邸充焉

九日晴都中接終未分雨麥苗皆槁往視陳往謁之太夫人又
見子珍後于以日出京落午赴署哺陳為手接來拍印畢接見
僚屬傳諭自即日起改早七鐘到署于公散值是日聞有詔
旨以鹿定興充軍機大臣醇邸在樞廷行走陳鳳老得吏部為
于係晚詣王相問抱病未見因衣冠詣鳳老賀遂歸夜与楊

陸

霖等談

十日晴到署觀報

前在津觀男女合演之劇皆曰此西俗也豈知吾國古時本自如是京報論戲劇攷謬極詳據太和音譜曰凡演劇曰正末曰副末曰孫曰觀曰捷譏皆男子當場為之曰担曰鴉曰孫曰引戲皆妓女當場為之又據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白元稹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_破破其面_破破其面曰花旦今惟淨旦為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荆堅之孔千金之類是也又妓李嬌兒為溫柔旦張奈兒為風流旦則知元雜劇裝旦多婦人為之矣又曰武林舊事載宋世雜劇已有裝旦蓋旦之色自宋起宋沈德符顧曲新言曰演劇稱女曰旦不知何義遠史樂志大樂七聲謂之七日凡一日管一調則旦司樂之總名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

傳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無別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真耳由斯徵之有戲劇之初凡所謂旦者皆以妓女充之故元演戲有娼夫娼女之稱其以男優飾為旦則_起晚近自明以來耳

戲劇之大別曰南曲曰北曲女小復至不可勝數而今世所行二簧調不與此曲全童解元劇元代遵之南曲出于崑山魏良輔自明以來逮數十年前皆相繩在蓋南曲盛而北曲幾絕二簧調盛而崑詞亦或微矣要之北曲以絃索為主樂女音則南曲以簫管為主樂女音柔

暇往視吳侬蕙未見因詣車棧送子琦行其同學送其_越越

至仁錢杭州兩館一視遂訪二我談暮歸_{朱氏二表松素}

十一日晴晨衣冠往賀雨邸遂趨署觀政藝通_{是日王相在}

允_注通_賞給馳驛

政學文編載黃晦聞孔學君學辨與余數年前所主持之說正合彼乃自秦李斯焚書以來歷數千年陽借孔學之名陰實行君學之實蓋即陽儒陰法也彼未指法家稍異耳

黃氏推重我國之魏文侯為表章孔學之第一人蓋彼受經于子夏同時之田子方段干木皆去子夏之門是故戰國而後尋孔學之真迹莫如為其歎于田段二子其與文侯之相安皆有裁抑君權醇化出于儒身之行為是知吾國君權之無限以而儒術所改竟大不然

黃氏又論曰專制君統之成立其條多端而其原則由于人為一身計暴主操富貴利達以役天下士衆人不計其群之利害得失也為一身則存之矣存之且不憚自殘其羣以保守一身之所有忘山曰名論

朕往賀鹿芝老遂詣新吾見益齋東庵晡歸浴身得詩一首

彥後姪人彭媽蓋彭媽與吳瘦相談風塵中遂以終身許焉其人能詩工篆刻善書風雅絕世彥公亦引為佳友徵文及詩編海內名士余亦賦五律一首贈焉錄如下

知己千秋感多端遇此人紅顏非薄命明月豈肯身體珠相贈給文章君不負陶公遠業在相送五湖濱是晚陰雲四合微聞雷聲

十二日晴到署雜髮

蚊蚋與臭蟲最苦人大凡屋宇不潔此類每生昔人詠二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二語工穩又聞有人呼為飛禽走獸去余戲之曰尔每夜就枕時尚欲擁一團也

舊午陳長官以事召見於聞瞿相之園屋在湖上者已為部中燬置命余率人往接受飯後余遂偕向辰心鋤馳車往視地在馬殿相近約一百餘畝繞以河植楊柳及楮樹甚多中有亭舍三十餘楹瞿相所自築也登堂几榻塵積室壁蕭然大有

今昔之感俄又相与玉娘：廊小憩晚啼微雨洒塗到衣已昏
黑黑夜月後明

十三日晴連日酷暑晴雨去艱是早赴陳長官許面陳公所事
以星期不趨署家中閒坐落午作考致暮見暎謹高過談
陳善閑邪謂之敬敬飲水盡其懽成聯也上言忠下言孝謹
高囑余考大楷題洪中堂

天下有短于小人之才不敢為惡而自附于君子者其人不足
貴也謹高云

又云吾恨為君子貪小人之利而博君子之名

又云情中有淫淫中多情忘山曰轉悟

余詢謹高以所見之人才謹高舉三人一曰李祖植字敷亭直
隸通州人一曰葉鳳岡字季仙江蘇常州人一曰洪壽彭字述
軒安徽人

十四日晴晨趨署閱瞿相園屋中器物及庭前花卉皆贈部中
印檢道人至園檢視保存俄陳長官曰余以刊刻部中告諭及
用鉛字排印命余措箱又命購冰箱一具暇詣王相晤奎章昆
仲見陶蘭泉晡出城談事皆一一辨結詣京報館訪穰仰不遇
又至杭州飯晤汝霖擷兄俄玉山會邑館訪童亦韓繼談

哲學之大多所不色為各種學問之政府如百川歸海是故多
一種學術中多哲學其大者外其小者內凡從事於此者當視
天地為物而女學校且多畢業期限如女他科學可擇地而
求精尅期而待其成也吾同友人蔡公以名翰林前髮短服自
供學費殫身游政西入其名學校求儕身學徒中詢其所學何
科則曰哲學嗟：蔡公可謂有志矣惜其望哲學而未之有見
也何也彼視哲學與諸科學等

人格至于其上：乘女學其談其才其德皆化合而為一者有

界域不能為之分析而指名也今之有聞于海內者多不眩
暮歸夜坐明下月

十五日晴趨署部中欲與瞿相成成立契券以部署未完故案
行交涉須待明日

晡訪殊艱談

知人之學不可不深注意人之性質才格千歧百異知其長尤
須知其短知其優尤當知其劣平日所知必多所供一朝握權
修事方獲年窮之幫助而多誤用人及受人欺之害

舊晚至新吾許留晚會極歸

十六日晴趨署急擬撰契券事而瞿相舊園屋中得一奇同有
二掃人入門來自稱屋主於昨晚間留宿而去俄電話傳云又
末一男子其勢洶洶稱欲率人撤屋賣其材迺以實告長官長
官曰此多賴也遂遣一馬弁持刺至海淀廳所請勇數名前往

緝治至而詢之果原業主遂好言勸其歸曰汝家有夫男在何
苦如是若事如何部中必善處亦勿憂也二掃姑勉強去日中
余歸暇往於路遇馬弁掃備告余余遂詣其地徘徊久之迺
至狼、廟見文舫問屋事又有變動向長官武詣瞿交涉未成
而掃蓋原業主素不願也落晚衡浦至陳長官亦到乃以實告
之陳公曰需此事之賊也此事誤于儒緩若于受屋之翼日即
成契倘銀何至是是夜皆宿廟中

十七日晨余及衡浦先歸昨午後載赤日往酷暑蒸通今早一
路涼風襲人到署兩堂已先在亦陳以此事吳于二公大驚俄
那錫侯稱有法挽回之乃暫不撤守屋人以待後命晡聞陳公
已歸乃往面述情狀陳公曰盍蓋招懲其林泉之佳而不忍釋
手也俄歸晚飯罷納涼庭院中表抱朱棟目來小坐稱霖為余
述滿人家庭風俗極詳

十八日晴趨署與向辰談

凡人有生而表裏如一者有生而表裏不一者有外似渾厚而內實精刻者有外似精刻而內實渾厚者人之品類性質其不齊者以此知人其難哉

有溺心仕宦之人或識之曰何如一且至此余為代答曰家寒跌蹄陰霾四合大風而雨雷擊不止俄而歇落暝雲開瓦上見日為二表始改削稟牒作寄蔭亭書夜納涼成五律一首題為晚涼庭前坐與友人話舊錄如下

愛說少年事故人今見君河梁幾獲手樽酒共論文明月歲涼樹高天隔暮雲不知移袖落清露墜紛紛

十九日晴昨知內先佑三到在余齋中坐余歸道去今日趨署多事長官志存午叩詣義善源晤佑三留午餐繼談至仁錢飯偏祝應試之洪筆亥晡訪二我談晚歸作日記

吾讀史記魏李克之言曰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又云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竊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弗惡也不覺有所慨嘆蓋世間貴者富者智者每為人所嫉妬怨恨是不以咎夫人也夫民貴者不善自愛其貴富者不善自愛其富智者不善自愛其智為善自愛為嫉妬怨恨何自來邪由是觀之數千年來君子常為小人所攻亦君子之不善自愛也君子而能善自愛匪特不為小人所攻且能善馭小人使為我用彼小人其奚足害天下邪

二十日晴星期終日不出陳樸高昌譯

飲冰梁氏奔走海外十年其言論理想屬騰講報時人有識其宗旨累後所謂種界也保皇也共和也立憲也開明專制也始談革命繼又日與革命黨宣戰始談公德繼又提倡私德終其

前後所言自相反對者不知凡幾豈非一反覆之小人乎忘山居士聞而笑曰不修飲冰者其誠不知其為何如人時據是以定其為小人言其之過也蓋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為君子蓋小人之反覆也因風氣勢利之所歸以為變動君子之反覆也因學識之層累疊進以為變動其反覆同其所以為反覆其不同惟能飲冰者其誠不知其何如人也

余推許二我為天下第一等人或問曰公心中推為第一等人乎抑京朝士夫共推為第一等人乎余笑曰若京朝士夫皆知其為第一等人矣者天下大治矣

映樸病去余多事整理考齋檢視瑣屑條除垢穢
二十一日晴趨署閱瞿相園屋有副將王某出為調停可仍歸部有事有成說又李長官諭籍文咨民政部索取西長安街怡

王府迤西之公園屋地營建衙署余及向見撰稿主堂改定並傳函致姜軍門囑其勿撤駐守瞿相園屋之兵
映詣王相晤繩伯晡入見相國談良久俄出城至杭州館微雨即止區置几榻茶物與汝霖譯久之即歸適佑三在余寓中坐昏暮去

聞稼霖言有人條陳民政部欲禁止露袒在街上行者舊事一時頗難著為令
二十二日晴趨署閱西長安街之屋地肅邸已由允陳尚書是日長官命速行文待覆到即可收地衙署成立郵部大局定矣

觀報
時報論各國議會多採兩院制度蓋皆成于自修之結果強使之使然也如英國嘗八百年前即有貴族平民之競爭兩院成立實基于此獨德國不然亦以本國歷史上之場態組織不同

六一

今我國憲法始萌芽將來若仿行議會似以一院為宜何也我
國自皇家外素多貴族殘族之分故白衣可致公卿而宰相蒙
罪下儕平民如是則又何必強分兩院使政界中多一重障礙
而徒博崇效歐法之虛名乎抑也愚山曰論此道理待余研致
後決之

映余驅車繞西長安行即得鄰唐哈爾賓函述及到潘瞻謁
兩陵太祖及太宗者佳城蔥鬱迥徵本朝氣脈之厚至行宮又見高宗
純皇帝聖容及太宗所留戰袍尚有血跡此外古銅磁器極
因告徐唐二帥謂可仿外國博物院法一一羅列單以玻璃緞
人游觀為是則內地人未存其必多省會必益興盛徐唐二公
諾為慕見月之十六到哈即晚乘車西行

舊晚詣奕夫譚即席王相廿八行杭郡同人啟公餞
帖往訪相國力辭乃作罷
二十三日晴趁早多事作日記是日閱瞿相園屋售與郵部已

有成議那參已赴園勸視晴歸云已訂明日成立契券蓋其地
本屬皇家歷年有人承租其特展相售者謂之佃佃者役堅不
允售則部中可行文內務府或出奏指索役時一事所為矣那
參議深志其原始遂欲以利害動之卒卒成

二十四日晴赴園至海淀飯肆中待向辰俄至已携來舊屋價
銀四千五百兩時微陰與向辰對酌飲冰梅湯映赴瞿相園屋
晴日光炎烈有副將王某為部中幹旋此事其已先在談及庚
子亂子極詳查晴屋主王冕高始來始成契將屋價交納屋主
有女極不馴解讀書又拙拳勇也父懦弱殊受制焉是役也
種之生阻力者其女居大半而冕高之債主孫姓悍掃亦與焉
園地約二頃四圍皆河楊柳繞之湖東畧種荷蓮菱芡屋之左
偏有花洞蘭蕙幽齋入門內見曲徑畫堂新花盈堦前炎夏庭
暑風景殊勝宜陳公之憲之也

舊晚與向辰至同和居登小樓對飲青俱事深夜後借玉陳公
評述今日成契交銀事陳公甚喜

二十五日晴赴署三長官皆至下堂論規定官制分五司一曰
船政司一曰路政司一曰電政司一曰郵政司一曰庶務司凡
不屬於前此司之事件皆歸庶務司立命查一合部所用簿籍
又考格式是日民政部有人來磋商所議公園地價銀兩歸晚
陳公召遂往接閱明日將致試考記

二十六日雨俄止三長官皆來發給試卷四十份本命排列凡
坐編號數遂傳眾考記高集領卷就位由長官命題題為整頓
航路郵政之告示限數刻交卷未半致畢跌長官始散晡余詣
王相未見繩伯屬余代擬恭報到籍日期查摺余即晡夜大
雨余所擬奏稿成中有四六數聯云臣以樛庸之質衰朽之年
渥受皇恩久羈宦海民生國計徒懷報稱之心觀闕江湖不勝

瞻依之感末又云從此優游林下莫非聖主之隆施依然慨念
時艱不改儒生之素性余向厭の六文今勉强低首為之世似
與否不計也

二十七日晴趨署是日五司正稿幫稿派員船政司以康者為
正稿章稷幫稿路政司陳毅充正稿瀾穎人葉公綽幫稿電政
司龍建章充正稿王鴻斌譚祖任幫稿郵政司同林充正稿陳
士芑幫稿庶務司以余充正稿金恭壽幫稿諭既下遂與同僚
李派登堂揖詢晡與向辰合擬庶務司辦法規則俄訪仰蔥晚
在杭州夜醞檄珊瑚坐有班侯禳仰決云

二十八日晴趨署與丞參歷商酌庶務司規則又有長官命分
刺署中處守為五區以給司之用是日聞安徽巡撫恩銘被
刺而死兇手何人即巡警局會緝徐錫林也徐以巡警學生行
畢業禮於中丞就臨乘機以手槍斃之註傷及同僚三數人徐

當場即被擒自稱革命黨訊實口供就地正法取心血以祭恩

焉
甫詣王相與相對飲日暮未散相乘肩輿赴車核步軍衙門派

巡兵列隊荷槍以送京官同鄉到其家落以相行太急皆不及

送之惟舊同僚及親友皆集車中時程未莫是日備蔥以電祝

余知暮見已于廿六抵聖彼得堡去德京尚有二日程汽車之

速究勝輪舟聖彼得堡僅五百里加爾湖八日

二十九日到聖所刻之司司區所皆以朱油木板墨書標題使

人一望而知同僚已紛之移居注為之內外文紙務電報收發

皆鋪歸于多有夫是日那參以病未至晤忽折簡相召云有密

事高洪余趁往列陳長官手諭云今日來訪革籍書記委負

胡國瑛速即密拿解順天府那因詢余籍信余答曰今日適有

鐵路巡警調來四名如男人在署必可獲之遂歸至電報股伺

男人在焉遂出而傳巡警至繫其人至獄室中監守之未幾那

參亦至以既獲其人告那遂步軍衙門練勇教名持部中片文

押往順天府
晚出門至燕春園醞集同鄉七八人暴雨忽至俄晴夜歸過陳
長官許
六月
一日晴趨署長官咸集同僚自正幫稿外好人分行行走是日
揭曉名學不及首述獨記余庶務司共共六人群衣冠於堂揖
謝退而相揖賀終日冗迫至晚隨余辦事最得力之員曰恩培
竟多故咨回吏部寬哉
二日晴庶務司已移至前銀務屋其舊屋改承值所由掌電報
監印收者三事在堂派筆帖式三人又每日養成司負二人值
宿哺衣冠至晦若許投刺過仁錢帳間佐安病未入遂訪二我

余詢二我曰迎來奔走顛倒于簿考鞅掌中敢問先生一見余
覺其有塵俗氣乎二我笑曰忘山塵俗則二我市井矣相對大
笑

晚又至吳仲老許投刺遂歸

三日晴趨署時承值所隸于庶務司余因見陳長官請示由司
稽核承值所辦法長曰我有新規則遂付余騰清後排印是日
急將堂交前數日之奏咨片諸州補錄正稿呈查補詣新吾談
俄又往謁陸鳳老獲見談久之

連日實多塵俗所驅竟不暇讀書及弄詩篇故日記中无一字
可哂者奇窘

四日晴到署催安雷樑承值所規則始騰印成大雨即止歸是
日餐堯辭飯將歸夜與庭中共坐聞長官赴園以明日與民政
部會要事

五日休息日晴蒼好丁錫五歸心鋤耒小談即去會園中電話
來促余入署遂往在署午飯時向辰衡浦皆歸自園云民政部
公園地已在准歸我已奉堂後派四人即君與楊時百又我二
人也急者又去收屋何時當問民政部俄待回投至搖電詢之
始知皆已散值迺作罷晡余與衡浦繞道正陽門車過其地入
游觀園亭清曠堂宇整雅若樹數百株成行行政達治所惟多造
屋不足供用也

晚歸醞釀堯錫五芝樵及朱氏昆弟于同和居夜散歸

六日到署陳吳咸至是日蒞秋俸毋瀆有電至云拿獲柯道家
丁鄭寶英附新裕舟解入都從部中迎提迺以電詢津知舟者
未抵口昨詣義善源與恪三談俄過厥肆論古高小坐觀書畫
又至梁寶訂刻圖記遂入城聞陳公召余遂往仍以公園地事
屬余與民政部接洽又命于鄭寶英到時為留一影再解大理

院

七日陰趨署吳于二公至須發鈴記各司承領余司中將秋傳冊雨是日以承值所值班不齊存堂諭增派二筆政襄理補與向辰往祝陳夢陶壽見其子玉年晚詣陳長官許賀甚

八日趨署吳于皆至各司用用鈴記是日籍片迎提鄧寶英解送大理院向路政司索大理院原咨蓋陳長官前系劾柯鴻年弄弊營私並及其家丁鄧寶英受賄等情請旨交大理院查辦院中行文本部索其人陳公因密電滬道解其人入都故余索其來文路政司格不允爭之至再移送到司余遂抄錄存案

晡大雨掃補作十日日日枯澀異常

九日晴趨署陳公已至下札二通簡派丁惟忠林耆熙二人營辦新署事宜是日司中補稿云慈仍辦秋傳冊晡歸小憩閱贊堯已行余在稼霖許小坐落晚赴頤和園公所以明日本部值

日蘇事也時近湖一帶山色如畫流水潺潺髮鬢錢唐風景比至公所外別亂柳繞門稻田數頃夕陽彩墮清風徐來而之流連不置是日長官皆未至由電機傳信知明早移出城余在公所中宿與二筆政譚一壽介眉一榮向春

十日晴晨三長官車連鑣而至既入小憩俄聞獨召見陳長官余以多事先歸赴署辦秋傳冊務未畢事至丞參廳小談飯後又至船政司與章一山談晡往謁陳瑞圃先生獲入見晡出城至仁錢飯晤因里之新至者卸君小譚因屬館役滌除穢積俄赴杭州館小坐即行詣聚賢堂同拾柳約也主客皆未至坐以待之又索食餼仰拾來落晚以腹痛先辭歸庭中坐縵致成子蕃及吳細高午夜深眠

十一日陰趨署陳于二公至補籍調員奏稿註咨行各衙門蓋陳公昨已奏請調借農工商度支吏三部人員未襄辦一切已

得旨允行今日始行文

雨终日不绝哺後詣船政司与章一山谭俄端已暮飯後与朱氏昆季谈久之金陵大小学校竟有三百餘所可謂盛矣属于武備者以陸師將備二学為最鉅属于文学者以高等小学及師範學為鉅

又聞江甯貢院已被陸季直以十餘萬金燬去改為妓院豈非奇聞

前得天祿園外史一書題曰漢黃憲著檢其弁言中知後人有疑為晉人所偽託者尚多實據曾以示子蕃子蕃斷為贗作以文氣之厚薄決之

自恩中丞遇害凡達政英人皆有危心朝廷則更甚至引見之禮廢改乃驗放革命黨人之勢焰豈不盛哉

連日匪特不歡者泣不歡者怒自知面目可憎語于無味

而五夜未息又補數日日祀余之於日記視等身家性命十二年之精力萃于是烏肯輕而棄之故極忙迫亦必補記暮見必早至柏林屬得其中信片无不感贊一路山景之美其片之時即留其影也

十二日雨是日星期冒雨赴民政部公園向辰已先生在尚有丁厚齋林頌清二君方聚而共食余到亦入座飽啖食已極相与持盞周視各地園中屋約百餘間自民政部收買後有仍舊貫者有修補者最整潔者如正屋二層迴廊曲折蘇壁明鮮迤西平臺可以遠眺惟前多正門可通馬路其時已暮以讓歸郵部遂抄逐漸嬉買迤南眾民居為建造署內計是日雨中与丁林洪尹察劫眾屋分別等次估度價值事畢先歸讓致蓮孫振清渭东讲人书

十三日雨微止趨署是日上堂大受陳長官之呵責其故蓋因

此次甄擇司員中有恩培者自開部以來即隨余理庶務稱
得力眾口一詞多端禮遜余不免為其稱屈且向陳公昌言之
不期為招飯所同竟登載焉陳公見而大怒疑余所嫉使遂致
有今日之辱而余受之坦然也世上風波之險有過此者其
余何能為之動心

是日新到部共有陳應濤蔣尊禕等共四人陳應濤獲派充庶
務司額外主稿兩仍不絕

十四日雨未止趨署陳長友忽降嚴諭不許書記在司中恐其
助司員擬稿件也余為有相隨理庶務之書記二人以故亦不
得在司中是日又有新調到部共六人曰夏仁虎曰唐浩鎮曰
六保曰梁用孤曰阮永和共一人不審其姓名唐獲派在庶務
司行走其好分配四司是日又諭刊告示將招攷奉貢之落第
者充錄事

晚歸閱東鄰沈兩人君邀余往談夜見之亦道及陳長友與余
衝突事蓋聞沈楊杏城侍郎陳疑余為其登招也忿之不已
適人便編告語余負之余聞而大笑

十五日晴晨趨署又詣那錫侯俄仍至署見于晦若談久之是
日公事頗簡招攷告示刊就遂命人分携至城內外各站晡散
歸浴身庭中納涼

十六日晴蒼梓泐耒祀余亦訪二我談

二我云西國天文家屬算彗星與地球相觸而不驗彼其所測
之軌道誠不謬不知天空中亦有兩星觸傷事蓋星之外亦
有氣以圍之相遇則生強力自能相避而不相損彼精天學亦
殆未審此也

地球必有毀期其毀也海水必先枯竭人物必先盡而後地心
之火炸裂之憂慮其為他星觸傷是大謬也

為年赴民政部公園是日雨即遣員將地務交郵部余故往
接收之日中仍至署連日雨後奇致揮扇不止招考錄事告示
既出報名者紛如已盈百餘人晡詣義善源又遇晦老俄語版
肆代路政司刊閱防晚歸值三在余家俄去夜生院中補日記
十七日赴署時補涼承奉聚多人紛據案寫摺底蓋皆制
已定將去來也是日司中稿二一皆內閣不用送堂銜一接
收公園咨復民政部庶務所司皆考類禱事陳玉者理蘇法劇
眼敏手棘不似謂多才其性太福急以意旨為憲法喜怒為
是非司負皆重憂而立例目而視語云太位急則小位絕又云
水至清則無魚為政當責大指不苛小玉者抑何其不悖煩也
晚歸坐庭前納涼夜深致暮見少

十八日終日雨在署事簡為路政司刊刊閱防蓋須給滇越九
廣粵漢也晡發應參司負等津貼晚冒雨歸雨甚

觀六研高三筆多論古畫家故事亦多甚可觀讀我國書如披
沙揀金常女不向金也使人煩悶累年興趣

古板言云人生常小不似素時便是莫大之福余三後斯言

余視世間橫逆之來等蚩蚊蚋之鑽膚累不介意毫無忿怒獨
至同人一語相褒不免含淚欲下亦殊不自解何故

雨聲不絕寐坐作日記

十九日醒時雨聲浪浪蓋終夜未已聞電話傳云部中長官今

晨到署促余速往急披衣起著袖履踏流而出庭院中水滿在

雨中盪激畢方欲登車忽聞轟然一聲則見屋外老槐一巨幹

折斷枝葉蓬然覆院中因雨溼過重木心已空遂不修支余亦

弗顧也急登車去一路溝澮皆泛溢甚至沒輪雨狂如注抵署

陳于皆已至蓋所乘官制摺欲易數字擬從後遞陳公俄去逾

半余往訪師蕙同慕先於本月初二三日已到德美晡詣陳長官

祝壽即掃微晴

覽陸稼亭論學酬答其與陳言及有云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有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動有靜語極精忘山曰君子之心出應象復因物付物行所無事能動心靜也

二十日陰雨於廉織晨趨署是日三長官皆在湘未至署余在司中整理簿籍及稿件紙張丁厚高至與商訂購屠什價奉哺出城至廠肆飲信遠高之冰梅湯其味至清而醲京師其獨擅也俄語吳長官許又訪二我談晚歸

德律風至便捷之物也而遇者重焉子則又當防人之假托斷不可憑也此事余今日始親歷而知之語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信哉

二十一日趨署吳于二公先至余昨日始受德律風之誤致蹈

絕危險賴今日丞參相助迺獲免事其詳亦不便形諸楮墨也是日辦查堂行稿數件收至義善源持五千兩銀券破整為零哺至新署即民政部公園地是日收買民房十一所一、成契什價昏黑始散歸

小人未始多才不幸附于小人之身多為可惜之

君子有才能用小人而不能為小人所用

小人而據高位必將倚勢而凌踐其下俟人離心叛志而後已吾知其不久也

何以語之小人曰遇事苛詰瑣札不知大體所謂斗筭之士何足算也名之曰小乃最的當之名詞

二十二日晴趨署昨閱丁厚高收購屠價直尚闕三千兩屬余補發適陳長官已湖赴吳于二公來余白之二公遲疑久之曰是非詢決至蒼不能者也眩二公皆至湖余先歸佑三暨夏暨

保未小坐余以明日署事官制入幕落晚亦赴湖涂遇庚仲颐
告余言陈堂催汝款余曰不尔堂语丞丞豈敢擅若是非面
见陈公不可比至公所三长官皆在陈公意云怒曰坊價何为
未者也余若曰此固系公款不尔堂批谁敢擅与陈然然俄又
促归速办其事余因索陈手谕曰是方足为据也陈公意方
以付余遂归入城已黑夜饭于同和居时值三猴未去闻亦趁
来共谈

二十三日晴晨趋署持陈堂手谕向丞泰堂领款三千會新署
监工尹丁厚高是日有事改于明日午後二鐘相會者僕因索
達陈堂是日郵部官制入幕奉旨依儀三长官皆召見郵部自
去秋八月開辦至今已半載始大局始定而已易長收以九人
風濤起伏余皆親歷之豈不雄哉跌做于纯利西餐肆哺仍至
累俄歸先詣沈雨人語雨翁出所製古體以示余皆傷時慨世

之作頃之有客至余遂還庭前所折覆之木樹枝已被匠人截
去雖重陰稍闕其直幹尚高移不覺也居亦最盛樹多多與樹
是一大苦境觀王右丞詩集

余生平從未遇拂逆之境此次小嘗試正造物所以試鍊余
之心也十年讀書所學何事為因是而易操墮志平日之抱負
皆虛矣

二十四日陰微雨詣楊杏城侍郎小語即趨署雨甚于長官先
至吳陳先後到呈查堂稿數件是日約午後至新署看板屋價
蓋續收買西偏屋地也余未午即行至西餐肆午餐查院詣嘉
善源雨微不絕時攜銀券三千兩破整為零因赴公園涂泥
溝難行既至厚齋子壽皆未來小待相繼至屋主亦絡繹將
集一一成契納銀去晚歸晚王右丞五古

右丞古體不為待待尤以為待為家如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

蟬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還頗以陶之神髓

人當俗務蠟冗勞悴煩亂之際抽暇讀古人詩而之心境清涼
女味弥永

二十五日雨俄止驅車赴公園以爲欲續放致也至則寐多
一人坐以待之園中林木極盛花果每多雨後衆綠敷披風物
靜美

晚接遇刺內外戒嚴革命勢熾益復漲盛道路傳聞江西之瑞
新疆之聯皆遭不測事之有尚存於似政府於皇之時不可
終日或獻榮媚之者曰盡捕餘黨務絕根株其害方息豈只然
哉此風之播急如瘟疫傳染徧國中不可完詰唐人詩云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多事斬殺奚能盡之其禍愈烈惟賴朝廷
執持公道以服天下且盡心養養多啟生途以收貧民俾有所
歸於是則財送共寧堂人勢孤不攻而自息矣

舊午後買屋二所又隨丁林履劾數家即趨畢晡歸藉爨落晚
赴湖時以長官命五司主稿明日隨班祝嘏故是夕仲頤治重
伯揚翰仰登余皆宿公所中

二十六日晴余五人皆蟒服補褂隨長官至仁壽門外時朝貴
咸集辰初二刻禮成終之各散余等隨那錫侯至外部公所更
衣是日那約飲于養年別墅在海澱迤西地名巴溝那氏之家
園也有稻田二頃荷花數畝築屋數間編植楊柳及雜木廊宇
幽勝叢竹蕭森迤東土山昂起亭曰曠然余及仲頤等五六人
醴集其地譚咏興甚見那之爲翁

即那將軍八十精神矍

鑠每年夏初末此秋末入城晚年蕭散足以娛樂矣晡聯車歸

至家小眠晚風起雷電甚猛有雨勢夜雨聲俄止作日記

余今晨起見同僚四人皆疾首蹙額曰昨夜蚊多一夕不眠
眠余則不知也笑曰於登榻微聞其聲迨彼聚而噬余余早睡

熟矣皆為梅掌忘山曰余之安世亦然

二十七日晨趨署吳于陳皆至是日撥印鑄五日印信片亦又
籍定期招考錄事告示

郵部既設大端良多某尚考不之問也獨斤之于封套之大小
紙張之厚薄行款之疎密以是日斤司員豈不可西至玉自宜
格式而自違之奇苛求其下彼心已亂矣安望司之活噫
某君之去余累作不平語彼即釋之與余作難者與余有宿仇
旁觀者見彼蹂躪余多抱不平余不之覺也余視彼如小兒豈
顧與之較

暇至工程委見林君頌卿俄語新吾與乘庵益談晤訪二我
二我云歲寒三友我梅花也子其千丈松乎再尋一人顧不可
得年已獨有明月可以為侶

二十八日晴趨署陳堂命測繪新署地基因轉轉測量儀蓋晡

出城至義善源小坐即至公園尚有續收之屋計價四百六十
兩俄語賀佑三不遇蓋勢由郵部保丞參也歸途遇一蕃因至
其家小談晚抵家佑三五談至夜深乃去

風聞內外大臣有更調之說茲欲祖德內閣蓋為革命黨人聲
勢所動搖也又云過七月初一即將表表

前有二表姪來都投効皆江南武備學堂畢業生也銜帥不敢
苗曰防其為革命黨又聞是浙人愈不敢用嗟之廣立學校教
育人材所以備用也今於學之既成者又悍焉而不敢用設學
將何為乎學部殆可裁去矣

二十九日趨署是日若定期致錄事告示已派多人監場借用
五城學堂以期屋舍在暑候內空閒也晡雨歸

凡人性太緩有失性太急亦有失得中之為難

今日人才滿乏遇小有才其亦目為人物而大用之鮮不覆矣

三十日楚界晴昨日署中又有漏洩登報事長官怒命嚴查何人通報報者落午訪馮次臺談在純利飯肆午餐詣義善源小坐遇林耘佑三往弔唐溫高母喪又因厚菴周年在長椿寺設祭余亦往招晡訪二我

舊俗治喪必飯僧亦借梵樂申其哀悼之情而已必有所迷信而信也今者談新者多欲矯俗罷其事以邀譽亦殊太過二我而余之第一知己余之真相惟二我能灼見之蓋歷二三年來察之于微證之以實體會之于形遂能窺見全豹不啻照屏之一照也

人謂我愚二我獨稱余智人謂我拙二我獨稱余有能力動與輿論相反所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二我也
余与二我自相友後兩人之品格日益高學識日益進自謂皆是星氣界中人物俯祝休子美

今非國家之危如累卵天下人莫不戰兢聳懼而我輩視之正
絕好一生機前動社會當視為可憂不必憂也二我首肯余言

七月

一日晴趨署是日有新調到部者二人一曰賀良樸一曰鄭誠
凡為大員者其治事也當知以靜制動以簡馭繁而反是者逆
以動制動以繁馭簡於是當局者不勝其煩勞而事之業勝如
故也

事有當急者有不必急者有可以急者有不能急者以事之求
急必有阻于理而不可扞于勢而不能者

小人不必即是惡人其才小也才小而任大其僨事也吾靜以
談之矣

以喜怒為是非以素旨為憲法苛制之橫暴吾今姑目觀之就
當之

晡詣公園見林誦清俄歸過沈雨者談
雨者主持孔孟身學其說是真能立二十年來未泯之秘也宗
儒以心學代之遂墮于空虛而儒教晦
夜半雪而雷俄而大雨

二日晨晴趨署尹芝田至亦新調來部者也玉蒼尚書命余司
中造六月分度支出總冊時余司中典度支者徐君慕初
部中致銘事在印其未應禮部試之舉貢雖報名亦扣除也已
向禮部取冊未該對向辰等司其事故云多暇
晚歸閱芝兄已到飯後燈下作日記
聞是日有詔欲混合滿漢不分畛域蓋鑒于革命黨之事也維
此堂人豈少休哉

三日晴詣武定侯胡同陳德莊許見有雲南舉人請廢女學文
俄訪佑三箇午飯是日奉參揭曉即晉補右丞張元濟補左參

那

議李稷勳補右參議映至義善源小坐晡詣芝兄談又造履平
訪林桂晚歸

昨聞雨者云天象家言凡堦星掃文昌盡主五十年晦^盲否塞
天下無文記唐末某年曾一見同治十二年又一見現今尚不
滿五十年猶在否期內蓋所謂多文者多非文字之謂也不
明倫理不知人道般性紛亂偶有談及修身立品之學輒詆為
迂腐今之風尚正與是相合其為晦盲否塞也極矣天運如是
誰能回之再越十五年後或有象乎

四日晴往督那錫侯印趨署是日陳于派閱卷未末吳仲者至
寄款觀慕和造度支冊又見唐符鄭所擬庶務司規則致錄
卷備齊暨用鈐記逾午出城至義善源小坐因往賀李瑤琴印
歸時風起雲合微雨俄止

觀陸桴亭集又覽明末人禱祀及太白詩評

周明崇被時于蘆溝橋造一城左扉曰順治右扉曰永昌其後
圍城西未僭號永昌本朝入國建元順治亦預收也

明福王淫昏已極大兵南渡兵燹地蹙一日且見群臣不從國
事僅歛後宮之密疏欲妙選美人以補之奉朝愕然由是以歡
欣考阮大鍼馬士英輩其國亦未有不止者也

太白詩豪雄有餘沈鬱不足其遊于老杜其在是

五日陰趨署那李皆至衣對詣丞奉賀俄于晦老至吳陳亦
來是日攷本署考記大雨題為淘汰冗員告示而至晡始息講
人紛紛備明日五城學堂應攷之外來錄事場卷皆用庶務司
鈐記逮暮乃畢

歸已昏黑吟詩不成

余嘗戲謂學化滿漢之見漢漢女放足滿男加冠蓋滿人名刺
多不加姓一望而知何如盡取滿姓之首字加于名上使人忘

其滿藉乎又漢女放足後羽頂滿人圍中改其嚴苛之禮法使
為婦者不苦如是則滿漢可通婚而形迹胥化矣

各省駐防本為防漢人設現既欲化除畛域何必悉撤之以坦
懷示天下將軍都統之名本贅疣也不撤駐防而以是等缺授
之漢人則防于何有

六日晴趨署是日午前三長官至五城學堂攷錄事攷攷竣咸
至向辰子如輩亦歸前日本部奉訪領給圖書集成呈日派人
領歸陳長官大怒謂多地可藏度何不待長官命而為之余亦
受訶責昨聞郭侍郎授郵部左丞是日往獨不值因訪二我
君子而居人上者恆以君子之心待人故能容小人居人
上者豈以不肖之心疑人故不能容君子

小人而有君子之才量其謂之奸雄其才量不足而據君子之
位其適成其為小人而已

七日晴赴署時三長官仍在五城學堂攷錄事蓋皆落地之舉
黃雨日間分省入場舊午向辰歸俄吳于相繼至余以庶務司
事多人少因開列各種事宜單請多派人茲本司司負單呈堂
閱且分注某告何某丁憂某差在司其察核以攷事涉紛紜
冀彼可以醒悟豈知陳茫然不省且笑曰吾有一人即足任十
人之事以尔之才短焉予怪其執張失措也余聞之遂有去志
哺余先歸以司中印鑰印牌等件授向辰因詣杏城言其事既
歸又出城祝徐墓初後至義善原留晚飯夜歸與沈雨若談時
信改那右丞辭郵局部差書已就明日馳騎送之
是晚奇熱汗如雨下

八日晴遣僕投余辭郵部書余即乘車訪二我繼候日中對酒
啖魚蝦

右郵部幾一年朝出暮歸自星期外未少休一日至此如釋重

爽快性情

趙孟之所貴趙孟欲殘之彼某公者固操是權以相待余若翻
晴媚之悅之人爵多惠不得美如天爵何

魯論云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小人易悅而難事也

昨閱兩者言朗潤園會議諸大者皆有憂色獨某公盡笑自如
或識之曰詩云樂子之無知彼無知也予怪其樂

哺訪林種譚落暮掃夜作日記

九日陰衣對往賀某公即訪佑三尚眠未起余入易便服久之
佑三延余入談久之時佑三已為某公保薦承參未獲簡放已
有札文調其行走佑三未往也為午詣新吾昭燕保益高秉庵
余自補辭郵部書錄如下云某自問雖非才長半年来於部
中重要公事迄無效誤此次僅因料理新務幫助年人前助辦
恩培保桂廷昌三人恩被召回在部保廷皆筆政被驅種之不
入考記房余之自是盡被截遂成人乘一笑

合惟有自認年餘去志已決即懇費神代回大堂開主稿烏
布別簡賢員不勝欣幸司中文牘一切全向辰兄掌之經費拆
銷楊時百徐慕初兩君掌之雜項一門紙張歸丞參歷共好一
切陸衡浦兄尚能接洽某並年經手未完事件合併聲明云云
書致那君座錫侯也

在化石橋午餐罷即出城訪芝生見德抵晚共食于燕喜園夜
歸雨

得向辰才知余事昨已由那君承白于長官竟無下文今早向
辰以印鑰交陳子綬陳不敢納於是長官召向辰面命其暫行
代理向力辭曰前以事屬拂堂上之意皆某幫稿字能之故今
忽代稿主稿勢更不支前一日之短亦不敢承任於是長官隨
下諭曰孫某既暫請假該司印鑰暫交庚某並理云云余閱而
異之因指毫作復向辰才云弟祝富貴功名如浮雲過眼此番

在部中半年勞擾亦等供浮屠氏之遊戲三昧原可暫不可常
獨今日之乞假過常也非暫也即望速將鄙意轉將達錫公弟
志已決矣所謂游移斷不可因弟一人耽誤公事從速訪堂洽
選人接辦將整庶務認真整理則弟雅去心亦安矣

十日早陰午後微晴後陰終日不出覽古懽錄那右丞錫侯未
訪殆為調停余事也余早知之預囑閣書凡客至皆謝絕未
能見余

夜沈雨老過談余寫詩二季視之

十一日晴方勉文昌是日浙學堂行開學禮余先至長椿寺小
坐即詣學堂晤徐班侯俄訪二我留午飯

二我詩詠園扇二句云明月入懷袖清風吹我衣又與余相對
生响忽得句云坐看紅葉不知晚因余為屬對云每對秋山常
憶君二我大悅

哺蒼那錫侯不遇因往祝耕俄益高亦至聞彗星出東北
方尾向西南四更時見

榮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古語也歷代有驗有不驗前數日螢
榮感碼在斗心今已出矣或云应在韓皇之孫位又緬甸國天
亦被退

致

十二日晴昨夜四更起視彗星光已闕淡約一丈餘視已後眠
起時日已高望漱畢觀周易繫辭至負且乘改寇至子曰小人
乘君子之位盜思奪之矣不覺有慨從古盜賊遍天下其皆坐
小人之執國柄烏能為寇賊罪哉

舊年詣井莊留午飯為題黃忠瑞公真蹟卷軸因偕游法源寺
與寺僧茗談久之徘徊前殿摩挲古槐蒼柏下時綠陰四布障
炎日為清涼界二人並坐殿砌上清談時聞鐘聲動地心境悠
然俄後還井莊許飲冰啖西餅哺入城詣鳳老病端未愈因過

子蕃則知與陳某衝突事已登北京報矣

十三日晴將作天津之游命僕檢束行具附日中汽車去余先
出城訪芝兄談

余今最之憂郵部如淑庭於所設果決力者余信有之彼夢之
於相挾持只欲貴人矮人之權力以為人皆屈于我下豈知天
能之富貴君子能自得之能自保之不授權于人也

小人長戚之日疑人之加害其身蓋彼日存害人之心遂不免
以此度人於是人之皆成仇敵

五車棧午車已去遂獨詣廣和居飽啖饌麪倦極而眠醒則坐
小車訪二我談手稿日記一冊晚至義善源小坐因造訪吾月
下與益高輩共譚

十四日早起即赴車棧登車俄展輪仍回車中時君哲夫農工
商部供職者也一路輕談集言與幕長素相稔未半至津行具

載

皆在長春棧余思其不潔移居大來客舍法人所設之逆旅也
室宇崇麗飲食精美器用整潔有侍者蔡姓極懇懇且求為脫
銜枕余頗異之案上陳風扇以電力運之風力甚猛獨坐觀其
且雜髮哺訪彥後有雲妹者海上舊相識五六年不見適來自
都不期而遇三人縱談彥後又述其姪人彭馮事甚詳晚歸飯
罷觀舊日記夜蚊盛不寐月明

十五日晨急歸長春棧欲附早車還京不果訪孫蔭亭蔭亭新
賃屋在海大道樓宇整潔編蒔花樹共談時事娓娓忘倦留午
食是日微陰不靄日光俄返棧中瞥見葉岑昂在焉自稱來津
迎春屬立談久之俄有報稱寶昌隆督撫折簡相邀余意必彥
後赴焉果遇彥雪二人又有觀鐵山者名戴亦名知士也因共
誼譚良久移散余因乘電車往訪襄孫就見于督署後花園內
襄孫又懷山積日多暇晷佐項城記室六年于茲矣晚歸又與

岑弟繼談俄借宿裕中餐飯共飲室尤雄麗歐人之嚴飾也行
幣游泰西者俱尤嗜瞻余二人皆醉飽而歸是夕宿長春客棧
十六日早車回郡同車者瑞京堂王如瑞君為造幣廠會辦時
未往於津京間又一人朱姓江蘇人在京榆車棧理事也瑞
君手持陳玉蒼政察銅幣覆奏摺一冊臥而閱之車過廊房小
停有販桃者桃味絕甘瑞君購桃半筭日中抵郡余下車即乘
人力車奔赴東字牌棧覓東洋餐肆曰扶桑館共入而索食仍
脫履登園席地坐牖外綠陰布覆靜極可愛俄借其車盤入陳
于前皆食品也且傾酒歡飲余為盡數杯即索飯飽啖其者多
魚蝦亦清潔而食食已予以直遂去繞後門歸與母妹共人譚
晡詣賀楊杏城探政察南洋商務之命舊晚後訪二我歸已昏
黑夜作日記

十七日晴定可庵過談俄堂金向辰過留午飯而談余辭差後

情形云詳註云于晦老極思勸駕且自形造訪多能冀調和其事余答云造訪則不敢遲日當往出謁惟欲我之出也須得法三事方一：許我我方唯命不則汶上之行終身焉已向辰先為言之暇去晡陳詒重過坐良久去李璠琴亦云余志與論治事之學理二公皆首肯

時余北窗下竹青葱峭倩蕭然出塵靜坐對之不觉神往
晚家祭

十八日晴起雜髮為丁妹種予聯坐觀古懽錄向午有客至素不相識共也飯後命駕出答招未觀余亦略細齋談久之晡又見芝先俄云祝飯時擬先

昨得振兄書知三妹父已於六月初四病歿我家詒字行筆遂年人矣

舊晚至余所新飯間方子壯之死又訪陳志鈞不遇歸已昏黑

夜飲葡萄酒盡醉作日記仲驥後有書至

十九日雨驟涼獨坐觀考

語林載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呂養直不起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懽徐奕只高于蘇是日對奕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一著師川有慚色

飯後衣冠冒雨詣長椿寺是日唐壽卿侍郎為其夫人治喪屢友云豎晡仍仿二我談二我日在大象公司理事其公司製紙相自日本購來機造中秋後興工開市機舍精麗建築措置皆出二我意匠若樹兩三株蟠鬱蒼翠矚矚生姿是天然物非人力修驟改也二我屢邀余夜涼賞月卒不果是日雨中二人相對沽酒飲之醺釐溜都浪々如鳴鼓二我欣然曰凡人靜中耳所聞目所見觸物皆有佳趣忘山答曰然

二我以近年南省學校中所製學歌視余記其尤悲壯者一首

錄之辭曰

風雲緊張俄未撤兵嗚呼東三省第二波瀾錯鑄成哥薩克隊
肆蹂躪戶無雞犬寧遼東三島頓起雄心新愁舊恨併艦隊連
橫進黃金山外砲聲嗚呼俄奴何喜日勝何欣吾黨何日醒
首晚驅車去義善源小坐因詣向辰雨程未絕去向辰祥夜合
歸已深更

二十日微晴檢覈兩館杭州本年出入銀錢文簿向辰後至以
長長之命詢余作何為計彼即欲藉棄留時余之行止程待味
一時多以答之另驪拒絕又懼拂其意遂屬向辰晚媿辭後之
但言家事煩猥待理不暇遽出而已

晡園伯瑯過時伯瑯賃外屋與余望衡對宇尚未遷入也與余
談久之余隨往劫祝房舍又同訪兩老德
晚驅車往謁于晦老不值詣那錫侯及向辰皆不遇是夕在六

國飯店旣辰造訪吾僕歸時夜二鼓奇涼衣加三襲秋意深矣
二十一日晴朗暑氣蒸騰盡高爽快人獨坐觀書作日記秉燭
過回玉園中裴裏老樹成行輪囷蟠薄泰雲蔽日恍在幽山深
幽谷中幾忘城市

飯後觀書伸紙作行楷錄古隱士小傳共七人將以視二我
芝兄過談形士亦去晚始各去

二十二日晴晨起觀于落干形士至俄芝兄亦來稱實坐坐正
癖論古坊情態窮形盡狀舉坐皆為捧掌

逾午與芝先形士稱霽偕出西直門游菊生園即藝工商部所
設之農業試驗場也然象獅虎猿兎鹿羊豬，皆備鳥類尤多
大矣如駝鳥其次外鶴鷺鵝雉鸚鵡極小則鶉翠芙蓉沈香采
色陸離鳴躍可愛游人甚多迨東葦棚可以品茶晚歸在移霖
齋中飲坐有形士

前祝傳所矯外國說禽中有戲磨一隻今迺知與之即長頭鹿也余作操頌之竟成空構

二十三日晴是日衣冠往祝那相壽晤那錫侯日中飯于德昌邀余向辰談暇訪蔡章甫自杭州歸也暇至杭州館小坐與擬先談因往謁方勉文遇與夫又訪林雅于衡二我皆不運入城謁陸鳳老惠端躬未愈過鏡涵潭落晚在陳善仰友人許暮歸孫翼之文來自南中下榻東廬余與共飯絮談

二十四日晴以部中昨日奏留因衣冠出詣各長官許投刺以謝先謁陳未見訪與夫朗誦談俄往謁吳仲若仲若見余大笑不止其意蓋謂陳玉蒼既與爾雅不相得又復為爾奏留殊堪苦笑余亦會意因談別事仲若慰以相愛使人感激不盡落午訪二我談及之我亦大笑既而曰玉蒼之手段亦不惡爾自後宜慎防之又共談詩吟哦半响留午舍余已與二我徙倚

欄間欄外雜花紅紫相間秋色可愛瞥見胡蝶翔舞花中二我戲往撲之蝶來去自由不懼人也

暇往謁戴少懷師談良久去訪瑤琴瑤琴適抱病狼狽將登車出也未獲入談因詣訪仲坐久之壁間懸胡文忠曾文正公文襄三公像胡貌儼古目瞳直視是少福澤也曾在二像皆習兒女也

晡往謁于晦老不值訪那錫侯亦未遇因謁景月老時端仲網在坐方談陳玉蒼與余衝突事而余至月老云人皆為爾抱不平彼其之子果鼎小易盈也

舊晚又答和順天府學任君在高等中學堂內屋余習課亦陳玉蒼所造任與道及陳之性情平素如是不足為異歸已昏暮在回和居獨酌

二十五日晴是日而移寓家中田產涉於事而代致書吳江和

劉誼三大令蓋張氏田畝多在江浙交界一帶以吳江嘉善二境內最多時以黎里鎮墾字圩田畝之佃戶被人誣控其房屋侵佔官地實多其事大抵地方刁民因索詐不遂所為因據契券所載与之爭訟始獲直也

映佑三過談晡去詣杏城余亦隨往至刈車馬盈門疑有羨客遂不入也歸觀報

夜醮孫翼之丈于因和居坐有芝樵飲罷歸佑三又在余齋中談二十六日晴復衣冠出答好來視余者晤朱桂若在芝允許于飯晡偕詣三慶園觀劇名優登臺舌強有罷百歲者以丑著名者也聞其去歲死去既歛復生開棺出之至今猶日之登場最善詠諧笑罵一出由來二十餘年今彼于死生之際殆戲弄如此豈不使人絕倒

戲散已暮已謁于晦老方燭下作友人函屬余歸時順道投致

余因往六國飯店晚餐夜歸

二十七日晴孫翼丈南行送至汽車揖別日中在東庵許午飯又啖梨及葡萄罔益高六將于是日行也晡訪暮初二我皆不遇入城往游護國寺男女禱還百貨山積獻技及雜響果食其不知其數余則一物未買又過杏城未遇遂歸書扇作小行楷雜寫二我及余小詩是晚知頊城南皮皆在詔入替樞廷夜詣雨老談

今國家綿綿四萬八千八百餘年其數尚不至此豈不曰庶矣哉抑知不能方此四萬八千八百餘年中之其能知人之道者亦直千分之一百分之一耳不知為人之道即不曰綿之曰人然則直寡而已矣何名曰庶噫

聞西宮語慶邸曰國事如此人皆曰我滿人為之今且能彼漢人了當一切看如何是故袁張二大臣所議箱事我曹自今勿

阻撓也

二十八日晴時庭前新種雞冠花十餘本秋色爛然又種桂花四本置階上花猶未吐已深深趣是日詢客檢理冗雜作日記晡雜爰又為仙坡書聯落晚出詣芝兄是日詣福壽堂觀劇蓋為順直水災築園中皆盡義務用意善念名優皆集夜深演群英合一齣即孫曹亦望之役蔣幹渡江祝周瑜事桂友肖公瑾桂芳之魯爾羅百歲之蔣幹全秀山之黃蓋黃三之曹孟德皆各得其身分聚精合神多一懈筆誠絕唱也

二十九日晴觀考

士大夫不幸受逆境忠孝兩盡者自古難之必不得已捨忠而取孝蓋孝之為道視忠為重也觀于漢趙苞晉周虓二人之事可恍然于其得失矣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為賊虜賊出母示苞苞悲涕泣謂母曰今為王臣義不為顧私恩遂進

破賊母妻皆死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亡周虓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符堅所獲虓不為已亦降堅以為考即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若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即仕乎堅乃止忘山曰苞執小義致死母母以虧大道雖死仍無以對其母也虓能全其孝不憚屈節實未嘗虧其忠君子處此當知所法乎

又田邑報馬衍考云問者考母諸弟拔于軍而邑安恬不顧其豈非重其節乎儻使攻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分邑之願也忘山曰惡是何言歟夫忠也者考之所移也考為本忠為末二者不可得重者捨末而取本今殺母以成其忠義漢姑不顧豈非忍人之尤者乎考虧節忠亦不足貴立身其女知之

前自二我許晚歸口占一詩苦吟未就今始成之詩云坐久不知暮悠悠醉獨歸白雲滿懷袖明月照羅衣暑氣消壯者蜩螗漸欲稀酒醒何處是深巷掩柴扉題為自二我亦晚歸口占
晡訪一山于澤學飯談良久去飲于日本扶桑旅舍夜黑詣向
展誌

三十日晴衣冠乘車赴海甸謁項城官保未見晤憲孫
朝廷頻年凡百作為多一是者惟此次用項城而相內政外交
兼以昇之差強人意

坐海甸肆中飲酒觀考啖生蠅及鱗肉云樂

吾浙處州地名括州唐德宗名适以觸其嫌名遂議改之適處
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為處州名山曰自古地名官名往之歷
時而易者多因避諱不勝枚舉也

今人以北堂言如桑梓言鄉里皆失詩人原意見野客叢書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
此陸曰千里萐萐未下鹽豉千里与未下皆地名也乃世說載
此語則曰千里萐萐但未下鹽豉耳後世沿誤踵謬試思既專
稱萐萐之美下後贅此一語絕多意思恐當時不尔也

晡歸詣楊杏城侍郎畧談即歸觀報作日記晚白暮見電

八月

一日晴訪二我時尚未至公司因造其家二我云汝前續何十
日今已滿期曷不到署余曰尚須觀望數日不肯遽為也二我
曰色斯举矣翔而後集忘山有焉

俄又與偕至公司繼譚至晡

余携日記視二我見余論漢趙苞晉周虓二人事大略之曰若
本忠末此種名義千古所未有也然孔孟宗旨固自如是特未
明言之觀于父為子隱瞽瞍殺人二事已有微意勇行者為先

孝既失則他種名節能成立皆不足重是不刊之論
忘山曰今欲破君權專制之習必先闡明孝道以正名義鼓吹
一世蓋保全箇人道德中之自由性而後不為獨夫民賊所羈
制也吾聞高鞅李斯以法家戰勝學界始舉忠置于孝之上以
隆主威為至教人盡出于死而並禁其孝悌之行自是以來大
義寢晦天下人多復知孝之為道實先于忠及視忠重于孝而
孝悌忠信四字自然之次序亦習見而滯然不省矣矧哉半
生今之世欲挽頽波其以是為先乎
余聞二我曰周公誅管蔡石錯殺其子厚皆稱大義滅親其
是耶非耶二我曰二人皆失道管蔡年長放之過矣何必殺之
石厚不忠衛蓋年誅之之人乃誘而致其死亦傷天理千古惟
脫之最善愛彼于伯顏不過屏逐之耳所謂大義滅親當以脫
之為法過此即非道矣

舊晚至杭抄餞是夕醴集方勉丈徐花農汪伯庚吳經才批翼
書及彤士履平決人余于本年四五月間將仁錢及杭飯重加
修葺抗館堂宇嚴飾尤因貌几榻形式射舊間之壁題漢碑觀
頌親造像蓋於文明燦爛之中猶存古意

二日晴起作書致同僚庚仲頤陳子壽乞代向長官有求調司
及降烏布命僕馳馬授之映歸不日復惟聞于晦若已簡放出
使國政察憲政大臣因衣冠往賀晡出城晤芝先後荅好章舅
仙未遇仍至杭餞是夕醴集戴朗臺魏醜甫馮令之楊仲莊龔
仁舫高子毅諸君

晚即抄汪大燮英國達壽日本政察憲政與晦老同

三日晴早間增達臣過談落午詣六國飯店好法國人沙海昂
蓋為道達女弟之夫也未值即詣東廡許晤益高公坦相與弦
歌而樂晤同往觀劇遇祁景沂及陳詒重晚各散余至杭州館

是夕齋集吳澤之孫仲華許季節吳仲虎及擬芝兩兄稱霽二
在坐夜歸雲雷大作既眠大雷雨

四日晴遣僕馳馬赴署取回答改僕始歸則知合部烏布盡被
裁撤咸改為行走余則調郵司竊恐陳尚考此舉甚奇因余一
人牽動大局殊多恐也俄于晦老暨檇伯珩借至晦老有移居
伯珩許之意晡出城賀郭春會署郵部侍郎俄旋車又往獨陳
尚考未得見即歸啖渾屯倦而小眠晚佑三過談至夜深乃去
五日晴晨往獨楊杏城侍郎談良久即歸落午羅彥東過晡微
陰夏奧夫至余時頭作並乃餐麪湯欲使者汗晚履平後至渠
於初七將東行

野客叢書攷論古今米價之貴賤錄于此前漢食貨志曰漢興
接秦之弊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
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

皆一時事所考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
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
粟易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石
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
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粟盡米一斗七八錢是一石米為
錢七八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此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
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
充國傳金城隍中穀斛八錢漢宣化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
有如是之甚者茅一石穀耳賤而至于五錢貴而至于七八百
緡世乃太極絕乎

六日晴觀書

據王氏所攷證佛入中國不僅自漢明帝始魏蜀西戎傳曰昔
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伎伊存口傳浮屠經又

觀劉向刊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共七十四人已在佛
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
以其眾降得金人、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
用牛羊惟燒香禮祠上使依外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
以黑灰帝向東方朔問曰可問西域道人否又知佛法自武帝
時已入中國矣

晡訪二我小誌即掃夜熱後作早眠是夕家祭不与

七日晴畏風不敢出坐臥室中終日

時自海外而歸致之稱全
鏡已寓列是日傷僕送

去晨熱畧減逾午加增遂折簡返吳譯之見明日來診視

八日雨晨熱頓減余以雨故用電話止吳君之行午後復熱以
故

九日晴譯之來一見余面色即云是受暑濕所致因為診脈注
觀舌苔黏於齒為濕遂執筆作方皆理濕劑中之品曰可服

二劑余詢以金雞那霜可服否譯之曰否濕可降不可升此物
乃提升也之時余已服四枚

十日晴昨服譯之藥胸膈甚暢坐臥室中窗下觀書

古人京朝尚于友僚多攝家居者觀于東漢趙岐初名嘉生于
御史臺因字臺卿可知矣晚近則除外省地方官外其京官亦
以家入公署者

晡芝兄過就臥室視余談久之移言

十一日晴靜坐無事未服藥晡極倦過亦就臥室相視並閱書
為自陝來考與余譯久之余連日皆侵晨熱解逾午熱又增長
是日以談笑過度當日晡頭熱微作之際忽汗出如雨於是熱
頓解透體清涼

十二日晴小愈遂披衣至林園中散步因至齋中桂苑吐
繡園此亦流連碑版是日飲食累知味

十三日晴自是每晨必詣高中坐蓋病後尤以吸納淨空氣
而佳余齋前有高槐後有修竹其餘羅映于左右則榆也松也
棠也植物云豈皆日之食去炭氣故空氣最清能養人

十四日晴至高中讀書皆厭讀抽得釋藏中大集經一部坐而
觀之晴就臥室小憩閱陸鳳老以事相召辭以候晚佑三過
余日內又熟覽西廂詞曲余於詞素不甚愛通其纖巧又近俗
也

十五日晴芝兄來賀節俄言仍觀大集經蔣午還臥室晴而風
者有書相詢云張少玉侍郎欲調尔至大理院願否余急謀後
考稱願往但懼材力有未及耳蔣晚乘庵至

十六日晴譯之來診視大集經晴返臥室

十七日晴覽經誦詩觀三國志肯齋未午飯時大理院調余劄
文已到幼予侍郎註有執筆書函詞意通雅使人感仰晴余在

臥室乘庵復至

十八日晴譯之後未診日中即至臥室視傅雲龍說文古語及
謬及西陵譯程記致訂極詳核字人所擅也又覽鄭氏詩譜

晚新吾過衣冠新整蓋甫開坊得撰文連日城內外拜客

十九日晴使人返譯之未至觀芥子園畫譜註見李文忠公事
畧相城吳先生所輯也又覽石頭記一函俄後希尚先考希為
寺人來此猶未歸也日中飯至不敢盡飽暇作連日日記又錄

寫舊作詩冊

觀報粵路已被郵部奏請派前美使果誠為總理

資政院已存旨建設數日約在中夫傅倫孫家鼎為總裁議院

之基礎也余前在上海上主持議院八年今已置不談而朝廷
乃稍一萌芽矣

晴命僕將桂花入臥室時母妻等皆往游萬生園

舊晚二我過就臥室祝余譚至莫乃去

余云日來覽汝書皆覺有意味此何故也二我云味在君不在書君以而有則有之以為有則有之余歎為名言

二我以將取掃汝事蠟集年巨細必躬執筆裁衣刺繡之亦不免以身任之咎二我殊以為樂也

二十日晴晨起臨劉文清行書冊頁

釋之來診云濕毒毒化肝有餘熱應以辛開化濕芬芳疏肝

說蔣若生一片石傳奇是篇蓋弔明寧庶人宸濠之妾賢妃而作也妃為上饒黃諒女當宸濠前逆妃嘗作詩諷之且力諫不聽卒至殄滅乃自沈以殉屍漂去德勝門外河邊被南昌漁人網起見其偏身皆紙條密結知是賢妃遂厚殮葬之自葬之後二百年來冬有老者乾降辛未江西布政司彭家屏與鉛山蔣君子銓同苗素訪古表彰忠烈一日偶有所聞遂使人訪之得

其處因樹碑表識之其地蓋在江西城外隆興觀側上饒新建兩漕倉之中也蔣又著傳奇專叙訪墓樹碑此外則皆烘染之筆

閱報陸總憲請開下議院不知確否乘庵至俄去

晚雨母妻等皆游郊外南歸雨勢漸急雷作川如石余臥室誤

是日落晚多事悶損迺因風朗誦周南台南一過

二十一日晴風連日大便滯塞不下舌苔黃膩每于中午極甚

冷作並故所染之疾殆終程未愈也晨生窗下觀園微吐草華

記推筒

是日之可厭室即好字孤鬼而大政相同其可憂憂則每於叙

事之餘忽夾以轉思偉論多反俗見使人擊快欲絕

乘庵兩至皆叩去

閱報已存記箸各者駐房旗民生計俾盡歸裝自食其力與漢

民多異將來一切丁糧詞訟奉歸地方官統治

日本對於吉韓界務之陰謀及其中理之舉動亦一重要事也

記之詳見八月二
十一北島報

傍晚拜耘登又山相繼至皆公服將詣人家賀喜

二十二日晴無風精神畧爽因戴紗便帽後至齋中適向辰至

遂促坐繼談良久至日中入臥室午餐連日冒納少佳每日食

能盡一器

映金贊堯至余復出見之是日在客座中移置几榻方位汰除

猥雜洒時新整

肯齋秉仲華踵至仲若表新生六月之幼子以誤服藥致去痘

兩場

晚入臥室仍觀閱微州堂

二十三日晴微風晨起服藥畢大便下進早日盡飽仍至病

中時庭前新種薔薇數十本待重陽相近可以賞花矣客座中

又有秋海棠二株絕鮮艷

蕓昨日報紙仍論閩們江中之間島實我國地而日人欺我不

明地理冒稱韓地欲據而有之不知我國舊案允多可稽當光

緒二十九年韓國警長李範允越懸韓民謀叛聲稱間島為

韓地當經我國吉強軍胡統領殿甲等平定其亂因與韓民訂

立州約十二條仍照舊例許韓人租種按年納租于光霽峪經

歷衙門是則間島實為吉省屬地法非韓國版圖已成鐵案彼

日本者猶陽為不知必以指為韓國領土在彼外交手所固所

宜然而我之當局決必可夢於國覺任其取據自由邪

今而後前裁撤駐防別籌生計之詔旨迺著端于端午橋余見

其系疏洋源于言援據今古亦偉作也

日中在客座中午飯與稼霖

跌訪閩伯珣談俄婦作園致鳳老園抄

東京留學之華人沈其昌始於遠近形為祖國編纂法典正感
事也補觀古今說海內有隋煬帝海山記一種皆備載帝之窮
傷極欲造西苑外為四海五湖內為蓬萊三島宮室崇峻雕飾
巧麗不憚耗海內元氣一供一己之樂其後江都被殺時不
同帝之有悔志也

晚入臥室飯畢仍首至母房中坐候俄始歸寢

是晚表伯發
遲詒良久去

二十四日晴早食畢至母房中坐候徐步至齋中又觀煬帝迷
樓記所謂迷樓者如何房宮千門萬戶士民皆曲室洞房專藏
美人以備帝行樂者人每入輒迷其出路故名迷樓比帝幸江
都不返唐兵入為太宗所焚

據案作後友人于梓生書飯後又觀閱微草堂筆記

晚乘車出訪羅莘甫于帥府胡同適芝生先在石期而遇莘甫

屋頗幽曲別有庭院穀園亭瓦舍二樓窗明几淨可以款客

俄与芝生同歸小坐即出城視報昨又詔旨二道言立憲書語

無精神頗耐勸人而項城已多時為報帝所不滿矣

江西贛州教案又起昨袁伯葵已言之昨日

晚雨廉纖不絕落暮持盞詣母房中坐候上燭時遂入臥室

二十五日晴早風蚤起徐步至齋中盪漱畢寢坐事視隋煬

帝開河記靈奇幽怪殊醒目也所謂麻珠謀者於是河之經營

有巨功卒不免斬處云豈冥之中有天道哉惟能隨帝之南

是河与秦皇築長城無異天下痛苦之而後世則彫利賴焉今

之南北運河是也願煬帝之初意則不及此彼其志一則欲便

己之私圖一則欲擊斷五百年後唯陽王氣嗟乎以煬帝之為

君猶慮及五百年後其王殆与秦政等矣

美澤之來珍詔余濕化之甚未盡藥也又多易新者俄去

汪雪生過謬久之沈雨若來視余延入畧坐即趨署雪生落午
始去午飯後肯高後至六留舍舍已方共話成子蕃至肯高
未見余與子蕃從論國事廷道及余病狀哺子蕃去肯高六行
視報張南皮有竹立下議院之說作日記

二十六日晴坐高中雜髮王癸至俄棉霖起亦出訴謨呈午
進食胃納稍好跌癸至去哺余又觀宋徽宗良楨記及漢武收
事檢亦查晚入臥室時好熱未盡

二十七日晴閱佈羽過余出見之俄去余還臥室自後熱益云
改延鐘醫服其藥鐘謂有痰阻塞能咳而唾之尤妙

二十八日微雨即止連日大發熱余亦時昏惑不省事怪夢云
多是晚以服鐘醫藥熱微解棉霖入余臥室來聲言江西布政
使李有芬全家覆沒于番陽湖

二十九日肯齋來余病程未減俄郵傳部通譯圖考交宋君芸

子來亦姓錄堂諭一通示余大意謂郵部既設宜採選各國航
電路郵四項章程因支聘舌人譯之命宋君從其事以余副之
余正臥病不能作答招以名刺付使者使歸

九月

一日晴徐班侯來為余診視俄見所下藥品中有石膏蓋極涼
之味也是日服之

二日熱未減藥似無效

三日班侯復至仍用舊藥品曰欲速愈則兩劑宜進

是日午後家中人相議延西醫不可迺使人往請是夕葛女
醫先至使與藥味至苦其藥皆按時到鐘點使病人服之

四日連日為病所纏擾終日臥怪夢仍致幾若不省人事晚何
醫來乃男予藥皆甘

五日畧愈汪雪生來視余俄徐班若至不知余之服西藥也仍

用前藥品余是日精神更強与談論久之

凡人多不愛整爰恣余雖在病中當昏瞽之際則何不知也及
累清醒遂不免厭惡穢襍覺室中陳設種種皆非於是亟命更
易之整為之俄而臥室中頓改觀而之大快

時案頭惟陳藍磁花瓶一二筆人物白磁筆筒二壁間懸吳讓
之篆聯即子瞻奇游度南海樂天文集藏名山

六日累愈是日肯齋未開飯蓋余延肯齋至家課二女及甥姪
筆註代注文牘

七日累愈時向新吾許索名人山水畫冊甚多是日展閱皆精
品也

我國人畫家以山水擅名者唐宋以後代不乏人其神物不測
之境殆非西人所夢見亦可稱為畫界上一大美術也惟其中
間有不解測量昧於遠近大小之界致被人識其殊可惜耳

是日星期肯齋歸去兒輩未入學

八日肯齋未余屬其代余復呈擘書

時病已退惟臥牀上靜養有時索牛肉汁及米汁飲之或索梨
果葡萄其飲西醫藥水也皆循晷刻每飲二小勺歷一小時
輒飲一次茲予丸藥亦按時服之較之我國醫藥似簡易又而
不免煩瑣也

九日重陽雨露微不絕成五律一首懷邵二我錄如下

今日重陽節鞠華初未開好景吹落葉細雨洒萑苕病久人俱
淡交深志豈迴登高何足論惟有故人來

逾午晴不見日是日精神頗佳晚新吾未談

十日晴病日有起色觀名人山水畫批閱

自新吾許飯飯身約七種曰新羅山人曰龔半千曰瑤華道人
曰程松園曰趙雪江曰王摩也曰邵見山余家藏書祇一種即

明陸色山余謂此人各有佳處必欲題詞惟余也山子可稱
神品所見山精品上上趙雪江精品上中瑤華道人精品中中
程松園王摩也新眾山人皆逸品上上藝書半千亦精品亦逸品
也

芝生過談云十二必期行坐良久去

十一日晴甚又減觀川如羅馬古蹟留影因為題簽時余尚有
瑞吉湖山一說及劉文清真蹟余皆為署簽脯又見符翁清塾
右坊屋中與孫壽州手札真迹及先孟常公遺墨若果將什裝
池

十百情同為新階下菊多欲放並花乃命移至臥室窓下外
俄皆挈以入計共十好本有已大開者好多含苞因又成五律
一首錄如下

報道鞠華發忽驚病後人晴光一窗好秋色滿園新時節看將

晚心期誰與鄰吾聞耜耕身千古絕風塵

肯齋入臥室來余屬其代後友人書數封肯高諾而出

十三日微雨曉新小說排胸肯高以擬稿視余為增損

又為陸包山畫冊題簽

病勢已為古怪飲食未效後舊不敢多食懼停積也不敢亂食
懼觸犯也每日食可五六頓皆以少為主所得養疴不日不尔
北地早寒九月天幸已著棉衣蓋之連日陰雨晴後必大冷閱
憲考月之十八霜降下月初三五冬矣

大病初愈亦人生特別之樂境又況有書畫之供欣賞好花之
助清興優游暇豫恬恬和神其樂可知

十四日休息日雨廉纖不絕終日坐窓下讀小說又觀唐人詩
時為花程未大放

譯外國書畫雜畫西人文字與我國絕不相侔在彼以為佳者

我列謂者今不善譯者往往就彼之文法次序出一入我
文遂覺冗贅不堪以譯其之大病也是故余固不說不為少矣
自林親所製以外未見有佳者職是之故

舊暮又山先被雨至云將至海甸明日備見法相矣談良久即
去雨益甚度至海甸必已昏黑

十五日雨止不見日坐窗下觀舊時日記饒有味余日記自癸
巳年十一月起至次年甲午二三月間已懈殆未輟也至五月
而遂報自是六月七月以至十月皆年所記其後忽於十一月

二十五日再整旗鼓嗣是以來不復間斷越十餘年猶如一日
六誠不解何以能如是也

補作十餘日記皆在病中補報知有明詔京師改設資政院
各省皆立諮議局矣

是日屢告腹饑索食夜眠甚安

風氣至今可謂大轉移立憲也議院也公館不諱昌言等忌且
屢見詔旨幾等口頭禪視為絕不奇異之一名詞誠數年前
余等居海上時所夢想不及者也

十六日大風晴寒余衷服亦著棉起盥漱畢食粥觀奴子移花
時菊開漸多趣致饒佳

舊午日光射窗格微覺燠飲食所進又勝前
補作十餘日來日記命余僕改製裘服以御嚴冬

觀報聞鐵尚考欲使鐵路加價抽取此費以供海軍之用倘其
不果碼余以為大謬也我國今日安用海軍大可有此鉅款而
鐵路則不可加價加價則所獲利息必減于前是理也而為

國所不許哀！朝貴曷竟世乎年所聞知耶噫
舊晚為川如改所改慕先書

十七日風靜日麗坐窗下觀本平日記自正月起以至臥病余

逐日趨異維極冗迫時亦無日不讀書無日不有造興之事故
日記之枯窘時強少獨至陳者亦至余竟失其常度其苦若狀
而日記亦因之減色然前後亦不過一月耳過是以往雖在病
中亦尚可觀

菊華盛開顧而樂之或問曰人之于物也何不爱他色而獨愛
花之色答曰花之色迥自特而有毫不假人而故也豈獨花為
然哉弟事事物皆必出于自然乃為至美故多論某種美術家
詩也文也書也畫也其登峯造極者莫不向自然之趣所謂神
未所得超妙稍有客心便成斧鑿而與今日之菊苑殊矣
晡觀報有詔旨各省設調查局

又聞歐美各綫電通於一二日前設廠開市是日來通電者竟
有一萬四千之多忘山曰各綫電暢行有綫者將廢矣聞英皇
亦以此事為憂

十八日晴日光射窗櫺間始披衣起進早食盡飽乃呼僕入使
至高中取書數種一四存編一六研高筆記一研亭林遺方十
種一六相文潔俄皆携至惟六研高卷數不齊

余靜坐年事抽取亭林昌平山水記觀之記載精詳攷證該博
吾深服古人之讀書也其小腦有如是之肥滿者幾於過目不
忘不特何其引據歷史如數家珍滴水無遺若此或曰安知非
修時繙閱其曰不然人為毫毛所記憶置方于前其多措手更
即彼何者繙閱亦必已心記其事所疑者或名稱有誤字句有
訛非取以校觀之不可耳

舊年已終卷其書前述明十二陵之規制及昌平一帶河渠
山脉及道里險要名勝並及古來征戰之跡亦攷據家極有用
之書也

又覽亭林詩集亭林之詩所謂學人之詩當特別觀之

飯後修劉文清少東坡白鶴視畦茶一瓦啖梨

取菊花數枝養室中藍磁瓶內覺紫頭少盡筆研等物皆為生
色晡觀報據稱廣西南寧府有革命堂佔據以此風傳不知確否
讀文選古詩十九首氣格神味迥非後人所及

得渭東書彼已知余病蓋秉庵到庵告之渭東與余最相友善
余急揮毫伸紙作覆

夜後誦古詩

十九日醒時牕紙微白枕上靜待久之天將大明俄日光射窗
角良久滿牕皆日輝映予几余披衣起盥漱畢坐牕下觀顏
習為先生四存編是書余十年前曾讀一過今將覆觀之

顏先生學辨蓋與王子法乾諸君之語也中有數言極精王子
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先生曰離下考上如洒掃應對
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來佺指微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

見出和來忘山曰先生宗旨語上即寄于下之中極是極是

漢時諸侯王得在國中自稱元年是故魯孝王刻石文曰五鳳

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見亭林金石文字記

晡觀報見度支部與農工商部相議欲齊一天下度量衡不知

果有此事否

暮先有數日有信來茲又由柏林先後寄二書同於本日到展

閱則所詢事甚多日內當致函復之昨所後渭弟書
已付郵人矣

二十日晴起坐牕間弄筆札將還二我俄繕就即付奴子送去

觀亭林金石文字記又說亭林年譜亭林壽至七十始終世生

平足跡所歷徧北五省且至關關塞外所友者閩中李二曲蘇

門孫夏峯及朱藝尊李因篤諸君皆宿儒也餘後二我後札至

外屬於余飲食起居加意珍攝也

說亭林山東故古錄終卷倦極而眠亦不成寐晡起作後鄰居

予未卒稿報至觀之稱日領子也余未悔云奉日本政府之命
欲在吉林交涉局設立監督朱樞大怒還其照會現正交涉中
事日奉手禮一至此哉

又云我國照會英法禁私售軍火覆文至皆允代而嚴禁忌山
曰嗟彼黨人者又奚能為

晚肯高入談明日星期休息

夜寐坐觀文選稿文是日母妻皆至醫院候新吾馬車去暮程
未歸以電詢語之知馬車輪折時尚在新吾許晚餘後始歸

二十一日蚤微陰觀顏先生存學篇廿紙宋儒真字餘地又檢
祝仁祝兩館出入度支簿午誦六朝文

餘及作後孟晉書晡始卒稿封交川如明日回付郵局

是日檢得南田山水花卉冊頁廿冊昔在海上時常置余寫
中案頭今久不覩以為失之乃今年意又見之樂吾山水極勁

秀花本有仙家風韻可寶也

翁常熟之少札四葉付裝池者已完好携來尚有扇面四頁裝
就同至余尤快蓋是日命僕至廠肆也

報至無事時諭摺彙存函抄彙編皆停版憲政編查館別出政
治實報

二十二日晴余自病後每日醒皆在寅卯之間起必以辰屆時
日光已盈窗几矣至夜眠則在戌亥之間到枕不久即睡熟日

日如此

昨夕未眠之先觀顏氏性理輯今早又觀之彼竟直詆朱紫陽
不遺餘力然余味其言誠足矯宋元以來儒生之弊而共言因
持之過激亦不免間有偏執愛如彼詆朱門教弟子何不依之
習將取為國家抨憲徒坐視社稷之衰危而不能扼斯言也余
將為朱子辯矣夫南渡以來宋之將材如韓岳張劉一輩人不

而少也然而仍不足以拯國家豈朱門所造之人材遂足勝彼哉要之人材何地年之性朝廷之所以用至其危成敗之數也責全在君相言博奕尹相者下子之人也若夫人材則蒸子而已苟上多胸有機謀之君相其與人賭蒸也盤之皆輸而迺徒責匠人曰何不多造蒸子以供其用也是亦何益于彼哉噫忘山曰余為此說亦不過拈舉是一端至全體大用顏氏所持不可謂非正宗儒之專談心性不務實學者誠為大弊惟當時尚有永嘉永康諸派留心經濟者不皆墮于空虛沿及元明遂多以講誦談心性為風尚非獨實學不講且并來書不觀矣洎明末國初亭林百詩諸先生出力矯其非變宋為漢而訓詁致訂之風開奉朝一大蹊徑然亦流弊所及又不免多事讀書明古而昧今求其獲實效于國家則又蔑如也獨顏先生所著明之宗旨學派雖在當時界域尚狹然推而廣之正與安今日時

勢謀社會之進化者有不俾而合者焉蓋先生當日所知之實學不過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水火六府三事而已使生今日則又將知宇宙間更增多窮之科學豈不大快乎哉然而為多一門精益求精期獲實功有益家國先生固已先言之矣起歐美鉅儒而問之彼彼易先生之言乎先生真偉識哉

吾於國初最心折者兩先生一黃梨洲一顏習齋二公皆能破舊時障礙而創新知以先覺覺斯民者也蓋梨洲能揭數千年專制之毒於政界中放一曙光習齋則悟孔孟真諦為三代下儒生所蔽專研求空虛妄用之學今欲一一返求決實以期有用又于學界中放一曙光至今日二先生之言皆驗矣試問東西文明諸國其政界為何如其學界為何如

連日飲食極知味惟大便艱否是日向新吾研索藥油歸用之於下色黑而燥蓋於感好也事畢體倦汗下幾不能支

而少也然而仍不足以拯國家豈朱門所造之人材遂足勝彼
哉要之人材何地年之性朝廷之所以用至其危成敗之數也
責全在君相願之博奕夫相者下子之人也若夫人材則蒸子
而已苟上多胸有機謀之君相其與人賭碁也盤之皆輸而迺
徒責匠人曰何不多造蒸子以供其用也是亦何益于彼哉噫
忘山曰余為此說亦不過拈舉是一端至全體大用顏氏所持
不可謂非正宗儒之專談心性不務實學者誠為大弊惟當時
尚有永嘉永康諸派留心經濟者不皆墮于空虛沿及元明遂
多以講誦談心性為風尚非獨實學不講且并來書不觀矣洎
明末國初亭林百詩諸先生出力矯其非復宋為漢而訓詁致
訂之風開本朝一大蹊徑然亦流弊所及又不免多事讀考明
古而昧今求其獲實效于國者則又蔑如也獨顏先生所發明
之宗旨學派雖在當時界域尚狹然推而廣之正與安今日時

勢謀社會之進化者有不俾而合者焉蓋先生當日所知之實
學不過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水火六府三事而已使生今
日則又將知宇宙間更增無窮之科學豈不大快乎哉然而為
多一門精益求精期獲實功有益家國先生固已先言之矣起
歐美鉅儒而問之彼能易先生之言乎先生真偉識哉

吾於國初最心折者兩先生一黃梨洲一顏習齋二公皆能破
舊時障礙而創新知以先覺覺斯民者也蓋梨洲能揭數千年
專制之毒於政界中放一曙光習齋則悟孔孟真諦為三代下
儒生所蔽專研求空虛妄用之學今欲一一返求其實以期有
用又于學界中放一曙光至今日二先生之言皆驗矣試問東
西文明諸國其政界為何如其學界為何如
連日飲食極知味惟大便艱否是日向新吾研索藥油歸用之
於下色黑而綠蓋程藏好也事畢體倦汗下幾不能支

晡卧榻上視野宏業書時妻兒皆往賀邵家取掃榻母坐余房中相伴作日記報至又家事

二十三日晴起盥漱畢觀書是日朗日多風余徐步至庭院中徘徊良久茲賞菊花時花盛開約數十本顏色種類各異徇爛可觀

顏氏存學編修卷

顏氏識宋儒人之心自謂已聖已賢而不放公其自聖自賢也澤之曰儒而已猶之五霸不敢自帝自王名之霸而已矣云云未免過于刻也

顏氏云古人教洒掃即洒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禮樂射御書數因聲控弦盡棄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皆身心一致加功勉往非敬也若宋儒乃拋置一切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妄言主敬安得

不流入釋氏去道遠矣

適年作日記時窗燠煖蟻飛盡余藉養疴反得暇觀書亦一樂也

漢碑上多有一大孔古制也蓋古人葬之有碑而施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此法自周已始其後臣子有欲追述其父之功美其就書其上與今墓誌同其人因之改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要刻文字仍名之曰碑而于其上遂不復鑿孔焉

魏碑中弔比干文多別體字殆當時風氣如此見金石文字記宋書禮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曹丞相下令以天下彫鑿禁厚葬禁立碑云云自是碑禁云嚴終魏之世累年紀功述行之文及入晉代中禁未替非有殊功特行無敢私立碑者沿及宋齊至於梁陳其立碑之見于史書寥寥之幾于多有嗟夫魏武在當時不過何於下一禁

令耳詎知道行者千數百年尚未替夫亦可怪也夫
晡時至庭前散步看花入室則觀者

野家叢書云具牛羊豕三牲為太牢去牛但用羊豕則稱少牢
今人誤認牛為太牢羊為少牢大謬時沿其謬者殆已古矣
昔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後始盛茗艼漁隱客高隨
筆皆附和之今讀野家叢書則云龍城錄高宗宴群臣賞雙頭
牡丹始知牡丹已見于高宗之時又閱李緯尚書故實言北齊
楊子華畫牡丹所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則六朝時已有
牡丹之名

報至載美國銀市場近日大震動有多人追討存款又云得電
已稍平靜

又云在東京之我國人士於某日開壇演說梁任公者主張立
憲派正演說之際忽有多人主張革命者從旁譏誚諸不已

竟欲用武果急避去於是有所狂性者登壇繼演則一復為革命
談矣在坐諸人強半附和之至鼓掌喝采狂性益自得因醜詆
任公謂陽主立憲陰通政府指為逆黨志山聞之不禁狂笑曰
何我國小兒之多也且人自命為人豈不令東人齒冷
二十四日醒猶未明俄見牕帝微白徐聞鳥雀聲及鴉聲則天
已大明初視案頭鐘已辰初迺披衣起坐觀龍威祕書中有所
謂枕中書乃晉人葛洪著又觀雜事祕事及干寶搜神記
觀顏氏存法扁彼竟尚欲復井田封建大氏不歡今日歐美之
治者皆持論如此也

昨後年事日和風靜閒步至母房坐談晡始還仍觀野家叢書
服飾用黃自古上下通行無禁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
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
間因韋縠奏御案牘禱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

矣

報至閱之余昨已見吾兒持入一帙即浙人謀拒絕英人外債
書蓋蘇杭甬鐵路約我國欲廢久矣英人始終未允今忽變
計曰路任尔自辦吾以百數十萬之款借尔用之將來仍取償
于茲路然又須以他項作抵也外部諾之浙人聞之惶急曰此
引虎入門也急聯名爭之今日竟報稱政府王大臣決意允英
借款以蘇杭甬代表人力爭之電詞素大激怒云將改為官辦
未知確否

二十五日起日程未出觀顏氏存活篇終卷其門人李璠考後
謂先生此編猶是壯年抱程朱之學時所著其井田封建之說
因善尚欲進一解云詳見原書

早食罷遂趨至母室中坐竝間步至齋中覺靜潔可喜時皆奇
淘涼不可久居遂還臥室時射窗日光熾熾最為燠煖

觀于午飯後閱夏奕夫迺後指前歷事見之良久去携茗柯文
編及高青邱詩集入

晡報至仍多事是日令修髮匠為余薙鬚蓋余鬚已蓄一月鬚
繁殊不足觀遂啜舌之笑尚緩雜

晚董潤居甥及志任控來謁潤居余痛堂長姊之子志任乃擬
兄之子也

二十六日晴觀于連日不啖外國麪包仍食餅餌市脯及粥蔴
午觀稗天子傳又覽干寶搜神記范彤士來視余亦就臥室相
見

是日風甚未出屋映觀茗柯文編張皋文先生著本朝書文家
余最心折三先生一憚子居一強皋文一汪容甫
報至多事風速暮不息

二十七日晴微風觀于早食畢因詣母房中坐俄戴帷帽前至

齋中檢視書籍携野客叢書及賈浪仙集復還臥室

舊年徐班若至視余脉曰六陰脉也殆是本脉脉中六陽六陰皆絕少者又云脈已年病欲舍能健可年待補劑也余告以大使之艱因為擗一方曰先潤腸

作政暮食于是午蔬食頗有味
映復出盤飭齋中什物及架上書時風甚出入仍戴帷帽携周易集解入觀之

俄又覽野客叢書

漢自文帝遠詔短表以日易月流風所被於是臣子居父母憂罕有終三年者當時亦知終三年為盡禮某以持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觀是則當日之不能終三年喪其密可知矣

班馬二史善用即字性有二解一作就字義一作若字義如曰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又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以上皆就字義也如曰今欲入關破秦甚善即不能許侯虜吾屬向東又曰即有緩急真可將兵以上皆若字義也長洲王氏以為皆作就字解非

呼婦翁曰丈人曰泰山甚古蓋自唐時已有泰山之稱南朝劉宋時已有丈人之稱卒不知起于何時

舊晚潤月來俄去時扣至仍多事

二十八日晴蚤間風靜前至母房中坐又步至海棠庭院見肯意以昨夕心痛匆之歸去余因寐坐高窗陰森而寒冬日居是不可久臥室則最煖因思在內設一書案為寒天起居讀書之地惜屋大小置一榻一案遂幾全餘間如居舟中未始不可自得趣也

薛平已移置停妥汪伯唐過欲入視余因戴帷帽出見之時微有風伯唐談良久去俄一山徒至延入臥室中見時伯唐一山皆為蘇杭南路事受重謗余則不能贊一詞也

跌復至高中望仍還臥室觀野客叢書
王氏云自古殘虐出之子王符多外家為鄉人所殘又引顏氏家訓曰南北朝時江左不禱庶孽孽河北鄙于側出江左表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要至三四世至唐而此風猶存忘山曰風俗之不同有如此者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

古者金多後世金少非特金也如珠亦皆古者動以斗斛計項
田遺強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今人相遺數者有二斗一斛
也

報至見粵督張人駿電告防城兵匪至通戎官作亂始末

二十九日晴起觀予自病愈頗健飯惜大腸燥結艱于所遺
班老未視服其潤下藥每效是日服外國藥油亦不覺其有何
動靜也

苦矣小人之難去也以本朝聖祖之英明當冲齡執政時即能
誅鋤鰲奸獨振乾綱可謂聖矣迺臨朝未久索額圖明珠一等
人後得結城營社于其間政正人君子無弗蒙其侵害有不終
其位者有罪于刑獄者有遠謫不得其死者厥後雅因郭琇一
劾旋叩闕廢而其私黨已布滿于朝移為國家之累其有年嗟
夫郡陰霑之易長雖消有國其可不警夫

陳鵬年之厄于阿山張伯行之厄于增禮湯斌之厄于明珠當
時聖明在上彼小人亦敢肆行無忌嗚呼
信晚二我過談良久乃去時自川如許得收場現形記一書閱
之夜眠稍適

三十日晴無風覽官場現形記終日不去手是書寫今日外省
官場中內容而初察形事相惟妙惟肖嗚我國政界腐朽至此
尚何言哉

昨今兩日報至皆多云事惟理藩院手端大受申飭嗟夫我國
政治種之腐敗理藩院其一端而已且其辦事不振由來已久
豈今日之尚書侍郎獨任其咎哉

又聞山東濱海一帶極人權力幾至無限迴非他國之在華者
可比故與翰交涉極難

十月

一日晴作日記早食畢就母談俄語齋中小坐又與肯高閒話
良久即入作政王強伯考因與前日所繕政星輝兒考並交郵
人收大風聲振牖戶昨服藥油頗獲效果蓋腸胃間積之通潤
夫仍覽官場現形記報至暫置書觀之

連日北京報登載度支部郎中劉次源所上條陳洋之第言細
觀之尚有可採惟練兵一節與余微不合其論自治也所謂以
官治民以民法民二語極有味

官場現形記所記多實有此事並允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數條
但易姓改名隱躍其詞而已余覽二集甫終卷

大風竟夜不止

二日晴晨間風稍息至高中小坐時已設內書室刻外間案頭
惟日中和燥時可以偶出間坐及弄筆墨繡閣古字消遣而已
客至亦可隨意入談且几上陳列器、法跡尤足撲目

俄入臥室仍觀現形記其刻劃人情世態已入骨髓

晡出詣肯高因散步園中林木蕭疎落葉滿階寒風瑟瑟是秋
末冬初景象

是夜晴無風觀現形記終卷連閱得數人事皆笑不可仰

三日晴多風是日立冬余在高中檢理所歲名人亦畫終日晚
新吾過潭夜觀乎

野史書云漢官吏著皂衣給使殘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
衣之更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兩鬢倚曰聞之白衣戒君
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殘人又晉陶暕明謂白衣送酒皆
是忘山曰觀于此州知中習由漢及晉相沿不改

漢時凡仕于州縣受其微辟為吏其皆祝其全為君故當時所
謂君不事屬于朝廷是以觀漢碑銘其詞有為汝吏所驚異
其女實不為奇也武都太守碑曰赫々昭后克長克君成湯令
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待行君且流涕道路琅玕却固碑曰為郡
功曹忠以街上犯厥謬造膝詭辭張素碑曰入為主藩塞々
匪躬長洲王氏以為古人用事多拘礙誠然而非所論于此蓋
漢代政體郡制本自如是

橋暴

王氏云孔門四科是夫子言陳蔡一時所淫之徒然謂七十二
弟子之中止有十人出類拔萃其也後人誤認夫子之意遂
以四科之人為十哲其實不然忘山曰斯言最的

四日晴作考致蔭亭又作筆考致擬見飯後又至高中檢書處
壁間所懸有為齋蝕其有須捲而藏其更易數軸耳目而

新新吾又至飲茶一杯去訪關伯衡
夜觀中

連日報至多事所載亦不盡實則次原條奏猶未登論其言籌
款所謂國稅地方稅分界皆謂國現立法吾亦知國家理財不
出此二術也

五日陰寒被重裘落午見日稍暖始去一襲考致孟晉自是每
星期一案亦且編緝取便稽攷俄又至高中檢書處晡時畢
返臥室觀報

是日報中略有所拱談助者在我國則赫稅務司將辭職若賢
自代又是歐人此事而中西人士所注意其在日本則為大隈
伯鑄銅像稱為學界偉人在俄則有暗殺黨學校已被覺覺學
生受嚴訊與我中國有影響其渾春增重兵彼固自制其叛卒
而援掠倉屬我民苦之多自投馬賊華安年如何又俄人在丹
國舉行東方各國文字稽攷古今研究會形我選使往與全
美國農業者我國與焉自視農國居第一等因訂合同已用御
璽前已見外務部奏摺

夜作日記

六日晴濤改徐蕊林方又信筆答擬元札皆付僕遞去因詣母
誼還稱霖相隨玉女高中小坐道官場現形記之書之佳蓋其
善寫世態幾使凡出與世酬接共一舉一動一語一言多往昨
友坊現形記所有者是方亦可謂惡極矣

借午在為中理髮因午飯休罷入內見箱籠几坐紛錯相攝又
日光正烈室暖不似居仍詣高子儒林外史一編坐而覽之現
形記即脫胎于是也晡間臣至方與接談又報那右丞錫侯來
見之時奇寒為中宇鏗火能重裹速晚亦覺冷錫侯俄去間臣
適避稱霖許又未共話母亦出坐久之間臣去佑三衣冠玉將
赴陳尚書承夜譚先來談上榻始望車赴焉

夜與肯高繼談俄入觀書

軍機受創始于雍正初年時因西北用兵遂以破例稱後以
密逆皇居免漏洩也始由是遂奪國權而天下庶政滙歸之地
首入為大臣二人鄂爾泰張廷玉為今日樞臣之鼻祖皆配
享太廟

七日晴觀書章霖伯來寺呼肯高談之

飯後詣妙德又至高坐觀叔子移置書厨詩古碑碣晡陰漸

寒麻子中不辨生遂入臥室觀子

大易初九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世不成名潛也
矣同不見是而年同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女不可拔潛龍
也余補是語有觸于心

讀陰疑于陽必我一語可知物莫能兩大而社會上之不可一
日矣夫君則亂起也讀羣龍无首一語又知唐人上女不可
自尊而雷時一降其心卑女志矣与高民平等其社會乃所以
蒙庥也

夜眠已遲寢不成寐

八日微陰余不寐發一月好矣是日已呼匠至為余修容母至
阻余曰今日天寒且緩遂輟終日坐房中不出

國初御史多由州縣行取法最善故康雍名臣如湯斌張伯行
陸隴其一輩皆出是比廢此法御史人才盡取此曹郎多迂腐

書生鬪冗俗吏外省情偽民生疾苦幾多所聞知也新其間不
乏直臣繼起強半有體多用再与湯斌名臣頡頏其辭矣
康雍間名臣多論督撫如往之民情愛戴或得罪及有官
人焚香垂泣挽留或為所冤如張文恪陳鵬年余田生者不知
以笑天子英明極送民歌今年矣即有之朝廷不以為得民心
也反疑其有礙奈何

九日陰寒以將弟壽也閱正陽門一帶街市間張燈結綵煥麗
華艷觀者如堵車馬往來如警規甚感歡也母及女弟等皆往

游瞻

是日歷事間陳銅爐一具熾火極煖晡余遂出坐

男女平等天經地義不可易也詎知男子多良誘女東是少之
使茹苦罹虐終身嬌弱幽閉不出百餘皆廢事媚男於是女
子幾不能与男平立而為男所制今其天足會用既使幼女脫

難及既長又可穩立平地健步健行女力強體亦壯於是凡百
技能學問皆可灌輸園圃中男子不能屈而侮之稍吐其笑
男與女惟太隔絕一旦相見電感益厲使如泰西風俗雖非夫
掃可以為友談笑游聚莫之繩也嗚見相忘電力亦微
夜深猶在外坐聞肯高操琴聲清朗和緩夜入眠又聞雨聲
十日晴是日母后弟壽余坐廳事雜髮作日記
晡觀報有可記者一日人霸占閩島礦山一日人製造學術探
檢船能尋海底魚貝藻草等物也一英政府不願干涉煤稅
務司權利一俄人阻我已燬回之漠河金礦業又云政府今日
會議三大交涉一對於俄日英法等國協約二對於閩島交涉
三保全東三省礦權
目下各國開各種會議國農業會美國醫學會法國調寒積冷
實業會皆促我國遣人赴焉

質

十一日陰寒飛雪在臥室不敢出午餘時報陰亭未蓋亦自津
也出見之廳事間煖火竟不覺煖俄與蔭亭縱談是日在廳事
又坐至夜乃入得電嫂氏又弄瓦大小無恙
積年風潮鉅莫若爭鐵道拒外敵某以勝見世中
利鐵道之利國便民促農工商進化果不能通國省府亦不支
幹密布多稀編修違是國之民人、經濟擴充而饒裕何也
蓋一國之大無論遠邇所患非不通同此地貨因此財產流通
濟生至窮不通來源枯竭鐵道流通樑園也者中矣之不論矣
有是利便物天欲自若減其荒瘠幽閉中所藏精華脂膏以潤
民生順天昌逆天亡是以余唯懼鐵道不速若達鐵路發達貨
產流通土地盡闢百姓饒富百姓富著款易國富既富矣百廢
皆興胡不强修我國興此大事業當斯民窮財遷有弟壯強
人擔荷者富戶雖有一省寥寥之盡竭所藏未必應急誰年父母

誰手妻子又可使一切不礙飢寒凍餒犧牲路中即犧牲焉
都籌款銀雖力不能舉舉焉亦枝節而已而為之往之先造若
千里於此俟其成焉務所獲利陸續造吾恐延時日三五十年
不得告成也一省如是者如是人壽幾何能待三五十年國
壽幾何能待三五十年一旦有變地已送人者何待乎百姓財
源已竭朝廷需款方殷三十年五十年河清能俟也今日外人
肯出股代造又或借我款不以路抵是何等幸福而一單黨強
少年皆從俗子不用腦里毫無心得多據日本人鐵路瓜分中
國案謂之曰不可不爭為地域免鬻食爭為種族免奴隸
爭底氣也性自命豈知彼固未嘗密心權利害及用算術
計其得失也吾今剖論之夫或人或投股造或借我款股款外
人造成而利用之我國民享鐵路利益者達生產又我國民也

民享其利而富國家較焉能加重賦民不病鍊兵興學不違仰
屋政界如上下交利焉前言之矣至疑借路據我地乃迂論
數年前各國創瓜分說今久不談吾知其畧域也真恐法蘭西

此據言日形勢今
遠傷一常俄勢
咸日勢增矣

日長江上下美山東德蒙吉及東三省俄大抵為斯於國內外
鐵路英德俄法美德俄我京榆平綏不能越往而有之也京漢鐵
路比款又法款也法能越英俄取河南乎必不能也然彼外
人何利曰由彼重商保民國中富戶雄商能去股營業海外關
利原其國家袖之且為肩保與軍國交涉固非徒我土地也業
其業散而未我國疑彼將吸民心而攫我土今知不然茲之投
股造路同此夫何畏抑余又聞其言更欲報曰日本之也朝
鮮鐵路亡之也

若我國今日果同于朝
鮮之也則維新之
何免於止使禍未止也
且日本掌握久矣如視等己國為彼造路何異自造蓋先年形
止其國而後路之非既路而後止也彼彼國當時有人為我今

報以之而不必以此
止影之明矣

日抗拒爭自籍者能救不判鮮之也且其地大物博
博非一國能獨噬必亡之非瓜分不可瓜分非戰不可戰
不敢動我尚得因是優游其間或不敢至步朝鮮等國之後也
使果能乘機奮然國治百度皆新豈可自強振興交通機關不
速組織使者達國由興既自苦無力救外國富強商助財
應急或投股代成是何幸福乃彼形勢固持成見堅閉固拒果
何而夫路由外股造及借款者數年不成若若者通行之外
人必欣然於至查來五六年後機關通布十年後我國富國
祇備款贖路儲金歸本何難之有自斯以還利皆我有外人焉
與即不能稍留之十二三為彼股使獲潤亦多大礙於而當
是時也我國豈非是今日國乎我民豈非是今日民乎財貨灌
輸民生富厚矣論美其智慧學識亦因機關靈捷郵便迅速新
理方振相費夕至窮鄉僻地焉非達國民全部腦思萌芽怒發

嶺

糜

吾見民智日開人才掘起如學校之陶鑄中國人材不勝用矣
有人有財以之捍衛社會共圖公益鄉而孫而府府而省省
兩朝廷庶政畢舉國胡不勃然興強今者蓋張少年皆從俗子
猶攘臂怒目曰土地送人矣權利餽敵矣是奴隸我也牛馬
馬我也斷之於手矣論外人未必盡許也即果退然讓而我造
路錫蹶十年不成一旦風雲不測內憂外患相逼來彼橫佔我
疆土地突據我要害又或因腹地糜爛陽託親睦代平亂推是
權利土地人民真拱揖送人矣真為奴隸牛馬矣嗟乎抑胡不
思也豈真未權其利害得失以冀術深計之乎要而言之鐵路
堂派有二甲持造路不用外股款也乙持造路用外股款也
也從甲說算路不成或竟不造外人毋分我憂未從乙說算權
利畧外予鐵路不可不造不可不速成甲說固閉頑陋之見也
乙說開通進步之見也甲說豈是甲午前恥和言我閉關絕市

見也乙說乃今日文明大同之國界種別共扶世界民生同享
幸福見也一彼一此有遠近也擇而用之吾奚多言

十二日晴風坐臥室一日晨觀書餘後向日記中撰铁道臆說
數千言

十三日晴晨作政幕書向午戴帷帽乘車訪邵二我大象公司
其精室皆易歐式坐具叢菊滿屋

余與二我談機鋒相對一吹一唱無語不韻不與字不轉終席
話皆絕妙文章可尋味是以相見輒大悅

晡繞道西珠市口將瞻弟壽殘景徘徊不見造義善源遇李于
來自山東為又山將赴蜀一相會時已落暮急返訪對門居之

閔伯珩道途日風濤彼你不直南中人士英雄所見異合余晨
暮書中所說民權狂悖不減多制鼓勸書一二附和書于百良

可怒也又可憐也

歸已昏黑啖索麪夜觀書

十四日晴間步至高移書几東牕下就鑪煖菊花盈前晡報至
年事外部及各國議海外僑民增置領事程未協

袁項城外交不惡能任艱鉅不避怨謗以外人惜坐政府權
分不能如志亦余幕書中語

十五日晴觀書落午夜冠出謁張劬予侍郎適侍郎太夫人壽
日閣亦阻余堅欲入拜遂見侍郎詢余願至大理院乎余稱病

且告以郵部圖書處頗末尚能兼否侍郎曰可也時未視書魚
貫入皆汴人侍郎生酒食款醑且啖索麪索饅飽始辭去遂蔭

亭不值入城謁陸鳳若未見歸仍觀書晚閱報要政蠟載記之
一吏部將裁選班皆發各省量才器使一學部將命各校教員

掌管理權一陸軍部將設軍政裁判一駐英使臣訪設印度領
事一駐藏大臣請興藏學一政府向海關籌海軍費一海關道

報鏑價飛請還款受虧

外國要圖惟俄少婦將施炸藥行革命

夜又撲殺或回教條續于鐵路臆說後以防此輩駭詰如下
或曰吾不國果不覬覦我地德胡為鐵其路山東法胡為鐵其
路滇越又前其俄人胡為鐵其路東三省其意何居非瓜分界
中乎曰瓜分之事鐵路不瓜分誰鐵路之害我我自強皆曰返
之惟俄稍不同彼前據東三省兵不撤焉昨日我奴之有吞噬
素願若左兵不在路兵退路存之傷也

或曰彼路成運兵易曰不見庚子役乎京津鐵路俄頃毀焉有
黨何難如所為鐵路利承平不利危亂斯言久矣程堅執一何
迂也且為慮是自造之路彼獨不能奪運役兵乎

或曰路由彼造權利在彼又托術路設兵駐守与佔土地何異
曰不特彼能獲權利寧能專擅我政府与訂條約何為乎術路

我能任之彼為何虞而必駐兵即駐焉為數幾何庚子後使館
奚多兵又何畏

或曰不聞人言乎鐵路所到地即兵權設權所到地答之曰凡
事世空言皆據實理彼不与我失和曷能用兵彼不據有我疆
土人民曷能行政是等浮論所及近是談焉加深究皆非密合
驟聞之能驚人人不用腦思終為所惑遂為愕時良可悲也

或曰外人股款可用既聞命矣謂我各省必皆貧無力僑海外
華商擁巨富不知凡幾獨非我國民乎曰是惟粵閩兩省有之
他省皆與我國社會團體不同信用亦寡彼蓄財家多憚不為
即能用之亦僅兩者享其利若華通國任肩任之亦有弗及又
況未必能為願乎

或曰与外人訂約往之受虧借款於之可也聽外人造路終不
可彼將盡攬一切我國窮失恐足以抹曰國弱矣外委欲多窮

者必多之事在視所窮之多寡耳外部畧得人固將持焉毋墮
泰否此奉通而言之也若鐵路則彼既攬造必不能靳我以利
女好用人派工程師自當任彼為之破權之所至以路為限不
能稍溢也夫何懼是故他約或可云窮惟鐵路多窮可言何也
我力不能造以自持利安坐而分人利受益已多矣又况路成
利于我者百倍是乎

或曰路成而彼不許我贖奈何曰約可廢股可賣還款于路成
不能贖之理且當訂約時固有限期限非能彼永據者遠西人貪
利知所止不若我國人之多厭也且彼極重信但不與失和必
俯而就範又况造路贖路行之屢矣豈創例耶

十六日陰起晏沈雨老過談俄事益高至雨老亦識彼出見其
坐車中掩面不知為雨者也下車相見大笑余及益高擁鑪坐
高晚大談鐵道問題而益二公皆表同情者餘後余隨母妹等

至西直門外是日乘張汽車搖發動機伯珩贈券四枚獲附車
游三家店店萬山合抱林麓荒寒京師迤西景物特勝歸已昏
暮

夜觀探載間島與日交涉有轉機俄界碑事亦解

雪飛入臥室作日記

十七日大雪起觀于成病後有感五古三首

日暮晴雪多杖步西園悠閒得佳趣繼日天宇寬亂葉滿蒼
徑衰林生早寒涼風漸然至去々衣裳單

離々櫺下鞠顏色明且鮮飄々檐前雪迴庭何皎然塊坐披往
籍所見多古賢精神與之會安知別干年

養疴情自適閑園訪賓友豈必忘家國寒風日夕吼天地忽已
閑麟鳳棲岩竅寤寐永恬歎孤芳結獨守

十八日晨起風甚雪昨夕已止寐輒聞簷滴聲雪有化其能食

登車去至龍爪槐謁使德政察憲政之于侍郎侍郎去春屬修
羊獨居自拜命遂自北洋公所移步余入見命坐室熾火明窗
大几一望平曠若銀海雉堞隱隱在目小談余辭去風扇加拂
帽遙瞻西山皆衣白侍郎送余登車既行因順道訪孫仲華王
小東皆見又謁方勉文詣王考衡皆不值日中在二我公可中
亦且縱談

二我云吾最喜真惡偽寧有偽言毋作偽行余歎曰然

忘山曰凡人一動一言必自尋趣惟以聖賢豪傑建大功樹偉
名當其行之亦曰吾自尋趣而已趣其多他以是為樂也是故
稱人之志必曰志趣志趣二我曰然

晡詣新吾談又謁蘭秋師已奉室行蓋新簡放陝西道余病不
及送行而憾又詣又山不遇遂歸

夜觀報昨以雪故報不至今并兩日覽之身閱頗多巨其莫

如美政府允減我賠款而奉國贊成一事忘山曰地球講大國
中吾于美年間修矣夫今日世界成例能以極文明之邦外交
至弗野蠻所設有強權方有道理比之皆是何居乎美人之待
我國善是甘公且義也不以華商拒美貨為嫌恒自損抑以拯
我華且合其議會報章皆稱許是贊歎是吾不謂彼邦抑何賢
人君子之多也信乎女為華盛頓所造之國美

政府有用僑民為領事之說已成議也上海公堂案賠款撥定
十二萬英五萬德七萬餘數千而已膠州灣有孤島懸海中人
民二十家自耕自食不与外通婚姻為某國探有寶礦欲入用
之海參威商業大興其暴動之由蓋亂黨炸俄皇族車不成俄
官酌酒相慶激怒使使使女堂多混迹水師中以上為兩日所載
新聞好者豈不勝記

十九日去風搖欲詣向辰彼忽以刺至阻余云明晨過我遂輟

余亦以痛癢瘼累日在外感寒鼻塞下涕不止風甚壯避之觀

考
落午坐臥室中暖日射牖作蒸兒少晡後出報至繼觀上燭乃

亮
北京招主筆朱君淇持論極當見十七日招帝中大畧謂借款
招股皆有害俄西伯利亞路皆用法款第法人不得干涉路權
俄自主之我國路為他人股款往之以權授彼京漢初開行旅
多不便受種之苛虐洋奴倚勢為之自虐少川侍郎設路始收
回華人半權今皆復焉若純用我國主權造路兼招外股外款
既可輔我不足又不以太阿授人計莫便是忘山曰此為我騰
說中所言當採用之

今日招又稱間島事復日人嚴查戶口若視為己有者
其譯報載加拿大工黨拒亞東人入境原因蓋一則為種族歧

分一則為偏直稍廉奪其利也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以來華人
往其者以陸續至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已有一萬六千餘人日本
數則累減出加人欲拒其屢矣始以入境納身稅五十圓若之
未其不絕加至百圓猶不止加至五百圓入境乃漸寬然工價
形增於是嗜利者不惜重費又趨之如鶩加人迺不得已而有
今日之舉

印度人民有拒英自立意良以留學英校人士亦獲優等文憑
自問人格不下白人豈甘自墮又動于俄日一役白為英效遂
亦歆之欲步趨之故連日招中屢載印度器業風潮

二十日風止觀書

國好果文莊公亦浙之錢唐人嘗陳情乞養御書身依東壁園
書府家在西湖山水間一聯歷之先皇常公在日宅門聯用此
乾隆六年梁公官侍郎有條奏八旗生計一疏大畧稱八旗生

遠日錄若不使自為養而嘗欲官養之雖目前尚可支持而數
百年後積戶十倍於今勢必不給宜令閒散人丁于黑龍江寧
古塔等處分置邊屯使盡身耕牧之利以時講武且可充實邊
防云云忘山曰今日議裁駐防著八旗生計果有移置吉林黑
龍江屯墾之說果公當百年前已見及此公諱詩正錦萍林
映相至稱政府有裁軍機要組織內閣之說又連日載兩宮重
開經筵命大臣進講四書五經義及歷朝掌故各國歷史
晡出城赴方勉老之約在煤市街悅賓樓在坐自余及祿霖外
皆老者一場姓年七十一倪姓年八十與勉丈同齒其一朱翼
高年六十四

二十一日晴為閩伯珩方鄉祠二大字衣冠登車去投刺訪長
若親友家晤李季皋陳瑤圃汪伯唐景後至奎章許尚眠未起
時已日斜腹飢索食俄啖索麪盡飽奎章出同觀影片四五十

幅皆我國各沿海形勢風景以及庚子年津滬一帶亂後情形狀
中一幅乃一掃人亦隻足皆已衰者形態醜穢不堪視彼蓋警
勗我國使亦脫身苦又日本城市山水影片亦三四十幅時已
暮未休編觀是中日車中觀書既歸讀報

英國婦女爭選舉權不受法律之限制俄國學校學生多自殺
者不解何故

二十二日晴汪雪生過俄去因詣伯珩談歸坐中觀書
世謂我國儒生其去立論多影響于社會乾隆時方恪敏公觀
承歷任封圻最盡心于農田水利溝洫倉儲決務所行以工代
賑及周官溝樹之法多得講方望溪先生之諸論也

前向蔭亭言我國今日為治當區民為三等富下曰齊民稍優
曰國民冢上曰公民一切納稅及享一切權利皆截然不同
而國家亦須設三種法律以支配之其有欲由國民編國民由

國民踴公民者必其程度与夫資格日高然後許之如是則謀國者方有措手處余以為然

補作答芝生先生觀報
營口且商折閱因而閉業夥日英商銀行度支部銀行皆百餘萬於國際及內政上皆有影響當路已力籌挽救之法
美人在飛猿賓改良華僑入境新章頗極煩苛

二十三日晴觀考

余前以史當茲列四種體例一曰年史一曰事史一曰政史一曰人史其論于數年前日記美今於經又別為二類曰一哲學類一曰史學類尚書載言春秋^{三傳}載事周禮載制度儀禮載典禮毛詩載樂章皆史學也周易發明陰陽消息剛柔進退存亡原理為哲學正宗論孟考經乃聖賢語錄其於人倫道德及治國平天下之術三政者焉故亦為哲學禮記叢書也半哲半

史析而分之各有附麗若大學中庸禮運及內則曲禮等篇皆哲學也其他五經玉藻表大記之類乃史學中典制一門宜附于周禮儀禮此外尚有爾雅一書古訓詁也學其通是通可以讀群經顧其釋語言釋名稱釋規制器物皆三代以前其攷古亦有所取資當附于史學焉

餘後難髮登車去先詣太僕寺街視旭庵甥甥肄業某學校時以病歸又訪樂林和謁陸鳳老皆不遇至陳靜安許見其出坐良久歸已莫觀報

政府會議有府久州縣久任之說余聲香祝之又稱黑龍江以東地界中俄引起交涉又云印度拒英之風潮迺因一學生談革命被英官置極刑所激而起又云美國極主持弟國和平會者而日益厚兵力不止

二十四日晴衣冠出門謁玉蒼為書不見其三月餘矣又詣吳

仲老園者云已趨異道遂二我譚留午飯跌詣郭春雷侍郎板
刺訪宋若子皆未見既入城訪成子蕃時已移居驢肉胡同庭
宇幽曲余入徘徊子蕃未歸也是日車中觀考返京又讀報
注有軍士將國家防敵秘密要案一考彙與某強國之偵探員
獲十好為磅量是所謂賣國賊又云印度國內多不墾之地賢
易景威又云歐洲銀市多欲動搖
是日孟晉有書到京未德國街衢樓舍車馬人物影冊夜在母
房中一一觀之

二十五日晴作書寄孟晉觀書

國家辦事用人本極自由之活動機蓋而為舊案成例所拘縛
此天下所以不可治吾聞昭文吳槐江宮保之言曰刑賞其聖
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疆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
之術受之紳矣例有一定情則為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

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于吏治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
刑一人而有益于世道人心雖不符例刑所必及也又歸安
姚秋農尚書奏議有言曰自古國治之要以任人為本近日科
條過於煩密如某縣河一循吏忽有回春被議之案不能不罷
斥又如地籍雜治非得人不能勝任時才優或有空分合例其
才僅中下亦不能不俾之受用是為吏議所格而吏治皆不得
其人宜稍為變計也云云皆至言

報至觀之筆舌事惟戴兩宮近頗注意簡用替極嗣後出缺必
調查其服官治績若何然後授之不知碼否

又云法國水師中革命黨起候其水師之腐敗諸各國比已
墮第三尚不知改轍將益下矣
近來江浙人士開會拒借款粵人列為西江捕盜事亦開會拒
外人干預我國民事可謂大伸

施伯彝甫歸自柏林昨孟晋去物皆被攜至其是日來訪已昏
暮暇談即去聞伯彝言俄有革命黨之婦人刺死德後監獄某
大臣為最近消息

二十六日晴驅車詣皇城東谷好張仲昭又訪那錫侯閔通譯
館之宗芸子亦以事與王蒼祖器辭退俄造細高談又往視一
山道及東南民氣余謂後前世界所患苦者一獨夫而已今迺
有千勇獨夫竝起以肆虐焉其奈之何

晡歸觀報

海牙平和會成世界為冀日就泰平迺拆帑給、述各國增加
兵備如美如西班牙如俄或拓強海軍或陸兵日益其額所謂
平和安在

前聞韓民有相率奔入我國界避日本之虐者今又聞日人搜
以韓民所州檄文內稱某月日在某地約同胞二十以上五十

以下之多故人皆白衣向各國哀訴請救冀脫日人桎梏者
報又稱諮議局在各省將來有舉舉地方官之權註可查办被
劫之替極

夜醞胡齋吾註為又山錢行坐有伯珩新吾極寒時燈明鏡煖
終席所譚皆養馬之學問極寒最研貫亦多條千緒言之津津
二十七日晨起觀步障午趨署余自七月初旬辭差幾四閱月
今括去時郵部法所已移西長安街去余所居三四里較前為
近屋故王府園亭為民政部籍去將闕為公園註精築廊宇林
木云蘇陳尚書愛之向肅邸索焉於是地屋皆歸郵部且增造
堂舍三數重工竣遂遷入余之未辭也曾奉命往瑤劫今已改
觀閱峻精整余既入先見向辰坐庶務司舊朋僚陸續相揖俄
登堂見陳郭二公又詣丞參歷且編歷決司皆相見最後至國
書館軒窗明敞新奉派隨宗芸老任其為陳君譯如亦函人等

游學海外精英文以議譯方方據案標寫書目備向西洋購取也
也補歸觀報俄開議院議長躬宣演俄吉利政俾為鞏固國事
今上之實夜復觀書作日記
二十八日晴起作答星墀書沈雨人過潭岡哀弦不睦殆以國
事互生意見趨異多事觀報補出城詣義善源小坐俄繞道至
仁錢稅務二館遂歸仍觀報
閱政府欲贖還京漢鐵路軌又欲向美假款五百萬又閱政府
以江浙風潮烈欲移借款用洪錮官山礦及信浦鐵路饒人大
懼又相議拒命

夜觀考

二十九日晴趨署與向辰誌儀至圖書室觀報閱政府亦明建
大圖書館于京師又欲立議事堂于各省報帝所信以款憲修
多未足憑必待觀諭旨奏奉乃可信也時佑三獲權郵部左丞

陸

謙補往賀晤又詣城東謁陳春江中丞不值晤邵伯綱談歸已
昏暮

唐傳善君芝樵昨送盞捲至云為友人托售者是日啓視則丁
南羽白描羅漢也韻格蒼秀後有周而珩跋皆真蹟非贗物
夜披李次青先正事略觀江岷樵羅羅山決公戰蹟使人拔劍
起舞

十一月

一日晴趨署觀報

吾浙近有匪亂嵯孫新昌一帶縱橫嗚聚者合已遣兵往勦時

閱慶效圖之惕眩據報帝言內有革命黨人煽動

陳尚書奏令圖書館編書凡關於鐵路電政一切合同報告非
秘密可以通曉于人者假載之陳君譯如已撰擬試办規則矣
補大風歸後讀報報帝之娛人幾如以全球為大劇臺而日

觀其演變

夜觀考

二日晴楚巽是日佐三候任群衣冠晉見一揖而退

外交報局廷菊生所創歷年未留心國事者莫不爭先快觀其
招多載交涉文牒及譯東西人名論要皆固係于國際考而五
洲之形勢如指諸掌焉

吾美外交界中所謂保護國者不啻覆社亡國而奉土地直獻
于人而英之于印度法之于突尼斯日本之于朝鮮皆是蓋不
論外交內政凡被保護考之國皆不能自由用其主權胥聽命
于他人以視往日琉球安南及朝鮮之藩屬于我考古者異藩
屬考不遇歲時貢獻稱臣而已國內之主權考恙也今則外若
平等與國且彼此訂協約而一名曰保護遂至并其國柄而奪
之且殖民其地所謂政南由甯氏祭別寡人直侵滅耳考形之

侵滅也

嶠島土匪聞不日就殲跳果之輩考他伎倆亦殊可哂

哺婦難髮觀世說新語補夜入臥室又披覽他考作日記

三日晴楚署觀詔仲所編軌政要覽所載皆各款合同首蘆漢

次京榆以及滬甯九廣汴洛皆備亦人所願披觀者也

報紙載德國議會有誹謗陸軍之腐弊而反對德相俾羅者俾

公聞將辭職

又俄相詳論國中革命黨之不足畏詔中等語非純潔最貴重

之人格直匪堂耳彼見官府考可掠劫取多罪之富家豪族

財產飽所欲而去烏得謂非世界之蟄賊

舊晚在新吾祥晤燕保益高琴多昏暮出城阮君初飲夜掃作

日記

自唐以前凡條考有過上官考以華楚加之習以為常杜詩云

既身簿尉中姑与蕪楚辞韩退之诗云判司英官不堪说未免
捶楚塵埃間杜牧之诗云春军与孙尉塵土驚動勸一语不中
治策華身滿瘡是故韩皋封杖决安吉令孫紹劉晏攻所部官
六品以上杖论而後杀又为北史庫狄連為鄭州刺史開府春
军皆加捶撻世说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三國志黃盖為守
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可知吏屬
受杖在古行之久矣入宋以後此風始改上自宰相下至末吏
皆以此肩事主更不復聞笞辱吏僚者豈亦進化之一事邪
四日陰寒有雪素衣冠往謁張劬予侍郎又視診重病已小瘳
招許季樞大理推丞也立義善源易便服于飯于燕喜園時喉
腐作噎味酸強食不消化聞新築劇場在西珠市口曰文明茶
園入亦售券往觀之劇殊不佳暮歸觀抑有可記之者一南洋
華僑欲出資自創汽船會社一日本兵艦游歷歐美大為眾所

懽迎一掃義民暴動一俄革命黨人掘地道謀殺貝皇者發覺
腹便不止飲牛乳夜聞雪飛

五日大風晴趨要觀園內外借款合同又覽外交報

晚醞集林和子蕃文初鏡涵芝樵于同和居

六日晴潘補臣過同和鄉左泉師壽修年已七十九

趨謁大理院正少二卿皆未見往拜蔡右丞談久之日中劬予
侍郎約飲赴寫生有李皋伯平翼侯晡詣周麟林推丞投刺造

二我譯

二我譏余太不精研宦學蓋昨日午端又聞陳尚書以余在園

書要不能和洽傳聞為言云奇那右丞登佑三借未登余屬勿
多言勿執已見余注館

晚閱伯璠台飲先往與談以腹便未止辭不入坐讀探觀書
聞粵商欲集公司墾黑龍江荒地程軍內籌辦江北浦周路線

又聞俄西北利亞稅關之苛難各國人苦之英荷女皇維多利亞
亞述出版人麥寧輝之又聞典印度毗近之必丹國其國王
為我國人蓋粵中順德人尤姓者犯罪逃匿南轉徙至必丹國
王以女妻之遂留為婿未幾王老遜位焉

俗諺多有來歷如言牙多瑕疵者曰沒包彈指于宋色極而臺
官嚴毅不怒朝列有過必頂彈擊板指之色彈又令人呼麻胡
未以怖小兒則因宋晉時仇趙石虎以麻將軍杖帥師秋胡人
暴虐如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皆兒野茹業
亦忘山曰著是亦宋人又可知此等諺相皆由宋至今不改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人詩也按此漢時已有
之攷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千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
其進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
省遭虎狼之害類外死也不絕道路

七日晴風詣又山已趨署乃踵至署始見之則聞陳尚考謂余
將改譯書章程余大驚不知此語何由來也俄到飯陳書兩君
已先至書君字企韓蒙古人京口駐防

觀報前因俄黨人有暗殺學校之說已異之今後觀報載俄政
府設革命堂博物院凡搜獲黨人書信記簿及一切兵械器物
皆羅列之以資研討

昨聞伯珩粵西匪黨奪據滇疆結而關砲台法人之在越南其
戒嚴

蒙北古邊民入俄希臘教者三萬六千餘人
晡昧風未止理髮繡綉白虎通疏謬及尹健餘劄記等書
八日晴往獨大理院定則二長官皆見婦釋衣對趨異
觀探聞粵東人僅認粵督意設備盜兵輪不堪稅關代增巡艦
忘山曰民權民權固能自修養生今其勾萌已勃然矣

日人後有謀攘我東省之天寶寶礦利其間島外又生一波矣
又聞英人干涉騰越鐵路外交界中荆棘蝟起晡訪二我談
為國平和會第二期已感事俄德皆獲勝利英美夫效見本日
順天時報夜與肯高語入臥室觀書

九日晴風衣冠往探少池形旨大理院推事余明日將赴差
故先見之又往視張劬予侍郎壽同已避之他客至年款接其
凡餽贈者皆謝絕

趁異園少室以陳誥仲為提纂陳譯為副焉余及企紳皆科貢
扣載日本極意防俄注重軍備且於蒙古一帶有經營規措
非得隴望蜀也其慮患之心深且遠也

安南人不堪法人之虐將倚日本以自行難故潛逸東國者踵
相接嘻日本豈真良友哉

墨西哥總統西阿斯雄主也當初立國時亦困于對政凡域內

路礦大事業多假外債為之故至今利權皆在他人掌中閱歷
統頻年於國用中每歲必儲若干金鑄為向列強贖回計又聞
墨國中人民西班牙種漸滑土人強家天演物競抑何酷烈乃
尔

葡萄牙國中銀行皆倒閉有革命其起國內為然

晡詣新吾許其夫人病劇重落晚歸觀書夜月明伯珩宜飲
十日晴檢考閱全唐詩錄雜髮館後衣冠將至大理院伯珩過
談俄聯袂出遇稼霖歸擁狐戴貂貂伯珩迺至彼云有相語事余
登車去

大理院舊工部署余重位不勝今昔感入門遙此土地初今為
典簿廳凡新來署者皆由典簿輩見長官時典簿徐君朗秋亦
舊同僚也坐廳久待自少履歷晡定正仰至入揖謁一揖而退
彭君少池招余至刑科第一廳既至胡君芝孫至焉相見大樂

又由劄君指引見同厯誅友劄邀欲余在彼共事長官以劄力
卿未至且緩點依是日劉竟未至余候至昏暮迺歸

俄黨人前刺死總管監獄大臣已捕獲抵罪矣今又有欲斃女
首相者民風多茲履高位者皆有虎尾懼

夜觀少忘山曰詩文亦盡顏習高稱為天地四靈專攻焉溺其
志矣以為餘事胡不可且人品高下於斯亦足以觀樞密山之
詩伊聖仰之隸少固自超乎凡庸者也

十一日晴晏起履肆賈人持畫數軸至一為董東山一為白圭
子又一為張雪鴻買花園索直泰昂卻之又有陶心寧所集古
今名人楹帖皆似縮影而刻泐石者饒有韻趣留之遂付裝他
理仁錢祝賻出入度支逮暮作改孟晉書燈下觀報

聞俄國黨人近稍了不苦仇視其政府有欲暗中作調人者
臺灣暴民之起黨魁曰清琳青年負才畧以叛日倡獨立煽其

衆日本征之殆將奏功

前者法部及大理院爭權限今學部及農工商部又斷了不休
矣政治裁判美以宜之

保和會甫終事而列強爭曠戰艦說者曰是反乎保和也余
曰不然必如是而和乃可保也蓋勢力平均役我互憐自相為
于珠槃玉敦其不休

夜寂坐觀書與閻百詩萬季野毛西河洪先生相見

西河云性中但有仁孝弟於哉蓋孝者仁于其親弟者
仁于其見人當幼時最密近而相愛者至善親與先用仁必自
近故故曰孝弟為仁之本

季野云吏表所以為志傳之窮其識突過劉知笑矣

十二日晴趨署觀報粵中廉欽之亂官軍屢捉匪漸救平已
有詔獎擢出力員弁忘山曰今而後土匪蓋無足懼惟再有黃

巢李園者流斷不能廉授天下也曩時良由礮火之利摧夷烏
合不難也

晡至大理院待劉仲老仍未至訪又山不值遂歸月色盈衢夜
觀方作日記

大興劉繼莊先生云西北乃二帝三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
給于東南其溝洫修而水利通也自劉石室授以及金元人皆
州之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
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則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
則澤沒民居人固多也水何水亦多也人何虞學士極奮時言
之郭太史始毅能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矣過其地者聖人出經
理天下必有西北水利始忘山曰元脫之曾興畿輔水利本朝
惟賢執王方愷敏皆為後踵行之不久輒廢所謂人存政舉年
繼其後者雖有良功曷能永持使不墮哉

十三日晴趨署觀報聞政府欲刪除旗人不准年故擅離京畿
之例又聞英南海風災甚鉅

舊晚到大理院揖見劉少卿歸途訪又山不遇

連日以孟晉來考所携玄一僕名白玉者暴死第里相從後身
異域亦可哀已夜觀考

宜興任鈞臺先生識世俗承重孫之祚曰古者人子有為父後
不為父後之分為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其也應為
後之子也則適孫承之而後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而重而
傳湯于表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駕名誥父之前何力乎忘山曰
此說極是

十四日晴蚤起趨署觀外交報

日本人著論謂我國去憲法尚遠如曰組織議會當以何等
材充任之所謂腐爛之官吏也蓋競之浮浪少年也無智慮

之守財虜也更有出此三書外別得一種才俊乎者有也
本日報載政府為問島事遣人向日本詢問不知有何舉動觸
彼怒

俄人將於西伯里亞鐵路雙其軌已照營業之事矣
美人戰艦隊航行太平洋至非獵漢列國驚疑總統自表其他
意特欲水軍戰士操習技術而已

晤訪二我談余自稱新獲精語二曰不惜費方能育英不畏事
方能弭事

晚婦月色清新

十五日陰趁早觀報

今迺瞭然於羣體之智德不進品格不完其雖日謀立憲行共
和政不修隆其國也古希臘古羅馬豈不崇民議尚公選形寵
絡滋章其衷睦膺人之推其能育材行幹累之果超其倫之徒

以雄于財有所資以取悅夫密斯獲之耳孽害橫流曷殊獨治
是故希臘不久亡羅馬俄衰豈非前鑒哉

兵戎易為商我多鋒鏑之恠矣維自古握商權雄海上者咸
恃兵以助之往之血我後世受效之國昔日所恢拓規謀之商
業咸為敵所攘取全解觀于歐洲商業史希臘之於腓尼基英
人之於荷蘭其已事矣

晡歸晚又山過留飲俄去夜作日記觀考大風震戶

十六日風不止微見日趁早觀報

泰西政試之法先以文字次則問答二者並行且所試皆視其
所掌研之專科中選因而用其所學今我中國不能專用文字
無問答以為之難又所試題往往出所習外其幾欲其多所不
通用人亦如之彼固不復問人之精神材力能兼習與否擅否
也

閱繪圖生某痛言留東生徒之怪現象舉凡人生醜劣行皆一
一貢獻之發露之不稍匿程自狎於衆曰吾國民也吾者為社
會之主人也噫

英人以兵艦游弋西江粵人大鬧俄要我租借布爾哈薩黑極
電外部議拒之

歐洲三大國預算登揭多出入不相抵俄不足者一千九百萬
磅德不足者五百萬思假外債及增稅以補之獨法人度支稍裕
瑞典王阿思喀爾卒女人有文學能英法名滿世界又歷為講
大國作個人可稱也

晡在義善源小憩繞道履肆買紙歸已暮

十七日晴彤士過即去余因趁早兒郎抄粵西接目詩鳴岐奏
詩設學教育土官侯成材乃能承襲一摺在旨先行又日報載
度支部將實行印花稅江督端訪開國學學校皆新聞也

詒重與譯如互商圖書安細規又攷論地圖設以胡文忠所製
為善鄙沅帆所出中學課本圖即多據文忠本而改良之者
晡訪益高俄婦收報俄重集議會投票公選民主黨獨占優
勝政府憚之

夜觀中

崔東壁先生云風雅南皆詩之體江佗世漢皆在岐周之東不
當言化自此而南見先生所著讀風偶談其言至當

凌次仲言禮最精其引經曰親之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凌
氏曰親之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由
仁而生禮由義而生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
生義生然後禮作蓋生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則
禮也亦所以制仁義之中也

十八日晴访沈雨若谈會陸尚書至余病後仍未獲見也是日
不期而遇俄客來不絕故余与雨若未能竟談俄使親書作後
訪二我晴又答好梅伯葵不值晚至西河沿慶昇店晤鄭君鼎
臣郊治外字彰著致晚入城

蓋言過談留晚食益高与余縱論我國園法之弊茲及鹽河漕
三大政批御導竅條理并核余皆閱既未閱自恨空讀十年書
也夜作政孟晉書及日記

十九日晴趨署補晚昨日拒度支部決鑄一兩重龍因志山曰
銀圓以重七錢有零為合用者因与銅元價值相配又与各幣
國通行幣輕重相等也今忽加重一兩則合之補助之銅幣時
憲其奇零不便計算是說已為上海商會再之申訴而當局其
力持之者如何也

晴歸是日冬至晚家祭与稼霖共飯夜觀書

二十日晴衣冠赴城東賀景月老家婦女又往謁項城未見視
奎章新居留午飯映謁陸春老小談晴歸觀報

西江英艦以被盜故索我賠償英國交涉成例所無也

三东徐督訪仿俄人故事用遣戍之罪囚編籍入農以興邊荒
墾政其法至善在美之俄黨主事者自審力單勢薄不能有
為漸之遷徙多入墨西哥境美國重整西軍汰老弱而精壯
晚會器与肯高譯被觀中

二十一日晴大理院有來函告者余在民科第一庭行走訪沈
雨若俄趨署親扣連日詔書下繼之千言責民政部等衙門定
結会規律又禁士民生徒妄干國政蓋為蘇杭甬風潮而發也
舊晚訪二我小談已昏黑驅車赴醉瓊林陳益謀文滙東約也
數月不至於改舊觀高樓軒奩金碧暉耀

夜歸觀書

東西國法不外金銀銅三種以金幣為本位銀銅皆其補助是故其法落之虞而使民珠玉我國幣制其金與銀皆貨也雖有銅幣以與銀貨相配之故遂亦變為貨而有法落為貨之所以有法落者以盈虛豐虧之故而低昂其價其權操之于商也一製為國幣則與貨異有國權以定之有國法以持之金為本位而銀銅皆代金者也如紙券然故不能隨逐其貨質之本價為低昂東西各國皆然

二十二日晴大風衣冠登車謁于晚若于龍槐歸途謁李菊莊民科一庭之庭長也落午趨署報曉歸發晚飯罷侍以坐誤夜觀書作日記

財政艱窘最足阻碍人之行為而生種之困難為欲整救之其法有二一曰開源一曰節流支行茲舉迺可冀其漸之恢復焉或曰但從事於其一端何如曰無益也源不濶則所流將窮何

事于節流不止則其源易涸同于不開矣雲岫主有是言余歛而名理泚筆記之

二十三日晴趨署閱陳尚書有寒疾不能至是日余在承值所值班部中設承值所專掌者四事一曰收文一曰發文一曰監印一曰譯電凡署中司員自簽事司長外皆輪流直日日三人毋能免焉余之再出也廁請眾人之列故亦隨逐承值是日其弟一次也同登者曰邢君某甫坐其間自報及晡文方極稀寂之事事落晚後集麻至應接不暇其電語及文牒之重焉者如長官未至咸寫以精楷馳呈其弟

是夕二鼓眠

二十四日起已日高操拳昨日所收諸文牒並一日出納及用印簿藉持獻請承參歷俄本日承值身至遂易班焉余還園中安觀報

度支部澤公將實行集權主義凡疆吏對政非疆部中認許不得擅有所措然兩部行省庫儲竭矣笑言以應地方之急指揮于中央其甘將何以據之

日本之任職于韓國其縱恣年度為韓人所疾視

晡歸觀書又作答星輝及二林世書夜入臥室觀書作日記
宗承唐制亦列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各以其長為宰相所謂中書撥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頗近三權分立之意然亦不免有名無實要之立法能不善也連日覽文獻通考
職內官一門何有所觸記之于此

二十五日晴衣冠出徧相大理院同僚一役刺午在肯高許
味索齋晡謁業師杜豫菴先生未頃見舊著坦蕪報年事可記
夜觀書及輿圖

二十六日陰微雪趁早開是日東南代表人來見陳尚書餘後

夜府至大理院蓋分庭後任差第一日也定劉二長收皆見又
蕪訊因僮賒而敝衣垢面者相繼引入俄鞭扑交作呼聲極慘
人生到此吁可哀已昏黑出城至銀肆小坐即歸夜作致孟晉
考觀考

連日折欲臥枯寐苦甚新異之聞見

二十七日晴風趁早觀報

德報競言法海軍之羸弱謂不稍自整飭將墮入最下級夫以
法之雄強猶有是慮其不然法其殆可知矣

詔旨以鑄國幣問題列二說廣徵天下臣民即一兩與七錢之
孰為宜也我國關稅田賦皆唯兩以納故疆臣大吏皆持一兩
之說而開放門戶交通萬國取法者與不相與者似又以
七錢為宜而銅價之相配更無論矣姑靜以待夫建言者
晡至大理院俄歸晚飯後入臥室觀書

二十八日晴是日陽歷元旦即一千九百零八年之首一日也
西女師邁達主余家園中旅飯蕭寂子然一身於寢僕園中終
自有趣余起理髮畢整衣冠詣彼賀歲母及妻妹等亦群至灌
觥獻頌詞

禺中訪益高閔彥復有子之喪時益病猶未起顧其牀例有書
一卷細字抄書迺明末常熟翁家軼事也舊午驅車城東荅梓
高子益壁間名畫數幅中有火山噴濤狀光焰赫々詢知皆嘉
大利景物俄謂項城賀仲蕙遂赴李季舉之約坐有強幼子侍
郎又強仲昭乃幼樵次郎亦十年不見美酒器已哺詣細高視
其尊人壽即歸觀報

閱非美瀛三洲金產溢額飛躍至三億萬鎊以上
迨日不獨我國議改立憲如俄如土耳其如波斯等國皆日
言立憲不獨法國實行政教分立如英國如西班牙皆誤政教

分立蓋風氣所趨際時邁會鮮不踵相仿效者也

晚飲于同和居靜涵約坐有子蕃文初可庵叔和法君

二十九日晴詣訪蔭亭畧談出城荅梓宋芸子舊午詣二我曠
歸觀報昨聞有廷寄責令東三省督撫嚴辦防堵蓋懼革命
黨乘間起事也

又聞蘇杭甬路事英人有允挽回意但須嗣後凡英國在華有
所獲之權利為政府允許者不得援以為例見本日北多報
夜觀書

三十日晴趨粵觀報

前遠西先知家謂一千九百零七年中歐亞兩洲皆有大變動
支那尤甚今則陽歷元日已過所預及劫均在先知家言不
虛信也

美人有新得專利之一靈妙機物蓋運用電力以從事捕魚也

海底潛行艇我國中最利用也俄日役後各國紛爭製是物
友人某之言曰俗謂居家能儉素者曰做人忍抑知人与家有
二義事節者不担費其於家何則夫其出人何但務慷慨好
施与于人則得矣其家何能獨傳乎人家之間事乃謂之做
人家晡至大理院晚访子蕃即歸佑三在余家

十二月

一日蚤起晴晦若赴德起市衣冠往送中途遇同僚車旋方知
于已行不及握手矣遂謁杜豫堂師尚眠未起遂歸詣沈兩若
述及智姪女婚事囑電詢其生日時將代合星命焉午仍趨巽
觀報

沿海疆吏如山东浙江等皆紛々維持漁業且租後漁園及漁
輪並測量海界以保海權立設水產學校招徒講習
俄人阻我高齊愛鐵路之修築外部又多一重交涉矣

晡至大理院舊晚歸撰民科一庭極對白云但求民隱宣昭邪
得翁夫一喙休怪科條鉅密總教花萼庭間

夜鏡通攷職役門方知兩漢之老三畜夫游徼乃鞅斯之選法
也漢人因之清廢鄉宦治訟法乃李德林虞慶則所為當時亦
見其有害故毅於廢之

二日晴風是日星期日中檢視翰香寓未去一束十好冊皆
同去名學界罪言蓋為杭州中學校長孫翼中被人控其姦行
幼童事与袒孫者往後攻駁出札集衆集而石印焉余終莫辨
其曲直也舊僕劉德之子來謁始聞劉襄孫已簡授常鎮道蓋
七八月間事余適以病故未之知劉德年踰七十求養老賢丐
余致書襄孫國之余許焉

餘後衣冠出荅招三六橋又至杭州假賀楊仲莊再娶女家為
諸百約遇伯細妹通融談閱方勉丈之表俄又荅持菊生往賀

百約又訪二我晚歸觀報

聞德國對計艱困法英皆閉不與通遂乞援助而成孤立
俄人將征海參威閱稅英艦多端駛入甯波港灣皆抵帝所言
夜作寄孟晉書觀書

三日晴風趨巽觀報多事可記晴往吊徐子山母喪即歸
鏡堂文正送郭筠仙劉桂林南兩人序古文沈雄博大直其為人
也夜觀書又詣沈雨若談論相術雨若云盛衰之相觀其沈衰
之世相觀其浮骨格沈也膚色浮也

四日晴舊午往謁張劭予侍郎繼談久之因詣方勉文許蘭已
於昨晚大殮因托于樞前在女帳房中坐遇仲華肯言談鬼神
之有無及命數之推測余語轉于數者曷嘗不能預測人之貴
賤貧富壽夭能以測庸人十驗其九以測賢智十驗四五而已
何也賢智能自造命往之一念之奮足以回天一行之善遂通

神明有福轉為福險化為夷者故難推也若夫庸眾之輩冥頑
無知任天而動醉生夢死悠悠沒世既無自活之力安得造命
之權是故為數所縛不能自遁測焉易中夫又奚疑

晴登車入城賀子蕃再娶宸侶盈堂晚留滙與靜涵可庵輩談
五日晴趨巽觀報

俄日之役未交綏以荷歐洲輿論多推日本其陸軍既獲志雖
出其水師以禦波羅的海艦隊也歐人習謂其以卯敵石蓋震
于斯拉夫族我艇之多礮彈之雄實較過倭海軍所有以黃海
一戰俄全軍覆沒群逆聳肩擡舌翻然有愕而歎軍國勝敗端
在將領之得人士卒之用命与否而船占砲皆其後焉者也
山曰是等學理乃極膚淺而為者其稍明哲理固不知之彼歐
西人士皆自號有宏智遠彼何竟懵然於此必待微決實驗而
後知邪噫嘻

晡至義善源小坐又往視新吾晚掃同孟晉所寄長檮寺筭物
被人冒取而去与移露德夜觀書

六日晴趨署觀報

古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當群雄擾攘之際則強吞其弱大併
其小此天演之公例矣也攫取人之土地以我屬有不利之者
哉迺非律濱地之奪許西班牙以歸于美也數年以來美人不
以為利反以為累蓋年擲鎊金數千萬不能毫末益于母國
於是棄而售諸日本或英國之說又有能其自立之說忘山
曰嗟乎不能自立而仍人之代治其治必不進吾以責夫非
律濱也奪人自治要欲代治其治亦必不進吾以責夫美國也
夫人必自治而後能立國必自治而後能興彼依賴夫人与要
干涉夫人兩者安有所獲乎維維今天下如美國如非律濱其
抑何多也

晡至大理院晚掃作致襄孫書聞冒取物賊已獲夜觀書
七日趨署陰微雪熾燿甚煖觀報

聞法人援利益均霑之說亦欲以借款效英所為干涉我川粵
之路外部力拒之未知確否

日本之送加盟約於英法諸大國也有二主義一為伸其勢力
於歐洲一為吸取全歐機關于倫敦巴黎也

晡詣大理院視李君菊莊筆審判春阿氏一獄此案歷一年好
始終不得要領情節離奇莫能指實其事之顛末已遍閱皆知
矣茲不贅述夜觀書

八日晴味臘八粥從俗例也杜豫堂師過署談叩去余遂趨署
觀報暇與事可記晡掃檢書時燐紅梅數本陳窗几間未開放
花也晚休霞星輝篇吉及張南高書夜又致渭東書

日前成撰挽方勉丈聯云清言疊疊正忻撰杖坐春風每多軟

事遂聞是安掌故白髮蕭々未可稱觴介眉壽處招雲車風馬
已去蓬萊

九日晴時所燻吳石潛縮刻古今名人楹聯已裝成巨冊由版
肆送至呈供觀玩落午伸素帛為方勉老書挽聯

飯後料檢兩館度支暮報報年事

晚家祭大風夜作改孟晉考是日星期

十日晴趨署聞陳釋如言前日在承值所獲覩南中電吾浙之
相鄉匪亂云煇省城戒嚴有向兩江請兵之說而是日抵寧年
所載

昨至大理院又聞江浙路事決裂非英人梗議乃項城之堅持
也項城亦可愛哉

夜在醉瓊林醜集訣友坐中有子益伯藝書衡伯綱林通少墀
季鷹是日淵林生日歸見燈燭滿堂竺竹盈耳

十一日晴趨署是日值宿電信務集加南中匪亂政府調兵接

姜軍兵六千人前往蓋兩江情所誌也 運軍火飭部備舟車裝載以故往來通阻
多重焉緊急矣

聞益友邢君勉之手書一冊名國粹叢編所搜集多禁考及不
常見者如李卓吾焚書張蒼水呂用晦戴褐夫諸人遺集蓋迤
日為言論思想開放時代之教人者皆干犯忌諱放言辜禍一
流故新學子喜讀其著作遂據是以為國粹也雖時所見抑亦
小矣

夜月色滿庭林廊虛索寒風襲人二鼓眠

十二日晴落午替人至遂交班閱報帝言海寧亦被圍映歸時
智拙生日時已由柏林電傳遂送呈沈兩老兩老來尚稱據星
命家配合兩造允為上吉囑轉致柏林

暇難發觀報又觀青箱雜記

晡詣武定侯胡同陳德莊許蔭晚至大理院是夕在醉瓊林醴
集民一庭決因條

波斯國亦以將行立憲舉國紛擾風潮怒湧嗟立憲二字豈
足以抵止邪夜掃帚稱實談入臥室作日記

十三日大雪飄蕭終日坐高樓中煖燈煖酒觀書並覽輿圖
雪連夜不絕深逾尺徑塞

十四日起視雪稍霽微曠外俄微見日晝會畢登車去市松壽
泉年伯之喪訪季鷹時雪欲漫度路至大家公司詢知二我未
末尋至其家閣者云在東院比往白剎又云赴公司蓋二我先
伯英六十壽筵方衣冠酬接賓客勢不能見余余惜未携補服
否則入賀矣雪猶不止因回車公司中易便衣時殆逾午遂直
驅車正陽門外肉市中登樓索酒咬羊膾醉飽出樂晡入城至
大理院閱毒阿氏一獄猶未決比蔭晚歸途雪灑車前抵家觀

報

農工商部將於京師開博覽會學堂欲闢幼稚園皆期明年規
立天津浦鐵路約成表張幾費磋商議奪回利柄匪欺

報律由法部及民政部出奏

南考房將改為樞密院是議不知確否

土耳其忽為各國所迫欲令允認外國有監督權土政府不為
素注意治兵以示矜能一戰也

俄國婦女爭平等之權利蓋繼英而起者

華人及印度人之在非洲者皆被放逐回國

十五日雪盛都下已數年不見有雪連三日者也食罷戴帷帽
登車趨罽時園考飯在大堂東南角屋三椽南向前後皆明窓
大几余數人擁鐘坐其中顧見雪飄舞大如掌陳君譯如白對
如斯佳境宜飲酒彈碁慎勿以俗事擾之俄雲君企韓又道及

得如之夫人薛氏工駢體文有魄力裁製蓋學表隨園者夫人幼時熟讀文選能默誦蓋其天資非絕優純用學力組織而成歸已落晚作孟晉考夜雪止詣沈雨老談

相鄉一帶小有齋擾而蘇杭路之爭平推其原方知民變因徵糧時加派款股以致地方譁然相與仇怨梟匪乘之遂毀教堂廷燒鍊路分局於是向之堅持而省士民婦豎罔不同聲拒款其狀嗒然如喪不敢復吐一詞矣

十六日陰微見日初欲命駕詣城東閱路滑難行驟仆于道者踵相接遂罷因坐臥室觀書

古稱邑有循吏蝗不入境徵事歷史所載恭豈不可謂皆實言也國朝道光間張舉文之弟琦宰山東之章邱及飯陶兩次皆遇蝗蟲起鄰境蔽天及界而退是迺近事齊魯父老猶能道之殆恐有主持而非偶能者

哺觀報稱柯達時上言國用既入不敷出不如明加徵地丁錢糧而裁去一切雜稅庶上下兩利此奏聞已交議矣

江浙路事已商定由郵傳部任借英款一千萬其投講路也作為商民向國不措借於英人多與

晚新吾過俄官寓至留飯夜黑始歸去十七日霧日光炯朗詣署與金紳等談觀報

粵督上奏訴廣東民力凋殘財政苦匱懇免解未完之賠款情詞淒苦已交部議意忘山曰此等情狀各省殆多不皆然也然而朝廷需款孔急又以借外債為大禁其向何處羅掘耶

十八日晴驅車訪問棧於前因寺不得其門遂已詣賀李舉在六國飯店啖西餐烹飪之功似遜于我且寒天尤不宜蓋多生冷飯已出城時路凍未融驟行蹣跚輪轉遲三俄至義善源坐

談久之哺携銀圓鈔赴打磨廠駐京天津銀彈為匯兌乃蓋蔭
亭與周緝之共從事洋灰公司曾未京招股每股五十圓余亦
人中相與措集萬圓是日始去蔭亭即由彼銀號匯往
蔭晚詣大理院視研鞠春阿氏一案累多端倪

歸報報法國有竊賊擄去二十餘名馬克已緝獲贓物追還矣
十九日晴是日封印落午赴郵部過長官持印禮成余及同僚
皆爾冠服登堂揖賀又相與一揖各散又在圖書局與諸重筆
持閱防畢因駕車急趨大理院則已封印僅向李蔣二君揖賀
映詣新吾許留與共飲又與夏彥保詣哺訪二我談晚微陰驅
車往醉瓊林李蔣二君召飲也夜歸問問槎來祝余祝報
閱姜軍門南行有中止之說蓋以重兵入境供億之鉅擾出持
大以為懼因密電乞哀于項城阻焉且報匪已平靖

二十日陰投覽西漢人文字飯後至大理院哺歸孟晉郵函明
信片數十枚皆為賀新歲也紙背綴染花幀人物極絢爛德人
賀年例用此余一一檢視因鄉至好以至家中老幼無弗編及
沈兩老遇談夜視陝西輿畜

二十一起見牕外雪飛蓋自昨夜已感檢書是日為川如二
十初度整冠服向母執兩頰覽全校水徑注落午微晴至稼霖
高申飲啖索齋時園內雪滿林木亭石皆冒白皓臨璿環
映登車出宣城南訪陳株通于蓮花寺不遇時胡君芟孫召飲
赴寫淮周子林已先在相與抵掌談暮客招集入坐皆大理
院同庭誼僚友

閱春阿氏一案已傳訊其母據稱新掃過門後其翁曾為製銀
索贈之雖聞文而全案之隱將自是可以推劾矣
今蚤偶閱通政帝系門內稱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
長秩身史所載皇后皆追贈之皇太后蓋所生子為帝而奉上

尊稱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淋種可以
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
後皆不立后觀於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廢之而立武宗武
宗崩既有皇子洪官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選命立變王王
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惟當時中人專橫今古所無時亦因椒
房虛位宮闈之主所視皇子皆主寵主威之人故上躬彌留之
際寧鋪榻在外庭中人遂得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違莫
由禁止也

二十二日晴煖簷雪皆融滴漏如雨趨巽觀報

德國政界大起波瀾公平黨爭選舉權欲使通國議會政府一
律平視政府不允遂起喧爭警察軍隊擁衛官禁防禦甚嚴
土耳其將至波斯宣布我事其因何故則不知

福公司礦居然由晉人爭回英廷可謂能讓步矣

日本將開參國博覽會于東京

江西接臣以銀僕大昂州孫賠累不支請加徵丁漕規收同治
十二年錢糧額數御史上書力阻計臣遞回有待蓋是一問題
被駁于內而後抗爭于外其凡數次矣現聞又交部議

補垣書楹間春帖晚作後作致益晉

二十三日陰飛雪看觀書理兩館度支補出城至打磨廠天津
錦綉匯教遂至大理院晚歸雪已大盛灑衣如粉夜祭灶觀湖

南園

順天報載德國欲改南非洲殖民地為保護國議會力抗之
又稱由上海至杭州之客船有招商局小火輪拖帶其行至松
江為盜所劫

歐洲諸大國廿歲出苦鉅不為國民所擔負取償于官業所
入者十之三

二十四日晴陳林通過談

今之所稱輿論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皆社會中極淺之知識所製造而成何也天下普通人占多數其所知者極膚淺故惟最粗最淺之說強為動聽而一倡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輿論可以橫行于社會上其力甚大雖有賢智心知不悟莫敢非之如蘇杭甬路爭借款事即其最鑿矣我國當新舊過渡民智未開時代受是病甚深為非當局者沈毅獨斷百折不回將誤國禍民伊于何底幸哉其為有人在矣人為誰曰項城

蔣干趁暈眩歸李使過俄去晡揮毫寫聯辱晚李舉過坐久之去肯高至留晚宿夜觀廣西番

二十五日晴隸古為程惟舟持石印漢碑百種未余留之仍付彼裝池

作楹聯余自覺書法慶年所進頗覺尚

晡往弔徐子山太夫人之喪車中觀書

凌遲之刑古亦有也括于五代沿宋元至今括一旦除之云感舉也故有窮兇大憝一人而傷多命僅斷其首不足蔽辜其似宜留是刑以待之方滿人意國民程度未進徒輕其刑亦無益也魯阿氏一案大理院承審其控辭察顏面劾出隙竇極有倫紀之變遂不敢深究恐牽連多命也李菊莊為余言之

觀報年事可記觀水徑注夜覽廣東國飲酒啖雉糜

二十六日陰徐蕃卿過談蕃卿長陸軍部法文書甚勤以此司長不合卷裏足不前去歲又以代人翰捐轉手重疊被人欺誘撰報潛歸主其責償頗勞不給逋負累三閱歲二周方獲脫離遣運坎坷朋交嗟歎以是鬱鬱杜門卻掃二年於茲蓋有蘇美蕃卿主其農家花叢自罷職休居貧瘠特甚斷炊覆釜月或數見幸多門人類皆鉅富藉隸粵東時或授贈年累數千索役豪

後揮霍如土朝犖金入暮已告匿時或有急指物質錢後程熙
惟不介惟抱娃時種花揚之如昔位非昭曠不能然也
舊年訪二我譚雪飛

忘山曰凡人涉中年為有子息一室媵睦魚、此也豈不可忻
迺者欲得煥後畜姬侍女終也非恃寵而驕即曹姬而羅虐亦
其嫡庶相安美事也百不一焉是故欲室家不寧其惟
納妾乎晡佳祝甘士伯根又指肯意雪感通徬編白晚晡夜深
是休日記

二十七日晚范形士過職言自作精楷備謁諸長老及朝羨賀
歲名刺又自諷誦年來所休難詩道千孫仲華施伯葵相延至
小談皆言時庭戶丹聯舉易新者炳煥溢目晡自內室出穿櫬
下階滑而踣蓋連日雪融簷滴濡石又結為冰也兩脅微痛即
宣俄又作鴻禧二聲案字據案作小行書累帝舊晚佑三過雷

飲盡醉所談皆幼時嬉戲事饒多趣興

夜觀江西圖是夕祀神陳棗栗魚牲燭蕙香凡九部首共三
招鳴竹爆送神是余家禮歲之如此

二十八日陰雜髮修容逾午衣冠出詣大理院定劉二長安及
郵傳部陳吳郭三長官許賀歲又陸鳳老葛振老及戴少懷師
殊劬予侍郎孫壽州相國皆經其門落晚掃視福建畫

夜誦六朝小姓又觀通政刑律門

蔡九峯謂周穆王作呂刑實有矜慎庶獄之素其所謂罰緩皆
罪在可矜也非一切施之也後人不條原其素妄肆譏評過矣
古答刑大氏答背往二至死漢景帝中六年乃令當答者答背
自是答者得全唐太宗鏡以毫針灸國乃詈罪人毋報背不知
太宗以為罪人之背是否報答並受抑者受報而不受答也今
則罪人報法報與答皆不及背意其其即當時之改良也始至

今乎

二十九日晴俗稱歲除日晨間不食粥皆喫饅頭佐以肉年之

水也

猶趨置以是日承值也同班者為林君松仰是夕獨林君留宿
余舊晚歸時室祖先遺像率家人瞻拜獻酒肴俄向母辭歲
合家團而相為適舉行索宴飲葡萄酒盡醉極飽夜作分致盃
晉二鼓及祀灶鳴以爆竹入臥室作日記歲燭双燈戶圍明燿

戊申

陰歷光緒三十四年
陽歷一千九百八年

正月朔日晴延巳日出步至齋中盥漱畢啖蓮子及棗兒等茶
皆取吉祥之意又食肉餃俄整冠服南向拜天又至像堂行禮
及受家人賀時曦光滿庭登車者投刺數家遂詣署已薄午林
君松卿尚據案作字視昨日之書所估計二十餘束皆錄錄入
簿其後項及用印皆無因共午食食已林君去余留侍替梅者
至秋章君一山東金向辰亦到余始重整衣冠往城東賀歲如
陸春帥那鹿兩相國袁項城高慶二帥皆踵其門歸已暮夜吟
詩未就梅已亂開返臥室與憶苑談

是日主余之適達女師已移具去宿高子益家聞不日將離都去
二日日色不明早食畢即命駕出往來城內外投刺賀歲在長
椿寺午食又晤莊幹卿及懶珊兄董潤臣甥晡至化石橋見新
吾盛保益為時陔聞有雪竟晚抵家新吾在余高中坐俄去雪

已飛入夜庭院盡白厚寸許未至立者猶坐臘雪也據故老言
京師近于數年雪皆不見有如斯之多且盛者余則不能記憶
也

聞新言言在徽某年大雪七日高與戶齊貧家不能開門又
行路者往之失足埋雪中不得出至雪融人始知之

三日晴風訪益高猶眠未起與友並保後

序之官府出巡其鳴金開路者所戴圓而上銳之帽及身著之
衣乃元時樞貴寵大臣品服且在四却薛之列者始服之甚後
明太祖直以是加諸羈縻之身於其所貴者而賤之也

湖沿揚播金陵時其規畫制度亦頗井然且有殊異之事是驚
人者彼彼天文官其測風雨氣候軌先一日懸牌表示至期
固弗驗者今無論京師欽天監及上海徐家匯皆遜是能力也
飲後與益高燕保儲往游啟旬其以為都中人新年橫暴之所

自民政部干涉後遊人益多構棚結保賣茶者數十家且演劇
售票為首年所無是日士女如雲俄風雪大作漸散去余歸
已算

夜入臥室補成除夕所吟詩題為丁未除夕家醞後寓書柏林
感賦五律一首詩云今夕竟何夕蹉跎又一并襟花自春色風
雪逼寒天酒飲蒲萄美蟹餚首藉鮮每懷人萬里心事兩悠悠
又仿駱體為適達贈別有序序云適達女史者巴黎人其父故
業商學家未中國十餘年居閩女史實生其地厥後母亡女史
返法蘭西南十餘載有妹及弟相依以居女史撫育之皆成人
飲其文性頗見兩女皆長不樂其適人百計過之次女卒不從
已自擇獨女史猶未婚歲在癸卯余兄益晉使巴黎挈女弟
川如及子女多人以往欲送事歐學求可為家人師者得女史
女史天質明秀屬志芳潔善讀書兼通英德文字自云最愛慕

中國故典我家相得甚懽甲辰秋孟晉任滿將歸遂邀女史來
華其修脯年限皆與訂約有證券女史諾焉其父聞而大怒疑
彼有異志欲禁阻之且造蜚語騰播女史憤極卒毅然渡海東
來後孟晉一月至京初猶賃屋居凡家人願習歐書者往受教
前年冬遂館我家獨處園中意自適也去夏孟晉舉家如柏林
女史竟留不去女史篤志於學自日出所長課人外復湛研中
國文字所夕忘倦或勸之嫁則拂然曰我性慤厭與人為儔不
如其已也在我家逾一年女弟川如與之尤契合其他人亦罔
弗慤之愛敬無間言今年春女史將往閩江視其老父因于月
之一日驟與家人訣別家中無少長見其去也皆哽咽揮涕不
止余感其事為賦詩化之

有美一人兮塞水之濱結秋蘭以為佩兮雜蘭桂以纒外哀高
堂之遲暮兮歎日月之代新撫弱弟于既壯兮胡不察夫余心

念劬勞之罔極兮情鬱邑以誰申度滄海以遠游兮指九天以
自固苟余心其信美兮彼謠諷吾何懼攬國史以怡悅兮聊適
老以消操雅鸞皇之飛鳴兮卷冰吾之所好於吾獨樂於嬉弄
兮矜盛修之見告拍吾生之多艱兮憇四海以為家何彼都之
多情好兮知象勞之信余歎鸞飄與鳳泊兮又瞻歧路而迴車
吾既惜情遠別兮外流涕以踟躕

四日晴風在午趁暑甚日郵部園署團拜皆衣冠雖其相向一
揖映余光輝會擬兒過小坐去時風益厲奇寒日暮逾甚高
藝爐不知暖也覽粵園賦入臥室是夕作日記為昨成遊遊詩
標序

五日晴適逢秋景東南下川如憶舊皆往送行余終日不出
風甚嚴寒觀河南園覽法苑珠林又披閱旌政鏡及世說新
語晚入臥室屋小藝西式爐晷煖夜觀通政錢鼎門

余頗思綴取歷史中法制沿革之跡編年列表以清眉目而便
記憶名曰列朝法制沿革表措有志而未逮也

又酷如覽水鏡注欲借名畫家饋圖可得數十幅蓋其詞藻而
句古無倫流染林密峯臺泉石鈎鏤峯嶂雕刻畫宇狀寫川原
倂境揣形一：儼得其神妙使人如親游其境也故詞章家最
喜其書

六日晴雲復畢衣冠登車去在宣武門遊西投刺賀歲首年在
二我坐留食饅頭余告以近所作詩二我為余易一字即除夕
五律中風雪逼寒天之逼字也此字一下全首精神為之透露
二我自云昨夕父子老少聚談極樂所談惟何皆不離飲食余
告以昨觀書亦在格致鏡系中飲饌一門可謂不期而合
二我喜極懸翁常熟所畫扇面山水鬱蒼花卉艷麗直接石谷
南田其畫秋多佳日談笑無厭時一聯尤適重超放卓然可傳

哺二我借余遊廠酌茗嘗煙遇林季鴻三我又為兒子慈壽買
玩具數種又購輕氣球十枚傍晚與二我携手別歸於路中將
氣球志放入空中可喜也

報俄載葡萄牙國王及太子皆被刺各載斃王名瑪雅斯太子
名路多斯那王

七日晴微風覽山西園邸從詣新吾許見蔭亭哺至義善源小
坐因往遊廠過益高驛已暮月色甚明晚啖羊膾以銅鍋熾炭
水沸投生肉其中熱而喫之味絕佳

夜觀書我國社會當秦漢以降有四大進化一席地馮几之制
爰而為倚桌也一竹帛之易為楮紙也一抄書之改為鑄版
也一錢布之易之兼用交會關鈔也

八日晴無風得柏林電詢浙路如何估句茲及此事訪沈雨人
小談即歸因擬覆電致孟晉曉山東國幣午季舉過談俄去映

又作書寄柏林補遺亭過母親偕兩妹游大鐘寺歸後晚觀書
夜聽川如埜琴

又選摘水經注狀況山水之英詞麗句以帝寫錄作為十六種
圖欲以新吾畫之近今畫多益夥且必胸有卷軸者方可下筆
九日晴望微暈即進食盡飽遂命駕士訪爽夫談開陳而蒼興
署在也蔡伯浩小有術觸蔡竟龍蔡怒張抵兀叱之蓋陳驕僕
已甚使人難堪也蔡為南皮所賞陳亦憚之無如何
投刺數家濟年在益高許信說若伶汪桂老病亟恐將下世此
人馳聲南北數十年其技為當今獨絕譚伶弗及也
詩文書法我國三大美術然皆推唐以前蓋有唐一代為古今
嬾瓊之樞軸故唐人畫製碑版雖已逝古猶可嗜也後乎唐
者彌不及矣是句也科舉盛行以任取士應制一體務趨工巧
以投時好失其天然矣

補詣城東投刺于餘家日暮自地安門歸夜觀書

蒲萄牙之復歐人頗震驚之推其由然亦共和黨人所為期頭
後政府以政革新而已

十日晴趨署與向辰談觀報日本進步黨人頗反對其增賦稅
案又議其自與俄後外交之失策及政界中有種之劣政之點
餘後出城投刺數十家皆來祝歲者一一答拜之補游廠甸飲
茶啖西餐二盤一半舌一加利難是日風恬醉瓊林茶社中繼
續滿座甚適北園內使翠如雲有絕藝者如皆城內大家余俄
又往來人叢中過捷東家仰立談久之因書去報貨攤中購得
二對片其一明太初氣猶自長喙而突其顯此為舊家所藏余
七八年前即見之其一則一麓者日本裝文雅秀焉比取謂一
斷一醜曰時白之佳鏡也

是日內子偕淑春婦以行亦在廠中歸聞善仰夫人致失其子

夜觀書元人有特異之點者二即禁用銅幣等以飭行不設因
律沿用條格為古今所無

十一日晴新年造門投一刻不見其人極無謂而為社會之壞
習必不可廢若余檢視門簿中其交拜者多不相識且所居極
遠又不能循例答拜之年如此是日繞道鼓樓後街及順
天府安定門又由北而南日晡止飯肆已飽管僕馬於馬憩息
食已仍駕車東西驅驟直至日落月明乃已報車中手一卷書
觀之聊自遣也

今場市中日演戲甚出諸之信可據者蓋窮款皆鄙俚不與
巨學士尚不為倡導之別選史信中若弟忠義瑰奇索然
事迹一一存標詞攝局編綴排比付諸管絃而去其淫哇蕪穢
不任者似於風俗世道畧有補也

十二日尋向微陰微晴陰午爽夫過余微趨看見澤如觀報

前孟晉自柏林會來白金五百不知何故訛傳于外增至百倍
遂有玻璃公某向余假五萬金者豈不可哂

在署飯眾馳車出心陽門在東大市一帶謝年詣義善源晤李
于浦繞道西河沿入宣武門懸驟報子街白廟式定候投刺數
家而歸觀報

日人既據三韓為保護因過其人民苛虐厥若歐美多有不平
者有乞法火為韓代表屢演說于美又有美之教民自韓歸者
聞余述議反對日奪且謂日之據韓美韓商業大有損失美所
以撓掣之法見北京日報

又華工之在南菲州種、受英茶毒強令註冊印指及一切苛
禁跡密視待黑紅種人而又不之不知祖國人能為援據也
夜歡通改刑法而又墮六朝詔令教勅

十三日晴讀選詩驅車出城訪二我不過因至此石橋視益高

尚眼遂為崩潰促之起以所編列水經注圖式示之惟故命者
頗不易也俄與夏者係談

江南妓察舊稱八大家者皆元朝大臣子孫世為倡明人亦
刻毒哉

優伶一技相傳始于黃帝不知何所攷而云然

妓者天下之至賤者也然亦有法度如上海所稱長三者彼之
構借場合應酬客留賓具有條理未嘗荒唐索也彼嘗告人曰
我輩下體為不潔久自腰腹以上猶是人也者係云

晴游廠士女雲集或無際也蓋無日不然玩具中白依為外有
軟氣球樹膠為之用化器中二種藥質配合則氣出噴湧灌入
膠皮漲而圓之色紅綠不等下繫以綫一釋手球自騰起盪漾
入空絃至極高不可見

晚歸家祭月明觀報

歐人著論醜詆日本謂其戰勝而驕散于凌侮白人實則地瘠
民貧所謂富強徒有其名其性嗜之窳敗有悖文化者良多矣
閉德人頗有意吸取我國生徒往彼留學東三省大吏已承諾
將實行矣

聞島交涉開有估向之意致我三優勢也

夜觀書甚美用人之難也諸葛武侯誤用馬謖違其節度兵敗
于街亭韓魏公過信任福亦違其節度濫軍于好水川是故將
帥同心三軍用命戰勝攻取雖曰人事豈非天也

十四日晴訪又以不遇因造蓋高又自帳中促其起牀前置葵
已類稿教養蓋蓋高每夜三鼓後始歸猶晨奏至天明方寢

夜：如此故起必在日高中也某日與談房中術及釋老家言
又語及韻學蓋高二於二黃西波不下汪桂其辨別音律精
審小析唇舌唯古為牙每一字或聲其清濁高下尖圓各出毫

誤且善運用古音故觸牙沁脾沈著有味
開水信固新吾欣然欲為余續之夏香保為卷一名曰水注名
勝園

蓋高為余言者後已來叔雅亦至哺出城南投刺數家視叔雅
未得見仍為驛在隸古為小坐破步玉醉蓮杯茶社遇靜幽
之元及健高會行人叢中又適益謀晚益為名飲同福飯有社
築小樓軒豁平朗可遠望也入夜燈火通明諸賓咸集曰香馮
曰叔雅曰二我曰趙德伯酒半美少三五人皆梨園子弟也久
之終去香馮二我自奏高歌作爰微之音二我尤清厲所謂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夜歸月明觀書

十五日晴然坐高堂雜楚觀書作書後為晉飯後在宮門口一
帶投刺數家歸報

波斯立憲之術突開已平靜蓋其王屈送民意有要求之條件
七八皆已允諾通日以銅國依舊銀價騰漲有詔出內帑五十
萬以平市價並命鑄一文新錢以為銅國之輔

觀者臨陽永叔朋堂福最精當所語去小人之偽朋取君子之
真朋何等明白然而世主信之不信非以本朝高宗之明聖猶
新之然以朋黨二字為臣下之大禁不向為君子為小人也余
有以推其為馬蓋人主者孤立于上之人也示懼者在下臣民
結多數團體以與之反抗將強令必有不行者矣是即所謂
權也凡專制家未有不痛首痛心於此者矣故聖家法會惟立
憲時代乃能措諸法律界內聽其自由

是夕為元宵節余僅啖粉團應俗不出歡燈也

十六日晴風余生日冠帶拜母俄即趨署不知昨日為余承值
之期竟曠未到時一山一山在部一年如在楮如甚為將于二

月初出都索余贈詩余諾焉

觀報我將修新法鐵路日本抗激復奪其南滿利權似不知何
解也日本在遼東直是第二倣國果言非虛

哺出成在天樂園觀後皆幼童隨之晚散到義善係小坐歸已
并月色絕佳

前聞二秋告余云火神廟在古有山水一冊乃先光祿公墨
蹟此子年偶見之不知真贋余聞而狂喜遂挽二秋往代購至
全不惜也且日果送來展視共八幅皆淡墨寫意款為庚申新
秋書字夫子大人命畫下福受業某之製字法瘦勁確是當年
筆跡無疑余不意以獲至寶無所藏之先人即以庚申年中會
榜取進士者不知何人是年英法兵入都未與將木蘭恭親王
留守結和約屈指至今已四十七年墨迹如此不意捨於余手
日得之尤可寶也

十七日晴趨署圖書局一與所事其購自外國之書皆未到欲
纂錄綴併若無取材堆相對寂寞致觀報而已

哺至大理院閒春阿又一案指罪已露幸累人命過多且有鉅
公為之翰旋不敢深鞠欲辦存疑暫為休業李菊莊云

詣新吾談過季舉海晚出戒投刺數家夜飲于福州館室有劉
仲善偕仲侯龍伯揚閩穎人諸君高子益均也

酒後歸月色澄朗一路春燈燦爛蕭鼓闐咽
作日記今日始詢得春字即宜與使振其提學江蘇在同治三

六年又聞黃仲駿之卒故湖北推學也易人
十八日晴吟詩不就又一訪之政有得諸艱苦極鍛鍊而後二

者有出諸自然不做思索而二者全已應嘗其境
衣冠至祖考象室行禮年一自臨夕懸像正月十八始卷而藏

焉

飯後詣武定侯胡同見陳德莊母時德莊已聘陸氏女為婦月
之二十行約采禮以余及史廣雲為水人時余特往拜史過暮
初俄又投刺數家當晚晤綸商夜在胡馨吾家酌飲
坐中各有述及宣化府西官縣所產之石多現山水人物之影
皆天然者

馨吾有二石塊光澤可鑿在從盤裏云出於法國與西班牙定
界之比利牛斯山中在我國者之曰瑪瑙石

十九日陰起已晏是日衣到各署前即余到郵部時舊午開已
禮政多司員皆齊集大堂會飲映話益為俄借出西便門出白
雲觀人數聲：致因天色晦闇遂多裏三者樓殿園峻其後園
園身曲折出勝且有強劇之臺從而西有側廊出視即響馬場
夾道皆支棚廠賣茶與益為坐談久之晚始入城余遂詣醉瓊
林菊莊村人約也亦以開即故會飲於此夜臨出日為一小贈

行詩我錄如下

樽酒故人別依、千里心坐看白日晚歸去杖雲深靈鷲豈堪
隱扶桑渺獨尋橫流戲滄海何處是知音

二十日晴整冠服詣陳德莊許其伯父丹紳俄來作主人撥霖
亦到前中史君廣雲來時行聘禮物已治辦陳於庭深采鮮蔬
以數人肩之行余遂與史君登車去俄收官菜園上街陸氏宅
主人蒸餅獻茶坐談久之俄德于南偏之菊館中明牕大几修
竹便娟酒半開女家回盤已先去余及廣雲亦起行再詣壻
家共飲日暮始散

歸觀報俄羅斯及突厥恐相見以兵不知為何事也
夜觀書

本朝乾隆四十九年諭民間祠祀係齊州縣審能後赴上司控
告者毋得仍發原審官以制最善與泰西制度等合而今日未

有遵行之者。謫旨州。正憲典而竟無效力。有如此者。
二十一日陰。遂署視報。無事。圖書局已派科員數人。余名不在

內。

甫歸。檢理函。飯度支。作書。致多晉。某日微寒。

白玉樞已到。津。拉商。向步。君函。告因。飭其家。屬持余信。往。選取
二十二日晴。昨夜多飛。蒼。互。皆白。俄日出。果。云。猶未止。愁衣

冠。將登車。先詣沈。而老。談時。慶。卿。將與。孟。晉。結兒女姻親。以其
第五子。與智。修。女。作合。聞不日。將行。聘。儀。出。城。王。長。椿。亦。往。班

老沈。子。年。為。仲。建。設。位。凡。在。都。故。舊。姻。戚。皆。可。詣。彼。行。禮。又。訪

二我談

二我云。夢中得詩。醒猶記。二句云。青皮。糖。魚。袋。紅。藕。婢。秋。塘。下
句。絕佳。上句。不可解。二我夢中。自云。魚。袋。二字。出。漢書。

又見人。懸一聯云。貿易中。夫。帶。市。氣。漢。天。中。常。有。書。香。二我。為

改云。貿易中。居然。市。氣。談笑時。不露。書香。此則高矣。

日中在方。勉老。許。臨。市。寓。舊。成。集。噴。入。城。在。新。魯。家。與。其。夫。人

談晚歸觀書

二十三日晴。蚤起。衣冠。詣。大。井。胡同。送。方。勉。之。老。喪。時。為。聖。誕

猶未出堂。在其。坂。屋。中。遇。樊。介。老。介。老。乃。詞。林。前。輩。科。第。最。早

為。先。人。門。下。余。生。臨。月。難。胎。髮。時。即。介。老。抱。之。余。今。年。三。十。五

而。介。老。亦。十。有。六。矣。髮。髯。盡。白。而。神。采。豐。然。健。飯。猶。能。步。行。十

里。談笑不改。前。意。有。兩。子。一。弟。皆。物。孫。二。為。未。成。人。困。於。境。以

南皮。所。保。今。復。出。矣。到。都。數。日。居。于。公。祠

勉老。喪。儀。儀。外。繞。於。坊。琉璃。街。迤。驛。馬。市。而。西。駁。人。路。祭。馬。馱

穿。中。街。南。又。東。至。龍。泉。寺。回。里。如。仲。華。經。才。健。馬。泊。棠。一。舉。皆

相送。在。寺。中。展
映。指。背。而。許。生。唱。訪。方。老。于。于。公。祠。聞。有。旨。以。撫。署。使。記。各。處

卒出治辦謝恩檄故未過晤子毅談見望叔

歸已暮視書及報

今日遠西人服御與我古人合飲食用刃匕無論夫年亦用鉛
西京雜記云懷鉛握槊亦即鉛筆也

二十四日晴趁暑暫午詣益高談在夏房老高申雜談補山大
理院觀鞠概算歸夜詣沈而老譚

而老云仁之為字從人者具人之形也重之以二者存人之心
也有人形人心而後謂之仁

又云蚯蚓之屬淺而泥之黃色黃地之色也蟬蛸之屬破其腹
甚血玄天之色也飛者本天而親上沈者本地而親下

又云孔有受情之動物其血最熱而仇人之愛情最重勢力最
大故剖人胸骨探入者輒爛而出才馬次之至於羽類其血漸
涼愛情亦倍

時回在坐神聽而老談者有閩伯術袁伯揆

二十五日陰寒焚介老過談俄訪奕夫不見即趁暑時於改唐

小學堂告告庶務司尤忙迫在圖書局午飯與邢冕之談

日本朝市都邑悉改從西制而窮鄉僻壤依然守舊俗不窳其

新歲亦用桃符春帖書對我生財字樣與我國同又稱彼土人

過年二次雖通行陽歷而正月初一日依然守歲也

又稱彼國於每年盛暑時自宰相大臣以至下吏莫不放假兩

月縱其嬉游

晴歸作書復潘景侍夜觀書及報

法人在英洛哥有戰敗之消息是不足奇要其歸結之勝負不
在此

二十六日陰寒起訪閩伯術小語即歸飲從芝樵小坐者余亦
登車赴大理院聞其無人因詣於吾談補詣二載

二我常在大家公司有客座教間窗戶闔明平日閉鎖誰余至
輒一開初入無爐火相寒據二我云自君外亦或無人云余笑
曰人皆走集熱處此中大冷客自不來二我亦笑
歸已落小而入夜庭階盡濕坐臥皆觀書

二十七日雨丁問權過與久別矣問權隨陸季使在保和會中
大得各國之聲譽蓋從來我國遣使到國會議場無能發一言
出一難者問權此次臨會慷慨而談援引歷史大肆駁詰各國
使臣莫不動色相視且多贊成者皆曰列國才俊如雲不謂見
在于東方一少年黃禍成矣其所駁條款重要有三一俄人之
排議兩國交爭不得以破火宜我領下哀的遞救書一德國之
排議以十字能宜置砲自衛一英國之排議兩國在中立界內
不許使用無線電

今日內外官制去胥吏形式一新無論洪纖巨細大以集權于

長官一人之身自次官以下皆不負責任於是長官不勝其煩
精神有所乏而關於遠者大者竟忽焉而無暇以講雖歐人亦
不如是也

與問權並車出城至湖廣館是日吾浙閩省團拜台菊部演戲
置酒會飲夜深余始散歸

二十八日晴風落午齊為來寫冰帖為二月初二締姻事也晴
至大理院晚詣交通銀行訪又山夜安于醉瓊林二我約也坐
中有子平班侯少博菊莊諸人

二我云養花莫善於冬室愈冷則花開愈久忘山曰善哉斯言
不獨為花而發也

二十九日晴風不止起至高中盥漱畢飽食俄衣冠詣沈而老
談並送冰貼過李君厚祐坐良久即登車去拜熙為有侍郎是
日因執柯者也熙履事五閭樞宏敬陳設精麗信午謁景月老

景時為資政院大臣又詣李李舉送行賀高子蓋皆未見在子

教許午食從談噴歸拂陰為几營書語觀觀
俄國配分地飲計口授曰之以大有我國井田道意
作書教孟晉夜觀書

馬氏端臨有言曰有宋以來養兵愈多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
兵構逆王旅所加初執敗北必其南牧微君勤王勤十餘萬援
河北則潰於河北後京城則潰於京城速江左偏安建矣紹興
之間騎兵潰卒而滿東國聚為大盜張韓利岳之徒輔佐中興
論中行賞規前代衛霍裴郭曾無少異然究其愈腐多是削平
內寇撫定東南一遇女真即敗則適縱有小勝不能補過卒不
免用屈己議和之下策云云志山曰馬氏宋人而所言如是則
宋之終於偏安不能恢復其非秦檜之罪明矣秦檜誠小人觀
其屢與獄潛縱賢士殘害忠良則誠可惡而於趙氏則固無所

負也是故善惡與功罪不能混而一之信然

二十日早晴薄午涼風冷在署承值住宿與邢冕之談

二月

一日小雪微寒微雪止瓦際林間亦即融釋所謂春雪也交班
甚速與冕之談余謂人在社會間賴有欲望種人以醞釀無窮
之樂趣然而此心無一息停歇其樂也在未得與將得之先甚
長而在既得之後則甚暫其得在此其所以望又進而之彼所望
無窮改為樂亦無窮也冕之云然

午聯飯後雜髮得孟晉電又詣沈雨老補衣冠往蔡伯浩及又
山兩家賀喜伯浩得上海道因至大理院晚如六國飯店與子

穀公讌春介二老及一山清漪室叔綱而諸君

二日晴是日為智姪女婦姻慶問整飾煥如夏葵夫先至城隍
侍郎來坐語久之沈雨老亦到升帛裏漆盒啓視則一赤柬書

乾造生年月日即印中庚帖也余處遂亦依樣書坤造生年月日裝裏訖由縣符郎持去時所延陪賓如周采臣陸芝田邵厚夫咸至皆農工商部人也薄于然符郎去而復返因陳酒有入坐盡權而散

映登車去至大理院蔣君樹人向余索先人墨蹟余取所購得之八言聯贈之蔣君又屬余跋數語蓋先人與果敏公舊交而樹人又與余同庭前之贈也不忘舊好也余是日遂本是意題于款下約三十餘字

晚錢小修之嗣君台飲赴馬日莫即歸觀報聞我國外交官有用洋裝之說

三日晴詣恩符郎謝成造佩葱談又訪李舉晤又小偉侯及仲昭薄于至郵部是日又山履左參任群衣冠揖賀在郵司午飲映詣義美源晤赴大理院晚在太昇堂飲少揮約也夜歸

來領郵銀是夕付之

昨聞而老云中醫長于理氣西醫長于補血一虛一實各有所偏而所短亦可知矣

而老名理家也余又嘗聞其論令人善道有三大病一曰私心一曰意見一曰客氣

四日晴衣冠出謝客晤爽夫見李英在大象公司于飯於談二我云生必有死猶畫與必有夜寐也勤苦必有休息也吾甚感幸天之待人不薄猶容我有死之一日否則我苦甚矣余大笑曰是識達人語也

映詣甘小談見方勉老日記開勉老自十五歲即為之至今六十餘年惟庚子前十餘年遭亂遠失餘皆存

甫往嶺縣壽州相國重赴鹿鳴閣者拒謝不納時其隔壁安徽館演劇則皖人團拜余不欲入遂歸飲酒觀報

開法人在越南有衛護革命黨人之說我國官吏無如何
親宋史

司馬溫公改政彼以為差役諸賢力與之爭溫公堅持獨奏京
奉法唯謹溫公大悅小人之媚悅人者任之如坐溫公猶受其
欺何況介甫

介甫既謫江甯自悔為呂惠卿所誤即彼於新法固嘗不悔所
不悔者獨改彼一事耳豈改彼亦衆之彼始大驚

徐積以為孔為君子不必貴財是亦不然聖賢遇人有急論交
誼之厚有歎不能不解囊者而偶當自顧不暇時竟至愛莫能
助於是人道虧闕豈非多財為累乎噫

非獨財也即所謂才亦足以佐人之德苟才短往之為一善事
諸多扞格不能成功因之被疵議者正不乏人矣
五日晴趨署在郵司坐映詣新吾許見蔭亭益高

余謂益高曰今日惟能賤者而後能貴益高曰然

捕系大理院開周柏俊一案明日請旨處決蓋即西河沿旅舍
中國財害命者也

晚歸飲於沙鍋居既醉且飽其肆中專賣豕肉故又稱白肉館
有醜客者可備全筵品色數十種皆豕身上物也聞其所用之
豕猶是明朝所留遺者蓋開設二三百年矣近代可追溯者已
易三姓今為王氏之前為侯又前為趙一點役於姓者年五
十餘在彼三十餘年為余述之

六日晴衣冠出城至行刑場觀周柏俊處決從前刑人在菜市
口殆數百年今移至長椿寺之北也平曠外築垣繞之凡遇刑
人則構席棚設之案監斬官至坐其中犯人至報名訖即帶去
行刑是日法部司員二人大理院一人余非有差遣往觀而已
事畢詣長椿寺小坐俄訪唐溫齋園考甚美薄午溫高約飲于

西州廠之酒肆中外極穢故而烹飪絕佳坐有玉石孫從飲皆
大醉高晚雄談飲罷隨石孫作北里之游皆醺然如墮雲霧晚
入城天色陰闇

夜作致孟晉書

七日陰坐齋中作致譚受欽書飯後至大理院補與胡芝孫偕
往宗人府會鞠宗室案皆以錢債田畝相控許者入夜始畢歸
已更深大風

八日晴梁林和許祀神以酢肉餉賓友余往會食衣冠如雲燈
中門迎賓殿宇森肅侍者鴈行立蓋亦天家大典也

晤子蕃聞郵部右侍郎以盛杏光補授于調禮部侍郎仍以郵
署滯午趨郵部畫到在司午食飯後出城至打磨廠後隆店以
龍圖子枚會至天津

訪長椿寺舊住持僧靜波于蘆州園之大西竺庵有室二椽慈

如也僧與余乃二十餘年舊交年近六十鬚髮半白喜作隸楷
能視書惜困于鴛粟自退休後嬉游于此娛老而已

至仁錢館一視晤范士晞訪二裁於大象公司小談風甚登
其五層臺高可五丈四顧平闊瞻見安定門若三殿及景山塔
山皆在目前也京師向無此可登之高處既下余得詩之句云

高臺一憑眺莽色正蒼然

新月如銀歸時燈火滿城晚食已作書寄芝生

是日觀報見俄國有變化之新革命黨蓋在國內別闢一地如
武陵桃源者聚族而居推廣農業凡此命皆歸之一若別有天
地焉

九日晴衣冠出詣城東一帶各拜諸耆來視余者晤徐朗秋周靜
安周所居為班大人胡同即殉難新疆之班第故宅賀盛杏孫
未見映在于毅許午飯聞日本為我國捕其私運軍火之兵輪

夜九事大怒欲聞

甫至大理院晚歸在沙錫居嘆白肉飲酒比返聞沈而人權部
部左侍郎夜詣雨老談臨夜惟三

某日又錄昨詩二句云閱塞無歸鴈江湖有釣船

十日晴爽夫過亦來詣雨老贊者

忘山曰今日國家有新設之某部乃狗部也其長官以善狗而
得此既得之也揚、自恣視丞丞以下亦如狗然於是聞部之

中狗居多教謂之曰狗部誰曰不宜

出城送張幼子侍郎侍郎請假兩月歸有時往謝恩亦見也又
諸侯仲老投刺至松筠庵訪薛玉叔典學真如高談留午食飲

酒映詣新吾許聞其夫人病頗纏綿文晤益有談聞鄭鼎臣之
術頗有奇效

甫訪書無不遇詣後世兄談舊晚至杭州館銅高鈞飲坐有介

軒伯約不數徑才莘甫又卿希洛笙林

十一日晴難髮趨署在郵司中坐闕無一人獨自吟詠遂將前
日五律續成備如下題論登大象公司五曾臺感賦

高臺一眺望暮色正蒼然闕塞無歸鳥湖海有釣船
長還抱白雲眠六合方龍戰風霜幾度年

觀報歐州新發明之一飽大製造即所謂空中航路也船有
翼而能飛創始于法英德仿效之今已改行軍之利器

成翰仰益謀皆至飯後畧坐印指大理院

昨有詔旨申飭獄案之積壓指明春阿氏一獄聽斷逾年猶未
完結於是正卿等茫然無所措派員數人隨同推丞商辦其能水

落石出邪噫

觀沈敦老訂滿漢通行刑律

晚醺郵司因條於醉瓊林樓上坐有子衡翰卿仲清翼謀一等

五人益高。二我先後登樓呼余共語飲。眾散余訪益高於如春堂。晤李鴻德伯又共作北里游。夜歸已三鼓。

十二日晴。作書後。消東樓君世同返。談道及辛卯在山東濟甯相見時。於今十六七年矣。消甯有鐵塔寺。老僧後初甯時年已七十。能吹笛唱昆曲。詞知前三四年。始延壽八十餘。其處八十

壽時。樓君贈一聯云。八十更人生。所稀^矣。尚其出家之雄乎。

吳印臣過印臣在京。段路局借差人。極博雅。工詩詞。嗜金石。飯後訪益高。同出城。至義善源小坐。俄休。啟而車馬填塞。臨觀者如堵。蓋為或煙估會源。雜劇。醜金助善。

薄晚入城。觀報。無要事。夜月明如畫。

十三日晴。將謁沈雨若。詢知已出。遂訪二我。見石谷山水長幅。雲煙蹙蹙。樹樹淒迷。以三十年前畫。後為補。薰蕕茅。屈尤有神。致與二我談笑。因道大象二字。有陶潛為語。大象轉四時。萬物

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二我大笑。

黃益高自稱上知天文。下明地理。獨不解人事。余謂二我曰。益高得三才之兩可。上別號曰兩才。二我復笑。

二我自云製一格言聯語云。和則致祥。謙斯受益。儉祿保富。靜可延年。

飯後詣廠。至會場。券已售罄。不得入。詣王石孫。不遇。詣杭州館。過朱巽甫。及洵。巨談久之。復視硯。孫方病。臥在牀。畧談去。王仁

錢飯。俄又赴版。向西門坐。隸古高觀。魏碑。數種。落暮。至天鶴。取夜譚。諸賓出。有林雅季。鴻益高。二我夜歸。

十四日半陰。晴夜月明。大風在郵部。承值。與夏蔚如共談。

十五日晴。沈雨若履新。員司皆夜冠。行相見。禮闈。楊杏城。侍郎。是日午車到京。遂詣車。校迎。馬時。商部長官及園署司員。騎出

城郵部三堂。亦皆立。有地警隊。荷旗。舉松。奏軍樂。排列道左。

逾午始到相見一揖余遂至江蘇館是日由鍾方仲莊筭牀
士等七人公譚因鄉到者僅四五十人舊晚訪林雅談留晚食
餐罷同車至殿前觀放烟火是夕明月在天如演龍燈盤舞游
或繼以銀花大樹飛月流星層見迭起寂未則燃放花盒懸高
架上樂物爆烈作種種形式如寶塔壽星人物之類夜間奇寒
余衣猶覺舊

十六日晴禺中衣冠往謁項城未獲見俄至新吾許見益為以
昨夕感寒四肢不舒神疲欲卧哺至大理院即歸天色驟陰風
起凜冽歸飲薑湯是夕早眠

十七日睡醒見窗帟微白疑為天明遂披衣起坐觀書方知為
月光也補文選詩覽西漢文倣後暇日高乃赴鹽澉網而過方
開高子毅被步軍統領衙門捕獲而高甫午謁務書城未見訪
成子蕃小談即趨署途過家人報稱昨日徑騎至仁餞館鐘聲

叔被拘去列署午食畢出城訪二成又詣湖南館長沙張文達
公是日周年其鄉人為設位公祭哺詣仁餞飯一視視到大理
院晚訪奕夫到家肯高在余寓中留晚飯夜始歸去

十八日晴起梳髮往謁沈雨老畧談俄廣友雜至余即去衣冠
出途過北池子閱唐少司到京居徐菊人舊宅因入投刺時方
宮門請安未歸遂謁袁項城仍未見詣王金章許為暇未起坐
以待之映在彼卡食往謁呂鏡宇未值晤楊彝仰哺至大理院
春阿氏一案聞已入奏礙難速結情刑薄莫訪又小於交通銀
行不遇即歸觀報

法蘭西在摩與摩人大戰摩人死傷甚多

我國與日本捕船之交涉及之可危欽釀釁端各國固勿注目
聞及九船我國已釋放許在海中高懸日旗我國鳴砲謝罪
連日奔馳又無暇觀書

十九日晴夜冠士廷署畫到許去詣五書衡談書衡出所刻百
宋樓藏書源流及取金蓋陸氏藏書二百萬卷為日本人購去
凡我國讀書人皆深痛惜因有人為推其網羅卷帙之始末從
成區區攷一篇前則冠以書衡亦題之詞

薄午至長椿寺又訪二我成詣門樓胡同吳稚初家賀其嫁妹
因留燕飲映入城至新吾許晴歸朱桂卿過談始悉高鍾二人
被捕之原因蓋外部為捕日本及丸一案與日使開談判日使
直揭破我國與駐日李欽差會商密電袁項城大驚嚴查洩漏
者得電報學生數人供出高鍾在外勾通及種之不法事乃奏
明拿辦竝搜出秘籍凡外部所有各項密電本皆備蓋每日得
外部機密電語執譯鈔出售外國使館據稱有十四國與之交
易者是故凡政府祕不宜要件我國人不知外國人執早知之
蓋其為此已數年矣志在圖利甘心賣國不期吾浙出此人物

也噫

夜作書致孟晉臨眠日記

二十日晴抽暇檢鄉先哲書畫十餘軸携至仁發館廳舍中懸
之是日溪掃垢穢拂拭隄几為明日同鄉團拜在慈春園午食
哺詣履躡賈得前明及本朝名人手蹟因訪詔仲談

連日京師多不戒於火者為鐘二人被擄之日第一樓及陳列
所皆付之一炬翼日午則西直門外燒去多家昨夕湘學堂又
報火慎以數日內火聲起不絕亦為都中近年所無

薄晚陰在詔仲家過蔣樹人談至暮始去起惠豐堂錫文初約
也坐有香錫侯善芝樵悅誦諸君

夜歸又山在余家坐臥室中且飲且談夜深始去

二十一日晴薄午冠服登車詣仁發館是日同鄉京僚皆集約
得二十餘人映齋至神堂前行禮畢行團拜禮然後群坐而

飲、衆各散。甫至大理院，晚又與胡芝孫偕至宗人府會商。溥
聰欠債一案，歸已昏暮閱報。

南中有事，電至稱日本兵既被釋後，粵人洶、反對有與日
人不兩立之勢，有城閉閩、嚴布張督電請開關、日僑皆將辭境
恐致決裂。

二十二日晴，往謁楊在城、博部、畧談、詣陸鳳老及吳仲老，皆
未見，因返署。

觀報聞姜桂題兵南下，沿涂騷動，百姓攜幼扶老以避，兵不嘗
江北又多一梟匪焉。

飯後至大理院，呼匠剃髮，甫歸車中，觀蒼柯文編陽湖派古文
氣格實勝桐城，以其醜醜于經子小學者深，而非僅、規撫唐
宋之文家也。

觀宋史夜撰李綱論王安石論，余素短于文，恨不能近古今勉。

強執筆而自視，仍多猥俗，文不錄。

是日聞同僚言，昨日薄晚，煤市街又火，火各劇場皆賊而散，廊
房一帶逃奔者塞路，致不能行。

二十三日晴，風生，齋中覽蒼柯文編談莊子。

華胥人祝堯以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權，華胥人曰多男子
而授之以職，何權之有？忠山曰無職則游惰而坐食，有職既自
食其力，又利其群，一國之中人，有職比多男子，所以為瑞也。
餘從訪益有。

人或以我家與郎聯婚為誡，忠山曰斯事誠非得已，縱得已焉
不猶愈於昏夜飾美姬納諸宰相之門者乎？且朝廷志在比合，
滿漢皆自大臣開之，公然為昏姻，且達諸天聽，安自姦、諂、
固不足榮，又何奪之可言？或曰不涉于攀附權要之嫌乎？余報
然曰子以為嫌，固猶坐震而驚之者也，孰若相視如布衣交彼

誰親貴而我已忘之之為高邪

甫至義善添小生在交通銀行待又山畧談即返

二十四日晴陳為書之子就婚於外是日來京入門廟見郵部同僚多往賀者余亦往觀禮先去詣樂夫許坐談樂夫出各人山水畫扇有絕佳者又語及高鍾二人事或云監禁或云已就戮傳言皆不可信

詣郵部午飯觀報無所見聞甫至大理院

達賴喇嘛自甘肅來山西境尊如帝天疆吏郊迎十里厓膝見之刺麻激不為禮是亦我國怪現狀之一見順天時報薄晚詣善卿夫人許談歸已暮觀書

二十五日晴微陰觀西漢文凡為文較作詩甚難十倍

詣郵傳部觀報有談哲學派別者又有言倫理學者謂個人有倫理家庭有倫理社會有倫理國家有倫理又有說公私之別

者謂公乃私之積數私乃公之根數

歐往弔琦仲鉢之妻之喪為高子益送行後至大理院是日微寒又加重裘晚歸飲酒作字

余於書法邇來又有悟入蓋始惟知求整為工今乃求不整為工蓋由沈悅北魏碑碣中國有所得也

二十六日未明起盥漱畢待東方漸明登車去至西苑門外蓋是日大理院奏事余與白君厚之約在法部公所會面謂之聽

旨時白君已先到久之定劉二長官至乃呈聽旨名單俄衣已旨下皆依議又到長官前述之遂畢事余詣老虎洞賀胡警吾

拜日本使臣之命出西安門訪吳佩慈聞高鍾二人讞成皆發新疆焉永遠監禁鐘監禁二十年又至于公初謁陸春老迴車

至化石橋黃益高方既余坐其紫頭觀書留午飯之張開爰燕保談粵東怪俗極離奇為夙所未聞甫歸聞伯珩許有客馮姓

將來拜余因就與談放卷而返

二十七日晴衣冠往賀李旭庵納米出城又賀張幼子侍郎為甚猶子取婦弔張燮鈞侍郎母喪寓午詣江蘇館三六橋許李鄉等名飲舍到時惟六橋先在此無一人俄班候亦至

六橋談及前日高鍾二君之行慘不勝言二人共坐一燕幕之車推撰摠席一束餘無長物由陸軍部官役押送按站而行以官犯故不加刑具人生到此亦可哀已

日中又至湖廣會館觀劇已母世兄弟之名也晴詣杭州館小坐啖豕油餅遂赴安徽館亦演劇乃為壽州重客廬鳴故役京僚醜金為之也視至夜半余先歸姊妹等皆為去返

二十八日晴午後從徐微煥趨署觀報粵人爭夜丸船事風波漸息日亦許和平歲事因民之福也礦則重改列國允馬度支部今年預計不足者甚巨將深籌而熟慮之士俄嗜厚兵力將有

尋醫意

詣大理院寫院歸燈下作書改孟晉

二十九日晴陸春老過訪余方起盥漱畢止見談及徐汝霖為臨安煤礦事春老意亦謂為之不易我輩遠在外頗難主持也談次吳君印臣以某君所畫西湖圖送余又手抄宋元人詞目三冊俄春老去余夜冠赴慶邸許賀者皆中又詣新吾賀壽留午食晴歸時天忽陰霧蔽日是日成五律一首題曰郵傳部新署為怡王府舊園王後嗣零落庚子後府第為鑾儀衛有民政部取其園為公家游地會郵部開建署無所遂向民政部償買之修築一新而廊宇之曲折林石之幽茂猶想見當年勝概也今年春偶憇坐其間瞥見垂柳含新綠撫今追昔感而賦之詩曰池邊楊柳色一歲一鶯春空館遺珠履高樓思美人百年歌舞盡幾日棟梁新惟有堂前燕依然作主賓

三月

一日晴昨宵枕上心緒如麻千迴百轉竟夜不眠俄聞雨聲浙
澹牕紙已白鷄聲四起得句未成詩成漸熟睡起已馬中盟激
畢飽食即登車趨署在郵司與姚一萼談

泰西之國重少輕老蓋謂少壯之人能擔荷國家義務老朽則
無所用之是以其法律多於父母撫育子女之職言之甚詳而
子女孝養父母之事任之付之闕如皆其惟一國家主義所推
演而成此性質者也日本則畧殊蓋其財產父母老賴以界其
嫡長子衆子不得分潤之又惟其嫡子有孝養之義務衆子無
之故析產之說彼國所禁也其所以然者因財聚則滋生益多
常保其富國家利賴焉一為衆所分則財散而少母不足而子
亦稀久則消歸于烏有焉且使令貪享祖父遺資養成惰惰生
利者益寡社會非惟不靈其利更蒙其害故其法律為此限制

要亦國家之主義也一萼云

昨至大理院晚至仁錢館小坐俄詣醉樓林置酒會賓友坐有
彝卿杜仲厚夫佩蕙莘甫依三陰亭夜歸

二日晴郵傳部承值適與金君向辰同班舊日庶務司僑侶也
是日文牒甚稀得暇閒談觀滄報內有詠太郎語而目余曰高
尚之士不知何人所為也薄晚登錄事處樓勝望久之又閒步
至迤西假山石上飲見新起宇舍未竣工也俄下則裏裏廊廡
間吟哦不已續成昨早詩題為曉雨

滿：樓外雨孤枕不成眠燈影搖處幌鐘聲報曉天華胥春夢
遠嶺嶠晴雲連憂國徒為尔浮沈閱歲年

是夕與向辰對酌譯詩夜復列電書三函譯之

三日晴薄午交法在郵司坐時院中丁香發新蒙古松二株料
板大矯與僑友盤桓其下笑話移時

映系大理院羅駿嶺向晚散于泰升堂菊莊樹人艾孫諸公約也

四日晴冠服登車去往謁廖少川中丞未見晤馮次臺馮與余同為創始郵部之人余已投置閒散矣馮則與宋芸子同被咨出署老子曰毋為天下先今日始信余固不足論若次台者乃壁畫鐵路之老斲輪也而太邱謂其不諳練部務寔哉

謁項城未見訪高子益談子益先者桐前隨岑西林在郵部與余相識嗣從岑南行岑罷職者相亦留海上就商務印書館一席今聞其弟將遠行來都視之前來視余是日已出未復晤也詣新恩許時益高談詩益高為齊魯商人代呈請築福維友路稟屬余為投部中

詣大理院哺歸吟詩以詠松一首蓋怡三園內有古松數株今在郵政司北窗外也詩曰生長絲華地高柯疎百尋風霜不改

色獨抱歲寒心往事嗟零落閒雲閱古今最憐桃與李爛漫到春深

五日星期余不知也猶趨署為益高代投福維鐵路之呈文見向夜及異芝田芝田道及史廣雲之死即與余是日同作冰人者也

在郵司中獨坐觀報有歐州之慘劇一節即言廖蔭奇土人與法構釁事也又美因之警尤謂其材格勝於警吏張伺盜賊能術凍斃者張捕送治者其出也有時其蟄伏也有以不誤期也不擅離也凡飼犬有事人一次予食畢則更以他人裹者物投焉犬裂而嗅之棄去蓋犬再投如前久之犬遂不復食他人之食故當其宵間狙察為究從不至中餓以墮其職也記者於此蓋亦有所慨云

是日噴風揚塵起訪寂雅以清明佳節欲借作江亭之游寂雅

云江亭梅人必多蓋改天甯寺余諾之遂同車去俄出彰儀門
迤北望見福園若臺既入樓殿重簷前後周壁白粉怒放蒼松
交蔭蒼土山瞻白雲觀京辰軌橫於前草色眩暮心目夷曠俄
南玉塔院唐字碑碣知寺興塔為隋家所造初名弘業入唐稱
天王明改天甯又更弘善卒後今各寺宇數地歷朝屢為新之
有碑記可攷也與叔雅坐寺中茗談久之日哺歸
夜作寄孟晉書

六日微陰枕上聞哀項城來傳見乃披衣起坐俟早食盡飽遂
趨署見陳翼謀為銘將軍所作壽序通體駢麗鋪陳華艷又見
姚一葦為人書仇扇臨東坡行書用雙鉤為之疎媚挺秀可寶
愛日中啖素麵遂訪益高僧衣冠往謁項城先投孟晉函小侍
即見畧談俄送出余至楊鳳樓茶拜施伯之弟即任贊振貝子
壽即返

庭中海棠已滋新綠惜前春草萌初

是日車中觀邱真人西遊記歸覽庚子山集

屈原之騷諷度信之詞賦杜甫之詩皆履端其情至性故能哀
感頑魄發劫古今

七日晴觀書

古稱至誠格天又云誠能動物微諸史冊殊有靈奇怪異如響
斯應者或疑為必無之事而抑知不然蓋宇宙合間人也神也
物也相睽離者也惟有電力可以通之至誠之極其電之蘊積
也獨厚故其吸力也獨大足以感召天地貫通萬物其理至微
顯易明何神奇之有

映至下斜街花殿中購得海棠二本將以植諸杭州飯後在殿
肆中坐買絕妙好詞及宋金元詞綜祝由科秘書三種

晡詣大理院晚至惠心堂與維周等九人大會同條夜歸

八日晴趨署聞袁海欽前署山東巡撫又閱報章見昨有詔旨
特派恭王慶相圖景月老為禁煙大臣設局實行禁除又東三
省城內美國人不認俄日為有主權又稱日本入審觀支那亂
勢將成恐乙國被牽連因令國人注意於此以謀對待之策又
稱摩法之役實德國人誘使而成蓋德法世仇法苟壹志於孝
德志將少終矣

吟天甯寺懷古詩未就補正大理院昨奉旨行刑者犯人十六
名皆巨盜也張子林與蔣樹人大相齟齬有不能和之勢
晚出城到仁錢館小坐又至杭州館見滄臣又晤硯孫是在
醉後林沈教贈召飲坐有沈立山歸然老者亦從前久宦京師
者也

九日雨是日成七律二首其一為天甯寺懷古詩云

太行山色古今同百代興亡感喟中隋塔為零餘落日度樓前

忽起悲風孤松盤鶴層雲紫新碣磨霜秋蕚紅最是當年烽火
也米脂陣馬歟來東其一為高柳堂懷古詩云

益都相國風流盡古柳寒鴉帶晚天四海文章歸袖底兩朝謀
畧到樽前當年觴詠皆名士今日荒涼有暮蟬休問江南多景
物勝游同此一潯然

餘後出城至杭州館見海棠二枝新移植塔前以陰雨故未加
灌溉徘徊其間久之俄至大理院聞春阿及一棠將以誤殺奏
歸觀書

夜雨猶飛灑覽元遺山詞

十日微雨母生日肅衣冠率家人拜祝奕夫滄亭新喜歲至

晚往謁沈兩老時許久香孫文翰等皆江世代表俱在坐蓋路
車將結國兵與政府磋商借款之息已旬月之久今議定五釐
有半月之十四五可以出奏夫以人民派代表與國家辦交涉

此友邦從古所無者不得謂非進步之一端
夜誦度庠府哀江南賦

十一日陰懷紈四十壽故家中連日管絃雜奏致彈泣作早食
訖衣冠出謝來祝母壽者皆在于益與許生與齊任談訪
映訪呂尚書之往謁晏月老前邸皆未見補歸是日又致訪一
首題為法係手懷古詩云

征遼將士歸仍處幽骨長埋前古悲紺殿雲生松柏老萊臺
長夕陽邊休尋舍利灰飛後且讀皇碑花萼時一一鐘聲天外
轉可憐恩澤到泥犁

歡南唐李後主詞

十二日晴佩慈過談談去是日李家甥旭慶續恩余往賀歡其
結縵成禮哺出城祝孫官傅壽存會經堂書坊小坐前屢至余
家之書賈程姓名永怒者已病沒家中矣感仍到旭慶許連暮

乃歸觀報

美國人設法律彈禁無政府黨志山曰無政府黨誠世間一大
毒賊彼用暗殺主義如專對諸強君暴相施之猶可擊壽刺之
毒焰而於社會不無羽翼之功今亦殺往：為舉國所愛仰者
豈非世界之公敵乎噫嘻

夜使僮執燭雜裝修容又作高亭盍晉

十三日晴廷署就路政司借鈔福淮鐵路批稟及岑山東巡撫
文生郵司中視報我東南有數省欲公舉代表來都邀求開民
選議院風氣之日開也浩然矣又見姚君一夢雙鉤書聯映訪
益高晴至大理院薄晚歸

作致何肖雅書為芝生兄謀差遣也

東戰之制盛行于周秦以前三代下獨馬隆劉裕一輩能以此
制勝唐房琯遂用是度敗宋以後非無謀者然皆不能實行古

今異宜更有以也

十四日晴生高平觀書吹一至大理院捕歸仍披覽諸名著若
子山之駢僻另黎之古文杜陵之詩又律書之實證表蓋二傳
又閱洪北江平際生語作夜後展視北魏碑板偶得句云古書
堆滿几爭比龍山多留待將來之讀改也

是日淳午所吟祝之松筠金懷古七律一首先錄於此詩云
鬚眉浩氣死猶生欲斬豺狼一劍橫疏牀荒塚留古宅英靈亭
魄照神京氣靈敵日獄三字風雨當年全教極轉眼山河已非
昔先生祠廟獨長榮

美國人於日俄之侵我東三省之權大不滿意播報者載近已
以此布告各國互討之差快人意

十五日晴衣冠詣英夫談茶頭有李義山詩集一本

淳午訪朱桂老談朱云凡人生死各有數存不可強也昔年海

上某甲善畫應人之聘置舟將行忽夢其友相對一室澆之作
績曰松與鶴甲援筆下談成鵲鵠覺惡之俄遇其友即夢中人
因道夢景且告貴營不行將結以微諸夢行不得也為之奈何
友謂某甲夢兆見告往必有凶不如且住惟囊之竭大何愛懼
子負絕技傾慕子者實鮮有徒將皆擊金應子所需子又美患
甲如所言止裝弗行不逾數日前途告警曩役之舟適險而敗
死傷衆多援者未多某甲始悟不有斯夢美色其難地知是事
皆有前定

請江蘇館為人祝壽者秦氏揆楚之父遇胡艾孫同席而譏
嘲中適而作答拜諸友遂至大理院而晚歸微雨黃沙蔽天觀
報露庫藏之竭匱平日仰輸于法蘭西今其士庶多肆反抗不
願為當路負荷新責是故法財之入也不見其出也駭露法使
察其情遂書於國家以告為露所得遂援之使歸露人誠快心

馬融與靈之責券低昏添竭矣可奈何夜月色微明
十六日晴微雲趨看觀

印度隸于比利敦威勢下幾何年今其士民不堪虐酷結黨會
在紐約市者甚衆購運礮彈欲圖一逞其志銳猛不在小也

美德同時大火損傷甚劇德燬去一古廟曰衛戎寺

紐約有古酒埋藏者一百數十年今將出售價直萬圓

覽勝長春胡夢餘錄多載洛下古蹟

時署中花柳繁艷春色盡、與諸人劇談甚樂俄而小眠時至
大理院菊莊樹人芝孫等皆先在案頭置方甌二水清石鑿蓄
金魚數尾游轉自如俄還又得詩一首題為于忠肅祠懷古詩
云

青、茅暗湖邊墓獵、風吹塞北霜筠寒丹心術社稷空流素
涕蒼君玉國初生死夫誰怨烏盡巧懸刺可傷寂寞屋楹千載

身

夢年：俎豆為芬芳

十七日昨夕一夜無眠月色滿牕五更披衣起盥漱畢進食觀
夜子山銘贊文待天曙衣冠登車去又為大理院聽旨在西苑
門外朝房中過法部司員數人閒談

同一帶者也而新舊別焉曰為朝廷治事之官而肥瘠相懸焉
莫識其故矣法律者一國之筋骨也夫是不能以立法部等署
適當其樞匯之區且若何尊重焉後禮馬迺近日法大部院值
日奉事其長官曠不得召見一若至三重輕者且部中僚吏何
莫不矜精疲思以治庶事而刑獄又關天下之大命負責綦重
乃致其累月所自難以常長之尊者不得比夫外商部之末秩
彼進而富彼^以而貧伊誰為之不均孰甚

鐘報九時旨下軍事乃散詣揚杏城侍郎曰見者乃鳳陽之
凌君又觀子蕃不過歸已薄午披衾而寐醒已日晏飯已觀書

知本朝裁併諸行有督撫之沿革又披閱元書馮敬通本傳文
藻麗逸正玩味間奉津浦路呂大臣牒文以余為事務學擬撰
謝懷惶久之

觀報載美人反抗哈爾濱俄權之詳情又觀俄土有尋釁意論
者謂露如復興我於外其腹心之疾將作故為俄危

唐晚至廢廷見百葺碑坊本已裝潢成冊古味班蘭甚少飲於
宸中樓書衡等約

十八日晴向棧過談淳午趨署時天驟暖已為袷衣映到大理
院俄往謁呂鏡老未見又訪袁靜生亦不值遂歸過周伯珩談
因以車務學堂辦法情形詢之伯珩約畧相告晚大風

報載俄自東方戰敗遂為諸國所蔑視奧竟敗盟毅然與土訂
約許以種種利權目中幾無龕息之俄在例噫勢去而萬事休
豈獨一俄為然哉

十九日晴起略早衣冠出送盛宮保行又詣那錫侯許賀壽因
造呂大臣請見則已出矣晤楊彝卿馮伯言談俄迴車到新吾
家易極服而歸

觀班書息夫躬鄒陽諸傳又覽皇朝通政吳制門及因同門座
小山集絕妙妙詞箋等書是日成七律一首題為白雲觀懷古
訪云

羯胡殺氣動關山縹緲真人東海向已看青牛度沙去更招白
鶴帶雲還極大旌仗遙風蕭灑地樓臺曉日殷上帝如生思玉
道長者猶堪擬德寰

觀報載波蘭分割後地之屬於俄者姑無論矣其在德者議院
中忽提倡販買田產而逐其遠民嗟之哀鴻多告去將誰依止
國之慘有如此者
夜作書致孟晉

二十日晴風起揚沙高中靜坐階前海棠花漸放蛺蝶亂飛得
句云愛花誰似蝶成屬對云好學不如蝶

觀老子道德經孰味曲則全三字吳作廬註云人苟貪多務廣
縱心全體不肯致曲其弊博而不精墮于空虛無用惟從事於
曲樞深研或觸類旁通斯跡曲以造全也不難矣忘山曰凡為
學者審此

晚法制史在昔秦之為書極卑而後世以為六曹之長隋之書
才極尊而今則初入學為生員者稱之書何懸絕至此
謁雨老過伯珩適午伯珩又過誤俄登車去拜孔仲光又訪邵
厚大庭字顛故海棠高教尋歸振擗障花亂開其客坐壁間皆
名宿書畫有汪近人皆後書古拙可愛

甫到大理院是日長官寫生曹吏旁立因誌階上一人高聲誦
誦其所供罪狀謂之親提蓋已誠成罪定虛行故事而已

晚歸觀報無事作寄呈瑛書觀班書杜子夏詩

成五律一首即續十四句也題為春日高中即事詩云

古書日盈几如見亂山多恐天九州遙細昏千載過仰觀花密
繫俯瞻硯波陀世事且休問青春如放蕩

二十一日晴夜冠詣城東訪袁靜生談謁呂鏡老未見晤翁卿
伯言薄午至郵傳部又晤向衣蟬如坐郵司中興翰卿等閒談
時牕外白丁香葉爛柳絲飛綠玉階觀報

俄土事漸平而意大利以置郵小國界內不遂其志因調集艦
隊以威脅之未知小國何以應敵也

露國東邊秘密黨又蓄勢將有所舉動

甫至大理院春阿氏一獄聞以誣殺定罪其內容實有不可問
者蓋人倫之奇變果摘其伏橫屍索術者不獨春阿氏一人也
今終以含混決之雖以大理長官亦有所不得已吾深知之未

可明言

晚玉書陽別業徐花叢名飲坐有侗高翼堂健為班便爽夫諸人終席談諧如雲奇趣橫生

花叢述及粵東某紳歸隱後築小樓約二美姬以娛老有人贈聯云百尺凌虛是人間天上雙星不語問今夕何年

又彭剛直公題蒼頡祠一聯云一畫本天賦開上古洪荒草昧無須繩更結六書隨運轉任後人摹寫英雄未免筆難投

二十二日晴觀書余近年於新學術幾屏置不講每日自讀報外惟瀏覽古書胸中旨趣畧分為三一曰義理一曰掌故一曰

詞章

薄年出城謁吳冲老亦見赴陸君素藻之約仍在嵩陽別業晤薇伯玉譚

暹羅今茲之自遠在中國上者二一曰獨一之銀行一曰專有

之郵政通國畫一權不外溢是其所難也

美國邇來與日本感情最薄其艦隊頻與東來即志在耀威日本現聞將抵飛利濱群島中形勢佳處為軍港

哺至杭州館為使服館中新植海棠已開俄一視仁錢館自正陽門入詣大理院將散矣遂歸

觀報日本於陽歷四月七日即陰三月三日大雪橫飛國中電氣汽路皆塞南不通人民有凍斃者舉前數日鳩挑嬾柳之妙

君都化為玉海銀濤非常之災也
摩氏拒法血戰橫屠法人斃於不報制

覽班書萬石君傳又觀書仲軌墓志吟杜詩讀孝子
二十三日晴陰午又往謁呂鏡老聞已出門余將暫詣于公祠

有行數武見鮮車肥馬騰躍而玉者呂公歸矣余迺還清兒
遂覆晤談鏡老風采端凝談辭和藹既見俄迴車至化石橋與

益高談留午食甫詣定可庵質其嫁女良久歸是日大風塵起
撲面

海棠花開雖不及舊年之盛然較之前數年已為佳矣
得徐蕊林及希希元二書觀報歐洲凡居國園之輩人有許甚
結昏者樂乃文明社會中特異之事也

外間謠傳高鍾齡斃之說今乃訪聞其事屬虛

摩洛哥拒法報稱其與德意志潛通蓋英法為摩事前所訂盟
約置德人不欲德嗾之故欲暗助摩

意土郵局之交爭已言歸於好矣

夜觀班秀實回灌三人傳

二十四日陰風未止奇寒醒始聞昨夕大火在磚塔胡同迤南
相去無半里余酣睡不知也陸春老過談俄去余遂趨署摩所
猶飛舞日光忽透天色闇淡是日錦衣加身疑地處有雨所致

甫往賀孫景周取婦因至文通銀行與佑三談俄詣大理院晚
歸益齋在余寓中生留晚食同造沈兩老談

兩老云林農路礦四者實業之大者也而在今日尤為北極省
之急務蓋北方素仰給東南今東南民力竭矣不出十年將
號訴搶攘求援于西北矣今不治後將噬臍矣乃無識者流空
言立憲也國會也吾恐憲未立而國已亡會未成而民已碎矣
余及益高皆歎為至言

二十五日晴天寒如故往賀呂鏡老生子彌月賓至如雲置宴
款接以俳優看樂侑酒余俄往就馮伯言談又詣奎章為暇未
起見絕伯之弟日甫奎章始出觀其鹽激進會乃行至大理院
觀報

美人既禁過華工於是吾支那勞力一疏胥輻輳于粵西粵近
日暹國中凡都會縣咸之區莫不有華人踪跡勢力之盤踞蓋

絕聞馬薄晚在陳德莊許坐談即歸夜作致海內森秀
是日午涼風又起連夕不止

二十六日晴往謁沈兩老談歸觀考風稿未已

余欲仿六朝文潔例選諱魏六朝詩及唐人律詩精之又精稱
曰古詩選唐律詩選有志而未逮蓋古體詩稿推六朝以前五
唐一變為律而文傑出其古體皆名之觀矣宋以後則并律詩
亦無可取故謂唐以後無詩可也

辭後衣冠去答拜馮君祥光又至東啟胡自不崇文忠夫人之
表訪那錫侯未見謁唐少川方命駕出晤馮次台談久之因拜
胡警台適仲吳已於昨日到步見從認別後蹤跡仲吳作州縣
六年於官場之態度民間之疾苦無弗洞悉余謂其已於吏治
學校畢業矣

晚歸觀報西人空中飛行船之夜明始於華曼氏其法能不用

輕氣球別創妙機如鳥之雙翼運行自如來往天空洵神術也
夜作考致盈晉

壬日開沈雨老道及高鐘路斃乃確有其事聞之頗驚

二十七日晴郵傳部承值同伴者許君沐鏗之牒不錄多同坐
時是日風定雲霄澄宇如鏡然海棠被風摧落編成得詩一首
題為春日即事詩云

東風不曉事搖落一庭花
原捲入雙燕日高啼亂鴉
碧天邈何極春報浩去
涯應有鄉關思懷歸意轉賒

夜與許君談許君深意大利居四年彼謂意國不遠我江
浙兩省之大而國家每年度支所入五百兆倍于我國者五
致其所由然固由賦稅之重而烟貨專賣所獲贏利實居
進款十之二三

四馬
又述論歐洲之大槩云彼土所以強稱樂邦者姑不論其他也

整齊畫一之氣象統乎朝野上下政俗交際之間而罔非欽即如錢幣之分配有定衡貨物之長短有定價雖三尺童子千里竊狐入市交易無能欺之是故居是邦為彼民者可省與算腦思可減無教恐懼心於集精神不為迥紙皆萃于有用之學以互保于社會中也

二十八日晴日馮中交班至郵司坐觀京漢行車路程時刻表時隄外果樹布葉綠花亂開又感賦一首題為日前題茲贈出使日本大臣胡警吾行

荒林新葉吐丹紅不成陰鳥囀一夜寂花飄三月深芳春如可

駐佳會啟重尋

警吾曾謂全如不暇東望神山遠煙波勞寸心

東望神山遠煙波勞寸心

日中在新吾許晤益為考保留午食俄至大理院晴歸鬢髮晚伯珩過

伯珩云宣化縣境有雞鳴山穹峻攀援可以登上有觀廟重陽

日約子往遊蓋京張鐵路必經者也

伯珩前隨改緊政治出臨十一國風土山川閱歷殆遍為談海

外事多環說新異盛不憊是日得魚骨自柏林來書

二十九日早晴有客至趙姓名廷清字請波粵人其入彙補

原皆出先人門下談久之去余俄衣冠往祝陸春老壽則已過

而他之凡愧責皆力拒日中在義善係銀驛生留午食天色昏

黃將風忽漲而數滴又出日久之後晚微寒至大理院觀戲

非洲特蘭斯法丹之苛例英政府尸之我華及印友人結群能

堅拒已久英人術窮迫許退讓又聞英海峽風災銀漂壞船船

甚多

薄晚後夜冠隨蔣君樹人詣宗人府會訊宗室詢文控民人勒

贖地飲一案未決也既途大風

北極一帶有天竺之無錢電話蓋其寒氣濃密尋常易信確依

語一英里外皆得聞之
又有凌波衣為近今泰西某學士所製蓋以植物組織而成入
水不濡凌波衣三字新
夜覽班書揚雄傳讀揚氏反韻譜又觀師丹傳及老子道德經

四月

一日晴終日不出薄午風起胡仲異過談留午餐始去

是日讀韓非子又觀庚子山文及班書薛宣朱博傳晡遙達之

昂米都過歐洲今日諸國如法如德如英如意如班如蒲等國

為不以屬土併論其疆域之大不逾我東方秦以前之七國況

學大明電機若達各逞權力高掌遠馳遂使萬里之外驚其威

勢焉是則古七國所望塵莫及也

報中無事可記是日聞芝樵家人在廟會中與人口角遂至毆

搏芝樵感怒波及稼霖力辨乃解

二日陰風甚雨微灑觀六朝人詩又詳覽有明一代兵制

明人建置衛所布滿天下無事則屯而耕有事則應戰守頗有

唐府兵遺意迨其後法制漸紊精意已亡無論京營及分番入

衛之卒多以之供土木役而在外者又使輓漕軍人遂因於走

精健者銷亡羸弱者充數且多空名領餉求之更無其人者觀於劉大夏之奏而慨然矣

餘後閱伯珩過時京張路將成沿途通過山洞無算伯珩屬余書其橫額作摩崖字曰居庸關山洞曰石佛寺山洞曰五貴頭山洞曰八達嶺山洞皆為伯珩提口者也余久不作巨字是日勉強執筆殊不自善也

昨訪法國人沙海昂於六國飯店以昨日有約也既見略談沙君頗識華字此來有所圖聞其尚欲一游京城迤北觀永定河及沙河白河形勢

補至大理院聞是日有嚴旨拿辦綏遠城將軍貽穀交法部審訊聞其侵蝕公款二百萬不知稿否

晚歸是日午後即露日光而奇寒如故夜觀班書翟方進合永諸人傳

試觀崔翟

方進奏云故事天子見丞相在座為起在輿為下可知漢朝君臣相見之禮非若後世之踞傲也

三日晴往經才花農西家賀時尚早練輿猶未發花農宅之北偏海棠樹間起屋成曲尺勢精麗無匹客皆於先一日來是日寥落無幾人皆拜何潤夫訪季鷹到已數日蓋其夫人病危實促其歸也在大家公司相見留午飯雅談風又起

萬事以出乎自然為佳為矯揉斧鑿便失真趣以學問言之其尤甚者也龐乾諸鉅儒其故據之精者皆得諸自然無毫釐勉強其書迺可傳我輩講哲理焉可達之是故余生平頗多名理然並非苦思力索而來多繇自然得之如作詩然當俟機之自動不可強求者也

二戎告余云在南中坐蘇滬汽車往來二三百里皆是桃蕊或

菜花麗景使人魂銷此北來輪船入大沽口又是數十里挑柳蓋北方氣候較遲南花已罷而北花則初放也

又云上海租界甲大不如前警吏無用劫奪時間白晝通衢明目張膽人不得安居市況蕭條所謂一盛一衰者有時也

補至杭州館聽事後掃圮間昨日為風所撼而然詣大理院晚歸觀報上耳其間有一百三十餘歲之老人身目聰明筋力壯健夜作書致孟晉

四日星期日無風衣冠往謁陸鳳老未值因又訪孔仲光仲光乃孔子六十四代孫此次與余同派車坊學堂提調余出而彼副也居衍聖公府中庭宇恢宏多空屋蓋陳設等物庚子後皆掠奪一空薄午在西河沿春拜一客赴蕙春園范松桂約此至園已改晚餐迺在彼易衣服獨坐而飯已呼匠翦髮映至仁錢館小坐見鍾希洽間高鍾事外間所傳仍虛蓋子毅之伯父

仲英遣一奴送至太原已歸乃云在正定畢命者豈非訛乎

補獨游江亭風漸起萬葦搖綠泓然一水西山蔽塵不可見時風甚亂柳飄颻是日游人頗多過陳繹如在寺門外聞彼將訪香塚去矣余在西嚮軒牖中坐廊下婦女四五人笑語不知何許人江亭佳處在能憑臨四野其遠近林寺等一上景物咸映入牕內晴明日尚可看山不可謂非都中名勝之一余是日持一卷書坐而披覽之渴塵絃管聲作當神游千載時聞此尤使人縹緲自凌雲之思俄日光漸闕登車去訪叔雅小談室中古麗精緻花叶四時不絕薄晚仍至蕙春園松桂客已滿坐尚自陸續未者俄杯盤交錯刀匕紛如酒美肴豐盡懽而散歸已夜深觀報作日記

五日晴無雲暮起觀六朝人詩成驅車至署坐都司中寂無一人牕外綠葉成陰因得句云綠葉已成帷陰、初夏時時攜春

明夢餘錄觀之俄同僚結鐸至相與談笑或仍觀書
餘罷登車去訪考保益齋見案頭有戴醇士古泉叢書序中引
張宗子之言曰凡人無癖者不可交懼其無至情也凡人無疵
者不可交懼其無真氣也余歎為至理名言

趙甌以祿家之學也其該餘叢故一書頗可觀覽其論秦趙高
謂是趙國之公子趙亡志在復仇遂自宮以事秦卒覆秦之天
下彼蓋攝史記索隱注而云然

昨在大理院成歸觀緘遠城查辦大臣覆奏摺及貽文二人互
攻之奏胡謬吾過談薄晚書五言聯觀該餘叢談

夜覽班書酷吏傳皆殖傳

六日晴余逸來日寢饋漢魏六朝詩篇反覆不已故濡筆作五
言律居然初唐作矣是日續昨吟如已成題為初夏即事詩云
歸葉已成帷陰，初夏時花飛蝶自去雲過鳥先知倦倚池邊

句

樹棚敲竹外甚莫言官冷淡此地足棲遯

晨坐齋中讀書

讀史之樂能令上下數千載事燦列目前如曾躬歷其境者是
何等福也余尤喜觀歷朝制度典章之沿革遷定蓋為全史中
之骨也

晚至大理院觀報有三事可記一日奉兵艦在彭湖自炸而沈
一粵東人拒買日貨乃水師提督李準所為一大清銀行開股
東會演說效果三端即疏濬黃浦與京張滬甯等路又償掛營
口東成和之倒閉皆向銀行假款為之者也

謁陸鳳老未見賀成子著新簡四川道缺府歸復觀報

遠西天文家新改驗大星地面發現黑溝數道因謂彼中必有
動物以溝必是動物所為

閩農工商部畫一度量衡辦法之奏竝其章程頗極縝密嚴切

是亦我國一新天地也

七日晴赴郵部小坐俄同僚先後至談索梁諸人事時滿園柳絮亂飛飄蕭如雪清地成團逐風而轉又聞人言署門外楸樹花開已徧如牽牛狀禺中余將歸出視果然未午至家觀書前館余家之金替免過訪留午飯俄去至稼霖許坐是日立夏日光逼人錦衣盡去幾欲著禪寂坐詳研遼宋金元之制國用覽班書司馬子長傳又觀報

英有監督在埃及者被人戕斃又載西天文家新測金星中亦發現溝渠形並旁多青碧疑是植物

昨至大理院是日同僚八九人在泰昇堂開大宴會皆同署人飲酒極懽

八日晴晏起觀文選詩又覽有明一代財政之出入

古稱藏富于民策之上者也

泰西雖重賦稅其地方自治常有餘財不盡歸朝廷也

其次

藏富于州郡

郡國各有庫以貯財備緩急

最下殺財于京師宋明之初其諸

路各行省皆有所儲蓄故四方有事不盡仰給于京師比及中

葉權倖當國遂悉奉天下庫儲入之大藏於是邊邑空虛不足

為緩急之應馴致四肢潰裂而所謂心腹頭目又奚能自存哉噫

覽韓非子申韓之術無非教人主以馭臣下之法蓋有鑒於春

秋以來篡弒接踵往下主弱臣強尾大不掉故舊憤而言此中

亦多可采之精理

作致胡仲驥書午後出城往視二我閩者云已患病三日不能

見客詣下斜街花廠中裊裊無好花欲購蘭數本不得是日為

浴佛日往游法源寺在方丈許坐幽室數楹叢竹峭倩其牡丹

最有名種南塔下已放一枝餘猶含苞坐久之見有冠服跌麗

而至者花叢占潤夫也不期而遇大樂繼談因留共飲酒味疏飯

昔程明道見齋僧時千人同飯寂然無聲歎以為三代威儀余

是日親受戒僧一百五十餘人來辭其師肅隊徐入整然不乱
師高坐朗誦警誦導屬之言齊頓首誦佛號俄又以次魚貫出
因歎曰真三代威儀也

薄晚歸微陰俄而風作雲散夜觀書是日熱甚

九日晴天熱如故避暑賀袁靜生談在東北隅最高樓上日光
四逼哉不可居然頗能眺遠心自怡曠樓下即船司余俄欲去
循梯下至司中徘徊久之遂沿廊而去歷給電兩重屋而至郵
司郵司窗前後通明雖有林木不足蔽日迺取幃閣之熱始稍
減余雖披禪衣猶揮扇不止觀報

歐人衛生家政察流傳古葛之帛券中有三萬七千之總生物
方悟疫生之傳染以其屬塔之一也今國家營于未乃初限年
更換之法似採之

日中訪蓋橋前聞是農舍某地一小村落有板屋數椽設坐買

茶且鬻酒馬門外懸一聯極佳白云為名忙為利忙忙裡偷閒
吃杯茶去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拿壺酒來

詣大理院又觀報時聶玉叔已歸

南美智利國之華僑亦被苛虐呼援于祖國不審外交大官有
以應之否

昨歸微陰風起覽韓非子主道篇云君見其所故臣將自雕琢
君見其意臣乃自表異又云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虛有
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又有度篇云上用目則下飾觀上
用耳則下飾聽上用慮則下飾辭語皆有味

栗

飯書觀書研覽運栗轉滯之歷史又觀班書李尋傳

十日昨夜已聞微雨晨起已止雲猶四合出坐齋中觀書良久
風起雨澆然至中庭晝濕余稍坐階上靜觀新編蔚然塵濁盡
洗涼潤侵人顧視階下此州徧生榆錢滿地怡然自得薄午雲

開日出碧天無際又為之豁然也

讀韓非子又覽班書司馬相如傳

補至大理院觀報

報載印度土人有已結屋體從事地方自治而白人干涉者

又載南洋荷屬苛待華人不勝煩苦余前已聞諸伯玉

又載粵西河石為匪所據

至打磨廠答拜寺靜坡晚燕于醉瓊林子衡譽虎諸人約是日

微涼

十一日痰多連日咳吐之不已而胸甚快是日夢中咳醒惚恍

已白鐘已鳴五不復能眠乃起觀文選詩日高出坐齋中以昨

觀而得白吟未就今日成之題為都下久無雨枯燥已甚偶得

密潤胸次快然因移坐簷下靜看衆綠感賦一首詩云

密雨灑朝林中國暖新綠芳塵故已歇清飈動修竹修竹何嫌

娟白雲已歸山日光耀簾櫳霽色澄且鮮而霽天氣涼也人卧

空房詠詩昨流考挾策愧亡羊亡羊誰補牢天地一羽毛達人

肯知足志士豈辭勞勞生怨年邁日月相追代若艸方沒塔秋

風已鳴籟鳴籟聲不已壯士按劍起會當乘風雲掃除從今始

寂坐觀書孰復元人漕運始末又讀班書相如諸賦

叔雅過有幼在前留午食因共徘徊園中登陟山石復上平臺

萬籟出暖得少佳趣日西斜乃共乘車出西直門繞御河長堤

而行水清連作深碧色高柳如雲遠山明媚所謂江南景物竟

自有之將至萬壽寺狂飈大作日光晦靄車馬淋噎游人狂奔

聲言有雨紛紛欲散多滿族閭闔余及叔雅不顧仍入寺觀樓

閣殿嵯峨及業最後有亭翼然下擁亂石上竦修木石間有洞

容人入觀其西偏竊以高垣自隙闕之飛甍紺宇為乘輿臨幸

地俄在寺外茶幕中生風止日復出游人漸集男女襍運薄晚

歸叔雅出城是日觀報有粵酒可以抹大說又云葡國新王登
祚誓效忠於國

夜作寄孟晉書

十二日晴起少晏至齋中呼僕移置几案變易方向而南牕坐
坐後闌以書架東壁去與地圖易以玩雲台陳曼生二橫幅西
列書笥二上懸余小像僧衣留影者也迤北面東置榻榻榻北
依書架南嚮陳西式皮椅旁置几復南嚮設一坐具有客屐止
清談最宜蓋部置一室內亦使曲折出勝方不窮於一覽也俄
又檢尋書籍一二整齊之明登車至大理院風甚塵飛於是日
甚寒疑他處有大雨

與胡荃孫談觀大清律

坐久之即歸報至無事觀書風速暮乃息

漢書卜式傳以牧羊喻治天下饒有精理式身為匹夫屢以家

財助國其亦非常之人與

余每日必取漢書流覽數紙細譯其神味淵懿奧衍如飲醇酒
十三日起日初出披衣閒步西偏園中高樹干雲晚風清澄偏
然怡爽行數百步方歸盥漱乃出至齋中進早食命駕出詣郵
部長官猶未至其聽事簷下出闌十餘步塔前襟花甚多皆植
于瓦缶中者到底務司一視間無人焉乃至郵司門未啟奴從
方眠于內俄排闥入又急開牕換空氣之新者寂坐無事案頭
有姚伯昂竹葉亭雜記一冊取觀之多載本朝天家軼事足備
掌故久之姚一詩至對談良久時鐘九鳴遂赴大理院蓋是日
始改早衙也同僚有尊者坐至薄午訪孟齋猶卧為誦新裝五
古孟齋稱善復以為丁鴻賓書聯視之蓋余之字體大受厥初
亦可謂能獨開生面者矣留午餐即歸觀報安徽西邊英山縣
有匪徒猖獗鄰省已調兵往撲治

夕觀書未竟數葉拋去至耳屋中又將堆亂架上書親為檢理
部居類別大抵數年未譯篇帙多候忽已暮然燭以畢其事晚
後入後堂在明月下行數百武因坐塔間與母間談
將眠作日記連日寒甚

十四日晴侵晨起盥漱進食畢乘車去日光熊下城至正陽門
外西車站衣冠繼繼皆送胡馨吾星使之行時鐘七鳴星使登
汽車警隊奉軍樂以送車行送者各散余至杭州館一視因詣
大理院僚友皆未至間步至大堂院中奴役以水灑地高槐二
株垂陰布葉久之庭中略有人至余則去赴郵部聞新烏布已
有數人揭曉未午即歸仍檢書飯後視班書趙廣漢尹前歸二
人傳

補黃益齋過談戲以劇場中生旦淨丑比擬當世人物極酷
肖薄暮益齋去銜下觀報

日本人在旅順為俄戰士死者建表忠碑亦創舉也

十五日晴晨起有客來即黃君名任福前隨慕兄至法繼游俄國

充胡欽使許隨員欽使既易薩往黃君始歸後于胡欽使孟晉
有物託其携至是日余俟黃君去即往視蔭亭于化石橋蔭亭
已詣壽州許余遂踵往獲見之不談蔭亭昨來今午即返津俄
又往視二戎病在內外詢病狀於閣者悉其病勢甚極不減於
余去秋所患間服西藥漸調治

游崇效寺賞牡丹寺在牛街之西南一路皆曠野時見垂楊夾
道或阡陌縱橫菜圃瓜畦綠雲彌覆行久之見一額廟規剝極
闕即其地亦有殿數重松楸森楠徧地皆植牡丹有未開及
半吐者其被風摧折或已殘落甚多余坐其東廂老僧獻茶因
向其索馴鷄圖一觀圖為乾隆時甯一禪師遺像畫一鷄加膝
上前有曹侍御錫寶所製禪師小傳並親筆書之叙寺自唐貞

視時已達初名棄花寺明人始改曰崇效云云又讚歎富一
為人及其出身始末以及侍御自与彼之私交頗詳盡其後題
跋者題頌多名人詩歌甚富余因濡筆題以戊申孟夏忘山居
士獨游寺中展此圖一視不可以無記二十二字僧名妙慈見
余書而愛之又出紙扇索書余為寫舊製五律一首忽隔壁有
人語聆之則景月老也景知余在是就相見甚喜月老亦有題
別雜圖詩一首將展是卷書之日中余先辭去至廣和居折簡
招叔雅來共飲高談和雅將游十三陵及居庸關余羨之頗欲
追隨

晴至杭州館擲兒將於明日暫增重門洞開彩輿中陳其麓室
中布列井、与樹略談俄去訪估三不值即歸觀報
露西亞有將開北冰洋航路以通其水師之說
歐洲各邦君主以思慮無常故多慎自防衛故所居宮殿密異

常夜与小妹同親祝由科秘書

十六日晴觀書研攷宋代鹽法輸粟請益以裕邊備謂之中鹽
宋明皆行之宋則壞于蔡京明則廢于葉琪皆無學術不知大
體者也

謁沈向夫過荔兜歸呼匠鬻髮薄午至大理院觀報

英法德俄諸大國其於航業莫不競、保護每年不惜重賞以
津貼之獎勵之英人費一千零三十餘萬圓法人則一千九百
餘萬圓

南洋華僑受荷人之虐不能堪渴望祖國派遣領事來略盡保
衛之職終不能得也

映諸樹兒督其替墳塋為陸壽民之子名德誠日晴禮成宴侶
盈堂箫鼓闌珊与研孫異齋諸人談夜醺飲盡懽而歸月出
十七日晴趁暑長官已至未畫到至郵司問新烏布已宣布凡

未補闕者皆作為額外科員觀北京報

英國陸軍大佐摩特司製一最可驚之快槍每秒鐘能射三萬
英尺之遠

美國實業界中凡持籌握算以及運轉中洲接顧客莫不用婦
人取其存心正直運思精細有過男子

詣大理院留午食俄歸檢書笥晚覽音學五書是日早眠
十八日黎明起登車赴湖連日多風是早晴明纖塵不動出城
未數里日已高天色蔚藍林岬如畫俄至大理院公所即工部
舊屋不勝今昔感益為余舊游地也與同僚等哀哀宮門外橫
額曰頤和園為今上親筆書規模壯麗左右相向皆朝房鐘九
鳴者始下大理所奏皆依議因往白長官已即回車一站多水
田蛙聲不絕回望高閣瓊宇儼綺蕭峙山色甚明惟水光在長
垣內不可見耳薄午至家母妹諸人皆往城外觀劇

補檢書笥余頗好於舊書堆搜尋或得好書則置諸案頭毋令
埋沒亦一樂也薄晚肯齋過談俄去觀報

河口之匪頗猖獗其檄文狂妄殊甚竝有與外人言明對待之法
美人又有新發明一種無聲響之槍施於臨陣尤為兇猛是為
火器中一大革命

聞政府將於八月實行印花稅以彌洋藥稅之缺不知碼否
夜作書致孟晉作日記

十九日晴趨署是日郵部奏事長官赴湖未歸也訪佑三未見
至大理院觀大清律例飯後一至交通銀行即訪真序保談時
國史館中方纂輯本朝志書新吾無暇病保代為從事

映歸天忽陰欲雨登車風起塵暗衢路此至四牌樓而微灑到
家須臾已放日光早象殆成蓋每作雷時必有風以散之
檢書至算觀報無事夜作日記

二十日晴晨訪佑三尚眠未起坐以待之客座中懸京城里巷圖一幅頗精細余連日痰多咳不止須臾佑三起就與談因同至郵部時大理院欲奏調詢余願否余商諸佑三及那李二丞皆勸余勿就彼薄午余詣大理院遂辭焉餘後至打磨廠天津銀號樹銀又至義善源小坐俄歸在臥室檢書晡報成子蕃因出共談

子蕃自謫所作佳詩甚多余皆不能記憶記其送張勳果挽聯聯云凍雷積猶飛西北三邊留舊壘大星中夜落東南半壁失長城

余與子蕃從前雖相識而蹤跡頗疏自壬寅癸卯間入都卜宅西城三訪子蕃子蕃時方巡城訖余必有事相託乃急答拜既見方知晤無一事但問余京城以內朋友極少耳子蕃至今猶津津樂道以為佳話

與子蕃同謁沈而女俄去余亦歸觀報聞滇南亂匪略靖而矣云今日之時局當以防危為先著危可以免而後圖治安治矣安矣乃言富強今則倒行而逆施之云云余以其言良可味記之

二十一日晴趨署陳長官欲使司員留心時政於諸報帝載有閱涉輻輳路郵者則選擇黏貼簿中按月呈堂每司派三兩人余與一勞已膺其選將從事於此到部無事以此自遣固自任也觀報

戰事日酷軍器日良火藥可以無烟槍彈可以無聲神矣哉昨歸在臥室中檢書俄坐齋中詳究元代益則連日熱甚懣紗透明櫺外綠陰已滿又觀珍書張敬王尊侍薄晚風起塵揚俄止燈下復蕊林書夜稍涼

余昨謂子蕃云居今之世官愈貴則人愈賤子蕃歎為名言子

蕭甫詩云宦拙詩才長多年黨禍逃余大然之
二十二日晴起食已將駕而出莊幹御過報告所居屋牆將圯
蓋公錢公產也故修之當自余俄旋署畫到訖詣圖書局與邢
冕之談見陳伯年所著詩良久往郵司因坐而選報報中郵政
事極罕無可錄者是日天色無雲而閣久不雨枯燥殊甚北窗
外一松一柳一丁香認南核批樹二枝枝葉蒼翠郵部景物蓋
為京都諸衙署之冠一夢吟詩一首示厚庵余亦見之飯後一
至大理院即歸暝天忽陰觀書忽楊杏城侍郎來台赴馬無他
事以有荅孟晉之書屬余轉寄也俄歸而猶未至裏裏園石間
高柯翳蔚殊有林邱之趣晚燈下湖棠葉瑟瑟有聲出視而已
澹堦俄止是夕作荅鄭鼎臣書覽韓非子
吾始謂韓氏著書專教人主所以取天下之機權繼始知又勸人
臣所以媚上固寵之巧術韓非子人格蓋可知矣

夜將入眠風起步階下仰視繁星滿天

二十三日晴覽庾子山集又研究藍劑觀班書蓋次公傳又吟
誦樊川詩

是日闔家往游農業試驗場沈雨老所初造雖已推郵部侍郎
仍兼理焉而老已預使人治具款接日中余隨母及瀾川兩妹
等同往在西直門外舊為三舅子園周十五里已荒廢新造樓
亭竝開渠通舟其萬生園移于場之東南珍禽異獸籠置而檻
隔焉園之北有方亭臨渠臨茲登舟曲折行俄至一地龍簷畫
棟穿假山洞入觀几榻精緻備而宮懋息名曰二卷不知何意
迤西步長廊數十武望見東洋式屋亭三峙立踰梁跨河通而
觀之皆扁閉自牖闕焉中布几席水壺古趣環然再西有樓作
凡字形上下閣明設坐幄茶成又乘舟繞北垣下行不數里到
一境皆竹籬茅舍養花極盛面場圍支棚下可坐百餘人聞其

名曰自在莊相與慈坐久之復入舟迴繞出東南隅高閣凌霄層樓瞰空規勢如歐西排闥入豐綺光整拾級而登至最高處通望周博西山橫列如黛俯視阡陌縱橫蓋場內植物或聚萬種或標幟類區瞻視井然其並接依樹多高柳長松柯葉峻茂水中岑藏荷芰盛夏來此至足樂也樓之南有朱屋數椽名曰三卷亦兩宮慈息地房中供飾絕麗余遲來數日已多以貯几榻空淨其東北有屋臨河蓋售賣加非供游客者自五月一日始即售香繼人入觀矣兩宮自本月十三一來此端陽後尚欲再臨時所游已觀止乃返舟至場西寺中小憩飲茶俄命駕駟鑣入城日猶未落

王

觀報無事觀石印明人手蹟又覽朱至詞綜夜作日記

二十四日晴是日往郵部承值同班者為黃君蕪甫觀報須督錫電告攻勸河口匪黨軍屢獲勝不知可信否

奧皇美蘭茲慨然許匈牙利人以平等自由權並許其議會自開裁判獨立於是匈人積年革命之熱潮遂為一融消矣
美國電學家尼古利苗撒新創一滅海軍之術能以電氣配置炸藥沈諸波浪之底雷性通時能翻江倒海令絕大軍艦亦無以自存

連日酷熱日既西墜清風徐來乃藻甫同登錄事所居樓頂至半臺四顧遠濶西眺太行東瞻禁闕煙樹萬家毒入眼底風甚厲俄下徘徊庭廊間天色漸黑眾星燦亂坐而叩觀遙袖涼馬室中甚熱

二十五日晴開川如暨母親赴天津將往送行稍遲車已發不相及遂歸以昨能食受涼是日冒絢滅時噎氣作酸視班書及報庶可託夜作致孟晉書

古人理想之高深志行之芳潔讀其遺言觀其行事而悉知之

矣獨有一縷出情盤旋乎古今絲遊乎宙合此視之非可見聽
之無所聞惟賴有詞賦詩詩有聲韻之文章曲以傳之蓋自風
騷以降不逮魏晉六朝以至于唐其人雖亡其情垂諸宇宙而
不朽百世下猶有感而興起者矣

二十七日晴觀文選詩飲于沙鍋居驅車獨游白雲觀聞是日
開壇講戒比至則寂無所觀蓋已改期矣見道人號鶴眠者略
談竝為余述邱真人故事道士似頗讀書者年六十餘鬚髮皓
白導余至邱祖殿一觀據稱邱真人遺蛻即藏其下余佻辭去
入城至化石橋与房老談明歸觀者晚獨步園中得詩一首竝
贈予著詩云

少負園林趣如何憇一官芳樽問月下高樹拂雲端宦拙庸非
福知希良獨難嘉陵山水好此去讓君看

二十七日昨夜聞雨聲浙漉此曉又已晴蓋所謂旱者非竟無

雨也往教滴而止起已日高楚暑与一夢談詩因寫所作新
柳落花二詩視之一夢於詩頗高具眼孔能知余詩從六朝來
余又得一詩友也

余詩不能受人之強迫而成故於酬應文字皆敬謝不敏或問
余曰子非善能作詩者乎胡為亦有所窮者之曰余曷嘗能作
詩彼詩自來尋或因而成之若我自去作詩即無詩可言又況
能受人之強迫乎噫

詣大理院小坐薄午母親自天津歸余至車站送馬因隨歸飯
後觀書又補庚子山思齋錄

昨謁楊杏城侍郎即歸是日庭歸來為觀報英俄二皇將國好

會摩詰哥亂未息叛軍既拒法國王獨守中立

夜晚風大起

二十八日起時微陰而涼趁暑俄晴姚君一夢和余新柳詩四

首皆步原韵姿度侷神態清新洵深於詩學者也

余謂謂詩宜避四氣一曰脂粉氣肥紅膩綠以塗飾為二者也
一曰油膩氣滑白庸調不做思索以多為能者也一曰磚瓦氣
堆砌故實覆沒性靈失其天然者也一曰塵垢氣渣滓未去清
光不顯宜加淘汰者也四者之外又有二病一曰纖巧詞家最
易犯之一曰粗獷文家最易犯之一曰氣陰二病祛然後可以稱詩
雅出其近作視余其詩專學西崑體極哀豔穠至然頗有絲外
音叔清字中白藥初開清散四散庭有綠陰長夏清談殆忘暑
矣正談而雨忽漲然俄止日出晴往視香鷹疾見粹夫晚歸又
謁沈兩老談夜觀報

二十九日晴早間猶涼著袷衣親至豁生詩俄趨署是日與一
等檢理舊報選其關於郵政者剪而取之別黏于簿中備呈堂也

是日在司中生最久晴始歸去途遇蓋橋自云到余家坐待已
久因復折回在橋中踞談即去並云明日將雨旋時有無名之
來者層者蓋居停將欲出售也觀報

葡萄牙王之被刺也蓋為用布蘭哥為相驛其專制廢除憲法
結怨于民團人離心遂櫻其禍哀哉

北滿洲一帶土曰肥沃物力殷盛人罕知之者日本報云
三十日晴趨署檢報晴出城會雲蕭然起作欲雨勢比至義善
源雷聲海一俄雨大至檐溜如注坐良久雨勢略微乃行望東
北際露蔚藍色雲已漸西雨即止路多泥淖然織屢不起綠樹
鮮濃至家庭院已乾詢知城內雨不甚急僅一城之隅已相異
矣入侍世談昨略不適合已愈晚餘後散步園中坐檐下觀書
夜觀報

雲南匪亂滇督已迭電報捷並云奪回河口有旨嘉獎

華僑在南洋荷屬一帶受虐已甚茲聞外部欲設領事于爪哇
蘇門答拉西伯里婆羅洲諸處
又聞法蘭西人允我國在安南邊境捕拿匪黨
覽社牧之詩是夕雲散明星暫

五月

一日晴超署是日所選報已齊自正月起四月上得六十餘條
迺悉黏入簿中飯後借一芳呈堂映衣冠往長椿寺中祈禱
父喪與僧妙均晤談即入城又弔陸伯燮總憲之喪過銅鼎奎
章儀歸觀堆書孔光史丹諸人傳又完本朝鹽法儀覽庚子山
集奎章過禪即去觀報

比科時前為右國特許有統制南非剛果之權以王著志實行
何者欲練義勇民隊肆意征欽為英王所覺因布告列國劃除
以王在剛果確利於教十年經營一旦消滅
夜佑三過談留飲更深始去

二日晴董潤臣歸過儀去觀報簿午訪善芝樵略談即歸
午後乃陸春江中丞書屏錄左太冲拓德詩二首誦史八首之
一終日不出晚復觀報

河口克復匪黨潰逃已見明旨革堂之必能可以見矣徑前粵
東之亂一總靜山足以平之今日滇亂一錫清弼足以制之尚
何言哉

余前臨作詩須待詩自來當詩未之際自有一種情境交合氣象
呈現于腦中余於是不覺悟道蓋所謂天心未復千載一遇地
出醴泉天降甘露萬籟俱寂連上月之神哉妙乎不可思議
三日晴起晴是驅車至大理院小坐俄仍至郵部已薄午矣日
光甚烈炎熱異常飯後睡於榻上聽諸僚友談俄睡醒日猶
未曉急命駕歸憇外垂簾略減暑氣坐而觀書是日觀班書及
報補入臥室與憶菀談料量午飯備藉咬角黍薄晚觀石渠餘
記河東益法篇佑三送鮒魚米晚飯時常之此物南方所獨擅
萬非汽舟鉄軌交通之神捷居北地者未克享是口福也夜仍
熱甚

是日作書致益晉

四日晴蚤起命駕出詣城東一帶蕭郎景月老許皆去未見見
三六橋亦橋新拜權歸化城計都統之命猶未往賀所居極狹
僅二椽壁懸名人書畫案頭有山水冊頁為錢叔美所借迺工
筆者極難別

六橋談兵謂擊土匪行陣宜密而散若敵外人則當疏而散各
有所宜也

謁呂鏡老又至于忠肅祠春江中丞病未能見樊介老新補侍
講謝恩未歸因出城至燕春園獨坐而飲且親書

本朝河東益法以商人疲困改歸地丁並徵而弛其禁於是鹽
價低落商民安便始終其事者蔣公也蔣公以廉介名天
下能忤心鹽政上便國下利民殆亦本朝之劉晏其後卒不見
容于眾雖歷官數行省未能得志鬱鬱以終自書精白乃心不

詭隨子佑大抵為世所忌古今同慨

京都矣日下支序相高跨檐瓦雖盛暑無揮汗之苦至足樂也
所畏者火耳今年空變教起於老人家多憚不敢用

映投刺教家至戴少懷帥許賀節俄又謁吳仲老及陸鳳石尚
書等處各投刺遂歸閩道逢女史已來入與相見利款月矣又
報其妹夫沙里昂至近坐齋中絮談進茶果俄與道逢同乘車
去觀報

上耳其人賴有英法諸國為其擁護使不至見吞于俄迨彼竟
龐然酣卧驕蹇自恣凌制屬土與其眾民於是反抗者起猶不
猛者橫用壓產致列邦動公憤欲共駐兵其國始懼然斂迹一
何愚也

夜坐中庭偶有所感成一詩題為端午日追懷去年事感賦詩
云

一年容易過節序又端陽相送塞雲遠去年端陽前一日與奎

在彼飛來山雨涼往海樓觀朝既歸晚惠樓閣聽雨 涵涵多

世變逐為誰忙余自梅閣回京適值陳尚書蒞任未一病滄

江晚余夏間奔走湖上飽受暑濕八月即病秋花終已黃病後

菊花滿園時

五日陰微雨灑庭俄止午甯料量兩館銀錢簿籍俄替文冠至

母前拜賀畢回坐齋中取酒獨酌加雄黃循天中節俗例也偶

念及温州宋陳二先生因口占詩未成補題奉到陳介石自粵

東覆書狂喜因續成五律題為端午日獨酌憶平陽永嘉二友

俄即奉介老書所謂人心一動感斯應之也詩云

獨酌有佳趣浩然思故人雲迴太行雁書送嶺南春落豈諧

俗介石前年與平陽同還里述及浙學堂事非仲與維持受

受危存其云果樓下還養真天涯知己回首笑言親

驗介石函云

是日肯齋先至略談即去薄晚新吾來暮家祭而又微澆即止
終日未放晴

六日晴趨署有新到司者傅君同字克生江蘇人時郵司屋前
後明窗如巨舟停泊樹木蔚然若夾兩岸枝葉茂盛天久不雨
遂多塵積不似暮春初夏時簇然芳且新也

薄午至大理院余名心素淡去年雖遭挫折心殊甚平蓋天欲
留我未開之花使多受春陰之醞釀而不肯遽竭其菁華也是
何等厚遇我敢有怨意乎

昨至六國飯店答拜自德國來之福蘭格君曾為孟晉齋物主
此君頗通我國文字能讀東方書奉德皇命欲在青島創學校
教育華民且為柏林大學中增購華文書籍孟晉書來欲使余
為導引也

昨又答拜沙里昂君于北京飯店不遇見適逢女史俄歸天色

微陰稍涼晚略晴夜月出

七日晴觀通鑑劉宗受禪時事成子著述談為余寫其近作五
律一首七律二首余自錄舊作為其書扇久之沈雨者過與子
著談相術成皆去余復觀書時惚外錄華如畫亦謂槐夏午陰
晴也

昨李姑三過小坐即去余因出城赴孔仲光之約在聚晤飲罷
至廠肆坐耕古齋久之乃歸話聞伯珩談是夕伯珩復過余坐
庭前鉤涼新月初吐絲星滿天更深月下微覺衣薄適加衣一
襲又談久之伯珩始去

八日晴趨署以扇二柄一扇蘇厚卷書一乞姚一萼雙鉤扇卷
為其尊人六十壽繪鯉庭獻壽圖編徵題詠因九四曰祠堂授
行曰荒園寄讀曰風雪舟師曰渡江負笈亦請余題詩願余詩
最不善酬應之作蓋酬應之作已合應制性質最難制勝也

薄午至大理院留午餐映至文明茶園觀劇速暮乃歸
黃念劬

及吳虎 坐庭前納涼飯後秉燭觀報

余眾國民族又漸工收歐州諸邦僑移人民其本種以第消
亡無論其二種人也即華威初創國時一人種已多不存者矣
德皇威廉第二與美總統羅斯福之比較多相同之點亦有六
相異者即威廉好為空言羅斯福必期實行威廉之行每不能
符其所言蓋多為眾議所阻抗也羅斯福不輕嘗言言則必踐
雖排萬難不之顧也

九日晴五日星期不出為厚蒼囑熱鯉庭獻壽園詩成五古一

首詩云

芳蘭被出渚洞庭波水鮮朝霞展修木夕日薄西山中有黃髮
人長嘯怡高年富貴非所顧貧平適取甘堂一室門內惟有書
詩傳君家故饒足薄有二頃田平生好施與千金無吝顏族鄰

載其德所被皆孤寒功澤流至今鄉閭靡不聞言爰起三蘇祠
堂宇闕且堅春秋有佳日俎豆一何餘君家多髦俊誦出其
詞不惜佔畢苦但求德前簡中年遺憂患門庭日蕭闕家無餘
石儲教學情彌顯跋涉求名師所夕不遑安豈避江水惡富穉
風雪艱採薪沽朝炊漸米供夕餐携子就門業破屋寄荒園但
願樹令名貧薄焉足歎歲月倏已更天道本好還育子富才譽
蜚聲翔九天不負勤劬苦令聞已昭宣歸來介眉壽酌酒高堂
前君本松喬安卓犖誰比肩猶曰非吾志胸一曰鳴謙子婦弗
敢違迺為圖斯篇流詠編海內祝君形神全
是日大開園庭賓友皆於薄晚立集蓋為長沙張文達範金鑄
像第二次集議佑三六橋為主人六橋以病未至佑三日晴即
未到者為譚家卿閔穎人葉蒼虎陳詒重李瑞琴丁叔雅章芳
仙揚時白韓力腴王書衡等十餘人後至者為沈少儀袁覺生

陳翼謀三人皆飲於同和居入夜始散歸時月明庭前奇涼燈
下觀報

日本將開海軍大操其界域極大直包沖繩琉球計其操期適
值美戰艦東翔蓋彼此欲互耀威武為無形之決鬪也

十日晴趨署在圖書館晤譯如令韓時天氣熱甚至郵政司傳
君克生已去俄一等厚養等先後去厚養為余書扇已就小楷
極精一等與余談日本之點惡他薄其為我國患過於遠西未
午至大理院前莊樹人芝孫輩皆在聞卸二我已能出房惟羸
甚午飯罷酣卧跌戴日而歸作書寄孟晉又作復星檄書又將
昨成五古別寫數紙將以視厚養燈下觀報無事惟昨日有明
詔沛覃恩於咸同諸功臣後蓋德然抵制諸革命黨人也雖然
祖父有功德子孫不必皆賢春秋識世仰良有餘也

十一日晴趨署與楊時仰同入畫到俄至船司樓上視外人沙

里昂及袁靜生到郵司選報南中數家報帝議編尚有可采者
時報甲歐洲記事述英人在印度征斂極暴取其財即為彈壓
印度亂黨之用

在郵司午餐時携觚贖一書去與同僚善觀之此書錄記逸事
觀之可略不用心消暑最宜

時部中各屋大抵皆熱獨郵司稍涼以人少而前後樹木多也
倦卧偶得句云不敢趨炎地備然一冷嘗又續句云夏懷紅藕
亂秋愛碧梧高以下猶未吟就也

昨往視二我僕出見髮長數寸鬚鬚一一揖曰與不相見我
病較子者歲為重也問故則云已翻覆五次數日由又有餘熱
未淨又云今年運大壞家中幾無不病公司中無端有人服硝
礮水自盡不詳何故外間復有袁姓者向余索詐白金七千至
今事未已然余固寬懷置之日來無事頌事吟詠因補新成落

花詩云半隨流水半隨風裝點園林處一紅一兩溥稱吾不老
數聲無賴白頭翁綠陰庭院日卓午青紗簾櫳燕掠空蜂蝶可
憐人意淡且將心事付詩筒又云夢中忽為家人書五言聯句
云摘菜不窺馬為書可汗牛句殊奇兀晡歸作致仲英書晚復
仲寄川如書夜話身觀新作日記

十二日微陰風天氣稍涼起暑始知早間微有雨而余不知也
一萼翼謀等皆至余俄出為厚菴題圖詩視之皆感稱余詩託
體之高韻味之厚俄厚菴亦至因云尚有冊頁一本索余書其
上蓋所繪圖四幅在馬選報又與同僚談甚樂午飯後至大
理院觀報

人生尚能勤勉有信義黃金自奔走於其腕下雖徒手可以成
家可以立業自古斷無能興事業創業之英雄僅因困於賞財之
乏遂生一切阻力而不覺底朽成者也余觀德亞協會之開會

演說而有悟於此

往化石橋視新吾風甚大微晴俄復陰視農工高郭奉定創辦
自來水公司招股章程以京師三北人僅取給於安定門孫河
一腳之水恐不足用也晡至文明茶園是日余邀同書諸友觀
劇晚傅君堯生約飲燕春園西峯夜歸續成昨日詩句詩云
不敢趨炎地倘然一冷昔夏憐紅藕亂秋愛碧梧萬事浮雲
卷平生斗酒豪劉伶豈長醉託志在蓬蒿

十三日余昨宵未眠時已聞雨聲就寢後遂不知早醒覺枕簟
奇涼是日趁暑途多沈淖通知而勢不小天氣晴爽衣覺薄在
郵司小坐選報俄即命駕至大理院與同僚談笑為樂觀報
時歸滿塔日色殊不覺熱作若陳介石書俄而風起雲積雷電
交作大雨飛注蓋自今春以來不見有此猛雨也雨中微拂電
大如粒約一小時許而止中庭俄頃已乾

觀石渠餘記奉朝曠政考又覽庚子山集及班書遠達女史未
謁母久之乃去

前二我於夢中得紅藕嫁秋塘五字福是名句余為足成一詩
盤為秋閨詩云

夜色涼如水沈沈怨漏長碧蘿醉曉月紅藕嫁秋塘漫理瑤琴
曲初焚寶鼎香高樓悵離別對鏡懶梳粧

十四日晴薄雲時掩日光涼氣侵人趁暑時滿園芳樹翠色欲
滴坐郵司觀鮑贖示載多朝野佳話亦時有荒怪飄渺之說時
司中分科治事余及翼謀堯生輩皆掌規畫科一等匪東隸審
核科是日即有文牒一通屬規畫者蓋意大利政立郵政章程
凡各國人往其郵局取物者其文書須有領事同意文書其姓
名年貌紙尾為據我國在意無領事乃代以參贊書用法文通
其便也外部未告我部擬以移稅務大臣是日余撰稿蓋為蒞

司後第一次乘車也薄午後而昧晴

冠服登車至小園飯店荅拜陶俾而德閩者云其人未來此迤
往謁呂鏡老投孟晉書亦獲接見俄詣奎章小坐觀其新築西
式屋又訪小所略談余謂科舉廢後古學將萌芽矣所以為然
哺馬首北嚮投刺數家而歸觀書及報

元之耶律楚材仁人也其唐之陸宣公宗之司馬文正乎吾於
首元一代獨服斯人

滇南之亂聞官兵無意斃法弁二人索撫卹必不免或不至成
交涉

晚涼散步園林圓月東上因誦古詩云明月照園中珍木鬱蒼
蒼夜觀范書王元王符仲長統諸人傳
十五日晴層雲猶積趨署選報是日仍涼潤衣服猶著袷胡文
忠之孫名祖蔭前奉旨任郵部丞恭上行走是日履任同僚皆

揖賀薄午至大理院飯後衣冠送吳君振麟行時吳將赴柏林
詢余若有書物可以携去

胡于晦亦有奏至反對立憲謂日本以推翻幕府法人以變起
革命國民皆有大功故以立憲酬其勞焉我國無之何得援此
為例是奏已傳播於外頗叢詬譏

甫出城投刺數家晤吳雅初朱巽齋謁吳仲老不值入城答拜
者康侯又謁楊杏城殆談歸觀明道本國語注薄暮徘徊園中
鳥語啾嘈俄返齋坐接孟晉電復馳詣楊杏公即還是夕成詩
一首題為雨過晚涼園中賞月得柏林電書有感詩云

園林新雨後涼意欲侵人芳樹暗籠月銀河淨洗塵遙知憐弟
妹不敢厭清貧一夜飛書過迤邐三萬里春

十六日晴微熱早間又訪楊杏城歸又訪芝樵馬福露賃園中
屋與諧價芝樵客座高敞惟庭前無樹而已俄還坐齋中吟誦

自作詩餘後觀書

有宋開國大收方鎮利權於是始以朝日出監州稅至太宗始
有定員又攷明英宗時凡若處鈔關屢遣戶部或工部主事出
監收稅其後又或遣御史代之至國初猶存其制康雍間始漸
自停派員交地方官管理者余最愛明弘治十二年吏部尚書
倪岳一疏疏云祖宗蓋創設鈔關收受商稅以若府通判等官
管理之行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未見其虧客商船隻亦
未見其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等官節制
少有不力隨即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財不敢在關生事動
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部員出理課鈔其間苟有不齊往往以
增課為能事以嚴刻為風烈又行巧立名目肆意誅求商民大
困怨聲載道又此等官員既出部委者處大吏視為賓客分庭
抗禮於是蓋肆無忌憚莫敢誰何客商畏懼至賣船棄業此豈

祖宗通商足國裕民之和意哉忘山曰今日政府持中央集權主義漸欲以部臣干涉地方要政而削督撫之柄幸部員猶未如前之然三四出也設一旦復有此等事吾見各行省之騷然不靖殆有甚于今日者矣噫

國語載晉孫談之子周(即晉悼公)適周事單襄公稱其美有云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二語最精蓋能利人物然後為義不能利人乃虛義也能虛事物然後為智離事言智乃空智也晚飯後散步訪子蕃過可養三人談詩夜深乃散月上柳梢夜涼人靜景味絕佳

十七日晴漸熱趁暑選報一夢至為余書扇用雙鉤法臨顏帖姿神雋媚薄午至大理院正在鞠獄二囚皆盜有魯聽員自外來者二人聞是天津學徒飯後詣新吾晤考保為公眾髮以實其枕謂勝於他物又云奉省烏拉州取以褚禱至煖也哺歸作

致李叔耘書及孟晉書晚獨坐園中與林石相對又成五律一首題為前問母言余生時髮鬢有僧入室余因影僧衣以佛懸諸齋中題曰忘山前身也有詩以證之詩云

猶自耽禪味前身何處僧空山一聲磬古殿百年燈履虎吾誰惕馴龍病未能三千沙界遠懷此日競

十八日曉起朗月猶照登車去此至湖上巳日高是日又為大理院聽旨他庭往者尚有數人共坐一室牕外花開如丹霞詢其名曰壽蕉俄旨下甚早院中二長官皆被召見待其既出乃各散歸一語甚熟至家猶未午是日川妹自天津歸

坐齋中觀書

儒家之法天下也樹德而感人以情人游乎情之中如魚之在江海也法家之法天下也樹威而劫人以法人束手法之內如鳥之在樊籠也在江海者壹何樂在樊籠者壹何苦此儒法之

辨也

覽國語水鍾注世說新語庾子山集觀報

薄晚賀佑三移居天階而雷有欲而勢既歸而微澆俄止

十九日陰趨署時上海各報館抵抗報律欲假勢外人閑道蔡

慶之乃百計董勸始稍從命願以郵費太昂暗電增價商人

若之思欲略減博其懽心江督米書商之部中長官正在籌對

此事

薄午晴詣大理院視鞠因覽三湘從事錄明季崇陽蒙聖功著

蒙与王船山同里為患難交亦遺考中之輩一者也蒙卒船山

為梨墓銘今船山名大著而蒙之潛德弗彰鄙人劉君達侯為

梓其書蓋不忍其先賢之泯沒也

飯後復陰仍至郵部時以禁鴛粟故司僚互為保證書各具結

時重雪四布而勢甚重急歸而隨車至此至家而漸極簷溜如

如注雷聲寂覽國語注觀報聞美總統有未華之說

晚而微止吟誦玉谿生詩忘山曰詩固尚性靈而選辭運藻亦

不可廢然必取取先天之菁華而排棄後天之渣滓庶乎其可

何謂先天風雅離騷以為言而漢魏六朝之詞賦佐以菁華集

於是矣即運用故實亦必斷自隋唐以前皆先天也何謂後天

自宋以下是也其記益博其文章益肆而風神韻味遠不逮夫

古往見彫績之密農驅使博謀踵節增華工力餘巧而無一

毫天趣失詩之本旨所謂渣滓使人生厭矣

二十日晴趨署微熱見向辰時伯俄至郵司觀報北滿州新於

糖酒各業俱甚為達瑞典故王額斯達為世界文豪且醉心於

平為志林世遺愛在人又見錄撫林贊予請改任官迴避本省

之制一奏已交吏部議此法自隋以後始嚴若遂能勉其例亦

政界中一大沿革也

選報觀姚一萼鈞扇遊宦政司與王喟龍談日中至大理院映
歸日光甚烈垂簾觀書晴往謁楊杏城小談雷聲作欲雨急歸
而大作晚食畢夕曛在瓦雨猶未止坐廊間成五律三首一題
為戊申夏間二我夢中得奇句云摘葉不窺馬為書可汗牛因
構成一詩即贈二我詩云

晚家碧山下高卧幾從秋摘葉不窺馬為書可汗牛白雲未香
香華髮感悠悠四海君休問後他肉食謀

又前在子蕃許見可廣自誦田園雜興二首以田園二字為韻
中惟二句極佳一田青山白雲盡一日明鏡已華髮而適體稍
弱不足相配因用其句各成一首詩云

青山白雲盡流水繞孤村日夕牛羊下田家深閉門盤樽聊共
醉晴雨可重徧我亦厭櫻散何時歸故園其綠楊三月暮風日
麗晴川明鏡已華髮若游多少年鷺飛紛漢草長暖羊一應

作兒孫計城南十款田

二十一日晴避暑觀餽膳薄午至大理院映歸入臥室小眠晡
至齋中觀書蘇厚菴迺訪薄晚隨母至迤西小橋之南看一家
第宅棟宇新整有老樹向三行售價白金四千兩以狹隘不足
供用遂却之是日殊熱夜與憶菴描畫家政寢稍晏

二十二日晴避暑略遲是日酷熱時以地壇夏祭禮王恭代行
禮奉長官命派余及光容伯往陪祀即二十四日黎明也與同
僚誦談觀報

故瑞典王額斯達為世界所崇拜者尚有一事即慨然許那威
人之分立也常是時以國勢強而威弱且各國固不右瑞
而指那人求公為無意識使用其侵略主義無志那之不悅而
相送也瑞王獨悲夫而國素為兄弟鬩焉不祥何貪夫權與名
新不亨焉以失其人心迨直委夫兼王那之冕而不屑焉蓋直

与華成頓首。鮮壘歸田。同一偉度也。噫嘻。瑞王其示古之人乎。
飯罷歸。整飾齋中。章一山過談久之。乃去。佑三至。是晚。讌集福
蘭。姑少海昂二西人及袁靜生。孔仲光。新吾佑三。先去。沙亦未
至。僅福蘭。姑及袁。孔。新吾。未赴約。又增入室。可養及祿。霖。夜張
燈。置酒。盡情而散。天氣盛暑。

二十三日晴熱甚。是日暑中承值。到略遲。值所屋面北。陽光蒸
逼。蓋熱不可避。是日星期事尚高。觀蒙聖功三湘。從事錄蒙与
章。曠何騰蛟二公共事。措柱三湘。皆倚如左右手。章卒何荐之
於朝。卒構饒下獄。比明亡。先生遁身窮巷。盖与船山蹤跡略同。
薄晚光歸。以明日將夜起。故雜髮親書。又覽樊川集。小李杜亦
竝稱。而杜實勝於李。雖然。李詩固今日所盛行者也。

二十四日昨夜早眠。宵半即起。盥漱畢。進食。朝服登車。月色盈
盈。東北船而行。出安定門。至地壇。猶未明也。步上高坡。有坊。栽

然西嚮。徐行半里許。至壇門外。帷帳林立。為諸部院陪祀官樓。
止時。同差先容。伯已到。俄東方白。傳呼恭代行禮之禮王。至余
輩。遂相隨入重扉洞開。既入。約行二里許。而南石坊。兩重遙見。
高壇層聳。黃帷連翩。燈火繡密。壇下陳鐘磬琴瑟各種樂器。久
之。樂作。陪祀者約數十人。皆列坊門外。三跪九頓首。如是者凡
三次。讀祝聲。呶呶皆滿語。莫辨也。自行禮。至禮成。殆二小時。
久方散。是日陳長官亦到。略後于余。日高入城。余遂至署。以昨
日承值須交班也。在郵司倦眠。久之。薄午。又至大理院。映歸。親
書作致。盈音書。晚吟陪祀詩。未成。是夕早就寢。

二十五日晴熱甚。易葛衣冠。服笠。車出城。荅拜諸來訪者。戴
師孫相皆一至。門在廠肆。飲水。梅湯。又晤林畧。南小談。即歸。已
日中。飯後寂坐。瀏覽古書。如國語漢書三國志之類。又觀通攷
其確。政。向。言。南京時。江西鉛山一帶。有所謂膽水者。入鐵浸之。

能化為銅不知其水余何原質是迺天地自然不由人力豈非奇事

觀報印度一年為六季曰春曰夏曰雨曰露曰秋曰冬
觀元遺山全集陳翼謀將做觀晚坐庭前納涼昨吟詩甫成二
絕句

銀河耿耿曉侵雲縹緲丹煙一夜薰莫惜朝衣浸風露幾回仙
樂月中聞

重以不掩月光寒錯落珠燈照碧壇應是漢皇祠后土羽林萬
騎擁長安走夕佑三以電話相台因走
諸方張燈飲酒坐久之始歸

二十六日陰微涼趨署長官橋未至携元遺山集去以付翼謀
翼謀有贈一詩七古一首為書諸扇頭

古風無一定之平側而有自然之音節最不易調其天質稍鈍
者當習長慶體以藏拙勿輕學拍句偶一失諧遺譏匪細也

詣大理院正與同僚共飯顧見窗外涼雲變態而雨不降余息
曰天氣如此清遊最佳農事試聽場上好風景也蔣君樹人欣
然欲往余許與同游食罷遂偕蔣君乘余齋中備游資因與同
車去場門宏敞已售券入者每人銅餅八枚進觀動物院亦須
購券價如之兒虎極鹿之類皆標其名且書其產地與性質其
種萬千俄出自北踰梁行半里許止于亭購船券泛舟行荷
葉田下先游松陰館品茶次步行觀東洋屋又坐小車游磁風
堂一帶仍駕艇還至觀稼軒坐茅亭中閒話嘗游覽時有微雨
灑衣珠不足阻清興至晚有晴意乃循舊路自場右門出覓車
而歸樹人在余家略坐俄去而又至夜觀書更深就枕
二十七日昨夜雨聲不止連晨乃歇蚤食罷趨署在郵司中晤
全韓俄大而又作余性喜觀雨尤愛檐溜數日前曾得一詩殊
不自謂佳姑錄於此

夏晚倦坐興陰、清晝長雷驅三月熱而送一天涼小閣客初
散東郊農正忙無為守窮獨努力事耕桑題曰夏晚雷雨後作
俄而止餘後至大理院已將散矣余生而觀鴻雪齋所刊郵政
章程近今稅務司所管理郵局規制大都盡於走矣
歸時細而隨車訪子蕃不值還坐蒲中作荅渭東書覽國語余
觀楚大夫所謂違而道從而逆二語而歎夫子之事父且之事
君不以從違為善否也蓋所從必於道而非從君與父也所違
者必於非道而非違君父也苟不擇夫道非道之分而惟知以
從為忠以順為孝者是妾婦之職也臣子何有焉

晡吟七絕一首題曰小雨詩云最愛陰寒五月時隔開小雨已
催詩年來萬事不聞意醉倚幽花讀楚詞

晚坐中庭復吟絕句一首題曰野花詩云野花艷々不知名天
意蕭閒欲放晴為問鳥聲千種轉向誰無限訴幽情

二十八日晴趨署巷內猶泥淖在署中見向辰是日微熱屈指
去年陳尚書蒞任已一年矣向辰云白駒過隙轉眼聞耳珠簾
味也余曰謂之有趣亦無不可俄至郵司與翼謀談詩飯後日
光益烈諸人共坐說故事談笑甚樂晷歸整衣冠往弔陸文慎
之喪返觀報

波斯國議會大亂被俄哥薩克兵所圍不知以何釀禍也
作覆蓮孫兄書觀書又研覽明中葉礦使之書

黃仲福過俄去觀唐孟浩然崔顥諸人詩薄晚無風而熱夜雨
二十九日雨趨署長官在湖以是日奏事也在郵司略坐即登

車至大理院俄歸途順訪吏夫時雨已止與吏夫談詩良久此
歸已逾午飯後觀書

韓非子金蘭薄甚為人顧其解老一篇精理良多不以人言
也如云仁也者主于愛人壽人之有福惡人之有禍出天性無

所為而此也又云情強真者飾強寡故骨肉至親而禮漸薄凡
禮貌之盛者皆中情之不足者也皆至當之論

忘山曰道家訓人其意指大抵不離乎盈虛消息之相循環而
人必順天地之自然以處世則當審時而知進知退以治
人則當隨機而知柔知剛以養生勿耗其精而竭其神常留
有餘而知動知靜三者其大要也

作覆胡仲驥表无書觀報方知波斯之亂仍是新舊黨相爭
余西偏園中有太湖石峰峭巖峙前據新吾稱此乃明末周皇
親家故物蓋宅本周氏府第於今二三百年来轉展流馳不知
凡易幾主

三十日晴終日不出前二我囑余將數年來所作之詩抄錄一
冊示彼彼將轉錄一通是日余遂手自寫錄撮拾於日記中猶
未畢也

薄晚肯齋至留晚食庭前而聲漸澁雷隱下伏止

夜觀報俄國自革命黨外尚有所謂秘密社會勢力極雄每年
暗中吸取商民之資約在二百萬國民不敢抗官不敢問其黨
人幾徧布全國不知有若干數人政府無如之何也危哉殆乎

六月

一日晴佑三晉右丞往賀俄趨暑選教節後詣于祠視陸春老
疾未能見晤介軒談十五年前舊事時迴繞城東投刺數家車
中觀書

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此種人千古無幾唯陶
朱公魯仲連留侯三人足以當之都中凡身入劇場登臺演技
而不取賞者謂之票友又謂之走票若陶朱魯仲連留侯乃古
今之大票友也

歸天色微陰作致遠晉書感而雷雨交作成五律一首題曰一
飽

一飽無餘事山家多白雲風來松下卧葉落枕中間樵子歸迷
路鄰鷄走索群豈能安放曠何地獨無君

晚在閩伯斯家醺飲聽留聲機又有習口技術者能效百鳥百

數之音聲唯肖又能隔布幕效無數人聲語或笑或罵或歌或哭神乎技矣新吾亦在坐席散歸來途又泥濘聞方過雨
二日晴楚署是日任參新轉缺者履任諸曹皆衣冠揖賀午飯罷余至大理院候訪夏彦修談

吾輩之哲學當以道家言為無上乘其立教宗旨即是道法自然一語而已諸子百家各得其一偏無論儒家之仁義兵家之機謀胥其支与流裔也要之合乎自然者吉背乎自然者凶蓋自然二字實足以駭萬事萬物而有餘雖至今日文明大啟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何莫非秉於自然仲尼一見老聃歎以為猶龍信夫

補歸是日潤妹移居園中即半幅精廬前後明窗大几居之安也寫詩畢視三國志及順天報雷雨大作聞有冰雹俄止階前成池得詩一首詩云

雷雨忽已過階前水滿池芳雲依樹遠清味少人知沆瀣不櫻物蒼茫自詠詩可憐相競地吾意獨遲遲

是日在彥保許聞名伶汪桂芬之死輓以五絕二首詩云

一曲廣陵散千秋白雪歌佳人難再得君子意如何其海水自

沒山林何杳冥或連刺船去豈獨移我情其二

三日晴楚署聞昨日冰雹大如雞卵余竟未之知也選報

咸同之間京師梨園中最著名者四大家曰王九齡曰余三威曰張二奎曰陳長庚蓋與同時之曾胡左李諸偉人並焉山

川間氣之所鍾者也近今獨留杜芬齋培猶有其流風餘韻而桂芬則又死矣惟世界甲不復有人物健起而劇場亦為之寂

寂絕響焉哀哉

適午驅車往游十刹海同里壘仁舫台飲高樓俯空垂楊蔭渚亂荷競放碧蓋田田望數十畝清馥怡人賓朋讌樂其地名

會賢堂鑿一新堂中有子蓄強才諸人時歸順過楊亦公又
遇新吾於珍抵家親報

英俄二皇會見關於俄修鐵貫印度洋鐵路之問題為最重要
覽韓非子解老篇

或問道與理之別忘山蒼之曰道一也而所統者三曰理也情
也勢也偏于理者拘偏于情者蕩偏于勢者酷惟善用夫三者
而化之所謂道也蓋道足以統夫理而理不足以賅道是說也
前人殆未之有言也

四日晴楚署時承新命下而詔重向瑞詔重已署奏議數月
矣不免抑鬱抱病未出使彼雷去年與余易地而處不知何以
為情也余因是得新語曰白田人本是真切勿學做官原是假
何必認真朕至大理院即歸報帑無甚事親書
是日熱甚得魚音書夜在庭前細涼與瑞霖談

五日陰往質胡鼎臣楚署時郵部欲收回實業商股商人大譁
開會抗拒現猶相持不下而陳尚書已借外債一百萬未先請
旨大受政府譴責

滇匪既平邊兵忽戕法官又起無數之文涉矣
詣大理院小坐衣冠往祝呂欽差壽又往謁那相及項城為魚
音投信繞道皇城內歸途中大雨抵家兩猶不止寫詩觀書
晚而已歇估三米留夜飲

六日半陰晴楚署全通米郵司坐談俄去與厚卷一草迪生翼
謀等共談閱國會事又論及刑律謂道德與法律當相輔而行
專恃法律人將百計求避吾法以行其惡機智益增而法有所
窮飯後復蔚如來談昧訪二我

二我病已愈惟腦力受損太深將有以養之是日出所作詩示
又談及合肥之為人因曰合肥甲午之役受創于日本渡海言

和復中刺客之彈憤鬱極矣迺不動聲色潛約俄法普國出為
日本之鯨代索遷遼東又與俄訂密約俾以三省結礦利權日
本當時敢怒而不敢言直至甲辰一大戰日俄兩國共死數百
萬人糜兵費數千萬始以俄拒日又以日關俄俄國受大創日
本元氣亦損而東三省土地依然無恙蓋李文忠之外交手腕
至是始告厥成功焉詭譎哉李文忠神奇哉李文忠

時日光甚烈衣冠登車賀郭春老及李瑞琴訪叔雅誼詩共至
紅羅廠浴身天忽昏聞雷聲隱隱至廣和居楊時伯等方為張
文達鑄像開會議余坐未久而大雨至余急冒雨登車入城
是日余臥室移至前與母親對閨而居

七日微陰是日與一夢同宴暑中僚友於十刹海之會賢堂余
未午即往先待途中小雨既至樓上賓客已滿復多女郎不知
為誰家余設坐樓下高柳搖綠亂荷無際時雲散而晴獨坐久

披覽六朝小賦蓋為唐人律詩所祖薄午羅挾東先至俄陸
續來者七八人一夢亦至遂置酒款飲晡席散客未去已其先
飲者皆去至晚又得八九人復促坐縱飲天已漸熱揮汗不止
坐中拙戰交作弦誦徐起皆大懽娛薄晚告散余亦歸雜髮觀報
俄字中忽得匿名揭帖語極悍悖大抵革黨所為俄皇震懼大
搜宮掖得炸彈甚夥於是禁衛左右皆易人疑其中有與黨人
通者

夜大雷雨坐臥室中寫詩稿

八日晴起署薄午又至大理院是日奏事閒無人遂往訪彥保談
萬種學術皆須探究其源頭財均不差若但從事于其末流卒
無當也

南朝劉宗時蔡家父子即廓與宗以方嚴為世所敬悻與宗膽識
尤過人觀其初沈慶之行大事可謂毫無顧忌慶之不用其言

卒罹於禍而蔡獨能自全豈亦可異哉

晡詣全蜀各浙同鄉者集公譙浙撫增子固中丞達暮余先去
訪陳詒仲談歸已昏黑

夜觀書數葉作致孟晉書

九日晴觀書局中衣冠謁陳玉老投孟晉函遂至大理院留午
食俄歸寓詩晡天色微陰觀國策薄晚飲酒覽道園詩夜坐中
庭細涼月色瓊瓏吟詩未就

為學之道先博後約不易之理所以貴博者惡其陋也所以貴
約者惡其褻也是故讀書不可不廣又忌泰祿其弊有二一曰
愒力有涯分財不精也一曰好醜不純清人神志也縱周極四
庫之書苟無所專長豈能發明不遇或一日錄家亦何肯有此
十日陰起署選報

郵部收回電股例以歐西不足為非惟在我國官家曾自許商

腦

民以永不收歸朝廷之語豈得遽自背之失大信於民并此事
已二之三之矣

謂大理院俄歸補昨日記觀書晚大雨夜效唐人長慶體作杜
鵲行詩云

楚山煙月湘江雨萬馬中原鳴戰鼓中興諸將蔚風雲洗盡橈
檣還舊土山川鍾毓本無常世畧何如訝舞場左李曾胡信奇
傑九齡三威亦昂藏京師當日懿華窟繡轂朱軒看不足梨園
子弟盡翩翩身備黃金與白玉高歌一曲動人天花落鳥啼驚
四筵以馬迴翔仰秣游魚聳聽出深淵激昂慨知何限離
合悲歡總自然初聞擊鼓驚昔相又見吹簫泣伍員桑下秋胡
渾不識窮途伯道有誰憐英雄兒女古如此逝水流光去不旋
自是名場多後物雄姿瑰貌憶當年風流野叟今衰歇鳳去臺
空人寂々王俞姓字齒牙芬張陳格調將誰覓休嗟將相獨蕭

條白雪陽春聲斷絕杜鵑哀怨百花愁空對寒江弔明月

十一日微陰趨署晤向辰杖東時伯在郵司選報

摩洛哥僭王哈費德遣使詣歐洲列強求承認為國主英法皆
拒之獨德人優禮接待獨不敢驟許之耳

飯後至大理院已散獨坐觀報南美洲巴拉圭亦有革黨之亂
晡詣王奎章述日奎章宴客坐有介軒柱御佩葱銅齋銘才未
飲時在階前槐陰下坐時已暗霽白雲舒卷斜陽照曜薄晚迤
入坐肴饌精沃酒後共談庚子年事夜歸明月在天

十二月晴起略晏金文龍未赴署觀報我國留學海外者夙以東國
為憂自日政府取締令下而學徒心離其數頓減於是德美起
而乘之百計以邀我學界憤心汲汲延納而米利堅三大學校
至有不收華人學費之說噫是果有愛於我乎抑別有他圖乎
土屬亞塞特尼亞改革案至起列強之注意至今相持未定亦

可怪矣波斯亦以立憲問題而釀大亂以上下相激而然也雖
然其國民程度較我國為高

薄午至大理院余去冬撰民科一庭聯後以數字推敲未穩不
能就今無意得王朴川一語成之聯云但求民隱昭蘇難得萬
方一概四字得朴休歎科條繁密總教危落庭間

跌歸寫詩自甲辰以後排年編次得一百十五首晡王君壽樽
過甫自杭晚又有李君子端未拜皆見侵暮雷聲隱隱雲勢洶

湧飯後大雷雨以風入夜始止觀六朝史事作日記

十三日晴早起趨送陸春江中丞於東車站中丞以病乞骸骨

歸僕詔許之迎軒裝疾行是日送者介軒銅爵一山巽齋詒重

書衡

大理院長官為政察僚屬煙疾故按次傳見各親書確無嗜好

於簿籍中竝互具保結乃移送禁煙大臣是日同僚皆着衣冠
姓名下

如臨巖與日中始暈暎歸倦眠哺乃起觀書及報

是晚熱甚無風坐庭前納涼金贊堯來談明月在樹

替堯云歷觀城內厦宇不一無及汝宅之幽敞開美他且為論

此鏡屋之樹最難得也城東有一宅院落極小僅老樹一株視

此遠弗逮余笑曰有樹便佳不在多也繼思有樹便佳四字是

東晉清談中語亟記之

十四日微陰或晴視書文稿來為余寫兩館計簿留午食哺去

覽韓非內儲方知庚子山演連珠從此脫胎

問槎過邈稼霖來共語談警政不休是日熱甚家卷

晚庭前納涼無風俄亂雲崛起日暗星疎風颯然米林葉作響

余最慕鴻夷子之為人當其為越王畫計如其家事及滅吳歸

竟不入境飄然遠遁一何高也偶得一詩題曰范蠡詩云

一自扁舟去蕙葭日又西亂山紅葉古若樹白雲低盛世無材

虎高秋有鷓鴣功成不受賞長揖謝夷齊

十五日昨夜熱甚二更後涼雨忽降暑氣稍除晨起猶陰趁暑

觀報各省紛紛求開國會報帝上談議雲起是亦過渡時代必

不能免之一事也吾欲附和則不能吾欲反對則不可願效沙

聞鷓鴣冷眼觀之可耳

不知何人冒二我名條奏乞將應還之國民捐留其利金充學

費有旨申斥原奏擲還二我無妄得此豈不大奇

大理院人將散余小坐去之新吾許以電語招二我譚一語未

畢忽被他錢所擾乃急乘車往就之過諸涂攜手同至大家公

司自二我病後久無余之蹤跡矣二我病髮已難惟餘鬚未去

羅、清疎余出所作杜鵑行視之二我以為似長恨琵琶諸作

格雖不高欣賞心多余又誦范蠡五律一首二我極賞第二聯

咄、寫出陶朱公心期詩之佳處每於空際得也

哺歸小憩即詣楊杏公不遇因訪子蕃談詩松陰覆館柳枝礙
樓橫琴一張破書千帙垂長衣談清言以其地也暮還夜作致
柏林書中庭坐月圓林密饒有清景

十六日昨夜夢醒時大雷雨遽晨雨猶如注起時雨勢已微塔
前水滿是日不欲趨署坐齋中觀書史

余始悟昌黎之文乃脫胎于司馬長卿其雄厚整鍊處似之
薄午微晴晴詣瑞香城侍郎小坐歸覽世說母妹等皆出
觀西洋戲法

十七日雨勢稍晏趨署持雨具澌澌而入是日自新履任之水
糸行去之某某來諸督已群往捐贊矣在郵司觀報

朝鮮之皇族私產竟被日人所奪慶馬公產年得四五百萬兩
其中有礦地其見攘宜也韓皇室之末路亦可哀矣

歐人氣球艇號為風船已是軍家必備之物余謂風船之機巧
如蓋進將來或可駕乎汽舟鐵路而別開空程以便行人

飯後至大理院又觀順天報方知波斯致亂之由蓋波國民智

銳進聞日本戰俄而勝躍要求立憲聲勢壯猛波先王懦弱

心殊不願無以拒之迫頒布憲法予民權利及今王瑪胡嗣位

性剛而復專制亟工欲破壞之其相砂尔丹助王為虐國人憤

怒遂有刺客挺刃斃之已破獲處死刑其葬也國人弔之曰十

萬人王大怒迫與民和然心終不滿故開議國政時上下屢斷

斷有爭執事有王黨某為設計使用俄使館哥薩克兵圍擊議

院以壓服之王從之詎俄人初猶聽命繼不為用而王黨遂敗

以致國中洶今猶未已

歸而緘微不絕檢日記余有同志搜集十餘年心得之數理

編成書始措手尚無條緒也

夜成一詩題曰登樓詩云

秋氣何惆悵平原木葉凋登樓一以眺千里未清颯雁落寒沙

晚帆歸烟海遙男兒有高志休羨霍嫖姚

十八日晚趨署觀報無事日中至大理院小坐即詣六國飯店
午餐飯已訪吳挹清于北京飯店詢及柏林情形泣西伯里亞
一路風景俄語艸敵十條胡同日昇昌取蜀中所匯到銀券迴
車過廠肆在翰文齋小坐遇陳士可學部補歸編書晚庭前坐
觀世說

謝鯤謂庚亮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我弗如也一邱一壑自謂
過之周伯仁謂從容廊廟臣弗如亮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忘山
曰余昔嘗自從容廊廟端委垂紳之志今則唯知一邱一壑蕭
條方外而已然以視諸公衆亦自負有一日之長昨登樓一
詩未二句
此即走

十九日晴衣冠出至陳長官許慶其生日來賓極多皆未登堂
俄若拜王朴川李子端訪嚴伯玉談在杭州館見搨冊元日中

至大理院觀報東三省迤北中俄邊界屢生齟齬以俄兵吏無
禮或購糧精不給直或鞭撻華民皆細事
日本內閣西園已退桂侯爵疑即桂
太郎重組織政府

跌歸鬢髮觀書劉宗殺檀道濟而邊事急北齊殺斛律光而國亡
二十日而在郵部承值薄午而勢頗急同君翰卿招余語方知
選報事以選報之冊在堂上置二十餘日未取下遂指為我輩
玩忽是事又被長官嚴詰可厭是日文牒頗錄夜電書鈔如東
燭治事未已而連夜聲不止夜就寢無悻悻齋聲繞耳可厭夜
過半未成寐

二十一日侵晨而猶霏微又譯電數通中有電報股東等詆部
之長電謂為違背諭旨蔑視法律云俄接班者保君伯平至
遂與同班者唐鄂鄭皆散至大理院一視復訪估三即歸途中
而甚飯後觀日記編著手不停筆皆齋來俄去開地山已至涼

薄晚雨晴止務公是日往見肅邸云可得位置觀世說晉陸玩曰以我為三公天下可謂無人矣此與唐末歐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語意正同二公皆有可取

二十二日晴薄午陰俄又晴是早祝沈而老壽訪佑三談因詣二我留午飯縱談又得一詩題云余在郵部與長官不相得因頓無聊人或勸余何不捨而之他答之曰昔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今之天下福、皆是吾去將焉之也感賦一首

豺虎一何盛吾將誰與歸長卿能慢世管輅未知幾東海波濤惡西山頽豆肥古今同一槩直道莫相違

昨歸觀報波斯民黨中有砂砥者極雄傑頗為政府所憚聞法國於澳邊亂後請無理之要挾頗為各國所訾我國外部嚴詞駁拒彼遂默然不敢強爭

晚作致柏林書夜甄選舊日記

二十三日陰趨署選報薄午晴微熱餘後至大理院俄詣新吾又與彥保談昨歸

是日報紙載德國在法邊界耀兵荷蘭在南洋之某屬島有土匪作亂與官軍抗日卒盡收在朝鮮之治外法權法皇愛利法爾將與俄皇會于列瓦忒我國遣唐紹儀詣美謝滅收賠款著書抵夜不休憶昨枕上得一詩錄之題為聞樂詩云

六樂陳廣座中堂起絃桐高歌播清響玉宇來悲風騰念四海遙噉多哀鴻亦早淹秦晉洪濤互南東民力既彫殘況復遭鞠凶昊天豈不弔王政多晦蒙嗟彼帝室臣持祿與保躬徒事旦夕安誰為亮天工我生不逢時高親克舜隆引領愧大秦民物滋熙豐

二十四日微陰時霧晴光趨署選報聞楊迪生言汝所居巷內

而後泥深三尺不堪行何不聯合教家鑄金修之是即所謂地方自治也今往一誤認地方自治為奪官之官豈有此理余歎為名言

飯後詣大理院俄衣冠至東城先往津浦車務學堂一視即詣肅邸質其受冊封補歸覽舊日記觀報

上且其有某地總督方訓練成兵忽被人刺死亦反對政府黨所為

波斯之亂其原因由於議院限制皇室經費年以一百萬圓不得逾額波王大怒皇宮內嬪御侍從亦皆大譁鼓噪而未議院謂被侵削皆將餓死議員置不顧遂成大衝突然議員中主持此事亦非得已民力彫盡實有不能擔負此貴之勢忘山曰萬事不足慮所最患者財乏而已我國立憲果成是等競爭必不能免波斯其前車也

二十五日終日不出午晴晚陰余編銀日記欲命名曰清談其目曰談道談理談政談事談人談物談文談名談俗談時談趣報紙無事惟語旨一道為立憲而茶也政府似無反對意明日將往祝萬歲早眠

二十六日未明起餘星滿天俄倚東方微明始登車去至大理院公所日已高同僚已衣冠整長官已至余遂亦冠帶趨前一揖頌之同詣宮門內第二重門而掩外則翠柏兩行過瑤琴詠童及注頌年注以提學使丁憂服滿回都者也良久華冠麗服者魚而進漸至數百人又久之重內洞開丹旗翠蓋曜雲映日鳴贊官吐聲抑揚群行九劫首禮禮成各散余在大理院少許午餐同僚惟飲日昃歸

選舊日記補估三過談久之去是日極熱觀報

開議定諮議局議員章程各地方議員多寡欲以舊日學額定

以此法殊善

又聞土耳其之青年黨暗殺事甚熾

二十七日晴趣署選報連日熱甚逾午至大理院晤諸仁錢館晤沈蟾卿又往杭州館見王子慶王染疾數日不能進食余又獨游江亭携日記往坐迤南一靜室中披覽又從事摘選將來組織或或可問世自顧為世間不能立功當求立言也俄日西沈遂命駕趨湖廣館蔣樹人孝子端二君召飲坐皆大理院同僚館屋開整且多高樹薄暑又赴希昇堂恩福田置酒相邀坐多歐美歸客咸譚海外事余夏日最畏夜醺明燈高懸光熱茅于爐火熏灸于下者何以堪也

二十八日晴熱甚妻簾著書時估三過談方知昨有留東法部主事陳景仁者電劾于式枚請罷斥以謝天下為其阻憲政也已奉嚴旨將陳革職又報載土耳其青年黨橫行政府大懼有

改良內政意

又聞府經巡檢典史州日等官許用本省人吏部議準

余最短于五言律詩昨晚成一首姑錄之題為南樓懷古

蕭條極日獨登樓不斷江聲日夜流古木蒼蒼映明月銀河耿耿洗高秋渡頭初散千山雨天際遙歸萬里舟庚亮當年亦儒

雅艱難無計復神州

詣匪篤甫家雨夜即歸夜尤熱幾欲袒露

二十九日晴奇熱趨署與同僚談談為樂晤袁靜生畧談即至大理院胡君芟孫云有友人喜作試帖偶得題曰夜談留客不須睡全詩已成中有一的最佳曰一刻值千金無以屬對胡君屬余對之余因曰可對身年能幾日

飯後往訪二我因出詩稿示之我細加玩諷其言座壁間有新影獨立圖日本裝束神貌英偉似東國名人余愛之向其索歸

哺至龍泉寺厚庵二周年禮懺一日晤地山別六年矣晚又見
謹齋於肯齋宅中亦一年不見

歸已暮夜暑氣猶盛銓下作致柏林書

七月

一日昨一夜目不交睫半因熱故又為蚊所擾臆外微有光知
夜嚮晨乃起坐室中猶暗俄稍辨物又久之漸辨色又久之已
微辨字則已大明以宵中雷雨天猶陰晦也余秉燭覽日記數
葉乃復就枕睡去醒鐘已九時是日遂不赴署坐齋中編書標
目分類稍有條緒逾午雨復屢至余謹齋過談良久味索新成
去向晚地山復來談銓下觀報

去耳其間亦頗布憲法設議局選議員國人曠迎而青年黨亂
猶未已夜仍觀日記余日記已積十餘年所得名理不下數千條
大雨如注作日記凡攷據必求堅碼不可移凡立論必求顛撲
不可破乃真學問

二日晴趨署翼謀以壬子秋詩集借余觀之壬子秋即撰湘軍志
者余久慕其名而未見其詩是日讀之極心折其詩非獨本朝

無其匹敵宋元以後已鮮見蓋純從漢魏脫胎神味逼真也觀報

日本有無政府團體之組織為警官所拘

諸議局章程已為憲政編查館所奏定余尚未細覽也

日中至大理院觀順天報聞士民殊忽列國之干涉

或歸在伯珩家小坐即還午食畢編書時沈而老台飲赴馬

人之性格有賦于陰賦于陽之別無論君子小人皆然小人而

淺露者陽也其深險者陰也君子而直爽者陽也其深沈者陰

也人莫不喜陽而惡陰抑知雷剛其用心之精與正行事之當

與否前正而當雖陰無害其為君子其邪而否雖陽難道其為

小人

凡大臣面君時必跪而奏對前朝舊制也國初改明禋政此儀

注亦略更蓋始入時亦跪既跪則天子必以手示意曰嚙賜坐

之謂滿洲語也於是即可坐地下徐議國政逮高宗朝和相當

國獻媚天子以固寵祿於是當召對時上命之嚙竟拱身答曰

奴才不敢嚙自是後天子遂不復嚙之由是沿自餘年而嚙禮

遂廢

告今日外交界中必須熟讀左傳戰國策二書最有用而老云

夜眠已三鼓

三日晴楚暑略厚卷迪生諸人開是日值日遂早歸編書晡朱

遜齋過談俄去夜坐庭前納涼得詩贈金謹齋題曰風雨

風雨故人至清談娛我心百年能幾日一刻值千金采蕙蘭

秀悠一江海深何當迫初服把臂入高林

四日晴楚暑與蘇厚黃談昔程明道謂觀魚悟萬物自得之趣

余以為不獨觀魚為然也即靜坐中凡鳥啼蟬噪一切皆見萬

物之自得人為胸襟不廣日役一于名利鎖柴辱得失之際

一以為喜一以為憂終身焦勞不獲自由者以視蟲鳥有愧多矣

代同曹陳君翼謀承值與譚篆卿談

余于歐西所有愛其路而不喜其樹愛其車而不喜其馬愛其坐具而不喜其林愛其飲食而不喜其廬舍與園亭
樹太齊則失其天然馬去鬣則失其雄駿牀有凹凸則體為之不舒屋太邃暗則神為之不暢園亭平敞有餘幽勝不足則一覽而盡無多趣致矣

日落坐林廊間細涼夜歸早眠

五日早陰起即赴署檢校簿籍薄午交班仍在郵司選報是日潮熱逾午晴在大理院午飯又訪房保談晴往視叔雅俄羅挾東亦至共觀名入山水畫軸飲玉泉山水所烹茶味永久之賓友到至又聽叔雅鼓琴曲曰耕羊釣渭薄晚入城

六日昨夜大雨起視庭堦已乾坐齋中編書薄午晴觀明史宣宗之崩以國事委諸三楊未幾王振專恣三楊竟依違其間坐

視不棟又不能去亦全軀保妻子之臣而已也先之來振死軍中蓋伏天誅人心大快于少保擁戴郅王力捍社稷其功偉矣力贊誅振家屬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焉迨上皇復辟少保之首領自不能保雖無石亨一輩英宗豈不欲得而甘心焉首當復者王振之仇也吁嗟明帝中昏頑居泰半其能延二百年亦天幸也

薄晚訪子蕃留晚食庭前細涼清風徐來微祛暑熱夜坐聽閒作日記忽隆隆一聲如砲震者窗戶皆搖曳不知何自來繼始知德使館火藥炸裂

七日晴趨署觀丞參堂及庶務司新遷之屋往承值司見向辰俄至郵政司向辰復就余談憶去年余辭差出在此兩月內時司中又有新調至二勇一劉姓字心城一方姓既管卿薄午至大理院映歸順道視地山不過抵家編書晚家祭

傲

成詩一首題曰南華詩云避暑知無地偏憐夏氣清空庭雙鳥
下深樹一蟬鳴萬物自得意何人解養生南華有真味欲辨已
忘情又成一詩題為咏庭前棠樹詩云灼灼園中花綠葉終歲
凝昔者一何盛今年一何衰感茲造物理消息自有時况復人
間世如何無盈虧盈虧豈足道努力從吾好天爵本自尊碌
誰能傲彭澤棄微官南山誦四皓清風千載下緬想追神貌
八日晴連日酷熱幾無避暑訪二我携王壬秋詩視之二我極
心折詩亦編年自道光己酉起至今已六十年不下四五千首
唐以後詩家一鉅子矣
在二我許午食跌歸編書晚觀報又披明史
夜風起俄止斜月在樹
九日晴趨署与金韓談在郵司選報前聞日使館衛兵擅捕華
官今方知乃彼國逃犯潛來我國冒華人姓名者

薄午至大理院俄歸順道訪地山則已赴天津見奕夫映至家
午食浴身雜髮天忽陰雷電雨微澆即止雲猶未散坐北牕下
作致呈墀書晚飯已在庭前納涼

余最不善作七律苦欲模老杜蒼涼悲壯之作終不相似方悟
詩非可偽為也第一要有真性情第二要有真懷抱第三要有
真感慨第四要有真理解第五要有真境趣

十日晴趨署与郭梅園略談坐郵司中觀湘綺樓詩即壬秋
之作觀報德國鉅俄意與同盟而擴伸已不幹生島鐵道權排
俄之勢力其用意深遠英法聯俄拒德之計竟為其所抵制
土耳其採用立憲制度亦所以杜列國干涉与塞特尼亞之
政策也

飯後一至大理院遂歸啖瓜編書薄晚詣陳德莊許暮還
余悟得一理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民無信不立

並信之於人所以為重要之關係者猶戲曲中之有板眼也無論其技之高下優劣而板眼必不能踰越無論其德品之高下為高

等為普通而信之一字必不可踰越

十一日晴赴署選報視壬子秋詩飯後

書簿晚披覽明史宗之仁宗明之孝宗而帝之母皆不得其死

而所生皆為賢主亦可異也

十二日晴赴署又一至大理院即歸為子蕃書贈行詩又為蘇

厚菴書經庭獻壽圖題詩編壬寅年日記補書五七言聯李于

過蓋奉差至黑龍江一帶任數月始歸蓋勘視漠河金礦情形

此其地北近北極數千里日子初始落日初則又出矣氣候高

寒五六月間猶可衣錦山泉凜冽食之或過毒則病日

夜坐庭前細涼成詩一首題為立秋日夜坐對林間月有感詩

云

溽暑猶未歇皓月已盈、宵坐渺孤憲仰觀星斗橫甯路多豺
狼出憤意未平我欲舍之去他立以屏營屏營何所思芒、荆
棘生世風競驕諂皇路悲險傾甯茲憂患日安有崇利情不如
卧林壑長嘯鸞鳳鳴

十三日晴尚眠未起剛新吾已至疾披衣出見略談新吾去郭

蘭圃來訪蘭圃乃少蘭先生之子也

薄午補昨日記係文舫過談去年署中事晤去晴陰余亦出城

是日在湖廣館宴客暮客始集坐中有吳樞清成子蕃恩福田

唐溫齋王石孫夏地山及燕夫夜席散

余送子蕃有一詩錄之此詩云嘉陵山水天下聞使君西游卓

不群胸藏萬卷行萬里長嘯欲踏我眉雲我眉高去天一尺使

君澤流世千百願君功成速歸來江山雖好非吾宅

去耳其組織立憲而新內閣成立其程度勝我國多矣

十四日陰起署持所選報至堂與陳長官相見俄迫司中觀
饋薄午至大理院天色微陰是日稍涼在院啖索麪即歸作致
孟晉書觀及何肖雅書親報又為所書友聯題款雜髮薄晚驅
車至六國飯店赴福蘭格之釣杯盤交錯坐中歌亞賓友十餘
人夜歸雨

十五日晴趨署姚一萼與余同下車既至司又晤楊迪生是日
微涼有秋意余易萬而單親壬子秋詩蘇厚金云壬秋最長于
辭章其經史學皆遜所著湘軍志之詞絕佳事述多非翔實年
月亦誤不得據為信史也薄午至大理院午飯時訪彥保談
蟻能舉等身之鐵蚤一躍能越五千倍其身之遠非人所及也
以蟲比人蠶是鴻哲大儒吐其絲綸蜂為名將相部勒有法膏
成蜜稱之造蝶是名士愛花嗜酒蟬乃高人吸風飲露蟋蟀閨
福地方也婦也蜻蜓江湖游食之人也蜘蛛土豪也蚊蚋馬賊蚤蠱鼠竊

也蒼蠅依附勢利之小人也蝥蠹猾胥狡吏也是蟲奄官及惡
丁者役也蠹甲蛆迤純袴子弟及持祿保位之公卿也惟螻蟻
確是務本業安分守己之良善百姓

昨往視季于不值會佑三歸談久之遂還編日記薄晚家祭
時風起天色陰晦涼意侵人或詩一首題為新秋即事詩云
涼風颯然至萬樹作秋聲高館琴書靜名園山水清謂暑結寒
蟬抱孤葉野雀噪新晴何必事廊廟蕭條方外情
夜作復少川叔書

十六日微陰趨署與益謀同畫到在司中選報親壬子秋詩薄
午至大理院午飯後答拜諸友來視者時已晴車中微熱詣長
椿寺弔嚴姓者之喪晤至杭州館是日燕客坐有吳齋班侯翁
文仲華鍾才研孫健齋榭珊暮夜始歸是夕庭階前極涼屋中
似不及也

報紙載土耳其皇能犧牲其私產以為國有至難得也

明之張字敬以議禮得謗然按其所論並無不是特為一時迂直之君子所不容遂蒙冤千古橫諸以人之列視夫史書之所形容大半深文周細未足為憑也吾得具一事以為證斷其人為君子即保全張鶴齡以安皇太后之心可謂守正知大體豈小人所能為哉又世宗嘗謂人言字敬在朕前執物已甚則非阿諛之臣可知然則其議禮也亦是奉諸天理人情決非迎合世宗彰之明矣

十七日晴趨署選報觀報親王壬秋詩憶昨夕室中燈息滿牕月色成詩一首題為秋夕枕中自感詩云

洞房滅華燭明月當牕燭羅帳近清氣空牀著獨守撫枕不成眠遙望清夜滿攬衣起徘徊中天懸北斗人生已貴須能賤世間榮辱何常有不見青蘭與秋桂綠華憔悴君知否

在大理院觀順天報知德國以摩洛哥問題與法國交換巴爾幹鐵道權法人忻然從命

宋以後非獨文章日卑即人格亦日卑蓋自宋儒以理學標名遂使孔孟之道德變成死物循繩守墨小意曲謹正如文字入於籠閣應制體裁失去自由天然之性非不圖整美好也而真意全亡

昨至乾新胡同津浦車務學堂一視以明日將開課習辦呂大臣親往查視也

歸已薄晚俄家茶夜作復表元朱子涵書子涵已六年不通音問今晨忽來書慰復之

十八日晴早起趨赴乾新胡同車務學堂時總辦袁靜生等已警戒衣冠坐談俄孔君仲光亦至遂皆暫冠肅帶局中呂大臣至率領堂中總辦以下及學生四五十人謁先師行九頓首禮

俄又傳生徒進見一，慰問又周視各處房屋始登車去於走
生徒又喬集与在堂，總辦提調教習及古執事員行相見禮
禮畢各退余等遂饌飲于袁公局中的香賓啖冰吉林是日又
甚熱汗如雨下，晡歸途又至郵傳部一視即還觀報觀書
郭奉等比較曹袁而人儒者可謂知彼知己不愧謀士而魏武
之真相亦略可想見其才略其德量誠三代下有數之英雄也
惜哉不明取漢之天下而踵假天子令諸侯之謀策又為德不
終致沒世後為石勒所笑亦可哀已

十九日赴署微陰以昨夜小雨稍涼特選報上堂薄午至大理
院觀報摩洛哥國中兩王決戰

歐洲諸皇迭相會見聯結睦誼并由亞州人民之覺悟故懼而
相親

歸途復至郵傳部一視如返家晡雜髮俄頃衣冠登車往拜楊

蓮帥途過地山謹齋知楊不在家僅踵門投一刺遂歸晚在中
庭納涼觀書

明王陽明之保全功名猶不免依恃張永張江陵之士振威權
也自不免連結西儒明代官官之勢熾大莫与京矣

每見戲劇中往往有閹宦高坐洪獄蓋皆前明故事明代屢以
宦官慮囚坐三法司之上不以為怪也

二十日昨夜去雷雨然竟有熟睡不知者起坐齋中編書微陰
午飯後讀上朝辭賦作致孟晉書又成七律一首題為集譙司
僚十刹泊酒樓七月初感賦並贈二我詩云

平居何事慕羲皇倦即長安已十霜壯志不嫌官冷淡高譚每
覺夏清涼槐陰而過蟬初轉柳岸風多荷更香莫向危樓空悵
恨天邊鴻雁已高翔

晚多女徽館院人公齋楊蓮帥演劇值酒估三約余往觀是夕

場中酷熱汗下如雨

二十一日陰微雨早起趁暑晝到又至大理院俄請車務學堂
晤靜生薄午至宣南廣和居其地舊為士大夫醺集之所是日
樊勞夏三君公宴連帥以余陪未坐坐有佩魚羊甫銅齋時蓮
帥始至賜飲盡懽乃去余遂訪二我從談薄晚又至醉雪園同
索劉小陔等名飲昏黑入城則新吾夫人病甚

二十二日黎明起天色微陰登車赴湖為大理院聽旨荷花猶
盛遠山如帶京師西郊外風景不減江南也歸猶未午車中觀
壬壬秋詩

午餐後晴俄又陰編書甚勞晴雨而雷俄止觀報又覽明史
明季楊左黃周諸臣完死魏瑞之手可謂天地間晦神人共憤
者矣當是時以九州之大擁強兵者如孫承宗輩者亦不乏人
何竟無有敢興晉陽之甲入清君側者豈非膠執程朱之說拘

守名分太甚以維令小人毫無忌憚翻天覆地為所欲為誠可
謂千古之憤也

君不必待荒淫暴虐如殷紂隋楊方可討而廢之但稍庸闇即
足禍天下而有餘已當受廢黜之罰矣雖竊權弄柄罪在左右
而維之為非者能道其咎乎按律家教不嚴罪在父兄何況天
下試觀有明一代英宗之王振憲宗之汪直武宗之劉瑾世宗
之嚴嵩熹宗之魏忠賢皆如狐鼠憑依城社天下莫敢誰何豈
知此城社亦何足惜若當時有能知此名義者直其凶豎方
張起一旅之師入討其罪既除奸豎即并聞君黜之則立宗室
之賢明正是天經地義所在又何愧于名教也噫

二十三日陰趨署選報又為楊迪生書扇即錄舊作五律三首
俄至化石橋新吾許昨聞其夫人病危今日探之已稍愈薄午
至大理院而霏微俄漸大簷溜如注待久之始晴同僚訪事畢

始飯罷乃詣車務學堂余提調示居聰明几淨軒爽爽語是日携去地圖一幅並美讓一聯懸其中又呈朝掌故彙編十函陳列几上居然一肅館矣俄晤袁靜生又往周視講堂見諸徒受課旋至己室中坐而觀書

二十四日晴枕上聞電話傳至新吾夫人於未明時已歿俄披衣起盥漱飽食已即赴署選報連日郵政事頗多並有海關報告歷年郵業甚達情形全國內為四部曰南曰西曰北曰中甲即包括四川湖南北諸省郵業於是最遜其他皆年有增長是日又持呈堂閱

跌一至大理院又詣新吾許一視聞於夜亥時六殮小坐仍返郵傳部與迎生一籌諸人談時歸視報聞度支部議定幣制仍主用七錢已廢用兩之議不知確否雜髮俄觀三國志龐統法正諸人傳

立憲足以安帝室是理近始有曉然者然非組織內閣以政權委諸宰相不可蓋惟君是神聖不可犯又不負責任而議會專與內閣對待於是國政有失人民可與宰相抗爭較論是非而天子不與焉惟其不與故宰相可以不得衆心而易以帝室固安然無恙也倘僅言立憲不立內閣仍以帝室自為政府則其行政安保無失使人民而不爭也則墮立憲性質爭之則所謂君之神聖不犯者仍與人民立同等之地位而失其尊君失其尊君社會半開時代遂是肇亂興成敗壞治安亦非人民之幸福也豈獨帝皇受其弊哉

夜詣新吾許送殮畢與新吾昆仲談夜深歸車中奇涼夏衣二襲殊嫌其薄

是夕有流星大如盞色白尾長數丈自西北起蜿蜒徐行至東南沒家中人皆見之時余方命駕詣新吾猶未出戶竟未獲觀

二十五日陰奇涼趨署選報同曹姚君一萼前以冷靜二字屬
余作擘案書尚未報命也詢其意則云到日本遇大計學家莫
不云凡治事必具冷靜之性質而後可以有成余大然之蓋惟
能冷者而後能熱能熱者而後能動

厚蒼見余初秋詩寒蟬抱孤葉野雀噪新晴歎以爲身如鳥高
余亦終不自覺

飯後一至大理院遂詣東務學堂坐而觀書

奉朝以親王入直軍機者自成親王始然入直未久旋即罷之
有詔以爲違祖宗成例及後恭親王再入前後歷年最久自是
以後沿爲故事莫敢議其非者

晚繞道地安門歸是日仁錢杭州兩館長班余令其對調

夜視壬戌詩詩有以生澀爲佳者六朝人所長王詩髣髴有
此

二十六日微晴連日涼爽夜加綿被早起著衿衣坐齋中誦謝
莊月賦及庾子山感舊銘俄登車詣爽夫許晴朗臺地山也
云美固男女不昏不嫁者甚衆大抵憚家室兒女爲累然而生
育不絕蓋爲合者不免也昏姻之禮行將廢去矣

薄午詣陳香閣晤談不見者一年餘矣在大理院午飯味詣新
吾賓友雲至晚焚紙車馬俗曰送三蓋沒者已三日矣

二十七日晴起坐齋中觀明季張李流寇事迹當日流寇非難
平所以終不可以收拾者因牽於遼瀋之役恥与本朝言和於是
諸將往往方辦賊有緒輒復調以入衛賊焰遂不可制亡其國
明莊烈固非亡國之君然剛愎自用其取亡也失之太嚴又不
能革命官監軍之弊故以故諸帥用兵每多掣肘其亡也亦其
自亡之也

薄午與二我同游農事試驗場在園中午餐會揀霖亦踵至食

畢遂同游各地酌茗閒談俄母妹亦往薄晚余三人先歸夜作
致孟晉書

二十八日微陰俄晴衣冠往送楊運帥之行比至車站攝車已
發送者皆撤遂至大理院一視俄詣郵傳部呈所選報至堂坐
郵司中觀報達壽陳請立憲之奏頗可觀以滿州人言之尤難
得也

聞伶人玉桂官之死蓋與桂芬相先後焉從此劇場上無復周
公瑾矣

昨至車務學堂編與諸教習談薄晚訪馮伯言不過詣介軒談
久之歸已昏暮夜大雨

二十九日晴萬里無雲觀書俄趁暑選報時塔前柳色隄外蟬
聲皆含秋意日光滿園無復酷烈之勢矣未午至大理院一視
即至新吾許是日沒者方七日新吾誦悼亡聯云偕隨大夢三

十五年助我成名方冀展眉借老內外諸證四十餘日抹君之
術那堪卧病驚秋蓋自患病卧牀或愈或替前後十年

映出城答拜諸來視者日將西沈仍至化石橋薄暮送聖畢留
晚飯夜歸觀書

明福玉即位南都若能重任史可法悉以國事付之而無馬阮
以為之援雖未必能復中原偏安之局猶可以成詐天已亡明
先亂其內遂使有良臣而不能用有奇策而不得施北兵南渡
如入無人之境大勢已去彼奔走于閩粵間者更何為哉

三十日晴昨夜枕上成挽潘洲夫人聯云有男子器能相夫持
家可憐細大不遺半世盡從忙裡過撫諸姑成立得嫂如母太
息心神交瘁十年已作病中人

趨署在庶務司與金旬辰談俄至郵司選報薄午詣大理院午
飯映至車務學堂携郵政講義佳坐而觀之歸已夕陽西下

八月

一日晴雜髮衣冠出荅拜勞玉初不過遂詣城東賀那錫侯因
至車務學堂在彼午飯與生徒教習同席觀書

晤孔君仲光亦至共談始知乾隆時經學家孔臯軒先生乃彼
高祖也臯軒之文即著闕里文獻故之人臯軒年三十二而卒
然已著書滿家矣俄召督辦至引見新入堂之教習學生薄晚
去余等亦散余復往謁景月汀不過賀李律侯遂歸夜仍觀郵
政講義

二日晴微熱趁暑是日新簡左丞李符曾履任薄午群衣冠揖
賀是日讀昨降詔旨即定立憲年限期以九年今薄海臣民實
力預備似欲實行非空言也飯後一至大理院以值日無一人
遂詣新吾談晤考保俄衣冠往賀振貝子母壽即歸晤作致蘇
巢左子異書夜觀唐桂二王事通

三日大雨終日不出為方灌青書扇觀范書左雄周舉諸人傳
飯後編書又書挽新吾夫人聯觀郵政講義首冊終卷是夕成
玉閨怨古風一首代高鍾二人閨中作詩云

空庭多落葉蕭瑟天氣涼蟋蟀鳴前除白露已為霜君子遠行
役相思天一方何時復來歸涕下空窳懷憶君未別時綢繆共
一牀華鎧照銀幕金燠焚夕香君平慷慨人奮翼志入荒願為
鴻鵠飛不隨燕雀翔胡為自迷用淹忽離刑章故交莫能拯親
戚空嗟傷昔為園中華今為糞土英身名豈足惜何以荅高堂
皇恩奉浩灑送子以遠行二月出郊圻六月達新疆鹽車困峻
阪匹馬度關梁黃河千里曲滯滯道路長溽暑不可避汗出如
流兼念子征塗苦愛思豈能忘涼秋八九月金風動清商邊笳
中夜起塞州日以黃悲君在萬里豈不懷故鄉如何金玉軀淪
棄於戎羗恁無歸期感念摧中腸往者不可諫愁思徒徬徨

願得長寄書慰妾守空房

四日晴碧天無雲往賀子蕃為弟取婦成歸復訪二我聞吳仲
老出撫河南汪伯唐調補郵部左侍郎又一大吏動為二我誦
玉閨怨詩二我頗擊節留午食映壁下斜街買桂花十本又秋
海棠八盞訪嚴伯玉伯玉將有粵東之行晤談久之補往視適
達並見其妹伉儷屋宇整潔後有餘地一畝平曠怡人薄晚又
詣靜安許見其母夫人昏暮始歸

連日病目無故流濁色青白不解何故甯是浮熱上炎

五日陰暑中來告是日承值遂趁暑時涼甚終日衣衾同伴為
唐君日新共理往來文牒約三五十通電信鈔至飯後長官至
持選報上堂補乃取歸

時郵部中秋花鬪馥果木垂陰庭廊靜幽亭石間鹿從來曾首
中無此特殊之景物也得詩數韻未成章

陰黯不露陽光者終日夜雨聲浙瀝又竟夜不絕眠時故極多可厭

六日雨猶不止接替者蔡斗南王獻庭至共談王云天津河內忽躍出大魚色黑長數丈蓋為汽船所迫飛至岸上居民不敢害仍持而放諸水使順流出海

薄午雨稍止詣大理院即至新吾許飯後微覩日光甫復陰余在考保許雜髮徐子山至迺衣冠與同至靈几前奠醑蓋是日我兩家為其飯僧禮佛也與舊亭談夜飯已迺歸

七日陰暑起趨署時汪侍郎在外未能蒞任權攝者為吳公郁生是日履新群僚皆衣冠登堂相見一揖余因又詣吳仲老許叔刺以笏遂至長椿寺以徐子山將奉其二親柩歸葬是日禮懺余往叩拜而喪主咸未至也造二我小談途過仁錢館一視至大理院飯後仍衣冠赴城東質樊介老拜江蘇提學又登署

任吳侍郎之門投刺時大雨如注幾不能行勉强至車務學堂庭堦水深尺餘幸著脂履踏雨而入在彼閒坐久之是日詩稿已自二我取歸遂自披覽

前日在郵部承值得詩是日足成之題為秋日感舊詩云

廣庭蔭松柏秋氣日蕭森群葩吐幽馥衆卉含清陰撫辭一長嘯涼風坐自吟感念平生懽愜勞我心我昔居京師親交多如林樽酒相娛樂游戲時追尋淹忽二十載已如南與粵東西各奮飛南北自浮沈或已霜九泉萋宿草深或復游萬里數載無書音俯仰長太息流涕胡自禁不能外形骸安得重盪簪薄晚冒雨歸夜飯後作日記是日在大理院閱五日順天報摩借玉勢力絕大國入幾皆認許之使代東國惟法國尚有所要按故與列強未能驟元其為王也
亦耳其憲政之組織取法于德奧頗極完全

我國自憲政編查館奉入已定憲法大綱奉旨認可並於九年預備中預標列每年應辦各事頗極詳切饒有次第已登各報殊可喜也

八日昨夕終夜雨聲不絕比晨簷溜猶急出生齋中觀書戰國策蔡澤勸應侯釋權一篇文字當與國語未范蠡霸越後不入境逃去一節參觀所謂四時有代謝功成者自去是乃天道人不得而強違也

駢偶文字余愛庚子山之作而於徐少穆則不甚喜而至午未息在園中稼霖許生林翠欲滴雨景如畫返齋中編書薄晚茗胡表姪佐安書而止夜洗目時目疾猶未大瘥

九日晴王子慶來以印結局須完館捐祠捐適因旅費不充求緩納屬致函結局余忡數語付之趨署選報日中至大理院嘆

索鈔觀報連日報紙所載有數則可記

列強因土改立憲故於馬基頓事減其干涉之力惟俄國誓言非待土國組織完善不遽釋其權也

韓民於日本威勢之下屢形反對時結黨元拒所謂因獸猶鬪南洋華僑有願助宗國海軍費之說希臘來求通商欲設專使

我國外部於德代保護旅華土人問題頗欲反亢

華美有同盟之說日本人忌之故順天報力辨其無

補在車務學堂觀書俄歸天陰而雷中塗大風雨雹飛大如棗栗久之雲過而止到家肯齋在余齋中因留晚飯始去

狎優宿妓及賭博等事本無關於品行但因是可為傷品敗德之媒介何也此類事一沈酣其中迷而忘反耗財破家相踵而至於是生計困生計困則無品之行為種種發現不已肯齋極

然余言

十日晴微熱。避暑選報為張子魚書扇。薄午至大理院。飯後詣新寺。晴歸沈內老。過略談去。編書晚赴法國人沙海昂夫婦。招西人宴會。往。男女相酬。而坐飲罷。又互相扶携。習俗相沿。華人見之。以為怪也。

是日報載德國力勸各國認哈肯德為摩國新王。

十一日晴薄午時有雲掩日。映迥大晴。是日邀菊莊樹人芟孫玉樹。揆楚蒼生六君游農事試驗場。皆先集余家。飽食畢。司路去。入場先觀動物園。虎豹兕象猿鶴各物皆無恙。男女游者甚多。共觀獅豹咬肉狀。又觀各種魚及鳧鵝游泳于池。俄出共買小舟。放行。殘荷散亂。餘香未盡。遠山如黛。垣外高柳如雲。因歷游諸勝。最後至三捲堂殿。朱檻彫棟。蕉石圍繞。藤柳交陰。坐其間。久之。俄日暮。散步復登舟。自原路回。比至家。月明已近黃昏。

矣聞尹芷田之喪

夜觀順天報。既寢不寐。俄大雨如注。達旦不止。

十二日雨起。進早食。畢冒雨趨署。陳長官已至。持選報上堂。即在署午飲。是日長官赴園。會議俄湖。已命駕余等。遂皆散。至家而猶未止。

是日得七古一首。題為中秋前四日。与大理院同庭李菊莊蔣樹聶玉叔胡芟孫秦揆楚汪蒼生六君。往游農事試驗場。日暮方歸。月色甚朗。夜寢不眠。俄聞大雨。詩云。

高秋爽氣西山來。長安雨過無塵埃。輕車肥馬出城去。垂楊枝外多樓臺。樓臺隱約藏煙霧。盡是行人游釣處。璇淵碧樹自新秋。舞館歌堂非舊主。走獸飛禽萬不同。遙。滄海西徂東飲啄。有時亦遂意。何如山野無樊籠。畫船競渡荷花裡。髻鬢西湖波浪起。桑田葦岸路千迴。又似秦淮煙与水。雕闌畫棟臨清池。蒼

蒼古柏低蚪枝山林廊廟何常有任我盤辟吟高詩曲廊盡處
小橋西白屋亭，遠樹喬欂訪櫻花無覓處東園山水空淒迷
百花湖處閒雲墮豆架瓜棚人坐卧茅亭俯瞰平蕪遠燒，游
車流水過偶來觀雨幽風堂天子猶留白玉牀華屋從來少人
迹芭蕉庭院石為牆桑麻鋪菜綠雲編檣梨果杏實纂，隴頭
鳴鐸一聲來聞道農家供夕食日色侵山涼霧沈游人欲散清
風吟歸來明月已黃昏挑燈夜坐聽秋霖
薄晚作致孟晉書

十三日晴趨署選報是日碧天如鏡風日高涼園中疎柳蒼松
交柯垂陰皆帶秋氣得詩一首題為秋雨初晴天色澄鮮郵曹
無事偶憶江南詩云

兩洗高天淨蕭，松桂秋官閒無一事酒美謝千憂落葉時侵
硯疎雲不礙樓江南好風日羨殺釣魚舟

是日報紙有可記者錄如下

波斯之孔非獨國王與議院抵觸尚有一皇叔志在奪位陰鼓
惑革黨種，與王家為難

歐人自己認哈貴德為新摩王，說令其善待舊君又聞摩舊
王猶不肯讓位尚欲決鬪

安南民叛亂反對法人蓋因種，苛政民不堪命所致

日中在大理院午飯時至車務學堂觀皇朝掌故書時詣新吾
許皓又山偉侯諸人在彼晚餐夜歸月明齋中桂花吐馨

十四日晴微煥雜髮趨署選報

聞波蘭近與俄人融合大失德意志望

午後詣大理院整冠束帶復登車出宣武門詣吳仲老及戴少
懷師賀節遂造二戎談

余前得兩洗碧天高無以屬對艱思苦索殆一月餘矣是日無

意得之曰風來黃葉下二我極贊以爲句若絕不費力何以成
之若是之難

薄暮赴吳挹清之招于長元吳館高賓滿座燈酒煌一夜歸
是夕聞漁音有回華消息

十五日陰董潤臣過即去俄介老至時余已衣冠命駕將出遂
薄午詣陸鳳老等處賀節在義善源午飯哺至車務學堂
走日足成昨得詩句題爲隨意一首

都覺累心盡隨意的秋醪風來黃葉下兩洗碧天高去一妨吾
事悠一徒自勞四時有消息山公笑爾曹

薄晚謁唐少川中丞不遇歸坊三在余齋中小談俄去

夜雪閉見月庭中陳瓜果閨中長幼合拜猶佶何也

是夕復成一詩題爲中秋之夕感孟晉瓜代有期行將近國爰
仿古樂府體賦明月三章

明月照高林涼露侵人衣瞻望萬餘里天邊鴻鵠飛王道未云
遠征人胡不歸 明月照廣庭金風動桂枝塞雁有餘聲胡馬
常苦飢關山豈不遙征人歸有期 明月照江海悠悠道路難
安得臨長波取琴一為彈莫作離別苦征人去復還

十六日晴趁暑選報與一等翼車談薄午至大理院午飯連日
報紙無事

哺至仁錢杭州兩館一視遂獨游江亭山色橋稜一露爽得詩
一首題爲秋日游陶然亭

枉筇看山色獨憐雨後時亭皋秋一眺黃葉丰林詩幽意如堪
當高情莫我知城南苔蘚冷正馬去遲

晚歸新吾在余齋中俄去夜觀書

十七日晴趁暑選報早聞枕上得句因足成之題爲掃葉
楓柳已合抱蕭然獨閉閨名卑知禍少才短得身閒却看鶴眠

日不知雲在山秋來無別事掃葉到林間

薄午至大理院出所作農事試驗場詩示眾

晡至東務學堂又成詩一首題為秋梧一首追懷張長沙尚書

風日自閑美梧桐秋影多獨憐人去後已是雁來過楚澤餘芳
料湘江動遠波豈惟懷屈賈別恨更如何

薄晚歸而大至雷電交作家祭夜而止作日記

十八日晴是日星期有自德國游學歸之學生馬德潤來訪俄

去薄午訪子蕃句：一談子蕃自誦所作詩有聽暗桐添葉籬
荒菊減花之句極佳

既歸命奴沽酒市脯坐而飲之時有白蝶甚多亂飛階前得二

絕首題為白蝶詩云白蝶飛中國寒花秋已開應有風吹袖莫
將團扇來次題曰有待詩云桂樹自飄香涼階秋日滿山中酒

初熟嗟子來何晚

覽戰國策又觀漢書因效東坡以為下酒物

晡閱舊日記夜觀報聽瞽者女唱俚曲

十九日半陰晴至大理院見高槐亭：又動詩思俄至郵部候

長官至即持選報呈堂又赴庶務司借抄余數年來履歷仍旋

郵司時詩已成錄如下題為秋槐

高槐搖落一庭秋替作蕙葭水國游志潔行吟答漁父功成散

髮弄扁舟從知消息天難問莫負雲山心即休芳艸可憐人意

遠年來詩思傲王侯

適午去至陳澹如許小談歸又得早鴈詩一首為大兄孟晉作

也孟晉使德水土不宜多病思歸聞政府已許之矣

閑河秋早屬初飛飄泊天涯心事遠每見青山動鄉思時聞落

葉上征衣相如多病豈能賦定遠無功苦說歸孟晉首倡立憲

譽極隆而朝廷不莫道朝廷終不改洛陽車馬已輕肥

夜將眠仍觀書

二十日陰朗臺來談

昔嘗謂二我賭博近于不仁狎妓近于不義二我曰非獨近也直是不仁不義

至大理院聞人談方知滿州語所謂珣固禮譯曰福北拉芬譯曰壽

時天陰益重衣冠詣項城祝壽時方演劇賓僚如雲余欲往拜吳佩慈那錫侯皆首喜遂至車務學堂午飭生而觀書晴大雷兩晚冒雨歸至家雨俄止編書夜作復陸春老及致徐汝霖書二十一日晴趨署選報簿午至大理院聞新得一烏布專司行文事件飯後對長官至因登堂揖謝映至正陽樓一嘗釣啖蟬並食燻羊肉哺至下斜街買花造二我談詩暮歸肯齋在余齋中晚飯後去夜作日記

二十二日晴趨署簿午詣新吾即歸覽元史飯後又成五古二十八韻題為長風詩

長風日浩，君子懷百憂。藐焉處天地，萬物誰非儔。吾人稟靈智，獨為天所優。安得自暇逸，不為四海謀。四海豈不遠，蓋目瘡痍偏。一自嬴秦來，斯世為昏暗。鞅斯學術頹，千載成遺患。但為一家謀，豈卹生民怨。雖更崇儒術，至道終相畔。禮樂飾太平，詩書供近玩。墨道豈不行，用之戡大亂。赴火與蹈湯，奴隸人十萬。宇宙幾翻覆，誰能脫羈絆。愆，直至今終古無昏旦。復有洛閩人，高步洙泗塵。陽儒而陰法，認賊以為親。俯俚媚當路，猶曰大義申。著書千萬言，直意禍斯民。否極終泰來，浙東有南雷。一言振聳聳，萬禩披塵霾。當時禁網多，其書復埋埋。沈，二百載一且莫光開，絃誦徧海內。先覺群相推，孔孟有真意。堯舜豈凡才，況復九州通。波流時相摧，焉得守故轍。尚促安汗，萊惜哉誠未

至上下猶疑猜且待九載功看起中天臺

是日為一萼書冷靜二字交法三過談

二十三日微雨觀書

以元仁宗之仁而不能除一特門德亦以本朝聖祖之聖而尚
有明珠之竊位于朝甚矣小人之難去也有如此

趙子昂雖屈身異姓然能除桑哥之奸未嘗無功于世烏可薄之
趨署觀報

天文家聞見火星中之情狀謂其人類以翼代手腦思尤銳又
無山川雲雨但有霧露不知何所見也

歐西空中戰艇日益發達如法如德如意皆致不逞日營日
造其數增加英國獨矜乎其後或謂比利顯為不自奮勉以固
其空界之勢力將百年之威名不免墮地矣

美自還我國借款後中美感情強篤列國始之英人尤甚恐美

國之侵其勢力也亦將還我賠款與相抵制

昨詣城東投刺數家至車務學堂晤出城訪趙緝伯談詩晚至

杭州館書衡銅爾一山三君公謙介老及佩葱

二十四日晴大風落葉亂飛往弔苴田之喪因趨署遞報是
日奇涼已著衿衣映至大理院已闌無人詣新吾時乘庵已到
晡往謁楊杏城談久之歸又見沈雨老是日又成七律二首一
題為涼雲

涼雲片片壓秋城不盡江天蕭瑟情四海無家羈薄宦百年有
酒謝高名最憐鷗鳥寒沙盡坐看漁舟落日橫極目天涯幾回
首向誰堪慨說平生

又一題為落葉感賦寄懷蒲君

落葉滿園飛不止秋風吹送一天涼十年作賦徒勞思千里懷
人更斷腸豈必青霞有奇意何如空谷吐幽芳故山猿鶴依然

在老作吟僧未是狂

晚菊莊招飲迎薰樓子如設譙惠風堂皆赴焉聞署中有為余
補闕消息

二十五日星期晴爽夫過譚薄午詣佑三尚卧未起遂至東四
牌樓福全館郵司同僚皆在彼坐飲是日以同翰卿之太夫人
六十壽飲罷遂同往慶祝因留觀劇甫余先歸聞佑三已未適
往楊杏城許久之佑三復至小談即去夜觀書

二十六日晴時大理院新派烏布余猶未與定長官相見因衣
冠造門謝俄訪爽夫因至郵部探知所補主事乃郵司缺余連
日恐不能赴院遂貽書菊莊免其代請假五日又力辭管理行
文差是日在郵司午飯殊復衣冠往祝壽郵壽俄至車宿學堂
薄晚出城至惠風堂舊日工部同僚熟人皆在不勝今昔感詢
之財皆分配于吏禮農工商陸軍法民政郵傳諸部有啟佑廷

者年老無所歸將以知府赴汴關部費不能成行迺由同僚為
之贖金俾獲到省

是日報載美總統遇刺客槍擊未中又云美國將免我華人身
稅又云中美聯盟將實行俄人大為贊成蓋欲以此傾日本也
二十七日晴趨署是日承值同伴者為章魯仙晝間各沾文牒
入夜稍閒乃秉燭縱談

魯仙云李文忠公於外文舞臺上可稱非常之人物矣當庚子
之役八國兵圍京師號稱聯軍洵一然有底分我國之勢公
時在滬奏派充議和大臣之命遂陰與俄人訂私約厚許以利
俄人大喜遂以兵衛公入都亡何俄兵先撤退到國皆大疑紛
解體於是其謀始敗亦次第撤兵而和局乃可開議當是時
俄人自謂有德干我故於列國公約之外別邀訂東三省專約
文忠力持畫諾海內外電爭政府頗為之動以詰文忠文忠

密奏云此次為拯危急實利用俄人故不得不權許之然將來
防俄亦非無策也又將利用二國而已一日日一日美其策云
何則曰與各國訂商約許以東三省開埠先唱日美以利彼將
自為我爭之朝廷疑其言亡何而文忠薨矣既迴鑿後政府外
交方針一遵文忠之遺策當俄人雄據遼瀋時日美商約忽已
告成俄人大怒噴有煩言遂於專約畫諾後其兵屢遭延不肯
退且痛斥開埠事曰東三省我掌中物也誰敢闖入焉時美人
方禁不出一辭日人則髮冲冠矣於是釀成甲辰年俄日之一
大戰未幾俄喪師而去日人勢熾又方張將在東省效俄所為
獨擅權利於是朝廷又用文忠之第二策即今日所喧傳之中
美聯盟是也蓋始則用俄以退各國之兵次用日以制俄繼又
用美以拒日皆在文忠成算之中而堂下列強竟一任其再三
侮弄而不自知神矣哉文忠雖死固猶生也

二十八日晴禺中始交班在郵司坐薄午間孟晉拜三品京堂
候補充幫辦津浦鐵路大臣之命映余歸告母晡覽戰國策又
觀王壬秋詩薄晚出城至湖廣館是夕與燕夫公讌介軒佩葱
及鞏伯西平李湘歐秋子健澤之八君又聞德國欽使已命詹
昌前往夜歸

二十九日晴趨署聞與余同補闕者三人尚有題升者四人皆
於明日驗放同曹楊君迪生云我國之貴者可名曰無罪之囚
徒我國之富者可名曰有錢之乞丐余甚憤以為然
映佑三及符曾招余共語俄歸難髮晡肯齋至為余書銜名帖
數十紙晚家餘留肯齋晚餐共談

九月

一日晴黎明起盥漱進食整衣冠登車行俄日漸高至東華門
下車步入時同僚皆約集于傳心殿余到時僅同翰卿已先在
未幾陸續有來者聞驗放大臣派四人一那彥圖一陳玉蒼尚
書一桂祥一李聯芳日禺中傳命排班迺相率往即在午門內
迺左之內閣衙門內扉宇洞深聽事三椽中懸御筆橫額四大
臣東西旁立中設御座余等魚貫自右門入北嚮跪以次自唱
名竝及出身年歲復自左門出相与揖賀俄遂徹出至東華門
外覓車趨署已薄午映長官至迺相約上堂揖謝哺歸易便服
仍至署小坐即出城訪叔雅不遇游廠肆購得林譯戰血餘腥
記二冊晚詣同興堂即余八人公讌奉日庶務司帶領馳放諸友
二日晴起觀戰血餘腥記俄趨署還報飯後至丞春堂与佑三
晤記聞驗放大臣今早奏上奉旨依議蓋余以員外郎借補郵

政司主事也俄即整衣冠詣陳長官及沈兩老許投刺以謝歸
至家祠中焚香叩拜又至母親前拜賀晡又至署薄晚一至大
理院晤胡芟孫秦揆初諸君出城請同興堂阮子衡招飲待主
人未至先行在杭州館晤介軒季香鏡才二君約也坐又有佩
蕙書衡銅齋一山等酒清者美入夜席未散余去至惠風堂將
彬侯齋客坐有善芝樵王嘯龍同翰卿姚一萼

三日蚤晴起進食畢衣冠出詣大理院正少二長官家投刺俄
謁陸鳳老獲見小談鳳老有喘疾逢秋輒發然每日過午即愈
俄往葛振老吳仲老孫壽州郭春老戴少師諸處悉投謁未見
又至長椿寺拜於大士前薄午訪二我不遇遂造叔雅譚叔雅
齋中花四時不絕有琴數張無事輒焚香再三鼓音趣玄遠殊
愜岑寂是日叔雅與余談詩留午飯時天陰俄雨飛灑晡余辭
去詣佑三則已往余家矣遂歸与小談俄先後至楊杏公許杏

公座中有人圍碁又見室中列瓶蟋蟀瓦器如林晚旋車夜飯
畢在稼霖許坐譚聞達賴拉麻明日入都

四日晴羅羊甫衣冠未賀坐談久之即去余因登車至車務學
堂又詣吳郁生侍郎許投謁未見薄午至前門外西車站觀迎
達賴喇嘛是日縱、紉、皆外城巡警廳及民政部官員警兵
結隊荷槍奏軍樂俄車至停輪拉麻改乘杏黃肩輿有幡幢羽
蓋前導隨後番僧甚夥昇至法中聽事小憩即行蓋直往安定
門外黃寺駐錫道旁觀者蜂擁西人則多登城且携留影機遙
相射照亦相矜以為殊異

晡至郵部始進午食選報薄晚邀翰卿一萼迪生至肉市正陽
樓小酌啖鱗及燔羊膾夜往廣德樓觀夜劇既歸已夜半風起
五日晴昨夕五鼓始眠熟故起甚晏作書致孟晉薄午趨署選
報映往就丞考堂与佑三譚又至庶務司与向辰談復還郵司

与迪生譚時有新派充漢口交通分行總辦盧洪昶在司中坐
大同報載歐人在輕氣球中試無級電

補請新吾許值其他出晤秉履聞張幼予侍郎之竣余之調大
理院侍郎實主之今聞其歿為之愴然

薄晚李子端各飲致美齋夜尚欲觀東洋戲法余辭而先歸聞
杭州電至許星堦又病歿星堦於我家財政出入實握其總機
關今忽失此人恐難求繼任者

六日晴暮電至柏林告星堦事俄衣冠出詣邸報刺即至大家
訪二我譚二我昨夕亦成詩三首皆摹漢魏格調者日中有聲
鳴響徹雲霄蓋公司中機器房放氣每日三次其一早一晚
時刻或有更變惟亭午則終年不差寸暑凡附近一帶民居皆
視此同於信炮也

詣湖廣館祝馮潤田太夫人壽映到郵部飽食仍選報補一至

大理院揖見劉長官晚歸

得詩一首挽張劭予侍郎侍郎沒于前月二十五日余先一日
偶得句曰九月墮寒葉久未續成不意即用以挽侍郎蓋有光
北也詩云

九月墮寒葉高臺多朔風佳人不可見回首楚雲中

侍郎河南固始人地

近湖知己蕭條甚憂時感慨同願為徐孺子千里弔黃公

七日晴翰文齋韓君過談久之去余衣冠出詣肅邸投謁未見
俄晤景月女略談因至車務學堂為禁煙事籌議具結又投刺
數家日中到署持報上堂是日長官諭派余充三等科員乃詣
堂揖謝覽戰血餘腥記補歸暮又出與同僚飲于致美齋夜觀劇
八日晴正攝案作致友人書丁問槎過談語及星堦之沒相與
歎息

發密電至柏林俄往謁春公小坐即去訪子蕃談詩

天下無所謂得失得固得也失亦得也無所謂屈信信固信也

居亦信也有此胸次方可以處境而不為境所累

薄午趨署觀書飯後坐與同僚談俄酣眠南窗下秋日斜照
散直詣化石橋晤秉唐坐其齋中間話修竹陰隍林石清疎俄
夕陽西下暮景絕麗因留晚飯又與新吾譚夜歸斜月未下觀
元史

九日晴衣冠出謝米芾之客晤羅莘甫戴朗臺孔仲光薄午訪
二我譚詩留午食是日重陽餘罷與二我同登公司中五層
臺以蒙氣多故遠山隱約其他如三殿及鼓樓白塔等處皆見
余自今年二月間一登後以為第二次也得向云登臺望四野
白日麗清秋

俄下徘徊樓閣見製煙機條盤互交錯運動力奇猛又見書室
洞房幽邃闔明二我欲於其中治事總外高樹婆娑案頭置扇

常熟畫山水三冊几榻精麗壁懸明鏡其後又有斗室一間牕
面北亦有樹蔽外為二我憩息地几上置古詩源一冊余披覽
朗吟逸趣橫生俄笑謂二我曰汝真小造物主也平地起樓臺
有是井良久相與下又謂二我曰可惜叔雅未來登公之臺
使彼來此一眺方知二我高不可及

補同車出西便門北行至月壇迤南觀賽馬游人雲集俄薄暮
自平直門歸

十日晴起作復表兄朱子涵書與夫過談繼論世態飯後去又
作致程震權書會問槎又至栢稼霖未談久之問槎勸余南歸
余然其言俄問槎去余又作致孟晉書薄晚又作復仲驥書
時塔上桂花尚有開者天色微陰坐憩前見亂鳥過林晚月滿
籠對之惆悵有故鄉之思

夜觀書元朝事有極無理解者如武宗之立弟為皇太子順帝

之尊太后為太皇太后一則弟降而為子一則子降而為孫名
分顛亂不以為怪蓋不脫羯胡舊習也

順帝時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未之從今則海內
此五姓人最多當感順帝之德也否則種絕矣

覽之選顏謝諸人詩

十一日陰趨署選報郵政一門絕匙飯後至大理院一見定長
官仍還郵部哺歸陳詒仲過訪小談即去誦湘綺樓詩閱戰國
策是夕啖薄餅觀元史

十二日晴起見曉色清澄朝陽暉射樹間盥漱進食畢新吾已
至廸同車往賀肅邸嫁女座上客滿肅邸咸稱余所書順天府
三字之佳俄散去余復投刺數家至重祐學堂仲光已先在方
雜髮因坐與談留午飯

仲光云先聖子孫其嫡派今在衢州蓋隨宗高宗南渡者去而

不返耳以後南派遂不獲承襲其留守林廟之子孫以有夢竟
起而代之錦之至今又云聖廟中職事官甚夥自九品至三品
多本族人為之亦有他姓者然官無大小皆食九品奉

此趨署選報哺至新吾許晚雨歸觀書成挽星墀聯云半生積
苦為誰忙可憐門緒不昌垂老傷秋頻多病千里馳書歎公逝
自是精靈相感昨宵撫枕不成眠

十三日晴大風落葉衣冠往謁沈蘭秋師于蓮花寺未見晤一
夢因得就觀其書齋臥室皆寺中屋庭有高槐風起搖曳有聲
出寺門適來即翼謀所居亦詣彼小坐俄訪達衛晤談共商張
文達鑄像月會事又視肯齋薄午至廠肆購得影本名入山水
畫有石谷南田香光諸人日中至署飯後選報哺與同僚往視
林贊予侍郎六十壽即在城東之倉場衙門內也又往賀銅鏡
宇之先生子賓僚滿堂演劇部值酒夜半後乃歸月明

十四日晴趨署承值同伴者為林君碩田乃林文忠曾孫也是日收文甚簡晡長官方與西人訂借款合同晚乃散夜電燈下錄事錄：繕摺異常忙迫每次皆如此余則檢理文牒填院款及月日手不停筆夜深乃眠月色絕好

十五日晴早起微寒待車來即衣冠詣西車站送據撫吳中樞中丞之行郵部查堂司到者如又如倫貝子林贊予揚杏城等皆至警兵樹旗奏軍樂車若乃各散余復還署文班已至郵司方灌香甫歸詢知已統道漢滬一周映至承奉堂晤仿三談晡往送介老行至車務營堂

富強之道以鐵路四通為無上妙藥劉首三李文忠一流當先緒初年早獻是策惜哉朝廷當日為羣盲所阻遲至十餘年後方主持實行殆亦運會所趨者有時也

薄晚至嵩陽別業汪子健召飲坐多士理院同僚梅戰時酒聲

勢誼沸余先歸一路月明

十六日晴有趙馮二君過談馮之父即余幼時受業師馮虎白先生也先生於丙申年沒其嗣子尚游宦閩中今來都引見是日小使即去余又為鄧予帥書挽詞料量零雜事薄午趨署持選報上堂與同僚研稽乞假旋里規例薄晚詣新吾與秉菴譚暮歸夜樹影滿庭涼月已上

得晚星輝妙文二絕詩云休憐庭樹獨婆娑人到中年感慨多回首廣陵烟水路每懷親舊意如何迨上魚雁三千里間道故人滄海游星輝今年病愈體佳為藍餅事往上海居月餘並一夜秋風君已去湖山南望幾重愁

務

十七日料檢行筭晴暖又成挽星輝聯云書來千里語短情長看君海國清游病後精神應更健別僅三年人間天上感戎京華薄宦南中親舊已無多又成一聯云平生惠澤豈能忘自白

親朋同感涕垂老艱辛猶未已可憐門戶獨蕭條
餘後至義善源小坐遂話二我譚晡入城造秦檜楚時大理院
同庭諸君皆集其廬俄陳酒食精美出自家庖晚歸
視孝義山詩

十八日晴詣之初談又造無夫朗臺皆見遂趨署選報飯後出
城至恒裕舍居晤馮潤田俄訪杭州館見柳兄道及星墀沒事
相与嗟惋晡至廣和居為張文達紀念會第八期余与一山值
會一山病不能來是日到者甚夥小沂佔三秀東三人往勘地
在龍泉寺後約十餘畝將為文達公建園所范銅像即供設其
中俄小沂等歸言地甚佳眾皆贊成即可購定矣
聞項城被御史江春霖劾奏多款事猶未已

又聞魏默深先生所著元史新編有人奏請班列正史之中
夜歸月色不明

十九日陰二我過談道及東瀛風物之麗勝我江南十倍其由
長崎至神戶舟行內海中數千里層峰疊岫當秋深時滿山紅
葉一幅名畫也

薄午趨署署中欲辦京察屬部員咸自具履歷備咨吏部
余乞假呈遞獲長官批准晡至大理院亦見長官自陳願依舊
在院行走惟力辭津貼亦蒙允許遂至義善源小坐入城在新
吾許談夜歸小雨

二十日陰得程震權書知星墀夫人亦相繼設許氏自貴老以
後兩代經營創是家業豈意財在而人之僅遺一十四齡兒珠
可悲憫難發畢即登車出途遇燕夫又訪子健不遇即趨署晤
靜生飯後晴時秋柳蕭疎寒雅數點坐司中閒談俄命駕將行
至丞參堂与佑三一見遂出城至義善源小坐即歸天復陰料
量行具作致孟晉書

二十一日晨起盥漱畢行具先至車站相待余俄始行毋猶未起也

成子蕃亦於是日行余謂可同車故先至驢肉胡同孰知渠乘慢車先發然須後余一日到也

至西車站問樣亦至蓋預約余同行有免票可不出車資時箱籠堆積未即上車余乘間趨詣東站一送介軒並見弼齋歐荻俄始迫就快車同行者尚有盧君星源亦陸軍部人因秋操事與問樣同赴安慶局中車者余與盧共一房日中至保定時過保定城甚雄壯俄至石家莊亦有橋站現峙甚整蓋以太路若朝所由出以西北將來可通至陝甘新伊乃最繁盛之區舍也薄暮過順德又久之入河南境過漳德已昏夜車中日凡二餐卧具皆備夜眠未熟聞將度黃河迤邐推牕視之電燈照耀月色半明河流浩淼車行鐵橋上長十餘里二十分鐘乃過亦奇觀

也既渡河多土山壁立山多洞土人穴居焉夜殊不寒良久復就枕

二十二日起日光滿車映射牕几久之過駐馬店俄至信陽州四望田野腴蔚有南方景趣久之山勢起伏雲樹清美坐飯車中左右明牕因飽看山色奇峰複嶺回環開闔清泉翠柏錯繡層飾飛車穿雲如入圖畫薄午行一山洞車中漆黑地名五勝閩乃豫楚交界所出此即湖北境時過孝感縣時至江干今名漢口大智門古夏口也下車坐肩輿至迎賓江館聞王鏡伯亦夜上江寬船即發是日在館中因子蕃尚遲一日到不得一面遂留書屬舍人投焉

二十三日晴晨舟至九江泊焉因歸自都門南下至漢口途中所得口占五絕雜詩六首
燕趙古通衢滹沱秋水涸可憐漢光武偶來餐豆粥其行一日云暮車聲何鱗鱗道路縱橫開西望晉與秦石家莊與正太絕

險跨飛梁黃河聲浩，行人夜渡時明月未相照。其晴光曜四野，征夫駐馬時江漢路不遠。回望白雲垂，駐馬店窮秋愛山行。

山勢奔千里，况復楚天近。雲物自清美，其六大江橫如帶。黃鶴樓安在，俯仰古今情。東流去澎湃，其四。

在舟中與問樵次震談次震為沈文肅第七子也。晡自九江解纜行江天，一望胸次高。遙薄暮東望，層峰插雲。是日又得五律二首，題為秋晚南歸舟泊潯陽日晡東發感而賦此。

江天正遠落萬里，動秋思落日千帆下。西風一葉危空懷，浩時略莫自買山期去。故園近霜花已滿枝。

秋風理歸棹，東隔萬重山。暮天無際江流心，自問不堪為世用。甯復識時艱，好共煙波語。飄然任往還。

夜半舟抵安慶，問樵倉卒登岸，以此問無備。附運舟小停，即發時夜黑江行，但見星光爛然。又得五絕題為安慶舟中。

寒星已滿天，秋江夜不寐。東去鼓洪濤，驚破蛟龍睡。

明日可至江甯，又成金陵懷古詩一首。

布帆千里下秋江，寒夜詩心酒一缸。行到南朝金粉地，孝陵松柏又成雙。

二十四日晴晨過蕪湖小泊，即行舟中又成五律一首，題為詠史。

古來征戰地，西楚與東吳。天地不改色，山川此霸圖。千年尋鐵戟，萬事問寒蒲。多少英雄恨，江間波浪幾。

又成五律一首，題為秋江即事。

江南山色好，風飽一颿歸。雙鷺沙洲浴，孤雲天際飛。客心逐流水，鄉思挂斜暉。九月秣陵去，鱸魚秋正肥。

舟中午餘罷出船頭望見山麓城郭隱隱，向人即江甯也。吳越船泊岸行具外，下臨江有樓三層，為逆旅地，供張華瞻余泣。

船泊岸行具外，下臨江有樓三層為逆旅地，供張華瞻余泣。

彼小憩遂領車入城城內迤北多曠地畦隴縱橫竹柳夾路間
起樓舍多西人居之有山不高嶙峋起伏在東北隅下有鐵道
貫城外余車行至中徐馬驚車躓余未傷也扶起復行過鐘樓
又十許里始至如意橋表兄朱子涵居此入與相見形神憔悴
非復數年前狀言語支離不明坐卧一聽事問書畫整一庭前
桂樹猶馥馥俄又入謁其夫人亦十年不見矣晡在彼進食薄晚
辭出復至江頭即宿逆旅中夜作書寄北京及柏林

二十五日晴黎明起檢行具下樓詣甯滬車站行人寥落俄登
車車甚陋價廉旅客頗雜既發沿江千行迤南皆山日出曉霧
未散良久至鎮江煙郭城市餘盛須臾過一山洞甚長馬中至
常州午過無錫皆小停時車中人滿男女錯午行近姑蘇田野
整麗林樹繁茂良久至車站規制宏美有地道可度行人余下
車挈僕移行具出雇馬車至閶門外保安居逆旅中寄頓獨往

覓酒樓小酌飽食畢留僕在旅舍自乘肩輿入城至司前街造
芝生兄所居相見甚懽天色微陰稍涼留共夜譚是夕宿其樓上
二十六日晴醒聞烏雀噪樓外遂起盥漱畢下樓與芝生談芝
兄有兒已七歲頗聰穎客至輒出見無所畏不嗜肉食每飯惟
啖魚菜蝦鱗而已有濮季滄者梓泉族弟與芝兄對門居無事
輒相遇是日薄午與季滄及芝兄同步出胥門覓馬車坐至閶
門外尋昨日旅舍登樓小坐因又同至馬路間散步有惠中旅
館供頓精麗又過于金陵偕入觀之俄至普天香樓上西餐映
又同乘馬車至盤門外茶樓上坐購買舟赴杭季滄得梓泉許
書招其赴滬勿別去芝生送余登舟薄晚始發夜舟中觀書
二十七日晴晨舟過石門薄午至唐栖一路水聲恬澗涯岸間
州樹整潔白雪低垂南中景物不見此者三年矣晡舟泊拱宸
橋即乘肩輿入杭城先至佑聖觀卷謁見孀母俄詣塔兒巷拜

於星樞樞前遂在余帳友程震權室中生因下榻馬許處親族
如鏡芙蓉皆見

二十八日晴起在震權室中作寄北京及柏林書胡球甫過談
飯後登樓與和甫談久之晴詣佑聖觀卷謁孀母俄訪春卿于
九曲巷晚歸仍在震權室中譚作書致渭東

二十九日晴為星兄禮懺一日並書所贈挽聯二幅薄午往謁
退園相國相國旋里已一年餘體貌如故精神似不逮前自言
老境殊寡趣興談久之辭歸是日天極熱衿衣幾不能堪午飯

後在鏡芙蓉室小坐觀星兄家中簿籍晴復出謁陸春老庭宇開
敞聽事前在小池池左右花樹繖然多出趣俄又至馬市街訪
謹齋又至旗營視翰香皆不遇晚始還在震權室中生

三十日晴熱甚似八月初天氣猶眠未起聞金謹齋來視余盟
漱墨披衣出見謹齋云有葛振珊者杭城惠恆錢莊之理事者

也因其子在德游學受孟晉之厚待無以報今聞我處典事添
褪自星兄沒無人擔任遂思效微力是人肝膽血性過人可恃

也余忻然允之謹齋去少頃葛即來拜年五十餘談詞爽直余
與酬接數語送之去因衣冠乘輿去詣元寶街陳俊卿及保安

橋之高潔臣皆不過俄至吉祥巷拜于吳左泉師樞前過潔臣
之弟時左師嗣子不在家中

左師有自撰及書挽聯極佳聯云十二萬年後尚有何人大造
難存亦與藐躬同了七十九歲前何膏有戎今茲雖死譬如昔

日未生此師二十一歲大病中作也不意病愈後又延壽五十
八年師殆于七十後方自書獨空一九字未填歿後人代填之
是亦一佳話師雖死竟如生矣
薄午在春卿許談留共食飯後訪湯藝仙小談又詣金洞橋陳
蘭洲許未見至卧霞巷弔雪漁先生之喪俄答拜葛振珊即歸

金月筵來談俄去在震權室坐胡球甫來是夕許鏡鶴邀飲坐
有和甫小秋諸君夜間共議許府家事夜半始散

十月

一日陰有雨意微涼與震權至豐樂橋喫饅頭及索麵盡飽乃
乘肩輿出錢唐門繞北山後至楊家牌樓一省邱墓先人墓在
張家園葬已十餘年松杉皆高大成林又梧桂槐竹雜樹甚多
蔚然森擁陳肴酒拜祭已乃往蔣家塢先祖墓墓在半山中
林峰合抱旁有石碣拜訖即至墳丁家坐進酒食醉飽始歸一
路山景如畫長林插天竹深菁密泉流涓細時有涼亭翼然衝
路為行人憩息所余得詩二句五高林俯流水落葉下寒亭
晚過張祠入瞻眺久之入城至竹竿巷見子頤家中婦兒老幼
可憫昏黑劉佑聖觀巷是夕宿孀母家震權來談夜秉燭為許
府家政刪定規制

二日陰震權來談俄去是日許鏡芙諸人釣游湖上余乃肩輿
出湧金門乘船船中人極多直放劉莊在裡湖毛家步相近過

蘇堤第二橋內望見樓閣層疊沿岸優逸即至入其園門曲折
行竹柳拂路堂榭多臨水彫飾精美几榻光麗其東有出室藏
書種上壁裝名畫北有茅屋亦饒樸雅楹楹雜卉芳馥餘豔又
畜鶴二頭籠馬居水岸間園主人劉文蔚尚在此擁姬妾七
八人成復登舟至高莊亭樹依然遂置酒有飲于且佳軒亦面
湖屋也飲罷至宗莊亭榭甚多假山石歸途復詣彭祠九曲
石橋萬株垂柳皆無恙在開放臺略坐即還是日密雲不雨晚
微見日夜入城在金謹齋聽飲坐有葛振珊及沈瑤卿
三日陰小雨葛振珊仍邀劉莊飲遂肩輿出城繞道南山下淨
慈雷峰一帶別有境趣俄行近花港觀魚滿山紅葉如一幅畫
園既至劉莊葛已先待金氏兄弟隨至在面湖堂檻中坐山水
絕佳映入鏡裡俄穿廊繞榭行其家祠內殿宇闕麗陳列精美
為家廟特色是日飲罷余先入城至邵子如許坐晤和甫晚同

至塔兒巷以議許府規則頗起衝突夜深歸腹瀉黎明始止
四日雨陳叔通過談會震權亦至俄皆去余乘肩輿出清波門
赴龍井蓋余母舅朱修伯先生暨所配馬太夫人並葬其地是
日冒雨去山容湖態閑淡溟濛仍走于少保墓側南踰大瀟嶺
而東時已入深山中峰巒環抱四圍皆亂樹或叢竹幽蔚蒼翠
中有陞徑可通景物絕麗行不數里有亭翼然題龍井二字即
歷山而登迴環數百級又遇風篁亭詢得戚姓墳親始知墓所
在乃由彼導引曲折而行望見墓門既入則為石壇三成登焉
始見墓前石刻字果為舅父母葬所而石極淋漓無拜處三楹
而退是日沈和甫招往煙霞洞蔬飯乃尋風篁山舊路行越峰
越嶺俯窺西湖之半由此益東盤折上下又數里始至煙霞嶺
有古洞怪石閣閣中彫佛像甚夥又有東坡象題為蘇廬舊所
彫乃錢神陳蘭洲先生惡之為改製坡老形名流多題詠者洞

之左起屋十數椽一堂面南俯視羣峰逼前東望江水形勢雄
麗堂前供蘭花數本又有小松樹二株下臨千仞雲出其際壁
間有楊雪漁陳藍洲吳子修諸人題詩俄又登石岡之頂有屋
三間軒豁朗朗房植梧桐屋後尚有高處築亭循坡可登迤東
少低亦有亭余皆未往俄下至供蘭許坐待因昨夕失眠遂假
寐久之賓友紛紛至和甫亦來須列肴果蔬菜飲酒極堪惜余
腹疾未瘥聞和甫白蘭提酒可以療此允贈余飲之須臾視時
表已五點諸客陸續散余亦行尋山路下此入清波門已黃昏
矣歸白和甫許索酒酌三杯夜寢果安

五日陰詣塔兒巷小坐俄即出錢唐門至張祠在水明樓上宴

客坐有葛振珊沈瑤亭鄭子翔同吉典管事金月笙昆仲及震權球

甫共七人樓俯湖西望白堤垂柳成行斷橋跨水南瞰雷峰塔
影諸山橫列別有境趣俄諸客醉飽各散余與震權輩復登祠

後高閣小談始歸薄晚高潔丞過譚杭平橋又來談為浙路經
費支絀湯總理又將告辭竟無術以拯之也俄相勉去是夕大
雨余詣塔兒巷晚餐又議許府家事夜歸雨不止與媪母談
六日陰雨終日震權至與之清理各典近年出入款目並張許
兩家往來計簿張晴甫徐汝霖皆自富陽來視余晴甫飯後去
汝霖留宿伴余晴許鏡笑過俄去晚作書寄北京及柏林述此
湖情形

七日晴與震權並輿出鳳山門詣張勤果公墓一視規制崇闕
碑亭華表翁仲等器皆整列游踪畢復登輿沿江行十里許望
見山麓間樓閣重重俄循坡而上有門洞開題曰植物園即濤
仙館也西眺六合塔不遠是日晉泰主人韓幹堂邀飲于此因
山起屋皆歐式拾級而上盤折層累始達其最精之屋檻外臨
江隔岸山厓胸曠目怡屋中供飾精雅壁多名書畫如石庵

板橋諸人墨蹟屋後再厯坡登臺馬復有茅屋三椽高踞俯視
已近山巔矣園中新植花栢松雜樹成行皆未成陰花卉甚多
置暖房中是日在彼飲酒甚懽坐有震珊謹齋及王湘泉諸人
晡散歸時江岸汽車已通鐵道縱橫較前尤盛或入城至香齋
莊小坐又登粹芳茶樓酌茗俄又在大街間購扇買履晚還估
聖觀卷与汝霖震堪共食球甫亦至夜談久之俄震球皆去會
王湘泉來訪小坐亦去

八日陰晨起盟漱畢進食盡飽肩輿出首訪翰香于惠興女校
惠興杭旗營奇女子也以身殉學感動海內卒遂其志然其校
尚非翰香主持亦不能成立也翰香道德最高才足以輔之余
聞其持福以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猶非上德者也當求死而
不已余深歎服

惠興女報多翰香議論所謂中樞其別家也

俄訪月笙謹齋小談又拜客數家在塔兜巷午食補往陸春老
許詒別還佐聖觀若見周少亭表弟晚仍至塔兜巷夜飲歸雨
臨眠作日記錄前所成五律二首一題為自姑蘇買舟旋杭途
中作

蘇臺風日好去、感人腸黃葉迷前渡白雲還故鄉親朋已寥
落煙樹自蒼茫何處弭歸棹兼葭秋水長

又題為楊家牌樓掃墓歸山行即事

幾日秋陰重山行踏杳冥高峰俯流水落葉下寒亭林外笋初
熟溪邊麥正青野人勸杯酒歸去醉還醒

九日陰雨止起至塔兜巷邀震堪並興出錢唐門踰斷橋行蘇
隄上楊柳頭稀內外湖波瀨漾落漾過行宮下興步至蔣公祠
一覽俄復乘小舟越西泠橋徑蘇小墓又秋瑾墓亦在左側須
臾繞岳墓而西林峰如畫行六七里至靈隱山門咫尺西天四

鍾字如故先在茶肆小憩步行入視萬木干霄亂山合抱蒼
深出蔚在春深擊雷諸亭間聽泉鳴竝入飛來峰崖洞中行怪
石巖巖內多供佛其徧山盡彫羅漢象一奇蹟也薄午仍出至
周莊中蔬飯盡飽乃復乘輿入靈隱寺中寺門正對自殿基
左登山凡數百級盤折而上一望多高竹巨木錦雲無際遙見
寺門題曰勒光迺是門復歷數十級始達殿外佇立周視左右
峻嶺插天惟東南開朗處眺見西湖景物歷歷並見錢唐江及
隔岸山其城內人居更隱在日余憶數年前似曾來此殿舍
髣髴猶可尋認惟廟後最高處未至也是日尋路登馬至極頂
為純陽鍊丹臺一石洞供象前開池築亭亭柱懸五字聯曰樓
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余久聞之矣既下與震權及墳親雲圃
輩坐一閣間與幼僧談酌茗水清而甘良久言歸相折下山復
至張子頤墓一視坐其墳親趙姓家須臾即尋舊路歸過岳王

墓廟入徘徊久之使晚入城往謁變相小坐即還檢行李明日
將赴滬

十日晴霽播至為余料量什物早食畢拜別孀母將行會鏡芙
來送稍談數語遂登輿去至惠興女校晤翰香竝見胡君晴波
慕君石樵皆翰香至契胡為浙江日報館秉筆者談議推倒一
切慕亦滿人前以知縣候補浙省以求新太蚤與上官不合被
議猶竊棲于此是日慈聖誕日杭城開展覽會集各處女校學
生于一地試驗科學互換知識故翰香異常忙迫指揮女徒排
班演步備往赴會日中余在彼午飯罷辭去即出城中涂謹
齋踵來蓋將與余同舟也須臾至拱宸橋茶肆中生待汝霖震
權球甫等備至俄送余登舟謹齋挈其一侄與共一艙生卧晚
舟發與謹齋縱談
十一日雨未明已過嘉興早食畢過松江一路水聲汨汨迨

望見龍華塔知已近上海而猶未止俄舟過浦灘霧色溟濛須
臾至戴生昌船步泊焉與謹齋先後持盞登岸余遂乘車詣池
濱橋渭東許渭東方洗日光晤少山次見渭東遂至其家

十二日雨昨夜成五律一首以前在杭游煙霞洞吟詩未就始
補成之題為沈君和甫邀飲煙霞洞余自龍井繞道就之過僧
闍人在此三十年矣年七十餘善治蔬饌供客齋舍出潔闌規
江流纓帶巖嶂余飲既醉哉忘歸矣

曳杖尋詩去秋山第峩峰雲歸橫絕澗泉響入深松古洞十年

別憶余十五六年
前曾一至此高僧一笑逢齋厨無世味飯罷暮天鐘

訪水雲成詣止潛余老友也謹齋亦在彼因繼談話齋留午食
止潛亦欲赴都門住飯後余詣寶記石芝赴粵未歸也又至時
報館楚卿已至南京遂造子均亦未遇歸與渭東談俄子均來
訪是夕釣友同安里金寶叙伎家飲赴馬過孫文卿龐萊臣

十三日雨與渭東談俄驅車至徐家渭瞻拜李文忠祠殿宇崇
峻旁有園亭竝歐人所鑄銅像在焉神態宛然自牆外即遙見
之薄午歸順道一至味苑園還渭東許午飯少山來共談會止
潛墊仙借過俄去是日與少山談竟日晚至旅泰餐館墊心招
飲坐有止潛飯罷與止潛並車繞四馬路周行因至貽德里墊
仙許即歸

時海上市衢有蕭條景象蓋屢肆間燈火漸稀殊動今昔之感
十四日晴方欲命駕出止潛過談原議與余在江甯同舟赴漢
口嗣以有他事將緩其期遂輟馬因與繼論當世人才殊有消
乏之歎為稍略能表見者即當珍惜之寶貴之不必加以苛
求矣君子論事當平心稍涉不平即是虛情吾輩所宜切戒也
薄午車至新北門肩輿入視族叔母及妹婿譚受欽又往視蓮
孫兒時由懷慶來滬多日所居屋甚陋其家人皆各相見無恙

俄過煤點書院訪張鍾甫之子楊銘未遇鍾甫前在滬城內與
余為忘年交今已五六年矣昨出城在雅叙園樓上待少山至
因共飲飲罷與少山同車往觀外國幻戲園者云須夜間始開
演遂不果觀因至西門外斜橋游所謂西園者編竹為籬結茅
為屋架木為亭地僅二畝偏視皆菊花殆逾萬種五色梨爛游
客至餉以茶並奏音樂時日光斜射徘徊久之乃與少山登車
改赴味苑園覓視新製之飛艇予銀餅一枚方得入觀外幕以
布其形似艇極巨用油布為之上下繫竹與可坐一二人前有旋
翼後有形如方旗者旋轉以為飛艇時以電葉灌氣入油布中
即可輕舉也俄至跳舞廳的若過潘姓世及連孟清皆略談俄
又遇金蔭園甫自金陵至是夕復與少山至十六浦觀新舞臺
演劇臺座構造亦武歇西有三重樓可坐數千人皆繞臺作半
圓式臺形亦如半月未開演時亦垂以幕須尖幕始奏伎歌

舞絃喚皆如舊惟布綴景物時有變化悅人心自夜散歸

十五日微陰鰲仙過譚俄去余將赴甯別渭東乘車去至佑三
所居一視薄午至車站行具皆至會少山來送遂同登汽車坐
待一小時許少山去車始發一等客位極華並有西餐相餉適
陰圓回甯亦在車中因共談且觀報薄晚始至鎮江到甯已黃
昏後易坐甯省小汽車入城時雖陰因有月光藏雲中故不甚
暗至如意橋子涵猶未眠也談良久飯後入見其夫人既出攝
案作日記表姪孺僕出見亦別一年矣

十六日晴馬車出訪強伯于戶部街略談強伯是日赴滬俄至
魚市訪朱筠老數年不見因同往三條巷謁王中田先生王得
占春之傳由修功深是日獲瞻顏色甚幸日中與筠老在府東
大街酒肆中飲映歸與子涵談薄晚陰圓過是夕邀余同出一
領略秦淮風景河極狹燈船甚夥與陰圓對酒譚詩甚樂夜歸

是日在釣魚臺過舊識之令名三蓋燈者向余一屈膝立談數語而去唐人詩云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余不無餘感也

十七日陰在子涵齋中生忽聞有林君自上海踵來訪余者急往就見乃質齋也俄筠青亦至縱譚時以星期五快車進赴不及於是入都之期又須遲六七日筠老等邀余至無錫訪後齋並游惠泉山余允之薄午質齋去余因作書致京告以遲到之故与子涵共飯哺訪蔭園于江督署因游其署中園亭有池極廣相傳洪秀全葬尸其中今已被掘去造石船可以居人迤西登高臺曲而長俯視園中景物松柳樓閣如畫俄下復見牛帥所起歐式屋屋後餘地平曠達學舍慧而潔暮歸子涵置酒食款余有何君淑齋對飲是夕觀余母舅朱修伯先生遺文

十八日晴以質齋筠青相約同赴無錫薄午乘汽車至下閘訪質齋于大觀樓筠老亦踵至因同坐甯滬車行過鎮江望見金

山窺塔薄午至無錫遂下車而步顧輿僅一乘乃步至河濱得小舟同乘時已昏黑燈紅如豆泛至縣西門外迤上岸有署中人持燭前導遂入城轉折半里許得達治所邑尊伊峻齋未歸余三人就其客座中生俄供酒飯食盡飽復有許君翼亭出陪許年少善談筠老輒与談諧須臾竣齋歸握手甚懽相与道故並譚時政悉夕宿署中余三人皆未自携卧具也

十九日晴雲日暉映縣中備游船並有許君翼亭葉君少崖等相伴同游惠山惠泉亭著名為天下第一泉山麓一帶多叢祠舟行三四里一路山光雲態輸入船牕岸柳扶疎碧波澄澈既至舟中先出酒肴共飲酒罷迺相与登覽山前有門洞開其內地勢以漸而高樓殿因山重疊參錯湘楚昭忠祠也山下有亭翼然中橫巨石刻聽松二大字相傳李陽冰所書後有碑記磨等久之自其側門入歷階曲折而上所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碧梧翠柏蔽日干雲俄得一斗室題曰品泉小舫花樹掩牕外
下臨絕深共坐而飲茶即惠泉之水味清而厚俄相与下因得
就觀泉水之源處有二方池在山下水果澄泓池後建碑刻御
製詩更繞而前則見大方池龍口水流不竭池中蓄大金魚數
十尾游躍自如其上起屋為游客憩息所惠泉景物盡止於此
須臾復往觀二地一李公祠奉文忠之弟鶴章一楊氏宗祠皆
精池亭館精麗出曲游畢返身歸途至黃步墩繫纜其地名小
金山蓋四面皆水中起巍樓亂後重修者聯扁極夥登眺久之
薄暮舟泊西門外相与進晚餐夜歸在葉少崖室中談葉君工
畫昨夕見其為陵齋之祖墨卿先生重摹秋水圖因韻格高逸
是日余謂筠老曰漢書司馬相如傳中所謂合客二字余輩當
之無媿矣筠老大笑之

二十日早起坐陵齋齋舍中梧陰滿地風日高涼暑中乃与筠
老質齋同向陵老言別並與出城至車站質齋因還上海余与
筠老返南京薄晚到日西下景絕佳同乘小汽車入城比余至
子涵許已上榻矣夜飯後与子涵談

二十一日晴晏起飯後乘肩輿出江甯東門過明故宮城闕荒
頽所謂東安西安及五龍諸門猶在殿址房為田隴有方孝孺
祠左文襄修東偏一亭內血蹟石即大書燕賊篡位之留痕也
字不復辨認血色未滅余十年前來此亦見之須臾出朝陽門
沿城北行鍾山聳秀山下隱隱望見紅牆輿人言即明陵也蓋
明太祖葬此又稱孝陵俄行漸近石人華表等物雙雙遙峙至
門下輿步入階殿皆後人補葺者有乾隆御製詩碑宮殿林立
其後有享殿殿後乃陵所在背山俯野前起大石棧可登一望
無大樹木僅小松及梧柳等皆新植者俄復登輿往游萬壽寺
在陵東北二里許山麓間楓林如畫禪院數十楹東偏一樓設

蒙學館迤東又有壽養義老院寺之西垣外亂樹間築茅亭題
曰時游山徑深曲適足出趣日西斜復游半山寺入朝陽門緣
城北行里許即到寺屋雅靜迤東有小山名謝公墩為謝太傅
賭園基處上有亭刻碑為記宋時王荆公居其地玩半山園以
是得名者後依山為城金身路登山西有茅亭二疎林蕭瑟今
制軍端又起屋三間為遊讌地其東有泉入夏水聲淙淙時作
琴韻俄下復至寺中坐寺有臨水堂懸面北當盛夏時皆荷芰
亦端帥所種也會日西沈遂歸雨道一游昆盧寺樓觀崇闕喬
舍整潔其地已近督署矣俄迤已昏暮夜與子涵、嗣君、伯房談
二十二日晴與伯房同出游光至鷄鳴山在如意橋迤北一里
許為梁時同泰寺故址山上有誌公臺即武帝最崇奉之高僧
也今尚留一禪院南復相園於其側起一樓可登俯視城外玄
武湖東眺鍾山所謂當時之臺城猶可尋認在山之背東西長

數十丈高與城齊磚石堅整皆舊物時風甚余二人坐未久即
去復登迤西一山較高起樓觀居道士名北極閣有亭三層攀
絕頂俯覽金陵全景外江內湖山郭烟樹歷歷在目風甚不能
久立遂下日已薄午伯房獨歸余往訪筠青在波卡飯筠青出
牛肉醃魚相餉因共談詩晡歸俄乘甯省汽車出城筠青已在
下關相待是夕在大觀樓宿筠青入夜仍歸
二十三日晴禺中入城先與子涵、夫人談聞報紙載有授醇
親王載灃為攝政王竝傳命醇王之子溥儀入宮教養在上書
房讀書之諭余聞而心動不解其故俄見子涵談良久晡復至
下關伯房與其二兄幹廷行農皆相送出城幹廷先在大觀樓
待余一見即開幹廷言滬甯鐵路公司下半旗詢以故有人密
告光緒帝已龍馭上賓余聞而疑信參半是夕筠青又至遂與
諸表姪燕于樓下之西餐館飲罷筠青去復與幹廷等登樓談

入夜幹廷持報帝示余則遺詔已宣布溥儀入承大統為嗣皇帝以載灃監國皆稱奉慈宮懿旨而慈聖即于次日亦崩蓋帝于二十一日酉時而太后于二十二日未時相去祇一日也嗚呼痛哉九事預備立憲之詔甫頒母子二人竟攜手同去吾為神州一長哀也

二十四日晴晨起盥漱畢進食病稍平小談會聞江字輪舟已至僕輩移行具登舟俄見督齋上樓蓋乘江字來將伴余至漢口余因隨至舟中良久舟將發病稍平幹廷等向別去督齋以所卧榻讓余眠而竟寢所舟中遇錢銘伯不見者十餘年時同舟既多左朋遂破岑寂舟行甚速薄晚始至蕪湖泊未久即行夜補作數日日記

二十五日薄午舟過安慶小停即開有自安慶登舟者揚州字進州陸軍部諮議官隨陸午帥等至太湖閱兵聞國喪先歸為

言秋操不可中止以外賓皆集故然譙會却不行官兵人等聞信皆編素從事

是日微陰薄晚行江西彭澤縣境有山峭壁臨江上多樓寺舟人言名馬鬣山昏暮後復有山七如孝營立江心名孤山雪若所謂彭郎奪得小孤來即其處也舟中復有席君子培薛君鶴善皆新相識與皆齋譚甚暢夜半舟至九江是夕甚暖

二十六日開昨夜舟自九江卷未數十里大霧而停至今日易中始鼓輪去日高霧漸散窺見兩岸林樹並遠瞭猶冥濛不能盡見逾午迤大晴明層嶂複嶂迴轉起伏如一幅名畫得向云千里江流惡四圍山勢雄安得名華使續此江山萬里固俾我常得卧游也昨過湖北黃岡縣濱江有城人煙稠密皆背山而居者昨過黃石港屋宇櫛比極盛見有由漢黃汽舟自東北來者蓋江路盤曲至此不知鐘幾轉矣入夜聞行近黃州燈火

稠密夜分後三鐘乃至漢口余已成眠覺而知之

二十七日晴未明屬僕挈行具先乘緩車去蓋緩車早開遲一日對以夜間不行也余與席君子培叔姪是日同乘快車馬中乃至站質齋前來相送漢口租界亦整潔如港清華肆淑悉直甯壤別至站聞方聞人言錢銘伯曾為南苑監督精心擘畫大獲名譽商民到今受其賜

未午車已發補過萬山中林湖出秀觀之不厭晚始至信陽暮過駐馬店夜分到黃河一望電燈照耀如明珠仍二十分鐘乃過二十八日清晨起聞已過彰德早食畢同車之薛君尚眠遊在飯車中坐飲香酒吸煙看書薄午車過石家莊及正定俄午飯與余對食者慶君松岩自云選拔出先人門下殷勤道故二小時之久昧過保定去京師僅二百餘里補過定興涿州一帶西山疎峻風甚厲良久行過蘆溝橋壑石成之洞凡八九薄晚

望見天甯寺塔遂入西便門抵京家中人未接遂坐驛車歸途中多遇縞素人此至家與母姊等相見甚確因歷話南中所見並觀邸抄知明年改元宣統夜補作日記

二十九日晴晏起出坐齋中風甚林葉脫落將盡鑪熏室煖訪關伯琦談過唐溫齋共語宮內事俄又謁沈兩老兩方擬朝見儀注未接談見其嗣君述及安慶兵變圍城余聞而駭然薄午訪佑三猶眠未起遂歸午館在稼霖許坐晷又詣佑三談至晡乃去

聞有某親貴嘗宮闈變作頗萌覲覲之志願才不足濟之遂所如輒沮終至缺望

攝政王謙德過人諸臣皆服余尚望其有擔荷之勇也
詣新吾猶未歸薄晚始至自編書局余因留晚飯夜歸良久行具始至

前在金陵賦半山寺詩未就今始成之題為半山寺懷古詩云
寒雲半山寺落日謝公亭勝事每獨往流泉不可聽幾經滄海
變留得數峰青憑眺感今昔西風吹酒醒

二十日晴坐窗下觀魏碑薄午素服入署見郵司同僚俄至承
值所遞銷假呈又至庶務司見子壽向辰諸君吳長官至井堂
一揖返司午食時隄外林木彫謝僅餘古松殘柳尚有內務府
人奉攝政王命來署測勘地址恐將迫我遷居而以之作邸第
也俄陳長官至亦往揖見晚詣乾新胡同車務學堂小坐即歸
已昏黑

唳菊花魚菜夜檢去年日記作致金月篁昆香書

十一月

一日起時微陰俄晴話二我不過坐其聽事間良久鞠華滿屋
又至大象公司一視已日中放氣聲鳴、遂詣署無所事、
一至大理院又往視張滄如歸已暮夜觀後漢書王充仲長統
諸人傳

二日晴薄午赴乾新胡同學堂中時可山幹且遊留午食觀書
俄忽陰晦急披素衣乘車趨東華門蓋二聖之梓宮前一日三
奠各部院大臣暨僚屬分行禮念是日值本司之晚班不能
不往既下車步行穿三座門轉折而入一里許至景運門過此
即乾清門外也人尚寥落以時尚早乃復詣皇極門徘徊久之
大行太皇太后設奠處也遇同僚三數人由門閉不可見良久
仍赴乾清門時縞衣者漸集約百餘人皆鵲立以俟頃與門啟
左右幡蓋整麗迤邐北嚮一跪三叩禮成遂各散是時大風起

殿庭深廣人被風吹欲飛去急自原踏出竟車僕後面皆作灰
色蓋塵起高三丈也易服登車至樓鳳樓訪同汽車米之席姓
者不過歸已暮風不止

前在江舟中得句是夕續成五律一首題為自秣陵朝暮行三
日始至漢口中涂江路盤曲山景奇麗是時已得兩宮上賓之
信憶述有感援筆賦之

千里江流惡四圍山勢雄浮雲蔽白日寒木嚮悲風北極自新
主南天多伏戎我聞哀痛詔淚灑漢川東

夜觀林譚利傳悲戰血餘腥窮凶極慘使人毛髮悚然

三日風不息昨趨署選報日中出城至長橋寺是日新吾夫人
沒後百日飯僧禮懺余在彼茹素昧訪二我在大家公司相見
為言政府恐復有變端蓋有某親貴以不獲握權遂思德惠母
后復圖垂簾彼於中冀可得志是亦一禍根之潜伏者也又聞

安慶砲兵之變亦革黨所為城內慘遭劫害死者無算今已被
逐往據廬州城聞不久亦當克復該黨恐變為流寇可慮又聞
孫康二黨魁已來上海通電各省大吏謂光緒帝身死不明确的
起義師入討以上三端皆新聞之可記者

補二我之情若君來或談養難之業謂卒輕而朴厚決志從事
于此余與二我復談詩日暮始歸風漸止

夜作致二叔母書

四日晴暑中承值是日郵部於遷移以醇邸府既為今宣統
帝龍興地將更遷居前來勘視墮儀衛並我處地勢不敢不讓
故奉長官命限三日速徙居迤西新造屋中自假山以東盡以
奉攝政王於是各司什物厨几肩屏皆負結驛于道薄午方與
同僚共食忽遙見長官出迎則素衣冠而來者即攝政王也從
者多人至聽事小坐即由庶務司導引周視各地良久即去長

官進送不及余是日共值宿者為張君子魚文牒不多夜分即寢
五日晴時郵司人皆止新稅屋中余交班後亦踵往午飯後閱
報款紙日光滿屋奇煖晡與迪生翼牟灌青輩同至城外第一
樓登其第三層斗室精潔俯窗可瞰三殿茶餉以龍井談笑其
中甚樂晚歸飯後成七律一首題為臺城懷古詩云

元武湖邊吊古來斜陽猶照誌公臺獨尋秋草荒城冷為看遙
山晚閑閣千里風煙自雄關六朝文物已塵埃金陵王氣何年
盡遺事蕭條野老哀

六日晴暖終日不出坐齋中觀震川文集又覽戰國策及古文
辭類纂

太史公論百家要旨獨推崇黃老可稱卓識蓋道家之言實為
最高等之哲學所謂無為而無不為故能籠萬物綜群言而為
禮學派首以彼為准歸者也至武道乎

飯後據牕几自寫所作詩自甲辰秋至今約有一百數十首為
忘山廬詩初集

晚家於是日為先人忌日肯齋未夜飯後始去觀文選詩古人
詩之可傳者多以生辣勝余詩猶有熟病宜力矯之夜風

七日晴詣揚杏城侍郎俄又訪無夫朗臺並遣仲光皆見薄午
至署飯後選報並追檢余出都已後各報閱之

布加利亞與土耳其為事東方鐵路管理主任衝突又東三省
自治會解散事皆在九月間

今上宣統帝於本月初九宣極由禮部傳知各署凡司員皆當
隨班入賀是日易主服

晚歸視古文辭類纂夜覽國策
作致表兄朱子涵書眠時風起

八日晴齋中無事為葉西平樊幼莊書屏薄午始署選報並檢

閱舊報方知布加利亞之謀獨立乃出其人民之意見非專為
鐵路事自土改憲政歐人方日望和平不意布人遽欲離土而
圖自治奧人忽欲併吞土屬之二國風雲大起出人意表
昨出城若拜濮者矩即止潛之子也未遇因訪叔雅誼會時百
亦至明日欲回曠大典晚歸夜作致孫翼之葛振珊二人書為
匯款事

九日晴趨署俄與同僚咸朝衣冠入西長安門時車馬鈴鑾
徽競走進天安及端門於午門右廂投職名畢直至太和殿是
日冠裳濟濟不下數千人皆靜待朝賀余及翼率以時刻尚早
徑登殿陞入觀御座皆紫金盤龍為之臺凡三成始達坐處左
右列鉅鑪及黃絮多陳寶器扁曰皇建有極乾隆御書殿後尚
有二殿一曰中和一曰保和再後即乾清門矣三殿皆高聳俯
視兩廡屋脊與階平右顧西山雄峙俄與翼半偕下至品級山

處人叢中立其地與殿座相去半里許之遠自下望之不能見
也須臾東西彩仗挺起整然眾官始排班遙闕陞上人漸靜肅
黃蓋中樹鳴鞭者三殿上發聲如梵唄蓋滿語替禮遂齊拜俯
三跪九叩當未拜時微聞殿上哧哧作聲禮成忽見黃蓋鏢然
始即今上其聲達聞歷歷在耳而下後有捧詔官隨行直由中門出眾官亦闕然相隨詔出午
門入黃亭昇以行至天安門眾官於一臨金水橋外詔已登城
由禮官宣讀先用滿語嘍嘍不可辨繼復讀漢文其詞甚長皆
宣示改元大赦並加恩臣民之意誦畢眾官復行三跪九叩首
禮禮畢見是詔自接端金鳳喙中啣而繫下俄復有人捧入亭
黃蓋前導出大清門至禮部矣於是眾皆散出余亦竟由復至

署中

是日以海外黨人編傳悖悻書信於各省大吏有旨命郵部轉
飭嚴查蓋不許郵局為之通遞以免煽惑

晡歸復為幼莊振珊書屏及聯夜作日記觀報

十日陰馮述文過迺余幼所從師馮虎臣名炳先生之子記方

四五歲時在闕學署先生授余讀方破蒙也自余隨先人入都

先生因留官闕者越十餘年曾一來都蓋在己丑庚寅之交時

我家居化石橋與先生一堵自是不復見先生歿于丙申歲享

壽五十有五其子述文近亦以知縣候補闕中矣

赴東城訪季舉不遇因詣恭和甫之子未見見其叔時燈市口

宅已為孟晉借定即彼家產也因一往勘視廊宇頗深有歐式

屋頗可居在車務學堂午食過無量六胡同者拜一友遂造奎

章見席子培復詣呂大臣許薄晚過新吾時秉卷已歸留晚飯

乃還月明

是日在車中觀書於新吾許見奉日有諭旨降仍申明立憲之

旨當崇奉大行西宮遺詔不可有怠

十一日晴讀杜詩辨髮薄午趨署選報並閱舊報

波斯有收回立憲詔之說以為國人皆不願也實則以議院與

政府衝突太甚有激而然

塞爾濱與奧國有尋釁之意蓋以奧國將肆強併奪以致國人

皆憤前已有拒買奧貨之風潮

德法以細故齟齬其所爭之案今猶未結又朝鮮以日人迫其

去髮願生反動力

晡素衣冠入宮內隨班晚奠先至乾清宮次往皇極殿皆一跪

三叩薄晚出自皇極門至西長安門約二里餘之遠仍至署小

坐俄歸觀國榮夜乘盾過

十二日晴備中坐日光滿几觀書俄訪樂夫胡臺說宮中事傳

聞有人獻媚太后慈惠李蕙太后笑曰我安樂殊甚溫衣飽食

快然足過一世何苦與人家國事為且我又不識一字進言者

迥無詞而退

趙署長官至持報升堂是日煥甚爐火又猛乃解裡服之著絮

者觀時報有英藏交涉始末記叙載甚詳

蕭晚至大理院見按初交孫子林諸君又訪聶玉叔即歸夜觀書

十三日晴風讀杜朗臺過談薄午去余贈以結一廬文集一本

館後詣秉卷俄出城至第一樓坐待席子佩及奎章等遠暮不

至是日樓中無事或七律一首揚子江中感兩宮上賓事製詩

恭挽詩云

九重哀詔下天門霧重山高日色昏

是日江中有霧舟泊不行

江上蛟龍愁

失水雪中雞犬待招魂星寒溟海憂何極碑刻蠻荒恨尚存我

向鼎湖說遺愛艱難心事共誰論

是夕醮子佩仲瞻二我朗亭秉盾于致美齋談甚暢

胡肅邸馬車奔馳遙見一老嫗抱小兒坐人力車來誤相觸而
顛嫗昏暈路上邸急停車下使人舟嫗及小兒置己車中送往
醫院療治而自乘其人力車歸其事喧傳都下莫不嘖嘖頌王
之賢又聞攝政王出見警兵執一役夫困辱之王見而詢其故
對曰王將出是人不避路也王大怒曰安有是哉以我出故而
絕行人之往來呼傳警兵痛笞之

十四日晴晚起齋中燈明鑪煖盟漱畢進食盡飽登車去詣新
吾因偕其父子乘馬車至東華門入觀呈極殿大祭隨班行禮
是日各部大小職官幾千餘人皆編素帛集其一二品大臣跪
于門內儀禮成有中使捧祭文歷階下徐行良久復見諸王福
晉雁行而出既至門外因張青色帷左右蔽以行蓋凡大祭皆
有焚化之物須往奠酒也以故百官咸跪送既過即相隨行俄
到三座門內見細然而色黃者網以鐵絲中皆慈宮平時袍服

中衫等物於後遂設奠池時諸福首皆一、南嚮跪三奠畢大
姑奉遂畢焚香薄午衆皆散余因至署

是日陳長官赴東陵余飯後到歸觀書為張子魚書聯薄晚在
閑伯珍許與沈而老談

聞前年女度徐錫麟之案非真仇滿曾因公私虧迫將自就死
乃不得已假是為名高沈而老云

又或七律一首題為雁影一首贈叔雅

蕭瑟西風雁影高黃花紫鱗對秋醪英雄百戰終何用郎署投
閒且自豪憤世不須同屈實論功何事羨蕭曹金門大德惟君
共靜愛雲山詩思勞

前製臺城懷古詩不佳因更成之

玄武湖邊感朔風鷄鳴山上夕陽紅滌搔短鬢憐秋草獨倚荒
城中故宮虜騎來時蛟水惡禁門開處燕巢空梁皇苦恨無終

極不及江南一釣筒

十五日蚤起旭日在樹登車出城至掌扇胡同悅昌錦綢莊小
坐俄詣施家胡同義善源省為南中匯款事晤王筱齋晤談遊
訪書衡督其推丞閻者以疾辭乃造二我在大家做雜語時事
並談詩飯後同往土地廟買梅花時以國服內廷供奉絕少花
價大減俄又至萬通木廠一視仍往二我許坐其聽事間菊花
猶肥美無殘意黃紫相間叢繞參錯中置二我象所謂人決如
菊者蓋指叶邪室中微寒以熾炭故亦不過冷故花能耐之也

晚歸觀書走夕爽夫過談二十年前曾見黃蘗禪師七絕詩自

光緒以前皆有驗後此絕無應遂置之以為人所假託且隨

時增飾者今聞燕夫誦其詩有中興事業付麟兒承後牛前耀

德儀二句余恍然憶得實有其語大奇是日聞大行皇帝謚曰

景皇帝廟號德宗已宣布

十六日晴起天方微明俄即登車去詣地安門內沙灘一帶叩
迎大行皇帝梓宮蓋是日奉移景山之觀德殿殿規制不闕自
穆宗以前皆厝於是其西南土山絕高即景山上有亭曰萬
壽山思宗殉國於是余與詒書等將登甫及半被人所阻不果
因出至沙灘靜待是日縞素被裹者幾萬人殯至亦如民間盛
飾儀仗幢蓋繚麗聯翩而過每踰橋及門必跪紙錢最後飾棺
以黃金龍緞為罩棺亦黃色既至百官跪伏而迎有哭泣甚哀
者須臾相隨梓宮入景山東門止殿扉外乃去羣露棺而入良
久位定衆官又拜於門外始各散

趙署選報哺至感肆購紙墨晚歸梅花已送至疎香滿室
夜作書致王純伯及徐汝霖

十七日晴晏起觀書時梅花在客座中與殘菊相雜乃命僕盡
移去菊獨留梅四盆亭下疎媚為圖書生色薄午趙署選報飯

後見東游歸者朱君路著有學校管窺一書觀之未竟數葉

哺歸獨飲于白肉館啖盡飽乃還仍覽國策夜成詠梅七律一首
我愛梅花清影耀飄然常與高人俱疎煙澹月自蕭灑玉骨冰
姿疑有無莫滂裁詩笑何遜也應招鶴師林逋天寒風雪夢初
覺曉夜依君君不孤

讀杜詩眠時寒月滿庭

十八日晴晏起姚熙績在病中坐火之即去赴署選報哺同僚
皆散余復至東城學堂晚在六國飯店夜餐

是日成六朝松詩一首錄之是松在張仲昭園屋中余
在金陵時伯房告我也

江山莽莽秋氣高壯哉金陵形勢何苦羨龍蟠虎踞帝王宅由
來千載非一朝風雲百變人事改雷年樓殿生蓬蒿王侯甲第
皆新主故家臺地今寂寂中有干雲蔽日之雙松野老相傳託
根於六朝霜皮黛色幾千丈半天風雨來秋濤側聽江聲流不

盡俯觀塵世徒為勞一白字齊梁陳王氣盡雲山歸一風騷一
歷唐及宋千百禩茫茫宇宙兼容与并包黃帝子孫智勇獨金
元萬馬如奔潮偏安豈足恃蹈海銘非遙天地閉塞賢人逃山
川昏濁祗兔啼明皇慨來江左掃蕩屢蟻揮戈矛復倚鍾山
起宮闕八方底定煙塵銷豈期二世失靈祈北方燕子來歸巢
直令故宮幽閉不復用空餘陵廟依江岸亦越聖清拓洪業江
南民物豐且饒會當賊氛雨江海窟穴七載志盤教天佐中興
命諸將西風颯々吹旌旄餘孽已清江表肅秦淮歌管重吹嘈
嗚呼英雄賢聖終黃土是非成敗如鴻毛不如此松栽一歷千
歲至今傳霜冒雪盤擎天矯凌雲霄

十九日未明起寒月猶朗盟漱進食即登車詣景山東門外郵
部帳幄中坐待至天大明乃有車馬於途走集蓋大行皇帝大
祭乃在巳刻也俄官前米者漸多余入至觀德殿前則幢蓋旂

旄皆整肅旁列編衣人滿圍久之待門開乃始皆跪行三叩首
禮禮成焚奠与太皇太后大祭同但奠酒而拜者係王公百官
耳是日在景山下過秦幼衛師不知何時自滇歸也是日禮畢
皆易吉惟尚著青色袍服薄午至學堂留午食哺歸是晚稍寒
加裘一襲

是日成德宗景皇帝大祭詩一首

旭日自遶中國白露垂松高隱寒霧柱殿溫靈旗德澤昭千
祀神功播九夷一生未竟志飲恨待來茲

二十日晴乘輿過談俄文船至是日為余寓錄而館計簿晚始
去黃昏時問岷過蓋來自合肥王佑三家甚近也會稼霖亦來
余齋中相見遂縱談稼霖道達賴拉麻事甚詳悉

是日聞孟晉有電到已於十九離德余見報紙德皇賞孟晉
星奉旨准其佩帶矣夜觀邸位西古文

盡俯觀塵世徒為勞一自宗齊梁陳王氣盡雲山點風歸
曆唐及宋千百禩茫茫宇宙兼容与并包黃帝子孫智勇竭金
元萬馬如奔潮偏安豈足恃蹈海銘非遠天地閉塞賢人逃山
川昏濁狐兔啼明皇慨來江左掃蕩蟻蟻揮戈矛復倚鍾山
起宮闕八方底定煙塵銷豈期二世失靈祈北方燕子未歸巢
直令故宮出閉不復用空餘陵廟依江岸亦越聖清拓洪業江
南民物豐且饒會當賊氛雨江海窟穴七載忘盤教天佐中興
命諸將西風颯颯吹旌旄餘孽已清江表肅秦淮歌管重吟嘈
嗚呼英雄賢聖終黃土未非成敗如鴻毛不如此松栽一歷千
歲至今停霜冒雪盤擎天矯凌雲霄

十九日未明起寒月猶朗盥漱進食即登車詣景山東門外郵
部帳幄中坐待至天大明乃有車馬於道走集蓋大行皇帝大
祭乃在巳刻也俄官自來者漸多余入至觀德殿前則幢蓋旂

旒皆整肅旁列編衣人滿圍久之待門開乃始皆跪行三叩首
禮禮成焚奠与太皇太后大祭同但奠酒而拜者係王公百官
耳是日在景山下過秦幼衛師不知何時自漢歸也是日禮畢
皆易吉惟尚著青色袍服薄午至學堂留午餐哺歸是晚稍寒
加裘一襲

是日成德宗景皇帝大祭詩一首

旭日自遶中園白露垂松高德寒霜柱殿溫靈旗德澤昭千
祀神功播九夷一生未竟志飲恨待來茲

二十日晴乘輿過談俄文船至是日為余寓錄而館計簿晚始
去黃昏時問岷過蓋來自合肥王佑三家甚近也會稼霖亦來
余齋中相見遂縱談稼霖道達賴拉麻事甚詳悉

是日聞孟晉有電到已於十九離德余見報紙德皇賞孟晉寶
星奉旨准其佩帶矣夜觀邸位西古文

二十一日晴衣青色袍服入署是日風還報聞監國攝政王禮節已議定奉旨著各衙門遵行署中皆改用紅色簿印

美日協約已成各國情迎我國亦承認蓋是約也實於東亞有益使日本不得自恣即我國聯美之本志也而李文忠政策乃始獲其效果矣日之拒俄也以戰美之拒日也則以協約其為拒則一也於此而世界之勢力平我國藉藉以自安

補詣新吾見抄報已召見軍機大臣蓋凡各對先向御座叩頭乃至旁室見攝政王其禮節自三品大員以上命之坐則坐餘皆立對

晚至義善源入城詣陳滄如即歸夜作書致月笙及震權
觀世說作日記

二十二日晴晨趨入神武門至皇極殿外隨百官行大行太皇太后月祭禮與前此大祭相同禮成因至學堂留午飯觀書牘

仍至署覽報上海神州報中載美州新總統塔虎脫生平歷史甚詳大致言塔氏實有奇才碩德最得聲譽之事即當美西戰後入非獵賈為理事長官頗得土民之懽心蓋為之墾荒興學平道路置警察種一政令百廢具舉已為前總統麥金鹿所賞自是名位益尊卒為國人戴仰戰勝選拳場遂繼羅斯佛之任
補歸又欲製七律一首以前在上海曾往瞻拜李合肥祠堂並有銅像巍然獨立不勝欽仰追憶及此遂成長句
遺像嵯峨繞白雲暮年慷慨九州聞江山遙落誰愛主豺虎縱橫方憶君自有謀謨安社稷敢辭疑謗失忠勤秋風海甸荒祠冷獨帟歸來日又曛

二十三日陰衣冠出城往謁秦幼衡師不遇因訪汪頌年談猶憶及七年前同居椿樹胡同慶小山家當時余卅立憲之議欲言之當結頃年親見之是時天下猶駭其事孟晉疑而不敢上

豈期一作海外游竟翻然有悟而身為憲政之先導也頃年曰
亦今日何寂寞、無一言余曰鄉長作開風氣之人物而不肯
趨風氣此病中之最深

詣杭州館又至仁錢館晤某甫即趨署飯後觀報

上年其宣定憲政後國益擾攘鈔竿外患內逼不可終日是亦
必不能免之一過渡階級尚以是勢立憲則因喧而廢食矣
時報論云世界上之賊易去心賊難去亦一名言也

晚歸陰寒似故曠雪依三過談留晚食飲酒盡懽極感聞出香
滿堂夜風

二十四日微晴風晏起觀柳子厚文柳所作浩結及鈎鈕潭諸
記其於刻畫山水狀寫深密為善蹟者所不到
趨署觀報

論者謂攝政王監國新規定之條制合於立憲國之程度者有

以一朝見易聽為坐一詔者署大臣名一總統海陸軍一代臨
議院餘二者志之見大同報

今之輿論不可謂無進化余觀某報之論學校也謂學校於校
中當養成其服從之性質俾將來可以服從法律斯言也直與
從前縱談自由宗旨大相反彼蓋亦深懲夫頻年學燭之張而
思有以挽救之也

見方灌青携來素蘭集明女士前安孺所製詩

晚歸得銅齋來札變相於廿二未時薨逝為之愴痛將為設尊
長橋寺集杭人茶拜

夜書致伯房擬挽與相聯語不成

二十五日晴觀書俄趨署是日承值觀報昨日有詔旨二道一
籌備立憲一戒奢崇儉擢節糜費汰除冗員

自攝政王當國後氣象為之新中外推服觀其連日所下諭旨

似極有條理蓋於和平中寓有嚴肅之氣吾為中國前途賀也
外國新聞中有希臘火一條是火能不畏水古希臘人曾以此
制勝海上久失其傳今復有人研究此術已試之有驗又聞有
人欲創製能滅此火之法

是日同值班者為葉君梧春文牒不錄余得抽暇觀書

二十六日晴蚤起薄午始交班成挽仁和相國聯語云臨大事
奮吐忠言公以碩果能存群推福德接後進獨標難度我亦春
風所被尤感恩知跋云仁和相國當庚子之變力持不可與外
人開釁幾不免於禍人少知者公外和內剛五朝三十年多所
建白而帶大節當以此稱首也今秋某假歸猶見拜見公於
里第乃別甫一月而公遽逝痛深知己用製挽詞

補詣東城學堂中小憩觀樊南文集薄晚詣致美齋是夕邀集
同曹諸公共飯夜歸

二十七日晴起詣二我昨夕又代孟晉挽王相國一聯云蒼顏
鶴髮感聖朝褒重者臣國事待相諮忽傳疏廣言歸老病祇應
卧林壑地坼天崩憐小子馳還絕塞私恩慚未報遙歎沂公長
逝夢魂依舊繞山陵与二我談詩久之日中歸哺為王相國書
挽聯晚馮君述文過談俄去夜觀書

國策所謂仁不輕絕智不輕怨極可味蓋凡薄者易絕仁人之
存心厚故難絕味者多疑故易怨智士之察理明故不輕怨
二十八日晴蚤起詣長椿寺為仁和王相國設位陳酒者並懸
所書挽聯同里人如惻齋才中華歎茲諸君先後來拜者約
十餘人逾午到者為健齋仲莊至映乃散仍訪二我

昔者有人嘗韓退之好為談墓之文夫文之不可從事於談固
矣而詩尤甚又非獨不可談人也竝不可談物余前作梅花詩
視二我二我以為格近宋人余殊不解今方知唐人之咏物也

水

一點即過如所謂東閣官標動詩興何如遊在揚州又如天
意衝寒欲放梅彼咏梅之法止此而已未有作意摹寫者也及
至宋人便有疎影橫斜人清淺芳句其摹寫至矣摹寫即訣也
一訣而詩格卑矣何也以其忘己而徇物也帖括之病根即中
於此

補復一至署即歸觀書

二十九日風觀書薄午趨署選報映至義善源小坐補至車福
學堂晚歸是日冬至家祭董潤自過留飯夜去

昨聞二戎言作畫與作詩無異皆自寫其胸所藏而不必拘
于形跡間是故其品高其畫固自超勝國朝四五右右名最
大而畫格至卑以視耕煙麓臺遠矣畫中自稱聖者宜莫如雲
林所謂不食人間煙火者也

十二月

一日晴檢行李將赴奉天逆孟晉之至映燈市口一視新貨
屋又至車福學堂小坐薄晚登車昏暮輻輳而行是夕車中觀
韓歐雜文退下骨力雄厚神味淵古然時柳州尚足與之相亢
降及有宋歐曾以下風韻有餘求其近古遠遜韓柳多矣老泉
子瞻亦不才氣縱橫而淵然之光蒼然之色終覺不逮是故文
至於韓柳觀止矣竟夜未成眠車已過天津塘沽而赴榆關約
行六七百里

二日晴侵晨至榆關小停憶去歲余送孟晉至此而還俄出長
城關向東北行過綏中縣及小凌河大凌河薄午至錦州車中
午餐補過溝幫子晚至新民屯昏夜方至瀋陽燈火如織余此
行攜僕三人時已備馬車乘以入城行十里遙方至一路塵宇
梯此多東洋商旅城門頗闊峻其內街衢亦廣得一旅館甚陋

且安身焉
是夕得詩一首題為朔風吹大野有序序云戊申季冬孟晉自
柏林歸國由西伯里亞鐵路行繞哈爾濱南下余因出關赴瀋
陽迎之因賦長詩紀事

朔風吹大野落日照牛羊之子來萬里關河阻且長昔年關內
送君別滿山風雨中天節今年關外送君歸遼河已凍霜雪飛
霜雪何漫行人道路難相見有權言憐君鬢已斑君鬢何時
顏色改請觀人世幾桑海君不歸去將誰待

三日晴起進早食時又携得六朝文一冊觀之飯後有同舍
客過余談詢其姓曰丁字府六者余俄往若拜映坐馬車出拜
陶杏南黃錫臣錢幹臣三君皆見又訪金芸孫及胡仲異仲異
適他出未見又至大清銀行晤張蔚庭晡歸是晚移居瀋陽書
院時地方大吏為孟晉設行館其地故余亦宿焉沈沂孫及芸

孫來視余暮皆去

四日晴觀書俄施植之過聞孟晉已於今早過哈爾濱晚至長
春明晨必到也張蔚庭黃錫臣相繼先後至飯後坐久之因乘
馬車往謁萬帥其公署皆甚重樓窗觀內整飾闊麗合一習而
參五司二道治事于一地所以組織行政之機關可謂靈敏便
利無積事無廢時与夫東西洋之治政也幾無異焉

晚歸沂孫過仲異亦至是夕張蔚庭約飲江南春飲罷仍至仲
異家夜繼談因留宿

五日未明与仲異並車出城至日本車站時城內官界人間有
出迎者與徒皆備俄報車至遂相与攀車上晤孟晉及嫂氏与
諸侄因陸續易馬車入城比至書院天始大明是日賓友來者
不絕錢幹臣陶杏南皆留午飯始去其餘如沂孫芸孫輩在
竟日

六日陰晨起作日記觀書待孟晉起始就其室中坐俄夏地山
李石曾偕至時孟晉見客不已石曾俄去獨地山留談晡與芸
孫地山萊生諸人步行出往遊皇宮蓋從前未入闕時太祖太
宗所居地今多藏歷朝御用珍玩寶器及袍服之類許人入觀
惟須至省署請門鑰是日同往者十餘輩典守吏一取出視
人最殊特者高宗御用龍袍一襲真珠所盤結又帝王圖相傳
宗畫本皆以意為之者俄又至東廂觀磁器樓上下充滿無隙
地大小數逾十萬凡杯盤瓶缶之類咸備有極精美可寶者須
尖啟正殿入觀又登其後鳳凰樓全城在目薄晚歸黃昏後復
偕芸孫萊生兄弟及時侄詣地山所居飯店夜餐時祁景沂陶
蘭泉夜還

七日晴晨起盥漱畢進食將詣孟晉許談行至中庭忽見西垣
外煙湧半空勢積漸不可遏方知火起焚鄰之廬適與嫂氏所

居連近於是衆役紛下致徒器物孺婦奔走有賴避難須臾消
防隊來者數百人大示漸熄乃一復故金錫侯來談視余治
辦旗務章程

薄午黃君玉言邀飲孟晉仲翼萊生昆弟咸赴焉所居廬舍饒
精潔有地爐極暖酒半因與仲翼往游南品陳列所分教育天
產工藝三種周覽既畢頗倦即歸是夕芸孫又約飲江南村坐
有沂孫地山

是日聞金錫侯之言方知勦帥所組織之機關其不靈捷依舊
凡文牒之入非十日不得批出然而主者不知也

八日晴未明起是日送孟晉眷先入都孟晉欲少留數日登車
時奇寒同行者萊生兄弟外尚有黃君玉言時沂孫芸孫仲翼
皆未相別車發行甚遲午至溝幫子晡至錦州昏夜抵山海關
小停即行車中與景沂等談甚樂夜間過唐山及塘沽

九日黎明至天津俄即開行車去甚速過楊村小駐是時津東一帶皆不覩雪元旱甚苦木葉則彫淨馬中車已到京宅中有無數人來迎者余赴義善源小坐因趨署聞陳長官是日由西陵歸也薄午到家昧因往燈市口新屋母妹皆在彼與嫂氏閒話補萊生亦至俄去晚出城在致美齋集蕭生昆季及黃玉吉又一王姓者共飲

十日晴是日西曆元旦已是一千九百零九年矣趨署選報時郵司已復歸原處寒柳蕭然古松盤枝蒼々獨秀哺報始呈堂余即去訪二戎余述東省蒞帥之亦為召金錫侯之言以告二戎云文牒能十日批出在我國已為至速豈可以是薄徐不觀南中諸行省凡公文之入大吏幕也數月而後得出金君抑未之聞耶

在亭時見仲巽仲英謂余如不欲戰豈志氣之衰弱耶否則本鷄養到矣余笑而不答

晚在廠肆翰文齋小坐見戴刻源集是夕黃精所邀飲致美齋坐有萊生无弟及何仲賢酒罷即歸

十一日晴趨署聞袁項城有出樞廷消息新入直者邢琴軒也飯後詣老翁廳方知袁乃是開缺回籍字樣不腹駭然哺呈車務堂薄晚至燈市口留晚飯歸則佑三在余家中

庚子以前言台肥之世界也庚子以後袁項城之世界也台肥既死項城又去位不審更推何人至此殘局

十二日晴金蔭溥至蓋自漢口來逆孟晉者今日即欲赴津余以書物託其携去日中趨署方知是日星期外務部尚書以

梁敦彥權攝觀所選報飯後詣新去秉慶又與考保談哺歸時沈兩老門外車馬交錯開揚杏城在此不知所議何事
十三日未明起坐鏡前觀書

國語圖索為秦以前絕好文章格勢則迴殊一以雄厚勝一以
勁肆勝然吾讀二書之終篇而歎作者之用意若相同也語之
終叙范蠡教越句踐伐吳策之終叙白起阻秦昭王伐趙而君
之料敵審形勢說利害如指諸掌而審之以待時而動四字為
不易之規時至則吳可伐也時不至則趙不可伐也皆一準於
時而已矣其以此終篇蓋有微旨也
讀鮑明遠舞鶴賦及登樓賦

破曉日久不出寒雲密布有雪意薄午將登車出訪伯珩談俄
赴燈市口在樓許午飯又至法華寺晤季舉仲昭誦趙暑晚歸
又在沈雨老許談

十四日晴是日孟晉來都余先至燈市口一視薄午至車站日
味汽車始到迎者數十人大抵外部及順天府並杭州同鄉諸
僚友復有德國駐使亦來相送孟晉既下車與諸人握手款洽

遂易馬車入正陽門馳而西來余家先瞻拜祠宇然後就母談

與家中諸人相見俄進食與余共啖盡飽誦去余俄亦至東城
是夕與稼霖同隨孟晉宿法華寺蓋孟晉以未復命故居于外

夜月甚明中庭地白季舉過談

季舉居寺
東院

十五日昨夜聞不得熟眠又寒甚曉起進食與孟晉閒談俄陳
玉蒼尚書來寺中孟晉見之談良久去余俄詣季舉小坐即出
城詣義善源薄午趨署選報誦歸聞屠停主人促我遷居以此
宅將改充崇陵工程處崇陵者德宗景皇帝之陵也承修大臣
為攝政王胞弟載洵即善芝想之情也余嘗芝樵屋已久價極
廉故欲借是使我讓出彼得別獲厚利余家不能不許之惟必
於他處得佳宅乃能徙

晚仍趨法華寺月明至寺中孟晉方與地山蔭固翼卿晚飯余
亦就坐共食俄地山輩先後去孟晉就枕稼霖俄至仍同宿焉

十六日晴未明起是日孟晉入宮請聖安余與穆霖隨入在景
運門外朝房中坐待孟晉出見出同至吳錮齋許坐談聞外人
以項城之去任有不撤兵之意日中在燈市口與孟晉共飯味
歸觀某日所著乙丙雜錄內有中國郵政史於十年內郵政如
未情形頗詳時母及妻已往看新屋歸言無佳者在閩伯珩許飲
十七日小雪圍庭盡白往看苦水井及西交民巷新屋之所頗
不合用遂却之因趨署郵司前後明牕多林木雪景絕麗或曰
於此當飲酒賦詩余曰不然凡妙境當前詩或自來其或不來
而強賦之必無好詩矣且詩必愁苦而後工快意時又往往無
詩強賦之何為且雪之為象已是天地自然之詩當不著一字
其妙無窮一為人所賦便是畫蛇添足矣揚君迪生聞余言以
為然

選報時日光屢透漸有晴意松枝上積雪甚多補出城又看新

屋二所既歸

十八日晴早食畢偕妻隨母往看新屋在手帕胡同迤南路西
係新造者亦四十餘椽以無庖厨遂捨而他之又看什帽胡同
之屋門西嚮屋宇樸雅未有室故惜群屋太夥寢室隱隱不足
供用也薄午至署五日承值與郭梅圃同班文牒頗多夜深始
寢覽樊南文集是夕奇寒

十九日晴晨起是日封印文班訖遂衣冠以待會沈而老至詳
登堂揖荀右郵司與同僚射燈謎為戲晡訪二我于煙敵問其
疾遂造門問竟延入其客座中梅菊幽艷又雜有天竺茶花
之類奇麗絕麗二我俄出與余談時爐火微溫余謂宜稍烈其
熯君扶病恐受寒二我曰白尔懼損我花余笑曰君可謂惜花
而忘其軀薄晚歸聞母感疾入省猶卧未起也連日覓屋竟無
相當者屋直又奇昂奈何

二十日雪飛又借妻妹住看屋在高碑胡同左近此至則聞已
賃出矣余因至燈市口見孟晉時吳挹清金蔭園等皆在坐方
共食余亦就坐而食飯罷孟晉又接見一貴客俄客去余入与
嫂談須臾孟晉衣冠出余因詣化右橋見新吾秉庵又視考保
方據案手抄杜詩考公平素最喜抄書以是為排遣也時雪止
猶陰寒晚歸夜作日記

二十一日晴風往視楊椿胡同屋馬廐寬廣堂舍新整而無廊
夏中恐熱甚也俄歸是日川如生日薄午趨署送報

法總統被刺受傷而已波斯王復欲廢除憲政革黨颯起幾不
可遏

晡歸聞孟晉已來而去嫂尚在余家晚始歸居停復迫余從未
遽聽之親後漢書郭躬陳寵諸人傳皆以法律傳家子孫昌大
然則世謂理刑者多無後其不然歟

子貢謂臧叔之言曰福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然哉

夜風甚母病小愈惟咳不止

二十二日晴肯齋過俄去余詣佑三勘視其東偏屋頗寬潔薄
午歸命僕斂書入笥余飯後仍出城至麻刀胡同看何潤夫舊
屋旁有院落書齋二間榆柳數株有屋如船前蒔雜花惜太僻
遠訪許香薷不遇詣叔雅方患咯血病容憔悴日以彈琴自娛
牕外珠有花木足養靜也晚歸觀書乃報
意大利地震為災傷人無數

二十三日晴復往觀佑三屋擬移住暫居然年內無幾日必不
能徙也

歸齋家丁檢書竝以米字畫心煩亂不可言晡始食晚秉庵過
談俄去出門仰見高槐歎曰此木參天時已入夜明星暫
是夕祭灶畢入觀書

二十四日晴時尚宜縱橫錯置一齋狼藉莊幹卿過談俄去余
訪芝樵晤文符在彼間談薄午歸檢理什物翰文齋送一書來
視之迺徐霞客游記也日中趨署選報哺至中務學堂晚在孟
晉許坐見婢孟晉出未歸也務霖在彼夜歸

視之說又覽遊記嫌其文句蕪陋觀之生厭戲為潤削

二十五日晴起見奴役紛下稍几昇榻負箱挾筭出入不禁蓋
於手內先移器物之輕重者至估三許踰年可冀輕簡館後詣
許香齋開陳侯官社劫三款一曰廢幣一曰徇私一曰納賄已
奉旨命孫那二相國查辦不知若何也又談及項城罷職時情
形李鄭皆親見之哺又至皮庫營看一屋遂詣新吾是日新拜
翰林院侍講之命考索慷慨與秉庵談秉庵新聞一客室整飭
如歐人壁懸一方蹟畫鈎模逼真與留影同而光色過之矣新
吾卧房外亦張其一天光海色無毫髮異其對閣間復有人物

其裝服之嬌艷綵緞錦綺不相混也西人畫工至絕頂矣晚歸
飛雪入夜雪甚

二十六日陰起日車務學堂歲終放課呂孫二大臣皆臨臨即
孟晉也余起稍晏奔往已稍後生徒數十人皆排坐執筆撰州
初試國文次英文又次試電報一人按機一人排字孟午乃總
辦袁某陪二欵使共食食已復課電話車務薄晚始散余詣孟
晉許小坐歸已暮聽事間空洞無物夜餐後范彤士在稼霖許
招余往譚大雪厚數寸林園盡白与彤士坐聆稼霖作里巷詠
吟亦頗措有致

是夕聞妻姪等又看一屋甚佳

夜坐聽聞削改霞客游記其天台上一篇已卒稿自視較原書
稍整練無閒冗字句精神躍然

二十七日大雪不止起盟激進食已在母房小坐時母身痛已

愈惟寒嗽不止俄戴帷帽出送梅花四盃至瑞霖許因坐其齋
中談憩外雪飄蕭林石皓然圍爐共語瑞霖道及內城旗族風
俗習慣纖悉詳盡大凡飲食起居衣服及屋內之張設約分數
等幾千家一律穆霽好音樂每隨子弟傳彈絲躡履徧游人家
門故知之真且確也余因在彼午飯映駕車趨署時雷霏微漸
有晴意到郵司中眺覽雪景如畫聞部中被劾事查辦大臣已
行文未索素卷堂司皆惶恐手足忙亂至今尚未交出頃又有
牒至催取勢甚洶、晚歸雪止夜風起奇寒觀者

二十八日晴霽庭前雪堆積不可驟除詣穆霖齋中理髮穆霖
尚眠未起俄往視潤妹又還臥室觀書

薄午孟晉至余家祖父以上未至自乙未歲孟晉游宦津沽即
留余上海宅中奉祀壬寅秋孟晉使巴黎余又移家京畿至今
十二三年歲時之祭皆余恪恭行禮未嘗少怠茲孟晉自德歸

將久居京師而余行移新屋矣因議遷至孟晉許是日孟晉
衣冠焚香拜迎遂留午飯哺余復衣冠往送安置孟晉之東
廟舍家贍拜是夕與燕夫及陸新甫皆在孟晉聽事晚飯夜歸
祀神

二十九日晴在醬房胡同看新屋屋宇宏整頗不惡即歸薄午
作復徐汝霖書日中肯齋至映趨署一視又往源豐潤及義善
源小坐薄晚詣新吾留晚餐與夏彥若談是日奇寒夜歸母咳
猶未止

三十日晴孟晉來向母辭歲時余所舊處齋館已重裱飾陳几
榻為崇陵工程庸人負集識之地是日已漸有人至薄午孟晉
去余檢校兩館計簿並給養銀錢哺衣冠出先詣喜鵲胡同呈
督辦許叔刺又詣倫貝子請謁未見遂至孟晉許時適逢女師
在彼談歐洲閩閩大抵嗜談國政彼謂袁之去位陳之又將搖

動朝廷用人不當如是一事治之甫就緒遽又易人事安得理
秉權者未免輕信貴近浮議遂妄有所廢移其於國事懼多所
損而寡益也是夕与孟音同祭拜祖祠夜歸侍母醮飲一家懽
樂

丁酉

孫仲璣先生日記叢鈔十冊上月張菊生先生檢閱一
 過惜其缺佚甚多因倩顏格生先生設法訪求真可
 補之乃得子酉全年一冊書衣題曰益齋日記今仍原
 名以便檢理元五年五月十日音錄副 龍記

忘山廬日記

日益齋日記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忘山居士信筆

正月壬寅

初一日晴起拜天書福祥字十餘皆古人成語微感寒腹作痛
登樓飲薑湯晚即愈覽樊南文集

初二日陰起甚晏肩輿出賀年叔處養狗子能作人拜狀內典
云狗亦有佛性蓋云非但狗也無物不有自動於妄念作種種
形惟心所變及歸覺海皆成虛空如眼中花如鏡中象永無樂
苦境謂有非有謂無非無佛家繁複言皆是此意是日不讀書
初三日微晴詣燕生不過歸造嚴後翁小談後翁工書臨聖教
序准育是日書屏雜臨三希堂諸家草書亦有意趣歸成書城
映雪七律一首錄之云坐卧羣書太不厭橫風吹雪凍雲黏窺
窮壺奧五千卷守若金湯三萬籤貧士庭廬皆皎潔詞壇壁壘
更精嚴丈夫志學堅如石舊說高風有織簾補覽玉谿生詩晚

觀大乘起信論上卷終是書為馬鳴菩薩著名馬鳴者菩薩初
生之時感動群鳥悲鳴不已故稱其造論專言大乘有麤中之
麤凡夫境界細中之細是佛境界

初四日晴成雨凡洗塵一首云形如橋木至人居靜掃芸窗抱
太虛促膝未成安國賦開簾更讀孔融書扁舟雲水棲身地筆
架江山豁眼餘隱坐閉門消百慮破閑遠欲注蟲魚補施子英
過談讀莊子俄坐人力車詣味蕪園有晉法戰圖繪較奇園尤
精夜觀大乘起信論

初五日晴作寄杭諸親友書成爐山浮靄一首云紫烟吞吐近
蓬萊駕鶴翔龍矯首回天外香風被蘭綺盤中春色冷蕪灰博
山佳麗披雲見喜氣氤氳拂日開道力慈悲熏習久梁元蓋有
勒銘才昨與杏孫論書法杏孫謂前人有言無論詩文書畫欲
精一藝者其初須與古人合其終當與古人離能合者名家能

離者大家合已不易離則尤難晡謁外舅留晚飯夜歸覽還讀
齋詩

初六日雪起錄日記成碑林覽古一首云竭米樂共古人遊斷
碣殘碑奇字留筆力狂橫劈金石烏文盤屈壽春秋周秦遺跡
真無償魏晉豐碑尚易求慣喜臨撫二王帖風神枯樹益清道
晡檢閱家藏碑板置精者案頭晚覽大乘啟信論有云佛與衆
生曰淨與染染者無始有終故衆生皆成佛也淨者有始無終
故佛不復為衆生也

初七日微晴仲遜過談錄日記成茶甌瀉泉一首云蒼松鳴雪
晚鱸鱖自煮風爐魚眼高石脈香多噴火活心源濁盡作詩豪
逢山葉墜供仙品碧玉瓶開拂素濤汲取寒泉到舌本須知換
骨勝春醪晚在外舅處醺飲夜觀優

初八日陰錄西史晡懸腕作行書有自得之趣夜未下樓觀還

讀齋詩集韓桂於對著詩筆閒逸有秀氣

初九日晴覽起信論終卷惠謂教主之言徹上徹下如大學在明明德即教人悟真如也在新民度眾生也在止於至善修無上涅槃果也自知止而後能定至慮而後能得一節大乘止觀之說也訪燕生談至莫燕生云鐵木真張獻忠一流人皆前生修聲聞緣覺果不成者何也聲聞緣覺工夫其視我身及眾生身之死生禍福苦樂無足撼其心也彼鐵木真等固先能視眾生身之死生禍福苦樂心不為動矣而視己身則猶重故翼世肆其貪憎而殺人累千萬遂造無量劫悲夫莫歸夜覽六祖壇經

初十日晴詣仲遜風冷日昃偕詣施子英甫歸覽六祖壇經終卷六祖名惠能殆菩薩化身聞五祖說經言下了悟然不識一字同學有說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時時勤拂拭勿使

染塵埃六祖時未聞道一見即知其淺自說一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大悅授以衣鉢使南行傳道於是佛門有禪宗一派晚雜錄莊子精語作小行書

十一日晴錄西史覽隨園詩話隨園為人聰敏常見古賢有甫受人薦舉即反顏攻訐當世以為直者心大不然者詩曰若無施報事忠孝何由來彼見忠孝亦在施報中識解絕頂

記余十一歲時從黃四齋業師讀書冬窗晴暖日光滿几師與家兄魏若對坐手鏡仰日轉動光射屋頂儻燦師笑謂家兄曰盍成五字詩繪之兄曰殊難余從旁應聲曰日照鏡光飛師大

嘉賞

人每不自知性真本體余忽然大悟蓋試靜坐一念思貴高車羽蓋現前一念思富金銀纒然現前一念思美色嬪嬙粉黛現

前一念思豐食炮烹騰鼈現前俄萬念息絕視諸境復淨明徹無一物此清淨朗徹者即性真本體也

晚覽朱子集存養諸說謂治心以靜為主然須令活不可令死否則近于禪家入定此不解佛理也佛豈教人心如死灰乎觀妙覺圓明心瑩然無涯際如何圓活乃謂其死真門外語也
十二日晴昨內兄又三來自金陵寫寶善書局余馬車往視之與同謁外舅午食晡歸覽宋無盡居士護法論謂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聞之道即無上菩提之道頗有見夜覽御選禪門語錄僧肇永嘉諸人論說

吳書云吳王孫權問闕澤曰孔子老子得與佛比對否澤曰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觀此則知易稱大人先天而天弗違殆即指佛也

十三日陰日中醺杏孫二梅及內兄又三內弟雁東於雅叙園晡詣時務報館即歸雨作書寄杭

夜覽永嘉禪師語錄荅朗禪師書有云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見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至言名言余因自號忘山居士名其廬曰忘山廬

復讀寒山大士詩

十四日陰錄西史晡訪杏孫談詩談佛晚歸覽袁簡齋詩水西亭夜坐云鐘聲偶然未起念知三更當我起念時天亦微雲生有佛理覽御選語錄讀寒山拾得諸人詩復觀瀉山仰山禪師語錄

十五日陰錄西史晡覽洪北江大考征教匪疏謂教匪不可盡

藏宜重懲聲靈之地方官可謂言之有本北江詩亦清朗起卓
可誦夜觀趙州禪師語錄禪家問答多涉隱秘有可解有不可
解者或故示神奇亦未可知

十六日微晴余生日自述七古一首錄之云無明風動扇四極
金磨大蒸紛變泐窪者為海高為山水土融抽草木植色香味
觸生六妄覺知見聞起叢棘茫茫情想吸引無窮胎卵溼化如
糾纏想愛同結貪同滋弱者之肉強者食羊死為人人為羊死
死生生儼追逼更有情想多寡歧天淵阿鼻修羅不可測物窮
則返似轉輪躍者復起飛還路悲哉眾生苦樂相纏縛大千微
塵鬱克塞於中有我無始未受劫不知百千萬億靈光不昧遊
人開明鏡獨抱勤拂拭幼信因果若形影前後作受希差惑已
知身外自有身不隨耳目百骸同變熄年來棲身大海濞偶遇
人天善知識授我無窮微眇言化我故執祛我惑頓悟性天覺

海本澄圓大地山河中結縲一念不動四維通識浪無端相吹
息回顧一身如葉飄萬波浮沈東西逐南北始歎衆生盡同體
大海浮漚搖滔汰如何肝膽竟越秦甘蹈聲聞緣覺域諸佛菩
薩皆此意志惟洗盡犁泥黑不辭化作億千身盡度衆生消障
惡我今俄頃不迷性亦欲奮然燈側日讀佛書三萬言學大乘
禪朝朝動悲惻跂行喙動悉平等煩惱菩薩非降陟皆緣妄念
無解時長令坦夷化幽仄我悲衆生還自悲何時同入清涼國
脫盡三途入涅槃不使閻浮留遺盡昨聞阿母語生子頗奇特
一夕有僧夢中來敎衣黃冠排闥闕始信前身是老僧曾受菩
薩教儀式又羈富貴臨絕險試我金剛堅定力殷勤善護妙覺
心弗負前因自沈押

十七日陰撰生日自述詩成庭作傀儡大足排闥夜覽雲門禪
師語錄禪家每遇學徒問元妙法輒任指一物使精思說者謂

足以祛人妄念此胡近理雲門師有云見露柱但喚作露柱見
柱杖但喚作柱杖有什麼過斯語可細參夜雪屋瓦皆白
十八日醒聞雪厚五六寸已止俄晴霽錄西史過午陰作寄余
兄書伊峻齋過談佛各執一理不相下峻齋云閩中龔鶴仁家
有道壇扶鸞作種種靈蹟神仙累降蓋以其地潔而奉事極誠
焉余酷信之晚包鴻卿招飲復新園夜歸昨覽還讀齋詩有的
云心似養花隨地活頗有禪趣是夜復披讀
十九日曉晴昧時陰錄西史晡訪杏孫不遇謁外舅與內弟鬪
象棋而負留晚食歸覽永明禪師語錄有心訣萬善同歸等篇
精湛透進闢我未見之境有云入佛階梯有頓悟漸修有漸悟
頓修有漸悟漸修頓悟頓修諸種不同以明一心為體積萬行
為用闕一不可又云悟而後修所成愈大又云求大乘法輕忽
戒律是猶欲造達章宮不求瓦木如何得成

二十日晴錄西史晡陰晚仲巽招飲燕生杏孫皆在坐縱談仲
巽之族長有久客蜀中三十年而歸者道及四川及滇藏交界
處有野蠻肉骨巢黑居萬山中亦有酋長此亞洲之黑種人也
燕生談西藏風俗甚奇往往一女娶五夫又嶺南黎人許嫁女
則面刺花別於未字者可知宇內風教不同如此

燕生累稱顏習齋為國初通儒有顏氏學記一書是晚余向中
尊假觀携歸讀數頁得其宗旨蓋先生專以崇實為本惡漢宋
以來專執書本為學問即程朱主靜亦謂無裨于民物政教皆
虛學也肯哉其洞知本原乎

二十一日早晴錄西史覽顏氏學記痛詆後儒僅以講解誦讀
為學之極則猶學琴者專習琴譜不知操琴真善喻也要了三
代以後自秦焚書書難復出人皆視類碑碣玩好之物不復求
于書之外余嘗論之於前矣習齋之意與余正合習齋以為世

間真學問不外天文律曆兵農水火禮樂諸有實用濟民事蓋已窺見今日泰西學校之本吾不意國初竟有此種人物

二十二日晴錄西史補諸燕公談晚歸覽顏氏學記

韓退之嘗稱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教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以是為性惡之實證此誤也越椒揚食我不過因聲容之不平知其非善相足以滅宗耳相也非性也顏氏極力辯之甚是

宋儒論性有義理氣質之分最貴解而無理既云義理則屬之天地自然乎屬之人生各具乎如天地自然則義理而已性何與也曰人生各具已是氣質何能別有義理之性顏氏駁之雖與余稍異皆足使程朱無置喙處

二十三日陰錄西史午食畢覽第十八冊時務報有瑤林館主論俄人國勢酷類強秦前後比證頗碼閱三希堂帖作小行書

頤齋過談

晚觀簡齋詩偶然作等篇隨園善以淺言說理極有意味

觀顏氏學記四存篇終有李塔王源所撰年譜先生亦知推重王荆公可謂卓識矣惟為韓侂胄辯誣似稍過然侂胄志亦無他惟不審度時勢耳先生少事程朱稱為聖人及年長知其非即謂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何其善變也

先生嘗云以七字富天下懸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想見習齋先生胸中氣象惜乎其未知民主之義

二十四日晴錄西史補荅拜汪桐門即歸覽說文解字讀荀卿淮南文上燭時覽東坡詩夜觀顏氏學記

中國無實學無論詞賦講讀甘蹈無用即名為治經濟家往往紙上極有條理而見諸實事依然無濟不覈實之病至此昨見

習齋先生云自帖括文墨道禍斯世即聞有考纂經濟者亦不出紙墨見解悲夫

二十五日陰錄西史晡至棋盤街書肆購書見有日本外史部
關文筆極條達索價頗昂未購也俄至時務報館見吳鐵橋晚
觀顏氏學記

周禮一書後儒多疑漢人偽作余每不謂然今觀李恕谷先生
辯之極詳且曰若果漢人偽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一篇
斯語尤可解疑

余前年讀通考嘗論周禮國服為息之義茲覽李恕谷先生言
亦有見地云周禮貸貸國服為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
與漢之游繳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築不
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
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

徧行宜其敗也馮繪生又云周時民皆有恒產所以可以國服
為息然尚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
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
勢必擾民矣

二十六日陰讀荀子晡詣峻齋見濟顛祖師鸞筆書道字斗大
雄奇恣肆自題紫金剛身阿那尊者南屏老初書賜宏基宏基
峻齋友朱姓亦有志學道者晚歸讀蘇詩觀顏氏學記

郵政局立擾民殊甚寄書多遺又不能與置辯或曰新法其果
不可行乎日中國勢殊驟增一事彌多一病根本不固求其枝
葉之茂未之聞也必也報館學校行之十年又徐開議院庶幾
可舉行一二今則不能

二十七日晴閱江鄭堂漢學師承記

二十八日陰雨錄西史晡閱說文釋例中國文字當古篆之作

極有命意至流而為今之楷書而古意幾全失矣古人為文用字不苟剗別深細今人盡茫然也故我輩即偶有論說之作可稱散文不得謂古文古文如秦西之臘丁文非通小學不辨晚覽顏氏學記顏氏論大學古之明明德一節以為其所格之物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實學實政如射御書數兵農禮樂莫非物也知至即知此物也意識則專意此物如好色惡臭也心正則無忿憂患能移奪此物之心也而身無慮不修家無慮不齊國與天下無慮不治乎

覽李恕谷先生傳注向謂朱子教人學鬼直可捧腹蓋朱子解鬼神以語為神嘿為鬼動為神靜為鬼而又教人半日靜坐非使使學為鬼乎先生真善滑稽先生亦謂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蓋通儒之論

二十九日晴錄西史泰西能扶植民權者始於法蘭西王腓立第四創民會也而路易第十腓立第五繼之實絕哉宜今日變法興盛之暴也

晴馬車馳味純園余携書中觀之驗目力之速數抵園甫閱五葉而去寓所七八里遙可謂鈍子目矣步行至彈子房迤東低垣亂樹間有殘梅數本余徘徊良久有煙未還揖者乃胡二梅遂相與穿茅亭松徑曲折而出莫歸夜覽顏氏學記

二月癸卯

初一日微陰錄西史晴訪歐陽石芝談佛晚歸讀荀子夜觀顏氏學記

前見李恕谷言人之行有幾微不可告人即謂行不顧言言有毫髮迴護即謂言不顧行名言可以訓世

初二日晴錄西史半葉晴宋燕生先生過談出所和余生日自賦詩步原韵稿另存茲不錄燕公前有贈杏孫行七律中有聯

云濁世難為隨武子謂甲午年十四人上書請和事愚忠能識郭汾陽謂深相

皆吾孫一生長處夜讀荀子

初三日晴錄西史過午詣杏孫哺詣時務報館見枚叔及仲華

歸閱玉篇廣韻愚謂中國教小兒識字解文義宜另編簡易之

書仿泰西法由淺入深庶人人皆可成就也余嘗疾中國類書

多分割不精欲自擬類書條目以質諸世

初四日陰微雨送杏孫北行日中別歸過視蟄仙哺歸讀荀子

新吾至自揚

覽顏氏學記程縣莊論語說

初五日雨覽顏李弟子記是日終卷冒雨詣祥士晚歸讀荀子

覽色慎伯齊民四術慎伯頗有救世之志

初六日微晴祥士處治喪余往款客哺出城詣次申談莫歸晚

穰卿招飲終日不讀書向槎至自杭

初七日雨覽色慎伯齊民四術農政篇中國士大夫留心此道

者蓋罕慎伯之言曰近者農民之苦劇矣為其上者莫不以漁

奪年侵為務則以不知穡穡之艱難而各急子孫之計故也僕

深以為憂故少小講求農事為郡縣農政一書其用意深遠矣

初八日晴讀荀子覽齊民四術哺燕公談燕公謂小兒教之讀

書通文自有捷徑自言其女十歲時尚不識字十一歲起課以

十三經集字日識四十字兼為解字義半年已能自閱三國演

義說部最佳書即為講左傳使讀不令背誦甫讀完能成數百言嗣

為解國語及史記菁華錄三書訖能自覽御批通鑑可知中國

文理得善法教之更不難要在先史而後經世明昧真可嗟

痛也又見其所綴詠史詩已頗有味

初九日微雨燕新吾次申等于復新園哺至張園一帶相地晚

歸夜憶蕪迨揚送之登舟旋詣日新里金伎家胡二梅約飲坐

十

有次申仲遜新吾等六人俄群妓翩躑箏絃雜奏有嘔漁詞者
幽怨動人夜深歸終日不讀書

初十日陰讀荀子有云可以奪國而不可以得天下可以竊國
而不可以竊天下故謂湯武未嘗取桀紂之天下桀紂自亡之
也何則天下歸之謂之王天下去之謂之亡當桀紂未放誅時
天下早去而歸商周為天下所歸則湯武久矣夫為君而紂桀
早為獨夫以君誅獨夫而後世汙儒目之曰弑不亦僂乎荀卿
意如此正可為孟子註解

荀卿非宋鉞之情故寡亦有所見道本以無欲為上乘也然而
擾亂之世不能驟令人無欲也故聖人先因其欲而利導之使
有節制而不為亂則聖王持世之苦心也荀子知因欲利導之
善而不知進而益上之道未為得也

十一日陰讀荀子為沈伯副書屏臨畫像贊未畢次申過折簡

延燕公至縱談晚雨余與次申同車出夜歸覽齊民四術銀荒
芻議等篇慎伯深有經世之才援世之志非尋常著作家比

十二日陰讀荀續書屏畢覽時務報麥孟華啟稅務司新立章
程議過午出詣次申不遇莫歸余兄來書復覽安吳四種包慎
伯亟欲行鈔法賤銀而貴錢以為可以救民之急其法未嘗不
善顧此亦非君民共主之世不能行也中國官民之氣隔閡久
矣欲令官與民交涉而無壅不可得之勢也何也官有權而民
無權也民無權則官欲左民不能右也官有所欺虐民不得而
抗也故市賈非不能居奇而龍斷然民尚無大苦者以平等之
人相接所持者暫而已矣若入官吏之手則處處抑勒侵削而
民無完膚尚可問乎慎伯殆未見及此也

十三日陰日中微晴即聞讀荀周秦諸子文章自推莊列荀卿
似近乎滯然其骨力矯健樸重亦能自成一派次申北行夜登

舟送之

天下無所謂智愚也無所謂君子小人也惟偏與全廣與狹耳
智者見全而愚者見偏君子之心廣而小人之心狹梁肉酒醴
非不足適口也然而過食焉則損身智者慮其損身故不縱其
口之欲也愚者則以口戕其身矣聲色嗜慾非不足以愉快俄
頃也然而沈溺焉則病禍畢生智者慮其病禍故不縱其嗜
之欲也愚者直以俄頃害畢生矣是偏全之分也燠衣飽食人
常情也君子知衆人之各具此心不獨己所欲也故損人而益
己不為也欲人人之皆利也小人則知有己而不復知有人苟
益己焉雖傷于人不顧也是專欲一人之利也此廣狹之分也
次中北行夜登舟送之

十四日陰讀荀子大畧篇荀子所言悉合儒理惟以人性為惡
不可不重刑則流入法家

晡詣燕公談晤紹興童亦韓學琦亦有志士欲創自強報館與
燕公商定章程首列皇言次政事次論著次新學次異聞附本
館論說燕公所擬也

燕公昨有送薛次中行詩錄之云位卑難發烹桑請道直甘蒙
黨李譏談不待深見天性吏何妨隱想風期荒通紫氣騰宵畫
濁世黃金變是非西蜀古來足詞客眼中亮節似公稀烹桑指
言香濤大為民壽故云
黨李即道祖李合肥也

夜覽色慎伯答姚伯山書論居官云印到為官印去即為民計
一身則為官之日少而為民之日多計一家則為官之人少而
為民之人多故欲舉一事發一令必自思曰吾之父母官以此
施之于吾身將以為何如數語凡為邑宰者當奉為座右箴
十五日陰雨讀荀晡覽丁酉正月分公報詣峻齋不遇夜觀色
慎伯齊民四術有保甲法及學政說蓋欲復三代閭師黨正鄉

舉里選之意

愚謂居今世而言學問無所謂中學也西學也新學也舊學也今學也古學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貫古今化新舊渾然于中西是之謂通學通則無不通矣仲尼基督釋迦教異術也貫之以三統由淺入深不淆其序三教通矣君主民主政異治也民愚不能自主君主之唐虞三代是也民智能自主君聽于民泰西是也而凡所以為民是政通矣號之曰新斯有舊矣新實非新舊亦非舊惟其是耳非者去之惟其實耳虛者去之惟其益耳損者去之是地球之公理通矣而何有中西何有古今

十六日雨讀沖虛經有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千萬年後全球種類必有如斯景象之一日

十七日陰雨讀沖虛經云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又云

孔子稱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成疑即暗指佛也又孔子推西方聖者高出三皇五帝又曰其疑其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史記老莊申韓傳云孔子見老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游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然則孔子於佛老二教皆似專之至而若有疑辭者殊不可解

補詣葭帥晚歸夜色慎伯齊民四術論刑律者寢時月明

十八日微陰子涵表兄至自金陵留午餐息裝頭齋處補余詩談晚同飯于一品香夜歸覽齊民四術慎伯代人請清釐積案

二摺稿

十九日微晴讀沖虛經補詣子涵同遊張園晚峻齋招飲

二十日微晴讀沖虛經

人之所以相愛者愛其神志也非愛其軀也何也人死而耳目如故也肩臂如故也人每厭之惡之畏懼之又未嘗不悲思涕泣而慕其人一若與體無與也非以其神志去乎夫所謂神志者何也魂是也列子云生相憐死相捐相憐者神志相捐者軀體也

列子教人縱欲以養生似又不知佛理者何也人苟皆欲縱耳目口體之欲物不足以贍則相爭爭之不已則相殺而世大亂則所以養生者反以戕其生也且生縱樂而死受無窮苦惟智者知其後正罹苦之日方大也故嘗欲節制其欲求免其苦愚者不知以為人何幸受此生死則已矣泯然不覺矣於是肆然窮其耳目口體之欲以求厭足懼其虛生也而不知人固未嘗死所變化者軀體耳無窮之苦需于後也其所樂者不抵所苦也人特患不知此耳知之則尚何欲之可縱耳目口體尚有

何好哉

列子說符篇云齊曰氏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噬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此語平心思之亦常理也以人未能造斯境界故往往以佛氏之戒殺為迂詭

夜觀包慎伯書三案事並答子謙獄書

二十一日雨詣仲巽及襄孫午歸覽江慎修周禮疑義舉要無觀周禮註疏世多疑周禮為偽書其故有數端官多而田少不足贍之一疑也官制與左傳王制孟子豎諸古書不合二疑也賦稅重似違先王之意三疑也然以鄙意論之以為設官雖多而古有官不必備惟其人之語則一人而兼數官者有之矣

且侯國之貢獻歲有常制則祿食亦不僅出於王畿之內而何慮不贍哉若官制名則左傳所載已在平王以後時更數代保無沿革非周公之舊乎至賦稅之繁雖啟後儒之疑然當時之民皆有恒產夫受百畝有以養之不妨取之如近秦西科稅未嘗不重然其國中無失業之人皆足自立賴有學校造就之即所以養之也故其民殊無患苦而樂輸將若三代以後君不養民民之失所者多且君去民遠故官吏足以舞弊而民重苦是以居三代下而競言利者士夫羞稱之蓋以此也由是觀之周禮實非偽書而為君統中治之最善者也

二十二日雨詣友人偕往購置器物備天津育才館用者余兄書來故補歸覽周禮註疏晚覽齊民四術其方君壽序有云州縣之所有事錢漕則丞主之案牘則簿主之緝捕則尉主之庠序則教官主之是故長官之職在興利除害勸課農桑激揚孝

弟而已自長官以錢漕為利藪案牘為威權始盡奪丞簿之職至風俗之淳漓閭閻之安擾以其無利於己也而不問於是校官與尉之設始冗于胥徒汙于黽僮而州縣之本職抑盡廢已至言

二十三日陰復出買物補歸覽周禮註疏晚觀齊民四術慎伯頡長于言兵著兩淵書分雌淵雄淵雌淵言其理雄淵言其制又鄉兵對及籌楚邊對等篇皆極有機權

二十四日雨覽周禮註疏

西人飲食最不苟常以養身為主與中國周禮食醫之制暗合焉西人每食以大盘多牛羊魚鴨而旁置芋菽等物殆即周禮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麥魚宜菰之意吾疑古人設食狀與西人同

禮又云凡食齊膾春時羹齊膾夏時醬齊膾秋時飲齊膾冬時

注云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中國近人飲酒多溫熱惟西人飲冷酒且飲澄清之水亦冷者頗合古意

二十五日雨猶灑庭覽周禮注疏及江慎修疑義舉要晚著輪迴說稿別存不錄夜觀齊民四術終卷

二十六日陰雨止覽周禮注疏西人每當饗饗大事輒夫婦並出行禮按此實是中國古法故禮經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贊后也注云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此其徵也西國風俗日趨醇美每見婦人輒肅然起敬絕邪僻之心故男女之間猶近古風未如中國今日防閑之密

二十七日雨外舅筱老過談云曾及見包慎伯先生時已六十餘矣與曾文正情好至密也當時名震天下而官不過中書此君實據亂世之經濟才惟於西國交涉之事則風氣未開不能

得要領也

覽知新報粵東所出論筆固佳選釋亦精尤勝時務報載突厥有企列地戰禍

觀章氏遺書實齋論易之命名改易之易以為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故名曰易其識頗卓地球之運三統之變亦無時而不改易也實齋未必見及此而實足證吾今日之所見又云孔子述而不作以為本無可作此尤與舊約所言萬事萬物皆非新創意合蓋理本具天地間聖人先覺焉為之著於言辭以詔後覺者豈聖人所作哉亦述天地之理而已明此則述而不作一語非專指好古言

二十八日陰覽周禮注疏

夜覽章氏遺書其原道云儒家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吾道不知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旨哉言乎道存天地人游道中豈吾

一人之私有哉莊周云以人相忘於道譬之魚相忘於水不為無見又云三代以上官師合一三代而下官師相歧官師合故人之嚮學也易官師分故人之為學也難蓋學失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合于古又云官師既分則肄業惟貴簡策道不著于器物事不守于職業又云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所能私相授受皆深達古今升降興廢之所以然今西國治法其有官師合一之意歟又言公篇云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愚謂知是說者可與言議院矣

二十九日陰覽周禮注疏地官疏稱地與星長升降于三萬里之中似今日地動之說古人已知其意

夜覽章氏遺書其言公篇最與鄙意合蓋古人之言豈能全無所失然駁正之則可詆訾之則不可何也一人之精力有限著書傳世原待後人之輔助是者擴充其意非者救正其失是後人與古人原所以相成也古人固賴後人之成其業而後人亦賴古人之開其先皆不可居功而皆不得謂無功余平素持論如此

實齋又云風氣宜以學術挽回不可以學術趨風氣亦名言也

三十日陰雨覽周禮注疏夜觀章氏遺書半夜始眠鼻出血

三月甲辰

初一日晨微見日過午晴覽周禮諸燕公談是日得滇中姚學使稷膳書云近年得為學之要二語云一切當行之理以忠恕盡之一切當知之事以九數推之曾撰座右聯云一貫盡傳千聖秘九數能窮萬物情

夜覽文史通義內篇終卷

初二日晴仲異過談日中譚甫生至縱言佛理仲異前疑輪迴之理余故作輪迴說示之仲異又疑報應之故余答曰有禽獸之心則為禽獸斷斷然也甫生小坐去俄章枚叔過談甫詣一品香坐有汪穰卿譚甫生等四人夜歸覽先學及全體學

初三日晴覽周禮注疏地官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康戎注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蓋有公舉之意

是日清明家祭甫詣仲異談晚歸夜覽全體學即傅蘭雅所言刻全體須知言

腸胃消化食物運行之狀極精詳西人可謂推闡無間矣惟言腦為總知覺之主不知腦亦蠢然百體中之一物何有知覺然則所謂知覺者蓋神妙不可思

初四日晴晨詣長發棧訪譚甫生談即歸覽周禮注疏外掌筮

老過日映燕生過談及章實齋色慎伯汪容甫等以為皆數百年來善讀書人俄表兄子涵偕頤齋至子涵甫自杭來行將返江甯是晚送之登舟

是日滬江有小車夫肇禍因巡捕房加捐車夫大都貧窶日所得無幾豈堪重斂聚衆至數千人始訴于上海道署道憲不問不得已遂在黃浦灘與西人抗敵擲瓦揭竿喧鬧不已西人鳴鐘集衆至始散去然是役巡捕斃者一人車夫死者二人餘傷者無算事未已也

初五日晴覽周禮注疏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妾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想見三代之盛

甫孫中華過談論孔子一貫之理甚精孔子言一貫凡二與子貢言一貫至于知博文約禮之意也與曾子言一貫主乎行忠

信篤敬施于蠻貊之意也多學而一貫故能洞徹古今忠恕而一貫故能推擴于合地球也

夜泛求幾何代數諸門境觀俟失勒談天原本

初六日晴昧時詣外舅後老談晚歸夜觀談天論經緯度余前云數學是格物門境余不通算術故讀此種書較難夜雨

初七日陰觀周禮注疏司救凡民之有哀惡者恥諸嘉石役諸司空西人之法常有監禁或作苦功者即此意

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為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皆至言余為續之失禮而後法執斯強秦所以繼周文佐周之後也人謂刑名為道德之流弊寬哉物窮則返故三代下當法家熾盛之時每休息以黃老則世少安漢文帝為秦後令主職是故耳

禮即法也所以別于法者禮尚存道德仁義之旨而法則概無之純刻薄少恩所以更下矣故予謂世有仁人君子能變法而歸于禮則漸可以復古

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可見古時亦有男女自擇偶之例

夜送外舅後老登舟將詣白門新吾來

初八日晴讀周禮屋人掌斂布帛布總布質布罰布注罰布者犯市令者之象也西人亦每以罰錢為刑既足警其過又資裨于公家兩得也

周禮官多法密而民無侵擾之患者以封建之時人有分地君民相親上之耳目易周百弊不作故能行之王安石不知其本妄欲行諸郡縣之天下宜其敗也及今如欲復周禮法者雖不能反封建然必設議院立君民共主之局庶乎其可也

初九日晴讀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三種

即西人以化學講農學之意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屬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固而授之注云物地占其形色如鹹淡也今之礦學

古聖王每以田獵為國之大事而佛戒殺生春秋教人復讎而新約主于仁愛讎敵此其道似相悖而不知為漸引之法夫據亂之世人不能無殺機骨肉相殘者有之矣豈能驟臻于平視仇敵及鳥獸乎故聖人先為可殺者以厭其好殺之心而後示以必不可殺者以全其仁鳥獸可殺同類必不可殺仇敵可殺倫儔必不可殺於是其殺機有所淺亦有所止乃可為入道之門也迨人於必不可殺者持之堅熟而後能進于基佛二教使知向之可殺者亦不宜殺而殺機盡化

孔子不以靈魂示人而教人崇祭祀可知聖人之微意

初十日晴余母生日學筆算法快時詣蘇報館購得李傅相馬

闕受傷後映像二紙旋訪卓如仲華晚歸覽化學

漢書律歷志稱黃鐘肇萌萬物又古云黃鐘為萬事根本求其故不得日前偶觀幾何原本所謂點線面體恍然似有所悟蓋黃鐘者即萬事萬物之起點也

十一日微陰覽周禮春官宗伯以禴禮哀圍敗疏謂國見圍入而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注引宋災諸侯會于澶淵謀歸宋財以證之今日西人保火險人險之法暗合此意

以天產作陰德一節鄭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所解不審碼否然其意頗近西人養生之法

或問殺身成仁之義應之曰聖人視其身猶衆人之身也視衆人之身猶其身也無所不愛皆不忍殺也必不得已殺一人以救人殺百人以救萬人此殺人之所以成仁也以其死者寡而生者衆也故為之殺其身可也殺衆人之身亦可也苟無當于殺一救百殺百救萬之義雖殺其身猶殘况衆人之身乎西國之權不在君也不在民也權屬於公中國之權亦不在君也不在民也權屬於私公權出而國安矣私權威而國危矣十二日晴晏起覽周禮注疏晡詣時務報館晚觀代數算法不得塗徑

十三日雨觀周禮春官司尊春祠夏禴禩用鷄彝鳥彝皆有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西人飲器輒有承槃頗合古制

舊約中盛言燔祭之禮凡牛羊之類割而漑血於壇以事上帝

為至敬所言多近中國古祭祀禮中國亦有殺牲取血之制以饗鼓也又如天府上春饗寶鎮及寶器亦用血

十四日晴章枚叔過談枚叔以酒醉失言詆康長素教匪為康黨所聞未與枚叔鬥辯至揮拳俄送室兄芝生與祥士偕至留午食映時相攜遊龍華桃柳繁妍丐者喧于道有憨婦當車車夫扶之丐者怒俄遊畢歸途群丐伺擊以塊紛然車人皆衣土大笑而歸

夜觀章枚叔所著春秋左傳讀

十五日陰讀四書文晡送章枚叔行歸詣燕生談夜覽周禮注疏

十六日陰覽周禮注疏芝兄暨祥士過相携至一品香午食晡開步棋盤街書肆過楊凌霄坐譚凌霄有自道襟期二語云肝膽襟開類世界心腸煎煖冷乾坤余語凌霄曰農工商賈皆自

食其力者也而吾儕號稱為士坐而食人而不求有益於人是狗彘也雖然彘猶以肉養人狗守門戶狗彘猶不徒食則吾儕狗彘之不如凌霄以為然

夜觀天文圖說

十七日微晴即往覽周禮注疏

古人制樂精密雖泰西格致家不足過惜其失傳也觀高聲硯正聲緩一節可知昔人於聲學講之精矣

太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注頒學頒其才執所為疏頒分也分其才執高下愚謂不然才執高下比較而知宜曰比不宜曰頒頒學者因其性質所近使分執一藝也故曰頒

十八日晴日中楊凌霄過凌霄欲在海門興議院囑予撰上海邑長書擬章程一紙觀之知議生由官考取而定非由公舉者其法良美不能無獎凌霄是日將詣杭瀨行余贈蘭一枝祝曰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晡覽周禮注疏連日無所得夜觀天文圖說畢庭間立衆星爛然明月東上

十九日晴覽周禮注疏昧時燕公過譚愚謂古今文章之美以莊子太史公韓昌黎為極品餘子無足抗席者詩則獨推陶杜而蘇黃猶為下乘燕公以為然晚詣頤齋抵掌暢說古今頤齋為余吟歐洲詩曲哀怨感人

二十日晴覽周禮注疏保章氏掌觀吉凶妖祥又以十二次為九州分野今日天文之學大明始知古人所言陋妄然在當時占驗往往有應說者以為偶中亦非也蓋吉凶因乎人心心所凝注通于神明遂成機兆章實齋云人定勝天蓋不謬歟

晡詣仲巽談余謂知仁勇三者人人各具有所蔽遂伏慝而不得發一若無之蔽之淺者師友可以攻而發之蔽之深者發之

愈難晚歸覽說文

二十一日晴覽周禮注疏聖人制禮詳於飲食衣服宮室車旗之節者非好為觀美也因人之所欲而利導之以為黜陟賞罰使人鼓舞向善而已故當是時也賢者無弗舉能者無弗用也荀子云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原慤之民完衣食蓋三代之時黜陟公而賞罰當故風俗醇美人材衆多非自然能也迫之使然也三代而下黜陟不盡公賞罰不盡當於是君子忍為君子小人樂為小人庸人玩愒英才抑鬱遂成昏闇之世界宜也

晚覽知新報論農學云西國有人名靴利遮路考究豆穀之類其根莖之間有一種微物能助其根強發力而吸食淡氣名壁打利亞功用甚大於農事有益

二十二日晴覽周禮注疏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

謂昔伐壇崩侵正殘杜滅具見當日天子治諸侯法律

三代之君皆稱王也王之先則有五帝帝之先則有九皇皇之前則稱民三代而下其君又莫不稱帝也則是王之後又有帝矣今歐亞諸大邦皆稱皇是帝之後復有皇矣地球不久盡變為民主是皇之後復有民矣名號者至微末事而足以覘大地終始之氣運

夜覽許氏說文其玉部之字多言石之似玉者而名各異究不知其實料作何狀說文如此類者甚多吾意古人亦必有博物院各種咸備故能辨其實各命以名惜後之失傳耳西人常有新字出蓋物有新造者字亦不能不新也中國非無新造之物而不許有新造之字即有新造者亦曰俗字母得入文必以古字代之卒至名實相舛往往古無今有之物則以古物之相近者代焉如卓古人所無也代之以凡而不知卓自卓而凡自

凡也名實相舛如斯類者復不少直正名辨物之義耶
二十三日陰雨覽周禮注疏夏官掌圉掌修城郭溝樹池渠之
固可知古人最講種樹也余生平無他好惟愛茂竹深林能坐
其下忘返居京師時往往庭院中多古槐綠陰四合疏簾半垂
與二三高侶讀書彈碁其中仙境也到南方來樓高院溢如坐
深坑此樂轉不復有
西人謂植物能吸炭氣吐清氣以養人實有至理故徘徊花木
間者覺動息為之怡然

二十四日微晴昨夜夢為人畫老梅橫斜絮雲籠月水墨模糊
滿紙友人杏孫見而賞之曰此梅夢也醒而記之余故自題小
像聯云掌中七里浮提此身非小目下四千年記傳予壽偏長
易多字亦佳夜作書致余兄終日不讀書

二十五日晴微陰覽周禮注疏夏官司士擯注謂王出揖公卿

不悅為

大夫以下朝者可知古君主之朝非視其臣如奴隸也敬之等
賓客是以上下相孚情意相通梨州先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天子亦一職也特高于公侯而已
吾謂後世之君位置太高雖公侯皆望之如帝天其意實防篡
竊然而篡竊者一家之禍耳生民之利害不繫於此何也觀於
陳氏之篡齊可知矣然則凡君之重抑臣者名為天下大計實
私于一人一家也

孟子云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又云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聞誅
獨夫紂矣不聞弑君也然春秋所書弑其君之君未必無殘賊
獨夫而猶謂之弑君者以暴易暴也若弑君者皆如湯武吾意
春秋必不書弑必不書其君

三代下所謂學人者有二一俳優也一市賈也俳優飾聲色以
動人市賈聚百貨以炫于人國朝設博學鴻詞科即取此兩種

恬不知怪
文章有自中出者自外入者盛德積中光輝發外文之自中出也
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自外入也
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遺廬也可一宥而不可久處也其言似悖而有至理夫仁義名也在佛法謂之法可引為途徑及其終也而法亦空不可拘執也淺而論之如文字算法為學問之津筏然亦祇可一宥不可久處焉非不能耗竭人之精力而仍墮空虛其於實學無當也故文只求通達算只求簡要法向進而急求諸有用學是亦一蘧廬也

二十六日雨昨夕夢遊大寺院飛樓湧殿瓊瑤鉅麗焚香瞻拜者踵接不知何祥起而記之覽周禮注疏

今之鎗炮有古人射意輪舟駕駛有古人御意特變其法而更精更神奇耳蓋禮樂者古人所以修文射御者古人所以講武

書與數並重而學問皆由此入先王制六藝之名有以夫

晚觀萬國公報電傳歐洲戰事感而有賦云心傷大地莽禽機拓宇夷山未覺非龍戰四洲江海立鼠糜萬甲鬪騰飛天心何日驅靈賊民政由來起賤微安得大人騰九五盡伸平等一戎衣

二十七日陰覽周禮注疏職方氏疏云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
桂州迎州神州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故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此言果否俟考

夏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又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即今日報館之意

二十八日晴覽周禮注疏前與譚復生等七人映一像仲吳屬

予題之予為略跋數語云丙中秋海上集同志七子曰吳雁舟
嘉瑞曰譚甫生嗣同曰宋燕生恕曰梁卓如啟超曰汪穰卿康
年曰胡仲遜推志曰孫仲憲寶瑄其人多喜圓教統志遊覺海
一日皆於光學中現身乃為偈云幻影本非真顧鏡莫狂走他
年法界人當日竹林友

二十九日晴覽周禮注疏周人先同姓而後異姓又王之同姓
有罪不即市議者遂謂古聖王不免涉私余謂不然據亂之世
君統之朝皆欲以身化民而立教之始必先親親使天下皆能
親其親而化成矣然必先自親其親以作則於民而後可此聖
人之苦心也非有私於其親也雖然三代之君未必盡無私第
不可據是而論

小司寇之職掌詢萬民曰詢國危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注謂
無家適選於庶也選太子而謀諸愚賤之人可知當日王家子

弟雖貴而與民雜處不相遠也故雖小民能知其賢否

三十日陰覽周禮注疏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於舂槩司農注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於此知古時奴婢大
都罪人所為又犯浮者受宮刑為奄寺後世為奴婢奄寺者皆
不以罪大率為無辜窮民可知矣窮其生計而使之甘蹈于卑
辱尤可悲

四月乙巳

初一日晴終日不讀書西人禮拜日暗合大易來復之義其所
以然實不可解六日勤作一日休息豈造物者果有是網維耶
予近頗欲法之亦於是輟讀子願

初二日晴覽周禮注疏傳賢之天下變為傳子又必欲立嫡似
極私然人心不古聊以杜亂萌耳所謂義失而禮禮失而法精
意失僅樹此堅定不易之法則亦據亂之世不得不然若并此

法而得之則爭奪篡殺之禍日相尋于天下而民生無噍類矣
韓昌黎朱紫陽尊君堅戴一姓過當誠中國之罪人然蠢蠢每
每之中未嘗無功何者民智未開而即創自主之說是導四百
兆民盡為亂黨而依然強陵弱衆暴寡為血肉相糜之天下何
補于世耶美之立為民主者榜歐洲諸國開其智於先已人人
化其野蠻之氣習故能一變至道若中國之民受嬴秦後數千
年壓力愚蠢昏昧至無復加乃驟欲談民主之高論是執久餓
者而飽以梁肉非不美也其死可立待無漸引之法也曰然則
今可言乎曰可烏乎可曰韓朱之說深中于人心矣能言民主
者必其深知公理者也有知識者也可以得自主之益矣
初三日陰覽周禮注疏秋官王燕諸侯則以毛注云以齒不以
爵也傳聞今歐美諸國君讌集亦以齒之少長不以國強弱有
教化之邦固應如此

初四日晴覽周禮注疏考工記

余每戒人好名或曰居今日惟恐不好名子言太高予曰不然
好名與好利一也好利者專利不以財分人而已好名者專名
則不欲以智慧分人也中國梅毒塞久矣以開民智為要使不以
智慧分人者日多民智何由開耶

濁世之人其品愈高其名愈隱其品愈卑其名愈著同一讀書
也學藻實者不如學義者矣義者書之精藻實者之麤也然
而精者得空名麤者得實名學序目者更不如學藻實者矣敘
目書之表藻實者之裏也然而裏者得陋名表者得博名

晚讀莊子至徐無鬼篇歎漆園固有深意也其言曰天地之養
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
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平等之義言之
最切

庚桑楚篇介者移畫外非譽也注移去也介者形既不全則無
所用於文采能移畫而去之由其於人之非所醜而譽所美者
早置之度外也頗合予之襟抱因自號曰移畫齋生

初五日雨覽周禮注疏次申至自津

莊周所謂邱里之言其今之議院乎所謂自外者有主而不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何其善言公理

初六日晴覽周禮注疏考工記梓人為筍簋外骨肉骨以下數
節頗近西人動物家言夜詣同文書局之東觀馬戲雜戲多技
觀者鼓掌有人足蹴兩馬背而馳

初七日雨觀周禮注疏終卷是書專言君統織悉鉅細靡不徧
舉咸有精意前人謂為天理爛熟之書信然予謂周禮實有周
一代之法也不名曰法而曰禮者以有仁義道德之旨故也予
已繫說于前晚讀蘇子瞻詩莊子文

初八日晴飲東行具將赴杭踴登舟日猶未落已行十餘里舟
中觀萬國公報謝者傳游美洲安達斯山記山為南北美洲之
幹長二萬八千餘里在北曰落機又曰煙山皆安達斯之一脈
也此記焉繪刻形勝景態如履其地

初九日雨船窗觀八星之一總論英人李提摩太著中論海浮
石一節言為無數小魚所吐積久吐漸多石亦漸大竟有成為
海島者赤道下往往有人居其上築屋成市耕地為田甚奇
仲遜前述人之言曰智人之樂在當境愚人之樂在未來

盜跖罵孔子之語金聖歎痛哭古人之言如一轍也皆未達心
靈不死之說遂視其身甚小視其年甚短視其耳目口體甚重
哀哉

晴晴霽天色水光交映白雪淡冶覽李提摩太譯百年一覺專
說西歷二千年事今尚千八百九十七年也為之舞蹈為之神

移

初十日陰昨夜分舟至杭大關侵晨抵岸入城見叔父皆無恙却裝于廳後之右軒窗几明爽小樹拂簷日暎出謁諸親友晚歸夜觀知新報

十一日陰肩輿謁客終日不讀書

十二日陰詣留下掃墓輿中觀心靈學西人格致家漸從事于心性可謂知本矣日中在吳阿泉家午食日暎赴先人墓瞻拜松柏雜樹漸長大徘徊良久遂歸晚夏履平來談履平論鬼神以心霸為神四肢百骸為鬼頗有見

十三日晴覽心靈學詣春卿談日暎與希尚兄泛舟湖上自持槳盪波殊遠余前云馳馬有飛鳥之樂泛舟有游魚之趣信然至三潭印月嘯咏彭公開放臺間晤詣高莊游人甚多俄即返棹夜復觀書與希尚閒話

十四日陰微雨詣春卿午食暎時肩輿出鳳山門觀張勤果墓碑亭華表石人馬竝立殊咸整予前所未及觀也種松柏尚小且稀以鳳山下多石少土故草樹不茂晡歸夜觀心靈學是書焉晰言人心之運用大要不外數種曰思曰悟曰辨別曰記曰志曰感其言精密述艷麗章謂物之艷麗是物之靈氣在塊質透翹語為我國人所未經道予謂即剛健篤實輝光之意

十五日陰覽心靈學終卷吟誦唐詩予謂唐人詩最講音節故歌之琅琅有聲後人忽焉是以前詩雖佳多能讀而不能歌也晡夏履平來晚星墟招飲夜觀太平洋島受道記曰大喜地島曰賴亞德群島曰斐濟州曰馬來群島

十六日雨觀游覽日記過午詣陸勉齋創中西學堂題曰求是書院天文格致圖畫儀器悉備屋宇峻朗前為普陀寺也與勉齋縱談歸訪章叔于橫河橋北板屋數椽亦雅潔叔讀書

其中殊靜予小坐片時簷溜正急旋詣春卿即還夜觀萬國近政考略風俗門

十七日雨詣夏履平留午餐俄過應震伯家有園亭極幽曲花木數蔓西式屋三間精麗促坐良久即歸少川星墀過談晚應叔寅招飲終日不讀書

十八日雨章叔過談日中詣聚豐園李石朋之約樓後倚山亦啖西菜雨猶飛滯聞海上天文家言今年十月雨果爾田家困矣食已自買新帽歸哺復衣冠出謁客晚歸夜觀李小池美會紀畧鱗瑞傑瑳如履其境蓋萬國物寶所萃焉

十九日微晴將返海上與春卿約同至水車兜祖墓春卿於其西偏起碑瓦廠相地者言築屋處尚遠且地窪下又為竹樹蔽無碍惟西南隔河近地五畝亦為占去恐有興作非宜速回歸我免後涉訟春卿許諾睡登舟晚放行舟中讀蘇詩

二十日破曉已過嘉興日中至五厘船窗晴暖讀蘇詩哺望見塔影知近龍華俄已過製造局水聲活活檣帆樓閣浦灘光景倏忽過眼泊岸時闌鐘鳴五抵家具無恙是日為先嫡沈太夫人忌日晚家祭燕生偕楊凌霄米履平亦來蓋先余一日至滬也凌霄及燕公小坐即去凌霄索論議院書余答以此舉難行鄉邑中多一議員與多一邑長一也弄權顛倒曲直不可禁無益實事凌霄領之履平留晚食同至丹桂園觀優

二十一日晴晨作書寄余兄日映偕履平出遊晚歸覽諸報余謂壘墓以葬死者中國人最講然按之公理似為太平世所無夫人死而葬者其廢料也霸性無與焉雖厚奉之死者何感而徒占地妨生人之耕種不如火化之為愈焉言是者必駭人聞而有至理人所以必厚葬其親者不知霸性不死之說故也以為死而心亦死所遺者軀骨耳奈何薄之不知彼其心固未

死生時重其身死則棄如敗葉焉於其賤棄者而珍之為死者所笑也雖然不知此者寧厚葬之為愈何也以志吾愛或謂祭祀者中國所重而果有求食之鬼西國不崇祭祀豈其鬼皆甘餓死耶中人重葬埋掘其骨其鬼果為厲西人死則鳥葬馬火化焉而亦無事何耶曰是不難知西國人智故其鬼亦智中國人愚故其鬼亦愚唯愚也故雖死猶愛軀骨繫情食飲智則反是中西之所以不同也

二十二日晴仲英過談仲英之言曰天地間有魂學魄學之分凡創一說可垂萬世而不必喻諸一時者是魂學也凡創一事可救一時而不必垂諸萬世者此魄學也語甚新踴履平亦來留午食即去晡余復詣之與偕至時務報館聞吳鐵橋化去奇慘晚歸夜讀王介甫上宋神宗萬言書其論學校選舉皆中世弊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等語仍蹈法家言

二十三日晴讀揚子法言晡詣新吾見以光學映德國克虜伯礮廠為李傅相製銅像西人景慕可謂極矣又傅相坐推車遊諸廠圖

二十四日晴讀揚子法言修身篇云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獸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佛家六道輪轉即此意晚覽湘學報極粗淺而有用詣時務報館見農學報有圖說皆譯西國要法報館大興或者民智漸開乎

廿五日晴讀揚子法言其五百篇云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語精粹見道晡燕公過談廿六日雨讀揚子法言終卷晡作書寄余兄內弟滙東易新屋晚往賀留飲屋近味蕪園四圍清曠林木疏茂空氣多

廿七日晴麗軒昆季過談即去揚子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予謂聖者何心也即心是聖莊子云水靜則

見鬚眉又云心者天地萬物之鏡也是以智者虛其心而理自見若必待聖人而折則當世聖者誰耶覺重學須知畢知機器諸動力之所以然其大要運他力以助力增力其所用之器有六曰桿曰輪曰滑車曰斜面曰劈曰螺旋又云重學與化學不同重力加於體質祇能使之移動變其形狀改其方位而不能令本質變化若化學則能化本體之質能改換物之形性廿八日晴讀尚書允釐百工可知古人之視官猶之工也特官者勞心工者勞力而已而皆求有益于人以竭其勞者也李提摩太譯百年一覺稱二千年後合地球祇有兩種人曰官曰工而不知官亦工也毋庸分焉工而已矣書又云勿詢之謀勿庸可知聖人治天下每事必詢求合衆人之心也揚子云申韓之法不仁哉是牛羊用人也牛羊用人則狐狸蜈蚣不腰臘也歟予深知申韓之非而不知自秦漢以來其君無不牛羊之用人

即無非申韓之法也

廿九日晴詣麗軒不過午歸覽農學報晴與子頤同車遊味莼園終日不讀書

五月丙午

初一日晴晴東風作微陰溫尚覺^善電學須知終卷電多因相摩而生隱伏萬物內極稀無重之氣質而有通信燃燈鍍金治病運動器機諸能為極神之物余一言以斷之曰天地萬物之腦氣筋也今之學於此者尚未能深造其極將來有無窮奇妙悉從此出佛言衆生同入覺海數萬里外有一波動悉皆知覺今之電報亦能杪忽開達志意于數千萬里但須藉器而通耳惟佛國則不藉器而通所通者神矣非電所及也然吾不知神耶電耶果有分耶其無分耶

初二日晴讀韓昌黎文其對禹問篇云傳之子不當賢猶可以

守法傳之人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其言不無所見蓋據亂之世公舉之法不行與其傳賢不當而啟爭不如傳子之為愈而又必在于嫡以天定也若公舉則人定也

初三日晴讀歐陽永叔文詣仲巽午食映詣新吾晚歸覽幾何原本余謂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自然之理欲顯其理而印諸吾心則有法文與算等法也

初四日晴連日熱甚讀老泉文其六經論皆有特識後人譏其不純皆不足以知之讀曾滌笙詩沈雄豪宕非國初諸家所及晚觀幾何原本論數者可以長不可以短度者可以長可以短蓋數由百減十減一而止一以下不可損矣度則減尺減寸減分減之亦復無盡莊子稱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亦此理也余謂即泰山毫毛之喻

初五日晴家祭晡謁客觀曾滌笙文夜詣味莼園覽電光影戲觀者蟻聚俄群燈熄白布開映車馬人物變動如生極奇能作水騰煙起使人忘其為幻影

初六日晴以夜雨小涼讀蘇子瞻古文麗軒蔭亭偕米留午飯映時去晡少川叔與少卿至談良久晚約飲聚豐園子頤在坐俄群妓翩然至彈絲奏曲予嘗謂人之美惡無定形接於眼腦衣而以為美者必其人之形貌有與吾相似處此理屢試輒驗然語諸人人恒不信夜復觀影戲送子頤登舟將至津

初七日晴讀鶻冠子日中與少川叔少卿同飯于寶德映時歸教小妹識字余用新法行之有日矣蓋先選古書中極有聲色之典實且有關孝悌品操者將生字一一書于剪方紙各授音義令牢記且習點畫次日先默寫訖復詢字義皆無誤然後連屬成一節故實令自會意不達者為解之久則融貫且進甚銳晡與少川叔同車至張園晚歸夜觀幾何原本

初八日微陰予謂近日歐洲衣冠之制無甚別抑亦大同之機也衣冠別雖皆文明國然相視總若異類中國所以與泰西人扞格者以服制之改也服制苟同則相親狎而有情誼相忘也滿漢所以未化者男制同而女異不通婚姻故反是則未見有數百年以同種之人而截然兩之者也蓋衣冠異則同種為異類衣冠同則異種為同類有以夫夜覽交涉公法論其原序紀公法源流出于羅馬其後有多法師精求其術如阿勃里哥斯金庚斯李意諸人皆著名者也公法之學始漸盛行

初九日微陰覽鷓冠子其王鈇篇論天曲日術皆以法制整齊其民者有比閭族黨軌里連鄉之意治天下之公理本應如此鮑翔士過談留午食俄冒雨去予詣新吾見美人李佳白欲在京師創大書院不日回國集款以成斯舉西人好義無分別見有不可及者

初十日陰詣頤齋歸日甫映俄少川族叔來談作象碁之戲即去覽鷓冠子其書詞勝於理然文章銳悍無語不警自成一家也晚代鮑祥士撰時務雜鈔序稿成夜分

十一日陰鷓冠子兵政篇云子獨不見夫閉關乎五而倚之則婦人揭之外而培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若操其端則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勢使之然也予謂觀此可悟西人重學力學之意晡覽交涉公法論中言以人心固有之天理用為天律而使萬國遵行雖有不遵者而天律自在也即如一國所定律安能必人人皆遵行乎有一不遵者遂謂之無國律不可也天律亦然又云合天下為一國以天為之主而皆不得違天公法所以立

十二日晴微陰鷓冠子世賢篇云魏文王問扁鵲子昆弟三人其孰善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文侯問故

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末故名不出於問若扁鵲者鑲血脈投毒藥副肌膚問而名出聞於諸侯然則其所能愈卑其名愈遠甚矣名之不足貴也曠時請祥士不過歸覽萬國公報法國人有欲立均富會者雖一時擬難驟行然可知公理之明也夜觀公法交涉論十三日晴覽鷓冠子終卷周秦諸子有數病往往喜談道德玄眇之旨聆之若甚精粹而細揣其言大都詞勝有其理已不啻再三言之而變其辭則新異文章家長技也覽公法交涉論予謂西教仁愛離敵之旨不行則戰禍一日不可已何也以怨報怨無窮時且怨之所生多始于無心而成于有意其間有人也計較之心稍淡則兩國之禍可立解何必以小不忍而苦生命哉此野蠻之習也和也者戰之對待也有和則必有戰太平之世使大地無所謂和無所謂戰蓋必待民智大開民賊盡去而

後可予嘗怪春秋所謂治太平時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之說甚奇也所指陳者不過書法而微意所括者遠矣吾思數千年後地球諸國及省府縣鄉道里廣狹必悉皆同鄉立議院家出一人入議治一鄉事縣立議院鄉出一人入議治一縣事府立議院縣出一人入議治一府事省立議院府出一人入議治一省事國立議院省出一人入議治一國事合大地立一議院國出一人入議治萬國事當是時也國無強弱家無貧富人無尊卑無仁暴無愚智所謂遠近大小若一蓋合符也美國公會分上下兩處上會各邦王所派官下會各邦之民所舉皆為公會又曰國會無論何事皆由國會主之各邦不得私有所擅抑知凡入會者不猶是各邦之人乎會中則公之會外則私之何也曰入會則與眾人之意志相融而不得私有所逞故公之也公權日重私權盡泯美之所以治也國會及議院治天下之錫爐也

能鎔化諸質而成器又如一身之腦髓聰明智慧之所出人之
意見不能無偏也入議院而偏者不見有化之者人之識性不
能無鈍也入議院而鈍者不見有補之者蓋心思才識本具于
各人之身至是而融洽和合成一片天境而公理有不出哉
十四日晴讀尚書晡詣張園過卓如穰卿出一紙示余蓋吳鐵
橋於湖北以驚筆與諸弟談語家事瑣細悉合自云為庸醫誤
滿紙傷感會仲遜等踵來觀之咸大詫異予曰是不奇人固未
嘗死所化者軀存耳其神固有與人接談之能晚歸讀曾滌笙
詩是日禮拜

十五日早晴向午微陰讀管子嘗謂中國之禍中於法家法家
之術開於管子罪之魁禍之首也觀其首篇論牧民已得其用
心所在矣如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意極正大也而所以順民
心者在民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

育之亦尚無悖理處乃下則云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
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是前所以生之
者正所以殺之也民亦何辜而當負賤當危墜當滅絕哉不過
危其民而君賴以安滅其民而君藉以存耳是止黃梨州先生
所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人
但知罪商鞅李斯而不知其發源出於管夷吾以極殘忍刻毒
之意而前則美其號曰順民心又以牧民名篇不知其所牧非
民也牛羊耳姦雄欺人之術不覺自揭其隱然禍中於數千年
彼固不及料也晡讀曾滌笙詩夜觀交涉公法論國變及舟行

河海例

十六日微陰即晴讀管子所立之鄉州里游什伍何別于此間
族黨諸制即鄉師之布憲又奚異于黨正之讀法然而在管子
則謂之法在周公則謂之禮者禮期于養民法期于疆國耳其

論九敗首云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四說者皆管子之所闢也而不知正為吾輩今日所冀幸而不得者何也私議自貴則民權伸而皆平等矣寢兵兼愛全生則戰禍息壹四海矣非極隆平世耶乃為管仲所深惡尚有人心哉管子云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此據亂世之無可如何也惟自機器之學興能以便巧代人之勞於是人不妨皆貴而事無不成也何也司機之事雖貴者亦可任之百年一覺所云二千年後地球之人惟居官與作工者兩種是也古語云黃金與土同價為極治之世予謂庸有此一日雖非若是之甚然與銅鐵同價則無難何也物以罕見珍礦學日興金出日多多則賤不足異百物賤則富者之財有餘可以分給貧者而國無津餒之患矣故市價之低昂其權當操於公而不可聽私

家之壟斷也雖然物之貴賤繫于產物之衆寡物多而自賤矣是故機器製物能十倍人工之所造則物多物多則價廉於世大有益

十七日晴讀管子蒞軒陰庭過談電綫通而音息窮商賈以為病不得遂其龍斷之私故也而物價因是不至甚昂其銷亦廣焉夫龍斷者一人之利也百貨賤者衆人之利也知公利之說者而後悟西法大有造于人水旱天災也有鐵路而賑糶以時天不虞災矣盜賊人之變也有鐵路而勒平速人不虞變人與人相接遠則日踈骨肉等路人矣近則日親異姓若兄弟矣鐵路輪船電線傳音器等物能使遠者近之踈者親之縮大地數萬里異種人無弗日近日親於是墨子兼愛之學乃可以行易繫辭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予使萬物相見其輪船火車之功乎說卦傳動萬物者莫疾于雷聲學也燥萬

物者莫燻乎火光學熱學及化學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氣學也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水學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予謂重學力學近之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能者心霸學也電學亦足當之各種之理及能力本自然具于太虛中以變化成萬物惟人不能精思其理精求其學故不能得其大益泰西人惟能精之遂成種種新器新機以奪造化精之者誰何曰心霸耳心霸即神之別名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能也夜觀交涉公法論眠時登樓月明

十八日晴熱甚讀管子其七法篇自云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是自書狀以為左驗晡詣荔軒蔭亭談夜歸覽公法交涉論西人於天則喜查新星其星即繫以查得人之名於地喜查新地即為查得之人管屬宜其不遺餘力以求新也人各自主無所謂家家各自主無所謂國今日歐洲之

患在獨夫柄權故家化而國尚不化也然則家與國之名號可知為據亂世所有而太平世所無國化家化乃可現身化矣曰身化曰無人見無我見無衆生見是謂身化夫國化者非無國也合衆國以為國也家化者非無家也合衆家以為家也身化者非無身也合衆身以為身也

十九日晴讀管子中國貧民之多職由農事之不修地利不盡故也地利不盡則物產寡物產寡則價昂而財不足以配之此所以民日捐瘠也管子云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可知禁民議不始于商鞅也管子云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厥後燔燒詩書之禍作備於此晚覽公法交涉論西人論凡得一無主之新地必在其地上能為開墾治理而後可據為己有人不得顧問蓋其功與勞足以享其利也若得地後荒而不治無論立碑記畫界限倘有他人侵佔本國

不得出阻此亦公理

二十日晴讀管子予謂聖人以刑輔德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其所以立威正所以愛也有犯法者不能不置之刑然其心有不忍也未有言之以為快者如管子云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此何說也夫為愛民之故而毀法虧令誠失所謂愛矣然平日不施德化使民自蹈于善而純任刑以為隄防宜其專以殺危勞苦飢渴為作用也設法以為民宰本無愛民之心豈先王之意耶西人禁販賣奴僕以為人具知識性情有自主之權豈可比之無知識之物任人買賣以貨視之如管子之視其民如水潦如六畜如草木真所謂比之無知識之物也名者實之終也利者義之終也是以至人修賢而成名度義而取利名不麗于實則名為患利不附于義則利為患

二十一日晴晨仲遜過談映時讀管子大匡篇夷吾亦可謂社稷臣矣知死一姓而不死一人晡葉清漪偕其族弟西平過談西平一日替予都中舊識也晚讀曾滌笙詩詩以言志無所餘于詩之外則其志可見而詩亦不足觀是以古之詩人雖多而可取者絕少國朝顧亭林曾滌笙兩人皆不以詩鳴者也然而讀其詩見其志遠在諸人上何也有餘乎其外者也雖然餘于詩之外其詩誠過人矣猶不如以詩為餘事者也文必積于中者久而後發發之使人但服其理之精而忘其文之佳則至文矣予嘗謂道失而後理理失而後文文失而後詞與義失而後禮禮失而後法一也有道德仁義之旨則禮無則法也有道德仁義之理則文無則詞也後世之病日漸于粗遺其精日趨于末忘其本匪獨禮與文也無物不然曾滌笙題養閒草堂圖云浩浩市聲沸塵霧如驚濤中有滄定人萬事渺秋毫又失題詩

云西山一夜雨秋氣入庭除清晨展書坐倏然樂有餘天宇一
何廓蕩蕩真吾廬此等氣象頗近陶彭澤

二十二日晴是日夏至讀管子中匡小匡諸篇管子一生病根
中於欲速得意於天下小匡篇云管仲謂桓公曰公欲速得意

急小就而其術遂卑更流毒於後世孔仲尼云無欲速無見小
利蓋有小利必有大害也嘗有患不寐者不施藥石治其病原

而僅吸鴉片求速效初試有小驗久則病依然也而鴉片患遂
終身不可去霸與王近似而非也彼未嘗不以文德米諸侯以

慈惠固民心而其宗旨在得意而已所謂得意在使其君一人
得意而已私也非公也雖然其得意亦不可久孟子所謂溝塍

之水其涸可立而待也

二十三日晴詣次申又往視西平日中歸是日英皇維多利亞
踐階六十年浦岸湖濼天繡地夜燈明如灑珠江中放電及火

戲奇幻俄水會至綠龍蜿蜒夜深人始漸散予終日不讀書

二十四日晴晏起讀管子霸言篇云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
資也又云天下有事聖王之利也觀此亦可知霸術之宗旨五

霸不如三王何也王以仁義服人霸假仁義者也三王不如堯
舜何也二帝不利其子孫三王利其子孫者也堯舜不如華盛

頓何也堯舜私薦人于天華盛頓定公舉之法者也是所以賴
有識者猶大海行舟之定盤針也毫釐之差謬以千里管子誤

認王道亦同於霸故其內言曰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
當也嗟乎豈湯文伊周果有此心哉亦夷吾私意度之耳夷吾

之識及於霸而止遂直謂帝王不過如是孔子所以稱其器小
也或曰管仲時天子非若桀紂之暴故僅能霸而孟子責其王

不亦過乎曰不然王者非堅欲及身而取天下也其要在正君
身因以正家正國遂正天下為天下人所歸往自然而成其期

效或在數世之後或及身見皆未可知若管子者欲速得意于天下遂不思先正君德聽其姑姊有不嫁者而惟欲其剛決聽任權宜之計以求速效故仲死而國遂亂無本之治則然也或問孟子云天下之生也一治一亂治久亂生理之常也民主之治尚矣然豈能終保乎答曰有治則有亂若無治乃無亂民主無治之治也夫所謂治者以一人治萬人而無弗俯首下氣以聽其治此之謂治然不可久稍不聽焉而亂生矣若民主者幾若聽民之自治無治之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日視也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也惟在議院無敢私逞其治者若無治焉乃永無亂斯為大治佛云世間有樂則有苦惟無樂焉乃永無苦斯為至樂與此理同

二十五日晴昧爽起登曬臺日未出清氣多遂至樓下靜坐觀書早食罷蒞軒過談俄次申亦來日中皆去有戴務田者余堂

兄之姨甥也將赴都過談或問以地球與人身比較大小分數若何答曰縮地球如上海縣廣輪里數每縣以百人居其上不過纓螻十五之一又推算每方里以人比肩立能容十萬人百里內可容萬萬人統計地球之大如以人足鋪滿約需五六百萬之萬萬人而一人所跣踏地界為五六百萬萬之一晡讀管子戒第篇云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又云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皆有至理

二十六日晴起覽公法交涉論平權之說西人重治海盜以為得罪萬國其於賣黑奴一事則設法立約不遺餘力好仁之風西勝于東讀管子

二十七日微陰起觀公法論外舅從老至自江甯往謁神采依然過午晴與麗軒談予謂天下萬事萬理其美善之境可以兩

字括之曰整齊何以言之。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之善治也。整齊矣。處農田野。處工官府。處商市井。處士閭。燕國之善政也。整齊矣。起居有常。飲食有節。言行有法。養身之善則也。整齊矣。論世治安。必曰平等。稱人懿德。必曰正直。孰非整齊而反是者可知矣。

二十八日晴。讀管子。日中。曠雷。瑩谷。羅萬甫。伊陵。齋於一品香。瑩谷。武人先君子門下士也。予十四五歲時。瑩谷館。余家在都中。乾石橋。故居朝夕見。故情好。至密。補請管子夜早眠。予思佛氏宗派甚多。曰禪宗。曰律宗。曰淨土。三者為最大。究不知自何門入。為勝。楊仁山好佛者也。堅持淨土。以為末世人根淺。舍淨土無他徑。燕生數日前見一日本僧。亦持淨土。與仁山說同。其人不持戒。唯修淨土。自云其徒黨國中數萬人。皆宗是。此其分支也。有寺去此不遠。欲訪之。尚無暇。然吳雁舟教人歸禪宗。

以為至高。燕生輩皆不能決。予私謂淨土為佛門榛亂之統。其念阿彌陀佛。與基督教人歸命上帝無異。蓋人心排下進上。莊子所謂僨驕不可繫也。導引入道極難。事故先必使有所屬。以斂壹其心。乃漸入化。是故始則屬之以君。五倫所由立也。繼則屬之以天造物主。所以尊也。終乃無所屬。而歸于元。蓋由有君而無君。人皆君也。由有天而無天。人皆天也。所謂先斂壹。後使入化。漸引之法。不可廢也。淨土教人歸命阿彌陀佛。亦不過使先有所屬。使萬念盡息。久之乃能無所屬。而萬念不起。道於是成。故予斷之曰。先學淨土。而後進於禪宗。

二十九日晴。覽公法論。云收稅之本意。所以為保護全國。百姓之費。收他國人之稅。所以為居本國之他國人之費。公取公用。特代之管理耳。或曰。君與百官之祿俸。非以入己耶。曷嘗盡用。諸公曰。不然。譬諸雇人作工。當給工價。君與百官亦代百姓作

工而已給以工價皆為百姓也惟無道之主厚斂民以供一人之淫侈此不平之至也是以美國民主歲俸不得多取較歐洲諸邦遠遜給用而已又何必多祭饗宗廟亦為太平世所無與前論龍墓同蓋皆糜費有用暴殄天物之事也鬼神豈真賴食飲以生耶聊存愛敬耳據亂之世不得不然

三十日晴作書寄清溪師讀日記午眠先學電學智也無弗見無弗通熟學化學仁也無弗銘重學力學勇也無弗動無弗能舉晡讀管子明法篇云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其言誠當矣然法死物也成於一人之心思有所偏失而禍無窮且時勢之變甚速有宜於昔而今不宜者昨是而今非者法不隨變則膠屢變而不當且消擾故任法不如任智任智奈何曰非任一人智任萬人智也議院智府也以智馭法生法隨時立隨時改

於是法非死物可擇人可量功

六月丁未

初一日晴覽公法交涉論晡詣仲遜談甚矣後世之好文也孝悌篤行而拙文辭則輕之不孝不悌而工文辭人猶重之孝悌本也內也文辭末也外也重外輕內棄本尚末茲風古矣後世文章非竟無義理也然其視理猶蓋醯醢以調羹耳詞為主理為賓也吾輩生今日宜以學術挽風氣務重理而輕詞非無詞也以詞作義理之材料不以理助詞章之波瀾如斯而已管子云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至言蓋氣根于理和平者心虛心虛而理察理察而氣充所以為氣淵也

初二日晴覽公法交涉論守和約文法詳說例細密屢皆公理而非法網管子云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數語彼亦知有公勇公智公利也所以異者

彼以一人之私為天下之大公黃梨州遂使人之不得遂其私卒成大私為可惜也智目也仁心也勇足也日見之心存之足行之為成人日見之心不存智而不仁也心存之足不行仁而不勇也無所見安存無所存安行

初三日晴讀管子晡外舅後老招飲晚歸不讀書無記

初四日晴早起詣白渡橋徘徊林下旭日東上射覺宇朗然俄歸覽文涉公法論家法雖至善不能保子孫之皆賢人雖至聖不能必慮事之無失以千萬人性命而委任于一家之運以千萬事錯注而稟承于一人之智無此治法者也公法中論審問尚無審問國君之例其視君猶重試思議院設矣權有所出安用君為而獨尊大於平民自遁法外實釐疣也故易曰用九无首天下大治

初五日晴荔軒來同訪燕生譚久之始歸時坐小車出終日

不讀書夜歸眠殊熱

初六日晴起熱甚燕生過談論德功名三字實不相關德至不必有功功至不必有名惟以現生言之統多生論不在此例實有理又云萬國公法禁滅國大悖天理國何嘗能滅滅其君耳君無道民罹厄君亡而民樂君存而民苦公法尚扶君不為民計非公法宜修改又云三代上公理昭是非明以禹之忘父事讎而舉世以為聖人置之秦漢後必有竊議者也不知鯨有自殺道舜非其讎故禹不報且為之用理本自然予皆疑其說日中赴穰卿之約於鴻運樓晡歸將北行檢書熱甚浴汗中晚風起管子云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立人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臣強三代後人君每惡人朋黨居下者多不謂然不知法家用事祇能如此

初七日晴詣格致書室購列國歲計政要及銀礦指南動植物

圖說等書日中歸飯後束書筭脯仲遜來與縱談教旨大畧謂性體本一也自妄念動而海濶發遂有貳成世界焉貳則有分別生愛力拒力所謂淫與殺也淫殺盛而萬苦纏縛三教聖人悲之以次入救援始曰據亂教為之仁以勝其拒力為之義以勝其愛力不能驟止而有節制以漸引焉如孔教是也次為治升平教推仁漸廣持義更嚴愛拒力寡如基督是也又次為太平教則仁至無拒力義盡無愛力淫殺悉化遂入佛統復歸于一故吾嘗謂萬年之後合世界衆生如越脫爾都成仙佛快哉

初八日晴詣戚友作別日中歸晡雨至棋盤街買筆晚祥士來夜送余登舟新豐船

初九日晴破曉鼓輪行向午過茶山水成碧舟中觀全謝山集晡霧下晚漸散入黑水洋是日舟微盪

初十日終日雨錄日記覽顧亭林詩集晡風起避世學道者不

穀食惟吠樹果曰最清美天地自然之味無待烹炙者也且無蟲能養人故可以長生西人格致家考驗最詳是以每食飲後無不具瓜果者愚謂日後衆生平等時世界人專食樹果亦未可知

十一日微晴讀管子山權數篇云民之能明于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復云民之能樹藝者能樹棠菜瓜瓠百果使之蕃者民之能已人疾病者民之知時豐歉者民之能通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然謂泰西人於以上諸事無不立諸學校先有以教之而後收其用管子治國能精審及此可謂善矣惜其僅懸格以求諸民而不思設學造就之其材焉足用耶漢唐下設科取士大都沿此習譬諸不為炊而欲求米之自熟不亦難乎是日波平風靜夜舟至大沽潮漲即入口泊焉

十二日晴熱甚舟進塘沽食時登岸俄坐大車向午至紫竹林與兄嫂相見皆無恙屋高爽綠樹四繞頗涼晚詣夏穗卿談愚謂人不可不讀書書不肯編讀貴得其要得要者如入人家而涖堂奧入人國而游都會雖未徧觀而一家一國之事瞭然于胸中不得要者雖盡讀充棟書無宗旨無條理如未讀也十三日晴晨起不讀書與張伯蒼譚熱甚古封建雖非而不弊之法然在當時則盡善善何也數萬里之地一人精力不能周遂與衆人分治之共傳其子孫而小大相維即有一國之治不善然如輪船之夾艙雖有罅漏不使令舟覆也且輔治亦易夏官九伐之法所以行也天子無道則天下從而去之歸位有德者桀紂不能制也故封建行天下為整齊之天下封建廢天下遂為駁裂之天下悲夫

十四日晴酷熱早起讀管子終卷管子一書非出一人手而其

宗旨悉合無不欲以權術御天下使天下人為其質料語云其父報讎殺人其子必且行劫商鞅李斯踵其後而毒益甚矣日中往觀育才館訪蔣信儕小坐還詣食西菜脯過訪粹卿縱譚晚赴李贊臣之約

十五日晴信儕來縱談即去向午連涵季過留午飯談至脯去晚食西菜章霖伯約信儕云孔子之道擴充之即耶穌也愚為進一語曰耶穌之道擴充之即佛也又論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之理愚謂君主時如小兒初生時衣食動作不能自主賴父母鞠育之君民共主時如兒稍長能自主矣而尚服父母之教命有不能不分任其勞者民主時兒已成立娶妻生子聽其自主父母之事畢矣

十六日陰讀商君書公孫鞅不尚巧言虛道而重農使天下悉歸農食足而用其力誠得富強之本然其與禮家寓兵于農之

意乖者彼視之如牛馬欲賴其種田行遠不得不足其蜀秣耳
是以不貴學問而欲其愚愚則易制也跌時粹卿偕張覺生來
雨

十七日晴肩輿訪諸友晡歸有老姬甄姓年七十三在予母舅
家三十年常往來予家予兄弟重而長長而冠皆目親也今尚
奇健談家庭舊事歷歷我國居官者不能止其貪何也一人稍
責仰食者數百人如不愛錢宗族奚賴子孫奚恃朝廷無教養
使人人不能自立亦何怪其然也晚食在王浣生家格致家多
言太陽者未成之地球也地球之先亦一極熱之流汁能發光
如太陽熱力漸減漸冷遂生土石草木動物興焉然地中火汁
猶未消盡觀於各處之火山而知假使全盡恐地球之生物亦
不能存此理似可信

十八日晴請商君書法家於天下公理非不知如管子云以天

下目視以天下耳聽商鞅云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責下
斷皆重民之意然其所設法無不尊君抑民而殃後世者媚其
上以圖己之富貴也商君視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
義等類為六蠱管子尚不至此

十九日晴誦溫飛卿詩過午肩輿至表姊處閒話無記

二十日晴金謹齋章霖伯來留午飯去頭重觸手熱甚知感暑
發痧命僕刮背服辟瘟諸丸晚卧猶未解熱覆重衾無微汗

二十一日晴小瘧頭猶眩起懸腕作字汗浹背痛盡去晡詣菴
生談晚至第一樓力微倦即歸卧

二十二日晴神力清爽作家書寄滬過午詣粹卿縱談粹卿操
論又變近持天潢學於三統外別生枝言雖高予實未能窺其
際天生植物以養動物自然之理如植物能收炭氣而吐養氣
使動物大受益可知人祇當食植物不當食動物天固未嘗生

動物以養動物也知也勇也莫不由仁出方為真知真勇何也
發光皆由熱力而汽機動千萬鈞亦必由熱力也

二十三日晴詣蔣信儕談嚴又陵云西國政法不闕于教教別
設無不重輕愚謂不然譬諸黑夜人不見物日月出矣而物顯
然人謂吾目見之也日月何功此必甚可笑也教如日月垂光
使萬物皆相見必能自立公法而成善治蓋轉移于無形故人
忘之猶人見物而忘功在日月也或曰西國律法始于古羅馬
前乎耶穌何功之有曰中國三綱五常其說亦不與孔子後不
可無孔子者所以維持之也基督亦然論老杜詩予謂少陵係
君統人物然實為孔子之君統而非法家之所謂君統也何則
老杜知忠君亦知愛民如所為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
下寒士皆歡顏何等氣象韓昌黎終身窮愁作文以媚主無一
語及民間疾困相去不亦霄壤耶其文章亦是少陵真摯排側

昌黎盡虛憍語補錄日記

二十四日晴歌少陵詩少陵滿紙五倫至性動天地騷經下一
人而已五倫不盡妄言平等其人得志必亂天下何也彼非慮
五倫之將窮而弊但苦倫理束縛太嚴思蕩然以自放於是無
所不為利在而父兄皆可殺也五倫極有情境界也法家亂之
以勢而情不通君仁臣忠孔子所謂君臣也有法家而君可以
不仁父慈子孝孔子所謂父子也有法家而父可以不慈夫義
婦順孔子所謂夫婦也有法家而夫可以不義夫兩情相決之
謂通君父夫可無情必欲貢臣子婦之有情法家之五倫如此
文以牖世為人之學詩以陶性為己之學有稱地球為鐵質者
大可笑雖然不能無疑楞嚴經云造天地萬物之始由空生風
風生金金生火火生水漸成土石生動植今西人多言太陽未
成之地球試望之中有黑斑玆文碑兀疑皆黃金然則地中心

皆金何足異鐵金之敗質也謂為鐵質不如謂為金質
二十五日晴陳夢陶過談論教愚謂孔子之教亂于法家基督
之教亂于教皇皆變理為勢東西遙相對也第耶穌有創復原
教之路德足敵天主教惜其不能盡立之也孔子後無有創復
原教以敵法家者民所以重困也雖然法家即天主學也天主
教派一日不盡去地球種類一日不得安
二十六日晴昨見李傅相出遊口占絕句二首一在荷蘭商會
作云出入承明五十年忽來海外地行仙高堂華宴煥然竹為
謝名王禮教偏一在河士本道中作云飄然海外一衰翁南北
東西游疲慵萬綠叢中風電掣何時吹送帝鄉東原詩有未妥
句予為潤色而精神懷抱不失本來粹卿過談論孔子而後教
派之亂誤於荀卿再誤于鄭元三誤于程朱而極矣荀卿以法
亂儒其門人李斯宗其說遠繼管商而禍天下焚書坑儒以愚

黔首漢武時天下遺書雖復出而經師持義皆宗法家荀卿嫡
派也蓋當時博士皆李斯之舊故耳雖然西漢尚有引經斷獄
者讀書之人猶知推求大義至東漢講經家專以名物家數為
孔子秘傳求之不已而書等碑碣考古之物無用于天下人之
智識悉沈沒于此矣至程朱又令盡棄名物家數以求諸心性
之內好議論天下事而不考核實理於是又以痴語謬言流毒
後世故謂鄭元之學有外而無內程朱之學有內而無外皆自
塞民智者也於是為民賊者始可肆行而無忌矣其言頗有見
二十七日晴錄日記長孺粹卿輩專以聖人作妄語為宗旨此
大悖理之言也彼以為孔子以前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其德行
事蹟如封建井田法皆孔子憑虛所捏造本無此人即有此人
亦無此事孔子所裝點以欺後世者以為聖人恐己言之不信
必援前人之言行以徵之遂妄謂古人有是言是事其實聖人

之權術也故謂耶穌造天堂地獄佛造輪迴覺海皆為造欺人與孔子用心無殊曰不如是不足動人人不從我命嗟乎斯言出大地之禍方未艾也夫儒貴誠實基佛皆禁妄語豈有以此戒人而躬自蹈之乎至誠不息未有詐妄而可以久存者也輪迴覺海自然之理地獄即佛言阿鼻天堂即佛言三界名號虛立苦樂境實耶所不如佛者語及天界而止未及言大乘覺海亦據亂緒不得不然豈偽造耶儒教所言堯舜湯武井田封建又自然之事何必偽造且造之何益豈因秦漢後曾大行井田封建耶惟漢晉及明曾封屏藩然絕非古法魏文行均田略法井田意豈聖人百計營構收效如是已耶且孔子亦未言孟子略言之謂之曰偽又何據耶書至此粹卿適來復談此云孔子所以偽造堯舜者緣言民主之理也當世不敢教人以平等而托之於古人予曰不然堯舜曷嘗民主君主之最知公理者耳

私相授受豈如華盛頓立公舉之法世以為民主失真矣粹卿云謳歌獄訟有所歸非公舉耶曰固然予失言然竊論君主民主之理每謂君主必公舉而後可何也萬人賴一人治能必子孫皆賢乎所禪讓之人當乎民主反可世及政在議院若柄有限不得自專雖庸主無害天下故堯舜雖公舉不免為君主無公議法也英德雖世及無害民主下有權也孔子偽造何妨并議院造之而所造者僅知公理之君主乎曰細法孔子不能定也然則井田封建之細法又可定乎昔言無養民之君造井田封建豈望後之民賦養民乎孔子之識而不及吾儕安在為聖人孔子所教人者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語封建井田歟古制之亡亦知後世不能復也何必偽造粹卿無言要之偽造之說出於康長素彼欲以新奇之說勝天下而不考事理粹卿惑焉然自此說行充所至必至疑耶穌疑佛悉目為偽

造使三聖人之教不行而後快教不行如日月晦隱地球種類將盡變禽獸必然之勢故吾謂長素教派三聖之仇敵公理之強賊吾故辭而闢之使天下人知其說之非而不誤中其禍則幸甚或問聖人非有權教耶權即偽也曰不然所謂權者如人盡平等安有君也孔子必先立之君天在人心無上帝也耶穌必先立之上帝隨處法界無淨土也釋迦必先立之淨土所謂先專後化如人作字必先摹古有所專屬及自成家必離古人故摹古權教也離古實教也皆真實法有漸引淺深別耳無所為偽或曰君與上帝與淨土既屬本無而聖人以為有非偽造何曰撥亂之世衆皆愚不能不專讓一聰智者為若實有此人非造人心私不能合天不能不專讓一合天者為上帝實有此神非造世界溷濁不能不別指清涼界為淨土實有此境非造遠溷濁者盡化清涼自然隨處淨土無淨土矣三統皆然西人

治學無往非天理中人治學無往非人欲西人日求理之明故日進而智中人日溺記之博故退而愚

二十八日晴覽儒門醫學云暫無熱則動物必死甚矣仁術之不可一日絕於天下也晚詣密慎德西人餐處廊宇崇峻飲食豐潔醉飽歸明晨欲入都

二十九日雨登火車堅仲偕行途啖果及荷蘭水哺至馬家浦去都城三英里驟車雨甚入自永定門宮闕遙峙俄解裝仁錢館倦眠

七月戊申

初一日黎明微醒雨聲浪浪晨起乘車至厚弁處俄詣杏孫及諸熟友皆見日中飲于廣和居晡詣梓潛深談晚歸夜觀儒門醫學

初二日雨猶未絕觀書西人養身之學窗戶必通風受空氣也

反是不能換新氣久而毒能殺人西人例之閉戶自盡又云飲食過多生病縱口腹之欲者賤視其身如禽獸精理解頤又云身體筋肉為運動設人代以器具創汽車馬車天生四肢為何用耶逸則生疾愚謂足踏車行用人之肢體而助其速兩得也初移居伏魔寺靜室三椽杏孫對榻庭養魚花樹叢然大雨晡微晴

初三日冒雨謁諸友車浴泥水東西馳晡至長椿寺見老僧禪房靜深林翠欲滴心境蕭然晚歸夜寄家書

初四日微晴詣工部署訪子頤留午餐歸視堅仲于西學舍廠在甸借還厚弁處即返寺夜花農招飲

初五日晴謁合肥相國縱談合肥言汝海上來作何名論至此都無用吾大臣天子之牛馬也汝輩猶蟻蚋予答曰然則百姓如草芥矣晡歸詣厚弁予謂三代下人主如驅牛馬行亂草中

未受踐踏者幸也厚弁不謂然堯舜君主也三代業主也秦漢以下寇盜也故乾九二稱龍九三不稱龍九四龍屬於師矣初六日晴覽交涉公法論日中雨西國於臣篡其君者其國人能服之則許為國主國人不服雖舊君可逐也君位定於民心國小者類能之田氏篡齊民心服也厲王被逐國人叛也封建時則然自鞅斯創愚民之術成一統之計強者為君不復問諸民心矣

初七日晴覽公法交涉論夜雨

初八日晴晨起與杏孫攀樹閒話余謂子貢稱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三統之見端文章治擾亂世也天道即基督所謂天治升平教性覺海也太平教杏孫為余道嚴又陵天演學宗旨謂聖人治天下如園夫治園天行而物競治法出焉入世教也故彼堅持無鬼神之說覽公

法論各國公使一等曰安擺色篤二等曰安非其相待也以禮
貌別之或問待安擺色篤之禮何以重於安非答曰安擺色篤
一等也安非二等故也或問安擺色篤何故一等安非何故二
二等祇可答曰一等為安擺色篤二等為安非故也無情理可
言此下雖別有解然無等之學可知為至有情理者

初九日晴覽公法論晡大雨讀亭林詩西國商人所至設有領
事官蓋始於西羅馬國亡之時公法論言之詳顧先生云郡縣
不始於秦政黃東發云井田不廢於商鞅余謂焚書亦不始於
李斯孟子云而皆去其籍可為實據蓋自春秋以降古制日就蕩沒其君皆有
愚民之計至強秦一統而大觀厥成管仲商鞅李斯三人皆媚
一姓又下石焉而神州民遂苦不勝言

初十日晴與杏孫談佛愚謂平等之說極亂所無也而勢利為
人所羞此其先機覽公法論各國派領事之章程極詳夜雨

十一日晴石孫過談日中去覽公法論西國領事之權極輕可
歸別國統治惟派往中國及地中海東邊地者其權甚重公法
論載法師議論教門與國律法界限難分又云律法之源流略
從教門而生其論前羅馬國王加恩丁力恩欲令羅馬律法令
於耶穌教之各理所以律法包括教理觀此可知謂政與教無
關者皆未考究源流故也但其後有不遵行者而國律與教律
始有相爭意耶穌教自為教皇亂遂以權勝而不論理謂有權
者方可言理無權者安知理是故教皇能強取國王百姓之稅
能令國王及百姓不守所發之盟誓此復原教所以不可不究
也愚謂黃梨州先生原君原臣原法三篇孔子之復原教也孔
子基督雖為法家教皇所亂而教門之有益人心未嘗因是而
減如朗日雖蔽以雲而白晝猶辨色也

十二日晴覽公法論教皇之權在西國中古世最大彼時列侯

相爭如無教皇其亂更甚猶程朱之尚有功於世也長椿寺老僧以疏者招余共飯余生二歲有誓者言命謂余不育因寄名寺僧為弟子今二十餘年老僧如故態予七八歲由閩還都謁來寺中遂為舊遊地廟貌依然而余家幾變遷矣晡詣敝肆攜仇注杜詩及古香齋史記歸詣子修談余謂王安石言變法為後世所詬病法非不可變未造變法之機器耳變法之機器奈何曰開民智興民學扶民權民智奚開曰設報館民興奚興曰立學校民權奚扶曰開議院

十三日晴起錄日記答拜萬子瑾久不作回書文是日試筆題為人而不仁如禮何二句晡吳季卿年伯招飲晚歸朝堂盧令皆在終日不讀書

十四日晴得海上電家相生女無恙覽公法交涉論右目赤翳不能多觀過于吳叔孫來談余謂溺勢利者不如溺聲色者之

為愈也好聲色猶有愛人之心尚勢利者時有殺人之心也無形而合有形而分分則貳貳則有拒力愛力拒之極而殺愛之極而淫天下之惡不出乎淫與殺也然而有等差焉凡浮動于情者上也動于色次之非情非色而惟淫是好者淫之至也凡殺動于憤者上也動于怨者次之非憤非怨而惟殺是快者殺之至者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予則曰事君有忠而無愛愛則有偏私之意宦官妾之所為也公是公非何愛之有焉佐治百姓何感恩之有焉處三代下人之當餓死也能不餓死者皆君恩焉得不感泣而圖報

十五日晴覽公法論國皇與教皇爭權數百年互見勝負至拿破崙困辱教皇而教權始衰善治國者因其俗聖人之立教也亦然孔子時當三代世及之後莫不重君也故因君以立教基督時靡西支派正或莫不重上帝也故因上帝立教佛興印度

婆羅門黨徒方熾舊有輪迴之說也故因輪迴立教皆仍其舊而改正之推闡之以漸引入道也婆羅門所言八明以精氣分造萬物由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無一物非出于八明即基督上帝子之說也又云八明為聰明能幹獨一無二之神非上帝而何故婆羅門教理即耶穌也故佛變而進之摩西重祭祀而孔子云祭神如神在祭則受福摩西嚴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特推崇上帝耳孔子以五倫勉人而又云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是靡西教理與孔子近故基督變而進之基督與婆羅門不相類處亦多如婆羅門分四類而基督無之摩西與孔子其西重殺戮孔子無之吾言其教理大畧相似耳錄日內所成長律二首牆桑悲井田之亡也牆桑畝宅制云荒肥瘠從今割撥忙不為啼嬰謀繼繼祇因蔓草牧牛羊孝文師法空千載矣武悲懷託四王阡陌縱橫君道絕屬階終古說商鞅塗山悲封建之亡也塗山萬國競朝宗周末猶遺幾到封荀况蘭陵曾作

令士貞瓜行已酬庸塵塵衙廡成傳舍蕩蕩川原決要衝君位日高民日賤從茲草莽戰群龍秦始皇雖一統中國然使當時即如今日五洲形勢彼決不敢愚民若是甚也患在指顧宇內無與敵者始視民為無用物愚之抑之莫不為亂耳古時皆以德王天下者如鳴鳳在岡百鳥朝集後世皆以力霸天下者也如猛虎在山百獸喘伏

十六日晴昨微涼晨起又熱錄所為四書文過午觀公法論意大利民得脫教皇管束自立甚快自是教皇所發諭旨皆必由各國王及公會核准始許施行教皇之權惟能發令逐人出教而各國王又能以權力使教皇退悔其令殊可笑

十七日晴入城至靈清宮見許南仲儀統道詣花農日晷歸覽公法論公會之權大於教皇教皇無道公會能廢之自是教皇始不得逞夜涼坐月下與杏孫清談苦樂之境

十八日晴起與杏孫品定人物謂吳子修如古書名畫澗心潛如茂林修竹姚穰膝如遠水奇峰夏粹卿如白雲幽石吳雁舟如高林靜月宋燕生如斷霞孤雁譚甫生如怒馬驚濤胡仲遜如朗月晴雲家慕韓如行雲流水余謂杏孫如麤茶淡飯又如和風暖日杏孫謂余如孤嶺春陽實過譽也餘友人甚多皆非深知或已知而評語尚未定故不錄厚矣過談昧始去讀太史公自序及日者龜策等傳夜歌杜詩

十九日黎明起月猶照人徘徊庭院觀早霞殊清爽俄與杏孫觀魚日出杲杲覽公法論西國古時有一法令相爭之二國各出一武士相搏勝負決于此二人免無數生民死亡仁哉孔子明一貫之學而教人忠恕而已矣蓋忠恕推而廣之能彌漫大千世界雖諸佛菩提不能過是人則余以學問之宗旨曰不殺不奪人何以故曰任何種類必喜相保而惡相殺迫於勢中于貪遂

人人不能如願學問之道志存救世也故即以人人心中所願為宗旨

二十日晴晏起信濟來昨重自津也余兄今晴可到覽公法論大地之人所日講治者有三曰教曰政曰學政也者所以行教學也者所以輔政然必有教而後有政有政而後有學何也政出于仁術匪教則人心不齊政胡以立學貴專精匪政則民志不壹學胡以成聞於理而學博聖人耻之然有時藉博學以扶其理薄於德而位高聖人耻之然有時藉高位以擴其德理無所明德無所成而惟恃學博位高以驕人者小人也兄到馳馬來解裝寺之前院屋三椽寬淨

二十一日晴覽公法論西律至精細要以忠恕為主能體人情至於至微此非私權盡去公權日出不可西國雖交戰而仍有公法不可喻越所以別於寇盜也

二十二日晴覽公法論安樂之時兄弟不相能盜至而始知交睦以保家國無外敵則上下相棄強鄰迫境始知交警以保國故中國之不以民為心者一統之禍也西國之唯民是重者分據之利也西國從前交戰之約於啟釁時即將敵國船與人口貨物等注充公近來始廢此例凡初戰之時所有敵國客商居國內者限以日期必帶產業離本國倘實出無奈不能依限去再寬限如前能變買產業亦可觀此足知西國公理日明一日要無不由忠恕之道也

二十三日晴覽公法論立法以防弊有弊生于法中者復立法以防之顧中國防弊而弊愈多西人防弊而弊日少者中國為一家防出于私也西人為衆人防出于公也晴借杏孫朗臺蘆船至土地廟觀魚開步花墅得秋海棠魚子蘭玉簪數甕以歸即遊長椿寺古樹湖堂靜中聞鐘鼓聲令人坐忘前聞杏孫述

其戚某詩云參天古木森秋氣動地鐘聲下夕陽有此光景

二十四日陰覽公法論晚雨衣雷電交作

二十五日晴於明日錄遺是日偕兄詣賢良寺宿傳相款醺坐有于晦若飲畢至寺東院蒼槐蟠曲下榻其面東屋

二十六日未明至國子監俄微曙未者紛集逾十人肩摩無隙地呼名幾不聞食時都入題出為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詩題次第看花直到秋得秋字策問四代學制補完卷出復至賢良寺余兄先歸晚食後同至西人畢得格處在寺東北屋面蔬圍階下花香馥鬱飲冰梅湯美而爽

二十七日雨晨歸與杏孫閑談日中雨甚觀袁簡齋詩簡齋詩嫌粗率時有健句錄日記子修過留晚食吳子佩來談為述刑案二則錄其一云崇明縣婦控官乞尋其夫曰不見五日矣遣役四出無蹤影逾日人報海涯浮巨簑或死人舁以來視之股

脣拳曲刃斷血滲淫羣下大書某嚮油屋物縣官命人詣詢屋
主失所在俄有婦來即失夫者覩後背而走呼之不應大疑逐
而告曰汝家人有主所矣婦奔愈急乃擒歸拷訊吐實蓋與屋
主私戕夫度油簾沈海以滅跡者未幾獲屋主海門並伏法
二十八日晴覽公法粹卿來縱談余謂君統之極公舉也而民漸有權矣
天統造乎極即入元統何謂君統之極公舉也而民漸有權矣
何謂天統之極兼愛也而萬類生命漸可保矣其出此而入彼
也蓋無瞬息之留焉三統之謂也
二十九日微雨灑庭與杏孫粹卿等同詣全浙會館登仰山樓
柳衣豐翠皆增其阻遠日全獨愛之與粹卿閒談粹云西國名
人如哥白尼始察得地球之繞日也如奈端始察得輕養及各
種原質生吸力攝力也如達爾文始察得萬類自主無上帝造
之也達爾文今猶在年八十餘

三十日晴覽公法論守局外國例西人出一言行一事必有界
限而不可混故言有益而事竅實補子頤約在三慶園觀優晚
飲于一品陞閣子頤述雷殛不孝事云有膏餅家某不養其父
使丐于市日暮餘餅殘穢者以食父會父餓甚以非時請某怒
不與又苦索某乃擲餅飼狗父前伏與狗爭未已黑雲怒生雨
注而雷下窗盡裂某震死

八月乙酉

初一日晴晨偕杏孫及余兄步詣法源寺

舊名閣忠寺

殿閣菴巍老

樹森藹凌霄花亂開俄遊方丈別院橫列數椽屋窗戶洞爽前
後庭皆養花或云僧福太甚予曰僧不能享吾儕福也凡異境
偶至樂常住則厭日中歸闈仁錢三人皆拜使學之命子修蜀
柏翠秦菊仙齋東甚盛

初二日晴觀書心不定廿廿日中邀飲日昃歸填三場試卷晡

詣朱桂卿張季端諸處歸觀隨園齊諧夜覽萬國公法或問佛云金石動植妄想所生是諸有質由覺性變乃輪迴說起似復有極窮物流轉挹注於諸質中是覺性所變又分二物窮獨何故曰是不難知妄念所動遂成世界猶人憑虛觀見義理搆立文字理因文達性以質顯然造字之初諧聲會意皆自理出猶諸頑質之點排列亦由性變自後觀之理寓文中性寄質內不知文質根乎理性粗質先立乃供變化在覺性中本無二事亦無先後猶文與理難分兩端夫復何疑

初三日晴詣琉璃廠西學堂訪粹卿覺生日中微雨俄止晡至廣和樓觀優音樂之道感人最深其歌聲之悲壯激楚者能令人起雲霄之思晚歸觀書

初四日晴起構四書文日中卒稿粹卿未晡同車詣天甯寺談及格致之學可作佛書之憑據亦可正佛書之訛謬其記謬殆為門弟子追錄佛言附會之辭俄閒步射塔山房高臺俯瞰叢樹古塚秋色蒼深夕陽欲下與穗卿對酌樂甚寺東有塔極高相傳隋造徘徊其下多亂松景物蕭條暮歸

初五日晴晏起錄日記過午汎覽諸家雜文賦長律一首記昨日遊錄之云又掣豐車未蒞北忽逢佳日出城西人閒淨土樓臺迴塵外雄夫笑語低挹盡燕山今日色閒尋隋塔舊時題秋風松柏何蕭瑟勝有斜陽任取攜

初六日晴移居貢院東門外屋三椽甚靜

初七日晴晚微雨一過處入場屋諸事殊煩瑣
初八日晴點名極遲晡猶未入日西沈始至矮屋中張設畢俄即昏黑遂眠四鼓題至首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次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三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信從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詩題妙句鏘金和八鑿

初九日晴日中成首藝晚三藝晚稿雷雨交作倦甚睡去未明
起秉燭成八韻詩

初十日晴晴完卷出賓友雜至

十一日晴晴入場夜五經題出易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書在璿
璣玉衡詩周原膺膺堇荼如飴春秋齊侯及宋人蔡人邾人陳
人會于北杏 莊公二十三年禮記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
邑民居必參相白也

十二日晴日中成三藝下晡成五藝終日啖梨果療飢

十三日晴日中完卷出略食至東文民巷西菜館余兄及堅仲
皆在俄出城觀儂

十四日晴晴入晚月色清朗五鼓策題至首問經學次史學三
恒星四金石五音韻

十五日晴日西斜柵扉猶局閉有越而行者繫去薄莫人闌然

出往來雜沓忽大呼捉人皆惶恐歸卷至夜二鼓始放出有繳

卷者月光萬丈澄宇無雲余對策五通已成手疲力竭熟睡

十六日平明斂束衣具提挈出交卷紅日西射至寓所小坐即
乘車返伏魔寺晡來視者紛集錄場作示人

十七日晴補錄十日日記紫泉子修石孫踵至跌詣蔣信儕談
俄至同樂軒觀優子頤約

十八日晴石孫復來錄場作二三藝日中詣廣和居晡歸作小
字錄首藝晚飲于一品陞夜歸覽船山先生黃書先生悲封建

之亡以為衣冠之國淪為異域自秦開之而成於宋無藩蔽也
與余意略相似而吾重在君民之隔船山重在夷夏之失防

十九日晴詣賢良寺見傅相留午食日昃著衣冠歸途拜客至
伏魔寺已薄暮略觀書晚孫文卿拉飲詣馬書畫精雅促坐閒

談各孫亦在俄陳果肴楚楚歡飲盡興而罷夜歸月明

二十日晴連日天驟涼夜覆綿晝重裕作家書螺蛤未日中詣
廣和居杏孫青萊拉飲飲畢歸日已晡矣黃慎之在江蘇館又
折簡邀往談讌余兄亦在酒罷而歸是日仍觀船山先生黃書
二十一日晴覽黃書終卷船山梁洲諸考多持慎選舉易防制
及興學校諸論誠治世之良法也然而秦以後皆盜賊盤據之
之天下彼所立法皆不出愚民防民之計而無絲毫之為民今
二公之所竊竊然憂者因民之苦欲易良法是直以法為民而
立也與立法之人初意大相悖矣故吾謂苟非聖人出御世為
民之良法則必俟變君民共主之局而法始漸臻于美善舍
是二者無望焉船山先生有離合之說云轉其自然故合循其
不得已故離至哉言乎余謂擾亂之世離焉而後能合故先王
分疆畫井建國樹長使各君其土各子其民然而朝聘以時幣
饗不絕離而能合者也秦漢而後綴天下於一人之襟強合所

不能合者馴至上下相蒙相棄人人離心第制於法而不敢動
耳其為離也大矣是故天下有以離為合者唐虞三代是也合
而愈離者自秦以下是也

二十二日晴詣子頤過干至工部署雷月下晴歸覽船山先生

識小錄

二十三日晴覽公法論理之難辨也有近是而非者如兩國爭
戰不絕通商鬥其君而無與其民若於理極順也而善公法者
不謂然曰如是則戰無已時矣何也工日利其械商日益其餉
民不知其困而君心愈肆君愈肆則死人愈多惟絕通商以困
其民食有時竭械有時散久而厭兵雖欲不休而不得矣是故
言不絕通商者大禍人國也過午與堅仲偕詣陶然亭殘蘆瑟
琴斜日微明茗話半日俄歸過花園下車徘徊久之復至觀音
院堂宇閑邃有橋亭俯臨甚深如山徑峭壁巖然中分路能行

人暮歸

二十四日晴午後偕甘士往觀優晚歸燕于修菊館柏皋寺中
覽植物圖說論結子法花子房口有黏小珠間有黏性者花鬚
頭所放花精粉與此小珠相遇則感而生子云云忽記過津時
游醫學堂觀假人體具醫師指示女人子宮旁有腔貯小珠云
交媾時此珠出與男精過則成孕觀此可知動物植物有同理
也特植物自為雌雄耳

二十五日晴覽植物圖說詣蘭秋師復謁傅相留午餐日跌出
城觀優莫歸

二十六日晴起觀書向午馳馬天甯寺同遊有杏孫青來堅仲
朗臺白叔甘士及余兄寺多老樹桂香滿庭塔射山房在寺後
踞石臺軒敞前後望蒼翠了然與堅仲等閒話謂中國佳境以
天勝西國多以人勝是故世盛則人勝天世衰則天勝人莫歸

在子修家燕談

二十七日晴束裝將詣津厚弁邀飲廣和居飽食諸友多未送
者俄即登車未午至馬家浦候火車至慈客所小坐褚伯約以
母病南歸亦是日行已先在向午車來遂同乘日中鼓輪行晡
過楊村多巨橋薄暮至津晚寄家書錄日記

二十八日晴信儕霖伯來視俄去覽植物圖說花之牝牡即在
鬚與心之間有花心而無鬚者謂之雌花有花鬚而無心者謂
之雄花然大都兼鬚心而有之者多由是以觀男人有鬚既宮
而鬚落蓋與花鬚有比例也亦可知鬚與下體之相關日中詣
育才館觀學生習算留午餐日跌觀優晚亦如之

二十九日晴覽植物圖說終卷圖凡四幅首言根幹莖管次言
諸葉變形三言花開結子四言花心子實各具此皆授蒙淺說
然已詳盡西人謂果實與雞卵食之最能養人今觀果實皆花

心合花子房長足而成者與雞卵同為胚胎之始取其元氣所
凝能益人也

九月庚戌

初一日晴覽陳蘭圃朱子語類日鈔過午衣冠出脯謁夔老晚
歸夜觀優

初二日晴詣浣生日中李贊臣拉飲第一樓復往觀優夜詣稚
夔宴談終日不讀書堅仲來津

初三日晴向午與堅仲同至國聞報館粹卿又陵諸人所創立
日中至第一樓午食脯歸覽朱子語錄日鈔畢宋儒於心性之
學不為無功其教人讀書之法亦極精要惜其治內而遺外又
非出世學故語天下事多不審情理馴至遺毒後世亦勢所必
然也然觀其書頗能斂壹人心使不躁動而潛入理境則有益
朱子言義與利刃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比

俞甚確

初四日晴覽顧先生日知錄我國人自古著書多無條理往往
零雜續成無有首尾一線到底者試觀釋家之書及西人書則
節目條貫無絲毫紊雜為可貴也粹卿云中國書惟周易及春
秋二部頗與他書迥別

初五日晴穗卿過談有格致家極新之理甚多不可不記穗卿
云地球人所見星隕如雨即彗星與地相觸也聞諸西人金水二星

生氣已竭不能自轉本軸此由近今考驗得之故謂天王海王
諸星為始凝之地球火木及身處之星為當今之地球金水為
過去之地球若流星等為已碎之地球談天云日體有柳葉紋
動盪不止今有人謂為火浪蒙古與紅人同種以其體貌性情
相似也又謂其人實由北美州白冷峽地流入亞洲北邊蓋地
脈古時本相連也後陷為海耳星與星不能相觸以有正負電

也惟琴能觸星而質極薄故無礙下晡登火車詩塘沽日已暮矣新月纖然去輪船尚二三里步行路低凸殊艱苦或見燈影船泊甚多然不知新豐舟所在繼過河畔小童導以行始獲登舟

初六日未明鼓輪行俄日出風微盪舟中觀書

初七日晴醒時知宵已抵燕臺水深綠晡始解纜行無風夜過成山月色幽朗波平連日觀魏先生聖武記載國朝名將如阿文成海蘭察額勒登格過春諸公事甚詳默深喜談兵然其言禦外夷戡守法若海國圖志及是書所載者尚多隔膜也其人於本朝掌故極留意故武事餘記載本朝兵制殊詳盡

初八日晴舟入黑水洋覽聖武記所載撫綏西藏記藏地之有活佛猶羅馬之有教皇特活佛以化身轉世能自和所往生較靈異耳蓋始於宗喀巴之得道以次轉生常駐輪迴本性不昧

亦一奇也魏默深云西域諸國人狼性野心互相雄長苟非世之轉生之呼畢勒罕佛即活佛以神異降服其心則不能制余謂西

國中古時列侯紛爭為當時無教皇之大權亦不能制與此正同西藏後記載藏中山水形勢古蹟如指掌如履其地

初九日晴覽聖武記軍儲篇言中國用銀多自外洋未有可證者數事皆援引史書也余未敢堅信又遷徙旗人別予地聞懇此實救弊之法惜不能用日映到滬歸家皆無恙

初十日晴作書寄杭觀書詣頤齋談頤齋喪偶悼甚以為與我朝夕處之人忽然死亦天地至奇事夢耶非耶又云前歸自杭舟馳江波急據窗而唾逐波去倏不見不覺生感日前出諸口

者終身無相遇期矣頤齋蓋深於情者晚歸覽公法交涉論及新學報有容圖切點圖解是日詣燕生知其大病甫愈未健復也

十一日晴馳馬車詣薛次申俄至時務報館訪穰卿不遇日中

歸過午頗齋過借出買物賄詣李一琴亦精於西人學問為時務報館主譯者暮同車至張園月出歸

十二日晴覽書思不定詣春卿過午歸中亦談久之去觀知新報論隕石之理又云地球之北方曉乃赤道生電騰空氣流歸北極地球所有之指南針及電綫皆為之盪動變亂謂之攝電妄行又凡遇攝電妄行亦與日中斑點相涉不知何故蓋電學今尚未精也余疑電為火精麗則為光故地球之電力能與日輪相應

十三日晴祥士過談留午餐即去賄作書寄津錄日記余謂氣合輕養而成水電摩正負而生火故吾嘗疑氣為水母電為火源也大隱太虛而無形者即謂之電余所憶度留以質諸格致家晚陵齋招飲

十四日晴詣仲英向午歸無所事觀交涉論私貨封口諸例讀

顧亭林詩先生抱負奇偉哀明亡而有非常之志其所為詩有一種雄秀之氣不易學也如海上詩云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里自登臨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痛哭深水湧神山米白馬雲浮仙闕見黃金此中何處無人世祇恐難酬烈士心

十五日微陰晏起覽交涉論賄詣燕生談燕公謂今日士大夫以保教保種為言皆非通論也秦漢以下儒教之實早亡保於何有若以名論英兼印度未嘗強其改教婆羅門宗派至今存焉此教之不待保也西人用兵禁屠戮斷無絕人種類之理且中國自更金元禍殺人累億萬而種猶不慮亡何於今日而反憂之此種之不待保也安之今人持論多近似而實未合事理者又云儒家宗旨有二尊堯舜以明君之宜公舉也稱湯武以明臣之可廢君也三代下二者之義不明而在下者遂不勝其苦矣李一琴言言西國之教徒猶我國之僧道視為餽口業皆

貧不能事事者為之國家月有以贍其身使遠游傳教然皆非
深通教理者也西國深於教者自有理學家皆不入教猶我國
諳釋典者多不居禪院不削髮之人

十六日雨覽交涉公法論堅仲言西國重民權而猶立巡捕可
知君權未可盡去也昔哉言乎世未至極平不可無統壹之人
無統壹則人心不齊而亂要在統壹者為眾所推則無弊耳嚴
復所謂公僕隸是也此實君主之極則也若泰平之世并此公
僕隸而無所用乃為民主

十七日晨陰覽交涉論西人凡遇定案後心不甘服而上控覆
訊者其原審官不得再干預非若中國上控之案仍發交原審
官處治也蓋若是可以無枉獄矣惟遇狡猾健訟者則又難言
過午晴晚讀亭林詩

十八日微陰觀交涉論晚錄昨所為闢韓詩二首云濁世由來

泉石高耻為興隸拜強豪忽聞魏闕江湖義多少耆英困狴牢
聖推殿受罪周昌百代高文撼肺腸堪笑宰風起閭洛為言赤
縣有臣網夜微寒

十九日陰覽交涉論息戰議和諸例過午雨檢書夜讀亭林詩
衣怨悲宕如誦楚詞不愧明之遺老也

二十日陰覽公法交涉論三集終卷是書為英國全備之萬國
公法於各國文際之道所當盡之職論之極精楷譯筆皆尤且
重複意味多不知其原文何如予於五月間即覽中多闕斷至
是補觀畢中名論實多如云國之治亂一以律堂斷之律堂開
則為治律堂閉則為亂晚讀惲子居三代沿革論

二十一日雨覽尸子多精語如云貴人者貴其心也又云天子
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又云行有四儀一曰志動
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

可作座 晡登舟赴杭覽文選諸名篇夜讀卷施閣詩有儒書東
觀憑軾西行諸集儒書東觀蓋在京師作也故有天橋酒樓及
陶然亭話舊諸篇憑軾西行多先生被謫道中作故有渡河入
關詠秦漢舊蹟諸篇詩長於雕刻光景如渡運河詩云河流東
渡樹如萍一綫中流日華起行人上馬亦壯觀開闢中原數千
里予謂文章勝人處有三曰理曰境曰情理精而明境實而顯
情摯而達三者必居一焉

二十二日微雨不止船窗靜坐覽尸子其下卷多短語有云昔
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北民也
又云舜受天下顏色不變記是者皆有深意又云孔子謂子夏
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
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矣 梓卿云當中國三代之未合
地球人智慧一時皆為增長嗣後又停息二千年至今日又皆
增長不知何故抑有運化使之然耶昏黑過塘樓兩岸燈火爛

然讀卷施閣詩

二十三日微晴積翳未消舟昨至拱宸橋侵晨進泊新馬頭肩
輿行數里山色溟濛俄入武林門曲折行至佑聖觀巷甫食時
謁叔父母皆健晡詣春卿談久之至清和坊買履入書肆購朱
蓉生先生無邪堂答問携歸

二十四日晨覽無邪堂答問有云訓詁者文字之門徑家法者
專經之門徑宗旨者求道之門徑言極精審又云漢學家之言
曰訓詁名物治經之途徑未有入室而不由徑者其言良有功
於經學第終身徘徊門徑之間而不一進宮牆之美富揆諸古
人小學大學之教夫豈其然尤合鄙見晡謁諸親友見張受老
別六年矣鬚盡白天雨晚歸

二十五日雨覽無邪堂答問其景教流行中國碑考評語援據
極博惜徂中國舊見至謂西國藝事之精多為中土所流傳又

云西國文字之傳自古及今無不以耳治者謂中國目治者難而可也以耳治者易而既聲聞不盡可稽反不若見於中國史籍者之可據此尤武斷餘如論釋曰耶穌諸教皆適如先生所謂揣摩影響者也晚讀卷施閣詩

二十六日雨謁少川叔過午同至三雅園湧金門外茶肆也面湖遠山都隱煙水空濛履平先在茗話良久乃泛舟渡湖至三潭印月登彭祠一寄樓雨聲浪浪莫歸至家已上燭覽無邪堂

答問

二十七日雨微止觀書宋儒言性分義理氣質陋矣哉吾則謂義理非性氣質亦非性蓋義理者萬物自然之經緯氣質者萬物已成之質點與性何與夫不通佛學而妄言性直其駁詘為然皆成塵障此理余言之於前不贅述詩儒又動謂性之粹然者天所賦予不知天作何狀其賦予之法如何若耶穌所謂竊性者上帝所

給人為上帝子云云又諸儒所訶詆者也然而所言反類彼教語抑何故耶余嘗解上帝子三字謂即佛言人海一滴水自謂其說頗圖

二十八日晴晚出城赴楊家牌樓與中觀書有所得錄之朱容生先生論小學大學有云格致者小學之終事大學之始事然哉然哉自來解格致者都未講明惟顏習齋以為即六府三事禮樂射御之類而宋儒一切歸諸小學之事試問詩書六藝精深奧博豈自八歲至十五歲童所能窮貫先生此言出則習齋之說愈不可廢矣佛言頓漸人之學力不同也而世運亦然歐亞之運必由君統徐入天統漸也美洲甫爛已入天統頓也詩

蔣家塢張家園諸先塋瞻拜畢即還至家未莫二十九日晴冠服謁徐季和年伯浙學未見俄詣左泉師日晡歸時訪陸勉哉普奇談種稻之法莫還終日不讀書夜覽文選

三十日晴與希兄同出城詣春卿碑廠蓋為春間讓地事也輿中觀無邪堂荅問終卷蓉生先生於漢宋兩學皆有心得頗能窺其本原惜其於西國事隔闕而已春卿於廠後築樓屋三椽可居人余即留午餐畢往度地戴元康同行計二畝餘在先塋之右中隔河形家謂為虎首懼有興築故啞歸我家春卿已先即插竹為識脯歸夜觀先正事略嘉道名將二揚事

十月辛亥

初一日陰微雨詣介軒余與斷絕兩年始復合介軒宅東闕堂宇幽邃花石秀野極愛之留午餐殊快歸復有事出晚詣春卿譚終日不讀書

初二日晴詣星墀映歸覽先正事略劉天一傳重庵諸人事蹟天一詳清重庵諱鼎皆嘉慶間名臣也天一得賊心重庵善制苗圃偕魯少卿訪梅花牌古績牌立破廟中有乾隆御題詩漫

德尚可認夜與希尚兄說鬼

初三日晴作書寄余兄晚閒步上扇子巷至經世報館小坐即歸夜觀書朱蓉生教人留心本朝掌故名臣事實蓋知古而不知今近人通病也余亦喜譚遺聞軼事苦無記性豈小腦不足耶

初四日晴晴微雨從堂弟吉孫以十一日贊於夏氏是日納采初五日雨勉儕招飲於求是書院持蠅螭對酒樂甚俄觀重學儀器有西文全體圖皆紙翦揭視臟腑剖面各具精絕又偕至書院牆左偏間步菜畦平曠水竹蕭然時雨微止路滑晚歸觀書

初六日雨觀書載江忠烈羅忠節塔忠武諸人戰蹟為之眉色飛舞宋燕生云粵匪之起本朝一大變也其始皆由所用官吏殘虐所激民不聊生而亂起從不聞殺一人以謝民此大不平

之事也前年朝鮮亂黨起其君猶首將激變之官治罪以曉慰之可知中國視民之重遠媿小邦焉噫

初七日雨止與芝生希尚出湧金門泛舟湖上至樓外樓小酌舟中湖水清泚魚聚委食相爭俄登蔣祠數峰閣祀明季抗璫諸老閭路山望湖明曠旁多翠竹俄遊俞樓即登舟繞西泠橋至孤山觀馮小青墓晡返棹至三雅園有賣菱童憨態可掬獻菱與言頗解頰俄相與歸檢裝將返海上

初八日晴詣星墀別並過公魯齋公魯星墀堂弟也新生兒余往賀公魯贈余一冊曰天籟集錢唐鄭君旭旦所編皆吳越謠諺雖涉俚俗而間有理趣日中歸晡辭叔父母出城詣舟即開行至拱宸橋停焉日暝復展輪夜秉燭觀湖州趙竹生先生景賢臨賊不屈事皆見先正事略

初九日陰侵晨已過嘉善晡微晴觀明遺老夏峰梁洲二曲亭

林船山諸人事略國初碩儒無不讀破萬卷力矯前人之踈陋而勵風節尚躬行猶存故國遺風焉雍乾而下傑起者甚多始多溺於音訓名物考據瑣碎而無餘事孫淵如先生官刑部時能以經義斷獄曠代不多見也張蒿庵中庸論畧以為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故云中庸者贊禮之極辭也漢儒取以記禮為得鮮矣頗有見昏黑抵滬電光照人登岸仰見月至家方晚飧

初十日陰悶奇煖衣單誦曾滌筆詩晡訪章枚叔於譯書公會俄詣杏孫談觀魚即伏魔寺所見者有色黑而鬣翅豐偉名曰威鳳祥麟莫歸覽侯朝宗魏永叔諸人事略永叔闕地甯都之翠微峰四面削起百丈中徑坼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置甗為守士友稍稍依之後數年甗都被亂而翠微峰獨完蓋亦近代之桃源歟

十一日陰錄日記蓮元至自城內先是樟樹電局事已易人遂挈家返海上十餘日矣始相見爾作書寄元晚微雨觀書彙奇以佐飯也讀書亦然書之有關於闡道經世考古格物諸實用者謂之飯餘如詩歌詞賦雜文足以陶咏神趣不可無者彙者之類

十二日晴閱說文日中中燕招飲過午造次中廬歸詣時務報館時移屋泥城橋是日賽馬觀者如牆余尋車不得步歸晚復與諸友集燕

十三日晴作書寄表兄仲驥過午與蓮兄閒步出買履晚歸觀書夜月色澄朗

十四日晴始補錄西史過午燕生叔偕來訪作竟日談上燭乃去叔叔云三代上授田法行故其民自稱食毛踐土以皆其君所開闢而民安享之也北魏唐初雖亦授田而地非所闢故

其君自稱衣租倉稅自是而降直為君者踐民土食民之毛而已反以是誤責吾民不亦僨乎與余意不謀而合論水火之原余謂太虛中不過流定二質而已水成于氣之相合火生於物之相摩是水原于流質火原于定質無疑

十五日早晴錄西史過午陰欲雨偕問槎至二北渡橋之公冢花園閑步蒹葭亂開坐茅亭朔風起樹葉微脫雨灑然至急歸抵家已吹散觀書晚讀兩都賦夜誦太史公禮樂書及漁洋山人雜詩

十六日晴金月筮至自津携兄書來發函讀之無他事惟上傳相言鑄錢書條晰詳盡晡錄西史俄暮覽說文其云君從尹發號故從口夫尹官也治天下之職也黃太沖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皆官也然則君之宜官天下也家天下非君之本義明矣夜觀西國名菜嘉花論及蟲學論略

登樓偶觀文獻徵存載汪容甫事蹟容甫負才悲鬱為文以弔
彌正平蓋與賈長沙之弔屈原有同慨焉

十七日晴錄西史映詣月笙同訪杏孫不過還過燕生談燕生
病餘未復也莫歸夜觀名菜嘉花論終西人養花如製衣服故
而好奇灌漑之法亦日精花馥而艷果甘而芳天然之色香味
也以視皓齒娥眉之伐性甘脆肥膿之腐腸要當霄壤焉

十八日晴錄西史晡詣時務報館携不纏足會之女學歌數冊
歸晚與蓮兄譚夜深登樓觀書良久乃眠

十九日晴西人禮拜祥士過晡去西園兵出操出觀步武極整
覽公報暹王出遊希土約未協法王歸自俄復過刺未甲諸事
時務報紀韓王稱帝任俄官誦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夜觀蟲
學論畧蜂蟻有君長有工有兵工以採食營窟兵以捍非類故
成會西譯書云二千年後大地惟官與工又云一日不可廢也

於蜂蟻猶然又有種蠅類穴松為窟生卵或遺別所他蟲過黏
其身出蟲而嗜其肉若寄生草者殊奇

二十日陰錄西史過午閒步街衢歸書抵子涵受之過將詣蜀
俄欲雨即去復作寓嘉軒書夜靜觀居宅衛生論雨甚連孫未
誦蘇詩西人居室取足養生故通風避濕不厭詳密非徒美富
已也其於飲食亦然中國居室悅目而已飲食悅口而已去禽

獸幾希

二十一日雨錄西史晡詣受之晚歸

二十二日雨問槎旋杭錄西史觀居宅衛生論夜書抵表兄仲
驥

二十三日雨止猶陰微寒錄西史法國加北珍氏第二朝排立
第六王在位時苦教徒橫肆立一法令民間為教徒所虐者得
詣庭控訴其害始除異哉吾意中國從教者多匪徒引為遁逃

敷教師輒誤收之故倚勢而橫官不能治往往釀教案由中外
情隔故也若西人入教者當皆嚮善之人何至如是豈彼教固
有不善抑奉行有之咎耶觀衛生論終西人造屋雖嚴寒必通
風欲易新氣也又懼其冷故進氣爐背使溫然後邪達壁板而
入用心深細至此

二十四日陰錄西史跌詣中巽復訪杏孫論人心之憎故而喜
新以變為樂不可一息停也碑碣書畫蟲魚花鳥皆足愉悅人
心也驟見則色然喜久而厭欲更取異者舉不足羈其心能羈
其心者其惟變動不居者乎世間惟牙牌圍碁二物近之一奇
偶駢羅一縱橫開闔皆頃刻萬變者也故好之者不厭吾儕所
自遣法亦有一一讀書沈歸愚詩云讀書如遊山深入自忘返
一與同志譚理妙義泉湧奇趣橫生蓋皆屢變不窮者亦能不
厭晚歸夜觀相宗八要宋儒云蓋人之心莫不有知而其所知

莫不有理予謂理無壞滅知亦無壞滅佛破我法執我即知也
法即理也知其無壞更無所執是最上乘

二十五日早晴過午陰錄日記得二喻極新記之作字如控馬
有操縱奔放之勢觀書如遊山有奇境開闔之趣夜觀相宗因
明論終

二十六日晴觀魏晉六朝人詩嘗聞人言文至六朝靡曼猥下
極矣惟所為詩澹宕有高致未可薄也信然覽後漢黨錮傳李
元禮諸人事夜閱萬國公報西國立相每自辟僚佐故偶不協
與情循例讓賢而曹署為之一空其法近古

二十七日晴腹感寒而瀉晚愈覽百法明門論

二十八日晴晴陰出微雨購傘晚歸觀輿圖夜覽惟識三十論
由阿賴耶第八識生種種變相歷三境界而塵障環起所謂悟
入者迫其固有者耳根塵煩腦皆虛造影響猶如空華

二十九日晴錄西史眈造祥士盧晡歸履平已至小譚去覽觀所緣緣論以內境為所緣以眼根為增上緣亦相宗之一也夜與履平詣天福園觀優鼓聲震持刀矛者騰躍如飛余顧履平曰我國有絕精道理祇紙上談之有絕精技勇祇臺上演之可歎

十一月壬子

初一日晴錄西史次申壽母往賀燕于庭作幻劇傲詭譎變晡歸晚復詣張燈高會歌絃綢繆夜深辭歸

初二日晴錄西史馳書子涵晡赴要約女意大利人能操三國語屋高潔養花操琴其夫高人也貌豐碩昨來握晤惜言語不通晚近舍與蓮兄圍暮夜觀說文君主之天下以一人之德聯萬民而編愛之以養其欲給其求也民主之天下集萬民之智以自聯而相愛亦無弗養其欲給其求也君無常德民有常智

是故至治在民主

初三日晴燕公過譚膠州為德據以東方無寸土不獲與英法俄爭利也其計良得不知無腦國何以應之又云臺中生番有倫理而以殺人為教年齒加長不能操刃者耻與為伍蓋以是為豪舉也所殺皆異類無論番漢亦強本種意今中國士夫動曰強種不免土番計智尚不自覺聖人教人抑惡扶善何嘗別種類邪文字尚簡取其便也繁冗則耗心目於無用而害有用豈僅為觀美邪雖然貴達簡而不達何益夜觀緣論釋格致家言謂性霸在質點內即佛故識生于極微為所緣義質點即極微義也極微總聚無生識理緣論宗旨如此

初四日晴詣峻齋廬坐有粵人述檀香山中日人格鬥事記之日人自戰勝驕甚旅他國者遇華人輒無禮或市物不予值檀香山美地也多粵人皆粗工有齊勇者積怨言於領事因美官

告日人曰甲午之役敗者官軍非百姓也請擇地與汝國人博戰無握寸兵以一當三日人曰諾乃以三百人來華出百人約斃死無償於是合門踴躍俄日人死者二百餘人華工死傷數人而已駐檀香山諸國士女皆鼓掌稱中人不懦

初五日晴跌詣時務報館見游臺灣人遺卓如書述臺中風土及日人據後情狀甚詳日所遣官多不肯虐視臺民間日朝欲易人往治不果復至蒙學報館晤浩吾所出書多養童穉之腦氣者晚歸觀諸報有治龍機能使聲細者洪如顯微鏡使物小者大也奇

初六日晴錄外史跌雜作親友書先人忘晚陳酒肴贈拜夜觀真惟識量皆深詞奧

初七日晴錄外史晡造杏孫盧莫迨夜觀八識規矩合三離二觀塵世註云鼻舌身三合中取境眼耳二離中取境意謂香味

觸合而後知聲色離而亦覺精語第八頌云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為風受熏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作主公狀阿賴耶識也

初八日晴錄外史晡頤齋過譚共憂大局之危百姓之窮困愚謂貧生於惰人不務本而逐末不勤動而坐食宜其困也財者流通之具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所食者粟所衣者帛粟於何出出于耕帛於何出出于織今天下耕織之人少而食粟衣帛之人多物不足以給之則不得不翔貴於是有衣食不贍之人矣孟子曰聖王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言菽粟之多也菽粟多而天下之人多歸于農皆務本而勤勤抑可知矣勤則富惰則貧夜與蓮兄圍碁

初九日晴錄西史日中偕母妹妻女造歐陽石芝盧映相石芝時迫粵晡歸俄詣美人林樂知譚時局危險德人無禮俄陰謀

可畏夜觀相宗八要竟覺成惟識論大之外有大不能其外小之內有小不能窮其內大奇事恢恢太虛果何物耶思之思之坐臥生癡余又嘗謂一粒之微析之千年不能盡也特目所不親耳

初十日晴錄外史訪燕公不遇歸補讀唐人樂府夜觀成惟識論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墨翟見染絲而悲曰染蒼則蒼染黃則黃佛言本有種子亦類薰習令其增盛習之為義大矣哉十一日晴錄外史晡觀唐人古賦無所記

十二日雨覽諸報近日大地形勢俄與德法聯盟日與英聯盟分二黨皆嚴備水陸交警聽調遣太平洋懼有戰事膠州則德人堅不退俄不允助我勢岌岌暹羅國頗振變諸政崇新法其勢漸興王於今年遊歷歐邦諸國敬之其視我國蓋鄙夷而不屑道也時務報紀其遊事詳盡古巴自立美人助之西班牙不

得已許之希土和議將定歐美諸洲庶幾無事矣

十三日雨錄西史經世報云美洲墨西哥之索諸拉地掘土得中國字古碑有華人往視知為二千年物也與中國傳所云有華人至墨西哥西海濱之說相合奇尋東報載歐築甲春秋公法序不知其書何若殆有可觀春秋張三世所謂擾亂之勢以力勝昇平之世以智勝太平之世以仁勝又云據亂世內其國外諸夏昇平世內諸夏外蕪狄太平世內外遠近大小若一此理如銅牆鐵壁更無疑義余謂以今時勢言之其國者所居國也諸夏者凡歐美亞有教化之國也蕪狄者亞洲之黎徭苗羌蒙古生番非澳美諸洲之紅黑人諸種皆是也今猶擾亂世故諸國雖已文明猶爭雄不相下所謂內其國外諸夏以力勝也迨昇平時諸強國皆聯約弭兵或盡變民主而未受教化之種猶待鉗勒未能平視所謂內諸夏外蕪狄以智勝也至太平時

榛塞盡闢教無弗被學無弗講種無同異人無知愚悉皆平等
所謂內外遠近大小若一以仁勝也仁衰而尚智智塞而角力
力極而返智智積而歸仁循環之常也力始於手搏一變而為
刃矢再變而為鎗礮力窮矣智所闢也智始於競利一變而為
格物再變而為治心智竭矣仁所由日生也無智無仁而有勇
撥亂尚力之世也有智有勇而無仁昇平之世智仁勇皆備乃
見太平

十四日晴錄外史補造中興廬方大修書樓明春將闕學塾俄
詰次申即至農學會晤羅武如譚有德人據膠為俾士麥主持
之說昏黑之蒙學報館見浩吾浩吾論五洲皆尚切音字中國
僅存象形此所以不可行也且象形不若切音之速達于腦而
易記蓋耳根去腦近眼根去腦遠象形以目治切音以耳治也
浩吾欲以英字母拼中國音此事恐難其音不盡合是日蒙學

報出

十五日晴錄外史補詰張聽帆先生談論西國多用金取其携
之便也十二本士本士亦銅錢一枚為一先令十先令合金錢
一圓即一鎊每鎊配銀十圓過五鎊始用券英例莫讓卿格飲
坐有康長孺弟幼博

十六日晴錄外史羅武如過談愚謂中國人知富國在礦而不
知在農礦開而不務農中國之貧如故也何也礦出五金流通
之具耳人賴以生者在衣食衣食不能給得金何用不如務農
出產多則商務盛而利權奪不患無金不患不富不務農而僅
開礦則所得金仍流溢於外中國何所利耶故云重礦不如重
農覽格致彙編延年益壽論謂人之老皆肌肉漸變堅硬所致
十七日晴康幼博過譚謂中國不變法當歸咎于聖祖蓋聖祖
與俄大彼德同時非不知泰西之強也然而不知變計以自振

宜今日之弱也或者天以四百兆失教化黃種使驟強將為地球患姑抑之令徐蘇醒所以保太平耳錄外史夜觀成惟識論十八日陰風急大寒錄外史過午詣穰卿談穰卿前有說謂辦諸事無資可將各省礦抵外人借百萬萬以興創實政言之為人誠嘗與余意相符蓋彼亦視礦輕也又云膠事政府求俄助俄云如所有礦鐵諸政歸我則出調停否則不能夜觀西劇几榻精麗男女笑語歌舞或彈絲清厲動人俄滅燭作大山嵒巖女子廣袖翩跹舞飄轉雲起電射五彩譎變觀者鼓掌雷動十九日晴觀康長孺新學偽經考所云史記言秦焚書皆非博士所職者按其原文殊可疑西國教人為學由淺入深極有次第中國古時亦然如六經經序見古書者多首稱詩書次禮樂易春秋長素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中臚列甚詳蓋詩有韻語且多鳥獸草木之名足以陶情適性故為破蒙第一書書道政事知古今故為第二

書猶西人識字書讀畢即授以粗淺輿地史學也禮者教人成德之具也故為第三樂之精眇能薰人入德而不自知學人之極事也舊云無書然習之必有具故為第四若易與春秋微言奧旨天人之祕萬事之原非學至深者不能窺故為第五第六終焉後人不知顛亂次序妄以易居首意若尊之而不知失向學之途徑矣曠造燕公盧譚燕論今人動詆國朝漢學諸家考訂瑣碎一字千言以為勞心無用敗壞人才坐此不知君權獨重之世文網峻密通才碩彥不遁而之此無以寄其懷自海氛起而始他士子諱時政之禁蓋其時不同也

二十日雨錄外史蓮兄至自城內與彈碁為戲愚謂作文必練其聲者便於耳也必簡其句者便於目也聲練則入耳而清辨之易也句簡則入目而明覽之者也皆有益實事非如聽曲觀優賞心悅目而已

二十一日晴錄外史晡步至英大馬路俄就中興譚暮返覽為
經考其疑左氏傳為國語所分出者頗有見聖人制禮範圍天
下之機器也是故冠昏以別夫婦喪祭以親父子鄉射以序長
幼朝聘以嚴君臣使民日循焉其中而相忘也治擾亂之天下
不得已出此

二十二日晴錄外史造林樂知盧譚林論皇帝謂能以權力制
人者也故維多利亞英人謂之君主印度則尊之曰皇帝然則
皇帝者實大盜之別名耳碎佛有云賊盜者其行為鬼神者其
體制鼠竊者其心術皇帝者其名號雖然維多利亞猶不可同
日語也中國自春秋以還天下之君主多變盜冠至戰國末諸
盜為一盜併自是而後或分或合卒成以盜易盜之天下而諸
儒方爭盜統不已如辨正統及非正統尤可笑也

二十三日晴至農學會借羅式如蔣伯斧詣穰卿家同往王家
庫勘地日中過妻弟滙東留食歸途視襄孫中巽皆見晡返舍
錄外史莫燕生偕余恪士及喻庶三走訪昨聞林言俄國尼希
利黨固痛惡君主且欲盡滅一切新政律法以是西人月為亂
黨夜觀書愚按易乾九四或躍在淵一節可為公羊孔子改制
之證無所謂王魯也隱然為在淵之龍耳所謂素王也長孺詆
劉歆列儒于諸子之一比之胡漢並稱不為無見儒為孔子國
號尤與愚意合

二十四日陰錄外史晡觀書教主之興多靈奇幻怪事如耶穌
能起死人驅鬼佛氏能為符咒以治猛獸毒蛇皆先使人敬畏
而後其道大行意者教主果有神通非如是不足動人之聽歟
孔子雖無甚怪異然而察洋實辨墳羊識防風之骨世震其多
能故以聖稱之至其所以為聖者不在是猶佛之聖不在治數
蛇耶之聖不在起死人也顧非世俗人所能知則又不得不藉

是以震悚之三聖之權教耳

二十五日晴錄外史晡詣俞恪士譚論周官一書長孺決為劉歆偽造以媚新莽然觀其書條理精密廣大美備且多名理使歆能造歆亦聖人也且竭盡心力而僅媚一人媚人之術多矣何必然歆愚不至此意者周官在當時一藝闕古縉紳且歆讀而重之稍有所竄亂謂即所以媚莽猶可言也若全書硬造萬無是理書古文恐係夫子刪定外所遺之篇即謂後人撰擬亦必有所據本揭撫而成然不盡劉歆自筆也歆以一人而造周官造書造毛詩造爾雅造藝鼎古字且編竄諸書無所不至試問有此精力否且造之何益若云取名託諸他人則無名以媚莽周官一書足矣詩書爾雅將誰媚耶長孺據史記河間魯共列傳無壞壁及獻書事以為鐵案愚謂壞壁諸事或當時流傳之說劉歆附會以為異耳若云諸書皆出其手則攻之適以尊

之歆崇聖人也

二十六日陰微雨觀書許叔重說文序云字者孳乳而浸多也然則字之為用非不可隨時因物創造後人泥古往往憎後出之字為俗不以入文遂至有新物而無新字輒用借代法有時而窮矣必謂切音字可新造象形字不可造亦未聞其義也

二十七日晴錄外史晡造燕公盧諱燕有馭長孺為經考語極確謂秦既不許天下挾詩書斷無其朝廷復設博士教人以詩書之理意楚書後所用博士大抵職奉朝掌典故典冊而已蕭何入關所收圖書即此類也長孺云秦欲愚天下非欲自愚若自焚其朝廷所藏者是自愚也不知秦為治皆本法家無取詩書之義是在秦為廢物何必藏之且長孺云吏即博士使天下學者往受業然則秦非僅不自愚並不欲愚人矣與焚書之旨相反此何解邪燕復有儒法辨儒兵辨儒道辨儒俠辨皆極精蓋

法家忠一姓儒忠萬姓兵家為君禦侮儒為民除暴道與俠其
輕君之旨與儒同也推道家知其不可為而獨善其身儒知不
可為而以身爭之俠欲以勢力侵民賊之權儒欲以義理破獨
夫之智

二十八日冬至晴錄外史補訪叔譚愚謂孔子苟得志於世
必開議院何以知之試觀宓子賤治單父孔子問所以治對曰
此地有嘖於不齋者五人皆教不齋所以治之術孔子善之以
為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不過是也介子推相荆孔子使
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
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
天下其固免矣以治其國有不濟乎可以得聖人之微意矣
二十九日晴叔叔招飲坐有恪士譚次謂相傳國朝世祖出家
之說有數證可信其一吳梅村清涼山讀佛詩漢皇好神仙妻

子思脫屣而吳詩為當時禁書今始得見也其二五臺山與本
朝創業事無異而自聖祖世宗數君屢幸五臺此不可解可知
當日文網方密有多執事不敢紀載者後人無由得聞晚歸夜
錄外史

二十日晴讌恪士燕生叔諸人於一品香樓莫散

十二月癸丑

初一日晴錄外史蓮兄及祥士過談補陸孟宇未夜覽長孺新
學偽經考終卷毛詩左傳二書實為可疑據列女傳息夫人實
未失身楚王大車之詩所由作也而左傳載息夫人自言予一
婦人而事二夫似近誣蔑毛訓大車則以為美周大夫譏為望
文生義非苛論也要之考古之學實難流傳自簡冊言人人殊
後人無從取信所不解者劉歆所商訂之書多與父向宗旨不
合豈長孺所指斥亦不無所見耶

初二日晴日中康幼博拾飲于一品香樓縱譚補詣蒙學報館晤浩吾論教攝赫胥黎治功天演論歸即嚴復所譯者

初三日晴晨起覽諸報印度西北境亂民起英兵漸次削平之埃及內地不靖英法皆遣兵往各治其界內事古巴自主事猶未定也過午詣林樂知譚林謂英人近有水師游弋舟山吳淞聞蓋自保其揚子江上下商利非與中國為難補觀棋譜

初四日晴錄外史補詣張園遇中吳暨印臣春歸覽天演論天演論宗旨要在以人勝天世儒多以欲屬人而理屬天彼獨以欲屬天而理屬人以為治化日進格致日明於是人力可以阻天行之虐而群學乃益昌大矣否則任天而動不加人力則世界終古爭強弱不爭是非為野蠻之天下其說極精又云人道始於爭存爭之不已乃有憂患尤與愚所謂角力極而尚智尚智極而歸仁之說暗合也天演之學始於頤拉吉來達嗣傳其

學者曰德謨吉利圖中稍變于斯多噶蓋頤拉周景王時人為歐人智學之祖大旨以變言物故謂萬物有已過未來而無現在與中土易理合易之既濟即頤拉之已過未來也又以火化為天地之祕機以為萬物皆出於火皆入於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此理蓋得今日之化學而益明也嚴復德謨者生於春秋定哀間以富人子遊學盡散其資在古人中最先創莫破微塵之說者近代化學宗之而闡合質定率之理焉至斯多噶之徒始創為造物主宰以為無不知無不能蓋近婆羅門八明之論而頤拉氏所未言者也

初五日晴覽天演下卷論終嚴復序謂大易以自強不息為乾即天演家本力長存之說其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息即世界毀於均平散力之說又云公羊春秋之旨多與群學之公例合又曰泰西名學所以求事物之故以察往知來也有內導之學焉

有外導之學焉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外導之學也春秋推見至隱內導之學也內導云者致曲而察其全審微而得其通外導云者據公例以例餘事設定數以逆未來者也語極是愚謂顏拉氏所持有已與將而無可指之今極有理今日中西學問之分界中人多治已往之學西人多治未來之學曷謂已往之學考古是也曷謂未來之學經世格物是也惟聞道之學能察往知來不在此例晚觀浩吾所著尊聖篇皆言古今學派六藝微旨並教初學治舊學徑途

初六日晴錄外史過午造香孫盧輔同車詣張園莫而歸

初七日雨枚叔過譚夜深乃去枚叔謂治格物家有言世間無所謂化生者蚊蚋之類亦有卵但細微目不能見耳或云蚊乃水變實不然愚謂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所謂化生者蓋以此種變他種如雀入大水為蛤沙魚化鹿蠶變蛾此類是也蚊

未必有卵蓋皆水中微生物所變故謂化生若溼生者恐即為水質所變亦未可知楞嚴經注云溼以合感化以離應離者即以此化彼之謂也合者當為兩種質相配而成謂之溼生殆水氣之分質也愚謂宋明儒之講空理多有空而無理然亦能妙緒環起者不過善繪其空之狀態而已反近於詞章彼則刻鏤此則白描近人多稱漢人引經義斷獄其實不過世儒阿媚法家傳會經義非果以經治獄也而近儒大抵以斷獄之法治經別百喙不能辨世輒推許石頭記一書專言一家事以為古今割格余曰是不奇歷朝史鑑何嘗非專言一家事枚叔大笑枚叔云古時有火官曰祝融專司火政疑當時之視火猶今人之視電蓋大初為格物家測出而取之不易必需若許質料非凡民所能自備故必設官如公司者以給萬民之用也

初八日雨錄外史是日西人除夕夜讀古詩三代以降政法日

弛風俗日壞盜賊之心人多有之是以不獨其君皆盜其民亦變盜蓋運化使然無可如何也有大盜以鎮其上而小盜乃不敢逞故吾謂秦漢以後其一統天下者如猛虎在山百獸喘伏即此意也及民智開其下之小盜漸復人心盜心日微於是乃可共驅逐大盜亦非其時不可也燕公前云中國事事不如古宜也治化不日進則日退故無怪我國之好古

初九日雨覽白虎通愚謂民生必立之君者以簡御繁之義也故雖民主而有總統持公舉耳不得謂無君也若無總統也世必人皆聖智不御而能相安者也

初十日微晴觀報杏孫過夜觀優

十一日雨錄外史覽白虎通古人受命封弟不封子蓋父子手足無分離昆弟支體有分別故也三代以下漢猶子弟並封逮晉及明則專封子而不封弟非古訓也位必傳子子必傳嫡長

人以為私不知此據亂世之公例也傳賢惟神聖可行否則將等於燕噲漢袁反以啟亂必不得已不如傳子傳嫡長位由天定則人不敢覬覦故云猶私之公也不然人誰不愛憐少子私其所寵而必立嫡立長乎或曰何不擇賢而立曰賢否最難知苟察之不明或以愛憎定之則益叢禍何如悉由天定之為得乎或謂本朝何以行之無弊曰本朝馭臣子法至嚴天澤尤隔其傳嗣繼體之餘無敢異議者且不預立太子臨崩而後傳詔故亦絕事端而可行也

十二日晴枚叔過晡偕至燕生齋令人皆悟民主之吾平等之美遂疑古聖賢帝王所說道義所立法度多有未當於是敢於非聖人自接亂弄乎太平三世之說興而後知古人有多少苦衷各因其時不得已也春秋公羊家之所以可責

十三日雨錄外史哥倫布浮海覓新美洲當時無輪舶冒險為

之亦奇舉也晚詠風扇成一絕句云歐中豪客夜飛觴玉宇無
風夏室涼忽憶萍階生補筵還疑孝應在西方

十四日晴觀書日中集蔣伯斧吳仲從諸人於一品香樓夜次
申復招飲天潢家有爭存之說故今之持論者多以爭為人之
美德曰不爭則治化不進聰明不開又謂世無大同大同則平
等平等則無爭無爭則所謂世界毀於均平散力矣余曰不然
爭有三等爭力爭智爭仁爭也者求免也前進也據亂之世爭
力求免於弱進以強也小康之世爭智求免於愚進以慧也大
同之世爭仁求免於私進以公也爭之極歸於無爭何散力之
有焉且爭者與貪得而行劫者異也圖存以自立而已據亂世
惟強者存故爭於強小康時惟智者存故爭於智大同時惟仁
者存故爭於仁

十五日晴錄外史晚襄孫過夜觀書或問然則仲尼何以稱君
子無所爭乎曰是即貪得行劫之爭也若圖存保種之事聖人
不敢薄故盛許夷吾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嘉保種之
功也特惜其器小耳然當據亂世能為此者已加人一等不多
見矣

十六日晴錄外史聞膠州有租德人駐兵之說

十七日晴新吾來自揚下榻予家出所寫山水相贈皆蒼秀闊
境幽奇觀書

十八日微陰枚叔過譚文嘯三統以為忠之道其勛人也詳其
慮事也周及其弊也頹而寡要勞而鮮功救救之以質質之道
惡繁而貴簡循要而責實其弊也朴陋少文故救之以文文則
禮密法備人道盡矣久之而虛拘浮薄故救之以忠此所以循
環也又云孔子所以賢於堯舜者堯舜處昇平世又在上位其
所為易孔子處據亂世無權力其所為難也又孔子能通三統

張三世堯舜知有一統一世而已其不及者殆如此耳
十九日陰錄外史中古紀終計一千年羅馬衰滅諸國強盛皆
略可見夜送新吾登舟返揚錄昨所為腳踏車一絕云輕如龍
躡步飛仙笑御風輪繞地圓似向康衢翔舞蹈承平又見大堯
年

二十日晴覽中國度支考此書由英領事查核中國財例奏報
所著皆英文擬諸其政府備參考者也今復由美教士林樂知
譯華文以詔中國人噫本國掌故賴譯他國之書而知不亦甚
可笑耶學分三種曰已然曰當然曰未然觀已然近習當然之
法知未然之理

二十一日陰仲華至自杭過談過午微雨夜觀中國度支考終
西人每謂我國地大物富而進款每年祇八千八百九十七萬
九千銀數且遠不如印度之多蓋印度每年僅地丁銀已一萬萬兩職由辦理之

非人大半中飽也而官俸之薄亦足以啟之

二十二日雨蔣伯斧招飲夜觀格致彙編有採地名入傳畧曰
百克曰麥折倫曰富蘭克今曰蒙哥巴克曰立恒士頓皆開新
地有功者又羅馬古傳載瑪科司克壽司貫甲躍馬臨巨壑事
云羅馬有地裂成壑深不見底巫者言神默示非投以至寶壑
不可合瑪科士武勇也以為羅馬至寶莫若兵甲與勇士遂舍
笑躍入巨壑果翁合此寶寓言亦想見當時風俗之勇敢好義
二十三日微晴覽地學稽古論終其於最上之人跡層分三期
曰石期曰銅期曰鐵期蓋以所用之器而驗其智慧之漸進也
近今特論者多謂人為猿猴所變然究不知所謂變者果形體
漸變如天演家言抑其霸性變而別成形體如輪迴之說耶今
尚難決晚詠電報一絕云萬里長風魚雁遲偶吹弱綫繫離思
投壺偏為人傳意借問天僊知未知

二十四日陰作孽窠字詩杏孫歸雨院觀延年益壽論謂人之
漸老其故有二一由空中養氣入體能變成非布里尼與直辣
底尼二種一由飲食諸物多帶入土性鹽類皆存留體中久而
漸多能使血管膚膜滯而變硬此所以老而死也自格致日明
必有法能祛二者之害使人增其壽算又格致雜說云蚊蠅皆
有益於人見彙編六年秋季之冊茲不錄

二十五日陰觀延年益壽論勸人少食謂天下餓死之人少而
飽死之人多因臚列西史所載長壽人過百歲者男女數十人
皆因少食節飲所致實有至理蓋飲食男女皆能生人能殺人
節食與節慾同也

二十六日晴至同慶公花墅買花有梅二株貨之花放已復遂
其人哺詣燕公與同造日本本願分寺訪松林和尚方諷經坐
余二人於右軒室寬淨席地几案整雅壁懸大字蒼勁為日本

學人日下鳴鶴書俄主人出款茶絮語又持彼國各種小學書
如史地格致諸類又少年世界報皆童子觀者頃之復有二東
人來余與燕公遂去晚觀數有百種論夜祀神鳴竹爆

二十七日晴復觀前論載獵象者掘陷阱於路浮置草木象誤
陷坑中初甚怒繼甚餓獵者日擲草飼之象感其德日漸馴十
餘日後遂與家象聯羣不復有山林之志愚謂此秦漢以後世
至馭民之良法也日中微陰即晴鐘鶴公過譚蓮兄來哺浩吾
至譚種類之變以同種化為異種之由大抵以兩種交合故別
生一種如雄與蛇交而生蛟之類是也意猿猴化人之理殆亦
猴類不知因與何許物交故能生人推之前自蚌蛤迭變以米
恐俱本此理也蛟靈於蛇而生於蛇以蛇與他種交也人靈於
猴而生於猴以猴與他類交也觀此可信天演家不信身外有
魂之說謂質點與靈性不能離若種類之由賤迭變為貴由麤

迭變為精皆以能自修其靈性故質點因之變化而日進惟蠢類何以自知修其靈性則天演家不能答也愚意大凡智識學問不能無所導而成譬之人獨居無徒面壁無書雖有過人天資無由自拔生番野蠻終古不變者此也不然世奚貴有教主哉今必謂蚌蛤諸類能自修自進夫誰信之不得其詳惟有釋典化身度世之說足以通之經云佛憫眾生苦現種種身以度之入人界則現人身入鳥獸界則現鳥獸身入螻蟻界則現螻蟻身入水族界則現水族身所謂現身即託生其類也入乎其類還度其類於是種智乃能進而漸變其體質其理於是可通執天演無魂之說則無託生亦無佛安有度之者既無度之者種類安能日變日進不亦達於理耶又愚意種類之日增多日變為靈且貴者其所以變之故無關於靈性蓋以兩異種合勻成新種如前說也要之霸性日修之物死而輪轉則進受之身

必較前為靈異彼新種之質體適有此類承受之也必謂靈性與質體不分自修而自變不待輪轉則萬無是理

二十八日晴吳鑑泉至自津蓋自山海關坐礦局船來即赴揚州過午登樓懸福壽字脯訪鑑泉於鄭蘇龕家鑑泉豪勇有膽氣於路所作雜詩極多頗雄放覽數百種論終又觀地球奇妙論及汽機師華威傳夜作書寄洋天演家云平者不喧之爭也靜者不覺之動也其原意言極有理又聞天文家云地球每日自轉本軸約七萬五千里一周則每時須行六千二百五十里較火車速十數倍然則吾人所自謂靜坐不動時不知正坐極快火車無一息停也如以地繞日循行太虛論則每小時有二十萬里之遙直飛奔也人尚得自云不動耶

二十九日晴部署度歲事晚張燈陳果有祀先畢侍母夜齋盡歡俄下樓寂坐無事燭下覽禽鳥簡要篇